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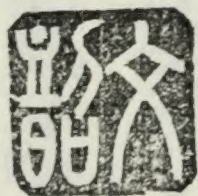
皇朝經世文編

王文韶署檢圖



皇朝經世文續編

王文韶署檢



光緒十四年戊子仲

夏圖書集成局印



DS
754
.K8
v.1
皇朝經世文續編序

自賀耦耕先生用前明陳臥子之例輯 皇朝經世文編數十年來風行海內凡講求經濟者無不奉此書爲渠護幾於家有其書自後江右饒新泉氏又有經世文續集之輯自道光至咸豐同治間名臣奏疏私家著述凡有涉於世道者亦略具矣然饒氏之書一循賀氏之舊而近來風會日闢事變益繁如洋務爲今日一大事非原書海防所能盡也奉天吉林新疆臺灣各設行省因地制宜非原書吏治所能盡也開礦自昔有禁而今則以爲生財之大道非原書錢幣所能盡也軍國之用取給抽釐非原書權酷所能盡也有輪船以行江海近又有輪車以行陸非原書漕運所能盡也中西算學日新月盛 朝廷闢館以造就人材且寬其格以取之非原書文學所能盡也此葛君子源所以又輯續編乎其書凡一百二十卷爲文千數百篇其志可爲盛矣其力可謂勤矣愚嘗謂孟子之書言法先王荀子之書言法後王二者不可偏廢法先王者法其意法後王者法其法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此法其意也荀子曰欲觀聖王之迹則以其燦然者矣後王是也此法其法也馬貴與著文獻通考其自序引荀子語以發端然則士生今日不能博觀當世之務而徒執往古之成說洵如呂氏春秋所譏病變而藥不變矣語云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 皇朝經世之文賀氏饒氏相繼編纂而今又

有葛氏之書並行於世凡經國體野之規治軍理財之道柔遠能邇之策化民成俗之方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不可勝用於學術治術所裨匪淺而我國家閱規茂矩亦略具於斯荀子所謂燦然者不於此可見乎光緒戊子夏四月曲園俞樾序

百篇類書夫王書其意其義王書其義孟子曰夫王不惑人之心湛而不惑人之知此其意也
 文千煥百餘其志同然溫文其大何謂之矣蓋王之言言於夫王苗子之言言於王三書不
 盡其人林且實其林以道之非執書文學則論盡出也其厚于書則以又神辭辭乎其書凡一百二十卷
 盡出其神辭以行世哉及父齊師車以行世非親書新製則論盡出中西異學日臻月盛 原茲闢館以
 兩齋自昔齊師而令員以爲主視之大致非親書後嗣則論盡出軍國之策如錄其辭非親書辭則論
 盡今日一大事也親書者則親論盡出奉天吉林孫聖臺等各皆因其所長非親書度諸則論盡出
 孫家著朕凡齊師外世後齊氏知其美惡則乃文書一掃覽凡文書而後來風會日開事變益繁故特將
 吾朝親筆錄其宗其書自好否各題其長短又齊師廿文辭律文雖自敘其長短無與同於問今因奏將
 自設時錄夫主乳前即細閱平之時雖 皇朝雖廿文辭變十以來風俗漸內以簡取錄其善惡不棄也
 恭奉 聖訓文辭錄其

皇朝經世文續編例言

善化賀氏經世文編成於道光丙戌迄今六十餘年世局既有變遷論議因之日積東鄉饒氏陽湖盛氏皆有賡續饒編出於光緒壬午盛編迄今未出夫難莫難於創始之作備莫晚出之本古來撰述大抵若斯故是編之作訂疎舛於已往待刪正於將來萬不敢忘東鄉先路之導後或可備陽湖葑菲之采八綱六十三目均仍賀編之舊惟自道光壬寅後中外交涉益繁有非海防塞防所能槩者京師總署之設既與六官並重往歲廷臣恭纂穆廟實錄亦聞洋務別爲卷帙茲師其意立洋務一綱繫以七目曰洋務通論曰邦交曰軍政曰教務曰商務曰固圉曰培才惟刑法之類華夷雖時有牽涉而其要領條目所存則視他務稍簡今彙爲律例下卷仍以隸諸刑政

賀編學術文學類於經子史學大綱暨諸儒論文采取略備而仍不及算學殆例言所謂務非當急人難盡通者歟然天文樂律實古聖治法之本原而製器測地尤近今經綸之要務非可以一藝目之況其致用尙不止此闕而莫載遺憾實多蒙未習疇人術不能妄有選輯吾宗湘鄉心水氏從事此學二十餘年別輯各篇辱以見貽析爲三卷附列文學類備學者觀覽焉

會典戶部職掌疆理居首蓋周官地域廣輪掌於大司徒之義也賀編以顧氏日知錄州縣界域陳氏分

縣議沈氏議覆分立州縣書入吏政官制類以龔氏西域立行省議入兵政塞防類殆以篇目不多故未別設專門耳今自奉吉新疆臺灣改設行省建置益繁且風會日開輿地一門成專家之學若仍賀編分隸各類非但散裂難稽且多無可附麗茲故別輯疆域二卷冠戶政十二目之首其言攻守形勢者仍入兵政地利類

賀編著例紀述之作雖工勿登然亦間有自亂其例者非止蠻海各防已也夫典制事蹟之不明則議論安所附麗賀編實出魏氏彼其聖武之記已有專書會典提綱又蓄奢願意藉另編輔翼自可汰削從嚴今自道咸以來變故之迭更政事之張弛不知凡幾而會典重修之舉觀成尙遠平定粵匪之外方略未編則甄錄之宜或殊往日故章程案牘采列較夥要於賀編本旨仍不相悖至其他取舍一秉前規惟學識疎淺失當必多未由仰希曩哲耳

賀編生存姓氏著作續出尙夥今茲選輯自不可遺故松文清伊犁總統事略張氏履

原名生洲

宗法通攷暨

陶文毅姚氏瑩章氏謙存管氏同並賀魏之文悉加搜討又如張氏穆馬氏樹華沈氏珪姚氏椿等皆與賀魏同時文行甚著又如吳氏騏延陵居士集陸氏錫熊寶奎堂集之類時代并遠出賀氏之前而賀編均未之及擇要增入云何得已至若吳氏定全氏祖望畢氏沅張氏士元賀編已列專集姓名而是編亦

間有採及蓋瀏覽所得未敢拘限斷而悉從割愛也又康熙中俄定界賀編已錄徐記定界碑文而是編又錄黑龍江外紀譯出分界盟約清文蓋既有異同詳略卽不敢避複出之嫌也夫是編之作意在網羅道咸後掌故故乾嘉前載籍博收徧覽實所未遑右所舉者特偶隨所見錄之以云補賀氏之闕則吾豈敢

賀編所錄專據槧本而生存姓氏已五十餘家是役年代較近并難以槧本爲限故所列生存著作視前編多至倍蓰若從舊例止旁注集名虛其氏字則旣未必人人皆有專集而非是又無以別爲誰氏之文故今所纂輯無論曩哲時賢均各書其姓氏不避嫌疑用示大公匪標聲譽

是編經始丙戌四月至丁亥十月而稿定自後略有增續以戊子四月爲斷伏處孤陋見聞有限姑出稿本求正當世兩載以來鄉里同志若姚君子讓于君醴尊艾君譜園張君心一項君蓮生秦君硯畦沈君肖韵或商榷義例或分任校錄磨錯交資俾得集成巨帙今備書簡端以附風人弗諼之義

光緒十四年六月上海葛士濬識



糸世

皇朝經世文續編總目

卷一

學術一 原學

卷二

學術二 儒行

卷三

學術三 法語

卷四

學術四 廣論

卷五

學術五 文學一

卷六

學術六 文學二 附算學

卷七

學術七 文學三附算學

卷八

學術八 文學四附算學

卷九

學術九 師友

卷十

治體一 原治

卷十一

治體二 政本

卷十二

治體三 治法上

卷十三

治體四 治法下

卷十四

治體五 用人

卷十五

治體六 臣職

卷十六

吏政一 吏論

卷十七

吏政二 銓選

卷十八

吏政三 官制

卷十九

吏政四 考察

卷二十

吏政五 大吏

卷二十一

吏政六 守令

卷二十二

吏政七 吏胥

卷二十三

吏政八 幕友

卷二十四

戶政一 理財上

卷二十五

戶政二 理財中

卷二十六

戶政三 理財下

卷二十七

戶政四 養民

卷二十八

戶政五 疆域上

卷二十九

戶政六 疆域下

卷三十

戶政七 賦役一

卷三十一

戶政八 賦役二

卷三十二

戶政九 賦役三

卷三十三

戶政十 屯墾

卷三十四

戶政十一 八旗生計

卷三十五

戶政十二 農政上

卷三十六

戶政十三 農政下

卷三十七

戶政十四 倉儲

卷三十八

戶政十五 荒政上

卷三十九

戶政十六 荒政下

卷四十

戶政十七 漕運上

卷四十一

戶政十八 漕運下

卷四十二

戶政十九 鹽課一

卷四十三

戶政二十 鹽課二

卷四十四

戶政二十一 鹽課三

卷四十五

戶政二十二 鹽課四

卷四十六

戶政二十三 鹽課五

卷四十七

戶政二十四 權酷

卷四十八

戶政二十五 錢幣上

卷四十九

戶政二十六 錢幣下

卷五十

禮政一 禮論

卷五十一

禮政二 大典上

卷五十二

禮政三 大典下

卷五十三

禮政四 學校上

卷五十四

禮政五 學校下

卷五十五

禮政六 宗法

卷五十六

禮政七 家教

卷五十七

禮政八 昏禮

卷五十八

禮政九 喪禮

卷五十九

禮政十 服制

卷六十

禮政十一 祭禮

卷六十一

禮政十二 正俗

卷六十二

兵政一 兵制上

卷六十三

兵政二 兵制中

卷六十四

兵政三 兵制下

卷六十五

兵政四 屯餉上

卷六十六

兵政五 屯餉下

卷六十七

兵政六 馬政

卷六十八

兵政七 保甲

卷六十九

兵政八 兵法上

卷七十

兵政九 兵法中

卷七十一

兵政十 兵法下

卷七十二

兵政十一 地利上

卷七十三

兵政十二 地利下

卷七十四

兵政十三 塞防上

卷七十五

兵政十四 塞防下

卷七十六

兵政十五 山防

卷七十七

兵政十六 海防上

卷七十八

兵政十七 海防下

卷七十九

兵政十八 蠻防

卷八十

兵政十九 苗防

卷八十一

兵政二十 勦匪上

卷八十二

兵政二十一 勦匪中

卷八十三

兵政二十二 勦匪下

卷八十四

刑政一 刑論

卷八十五

刑政二 律例上

卷八十六

刑政三 律例下

卷八十七

刑政四 治獄

卷八十八

工政一 土木

卷八十九

工政二 河防上

卷九十

工政三 河防中

卷九十一

工政四 河防下

卷九十二

工政五 運河

卷九十三

工政六 水利通論

卷九十四

工政七 直隸水利

卷九十五

工政八 直隸河工

卷九十六

工政九 江蘇水利上

卷九十七

工政十 江蘇水利下

卷九十八

工政十一 各省水利上

卷九十九

工政十二 各省水利下

卷一百

工政十三 海塘

卷一百一

洋務一 洋務通論上

卷一百二

洋務二 洋務通論中

卷一百三

洋務三 洋務通論下

卷一百四

洋務四 邦交一

卷一百五

洋務五 邦交二

卷一百六

洋務六 邦交三

卷一百七

洋務七 邦交四

卷一百八

洋務八 軍政上

卷一百九

洋務九 軍政中

卷一百十

洋務十 軍政下

卷一百十一

洋務十一
教務上

卷一百十二

洋務十二
教務下

卷一百十三

洋務十三
商務一

卷一百十四

洋務十四
商務二

卷一百十五

洋務十五
商務三

卷一百十六

洋務十六
商務四

卷一百十七

洋務十七 固圉上

卷一百十八

洋務十八 固圉中

卷一百十九

洋務十九 固圉下

卷一百二十

洋務二十 培才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一目錄

學術一 原學

養源篇

宗稷辰

與曾子植書

劉蓉

致劉孟容書

曾國藩

答劉孟容書

曾國藩

答劉孟容書

羅澤南

求闕齋日記一則

曾國藩

拙修書室記

吳廷棟

求放心說

劉蓉

原學

陸心源

學論

葛學禮

張堅填諱

移建上海縣學記

葛學禮

張堅填諱

經世文續編

量隨識長論

瞿慶賢

論語說

李元度

答友人論異教

李元度

重修遂邑文廟序

徐廣陞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一

上海葛士濬子源輯

學術一 原學

養源篇

宗稷辰

將有所灌輸於天下而使得被於遠者如其近者焉流於異日者如其同時焉其志量恢恢乎無際矣然而神聖之人不怖其無際而窮其有際因其有際而更窮其際之所從來則并冒然若不見其際焉蓋其終大而不可窮其始必小而不可窮也所謂源也河漢之不涸也東井之干枯也源之出於天者固然已若夫岷嶓以上泛觴所出遂以成夫江崑崙以上衆竅所發遂以成夫河以及汝漢淮泗惡池睢漳湘沅章貢淞漸震澤支川萬千莫不有源而清淑之氣絀緼其間流液於泱泱之區久而無息故恆不涸不枯如天上之水是故養其源者天地也惟其然而君子之養源不可以已矣夫源之出於天地者灼然在人耳目間而天地之潛養之者仰莫見其端倪莫見其倪也若天下有大源焉存乎凡爲天下國家者之先及其久而安焉人莫覩而莫知焉源大者千歲而不竭源小者百年而漸消微後聖人起不能求前聖人之源之所在而況能養之乎養天下之源奈何曰仁厚而已矣仁故大而無不容厚故均而無弗普皇者

洪之帝者崇之王者廓之伯者託之其下薄之匪惟薄之且自剝之故有有源之天下有無源之天下有源可養也無源者烏從而養之哉彼大小之國大者視此矣至於家之視國甚渺也而其家之所興與家之所由大亦不能無源源之正者要無出於仁厚源深而養深者家必茂而長源淺而養深者家亦積而昌源淺而養又淺家宜其落而傷苟無數世之源而無一日之養是無惑乎其晁興而夕亡蓋國家之源本雖殊而馴致之天理同也至於人之有身身之有心視家又少也而其身心之所由生與身心之所由成更不能無源源之上者要不過乎仁厚源濶而養之又濶可賢也可聖也源未盡濶而養之使濶可善人也可君子也源既不濶而養之復失其濶則始正而終邪者有之昨良而今佞者有之初念是而轉念非者有之一息存而一息亡者有之鈞是人也皆出於性皆出於天不得謂之無源而稟氣受質之不齊其源之所得者稍薄後起之教所以啟其覺者或難盡復其最初之良而盡化其氣質之駁則其身心之不能以自養往往然也而或臧或否幾靡然而難以辨也夫天下國家之源其得養失養也在數人在數世不當其任者雖欲養之而無由若其身心非分外之責源可自求養可自力權在已而悠悠忽忽自弃於小人之歸禽獸之路是誰貽之戚哉吾故尤痛言之以望世之養源者

別且歲餘彼此僻左無因緣相見屢欲寄書而恆艱於便欲專足相候則凡鄙意所欲宣者未知於吾弟意云何也故輒嘿嘿開春接令兄書所以見囑意良厚比擬五七月或至省門足謀一晤旣不幸遭大母之憂而羸弱之軀日有疾病自雖怠廢自治弗遑其奚暇爲足下謀緣是因循遂成疏闊而足下亦卒未有書問比歲學業所及志趣所存莫或告語僕罔聞知也然每一念及令兄屢年見囑之意與吾弟昨歲相與之情撫躬慨然未嘗不呼負負懷之旣久義不容嘿輒緣此足之便略述鄙懷以曉左右竊以人之爲學貴先辨其志志不立則因循委靡日以銷而月以蝕終莫幸有成焉其志苟斷然有以自決於中者其成也亦必遠矣僚之丸秋之奕羿之射慶之鐻師曠之審音公輸之呈巧庖丁之解牛彼非有過人之材智而卒能以其技名一世者其用力專而志先定也夫君子之於學亦豈異於是哉志於小故所就者亦小志於大斯所成者亦大小雖不同量而要其勵吾志以從之竭晝夜忘寢食以蘄至於是而不至是不止者則一而已是故小人志藝以技成名君子志道以學成德基之於一念之間而成之於數十年之後有如操左券以責右契卒之無不償者古昔聖賢所以成不朽之業皆由於此矣顧論學於今日則又有辨有考据之學有詞章之學有經濟之學三者皆傑然超出於科舉俗學之上才智之士爭趨附焉然僕以爲是三者苟不本於道德之實則亦與彼俗學者同歸於無用而已如欲務其實而求適於用則

莫若從事於道義之學焉道義之學其蘊極乎高明廣大而實爲吾心吾性有生同具之端其精極乎性命天人而實皆愚夫愚婦可與知能之事其功用極乎參贊位育而要丕越乎庸言庸行民生日用之常蓋凡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治周孔顏曾思孟之所以教胥於是乎在焉學者誠能勵吾志以從之其高可至於聖賢最下亦不失爲善人君子譬諸射者之於的然苟棲鵠於侯而日凝神注矢以從之雖功力所及有遠近難易之不齊然其中也必有日矣其不惟正鵠之求則且彎弓終日而莫知的之所向況望其有一中之得哉是可爲學而志於聖賢者喻也然而世之學者往往病其高遠而難幾甘自暴棄而不求而獨於身外儻來不可必得之數則趨之若鶩雖至冒廉恥捐頂踵而不惜向道若彼趨利若此豈其才之優於爲小人而不足於爲君子哉凡其可以爲小人之才皆其可以爲君子之才使易其所以爲小人者爲君子將無不足然往往勇於爲小人而怯於爲君子者非才與不才之異其志之所趨殊焉耳今斗筭者流旣惟利祿之趨苟其稍自立知向學者則流俗之論輒相與誑誘而震撼之內慕乎富貴顯榮之遭而外畏乎庸俗訕笑之口氣懾情憊而不克以自振茲士風之所以日敝也士君子讀聖賢書當識輕重明趨舍而知所好惡奈何不慕爲古之仁聖賢人而慕此苟賤亡恥之衆不畏古之法言莊論而畏此悠謬無識者之口哉夫慕之固將效之畏之又將思所以悅之苟自好者其自待輕重宜居何等也且

吾人斗室窮居不過一草茅士吾勵吾學獨行其志此亦何與於人顧尙畏茲衆楚之咻不能自決借令一旦列朝班躋顯仕欲有所論建而羣小譸張浮言胥動則遂將緘口咋舌俯仰從人而已乎胡廣馮道之流閹然媚世夫人而知笑之及其持厥躬也不能自激勵焉窮居無以自見立朝欲以何施吾見笑人者行躬蹈所笑之轍而坐見揶揄者之乘其後也茲非志不立而隨俗浮湛者之明鑒哉故夫吾人一日之志終身成敗之機也機決於此而千秋之業立焉機失於此而一生之行墮焉使世之爲士者日自磨礱以蹈先民之矩雖由是與曩哲爭光無難焉使古之爲聖賢者稍自降抑以徇流俗之規則亦與彼蚩蚩者同歸於盡而已君子之求志也不期立異於人世亦不肯苟同於流俗躬仁義而力踐之不以舉世不爲而自阻飫道德而心樂之不以沒世無聞而自戚凡所爲兢兢焉較義利於毫芒之際爭得失於方寸之間惟日孜孜常若不足者要以期依乎中庸幾於成德之域而止及其成也窮與達靡不得焉進與退靡不裕焉其素所樹立者然也夫聖賢之當爲夫人而知之矣堯舜之可爲夫人而聞之矣知其當爲而行之不力自棄者也知其可爲而諉之不能自賊者也自賊自棄斯下愚者所甘心而志士所深恥而不肯出者也故僕今者竊願足下先定其志志旣定而後工夫之得失可得議焉其不然者雖日言學無益矣足下且以爲何如哉僕早歲不學壯又放廢今犬馬之年行及三十而碌碌無所短長

蓋志氣因循之過也足下之齒少於僕而聰明才力又皆過之使及此盛年力自奮勵古人不難到失今不圖則後之視今將如今之視昔雖欲悔之抑無及矣日月奄忽轉盼卽逝尙以僕爲前車鑒哉平生迂直與俗少諧其於朋友苟實愛之則必盡所以責善之道而不敢恕數年來以此獲戾於人人者不少雖頗自尤然於心終無悔焉足下性篤摯令兄蓋亟許之其於僕似非無意者故聊誦言以發足下之志其以爲然將繼此而有進焉其不然亦幸有以相覆要當極論以求至當之歸乃不虛此往還耳客中佈此雖猥多恨不逮意惟足下審察

致劉孟容書

曾國藩

去歲辱惠書所以講明學術者甚正且詳而於僕多寬假之詞意欲誘而進之且使具述爲學大指良厚良厚蓋僕早不自立自庚子以來稍事學問涉獵於前明本朝諸大儒之書而不克辨其得失聞此間有工爲古文詩者就而審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緒論其言誠有可取於是取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讀之其他六代之能詩者及李杜蘇軾黃庭堅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歸然後知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於文字者也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烏有知道而不明文者乎古聖觀天地之文獸迹鳥跡而作書契於是乎有文文與文相生而爲字字與字相續而成句句與句

相續而成篇口所不能達者文字能曲傳之故文字者所以代口而傳之千百世者也伏羲既深知經緯三才之道而畫卦以著之文王周公恐人之不能明也於是立文字以彰之孔子又作十翼定諸經以闡顯之而道之散列於萬事萬物者亦略盡於文字中矣所貴乎聖人者謂其立行與萬事萬物相交錯而曲當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後世也吾儒所賴以學聖賢者亦藉此文字以考古聖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則此句與句續字與字續者古聖之精神語笑胥寓於此差若毫釐謬以千里詞氣之緩急韻味之厚薄屬文者一不慎則規模立變讀書者一不慎則鹵莽無知故國藩竊謂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爲要務三古盛時聖君賢相承繼熙洽道德之精淪於骨髓而學問之意達於閭巷是以其時雖置兔之野人漢陽之游女皆含性貞嫻吟詠若伊萊周召凡伯仲山甫之倫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澤衰竭道固將廢文亦殆殊已故孔子覩獲麟曰吾道窮矣畏匡曰斯文將喪於是慨然發憤修訂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既歿徒人分布轉相流衍厥後聰明魁傑之士或有識解譔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駁一視乎見道之多寡以爲差見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軻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見少者文駁焉尤少者尤駁焉自荀揚莊列屈賈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數夫所謂見道多寡之分數何也曰深也博也昔者孔子贊易以明天道作春秋以衷人事之至當可謂

深矣孔子之門有四科子路知兵冉求富國問禮於柱史論樂於魯伶九流之說皆悉其源可謂博矣深則能研萬事微芒之幾博則能究萬物之情狀而不窮於用後之見道不及孔氏者其深有差焉其博有差焉能深且博而屬文復不失古聖之誼者孟氏而下惟周子之通書張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儔許鄭亦能深博而訓詁之文或失則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語或失則隘其他若杜佑鄭樵馬貴與王應麟之徒能博而不能深則文流於蔓矣游楊金許薛胡之儔能深而不能博則文傷於易矣由是有漢學宋學之分斷斷相角非一朝矣僕竊不自揆謬欲兼取二者之長見道既深且博而爲文復臻於無累區區之心不勝奢願譬若以蛟而負山盲人而行萬里也亦可哂已蓋上者仰企於通書正蒙其次則篤耨司馬遷韓愈之書謂二子誠亦深博而頗窺古人屬文之法今論者不究二子之識解輒謂遷之書憤懣不平愈之書傲兀自喜而足下或不深察亦偶同於世人之說是猶觀盤詰之聲牙而謂尙書不可讀觀鄭衛之淫亂而謂全詩可刪其毋乃漫於一槩而未之細推也乎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僕則謂君子所性雖破萬卷不加焉雖一字不識無損焉離書籍而言道則仁義忠信反躬皆備堯舜孔孟非有餘愚夫愚婦非不足初不關乎文字也卽書籍而言道則道猶人心所載之理也文字猶人身之血氣也血氣誠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氣則性情亦胡以附麗乎今世雕蟲小夫既溺於

聲律續藻之末而稍知道者又謂讀聖賢書當明其道不當究其文字是猶論觀人者當觀其心所載之理不當觀其耳目言動血氣之末也不亦誣乎知舍血氣無以見心理則知舍文字無以窺聖人之道矣周濂溪氏稱文以載道而以虛車譏俗儒夫虛車誠不可無車又可以行遠乎孔孟歿而道至今存者賴有此行遠之車也吾輩今日苟有所見而欲爲行遠之計又可不早具堅車乎哉故凡僕之鄙願苟於道有所見不特見之必實體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傳之後世雖曰不逮志則如斯其於百家之著述皆就其文字以校其見道之多寡剖其銖兩而殿最焉於漢宋二家構訟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闕於諸儒崇道貶文之說尤不敢雷同而苟隨極知狂謬爲有道君子所深屏然默而不宣其文過彌甚聊因足下之引誘而一陳涯略伏惟憫其愚而繩其愆幸甚幸甚

答劉孟容書

曾國藩

孟容足下二年三辱書一不報答雖槁木之無情亦不忍置若此性本懶怠然或施於人人豈謂施諸吾子每一伸紙以爲足下意中欲聞不肖之言不當如是已也輒復置焉日月在上惟足下鑒之伏承信道力學又能明辨王氏之非甚盛甚盛蓋天下之道非兩不立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仁義不明則亦無所謂道者傳曰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

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斯二氣者自其後而言之因仁以育物則慶賞之事起因義以正物則刑罰之事起中則治偏則亂自其初而言之太和綢繆流行而不息人也物也聖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鈞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聖人者既得其全而其氣質又最清且厚而其習又無毫髮累於是曲踐乎所謂仁義者夫是之謂盡性也推而放之凡民而準推而放之庶物而準夫是之謂盡人性盡物性也常人者雖得其全而氣質拘之習染蔽之好不當則賊仁惡不當則賊義賊者日盛本性日微蓋學問之事自此興也學者何復性而已矣所以學者何格物誠意而已矣格物則剖仁義之差等而縷晰之誠意則舉好惡之當於仁義者而力卒之茲其所以難也吾之身與萬物之生其理本同一源乃若其分則紛然而殊矣親親與民殊仁民與物殊鄉鄰與同室殊親有殺賢有等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如此其不齊也不知其分而妄施焉過乎仁其流爲墨過乎義其流爲楊生於心害於政其極皆可以亂天下不至率獸食人不止故凡格物之事所爲委曲繁重者剖判其不齊之分焉爾朱子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此言好惡之良知也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此言吾心之知有限萬物之分無窮不究乎至殊之分無以洞乎至一之理也今王氏之說曰致良知而已則是任心之明而遂曲當乎萬物之

分果可信乎冠履不同位鳳凰鴟鴞不同棲物所自具之分殊也瞽瞍殺人臯陶執之舜貢之鯀堙洪水舜殛之禹郊之物與我相際之分殊也仁義之異施卽物而區之也今乃以卽物窮理爲支離則是吾心虛懸一成之知於此與凡物了不相涉而謂皆當乎物之分又可信乎朱子曰知爲善以去惡則當實用其力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此言仁義之分旣明則當畢吾好惡以旣其事也今王氏之說曰卽知卽行格致卽誠意工夫則是任心之明別無所謂實行心苟明矣不必屑屑於外之迹而迹雖不仁不義亦無損於心之明是何其簡捷而易從也循是說而不辨幾何不胥天下而浮屠之趨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學豈有他與卽物求道而已物無窮則分殊者無極而格焉者無已時一息而不格則仁有所不熟而義有所不精彼數聖人者惟息息格物而又以好色惡臭者竟之乃其所以聖也不如是吾未見其聖也自大賢以下知有精粗行有實不實而賢否以次區焉國藩不肖亦謬欲從事於此凡倫類之酬酢庶務之磨礱雖不克衷之於仁將必求所謂藹然者焉雖不克裁之於義將必求所謂秩然者焉日往月來業不加修意言意行尤悔叢集求付一物之當其分而不可得蓋陷溺者深矣自維此生縱能窮萬一之理亦不過窺鑚奇零無由底於逢原之域然終不敢棄此而他求捷徑謂靈心一覺立地成聖也下愚之人甘守下愚已耳智有所不照行有所不慊故常餒焉不敢取彼說者廓清而力排之愚者多柔理有固

然今足下崛起僻壤迺能求先王之道開學術之藹甚盛甚盛此真國藩所禱祀以求者也此間有太常唐先生博聞而約守矜嚴而樂易近著國朝學案一書崇二陸二張之歸闢陽儒陰釋之說可謂深切著明狂瀾砥柱又有比部六安吳君廷尉蒙古倭君皆實求朱子之指而力踐之國藩既從數君子後與聞末論而淺鄙之資兼嗜華藻篤好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王安石之文章日夜以誦之不厭也故凡僕之所志其大者蓋欲行仁義於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則欲寡過於身行道於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於宗族鄉黨其有所成與以此畢吾生焉其無所成與以此畢吾生焉辱知最厚輒一吐不悖之言非敢執塗人而斷斷不休如此也

荅劉孟容書

羅澤南

所示諸生持守涵養之說誠爲學者良劑士人讀聖賢書不徒以之資口耳實以之範身心持守不固涵養不深雖日談仁義終是一場鶻突古人之學言與行合而爲一者也以平日之所言者勵而爲行卽以一身之所行者發而爲言故聞其言卽已知其人也今人之學言與行分而爲二者也著爲議論者居然聖學之矩矱見諸行事者不免世俗之迷亂問其言則是問其人則非也縱令其行事勉強支持不至墮落此心憧憧已不可質諸幽獨況涵養不深則省察不密省察不密則舉動必乖舉動既乖則言語必謬

其病相因而其害無窮澤南每當清夜之餘恆自悔往日之踐履少而議論多顯不可以質大廷幽不可以盟夙夜近不可以慰良朋遠不可以對聖賢一時存養忽而一時寬懈日月流駛白髮催人膺心自問悚仄悚仄霞仙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不特諸生所宜書紳亦澤南所宜奉爲針灸者矣惟學者工夫窮理居敬直須竝進不居敬無以立窮理之本不窮理無以明居敬之功天下之理至精至微自一身至於萬物晰之必先其切也自一理至於萬殊窮之必盡其量也其道靡盡其功靡竟使於理有所未明終難必其持守之悉當於義有所未精終難期其涵養之盡純大學教人以格致爲首務其先後之序皎然其不可亂朱子之補傳或問切切然爲學者言之其功直在於萬世也陸子靜不事講習專務踐履是以終墮於禪學朱子之所以辨之者旣明且詳其文集中雖有悔往年教人在言語文字上用功之語此無非鞭辟學者欲其卽平日之講習爲身心之準繩其所謂言語文字者固卽討論玩索之功非如俗學之詞章在所可後也若以討論玩索爲可後而惟專力於持守涵養是又墮陸學窠中矣王陽明取其說之近乎是者以爲晚年定論朱子集註或問爲中年未定之說後自痛悔至自以爲誑思欲改之而未及其說之誣先儒辨之明矣後世主良知之說者猶自張其誕而嘒嘒不休聖學不明人不復尋其緒於遺經者直自陽明之毒中之吾輩旣知其害之大正宜剖析毫釐決其疑似以障狂瀾於旣倒不可有一毫假

借使入主出奴者爲之竊發於其間也霞仙佩服晦翁至深至堅而其殫力於格物致知者既已有年固將覺後進之昏憤而使之不陷於異說今獨舉此文集中之一語以爲學者不加循守專務誦說未免後其所先先其所後夫不加循守專務誦說固中吾人今日之大病矣而其所謂先後之義若有不甚明者伏冀霞仙取朱子文集中之意再爲明示以解諸生之惑且勿爲良知家所藉口也所示啟某執事書極陳時弊再三展讀不禁爲之浩嘆是固有爲人之所不能言亦有爲人之所不敢言者憂世之心可謂深明而痛切矣然亦竊願有質之霞仙者士君子學聖賢之學明德新民莫非一己分內之事朱子稱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以其能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但身處草茅道在求志全一己之性天不必議人世之是非鑑古今之成敗不必論時政之得失有憂國憂民之心不必有感時憤俗之語一部周易皆言素位位在潛而潛潛有潛之道存位在躍而躍躍有躍之道存禹稷以三過不入爲中顏子以簞瓢陋巷爲中位在故也伏冀霞仙學與年進德與時加合古人之聰明爲一己之聰明學問中未始非閱歷盡庭幃之侍養以驗平日之講習閱歷中未始非學問殫敬恕之功以全性分之六儲經濟之略以待國家之用精進之功斯愈達而愈上而其所以流諸筆墨形爲簡牘者尤宜謹慎不然出位之謀欲伸及身之災難料是固不可不爲留心者至於身體違和亟自保惜養生之道大約以除嗜

慾定心氣節勞逸調起居爲要披閱經義雖宜乘時講究力不能繼之時不可稍事勉強以耗精血慎之慎之須留此身以有用也叨在知心直陳鄙見以霞仙之高明當有以恕其狂瞽矣近作養氣論以明天人一理天人一氣之旨亦好爲論說之病特以霞仙不來欲語無人聊抒所見以代講習望細爲簡閱訂其瑕疵其言或有悖於古或有戾於今或擇焉而有所不精語焉而有所不詳者皆爲一一標明使澤南得有所質證焉則幸甚也

求闕齋日記一則

曾國藩

本朝博學之家信多閎儒碩士而其中爲人者多爲己者少如顧閻並稱顧則爲己閻則不免人之見者存江戴竝稱江則爲己戴則不免人之見者存段王並稱王則爲己段則不免人之見者存方劉姚並稱方姚爲己劉則不免人之見者存其達而在上者李厚庵朱可亭秦味經則爲己之數多紀曉嵐阮芸臺則不免人之見者存學者用力固宜於幽獨中先將爲己爲人之界分別明白然後審端致力種桃得桃種杏得杏未有根本不正而枝葉發生能自鬯茂者也

拙修書室記

節錄

吳廷棟

人莫病於拙然拙非病拙而不學乃病誠學矣非惟拙不足累學而學反賴用拙惟學以拙進者其知乃

真知而行乃堅固而不撓子曰參也魯而契子言一貫之旨者厥惟曾子非善用拙何朱子曰雖有上智之資亦必用困勉之功又答南軒先生書云近日一種向外心悅之而不能自己者皆準止酒例戒而絕之此前輩所謂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者若擴充不已從此補復前非庶其有日嘗竊取其義以名吾讀書之室曰惟拙乃修惟修化拙不拙不修而欲以巧自飾者其終乃至拙也哉

求放心說

劉蓉

古聖賢有治心之學而不聞有求心之法凡其說之見於詩書禮樂爲後世學問之助者皆治心之要也然心果治矣固可無俟於求自無放佚之患苟或失之未有不得所以求之之道而能自進於治心之學者此孟子求放心之訓所由昉歟雖然人知此心逐於物欲者爲放而不知流於昏憤之爲放也知此心游於渺冥者爲放而不知墮於虛寂之爲放也知此心淪於紛擾龐雜者爲放而不知溺於記誦詞章者之亦爲放也夫苟不能明辨其端勢將誤以放者爲存其爲心害且有不可勝言者此尤用力於求放心者所宜知也且夫求之云者夫豈以此求彼如失鷄犬者然必俟求而後可得哉人於鷄犬兩物也故可以相求然其求之也亦有或得或不得而不可必者惟其判然二物非可恃爲吾所固有之具也夫心則一而已矣以心求心如以目視目以耳聽耳未有能見且聞者不甯惟是而已且將益馳驚於惛恍不可

捉摸之域膠擾促迫無復一息之甯此佛氏返歸寂照之說所由悖謬而不可訓也然則其求之奈何曰
是其放之已往者既已如星飛電馳不可復追矣若其乍覺而忽在者不可不提撕警覺以冀其復存也
存之道無他亦日約之於義理之途而已是心一離乎義理之外則瞬息千里頃刻萬變不可以方所
求吾一念悚然自覺其放則向之瞬息千里頃刻萬變而不可測者固已不待羈束而自歸於虛靈之舍
矣於是主敬以持之窮理以精之養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立其本約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博其趣庶
吾心有所向往持循及其久而安焉惟所欲而不踰中正之矩此求心之道所以爲求仁之方也其或不
務出此而拘束操切冀幸一日之存或轉有躁擾而不甯者譬之馬然患其泛駕奔蹏不可羈馭也於是
繫而維之加桎梏焉非不帖然服也然情志益迫則且益奮躍躑躅而不得其安夫豈術之善者哉造父
於此施之羈勒範我馳驅按轡徐行於通衢坦道之間左控右勒指顧千里其用力不勞而自無奔逸之
患則操縱之道得焉爾是故善御馬者制之使行善持心者約之使達苟得其道雖一日之間周覽八方
酬錯萬變而神明之用無往而不存也苟失其道雖終身塊坐寂守一隅吾知必背而馳焉然則君子於
此亦可得所以用力之方矣余病夫學者放其心而不求或求焉不以其道且紛擾煩迫轉益其疾甚或
墮於釋氏清靜寂滅之歸也故爲之說以曉之

終世文經

原學

儀顧堂集

陸心源

學也者學爲君學爲臣學爲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者也三代而下有小人之學有異端之學有小儒之學有大人之學約縱連橫之說也堅白同異之辨也詞賦之類於俳優也佔畢之誣罔聖賢也內不足以治其身外不能以益于人苟以趨時好悅人主竊顯官惑愚衆此荀子所謂以學爲禽犢也皆小人之學也黃老之清靜楊氏之爲我墨氏之兼愛申韓之刑名釋氏之慈悲用其說亦足以立國原其心亦主以救偏而濟人然而畸于先王之教悖于聖人之道皆異端之學也研訓詁通假借證名物析異同但道伏鄭是甯言孔聖非是爲考證之學文必飾詞必修皮傅孔孟祖述韓歐詡詡然矜爲因文見道者是爲文章之學徐言而緩步儒冠而縫衣析性命之精微辨朱陸之同異囿於一先生之學不博考于聖人之通者是爲性命之學是數者幾于道矣然而考之于古而宜推之于今而未必宜著之于言而然稽之于行而未必然修之一身而優措之天下而未必優皆小儒之學也若夫大人之學則何如學也者學爲君學爲臣學爲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者也上究今古興衰之故中通宇宙利病之情下嚴身心義利之界若漢之賈生董生孔明唐之陸敬輿李鄴侯宋之范希文濂溪明道橫渠考亭止齋東萊元之靜修 本朝之亭林稼書是也夫是之謂大儒之學

學論 寄村居集

葛學禮 張堅 填諱

古之學者學先聖賢之行事而已蓋自其爲弟子時固已正其性情端其趨向而後誦詩讀書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及其入學則并習出征獻俘之禮而於並世之人材有一善可師者亦必求得而識之以爲行習之助故一旦任事直舉而措之耳矣卽時異勢殊不可徑用所學要於古人之行事平日旣好學深思而得其意則變化生心而不窮於應此真學古之效也今之學者乃不然其專攻舉業空疎無用者勿論已一二有志之士研求經義高談漢儒然其學也祇日求古人之短思乘間抵隙以徼一日之名而於其可實見諸行事者固弗識也洎乎世變事起則其平日所論說與此殊不相涉而倉皇失措甚或名義蕩然與空疎者等且夫古之人不特幼而學之者其於天下事若所素習雖以俗吏武夫稍知向學往往不數日而卓然有異於衆此無他惟學古人之行事而有得也識得古人數十百事而適遇事之不甚與古異者推以行之而功名爛焉今讀古人之書日惟求得其間一置喙以動人聽聞而博取聲譽富貴宜天下之事日壞而無克救之者也

先君子平生志行略見詩文存草自序已列學術儒行類矣茲謹錄數篇有關法古訓俗之大者分列原學宗法兩門俾閱者益得因其文以考其行焉

士濬謹識

移建上海縣學記

代藍觀察蔚雲

萬學禮

張堅填諱

上海學故在縣治東宋景定中里士唐時措始作文昌宮建古修室爲諸生肄業地迨元至元三十一年既立縣遂改爲學至大中或移縣治西未幾復舊址此後增修不一而常在東今燬於火者猶是也古諸侯之學曰頴宮亦曰泮水毛詩鄭箋朱傳俱以水釋之學宮之必有水也所從來遠矣國朝教學加詳上海學當乾隆三十三年張尹記略云修其溝道通池貫門自羣嘉浜北出方浜呼吸疏通則泮水之形猶可想乃距今未百年溝渠湮塞地逼市塵塵溷穢積泮水至黝黑不可嚮視固已失絜清之義矣今

天子紀元之三年粵閩匪徒襲據上海乙卯元旦克復入城則學宮被焚大半余方總理善後事宜修城濬隍外竝謀所以新之都人士遂以故址焦蕪圖請移學於西城右營署基余按其圖式水脈貫注城堞環拱且地遠鄙塵實勝舊址檢志載其地在勝國爲海防道署因裁故歸營今營復於東南數步得粵商前置公所地建衙營基僅存瓦礫以之移建學宮固無不可既呈大府報允於是取其地十六畝並市之民者十二畝有奇度材致用而屬役於學博章君安行及諸生賈生履上等以歲孟秋始事期月而舍菜焉門觀顯巖殿閣崇邃神位清密祭用畢修博士之廬列於渠外因地制宜不侈不陋於泮水之稱其尙有當既章君偕生等請余爲記余維古來學記蓄道德能文章者爲之乃可垂之久遠如曾南豐宜黃學

筠州學朱子靜江府學鉛山縣學諸記不必官其地始爲之也余不學大懼無所發明以拯時弊已不獲辭則曰移建固得所矣然所以移建者豈不亦以粵閩匪徒據城時宮廬嘗被不絜哉夫下無學賊民興所謂無學非必學校廢也誦章句課文字而內不能修身外不能鎮俗其尤浮薄者至與商賈競淫侈乃匪人之耳而目之者因乘間求鑿其欲此世變之所以亟也然則余及都人士宜各痛自懲艾亟亟明倫以倡鄉里以合情誼而由體及用至於成謀問囚之故罔不究心焉庶不負 聖朝教學之意而古道復見於今與聞者謹余言因撮其要爲記而識其細於碑陰

量隨識長論

瞿慶賢

豪傑之所以異於凡庸者異乎其量實異乎其識耳爲萬物籠罩則量隘貴有識以破之爲衆見束縛則量拘貴有識以開之凡此籠罩束縛能脫得一分量亦擴得一分脫得十分量亦擴得十分未有無識而能脫籠罩束縛者也未有不脫籠罩束縛而量自擴者也古之人任事功有容事功之量享富貴有容富貴之量遇拂逆有容拂逆之量堯則天而民無能名此容事功之量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此容富貴之量也顏子犯而不校孟子言待橫逆以三自反此容拂逆之量也無容事功之量者任事功未有不伐無容富貴之量者享富貴未有不淫無容拂逆之量者遇拂逆未有不忤無他此事功富貴拂逆有識以運

之則隨在見其能容無識以宰之則隨在爲其籠罩束縛而不能自脫也然則程子謂量隨識長者烏容昧乎識之至者知事功雖大皆我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何至於伐知祿位皆爲外物萬物本我一體則富貴何至於淫拂逆何至於忤是故量之狹者不能求之量也當求之識識非一日能至故量非一日能宏也如草木然必漸以長焉以道義勝世俗之情以學問祛庸陋之見察於物理者精則胸襟自廣閱於人情者熟則意氣自平養識以養量量之隨識而長也固非可驟期而有出於不自知者爾是故古之人以養識爲務格物致知所以精此識也實之以誠正充之以修齊治平皆所以鍊此識也識之長也無止境量之隨以長也亦無盡期學者讀古人書非不自高所見而卒不能自脫於籠罩束縛之中是虛見而非真識也至於不善讀書錮其靈明而墮於理障是又自誤其識而於籠罩束縛之外又滋一蔽也不惟無裨於量且深有害於其量是又烏可不辨耶

論語說

李元度

讀論語而知聖人之衛道嚴也蓋舉異端及百家九流後起之流弊而悉杜之矣所謂異端神農之言也老莊也楊墨也申韓也釋道也孫吳穰苴商鞅李悝皆是也當孔子時未盡出已各露其端孔子則皆辭而闢之司馬談以陰陽儒墨名法道爲六家班固益以縱橫家雜家小說家農家兵家辭賦家術數家方

伎家其類夥矣而聖人皆預知其流弊而有以防之如樊遲請學稼圃是卽爲神農言者之見端所謂竝耕而食饗殮而治也蓋後世稱述上古多失其義理猶陰陽方伎家之稱黃帝漢人之稱黃老耳孔子曰遲爲小人復進以大人之事卽孟子勞力勞心之說也此明義而言神農者詘至許行始申之復爲孟子所距而其害息矣原壤母死而歌夷俟孔子老莊之流也晉人清談謂禮豈爲我輩設實作俑於此阮籍聞母死仍終弈局正與壤同宜夫子斥壤爲賊也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欲同人道於牛馬亦學老莊而失之太簡者有子謂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皆爲自放於禮法外者警耳以德報怨老子守黑守雌之學也孔子折之曰何以報德而其說詘矣接輿荷蕢沮溺丈人廢君臣之義潔身而亂大倫已開楊子爲我之先路宜孔子早辨之也莊子稱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韓非子稱墨者之葬也桐棺三寸服喪三月蓋以薄爲其道也其書以三年之喪爲敗男女之交宰我問短喪蓋不覺浸淫於墨氏矣其間從并救人亦卽摩頂放踵利天下之指也得孔子明告之而萬世之論以定楚直躬證父攘羊近於無父之教墨子稱帝堯土階茅茨采椽不刮食土簞啜土鋤以此爲萬民之率是又棘子成質而已矣之說所自來也聖門皆有以正之豈待孟子始距楊墨乎申韓之學名法家言也季康子欲殺無道就有道其意已專尙刑名孔子旣非之又言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所以遏申韓之談於未起也後世酷

吏之禍聖人蓋憂之矣釋道之旨近於老莊以清靜寂滅爲教求脫離生死而因果輪迴及丹鼎符籙禳祥祈禱之事出焉衛人稱公叔文子不言不笑不取是寂滅之行也子旣辨其不然又嘗言朝聞道夕死可矣以道爲斷則生死不足言也及季路問事鬼神問死則告以某之禱久而符籙祈禳之說闢矣後世人主好佛老服藥求長生齋醮禱祠貽譏史冊聖人皆已洞燭於幾先至讖緯之說班史所謂陰陽家術數家也子張問十世可知已漸墮術數之智孔子準之以禮而後王之信圖讖奉赤符者可以反焉孫吳穰苴班史所謂兵家也靈公問陳子路問行三軍皆獨重兵家言孔子皆不與而後世之爭地爭城者可以反焉商鞅開阡陌李悝盡地力縱橫家之屬也孔子罕言利又嚴斥聚斂之冉有則固預有以防之虞初齊諧班史所謂小說家也子不語怪力亂神又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者爲難則於後世之造小說以害人心者亦預有以防之公孫龍作堅白異同之論大約主變易是非自孔子明之曰不磷不淄而堅白之真出矣不但已也其曰中庸民鮮能則逆知後世有索隱行怪之徒矣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則逆知後世有蔑古妄作非堯舜而薄湯武者矣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則逆知後世有子莫執中之病矣曰下學而上達溫故而知新則又逆知後世有金谿慈湖橫浦白沙姚江諸家之流弊矣故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蓋皆於異說初萌時力折之爲萬世慮者至深遠也至其曰有言者不必有德則又舉辭章家之失而

砭訂之然則百家諸子莫能出聖人之範圍而其說具詳於論語讀者可不盡心歟

答友人論異教書

李元度

來書以泰西人行異教於中國愚眊多爲所惑慮奪吾堯舜孔孟之席謂此開闢已來未有之變其言深
痛苦此有心哉有心哉然某之隅見竊謂不足慮抑且深足爲喜不惟不慮彼教奪吾孔孟之席且喜吾
孔孟之教將盛行於彼都而大變其陋俗請畢吾說以廣足下之志焉蓋堯舜孔孟之教爲天地立心爲
生民立命乃乾坤所繇以不敝者也天地之生人爲貴人之道以倫常爲本彼際天竝海之夷以千百國
計皆人也有血氣卽有心知皆可以人道治之者也特自古不通中國又相去七萬里禮聞來學不聞往
教故未繇近聖人之居而聞其教耳天誘其衷以互市故朋遊於中土而漸近吾禮義之俗彼自知前者
之蔑棄倫紀不復可以爲人有不幡然大變其故俗者邪天主耶蘇教僅法蘭西一國耳然且諸國皆擴
之不使闕入其境蓋亦共知其陋矣惡能加毫末於堯舜孔孟之教哉且子未讀中庸乎惟天下至誠能
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物之性且當盡況彼固人也同在並生並育中聽其自外倫紀而終
失其性其何以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乎天心仁愛聖人有教無類必不忍出此也聖人之道譬如
天地之無不覆幬無不持載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

經世文續編

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此正堯舜孔孟之實錄也其曰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則以大地九萬餘里尙有舟車人力所不及者今此通商諸國天假其智慧剏火輪舟車以速其至此聖教將行於泰西之大機括也繼諸國而來者後將不知其紀堯舜孔孟之教當徧行於天地所覆載之區特自今日爲始造物豈無意哉且夫堯舜孔孟之教在中國亦以漸而及也堯舜都冀州其時惟今山西山東直隸河南陝西數行省爲中原餘皆要荒服也孔孟時吳越荆楚尙以蠻夷擯之宋以來三江兩湖閩浙黔滇川粵始大盛聲明文物視鄒魯不少讓謂非聖教之自近而遠自狹而廣歟至若唐虞之苗三代之儼狁獯鬻犬戎漢之匈奴晉之氐羌唐之吐蕃回紇宋之契丹其故俗類皆敦彝倫娶同姓兄收弟婦弟室兄妻習然不爲怪自元魏遼金分主中國其俗卽已大變元大一統稱尤盛今之西北蒙古部皆元裔也世爲國家臣僕賢哲代生非復當年之舊矣向使其閉關絕迹不與中國通不至今猶睢盱狃榛之故俗邪不但此也我朝雍正中滇黔川楚兩粵諸蠻夷改土歸流亦自開闢以來始沐王化至乾隆中新疆拓土二萬里則真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矣堯舜孔孟之教蓋漸推漸遠初無一息之停也今泰西諸國適以互市來其必將用夏蠻夷而不至變於夷也決矣抑攷元會運世之說堯時在午距今過四千年正中天之運也天地之氣日趨於文明故西人之繁富靡麗乘時以達中土殆有氣機以感

召之其舟車器械天文算學亦未嘗無補於中國天殆使之竭智慧以助中國之文明而卽以親炙中邦者漸使染於堯舜孔孟之教豈偶然哉王者無外聖人無外天地之心更無外當此中天景運聖教被絕域必自今日始矣孟子曰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抑何必視之若讐去之若浼乎吾故曰不慮彼教奪吾孔孟之席而喜吾孔孟之教將盛行於彼都也若夫自強之術有國者所當務豈必因遠人之狎至而始爲之所哉偶書所見伸紙不覺累幅惟垂察不宣

重修遂邑文廟序

徐賡陞

世競言政矣武健嚴酷課最便焉儒者勿尙而緣飾者乃以興學校攬髦俊爲美談夷考其行上不過搆講院築精舍集子弟習科舉學其稍善者亦不過聚徒多人專事聲氣或襲穿鑿爲心得習考据爲淵源或拾漢學之瑣碎或襲宋人之空談羣駭爲鴻儒碩士矣而門以內嘻嗃未平也門以外聲援相接也中無有也然而通一經名一藝猶足補訓詁之未備後來考訂嘉道以前猶有之其下者迺出膏油聚生徒月課以應制文與韻語所謂文者自前明以來汗牛充棟韻語則剽青鏤紫窮極纖妍諷誦恆於斯丹槩恆於斯師以是傳弟以是授幸而掇巍科甲第以去則歸美於首事者之作養人材嘖嘖稱道勿置當事且引爲功詡然自得也爲問昔之作養今之貴盛者授之政使之四方果達與不辱也耶抑全首領保妻

子以墨敗以富貴終乎且夫 天子建學明人倫也百官承流敷五教也論語一書教垂萬世開卷首言學而揭之以不愠人不知所以峻義利之大防也次章言務本而括之以孝弟爲人之本所以示本末之要道也必隱居以求志而後可與立功名必躬行以踐言而後可以勵頑懦彼所謂興學校者蓋亦反其本矣廣陞西浙之鄙人也少不讀書不能以學業顯志行汙下以貲進身同治十有三年來宰是土德無足率才又不勝不暇自樹立也都人士曰邑 大成至聖先師廟自前知縣宋公國用建八十年矣將就圯請新之廣陞再拜敬諾而未敢發也夫以 黌宮之典制 國家之尊崇士民之忻戴有司之職業姑漫應之則不敬莫大乎是廣陞蓋竊有思焉方今天下甫就平流離之民喘息未定榛莽之壤蕪穢不治酤筴佐軍食關市半天下民氣虧民財竭矣雖吾邑不被兵而僻在東南隅山不產材海不呈貝水不資漑澤不達遠適會世故食貨倍值小民終歲勤動俯仰艱窘若土木煩興糜耗巨萬以資諸救死不贖之民非所以副 夫子仍舊貫之仁 天子視民如傷之隱也事既寢會霪霖壞 廟大成門秋又稔廣陞曰是不繕治不可已歲又登焉民其樂事勸功乎於是下令於邑明告齊氓使各納錢代役令下民爭趨之投錢萬緡事以濟廣陞曰嗟乎 聖德之入人深也今以區區之遂不事譙呵筆樸令甫下而貲取盈若取諸宮中運諸左藏非 聖人之感通其孰能與於此詩曰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先聖後聖

異轍同符是亦可以慰 夫子之靈爽而揚 天子之耿光矣不然興土木之役飾輪奐之觀敲楚聞於
庭咨嗟滿於道是何異於末世稗政侈營寺觀耗大本崇虛無哉賡陛不敏竊鯁鯁慮後之言政者以興
作爲右文視徭役爲恆事故首陳學校之大原次及舉事之不易反覆辨論抑以明吾志也且爲都人士
勵焉

經世文編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二目錄

學術二 儒行

原才

曾國藩

聖哲畫像記

曾國藩

船山遺書目錄序

鄧顯鶴

漢學商兌重序

方東樹

詩文存草自序

葛學禮 張堅填諱

復賀耦庚中丞書

曾國藩

與高伯平論學案小識

魯一同

書學案小識後

曾國藩

勸學篇示直隸士子

曾國藩

漢學商兌書後

臥廬文稿

敦艮齋遺書序

補錄

湯金釗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二

上海葛士濬子源輯

學術二儒行

原才

曾國藩

風俗之厚薄奚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衆人君之而受命焉而智者所言尤衆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衆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衆人與之赴利衆之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俗之於人之心始乎微而終乎不可禦者也先王之治天下使賢者皆當路其風民皆以義故道一而風俗同世教旣衰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勢不能不騰爲口說而播爲聲氣而衆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爲習尙於是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有以仁義倡者其徒黨亦死仁義而不顧有以功利倡者其徒黨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濕火就燥無言不讎所從來久矣今之君子之在勢者輒曰天下無才彼自尸於高明之地不先以已之所向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而翻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義之士其智足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

而材之然則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有責焉者也有國家者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慎擇與共天位之人士大夫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惴惴乎謹其心之所向恐一不當而壞風俗賊人才循是爲之數十年之後萬一有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

聖哲畫像記

曾國藩

國藩志學不早中歲側身朝列窺竊陳編稍涉先聖昔賢魁儒長者之緒驚緩多病百無一成軍旅馳驅益以蕪廢喪亂未平而吾年將五十矣往者讀班固藝文志及馬氏經籍攷見其所列書目叢雜猥多作者姓氏至於不可勝數或昭昭如日月或湮沒而無聞及爲文淵閣直閣校理每歲二月侍從宣宗皇帝入閣得觀四庫全書其富過於前代所藏遠甚而存目之書數十萬卷尙不在此列嗚呼何其多也雖有生知之姿累世不能竟其業況其下焉者乎故書籍之浩浩著述者之衆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飲盡也要在慎擇焉而已余旣自度其不逮乃擇古今聖哲三十餘人命兒子紀澤圖其遺像都爲一卷藏之家塾後嗣有志讀書取足於此不必馳心博驚而斯文之傳莫大乎是矣昔在漢世若武梁祠魯靈光殿皆圖畫偉人事蹟而列女傳亦爲畫像感發興起由來已舊習其器矣進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意心誠求之仁遠乎哉

堯舜禹湯史臣記言而已至文王拘囚始立文字演周易周孔代興六經炳著斯道備矣秦漢以來孟子蓋與莊荀並稱至唐韓氏獨尊異之而宋之賢者以爲可躋之尼山之次崇其書以配論語後之論者莫之能易也茲以圖於三聖人後云

左氏傳經多述二周典制而好稱引奇誕文字爛然浮於質矣太史公稱莊子之書皆寓言吾觀子長所爲史記寓言亦十之六七班氏閎識孤懷不逮子長遠甚然經世之典六藝之旨文字之源流幽明之情狀燦然大備豈與夫斗筭者爭得失於一先生之前姝姝而自說者哉

諸葛公當擾攘之世被服儒者從容中道陸敬輿事多疑之主馭難馴之將燭之以至明將之以至誠譬若馭駑馬登峻坂縱橫險阻而不失其馳何其神也范希文司馬君實遭時差隆然堅卓誠信各有孤詣以道自持蔚成風俗意量亦甚遠矣昔劉向稱董仲舒王佐之才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殆不能及而劉歆以爲董子師友所漸曾不能幾乎游夏以余觀四賢者雖未逮乎伊呂固將賢於董子今以類圖之惜乎不得如劉向父子而論定耳

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張子以爲上接孔孟之傳後世君相師儒篤守其說莫之或易乾隆中閎儒輩起訓詁博辨度越昔賢別立徽志號曰漢學擅有宋五子之術以謂不得獨尊而篤信五子者亦屏棄漢

學以爲破碎害道斷斷焉而未有已吾觀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於洙泗何可議也其訓釋諸經小有不當固當取近世經說以輔翼之又可屏棄羣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譏焉

西漢文章如相如子雲之雄偉此天地道勁之氣得於陽與剛之美者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劉向匡衡之淵懿此天地溫厚之氣得於陰與柔之義者也此天地之仁氣也東漢以還淹雅無慚於古而風骨少隕矣韓柳有作盡取揚馬之雄奇萬變而納之於薄物細故之中豈不詭哉歐陽氏曾氏皆法韓公而體質於匡劉爲近文章之變莫可窮詰要之不出於二途雖百世可知也

余抄古今詩自魏晉至國朝得十九家蓋詩之爲道廣矣嗜好趨向各視其性之所近猶庶羞百味羅列鼎俎但取適吾口者嚼之得飽而已必窮盡天下之佳肴辯嘗而後供一饌是大惑也必強天下之舌盡同吾之所嗜是大愚也莊子有言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余於十九家中又篤守夫四人者爲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好之者十而七八非之者亦且二三余懼蹈莊子不解不靈之譏則取足於是終身焉已耳

司馬子長網羅舊聞貫串千古而八書頗病其略班氏志較詳矣而斷代爲書無以觀其會通欲周覽經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馬端臨通攷杜氏伯仲之間鄭志非其倫也百年以來學者講求形聲訓

詰專治說文多宗許鄭少談杜馬吾以許鄭攷先王制作之源杜馬辨後世因革之要其於實事求是一也故並圖焉

先王之道所爲修己治人經緯萬彙者何歸乎亦曰禮而已矣秦焚書籍漢代諸儒之所掇拾鄭康成之所以卓絕皆以禮也杜君卿通典言禮者十居其六其識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張子朱子之所討論馬貴與王伯厚之所纂輯莫不以禮爲兢兢我朝學者以顧亭林氏爲宗國史儒林傳褒然冠首吾讀其書言及禮俗教化則毅然有守先待後舍我其誰之志何其壯也厥後張嵩菴作中庸論及江慎修戴東原輩尤以禮爲先務而秦尙書蕙田遂纂五禮通攷舉天下古今幽明萬事而一經之以禮可謂體大而思精矣吾圖畫國朝先正遺像首顧先生次秦文恭公亦豈無微指哉桐城姚鼐姬傳高郵王念孫懷祖其學皆不純於禮然姚先生持論宏通國藩之粗解文字由姚先生啟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學訓詁之大成豈乎不可幾已故以殿焉

姚先生言學問之道有三曰義理曰詞章曰考據戴東原氏亦言如文周孔孟之聖左莊馬班之才誠不可以一方體論矣至若葛陸范馬在聖門則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張朱在聖門則德行之科也皆義理也韓柳歐曾李杜蘇黃在聖門則言語之科也所謂詞章也許鄭杜馬顧秦姚王在聖門則文學之科

也顧秦於杜馬爲近姚王於鄭許爲近皆考據也此三十三子者師其一人讀其一書終身用之而不能盡若又有陋於此而求益於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則以一井爲隘而必廣掘數十百井身老力壯而卒無見泉之一日其庸有當乎

自浮屠氏言因果禍福而爲善獲報之說深中於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士方其佔畢呶唔則期報於科第祿仕或少讀古書窺著作之林則責報於遐邇之譽後世之名纂述未及終編冀得一二有力之口騰播入人之耳以償吾勞也朝耕而暮獲一施而十報譬若沽酒市脯喧聒以責之貸者又取倍稱之息焉祿利之不遂則徼倖於後世不可知之名甚者至謂孔子生不得位沒而俎豆之報隆於堯舜鬱鬱者以相證慰何其陋歟今夫三家之市利析錙銖或百錢逋負怨及子孫若通閭貿易環貨山積動逾千金則百錢之有無有不暇計較者矣富商大賈黃金百萬公私流衍則數十百緡之費有不暇計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猶不暇計其小者況天之所操尤大而於世人毫末之善口耳分寸之學而一一謀所以報之不亦勞哉商之貨殖同時同地而或贏或絀射策者之所業同而或中或罷爲學著書之深淺同而或傳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強而幾也古之君子蓋無日不憂無日不樂道之不明己之不免爲鄉人一息之或懈憂也居易以俟命下學而上達仰不愧而俯不怍樂也自文王周孔三聖人以下至

於王氏莫不憂以終身樂以終身無所爲祈無所爲報已則自晦何有於名惟莊周司馬遷柳宗元三人者傷懷不遇怨悱形於簡冊其於聖賢自得之樂稍違異矣然彼自惜不世之才非夫無實而汲汲時名者比也若汲汲於名則去三十三子也遠甚將適燕晉而南其轅其於術不亦疎哉

文周孔孟班馬左莊葛陸范馬周程朱張韓柳歐曾李杜蘇黃許鄭杜馬顧秦姚王三十三人俎豆馨香臨之在上質之在旁

船山遺書目錄序

鄧顯鶴

船山遺書刻既成乃僭書其後曰自孔子沒而大道微七十子之徒遺言墜緒不絕如縷遭秦燔滅蕩然無存漢興收拾餘燼始立專門各抱一經私相授受孔鄭諸儒始貫穿羣籍鑽研訓詁迄其蔽也雜於讖緯墮於支離破碎魏晉以後崇尚虛無流爲佛老學術紛歧世運榛塞聖人之道晦矣唐代義疏之作具有端緒而是非得失未有折衷宋世真儒出羣經乃有定論至於近代學者疾陋儒空談心性逸於考古遂至厭薄程朱專考求古人制度名物以爲博甚則刺取先儒刪落踳駁謬悠之論以爲異而一二次資高曠之士又往往誤於良知之說先生憂之生平論學以漢儒爲門戶以宋五子爲堂奧而原本源淵尤在正蒙一書其推本陰陽法象之狀往來原反之故反復辨論累千百言所以歸咎上蔡象山姚江者甚

峻或疑其言太過要其議論粹然一一軌於正固無以易也先生生當鼎革自以先世爲明世臣存亡與共甲申後崎嶇嶺表旣知事之不可爲乃退而著書竄伏祁永漣邵山中流離困苦一歲數徙其處最後乃定居湘西蒸左之石船山築觀生居以終席棘飴荼聲影不出林莽沒後四十年遺書散佚其子啟始爲之收輯推闡上之督學宜興潘先生因緣得上史館立傳儒林而其書仍湮滅不傳後生小子致不能舉其名姓可哀也已當代經師後先生而起者無慮百十家然諸家所著有據爲新義輒爲先生所已言者四庫總目於春秋稗疏曾及之以余所見尤非一事蓋未見其書也近時儀徵相國袁輯國朝經解刻於廣南所收甚廣獨不及先生其他更何論已先生出處本末略見潘宜興儲六雅全謝山余存吾諸文集中不具述獨詳述先生學業之大者著於篇使世之讀先生書者有所考焉

漢學商兌重序

儀衛軒集

方東樹

三代以上無經之名經始於周公孔子樂正崇四術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及至春秋舊法已亡舊俗已熄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塞孔子懼乃修明文武周公之道以制義法而作春秋春秋亦經也孔子雖未嘗以是教人然其平日所雅言於人者莫非春秋之義也衛君待子爲政子曰必也正名乎陳恆弑其君請討之季氏伐顓臾旅泰山則使欲止之此皆春秋之義也至於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

策論語卒篇載堯曰一章柳宗元曰是乃夫子所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又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故莊周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六經之爲道不同而其以致用則一也此周公孔子之教也及秦兼天下席狙詐之俗肆暴虐之威遂乃蕩滅先生之典法焚燒詩書於時不特經之用不興竝其文字而殄滅之矣漢興購求遺經於是羣經始稍稍復出或得之屋壁或得之淹中或得之宿儒之口授而固已殘闕失次斷爛不全賴其時一二老師大儒辛勤補綴修明而葺治之於是易有四家書與詩三家禮春秋兩家號爲十四博士則章句所由興家法所由異漢儒之功萬世不可沒矣自是而至東京魏晉以逮於南北朝累代諸儒遞相衍說辨益以詳義益以明而其爲說亦益以多矣及至唐人乃爲之定本定注作爲釋文舉八代數百年之紛紜一朝而大定焉天下學者耳目心志斬然一新兼綜條貫垂範百代庶乎天下爲公而可謂之大當也然其於周公孔子之用猶未有以明之也及至宋代程朱諸子出始因其文字以求聖人之心而有以得於其精微之際語之無疵行之無弊然後周公孔子之真體大用如撥雲霧而睹日月由今而論漢儒宋儒之功竝爲先聖所攸賴有精粗而無軒輊蓋時代使然也道隱於小成辨

生於末學惑中於狂疾誕起於妄庸自南宋慶元以來朱子既沒之後微言未絕復有鉅子數輩蠡起於世奮其私智尙其邊見逞其駁雜新慧小辨各私意見務反朱子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謬不免於非其於道概乎未嘗有聞焉者也逮於近世爲漢學者其蔽益甚其識益陋其所挾惟取漢儒破碎穿鑿謬說揚其波而汨其流抵掌攘袂明目張膽惟以詆宋儒攻朱子爲急務要之不知學之有統道之有歸聊相與逞志快意以驚名而已吾嘗譬之經者良苗也漢儒者農夫之勤畱畬者也耕而耘之以植其禾稼宋儒者穫而舂之蒸而食之以資其性命養其軀體益其精神也非漢儒耕之則宋儒不得食宋儒不舂而食則禾稼蔽畝棄於無用而羣生無以資其性命今之爲漢學者則取其遺秉滯穗而復殖之因以笑舂食者之非日夜不息曰吾將以助農夫之耕耘也卒其所殖不能用以置五升之飯先生不得飽弟子長飢以此教人導之爲愚以此自力固不獲益畢世治經無一言幾於道無一念及於用以爲經之事盡於此耳矣經之意盡於此耳矣其生也勤其死也虛其求在外使人狂使人昏蕩天下之心而不得其所本雖取大名如周公孔子何離於周公孔子其去經也遠矣嘗觀莊周之陳道術若世無孔子天下將安所止觀漢唐儒者之治經若無程朱天下亦安所止或曰天下之治方術多矣百家往而不反小大精粗六通四解一曲之士各有所明雖不能無失然大而典章制度小而訓詁名物往往亦有補前儒所未及

者何子罪之深也曰昔者周嘗封建諸侯矣諸侯而下爲卿大夫卿大夫而下爲士士之下爲庶人周固天下之共主也及至末孫王赧不幸貧弱負責無以歸之逃之洛陽南宮謬臺當是時士庶人有十金之產者因自豪遂欲以問周京之鼎十金之產非不有挾也其罪在於問鼎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今之大賴程朱出而明之乃復以其謾聞駁辨出死力以詆而毀訾之是何異匹夫負十金之產而欲問周鼎者也是惡知此天下諸侯所莫敢犯也哉故余旣明漢儒之有功若彼而復辨諸妄者之失若此後有作者亦足以明余非樂爲是譏謔也其亦有所不得已焉者也

詩文存草自序

葛學禮
張堅填諱

吾平生雜文不多作蓋謂文之有裨於世者至今日已大備要在擇其尤切者見諸行事焉耳少好讀書自謂苟任耳目喉舌當有以自見自年二十六中鄉舉乙榜後屢試不合會海濱多故捐例大開姻黨有捐貲萬貫願入吾名冀得一官者吾弗應以爲吾苟以貲郎進他日何面目言事且人捐貲而我得官少有分辨者不爲也後患下血精力漸耗知不復堪爲世用乃始思以文傳然稍用心疾輒作而文亦不可多得矣此吾文之所以止於此也詩視文微多然少作率稿本無存洎乎壯年閱人漸多且更事變往往託以風諭蓋吾邑多巨商大賈侈靡成風僭橫驕盈幾過賈晁所論嘗有一吳兒因人丐詩吾小規切之

幾爲所侮自後吟咏亦稀此吾詩之所以又止於此也嗚呼吾德薄行鮮不足垂後所謂魂魄一去將同腐草然平生所志要無不可告人也區區詩文恨未能盡且又拙樸少文誰樂觀之雖然猶賴以考見者獨此耳故略序顛末藏以有待焉

復賀耦庚中丞書

曾國藩

接奉手示過蒙矜寵獎飾溢量國藩本以無本之學尋聲逐響自從鏡海先生遊稍乃粗識指歸坐習見明亦耿耿耳乃甫涉向道之藩遽釣過情之譽是再辱也蓋嘗抉剔平生之病源養癰藏瘡百孔雜出而其要在不誠而已矣竊以爲天地之所以不息國之所以立賢人之德業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誠爲之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今之學者言考據則持爲騁辯之柄講經濟則據爲獵名之津言之者不作信之者貴耳轉相欺謾不以爲恥至如仕途積習益尙虛文奸弊所在蹈之而不怪知之而不言彼此塗飾聊以自保泄泄成風阿同駭異故每私發狂議謂今日而言治術則莫若綜覈名實今日而言學術則莫若取篤實踐履之士物窮則變救浮華者莫如質積翫之後振之以猛意在斯乎方今時事孔棘追究厲階之生何嘗不歸咎於發難者彼豈實見天下之大計當痛懲而廓清之哉豈豫知今日之變實能自我收之哉不過以語言欺人思先登要路耳國藩以茲內省早歲所爲涉覽書冊講求衆藝者何一非欺

人之事所爲高談古今嚶嚶自許者何一非欺人之言中夜以思汗下如霰頃觀先生所爲楹帖道在存誠云云旨哉其闡然君子之言乎果存誠而不自欺則聖學王道又有他哉鏡海先生庶幾不欺者也倭良峯前輩見過自訟言動無妄吳竹如比部天質木訥貞足幹事同鄉則黎月橋前輩至性肫肫陳岱雲行已知恥馮樹堂有志力學皆勉於篤實者也國藩雖愚柔既聞明訓敢不請事若夫讀書之道博學詳說經世之才徧采廣詢自度智慧精神終恐有所不逮惟當謹守繩墨不敢以浮夸導子弟不敢以暴棄殆父母之遺體其有所進幸也無所進終吾身而已矣辱承扶掖之盛心恐不察其淺鄙而期許過實故謹布一二以爲請益之地亦附於皇華三拜之義云

與高伯平論學案小識

魯一同

承示唐氏所纂學案小識間有所疑滯者竊少緡閱鑷盡指要頗謂唐氏有志於道矣其書義例不敢苟同今條其一二私於左右君子之論人也是非功罪粲然明白猶所難言至於學術藏之於心未易高下人非親習事隔時地徒憑纂述議論以相差等且班氏爲古今人表高下踳駁遺議到今無他分晰太多不無蹉失故也昔孔子以上聖之姿操人倫之鑒其於列國公卿子產平仲文仲公綽之流祇就其人抑揚是非未嘗較分等列子張問令尹子文陳文子皆曰未知焉得仁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

問而對以其才不知其仁也冉有公西華亦然師之於弟何所諱忌隱微之地誠未易爲測識也今唐氏之書橫列三等曰傳道四人曰翼道十有九人曰守道四十有四人綜計一代老師耆德魁艾大賢而第其上下進退率於胸懷輕重憑其位置雖具高論之識實非虛己之義不可一也傳之與翼似殊高下守之與傳何判優劣昔孟子謂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吾以爲必如孟子足以當之若三千之徒皆傳孔子之道未必人能守也帝王卿相下逮匹夫小家莫不傳諸子孫子孫莫不傳其先業或乃中更零落墜宗失緒繇此言之傳者未必能守守者斷無不傳今更顛倒其次詩曰有憑有翼傳曰輔之翼之翼祇是輔守乃爲主加翼於守尤所未喻其不可二也蓋傳道之說始於韓子韓子託於孟子而頗失其義孟子述聞見之知乃是麤舉大槩故曰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若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皆然且如稷契並履帝廷契掌五教尤當斯道大宗周公親承文謨今皆疏脫古人文宇宏簡不爲促促苛細韓子則不然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軻也死不得傳然推其義例直如佛祖傳燈支派可考書家筆訣遞相口授後世儒者因緣推廣而有道統之說又以爲孟軻旣歿直至宋河南程氏始出自時厥後乃更流衍遞相祖述至宋厯元逮明先後相望俎豆紛如總覽上下四千年間唐虞迄周每五百年裁一二見總五六

傳而絕中間曠一千五百餘年至宋而復興興六七年不絕而治不加古古之傳道世遠而人少今之傳道世促而人多中間曠絕理不相接天地氣運不應疏數乃爾愚則以爲道無不傳而傳必不統正如子貢所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漢承秦弊遺經廢缺諸儒修明籙迹未遑精微識小爲多宋世遺經大備因藉前資乃復講求微言奧義識大爲衆要之是非不謬於聖人行己無慚於天地代有其人故足扶樹世教到今今必標樹風旨區別猥多既列三章又述經學不知經者爲是道耶爲非道耶經不蹈道則非學學不宗經則非道適開門戶之私又非文章性道合一之旨其不可三也有傳則有統有統則有爭稟質既殊致功亦異各循從入之途遂有彼此之說蓋在聖門子夏子張之論交曾子子游之言禮子夏子游之言教迄以不合不無優絀而義並兩存往者象山標尊德性之旨姚江開致良知之說率其高明自趨簡易承學之士沿流增波浸以放濫要之二子未爲披猖今必斥之爲異端爲非聖無法比之楊墨之邪說商鞅之壞井田廢封建甚以明社之屋歸罪陽明掊擊之風於斯爲甚或曰陽明之徒排擯朱程拒之不得不嚴攻之不得不力君子立言期於明道不尙意氣非曰彼攻之我乃攻之如愚夫之詈於市爭勝不已於何窮極昔孟子生衰周之世楊墨橫行無父無君故毅然辭而闢之不遺餘力陽明立教不無任心自便高論動人要其立身自有本末功業軒天地忠孝感金石作人

如此宜曰可矣今謂事功豪傑所爲聞道則未不知豪傑復是何人聞道又將何用要而言之程朱之學模範秩然聖哲由之以利用中材循之以安身陸王之學高明得之爲簡易愚頑蹈之爲猖獗此其優劣乃在疏密之分非關邪正之別意見一勝彼此鑿柄遂使吾道之內矛戟森立歧畛橫分世變日下人材至難何苦自相摧敗如此推尋唐氏一書不過攻王尊朱用意良厚然持之過堅有一言攻擊王氏者雖有底蘊未盡可知而必加褒美或少涉出入雖以李二曲之篤實李文貞之醇深而不無抑揚孔子惡鄉愿孟子放淫辭祇是生平一事未見兩經之中連章累牘盡是此言箸述如此誠所未喻三代以下有無欲之君子無無意之君子意之一字七百年中賢者不免子張所謂執德不宏信道不篤諸君子信之篤矣執之恐未宏也追尋空虛之弊豈惟陸王實開其端利器示人有由來矣昔聖人教人因事各殊大要卽其日用之常求其燦著之迹自子貢之徒索之高深每加裁抑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曰下學而上達及其積久有得乃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性與天道固非談論之資豈是口耳所涉自宋以後言性益詳言天道益精妙義一開橫流歧出勝衣受學便講無極之精毀齒操觚已談五常之蘊淺者尙欲循途高者輒思任道辨論太多不能無生得失得失旣分遂成同異人人有直接心源之意而道幾乎裂矣陸王特其甚者耳救斯之病惟當原本忠孝推崇節義綜取先

儒立身行己居官立政之大端如先賢傳言行錄之例以風化流俗標舉當世其有空文無實雖極精微概從刊落庶幾允蹈大方亦可稍息羣論禱昧無聞率其胸臆曼衍遂多知不免見罪於當世足下篤道勵志必有發明惟恕其狂愚而裁正之幸甚不宣

書學案小識後

曾國藩

唐先生撰輯 國朝學案命國藩校字付梓既畢役乃謹書其後曰天生斯民予以健順五常之性豈以自淑而已將使育民淑世而彌縫天地之缺憾其於天下之物無所不當究二儀之莫日月星辰之紀氓庶之生成鬼神之情狀草木鳥獸之咸若灑埽應對進退之瑣皆吾性分之所有事故曰萬物皆備於我人者天地之心也聖人者其智足以周知庶物其才能時措而咸宜然不敢縱心以自用必求權度而絜之以舜之濬哲猶且好問好察周公思有不合則夜以繼日孔子聖之盛也而有事乎好古敏求顏淵孟子之賢亦曰博文曰集義蓋欲完吾性分之一源則當明凡物萬殊之等欲悉萬殊之等則莫若卽物而窮理卽物窮理云者古昔賢聖共由之軌非朱子一家之剗解也自陸象山氏以本心爲訓而明之餘姚王氏乃頗遙承其緒其說主於良知謂吾心自有天則不當支離而求諸事物夫天則誠是也目巧所至不繼之以規矩準繩遂可據乎且以舜周公孔子顏孟之知如彼而猶好問好察夜以繼日好古敏求博

文而集義之勤如此況以中人之質而重物欲之累而謂念念不過乎則其能無少誣耶自是以後沿其流者百輩間有豪傑之士思有以救其偏變一說則生一蔽高景逸顧涇陽之學以靜坐爲主所重仍在知覺此變而蔽者也近世乾嘉之間諸儒務爲浩博惠定宇戴東原之流鉤研詁訓本河閒獻王實事求是之旨薄宋賢爲空疏夫所謂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實事求是非卽朱子所稱卽物窮理者乎名目自高詆毀日月亦變而蔽者也別有顏習齋李恕谷氏之學忍嗜欲苦筋骨力勤於見述等於許行之並耕病宋賢爲無用又一蔽也由前之蔽排王氏而不塞其源是五十步笑百步之類矣由後之二蔽矯王氏而過於正是因噎廢食之類矣我朝崇儒一道正學翕興平湖陸子桐鄉張子闢詖辭而反經確乎其不可拔陸桴亭顧亭林之徒博大精微體用兼賅其他鉅公碩學項領相望二百年來大小醞甌區以別矣唐先生於是輯爲此編大率居敬而不偏於靜格物而不病於瑣力行而不迫於隘三者交修采擇名言略依此例其或守王氏之故轍與變王氏而鄰於前三者之蔽則皆釐而剔之豈好辯哉去古日遠百家各以其意自鳴是丹非素無術相勝雖其尤近理者亦不能鑒人人之心而無異辭道不同不相爲謀則亦已矣若其有嗜於此而取途焉則且多其識去其矜無以聞道自標無以方隅自囿不爲口耳之求而求自得焉是則君子者已是唐先生與人爲善之志也

勸學篇示直隸士子

曾國藩

人才隨土風爲轉移信乎曰是不盡然然大較莫能外也前史稱燕趙慷慨悲歌敢於急人之難蓋有豪俠之風余觀直隸先正若楊忠愍趙忠毅鹿忠節孫徵君諸賢其後所詣各殊其初皆於豪俠爲近卽今日士林亦多剛而不搖質而好義猶有豪俠之遺才質本於土風殆不誣與豪俠之質可與入聖人之道者約有數端俠者薄視財利棄萬金而不眴而聖賢則富貴不處貧賤不去痛惡夫墻間之食龍斷之登雖精粗不同而輕財好義之迹則略近矣俠者忘己濟物不惜苦志脫人於厄而聖賢以博濟爲懷鄒魯之汲汲皇皇與夫禹之猶己溺稷之猶己飢伊尹之猶己推之溝中曾無少異彼其能力救窮交者卽其可以進援天下者也俠者輕死重氣聖賢罕言及此然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堅確不移之操亦未嘗不與之相類昔人譏太史公好稱任俠以余觀此數者乃不悖於聖賢之道然則豪俠之徒未可深貶而直隸之士其爲學當較易於他省烏可以不致力乎哉致力如何爲學之術有四曰義理曰考據曰辭章曰經濟義理者在孔門爲德行之科今世目爲宋學者也考據者在孔門爲文學之科今世目爲漢學者也辭章者在孔門爲言語之科從古藝文及今世制義詩賦皆是也經濟者在孔門爲政事之科前代典禮政書及當世掌故皆是也人之才智上哲少而中下多有生又不過數十寒暑勢不能求此四術徧觀而盡

取之是以君子貴慎其所擇而先其所急擇其切於吾身心不可造次離者則莫急於義理之學凡人身所自具者有耳目口體心思日接於吾前者有父子兄弟夫婦稍遠者有君臣有朋友爲義理之學者蓋將使耳目口體心思各敬其職而五倫各盡其分又將推以及物使凡民皆有以善其身而無憾於倫紀夫使舉世皆無憾於倫紀雖唐虞之盛有不能逮苟通義理之學而經濟該乎其中矣程朱諸子遺書具在曷嘗舍末而言本遺新民而專事明德觀其雅言推闡反覆而不厭者大抵不外立志以植基居敬以養德窮理以致知克己以力行成物以致用義理與經濟初無兩術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詳於體而略於用耳今與直隸多士約以義理之學爲先以立志爲本取鄉先達楊趙鹿孫數君子者爲之表彼能艱苦困餓堅忍以成業而吾何爲不能彼能置窮通榮辱禍福死生於度外而吾何爲不能彼能以功績稱當時教澤牖後世而吾何爲不能洗除舊日晡昧卑汙之見矯然直趨廣大光明之域視人世之浮榮微利若蠅蚋之觸於目而不留不憂所如不偶而憂節槩之少貶不恥凍餒在室而恥德不被於生民志之所嚮金石爲開誰能禦之志既定矣然後取程朱所謂居敬窮理力行成物云者精研而實體之然後求先儒所謂考據者使吾之所見證諸古制而不謬然後求所謂詞章者使吾之所獲達諸筆劄而不差擇一術以堅持而他術固未敢竟廢也其或多士之中質性所近師友所漸有偏於考據之學有偏於辭章

之學亦不必遽易前轍卽二途皆可入聖人之道其文經史百家其業學問思辨其事始於修身終於濟世百川異派何必同哉同達於海而已矣若夫風氣無常隨人事而變遷有一二人好學則數輩皆思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則數輩皆思康濟斯民倡者啟其緒和者衍其波倡者可傳諸同志和者又可禮諸無窮倡者如有本之泉放乎川瀆和者如支河溝澮交匯旁流先覺後覺互相勸誘譬之大水小水互相灌注以直隸之士風誠得有志者導夫先路不過數年必有體用兼備之才彬蔚而四出泉湧而雲興余忝官斯土自媿學無本原不足儀型多士嘉此邦有剛方質實之資鄉賢多堅苦卓絕之行粗述舊聞以勗羣士亦冀通才碩彥告我昌言上下交相勸勉仰希古昔與人爲善取人爲善之軌於化民成俗之道或不無小補云

漢學商兌書後

臥廬文稿

聖人之言約而得其精後儒明經講道之言博而或失其指 國朝說經諸家兼綜博貫多訾宋儒言心言性言理之非而以道求諸名物制度爲要雖斥空疎而崇實學然非大學道在明新之旨矣方氏植之宗仰程朱而患近人之多祧宋祖漢也爰著漢學商兌一書凡黃太顧亭冲林閣詩百惠宇定錢竹汀段膺若孫季阮雲臺諸說皆摘其失而加辨駁其門人蘇惇元謂自此書出而漢學之焰漸熄以歸功方氏是固然矣然平心

衡之植之所摘者自黃顧以下若而人其於禮樂政事水利地志之大亦類能考覈而擇其精非徒以小學訓詁諸書爲獨得不傳之緒也但諸儒之議論則或緣救敝而蹈一偏或務好勝而掩前哲耳實則偏執好勝之弊本自宋學而開彼宗漢者之志存祧宋勢固相激而成亦不得以此爲惠戴諸家專標漢幟者咎也植之識解宏通書中如取阮氏擬儒林傳序論南北朝經學語及江氏漢學師承記云云

江引黃梨洲明

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等語

持論亦得其平但以道學言之則自宋周程張朱數大儒外固鮮詣其極而國朝經學

如顧震滄江慎修秦文恭王文簡等則皆貫弗百家學求真是所造又皆至大至精而無門戶異同之見此亘古不利之學又豈在有宋傳道諸儒後哉植之乃槩未之及而徒欲拔漢幟以樹宋幟何耶夫立言之難非六經語孟諸書皆不能有純無疵論學者固當觀其人於日用倫常持躬接物之間以默定吾心之取舍若摘其一言之失而便詆爲狂惑喪心則古今人之可議正多不獨漢學之跡涉誣道已也植之是書於漢學詆宋之辭則羅列而備加辨析於漢學兩全之美則忽視而不一稱揚所謂知其失而昧其所得者非邪然宗漢者迄今不廢觀江浙間耆儒新進猶以是互相砥礪與宋學分途並行則蘇氏所謂方書出而漢學熄者斯言吾未之信矣

敦艮齋遺書序

寸心知室存稿補錄

湯金釗

人無一刻不在妄念中無論不當起而起爲妄卽當起而不以時時矣而逐於識解亦妄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求片時之靜不可得習靜者凝然端坐自以爲靜矣不知仍非心靜其弊也喜靜厭動遇事輒亂昔儒有言曰苟有欲焉雖閉關習靜心齋坐忘而其心未嘗不動也苟無欲焉雖紛華日擾酬酢萬變而其心未嘗不靜也則甚矣靜之難言也徐先生博綜羣書精研周易著敦艮齋遺書十七卷深有得於周子主靜之傳溯其源於艮背默契心融旁推交通謂孔孟詩書言性言天以氣不以理辨後儒分理氣爲二之非謂主敬之說或誤會而操持過嚴反失靜之本體明周子主靜之善之二說者最有益於後學何者養心修身舍氣而別求所謂理則枯槁而無成也舍靜而更求所謂敬則束縛而不安也向嘗疑之先生言之實獲我心恨不及見先生一叩艮背之法終日憧憧於妄念中而不知所止展讀是編用自愧懼且自勵云哲嗣繼畬余典會試所得士奉書求序謹書所見而歸之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三目錄

學術三 法語

與左逸民書

魯一同

與左君第二書

魯一同

與陳頌南書

張穆

與蔣瀛海書

羅澤南

遺書日記二十二則

倭仁

求闕齋日記二則

曾國藩

塾言三十七則

劉熙載

勸誠淺言四則

曾國藩

脩綆山房日記二十則

瞿慶賢

省心邇言十六則

朱樹新

金壺醉言三則

黃鈞宰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三

上海萬士濬子源輯

學術三 法語

與左逸民書

魯一同

書來推大雅明哲之義葆愛茂勉甚厚材猥知下不能盡明竊怪足下謂士人好論時勢中賈生之毒殆非明識所宜言也又漢文不用賈生善守家法益不然也人生要不立天地間一日踐毛土不可不求豪毛補益仁賢用心自古以然何必賈生獨爲狂惑漢興承千載之衰周踵暴秦之覆轍風紀蕩佚法制乖迂賈生一痛哭而明主迴心史冊所載文帝遇大臣有禮先仁義後刑罰廣積儲興禮樂以化天下開梁代以制六國延及孝武推恩分封坐制強藩皆師其意何謂不用哉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又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因時立政與世推移斯爲善守藉令漢文不用賈生之言箕踞怒罵不好儒術豈非其家法哉斯已頗矣周公承文武之德乃作周官及其所用又不盡合夜而思之坐以待旦孔子告顏淵四代禮樂帝王御世如日御天歷年既久必有差忒動煩推算足下乃謂守成之世一切不宜更改則周公不當兼三王孔子不當論四代矣又謂人以太智加友友必嫉之加其祖父嫉之彌甚以明臣子不宜

議法而不知忠臣亮士日夜焦心苦思以求天下之故者將以利國家安社稷邪將慢其君父以才智加之也不求其端不責其是而曰故事此漢唐中主飾非拒諫之常談足下又黜大義而伸小忠益便於人臣持兩端而保爵祿者也一代之興規模大體萬世不易其小小節目日變月易自以不同宣成之制已殊文景開元之禮變於貞觀推移之漸故也且如本朝二百年來列聖相承未嘗一議更革然冗官漸多歲出浸廣文法浸繁準之開國已難悉合而論者不以爲非今汰冗官省歲出易文法則以變易爲罪不知變者爲變乎不變者爲變乎天下安常習故庸人樂其無事而不肖有所容彼自全軀畏禍耳至於草野講求何畏何忌乃欲卷舌入口以無諱之世爲重足之憂非所望於士君子也足下抱觀古之識究極物變汪洋其文僕每日驚心怖嘗欲極論以拯天下之惑而足下先施教戒其敢不盡言以報大德夫足下推禪讓薄世及進退堯舜抑揚禹文降湯武於莽操進范蔡爲知機謂太伯伯夷有心爲善此皆衰周大亂之世莊惠騶慎之徒所以惑世而害民方今聖人御宇正教昌明猶守此不變以爲奇怪可喜則談鬼說夢頗足娛心何必諛詞陳陳厭耳若實見爲如此則是衰周數子之學待倡明於足下也萬一遠近流傳詫爲詭誕探風之使密以上聞事後之悔殆不可諱數十年來人心漸肆士大夫爲大言以毀前聖小人鬬私智而抗國法此宜深識所用隱憂足下又從而張之殆加甚焉凡人議論貴平實文章

務切事情至於求高好險譬猶舍菽米而吞馬肝毀冠裳而衣木葉甚非所以養性命之道也耳目所及當世之故粲然易明猶扞格不入唐虞殷周去今數千載法度典籍百無一存壁書冢史真偽參半上聖用心凡近迫絕今舍當世之得失究皇古之是非掇斷爛之詞參私臆之說推常人之腹測聖哲之心已乃不合一切詆毀首尾橫絕黑白混淆人稟天地之餘氣百年如駛精爽幾何徒棄擲於無用之地使當世斥其狂愚後世指爲異學豈不哀哉推足下之心豈謂往聖可非羣籍可燬徒以流俗文字奄弱一出高論震驚萬物大名立致不知文章如水土穀可以養身其餘以養人其餘以養天下後世要其指歸無足驚喜若畫布爲龍張革爲虎以詫鄉里小兒則譁然走矣宇宙甚大後來無窮豈皆童昏幼稚可以鼓而驚之哉聞足下爲詩雜取子史追琢爲詞儲而待選大才盛氣何所不可要之此事須從心出夫假物於人雖十年不還其主亦不追索要之吾心豈不搖搖如傳舍哉足下疏達而和深明退讓之理必受盡言吾輩議論不厭十反直諒之友古人所貴若鄙論可採感動於心去其曼衍割其假借則足下之清空邁往足以自雄於天下僕將執鞭而從其後若足己自是聽言不答則足下之業止矣天下之人必無能如僕之愛足下進苦口於足下者異才難成直口易忤交臂之間可爲浩歎又前贈詩誠欽澹泊之風高素尚之志不圖怪異以爲見輕足下十年不入城五年不入市猶以貧賤爲羞邪文章事業皆以靜儉

爲根柢誠不願畸人高德效此俗懷也僕見足下文詞奇質愛重不已至於昕夕不能去懷又感教戒之意於鄙心私有未盡故敢布其區區狂言傷直惟恕而賜覆幸甚不宣

與左君第二書

魯一同

書未發又得來教喜足下議論漸確實多可採者雖然足下殆未明於今日之大勢也傳曰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又曰法後王可也爲其論卑而易行昔蓋寬饒剛直高節好犯上意王生傷之寓書見規以爲數進不用難聽之言匡拂左右夫言不取高務在切時高而不切猶乖時用況於匪高足下之言曰國家取利多途政源不清下流易濁於是欲罷烏喇探珠之軍止吉林采參之貢革三姓徵貂之官辭葉羌搜玉之使卻波斯珊瑚之琛去關市之征開魚鹽之禁絕外洋之商清心寡慾以風天下陳議甚高偉糾時甚直切抑足下徒觀前世之失未覩今日之弊若陳此論於漢太初宋大觀明萬曆之世豈不識時務明政體豪儁士哉惜乎獻闇王之規於有道之世繩墨雖切肯縻未得譬奏刀於無用之地雖不缺折亦無解焉國家 列聖相承 世德繼美 皇上御極以來躬行節儉爲天下先聞諸近臣 皇上御澣濯之衣卻珍奇之味後宮無盛寵外戚鮮恩私匪頒有節出入有常可謂恭儉矣未明而視朝旣晡乃罷綱紀庶政一日萬幾可謂兢業矣且今吉林三姓葉爾羌之屬昔稱絕遠悉隸版圖物貢其方何有費帑勞人

上困下敝哉天下大利所在聖人必操其權節其出入而救其敝關市有征鹽利有禁外夷有市所以權衡百貨消息萬物歷漢唐宋明千數百年踵沿不改今乃欲引隆古迂遠之事一切罷去不知天下地丁雜稅歲入四千餘萬災荒停緩在其中而戶部奏歲出至三千三四百萬脫田賦之外悉取裁革軍國事體重大匪如足下匹夫小家可以拮据補苴僂俛卒歲此真經生之迂談宜吾不敢服也古人之稅民有田有口周官九賦漢有口率唐稱兩稅所以警游手恤南畝也今天下之丁皆並於田法取簡捷農夫重困游民滋多足下又議去雜稅農人焉得不流亡奸民焉得不滋橫錢之與銀流通貨物而已非可煮而食之裁而衣之也不在於此則在於彼上下轉輸無關息耗足下以銀貴爲外洋通商之故此朝士已議之矣不思天下之困不專銀少由衣食之源不足衣食不足由物力之艱物力之艱由糜費之衆糜費之衆由風俗之奢風俗之奢由百官之侈官侈於上士華於下工作於市農效於野斲樸爲彫皆官之由以今日河員言之一飯之費八口數月之食也一衣之費中人一家之產也河水非金穴隄防非銀礦何由而致哉足下謂僕節省工帑爲言利聚斂僕誠不肖不至爲桑弘羊裴延齡而足下必欲庇此積習至引漢高陳平之事縱其出入以爲大度而專一責取朝廷以節儉之意是猶治家者聽奴僕之逋竊而疏食飲水以求無貧不可得也足下但識嘉慶年間河費至五六百萬謂今日省減不知當其有事千萬不恪

當其無事則兩河四百萬之帑漏卮非小吾見其長奸而病國未見其爲大度也足下又謂胥吏無能爲弊官不勤也官之不勤捐職多也今捐職漸少矣由科甲者未見其能勤民而制吏也古之治天下者皆略於上而詳於下三代封建數千皆州縣也方伯連帥落落數十人分土而治諸侯以下卿大夫士無慮數百胥吏減少足以爲治漢法極重守令刺史之秩甚微唐縣七等節觀察爲數亦少其後失制乃更加多明初督臣用之沿邊中葉以後浸以徧設由此言之封疆大吏在得其人不在多設夫州縣所以不能制胥吏者牽制太多文牒太繁駁覆太密窮日夜之精神以承總督巡撫布政按察巡道五六公之意旨而恐其不給又安能親民而督吏足下以督撫爲心膂司道爲耳目州縣爲手足胥吏爲袖履心膂不多乎耳目不多乎手足不多乎袖履不多乎吾則以爲宰相心膂也近臣耳目也院司臂也州縣指也胥吏犬也兩臂不能運一指故院司宜少一指不能御千犬故胥吏宜減夫牽一指於兩臂尙不能御犬況爲臂者又縱犬而齧其指指益困矣足下切齒州縣之弊由今之道雖足下爲之焦心苦思傾產破家亦不能給又安能去弊誠牽制之患深長吏之職難也天下事必有受病之處不得其處東指西斥愈紛愈亂論國用則減賦額而縱官貪論治術則樂牽制而護胥吏皆由好高不由情實由君子言之欲國不貧先覈浮冒欲吏不擾先一事權浮冒覈則出入有經矣事權一則指臂相使矣足下幸留心當世

熟思其宜無徒高言匡拂 朝廷寬縱臣子以從王生之戒

與陳頌南書

張穆

先生以直諫聞天下天下仰望風采以一瞻顏色爲幸卽如敝鄉人士素木強不工應酬今且籲爲先容通刺相謁盛名難副詎可不力自振刷慰天下仰望之心乎竊見先生年來日以招呼名士爲事苟有聞於世必宛轉引爲同類從無閉戶自精讀書味道之時穆蒙不棄不四五日輒示過乃不聞以新知相貺所談者皆泛泛不關痛癢之言何以自了深爲先生懼之當今天下多故農桑鹽鐵河工海防民風士習何一事不當請求先生富有藏書經學旣日荒廢治術又不練習一旦畀以斧柯亦不過如俗吏之爲而已古今必無徼倖之名臣循吏也願稍斂徵逐之迹發架上書擇其切於實用者一二端窮原竟委單心研貫一事畢更治一事然後於朋友中明白事理如印林伯厚比者相與討論之如此則取友自然不濫他日出而宰世亦不至貿貿而行令人有言行不相顧之疑也度今天下更無以直言貢執事者過承厚愛故敢竭其狂瞽惟亮鑒千萬

與蔣瀛海書

羅澤南

瀛海足下蒼洲自書院歸言足下近與諸友齟齬忽逞怒氣悔悟之餘欲得吾一言以相警可見足下悔

過之速且有喜聞過之誠幸甚幸甚余意昨日之事大約非一朝一夕之故不平之意久蓄於中偶爾觸動遂一發而不可禁不知吾人持身涉世亦惟求己之不是而已不必計人之不是也求己之不是者日用酬酢必自立於無過之地一言未法不啻芒刺之在背一行未善不啻嘉石之自陳憂懼惕厲以保无咎自檢點之不暇何暇檢點他人若惟以計人之不是爲心此心祇見人之不是不知人亦有是矣此心惟欲攻人之不是不知此攻人不是之一心先已自蹈於不是矣始猶欲以己之是責人之不是繼則渾忘己之不是而惟索人之不是始則猶以人之不是爲不是責其必出於是繼則直以人之是爲不是以掩覆乎己之不是是與不是遂顛倒於吾之一心而不可以復辨操是術以往處鄉鄰則結怨於鄉鄰處朋友則結怨於朋友甚至於父兄師長之前亦將絜長論短負氣不肯相下小則招尤大則取禍皆由此見人不是之心以至於此極耳夫人之所以充乎一身者氣也能宰制此氣者理也人之於氣惟時以理御之則可成爲德義之勇足以勝天下之大任否則爲客氣爲暴氣爲戾氣如無羈之馬無韁之牛奔放觸鬪而不可以復制天壤間以氣壞事者最多匪氣之爲害由無義理制之故也足下天資強健英氣勃勃充其才力似亦可以有爲伏惟平時讀書窮理以義理澆灌心胷取古人嚴以律己寬以待人之道鞭策自己身心以調和其血氣臨時又痛自省察之翦落之人是矣而我不是不是在我於人何尤我是矣

而人不是不是在人於人何校順乎道理抑其躁戾庶心平氣和行事不至有失且剛大自養足以配道義而無餒矣余少時好逞氣不惟行事多錯至今胷脇間嘗有肝氣作痛足下自當以我爲戒宿雨初收天氣清和此際正好平心讀書以觀義理之所在慎勿以區區微嫌芥蒂於胷中也惟足下繹之

遺書日記二十二則

倭仁

世情冷煖有一毫介意便是渣滓亟宜化之

室人譏予多言隱覺怫然方望一家遷善而惡聞已過悖矣

知其不可爲而爲之滿腔惻隱之心也不問世道人心如何這一副與人爲善熱腸斷冷不得談人過止緣心地不潔以惡感惡遂牢著於心不去耳過豈在口哉

武侯言違覆而得中猶棄敝屣而獲珠玉惡直喜諛自怙其過無乃寶敝屣而棄珠玉耶

支持外面尙是畏人意多不到安處善樂循理地步終靠不住

孔子之樂在發憤忘食顏子之樂在克己復禮孟子之樂在不愧不怍不從實地上作工夫懸空想像以爲至樂在是聖賢無此學問

才看出些少道理便是己非人如何能有長進

一言不誠欲行掩護病中生病

昔人謂巖牆處處有之飲食起居不適其宜皆巖牆也宜時時畏謹

樸菴患閒思告以思本心官思得其正自無閒思遏抑他不得惟時以聖之賢之言栽培澆灌令義理融洽與心爲一則俗腸俗骨變矣工夫以漸以恆不可欲速助長

人能禁得冷耐得窮便有幾分人品

薛方山以漢之二疏爲爲身謀以後其君而責以伊周之事夫伊周之德之位豈二疏敢望蓋自度其德與力不足以轉移儲貳如太甲成王之遷善悔過則莫若移疾去位猶可以遠辱而保身高節遠識亦大異乎知進而不知退者矣何事過求乎

無堅定之力視聽持行且游移無據更莫論處大事臨大節

疑人偏見安知非己之偏不可不察

利害倚伏不必別有害利心卽害也

言適可而止多一句便錯字字當理言簡意盡最難

居敬工夫到至虛極靜時看道理便親近

本源不透徹藉古人語言激發意興轉眼便衰歇了終歸無濟

雙池云視聽言動偶失其則家人已生漫易之心親愛賤惡稍流於辟家人已生怨懟之心讀此思修身之道有多少不檢之處

戴山云無事得一偷字有事得一亂字誠然惟其無事時偷所以有事時亂

交游宜慎不止此匪爲傷卽一種不長不短隨俗浮沈朋友日與漸濡亦足損人高明之志

求闕齋日記二則

曾國藩

人必中虛不著一物而後能真實無妄蓋實者不欺之謂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別著一物心中別有私見不敢告人而後造僞言以欺人若心中了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別著私物也所知在好德而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則不能不欺其好德之知矣是故誠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無私著也無私著者至虛者也是故天下之至誠天下之至虛者也當讀書則讀書心無著於見客也當見客則見客心無著於讀書也一有著則私也靈明無著物來順應未來不迎當時不雜既過不戀是之謂虛而已矣是之謂誠而已矣以此讀无妄咸中孚三卦蓋扞格者鮮矣

治心之道先去其毒陽惡曰忿陰惡曰慾治身之道必防其患剛惡曰暴柔惡曰慢治口之道二者交惕

曰慎言語曰節飲食凡此數端其藥維何禮以居敬樂以導和陽剛之惡和以宜之陰柔之惡敬以持之飲食之過敬以檢之言語之過和以斂之敬極肅肅和極雍雍穆穆繇繇斯爲德容容在於外實根於內動靜交養睟面盎背

塾言三十七則

劉熙載

志於道則藝亦道也志於藝則道亦藝也故君子必先辨志

有先事之學有卽事之學事已至前學似無及然能察之明處之當便是工夫

能事人而後能使人知親上敬上推之卽知慈下禮下矣故小學之教自事人始

證父非直從并非仁仲子惡能廉匡章非不孝以此類推可識聖賢精義之學

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窮理須是將理窮得活了方有用

乾土之下有伏泉死灰之中有宿火幾希可以擴充如是

問昔者有過今日無過可謂之過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可謂之疾乎只怕自謂已愈之時仍是病人耳

夜行者以火照路照路只爲行路起見學或務知不務行與照路而不行何異

人外無道道要在人上盡事外無理理要在事上盡

不言而四時行者天也天以行代言人以言代行可乎

責己者盡倫之本舜之負罪引慝孔子之所求未能只是常見己之不是耳

有志立品者未至純粹且須坦白表裏如一便可實實用功以去非求是不然挾助長之心強附純粹必反落著善掩不善界裏斷送一生矣聖人取狂狷而惡鄉愿以此

狂狷可爲社稷之臣直諫之友鄉愿則容悅而已矣善柔而已矣餘事以是推之

大者不立故廉爲小廉謹爲曲謹不然君子之一介不取細行必矜又何嘗有一時不以廉謹自律哉
有益生人之用方可爲才觀高辛才子高陽才子可以定才之實矣

能用才而不爲才所用方是量餘才外若有一分技癢之意淺矣

體不立則用不行而非用要無以見體觀於天以時行物生爲道則知人有開物成務之責矣

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此二語通乎學問事業之本

古與今理同勢異不能貫通之是不知本不能變化之是不知用

超出一物斯能運動一物納身甕中尙欲甕惟我運乎

己富而能濟人之貧己貴而能恤人之賤己智而能覺人之愚己勇而能振人之弱與物爲體卽是可推

君子推樂於人引憂於己小人反是

吾欲爲物計久遠物或不喻其意而反以爲苦之吾於此不可忿疾於頑致不能從容以成事焉
善操舟則風不爲患人事之可以挽回氣數何疑

隱用變化之道於人而人不知者上也若待於顯辨是非須是理平而氣不動人乃易從
謀貴詳斷貴約推而上之可通精一之旨

一是一非顯然相形則無事乎權權從似乎兩是者而生故非有精義之學者不可言權

困於飲食男女與困於死亡貧苦皆非易之所謂亨者

心貧爲貧屈爲賤衰爲老疾爲病亡爲死若心無累境自不能困之

木入水則浮金入水則沈浮者自浮沈者自沈水無與焉舍分量而問位置枉爲務外而已

隨時之義隨時救之非徇之也以喜隨人者不占而已矣

爲人作一事要旁人道好及要其人生感其不因人不知而輟者鮮矣抑所謂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道只是箇常常必合對待流行者以觀之遇盈謂盈遇虛謂虛遇消謂消遇息謂息難以知常矣
觀於藥性知草木亦秉五常之一只是不能相通故天地之性人爲貴

人之本心喻以鏡不如喻以日日能長養萬物鏡但能照而已用異則體可知矣
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舉趾高心不固內以占外外以占內皆易理也

不情之理非理非理之情不情失在禮樂不相用也相用者須是節而和和而節

勸誠淺言四則

曾國藩

立身以不妄語爲本治家以不晏起爲本居官以不要錢爲本行軍以不擾民爲本

以才自足以能自矜則爲小人所忌亦爲君子所薄

好談兵事者其閱歷必淺好攻人短者其自治必疎務實之學必自禁大言始欲禁大言必自不輕論兵
始自不道人短始

三達德之首曰智智卽明也古來豪傑動稱英雄英卽明也明有二端人見其近吾見其遠曰高明人見
其粗吾見其細曰精明高明者譬如室中所見有限登樓則所見遠矣登山則所見更遠矣精明者譬如
至微之物以顯微鏡照之則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又如粗糙之米再舂則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則精白
絕倫矣高明由於天分精明由於學問好問若買顯微之鏡好學若舂上熟之米總須心中極明而後口
中可斷能明而斷謂之英斷不明而斷謂之武斷武斷自己之事爲害猶淺武斷他人之事招怨實深惟

謙退而不肯輕斷最足養福

孔門教人莫大於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於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二語立達云何蓋我要步步站得穩須知他人也要站得穩所謂立也我要處處行得通須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謂達也聖賢教人修身千言萬語而要以不伎不求爲重伎者嫉賢害能妒功爭寵所謂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類也求者貪利貪名懷土懷惠所謂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類也伎不常見每發露於名業相侔勢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見每發露於貨財相接仕進相妨之際將欲造福先去伎心所謂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將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謂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脩綆山房日記二十則

瞿慶賢

周官云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又云不學牆面莅事惟煩三代以上未有歧學與事而二之者

儒者之學期於明體適用今則爲治心之學者不求通時務爲經世之學者不反勵身修所學庸有濟乎無省察克治之功雖終日讀書只是虛度日子

功夫最怕外周密而內疏懈謹於人所共見忽於人所不見終身不能入道

士窮見節義特謂窮則節義顯見耳實則無處不可見節義日用閒於不當爲之事斷然不爲卽節義之

所見也苟且徇之卽是節義不立

與人談論率有二病一是必欲直己之說一是苟且順人之說

勿順己意所便安勿徇人情之好尙處事方直截了當鹵莽而不精審沾滯而少決斷皆事之賊

處世無利己損人矜己傲人之心則不期和而自和舍此而言和必至於流持身有非禮不動非義不取之守則不期介而自介舍此而言介必失之厲

記曰彊毅以與人心中有分辨不爲詭隨是謂彊毅若言行閒輒露圭角是客氣也而或以此爲彊毅失之遠矣

多發議論此心已不凝靜心當凝靜時神明內斂雖一語亦不輕發

就人情物理上體驗則讀書方能通世務

聞譽而欣聞毀而戚必至遷就所爲以避毀邀譽是皆名心爲累名心不斷到底做成鄉愿

與善柔者處其他損處未及見先長我自是之病自是者百損之根也

凡人知識之蔽不外氣質習俗物欲三者蔽於氣質者以己之意見爲是非囿於習俗者以世之好尙爲是非汨於物欲者以心之愛憎爲是非三者膠固於中一遇事來卽憑此以爲是非安能見得真是非

家庭閒是非太明必至日啟爭論若不至爭論而隱伏在心爲害滋甚

學未至於聖盡人是蒙故當隨處虚心從善以求發其蒙

書太甲言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孟子推之云太甲悔過自怨自艾蓋徂桐之後其所以克終允德者必有此怨艾之實境讀古人書正當推見當時實境方有益

心定時眼前有一物置之不正必使得正而後心安苟役役無定雖有顛倒在眼前亦漠然不覺是故平天下者欲使萬物各得其所必在欽厥止

爲善去惡此志要常自扶策日用閒涵泳義理以充養其志審察思慮以維持其志勘驗過失以激勵其志皆所以立其志使不放倒

遇事於難措置處正宜子細思量求得正當道理若小有窒礙遽視爲無可奈何是此心先已懈怠更何能區處道理

省心邇言十六則

朱樹新

學問之道致知貴心虛力行貴心實

左傳言立功孝經言揚名功必濟世名必副實若止科第而已則但可謂富貴何功名之有俗喚科第作

功名誤矣

責人時須想著人非聖人孰能無過律已時須想著細行不矜終累大德

孔子言樂道人之善孟子戒言人之不善聖賢俱以隱惡揚善爲心

能勘破義利一關斯全得綱常兩字世未有懷利以相接而能不遺不後者也

養氣之功重在自反而縮集義所生生於其縮耳

忠質文各當其用是卽所以爲中清任和各當其用是卽所以爲時

人須要自食其力從人餽餼最可恥故梁伯鸞之貧春王承福之業圻皆可與伐檀之詩人媲美

朱子曰天生一箇人便須管天下事竊謂人固不可爲自了漢然須先理會得身心事纔能管天下事也閒雜思慮隨滅隨起切要工夫或作或輟可懼孰甚

過自欲生寡欲則寡過

訟過只須改過訟之不已而成心疾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伊川程子曰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可長留在胷中爲悔

吾人有道中之學無道外之學以道學之名加人而自甘於無道不學異哉

未事不多言語臨事不動聲色既事不伐功能

作止語默無非教爲師者可不慎歟

商賈欲逐利故冠巾衣服之制多方更變而俗人見異思遷甚至子弟效優裝以爲美婦女學妓飾以爲時異哉

金壺醉言三則

黃鈞宰

水吾血石吾骨土吾肉風雷吾耳目日月吾目也萬物吾心人吾手足也君子以人才濟萬物猶以手足藩心

器之成於人者先敗之琢玉雕木皆然也麥之爲醬也豆之爲豉也秫之爲酒也蒸而熟之又從而覆之使之霉爛敗壞敗之又敗而大美呈焉故物有成而敗有敗而成有敗而終敗是棄材也

豁達之與放蕩儉約之與吝嗇謹慎之與拘牽簡默之與深險倜儻之與猥佻慷慨之與浮靡坦白之與麤野鎮靜之與空疏忠厚之與顛預精明之與刻薄相似也而背道如燕越故觀形不如視神視神不如察氣豁達氣博放蕩氣散儉約氣固吝嗇氣縮謹慎氣定拘牽氣滯簡默氣和深險氣沈倜儻氣超猥佻氣薄慷慨氣豪浮靡氣流坦白氣真麤野氣陋鎮靜氣定空疏氣囂忠厚氣寬顛預氣鈍精明氣清刻薄

氣促持此以相天下士於擇交用人之道思過半矣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四目錄

學術四 廣論

天地

羅澤南

復性二則

孫頤臣

儀宋堂後記

邵懿辰

明說

艾暢

病說

龍啟瑞

習說

劉蓉

火喻

史善長

天論

汪能肅

與郭筠仙中丞論通志體例書

李元度

復何補之書

張文虎

積善積不善說 補錄

湯金釗

新世文類編



卷一

一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四

上海葛士濬子源輯

學術四

廣論

天地

羅澤南

邵子曰天地之大陰陽盡之矣其說可得而知之乎曰可太極既判兩儀以立純陽之氣浮而爲天蒼蒼之色非形質也人望之而所見如是也一晝一夜周行三百六十五度有奇而未嘗息者所以稱爲健也地以純陽之氣凝結於天之中天之氣甚厚循環不已故常聚而不散天有以施地得有以成之易之所謂承天時行也有形者陰也無形者陽也有形之陰質攝於無形之陽氣如人之百骸五官各有定位精神血氣時灌輸於筋節脈絡之間也陰陽之最著者莫如日月日爲衆陽之宗其光乃陽精之氣所溢日質本陰者不過如火之中闇非真有形質也月則有質借日之光以爲光如水本明無日月火光以照之其中亦無所見是亦地之無成而代有終也陰氣斂陽於內陽欲出而不得則激而爲雷陰氣格陽於外陽欲入而不得則噫而爲風陰氣出而陽驅之陰不能拒陽則集而爲雲陽氣升而陰壓之陽不能勝陰則持而爲雨此二氣之交感也物之得陽者親上物之得陰者親下飛也動也陽也潛也植也陰也鵲旦

求陽陽生而鷄旦不鳴反舌感陰陰生而反舌無聲凡物之生死伏見鳴已皆二氣之消長也是孰非陰陽之所充周者哉雖然布濩天地者氣也而綱維天地者理理生氣理即存乎氣也氣載理氣實統乎理也於穆不已天地之所以常存覆載無私天地之所以不息向使無理以主宰於其間則此陰陽之氣將游散而無紀安得資生資始化育流行之若是哉然則天地無消息乎曰物有息必有消即天地會有盡時繼此而爲天地者將不知其凡幾是亦惟此一理以遞嬗之也氣有消息理無消息也然則天地有內外乎曰物有內即有外即天地亦有盡處此外之爲天地者又不知其凡幾是亦惟此一理以統攝之也形有內外理無內外也是固以理推之合當如是耳人處天地之中微矣五官得其宜萬事得其理天以之清地以之甯是以聖人體天地之理持天地之化而天地順之故曰天地人謂之三才

復性二則

孫頤臣

光明者火火無光也無明也非火之無光也無明也無以光明乎火者也積薪而焚之傾膏而然之人皆曰火之光也火之明也假而曰是薪之光也是膏之明也執薪而求光薪烏乎光也執膏而求明膏烏乎明也然而一車之薪光十丈薪聚則光聚薪燼則光燼矣一石之膏明百步膏盛則明盛膏竭則明竭矣夫性火也學薪與膏也性無不善火無不炎也非薪非膏火燼矣非學性漓矣鑒於水者胡更鑒於火

轉丸天下之至穢也。蜉蝣不穢乎轉丸也。而嗜之西子天下之至美也。游鱗不美乎西子也。而避之匪轉丸之馥於蜉蝣。西子之媼於游鱗也。不蜉蝣不嗜轉丸。不蜉蝣也不游鱗。不避西子。不避西子。必不游鱗也。然而叩之蜉蝣。蜉蝣弗知叩之游鱗。游鱗弗知蜉蝣。性乎嗜游鱗。性乎避也。人性乎善。猶之蜉蝣游鱗也。然而蜉蝣不移其嗜游鱗。不移其避。而人獨移其性。何也。蜉蝣游鱗。始終乎性者也。人之移其性情爲之也。故君子制情以復性。

儀宋堂後記

邵懿辰

三代之下。道義功利離而爲二。而猶幸道義得附功利而存何也。自孔子雅言詩書禮樂。贊周易。因魯史成春秋。其後羣弟子相與撰次其言辭行蹟爲論語。而又各以意推衍爲大學中庸七篇之書。經火於秦。論語伏於屋壁。大學中庸汨於戴記。而七篇夷於諸子。豈經書之藏顯固有時乎。何尊慕而信用之者少也。漢武帝始以英傑之才。崇嚮儒術。用孔子六經。收召當世賢良俊茂之士。其後遂爲成格。而史遷讀功令。乃至廢書而歎班固繼譏之。以謂儒道所由廣祿利之途。然耳。明太祖旣一海內。與其佐劉基以四子書章義試士行之五百年不改。以至於今。議者又謂以排偶之文。汨傳疏之體。束髮小生。哆口執筆。代聖人立言。爲侮聖傷道之大者。夫二君誠不能以道義躬先天下不得已而爲此制。蓋亦阨於世變而其爲

效亦有以陰福天下後世而人不知且使秦漢迄元明至今二千餘年之久田不井學不興聖君賢宰不問出苟無孔子之六經與夫有宋程朱所考定四子之書在天壤之間如飲食衣服常留而不敝則夫乾坤幾何而不毀壞人類幾何而不絕滅耶徒以功令之所在爵賞之所趨故雖遐陬僻壤婦人小子皆能知孔子之爲聖程朱子之爲賢言於其口而出於其心猝不知其納於義理之域是其爲效固已奢而澤天下後世固已博矣二君者以功倡天下而道賴以尊以利誘天下而義賴以著蓋於此非甚失者向使漢不以經術取人明不以制義試士雖聖賢精神與天地相憑依必不至歸於泯滅無有然亦安能家喻戶曉焯然如今之盛邪不察是而尤之亦徒好爲高論而未達事實之過也余友蘇君厚子爲正誼明道之學而棄科舉十年於茲矣名其堂曰儀宋屬余爲之記蓋旣以志其趨向而亦以病夫世之穿鑿新異名爲漢學者夫漢學長於考訂宋學長於義理固不可疇爲輕重然自明至今所承皆宋學也士大夫必用四書義進其身程朱之傳注童而習之旣長而畔焉何異蟲生於苗而還食其葉其爲蠹學也大矣余於茲未暇與辨而且論古今學術之通乎世變者若此俾夫學者知循今之法猶可恃以安而無爲譁世取名驟變經常之制也是爲記

齊目之明有見數步數十步者焉有見數百步數千步者焉夫此見數百步數千步者人以爲遠於明者也然使咫尺之際物蔽於前則欲爭明於數步數十步者不可得而此見數步數十步人之所謂邇於明者也然能無蔽於前本其所及數步數十步者以遞遷而爲之用則環宇之遼曠皆得而周察之又何數百步數千步之足多哉是知明不明不在目在於目之蔽不蔽也夫其蔽也固不必有若屏者若垣者若城郭之閤林之密而山之峭者一葉之翳而其明卽廢矣人心之明甚不可有蔽也亦然而其易於蔽卽較目爲甚吾好聲色聲色爲之蔽矣吾好貨利貨利爲之蔽矣好驕好勝驕勝爲之蔽矣好讒諂面諛諂諂面諛之人爲之蔽矣方寸之明而蔽者萬端日昏日塞雖其事之得失是非瞭然目前亦熟視莫之省卽有從旁爲之直指而切告者方不自以爲蒙而反以責其誕又況其勢之隔於至遠幾之伏於未形而能有察哉蓋其明之奪於所蔽直與無目等更非有目而蔽者之可方也吾撤其所爲蔽之者而明卽及於其故心則不然外有蔽則內有損蔽愈厚則損愈多譬目之病翳膜者壁堅於外而睛卽傷於中縱有名醫能以妙刀抉而去之其光之閃爍者終莫能遂復且恐其根之旋卽萌也則不惟抉之而已又不可無防護滋養之方其方奈何寡慾以端其情格物以儲其理廣詢博採以達其機此固受蔽者之所宜急藥而亦未受蔽者所宜預藥也否則終於蔽終於瞽而已矣目之瞽卽其行步不能無蹉跌損傷之患況

於心之瞽而有不禍其身者哉

病說

龍啟瑞

客有患鬱湮之疾者龍子過而問焉見其兀然而坐偃然而息日飯三鬴食之盡器龍子曰子病乎曰病矣然則子何病曰吾苦腹疾而事圉焉醫者治之三月而不效吾憂之不知所出輟吾業以治之則疾益以劇龍子喟然嘆曰吾乃今知子之誠病也夫子之所謂腹疾者是特飲食寒熱之爲患也而豐而食焉而華而色焉乃其根柢固莫之能蠹也竣之而已而遂廢而事而日槁而形熒而心終日博博若大難之將至者是子之神先敝也疾何與焉夫萬物生於神養於神故神聚則強神王則昌神衰則病神散則亡是以啜糟之夫臥之顛厓之側而不墮者其神全也鑿規之子遇猛虎則折三尺之莛以驅之虎猶不害何則心忘乎物則物莫之能賊也今子未甚病也而日以病爲憂夫憂者實病之所從集也子盍朝作而于于夜瞑而遽遽無懷無思以甯子居疾其庶有瘳乎客曰善將從子之言三日試之其病良已

習說

劉蓉

少時讀書養晦堂之西偏一室俛而讀仰而思思有弗得輒起繞室以旋室有窪徑尺浸淫日廣每履之足若躓焉旣久而遂安之一日先君子來室中坐語久之顧而笑曰一室之不治何以家國天下爲顧謂

童子取土平之嗣復起旋履其迹蹴然以驚如土忽隆起者俯視地坦然則既平矣已而復然又久而後安之於是作而歎曰習之中人甚哉足之利平地而不與窪適也及其既久則窪者若平不待目與地屬心與足謀而自適其適至使反而卽乎其故則反窒焉趵趵而不甯豈非性隨習易以失其故趨哉上之布令戾於民者始若有所甚苦久乃相與安之及其又久視聽移而心志以淫且視爲固然而不之怪是故君子務平其政誠慎其所以道之也昔者先王謹庠序之教使士興於學修五禮敦六行使民勸於義所以範其心思耳目手足百體使習於動作威儀進退俯仰之容其法至備凡以道之使復其性而已及其漸摩久而禮俗成則民之赴義如飢渴之於飲食不必勸而後趨見邪說淫辭之咻吾前而疾去之如避蛇蠍不待禁而自絕此先王治天下之大法所以納民軌物而建久安長治之規也自王迹熄而百度廢治教之經不正而邪慝興於是民志蕩然始如隄防之決汎濫橫流而莫知所止於斯時也殊方不道之教又闖然入吾國而潛煽之其窺測象數之精既足以聳賢智者之聽而功利夸詐之說又足炫亂愚不肖之耳目而蠱其志浸淫不已與之俱化雖欲使反而卽乎其故而固不可得此尤古今亂轍之較然者也然且不爲之憂夫惡知所終極哉吾懼夫足之與窪適也故著其說於篇

火喻

史善長

火生於木故得木而然始猶熒熒然既益熾煙燄益起火漸熄木則灰矣木吾知其含是火者也而不可遂謂之火也煙吾知其出是火者也而不可卽謂之火也火者木之所形而煙者火之所蔽木至靜也有火以動之故明察萬物縱逸不可制其光氣逆行而旁射燐燐鬱蒸夫然後聚爲煙而奪之燄煙豈木之所固有哉而或謂煙緣木以助火故木燼煙歇此言非知理者火不離乎木無木則火不見火無煙火自若也煙雖亦不能離火然實足以害火火之用燼然四達而止耳外物所接徐而引之驟而張之連延而侈大之發越之至其神竭其氣虧由是煙得迷漫掩覆而無所攝是助火之盛適兆火之衰也及乎火滅煙散漸然俱盡而木之體并亡矣性木也情火也自情而之欲煙也情根性欲牽情久且迷沒溺惑不知返煙蒙火而焚木之象也是故君子必先抑情以存性若告子之以食色爲性然則木卽火耶荀子之以性爲惡然則煙亦木耶

天論

汪能齋

心與頭目手足不同所矣觸在頭目手足心無不知爲一氣也故心不期徧而無不徧人者天所生亦一氣也故一天徧乎億兆人猶一心徧乎頭目手足也然心之徧也近故易見天之徧也遠故難見惟人與天均定也然後見人定則善惡定善定則轉罰爲賞惡定則轉賞爲罰故勝天天定則賞罰定賞定則別

善於惡罰定則別惡於善故勝人然則跖榮顏瘁何也曰跖身榮名瘁顏身瘁名榮身之榮瘁也有限名之榮瘁也無窮故天之賞罰在名不在身身不榮名安得瘁身不瘁名安得榮榮其身正以瘁其名也罰之也瘁其身正以榮其名也賞之也何以明之跖既榮矣然試問於人曰爾願爲跖乎則人莫願也顏既瘁矣然試問於人曰爾願爲顏乎則人猶願也今謂天賞跖而罰顏也豈有以人所不願爲賞以人所願爲罰者耶然則秦檜子孫多富貴岳王子孫多貧賤何也曰秦檜之達爲其祖父積德而賞之也及其達而不善遺臭千載是賞之反罰之也未厭天所以賞之意故更賞其子孫也岳王之達亦爲其祖父積德而賞之也及其達而能善流芳千載已厭天所以賞之意故不更賞其子孫也然則秦檜之惡獨不當罰乎岳王之善獨不當更賞乎曰流芳千載賞孰大焉遺臭千載罰孰大焉故不更賞罰其子孫也且人雖不見神欲謂天地閒無神乎不敢也不敢則有神決矣有神則天福之賞地獄之罰皆有之決矣皆有之則岳王之得天福秦檜之得地獄決矣劉禹錫柳宗元論天大率謂天無預於人請卽劉柳驗之二人皆附王叔文柳能悔過故沒爲明神子亦登第而劉不然故終身論謫後無聞焉由此觀之天之賞罰爽耶不爽耶無預於人而能然耶嗟乎人見數十年耳天則百千年而未有極以數十年之天斷百千年之天固多不驗何也未定也故論天者必待其定論之若劉柳之嘒嘒皆求時夜於明雖然勸於賞始爲善懲

於罰始不爲惡又豈有志者哉

與郭筠仙中丞論通志體例書

李元度

某積歲從戎學殖荒落去秋當事招入志館其時告養尙未得請慮有阻格須浼當道再陳故未敢謝却又聞總其事者爲閣下某不過備寫官之列側聆緒論亦藉以牖茅塞故姑蝨其間實則無能爲役也邇者議論多而成功少同事半已謝去方懼事無成局又惡敢更立異同顧愚者千慮或有一得私心見爲未安亦未敢嘿爾而息前見同人所擬體例實有不悅於心者不敢附和謹條舉而商榷之夫志爲官書自有通行體例書成當繕正本表呈御覽非私家著述比亦非郡邑志之猶可別出機杼者比也康熙中嘗頒河南通志於天下爲修書之式雍正七年詔各直省纂輯通志亦經部頒條例今雖不可得見然各志具在河南志具在是卽通行之格式也至盛京通志熱河志則皆經欽定大清一統志則奉敕編撰四庫書提要稱盛京志發凡起例一一皆稟睿裁然所分三十六門統名爲志未聞別立名目也熱河志分二十四門一統志每行省立統部外諸府及直隸州又各分二十一門均未聞變易名目也自嘉慶中謝蘊山修廣西通志仿景定建康志圖表志傳例爲典一表四略十錄二傳八實二百年來十八布政司中官書之創體道光初阮文達重修廣東志仍而效之遂爲耆奇好古者之濫觴昨見子

壽同年志例瑣談擬全效其體執事謹之蒙竊惑焉謹案 列祖 列宗實錄告成後例修 聖訓卽以實錄館爲訓典館典之義本自尙書堯典舜典皆以稽古稱其爲史臣追記明矣是訓典祇宜用之於列聖而 今上之 詔旨又不能不恭錄統稱訓典於義未安轉不若各志之稱 詔諭者爲合也查廣西志訓典中不載 世祖定鼎建元詔凡 列聖遺詔 登極詔皆闕焉廣東志效之而獨於 仁宗遺詔 宣宗登極詔恭錄於篇竟似有所擇者然開宗第一義卽詳略不倫若此其不可從一也學校爲政教之源人才所自出世道之升降繫焉康海武功志併學校於建置中此特爲簡括計且係邑乘姑從略耳然已有議之者通志效之則可謂不知本矣考州郡志之存者以宋朱長文之吳郡圖經續記周淙之乾道臨安志爲最古吳郡志爲目二十有八中立學校門在州宅亭館祠廟之前臨安志亦立學校門繼城社廡舍之後自宋仁宗慶厯四年始詔郡縣皆立學朱氏書成於元豐七年相去三十餘年而其知重學校已若此自後若常棠澈水志袁桷延祐四明志均詳學校未聞併入廡舍亭堂寺廟及城邑祠祀中也明包節陝西行都司志置學校祀典於建置中謂二者爲建置大端提要駁之曰自郡縣山川人物外無一不從建置起者能全附之建置乎其論正矣 聖朝重道崇儒典章大備高出宋明萬萬兩廣志乃列學校於建置略凡典制禮儀樂舞概付闕如是可略也孰不可略如謂事係公典通禮會典有專書

無俟贅引然則彼所謂經政略前事略者何一不具有成書而乃詳於彼而略於此乎且既併學校於建置矣而學制學田苦於無可附麗則又分見於經政略中相距三四十卷之遙不惟輕重失宜亦且首尾懸隔其不可從二也古之地志載方域山川物產而已元和郡縣志頗涉古蹟蓋用山海經例太平寰宇記始及人物藝文皆繇輿地推廣及之者也夫有土地然後有人民政事法當以地理爲本今以表繼典表目四惟沿革屬地理而職官選舉封建遽以類從共爲卷八十有奇始及地圖今又增道里表則卷益繁重提要有云末大於本輿圖反若附錄其間誠如所譏矣且使閱者繙書二三十冊尙未見地圖於地志名義實不相應其不可從三也周官六卿分職後世六部因之凡官署皆設六曹賀氏經世文編亦以此分類鄧氏寶慶志創爲六書雖變舊例而眉目實秩然不混今其所謂經政略者爲類二十有一合吏戶禮兵工之政統出一門端緒迷茫不便檢閱至戶口應與田賦連類乃入輿地略中附以希姓尤覺不倫明黃仲昭八閩通志以戶口水利隸食貨門提要譏其牽強不倫創例未協惜乎未及見兩廣志也夫通志備官民稽考宜雅俗共賞凡通行體例人所習也今忽變更名目使閱者茫然及核所紀載仍係公家言不過分併易置以表異徒見爲作聰明亂舊章耳其不可從四也方志古稱圖經圖與表河南通志皆有之自不可少若夫錄也略也傳也則皆與志同一義也旣曰志矣而志中復有略有錄有傳非疊牀

架屋乎古志書以錄名者惟宋高似孫剡錄其目有官治志山水志兵志學志反以錄爲經而以志爲緯
陳振孫書錄解題稱似孫爲館職時上韓侂冑生日詩九首皆用錫字寓九錫之意清議擯之知處州尤
貪酷其人不足道其書更不足據也以略名者惟明謝肇淛之滇略計分十門曰版略勝略產略俗略續
略獻略事略文略夷略雜略一義相承未聞又闌入別體也此外若明任慶雲撰商略自謂本諸華嶠提
要駁之云華嶠曰略語出史通亦史志之別名非地志之名也略之義例如此則易志爲傳尤可不必矣
又考明雷禮真定志爲紀四志九傳十五提要譏其與地志體例不合隆慶永州志爲記一志七傳五提
要譏其雖宗漢書卻非志體胡松淞州志提要亦譏其以志名冒史體文雖剗而義則乖是地志之不宜
襲史體也彰彰矣提要爲 欽定之書羣言淆亂衷諸 聖斷兩廣志炫博矜奇故與相背其不可從五
也或謂謝阮號稱碩學鉅公創例當有義法然舍 欽頒之成式 欽定之成書而獨從一家之臆說此
豈遵道遵路之義抑豈爲下不倍之義乎且十八布政司皆有志兩廣僅居其二廣西志在謝氏前者有
郝浴李紱金鉷廣東志在阮氏前者有黃佐劉秉權郝玉麟皆循通例是謝阮特兩志中偶一爲之者耳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何必違衆用獨舍坦途而履羊腸若徒震其名則各直省纂修通志之見於四庫
目錄者黃宮允之雋沈光祿起元查編修慎行傳編修玉露陸檢討奎勳孫編修灝顧司業棟高杜檢討

詔儲庶常大文皆鴻達魁壘之彥未必遂後謝阮二君也昔王文恪作姑蘇志以楊儀部循吉好謠詠不欲與之同局書成循吉摘姑蘇二字未展卷卽詆爲不通文恪大服毛西河撰蕭山志刊誤又作杭志三詣三誤辨今之爲儀部爲西河者正不乏人若循舊章而偶誤猶可說也變通例而召謗誰其尸之其不可從六也凡此六端卽質之作者亦不能強爲辭至山川關隘反居輿地之外官績著錄另立遷謫一門及阮氏謂國初收粵及削平尙藩諸鉅事已載國史此志不得書之與廣西志同例則子壽已糾其謬矣顧猶欲用其例殆僅見其目錄未細察其書乎竊謂作志以典核謹嚴備掌故扶植倫常有益民風吏治爲貴不在體制之異也前者南屏年丈於大箸湘陰志屢欲獻疑某謂邑乘例不進呈不妨自爲一則惟通志不可執事見告亦如此云迄今並未裁示體例度未必竟以兩廣志爲圭臬某不勝私憂過計慮或至一成不變故不能已於言竊見江南通志用班史例分爲十志以綱統目以簡御煩視河南志小有出入而例實完善附錄別紙略加變通移職官選舉封建世爵諸表於後以還地志面目未知有當否如必以爲贅說而懸置之卽亦不敢作伴食之懷慎矣慮口述不能盡其辭故以筆談干瀆清嚴伏增惶悚

復何補之書

張文虎

得書審近狀甚慰拙稿向不甚眎人惟極知己始出奉教乃徒相推譽而無一言益我何邪鄙人總角卽學爲五七言長益嗜之及今思之中無實得而徒刺刺不休卽造詣如古人亦屋下駕屋耳況萬不能乎至欲以此相標榜更爲謬妄徵幸傳名與傲倖科第有何高下且此念一萌心術已壞詩以言志其志可知近日唱和題圖酒食角逐之事愈繇而可厭直是不作詩庶幾謝絕應酬非僕矯情實見其無益且無謂耳補之天資絕人氣方英銳將大用力於詩古文辭此誰得而沮者然竊不自揣欲補之屏去衆藝專力於軒岐之書君家累代名醫補之祇承家學又靈敏善會應手著效何不因此而益充之取素問靈樞難經傷寒金匱下至後世諸名家書究其會歸而辨其舛謬外參之於臨證其有扞格則深思而闕疑勿泥古勿徇今勿強書以就我務求其實用而已如此數年當爲國工夫坐言起行而有實用於世莫如醫詩古文辭無用之空言也徒因其名高而事之惑矣且醫固技也而可進於道詩古文辭藝能之末事未見其高於醫若云載道之文有功於人心政治此固甚善然又不可徒求之詩古文辭也且讀書當觀其通善通之者泝澠洸之藥可用於戰陳鑄金之術可移之鑄人苟不其然誦詩三百不能專對精微如素問不當僅以醫理盡之補之誠專力於此其於道當有左右逢源者僕多欲寡擇初汨沒於辭章繼又泛濫於攷證律厯之學每自念於斯世斯民一無所濟坐費日力悔恨填膺補之遽以品學見獎令人媿赧

無地用敢抒其耿耿者貢於補之惟僕之愛補之者深遂不自覺其言之唐突也幸諒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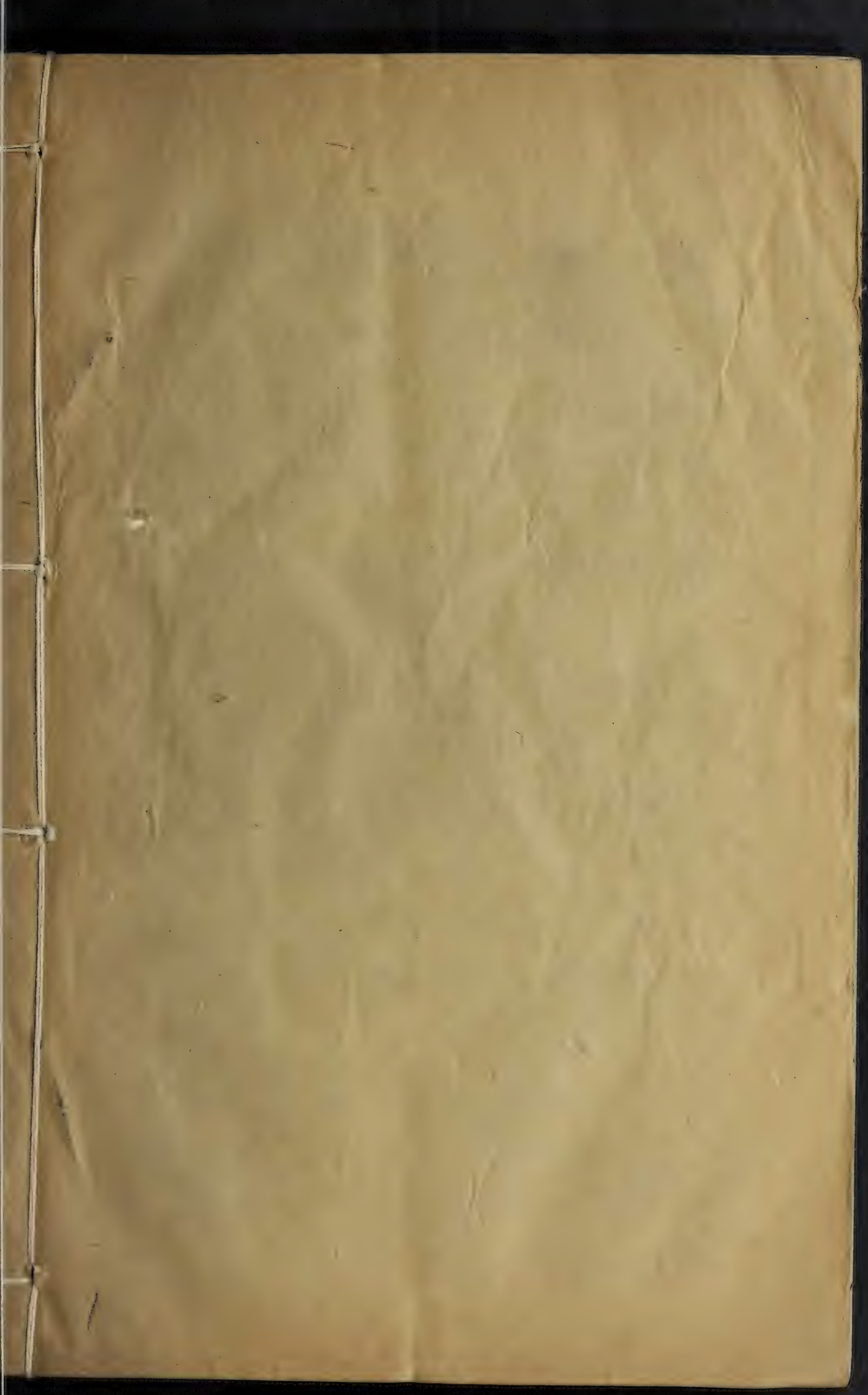
積善積不善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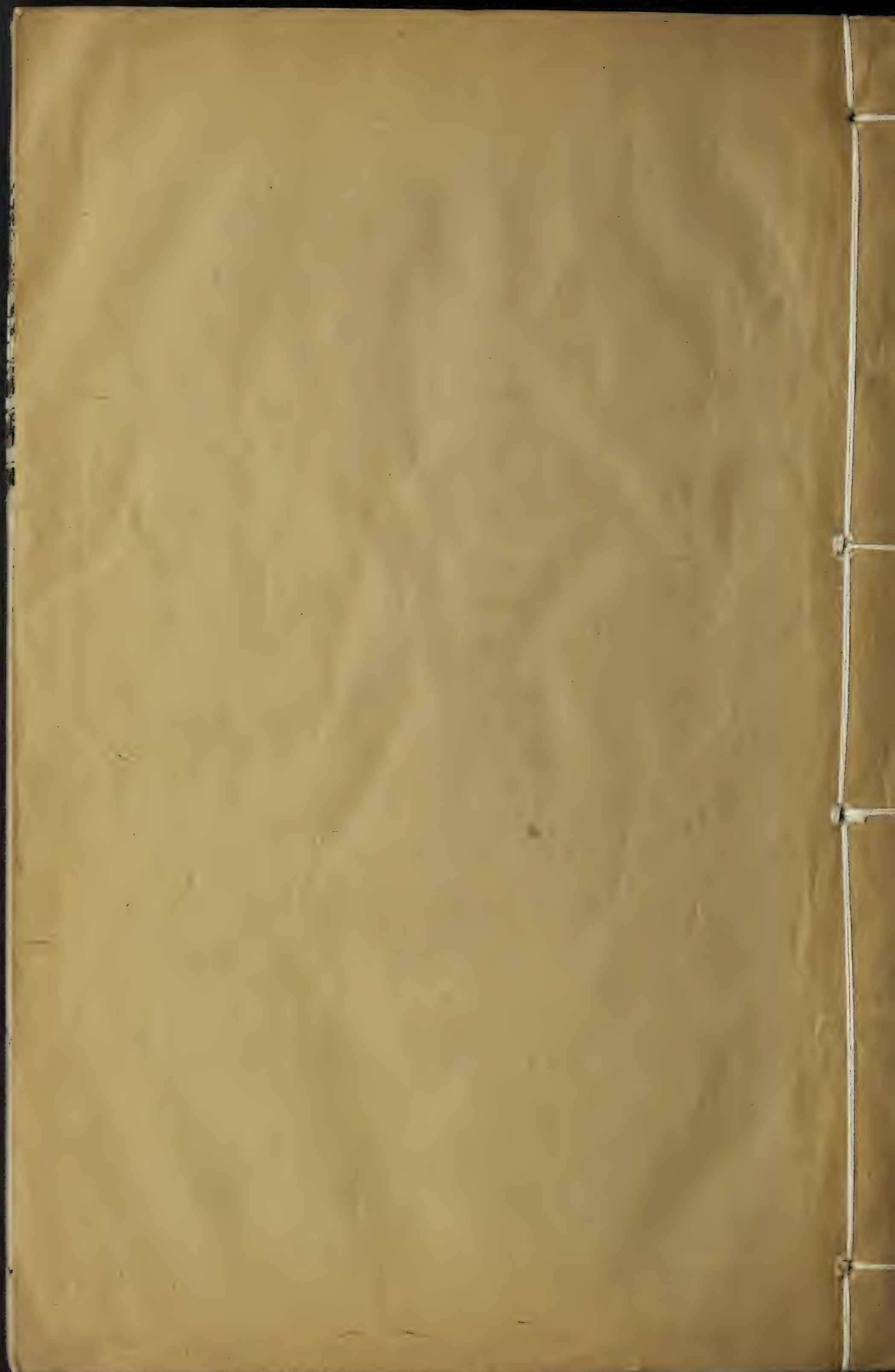
補錄

湯金釗

世有爲善不得福而善念旋墮者有爲不善不得禍而惡念遂肆者皆未明乎積之義也積非一朝一夕之故以漸而成如積錢然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當其初未嘗有富名久之始成爲富善不善之積亦然惟積斯久非久不足以見誠偶行一善誰則不能偶犯一不善賢者不免所判在積耳或積之數年數十年而後驗或積之數世數十世而後驗報速者小報遲者大故爲一小善勿謂無益此卽受慶之基特患不積耳爲一小不善勿謂無傷此卽受殃之本特幸不積耳明乎積之義而爲善者可以勉矣爲不善者可以畏矣

270





DS
758
.K8
v.2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五目錄

學術五 文學一

玩易閣記

詩序匯說序

孟子要略序跋

新定魯論語題辭

今文孝經十八章爲定本說

就度譽究畜五字分訓五孝說 臥廬文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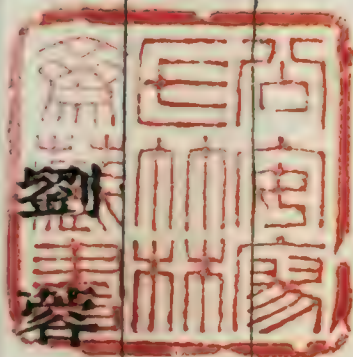
復李眉生書

與朱仲我書

風俗通義篇目攷

淮南子高許二注攷

六朝經師宗派并所著經注經說攷



葛學禮 張堅填諱

曾國藩

鍾文烝

艾承禧

曾國藩

曾國藩

陸心源

陸心源

姚文枬

擬彙刊宋人及國朝人補歷代史表志序

姚文枬

國朝文錄自序

姚椿

唐十八家文錄序

張文虎

續古文辭類纂序

附例略

王先謙

書法言後

方東樹

文論

臥廬文稿

答東洋近出古書問

姚文棟

瀛環志略自序

附凡例

徐繼畲

日本國志凡例

姚文棟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五

上海葛士濬子源輯

學術五 文學一

玩易閣記

劉蓉

六經皆載道之文然詩書禮樂或出太史所采史官所記與學士大夫所輯錄獨易爲聖人載筆之言又經秦火以卜筮不焚故於六經獨爲完書其言自天地陰陽名物象數以至人事之繁賾終始無所不備何爲教之詳歟蓋伏羲氏始畫八卦以著陰陽之象而已至文王周公始繫之辭孔子又復引伸其義而人事備于下天道顯於上聖人之心於是大著然而後之學者或誦其詞而迷其旨溺其流而不識其精何哉聖人以憂患之心作之後世以淺易故常之心讀之宜乎日用而不知矣昔者文王幽拘羑里周公徂東以避流言皆際人倫之奇變然所以處之無不曲當時義之宜孔子栖栖卒老於行而被讒於魯受戾於陳蔡艱難困蹇之途殆非人世所嘗邁者彼三君子皆躬聖者之資又備歷屯邅如此則推人事之變遷禍福之倚伏以究天運循環陰陽消長往復迭勝之機其道萬變而不可窮靡不假易以發之故其詞艱危恍惕雖蹈常履順於時大亨而動色致戒若深懼後世之迷焉者彼卦爻所值之時之位皆聖人

所躬踐而憂勤惕厲以出之故不覺言之深切而痛至也後人資或凡近又未嘗身更其故其由之終身而不知其道者多矣顧欲窺測爻象役志冥求以達聖人之微旨豈不遠哉予於此有默契焉故閣於居之北陳象與辭而熟玩之當其觀變於陰陽也遠而六合天地萬物之情近則一身動靜語默之節其倫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其類由家國而達之天下無鉅不賅無微不入卽後世更億千年事變萬歧而莫之或外何其深且博也道所爲彌綸天地無閒於顯微者乎及審卦爻之位以求時義之宜常變險易各有攸當雖吉凶悔吝之從其類厥歸萬殊然其爲道求諸己而無望於人貞吾之常以聽天之自至何其約而盡也君子所以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者乎雖然吾觀古人所以處困而亨履險如夷者莫不以剛健之德勝之至於禍福利害或有所不遑恤故曰吉凶者貞勝者也守吾貞而吉焉道之所以行也卽其凶焉固未嘗懷幸免之心惟義之安而無所於悔故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老子惟不知此是以有專氣致柔之說揚雄氏惟不知此是以有遜於不虞永保天命之言況其又下者乎嗟乎聖人憂世之心如此其切也垂訓以詔來者如此其反復而曲至也後世踐窮亨之途者不思貞吾德以勝之窺時俯仰懦縮詭隨以僥倖一時之遇豈迷溺於老聃揚雄之教以汨其天平抑利害禍福之見深中於人心之隱微則蹈其幾者不謀而自合乎陽德之於人微矣柔道之牽往往從而瘡之此從古人心

變遷之常然惡知蔽陷沈淪之極而不知反也於虜聖人則既往矣憂勤之思更千世猶將不釋予於易見其心焉書於閣所以誌吾慨而著聖人爲慮之遠也

詩序匯說序

葛學禮

張堅填諱

詩序匯說嘉定諸璞崦先生所輯也其書具載序語除人人誦習之經文集傳外自漢唐以至本朝凡諸儒之說之發明序意及雖非序意而說有可通者咸采摭焉先生自說則爲案語蓋以毛鄭爲宗而不事門戶攻擊者也或見而哂之曰序視經爲重耶何詳於序而略於經也余以爲不然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詩人之志在於序誠博觀乎衆說而曲折推尋豁然洞見作詩之本旨由是以求經之音訓名物則彼此觸發蓋可以免拘牽之失而並自遠於穿鑿傳會之爲世有泥於文辭而遂失其志者矣未有能得其志而猶艱於文辭者也且所貴乎學詩者爲足以用世也故孔子之言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而可與言詩之子貢孔子亦以足食足兵民信奉使不辱君命期之豈非以治內治外兼需政事言語之才而爲詩當得其要乎哉漢初學者猶見此意故賈誼號能誦詩騶虞之說歐陽公本之以與毛鄭立異而其爲文帝策多積貯信威令移風易俗數大端其說乃一一精核匈奴患邊至求典屬國以制之雖其材有過人者亦由學之能舉其

大故也今試取周盛時及宣王中興諸詩序反覆讀之豈不猶隱然有動於中而不能自已乎然則先生此輯殆亦將爲有用之學而不欲溺於世俗浮薄與一切標新領異支離破碎之說以負朝廷教育之意也是爲序

孟子要略序跋

曾國藩

朱子所編孟子要略自來志藝文者皆不著於錄朱氏經義考亦稱未見寶應王白田氏爲朱子年譜謂此書久亡佚矣吾亡友漢陽劉椒雲傳瑩始於金仁山孟子集注考證內搜出復還此書之舊王氏勤一生以治朱子之業號爲精核無倫而不知要略一書具載金氏書中卽四庫館中諸臣於金氏集注考證爲提要數百言亦未嘗道及此書蓋耳目所及百密而不免一疏事之常也觀金氏所記則朱子當日編輯要略別爲注解與集注間有異同

金氏於人皆有所不忍章云要略注尙是舊說桃應問曰章云要略注文微不同

今散失旣久不可復覩

椒雲僅能排比次第屬國藩校刻以顯於世抑猶未完之本與然如許叔重五經異義余隱文尊孟辨之類皆湮晦數百年矣一旦於他書中刺取掇零拾墮遂復故物則此書之出安知不更有人焉蒐得原注以補今日之闕乎天下甚大來者無窮必有能篤嗜朱子之書網羅以彌遺憾者是吾椒雲地下之靈禱祀以求之者也

凡孟子書二百六十章朱子采入要略者八十五章其不入者都一百七十五章孟子之書自漢唐以來不列於學官陸氏經典釋文亦不之及而司馬光晁說之之倫更相疑詆至二程子始表章之而朱子遂定爲四書既薈萃諸家之說爲孟子精義又采其尤者爲集注七卷又剖晰異同爲或問十四卷用力亦已勤矣而滋又簡擇爲要略五卷好之如此其篤也蓋深造自得則夫泳於心而味於口者左右而逢其源參伍錯綜而各具條理雖以國藩之蒙陋讀之亦但見其首尾完具而不復知衡決顛倒之爲病則其犁然而當於人人之心可知已國藩既承亡友劉君遺令爲之排定付刻因頗仿近思錄之例疏明分卷之大指俾讀者一覽而得焉大賢之旨趣誠知非末學所可幸中猶未知於吾亡友之意合耶否耶死者不可復生徒使予茫然四顧而傷心也夫

新定魯論語題辭

鍾文丞

魯論語自夏侯蕭韋以來一變爲張侯論而包氏周氏據之則以魯兼齊說矣再變爲鄭本則以周之本兼齊古說矣三變爲何本自宋至今之所承用則且以包周鄭之本與孔馬古文之本雜然混合矣夫漢代經師今文之學實勝古文而今文之傳自魯人者尤爲可貴顧獨於論語昧其朔焉將可乎哉竊謂何本論語其字句不盡魯也其篇章則猶魯也就其篇章審其字句斯後儒之責已歲甲戌門人沈善登請

定魯論語乃謹據隸釋漢石經殘碑之所存及經典釋文鄭注之所出并其記鄭本異字梁武帝說等徧考而改之惟卅字卅字兩處不依碑本加圈以爲識贛字母字旂字國字牆字避字佚字志字有未敢徑改者亦鐵圈其側夫字宜刪不刪則識以長方又旁考鹽鐵論法言白虎通論衡潛夫論孟子注漢書後漢書魏志吳志及諸漢碑一一摺摺以還魯學是書也雖未必盡如夏侯蕭韋之舊而大較不相遠矣易之爲亦可以糾史記下之爲趨可以通聘禮躁之爲傲可以證荀子其他如貢爲贛與爲子燕爲宴識爲志芸爲耘則皆用正字傳爲專抑爲意乎爲于賦爲傳誨爲悔蕩爲湯儼爲獻以爲已饑爲飢折爲制算爲選碑爲卑慧爲惠廉爲貶室爲室呵爲何墜爲隧則皆今文家聲義通借之字習小學者可以觀焉至於魯讀無可考見者悉依何本而何本之不同有正義本有釋文本有義疏本有外國足利高麗各本又有唐石經蜀石經本今各擇善而從不拘一例往往以玉篇廣韻羣經音辨五經文字兩漢書注文選注及唐宋諸類書之屬參伍求之世有明眼人當不以專輒誚我

今文孝經十八章爲定本說

艾承禧

孝經一書其出在漢初者祇有今文孝經自古文孝經出孔壁中而其文小異章數亦殊至劉向校書刪其煩惑以十八章爲定則孝經之宜從今文固也請得而申其說按孝經爲孔氏遺書觀孔子志在春秋

行在孝經之言孝經一書實與春秋並重當秦代焚書其藏於民間者自非一二可盡況焚書距漢興祇七年之近古文科斗之書在秦焚絕已久以河間顏芝所藏證之長孫氏及江翁后蒼翼奉張禹等所說罔有異者如是而又何疑於今文且卽古文可信而出自孔壁之說司馬溫公於孝經指解序中早已辨之又況孔壁尙書先儒或疑其僞不得以尙書同出之孝經偏信其真今試卽章法求之其割裂無理每不若今文之通順如庶人章分爲二曾子敢問章分爲三而增入閨門一章尤失聖人立言本意正義以爲劉炫所分司馬貞以爲近儒妄作此傳假稱孔氏不特閨門章爲僞撰卽二十二章之篇段亦爲妄分審是而古文均出附會其不足憑信也又明甚夫有漢校經之精首推劉向注經之確無若康成孝經注或疑非康成所爲然小同亦衍康成之傳劉鄭旣均以今文十八章爲正其爲定本固無可疑者唐開元中諸儒多排毀古文明皇親注孝經刪閨門一章而古文遂廢可知自漢迄唐無不以今文爲定本者

就度譽究畜五字分訓五孝說

臥廬文稿

孝經陳天子至庶人五等之孝其用各別其原不殊疏備引援神契以就度譽究畜五字分訓五孝以古音論之此五字者皆孝字雙聲疊韻之字古書訓詁往往如此而其義有可推言者天子孝曰就就成也言天子旣極愛敬則德澤遠被凡五等之孝皆賴之而成非若諸侯以下其分各有所限而教不能徧及

天下也詩訪落篇將予就之卽率時昭考之道敬之篇日就月將卽上企緝熙之學孝之言就其義固屬之天子爲合夫天子在上其法度莫敢不遵而惟諸侯最近天子之光節以制度故可議德行謹爾侯度故可質民人孝爲德之本諸侯之所以和民人也苟不奉王度以承先業則其德不足服人卽社稷亦難永保故經言謹度卽以度爲訓若卿大夫章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則法度之謹守當亦與諸侯同而云卿大夫行孝曰譽者蓋言行寡尤遠近咸服庶幾無惡無斁以永終譽矣詩思齊古之人無斁鄭箋引口無擇言二句以明之擇與斁通惟無斁斯能致譽也譽又爲善聲卿言章善大夫曰大扶進人夫至怨惡俱泯則善聲章於天下而化人不善以導人爲善其扶持引進之功不少矣至於孝道之行人以類推而義當兼盡惟士能研究於先而知資親事君之道詩常棣是究是圖皇矣爰究爰度究皆訓謀有明審之義傳曰通古今辯然否謂之士辯亦有究義夫究孝道之全不越愛敬而其事則在能養庶人行孝曰畜畜卽訓養禮祭統曰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此言順於德教非專以畜養爲義也孔子言以畜萬邦畜亦訓孝然使萬邦之人競行孝道惟天子孝治爲然又非庶人之所能及也然則孝之訓畜何以屬之庶人哉蓋散文通言之五孝皆可訓爲畜對文析言之則庶人務農力穡食節事時以盡服勞奉養之道所謂小孝用力於畜義尤切近焉孝畜古同音孟子畜君訓好君畜與好亦疊韻爾雅曰善父

母爲孝墨子經篇曰孝利親也釋名曰孝好也善與利與好皆同物也古人訓詁之理此爲最著

復李眉生書

曾國藩

接初三日手書藉審台候綏愉醅修日密公餘讀書日有常課欣慰無已承詢虛實譬喻異詁等門屬以破格相告若鄙人有所祕惜也者僕雖無狀亦何敢稍懷吝心特以年近六十學問之事一無所成未言而先自愧赧昔在京師讀王懷祖段懋堂諸書亦嘗研究古文家用字之法來函所詢三門虛實者實字而虛用虛字而實用也何以謂之實字虛用如春風風人夏雨雨人上風雨實字也下風雨則當作益字解是虛用矣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上衣食實字也下衣食則當作惠字解是虛用矣春朝朝日秋夕夕月上朝夕實字也下朝夕則當作祭字解是虛用矣入其門無人門焉者入其閨無人閨焉者上門閨實字也下門閨則當作守字解是虛用矣後人或以實者作本音讀虛者破作他音讀若風讀如諷雨讀如籲衣讀如裔食讀如嗣之類古人曾無是也何以謂之虛字實用如步行也虛字也然管子之六尺爲步韓文之步有新船輿地之瓜步邀笛步詩經之國步天步則實用矣薄迫也虛字也然因其叢密而林曰林薄因其不厚而簾曰帷薄以及爾雅之屋上薄莊子之高門懸薄則實用矣覆敗也虛字也然左傳說伏以敗人之兵其伏兵卽名曰覆如鄧突爲三覆以待之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是虛字而實用矣從順也虛

字也然左傳于位次有定者其次序卽名曰從如荀伯不復從豎牛亂大從是虛字而實用矣然此猶就虛字之本義而引伸之也亦有與本義全不相涉而借此字以名彼物者如收斂也虛字也而車之輪名曰收賢長也虛字也而車轂之大穿名曰賢畏懼也虛字也而弓之淵名曰畏峻高也虛字也而弓之挂弦處名曰峻此又器物命名虛字實用之別爲一類也至用字有譬喻之法後世須數句而喻意始明古人祇一字而喻意已明如駿良馬也因其良而美之故爾雅駿訓爲大馬行必疾故駿又訓爲速商頌之下國駿虺周頌之駿發爾私是取大之義爲喻也武成之侯衛駿奔管子之弟子駿作是取速之義爲喻也牂牛百葉也或作牝或作毗音義並同牛百葉重疊而體厚故爾雅毛傳皆訓爲厚節南山之天子是毗采菽之福祿牂之是取厚之義爲喻也宿夜止也止則有留義又有久義子路之無宿諾孟子之不宿怨是取留之義爲喻也史記之宿將宿儒是取久之義爲喻也渴欲飲也欲之則有切望之義又有急就之義鄭箋雲漢詩曰渴雨之甚石苞檄吳書曰渴賞之士是取切望之義爲喻也公羊傳曰渴葬是取急就之義爲喻也至於異詁云者則無論何書處處有之大抵人所共知則爲常語人所罕聞則爲異詁昔郭景純注爾雅近世王伯申箸經傳釋詞于衆所易曉者皆指爲常語而不甚置論惟難曉者則深究而詳辨之如淫訓爲淫亂此常語人所共知也然如詩之既有淫威則淫訓爲大左傳之淫刑以逞則淫訓

爲濫書之淫舍牯牛馬左之淫芻蕘者則淫當訓爲縱莊子之淫文章淫于性則淫字又當訓爲贅皆異
詁也黨訓鄉黨此常語人所共知也然說文云黨不鮮也黨字從黑則色不鮮乃是本義方言又云黨智
也郭注以爲解寤之貌鄉射禮侯黨鄭注以爲黨旁也左傳何黨之乎杜注以爲黨所也皆異詁也展訓
爲舒展此常語也卽說文訓展爲轉爾雅訓展爲誠亦常語人所共知也然儀禮有司展羣幣則展訓爲
陳周禮展其功緒則展訓爲錄旅獒時庸展親則展當訓爲存省周禮之展犧牲展鐘展樂器則展又當
訓爲察驗皆異詁也此國藩講求故訓分立三門之微意也古人用字不主故常初無定例要之各有精
意運乎其閒且如高平曰阜大道曰路土之高者曰冢曰墳皆實字也然以其有高廣之意故爾雅毛傳
於此四字均訓爲大四牡孔阜爾殺旣阜火烈具阜阜成兆民其用阜字俱有盛大之意王者之門曰路
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馬曰路馬其用路字俱有正大之意長子曰冢子長婦曰冢婦天官曰冢宰友邦
曰冢君其用冢字俱有重大之意小雅之牂羊墳首司烜之共墳燭其用墳字俱有肥大之意至三墳五
典則高大矣凡此等類謂之實字虛用也可謂之譬喻也可卽謂之異詁也亦可閣下現讀通鑑司馬公
本精於小學胡身之亦博極羣書卽就通鑑異詁之字偶一抄記或他人視爲常語而已心以爲異則且
抄之或明日視爲常語而今日以爲異亦姑抄之久之多識雅訓不特譬喻虛實二門可通卽其他各門

亦可觸類而貫徹矣

與朱仲我書

會國藩

來函具悉所論轉注謂戴氏專以訓詁解轉注義有未盡誠爲確論至謂會意之老形聲之考焯然已知而疑許氏合此二字爲轉注者爲失之贅則竊以爲爲不可許君固非絕無可議者惟指考老爲轉注則在不可議之列尊意履本訓踐其所爲踐之具者爲轉注是以虛用者爲本訓實用者爲轉注凡古今文字何字不可虛實兩用如屨字以實用者爲本訓而羽獵賦之屨般首則虛用矣舄字以實用者爲本訓而魯頌之松桷有舄則虛用矣推之衣巾冠帶皆實字也而孟子之衣褐周禮之巾車史記之冠玉月令之帶弓則虛用矣宮室門戶皆實字也而爾雅之大山宮小山左傳之復室其子公羊之無人門焉者漢書之王嘉戶殿門則虛用矣將循履字之例概以虛者爲本義實者爲轉注乎抑有時以虛者命爲轉注乎曩常譏戴段二家以一部爾雅全目爲轉注以五百四十部首全目爲轉注以爲何必六書祇此一書足矣今來函所述庭訓其病殆亦近之不佞竊不自揆謬立一說篤守許氏考老之旨以謂老者會意字也考者轉注字也部首之可指數者如犛部𧐤部𧐤部鹽部弦部酉部皆轉注之部也凡形聲之字大抵以左體爲母以右體之得聲者爲子而母字從無省畫者凡轉注之字大抵以會意之字爲母亦以得聲

者爲子而母字從無不省畫者省畫則母字之形不全何以知子之所自來惟好學深思精心研究則形雖不全意可相受如老字雖省匕字而可知考耄等字之意從老而來履字雖省去舟文而可知屨屐等字之意從屨而來橐字雖省去豕字而可知囊橐等字之意從橐而來𨔵字雖省去夢字而可知寤寐等字之意從𨔵而來推之聲𨔵畫眉等部莫不皆然其曰建類一首者母字之形模尙具也其曰同意相受者母字之畫省而意存也抑又有進者轉注之字其部首固多會意者矣亦有不盡然者如鹽從鹵監聲形聲字也而所屬鹽鹵等字仍不害其爲轉注之字歛從欠禽聲形聲字也而所屬之歛仍不害其爲轉注之字至于酉者象形字也本不得目爲轉注之部特以酉字之才不足以統所屬之字似應別立酒部而於醞釀醕醑醇醕等字增曰從酒省盃聲從酒省壽聲昔聲享聲鬲聲云云乃與全書義例相合蓋此等字本不僅胚胎於酉字實由酒字貫注而來斯又許君所未指爲轉注而不害其爲轉注者也此說蓄諸鄙心歷有歲年間語朋輩疑信參半以生平于小學致力甚淺不敢有所造述因來函陳義頗堅輒復貢其膚末以相質證

風俗通義篇目攷

陸心源

風俗通義隋書經籍志三十一卷注云錄一卷唐書藝文志三十卷與隋志異蓋隋志并錄計之唐志不

并錄計之也至宋已無完書是以崇文總目所載惟十卷元豐中蘇魏公以官私兩本互校次爲十卷卽
今所行本也見魏公集卷六十六嗣後郡齋讀書志書錄解題文獻通考所載無過十卷者但風俗通原本雖佚而

庾仲容子鈔馬總意林宋時尙有完書所錄皆據三十卷本此見於廣韻御覽通志者所以多出今本外
也嘉定錢曉徵始有逸文之輯仁和孫貽穀繼之盧弼弓又加考訂刊入羣書拾補中于應氏書逸文搜
羅略備矣惟原書三十卷篇各有名今自十篇之外書亡而篇名亦亡雖以錢孫盧三君之博洽僅據太
平御覽續漢書五行志考得論數災異兩篇名其他未能詳也愚以蘇魏公集校正風俗通義序攷之皇
霸正失嘗禮過譽十反聲音祀典神怪山澤十篇之外其餘篇名之見于意林者曰心政曰古制曰陰教
曰辨惑曰析當曰怨度曰嘉號曰穢稱曰恃遇曰姓氏曰諱篇曰釋忘曰輯事曰服妖曰喪祭曰宮室曰
市井曰數紀曰新秦曰獄法凡二十目合之今存十篇適得三十篇與唐書藝文志合御覽所引論數當
卽數紀篇盧氏據續漢五行志增災異一目恐未必然也敘又引意林所載析當篇云泰山太守臣劭再
拜上書曰秦皇焚書坑儒六藝缺亡高祖受命四海又安往于壁柱石室之中得其遺文竹朽帛裂殘缺
不備至國家行事俗閒流語莫能原察故三代遺輜軒使者經絕域採方言令人君不出戶牖而知異俗
之語耳凡九十字爲羣書拾補所遺故竝錄之

淮南子高許二注攷

陸心源

隋書經籍志淮南子二十一一篇許慎注又高誘注二十一卷新唐書藝文志同至宋而高許二注相混故陳氏書錄解題謂今本題許慎注而詳序文卽是高誘殊不可曉嘉慶中莊逵吉重刊淮南子敘始謂後人誤合兩家爲一混而不分似矣至據地形訓大汾注與呂覽注異俶真訓剗剗注與本經訓注異以證之則未知古人注書先後互異者甚多未可以爲證也以愚攷之高注十三篇自漢迄今無異許注二十一篇至北宋時存十八篇今惟存八篇何以明之高氏自序云并揖借八篇刺之會揖身喪遂亡不得是誘在時已亡八篇矣隋唐以後何以反得廿一篇乎此高注原本有十三篇無二十一篇之明證也蘇魏公校正淮南子序云是書有後漢太尉祭酒許慎東郡濮陽令高誘二家之注隋唐目錄本別傳行今校崇文舊書與蜀川印本暨臣某家書凡七部並題曰淮南子二注相參不復可辨惟集賢本前賢題云許標其首皆是閒詁鴻烈之下謂之記上高題卷首皆謂之鴻烈解經解經之下高氏注每篇之下皆曰訓又多數篇爲上下以此爲異崇文總目亦如此云又謂高注更詳于許氏本書文句亦有小異臣某據文推次頗見端緒高注篇名皆有故曰因以題篇之語其閒奇字並載音讀許于篇下粗論大意卷內或有假借用字以周爲舟以楯爲循以而爲如以恬爲惔如此非一又其詳略不同誠如總目之說互相考證

去其重複共得高注十三篇許注十八篇此北宋時許注存十八篇之明證也余初讀淮南子頗怪原道俶真天文墜形時則覽冥精神本經主術汜論說山說林修務十三篇注何以詳且有音讀其餘八篇注何以略且無音讀截然如出兩手及讀蘇魏公集且細繹高氏序而千載之疑乃釋案原道俶真天文墜形時則覽冥精神本經主術汜論說山說林修務十三篇每篇名注皆有因以題篇四字注中載音讀如滑讀曰骨哥讀曰謳歌之類甚夥則此十三篇乃高注也謬稱齊俗道應詮言兵略人間泰族要略八篇篇下無因以題篇四字注皆粗解大意且無音讀則此八篇乃許注也想魏晉以後因高書不全遂以許書補之猶范曄書無志以司馬彪補之也故隋唐志皆云二十一卷許注略於高注後人喜詳輕略高書行而許書遂微宋時尚存十八篇至明而十八篇亦不可見矣獨怪孫氏星衍錢氏坫程氏敦莊氏達吉于淮南書用功頗深但知二注之混而不知其混而實分則矜言漢學讀書不多之弊也後有校正淮南子者於謬稱八篇宜題曰許慎記上于原道等十三篇宜題曰高誘注斯乃高許之功臣矣

六朝經師宗派并所著經注經說攷

姚文枬

儒者每謂漢人經學有師承魏晉以後無之以今考之斯言殊誤曷證之隋書經籍志云孟氏京氏易有書無師夫既以無師別之則其餘未亡諸家皆有師承可知矣難者曰李延壽南北史儒林傳南略而北

詳北史傳序述經師宗派斷自徐遵明魏獻之若謂皆有師承則其前何以不詳曰此又誤也北史儒林傳序乃襲李百藥北齊書儒林傳序非延壽本文百藥但爲北齊諸儒推其淵源故舉魏末大儒爲斷讀史者不得據延壽採取之文謂可賅北四朝宗派正當因百藥本文推以爲例而知其餘之亦有宗派也蓋百藥能溯源於魏末而魏收不能溯源於晉初沈約蕭子顯姚思廉不能溯源於漢末以來是可憾耳然散見列傳猶有可考者如由獻之上推則有程元由遵明上推則有張吾貴酈詮牛天祐又若沈麟士沈峻太史叔明沈文阿張及王元規等之授受賀道力賀瑒皇侃鄭灼之傳三禮張崖劉文紹戚衰之傳三禮周宏正張譏陸元朗朱孟博之傳授均散見本傳惟欲上續兩漢則魏晉間相傳之緒闕不可攷慨自正始以來士大夫崇尚虛無究經術者日以寡朝廷既不厝懷紀載因之闕略故儒林雖有宗派而國史多所不詳固不得專咎陳壽諸人也李延壽云南北所爲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尙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尙書周易則鄭康成論南北宗派之殊此其大略按東晉時荀崧請置鄭易博士不果而鄭易遂微然書鄭注春秋服義仍與孔杜並行故宋時裴駙作史記集解徵引尙夥至陸氏釋文始稱尙書近惟崇尚古文馬鄭王注遂廢釋文作於陳末而曰近則鄭義之廢實在齊梁以後然春秋服義仍與杜氏並行陳書王元規傳稱自梁以來爲左氏學者皆以賈服之義難

杜凡一百八十條此其明證然則江左服鄭之微亦有先後也至謂服鄭行於河洛尤有未盡然者隋書儒林傳於易則稱河南及青齊間多主王輔嗣所注於春秋則稱河外儒生俱服膺杜氏然則服鄭行於河北不行於洛中而洛中之尊尚王杜實在江左之先且較江左爲甚固無可疑者厥後隋氏自北并南而北學轉微南學轉盛豈非洛中都會之地久習王杜故耶延壽又云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然葉遵於毛詩之外別樹一幟議禮家於王肅之義參用亦多則延壽之言亦第舉其概爾至南北朝人所著經注經說彙見於隋書及新舊唐書經籍藝文志雜見於經典釋文叙錄南北各史儒林傳隱逸傳散見於各史本傳大抵隋志有而唐志無者十之五六唐志有而隋志無者十之三四而史傳及陸氏叙錄所載足補隋唐志之闕略者亦復不少按隋書作於貞觀中而唐志實據開元四部貞觀開元相去未遠書或先存而後佚或先隱而後見參以史傳互相校核適足以互相補苴固其宜也顧各書同異歧出頗多有卷帙相同而書名各別者如崔靈恩傳左氏條例十卷唐志崔靈恩春秋申先儒傳例十卷凡此之類疑多同書異名有書名未改而卷帙頓殊者如顧彪尚書文外義隋志一卷舊唐志三十卷新唐志五卷凡此之類疑多分合增刪之本惟宋明帝論語補衛瓘注隋志二卷唐志十卷證以陸氏叙錄知唐志兼瓘原書數之而隋志專指補注此則可考其異同之故者矣外此卷帙差池者尚夥然錢宮詹廿

二史考異稱隋志毛詩義疏二十九卷沈重撰周書儒林傳作二十八卷今按 武英殿本隋志實作二十八卷則知刊本多訛未必史文之同異參校轉爲多事矣若其所著經注經說之見於宋以後著錄者關朗易傳一卷見宋史藝文志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馬氏文獻通攷任正一甘棠正義三十卷見宋志及崇文總目馬氏通攷劉炫春秋義囊二卷見宋志均史傳隋唐志所未見者關書至今尙存已灼知其僞炫有春秋述義攻昧規過及杜序集解各書宋志所錄疑後人拾其遺文輯爲一書者玩囊字之義儻或然歟至任書哀然巨帙當時何至漏略崇文總目稱孔氏正義申演其說不知何據殊未可臆斷矣至其見於史傳隋唐志而復見於宋以後著錄者宋志最夥然多不傳於今者庾蔚之禮論鈔崔靈恩三禮義宗兩書馬作吾輯本各得三卷又非全帙其全帙具存者惟 四庫著錄之皇侃論語疏十卷然亦失而復得之本也至若庾蔚之喪服要記杜君卿載入通典太叔求詩譜注本歐陽公得諸絳州劉瓛易義張臯文輯入別錄劉炫規杜邵氏瑛爲之持平其餘散見李氏周易集解陸氏經典釋文及孔賈各疏者尙夥殘膏賸馥亦復沾漑靡窮在嗜古者搜採而已此南北朝人所著經注經說之大略也夫所著各書卽可攷見當時宗派之得失故王光祿蛾術編頗有論列然其書旣已不存惟是搜剔佚文議論長短未見其然茲故略焉是爲攷

擬彙刊宋人及國朝人補歷代史表志序

姚文枬

昔劉知幾史通述史有六家而歸於二體然編年一體匪無作者而相沿正史獨用馬班舊式竊嘗以爲疑反復思之乃知紀傳可以賅編年而編年不能賅紀傳何言之史漢首本紀本紀卽史漢中之編年也若其舉一朝之將相除拜封爵襲替而絲聯繩貫以爲之表羅一代之典章制度而使之各具本末以爲之志則其開帙釐然有勝於編年家者是則編年家之所短而史漢之所長矣獨怪後之作史者能取法史漢而仍舍史漢之所長如陳壽李延壽書皆無表志沈約蕭子顯魏收書及唐初所脩各史皆有志無表舊唐書五代史亦如之其有志有表者又或詳略失宜讀史者病焉宋時豐城熊氏始有補史之書爰及我朝作者尤盛方今粵東書局又有校補史志之議卷軸增益正未可量而先出者轉已有散佚之患茲薈萃各種都爲一編旣以廣其流傳亦使究心史籍者無零星購覓之難也嗟乎以當時所闕略而出於後人之補苴其爲益也已淺顧開帙釐然讀史者寶之矣輒用龍門敘傳例列其目如左

西漢郡國兵制孟堅附入刑法志京師衛士見於百官表不立兵志非疏闕也錢氏搜採本書使散者畢萃雖云借抒胸臆於史學亦有功矣錄錢文季補漢兵志一卷

史之無表自後漢始不知東觀記及謝承司馬彪諸書固如是耶要之蔚宗有不得辭其咎者豐城補史

之堂所由起也錄熊廣居補後漢書年表十卷

自蔚宗作脩繼起者因之故十七史自史漢外惟新唐書有表餘蓋闕如四明萬氏悉爲補撰媯皇之石厥功偉矣錄萬季桎歷代史表五十九卷

熊豐城書善矣然海昏不其壽亭各條四庫糾之後有作者削其瑕疵撫其未備以成一書抑亦豐城之功臣也錄錢可廬後漢書補表八卷

魏收作魏書立官氏志托克托脩金史立部族表有元起自北方宜同斯例而史臣闕焉是安可以不補錄錢竹汀元史氏族表三卷

竹汀別有元史彙百卷可廬別有後漢郡國令長考一卷意其各有專精與漢聖唐鑑公媲美無難也況藝文一門尤錢氏所究心者錄竹汀補元史藝文志四卷可廬補續漢藝文志二卷

目錄之學史志最要然漢隋唐宋五書外無志此者今所採集與錢氏弟兄書相先後錄倪璠士補遼金元藝文志一卷侯君謨補後漢藝文志四卷三國藝文志四卷

崔鴻作十六國春秋並爲年表今久佚矣而後之作者復有斯製以司馬子長十二諸侯六國年表及秦楚之際月表例之雖補入晉書可也錄張庭碩十六國年表一卷

自漢以來言地理者宗班志司馬彪續漢志差可繼武嗣後羣雄糾紛疆域割裂志之也愈難而志之者之疎且闕也彌甚有能究心於此而爲其所難豈不可珍也哉錄洪稚存三國疆域志二卷東晉疆域志四卷十六國疆域志十六卷

正史未有志僭僞疆域之例稚存十六國一種固不可以補入晉書然爲其所難正於僭僞蜂起時見之有未可以常例拘者故因稚存書并錄徐仲園東晉南北朝輿地表若干卷劉孟瞻楚漢諸侯疆域志一卷

今隋書十志乃梁陳齊周隋五代史志史通古今正史篇可證則謂梁書無地理志不可也然晉書有地理志而稚存東晉一種史學家珍之況梁固未有專志乎錄洪子齡梁疆域志八卷

郝翼公續後漢書有職官錄然雜採史記前後漢書晉書之文紀載冗沓未可據爲三國典要況班書百官表實承史記將相大臣年表之例後世史臣但爲之志失初意矣錄子齡三國職官表三卷

李延壽南北史無表志然沈約蕭子顯魏收及唐之史臣旣各爲之志矣則志固可以不補而表則必當補者也錄周兩廕南北史表六卷

嘗怪司馬彪志輿服沈約蕭子顯志符瑞祥瑞而食貨兵刑之大闕焉輕重顛倒莫此爲甚後漢南齊未

有爲之補輯者今錄郝蘭皋補宋書食貨志一卷刑法志一卷

兵之有志始於新唐書自是樂清錢氏遂起而補漢書之闕越數百年乃復有錢氏者起而補晉書之闕若有淵源者然錄錢衍石補晉兵志一卷

凡宋人所補表一志一 國朝人所補表七志十有三合若干卷其有續出者惟當世君子共留意焉年月日某序

國朝文錄自序

姚椿

自孔孟沒而文與道歧漢唐以來離合參半至宋朱子出而始舉道與文而一之其讀唐志之文詳哉有味乎其言之也有元逮明大旨不甚相悖 國朝儒者斟酌乎文與道之間其言曰以韓歐之文達程朱之理可謂正矣而或者曰是不可合合且兩傷焉嗚呼是豈真不可合與抑未深究乎本末輕重之說也國初諸家沿明季緒餘尙未有以盡變中葉以來文事大興然其途亦遂歧出矣綜而論之要不可謂非一代之盛軌也夫朱子畢生研究文字其用功由致知格物入而又以尊德性與道問學並重是豈不足乎文者而其言如此亦可思其故矣夫形而下者謂之器今也以游藝而先乎據德依仁以文學而駕乎孝弟謹信是尙得謂知要者乎又其甚者駁雜以爲博詆諆以爲能而文之事益蕩然矣蒙竊惑焉計自

幼歲耽好文詞茫乎未知大道之歸也其後奉袂碩師飫熟餘論有以知前修之不苟而向所采獲復恐有所散失輒取而類之汰其繁蕪去其複冗其意以正大爲宗其辭以雅潔爲主間小有出入要必於理無甚悖者然後輯焉愚鄙之識豈謂足以知諸君子之大且全而永其傳顧或任其放軼亦非述信好古與夫不賢者識其小之意也於是合并爲書凡八十二卷竊以爲後之君子苟欲觀歷代之會通綜一朝之典要而求前古聖賢之遺意焉其亦將流覽於斯

唐十八家文錄序

張文虎

世人論古文輒曰唐宋八家又曰昌黎起八代之衰不知唐之與宋原委旣殊門徑自別非可概論至起衰之功斷推元道州爲首第其文散漫未立閒構若獨孤梁權規模粗具而猶苦肥重惟昌黎氏原本六經下參史漢錯綜變化冠絕百世要其學出安定而實淵源於毘陵則未嘗無所因也柳州初工駢體後乃篤志古文其才氣陵厲足以抗韓至於學識根柢遜韓多矣同時若劉賓客才辨縱橫間以古藻亦柳之亞元相滔滔清絕開宋人一派李皇甫皆學昌黎而一得其理一得其辭亦各自成門徑牛相文筆刻露議論警闢沈下賢喜爲小篇戛然自異杜牧之雄奇超邁實爲蘇氏先導孫可之源出韓氏而專務奇峭要其獨至處不可及世以孫劉並稱然復愚則近於險怪矣皮襲美根據深厚若在韓門當肩隨習之

陸魯望不衫不履野趣自得頗有似元道州者羅昭諫懷才不試好爲寓言出以過激每不中理然固唐一代人文之後勁也予錄唐文凡十八家源流遷變概見於斯以破唐宋八家之說之固陋學者苟就其所近擇途以從則當取全集而孰復之勿以方隅自畫此外如蕭茂挺李遐叔呂和叔非無傑構往往雜以駢語符厚之佳處不出獨孤梁權範圍李元賓奇偉而純以辭勝未脫綺麗之習白傳平衍而不免於冗歐陽行周氣息近古而所詣未成不能與李皇角立李衛公史論篇幅短隘蓋無意爲文故今所錄皆不及云咸豐丙辰長夏

續古文辭類纂序

王先謙

自桐城方望溪氏以古文專家之學主張後進海峯承之遺風遂衍姚惜抱稟其師傳覃心冥追益以所自得推究闡奧開設戶牖天下翕然號爲正宗承學之士如蓬從風如川赴壑尋聲企景項領相望百餘年來轉相傳述徧於東南由其道而名於文苑者以數十計嗚呼何其盛也自聖清宰世用正風厲薄海耆碩輩出講明心性恢張義理厥後鴻生鉅儒逞志浩博鉤研訓詁繁引曲證立漢學之名詆斥宋儒言義理者惜抱自守孤芳以義理考據有所歸故其爲文源流兼賅粹然一出於醇雅當時相授受者特其門弟子數輩然卒流風餘韻沾被百年成就遠大逐末者不閤而知道者常勝詎不信與道光末造士多

高語周秦漢魏薄清淡簡樸之文爲不足爲梅郎中曾文正之倫相與修道立教惜抱遺緒賴以不墜逮
粵寇肇亂禍延海宇文物蕩盡人士流徙展轉至今困猶未蘇京師首善之區人文之所萃集求如昔日
梅曾諸老聲氣冥合簫管翕鳴邈然不可復得而況山陬海澨弇陋寡儔有志之士生於其間誰與祓濯
而振起之乎觀於學術盛衰升降之源豈非有心世道君子責也惜抱古文辭類纂開示準的賴此編存
學者猶知遵守余輒師其意推求義法淵源采自乾隆迄咸豐間得三十九人論其得失區別義類竊附
於姚氏之書亦當世著作之林也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附
例略

論辨類元六十五續四十一序跋類元五十八續一百四奏議類元八十三續無今之奏議要在明切事
理古義美辭所弗尙也體既專行不入茲錄書說類元八十五續書六十四說無贈序類元五十三續二
十七詔令類元三十六續無傳狀類元十八續三十三碑誌類元一百續八十雜記類元七十六續七十
五箴銘類元二十四續九贊頌類元六續贊六頌無辭賦類元五十八續無風雅變體取工駢儷國朝諸
家尤罕沿襲間有述作不復甄采哀祭類元三十八續十七
纂集斷自乾隆以降故薑塢梅崖與焉姬傳受業薑塢復與殿麟悔生師海峯臺山絜非師梅崖碩士學

於絜非更事姬傳姬傳之徒伯言異之孟涂植之最著碩士行輩差先伯言其年家子異之典試所得士也仲論春木生甫出姬傳少後薑塢曾孫碩甫亦姬傳高第弟子而名業特顯不徒以文稱秋士品詣孤峻尺木其族子究心理學尤與臺山善子居臯文私淑海峯同拔起者小峴祁孫其尤也湘臯善碩甫而與星叔相先後月滄歸嚮桐城嘗問道於仲倫春木以所學倡於粵西其鄉人伯韓子穆翰臣定甫亦請業伯言子序通甫位西子餘皆從伯言講論者也石州以樸學鳴與伯言論不合魯川兼師兩人異之子小異傳父業而早卒植之之門惟存莊著稱焉曾文正公亟許姬傳至列之聖哲畫像記以爲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也然尋其聲貌略不相襲道不可不一而法不必盡同斯言諒哉南屏沈思孤往其適於道也與姚氏無乎不合學者讀文正歐陽生文集序及南屏與篠岑論文派書百餘年文人承嬗離合迹略可觀矣

自惜抱繼方劉爲古文學天下相與尊尙其文號桐城派當海峯之世有錢伯垌魯思從受其業以師說稱誦於陽湖惲子居武進張臯文子居臯文遂棄其聲韻考訂之學而學古文於是陽湖古文之學特盛陸祁孫七家文鈔序言之此陽湖爲古文者自述其淵源無與桐城角立門戶之見也立言之道義各有當而已愚柔者仰企而不及賢知者則務爲浩侈不肯自抑其才姚氏見之真守之嚴其撰述有以入乎

人人之心如規矩準繩不可踰越迺古今天下之公言非姚氏私言也宗派之說起於鄉曲競名者之私播於流俗之口而淺學者據以自便有所作弗協於軌迺謂文派別焉耳近人論文或以桐城陽湖離爲二派疑誤後來吾爲此懼更有所謂不立宗派之古文家殆不然與

昔嘗病孫與可之與友人論文書稱其所受真訣自來無擇皇甫持正上溯昌黎稱舉至再如小兒得餅矜衒不已皇孫二家文集視昌黎相去何如覽者自得之來氏泯無聞焉可之自鳴非篤論也惜抱振興絕學海內靡然從風其後諸子各詡師承不無謬附孟長卿言田生枕鄴傳經祇以取譏同門若文章之事高下粲殊開卷卽得無待證明也梅氏浸淫於古所造獨爲深遠其志固不屑爭得失於一先生之前矣曾文正公以雄直之氣宏通之識發爲文章冠絕今古其於惜抱遺書篤好深思雖警歎不親而涂跡並合學者將欲杜歧趨遵正軌姚氏而外取法梅曾足矣其餘諸家駢列所得洪纖各不相掩僕有恆言文士畢生苦志身後之名後來者當共護惜之苟有可取弗遽末殺區區寸抱幸高識者諒焉

書法言後

方東樹

退之論文屢稱揚子而不及董子蓋文以奇爲貴而董子病於儒余聞之劉先生設如此然竊以爲退之所好揚子文亦謂其賦及他雜文耳若法言太元理淺而詞艱節短而氣促非文之工者也退之所好不

在此夫立言者皆欲其不棄矣而不能爲不可棄者理不當而辭不文也文其辭而無當於理者有之矣
未有當於理而其辭不文者也揚子徒知爲不可棄而不務培其本畢生用力造字句已耳或曰揚子成
太元桓譚以爲後世復有子雲者必能好之及宋司馬溫公果篤嗜其書意者其奧而世鮮知耶余曰不
然夫孟荀揚韓雖並稱然孟氏之道班於聖人今讀其書充然沛然高下曲折涵天地而無極指事而無
不盡焉曷嘗待於入黃泉出青天若揚子之所爲耶夫以揚氏書與孟氏相比差等殊絕若河潦之不可
同觀如彼而司馬氏猶非孟子而尊揚子是尙得爲知言乎哉

又按昔東坡不喜法言海峯謂韓公好太元法言故其文字句奇二說皆是學者宜

互參之

文論 臥廬文稿

有學人之文有才人之文學人以學問鎔性情其爲文也與天地同其節才人以學問舒性情其爲文也
與天地同其變與天地同其節者烟景必於春雷霆必於夏風霜必於秋冰霜必於冬其性情所發常得
天地之正氣故立言平粹有甄陶萬世之功與天地同其變者春雲煦物忽而電掣風馳秋濤捲空忽而
水清石瘦才人之文不必盡衷諸道而天下古今之情變則固腹存手集而有震動一世之神如天地之
大寒暑災祥變亦不失其正也才人爲文當去其褻嫚之詞而不當抑其激昂之氣學人爲文當務爲練

達人情之學而不可存偏執一己之心激則可挽頽波而行山練則不至坐幽室而談道扶世立教其功必要諸此此文所以爲天地之心也

答東洋近出古書問

姚文棟

中國之通日本始於秦遷史言始皇遣徐市

卽徐福

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僊人又徐市嘗稱海中有三

神山其後實至日本今紀伊國有徐福祠熊野山有徐福墓此其證也日本之通中國始於後漢范書言

建武中元委奴奉貢朝賀光武賜以印綬所謂委奴者亦卽日本近時筑前人掘土得漢委奴國王印此

其證也徐福東渡時實書與否蓋不可考彼國史稱有典墳殆因中土有此名而附會之未有人見其書

也歐陽公日本刀歌云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尙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此亦好

古想像之詞耳据源光圀大日本史應神十六年徵王仁於百濟始有論語千字文

此鍾繇千文

繼體七年十

年百濟遣五經博士段揚爾又遣漢安茂始有五經

日本紀以禮樂書論語孝經爲五經

古語拾遺曰上古之事口耳相傳

而已自王仁來人始識字按日本通百濟其時當中國南北朝之季而陳壽志有親魏倭王之勅北史云

其後並受中國爵命江左歷晉宋齊梁朝聘不絕則是中國漢以後頻與日本往來而未有一書出海考

之彼國史而可知也隋煬帝時日本遣大禮小野妹子

隋書云蘇因高卽其人

來聘妹子歸奏曰臣之還隋書授臣

以書臣船經百濟百濟逼臣奪書此爲中國書東流之始自後遣唐之使相望於道又頻遣留學生來唐由是其國書籍漸富然彼史無藝文志無由考知其書目及諸書存佚聚散之由至宋書稱日本僧裔然獻鄭注孝經又裔然述其本國之書內有文館詞林宋人不知其名誤館爲觀事見宋朝類苑引楊億談苑意中國經五代之亂書多散亡轉有藉日本以流傳者矣然日本自保元平治而後武門爭權源平二氏日尋戰鬪區宇雲擾書多燬於兵燹其時賴以綿一綫之傳者惟僧人耳越九百餘年德川氏興而文治復盛學校書庫之設徧於各藩昌平學足利學楓山官庫伊勢林崎文庫其藏書尤夥者也一時學士大夫漸摩風氣無不知貴重古本如狩谷氏求古樓小島氏寶素堂福井氏崇蘭館新見氏賜蘆文庫曲直瀬氏懷仙樓山田氏九折堂增島氏竹蔭書屋澁江氏容安書院塙氏溫古堂多紀氏三松齋伊澤氏酌源堂海保氏傳經廬松碕氏石經山房奈須氏久昌院皆海外錚錚有聲者近世書目家前有藤佐世之日本現在書目又有今人森立之之經籍訪古志牘足以資考證立之云彼國所傳古鈔本具存隋唐之舊爲宋元人所不能睹者蓋不下數十百種至於宋元板及朝鮮刊本爲明以來諸家所未睹者尤指不勝屈一一能徵其言頗非夸誕然其書散在各方艱於搜采而明治維新以後西學興而漢籍替世祿廢而學士貧將不能保其所有其流落歸於澌滅者翹足可待也光緒三年番禺何公使日本訪搜佚書

無所獲然日人知中國之求之也乃稍稍出其所有以聞於世今星使遵義黎公復搜之未一年間不脛而至者殆及二十種則將來之續有所獲益未可限量矣

瀛環志略自序

徐繼畲

地理非圖不明圖非履覽不悉大塊有形非可以意爲伸縮也泰西人善於行遠帆檣周四海所至輒抽筆繪圖故其圖獨爲可據道光癸卯因公駐廈門晤米利堅人雅裨理西國多聞之士也能作閩語攜有地圖冊子繪刻極細苦不識其字因鈎摹十餘幅就雅裨理詢譯之粗知各國之名然忽卒不能詳也明年再至廈門郡司馬霍君蓉生購得地圖二冊一大二尺餘一尺許較雅裨理冊子尤爲詳密併覓得泰西人漢字雜書數種余復搜求得若干種其書俚不文淹雅者不能入目余則薈萃採擇得片紙亦存錄勿棄每晤泰西人輒披冊子攷證之於域外諸國地形時勢稍稍得其涯略乃依圖立說採諸書之可信者衍之爲篇久之積成卷帙每得一書或有新聞輒竄改增補稿凡數十易自癸卯至今五閱寒暑公事之餘惟以此爲消遣未嘗一日輟也陳慈圃方伯鹿春如觀察見之以爲可存爲之刪訂其舛誤分爲十卷同人索觀者多憇惠付梓乃名之曰瀛環志略而記其緣起如此

附凡例

一此書以圖爲綱領圖從泰西人原本鈎摹其原圖河道脈絡細如毛髮山嶺城邑大小畢備旣不能盡譯其名而漢字筆畫繁多亦非分寸之地所能注寫故河道僅畫其最著者山嶺僅畫其大勢城邑僅標其國都其餘一概從略

一此書專詳域外葱嶺之東外興安嶺之南五印度之北一切蒙回各部皆我國家侯尉所治朝鮮雖斗入東海亦無異親藩胥神州之扶翊不應闌入此書謹繪一圖於卷首明拱極朝宗之義而不敢贅一辭

一南洋諸島國葦杭閩粵五印度近連兩藏漢以後明以前皆弱小番部朝貢時通今則胥變爲歐羅巴諸國埔頭此古今一大變局故於此兩地言之較詳至諸島國自兩漢時卽通中國歷代史籍不無紀載然地名國號展轉淆訛方向遠近亦言人人殊莫可究詰轉不如近時閩粵人游南洋者所紀錄爲可據此書於南洋諸島國皆依據近人雜書而略附其沿革於後五印度現爲英吉利屬部皆依據泰西人書其歷代沿革過於煩瑣且半涉釋典僅於篇中略敘數語以歸簡淨

一西域諸部迄南之波斯天方諸國泰西人繪有分圖其葱嶺之西裏海之東波斯愛烏罕之北峨羅斯之南泰西人繪爲一圖總名爲達爾給斯丹

斯丹一作士丹西域言國主也元史訛爲算端又作算難

乃古時康居大夏大宛大月

氏奄蔡諸國歷代變更沿革亂如縈絲近世士大夫從軍西域者亦多所撰述今止就見於官書者約略言之不敢涉考據之藩籬亦聊以藏拙云爾

一日本越南暹羅緬甸諸國歷代史籍言之綦詳今止就其現在國勢士俗立傳略附其沿革於後至

歐羅巴阿非利加亞墨利加諸國從前不見史籍今皆溯其立國之始以至今日其古時名國如巴庇

倫

今土耳其東土

波斯

即今希臘

今土耳其西土

猶太

即拂菻今土耳其東土

羅馬

即大秦今意

厄日多

即麥西在阿非利加北境

非尼西亞

即加爾達額在阿非利加北境

之類皆別爲一傳附於今本國之後庶幾界畫分明不涉牽混

一泰西諸國疆域形勢沿革物產時事皆取之泰西人雜書有刻本有鈔本並月報新聞紙之類約數十

種其文理大半俚俗不通而事實則多有可據諸說間有不同擇其近是者從之亦有晤泰西人時得

之口述者湊合而敷衍成文期於成片段而已取材既雜不復注其出於某書也

一泰西人如利瑪竇艾儒略南懷仁之屬皆久居京師通習漢文故其所著之書文理頗爲明順然夸誕

詭譎之說亦已不少近泰西人無深於漢文者故其書多俚俗不文而其敘各國興衰事蹟則確鑿可

據乃知彼之文轉不如此之樸也

一外國地名最難辨識十人譯之而十異一人譯之而前後或異蓋外國同音者無兩字而中國則同音

者或數十字外國有兩字合音三字合音而中國無此種字故以漢字書番語其不能脗合者本居十之七八而泰西人學漢字者皆居粵東粵東土語本非漢文正音展轉淆訛遂至不可辨識一波斯也而或譯爲白西轉而爲包社巴社訛而爲高奢余嘗令泰西人口述之則曰百爾設又令其筆書之則曰比耳西今將譯音異名注於各國之下庶閱者易於辨認然亦不能遍及也

一泰西人於漢字正音不能細分斯也士也是也實也西也蘇也混爲一音而刺與拉無論矣士也都也度也杜也多也突也混爲一音而撒與薩無論矣故所譯地名人名言人人殊

一泰西各國語音本不相同此書地名有英吉利所譯者有葡萄牙所譯者英人所譯字數簡而語音不全葡人所譯語音雖備而一地名至八九字詰屈不能合脗如花旗之首國英人譯之曰緬葡人譯之

曰賣內

賣讀如美內讀如呢

今姑用以紀事無由知其孰爲是非也

一地名中亞字在首者皆讀爲阿在尾者多讀爲訝加字多讀爲嘎平聲亦有讀爲家者內字皆讀平聲音

近尼疴字讀如訶

一各國正名如瑞國當作瑞典噠國當作噠馬西班牙當作以西把尼亞葡萄牙當作波爾都噶亞然一經更改閱者猝不知爲何國故一切仍其舊稱

一外國地名人少者一字多者至八九字絕無文義可循數名連寫閱者無由讀斷今將地名人悉行鈎出間加圈點以醒眉目明知非著書之體姑取其便於披閱耳

日本國志凡例

甲申九月

姚文棟

一編次 全書分爲十卷第一卷總附東西兩京第二卷畿內第三卷東海道分上下兩卷第四卷東

山道第五卷北陸道第六卷山陰道第七卷山陽道第八卷南海道第九卷西海道第十卷北海道每道

以國爲綱每國首疆域次形勢次沿革次郡數次戶口次田園次租稅次府縣治次軍鎮次學校次名邑

次山嶽次原野次河渠次湖沼次港灣次岬角次島嶼次暗礁次燈臺次燈船次浮標次工場次物產分

爲二十四門其經緯幅員建置治體皇宮官省軍艦砲臺開港鐵道電機郵便各門則總載於首卷中至

古蹟名區無關政治者均不採錄經始於光緒八年正月至九年十月告成

一事物異稱 日本一里或云當中國十里或云六里零其里法六尺爲間六十間爲町三十六町爲里

田畝之制一間平方爲步三十步爲畝十畝爲反十反爲町又街亦曰町市集曰名邑書信局曰郵便外

國租界曰互市場船埠曰波止場此類不可枚舉其地名人多有杜造之字爲中國字典所未載者如

辻峠迎園桑奴之類今悉仍之以見一隅風氣

一採用書籍 內務省地理寮及東京地學協會藏貯地志書最多惟皆倭文無全漢文今者將採譯書

目錄於後日本風土記五十卷民部省圖帳二卷皆官書大八洲記十二卷梨本祐撰天保鄉帳無卷數官書輿地

實測錄十三卷伊能忠敬撰日本地誌提要七十七卷國勢要覽二卷皆官書以上總國五畿內志六十卷關祖遷撰

都考證一卷望月綱撰雍州府志十卷黑川道祐撰攝陽羣談十卷岡田篁志撰三國地志百十二卷藤堂元甫撰五鈴

遺響八十卷安岡親毅撰尾張志六十卷深田正韶撰駿國雜誌四十九卷阿部正信撰駿河新風土記無卷數新撰駿河

志料七十九卷新宮道平撰甲斐國志百二十三卷松平定能撰豆州志彙十三卷秋山章撰新編相模風土記彙百二

十五卷官書新編鎌倉志八卷河井恆久撰新編武藏國風土記彙二百六十五卷東京府志料百二十卷皆官書

新編常陸國志六十三卷中山信名撰近江輿地志略百卷寒川辰清撰飛州志十二卷長谷川崇忠撰白川風土

記三十三卷新編會津風土記百二十卷皆官書新撰陸奥國志九十卷土岸俊武撰三州志四十卷富田

景周撰若耶羣談二卷撰人不詳足羽縣地理志無卷數官書因幡志三十七卷安倍維親撰雲陽志十四卷黑澤宏忠撰

懷橘談二種撰人不詳以上山陰道作陽志六卷江村宋蓆撰東作志四十五卷正木輝雄撰備陽記三十五卷石丸定岡

山縣里程經緯周圍錄一卷官書備前略史二卷成田元美撰福山志料三十五卷吉田豐功撰藝藩通志百五十九

卷官書以上山陽道日本國地方銘鑑一卷安岡百樹撰紀伊續風土記九十七卷附錄九十四卷官書阿波志十二卷

藤原讚岐志十卷尾原景憲撰西讚府志六十卷秋山維恭撰西條志二十卷官書南路志百二十卷武勝致和撰以上南海道

地理纂考二十八卷官書太宰管内志八十二卷伊藤常足撰筑前續風土記二十八卷貝原篤信撰豐後國志九卷

唐橋世濟撰長崎志十六卷田邊茂起撰續長崎志十三卷小原克紹撰肥後國志無卷數森一瑞撰壹岐續風土記百十七卷

吉野秀正撰以上西海道邊要分界圖考七卷近藤守重撰蝦夷志料二百九卷官書以共九十九部又有朝鮮書海

東諸國記二卷亦資參考焉

一參訂姓氏 塚本明毅中根淑皆靜岡人北澤正誠長野人柳橋悅三重人川田剛荒井郁之助岡本

監輔皆東京人藤野正啟愛知人鈴木大亮岡千仞木村信卿皆仙臺人小牧昌業鹿兒島人以上諸人

或熟悉方輿或諳習掌故隨時咨訪糾正良多

一未備 此編之外有礦產考海陸驛程考火山溫泉考皆別爲專書故卷中不列一字又有年號表及

注明險要地圖爲此書之輔均因時日迫促釐訂未就又如軍政官制刑法食貨等皆其立國之要務考

索所不容遺也後之君子尙其補諸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六目錄

學術六 文學二附算學

新譯幾何原本序 代曾文正公

張文虎

象數一原序一

項名達

象數一原序二

項名達

對數簡法跋

項名達

對數簡法識

戴煦

續對數簡法

戴煦

論對數根

戴煦

論用數

戴煦

論借數

戴煦

割圖連比例術圖解序

董祐誠

割圖連比例後序

董祐誠

少廣總鑒

夏鸞翔

截球解義

徐有壬

四元解序

顧觀光

對數探原序

顧觀光

數學跋

顧觀光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六

上海萬士濬子源輯

學術六 文學二附算學

新譯幾何原本序 代曾文正公

張文虎

幾何原本前六卷明徐文定公受之西洋利瑪竇氏同時李涼庵彙入天學初函而圖容較義測量法義諸書其引幾何頗有出六卷外者學者因以不見全書爲憾咸豐間海甯李壬叔始與西士偉烈亞力續譯其後九卷復爲之訂其舛誤此書遂爲完帙松江韓綠卿嘗刻之印行無幾而板燬於寇壬叔從余安慶軍中以是書眎予曰此算學家不可少之書失今不刻行復絕矣會余移駐金陵因屬壬叔取後九卷重校付刊繼思無前六卷則初學無由得其蹊徑而亂後書籍蕩泯天學初函世亦稀覯近時廣東海山仙館刻本紕繆實多不足貴重因并取六卷者屬校刊之蓋我中國算書以九章分目皆因事立名各爲一法學者泥其迹而求之往往畢生習算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遂有苦其繁而視爲絕學者無他徒眩其法而不知求其理也傳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然則數出於象觀其象而通其理然後立法以求其數則雖未覩前人已成之法剗而設之若合符契至於探賾索隱推廣古法之所未

備則益遠而無窮也幾何原本不言法而言理括一切有形而概之曰點線面體點線面體者象也點相引而成線線相遇而成面面相疊而成體而線與線面與面體與體其形有相兼有相似其數有和有較有有等有無等有有比例有無比例洞悉乎點線面體而御之以加減乘除譬諸閉門造車出門而合轍也奚倣倣然逐物而求之哉然則九章可廢乎非也學者通乎聲音訓詁之端而後古書之奧衍者可讀也明乎點線面體之理而後數之繁難者可通也九章之法各適其用幾何原本則徹乎九章立法之源而凡九章所未及者無不賅也致其知於此而驗其用於彼其如肆力小學而收效於羣籍者歟

象數一原序一

項名達

方圓率古不相通也徑求周以勾股衍算不易割圓弧矢率又甚疎西人八綫妙矣求八綫必資六宗三要二簡法非可徑求所以然者方有盡圖無窮勢難強合也自杜氏術出而方圓之率始通其術用連比例一率半徑二率通弦三率倍矢由是遞求諸率有徑卽得周有弦矢卽得弧有弧亦卽得弦矣其算捷其數亦最真顧是術也梅氏赤水遺珍載焉而未釋明靜庵先生捷法解釋焉而未抉其原當自爲一書非正釋也自董氏術出而方圓率相通之理始顯術凡四曰求倍分弦矢求析分弦矢審定乘除法以明率數倍分率圖所以通方也析分率方所以通圓也其釋倍分率以方錐堆而方錐堆實出於三角堆弦

之二率卽兩堆根相并數四率卽兩立積相并數矢之三率卽兩平積相并數五率卽兩三乘積相并數四五率以下多乘積以還莫不如是故遞次乘除皆求堆積法也而卽以之求弦矢弦之分有奇無偶矢之分奇偶俱全至析分率則三角堆無其數卽假倍分之率較量而反釋之可爲獨具隻眼矣所疑者堆積旣與率數合何以有倍分無析分倍分中弦率又何以有奇分無偶分且弦矢綫聯於圖中於三角堆何與蓄是疑有年丁酉歸自荅南舟中偶念此恍然曰三角堆數起於一遞加一得堆根遞加根得平積遞加平積得立積蓋遞加數也弦矢率由圖中兩等邊三角挨次比例而生亦起於半徑之一半徑卽一率遞加一率得二率遞加二率得三率遞加三率得四率亦遞加數也數有整必有零起整分者曰整數遞加祇一式卽三角堆相連兩根積相并與倍分矢率倍分中奇分弦率等數起零分者曰零數遞加有無量式不可以三角堆名依式推衍倍分中偶分弦率及析分弦矢率實參列其間不惟若是倍分者一分弧之幾常以一爲分母析分者幾分弧之一常以一爲分子今得零分則分子母不必定一任設幾分弧之幾無不可求因立此弧求他弧兩術以補所未備又不惟若是分子母旣可任設則六十度通弦倍矢與半徑等諸率齊同取爲分母任設某度爲分子并諸率本數可省去不求但求遞加差數卽得逐度分秒之通弦倍矢亦卽得逐度分秒之正弦正矢因更立半徑求弦矢兩術以備製表之用似便於用弧

約言之弦矢諸率其比例生於兩等邊三角其數本於遞加兩等邊三角尖象也遞加數尖數也通方圖必以尖故自來割圖術不離勾股而得其象未得其數取數不無繁重自有零整分遞加而後象與數會分於是定率亦於是通分卽遞加數之根率卽遞加數之積分以子母管乎外圖涵方也率以奇偶應乎內方就圖也割圖術至此始無餘蘊爰乘數月暇著爲圖說二卷友人王子琴逸嗜算術遍涉中西見是術愛之欲與杜董術合刊爲一冊囑余序其大意余因詳術所由不嫌辭費者亦以此通貫方圖之率非董氏理無自彰非杜氏法無自立非勾股割圖等法以爲導亦無自察象稽數以底於至精然則古人創始之難其可忽哉

象數一原序二

項名達

向玩弦矢諸率會得遞加數復析圖得兩等邊三角其象適與數會因草成圖解一冊聊自達意而疎脫甚多丙午冬謝去紫陽講席筆墨就閑漸編定整分半分起度兩種弦矢率而梁楚香中丞復以紫陽大小課藝囑選辭不獲遂又見阻楊紉芸農部在京見舊刻割圖捷術序中言及圖解亟思一見丁未冬來杭見訪因示以所編紉芸謂書未半而君年垂邁是書斷不可不成且不可緩成尅期以一載臨別尙諄切致囑余感其意爲之定書名曰象數一原卷一曰整分起度弦矢率論卷二曰半分起度弦矢率論卷

三卷四曰零分起度弦矢率論卷五曰諸術通詮卷六曰諸術明變隨將卷三編定選課畢復阻於病今夏始將卷四著有六紙不料病軀重感濕熱兼肝乘脾幾不可救醫治兩月無起色乃又重感燥火致臟腑無不病者遍體血脉不行醫盡束手自知殘燈微焰斷難久延而是書從此擱筆矣缺而不完世間事大都如是何必戀戀所歎者負緇芸諄囑之心耳然書雖未完而零分各腰率零分遞加數卷三中已衍成其式惟義蹟緒繁擬分條詳論於卷四業論至易率法之相當率寄分畢則論用率寄分論定率寄分皆宜分別奇偶論之而易率法畢次論衍遞加數法亦論寄分論子母論正負論奇行偶行積子母互異論直行併行積子母互異而遞加數畢次論遞加數卽各形腰率而正負不同論心角形腰與腰較率正負相反論併積卽弦矢率易正負有定法論矢率弦率子母全半之不同而弦矢率畢末乃依半分起度式分六術以明其算特彼論全半此論子母異同處略一分別可也至卷五卷六皆有舊稿且經編定只須照式錄之今將各卷總爲一束設有本鄙意而續成者惟條論稍難六術則易於從事無續成者卷四作未完之書亦無不可

對數簡法跋

項名達

求對數舊法言之綦詳而數重緒多初學恆未易了鄂士先生揭其精要而變通之著爲對數簡法首論

開方自淺入深而約以七術繼復立累除法省數十次開方用表已備極能事尤妙者捨開而求假設數夫對數折半真數開方開至單一下空多位之零數於是真數對數遂得其會通此開方所由重也顧必累開不已始得會通何如逕就會通處假一數以通之迨展轉相通而七十二對數之等差已備具於假設諸數中一比例而定準之數出矣以是知數之爲用帶零求整難設整御零易憑所知課所求順推而入難借所求通所知逆轉而出易苟悟此可以得用數之方豈惟是對數一門有裨後學耶

對數簡法識

戴煦

對數以加減代乘除用之甚便而求之甚難舊法求諸對數皆先求自一至九遞至單一下九空位零一至九之九十九數而求之之法大略有三先定十百千萬之對數而其間之零數則用中比例累求而得以首率末率兩真數相乘開方得中率之真數以首率末率兩假數相加折半得中率之假數漸求漸近以至適合如舊法求九之假數用中比例求至二十六次而得八位之對數此一法也凡假數之首位因真數之位數而遞加以真數遞次自乘至多位而其位數卽假數首位以前之數然後以自乘第幾率除之卽得真數第一率之假數如舊法求二之對數自乘至一千三百餘億率除自乘之位數四百十餘億位而得十二位之假數又一法也既定十之對數爲一乃以真數十開方五十四次三十三位以假數折

半五十四次爲逐次假數列爲開方表乃以第五十四次真假兩數比例得單一下十五空位零一之假數爲率於是以應求對數之真數開方四五十次求得十五空位與爲比例然後以開方第幾次之率數乘之而得二十二位之假數或真數開方二十餘次求得九空位與表內九空位開方數爲比例亦以率數乘之而得十三四位之假數如舊法求二與六之對數又一法也顧此數法布算極繁甚至經旬累月而不能竟求一數故言算者鮮不望之而生畏夫立法太繁則較算不易深慮浸久而失其真也因復詳加探索始悟求十一二位之對數開方表祇須二十一次一十四位已屬敷用而既有開方表則求諸對數可不必更開方較之舊法省算數倍且不特此也凡諸對數皆定於十之對數而實生於單一下五六空位零一之對數今欲以十之對數求單一下五六空位零一之對數勢不得不屢次開方若借一算爲單一下五六空位零一之對數轉求十之借數卽可得其比例之率知累除之法可代開方而用二十一次之開方表猶屬舍易求難然是術也立法殊簡用意非深西士若往訥白爾之徒旣能剗立對數慮無有不知此者意者彼時歐邏巴人故匿其易而衒其難以誇中土歟茲爲揭出俾求對數者有取焉

續對數簡法

戴照

前歲之秋予以對數簡法呈梅侶項先生翼日謂予曰遞求數可開平方亦可開諸乘方會得二術屬

稿未定予歸而思之亦得二術以呈先生而先生亦以定稿見示其逐數皆正一術與予正負相間者不同其第一數正而以下皆負一術則若合符節焉於是開諸乘方遂有三術予思既有三術必更有一術因補衍之將呈先生而先生適以補衍一術見示又若合符節焉惟先生以乘數加一爲廉率謂諸乘方第一廉與末一廉之數也而予以連比例率推之復一一昭合因以其法用代累乘求積亦無不可通乃知廉率本生於連比例率也夫對數開平方多次以開方舊法至十二乘已屬繁重斷難開至億兆乘故以平方代開耳今開諸乘方既通爲一法可不必代開由是因繁得簡復推得開極多位九乘方之法而對數之簡法出矣蓋前術用假設對數乃立天元一術卽西人之借根方但天元一可乘而不受除常寄除法爲母今須累除數百次則寄母極繁不可算不得不徑用除法既用除法則數百次之畸零累積其差甚大故難求至多位不如連比例遞求數之所差極微也至對數還原卽代累乘求積之法而變通之因亦類附焉

對數生於連比例率如設一數爲本數第一率命爲方根則其自乘之積爲倍大第二率再自乘之積爲倍大第三率三自乘之積爲倍大第四率故以本數之對數二乘之卽自乘積之對數三乘之卽再乘積之對數四乘之卽三乘積之對數若反言之則設一數爲本數第一率命爲方積而其開平方之根爲折

小第二率開立方之根爲折小第三率三乘方之根爲折小第四率故以本數之對數二除之卽平方根之對數三除之卽立方根之對數四除之卽三乘方根之對數推之多乘其倍大折小之率莫不皆然然倍大各率與連比例率相應而折小各率不相應者謂二率平方積自乘一率方根除之得三率立方積二三率平方立方二積相乘一率方根除之得四率三乘方積推之各率皆然折小各率則不然蓋倍大之率率數也故求對數用乘法折小之率率分也故求對數用除法倍大不僅率數亦有率分如以二率之二除一率之一得〇五卽倍大第二率之率分以三率之三除一率之一得〇三三三零卽倍大第三率之率分折小不僅率分亦有率數如〇五卽折小第二率之率數〇三三三零卽折小第三率之率數其倍大折小同率之率分率數恆兩兩反對其每率之率分率數恆與第一率之一爲三率連比例而必以一爲中率故以率分除之或以率數乘之得數必同且不特此也率有整亦有零整率者如倍大折小一二三四等率非率分爲整數卽率數爲整數零率者如有一數較本數開平方根則不足較本數開立方根則有餘其率分必爲二而下帶畸零小餘或較本數自乘積則有餘較本數再乘積則不足其率數亦必爲二而下帶畸零小餘而以此種帶畸零之率分或率數爲首率一爲中率求其末率必仍帶畸零是此種倍大折小之率分率數皆帶畸零而成零率矣若今所用之對數正真數之率數也非率分而其本數第一率爲一〇故一〇之對數爲一卽一率之一而一〇〇爲本數倍

大第二率其對數亦爲二〇〇〇爲本數倍大第三率其對數亦爲三若一以上一〇以下自二則不滿一率故對數首位爲〇而下帶畸零一〇以上一〇〇以下自十一至則不滿二率故對數首位爲一而下帶畸零此卽所謂零率也知對數之爲連比例率數而求對數之法可得而言矣

倍大率

數率

一〇〇〇

二〇〇〇

三〇〇〇

四〇〇〇

五〇〇〇

六〇〇〇

七〇〇〇

八〇〇〇

九〇〇〇

十〇〇〇

一率

方根

二率

平方積

三率

立方積

四率

三方三乘積

五率

四方四乘積

六率

五方五乘積

七率

六方六乘積

八率

七方七乘積

九率

八方八乘積

十率

九方九乘積

分率

一〇〇〇

〇五〇〇

〇三三三

〇二五〇

〇二〇〇

〇一六六

〇一四二

〇一二五

〇一一一

〇一〇〇

折小率

數率

一〇〇〇

〇五〇〇

〇三三三

〇二五〇

〇二〇〇

〇一六六

〇一四二

〇一二五

〇一一一

〇一〇〇

一率

方積

二率

平方根

三率

立方根

四率

三方根

五率

四方根

六率

五方根

七率

六方根

八率

七方根

九率

八方根

十率

九方根

分率

一〇〇〇

二〇〇〇

三〇〇〇

四〇〇〇

五〇〇〇

六〇〇〇

七〇〇〇

八〇〇〇

九〇〇〇

十〇〇〇

以本數爲積求折小各率

第一術

法檢本率乘數之開方初商表取其較小於本數者以其根爲第一數正 次以本數爲除法以初商實減本數其減餘數爲乘法其所求第幾率名爲率分乃以乘法乘第一數除法除之又以率分除之爲第二數正 以乘法乘第二數除法除之又以率分加一乘之二因率分除之爲第三數正 乘法乘第三數除法除之二因率分加一乘之三因率分除之爲第四數正 乘法乘第四數除法除之三因率分加一乘之四因率分除之爲第五數正 如是遞求至應求位數乃并諸正數得所求

按此術項氏所定

第二術

法檢本率乘數之開方初商表取其較小於本數者以其根爲第一數正 次以初商實爲除法以初商實減本數其減餘數爲乘法乃以乘法乘第一數除法除之又以率分除之爲第二數正 乘法乘第二數除法除之又以率分減一乘之二因率分除之爲第三數負 乘法乘第三數除法除之二因率分減一乘之三因率分除之爲第四數正 乘法乘第四數除法除之三因率分減一乘之四因率分除之爲

第五數負 如是遞求至應求位數乃并諸正數并又諸負數減之得所求

按此術予所定

第三術

法檢本率乘數之開方初商表取其較大於本數者以其根爲第一數正 次以初商實爲除法初商實內減本數其減餘數爲乘法乃以乘法乘第一數除法除之又以率分除之爲第二數負 乘法乘第二數除法除之又以率分減一乘之二因率分除之爲第三數負 乘法乘第三數除法除之二因率分減一乘之三因率分除之爲第四數負 乘法乘第四數除法除之三因率分減一乘之四因率分除之爲第五數負 如是遞求至應求位數乃并諸負數減第一正數得所求

按前開平方七術卽此法

第四術

法檢本率乘數之開方初商表取其較大於本數者以其根爲第一數正 次以本數爲除法初商實內減本數其減餘數爲乘法乃以乘法乘第一數除法除之又以率分除之爲第二數負 乘法乘第二數除法除之又以率分加一乘之二因率分除之爲第三數正 乘法乘第三數除法除之二因率分加一

乘之三因率分除之爲第四數負 乘法乘第四數除法除之三因率分加一乘之四因率分除之爲第五數正 如是遞求至應求位數乃并諸正數又并諸負數減之得所求

按前二術予所定與項氏所定暗合

以本數爲根求倍大各率

第一術

法任截本數幾位依本率乘數累乘之爲第一數正 次以本數爲除法本數內減截去數爲乘法其所求第幾率名爲率數乃以乘法乘第一數除法除之又以率數乘之爲第二數正 乘法乘第二數除法除之又以率數加一乘之二除之爲第三數正 乘法乘第三數除法除之率數加二乘之三除之爲第四數正 乘法乘第四數除法除之率數加三乘之四除之爲第五數正 如是遞求至單位下乃并諸正數得所求

第二術

法任截本數幾位依本率乘數累乘之爲第一數正 次以截去數爲除法本數內減截去數其減餘數爲乘法乃以乘法乘第一數除法除之又以率數乘之爲第二數正 乘法乘第二數除法除之率數減

一乘之二除之爲第三數正 乘法乘第三數除法除之率數減二乘之三除之爲第四數正 乘法乘第四數除法除之率數減三乘之四除之爲第五數正 如是遞求至率數減盡而止乃并諸正數得所求

第三術

法任截本數幾位於末位加一依本率乘數累乘之爲第一數正 次以截去數加一爲除法截去數加一內減本數其減餘數爲乘法乃以乘法乘第一數除法除之又以率數乘之爲第二數負 乘法乘第二數除法除之率數減一乘之二除之爲第三數正 乘法乘第三數除法除之率數減二乘之三除之爲第四數負 乘法乘第四數除法除之率數減三乘之四除之爲第五數正 如是遞求至率數減盡而止乃并諸正數又并諸負數減之得所求

第四術

法任截本數幾位依前術加一依本率乘數累乘之爲第一數正 次以本數爲除法截去數加一內減本數其減餘數爲乘法乃以乘法乘第一數除法除之又以率數乘之爲第二數負 乘法乘第二數除法除之率數加一乘之二除之爲第三數正 乘法乘第三數除法除之率數加二乘之三除之爲第四

數負 乘法乘第四數除法除之率數加三乘之四除之爲第五數正 如是遞求至單位下乃并諸正數又并諸負數減之得所求

按有本數求倍大折小各率本通爲一法非有二義其第二數倍大用率數乘者緣率分率數與單一爲三率連比例率分爲首率則單一爲中率率數爲末率故以率分除之之數卽同於率數乘之之數而折小各率率分整而率數零故用率分爲便倍大各率率數整而率分零故用率數爲便也其第三數以率數加減一乘之二除之者緣連比例首率與中率之比同於中率與末率之比前四術首率內加減中率乘之倍首率除之後四術中率內加減末率乘之倍中率除之其得數必同也

以下各數其義倣此

第二三術與前第二三術正負各異者緣乘法雖云率數內減一實一內減率數其減餘爲負算故乘爲負乘旣爲負乘則乘後之正負必變故能變逐數皆負者爲正負相間變正負相間者爲逐數皆正也其率數減盡而止者凡算例以適足爲實在以正數負數乘除之必仍爲適足或正負數爲實以適足數乘除之亦爲適足故率數減盡則以下無數也

又按前四術可爲開方捷法後四術所求止須以本數累乘卽得而挨次遞求似乎較煩然開方與累乘但能求倍大折小各整率若前八術則凡第一數可知者雖零率亦可求用之對數爲尤要也又按

每數通用之乘法除法若先以除法除乘法用爲遞次乘法則一次乘可代一乘一除若先以乘法除除法用爲遞次除法則一次除可代一乘一除

論對數根

對數根者諸對數之所生卽單一下無數空位零一之對數也舊法以一〇爲積開方五十四次以其方根單一下空位後所帶之零數爲一率單一折半五十四次卽一兆八千餘億除單一之數爲二率單一下十五空位零一之一爲三率求得四率爲對數根夫以一〇爲積開方五十四次卽以一〇爲本數第一率求折小第一兆八千零一十四萬三千九百八十五億零九百八十四萬一千九百八十四率也今有本數卽可求折小各率則是第五十四次開方數可以徑求矣旣可徑求則求第一兆八千餘億率不如求第一無量數率一無量數猶云一千或一萬何也蓋一兆八千餘億率爲第五十四次開方數之率分其位數甚多用連比例求得率數亦有多位卽第五十四次開方數之對數而布算甚繁一無量數數雖極大而仍爲一不過一下有無數空位耳以爲首率用連比例求末率必爲單位下無數空位零一此卽求對數根四率之二率數旣爲一可省多位乘法一次且一無量數較一兆有零爲尤密也

今定一〇之對數爲單一求對數根

法先以一〇開平方五次

或開平方三次三乘方一次或平方一次三乘方二次皆可但取其降位易而已

得折小第三十二率一〇七四六〇

七八二八三二一三一七四九七爲對數根之用數

用數見後第三十二率以前各率爲用數則降位稍難若三十二率以後皆可爲用數不必定用三十二

率也置用數減去首位單一以除用數得一四四〇三四一九二一八八六八六五三九爲遞次除法

用數爲通

用除法用數減首位爲通用乘法此即前所云以乘法除除法爲遞次除法則一次除可代一乘一除也

乃以除法除單一以折小率三十二乘之得二二二

一六九四六九〇二四九六三二六六爲第一數正

除法除第一數一乘之二除之得七七一二三八

六四〇一〇六七八三〇爲第二數正

除法除第二數二乘之三除之得三五六九七〇一六四九二

五二二二爲第三數正

除法除第三數三乘之四除之得一八五八七七八二四九九八〇五爲第四

數正

除法除第四數四乘之五除之得一〇三二四〇九四四二〇八三爲第五數正 如是遞求得

五九七三一七三三七四一爲第六數正

三五五四六一六三一三爲第七數正 二一五九四一〇

四六爲第八數正

一三三二六五三〇爲第九數正 八三二七一〇爲第十數正 五二五五七爲

第十一數正

三三四五爲第十二數正 二二四爲第十三數正 一四爲第十四數正 一爲第十

五數正

乃并諸正數得二三〇二五八五〇九二九九四〇四五七七爲首率單一爲中率求得末率

〇四三四二九四四八一九〇三二五一八一一卽對數根也

一〇七四六〇七八二八三二一三二七四九七

一四四〇三四一九二一八八六八六五三九

二二二六九四六九〇二四九六三二六六

七七二二三八六四〇一〇六七八三〇

三五六九七〇一六四九二五一二三

一八五八七八二四九九八〇五

一〇三二四〇九四四二〇八三

五九七三一七三三七四一

三五五四六一六三一二三

二一五九四一〇四六

一
二
三
二
一
六
五
三
〇

八三二七一〇〇

五
一
五
五
七

三
三
三
四
五

二一四

一四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除 法 除 之 一 乘 二 除 得
十 四 五	十 三 四	十 二 三	十 一 二	十 九 一	八 九	七 八	六 七	五 六	四 五	三 四	二 三		

四三

首率

二三〇二五八五〇九一九九四〇四五七七

中率



末卒

○四三四一九四四八一九〇三三五二八一

按此卽以一○爲本數第一率依第一術求折小第一無量數率也其第一數本爲單一凡求極多率者初商恒爲

單一依對數例以單一下之零數爲比例而截去首位故置第一數不用而竟以第二數爲第一數也其

以三十二乘之者緣用數係本數之折小第三十二率當於求得數後以三十二乘之爲所求數而以

三十二乘第一數其得數亦同也所異者求法既依第一術則第二數應以一無量數加一乘之二無

量數除之而何以用一乘二除不知求極多率者無加一之差也今試以九乘方言之其率分爲十其

乘法十一與除法二十之比較一與二之比所差尙大若兩位九乘方謂九十其率分爲百而一百零

一與二百之比較一與二之比所差較微若三位九乘方謂九百九十九其率分爲千而一千零一與二千

之比較一與二之比其差更微由是推之多位九乘方則其差必極微而可以不計矣且非特不計已

也譬之割圓有大弧弦求析分小弧弦每數乘法有分子昇之減差析之愈小減差愈微若求弧綫則

有分母無分子并此減差而無之蓋稍有減差則綫亦稍有舛稜而非真弧綫矣求對數根亦然必須

開無窮無盡極多位九乘方并此加差而無之然後求至數百千位而無不合若稍有加差則必滯於

第幾率而求至多位反不合矣卽如開平方五十四次而所求之對數根不過十五六位若欲增求一

位必須再開三四次不能如前法之求幾位卽得幾位者以其滯於一兆八千餘億率也然則一乘二

除二乘三除正開無窮無盡極多位九乘方之法無以名之姑名爲折小第一無量數率耳

論用數

前言有本數求折小第一無量數率可以徑求此立法也而法有所窮必須先求三十二率何也蓋多率之開方初商表其數極繁惟初商單一則任折小至多率而初商實亦必仍爲單一幸而求折小多率者其首位必爲單一故用第一第二兩術其第一數必爲單一而初商實猶可知若用第三四術則初商必爲二而初商實卽極繁而不可求矣然卽用第一二術而其中又有窒碍今試以一〇爲本數依第一術求之則以一〇爲除法初商實一減一〇得九爲乘法乘除法相差甚微而位不降卽不能遞求依第二術則一除九乘位不惟不降而反升尤不能遞求是窒碍也夫求折小多率者其本數必須單一下有空位空位後帶零數則減餘數小而可求今本數一〇既非單一又無零數則必假一單一下有空位帶零數之數以求之此用數之所由來也而求用數約有四法以本數先求折小第幾率爲用數其第一數以折小率若干乘之然後遞求此一法也以本數首位降爲單位以自二至九自一一至一九諸數累除之爲用數求得數後以除法對數加之視降幾位再首位加幾又一法也以本數先求倍大第幾率以首位降爲單位爲用數求得數後視降幾位則首位加幾然後以倍大率若干除之又一法也置本數

以自一至九累乘之以首位降爲單位爲用數求得數後視降幾位首位加幾然後以乘法之對數減之又一法也然第一法取數不易而有畸零惟求對數根不得已而用之第二法亦有畸零第三法雖無畸零而不可必得蓋諸數之倍大率不能輒得首位爲一而下有空位也惟第四法既無畸零且可必得故求用數可以倍大率求者則用倍大率其不可用倍大率者則用借數累乘法爲便也

假如以倍大率求二之用數

法以二自乘九次得一千零二十四爲二之倍大第十率降三位得一〇二四爲二之用數

假如以累乘法求七之用數

法以七用二乘之得十四又以八乘之得一百一十二又以九乘之得一千零八降三位得一〇〇八爲七之用數

假如兼用倍大率及累乘法求三之用數

法以三自乘再乘得二十七爲三之倍大第三率以四乘之得一百零八降二位得一〇八爲三之用數

論借數

借數者自一至九共八數借爲累乘之數也凡諸數擇八數內之數乘之皆可得首位爲一而下有空位

故借數不必廣求卽八數而已足但由用數求得之對數必以乘法之對數加之則必先求借數之對數而借數雖有八數實止三數何也二五四八本通爲一數三六九亦通爲一數惟七則自爲一數故有三數之對數而八數之對數已備有八數之對數而諸數之用數亦無不備矣

假如有對數根求二與四與五與八之對數

法依前求得二之用數一〇二四減去單一得〇〇二四爲遞次乘法乃以乘法乘對數根得〇〇一〇

四二三〇六七五六七八〇四三

凡乘法在單位下則乘得數小於原數

爲第一數正

乘法乘第一數一乘之二除

之得一二五〇七六八一〇七八八一三七爲第二數負

乘法乘第二數二乘之三除之得二〇〇一

二二八九七二六一〇爲第三數正

乘法乘第三數三乘之四除之得三六〇二二二二五〇七爲

第四數負

如是遞求得六九一六二四七三三爲第五數正

一三八三三四九五爲第六數負二

八四五五四爲第七數正

五九七六爲第八數負

一二七爲第九數正

三爲第十數負

乃并諸

正數得

〇〇一〇四二五〇六九四八六五六〇〇六七又并諸負數得〇〇〇〇一二五一一二八四

六七四八一一八以負減正得〇〇一〇二九九九五六六三九八一一九四九爲用數之對數以用數

係降三位乃於首位加三得三〇一〇二九九九五六六三九八一一九四九爲一千零二十四之對數

以一千零二十四係二之倍大第十率乃以十除之得〇三〇一二〇二九九九五六六三九八一一九餘小

四爲二之對數也

求四之對數者以四卽二之倍大第二率乃以二之對數二乘之得〇六〇二〇五九九九一三二七九

六二三八八卽四之對數

求五之對數者以二與五相乘卽十乃以十之對數單一內減二之對數得〇六九八九七〇〇〇四三

三六〇一八八〇五卽五之對數

求八之對數者以八卽二之倍大第三率乃以二之對數三乘之得〇九〇三〇八九九八六九九一九

四三五八四卽八之對數

用數

一〇二四

乘法

〇〇二四

第一數

〇〇一〇四二三〇六七五六七八〇四三

乘法乘之一乘二除得

二二五〇七六八一〇七八八一三七

同

二〇〇一二二八九七二六一〇

同

三六〇二二二二一五〇七

同

六九一六二四七三三

同

一三八三二四九五

同

二八四五四

同

五九七六

同

一二七

同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并正數

〇〇一〇四二五〇六九四八六五六〇〇六七

并負數

〇〇〇〇一二五一一二八四六七四八一八

減得

〇〇一〇二九九五六六三九八一一九四九

首位

三〇一〇二九九五六六三九八一一九四九

加三

〇三〇一〇二九九五六六三九八一一九四九

十除之

〇六〇二〇五九九九一三三七九六二三八九八

二之對數

二乘之

〇六九八九七〇〇〇四三三六〇一八八〇五一

四之對數

以減

〇六九八九七〇〇〇四三三六〇一八八〇五一

五之對數

單一

〇九〇三〇八九九八六九九一九四三三五八四七

八之對數

三乘之

〇九〇三〇八九九八六九九一九四三三五八四七

八之對數

假如求三與六與九之對數

法依前求得三之用數一〇八減去單一得〇〇八爲遞次乘法乃以乘法乘對數根得〇〇三四七四三五五八五五二二六〇一四四九爲第一數正 乘法乘第一數一乘之二除之得一三八九七四二三四二〇九〇四〇五八爲第二數負 乘法乘第二數二乘之三除之得七四一一九五九一五七八一五五〇爲第三數正 乘法乘第三數三乘之四除之得四四四七一七五四九四六八九三爲第四數負 如是遞求得二八四六一九二三一六六〇一爲第五數正 一八九七四六一五四四四〇爲第六數負 一三〇一一一六四八七六爲第七數正 九一〇七八一五四一爲第八數負 六四七六六六八七爲第九數正 四六六三二〇一爲第十數負 三三九一四二爲第十一數正 二四八七〇爲第十二數負 一八三七爲第十三數正 一三六爲第十四數負 一〇爲第十五數正 一爲第十六數負 乃并諸正數得〇〇三四八一七九六四〇七〇六九七二一五二又并諸負數得〇〇〇一三九四二〇八五八三七四七五一四〇以負減正得〇〇三三四二三七五五四八六九四九七〇一二爲用數之對數以用數係降二位於乃首位加二得二〇三三四二三七五五四八六九四九七〇一二爲一百零八之對數以係借四乘再減四之對數得一四三二三六三七六四一五八九八七

經世文編

三二一四爲二十七之對數以二十七係三之倍大第三率乃以三除之得〇四七七二二二五四七
一九六六二四三^七卽三之對數也

求六之對數者以二三相乘卽六乃以二之對數加三之對數得〇七七八一五二二五〇三八三六四
三六三^二〇卽六之對數

求九之對數者以九係三之倍大第二率乃以三之對數二乘之得〇九五四二四二五〇九四三九三
二四八七^二四卽九之對數

用數

一〇八

乘法

〇〇八

第一數

〇〇三四七四三五五八五五二二六〇一四四九

二

一三八九七四二三四二〇九〇四〇五五八

三

七四一九五九一五七八一五五〇

四

四四七一七五四九四六八九三

五

二八四六一五二三一六六〇一

六

一八九七四六一五四四四〇

七

一三〇一一一六四八七六

八

九一〇七八一五四一

九

六四七六六六八七

十

四六六三二〇一

十一

三三九一四二

十二

二四八七〇

十三

一八三七

十四

一三六

十五

一〇

十六

一

并正數

〇〇三四八一七九六四〇七〇六九七二二五二

并負數

〇〇〇一三九四二〇八五八三七四七五一四〇

減得

〇〇〇三三四二三七五五四八六九四九七〇一二

首位

二〇三三四二三七五五四八六九四九七〇一二

加二

二〇三三四二三七五五四八六九四九七〇一二

乘法乘之一乘二除得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內減四
之對數

一四三二一三六三七六四一五八九八七三二一四

三除之

四七七一二二二五四七一九六六二四三七一

三之對數

內加二
之對數

〇七七八一五一二五〇三八三六四三六三二〇

六之對數

二乘三
之對數

〇九五四二四二五〇九四三九三二四八七四二

九之對數

假如求七之對數

法依前求得七之用數一〇〇八減去單一得〇〇〇八爲遞次乘法乃以乘法乘對數根得〇〇〇三
四七四三五五八五五二二六〇一四五爲第一數正 乘法乘第一數一乘之二除之得一三八九七
四二三四二〇九〇四一爲第二數負 乘法乘第二數二乘之三除之得七四一一九五九一五七八
二爲第三數正 乘法乘第三數三乘之四除之得四四四七一七五四九五爲第四數負 如是遞求
得二八四六一九二三爲第五數正 一八九七四六爲第六數負 一三〇一爲第七數正 九爲第
八數負 乃并諸正數得〇〇〇三四七四四二九九七七六六三九一五一又并諸負數得〇〇〇〇
〇一三八九七八六八一五七四二九一以負減正得〇〇〇三四六〇五三二一〇九五〇六四八六
〇爲用數之對數以用數係降三位乃于首位加三得三〇〇三四六〇五三二一〇九五〇六四八六
〇爲一千零八之對數以係二與八與九疊乘所得乃并二八九之三對數得二一五八三六二四九二
〇九五二四九六五三八減之得〇八四五〇九八〇四〇〇一四二五六八三二卽七之對數也

用數 一〇〇八

乘法 〇〇〇八

第一數

〇〇〇三四七四三三五八五五二二六〇一四五

乘法乘之一乘二除得

二三八九七四二三四二〇九〇四一

同

七四一一九五九一五七八二

同

四四四七一七五四九五

同

二八四六一九二三

同

一八九七四六

同

一三〇一

同

九

二三四五七
三五四六八

二三四五七

并正數

〇〇〇三四七四四二五九七七六六三九一五一

并負數

〇〇〇〇〇一三八九七八六八一五七四二九一

減得

〇〇〇三四六〇五三二一〇九五〇六四八六〇

首位

三〇〇三四六〇五三二一〇九五〇六四八六〇

加三

二一五八三六二四九二〇九五二四九六五三八

并三

〇八四五〇九八〇四〇〇一四二五六八三三二

對數

〇八四五〇九八〇四〇〇一四二五六八三三二

七之對數

按此用第二術開極多位九乘方法也舊法求二之對數亦以一〇二四爲用數而以單一下十五空位零一之一爲一率單一下十五空位零一之對數卽今所用之對數根爲二率用數開平方四十七次以其單一下之零數爲三率求得四率然後以平方四十七次折小率一百四十餘萬億乘之得用數之對數夫一率之一本可省除今既開極多位九乘方其折小之率分爲一無量數而一無量數之一亦可省乘開方既用零數則第一數亦可置不用而竟以第二數爲第一數止須求得開方零數以對數根乘之卽得用數之對數而遞求數之例于求得數後乘之與乘第一數得數必同故竟以乘法乘對數根爲第一數也

本應以對數根乘不用之第一數然後以乘法乘之而不用之第一數係單一故可省乘

其求對數根用第一術而此用第二術者蓋對數根之用數係多位畸零凡多位畸零者除便於乘故以一次除代一乘一除既用除法則用第一術與第二術同一畸零除法不如第一術之降位稍易矣若今所求之用數均位少而無畸零不惟乘法止一二位抑且用第二術則除法卽單一可以省除故雖降位稍難而終以第二術爲便也

假如有借數求二十三之對數

法置二十三以五乘之得一百十五又以九乘之得一千零三十五降三位得一〇三五爲二十三之用

數減去首位單一得〇〇三五爲遞次乘法乃以乘法乘對數根得〇〇一五二〇〇三〇六八六六六
一三八一三四爲第一數正 乘法乘第一數一乘之二除之得二六六〇〇五三七〇一六五七四一
七爲第二數負 乘法乘第二數二乘之三除之得六二〇六七九一九七〇五三四〇爲第三數正
乘法乘第三數三乘之四除之得一六二九二八八九二二六五爲第四數負 如是遞求得四五六
一九九二〇九八三爲第五數正 一三三〇五八一〇二九爲第六數負 三九九一七四三一爲第
七數正 一二二二四七一爲第八數負 三八〇三二爲第九數正 一一九八爲第十數負 三八
爲第十一數正 一爲第十二數負 乃并諸正數得〇〇一五二〇六五一八二二四五七一九九五
八又并諸負數得〇〇〇〇二六六一六八四三一六三五四三八一以負減正得〇〇一四九四〇三
四九七九二九三六五五七七爲用數之對數以係降三位乃於首位加三得三〇一四九四〇三四九
七九二九三六五五七七爲一千零三十五之對數以係五與九疊乘所得乃以五與九兩對數相并得
一六五三三一二五一三七七五三四三六七九三減之得一三六一七二七八三六〇一七五九二八
七八卽二十三之對數也

用數 一〇三五

乘法 〇〇三五

第一數

〇〇一五二〇三〇六八六六六一三八一三四

乘法乘之一乘二除得

二六六〇〇五三七〇一六五七四一七

同

六二〇六七九一九七〇五三四〇

同

一六二九二八二八九二二六五

同

四五六一九九二〇九八三

同

一三三〇五八一〇二九

同

三九九一七四三一

同

一二二二四七一

同

三八〇三三二

同

一九八

同

二八

同

十二

同

并正數

〇〇一五二〇六五一八二二四五七一九九五八

并負數

〇〇〇〇二六六一六八四三一六三五四三八一

減得

〇〇一四九四〇三四九七九二九三六五五七七

首位

三〇一四九四〇三四九七九二九三六五五七七

加三

一六五三二一二五二三七七五三四三六七九三

二與九

對數共

減得

一三六一七二七八三六〇一七五九二八七八四

二十二三之對數

按求十萬對數前法爲便以真數無畸零也若求八綫對數則真數本屬畸零當依求對數根之法爲便矣大要求對數之法難於起始以後徧求各數審擇用之可耳又今所求之對數係十八位_{二位}餘故須遞求多數若求十二位更不必遞求多數也

增對數還原

論借用本數

對數爲真數之率數而恆以一〇爲本數第一率既有本數第一率又有率數則依以本數爲根求倍大各率之法求之可矣然其中有窒碍而一〇不可用爲本數何也整率之第一數可截本數依本率乘數累乘而得若零率之第一數則累乘中無其數對數之爲率數皆零率也故其第一數不可知不可知卽不可求矣但不可知之中自有可知者在凡整率之首位單一者則任倍大若干率而累乘所得之第一數必仍爲單一而不變整率遇單一而不變則零率遇單一其第一數必仍爲單一而不變無疑矣故凡零率而第一數可用單一者則可知而亦可遞求也第一數既必須用單一則以一〇爲第一率內減單一其減餘數大而不能遞求矣此借用本數之所由來也而借用之本數莫善於一〇〇〇〇〇〇〇一何以言之蓋用第二術則其首位之單一爲通用除法既可省除而減去單一得〇〇〇〇〇〇〇一爲通用乘

法只須降六位亦可省乘而降位又易故以一〇〇〇〇〇一爲便也惟諸對數係以一〇爲第一率之率數今用一〇〇〇〇〇一爲第一率則率數不合矣法先求得一〇〇〇〇〇一之對數用爲除法凡諸對數以除法除之其所得數卽以一〇〇〇〇〇一爲本數第一率之率數也

假如以一〇〇〇〇〇一爲借用本數求其對數爲除法

法以對數根降六位得〇〇〇〇〇〇四三四二九四四八一九〇三三爲第一數正以第一數降六位一乘之二除之得二一七一四七二爲第二數負以第二數降六位二乘之三除之得一爲第三數正乃以第一第三兩數相并內減第二數得〇〇〇〇〇〇四三四二九四二六四七五六二爲借用本數之對數卽求率數之除法也

本數 一〇〇〇〇〇一

乘法 〇〇〇〇〇〇一

第一數 〇〇〇〇〇〇四三四二九四四八一九〇三三 乘法乘之一乘二除

第二數 二一七一四七二 同 二三

并得數 〇〇〇〇〇〇四三四二九四四八一九〇三三 一〇〇〇〇〇一之對數
減得 〇〇〇〇〇〇四三四二九四二六四七五六二

論借用率數

前言以一〇〇〇〇〇一之對數除所設對數爲率數而一〇〇〇〇〇一之對數單位下有七空位諸對數至小者止一空位今以借用本數之對數除之其率數必甚大率數既大則每次通用乘法雖降六位而每次用率數之乘法且不止升六位則位仍不降而不可求矣故須參用舊法先求得自二至九自一一至一九自一〇一至一〇九自一〇〇一至一〇〇九自一〇〇〇一至一〇〇〇九自一〇〇〇〇一至一〇〇〇〇九自一〇〇〇〇〇一至一〇〇〇〇〇九各對數列爲表視所設對數有首位者先去首位其餘足減何數之對數遞次減之減至有六七空位然後以借用本數之對數除之爲借用率數則率數小而可求矣求得數後再以遞減對數之真數累乘之復視首位所減何數依數升若干位卽得所求之真數也

求備減表

自二至九各對數依前所求列之自一一至一九各對數內其一二與一四與一五與一六與一八均可加減而得惟一與一三與一七與一九須仍前求得用數然後遞求若一〇一至一〇九則原數卽可遞求不必再求用數至一〇〇一至一〇〇九則遞求各數與一〇一至一〇九相同止須逐數遞降一

位并減之即得若一〇〇〇一至一〇〇〇九則再降一位并減之以後各數並同此法

真數	假數	小餘
二	〇三〇一〇二九九九五六六三九八一一九四九	
三	〇四七七一二一二五四七一九六六二四三七一	
四	〇六〇二〇五九九九一三二七九六二三八九八	
五	〇六九八九七〇〇〇四三三六〇一八八〇五一	
六	〇七七八一五一二五〇三八三六四三六三二〇	
七	〇八四五〇九八〇四〇〇一四二五六八三二二	
八	〇九〇三〇八九九八六九九一九四三五八四七	
九	〇九五四二四二五〇九四三九三二四八七四二	
一一	〇〇四一三九二六八五一五八二二五〇四一七	
一二	〇〇七九一八一二四六〇四七六二四八二六九	
一三	〇一一三九四三三五二三〇六八三六七六九六	
一四	〇一四六一二八〇三五六七八二四八〇二七一	
一五	〇一七六〇九一二五九〇五五六八一二四二二	
一六	〇二〇四一一九九八二六五五九二四七七九六	
一七	〇二三〇四四八九二一三七八二七三九二七八	
一八	〇二五五二七二五〇五一〇三三〇六〇六九一	
一九	〇二七八七五三六〇〇九五二八二八九六一九	

真數	假數	小餘
一〇一	〇〇〇四三二一三七三七八二六四二五六六五	
一〇二	〇〇〇八六〇〇一七一七六一九一七五五九八	
一〇三	〇〇一二八三七二二四七〇五一七二二〇四六	
一〇四	〇〇一七〇三三三三九二九八七八〇三五四三	
一〇五	〇〇二一一八九二九九〇六九九三八〇七四四	
一〇六	〇〇二五三〇五八六五二六六六八四一二六四	
一〇七	〇〇二九三八三七七七六八五一〇九六四〇二	
一〇八	〇〇三三四二三七五五四八六九四九七〇一二	
一〇九	〇〇三七四二六四九七九四〇六二三六三三八	
一〇〇一	〇〇〇〇四三四〇七七四七九三一八六四〇七	
一〇〇二	〇〇〇〇八六七七二一五三一二二六九一二五	
一〇〇三	〇〇〇一三〇〇九三三〇一〇四一八一四六	
一〇〇四	〇〇〇一七三三七一二八〇九〇〇〇五二九七	
一〇〇五	〇〇〇二一六六〇六一七五六五〇七六七六二	
一〇〇六	〇〇〇二五九七九八〇七一九九〇八六一二二	
一〇〇七	〇〇〇三〇二九四七〇五五三六一八〇〇七〇	
一〇〇八	〇〇〇三四六〇五三二一〇九五〇六四八六〇	
一〇〇九	〇〇〇三八九一一六六二三六九一〇五二一六	

眞數

假數

小餘

一〇〇〇一	〇〇〇〇〇四三四二七二七六八六二六六九六
一〇〇〇二	〇〇〇〇〇八六八五〇二一一六四八九五七二
一〇〇〇三	〇〇〇〇〇一三〇二六八八〇五二二七〇六〇九
一〇〇〇四	〇〇〇〇〇一七三六八三〇五八四六四九一八七
一〇〇〇五	〇〇〇〇〇二一七〇九二九七二二三〇二〇八二
一〇〇〇六	〇〇〇〇〇二六〇四九八五四七三九〇三四六九
一〇〇〇七	〇〇〇〇〇三〇三八九九七八四八一二四九一九
一〇〇〇八	〇〇〇〇〇三四七二九六六八五三六三五四〇八
一〇〇〇九	〇〇〇〇〇三九〇八六九二四九九一〇一三一〇
一〇〇〇〇一	〇〇〇〇〇〇四三四二九二三一〇四三〇八四
一〇〇〇〇二	〇〇〇〇〇〇八六八五八〇二七八〇六二六三
一〇〇〇〇三	〇〇〇〇〇〇一三〇二八六三九〇二八四八九三
一〇〇〇〇四	〇〇〇〇〇〇一七三七一四三一八四九八〇九二
一〇〇〇〇五	〇〇〇〇〇〇二一七一四一八一二四五一一五五一
一〇〇〇〇六	〇〇〇〇〇〇二六〇五六八八七二一五三九六九
一〇〇〇〇七	〇〇〇〇〇〇三〇三九九五四九七六一三九八六
一〇〇〇〇八	〇〇〇〇〇〇三四七四二一六八八八四〇三三三
一〇〇〇〇九	〇〇〇〇〇〇三九〇八四七四四五八四一六七五

真數	假數	小餘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四三四二九四二六四七五六二
一〇〇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八六八五八八〇九五二一八七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三〇二八八一四九一三八八五
一〇〇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七三七一七四四五三二六六四
一〇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二一七一四六六九八〇八五三三
一〇〇〇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二六〇五七五九〇七四一五〇一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〇四〇〇五〇七三三一五七七
一〇〇〇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四七四三四一九五六八七六七
一〇〇〇〇〇〇	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九〇八六三二七四八三〇八三

假如有對數一三六一七二七八三六〇一七五九二八七八四求借用率數

法置所設對數去首位一得〇三六一七二七八三六〇一七五九二八七八四檢備減表足減二之對數乃以二之對數減之得〇〇六〇六九七八四〇三五三六一一六八三五又檢表足減一一之對數減得〇〇二九三〇五一五五一九五三八六六四一八又足減一〇四之對數減得〇〇〇二二七一八一五八九六六〇六二八七五又足減一〇〇五之對數減得〇〇〇〇一〇五七五四一四〇〇九八六一一三又足減一〇〇〇二之對數減得〇〇〇〇〇一八九〇三九二八四四九六五四一又足減一〇〇〇〇四之對數減得〇〇〇〇〇〇〇一五三二四九六五九九八四四九又足減一〇〇〇〇三之對數減得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二二九六一五一〇八四五六四前已得七空位乃以借用本數之對數四三四二九四二六四七五六二除之得〇五二八七〇八五九〇二二二〇爲借用率數也

一三六一七二七八三六〇一七五九二八七八四

首位減一得

〇三六一七二七八三六〇一七五九二八七八四

內減二之對數

〇三〇一〇二九九九五六六三九八一一九四九

減得

〇〇六〇六九七八四〇三五三六一一六八三五

內減一一之對數

〇〇四一二九二六八五一五八二二五〇四一七

減得

〇〇一九三〇五一五五一九五三八六六四一八

內減一〇四之對數

〇〇一七〇三三三三三九二九八七八〇三五四三

減得

〇〇〇二二七一八一五八九六六〇六二八七五

內減一〇〇五之對數

〇〇〇二一六八〇六一七五六五〇七六七六二

減得

〇〇〇〇一〇五七五四一四〇〇九八六一一三

內減一〇〇〇二之對數

〇〇〇〇〇八六八五〇二一一六四八九五七二

減得

〇〇〇〇〇一八九〇三九二八四四九六五四一

內減一〇〇〇〇四之對數

〇〇〇〇〇一七三七一四三一八四九八〇九二

減得

〇〇〇〇〇一五三二四九六五九九八四四九

內減一〇〇〇〇三之對數

〇〇〇〇〇一三〇二八八一四九一三八八五

減得

〇〇〇〇〇〇二二九六一五一〇八四五六四

以借用本數之對數

〇〇〇〇〇〇〇四三四二九四二六四七五六二

除之得

〇五二八七〇八五九〇二一二二〇

借用率數

假如有對數一三六一七二七八三六〇一七五九二八七八四求其真數

法依前求得借用率數〇五二八七〇八五九〇二一二〇乃以借用本數首位單一下加十九空位得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爲第一數正 次以借用本數減去單一得〇〇〇〇
〇〇〇一爲乘法以乘法乘第一數又以率數乘之得五二八七〇八五九〇二一二〇爲第二數正
乘法乘第二數又以率數反減一得〇四七一二九一四一截用九位乘之二除之得一二四五九二九爲第
三數負 乘法乘第三數又以率數反減二得一四七截用三位乘之三除之得一爲第四數正 乃并諸正
數得一〇〇〇〇〇〇〇五二八七〇八五九〇二一二一內減第三負數得一〇〇〇〇〇〇〇五二八七
〇八四六五六一九二乃以前求借用率數時遞減各對數之真數一〇〇〇〇〇〇三與一〇〇〇〇四
與一〇〇〇二與一〇〇五與一〇四與一一與二累乘之得二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九八五八棄零進一得二三又以前求率數時曾減首位之一應升一位得二十三卽所求之真數也

○ ○ ○ ○ ○

100

I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五
一
八
七
〇
八
五
九
〇
二
一
二
一
〇

降六位率數減一乘之二除之得
降六位率數減二乘之三除之得

1

一〇〇〇五二八七〇八五九〇二二二

一〇〇〇〇五二八七〇八四六五六一九一

以一〇〇〇〇三乘之得

一〇〇〇三五一八七一〇〇五一七四四六

以一〇〇〇四乘之得

一〇〇〇四三五二八八五一二〇〇一四六七

以一〇〇〇一乘之得

一〇〇〇一四三
五二七五五
六九七〇三
八六七

以一〇〇五乘之得

一〇〇五二四四七五五二四四七五五二四四八

以一〇四乘之得

一〇四五四五四五四五四五四五四八

以一乘之得

一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以二乘之得

三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二八

棄零進一升一位

按此卽用求倍大各率第二術也其第三數變爲負者凡整率必大于單一其減一減二皆爲正減至率數減盡而止而無所爲反減故逐數皆正今所用之率數小于單一其減一減二皆爲反減反減則爲負以爲乘法故能變逐數皆正者爲正負相間也又凡對數遞減得三空位已可遞求惟逐數用率數之乘法多位畸零不免繁重故須減至七空位然亦爲求十八位對數之真數而設耳若求十二二位則一〇〇一卽可借爲本數而對數遞減至四空位卽可求借用率數矣

割圓連比例術圖解序

董祐誠

元郭守敬授時草用天元術求弧矢徑一圍三猶仍舊率西人以六宗三要二簡術求八線理密數繁凡遇布算皆資於表梅文穆公赤水遺珍載西士杜德美國徑求周諸術語焉不詳罕通其故嘗欲更創通法使弦矢與弧可以徑求覃精累年迄無所得己卯春秀水朱先生鴻以杜氏九術全本相示蓋海甯張先生豸冠所寫者九術以外別無圖說聞陳氏際新嘗爲之注爲某氏所祕書已不傳迺反覆尋繹究其立法之原蓋卽圖容十八觚之術引伸類長求其乘積實兼差分之列衰商功之堆垛而會通以盡句股之變周髀經曰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圍弧也方弦矢也九九八十一遞加遞減遞乘遞除之差也方圓者天地之大體奇耦相生出於自然今得此術而方圓之率通矣爰分圖著解冠以九

術原文並立弦矢互求四術都爲三卷辭取易明有傷蕪冗其所未寤俟有道正焉

割圖連比例後序

董祐誠

割圖解既成之二年朱先生復得割圖密率捷法四卷於鍾祥李氏蓋乾隆初欽天監監正明圖所解而門人陳際新所續成者其書釋連比例諸率分弦矢爲二術皆先設百分千分萬分諸弧如本法乘除之棄其畸零以求合於矢之十二三十五十六弦之二十四八十百六十八諸數遂爲遞加一數以爲除法者特取其易知而便於記憶則其於立法之原似未盡也然反覆推衍使弧矢奇耦率可互通鈞隱探賸雜而不越蓋師弟相承積三十餘年之久推其用心可謂勤且深矣陳氏序言圖徑求周及弧求弦矢三術爲杜德美氏所作餘六術則明圖氏補之與張先生所傳互異又借弧借弦二術並見陳氏書中范氏所作其闔合歟余以垛積釋比例而三角及方錐堆三乘以下舊無其術近讀元朱世傑四元玉鑑菱草形段果垛疊藏諸問乃知遞乘遞除之術近古所有而遠西之士尙能守其遺法有足珍者爰并記之

少廣總鑒

夏鸞翔

開平方捷術一

小初商爲一借根 以一借根除本積得二借根 并一二借根半之爲三借根 以三借根除本積得

四借根 并三四借根半之得五借根 以五借根除本積得六借根 下皆如是求至借根小者漸大 大者漸小與方根密合而止

此術一四七十等借根恆微小於方根二三五六八九等借根恆微大於方根

算例

假如平積一百二十一求方根

小初商一〇爲一借根 一借根除本積得一三二爲二借根 并一二借根半之得一三〇五爲三

借根 三借根除本積得一〇九五零多則棄之以便算爲四借根 并三四借根半之得一〇二爲五

借根因前借根棄零故五借根適合方根 卽方根

開平方捷術二

大初商爲一借根 以一借根除本積得二借根 并一二借根半之得三借根 以三借根除本積得

四借根 并三四借根半之得五借根 以五借根除本積得六借根 下皆如是求至借根大者漸小

小者漸大與方根密合而止

此術奇借根恆微大於本根偶借根恆微小於本根

算例

假如平積九十九求方根

大初商一〇爲一借根 一借根除本積得四九爲二借根 并一二借根半之得四九五爲三借根

三借根除本積得四九四九七四爲四借根 并三四借根半之得四九四九八七此已消盡六位故六位下棄之

也爲五借根卽方根

開諸乘方捷術一

小初商爲一借根 以略大於本積之積爲外積其根爲外根以外積與外根加一之積相減又減一爲

遞次除法 一借積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數加一借根爲二借根 二借積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

得數加一借根爲三借根 下皆如是求至借根漸大與方根密合而止或置外根降一乘積本乘乘數加一乘之爲遞次除法更捷

算例

假如平積五十求方根

以七二之平積五〇四一爲外積七一爲外根求得一四二爲遞次除法 小初商七爲一借根 一借積四九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〇〇七〇四以加一借根得七〇七〇四爲二借根 二借積四

因九九〇五五六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〇〇〇〇六六五以加二借根得七〇七二〇六五爲三借根截去末二位得七〇七一〇卽方根

開諸乘方捷術二

大初商爲一借根 以略大於本積之積爲外積其根爲外根以外積與外根加一之積相減又減一爲遞次除法 一借積內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數減一借根爲二借根 二借積內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數減二借根爲三借根 下皆如是求至借根漸小與方根密合而止

算例

假如平積八_八求方根

以三之平積九爲外積三爲外根求得六爲遞次除法 大初商三爲一借根 一借積九內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〇〇三三三三三以減一借根餘三九六六爲二借根 二借積八八〇〇七一五五內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〇〇〇〇一一九以減二借根餘三九六六四八一爲三借根截去末二位得三九六六四卽方根

開諸乘方捷術三

小初商爲一借根 以略小於本積之積爲內積其根爲內根以內積與內根加一之積相減又減一爲遞次除法 一借積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數加一借根爲二借根 二借積內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數減二借根以下逐數皆一爲三借根 下皆如是求至借根小者漸大大者漸小與方根密合而止

算例

假如平積五十求方根

以 \square 之平積四 \square 九爲內積 \square 爲內根求得一四爲遞次除法 小初商 \square 爲一借根 一借積四 \square 九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 \square 〇七一二四以加一借根得 \square 〇七一二四爲二借根 二借積五 \square 〇〇四六九七內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 \square 〇〇〇三三五以減二借根得 \square 〇七二〇六爲三借根截去末一位得 \square 〇七二〇卽方根

開諸乘方捷術四

大初商爲一借根 以略小於本積之積爲內積其根爲內根以內積與內根加一之積相減又減一爲遞次除法 一借積內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數減一借根爲二借根 二借積減本積餘以除法除

之得數加二借根爲三借根

以下逐數皆一減一加相間

下皆如是求至借根大者漸小小者漸大與方根密合而

止

算例

假如平積八八求方根

以三九之平積八四一爲內積三九爲內根求得五八爲除法 大初商三爲一借根 一借積九內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〇〇三四四八二七以減一借根餘三九六五五爲二借根 二借積四七九四一九〇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〇〇〇一〇〇一七二以加二借根得三九六六五爲三借根 三借積八八〇〇一二三二內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〇〇〇〇〇二一以減三借根得三九六六四七爲四借根截去末一位得三九六六四卽方根

天元開諸乘方捷術一

較數餘積用此術

小初商爲一借根 以略大於本積之積爲外積其根爲外根以外積與外根加一之積相減又減一爲

遞次除法

一借積

凡天元借根求借積法以借根乘隅加減長廉以借根乘之加減平廉又以借根乘之加減立廉又以借根乘之至加減方後又以借根乘之卽借積也外根之於外積

亦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數加一借根爲二借根 二借積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數加二借根爲

三借根 下皆如是求至借根漸大與元數密合而止

算例

假如平方負積十六正方二正隅一求元數

以三二之積一因六四爲外積三二爲外根求得八四爲遞次除法 小初商三爲一借根 一借積一因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〇一一九〇以加一借根得三一一九〇爲二借根 二借積一因九六六一六一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〇〇〇四〇二八以加二借根得三一二三〇爲三借根 三借積一因九九九一二九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〇〇〇〇一〇三以加三借根得三一二三三〇三爲四借根截去末三位得三一二三卽元數

天元開諸乘方捷術二和數餘積用此術

小初商爲一借根 以略大於本積之積爲外積其根爲外根以外積與外根加一之積相減又加一爲遞次除法 一借積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數加一借根爲二借根 二借積內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數減二借根爲三借根以後逐數皆一 下皆如是求至借根小者漸大大者漸小與元數密合而止

算例

假如平方負積二九 正方四負隅一求小元數

以一之積三爲外積二爲外根求得三爲遞次除法 小初商〇九爲一借根 一借積二七九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〇〇五五以加一借根得〇九五五爲二借根 二借積三九〇七九七五內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〇〇〇三九八七以減二借根餘〇九五二〇一爲三借根 三借積二八九九六一九九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〇〇〇〇一九〇〇五以加三借根得〇九五二二〇爲四借根 四借積三九〇〇〇一八五六內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〇〇〇〇〇九二八以減四借根得〇九五二一九〇爲五借根截去末一位得〇九五二一九卽小元數

天元開諸乘方捷術三益積用此術

大初商爲一借根 以略大於本積之積爲外積其根爲外根以外積與外根加一之積相減又減一爲遞次除法 一借積內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數減一借根爲二借根 二借積內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數減二借根爲三借根 下皆如是求至借根漸小與元數密合而止

算例

假如平方負積一百六十八負方二十二正隅一求元數

以三〇之積二四〇爲外積三〇爲外根求得三八爲遞次除法 大初商三〇爲一借根 一借積

二四〇內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三八九四七三以減一借根餘二八一〇五爲二借根 二借積

一七二五八一內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〇〇九四二三以減二借根餘二八一〇一〇爲三借根

三借積一六八三四內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〇〇〇八九四以減三借根餘二八一〇〇一爲四借

根 四借積一六八〇〇三內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〇〇〇〇七八九以減四借根餘二八一〇〇

〇一爲五借根棄零得二八一卽元數

天元開諸乘方捷術四

翻積用此術

小初商爲一借根 以略大於本積之積爲外積其根爲外根以外積與外根減一之積相減又加一爲

遞次除法 一借積內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數加一借根爲二借根 二借積減本積餘以除法除

之得數減二借根爲三借根 下皆如是求至借根小者漸大大者漸小與元數密合而止

算例

假如平方負積二九 正方四負隅一求大元數

以三之積三爲外積三爲外根求得二爲遞次除法 小初商三爲一借根 一借積三內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〇〇五以加一借根得三〇五爲二借根 二借積三八九七五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〇〇〇一二五以減二借根得三〇四八七五爲三借根 三借積二九〇〇一二三四三內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〇〇〇〇六二七一以加三借根得三〇四八八一七爲四借根截去末三位得三〇四八八一爲大元數

天元開諸乘方捷術五

如前四術求得元數數位後再欲增求其位則卽以求得數位爲外根又求得除法 乃以前得數位演爲借積與本積相減餘以今得除法除之又與前得數位相加減爲元數可降數位如欲再求多位則又另求除法依此累求雖求至數十位亦非難事

算例

假如平方負積十六正方二正隅一已求得元數三一二三欲增求之

先用前除法八四增求一位得三一二三一仍爲借根以借根演得借積一五九九九五三六一減本積得餘積〇〇〇〇四六三九 乃用前得元數三一二三一又爲外根如前求得除法八二四

六二於末位加一數因前得元數微歛於元數尚非外根故必末位加一方是外根除法也得四二四六三為除法 除法除餘積得〇

〇〇〇〇五六二五五截去末二位以加前得元數得三一二三一〇五六二五為元數 如再

欲增求則以現得十位元數又為外根又求其除法以除餘積此餘積是現得十位元數之積減本積之餘也得數又可消得

九位矣

按正諸乘方亦可用右術

天元開諸乘方捷術六

方廉隅相并減以除本積得一借根 一借根步至方法步法以借根乘隅加減長廉又以借根乘之加減平廉又以借根乘之至加減方止以除

積得二借根 二借根步至方法以除積得三借根下皆如是求至借根與元數密合而止

算例

假如平方負積十八正方二十〇九負隅一求小元數方隅相減得一四九以除本積得〇九〇四五

二為一借根 一借根步至方法得一四九九五四八以除本積得〇九〇〇二〇為二借根 二借

根步至方法得一四九九九八以除本積得〇九〇〇〇〇九棄零得〇九即小元數

凡天元開方其方太大猝不能得初商者必元數甚小於奇數有懸絕之勢也以右術求之降位頗易

且無所用其初商若方不甚大者不可用此術用之則難於降位矣

若元數與隅數同者一除而盡無畸零例如後

又算例

假如立負方積一億正方一億〇〇十萬〇一千負廉十萬〇一千〇〇一正隅一求元數

方廉隅正負并減得一億以除本積得〇即元數也

右題見汪氏衡齋算學謂一與十萬相去遠矣茫無進退之限初商何以下算而知其翻爲同名與否據此則於本法亦未了然也今以此術求之其易如此

天元開諸乘方捷術七

以方爲遞次除法

除法除本積得一借根

一借根諸數加減本積

以借根平積乘第三層以借根立積乘第四層以借根三乘積乘第

五層如是乘至隅而止逐數皆與本積同名相加異名相減

以除法除之得二借根

二借根諸數加減本積以除法除之得三借根

下皆如是求至借根與元數密合而止

右術亦方大者用之爲便

算例

假如平方負積一百六十正方八十二負隅一求小元數

以方除本積得三九五二二爲一借根 一借根昇乘隅得三八〇七一八加本積以方除之得三九

九七六爲二借根 二借根昇乘隅得三九九〇四〇加本積以方除之得三九九九八八爲三借根

收零進一得三爲小元數

又算例

假如立方負積一千兆正方三百億廉空負隅一求元數

以方除本積得三三三三三爲一借根 一借根立積乘隅得三兆七〇三五九二五九加本積以方

除之得三四五六七爲二借根 二借根立積乘隅得四兆一三〇三三三〇一加本積以方除之得

三四七一〇爲三借根 三借根立積乘隅得四兆一八一八〇五六一加本積以方除之得三四七

二四爲四借根 四借根立積乘隅得四兆一八七九五三〇一加本積以方除之得三四七二四爲

五借根卽元數

又算例

假如立方負積一千兆正方二百億正廉十萬負隅一求元數

以方除本積得五萬爲一借根 一借根平積乘廉得二百五以減本積一借根立積乘隅得一百二

五以加本積減餘數以方除之得四三七五〇爲二借根 二借根平積乘廉得一百九一四〇六二

五以減本積二借根立積乘隅得八十三七四〇二三以加本積減餘數以方除之得四四六一因爲

三借根 三借根平積乘廉得一百九九〇五八七四以減本積三借根立積乘隅得八十八八一二

〇四以加本積減餘數以方除之得四四四八四爲四借根 四借根平積乘廉得一百九七九〇九

三一以減本積四借根立積乘隅得八十八〇四三九一以加本積減餘數以方除之得四四五〇因

爲五借根 五借根平積乘廉得一百九八〇七八四〇以減本積五借根立積乘隅得八十八一五

六七七以加本積減餘數以方除之得四四五〇爲六借根 六借根平積乘廉得一百九八〇五

一七〇以減本積六借根立積乘隅得八十八一三八九四以加本積減餘數以方除之得四四五〇

四爲七借根卽元數

右二題舊用益實減實歸除得數甚難此術似較易也

天元開諸乘方捷術八

如前諸術先求得元數數位爲一借根 前得元數數位又爲外根又求得遞次除法 一借積減本積

餘再爲積變方廉隅一次以除法除之得次小根以加減一借根爲二借根 次小根之積減變積餘再爲積又變方廉隅一次以除法除之得三小根以加減二借根爲三借根 三小根之積減次變積餘再爲積又變方廉隅一次以除法除之得四小根以加減三借根爲四借根 下皆如是求至借根與元數密合而止

按正諸乘方亦可用右術

天元開方至第五術捷矣然依次累求位數愈多乘法亦愈繁求至十餘位得借積已難再求不更難乎今用此術截段求之每次得四五位卽易一式乘法不致過繁降位亦復甚易也

算例

假如平方負積一百億正方十萬正隅一已求得元數六一八〇〇〇欲增求之

以六一八〇〇〇爲外根如前又求得二二三六〇〇因爲遞次除法 六一八〇〇〇爲一借根 一借積

九九九九一〇八〇〇減本積餘八九一九〇此術不爲初變積負倍前得五位加前方得二二三

六〇〇因爲初變方正一爲正隅 置初變積以除法除之得〇〇三九八八七有奇截用四位得〇〇三九

八八爲次小根以加前得五位得六一八〇〇〇三九八八爲二借根 次小根借積八九一七四二三

一八四一四四減初變積餘一因七六八一五八五六爲次變積負倍前得九位加原方得二二三六
○因七九七六爲次變方正一爲正隅置次變積以除法除之得○○○○七四九八九有奇截用
四位得○○○○七四九八爲三小根以加前得九位得六一八〇三三九八八七四九八爲三借
根 三小根借積一因七六六〇三七六八九六七○○○○四減次變積餘○○〇二一二〇八七
○三三九九九六爲三變積負倍前得十三位加原方得二二三六〇因七九七七四九九六爲三
變方正一爲正隅 置三變積以除法除之得○○○○○○九四八四八有奇截用四位得○
○○○○○○九四八四爲四小根以加前得十三位得六一八〇三三九八八七五〇七四八四
爲四借根卽元數

按右例所得十六位元數卽理分中末綫之大分數也

截球解義

徐有壬

幾何原本謂球與同徑同高之圓困其外面皮積等截球與截圓困同高則其外面皮積亦等而不直
挾其所以然徧檢梅氏諸書亦未能明釋之也蓄疑於心久矣近讀李淳風九章注乃得其解因釋之
以告同志雖然以戴東原之善讀古書而猶謂淳風此注當有脫誤甚矣索解人之難也今釋幾何原

本而瀉風之注因是以明蓋瀉風用方今用圓其理則無二也述截球解義

設如徑與高等之圓困內容同徑之圓球此球必居圓困三之二何以明之試將圓困橫切爲二則爲扁圓困內容半圓球又將扁圓困十字直切爲四則爲圓困八分之一內亦容圓球八分之一此圓困上下兩平面俱爲圓之一象限其外之圓立面爲困外面皮八分之一其湊心兩直立面本屬困之半徑乘半高卽球之半徑自乘幕因球在困內球殼因直切處切成一象限是爲球半徑幕內容一象限爲此體之湊心立面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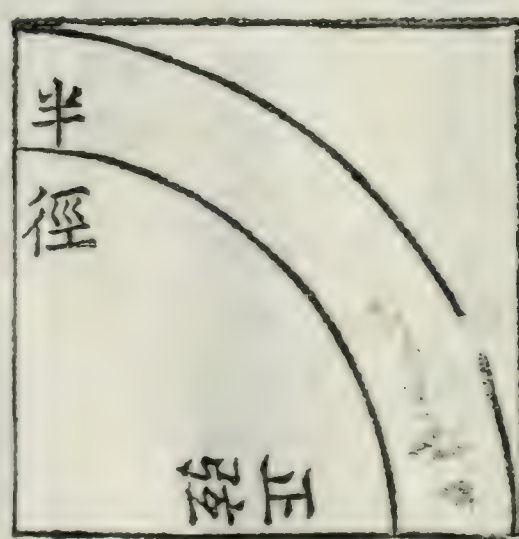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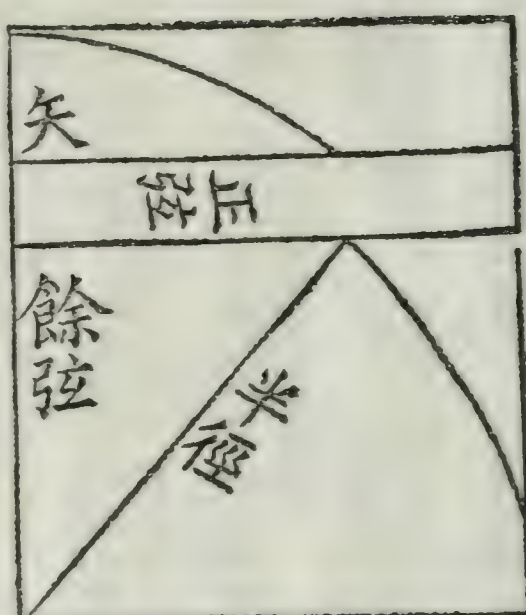
于此立面任意橫截則皆有正弦有餘弦有矢有半徑

于此體橫切之去其上截則高為餘弦



下半截上面截成兩象

限一大一小



此下半截上下兩平行面仍為圓之一象限而上面一象限因有球殼在內界成一小象限其半徑即所截之正弦正弦者句也餘弦者股也半徑者弦也以句為半徑作一象限以股為半徑作一象限兩象限相併作一大象限必以弦為半徑 句方股方併為弦方句圓股圓亦併為弦圓句象限股象限亦併為

弦象限以方圓比例推之其理易見

然則截體上面之大象限球半徑弦內減球殼所界之小象限正弦句所餘環積必與餘弦股所作小象

限餘弦股等矣

立面一象限自高而下所截餘弦至不齊也上面大象限減小象限之環積亦至不齊也而餘弦為半徑

作象限必與此環積等此環積總為弦上象限句上象限之較此無高無下無小無大無適不然者也

又試依圓囿之底為底即球中腰大圓面以囿之半高為高即球之半徑作一圓錐體而十字切之為象限錐積以象限為

底此錐之底兩旁之邊即圓囿半徑亦即球半徑也

底邊之半徑為句錐高之半徑為股是為句股相等

于此錐體任意橫截為各小錐莫不為底邊與高相等之錐苟以小錐高為半徑作象限面莫不與小錐

底相等此亦無高無下無小無大無適不然者也

小錐之高猶餘弦也小錐之底猶大象限減小象限之環積也小錐之高為半徑作象限必與小錐底等

猶餘弦為半徑之象限必與環積等也

餘弦之自大而遞小也截高則餘弦大截下則餘弦小極高則幾與半徑等極下則幾於無餘弦其長短

有序不亂今各以爲半徑作各象限層累疊積必成一象限錐與上錐等而餘弦各象限卽球內各象限減圓困各象限之餘也圓困橫薄切之皆相等之象限面圓球用此知球與圓困相較必少一錐體矣

是故一錐一球相併必與圓困等而錐居困三分之一球必居困三分之二矣

是故三倍圓球兩倍圓困其積必等

夫困之求積以困之外面皮積爲底以半徑爲高作立方爲困之兩倍球之求積以球之外面皮積爲底以半徑爲高作立方爲球之三倍今既知球之三倍困之兩倍爲相等則兩立方等矣又知兩立方之高同以半徑爲高則其底亦必等矣

是故球之外面皮積與困之外面皮積必等

是故球之中腰大圈乘圓徑卽球之外面皮積

再就前截體觀之以球心爲心依球殼所截上面小象限弧爲界以半徑周遭割之剜出一象限錐此錐

以小象限爲底此象限以正弦爲半徑以餘弦爲高是爲內錐

再依前法將截球殼外圓困所多之積割出準前論知此亦爲一象限錐此錐以大象限球半徑爲半徑小象限

截球正弦爲半徑之面積較爲底卽餘弦爲半徑所作之象限亦以餘弦爲高是爲外錐內錐外錐相併爲一大錐亦以餘弦

爲高

即原截體之高

而以大象限

半徑即球半徑

爲底

即原截體之底

此錐必爲原截體三分之一

上下兩面平行體與錐體同底同高則錐必居三分之一

而所餘者必爲三分之二矣

圓囷既剝去內錐割去外錐則所餘爲圓球截積

空中如碗外面則上小下大

必居圓囷三分之二

求圓囷截積者囷外面皮截積爲底半徑爲高作立方爲截囷之倍積求圓球截積者球外面皮截積爲底半徑爲高作立方爲截球之三倍積今既知截囷與截球若三與二則截囷兩倍之立方與截球三倍之立方亦必等矣又知立方之高爲相等之半徑則其底亦不得等矣

是故截球之外面皮積與截囷之外面皮積必等

是故截球餘弦高乘球之中周大圈卽截球之外面皮截積

全球之外面皮積卽圓徑乘周也半球之外面皮積卽半徑乘周也截球之外面皮積卽矢乘周也

球徑求積術

徑自乘再乘半之爲第一數 四分第一數之一又二分去一三分去二爲第二數 四分第二數之一又四分去一五分去二爲第三數 四分第三數之一又六分去一七分去二爲第四數 四分第四數

之一又八分去一九分去二爲第五數 諸數相併卽球積

球徑求球殼積術

徑自乘三之爲第一數 四分第一數之一又二分去一三分去二爲第二數 四分第二數之一又四分去一五分去二爲第三數 諸數相併卽球外面皮積

截球餘弦求截球積術

識別得餘弦乘周又乘半徑爲截球碗積之三倍 半徑自乘內減餘弦自乘餘爲正弦自乘求其圓面又乘餘弦爲截球內錐之三倍 兩積相併爲截球積

半徑自乘三之內減餘弦自乘又以餘弦乘之爲第一數 四分第一數之一又二分去一三分去二爲第二數 四分第二數之一又四分去一五分去二爲第三數 諸數相併爲截球積

截球矢求截球上蓋積

識別得矢乘周又乘半徑爲錐積之三倍 矢乘矢徑差爲正弦竅求其圓面乘餘弦爲內錐之三倍 兩錐相減餘爲蓋積

矢減半徑又加全徑以矢自乘乘之爲第一數 四分第一數之一又二分去一三分去二爲第二數

四分第二數之一又四分去一五分去二爲第三數 諸數相併爲截球上蓋積

附錄橢圓求周術

橢圓求周無法可馭借平圓周求之則有三術以表爲徑求大圓周及周較相減此項梅侶氏之術也以廣爲徑求小圓周及周較相加此戴鄂士氏之術也余亦悟得一術以橢圓爲圓周求其徑以求周卽爲橢圓之周術更直捷兼可貫三術爲一術如後方

堆垛術曰一爲第一數 一乘三乘第一數四除之爲第二數 三乘五乘第二數九除之爲第三數 五乘七乘第三數十六除之爲第四數 七乘九乘第四數二十五除之爲第五數 九乘十一乘第五數三十六除之爲第六數 依次列之爲初表

招差術曰廣袤各自乘相減四而一爲乘法一次乘初表第一數二次乘第二數三次乘第三數四次乘第四數五次乘第五數六次乘第六數仍依次列之爲表根

招差又術曰以表爲除法一次除表根第一數三次除第二數五次除第三數七次除第四數九次除第五數十一次除第六數相併爲表徑較以減表爲借圓徑

堆垛又術曰三因借圓徑爲第一數 四分第一數之一二分去一三分去二爲第二數 四分第二數

之一四分去一五分去二爲第三數 四分第三數之一六分去一七分去二爲第四數 四分第四數之一八分去一九分去二爲第五數 四分第五數之一十分去一十一分去二爲第六數 遞求至若干位相併爲橢圓周

右術分四層卽用項氏術變通得之其圖說之詳已見項氏書中茲不復贅若用戴氏術通之前後三層均如舊惟第三層不同如下

招差又術曰以廣爲除法一次除表根第一數正三次除第二數負五次除第三數正七次除第四數負九次除第五數正十一次除第六數負遞求至若干位正數相併內減負數餘爲廣徑較以加廣亦爲借圖徑

此卽戴氏術變通得之餘三層皆同前

若移第四層爲第一層先以表求大圓周或以廣求小圓周後依初表表根及招差又術各得周較加減所得並同卽項戴二君術也

四元解序

顧觀光

四元之術至明而失其傳近得徐鈞卿羅茗香諸公相繼闡發始有蹊徑可尋然按法求之恒苦其難而

不適於用約其大端蓋有三焉天物相乘與地人相乘並用寄位則竅與竅乘推而上之幾有無可位置之處一也剔消之法以一式截分爲二左右斜正初無一定之規非熟於法者安能無誤二也次式副式通式及上中下諸式之名任意作記易滋學者之疑三也繙閱之暇每欲改易算式而其道無由乙巳冬海甯李君秋紉以所著四元解示余余受而讀之見其以綫面體釋四元以綫面體之自乘再乘定算式而相消所得直命爲初消次消三消則向所難之三事均已無之作而歎曰心之神明固若是之日出而不窮乎非四元無以盡天元之變非天元無以盡少廣之變而非少廣之綫面體則亦無以定四元之位而直截發明其所以然竊爲一言以蔽之曰析堆垛成廣隅而已古法置太極於中心而環之以八又環之以十六其遞增也皆以八堆垛之式也新法置太極於一隅而附之以三又附之以五其遞增也皆以二廉隅之象也置太極於中心則上下左右動有牽制置太極於一隅則升降進退無往不宜由是四元相乘皆有位無寄位也四元爲法皆可除無剔消也且其定位之圖既化諸乘方爲平方相乘相消之圖又化諸乘方爲立方反覆辨論均能假象以達難顯之情何李君之心曲而善入如此李君又有弧矢啟祕對數探原諸書皆本天元之術而引而伸之實發前人所未發余冀其悉合而傳之以爲言算者一大快也

對數探原序

顧觀光

對數探原者海甯李君秋紉所著也西人對數之表以加減代乘除用之甚易而造之甚難李君巧借諸乘尖堆以定其數又化諸乘尖堆爲同高同底之平尖堆以圖其形由是遞加遞除而諸對數指顧可得精思所到生面獨開矣究其立法之原不越乎天元以虛求實之理是故尖堆之底卽天元也尖堆之高卽正數也平分其高爲若干分依分各作橫綫以截其積而對數之法由之以生何也對數之首位自一至九止矣一之對數爲○而百億之對數亦爲○故尖堆下段之積不可求而總積亦不可求非無積也正以其大之極而一至九之數不足以名故反命爲○此盈虛消息如環無端之妙也二至十之共積爲一十一至一百之共積爲一百一十一至一千之共積亦爲一推之至於萬億無不如是此尖堆漸上漸狹漸下漸闊之理也以加倍代自乘則二段之積不得不同於三四兩段之積以三因代再乘則二段之積不得不又同於五六七八四段之積此尖堆二段以上積數相等之理也尖堆之底無盡積亦與爲無盡而求兩對數較則所得皆爲最上一段之積故二十尖堆已足當億萬尖堆之用西人不達乎此乃用正數屢次開方對數屢次折半以求之亦識流而昧其原矣易不云乎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李君渺慮凝思無幽不啟蓋實有以通易簡之原而體神明之撰者西人見之應亦自悔其徒勞也

數學跋

顧觀光

江氏數學繼梅氏厯書而作者也其於七政運行之故歲實消長之原曲暢旁通實足補梅氏之未備自錢竹汀謂宣城能用西學江氏則爲西人所用且極詆其冬至權度如公孫龍之言臧三耳甚難而實非無識者往往惑之平心而論江氏之囿於西法固矣錢氏之說則又囿於中法而非實事求是之學也七政盈縮遲疾之原或曰小輪或曰不同心天世無陵雲御風之人誰爲正之然使小輪所用止在盈縮遲疾之間則謂其巧算而非真象無不可也無如日月在小輪之上半周則距地遠而視之亦小在小輪之下半周則距地近而視之亦大視徑有大小卽地半徑差有損益而影徑分之多寡亦由之而殊是七政之有高卑不待盈縮遲疾而後信也有高卑則舍小輪與不同心天固更無他法矣兩心差之有大小西人早已言之日躔厯指僭意罷閣於漢景帝時測兩心差爲十萬分之四千一百五十一九執厯推定日法分一象限爲六段計其積差凡二度十四分以正切求兩心差得十萬分之三千九百江氏推劉宋大明時兩心差四〇三五與意罷閣所測正相近唐開元時冬至減時大於今四刻有奇則較九執厯爲稍贏耳錢氏謂兩心差古大今小仍是楊郭百年消長之法不知消長以定冬至爲根而兩心差之加減則以平冬至爲根根旣不同算何由合元明以來歲實由消而漸長議者紛紛江氏妙解算理因授時厯議

所述丁丑至庚辰四年冬至自相乖違而知其刻下小餘有三十分斷爲長極而消之大界證佐甚明恐善辨者亦難爲郭氏解也西法行之已久不能無差江氏之書誠有主持太過之弊然元嘉十三年甲戌冬至諸歷皆得癸酉大明五年乙酉冬至諸歷皆得甲申而江氏所推獨與古人吻合元嘉十八年己亥冬至則據隋志以正宋志之譌光大二年乙巳冬至則據太建四年丁卯冬至而疑其測驗之非真此皆由古籍中參稽而得非徒立異同錢氏考之不審乃以爲辭窮而遁是算術不足信而史文必無一字之譌舛也有是理乎兩心差古大今小江氏未有定率而改最卑每歲東行爲一分三秒則精思所到遂與噶西尼之新法不約而同可見考諸古而無疑者質諸今而自合若合於古而不合於今則其合也亦幸而已矣易不云乎天地之道貞觀者也天有常行不以古今而異謂西人之術必不可以考古是古之天行異於今也謂古之天行異於今是古與今當各有一天也而豈其然哉江氏書世無善本七政小輪諸綫紛如亂絲恐其久而失傳無以爲治歷者先路之導今特詳爲校正書中精確不磨之處讀者當自知之惟無以是古非今之見先橫於中此則余所旦暮遇之也夫

歲實消長其故有二一由兩心差有大小一由黃赤距有遠近吳江王氏青州薛氏並嘗言之今薛氏天學會通未見足本曉庵新法又脫去補遺不知其說云何江氏之說得其一而失其一蓋考之未審

矣夫黃極環赤極二萬五千八百六十八年而一周卽歲差也黃道旣退行於赤道則歲實必漸消惟是西人舊說皆以歲差爲恆星東行遂與最高行兩數混淆無從分析中法知歲差爲歲不及天矣而又不知最高之有行分宜乎歲實消長歷千餘年而未有定論也近日西人新測春秋分點每歲西行五十一秒最高每歲東行十一秒八兩心差古大今小約百年差二萬五千分之一黃赤道古遠今近約百年差四十八秒咸豐庚申最卑過冬至十度二十八分五十三秒三〇黃赤大距二十三度二十七分二十七秒三八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七目錄

學術七 文學三附算學

五星歲輪與伏見輪之不同

顧觀光

幾何原本六和六較綫解

顧觀光

圓錐三曲綫記

顧觀光

靜重學記

顧觀光

動重學記

顧觀光

流質重學記

顧觀光

天重學記

顧觀光

代微積拾級序

李善蘭

代微積拾級序

偉烈亞力

談天序

李善蘭

談天序

偉烈亞力

糸世系

割圖八綫綴術序

左潛

綴術釋戴序

左潛

綴術釋明序

曾紀鴻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七

學術七 文學三附算學

上海葛士濬子源輯

五星歲輪與伏見輪之不同

顧觀光

西法步五星土木火用歲輪金水用伏見輪梅勿菴謂五星皆有歲輪而伏見輪卽歲輪上星行繞日之圓象婺源江氏從之著金水二星發微繪圖立算縷析條分而徵之等邊等角之兩三角形以著其理二家之說可謂詳且明矣余嘗細譯歷書而知歲輪與伏見輪之算其不可強同者有四試詳言之土木火次引以初實行減太陽實行得之是次引大小一由於太陽之盈縮一由於本天之高卑而金水二星但以初均加減伏見平行不用太陽盈縮差其不同一也土木火以初實行減太陽實行則初均數爲加者距日度反差而少初均數爲減者距日度反差而多此緣上三星之行遲於太陽故如此立法若金水二星之行速於太陽初均數加則距日度亦加初均數減則距日度亦減而乃反用初均以加減伏見平行與上三星算同而理正相反其不同二也用歲輪則心在本道有升度差用伏見輪則心在黃道無升度差其不同三也土木火以正交行減初實行是用次輪心距正交度金水以正交行減初實行又加伏見

實行而初實行與伏見實行相併之度卽平行與伏見平行相併之度是從伏見輪言之爲星距正交度從本天言之卽本輪心距正交度矣其不同四也因此四事而知歲輪與伏見輪之用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矣然則梅氏江氏之說非乎曰未可非也所不同之四事歷書均已言之曰伏見輪雖以太陽爲心實以太陽本輪心爲心也曰伏見輪最遠點無定分其距平遠點之度必與初均等也曰伏見輪最遠點距伏見輪正交之度必與伏見輪心距本道正交之度等也之三者非徵之實測未易決其是非惟謂伏見輪在黃道無升度差則卽以伏見輪之理考之而知其必不可通何也伏見輪之心雖行於黃道而其面與黃道斜交半在南半在北惟正交中交二點與黃道合聯此二點過心成一直綫此綫必與黃道平行而其距伏見輪遠近綫之度時時不等設正交距最遠九十度則伏見輪之上一南一北成偃臥之勢謂其無升度差理固然矣若正交與最遠合則伏見輪之左右一南一北成側立之勢與土木火本道之斜交於黃道者其象正同又安得無升度差乎斯時黃道如句視緯如股伏見輪面如弦自黃極出綫抵黃道及星在伏見輪之右者其度必差而東在伏見輪之左者其度必差而西歷書概置不論但以本道卽黃道一語了之不思經度與緯度相待而成無升度差安得復有視緯此可以理決之不俟實測而後信也要之伏見輪之法本於歲輪自承用者逐影忘形遂至牴牾不合回歷五星並用太陽平行並

無升度差歲輪與伏見輪通爲一法西人於土木火三星屢改益精而金水二星仍同回厯由泥於伏見輪在黃道之說而不復深思蓋改法者已不知伏見輪爲歲輪上星行繞日之圓象矣梅氏江氏之說穎悟絕倫表而出之以告天下後世之讀古人書而死於句下者

幾何原本六和六較綫解

顧觀光

大分四正方十六 小分三四六四奇正方十二 兩正方較積四其邊二與大分有等 半小分一七三三奇正方三 大分上作少一正方之矩形與半小分正方等長三闊一

大小兩分相併得七四六四奇爲第一合名綫

第二第二三綫同

相減餘五三五奇爲第一斷綫

第二第二三綫同

設有比例綫八與大分有等 以乘矩形之長得二十四其邊四八九八奇以乘矩形之闊得八其邊二八二八奇兩數相併得七七六奇爲合名綫自之得五九七一奇卽第一合名綫乘比例綫之矩形兩數相減得二〇七奇爲斷綫自之得四二八五奇卽第一斷綫乘比例綫之矩形

設有比例綫六九二八奇與小分有等以乘矩形之長得二十〇七八奇其邊四五五八奇以乘矩形之闊得六九二八奇其邊二六三二奇 兩數相併得七一九奇爲第一合中綫自之得五一七一奇卽

第二合名綫乘比例綫之矩形 兩數相減得一九二六奇為第一中斷綫自之得三七〇九奇即第

二斷綫乘比例綫之矩形

設有比例綫七與大分小分皆無等 以乘矩形之長得二十一其邊四五八二奇以乘矩形之闊得七

其邊二六四五奇 兩數相併得七二二七奇為第二合中綫自之得五二二四奇即第三合名綫乘

比例綫之矩形 兩數相減得一九三七奇為第二中斷綫自之得三七五二奇即第三斷綫乘比例

綫之矩形

大分四一二三奇正方十七 小分三六〇五奇正方十三 兩正方較積四其邊二與大分無等 半

小分一八〇二奇正方三三五 大分上作少一正方之矩形與半小分正方等長三〇六一奇闊一〇

六一奇

大小兩分相併得七七二八奇為第四合名綫

第五第
六綫同

相減餘五一八奇為第四斷綫

第五第
六綫同

設有比例綫八二四六奇與大分有等 以乘矩形之長得二十五二四奇其邊五〇二三奇以乘矩形

之闊得八七四九奇其邊二九五七奇 兩數相併得七九八奇為太綫自之得六三七二奇即第四

合名綫乘比例綫之矩形 兩數相減得二〇六六爲少綫自之得四二六八奇卽第四斷綫乘比例綫之矩形

設有比例綫七二一奇與小分有等 以乘矩形之長得二十二〇七其邊四六九七奇以乘矩形之闊得七六五其邊二七六五奇兩數相併得七四六二奇爲比中方綫自之得五五七一奇卽第五合名綫乘比例綫之矩形 兩數相減得一九三二奇爲合比中方綫自之得三七三二奇卽第五斷綫乘比例綫之矩形

設有比例綫七與大分小分皆無等 以乘矩形之長得二十一四二七其邊二七二三奇 兩數相併得七三五一奇爲兩中面之綫自之得五四〇九奇卽第六合名綫乘比例綫之矩形 兩數相減得一九〇五奇爲合中中方綫自之得三六二九奇卽第六斷綫乘比例綫之矩形

大分十五正方二百二十五小分十一一八奇正方一百二十五兩正方較積一百其邊十與大分有等 大小兩分相減餘三八二奇爲第一斷綫 卽以較積方邊爲比例綫圓半徑以乘第一斷綫得三十八

二奇開得斷綫六一八奇卽圓內容十邊形之一邊

大分十二五正方一百五十六二五小分五五九奇正方三十一二五兩正方較積一百二十五其邊十

一一八與大分無等 大小兩分相減餘六九一奇為第四斷綫 有比例綫二十徑圓與大分有等以乘

第四斷綫得一百三十八奇開得少綫十一七五奇即圓內容五邊形之一邊

大分十七三三奇正方三百小分十二九一奇正方一百六十六六兩正方較積一百三十三三三其

邊十一五四奇與大分有等 大小兩分相減餘四四一奇為第一斷綫 即以較積方邊為比例綫球內

容六面體之一邊以乘第一斷綫得五十〇八九奇開得斷綫七一三奇即球內容十二面體之一邊

大分十一一八奇正方一百二十五小分五五兩正方較積一百其邊十與大分無等 大小

兩分相減餘六一八奇為第四斷綫 有比例綫十七八八奇容二十面體上五邊形之圓徑與大分有等以乘第四斷

綫得一百十〇四九奇開得少綫十〇五一奇即球內容二十面體之一邊

圓錐三曲綫記

顧觀光

凡圓錐體橫剖之成平圓斜剖之成橢圓平圓祇有一心其周綫之距心恆等橢圓則有二心自二心出綫抵圓周二綫之和必與長徑等也命橢圓之長徑為橫軸短徑為縱軸則任於圓周作縱綫為股所截長半徑之橫綫為句股冪乘長半徑冪與句冪乘短半徑冪之和恆與兩半徑冪相乘之數等其過心之倍股即長軸之通徑以長徑為連比例之首率短徑為中率則通徑為末率也股冪與所分長徑二分相

乘之冪若短徑冪與長徑冪於長徑上作平圓則同句之平圓股與橢圓股若長徑與短徑矣任於圓周
出二斜綫抵橫軸之兩端爲正餘二通弦則二通弦對角正切相乘之冪卽長徑冪約短徑冪之數自圓
周作二斜綫與二通弦平行則橢圓切綫也引橫軸與切綫相交成句股形切綫爲弦縱綫爲股則其句
爲次切綫法以橫綫冪與長半徑冪相減爲實橫綫爲法實如法而一卽次切綫也自切點作綫抵橫軸
與切綫成直角是名法綫法綫爲弦縱綫爲股則其句爲次法綫法以短半徑冪乘橫綫爲實長半徑冪
爲法實如法而一卽次法綫也橢圓法綫平分切點距二心綫之交角故切綫與距二心綫之交角亦相
等矣二切綫既與二通弦平行則自二屬點過中點之斜徑亦與二通弦平行命之曰相切徑任於圓周
作縱綫與一半徑平行截其又一半徑爲橫綫與橫軸上之句股比例並同故相屬徑之二冪和與長短
徑之二冪和恆相等也徑端距二心綫相乘之冪與半徑冪等相屬徑四端之四切綫成平行四邊形亦
與長短二徑相乘之冪等若以二徑之平圓面積爲首末率而求其中率卽橢圓面積也

凡圓錐體依一邊之勢自對邊斜剖之至底成單曲綫形以此形橫置之作過心橫軸綫引長至頂點外
如頂點距心度乃作垂綫與軸綫成直角卽準綫也任於曲綫上作橫綫直交於準綫必與距心綫等任
於曲綫上作縱綫爲股截軸之橫綫爲句以句爲連比例之首率股爲中率則通徑爲末率通徑者過心

之倍股也折取其半卽心距準綫之度矣自縱綫上端作斜綫爲曲綫之切綫引橫軸與之相交亦與次切綫成句股形又作法綫直交於切綫亦與次法綫成句股形單曲綫之次切綫倍於橫綫而次法綫恆爲通徑之半以縱綫約次法綫或以次切綫約縱綫皆切綫與軸交角之正切也切點距心綫交法綫之角恆等於法綫交軸之角故法綫之兩端其距心亦相等切點距心綫交切綫之角恆等於切綫交軸之角故切綫之兩端其距心亦相等自心作斜綫直交於切綫卽切點頂點兩距心綫之中率矣任作通弦與切綫平行又自切點作橫徑與軸綫平行必分通弦爲兩平分半通弦爲縱綫截橫徑爲橫綫與橫軸上之句股比例並同若句股相乘取三之二卽所截單曲綫之面積也

凡圓錐體依立垂綫之勢自一邊直剖之至底成雙曲綫形以此相等之二形橫置之其二頂點之相距卽爲橫徑任於曲綫上出綫抵二心二綫之較必與橫徑等也自橫徑之中作綫直交於橫徑卽爲縱徑中點距心綫爲弦其距頂綫爲句求得股爲半縱徑自橫徑之上下截之復作相等之二曲綫形爲相屬雙曲綫引縱橫二徑爲二軸皆過曲綫之二心以橫徑爲連比例之首率縱徑爲中率則通徑爲末率卽橫軸上過心之倍股也任於曲綫上作縱綫爲股截橫徑之引長綫爲句股冪乘半橫徑冪與句冪乘半縱徑冪之較恆與兩半徑冪相乘之數等股冪與句加橫徑乘句之冪若縱徑冪與橫徑冪矣自縱綫上

端作切法二綫亦與次切次法二綫成句股形其求切綫交軸之角與單曲綫同雙曲綫之切綫平分切點距二心綫之交角故其法綫亦平分切點距二心綫之外角任於曲綫上出二斜綫抵橫徑之兩端爲正餘二通弦二通弦對角正切相乘之冪卽橫徑冪約縱徑冪之數自橫徑之中又作二斜綫與二通弦平行四端皆抵曲綫命之曰相屬徑以此二徑引而長之任於曲綫上作縱綫與一半徑平行截其又一半徑之引長綫爲橫綫與橫軸上之句股比例並同故相屬徑之二冪較與縱橫徑之二冪較恆相等也相屬徑四端之四切綫成平行四邊形與縱橫二徑相乘之冪等縱橫徑四端之四切綫成長方形作對角二斜綫引而長之與四曲綫漸近而永不相合命之曰漸近綫以橫徑約縱徑卽漸近綫與橫徑交角之正切矣任與曲綫上作縱綫與一漸近綫平行截其又一漸近綫爲橫綫縱橫二綫相乘之冪恆爲中點距心冪四之一引長縱綫以四曲綫爲界補成平行四邊形恆爲縱橫二徑相乘冪二之一任於曲綫上作切綫以二漸近綫爲界必平分於切點故切點上之相屬徑亦與切綫相等若以股乘半橫徑與句乘半縱徑二冪之和乘訥氏對數二七一八二八二以減句股相乘之冪卽所截雙曲綫之面積也此三曲綫皆圓錐之分形其離切綫之率當以合吻圓度之任於曲綫上作諸圓形與曲綫同切於一點則圓周之離切綫半徑小者較速半徑大者較遲而諸圓形中必有一圓周與曲綫吻合無間卽合吻圓

也命圓半徑爲曲率半徑則各點曲率半徑之比同於法綫立方之比法綫立方爲實半通徑之平方爲法實如法而一卽曲率半徑也橢圓二心相距之綫半之爲兩心差以長半徑約之則爲橢率置圓周率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以長徑乘之爲實橢率自之爲屢乘數遞取其四之一十六之三三十六之十五以減實卽橢圓周也置圓周率以長短二徑相乘之爲實橢率自之爲屢乘數遞取其六之一二十之三四十二之十五以減實卽橢圓體之曲面積也法綫乘縱綫而以通徑約之於上法綫加縱綫而半之以乘訥氏對數加入上位卽單曲綫之長也以通徑約圓周率四因三除以乘法綫次法綫兩立方之較卽單曲綫體之曲面積也橢圓體積等於外切圓柱三之二單曲綫體積等於外切圓柱二之一單曲綫面所容最大長方其橫徑恆爲軸綫三之二圓錐所容最大單曲綫面其軸綫恆爲斜距四之三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曲綫之能事畢矣

靜重學記

顧觀光

重學之本始於權衡權與物均而衡平則左距與右距等若不均而衡平則左距乘左重與右距乘右重等比例之法由此起矣桿之異於衡者不惟其平而惟其定直桿或平或斜並與衡同曲桿則視力綫與桿之交角其角正得九十度比例同於直桿不正得九十度則左距乘左重與右角正弦若右距乘右重

與左角正弦或有曲桿之折角而求左右兩角則左距乘左重爲實右距乘右重爲法實如法而一內減折角餘弦折角正弦除之卽左角餘切也求右角者倣此

二力綫之引重而行也二綫相合則用其和二綫相對則用其較若不相合而未至於相對者以二力綫補成平行四邊形作對角綫爲二力之合率三力以上其理一也

引重之器有七其助力各不同桿之助力爲右距與左距之比輪軸之助力爲軸徑與輪徑之比齒輪之助力爲小輪齒數與大輪齒數之比單滑車之助力爲一與二之比連滑車之助力爲一與二依滑車數少一乘方積之比或爲一與索數之比或爲一與二依動滑車數乘方積少一之比斜面之助力爲股與弦之比劈之助力爲劈背與劈邊之比螺旋之助力爲兩螺綫距與柄長爲半徑所成圓周之比七者或分或合或複或單皆能以小力運大重其力與重皆若重動速與力動速也

獨體合體均有重心自重心作垂綫必與地平成直角凡三邊形各於半邊作對角綫三綫相交之點爲重心其距角與距邊若二與一也兩兩相等四邊形於相等邊之半作聯綫兩綫相交之點爲重心其距兩邊恆相等四不等邊以對角綫分爲兩三邊形各以法求其重心兩重心聯爲一綫則大形垂綫與小形垂綫若小形之重心距與大形之重心距也凡尖錐體先求底之重心自底心至尖作聯綫其四之一

爲底心距重心若去其尖則以上下兩重心作聯綫全體之重心必在此綫上矣設諸面體之角各爲質點而以綫聯之又或斷而不連或動而不定亦必有此重心引重之器以力與重聯爲一綫力降則重升而聯綫上必有定點卽重心也

既有重心可明定理體之定於一點者自懸點作垂綫必過重心體之定於一面者自重心作垂綫必與定點相合體之定於一點及一面者自重心作垂綫爲一邊自面之定點作綫直交於面爲又一邊面之定點距重心爲底則兩定點相距爲三角形之大分邊體之定於兩點者以此兩點引而長之必交於重心所作之垂綫也體之定於兩面者兩定點之抵力綫各與其面成直角引而長之亦必交於重心之垂綫也

凡體已定而微動之或復原處或離其原處則固定與非固定之別也設小半球切於大半球之凸面其重心恒爲球半徑八之五自切點作綫與地平成直角重心在此綫內者爲固定在此綫外者爲非固定法以兩半徑相乘爲實兩半徑相併爲法實如法而一爲固定率若切於大半球之凹面則兩半徑相乘爲實兩半徑相減爲法實如法而一爲固定率

屋梁相定之理三梁相合成兩等邊三角形加重於頂自頂點作垂綫分爲兩句股形則句爲梁平力之

率倍股爲梁垂力與加重之率三梁相屬以次遞降自下梁重心作直綫引中梁綫與之相遇復自相遇點至下梁下端作斜綫則與地平綫成句股形句爲下梁平力之率弦爲下梁垂力之率四梁相屬長短輕重如一合地平綫成五不等邊形自頂點作垂綫則與地平綫成大句股又自下梁上端作地平綫則與垂綫成小句股小股對角之正切與大股對角之正切若一與三也

橋環相定之理先令諸劈之大小形狀左右俱等自橋頂作垂綫以諸劈之左右切面引而長之必與垂綫遇於一點此點卽環心也各切面與垂綫之交角其切綫較爲各劈重率割綫爲各劈抵力率不合此率而又無面阻力橋必圯矣由劈之重心作垂綫自切面之中作綫直交於切面爲抵力綫引而長之與左右兩垂綫相遇必在劈行之中若出劈外而又無膠固力橋必圯矣橋之下面爲圓綫者自圓心作地平綫又以圓半徑爲股橋頂至圓心之垂綫爲弦取其句於垂綫上自圓心截之復作一地平綫此綫自中至邊漸與橋之上曲綫相近而永不相合任於此綫上作一垂綫交於下地平綫又自圓心作一斜綫乃取交點距橋頂之度於斜綫上自圓心截之卽上曲綫所到也橋之上下面俱爲地平者中間必爲垂面各切面與垂綫之交角其切綫較爲各劈重率卽爲各劈面積率抵力綫不出劈外與橋環同凡糙面有二阻力一在平面一在斜面光面則祇有平面之阻力也任何面體行於平面其重卽爲抵力

兩面俱木而紋平行者取抵力二之一兩面俱木而紋橫直相交或兩面俱金者取抵力四之一兩面一木一金者取抵力五之一各以乘抵力爲面阻力斜面之阻力則置物於平面而以一邊徐徐舉起於物欲下未下之時測斜面與地平之交角其全數與角正切若抵力與面阻力也橋環諸劈之重不合於切綫較則抵力綫與切面斜交試於抵力綫之端作綫直交於抵力綫又於直交綫之中依斜面阻力角度左右各作一角卽爲斜交綫之大限切面在此二限之中環亦定矣

有小圓柱旋轉於大圓柱中其相切處亦生面阻力兩面俱木者取抵力十二之一兩面一銅一鐵者取抵力七之一各以乘抵力爲面阻力輪軸滑車率皆準此

動重學記

顧觀光

凡動無他力加之則方向必直遲速必平若加以他力而方向異於本動者以二方向綫補成平行四邊形作對角綫爲二速之合率力之加於物而生動也不論正加旁加其動力恆等於抵力故左重與右重若右速與左速二物相引則速之大者必減小者必增各以其重乘所增減之速其數亦相等也

凡球行於平面是生平力二球相擊其體平而復凸是生凸力球之無凸力者或鉛或瓦擊時二速消盡二球必止而不行矣凸力有等於平力者謂之全凸力有小於平力者謂之臍凸力呢紗等球凸力爲平

力九之五象牙球爲九之八玻璃球爲十六之十五正相擊後二球分行於二對面各生新速其擊前速與擊後速若平力與凸力也設二球皆全凸力正相擊後小球之速必減而大球之速必增二重和與二重較爲倍大重與減速之率又爲倍小重與增速之率各以其重乘速而併之擊前與擊後亦等二球之凸力等而正相擊後小球止而不行其大球與小球必若平力與凸力也若以動球擊靜球而二體相等又皆爲全凸力者其動靜必互相易動球小於靜球則小者返行而大者前行必小於小者之前速動球大於靜球則小者之速必大於大者之前速而大者隨行其速小於前速三球在一綫上以次遞小而大中二球之較大於中小二球之較者大球由中球傳速於小球必大於直傳速於小球若中球爲大小球之中率則傳速最大矣

自擊點過二球心作交綫其合於球行之方向者爲正相擊不合者爲斜相擊二球方向一直一橫則擊後橫者斜行以擊前二方向綫引而長之補成平行四邊形作對角綫卽斜行之綫也二球俱斜則擊後二方向綫與擊前二方向綫互爲平行自方向綫之端作綫直交於交綫前後各成兩句股形其兩句必自相等又以擊前二方向綫引之相交則交角之對邊卽擊時之兩半徑和也

二球相距必有重心至相擊時重心卽爲擊點二球相對而行則重心恆不動故左重與右重若右距與

左距相隨而行而後速大於前速則重心隨而前行法以兩重各乘速而併之爲實併兩重爲法實如法而一卽重心行也設二球平行於二斜綫重心必平行於一直綫以二斜綫引之相交取二速之度自交點截之爲兩腰作聯綫爲三角形之底則左速與右速若右分邊與左分邊乃自分邊處至交點作直綫卽重心行也

凡有凸力之球斜擊於不動之面則擊後必斜行自擊點過球心作交綫又自方向綫之端作綫直交於交綫成前後兩句股形凸力全者兩句股形相等而方向綫與交綫之交角前後亦必相等凸力不全則後角與前角之正切爲平力凸力之率後角與前角之正弦爲前速後速之率無凸力者擊後行於面邊其前速與後速若全數與角正弦也

凡動有二一爲平速一爲漸加速平速動成長方形速爲闊時爲長則路爲長方積漸加速動成塹堵形力爲高時爲長與闊則速爲長方積路爲塹堵形積物在空中爲地力所引而下墜愈下愈速卽漸加速也地形橢圓長徑過赤道短徑過兩極徑冪與地力爲轉比例故兩極下地力與赤道下地力若百四十五與百四十四兩極赤道之間地力適中於一秒中測物之下墜凡十六尺又萬分尺之六百九十七倍之爲一秒之地力依塹堵形求之速與路俱可得矣聲之行爲平速一秒中凡千十七尺設投石井中歷

幾秒聞水聲則以地力除二開平方爲石過井率以聲速除一爲聲過井率併之以比所歷之時卽井口距水之深也大小二重懸於定滑車者大重必隨地力而下二重和與二重較若地力與長加力物自斜面下行兩面皆爲光面必相切而行非旋轉而下斜面之弦爲重率股爲力率力乘地力卽斜面之長加力以壅堵形之比例通之地力乘股以除二弦竅卽時竅也二地力以乘股卽速竅也故不論弦之長短但股等則速亦等以重引重令行於斜面垂面之重大則重上行垂面之重小則重下行以垂重乘弦與斜重乘股之較乘地力爲實併二重以乘弦爲法實如法而一卽長加力也設有圓面直交地平自頂點至圓界作諸通弦則物任行於何通弦自頂點至末點時刻俱等大小兩圓面之頂合爲一點直交地平自頂點至大圓界作諸大通弦中有諸小通弦則物行於兩通弦之較自小圓界至大圓界時刻俱等凡此相等之理皆由地力而生也

拋物空中上行極則彎環而下其兩端恆相等是名拋綫拋綫與地平之交角適足四十五度者拋界最大其左右皆漸小而兩兩相等至九十度則無拋界矣若拋物於斜面則視斜面與九十度之交角拋綫中分此角者拋界最大其左右亦漸小而兩兩相等至九十度則無拋界矣以拋綫之切綫爲弦則垂綫爲股地平綫爲句切綫生於平速之拋力故時速相乘而得弦垂綫生於漸加速之地力故半地力乘時

冪而得股以平三角之比例通之拋綫交地平之倍角正弦乘速冪爲實地力爲法實如法而一卽平面拋界也拋綫交地平角與拋綫交斜面角相併爲和相減爲較和角較角兩正弦之較乘速冪爲實較角餘弦冪乘地力爲法實如法而一卽斜面拋界也九十度之拋綫卽爲拋高倍之爲平面之最大拋界又以斜面交九十度角之大矢除之卽斜面之最大拋界故平面之拋界視斜面爲大矣自拋高上端作橫綫爲規綫規綫距拋綫頂之度與拋綫頂距心之度等自心作橫綫直交於心距規綫兩端皆抵拋綫此綫必倍於心距規綫卽末率也心距規綫以二拋高爲最大故末率以四拋高爲最大拋綫與平綫之交角自地平上以漸而小至拋綫頂則與平綫合而爲一無交角矣垂綫所截之地平綫爲實拋綫交地平角之餘弦冪乘二拋高爲法實如法而一以減拋綫交地平角之正切卽交角正切也若以同速拋各物而同在一平面者歷若干秒各物所到之點聯之成平圓形若不在一平面成立圓形其拋點距圓心之度卽若干秒中地力下行所過之路矣

懸物空中左右限以曲綫令物一往一來則與曲綫乍合乍離而其行又成曲綫是名擺綫倍圓徑爲擺長又倍之爲擺綫周則圓周爲擺綫之界綫卽橫徑也於橫徑之中作垂綫必抵擺綫之底點以此垂綫爲圓徑作平圓形則任於垂綫上作橫綫其所截平圓之弧綫必等於平圓外之橫綫而所截之擺綫周

必倍於平圓內之通弦物自擺綫下行爲地力所引其速與垂綫等以測各處地力之大小至易見也一秒之地力爲實圓周率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三自之爲法實如法而一爲秒擺長秒擺者一秒擺動一次也設地力爲定數則擺長之平方根與時刻成正比例擺長爲定數則地力之平方根與時刻成轉比例故以秒擺長除擺長或以地力除原地力平方開之皆爲擺動一次之時刻也若以較數求之則擺長者動遲擺短者動速以擺長與秒擺長之較乘一晝夜八萬六千四百秒爲實倍秒擺長爲法實如法而一卽一晝夜擺動加減次數地形高下處處不同高則擺動遲下則擺動速一晝夜加減次數爲兩處高下差之率倍之爲兩處地力差之率擺綫之用盡於此矣

有諸質點各以堅綫聯於平面力加一點則諸點隨之而動此與獨動不同因諸質點各有抵力環軸時必互相感召或生動或阻動也距軸愈遠用力愈少力距相乘積等則速亦等自軸心作地平綫爲句自諸點各作垂綫爲股諸點之距軸綫爲弦各以質重乘弦冪而併之卽諸點之質阻率力乘距冪爲實質阻率爲法實如法而一卽實生力也諸質點爲地力所引亦各有長加力自軸心作直綫則分諸點爲左右兩邊各以質重乘句視諸點在直綫之一邊者相加在兩邊者相減用乘地力又以所求點之距軸綫乘之爲實質阻率爲法實如法而一卽所求點之長加力也諸質相距必有重心其距軸綫爲弦垂綫爲

股所截之地平綫爲句合各質重以乘重心之句與質重各乘距軸綫之句以相併者其數正等引重心距軸綫而長之卽爲擺心重心擺心兩距軸綫相乘卽環軸半徑冪也自重心作直綫與距軸綫成直角亦分諸質點爲左右兩邊而諸點之距重心綫爲弦直綫爲股所截之距軸綫爲句各以質重乘句其在重心之兩邊亦相等也合各質重以乘重心距軸冪又以質重各乘弦冪而併之亦與質阻率等重心距軸綫與距擺心綫相乘卽環重心之半徑冪合各質重乘之與質重各乘弦冪以相併者其數亦等重心爲心軸心爲界作平圓形任於圓綫上取一點爲懸點擺次並同若以擺心爲界其理亦同故懸點與擺心點可互易也

二重一加於輪一加於軸而在輪周者下行在軸周者上行輪軸之長加力各如其半徑之比三輪相屬或聯以索或銜以齒而二重一加於第一輪一加於第三軸輪軸之長加力如三輪半徑連乘與三軸半徑連乘之比不等二重加於桿之兩端者二重之長加力各如距重心之反比矣凡圓體有轉動有過面動此二動常相因也以索之一端纏於圓體一端過定滑車而以重懸之設等質之實圓柱則柱重乘地力以加懸重爲實三因懸重以加柱重爲法除之卽過面動之長加力懸重乘柱徑又乘地力爲實三因懸重加柱重以乘柱徑冪八之一爲法除之卽轉動之長加力若圓柱空而極薄則柱重乘地力爲實倍

懸重以加柱重爲法除之卽過面動之長加力倍懸重以乘地力爲實倍懸重加柱重以乘柱半徑爲法除之卽轉動之長加力設索之一端纏於圓體一端着於定點則過面動之長加力實圓柱爲地力三之二空圓柱爲二之一球爲七之五也圓體由斜面而下兩面皆爲糙面令圓體不爲直動而爲轉動則不用地力而用直動之長加力其比例並與此同不等二重加於靜滑車者令大重下行之長加力卽令小重上行之長加力若加於二滑車而一靜一動者動滑車之長加力爲靜滑車二之一因速減半故也若加於連滑車而一靜數動者第一動滑車之長加力爲靜滑車二之一第二動滑車爲四之一第三動滑車爲八之一旣得諸器之長加力用和分法推之卽可知諸器之動矣

凡二體相切相磨皆能生面阻力而動速漸減使牽力與面阻力等則物之行恆爲平速矣車行於石路之牽力小者爲物重千分之十六大者爲二千分之三十九路極不平處至千分之二十四火石路爲千分之六十四鐵軌路牽力或爲物重二百四十分之一或爲三百分之一平石路爲七十分之一石子路爲十五分之一若車行於斜而其所加之牽力等於股爲實弦爲法設斜面二丈最高一尺則比平面牽力加物重二十分之一也陸路不論速之大小阻力恆同水路則速羃漸大阻力亦漸大故車或五小時行十里或一小時行十里牽力並同而舟則一小時行十里較五小時行十里者牽力當加二十五倍也行十里或一小時行十里牽力並同而舟則一小時行十里較五小時行十里者牽力當加二十五倍也

惟一小時十里以上阻力增率甚小因舟甚速而高出水面耳生動之力有六曰定質重曰流質重曰定質凸力曰流質動力曰流質漲力曰人畜能力皆以力乘路爲當程功定質重之動力斜面與垂面不同設自行車路高一百尺長四千尺輕車一千斤以重車四千斤下行之力引之上行面阻力爲二百分重之一法以重較三千斤乘高一百尺得三十萬爲當程功以二百除一千得五斤爲上行阻力以二百除三千得十五斤爲下行阻力併之以乘長四千尺得八萬爲實程功是當程之功比實程爲四倍弱也用於垂面則以重乘路當程之功卽爲實程之功矣流質重之動力以水言之其當程功與定質同而水中又有橫流之水互相推盪不能用以程功故水激上半輪當程功與實程功若五與四水激下半輪當程功與實程功若十與三也捕鳥鼠之巧機能生暫動巧偶鐘表之發條能生長動皆凸力也發條動時抵力恆有改變故以繞軸漸卸時所過微路乘各秒中所加抵力之路爲所程功風氣之力有二風槍用漲力風帆用動力水氣亦有漲力與動力其動力大小之比皆若速立方大小之比矣人畜能力以靜體爲最大人力二十八斤又五分斤之四馬力一百四十四斤行則力必減小行至極速則力不能程功而一小時中極速之限人行六里馬行十二里故求人所程功者以一小時里數與六里相減餘數自之四因五除爲人力求馬所程功者以一小時里數與十二里相減餘數自之爲馬力各以里數乘之爲所程功

也

車以平速行於平路其力必等於面阻力若有阻物如小石類而車體甚堅阻物與輪周僅過於一點過此點時車必減速加力則速不減矣車過阻物上行時所加之力爲重阻力車行忽改方向震動時所加之力爲震阻力法以輪半徑除阻物高爲第一數輪半徑乘倍之以除阻物高爲第二數以此兩數之較乘平速爲震阻力率地力乘阻物高爲重阻力率併兩率以乘車重卽車過阻物之加力也若阻物高小於輪半徑則平速爲震阻力率輪半徑乘地力爲重阻力率或以薄鐵片附於軸下取其凸力令輪心漸離直綫而不震動阻力可減大半也

以物擊物其受擊物之抵力由兩物相遇而生故鐵錘之力大於紗球鐵墩所抵之能大於軟枕而錘之能力消於墩之抵力其所歷之時刻又有不同時刻愈小抵力必愈大而物性受凹愈少者時刻亦愈小也鋼鐵凸力率九百萬尺如以鐵錘擊鐵墩則錘高加墩高以乘錘高又以錘下行數乘而倍之爲實凸力率爲法實如法而一平方開之卽錘墩共凹之路錘高乘凸力率又以錘下行數乘而倍之爲實錘高加墩高爲法實如法而一平方開之卽鐵墩之抵力也若以錘擊釘入木則力爲平力而釘能動抵力必小釘長加錘高以乘木徑倍凸力率除之卽釘入木之路錘高乘平行數木徑除之內減釘入木路卽錘

針十之系系
釘共凹之路也

流質重學記

顧觀光

物各有質木石之類爲定質風水之類爲流質而流質又有輕重之分輕如風氣重如水液其體皆得熱而大得寒而小而水之質獨異當寒暑表之四十度爲極小之限更寒則反增大至三十二度而成冰矣成冰之時其體增大最速故瓶盆貯水每因冰而迸裂也流質在器爲地力所引必皆平於地平地球旋轉生離心力地心下引生向心力二者又有併力而水面必直交於併力故海面當赤道則曲於球形當二極則平於球形月過處有引力又合地力而生併力必令水面改變卽潮汐之理也水之小者同於平面故測兩地高卑以水爲準若二處流質相通必升至於平面以法激之能令水自下而上能令水載大重而上升或不用水而用風氣理亦同也定質抵力惟在引力所加之方向流質抵力處處皆同設水在器中於其四周開相等之四小穴以短柱塞之令可進退一柱漸進則餘柱必漸退其抵力之比同於穴大小之比去其一柱器必向對邊而傾以一邊無抵力也流質愈深抵力愈大立方一尺之水抵力六十二斤半以乘體積卽水抵力之重矣流質抵力必有重心設上下不等正方體水滿其中重心必近於大方令大方在下則重心低而抵力大大方在上則重心高而抵力小若有兩器同底同高不論方斜尖直

其底之抵力並同旁面抵力必在重心之下設爲平行四邊形則抵力心之高爲三分高之一設爲兩等邊三角形角尖在上則爲四分中垂綫之一角尖在下則爲二分中垂綫之一凡水間當抵力心處必多加能力以阻水也

定質爲流質所載重者必變而輕故竹木入水必升鐵入水銀亦升因等體積之流質重於定質故也定質重爲向下之力流質重爲向上之力二力同在一垂綫相等則物必定由此可得體積相等輕重不等之率如金重三十五分入水中則重三十一分所少四分卽等於金體之水重是知水與金之重率爲一與八七五矣若不合相定之理則物在水中或升或降令物升降之力卽等體積之水重與物重之較也人入水中身重小於等體積之水重又胷中空處能大能小首昂則胷大而兩重較更大且以兩手入水必不沉也若手出水則身重大於等體積之水重而身必沉沉至水底抵力愈大身之體積愈小而不能復升矣人於桅端下墜入水必深以身重大於等體積之水重也歿則體漲大而復升以身重小於等體積之水重也氣球上升亦同此理其上升之力卽球重於等體風氣重之較矣風氣又有冷熱之分而熱輕於冷又熱則體必加大而等體之冷風氣愈重二重之較卽令熱風氣上升之力聚火處開煙囪令煙速出於上卽此理也煙囪高則熱風氣向上直升恆高於頂數尺外風不能敵之低則熱風氣亦低或不

能敵外風而迴入室中矣

凡空處皆有風氣風氣漲力四面散行直至遇物攔阻而止設冷熱等則漲力大小與空體大小有轉比例如有長空圓柱兩端一通一塞以通之一端入水則柱中空體爲水所逼漸下漸小而令柱下行之力必漸加大此卽風氣之漲力以漲力與抵力恆相等也水熱至寒暑表之二百十二度其漲力與風氣等每方一尺抵力二千一百二十斤更熱則漲力極大雖至堅之物不能當之矣

地球外之風氣層層包裹近地最厚漸高漸薄至一百五十里則無風氣矣用玻璃管長三十二寸內徑極小不過八分寸之一兩端一通一塞滿貯水銀倒植水銀器中則管中水銀必降最卑至二十八寸最高至三十一寸其不能再降者爲風氣之所抵而風氣厚薄時時不等故升降亦時時不等也海面水銀高二十九寸九分二釐二毫在高山則必降風氣薄而輕也在深壑則必升風氣厚而重也大率高九百尺水銀降下一寸是又爲測高之簡法矣水在器中或倒懸而水不出以口有風氣抵力也虹吸內兩邊倒懸之水俱欲下行在頂點有兩分之意而頂點無空勢不能分兩邊一短一長必令短者逆流而上所以無空者風氣抵之也若頂點高過三十二尺卽有空矣故極大虹吸高不得過三十二尺

風氣冷熱處處不同赤道之下日光正射而熱入必多斜射則熱少愈斜則愈少故一年熱氣中率赤道

之下寒暑表八十四度兩極之下僅得四度然則赤道下之風氣較他處熱而輕故必上升而其下南北之冷風氣入之復受熱氣上升而其下之冷風氣又入之如水之流終古不斷遂生上下二潮上自赤道流向兩極下自兩極流向赤道而名之曰風風氣恆隨地球而行地球右轉之勢近赤道者較速近兩極者較遲故上潮速恆而下潮遲及其降至地面遲則與地轉相逆而北半球爲東北風南半球爲東南風速則與地轉相順而北半球爲西南風南半球爲西北風其勢正相反也赤道下有颶風亦由於此蓋上下方向相對遂成回旋之風矣

擺用流質與定質同其動之比同於綫長平方根之比水自器中出口其速之比同於口離水面平方根之比設於器旁開二口一離水面一尺一離水面一百尺則一百尺之速必十倍於一尺之速如有少於此者面阻力爲之也口在器底則水向下直行口在器旁則水依拋物綫行設爲徑寸平圓之口則近口處徑一寸漸遠漸小小至八分寸之五謂之截面此面距口有一定之度過此則形不變故測流質出口多少不用口面積而用截面積也

舟行水中阻力之比同於速冪之比而阻力又有大小之不同全在水中則大半在水中則小行於闊處則大行於狹處則小若於狹處一小時行十餘里舟行愈速出水愈高其阻力必大減矣水行川中上面

速於下面中流速於兩邊因底與兩岸有面阻力且多曲處故也曲處凹邊之流速於凸邊因各點有離心力能令水積於凹邊也上下行速不同方向或異甚至有對面者如海口潮來鹹水從下入淡水從上出以重者下而輕者上也浪乃略高之水行於水面與水行方向不同如桅上旗因風而生綺浪亦與旗行方向不同故水浮水面浪雖擁擊而水不行也浪每因風而生水闊二三百尺深三四尺浪高不過三寸深二三十尺浪高約尺半故可以浪之高低測水之深淺矣潮汐高卑由於日月攝力朔望時用其和兩弦時用其較而二攝力之大小時時不等因日月距地時時不等而攝力與距地之立方有轉比例也日力大小自十九至二十一月力大小自四十三至五十九故潮之最高與最卑若兩大數和與兩小數較卽若十與三之比也各地早晚不同當考者有五事一爲月過中綫差潮漲在月過中綫後若干時刻日日不同大率當以朔望爲準二爲半月差月過中綫又因距日而生差當於日月赤道緯度及地心差爲中數時測之此差半月而復故名半月差三爲潮距朔望差潮之大汛不在朔望而在朔望後之三潮上潮距月過中綫之平數卽潮距朔望也四爲日差一日二潮高卑不等或早潮高或晚潮高當於各地測之五則日月地心差不同赤道緯度不同潮之高卑時刻亦因之而變測之旣久乃知變者皆其常也有諸海港合而復分水道屢變有時成環繞之行水道變則遲速亦變是又當兼測水道矣

天重學記

顧觀光

日居中而不動地球環之其旋轉於本心而一日一周者晝夜之故也其循行於本道而一歲一周者寒暑之故也旋轉之勢依赤道循行之勢依黃道二道交角今爲二十三度二十八分交點每歲西行五十秒一故地行黃道一周三百六十五日五小時四十八分四十九秒七再加二十分十九秒九而後復於恆星卽歲差也黃道橢圓而日不正當橢圓之中兩心差〇〇一六七八三六最高每歲東行十一秒八故地繞太陽一周三百六十五日六小時九分九秒六再加四分三十九秒七而後復於最高卽歷周也最高差與歲差共一分一秒九積二萬九百八十四年而最高周於黃道則復其初矣地行於橢圓周每日五十九分八秒三三所歷之時刻等所過之面積亦等而最高半周角度小於積度則實行差而遲最卑半周角度大於積度則實行差而疾故日距地之平方與速率有反比例日距地之面積與時分有正比例也中距日視徑三十二分三秒三高則變小卑則變大大小之比同於日距地之反比矣黃道橢圓而地形亦爲橢圓長徑過赤道短徑過兩極二徑之比若二百九十九與二百九十八地之旋轉近赤道則漸疾而下引之力減近兩極則漸遲而下引之力增故物在兩極較赤道重一百九十四之一各度加重之比同於緯度正弦之比也地徑與日徑比若一與一百十一五地徑與黃道徑比若一與二萬三

千九百八十四故日之地平視差爲八秒六各度視差之比同於視距天頂正弦之比也赤極環繞黃極二萬五千八百六十八年一周爲諸星所攝動而黃赤大距古今小約百年差四十八秒其最大差爲一度二十一分赤極又爲月所攝動而成小橢圓之行長徑十八秒五短徑十三秒七四凡十九年一周長徑恆向黃極故大距又有微差矣地以二十四小時旋轉一周而考之鐘表亦有微差一爲橢圓遲疾差近最高則行遲而自轉有減分近最卑則行疾而自轉有加分一爲黃赤升度差近二分則黃道一度當赤道不足一度故自轉有加分近二至則黃道一度有餘故自轉有減分合二差以加減平時卽真時也光行之速一秒凡五十五萬五千里而地行黃道一秒僅五十五里故光速率與地速率若半徑與二十秒五之正切是爲光行差近地恆有蒙氣能令七政升卑爲高地平視差三十三分地平以上漸小而其差又隨時隨地不同此必徵諸實測非算術所能御矣

月繞地而又繞日其旋轉於本心與環繞乎地球皆二十七日七小時四十三分十一秒五而一周故月向地之面終古不易也月行白道與黃道斜交其角五度八分四十八秒交點退行於黃道每日三分十秒六四故月行南北二十七日二二二一而一周卽交終也白道橢圓而地不正當橢圓之中兩心差最大最小之比若三與二其中數爲〇〇五四八四四二最高每日順行六分四十一秒〇八故月行遲疾

二十七日五五四五而一周卽轉終也月行於橢圓周每日十三度一七六四亦以面積爲平行角度爲實行與太陽同中距月視徑三十一分七秒大小之比亦爲月距地之反比矣月地之行每日差十二度一九〇七五積二十九日十二小時四十四分二秒八七而復合是爲一月地徑與月徑比若一與〇二七二九地徑與白道徑比若一與五十九九六四三五故月之地平視差其中數爲五十七分六秒也日月二半徑和加月地平視差其最大者一度三十四分二十七秒日月兩心距小於此數則地面必有見食之處故日食限之距交爲十六度五十八分法自日體之兩邊各作綫與月體相切引長之成尖圓其尖或過地或不及地若以兩綫交互切月引長至地界內卽生淡影人在淡影中則見食在尖圓中則見食旣也月與內虛二心距等於月外虛二半徑和卽月入外虛之時等於月內虛二半徑和卽月入內虛之時故月食限之距交爲十一度二十一分法自日體之兩邊各作綫與地球相切引長之成尖圓卽內虛也若以兩綫交互切地引長之過月體卽外虛也日光透過蒙氣則折而下其交外虛綫之角卽倍地平蒙氣差其交內虛綫之角卽倍蒙氣差與日視徑之較月入外虛爲昏黃色入內虛則淺者爲藍綠色深者爲紅紫色也凡攝力之大小與相距之平方有反比例月距地心約地半徑之六十倍故地攝月力爲地面攝力三千六百之一日之攝力甚大於地而日地距大於月地距約四百倍故日攝月力僅得地

攝月力一百七十九之一也白道長徑與地之行每日差五十二分二十七秒二五積二百五日八九四而復合此一合中兩心差有增減長徑亦有進退而增減進退之差在最高者較大在最卑者較小大小之比若二十八與二十五矣朔望前二象限切力恆令速率增增則長徑變長朔望後二象限切力令恆速率減減則長徑變短又朔望左右各五十四度四十四分法力向外令曲率略小兩弦前後各三十五度十六分法力向內令曲率略大其最大差爲一度四分一月而復名二均差也月受日之攝力朔時距日近而略大望時距日遠而略小故日心斜交地月之綫令月增減於橢圓行其最大差爲二分名月角差也地行於橢圓周最高後距日漸近則日攝月力漸大最卑後距日漸遠則日攝月力漸小其最大差爲十一分一歲而復名年差也二千年間地道兩心差恆變而小約百年差二萬五千分之一則年差亦微有不同而月之平速恆變而大約百年差十一秒九其一終之時甚久未能徵諸實測也二體相距必有重心其距二體心遠近之比若二體輕重之比聯日地爲一直綫其公重心在日體中聯月地爲一直綫其公重心在地球中故月地之公重心繞日地之公重心而自人視之一若月繞地而地又繞日焉然因此而日之經度亦有微差一月而復因名之曰月差其最大者不能至八秒六八秒六者日之地平視差也白極環繞黃極十八年六而一周而赤道既退行於黃道又退行於白道則赤極所行方向恆正交

赤白二極距故不成正圓而爲次擺綫其速率亦時大時小二道所生二差之比若二與五矣

五星繞日而行軌道並爲橢圓與地球同其兩心差各以長半徑準之水星〇二〇五五一四九金星〇〇〇六八六〇七火星〇〇九三三〇七〇木星〇〇四八一六二一土星〇〇五六一五〇五距日中數以地道半徑準之水星〇三八七〇九八一金星〇七二三三三一六火星一五二三六九二三木星五二〇二七七六〇土星九五三八七八六一地與五星周時平方之比各同於距日立方之比推得五星之恆星周水星八十七日九六九二五八金星二百二十四日七〇〇七八七火星六百八十六日九七九六四木星四千三百三十二日五八四八二一土星一萬七百五十九日二一九八一七其交黃道之角水星七度九秒一金星三度二十三分二十八秒五火星一度五十一分六秒二木星一度十八分五十一秒三土星二度二十九分三十五秒七其交點與最高點行皆甚遲故聯兩交點爲一綫恆平分黃道焉外星之攝動內星也於內道上取距外星綫等於日距外星之兩點內星自等距點至交點者交點退而後自交點至等距點者交點進而前內星之攝動外星也二道相距小於內道距日者於內道上取距日與外星相等之兩點其交點之進退與外星攝內星同二道相距大於內道距日者二星在交綫之兩邊交點退而後在交綫之一邊交點進而前若二星中有一星正當交點則交點不動矣二道漸

相近而攝力又引之近二道漸相遠而攝力又推之遠則交角變大二道漸相近而攝力反推之遠二道漸相遠而攝力反引之近則交角變小引之近者交點退推之遠者交點進故交角之大小與交點之進退不相應也法力能變曲率向內則曲率增向外則曲率減切力能變速率順則速率增逆則速率減故法力向內而星近高點則長徑退近卑點則長徑進自高至卑則兩心差增自卑至高則兩心差減法力向外者反是切力順而星近高點則兩心差減近卑點則兩心差增自高至卑則長徑退自卑至高則長徑進切力逆者反是是兩心差與最高行互爲消長而切法二力亦互爲消長故五星之橢圓周古今不甚相遠也人視五星見其忽順忽逆忽留若無法者因地不在星道之心而又繞日環行故也若自太陽視之則有遲疾而無留退故求地心經緯度當以日心經緯度爲根先用弧三角形直角爲一角星道交黃道角爲一角最卑交點二經度較爲兩角所夾之弧求得對直角之弧以加減星距最卑度卽星距交度仍以直角爲一角星道交黃道角爲一角星距交度爲兩角所夾之弧求得對交角之弧卽日心緯度又求對直角之弧以加減交點距春分度卽日心經度也次用平三角形直角爲一角日心緯度爲一角星距日爲對直角之邊求得緯度角之對邊爲星距黃道綫又求得兩角所夾之邊爲星對邊又以星對邊爲一邊地距日爲一邊星地二日心經度較爲兩邊所夾之角求得對角之邊爲日對邊又求地距日

之對角以加二日心經度較再加地之日心經度卽星之地心經度又以日對邊與星距黃道綫爲夾直角之兩邊而求星距黃道綫之對角卽地心緯度也土木二星之互相攝動也二星一合爲七千二百五十三日四積至三合則土二周木五周而多八度六分以除三百六十度又以一合日數乘之得三十二萬二千三百七十三日約八百八十三年然其差因積久而大故九百十八年而一周此一周中一星速率增而周時變短則一星速率減而周時變長其最大差土星四十九分木星二十一分二星經度之比若二星體積各乘長徑平方根之反比也金星之攝動地球也一合爲五百八十三日九二積至五合則地八周金十三周而少二度二十四分以除三百六十度又以一合日數乘之得八萬七千五百八十八日約二百四十年而一周此一周中地速率減則日地中距變大地速率增則日地中距變小其差甚微然因此而月之速率亦有增減其最大差爲二十三秒金星攝力又有直加於月者地轉三終則金轉五終而多二十七日十三小時七分三十五秒六較月轉終少十分五十六秒七約爲三千六百二十五分月轉終之一凡二百七十三年而一周其最大差爲二十七秒四是又在日地二攝力之外矣五星地半徑差並小於月測之甚難而聯日星與地爲三角形則星距日與地距日若星距日度正弦與地道半徑差之正弦此差一年而周與光行差相似若以光行差與地道差爲夾直角之兩邊而求地道差之對角

卽星所在之度也

彗星行法與五緯同而橢圓之長徑甚長兩心差甚大故或數十年而一見其星甚多不能盡知其根數也因格彗半長徑二二一六四兩心差〇八四七四三六交黃道角十三度七分三十四秒凡三年一而一周迪末谷彗半長徑三〇九九四六兩心差〇六一七二五六交黃道角二度五十四分四十五秒凡五年一六七而一周勃陸孫彗半長徑三一五〇二一兩心差〇七九三六二九交黃道角三十度五十五分七秒凡五年二一六而一周比乙拉彗半長徑三五〇一八二兩心差〇七五五四七一交黃道角十二度三十四分十四秒凡六年二〇二而一周飛彗半長徑三八一一七九兩心差〇五五五九六二交黃道角十一度二十二分三十一秒凡七年一六一而一周達暎彗半長徑六三二〇六六兩心差〇七五六七二交黃道角三十一度二分十四秒凡十五年三二五而一周好里彗半長徑一七九八七九六兩心差〇九六七三九一交黃道角十七度四十五分五秒逆行凡七十六年一〇六而一周又有乾隆三十五年之彗兩心差〇七八五八交黃道角一度三十四分凡五年半而一周道光二十三年之彗最卑距日〇〇〇五五八交黃道角三十五度三十六分二十九秒逆行凡二十一年八七五而一周又有順治十八年之彗約一百二十九年而一周嘉靖三十五年之彗約二百九十二年而一周康熙十

九年之彗約五百七十五年而一周上考往古有當見而不見者必近日而晝見有雖見而先後一二年則爲他星所攝動也乾隆五十一年至道光十八年因格彗已十五周每周減百分日之十一洪武十一年至道光十五年好里彗已六周每周增千分年之四百四十五增減之故未得而詳彗之頭如星氣漸近中心漸厚尾恒背日蓋太虛中之薄氣故借日光而明有時隔彗能見恆星知其爲薄氣而非實體矣

代微積拾級序

李善蘭

幾何之學自歐几里得至今專門名家代不乏人粵在古昔希臘最究心此學爾時以圓錐諸曲綫之理爲最精深亞奇默德而後其學日進至法蘭西代加德立縱橫二軸綫推曲綫內諸點距軸遠近自有此法而凡曲綫無不可推故曲綫之數多至無窮而以直綫爲限一例用曲綫之法馭之旣得諸曲綫依代數理推之可得諸平面諸曲面諸體其已推定之曲綫略舉其目曰平圓綫橢圓綫雙綫拋物綫半立方拋物綫薛荔葉綫蚌綫擺綫餘擺綫和音綫次擺綫弦切諸綫指數綫對數綫亞奇默德螺綫對數螺綫等角螺綫交互螺綫兩端懸綫葛西尼諸橢圓綫平行動綫而圓錐諸曲綫與他曲綫統歸一例無或少異此代數幾何學也自有代數幾何而微分學之用益大微分學非一時一國一人所作其源流遠矣數學有數求數代數無數求數然所推皆常數微分能推一切變數創法者不一家理同而術異求本之者

日爾曼人也立界說曰以小至無窮之點積至無窮多推其幾何名爲推無窮小點法難者曰無窮小之點雖積之至無窮不能成幾何解之曰但易無窮小爲任何小卽有積可推矣故其說雖若難解而其理未始不合也而英國奈端造首末比例法不用無窮小之長數乃用有窮最小長數之比例而推其漸損之限其幾何變大則爲末限變小則爲首限此法便於幾何而不便於代數後造流數術棄不用而謂萬物皆自變其變皆有速率凡幾何俱可用直綫顯之故速率之增損可用直綫之界顯之此說學者皆宗之嘉慶末法蘭西特浪勃造限法自云不過用奈端首末比例耳而蘭頓別創新法凡微分一憑代數不云任近限而云已得限名曰賸理拉格浪亦造法多依附戴老之理大略與蘭頓同總論之微分不過求變幾何最小變率之較耳家數雖多理實一焉奈端來本之同時各精思造法未嘗相謀相師也奈端於元上加點以顯流數如串爲甲之流數是也用以推算覺不便故用來氏之才號以顯之積分者合無數微分之積也亦用來氏之禾號以顯之微分積分爲中士算書所未有然觀當代天算家如董方立氏項梅侶氏徐君青氏戴鄂士氏顧尙之氏暨李君秋紉所著各書其理有甚近微分者因不用代數式故或言之甚繁推之甚難今特偕李君譯此書爲微分積分入門之助異時中國算學日上未必非此書實基之也

代微積拾級序

偉烈亞力

中法之四元卽西法之代數也諸元諸乘方諸互乘積四元別以位次代數別以記號法雖殊理無異也我朝康熙時西國來本之奈端二家又創立微分積分二術其法亦借徑於代數其理實發千古未有之奇秘代數以甲乙丙丁諸元代已知數以天地人物諸元代未知數微分積分以甲乙丙丁諸元代常數以天地人物諸元代變數其理之大要凡線面體皆設爲由小漸大一刹那中所增之積卽微分也其全積卽積分也故積分逐層分之爲無數微分合無數微分仍爲積分其法之大要恒設縱橫二綫以天代橫綫以地代縱綫以天代橫綫之微分以地代縱綫之微分凡代數式皆以法求其微係數係於天或地之左爲一切綫面體之微分故一切綫面體之微分與縱橫綫之微分皆有比例而疊求微係數可得綫面體之級數曲綫之諸異點是謂微分術既有綫面體之微分可反求其積分而最神妙者凡同類諸題皆有一公式而每題又各有一本式公式中恆兼有天地或兼有天或兼有地但求得本式中天與地之同數或地與地之同數以代之乃求其積分卽得本題之全積是謂積分術由是一切曲綫曲綫所函面曲面曲面所函體昔之所謂無法者今皆有法一切八綫求弧背弧背求八綫真數求對數對數求真數昔之視爲至難者今皆至易嗚呼算術至此觀止矣蔑以加矣羅君密士合衆之天算名家也取代數微分積

分三術合爲一書分款設題較若列眉嘉惠後學之功甚大偉烈君亞力聞而善之亟購求其書請余共事譯行中國偉烈君之功豈在羅君下哉是書先代數次微分次積分由易而難若階級之漸升譯既竣卽名之曰代微積拾級時幾何原本刊行之後一年也

談天序

李善蘭

西士言天者曰恆星與日不動地與五星俱繞日而行故一歲者地球繞日一周也一晝夜者地球自轉一周也議者曰以天爲靜以地爲動動靜倒置違經畔道不可信也西士又曰地與五星及月之道俱係橢圓而歷時等則所過面積亦等議者曰此假象也以本輪均輪推之而合則設其象爲本輪均輪以橢圓面積推之而合則設其象爲橢圓面積其實不過假以推步非真有此象也竊謂議者未嘗精心攷察而拘牽經義妄生議論甚無謂也古今談天者莫善於子輿氏苟求其故之一語西士蓋善求其故者也舊法火木土皆有歲輪而金水二星則有伏見輪同爲行星何以行法不同歌白尼求其故則知地球與五星皆繞日火木土之歲輪因地繞日而生金水之伏見輪則其本道也由是五星之行皆歸一例然其繞日非平行古人加一本輪推之不合則又加一均輪推之其推月且加至三輪四輪然猶不能盡合刻白爾求其故則知五星與月之道皆爲橢圓其行法面積與時恆有比例也然俱僅知其當然而未知其

所以然奈端求其故則以爲皆重學之理也凡二球環行空中則必共繞其重心而日之質積甚大五星與地俱甚微其重心與日心甚近故繞重心卽繞日也凡物直行空中有他力旁加之則物卽繞力之心而行而物直行之遲速與旁力之大小適合平圓率則繞行之道爲平圓稍不合則恒爲橢圓惟歷時等所過面積亦等與平圓同也今地與五星本直行空中日之攝力加之其行與力不能適合平圓故皆行橢圓也由是定論如山不可移矣又證以距日立方與周時平方之比例及恒星之光行差地道半徑視差而地之繞日益信證以煤坑之墜石而地之自轉益信證以彗星之軌道雙星之相繞多合橢圓而地與五星及日之行橢圓益信余與偉烈君所譯談天一書皆主地動及橢圓立說此二者之故不明則此書不能讀故先詳論之

談天序

偉烈亞力

天文之學其源遠矣太古之世旣知稼穡每觀天星以定農時而近赤道諸牧國地炎熱多夜放羣羊因以觀天間嘗上考諸文字之國肇有書契卽記及天文如舊約中屢言天星希臘古史亦然而中國堯典亦言中星歷家據以定歲差焉其後積測累推至漢太初三統而立七政統母諸數從此代精一代至郭太史授時術法已美備惟測器未精得數不密此其缺陷也中國言天者三家曰渾天曰蓋天曰宣夜然

其推歷但言數不言象而西國則自古及今恆依象立法昔多祿某謂地居中心外包諸天層層硬殼傳其學者又創立本輪均輪諸象法綦繁矣後代測天之器益精得數益密往往與多氏說不合歌白尼乃更創新法謂太陽居中心地與諸行星繞之第谷雖譏其非然恆得確證人多信之至刻白爾推得三例而歌氏之說始爲定論然刻氏僅言其當然至奈端更推求其所以然而其說益不可搖矣夫地球大矣統四大洲計之能盡歷其面者無幾人焉然地球乃行星之一耳且非其最大者計繞太陽有小行星五十餘大行星八其最大者體中能容地球一千四百倍其次能容九百倍也設以五百地球平列土星之光環能覆之而諸行星又或有月繞之總計諸月共二十餘設盡并諸行星及諸月之積不及太陽積五百分之一太陽體中能容太陰六千萬倍可謂大之至矣而恆星天視之亦只一點耳設人能飛行空中如最速礮子亦須四百萬年方能至最近之恆星故目能見之恆星最小者可比太陽其大者或且過太陽數十萬倍也夫恆星多至不可數計秋冬清朗之夕昂首九霄目能見者約三千設一恆星爲一日各有行星繞之其行星當不下十五萬況恆星又有雙星及三合四合諸星則行星之數當更不止於此矣然此僅論目所能見之恆星耳古人論天河皆云是氣近代遠鏡出知爲無數小星遠鏡界內所已測見之星較普天空目所能見者多二萬倍天河一帶設皆如遠鏡所測之一界其數當有二千零十九萬一

千設一星爲一日各有五十行星繞之則行星之數當有十億零九百五十五萬意必俱有動植諸物如我地球偉哉造物其力之神能之鉅真不可思議矣而測以更精之遠鏡知天河亦有盡界非佈滿虛空也而其界外別有無數星氣意天河亦爲一星氣無數星氣實卽無數天河我所居之地球在本天河中近故覺其大在別星氣外遠故覺其小耳星氣已測得者三千餘意其中必且有大大於我天河者初人疑星氣爲未成星之質至羅斯伯之大遠鏡成始知亦爲無數小星聚而成而更別見無數星氣則亦但覺如氣不能辨爲星之聚設異日遠鏡更精今所見者俱能辨恐更見無數遠星氣仍不能辨也如是累推不可思議動法亦然月繞行星行星繞太陽近代或言太陽率諸行星更繞他恆星與雙星同然則安知諸雙星不又同繞一星而所繞之星不又繞別星耶如是累推亦不可思議偉哉造物神妙至此蕩蕩乎民無能名矣

割圖八綫綴術序

左潛

自泰西杜德美剏立割圖九術以屢乘屢除通方圖之率我朝明氏董氏各立一家言以爲之說而杜氏之義推闡靡遺顧八綫互求尙無通術未足以盡一圖之變夫非明董之智力不能因法立法以盡其變也其能窮杜氏之義也資於借根方其不能廣杜氏之法也亦限於借根方蓋借根方卽天元一之變

術而借根方之不能立式究不如天元一之巧變莫測也是書祖杜氏而宗明氏又旁參以董氏之法八綫相求各立一式因式立法不煩審顧之勞因法入算不費尋求之苦嚮之不可立算者今皆能馭之以法卽有不能立法布算者而其式終存則式能濟法之窮而度圓諸綫一以貫之無遺法矣推其立式之由所謂比例術卽明氏定半徑爲一率所有爲二率或三率之法也所謂還原術卽明氏弧背求正矢又以正矢求弧背之法也所謂借徑術卽明氏借十分全弧通弦率數求百分全弧通弦率數借百分全弧通弦率數求千分全弧通弦率數諸法也所謂商除法又卽還原術之變法也是故綴術之生因於明氏而又足以盡明氏之變明氏之未能立式也借根方法取兩等數其分母分子雜糅繁重而不可通也其多號少號輾轉互變而不可約也試取明氏書馭之以綴術其遞降各率頃刻可求則是書也其真能因法立法而更能樹幟於明董之後者與書爲徐君青先生所作吳君子登述而成之顧詳於式而略於草惟弦求矢矢求弦求切切求弦求割小切求大切小切求大弦小割求大矢八式有草餘皆有式無草欲考其立式之原不可遽得學者難焉潛因於暇日一一盡爲補草合爲四卷書旣成丁果臣先生以嘗習算於徐先生將以此書付諸梓因綴數語於簡端云

余既補訂徐莊愍公割圓綴術丁果臣先生復以戴氏鄂士求表捷術見示圖解詳晰立法巧變於天地間自然之形數曲盡精微其中各式有足補徐氏之未備者

如餘弦求各綫式

有式同於徐術而立法不同者

徐術

先求差根此術先求乘法更為直捷法異而理不異也

要皆祖杜宗明使割圓之理一以貫之雖各有創術而因法立法互相發明

益足見明氏書之為通術而其理固無所不賅也原書算式繁重通分化分諸法學者驟難通曉余因思綴術乃天元一之變法用以立式巧變莫測遂依法改演各草不一日而諸式立就且與書中細審諸草一一密合爰並取全書刪繁就簡手錄成帙至求式各法已詳綴術草中茲不再述

綴術釋明序

曾紀鴻

易繫曰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則綜天下難定之象以觀於有定莫數若矣在昔聖神制器尙象利物前民其於數理必有究極精微範圍後世者代久年湮其數學漸至失傳近三百年泰西猶能推闡古法翻陳出新而中國之才人智士或反蹈其成轍而率由之孔子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正今日數學之謂也中國舊有弧矢算術而未標角度八綫之名未立八綫鈐表則雖有用其理以入算者而無表可藉則每求一數必百倍其功而始得且得而仍非密率明代譯出泰西八綫表及八綫對數表核其立法之源得數之初甚屬繁難而成表之後一勞永逸大至於無外細至於無微莫不可以此表測之則其用之廣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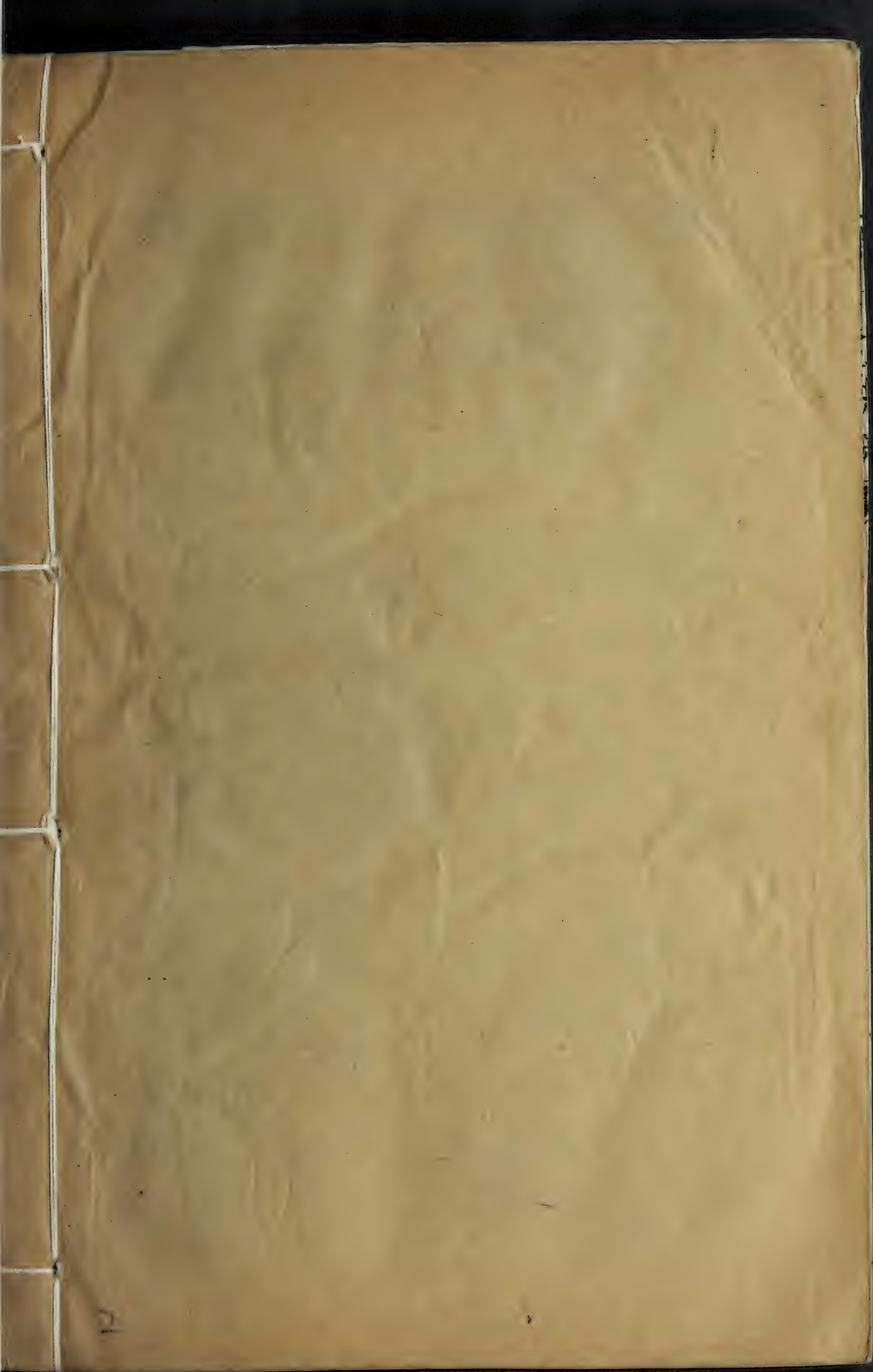
可想然得表之後雖無事於再求而任舉一數何能較其訛誤若仍用舊術則非匝月經旬不得一數此明靜菴董方立推演杜德美弧矢捷術之可貴也向來求八綫者例用六宗三要二簡各法若任言一弧度必不能考其弦矢諸數至杜氏創立屢乘屢除之法則但有弧徑而八綫均可求董方立解杜術先取直綫之極微者令與弧綫合而後用連比例以推至極大又考諸率數與尖錐理相合故用尖錐以釋弧矢而弧矢之理以顯而數亦顯明靜菴解杜術先取四分弧通弧十分弧通弦直綫之極大者用連比例以推至千分萬分弧通弦之極微者考其乘除之率數與杜氏原術乘除之理相合故用綴術以釋弧矢而弧矢之數以出而理亦出董明二君均爲弧矢不祧之宗無庸軒輊其間邇百年中繼起者如戴鄂士煦徐君青有壬季壬叔善蘭所著各書雖自出新裁要皆奉董明爲師資也吾友左君壬叟湘陰相國之姪也英年積學於詩文賦字無不深純每應試必冠其曹而於數學一道尤孜孜不倦遇有疑難之題必窮力追索務洞出其奧窔而後止嘗謂方圓之理乃天地自然之數吾之宗中宗西不必分其畛域直以爲自得新法也可曾釋徐君青氏綴術又釋戴鄂士求表捷術茲又釋明靜菴弧矢捷術而一貫以天元寄分之式於圓率一道三致意焉可謂勇矣余癸酉從丁果臣先生遊始識壬叟繼與共述粟布演草圓率考真二書相得甚歡不啻古所謂同方合志者孰意天厄良才壬叟竟於甲戌秋不永年而逝凡在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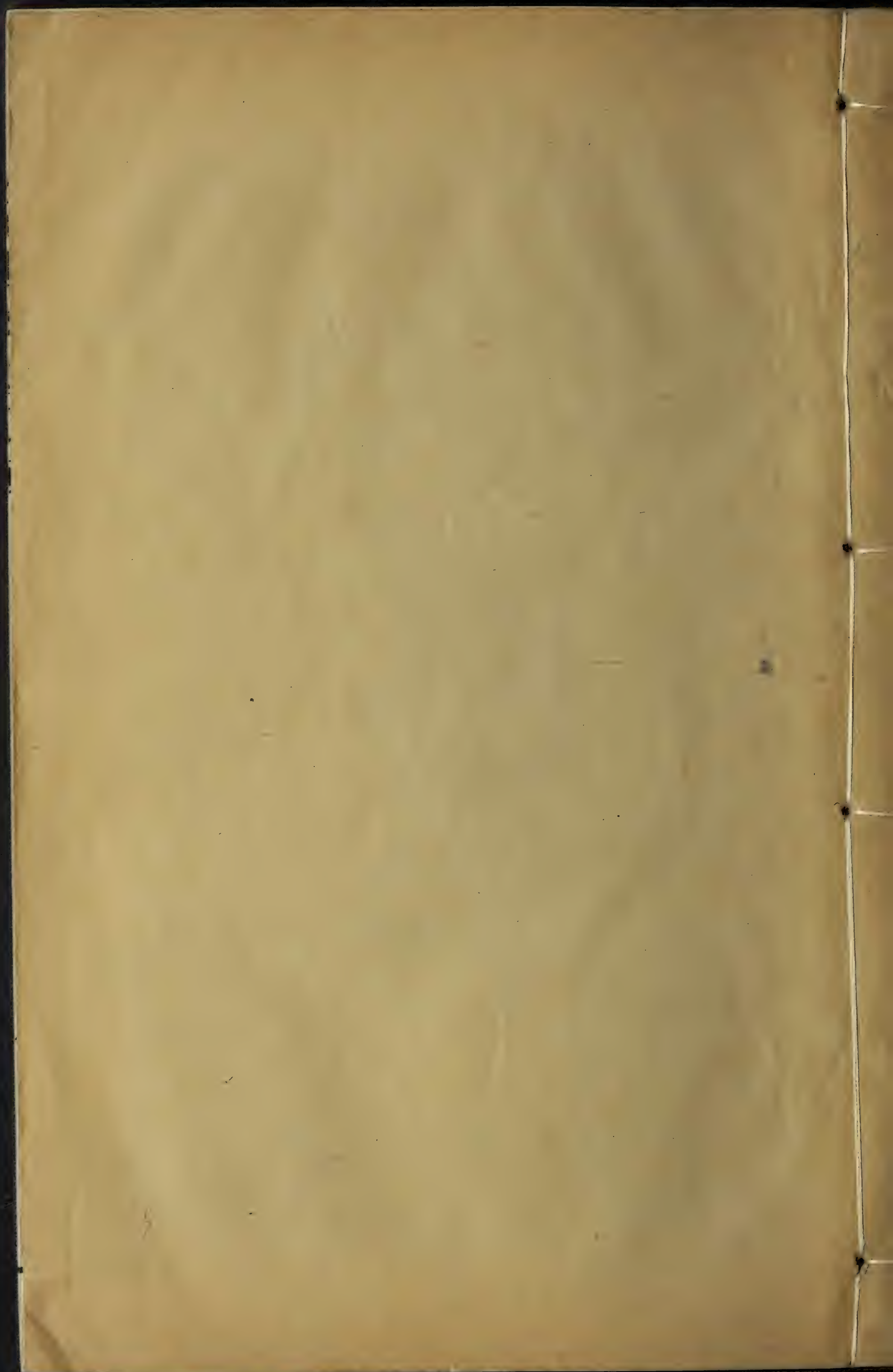
學諸人無不歎息不置況余與王叟兩世神交安能無愴切耶果臣先生爲湖南數學之領袖所刊二十一種算書嘉惠士林良非淺眇茲又集王叟遺書而彙刊之倩新化黃君玉屏宗憲任讎校之役訂正精審毫髮無憾王叟得此不朽矣若夫詩古文詞古人之門徑業已搜括殆盡卽附爲王叟之緒餘剗剔尙需諸異日也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ruling lines.







DS
754
K8
v.3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八目錄

學術八 文學四附算學

圖率攷真圖解跋

對數序

論對數根

代數術序

論四元相消之理

九減法及任用他數減試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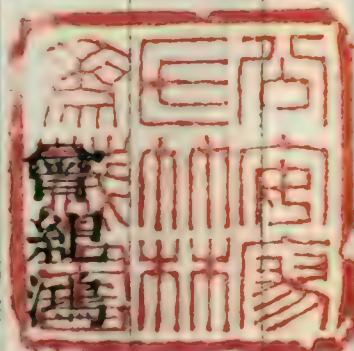
論海洋深淺之理

質點

極說

繙譯航海通書原本

航海通書改率說



劉彝程

劉彝程

華蘅芳

湯金鑄

沈善蒸

沈善蒸

韓應陞

韓應陞

金楷理

賈步緯

表算日食法

賈步緯

量法代算

賈步緯

中西厯學源流異同論

葉耀元

更定測北極出地簡法

胡惟德

近代疇人著述記

華世芳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八

上海葛士濬子源輯

學術八

文學四附算學

圖率攷真圖解跋

曾紀鴻

曩讀古今人數學書莫不言割圖之難數理精蘊中所載圖率與西人固靈所求三十六位之數相同皆用內容外切屢次開方之法欲求此三十六位之率不下數十年工夫亦綦難矣後有泰西杜德美特立屢乘屢除之法省去開方較舊法爲稍捷然秀水朱君小梁用其術以求四十位圖率止有二十五位不誤其後十五位概行譌誤足見紛囂繁難易於淆亂果臣先生屬

紀鴻

等凝心構思幸得創茲巧法斂級

甚速按等推求瞭如指掌邇日深於算者窮理之功多演數之功少反覺不切於日用今左君王叟黃君玉屏竟用此術推得各弧背真數至百位之多庶幾息諸家之聚訟而爲古之困於圖率者置一左券也

對數序

劉彝程

人莫不知對數之用世亦不乏求對數之書奚俟後有論譏顧是書之不容已於作也其要有二一則自來求對數者求一對數祇可得一對數今思得一法求一對數俱可得兩對數蓋以前冊開方第二術求

大於本數之對數較易正負相間之諸數爲皆正卽爲小於本數之對數較以前册開方第三術求小於本數之對數較易諸數皆正者爲正負相間卽爲大於本數之對數較以此求諸對數以備立表視前人諸法不尤捷乎此首卷之所以要也一則近來西書求對數半較其法頗捷而立法之原不詳間以開方之理推之乃知亦係開方之法但此開方與前册開方諸法不同蓋以中方根求大小兩方根半較法也爰自平方至無量數九乘方各以率數闡之莫不顯然一貫而開方之說可以據爲定論無疑此次卷之所以要也至是書中逐事逐節闡微抉隱於對數之理均覺似非小補然以視最要之端則猶爲餘事矣

論對數根

劉彝程

第一問

問何謂對數根曰命單一下帶無數空位零一之數爲方根求其無量數九乘方之積爲真數次置方根零數卽零一以一無量數乘之得單一爲真數之自然對數由自然對數求得定準對數卽對數根也法以十之自然對數爲首率十之定準對數單一爲中率求得末率爲對數根蓋十之自然對數與十之定準對數單一之比若以單一爲自然對數與其定準對數之比而此所得定準對數用之乘一切方根零數可得一切數之定準對數以其爲諸對數之所自出故曰對數根也

第二問

問以對數根乘一切數之方根零數而得一切數之定準對數其理若何且求一切定準對數舍對數根
尙別有法乎曰一切數之方根零數既爲一切數之自然對數則置本數之方根零數任以若干數之定
準對數乘之以若干數之自然對數除之必得本數之定準對數顧此法須一乘一除不若有乘無除或
有除無乘之便有乘無除者以對數根爲乘法是也有除無乘者以十之自然對數爲除法是也蓋自然
對數單一與定準對數對數根之比同於一切自然對數與一切定準對數之比而所宜置之一率係單
一可以省除宜以單一爲一率對數根爲二率一切自然對數爲三率求得四率爲一切定準對數故以對數根乘一切方根零數卽得一切定準
對數又十之自然對數與十之定準對數之比同於一切數之自然對數與一切定準對數之比而十之
定準對數係單一可以省乘故以十之自然對數除一切方根零數卽得一切定準對數夫位少之數乘
便於除位多之數除便於乘似以十之自然對數爲除法較以對數根爲乘法爲便十之自然對數與對數根皆位多之數
顧乘除方根零數乃乘除於得數之後得數卽得方根也乘除所借之根單一爲乘除於第一數之先第一數卽連比列之
第一數乘除於後與乘除於先原無少異則與其以十之自然對數除方根零數孰若以對數根乘借根單
一之爲便乎此求對數者所以恒置對數根爲第一數之實也置對數根爲第一數之實卽如以對數根乘單一也

第三問

問求對數根共有幾法曰舊法以十爲本積開五十四次平方然後以方根爲真數以方根之零數爲自然對數以單一折半五十四次爲定準對數置單一以定準對數乘之自然對數除之得對數根此一法也戴氏以十爲本積先開三十一乘方爲用數然後以用數開無量數九乘方求得方根零數以三十一乘方之廉率乘之_{即三十}得十之自然對數以十之自然對數除定準對數單一得對數根此又一法也李紉叔氏以二爲本數求得自然對數三因之得八之自然對數又求得四與五之自然對數較命爲八與十之自然對數較_{四五與八十比例同故對數較亦同}以加八之自然對數爲十之自然對數然後以十之自然對數除單一得對數根此又一法也夫舊法極繁不可爲訓戴李二術因十之自然對數不可徑求故一則借用數以求之一則分二次以求之皆法之極善者也

第四問

又問求對數根別有法乎曰無論以若干數之自然對數除本數之定準對數皆得對數根_{以對數根乘諸自然對數}既得諸定準對數則以諸自然對數除諸定準對數必得對數根_{如二可得自然對數}但諸數之自然對數與定準對數恒難兼而有之_{不能得定準對數}之平方根可得定準對數_{試思何數可兼得自然與定準兩對數則得對數根矣}間嘗於戴李二法外另立數不能得自然對數

二法此二法比戴李之法亦大略相似前一法與戴法相似此法任取略大於單一之數皆可為求對數

根之借端明乎此然後覺求之術途徑甚寬非一格所能限矣法如左

一任取略大於單一之數為借根屢自再乘至比十略大或略小而止為借積以十為本積視借根屢自再乘為若干次即以十開若干乘方得數為十之若干乘方根次以此方根為本數以若干乘方之廉率除十之定準對數單一為本數之定準對數復由本數求得自然對數然後以自然對數除定準對數得對數根

假如任取一一為借根自乘得一二二為平方以平方自乘得一四六四一為三乘方以三乘方自乘得二二四三五六八八八為七乘方以七乘方自乘得四五九四九七二九八六三為十五乘方又以七乘方乘之得九八四九七三二六七五為二十三乘方此法較以一一累視二十三乘方之數與十乘二十三次略捷

相近而略小乃以此數為借積十為本積求十之二十三乘方根法以借積減本積得〇一五〇二六

七三二五為屢次乘法十為屢次除法置借根一一為第一數乘法乘第一數除法除之得〇〇一六

五二九四〇五八以廉率二十四除之得〇〇〇〇六八八七二五三為第二數除法除之得〇〇〇〇

〇〇一〇三四九三以二十五乘之四十八除之即廉率加一乘之得〇〇〇〇〇〇五三九〇四為

第三數乘法乘第三數除法除之得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八一以四十九乘之七十二除之得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五五一為第四數乘法乘第四數除法除之得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八以七十三乘

之九十六除之得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六為第五數諸數相并得一〇〇〇六九四一七一四為

十之二十三乘方根

以上用開方第一術

次以十之二十三乘方根為本數以廉率二十四除十之定準對數得〇〇四一六六六六六七為

本數之定準對數仍以開方術求本數之自然對數法以單一為借積即為屢次除法以借積減本數

得〇一〇〇六九四一七一四為較積即為屢次乘法置借根單一

借積一借根必仍為一

以乘法乘之除法除

之得〇一〇〇六九四一七一四合以一無量數除之今不除寄為母即為第一數正

本係第二數因但求方根零數

故徑以第二數為第一數乘法乘第一數

除法為單一除與不得〇〇一〇一三九三一六一又一乘之二除之一乘

二除與一無量數乘二無量數除等得〇〇〇五〇六九六五八一為第二數負乘法乘第二數得〇〇〇〇五一〇四

八五又二乘之三除之得〇〇〇〇三四〇三三三三為第三數正乘法乘第三數得〇〇〇〇〇〇三

四二六八五又三乘之四除之得〇〇〇〇〇〇二五七〇一四為第四數負如是求得〇〇〇〇〇〇〇

二〇七〇四為第五數正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一七三八為第六數負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一五為第七

數正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一三爲第八數負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一爲第九數正諸正數相并并諸負數以減之得〇〇九五九四一〇四五六合以一無量數乘之因第一數已寄一無量數爲母是此數已爲一無量數與方根零數相乘之數故卽爲借積與本數之對數較又此對數較合加借積之對數爲本數之對數而借積係單一無對數可加諸數之中惟單一無對數故此對數較卽爲本數之自然對數置本數之定準對數〇〇四一六六六六七以自然對數〇〇九五九四一〇四五六除之得〇四三四二九四四八二卽對數根也以上用開方第二術

一任取略大於單一之數爲本數求得自然對數次以本數屢自再乘至比十略小或略大而止復求得此數與十之自然對數較次置先所求自然對數以屢自再乘之次數加一乘之以後所求自然對數較加之得十之自然對數然後以十之自然對數除十之定準對數單一得對數根

假如任取一一爲本數求其自然對數法以單一爲借積卽爲屢次除法以借積減本數得〇一爲較積卽爲屢次乘法置借根單一降一位屢乘法除法皆爲一乘除所得之數但降一位而數不變故以降一位代乘除一次也得〇一爲第一數

正此處寄母及得數後不復以無量數乘之之說俱已見前置第一數降一位一乘之二除之得〇〇〇五爲第二數負置第二數

降一位二乘之三乘之得〇〇〇〇三三三三三爲第三數正置第三數降一位三乘之四除之得

〇〇〇〇二五爲第四數負如是求得〇〇〇〇〇〇二爲第五數正〇〇〇〇〇〇一六七爲

第六數負〇〇〇〇〇〇〇一四爲第七數正〇〇〇〇〇〇〇一爲第八數負諸正數相并

并諸負數以減之得〇〇九五三一〇一八爲一一之自然對數

以上用開方第二術

次以一一累乘二十三次得九八四九七三二六七五爲一一之二十三乘方視此數與十相近而略

小乃以此數爲小積十爲大積復開無量數九乘方求大小兩積之對數較法置大積自除得一爲大

借積以大積除小積得〇九八四九七三二六七五爲小借積以減大借積得〇〇一五〇二六七三

二五爲較積乃以較積除小借積得六四五四八〇六七

第二二位爲單數故誌以□爲屢次除法合以較積爲乘法

以乘法除除法爲除法則屢次乘法可以省去置大借積之根單一以除法除之得〇〇一五二五五九八爲第一數正除法

除第一數一乘之二除之得〇〇〇〇一一六三七五爲第二數負除法除第二數二乘之三除之得

〇〇〇〇〇〇一一八四爲第三數正除法除第三數三乘之四除之得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一四爲

第四數負第一第三數相并以第二第四數相并減之得〇〇一五一四〇七八爲大借積與小借積

之自然對數較亦卽爲大積與小積之自然對數較

大小兩借積皆寄大積除法爲母同一寄母則與原大積小積比例仍同故對數較亦同

次置一一之自然對數以二十三乘方之廉率二十四乘之

即是以累乘之次數加一乘之也

得二二八七四四四三

二爲小積之自然對數以大小兩積之自然對數較加之得二三〇二五八五二爲十之自然對數置定準對數單一以十之自然對數除之得〇四三四二九四四八二卽對數根也

以上用開方第四術

代數術序

華蘅芳

代數術二十五卷余與西士傅蘭雅所譯也傅君本精於此學余亦粗明算法故傅君口述之余筆記之一日數千言不厭其艱苦凡兩月而脫稿繕寫付梓經年告成爰展閱一過而序之曰數之名始於一而終於九故至十則進其位而仍以自一至九之數名之至百則又進其位而仍以自一至九之數名之如是以至千萬億兆其例一也夫古人造數之時所以必以十紀之者誠以數之多可至無窮若每數各與一名則吾之名必有窮時且紛而無序將不可記憶不如極之於九而以十進其位則舉手而示屈指而記雖愚魯者皆能之故可便於民生日用傳之數千百年至今不變也觀夫市廛貿易之區百貨羅列精粗美惡貴賤之不同則其數殊焉多寡長短大小之不同則其數又殊焉凡欲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必握算而計之其所斤斤計較者莫非數也設有人言吾可用他法以代其數夫誰能信之良以其乘除加減不過舉手之勞頃刻而得無有奧邃難明之理在其間本無藉乎代也惟是數理幽深最耐探索疇人演算務闡精微於是乎設題愈難布算愈繁甚至經旬累月不能畢一數且其所求之數往往雜糅隱匿

於各數之內而其理亦紆遠而不易明若每事必設一題每題必立一術枝枝節節而爲之術之多將不可勝紀而仍不足以窮數理之變則不如任數理之萬變而我立一通法以馭之此中法之天元西法之代數所由作也代數之術其已知未知之數皆代之以字而乘除加減各有記號以爲區別可如題之曲折以相赴追夫層累已明階級已見乃以所代之數入之而所求之數出焉故可以省算學之工而心亦較逸以其可不藉思索而得也雖然代數之術誠簡矣誠便矣試問工此術者遂能不病其繁乎則又不能也夫人之用心日進而不已苟不至昏眊迷亂必不肯中輟故始則因繁而求簡及其既簡也必更進焉而復遇其繁雖迭代數十次其能免哉由是知代數之意乃爲數學中鉤深索隱之用非爲淺近之算法而設也若米鹽零雜之事而概欲以代數施之未有不爲市僧所笑者也至於代數天元之異同優劣讀此書者自能知之無待余言也

論四元相消之理

湯金鑄

四元之書今所存者以元朱漢卿四元玉鑑爲最古然四元實由天元所推廣而天元則宋秦道古數學九章元李鏡齋測圓海鏡益古演段郭邢臺授時歷艸皆著其法今並存又唐王孝通輯古算經所立諸術多與天元四元所衍得者同疑亦據此而作也攷九章算術少廣章曰借一算爲法步之似卽立天元

一所自始顧天元因借一而立然所借止於一用猶未廣故推衍爲四元而四元法則悉本方程以爲用也蓋天元地元卽方程之一色二色而今式云式卽方程之一行二行故方程多一色須多一行猶元術多一元卽多一式四元之相消無異方程之互乘對減方程對減一徧去一色而省一行四元相消一徧亦去一元而省一式然則對減者方程之轉樞而相消者實四元之關鍵矣夫相消原與常法相減無異而理則有殊蓋減則數有大小卽有減餘之數而相消必兩數參差相等消後數有對者汰之無對者列爲正負存之故所得必正負相當而等於無數天元四元如是也相消法立一元者須得相等兩如積相消遇寄左數須開平方始與又數等者卽又數等於左數之平方根也故以又數自乘卽與寄左數相等因自乘必無奇零開方數常不盡故以此通之也或遇左數當以某數除之始與又數等者卽又數小於左數若干倍也則以其數乘又數令大若干倍卽與左數相等因如積常不受除故以此通之也兩數旣等卽可消爲一行得開方式若立二元者旣有兩如積相消而得一式矣然式中又有兩元之和數或較數則兩元仍不可知故必更求兩如積相消而得又一式乃以此二式相消得開方式其法以所得二式左右列之以右式最左一行徧乘左式以左式最左一行徧乘右式則二式之最左一行必相同而相消必盡猶方程之互乘對減必減去最上一層也知其必盡故不必乘亦不必減所以省算也

如是屢乘屢消以消至一行止爲開方式若遇兩式中左行之數彼大於此若干倍者可以約率求之不必互乘蓋互乘所以齊同今此既小於彼若干倍則依若干倍之卽與彼齊同矣遇兩式之行數不同如左式三行右式止二行者卽以右式移左一行消之其能移左者如以地元一徧乘之也遇層數高下不同者亦然如右式有數在太上一層左式太下一層始有數可令右式降而從之或以左式升而從之其能任意升降者如以天元一徧除之或徧乘之也若立三元則可任意升降而不可任意左右蓋地人兩元互相牽制也必消去人元或地元乃可任移左右也立四元則牽制更多升降左右均所不能必消去天元或物元乃可升降消去人元或地元乃可左右也故三元四元之法遇行數層數不齊者必用剔消法馭之剔消之理因各式之數既正負相當則任以一數乘之或除之其相當固不變卽其數任分爲二各自乘相減所得仍相當不變也故三元法遇各式行數多少不齊卽將少行之式直剔爲二各自乘而相消則數本爲元者可增而爲面體及多乘方可與多行之式相消矣四元法遇各式行數層數均不齊者則直剔一式使少行增爲多行又橫剔一式使少層增爲多層亦可與多行多層者相消矣至舊法天物相乘地人相乘得數皆紀於夾縫中式中有此則視其由何數相乘而得者卽以其數除而去之若不受除則乘他式以齊之凡此皆不外通分齊同之義而能盡相消之用者也

正負相當等於無數則任以數乘之除之或自乘開方或別乘相消必仍相當而等於無數作者以此釋相消之理良由於四元代數貫徹純熟故能語必破的

九減法及任用他數減試說

沈善蒸

驗乘除之誤舊傳九減之外其三四六七八皆可作減試之法惟一三五不可用因乘除之誤恒差一二五等數故也梅氏算書祇有九減七減兩法因用他數減試之法均同七減故用他數之減法可不俱載焉按九減法無論驗加減乘除之誤先以法數各位相併滿九者以九減之減至不滿九而止又實數得數併減亦如之併減過之數法仍爲法實仍爲實如驗乘法者仍相乘驗除法者仍除之驗加減者仍加減之所得之數滿九者又九減之必與減過之原得數相同是爲無誤若不同必有誤矣七減法則稍異不能各位相併須從首位次第以七減之減至尾位不滿七而止減畢後乘除加減試驗之法皆與九減同試言其理夫數起於一極於九以一加九而成十以十加九十而成百所以一與十百千萬之較數爲九九十九九百九十九九千九百九十九按此諸較數俱爲九之倍數以九減之俱能卻盡無餘又如三與三十之較數二十七七與七十之較數六十三亦爲九之倍數故無論何數退下一位或幾位卽與九減幾次無異譬如八十退下一位變爲八卽如八十以九減八次亦爲八所以九減之法十百千萬均可

併入單位而他減則不能併也又準此理九減之法可以改爲以併代減更爲簡捷假如八百六十五萬五千七百八十四今欲以併代減將各位相併得四十三又相併得七則與九減減得之數同若論用他數減試視九減孰爲難易則他減難而九減易因九減可併故也然九減法有利亦必有弊凡乘除之誤往往因加錯位次與減錯位次者居多乃九減不能驗出此等之誤因九減亦不計位次之故是以九減雖稱捷法誠不如七減之盡善也

論海洋深淺之理

沈善蒸

依重心之理而論大西洋必深於太平洋赤道以北之洋必深於赤道以南之洋何以故凡地球吸力非地心所生是地球全體各質點皆有吸力各點互吸其力必聚於公重心猶之一重物各質點皆有重率而重心必歸於一點也

凡萬物之有重力皆因地球吸力所致而重力與吸力原非二物故吸力之心即重心無疑

所以地面上有物墜下必向地球

之公重心而海面恒與重心至地面徑線成正交故重心即球心也又因地球以二極爲軸每日東轉一

周而生離心力焉故北半球之垂線俱向重心而稍偏南

垂線者即懸線也

南半球之垂線俱向重心而稍偏北

維赤道與二極地方之垂線直向重心是以地球爲微區形矣今閱地圖北半球陸地多於南半球若使海洋深淺略同則北半球地質多於南半球是北半球重而南半球輕其公重心必偏在北半球海水亦

隨之而北乃北半球之低地沒爲海南半球之淺海變爲陸何能成現在之形狀以鄙意度之北半球之海洋應倍深於南半球之海洋故北半球洋面雖少以深補之仍不爲少南半球洋面雖多以淺消之仍不爲多乃兩半球之地質輕重相等而重心亦無偏北之勢庶能成現在之形狀又大西洋應深於太平洋之理亦然不知此論然否須質諸泰西測海家驗以實測方可自信如其不然必因地質有鬆密北半球地質多而鬆南半球地質少而密亦能輕重相等可使重心不偏也

質點

韓應陞

歐羅巴人光性論云物之微分人亦能分然不能至不可分之地蒙以爲人之不能分非物之不可分以幾何之理言之物雖大合之可至無窮雖微分之可至無窮尺椎之說也而以爲物有不可分之地者何也定質質點大水質點小水質點大氣質點小氣中各類應又分何類質點大何類質點小九與黍大小懸殊也以困盛丸以孟盛黍困底穴則丸相聚下至盡困而正孟底穴則黍相聚下至盡孟而止其下之形與水之下之形無以異也顧困之穴必大於丸孟之穴必大於黍困之穴不大於丸則丸不得下也孟之穴不大於黍則黍不得下也故丸也黍也以網盛則下以布帛盛則不下布帛以盛水則下陶爲密矣以盛水久而水沁於外陶孔大水粒小也鑿比陶爲尤密矣鑿質較疏者以盛水水無沁於外以盛油久

而油沁於外鑿孔大油粒小也水粒之大大於鑿孔油粒之大不大於鑿孔也据此而知凡物質之有點點之有原度不獨定質重流質亦有之則亦可推此而知不獨重流質輕流質亦有之輕流質之有質點雖無據豈遂不能更有他器可以測而知之者乎而今則未有其器可以測而知之者也

極說

韓應陞

凡可論之物有有極者有無極者有兩端皆有極者有一端有極一端無極者一端有極一端無極者數也度也數始於一一數之至小也不可更減也故卽以是爲小極由是而遞加加之而至無窮也此小有極大無極者也度終於三百六十三百六十度之至大也不可更加也故卽以是爲大極由是而遞減減之而至無窮也此大有極小無極者也兩端皆有極者南北極是也幾何之理是也幾何之理始於點終於體點不可減故爲小極體不可加故爲大極點不但不可減亦不可加使點可加加而爲線是點雖不本大而固可使大維其不可加使大故終於點終於小也故爲小極也體不但不可加亦不可減使體可減減而爲面是體雖不本小而固可使小惟其不可減使小故終於體終於大也故爲大極也是兩端皆有極者也而幾何中線加減不離線遞減不及點遞加不及面面加減不離面遞減不及線遞加不及體體加減不離體遞減不及面遞加減不及他形也是線也面也體也小亦無極也大亦無極也是兩端皆

無極者也而線以兩點爲界卽以兩點爲極而兩端可引之至無窮是兩端皆無極者也面以心一點爲心線爲界體以重心一點爲心面爲界心爲小極線爲大極重心爲小極面爲大極也而面之心一而已其界之線遞加而無窮也遞減而無窮也體之重心一而已其界之面遞加而無窮也遞減而無窮也是又小有極大無極者也一端有極一端無極者也投物水中水之浪層層相生以至無窮投物處極也其層層相生而無窮者無極也聲亦然出聲處爲極聲漸遠而漸微者無極也光亦然出光處爲極光漸遠而漸暗者無極也地球之理亦如是也地球以地心爲極而水附於土以共爲一球氣又附於水土以共爲一大球地心吸力極大以漸而減地心吸力地質點滯力用足相反也力足相敵故相定幾何度球面距地心一里吸力幾何則等幾何度球面距地心加一倍爲距二里其吸力必減四倍何也距地心二里球面必四倍大於距地心一里球面也則距地心二里球面質點滯力必四倍大於距地心一里球面質點滯力也夫地心吸力加於地質遞加遞進以至地面亦加於水遞及水面地水之上地心吸力又加風氣使地心吸力不加風氣則風氣之性旣自生漲力能推諸點四面散行漸遠地心地水向心風氣離心方向相反地上氣下應生空隙今乃不然足證非是地心吸力加於地質漸遠漸減以至地面地面之上又加風氣漸遠漸減以至無窮何也地面風氣漲力有幾何重可測而知如以玻璃方器抽出

風氣外面風氣擠逼立碎試問此器不用風氣用幾何力方能擠碎設云一十六兩則風氣擠力極小當不能減於一十六兩擠力漲力名異實同非有二義地心至地面萬五千里据上所云其距倍是爲三萬里面大四倍力減四倍吸力漲力爲成四兩使更倍是爲六萬里面大四倍力減四倍吸力漲力爲成一兩其距遞加其力遞減遞加之數可至無窮遞減之數去多存少去三存一終存四一亦自無窮譬如尺椎日取其半萬世不竭使不取半日取四三萬世之後終存四一是故地心吸力最大漸遠漸減以至地面又加風氣漸遠漸減以至無窮永無盡界地心極也其漸遠漸減而無窮者無極也故風氣盡界說稱風氣愈高愈薄漲力愈小漲力能推諸點四面散行漸遠地心其方向與地心力對面此言是也至稱漲力漸小至與地心力相等風氣諸點不復推開而有盡界者其義非是也

繙譯航海通書原本

金楷理

是書所列日月行星每日躔度悉照英國都城外之觀象臺

地名固林爲志

經綫所定其地在赤道北緯五十一

度二十八分三十八秒凡日月星從午綫迤西旋轉復至午綫爲一日所歷之太陽平時日月星多寡不

同在日則曰太陽日

二十

在月則曰太陰日

約二十五時弱即今日過午至明日過午爲一日

在行星則各有行星日在恆星則

有恆星日

二十三時五十六分二秒半弱

其命時也悉以太陽平時爲宗

設太陽爲不動則地軸旋轉及繞日其方向

終古不變月星繞日從地心見其遲速不一成各星日也

測算有平時真時之別按鐘表走時平分卽太陽之平時日晷測時不平分卽太陽真時其理解見譯之航海通書

凡鐘表宜照平時開準蓋真時由測星而得平時以意平分之謂爲平時者別於真時也

平時真時之較曰時差每日午正以所差之數列如表

設於一千八百七十年正月初一日在該處測日心正交午綫所得之午正卽爲該處真時查其時差爲三分五十一秒四零依號加於真時則知日交午綫之平時爲午正三分五十一秒四零也

凡推算必先準定一處爲起算之端如此表依英國爲準移用他處俱照相距該處之遠近爲加減相距十五度卽差一點鐘設同此一時在該處爲午正者其西十五度之處尙爲午初蓋同時太陽不能分居兩處之午綫也

行船表卽度時表在該處開準者任至某處欲知該處之時檢表卽得驗諸實測尙須推算其時差以加減之凡算家所定之表宜各照其測處之午綫爲準

常用以夜半子正起至明日子正爲一日而中分於午爲午前十二點午後十二點此書則以正午起至

明日正午止歷二十四點爲一日如常用在正月初二日午前七點鐘四十九分此書則爲在正月初一日十九點四十九分也餘倣此 每月月終必多列一日卽下月初一之數便中比例之用也

每月第一頁所列諸數係日心正交該處午綫時之數其赤道經度自春分點記起日距赤道南北若干度謂之緯度

若干別時求日之赤道經緯度及時差之法當以次行所記之一點較數上求之表所列之數爲午正前後一點中日所移之數若算別時之較取距午正折中之處而比其較中之較視下日較數之大小以別加減乃加減於本日較數內卽爲所求時每點應移之數而與所求時相乘卽得其午正後所移之準數以加本日午正如日之赤緯度及時差在退行時則減於本日午正卽得所求之數也考其所列之每點較數乃併上下兩日之行分乃以兩日共四十八點歸之即得下日之

一點較

設是年正月十六日在該處四點鐘時求日之赤道緯度則檢表內十六日午正之一點較爲二十八秒七六十七日午正之一點較爲二十九秒七五兩較相減得較中之較爲零秒九九以二十四點歸之得每點差百分秒之四有奇乃以求午正後四點折半爲二點卽其中處與百分秒之四有奇相乘約得百分秒之八乃視其下日之較爲漸大故加於十六日一點較數上共爲二十八秒八四卽所求四點時每

點應移之赤道緯度乃以四點因之得一分五十五秒四查十六日正交午綫時在赤道南二十度五十五分〇五秒視十七日緯度小於十六日則知漸減以減十六日之緯度餘爲南二十度五十三分十秒

卽所求四點時之赤道緯度也

求經度及時差之法皆倣此

日半徑每日過午綫所歷之恆星時因日距赤緯之南北而改變及半徑有大小別所歷之時因之不等考其測日之過午必測日之外環相切於午綫加此半徑所歷之時而得日中心過午之時故設此表也
首頁時差表爲真時改平時之用設是年正月十六日該處真時爲午後三點求其平時查正月十六日時差次行一點較爲千分秒之八百四十四十七日爲千分秒之八百十五則十六日三點之較應爲千分秒之八百四十二

法見前

以三點因之得二秒二六以加十六日時差十分零三秒七五共爲十分零六秒二八再加三點得三點十分零六秒二八卽所求之平時

四月首頁時差表有加有減十五以前爲加十五以後爲減中有粗畫作記每月第二頁表爲該處平午

正時日之赤道經緯度

按此表從日之黃道經緯及黃道交角等數算出記真太陽所見處距地球赤道及真春分點之數

任於何地何時算日之赤道經緯度法 設於是年三月初一日在英國偏西九十八度之處平時爲二

十一點二十分求日之赤道經度按偏西九十八度應加六點三十二分爲英國之三月初二日三點五

十二分也查三月初二與初三兩日經度之較爲三分四十三秒九五以二十四點比三分四十三秒九五若三點五十二分與三十六秒〇八

凡四率比例皆用以比若與四字括之以即一率比即二率若即三率與即四率下倣此

以加三月初二之經

度二十二點五十二分三十八秒一二共爲二十二點五十三分十四秒二零即所求經度也如求緯度亦查初二與初三兩日緯度之較爲二十二分五十七秒六以二十四點比二十二分五十七秒六若三點五十二分與三分四十一秒九查兩日之緯度漸減以減於初二日緯南七度九分五十三秒六得緯南七度六分十一秒七即所求之赤道緯也若更窮其細依前法求兩日之每點較數比例之則愈密也因各曜之遲速在一日之內亦非平分必以漸而改日之半徑因距地遠近而異夏至後十餘日在其至高故半徑最小冬至後十日在其至卑故半徑最大每日列表如測日之高度若測其上環必減此半徑或測其下環則加此半徑

或測日月相距度乃併日月兩半徑以加減之即得其中心之距度

第二頁時差表爲平時改真時之用故其加減之號與真時條下相反兩數有微差者乃時差中亦應移

之數即時差行也

日之赤道經緯度亦同

既有平時如號加減即得真時設於是年四月初二日在該處之平午正時欲求其真時查此日午正時差表應減三分三十七秒七零以減初二日午正即爲四月初一日二十三點五十六分二十二秒三零

卽所求之眞時也又如在該處偏東一百零五度之地四月十五日平時爲十五點

卽十六日午前之三點鐘時此係偏東處

平時求真時偏東一百零五度應減七點是爲英國之四月十五日八點查十五與十六兩日時差之較爲

十四秒七九

因一爲加一爲減故相併爲一日較

以二十四點比十四秒七九若八點與四秒九三而十六爲當加之日十

五爲當減之日其十五日表內減餘之數只剩零秒四六少於應減之數乃以比得之數反減零秒四六餘四秒四七其號卽變爲加乃加於十五點零四秒四七爲所求處之眞時

恆星時者乃每日該處平午正時午綫上赤道經度距春分起點之數乃日之平分赤道經度也設太陽爲不動則地軸每日旋轉一周又兼繞日之行視恆星所居之原點已西移三分五十六秒半也逐日累之則成恆星時矣

是書所載恆星時乃算家常用之表以明正午測望時距分點偏西之度分秒恆星時分點其差甚微故曰眞恆星時而不名平恆星時如以日有平時而欲求恆星平時卽日之平經度以十五約之卽爲平恆星時恆星之眞時與恆星平時之較十九年中止差二秒三差甚微細故不另立表也算家測各恆星經度其表已悉訂正無誤是書因之倘欲變更測凡章動之數皆須改易也

凡測量以求日之平時卽以平午正之恆星時爲準如用恆星時求日之平時或用日之平時求恆星時

俱用五百零四至五百零七頁之等時表查之卽得設於是年正月初二日二十一點九分二十四秒零四之恆星時求該處午綫相當之太陽平時

法以今有恆星時內減本日午正之恆星時十八點四十七分四十一秒餘爲本日午正後之恆星時二點二十一分四十三秒零四檢等時後表卽得其相當之太陽平時爲二點二十一分十九秒八二卽所求蓋以恆星時一點比太陽平時五十九分五十秒一七零四若本日午後恆星時二點二十一分四十三秒零四與所求之太陽平時二點二十一分十九秒八二與表數合

又如正月初二日二點二十一分十九秒八二之太陽平時求該處午綫相當之恆星時

法以今有太陽平時檢等時前表卽得其相當之恆星時爲二點二十一分四十三秒零四以加本日平午正之恆星時十八點四十七分四十一秒共爲二十一點九分二十四秒零四卽所求蓋以太陽平時一點比恆星時一點零九秒八五六五若今有太陽時二點二十一分十九秒八二與所求之恆星時二點二十一分四十三秒零四與表數合卽加於本日午正之恆星時是也

凡測算在該處之西者其平午正之恆星時每點照加九秒八五六五在該處之東者則減亦如之

設於該處偏西九點十分六秒之地十五度爲一點求正月初二日平午正之恆星時乃以一點比恆星時長於

太陽平時之較九秒八五六五若偏西九點十分六秒與一分三十秒三七偏西應加以加表內是日平
午正之恆星時十八點四十七分四十一秒共爲十八點四十九分十一秒三七卽所求

每月第三頁列太陽黃道經度從春分點起而光行有差故所記經度真數爲平午正時之數

設以因爲連線半徑以四百九十七秒九八與因相乘減餘爲日之經度真處因光行之差其過見處較
後於真處也

太陽黃道緯度乃自太陽中心成一弧綫與黃道之面交股其弧度卽爲太陽黃道緯度也

考日之黃道緯度根於自轉日之本體想亦橢圓二十六日奇自轉一周與表內交終之率恰合因此
悟及也

帶半徑之對數乃平午正時地心與日心真影相距綫之對數卽黃道之長半徑

卽日距地
心對數

以上諸條爲量日之準而行星及彗星之行度皆藉以推測其距日心之處而求地之經度須查太陽經
度而訂其光行差卽可測算

光行差表見二百四十二頁黃道交角等表內每十日列一數餘詳五百三十二頁內

凡於太陽黃道經度既得其光行差數并其章動數可求諸恆星之位

月半徑者乃自月心至地心一綫如半徑則月之半徑如正切所成之角如從地心見之也

地平視差者乃自地心至月心一綫如半徑則地球半徑如正切所成之角如從月心見之也

凡測見月之外環而欲求其中心可用月半徑表至於地之各緯度望月求其視差必以月在地平時最大之視差爲比例蓋以地爲圓球則隨處可以測月卽高出地平之處其差亦能算故於地面測月可改爲不異地心見月耳

海上測月常用赤道地平綫之視差表以算高出地平之視差不必以地爲圓球惟欲細推月掩及日食之數則必以地爲圓球

高出地平之視差有太陰高弧視差表合地平視差與蒙氣差爲一表更簡

見航海簡法

設於是年二月十九日常午前六點鐘時在該處東十五度之地求月半徑及地平視差數此書從午正起午前六點尙爲二月十八日十八點鐘偏東十五度應減一點鐘爲該處之十七點鐘是過子正五點鐘矣欲知五點較數當視十二點之較數爲比例查十八日子正月半徑表爲十六分二十九秒三十九日午正爲十六分二十七秒三是十二點中之較爲二秒以十二點比二秒若五點與十分秒之八乃於十八日子正之數內減之餘十六分二十八秒半卽爲所求月半徑數次查地平視差表二月十八日子

正爲六十分二十四秒六十九日午正爲六十分十七秒二十二點鐘之較爲七秒四以十二點比七秒四若五點與三秒一亦於十八日子正之數內減之餘六十分二十一秒半卽爲所求地平視差數海上尋常測月可用此法如欲細窮其數法尙未密因秒數之減率不一也惟於所指之時前後各揀出兩半徑較之則其差亦不滿十分秒之二也法如左

卽所謂較中之較也

此半徑數名地平半徑外尙有每高度之加數因太陽去地甚近其高度愈多半徑愈大也

月半徑

較

較中之較

二月十八日午正十六分三十秒四

一秒一

子正十六分二十九秒三

二秒零

十分秒之九

十九日午正十六分二十七秒三

二秒八

十分秒之八

子正十六分二十四秒五

加秒 〇一三四六七八九〇

加秒 一二三四五五六
一一一一一一一

高弧 〇五〇五〇五〇五〇
度 一一二二三三四

高度 五〇五〇〇〇〇〇
四五五六七八九

以兩項較中之較相加共一秒七折半得百分秒之八十五爲中較再以八約之得百分秒之十一則所

較不過差百分秒之十一也

照此細推視差其差爲十分秒之四

每月第四頁月行黃道經度緯度之數其正交分點處乃自地心推算所載表數無益航海之人黃道經度乃專爲章動而設蓋月之動也遲速不一欲於子午兩正外測月之黃道經緯二度則須較其秒數甚有較至三四次始得其準者月年者乃日月合朔一周之日數也如中曆每月日數月過子午圈者乃太陰中心

每日過該處上子午綫之平時表數僅記十分分之一不更求其細依表測月可定行船經度并以推測潮信至欲求月出月入時候亦用此表而叅以半弧表表中有○此記號者乃明此日太陰不過該處子午圈也蓋月行之數較多於日太陰行一過太陽尙未及一周太陽在月行一周之中故每月有一日不過子午圈者

如正月三十日月行多於日行五十二分三

即兩次月過午綫時之較

查其上次過午綫時乃在正月二十九日二十

三點十五分六下次過午綫則在正月三十一日零點七分九是知中間之一日月尙未及一周也若日

月相距在半周時每月有一日不過下子午綫

三百九十頁至四百二十八頁記月相近之星表內亦記月在何時常僅過該處午線一次如三百九十

三頁記正月三十一日月僅過下子午線一次三百九十四頁記二月十五日月僅過上子午線一次之類

無論何處欲求月過子午圈之平時設其地在該處之東者則以昨今過午綫時相較如在該處之西者則以今明過午綫時相較乃以二十四點比兩次過午時較若所偏經度化時與所求之較在東者應減在西者應加

蓋在東者太陰必先過午綫也

設於是年正月二十六日午前在該處之東六十度求月過子午圈之平時按二十六日在午前者爲此書之二十五日查月過該處午綫爲十九點三十六分三與前一日過午時之較爲五十二分九以二十四點比五十二分九若四點

即偏東六十度所變之時

與八分八於十九點三十六分三內減之

偏東得十九點二十

七分半即所求

設於是日再求偏西六十度月過午綫之平時則將十九點三十六分三與後一日過午時之較爲五十四分三以二十四點比五十四分三若四點

偏西度變時

與九分一乃加於十九點三十六分三得十九點四十五分四即所求

以上算法似嫌未密然尋常用之差亦無幾不必過求其細也

每月第五頁至十二頁所記每日每點太陰所行赤道緯度并緯度每十分之較數其緯數時數地平經度月出月入等項可由諸頁檢算至表列之數乃從地心推出

設於是年正月十二日午後八點四十五分在該處東六十度之地求月之赤道經度

法以偏東六十度變爲四點以減於八點四十五分爲該處之正月十二日四點四十五分查是日四點表數爲三點二十七分二十八秒八五五點表數爲三點二十九分二十九秒八零兩數相減餘二分零秒九五以六十分比二分零秒九五若四十五分與一分三十秒七一加于四點表數得三點二十八分五十九秒五六卽所求

求緯度亦同此法惟有時較中之較亦不甚小故有每十分緯度之較

如前所設時求赤道緯度查是日四點緯表每十分之較爲八十六秒六九五點緯表每十分之較爲八十六秒一四是四點二十二分半之中

即四十五分折中之處

其每十分之較應爲八十六秒四八

卽將兩較中之較用六十歸之

二十二分半乘之以減於四點下十分之較卽得所求理與日躔一點較同

以十分比八十六秒四八若四十五分與六分二十九秒二查表

知緯度漸加以加於四點表數緯北十三度五十三分二秒三得緯北十三度五十九分三十一秒五爲所求月之赤道緯度

太陰形載每月第十二頁所記朔望兩弦時僅至十分分之一月之黃道經度與日無距度爲朔距日九十度爲上弦一百八十度爲望二百七十度爲下弦所列俱爲該處之平時

月過其本天最高最卑二點爲離地最遠最近所由分其所列表數亦爲該處之平時

每月第十三頁至十九頁爲月中心與日心及行星恒星之斜距度乃從地心推算逐日照該處平午正時起每越三列一數凡既測見月距星之斜距度則當依表加其視差而減其蒙氣差

蓋推算之表數乃月與星之實相距

度測得者爲月與星之視相距度在月要推月之視差用太陰高弧視差表止能改月之視高爲實高其斜距弧上實距與視距之較須再用三角形算蓋高弧視差卽如高下差再推東西南北差也可以

憑月心與何星之實相距度依下法推其爲該處之何平時諸星自西徂東表以距月最西起列至最東爲序西則在月之西東則在月之東

諸星距月度數每三點有較卽列其比例對數用以較定度數而得該處平時法詳後

任於何日何時測得月與星斜距度按前法改爲實距度乃查此表是日月與其星相距度與所測略近

者取其前一數相距度與所測度相較餘求比例對數

見航海表

內減前一數之傍所列之比例對數餘檢比

例對數表所對之時分秒加於前一數之時卽得該處之平時比例對數表至三小時其數爲〇故省一三小時乘之也

按此一比例不用對數算之亦易以表中前後兩距度化秒比歷時三點鐘若所測距度減前一數距度之較不足減反減之與所求之歷時恆加於前一數之時是也

如月星相距度數與前後比例對數之較其加減同率則照前法自無謬誤若其加減異率者欲求該處之時另應查一準數法詳下

一 如前法求 二 查表內某度前相近一數或後相近一數得兩項比例對數相減而得其較 三

於第四百九十八頁準數表內傍行查時即先依前法比出其零時分乃以所得零時檢此表而以比例對數之較於表上橫行

查對檢其與零時分縱橫相遇之秒數即為所求之準數也 四 視比例對數漸減則加此準數若漸

加則減此準數加減于先得之零時分可得該處之平時設於是年正月初十日測得月實距飛馬甲西名

星四十四度十九分五十秒求該處平時查初十日該星表所測相距度在三點六點之間則三點為相

近前一數算如下

三點月與星相距四十三度四十五分二十九秒其比例對數三千九百十九

今測月星相距四十四度十九分五十秒

兩距度之較為三十四分二十一秒 比例對數七千一百九十四

比列對數表所對之時爲一點二十四分四十一秒

減餘三千二百七十五

查三點與六點之表知前後比例對數之較爲四十九再查第四百九十八頁準數表內一點二十分與

所算之時爲最近而以四十九

即用四十八亦可

行下查其縱橫相遇之準數爲十五秒因其比例對數由漸而

減故加於算出之時上爲三點以後之零時故求得該處平時爲正月初十日四點二十四分五十六秒也如不算準數卽差經度三分四十五秒準數之表僅列至一百三十八凡遇比例對數之較有大於此者可折半以檢表查得準數後倍之理亦同

設於是年五月二十一日測得月距飛馬甲星除去視差蒙氣差外實距爲三十度零八分零二秒求該處平時

查二十一日該星表數所測相距度在十八點與二十一點之間則十八點爲相近前一數算如下

十八點月星相距爲三十度三十六分三十一秒

比例對數五千一百五十

今測距度爲三十度零八分零二秒

兩距度之較爲二十八分二十九秒

比例對數八千零零七

檢表之時爲一點三十三分十四秒

減餘二千八百五十七

查十八點與二十一點之表其比例對數之較爲二百五十二此數大於一百三十八故半之爲一百二十六再查四百九十八頁準數表傍行內與所算零時分相近者爲一點三十分次查上面比例對數之較第一百二十六之行與傍行時分縱橫相遇之準數爲三十九秒倍之因較數以折半檢表故得數倍之爲七十八秒因比例對數由漸而加故於所算之時分內減之卽爲十八點以後之零時分故求得該處平時爲五月二十一日十九點鐘三十一分五十六秒也若不算準數卽差經度十九分半然差多至此亦罕有也星之比例較數愈小則測之愈易緣月之向星或離星所行加速所測倍準且當比例對數漸減必其本數加大故對數漸減知月行漸遠而測之較便矣如是年正月二十日午正至三點鐘時土星最易測查是日之比例對數僅二千二百七十數較少于他星故土星表自二十起至二十六日止均易測算也又如是年七月十六日九點至十二點內以比例對數言之其易測者序如下

第一土星

第二畢宿大星

第三木星

第四婁三

第五火星

第六太陽

第七金星

第八河鼓二

以上諸星測不易準如欲驗其準否須測數星而比較之視其比例對數之小者庶可無差按各條用法皆測得星月相距以推該處之平時其用比例對數之較求準數一表乃巧而捷因月行斜距綫遲疾漸

改不可以平行馭故再求準數加減之所以齊其不齊也

每月第十九頁乃算家愛里氏所定恆星準數乃用下頁甲乙等號對數及該處十二年星部算出西國算家以此法精於白水而氏故恆用之以其不用加減之號法省且便也列如表

下頁亦兼列白水而氏法二法各有其妙

設於是年二月初五日在該處平子正時求某恆星距赤道經度及距北極度並歲差光行差章動準數等數

分點過午綫之平時者乃春分起度之點每日過該處午綫時之恒星時卽恆星時當午綫正中時分點距午綫之時數故是表謂之恆星子午正中時凡已知恆星時而欲求太陽平時可用第五百零六七頁之等時表算之每月第二十頁乃白水而氏恆星準數表是表明恆星真處及其中處有方程式或用乘數不依恆星之處爲衆星公共之數蓋惟憑日月黃道經度并月之交點也表內對數爲公共對數算家用之隨算一星可合方向照三百二十九頁之表已經於該處平子正時算合惟丙丁二號內除二式是表與英會星厓合算可得彼厓所記恆星之處凡星厓內未及之星應先算其與他星相合對數而後用甲乙丙丁號內之數或卽照第三百三十頁及三百三十一頁列之表推算亦可因是表不論何星皆

合也其數係從三百二十九頁方程式算出列譬於左申明二表之法用星厯者其勿忘恆星赤道經度準數之號耳

設於是年二月初五日平子正時在該處求其星赤道經緯一度歲差光行差及章動之準數此星即英會星厯第一千六百八十七號之星

△天為經度準數

△黃為緯度準數

舊厯日數表 是表乃英星士黑失而氏添入謂有此表可省天算家查數之煩

分日平時者謂自春分後所過平時也以平午正時為則而記其日之分數是年正月初一日至三月二十二日又百萬分日之二十一萬四千七百五十一為一千八百六十九年之春分後自二十一日又百萬分日之二十一萬四千七百五十一以後乃為本年春分年之始時因春分年為三百六十五平日又百萬分平日之二十四萬二千二百十六是年三月二十二日平午正相合春分時為三百六十五日又百萬分日之二萬七千四百六十五可知是年三月二十二日又百萬分日之二十一萬四千七百五十一乃春分年新舊之交也

日分者乃春分年日之共分如是年正月十九日平午正時為三百零三日又百萬分日之二萬七千四

百六十五以此例推直至三月二十二日春分年終乃改共分爲百萬分日之二十一萬四千七百五十一是年三月二十三日平午正時爲百萬分日之七十八萬五千二百四十九此共分數應加於每日春分時至明年而止

凡日到平春分時設在某處午線上此處午線之平太陽時適與春分時相合周而復始至明歲春分年終日已過某處午綫三百六十五次又二四二二一六則春分起點又應在他處午綫上矣是知春分之末每年必移二四二二一六卽向西五點四十八分四十七秒四六六年與明年之間春分東過經度百萬分日之七十八萬五千二百四十九卽該處西五點九分十四秒四八也

一千八百二十八年行海通書始附列此表蓋天下各處儀象臺之子午綫遠近不一概以春分時則隨處皆可得一同數之日而與日行遲速亦無異同故厯家觀象論時不必更詳何處之時如是年正月初五日彗星過最卑之點在英國平時爲五點四十七分在潑立司法都平時爲五點五十六分二十秒六而以春分時核之則俱爲一千八百六十九年二百八十九日六點二十六分三十二秒九八蓋以兩地測之則有遠近不同之數而春分年乃天下公共之時也

凡已得太陽平時而求相合之春分時如於該處相合之平時內加此日該處平午正之春分時其總數

卽所求時如前彗星之譬潑立司在該處之東九分二十秒六於五點五十六分二十秒六內減去九分二十秒六爲五點四十七分與該處平時相合以加該處正月初五日春分平午正時二百八十九日又百萬分日之二萬七千四百六十五約其分數卽三十九分三十二秒九八故當日彗星過最卑點時爲二百八十九日六點二十六分三十二秒九八卽一千八百六十九年春分後之日時也

一千八百二十八年行海通書附用迪白而氏平黃道經度以定春分時所定之時每年長短一例俱係三百六十五平太陽日又二四二二六四以後推算太陽縱使加精此數亦無可更改嗣於一千八百三十四年至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其行海通書則改用白水而氏平黃道經度以定春分時其時則每年長短不一英星士黑失而氏謂一千八百二十八年至一千八百三十四年間應將白迪二家之表不同之數較正自一千八百五十六年以後春分年應永定爲三百六十五平太陽日二四二二一六若一千八百三十四至一千八百五十六年之春分年長短其差甚微可以不計蓋其差之最大者亦不過萬分日之二也

一千八百二十八年起至一千八百三十三年止較正白迪二家表數如下

論年之日數 表列統年日數自正月一日平午正起故正月一日爲零而以初二平午正爲滿一日

論年之分數 此分數乃以萬分爲一年而用三百六十五日又千分日之二百四十二分之逐日登記

其數計日加二
十七分半以便天算家也

第二百四十二頁列黃道與赤道相交之角每十日記其數記至明年正月六日止故於十二月則多六

日爲三十七日此角度數常改因有中減率并地軸旋動也凡知星距此一面或黃道
或赤道若干數即可依表

算得彼面之數如從黃道經緯度算可得赤道經緯度或從赤道經緯度算可得黃道經緯度是也設值

表上未列之日而欲求是日之交角數則以前後所記二數求每日比例較分即中
比例但其較甚微故平常

測量止取表內相近之數用之

日之地平視差乃日心至地心爲一直綫地之橫半徑上再出一綫斜射日心成一最大角形如從日心

見之也是表亦十日一記地心距日心愈遠此角愈小視差之用乃人在地面測日可改到地心推算也

光行差 光常流行地又常依軌道行故所見日處非其真處真處較在見處之前是以有差所差之數

表內亦十日一記凡已知日見之黃道經度而求其真處依表加此光行差即得如從地心推算一星之

處而求日之真黃道經度亦加此光行差設是年四月十一日平午正時所列日見黃道經度爲二十一

度二十三分十一秒二加光行差二十秒四得二十一度二十三分三十一秒六即真黃道經度

歲差 春分點在赤道上所退之數即恒星東移之數 十日一記用以正平春分之經度如是年四月十一日真

春分之日見黃道經度為二十一度二十三分十一秒二光行差為丁此號為減二十秒四春分差為丁十六

秒八反用上此號為加法加此二數得二十一度二十三分四十八秒四為四月十一日平春分日之真黃道

經度減相合之歲差十三秒八為二十一度二十三分三十四秒六為四月十一之日日真黃道經度但

此數係以是年正月一日平春分算起者

春分差凡日月星所列黃赤諸表俱係平春分算定但平春分點與真春分點不符故有春分差所差之數十日一記於平春分之黃道經度內減此差數即得真春分之黃道經度

若所指一星黃道經度據真春分言則將此差數反用之即得平春分之黃道經度設是年四月十一日真春分所合太陽黃道經度為二十一度二十三分十一秒二相合之春分差為丁十六秒八反用上法得二十一度二十三分二十八秒即為此日平春分之太陽黃道經度

赤道經度之春分差亦照此法推算即得與黃道相交然其度分須變點算變時表 恆星等時亦同此

月正交點之平黃道經度 六十日一記以平春分算如值表內未列之零日可用表末在表之下每日計丁三分一八

每日退行數算之如欲約算月將平掩何星亦須此表也

第二百四十三頁至二百五十頁日之縱橫綫每日列該處平午正時日心與地心之縱橫綫用(天)(地)(人)號記之(天)為每日過真春分綫(地)為赤道面向夏至之綫(人)為赤道面交股向北之綫 算家以彗星難推故別列此表變真春分(天)(地)(人)縱橫綫而用是年正月一日之平春分縱橫綫

第二百五十一頁至三百頁乃諸大行星之表以水金火木土及天王海王分列七表其赤道經緯度皆依該處每日平午正時從地心推算列表謂星之中心如從地心見之 惟天王海王二星每隔四日列表 又各行星

之黃道經緯度皆從日心推算謂星之中心如從日心望見之以平春分記之其地心之赤道經緯度有光行差故所記

為其見處凡求緯度時羅盤偏東偏西即可測望金火木土四星而得之蓋能見太陽時亦能見此諸星也 丙金木二星尤易測量

行星過該處午綫之平時亦可藉此以推過他處午綫之平時然亦有一日內不過該處午綫者因行星日較長於平太陽日也行星如月亦有不過午綫之日表以(天)為記查是年四月十二日水星不過該處

午綫是日水星日之始早於太陽日二分九在十二日午正之前而其終則遲於太陽日十分分之八在十三日午正以後故

太陽一周日間此星不及過午綫也若如中法子正起算水

亦有一日過午綫二次者則以行星日較短於太陽日也蓋行星日之始在太陽日之後而其終則在太

陽日之前故太陽一周日間行星必過午綫兩次矣表亦記之但與月有異因太陰日恆長於太陽日行星有退行時短於太陽日者如是年六月初四日水星過該處午綫在午正後一分再於是日之二十三點五十四分九即初五午前也復過午綫也

求行星過別處午綫之平時 查前後兩日過午綫之較爲行星二十四點中之加速率或減速率既得此率再以距英國經度而比其較此較數謂之正數或加或減於行星過英國午綫時之上但布算者宜詳細審察如測處在英國之東則所有加速率乃行星過測處午綫早於英國若所有減速率乃行星過測處午綫遲於英國在英國之西者反是

設於是年二月初四日午後六點鐘測處平時在英國偏西三十度之處求水星赤道經緯度并水星過測處午綫之平時

法偏西三十度應加二點鐘爲英國之二月初四日八點鐘以算赤道經度查二月初四日水星赤道經度爲二十點五十五分三十五秒九五二月初五日爲二十點五十分五十三秒八一兩數之較爲四十四十二秒一四以二十四點比四分四十二秒一四若八點與一分三十四秒零五查表經度漸減以減於初四日經度餘爲二十點五十四分零一秒九零卽爲所求水星赤道經度也然其每點之減率不同

須再算較中之較法見日躔減之得二十點五十四分零秒五八爲所求赤道經度

再求赤道緯度 查二月初四日爲南十三度三十三分二秒九二月初五日爲南十三度五十一分二

十五秒九兩數之較爲十八分二十三秒以二十四點比十八分二十三秒若八點與六分七秒七加于

初四日之緯度得緯南十三度三十九分十秒六卽所求赤道緯度再推較中之較應減七秒九法見日躔

求水星過測處午綫之平時 查二月初四水星過英國午綫爲二十三點四十九分二二月初五爲二十三

點四十分九其較爲八分三以二十四點比八分三若二點偏西三十度所化之時與十分分之七測處在英國之

西且又減速率應減于初四之過午時爲二月初四日二十三點四十八分五卽得測處水星過午綫之

平時尋常測算不必求精用此法則無大差

第三百零二頁乃水金木火土天王六行星之赤道地平視差及半徑越五日一記下載木土二星乘數

爲算極半徑之用木土二星極半徑等於赤道半徑乘千分之九百二十七

第三百零三至三百二十四頁記五星及天王海王過該處午綫時之赤道經緯度及每點較數每間日

一記用以較算過別處午綫之赤道經緯度應推其相距英國之數用每點較數求之如所設經度在其

東則取本日表數與前二日之表數核其較如所設經度在其西則與後二日之表數核其較以兩項每

點較數相減得其較中之較以兩日共四十八點歸之乃以兩處相距之經度變時折半取其中數乘之視下一數每點較數比本日較數大小以別加減乃加減於本日每點較數為所求時每點較數之準數復以兩處相距度變時乘之即得里差應移之赤經度理與日躔每點較數法同乃視下二日赤經度之進退以別加

減加減於本日經度得測處之赤經度求緯度法倣此

設是年三月初二日在英國東六十度之地求過午綫之赤道經緯度 查三百零四頁內是日水星過

英國午綫時其赤道經度為二十一點十三分四十二秒二五每點經度之較為上此代數記號西表一作一譯改作上十

一秒五七用上法推得四點相距六十度變時時之每點較數為十一秒五四與下減西作十四點相乘得下四

十六秒一六以減于是日英國過午之赤道經度此逆推而上之法理亦同得二十一點十二分五十六秒零九為水

星過測處午綫時之赤道經度也 再查是日水星緯度表為南表以南為下數十六度四十七分三十七秒三

每點較數為上二十八秒五如上法推得準數為上二十八秒二與下四點相乘得下一分五十二秒八

以加是日緯南度得緯南十六度四十九分三十秒一即水星過測處午綫時之赤道緯度也

再設在三月初一日算其經度準數應為上十一秒一八緯度準數應為上二十四秒七也

凡測見行星之環而欲推算其至中心之數可用半徑過午綫之恆星時表若推算其緯數則用半徑表

地平視差表用以便觀象者改到地心推算也

第三百二十五至三百八十九頁記一百四十七個恆星之赤道平經緯度以是年正月一日午正後千分日之四十八爲起算之端并記其歲差 其赤緯南北各有記號惟以北緯爲上

凡緯北可南緯爲下依號加減

在緯南者須反用其號

設於是年五月三十一日求畢宿大星之平赤道經度查經度歲差爲上三秒又萬分秒之四千三百五十三再查五月第二十頁未行萬分年之分數表內其三十一日相合分數爲四千一百零七依原表加萬分之二十六得萬分之四千一百三十三此數與三秒四三三相乘得一秒四二此卽正月一日又千分日之四十八以後至五月三十一日歲差之比例分數也既有上號應加於正月一日又千分日之四十八時候所記赤道平經度四點二十八分二十七秒七八二上共得四點二十八分二十九秒二零二是爲五月三十一日所求畢宿大星之赤道平經度又查赤道緯度歲差爲上七秒六二二如前法與萬分年之四千一百三十二相乘得三秒一五既爲北緯度則依號加於正月一日又千分日之四十八時候所記之赤道平緯度北十六度十四分四十四秒一四內共得北十六度十四分四十七秒二九是爲五月三十一日所求畢宿大星之赤道平緯度

又如是年六月初三日求帝星之赤道平經緯度查經度歲差爲下萬分秒之二千四百八十九再查六月第二十頁是日年之分數爲萬分之四千一百八十九依原表加萬分之二十六得萬分之四千二百十五此數與歲差相乘得千分秒之一百零五依號減於正月一日又千分日之四十八時候平赤道經度十四點五十一分六秒八五七減餘爲十四點五十一分六秒七五二是爲六月初三日所求帝星之平赤道經度

又查赤道緯度歲差爲下十四秒七五七與年之分數四千二百十五相乘得六秒二二依號減於正月一日又千分日之四十八時候平赤道緯度北七十四度四十一分十一秒二四減餘爲北七十四度四十一分五秒〇二是爲六月初三日所求帝星之平赤道緯度

又如是年五月三十一日求心宿中心平赤道緯度查其歲差爲減八秒三八七與是日年之分數爲萬分之四千一百三十三前見相乘得三秒四七因爲緯南度故歲差之下號應反用遂加於所記正月一日又千分日之四十八時候該星緯南二十六度八分二十七秒六二共得緯南二十六度八分三十一秒

〇九是爲五月三十一日所求心宿中星之平赤道緯度

每月第二十頁所載白水而氏之推方表已設譬於三百二十九頁此三百三十頁及三百三十一頁所

用英會星部恆數定星表亦於五百二十九頁內詳其法勾陳第一星及第三星並逐日列表其餘一百四十五恆星皆越十日列一數

所列之數皆以是日恆星過該處午綫時之經緯度

表之上面所列赤道經度之點分數與緯度之

度分數因一歲之中恆星赤道經度出入之數只爭在秒故其大數總計於上端止以秒數小餘記其下故其秒數卽有過於六十外者亦不便收分仍以秒計如三百四十六頁是年十二月十七日屏星第二所見之赤道經度爲四點五十九分六十秒四二其實則爲五點〇秒四二也 又如三百四十八頁是年十二月十七日厠星第一所見赤道緯度爲南十七度五十四分六十二秒七其實則爲南十七度五十五分二秒七也其不可移換大數者限于幅耳

每十日並列其經緯較數便求零日用中比例也

恆星亦有一日過該處午綫兩次者倘遇其日亦卽記其經緯度兩次如三百五十四頁七月三十日記柳宿第五星過午綫兩次凡遇恆星過午綫兩次之日若非表列之日卽於經度上下十日之中間別列小字指出十日內之何日此星過該處午綫兩次則太陽日十日內其星旣過午綫十一次則其所記之較數亦應作十一分比例如三百四十八頁參宿第二星表內六月初十日與二十日之間傍註小字爲十三以明六月十三日此星過午綫兩次也查表傍較數爲〇秒一二作十一日分之每日應爲千分秒

之十一其十三日之第一次過午爲十日內第三次應用三因千分秒之十一而得其較十三日之第二次過午爲十日內第四次應用四因千秒之十一而得其較其十四日之過午爲十日內第五次也雖差數止微其理固如是也

如欲細算五極星所見位數須尋一準數此準數當以代數求之

是表記星所見之位不算準數者緣星之〇〇變率每日約二十六度所變甚大故不記也惟三百八十八兩頁於月之黃道經度則每度記之表末申明其法正每日光行差之方程式記在序內

第三百九十頁至四百二十八頁乃近月之星

謂其赤道經緯度距月不遠

凡欲算地上東西二午綫之較卽較所測

見之星與月相距赤道經度而得之蓋月如不動則星與月赤道經度之較無論何處午綫皆可一例相同惟月常行動則過二處之午綫已自改其赤道經度所改度數加於二處之午綫較數內卽知西邊午綫應移若干度而月始至故知月赤道經度之較亦可算東西二午綫之較月明環之赤經度與月中心之赤經度在過該處之上下午綫時表列其數均有上字下字作記號甲乙二字記月之左右二環

星之等數表卽記星之大小表之左行記其日數及十分日之幾

每隔一點

即十月五度

月改赤道經度表卽月過該處午綫時之每點較數也

如月自英東七度半至英西七

度半兩處之較爲一點此一點所移之數卽從月之明環赤經度推測故其半徑亦常改也

凡東西二午綫之較不大

謂在一二度之間

可用近月之星算之若較數甚大

謂相距十度以上

而欲詳算其經度應以

東西二午綫之中間午綫爲準求得月所移赤道經度之數而推得之如欲約算月之明環過他處子

午綫之赤經度用此測之法以英國午綫與測處午綫經度之較與月所移經度相乘得數視測處午

綫距英國之東西以別加減

在東者減在西者加

乃加減於表內赤經度卽爲測處子午綫上月明環經度

設於是年六月十八日月過英國上午綫時其乙明環赤經度爲二十二點四十七分四十七秒二四其

每點較數爲一百二十四秒五〇而求乙環過潑立司

法都

上午綫之赤經度查潑立司偏東九分二十

秒六化爲千分點之一百五十六與每點較數相乘得十九秒四二以減

偏東故減

表內赤經度餘二十二點

四十七分二十七秒八二是爲乙明環過潑立司午綫之赤經度

凡他處距英國不甚遠者其月之赤緯度亦可如法約算惟地偏於東及緯度在南者皆爲負數卽以前

譬明之是日月過英國上午綫爲南十二度三分四十一秒八每點較數爲上六百二十三秒一此數

與下千分點之一百五十六相乘得下一分三十七秒三此負數與緯南度相加

月之緯南漸減因偏東故反減得緯南

十二度五分十九秒一是爲月過潑立司午綫時之赤緯度

星名表側有米號者指此星不論在赤道南北俱可與月同時測算并以定月之視差也

月半徑過午綫所歷之恆星時 此數因月距赤緯之南北而改變時時不等凡測見月之外環相切於午綫之時而加此數即改爲中心過午綫之時

第四百二十九頁至四百四十三頁記日月交食在何地何時可以望見并記其算出之諸根數

第四百四十四頁至四百五十四頁記星之交食其數有五 其一記一等至六等之恆星於該處平子

正時爲月所掩在該處能測見者 其二記行星或恆星自一等至五等不論何處見其爲月所掩者

其三記星與月應於該處何平時同一赤經度 其四記月與星合一經度時其緯度有何較數 其五

記在何緯度外月不掩星

凡算月掩何星可用諸表表內所記星月之數皆從地心推算故地上不論何處皆可通用惟須算其距

英國若干經度變時以加減之

在東者加在西者減即得月星相合時之測處平時

設於是年八月初四日月掩氏宿第三星在英國平時爲十六點二十九分五十七秒而在潑立司平時爲十六點三十九分十七秒六因潑立司在英國東九分二十秒六故也

緯限者謂自地上某度起至某度止得見月掩何星外此不見其掩是爲緯度之限也

設有人自星望地而月界其中則地面幾分爲月所掩而月自西至東移過時地面成一帶形闊與月徑相等若反言之則人在地面於帶形中望月則星爲月掩在帶之上下兩限但見月與星相切而不相掩是爲緯度限在其上者爲上限在其下者爲下限

緯限表以明星在何度內應爲月掩外此不必布算也

如英國在赤道北五十一度二十八分三十八秒

即北極高出地平度

設於是年八月內查四百五十一頁表自十

六日起查末行緯限表至十七日掩

星只指一希臘字星名

在赤道北二十六度之處起至九十度之間

皆可見惟被掩之時在三點十一分四十四秒是在午後日光所逼仍不能見惟是日之十二點四分二十一秒月又掩○星在赤道北十四度至九十度之間八月十九日十四點一分十七秒月掩畢宿第五在赤道南四度之處起至赤道北六十八度之間又是日十四點三十五分三十八秒月又掩是星在赤道北六度之處起至八十五度查四百五十六頁表知已上三星之所掩其二在英國能見其一不能見也

第四百五十六

五

頁之表乃恆星與行星在該處地平上爲月所掩記其不見至再見之恆星時及平時并

記星於月環內始隱於某度復見於某度若以翻影鏡測之凡穿過月之北極與中心成一大圈與月環

成一交點方近月環之星距交點若干度當從角之北點數之穿過月之天頂與其中心成一大圈亦與月環成一交點方過月環之星距交點若干度則從角之頂點數之用此角并可測量小星且當星之隱而復見時亦須先知此角不然難定鏡之方向

表內月掩幾星時有在該處不得見者然離該處不遠卽能見也

第四百五十七頁至四百七十六頁是表所記木星之月或食或掩或月過或影過等數皆準該處之平時并圖形以明其隱顯之處如自翻影鏡視之圖內之形雖舉望日之數然木星離地甚遠目力不及故其體與影一月內更變甚微除與日對峙時形狀有異外餘則通月皆然試以兩月圖形較之便可曉然當木星距該處地平上八度日在地平下八度時其月之食有此米爲號明該處可以測望至木星在地平上日在地平下時有此十爲記則亦能望見也

甲者指月

木星

被星影所掩方隱之際也乙者指月離星影再顯之時也此乃月距木星略遠則然若日

星對峙時則月之食也近星之體日星對峙以前月之隱見在木星之西日星對峙以後月之隱見在木星之東用翻影鏡視之則東西相反日星對峙以前僅見第一月之隱對峙以後方見其顯至第二月被星影所掩時其隱見鮮能並見第三第四月或可並見云

凡在別處求木星某月隱見之時卽以測處經度在英國之東西推算在東加經度之較變時在西減經度之較卽爲所求時然亦須查木星之地平上下與日在地平上下如日在地平上光耀難見算之者應以半弧表自東至西日出入半弧也助以半天球始可定日星距地平之方向

測得木星月之食可定地上經度第一月最易測惟須詳悉測量之的確時刻此時與英國時之較卽爲經度之較化測處之時早與英國爲在其西遲於英國爲在其東

設於是年七月二十四日在潑立司法都測得木星第一月之隱平時爲十四點三分二十四秒九乃查第

四百六十六頁表內英國平時爲十三點五十四分四秒三其較爲九分二十秒六卽兩處相距之經度因所測之時遲於英國故知其東也

凡測星月之掩木星與其月除表有差數外尙有別樣難處不能詳定地之經度且遠鏡測量各不同若欲詳

算經度須用相類之鏡并算其地面蒙氣視差若不必詳算則以測見木星爲某月所掩約計地上經度如其月之隱見俱能測得則更妙矣

表內約計月食月過之過所以便天算家預備測量推驗此表之差否因測此二事須用最妙之鏡而海上尤不易測也 入出二字記月初遇木星環面爲入初離木星環面爲出

第四百七十七頁至四百八十七頁 木星兩月毘連表內用數記之以代尋常之○號而不記其黃道緯度在上者記於上在下者記於下

表右爲東表左爲西如見木星之月自西向東移動時則知木星在月與地之間而月行於後半軌道故有食有掩若見月自東向西移動時則知月在木星與地之間而月行於前半軌道故有月過與影過

設於是年正月二十七日在英國八點鐘時平用翻影鏡測望木星月如圖其第一第二兩月實在木星

之左從翻影鏡視之則在右第三第四兩月實在右而反左 表首西東二字乃月實在木星之東西方

向也木星常在該處天頂之南圖左之月應見於木星之西圖右之月應見於木星之東蓋月之倒影故遂反其方向也乃自木星中心起一直綫遠近相等而左右互易以此驗圖可得月之真向

表內時分皆指該處平時觀表與圖可以辨木星之諸月而亦以別他星之近木星者

第四百八十八頁至四百九十頁 行星與月或與他行星合一赤經度及行星與恆星或合經度或合緯度皆每月一格記其日時行星當此時最易測望又以便天算家考驗表之然否

第四百九十一頁 土星光環之位表中越二十日一記以明其能見與否⊕爲光環之短軸距何赤緯度⊖⊗爲光環所見大小之數⊙⊕之比以定能見與否蓋太陽與地同在一邊高過環面時其環

自能測見若不能見之時則其故有三 一則環面平過日心則丑與○等

二則環面平過地心卽丑與○等皆不能見 三則日在環之一面而地又在另一面亦不能見因環上無經光之面向地耳

第四百九十三頁記月之明環約於何平時側動最大并記火星金星之環在何月中光顯幾分至月之緯度側動之數則不論何時皆可照四百九十三頁計之

第四百九十四頁至四百九十七頁 係該處潮汐與中國無涉故不譯

第四百九十八頁之準數表 凡測見月距星之度數業將蒙氣視差等推準可求秒數相較卽比例對數之較

於表內查一準數以加減之卽可得該處相合之時其算之法見後五百二十六頁內

第四百九十九頁及五百頁 表內之數算月之側動

第五百〇一頁至五百〇三頁 爲測勾陳大星若不在午線時可用此表能算地上緯度法如左

先將儀差及蒙氣推準減於星之高点再照五百〇四頁改測望之太陽平時爲恆星時於此表內查得相合之第一準數爲上下按號加減於測見之高度得所求緯度之約數復以所算恆星時查第二第三表得相合之第二準數加此二準數於上約數內卽得真緯度

航海通書改率說

賈步緯

是集從英國行海通書譯出考西人之航海來遊實以此書爲鄉導蓋海舶既駛遠洋茫無畔岸可紀羅盤祇可辨方向不能測其現行何地惟藉天度可認地球之經緯數理精蘊天上一度相當地面二百里計三十六萬尺以天度之一秒當地面一百尺此論南北緯度則然若東西偏度不正當赤道下每度皆不滿大圈之里數須依弧三角法算之是以無遠弗屆故吾中國航海亦以繙譯此書爲首務特延西士層解條分闡明理數撮要刪繁譯成是集以引誘來學凡吾同志咸宜家置一集朝夕講求引伸類長製備儀象隨時測量並可驗其算法之疎密然否實爲推步家特開門徑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改率

考行海通書原依英都觀象臺之中線立算諸星行度表悉照該處平午正時解見從地心起數其天周

以春分起步與中國不同今譯改時遵 京都順天府爲中線諸星皆從子正起天周以冬至起步中西

同用平時共宗地心立算三百六十度爲一周天中法又分爲十二宮以冬至丑宮初度起逆行十二支每宮三十度每度六十分每分六

十秒又一日二十四時此書從西例以一點鐘爲一時便布算也故凡言一時皆一小時也每時六十分中法又以十五分爲一刻一時爲四刻因多增位數不便布算姑從

西例不每分六十秒秒下小餘則隨秒不以六十遞析

命刻

據西士實測得東西經線相距一百十六度二十七分變時見變時表為七點四十五分四十八秒蓋英國午

正已為順天七點四十五分四十八秒也故用原書之本日午正星度再加四點十四分十二秒之星行

度即湊滿半日十二時之數倘星之經緯有退行者則減即得明日順天之子正度也

中比例算法

星者算法也用星必先明算一二三四之四率比例為西算之大宗其法以已知推未知故以原有之數為一率二率今有之數為三率恆以二率與三率相乘數為實以一率為法歸除之得所求之四率數也

時差

推算所得曰平時通書表數俱按平時算定如鐘表之走平分時也中國又名實時日晷所測曰真時中國又名用時蓋時刻並宗赤道原係平

分黃道與赤道斜交在赤道則度有闊狹日行黃道又有冬盈夏縮之異緣此兩端故生時差即平時與

真時之較也兩數相減曰較其數列如表加減於平時即得真時也

鐘表宜開平時說

西書云一晝夜地球自轉一周則宗北極一歲中地球繞日一周則宗黃極兩極相距二十三度二十七分西率尚有二十餘秒零數且每年有行分如歲差然蓋日晷測時皆依繞日之軌而出故與赤道自轉之率有異細較之且逐日

不同用度時表候之

表之極準者行船用以較偏度故又名行船表

二十四時中

即一晝夜

甚有差至半分者故設時差加減也

然則鐘表但能走平分與赤道同率如太陽之盈縮黃赤道之升度差不與焉故必開準平時按號加減時差以求合於日晷測量之要事也

如先測得日晷午正求鐘表平時則將時差號反用

加者減之以減者加之

以加減十二點即得平時

逐日測北極高度

不拘何地

法候日晷將交午正之前後

凡日晷至午正可不問地之經緯何度節氣早晚器之疎密咸可一概施之惟羅盤指南針與日影有偏向且隨地不同中國恒偏於日影之東故測太

陽高度宜過皆數分候之用

紀限儀屢測太陽高度取其最高之度為本日午正太陽高度

內減蒙氣差加地半徑隨差則改視高為實高

查通書內本日太陽赤道緯度

表數俱子正起求午正用中比例

南加北減於太陽實高度得赤道距地平度亦即北極

距天頂度再與一象限

九十度

相減得測處北極出地度

若測恆星高度赤緯加減與太陽同法

惟恆星無地半

徑差但減蒙氣差即實高度

又法任於何日算勾陳大星過上子午線之時分測其視高度內減蒙氣差改為實高度又減距極度約

度二十餘即北極高度或算其過下子午線之時分測其視高度內減蒙氣差加距極度亦即北極高度

測候用時表說

凡度時表必按京師之平時開準蓋諸曜黃赤經緯表數俱依京師平時起算故任至何地視表內之時分與通書上星行經緯度隨時昭合時表實為省算之捷徑設無時表船至某處尙未知其地經緯何度用何比例求星之所在必任設多處逆探推求豈不費算故西人航海測天儀器而外度時表與通書二者相須為用缺一不可也

算星過午線時即中星時

置本日星之赤道經度內減本日太陽平行赤道經度

即恆星時若不足減加二十四時減之此為視其設星在午正太陽平行距午正後之時分

數不滿十二時則加十二時過十二時則減十二時

此例要從子正起算故加減十二時為本日星過午綫之泛時如恰在

為平時有距時分因日星俱有行分故曰泛時

如法再求明日星過午綫之泛時以一日化一千四百四十分為一率兩日之泛

時較化秒為二率本日泛時化分為三率求四率即泛時內應行之泛時較秒數視兩日之泛時順逆以

別加減

如明日之數多則加於本日數明日之數少則減於本日數

加減於本日泛時即京師星過午綫之平時如算太陰過午綫每時俱有細行只須用

一時之數為比例不用兩子正比例

有某地緯度用日晷測偏度

法以日晷按其地極高度測得時分

若非午正晷須極準方應

視京師平時表內係何時分加減本日本時之時差改

爲京師日晷時與所測日晷時相減以時較化度法見變即得其地距京師之偏度也所測時早於京師爲偏東遲於京師爲偏西

爲偏西

測太陰過午算偏度

任至何地測得太陰過午視京師平時表內係何時分隨檢通書本日太陰過午係何時分與所測時分

相減餘爲兩地所測處與京師過午時分較乃檢通書之明日過午時分內減本日過午時分餘化分加一日化

一千四百四十分爲一率一日化一千四百四十分爲二率兩地過午時分較爲三率求四率爲偏度時

分檢變時表得偏東西度早於京師爲偏東遲於京師爲偏西

蓋測太陰視差多端惟其過正午時但有南北視差可於經度無關是以便於測算諸曜每日過午之時

分較數惟太陰爲最大用以比例求偏度易準若恆星每日過午時分較祇三分五十六秒五六太陽平

恆星時也故測得兩地過午時分較每點鐘減十秒即偏度時分西人航海常測月過午線差爲算偏度之捷

徑也

赤道經緯度說

按西書七政經緯度並宗赤道立算求其故皆因諸曜隨天西轉西謂地球自西徂東亦同惟赤極不動故其經緯隨

地隨時測算較易若黃極每日既繞赤極一周則其經緯晷刻異視不惟測候甚難卽憑以知地之經緯布算亦不易故西書云黃道經緯度無益航海之人考其數亦從赤道經緯度用斜弧算出又其五星之黃道經緯度皆從日心立算恒以星出入黃道之南北交終爲一周天如水星只八十八日一周金星二百二十餘日一周之類並無退留之用於仰觀不合故是集止取其赤道經緯度列表若求黃道經緯度 欽天監既有七政時憲書頒行故省推算

表算日食法

賈步緯

求入限

所求年干支察首朔食應表表見後得年前十二月朔食應以後每朔但於月數上遞加一月小餘仍之滿食周十一月七三七六五者去之此卽月距交平行十三周天月數餘爲所求朔食應視某月朔入食限

二月三六五二三六以外

三月一三〇〇八五二八以內

八月六〇七五六四七以外

九月三七二四一三九以內

附求望食限

小餘滿食中五月八六八八二

五者去之卽得逐月望食應視某月望入食限

二月五五六一一七八以外

三月三二七〇七一八以內

右平朔望可食之限摘徐鈞卿先生法不過舉其大凡欲定食之有無須用日躔月離求實朔望太陰距交度始爲的食限也

求實朔泛時

以平朔距冬至之日數用推日躔月離法

法見考
成後編

各求其子正黃道實行將本日子正太陽實行與太陰

實行相較如太陰實行未及太陽則平朔日卽爲實朔本日如太陰實行已過太陽則平朔日卽爲實朔

次日平朔前一日爲實朔本日又用推日躔月離法各求其子正黃道實行將本日子正太陽實行內減

太陰實行餘爲月距日度分

秒化

求對數

法見數
理精蘊

加日法一千四百四十分對數內減一日之月距日實行

對數

次日日實行內減本日日實行餘爲一日之日實行又次日月實行內減本日月得距本日子正分實行餘爲一日之月實行內減一日之日實行餘爲一日之月距日求對數卽是

數之對數檢表得真數以時收之得實朔泛時如次日月實行仍未及日則次日為實朔日乃以次日日
四十分對數內減前所得一日之月距日
實行對數得距次日子正後分數之對數

求泛時月距正交

次日月距正交內減本日月距正交不及減加十餘為一日之月距正交秒化求對數加泛時距子正分數
之對數內減一千四百四十分對數得距本日子正之月距正交秒化對數檢表得真數以度分收之加本
日子正月距正交得泛時月距正交

求的食限

視月距正交自初宮初度至初宮十八度二十六分自五宮十一度三十四分至六宮六度二十二分自
十一宮二十三度三十八分至十一宮三十度皆入食限為有食不入此限內者不食即不必算

視泛時若在夜距日出前日入後五刻以內者可見食五刻以外者全在夜不可見即不必算如泛時在
後者先須加減
時差審晝夜

求實朔實時

實朔泛時上下設前後兩時如泛時為丑正二刻則設丑正用推日躔月離法各求其黃道實行以前後
初刻為前時寅初初刻為後時

兩時日實行相減爲一小時日實行以前後兩時月離黃道實行相減爲一小時月實行兩實行相減爲一小時月距日乃以前時日實行內減月實行餘爲前時月距日秒化求對數加一小時化三千六百秒對數內減一小時月距日秒化對數得距前時秒數之對數檢表得真數以分收之加於前時得實朔實時再以實朔實時用推日躔月離法各求其黃道實行則日月必同宮同度分秒不異方准乃視本時月距正交入前限者爲有食

求均數時差

實朔日引宮度察日躔均數時差表卽得記加減號

求升度時差

實朔日躔黃道宮度察升度時差表表見後卽得記加減號

求實朔用時

實朔實時加減二時差得實朔用時

求日實行

前後兩時日躔黃道實行相減爲一小時日實行

求月實行

前後兩時月離白道實行相減爲一小時月實行

求實行總較

日實行與月實行相加爲實行總相減爲實行較

求半外角

置半周一百八十度內減黃白大距餘數半之卽半外角

求半較角

實行較對數凡弧度求對數皆化秒入算求三差法加半外角正切對數內減實行總對數餘爲半較角

正切對數

求斜距交角差

半外角減半較角餘爲斜距交角差

求斜距黃道交角黃白二經交角

實朔黃白大距加斜距交角差卽斜距黃道交角亦卽黃白二經交角實朔月距正交初宮十一宮白經

在黃經西五宮六宮白經在黃經東記東西號

求兩經斜距

日實行對數加實朔黃白大距正弦對數內減斜距交角差正弦對數餘為兩經斜距對數

求斜距對數較

一小時三千六百秒對數內減兩經斜距對數餘為斜距對數較各限距弧求距時加對數較距時求距弧減對數較故用對數較

求食甚實緯

斜距黃道交角餘弦對數加實朔太陰黃緯化秒下同對數內減半徑對數即前位所進之一餘為食甚實緯對數檢

表得真數為秒秒下必帶小餘一記南北號與實朔月位求三差法倣此

求食甚距弦 食甚距時

斜距黃道交角正弦對數加實朔太陰黃緯對數內減半徑對數餘為食甚距弧對數再加斜距對數較

即食甚距時對數檢表得真數為秒以分收之月距正交初宮六宮為減五宮十一宮為加記加減號

求食甚用時

實朔用時加減食甚距時得食甚用時即京師食甚用時

求太陽實引

實朔太陽引數加減太陽均數得太陽實引

求太陰實引

實朔太陰引數加減太陰初均數得太陰實引

求地平高下差

太陰實引宮度及本天心距地

見月離

察交食太陰地半徑差表

表見考成後編

得太陰在地平時最大地半徑差

內減太陽地半徑差十秒餘爲地平高下差

求太陽實半徑

太陽實引宮度察交食太陽視半徑表得視半徑內減太陽光分十五秒卽實半徑

求太陰視半徑

太陰實引宮度及本天心距地察交食太陰視半徑表得太陰視半徑

求併徑

太陰實半徑加太陰視半徑得併徑

求距時日實行

日實行對數加食甚距時對數內減三千六百秒對數餘爲距時日實行對數加減號與食甚距時同

求食甚太陽黃道經度

實朔太陽黃道實行加減距時日實行得食甚太陽黃道經度

求食甚太陽赤道經度

食甚太陽黃道經度察黃赤升度差表得黃赤升度差加減黃道經度卽食甚太陽赤道經度

求食甚太陽赤道緯度

食甚太陽黃道經度察黃赤距度表得食甚太陽赤道緯度記南北號

求食甚太陽黃赤道宿度

用上元甲子列宿黃赤經緯度表列宿黃道經度加歲差

每年五十二秒

算至所求年察食甚太陽黃道經度足

減本年黃道宿鈐內某宿度分則減之餘爲食甚太陽黃道宿度

又將赤道宿度按赤經加減歲差算

至所求年察食甚太陽赤道經度足減本年赤道宿鈐內某宿度分則減之餘爲食甚太陽赤道宿度

求太陽距北極

置九十度南加北減太陽赤道緯度得太陽距北極

求黃赤二經交角

即黃道赤經交角之餘

食甚太陽黃道經度察黃赤二經交角表得黃赤二經交角冬至後黃經在赤經西記東西號

求赤白二經交角

黃赤二經交角與黃白二經交角

即斜距黃道交角

東西同號相加

東西異號相減

東西從數大者

得赤白二經交角記

東西號

此之謂東西乃白經在赤經之東西也若兩角相等而減盡無餘則白經與赤經合無交角如無黃赤二經交角則黃白二經交角即為赤白二經交角東西並同

求北極距天頂

置九十度減本地北極出地度得本地北極距天頂

求半和弧 半較弧

日距北極與北極距天頂相加半之為半和弧相減半之為半較弧

求正弦對數較

半和弧正弦對數減半較弧正弦對數得正弦對數較其號為減

因與半角餘切相減也

求餘弦對數較

半較弧餘弦對數減半和弧餘弦對數得餘弦對數較其號為加因與半角餘切相加也此兩數九限皆可同用較之舊法用垂弧者簡捷數倍

求本地食甚用時

置京師食甚用時減加本地偏西東度時分偏東偏西度得本地食甚用時見考成下編

求用時太陽距午赤道度即可借為前設時

以食甚用時午前午後時分如用時在午正前則置十二小時減用時餘為午前時分如用時在午正後減十二小時餘為距午正後時分變赤道度如用時距時變為十五度一分變為十五分一秒變為十五秒得用時太陽距午赤道度或用變時表按時取度表見馮林一先生中星表後半之為半距午赤道度

求設時半較角

半距午赤道度餘切對數內減正弦對數較得半較角正切對數

求設時半和角

半距午赤道度餘切對數加餘弦對數較得半和角正切對數

求設時赤經高弧交角

半和角減半較角若北極出地二十三度二十七分以內太陽夏至前後在天頂北者則兩角相加得設時赤經高弧交角午前為東午後為西

記東西號

求設時白經高弧交角

設時赤經高弧交角與赤白二經交角

前見東西同號相加東西異號相減東西從得設時白經高弧交角

記東西號

此之謂東西乃太陽在白平象限之東西也若兩角相等而減盡無餘則太陽正當白平象限無交角設時即真時但有高下一差若相加過於九十度與半周相減用其餘則白平象限在

天頂北

求設時太陽距天頂 設時高下差

北極距天頂正弦對數加設時太陽距午赤道度正弦對數內減設時赤經高弧交角正弦對數得設時太陽距天頂正弦對數加地平高下差對數內減半徑對數得設時高下差對數

求設時東西差

設時白經高弧交角正弦對數加設時高下差對數內減半徑對數得設時東西差對數

求設時南北差

設時白經高弧交角餘弦對數加設時高下差對數內減半徑對數得設時南北差對數

如白經高弧交角為九十度則無南北差實緯即視緯但有高下一差

求設時視緯

食甚實緯南加北減南北差得設時視緯若不足減則置南北差反減實緯變北爲南白平象限在天頂北者反是記南北號

求設時距分

設時與食甚用時相減得設時距分如以食甚用時爲前設時則無距分

求設時實距弧

設時距分對數內減斜距對數較得設時實距弧對數在用時後爲緯東西記東西號

求設時視距弧

設時實距弧加減設時東西差得設時視距弧

月在限東設時在用時前則減後則加

月在限西東西差大於實距弧爲緯東小爲緯西記東西號如以食甚用時爲前設時則無實距弧其東西差即視距弧限東亦爲緯東限西亦爲緯西

求設時視距視緯差角

設時視距弧對數加半徑對數內減設時視緯對數得設時視距視緯差角正切對數

求設時兩心視相距

設時視距弧對數加半徑對數內減設時視距視緯差角正弦對數得設時兩心視相距對數

以上各條自太陽距午赤道度起至兩心視相距止共十四件凡食甚用時近時真時及初虧復圓用時近時真時皆名同而數異故不重列諸求其實皆設時也故統以設時冠之其求三限真時並用前後兩設時求之

求食甚前後兩設時視相距和較

前設時兩心視相距與後設時兩心視相距相加爲視距和相減爲視距較

求對視行角

前設時視距視緯差角加減後設時視距視緯差角東西同則減異則加得對視行角半之得對視行半角

求半和角

對視行半角餘切對數加視距較對數內減視距和對數得半和角餘切對數

求視行旁小角

半和角內減對視行半角得視行旁小角

求兩設時視行

對視行角正弦對數加小視相距對數內減視行旁小角正弦對數得兩設時視行對數

求視行差

視距和對數加視距較對數內減兩設時視行對數得視行差對數

求食甚真時視行

兩設時視行加視行差半之得食甚真時視行

求食甚真時距分

兩設時較對數加真時視行對數內減兩設時視行對數得食甚真時距分對數

求食甚真時兩心視相距

視行旁小角正弦對數加大視相距對數內減半徑對數得食甚真時兩心視相距對數

復以食甚真時爲設時求其兩心視相距以考其合否合則食甚真時卽爲定真時否則再求視行以求考定真時並如前法

求食甚定真時

設時距分小於真時距分限西爲加限東爲減

置食甚設時加減真時距分得食甚定真時

求食分

併徑內減定真時兩心視相距餘求對數加六百秒對數內減太陽全徑

太陽實半徑倍之即全徑

對數得食分對數

求初虧復圓前設時

食甚定真時兩心視相距與併徑相加爲距徑和相減爲距徑較

距徑和對數加距徑較對數半之加定真時距分對數內減定真時視行對數得初虧復圓前設時距分對數

求初虧復圓後設時

前設時兩心視相距與併徑相減爲距徑較食甚兩心視相距與前設時兩心視相距相減爲視距較距徑較對數加前設時距分對數內減視距較對數得後設時距分對數

求初虧復圓真時

兩設時相減爲設時較兩設時視相距相減爲視距較後設時兩心視相距與併徑相減爲距徑較設時較對數加距徑較對數內減視距較對數得真時距後設時對數

求初虧定交角

初虧真時視距視緯差角即併徑白經交角加減白經高弧交角得定交角初虧在限東者緯南則加與半周相

減緯北則減南北以初虧視緯論若白平象限在天頂北則緯南如緯北緯北如緯南如無初虧白經高弧交角則視距視緯差角即定交角如兩角相等減盡無餘或相加適足一百八十度則交角為初度

求復圓定交角

復圓真時視距視緯差角即併徑白經交角加減白經高弧交角得定交角復圓在限東者緯北則加與半周相

減緯南則減北則減初虧

求初虧方位

初虧在限東者定交角初度為正上下四十五度以內為上偏右四十五度以外為右偏上下九十度為正右

過九十度為右偏上下白經高弧交角大反減定角者變右為左白平象限在天頂北左右相反

求復圓方位

復圓在限東者定交角初度為正上下四十五度以內為上偏左四十五度以外為左偏上下九十度為正左

過九十度為左偏上下白經高弧交角大反減定交角者變左為右白平象限在天頂北左右相反

求食限總時

復圓定真時減初虧定真時得食限總時

對數尺以量代算

賈步緯

西洋對數能變乘除爲加減其算必資於表造之實難而用之甚便爲今習算者所不可少近已用活字翻行并以用法數則俾得開卷了然歲事後復深思其理既可兩數相併以代乘相減以代除必能施諸量法因變通其術作直尺一千根記根數於尺之上面爰按假數之積各識真數於尺內以代表施之閭閻貿易尋常日用之算乘除概可以量馭法甚淺易雖婦人孺子略識數目字亦可朝得暮能豈非於常算之外更出一奇乎

凡習此尺須製薄銅尺一根或牙或篾青皆可將一邊削薄口如刀以便密切尺內之數必取光滑則所記墨識算訖隨可揩去依書中兩根尺度爲長以官尺三四分爲闊居中刻定一線平分爲兩根凡遇乘法有兩零相併過一根者卽將一根併入根數內用其下餘數量之理亦同或遇除法有實之零內不足減法之零者卽可少記一根移於尺之上半將實之零數接於下卽可減矣

凡初習此尺須用算盤記根數便於加減待用之既熟根數加減自能肚算無需算盤矣又此尺只能以

加減代乘除之用如有幾數疊加或遞減此尺不能馭仍須用算盤凡定所求位數之大小用對數表之首位法辨之如單位之首爲○十之首爲一百之首爲二千之首爲三萬之首爲四十萬之首爲五之類如百與十乘則二加一爲三其所得應爲千數如乘法遇有兩根相併過一千根者即可減去一千根用餘數量之得數亦同惟其位數照常必升一位矣又除法遇有實之根數少於法之根數則不足減可加一千根於實內減之仍用減餘數量之得數亦同惟其位數照常必降一位矣若所求位數之大小可以意會不悞者便不須尋首位矣

凡有法實兩數欲相乘者先任以一數於尺內真數中尋對看尺之上面記其根數另用銅尺上端齊尺之上面細界線量至真數所在之處卽其根數下之零數用墨線記於銅尺上再查又一數之上面根數併入所記根數上復以銅尺上墨線所記之處齊尺之上面細界線量至又一數真數所在之處亦其根數下之零數再以墨線記其下則兩零數亦接成一直線矣爰視兩次所併之根數於尺之上面根數中尋對再以銅尺上端齊尺之上面細界線量其下所記墨線處相遇之真數卽得兩數乘出之數也如遇兩根數相併過一千根及兩零相接過一根者俱依前法量之

凡有法實兩數欲歸除者先以實數於尺內真數中尋對看尺之上面記其根數另用銅尺上端齊尺之

上面細界線量至實之真數所在之處卽其根數下之零數用墨綫記於銅尺上再以法數於尺內真數中尋對看尺之上面記其根數亦以銅尺上端齊尺之上面細界綫量至法之真數所在之處亦其根數下之零數用墨綫疊記於銅尺上面先將實之根數內減去法之根數視其減餘之根數於尺之上面查對復以銅尺上實之零數內亦減去法之零數用其減餘之較數齊尺之上面細界綫量其下所記墨綫處相遇之真數卽得兩數除出之數也如遇實之根數少於法之根數及實之零少於法之零者俱依前法量之

凡算四率比例依常法第二率與第三率相乘數爲實以第一率爲法歸除之卽得所求之第四率數故用量法亦以二率與三率之根數與零數如乘法相併卽爲實再如歸除法減去第一率之根數及零數視其餘數依前法量之卽得所求之四率數其理與用對數表同

凡開平方先以方積於尺內真數中尋對看尺之上面根數若爲偶數卽可折半若爲奇數則少記一根移於紙上再以紙齊尺之上面細界綫量至方積真數所在之處卽其根數下之零數以墨記於紙上隨視折半之根數於尺之上面尋對再將紙上零數對摺齊尺之上面細界綫量其下墨綫處相遇之真數卽得方邊然須審方積之位數必加首位於根數上折半復去首位而量之始方邊之數不淆因方積兩

位定方邊一位故也如方積止有單位則首位爲○卽將根數折半是也若方積在一百以內爲二位數則其首位爲一必加一千根於根數上折半方合若方積在一千以內爲三位數則其首位爲二必加二千根於根數上折半方合遞求而上皆然

凡開立方積之根數亦必加首位惟根數與零數各取其三分之一如前法量其相遇之真數卽得立方

邊多乘方依數遞推

如三乘方取四分之一四乘方取五分之一之類

中西歷學源流異同論

葉耀元

竊謂兩間中有萬古不易之理無百世不變之法萬事皆然於歷爲最故治歷者惟當順天以求合不當爲合以驗天堯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是皆隨時考測以合天也從未聞立一千古不易之法以能合永遠之天象雖子輿氏所云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知然亦仍屬求合之言古今來治歷者七十餘家疏密代更詳推各異而要其理不外乎唐虞時所定之型模歷也象也璇璣玉衡也卽算數圖象及測驗之器也此乃治歷之大經雖萬世莫之易顧其歷書三代而上誠有原原本本則師傳曹習之學而畢喪於祖龍之炤惟堯典僅載以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爲歲竇杜預謂舉全數而言則有六日其實爲五日有四分日之一日躔論謂漢晉諸家皆以日行一度三百六十五日有四分日

之一而一周天自北齊張子信始覺有入氣之差而立損益之率隋劉焯立盈縮躔度與四序爲升降厥法加詳至元郭守敬乃分盈縮初末四限定歲實爲三百六十五日又萬分日之二千四百二十五較前代爲密至前明西法漸入中土歷數之學始稱美備自漢時西人多祿畝以迄明第谷則立爲本天高卑本輪均輪諸說用三角推算其術尤精乃定歲實爲三百六十五日又千萬分日之二百四十二萬一千八百七十五較之郭守敬又減萬分之三有奇 國朝西人刻白爾噶西呢等更相推考又以本天爲橢圓均分其面積爲平行度又月離古歷皆謂月每日行十三度又十九分度之七東漢賈逵始言月行有遲疾至劉洪列爲差率元郭守敬定爲轉分進退時各不同猶今之有初均也迨今西法益明始知太陰共有十種行度皆因日行盈縮及本天高卑兩弦朔望而生均與舊法迥殊惟因古時歷年旣淺所差甚微非一時所能灼見迨歲月遷流積微成著然後共見而差法立焉此非前人之智不若後人也蓋前人不能預見後來之差而後人則能考前代之度分也故世愈以降歷愈以明其勢則然此歷法所以古疏而今密者良有由也考泰西歷學起於羅馬國羅馬歷自奴馬至該撒儒略一年爲十二月乃祭司與大吏任意改定後該撒儒略徵請亞力山太天算家鎖西日呢定歷始創三百六十五日及三百六十六日二假歲實之法以三百六十六日爲閏日之年每四年一閏與郭守敬第谷等所定之歲實略近乃於耶

耶穌降生前四十五年正月初一日爲始改用新歷按史記當在漢宣元之間是時歷法尙亂故史稱其年爲亂年嗣後儒略之令未行而死死後祭司不明歷以本年爲第一閏年至第四年又爲閏年如是每三年中一閏歷三十六年法當閏九日而誤閏十二日該撒亞古士督覺其誤下令十二年不置閏日乃合儒略之本意後不復改至小餘積久自生差遂爲格勒固里改之當漢儒子嬰初始元年新莽建國四年及天鳳三年等俱爲閏日之年歷家咸依此上推迄唐時始有九執歷元季始有回回歷統回部各國猶太等歷言之也歐羅巴人又從回歷加精近世噶西呢等踵起闡微發奧推測尤詳當時西法並宗之然而術分疏密今古殊途理至精微中西一轍我國家推恩中外一視同仁遂聘西人襄理歷法此歷象考成等書所由來也然於歷算諸學皆殫極精微惟中國向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其故因地球歷三百六十五日五小時三刻三分四十五秒而繞日一周月約二十九日十二小時二刻十四分二秒而追繞地球一周地繞日一周而月繞地十二次有十日有奇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十有九年而七閏始合其期惟二十四節氣古時皆平分歲實故謂恒氣今以日行盈縮而定其損益謂之定氣而節氣一周與歲實仍同焉西國以太陽躔恆星十二宮分歲實爲十二分彼既不以月圓爲例故無正月二月等名目俗稱外國正月二月者乃華人稱之則然爾在西國歷家固無所謂月也然其十二月之日數亦各不同以

黃道上有高卑差而日躔卽因之有加減也如磨碣宮日躔最卑行速故二十八日而行一宮若巨蟹宮日躔最高行遲故三十一日而行一宮總以三百六十五日爲一年較諸歲實尙欠五小時有奇故每四年閏一日又因四倍五小時有奇尙不足一日之數故又歷一百二十八年而少閏一日法應閏三十二日者則閏三十一日始合其期夫閏日乃以太陽行度紀年閏月則以太陰行度作歲雖月分閏法各有不同而歲序紀綱則無少差異此謂之不約而合者也中國以正月朔爲歲首梅勿菴謂西國以日躔斗四度爲正月朔或云西國以地球當最卑爲過年之期二者所差尙微因最卑東行每歲約六十二秒恆星東行每歲約五十一秒僅差十一秒須積至三百二十七年有奇始差一度推今歲冬至最卑點距冬至點後十度五十八分四十一秒

自註此論係光緒丙戌年作

冬至後二十日內日行最速每日約一度有零故冬至

越十日而爲西國過年之期卽中國十二月初八日也西人恆以過年前八日爲耶穌誕辰卽太陽躔第十二宮第二十五日故耶穌誕辰在中國冬至後三日也雖然中西兩歷不同而實同然而同之中又有不同焉耶穌誕辰後冬至三日者在近今六十年中則然爾推原厥故並非關乎理法之疏密而由於立法之各異天象之變遷惟西國總以地球當最卑爲過年之期最卑又每歲東行約六十二秒約歷六十年而差一度故六百年之間而最卑距冬至已差至十度矣若以日躔斗四度爲過年之期大略相同如

今年最卑後距冬至十度零越六百年而當變爲距二十度零則西國過年之期亦將在中國冬至後二十日而耶穌誕辰卽因之變爲後十三日矣大凡六十年中亦有一二日參差今歲交冬至節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卯初故爲後三日設於二十六日亥時交冬至則變爲後四日矣惟查康熙戊辰年瞻禮單耶穌誕辰則在冬至後四日似以日躔斗四度爲過年之期也考最卑與冬至同度當在宋理宗時自宋以上又差而前故上溯漢哀帝庚申年最卑已前距冬至約二十二度十六分所以耶穌降生之辰當在哀帝庚申年十月卽冬至前二十七或二十八日爲小雪後二三日也一千九百年之間已差至三十一日此所謂同之中更有不同者也愚準最卑東行之理推之自今以往約歷一萬零一百四十年之久則地球繞日之軌道最卑最高將易位置是最卑點當夏至點而西國過年之日在中華夏至之期卽耶穌誕辰在中國夏至前七日矣當是時北半球地球夏生酷暑冬有嚴寒愈近北極而其苦愈甚蓋最卑最高所受日光之比若十六與十五比地土皆環繞北冰海披離下垂故南半球多水北半球多陸水可回光故難受亦難散陸能傳熱故易受而易散夏至北極朝日日光直射北半球惟地球適當最高則相宜乃彼時適當最卑其積熱應得百度者增而爲一百零七度冬至南極朝日日光斜照北半球若地球當最卑則尙宜乃彼時適當最高其餘熱應有二十度者減而爲十八度雖略能以行度之盈縮而迭相消長然

曷若今日消長之自然也或曰寒暑表上升降數度在人似不大覺何苦之有曰伏暑增兩三度不能隆冬減兩三度不能不見夫赤日當空火傘方張之候竟有多掛一絲而不能者此何故歟又不見雲愁水結燈寒榻冷之間直有欲把刀剪而難堪者此又何故歟況夏至時且將增七度之熱而人不喚苦者乎自此更歷萬餘年而仍復今日此又天運之循環而中西歲月之大不同者至於最卑最高之根源及最卑之運行弗替則其故甚微一時不可思議雖歐洲極精天文家亦莫明其妙惟大約其故必在恆星焉

更定測北極出地簡法

胡惟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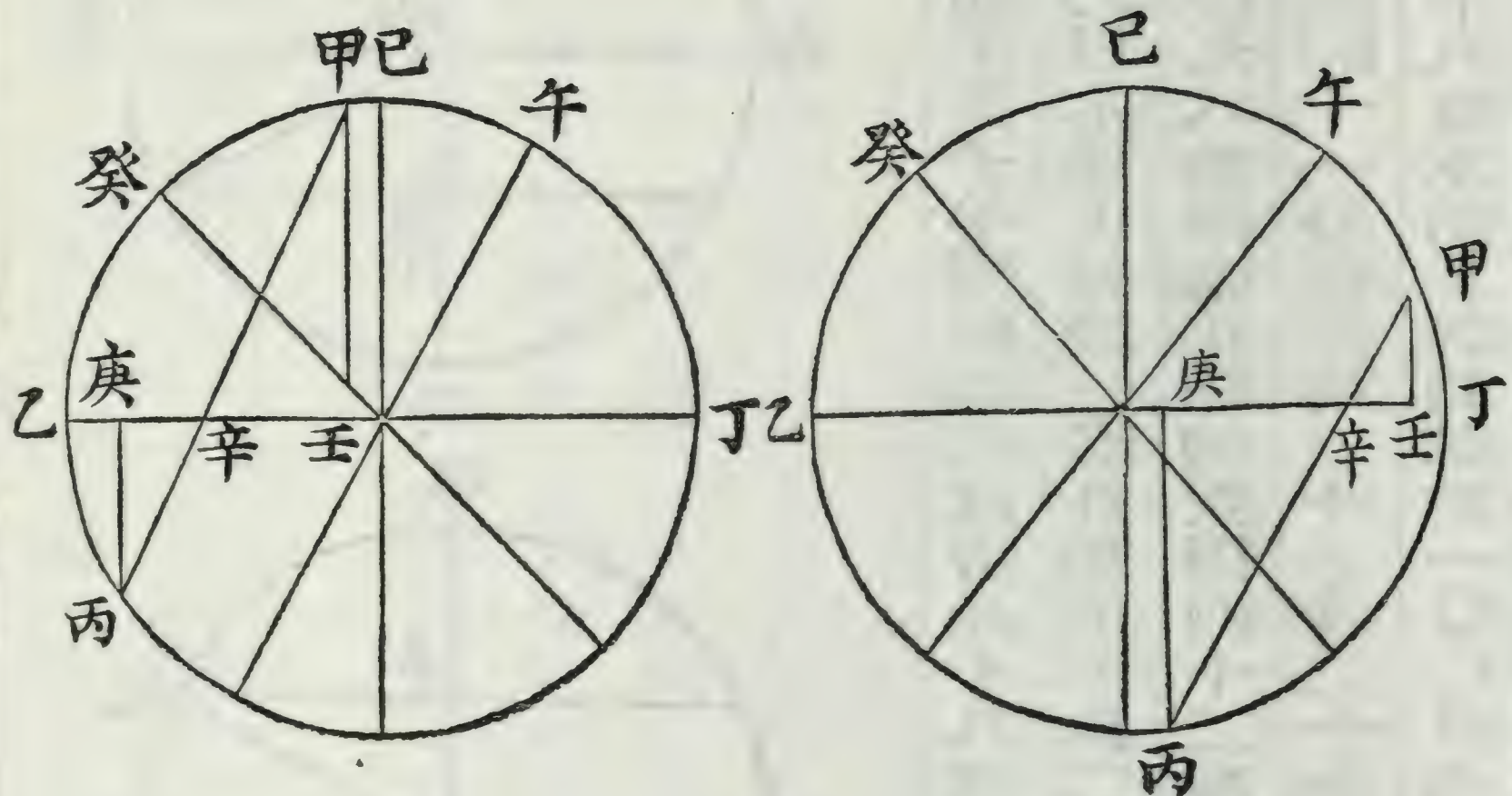
西人顏家樂測北極出地簡法見赤水遺珍疇人傳亦載之其法先於其處測一恆星自出地平至正午所歷之時及其高度以時變赤道度以其大矢爲一率正矢爲二率高度正弦爲三率得四率爲正弦查表得度內減去星距天頂度餘與九十度相加折半轉減九十度得北極出地度但此法必北極出地不滿半象限星過子午圈在天頂南赤道北而後可否則不合李氏壬叔以其非通法也而改之見所著天算或問其法視星在赤道南北不同而大矢正矢異其乘除視星之高弧或深弧南北不同而兩弧異其加減法雖略備轉失之繁故顏氏法簡而不備李氏法備而不簡學者卒難領悟今變通兩家綴爲公法

諸題均可一以貫之並補圖演草於後推步之家庶有取焉光緒十二年丙戌夏六月丁澣識於滬濱格致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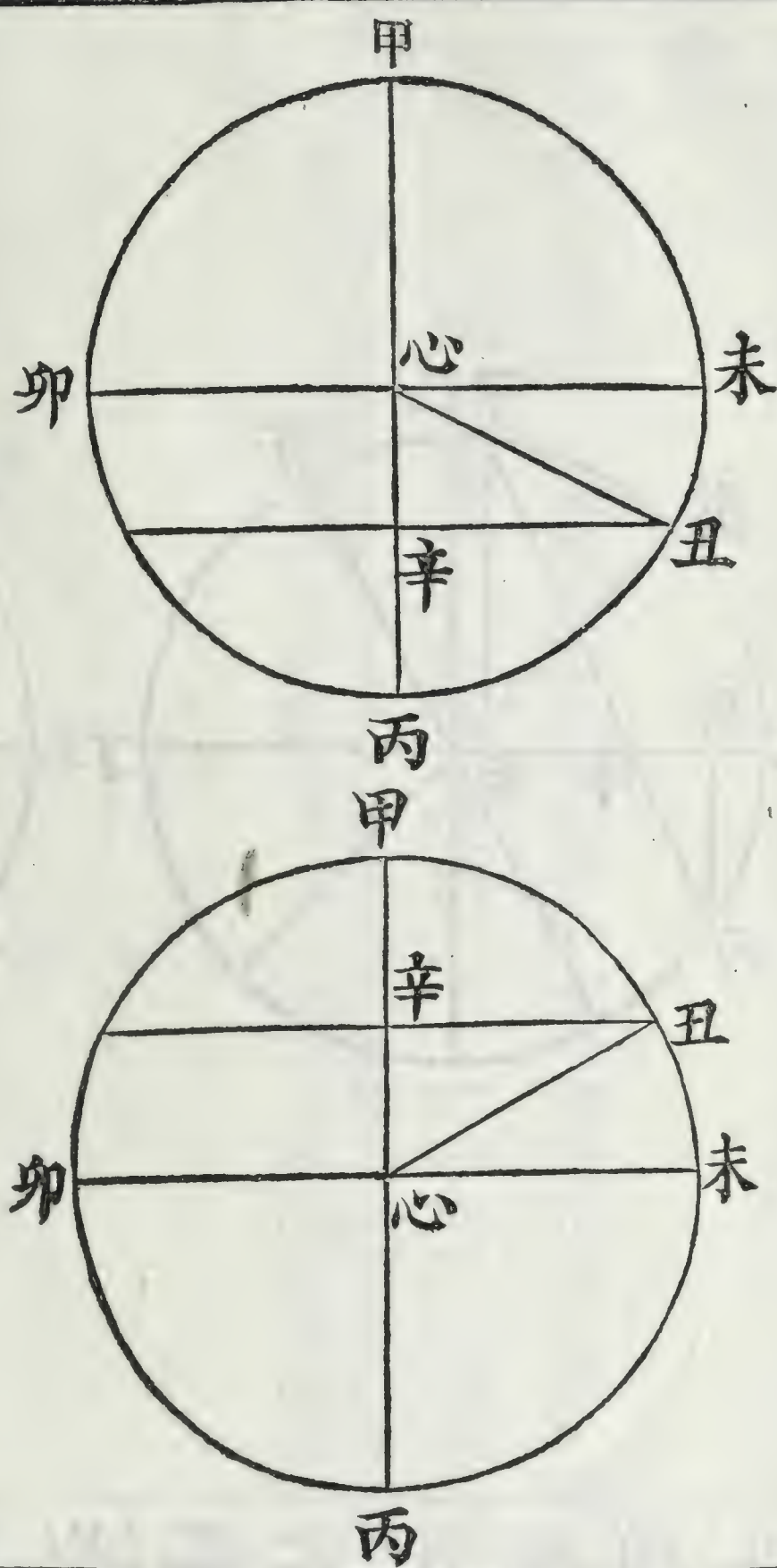
法曰於一處任測一恆星自出地平至子午圈所歷之時及在子午圈之高弧乃以時化度以其本角正矢爲一率外角正矢爲二率高弧正弦爲三率得四率爲正弦檢表得度爲星之深弧與高弧相加以減半周折半得北極出地度自地平圈南至星出地最高點爲高弧自地平圈北至星入地最深點爲深弧兩弧如有過象限者仍用本角度不用外角度



如圖午癸丙丁爲依子午圈剖成平圓面乙丁爲地平癸爲北極癸乙爲北極出地午爲赤道交子午圈點甲爲星甲丙爲星道徑甲丁爲高弧甲壬爲其正弦乙丙爲深弧庚丙爲其正弦甲辛爲星道度本角正矢辛丙爲星道度外角正矢一晝夜而一周故甲辛壬與以時化度卽星道度



辛庚丙兩句股形爲同式故星道
度本角正矢即甲與星道度外角
正矢即辛比若高弧正弦即甲與
深弧正弦比即庚此比例而得深
弧正弦之理也甲癸與癸丙兩弧
相等並爲深弧加北極出地之度
以甲丁高弧減乙己丁半周餘甲
乙弧爲北極出地倍度又加深弧
之度故并高弧深弧以減半周折
半卽北極出地度此加減而得北
極出地之理也何以知星道度本
角正矢爲甲辛外角正矢爲辛丙
也如甲卯丙未爲依星道剖成平



圓面甲丙爲星道徑丑甲爲星
出地平至子午圈所過之度甲
心丑爲本角其正矢爲甲辛丑
心丙爲外角其正矢爲辛丙也
於一處測得一恆星自出
地平至子午圈歷二十六
刻二分高弧六十三度求
北極出地

草曰以星出地平至子午圈時刻化度得九十八度其本角正矢爲一三九一七三外角正矢爲〇八
六〇八二七乃以本角正矢爲一率外角正矢爲二率高弧正弦〇八九一〇〇六五爲三率求得四率
〇六七三二〇九八爲深弧正弦檢表得四十二度十九分與高弧相加得一百零五度十九分以減半
周得七十四度四十一分折半得三十七度二十分三十秒卽北極出地度
對數草曰九十八度本角正矢對數爲一〇〇五六五八九七一外角正矢對數爲九九三四九一五八

三乃以本角正矢對數爲一率外角正矢對數爲二率高弧正弦對數九九四九八八〇八八爲三率求得四率九八二八二〇七爲深弧正弦對數檢表得四十二度十九分如前法加減得北極出地

於一處測得一恆星自出地平至子午圈歷十四刻十二分高弧七度求北極出地

草曰以星出地平至子午圈時刻化度得五十五度三十分其本角正矢爲〇四三三五九三八外角正矢爲一五六六四〇六二乃以本角正矢爲一率外角正矢爲二率高弧正弦〇一二一八六九三爲三率求得四率〇四四〇二六六五爲深弧正弦檢表得一百五十三度五十三分與高弧相加得一百六十度五十三分以減半周得十九度七分折半得九度三十三分三十秒卽北極出地度

對數草曰五十五度三十分本角正矢對數爲九六三七〇八三〇一外角正矢對數爲一〇一九四九〇四三九乃以本角正矢對數爲一率外角正矢對數爲二率高弧正弦對數九〇八五八九四四七爲三率求得四率九六四三七一五八五爲深弧正弦對數檢表得一百五十三度五十三分如前法加減得北極出地

於一處測得一恆星自出地平至子午圈歷四十二刻二分高弧一百二十一度求北極出地

草曰以星出地平至子午圈時刻化度得一百五十八度其本角正矢爲一八九二七一八三九外角正矢

爲〇〇七二八一六一乃以本角正矢爲一率外角正矢爲二率高弧正弦〇八五七一六七三爲三率求得四率〇三二三八六九三爲深弧正弦檢表得一度五十一分與高弧相加得一百二十二度五十分以減半周得五十七度九分折半得二十八度三十四分三十秒卽北極出地度

對數草曰一百五十八度本角正矢對數爲一〇二八四九二三一五外角正矢對數爲八八六二二二七六七乃以本角正矢對數爲一率外角正矢對數爲二率高弧正弦對數九九三三〇六五五九爲三率求得四率八五一〇三七〇一一爲深弧正弦對數檢表得一度五十一分如前法加減得北極出地

附真數對數求正矢法

真數求正矢以餘弦減半徑卽得如弧之過象限者其餘弦爲負故以加爲減

對數求正矢無論過象限與否以半弧正弦對數倍之加二之對數〇三〇一〇二九九九減半徑對數

一〇卽得蓋首率半徑中率通弦

卽半弧倍正弦

得末率爲倍正矢故通弦自乘半之半徑除之爲正矢而通弦

自乘半之卽半弧正弦自乘又二乘之也今對數倍之爲自乘加爲乘減爲除故半弧正弦對數倍之加二之對數減半徑對數卽正矢對數也

疇人傳自羅茗香續後未有再續者近時算家著述序跋足繼前賢而開後學者頗不乏人顧或僻處偏隅遺書未顯或英年多故著作未成亦往往而有欲搜訪而續輯之誠未易言矣然而覃精數理者名山之絕業也多方蒐錄者尙友之苦心也不揣樸昧勉效管窺意在網羅有傷繁冗謹分條詮次如左

儀徵阮文達公元嘗以虞翻推小雅十月之交在幽王六年因用時憲術上推幽王六年十月朔正得入交督漕運時立糧艘盤糧尺算法頒行各省又嘗溯古今沿革之原究中西異同之致掇拾史書薈萃羣籍創爲疇人傳自黃帝以降甄而錄之得二百八十人綜算氏之大成紀步天之正軌至今游藝之士奉爲南鍼

甘泉羅茗香士琳少時所著有比例匯通四卷摘九章中切于日用者匯爲比例十二種意主發明西法後益專精于天元四元之術著觀我生室彙稿已刻者凡九種曰句股容三事拾遺本博繪亭之法取句股中舊有之容方邊容圓徑益以西法之容中垂線交互相求一以天元御之曰三角和較算例取斜平三角中兩邊夾一角術鎔入立天元一法用和較推演成式曰四元玉鑑細草以朱松庭原書秘奧難讀殫精一紀步爲全草補漏訂訛申明疑義曰演元九式括玉鑑中進退升降消長諸例借無數之數入以

正負開方式曰臺錐積演以玉鑑中有菱草形段果積疊藏二門足補少廣之缺爰取臺錐形引而申之曰周無專鼎銘攷以四分周術爲主佐以三統漢術推得宣王十六年九月旣望甲戌與銘詞合曰續疇人傳以阮傳歷年已久有應續增入者因復增補得六卷曰弧矢算術補以李四香弧矢算術其術未備爰增二十七術合成四十術曰增廣新術推廣正升斜升橫升之算法以求太陰隨地隨時之明魄方向分秒復以其術通之以求交食限內之方向邊分及所經歷之邊分其未刻者有六種曰交食圖說舉隅遵現行之橢圓法于各求下綴以法解曰春秋朔閏考集黃帝以來六術及漢三統術以考春秋自隱迄哀凡二百五十五年總經傳七百九十九日名推演成書曰綴術輯補以祖沖之之綴術久佚爰搜括各書參以本法演得二卷曰句股截積和較算例以孔髒軒少廣正負術所載未備推而廣之得八十四術曰淮南天文訓存疑曰博能叢話

甘泉易蓉湖之瀚以羅茗香玉鑑細草格于體裁凡四元之條段屢糅開方之頭緒紛如悉未能指出義例因撮取開方以及天元四元諸算例爲四元釋例一書附于羅草之後

山陽駱春池騰風著開方釋例四卷于諸乘方方廉和較大小加減之理皆質言之而推求各元進退定商諸術足補李四香開方說所未備又嘗取衰分方程句股等法以及九章所未載與夫古今算書之未

能該洽者溯源正譌爲藝游錄二卷

全椒江雲樵臨泰善用對數所著弧三角舉隅

續傳誤爲張作楠作

簡明直捷附刻于張丹村翠微山房叢書中

黟縣俞理初正燮博極羣書長于考訂兼擅天算之學所著溝洫東田諸解恆星七曜古憲四分諸論皆獨具神識未經人道

德清許積卿宗彥經生而兼精推步之理著太陽行度解以辨王寅旭戴東原之誤其目曰解日本天解日行黃道解日經度解日緯度解求經緯度解高卑盈縮解用赤道度解日度無闊狹解日左右旋凡九篇

元和沈狎鷗欽裴嘗爲李雲門校九章算術細草圖說均輸一章多所增訂又補海島算經細草晚得秦道古數書九章鈔本于張古愚家訂譌補脫歷有年所著有秦書刊誤以老病未卒業歿後其弟子宋勉之搜得殘稿數卷採其說入札記居京師時嘗手錄徐氏所步玉鑑細草數段因欲補撰全草遺稿四冊爲長洲馬遠林釗所藏余師張嘯山先生曾見之其草與羅氏大同小異實不如羅之詳然四象朝元第三第五兩問羅草方廉隅諸數皆不符原術竟無說以處此沈氏所演獨與術昭合此則勝于羅草者也馬君謀刻之而未果後馬君殉難遺稿遂不可踪迹矣

江陰宋勉之景昌著數書九章札記以狎鷗所校明鈔本爲主而參以李四香所校四庫館本搜衆說而折衷之足資後學考證又嘗校楊輝算法六種皆刻入宜稼堂叢書中其未刻者有開方之分還原術一種

無錫鄒敬甫安宅精究琴理著琴律細草一卷篤好天元一術校讀算書每有所得輒題于眉上嘗以郁刻秦道古數書九章謬訛錯出演算不易故用力尤勤而辨正爲多有沈李毛宋諸家所未及者竊擬編次其說爲數書校議一冊庶幾鄉先哲之學術可以不沒云

烏程陳靜菴杰著算法大成上編凡十卷門分類別意在引誘初學其中平弧三角數卷頗能洞見本原句股求三整數法尤爲新得之理惟以天元正負諸乘方爲算家故設難題不適于用末音爲識者所矇下編十卷則由法而致用顧無刻本蓋未定之書也又有緝古算經細草一卷圖解三卷馬義一卷刊行于世又有彗星譜二冊其弟子有烏程張南坪福禧歸安丁寶書兆慶皆明算而未成著述算法大成中錄其兩邊夾一角徑求對邊術解頗爲明晰

錢唐項梅侶名達其算學之書已刻者曰下學算書凡三種曰句股六術圖解變通舊術分術爲六使題之相同者通爲一術圖解明晰比例精簡曰平三角和較術曰弧三角和較術極數究理于無可比例

中尋得比例婉轉妙合古所未有惜其圖解尙無成書未刻者曰象數一原項氏原書祇六卷而卷四僅六紙爲未完之書歿後其友人戴鄂士校補之始成全帙凡七卷卷一曰整分起度弦矢率論卷二曰半分起度弦矢率論卷三卷四曰零分起度弦矢率論皆以兩等邊三角明其象遞加法定其數末乃申論其算法卷五曰諸術通詮取新立此弧弦矢求他弧弦矢二術半徑求弦矢二術及董氏杜氏諸術按術詮解之卷六曰諸術明變雜列所定弦矢求八線術開諸乘方捷術算律管新術橢圓求周術皆從遞加數轉變而得者也卷七曰橢圓求周圖解則鄂士所補纂也其弟子錢唐王吉甫大有篤嗜算術徧涉中西兩家言嘗校刻割圖捷術合編不知有他著述否

烏程徐壯愍公有壬著務民義齋算學已刻者凡七種曰測圓密率本杜德美董方立輩屢乘屢除之法而廣爲互求之術曰造表簡法以垛積招差之法求西人立表之根曰橢圓正術因新法盈縮遲疾皆以橢圓立算而取徑迂回布算繁重爰撰是術法簡而密尤便對數曰截球解義直挾球與等徑等高之圓困其外面皮積亦等之理爲幾何所未發曰弧角拾遺括舊法垂弧次形矢較諸目而統歸于和較施之對數尤便曰表算日食三差以西法步算多資于表獨日食未立步法故用新法補之曰朔食九服里差增廣疇人舊術爲見食各州郡隨時測驗之準其未刻者尙有堆垛測圓三卷圓率通攷一卷四元算式

一卷校正九執術一卷古今積年解源二卷強弱率通攷一卷燬于兵燹不可得見矣

錢唐戴鄂士煦粵雅堂叢書中刻其所著求表捷術三種共九卷其一曰對數簡法續對數簡法始以開

方表求諸對數繼因假設對數

即訥白爾對數

以求定準對數

即十進對數

續悟開無量數乘方法用連比例求諸對

數而得數益捷此求對數表捷術也曰外切密率用連比例互相比例借杜德美求弦矢諸術變通之以求切割二線割圓之法乃大備此求八線表捷術也曰假數測圓創爲負算對數可舍八線而徑用弧背入算以求其八線對數此求八線對數表捷術也又有四元玉鑑細草與羅茗香所著略同而圖解明暢過之音分古義二卷以連比例立算與古律分昭合皆未刻

吳縣馮景亭桂芬著弧矢算術細草圖解一卷本李四香十三題而詳演天元加減乘除開方各式意淺語詳有裨初學刻入昭代叢書中咸豐之季西人新術初入中土通其法者眇而李壬叔所譯代微積拾級一書尤爲難讀因取其書逐節疏解與上元陳子儁瑒同撰西算新法直解一書惟輕改其所記之號所代之字此正如戴東原之變易舊名轉足以疑誤後學也又有中星表按咸豐辛亥天正冬至星度立算

金山顧尙之觀光著書甚多全稿名曰武陵山人雜著其言算者有十一種曰算賸初續編凡二卷曰九

數存古依九章爲九卷而以堆垛大衍四元旁要重差夕桀割圓弧矢諸術附焉皆采自古書而分門隸之曰九數外錄則彙括西術爲對數割圓八線平三角弧三角各等面體圓錐三曲線靜重學動重學流質重學天文重學作記十篇曰六厓通考據開元占經所紀黃帝顓頊夏殷周魯積年而爲之考證曰九執厓曰回回厓解皆就其法而疏通證明之曰推步簡法曰新厓推步簡法曰五星簡法皆就疇人所用術改度爲百分趨于簡易而省其紆曲曰算賸餘稿曰雜著則身歿之後余師張嘯山先生爲之分別編次者也

杭州夏紫笙鸞翔遺書凡四種曰萬象一原曰致曲術圖解推究縱橫線之條理研求微積分之奧竅曰洞方術探索夫遞加數尖堆底之原可以加減代乘除爲求弦矢之捷徑曰少廣縋鑿專立捷術以開各類乘方通爲一術可徑求數十位方根無論益積翻積俱視爲坦途矣

臨川紀慎齋大奎著筆算便覽其書以筆算爲名而兼及籌算述宣城梅氏之義具見簡明同治庚午南昌梅氏重梓算經十書曾取其書附刻于後

廣州何報之夢瑤曾刪訂算法統宗及輯梅定九朱吟石兩家之書共爲四卷繼復鈔撮數理精蘊得八卷合爲一書凡得十二卷名曰算迪今伍氏刻本祇八卷蓋非其全稿也

南海鄒特夫伯奇遺書曰學計一得以算術解經義爲治經者之助曰補小爾雅釋度量衡三篇傳引傳注攷證詳明曰格術補述夢溪之遺緒爲算學之支流曰對數尺記因西人對數表而變通之以尺代表製簡用廣曰乘方捷術首立開方四術以明其理又立求對數較四術以探其蹟末設對數開方計息諸草以著其術之切于日用曰存稿則雜文也嘗繪輿地全圖其經度無盈縮而緯度漸狹相視皆爲半徑與餘弦之比橫九幅縱十一幅合之則成地球滂沱四隤之形以圖繪圖其形維肖又準咸豐甲寅歲前恆星經緯繪赤道南北恆星圖二幅其未定之書尙有測量備要二冊其弟子伊善卿德齡有求弦矢通術一卷刻入傳習錄中

嘉定時清夫曰醇熟于求一之術嘗以大衍一術求等約分頭緒不一撰求一術指一書晚年目已雙瞽猶能手按珠盤口授其子著百雞術衍二卷以張邱建百雞一題衍爲大中小三色皆有分子之題以盡通分之妙每題分立兩法一馭以方程一馭以求一以示術理相通每問各列三答以存其概然疏略甚多若以代數求之則合問之答數尙不止此也

興化劉融齋熙載著天元正負歌四則簡捷易明最便初學見昨非集

長沙丁果臣取忠爲楚南絕學之倡嘗校刻白芙堂算學叢書其所撰述者曰數學拾遺多發明古今算

家未盡之旨曰輿地經緯度里表據魏氏海國圖志以補張氏揣籥小錄爲之析旗部增海國推距里惟魏圖轉輾鉤摹所紀經緯不足爲據而據以推算不無毫釐千里之謬卽如今實測英國倫頓爲中國京師中線偏西一百十六度二十八分而此表乃云一百二十七度十分差至一千二百餘里其他各國誤率類是曰粟布演草其書以發商生息爲題彙輯各家術草以明開方之術而鄒特夫截算續商二法亦藉以附見焉曰對數詳解一本乎代數之法而闡明對數之理與用算式繁重演算不易則曾栗誠之力也

海甯李壬叔善蘭嘗與西士偉烈亞力續譯幾何原本之後九卷以竟徐文定公未完之業又譯代數學十三卷代微積拾級十八卷重學二十卷曲線說三卷談天十八卷刊行于世代數者猶中法之天元四元也惟天元四元之所重者在行列位次而代數則不論行列位次一切皆以記號明之故其理雖同而爲用尤廣微分積分者凡線面體皆設爲由小漸大一刹那中所增之積卽微分也其全積卽積分也一切曲線及曲線所函面曲面及曲面所函體八線弧背互求真數對數互求昔之所謂無法而難求者今皆有法求之而甚易矣重學者其學分動靜兩支靜重學所推者力相定動重學所推者力生速速有平速漸加速之分而其理之大要有二曰分力并力曰重心則靜動兩學所共也又有流質重學其力有二

曰互攝力曰互推力曲線者圓錐三曲線也一爲橢圓線二爲雙曲線三爲拋物線置圓錐形截之其截面錐底交角小于錐腰錐底交角者爲橢圓線大于錐腰錐底交角者爲雙曲線等于錐腰錐底交角者爲拋物線談天者西士候失勒所著天文之書也其言日與恆星不動而地與五星俱繞日而行地與五星之繞日與月之繞地其軌道俱係橢圓而歷時等則所過面積亦等此真順天以求合而非爲合以驗天也凡此數者皆西人至精之詣中土未有之奇以視明季所譯殆遠過之矣所自著者有則古昔齋算學凡十四種曰方圓闡幽曰弧矢啟祕曰對數探源皆以尖錐立算發古人未發之祕曰垛積比類則本玉鑑遺法而分條別派詳細言之于九章外別立一幟曰四元解指明算例改定算格詳演細草圖解術雖深讀此可豁然矣曰麟德術解以李氏盈昃遲速二法爲授時術平定二差所託始因取史志所載校正而解明之曰橢圓正術解以徐所立正術俱極精深逐術爲補圖詳解之曰橢圓新術則又變通正術而益趨于簡易曰橢圓拾遺拾西說之遺義以究曲線之極致曰火器真訣以拋物線之法通之于平圓曰尖錐變法釋考西術之異同別用法之正變可以挾對數之藩籬而無餘蘊矣曰級數回求爲一切級數互求之準繩曰天算或問則雜紀其答問之詞單文賸義剖析入微曰考數根法數根者惟一可度而他數不能度之數也立法凡四可補幾何之未備

新化鄒叔勳漢勳與丁果臣同治算學尤研究天文推步之書著有顓頊憲考其弟季深漢池亦通算學
丁氏之度里表多出其手

長沙李晉夫錫蕃著借根句股細草一卷括七十八題爲二十五術大旨與李四香天元句股細草相仿
而西法之借根卽中法之天元也固可相附而行

湘陰左壬叟潛所著有割圖八線綴術補草綴術釋明綴術釋戴等書一貫以天元寄分之法用以立式
巧變莫測又有通分捷法一帙將分母分子析爲極小數根而同者去之任以多項通分頃刻可得

湘鄉曾栗誠紀鴻文正公之次子也著圓率通攷據西士尤拉之法見代數術二十五卷而立新術推得圓率百位
爲從古所未有其他算稿尙未成書卒以用心過度嘔血而卒

算學至今日可謂極矣中華之天元四元卽西人代數之理但不及代數之變化代數又不及微積之
盡變數十年前項戴所造之法甚近微分此後積世積人積智更於代微積外別樹一幟或有其人然
不能必也余友崔君聘臣名朝慶者觀理澄澈於算學尤深入奧窔嘗與余論算曰算學自項戴諸君
子出觀止矣足徵心得之語茲選輯二十餘人之作雖不能盡如項戴然亦多近項戴者余固竇領其
著述之精非同便爲鈔錄讀是輯者卽是文已足見一斑矣丁亥秋日湘鄉葛道殷心水氏識於江南

機器製造總局繙譯館中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九目錄

學術九

師友

座師門生辨

康乃心

寄魯裕珊同年

俞德淵

潘四農手札書後

朱琦

與黎樾喬編修書

成毅

復曾制軍書

胡林翼

量交

王柏心

答人論先生書

袁翼

送江岷樵同年歸新甯序

鄧瑤

歐陽生文集序

曾國藩

友說

姚文棟

十三間樓校書記

張文虎

新世文新系



一

上

中

下

下

新

新

新

新

新

新

新

新

新

新

新

新

新

新

新

新

新

新

新

新

新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九

上海葛士濬子源輯

學術九

師友

座師門生辨

康乃心

南海梁藥亭先生佩蘭中丁酉解元與京師一巨公號同學兄弟交好甚篤梁自丁酉至戊辰絕意仕進已三十餘年巨公懇招之入都令載試禮部是歲巨公適典試事梁成進士登科後梁以門生禮來謁巨公徘徊微顧曰吾輩老兄弟奈何旣而曰否者當先拜故人遂彼此爲四拜禮若斷前好者拜已受梁拜如師生儀河山氏曰君臣之道重於朋友萬古之通義也然所謂君臣者經禮曲禮綱常名教之大閑耳若夫受爵公朝而拜恩私室則私也非公也至是友誼爲重矣況國家之制以座師門生稱者例有禁非有必不可解與夫萬不可逃之義也方巨公之招梁也何爲乎以其故人宿儒也而懇之試同學之雅以人事君之誠也出其門而弟子之是以朝廷之爵位爲一己之德名利之媒也且二人之不爲好友也無論矣如曰布衣同學數十年而以四拜者盡之棄置若鶩焉則其爲友也亦僅矣安坐而受拜以故人爲弟子是戕友也是欺名也有所爲而招之以試是以故人爲名而植黨朋比以爲實也無一而可者也且

夫巨公之所以重梁者豈僅以門人弟子爲貴哉巨公之爲門人也亦已名矣必曰彼名士也而吾能錄之夫與其以名士而弟子之之爲榮也無甯以名士而友之而兄弟之之爲尤重且大也汲長孺曰使大將軍有揖客顧不重耶嗟夫世風之降也罔上行私一以富貴利達爲歸巨公故稱雄傑而亦不免焉則流俗之卑鄙古道之無存也抑已久矣

寄裕魯珊同年

俞德淵

分承另示胡公一事節相言之最早亦不解其何由得知節相耳目甚寬有常情所不能及者淵輩雖日聆其言而亦莫名其妙想天分高人數倍不僅好問周諮已也再聞楚北傳言稱閣下有膽有識風骨稜稜此語節相早知之極爲稱賞淵再三誦說欽佩實深顧有一言竊思奉質秉正嫉邪固吾人之本性藏鋒斂鐔亦處世之微權昔韓魏公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大分明故忌之者少范富歐尹嘗欲分君子小人故忌怨日至朋黨亦起宦場本屬險途近世人情尤多叵測我輩自守宜嚴不妨如喬松孤立待人則當居和與介之間不宜大著迹象竊願閣下爲韓公不欲其爲范公也淵慙直性成有言必盡前在長洲四年徑情直行幸所遇皆君子未至蹉跌自道光五年首邑卸事後回思前事動觸微機因改號默齋以自儆不意此番復出又居首郡欲默不能去歲摘取呂子呻吟語刻圖記二方一曰渾涵不露圭角最妙

一曰只氣盛而色浮便淺蓋對病之言也然雖知自省究亦不能自克常隱痛於厥心閣下英才卓越固非促促轅下者可比然淵以夙夜鍼砭之爲良友之藥石殆不啻以自愛者愛閣下耳若論形迹之疏本不當謬附知己第叨居譜末又自揣氣味略同不覺率臆陳之以自託於古人神交之列閣下聞之應笑作吏十年尙未脫書生之氣則淵之爲幸多矣

潘四農手札書後

朱琦

葉潤臣中翰裒其師手札十餘通出以示琦且曰此吾曩昔所謂潘四農先生者也先生山陽人名德與博學有摯行尤長於詩其與手書署曰生曰生云者今時師於其弟子之稱也初先生隨計北上潤臣與論詩長安風雪中縱酒歌呼相樂十餘年來往復不厭其後先生歸淮上不復出潤臣遂拜書執弟子禮先生退然不敢居旣而曰吾以存師弟子之真也昔昌黎有感於李蟠作師說貽之謂近世士大夫恥於相師嗚呼其果恥於相師耶今之時去古人之時又遠矣士大夫汲汲有求於人自座主及仕宦有薦拔之恩者皆謂之師其爲師也多矣曰師曰弟子云者以勢而已矣彼座主猶以文字知者也謂之師可也仕宦有官守者也而彊名曰師何爲者也且今之人旣以宦達矣於其少所執業者無加禮焉其他有毫毛輕重禮之輒過其分豈其厚於古人哉蓋古之人恥於相師而師之實猶存今之人不恥於相師而師

之實亡故曰勢而已矣傳云學不稱師曰悖吾未見以勢者之果能不倍也先生一詩人之窮者耳今其沒也有年矣人之知之已或寡矣而潤臣獨惓惓於此其異於世之以勢交而終倍之者與余既重潤臣能行古道又嘗讀先生養一齋詩知先生之不僅爲詩人也乃爲之記

與黎樾喬編修書

成毅

別來久未奉書匪惟疏慵亦以數載之間都無進益不堪告語某自去年秋仲棲身此地冷況如冰每念古人爲貧而仕轉以自慰旣不能以精神才力出膺世務便合如此安頓豈復有他望也心旣無營氣亦自靖端居無事惟取往時所嘗思議而有得者時自反復私心辨正頗覺少時亦有所得惜當時未獲遂與明師益友一一質證以堅所見坐此悠忽不能有所成也近頗欲以其心之所自得者舉而達之於言然條緒已多心中往復頗自了了及欲遂成一說則伸紙執筆便爾中輟此亦祇爲從前尚未踢著實地故至今膽氣不能壯王益信此事有本有末入之深養之久而後可以發之而莫禦也竊見一切文章並資根柢以此求之鑒心者少大率根柢非可以強致也自來此間亦有二三學者執業相問某意欲就時文一事引而至於道義之域每令沈潛反復於聖賢言語著實體認務有心得若人果肯於此致力久久爲之自然確有見界確有把柄則時文一事固卽可以當講學也然學者固謂此事祇爲獵取科名之計

如某所言鮮不以爲悠謬而無當矣足下近司分校得士已多當其取之自不能不稍徇時尙且場屋之文俯就繩尺暗中摸索不過如此惟竊以爲從此及門已多提唱後學最宜著力晨鐘暮鼓時與警惕中間必有英雋之才聞言而相信也竊謂衡文相士一時之榮成就人才全在平日近來學校廢弛都無所謂師友之誼惟知遇之際尙相浹洽彼旣奉吾爲師則固可舉生平得力誠懇懇爲相告語是其所及爲甚遠且大也某聞歐陽文忠公好與學者言吏事李文正公門生滿朝下直之時引與講論文藝竊謂性情嗜好各有所主然專論文藝不如切究實用之爲得也范文正公是千古第一秀才然亦惟公肯向世務上著實理會耳若果肯理會則中才必獲實用此事全恃玉堂諸公極力提挈庶爲天下儲幾許有用才耳嘗謂天下名山得數掌教直省按臨得數學政館閣教習得數學士如此而人才不興未之有也蓋惟此數公者其力可以轉移而根本尤在館閣其勢然也足下往時見贈之作時用展玩輒窺深意彼時恩恩奉酬數語然某至今尙猶戚戚以謂吾生內無益於己外無益於人坐廢歲月爲可浩歎故聞同輩交好一有得意之處卽爲心喜非爲通顯足廣聲援幸吾友有可爲則亦足以引領而自慰也某前所云經濟一言此非腐語書生通病視名位爲希奇視世務爲平常究竟希奇之物有時而至平常之事束手無能昔人謂富貴如亭臺名德如樹木某猶以爲才具優絀半由資質半由學力若使聞見廣博細心

諳練從容無事之時精神閒暇便如置身當事具有經緯古人所謂事豫則立蓋此道也古來經濟名臣多於閒暇之日發爲文章此非徒欲以文自見蓋其操筆爲文卽若經理世務反復曲折精詳審慎其心始快用心旣久於以取而試之臨事卽安有不裕如者也近時仕途惟館職最優一受知遇卽膺重任足下已列上考藏器待時知必有以自矢者矣暇時幸舉所得以示

復曾制軍書

胡林翼

天下惟左右近習不可不慎左右近習無正人卽良友直言亦不能進也危乎微乎宮中府中之事大抵以此爲消長否泰之關昔年在黔與黃心齋魏將侯縱談凡官自督撫司道至於牧令均應歲奉千餘金或數百金敦請道德忠鯁之儒以爲師友匡正其心思增益其耳目知慮之所不及必如是而後德可修名可保也黃公魏公均聽其言祖庚寄耳目於撫標弁兵寄爪牙於盧袁寄心腹於楊恩紱未有不潰敗決裂者近年頗舉此義以戒鄂中友朋質之高明以爲何如甯國是進兵之路此機不失秋冬戰功必有偉績不僅有益於浙江之軍事兼可大慰朝野之人心此地不守則處處爲堅城堅壘所阻功效稍遲耳皖南吏治必以佳者來助善守境者守於境外林翼早知此義矣近事非從吏治人心痛下工夫滌腸盪胃必難挽回斯言也其平吳之第一功乎丈已得其綱領游夏不復贅詞

量交

王柏心

巽而正恭而無失處上交之道也肅而不慢惠而不暱處下交之道也虛而有容和而不流處汎愛之交也善則相勸過則相規處同心之交也敬以遠狎厚以遠薄處故舊之交也開之而後達其衷測之而後入其言處新集之交也交必信未有己不信而能孚於人者也交必慎未有始不慎而能固其終者也信矣慎矣擇之以明推之以恕而交之道得矣易合者必易睽好譽者必好毀多同者必多異怨莫大於恃望深隙莫大於求無已譽莫大於廣攀援殃莫大於痛繩人尙其公無尙其通交乃有功執其貞無執其情交乃可成貴元黃之適於色也不貴琴瑟之膠於一也貴淄澠之呈其味也不貴甘醴之湛於醉也貴椒蘭之襲於人也不貴荃茅之變於後也易著三人之損復占二人之同詩陳伐木之仁復戒陰雨之薄百爾君子敬哉敬哉交而後量則必敗量而後交則无悔

答人論先生書

袁翼

閣下爲通家子作墓志疑稱先生爲太重而辱商於愚此固無庸疑也按先生之名昉於禮記四書諸子猶先達先進之義若雜家之書神仙之傳見於三皇五帝時者乃後人私撰之稱非三皇五帝時已有此稱也故君可施於臣子弟可施於父兄弟可施於師妻可施於夫壻可施於外舅鄉里士庶可施於縉紳

庠序之彥道途逆旅可施於年齒稍長不知誰何之人黃冠有加號於其上者孝子高人義士有加謚於其上者有置其姓名而加以字者有佚其名而加以姓者有敬其人於百世以上而稱之者有年齒卑幼道德功業卓然成就雖問業之師疎服之尊長爲撰墓誌而稱之者載籍具在班班可考蓋天下之達稱也今閣下疑先生爲尊加老稍卑尙狃於世俗之見而不考前明之以加老爲尊也王弼洲先生云京師稱謂極尊者曰老先生自內閣以至大小九卿皆如之二司自方伯僉憲稱撫臺曰老先生門生稱座主亦如之其說詳觚不觚錄中愚按國初士人致書尊者猶沿此稱康熙己未開鴻博大科一時雲集京師者半勝朝耆舊人之稱之者無異詞焉今則惟座主稱門生之子掌院及六部堂官稱後輩司員反曰老先生若平輩往來而以是稱翰院六曹九卿則必怫然見於面刺然蒂於心是竟以加老爲卑矣此風不知起於何時亦不知何所據而然也聞某氏子事親孝爲吏廉人倫重望孰有加於此者閣下銘其墓而尊之曰先生彼必當之無慚色矣

送江岷樵同年歸新甯序

鄧瑤

道光乙巳夏吾友江岷樵同年送其師鄧君鐵松喪歸湘鄉已從湘鄉過邵訪余叔父濂溪講院信宿卽歸新甯省親瑤乃再拜敬送而復申之以辭曰方今友道不講久矣平日申盟泣誓肝膽披露真若可以

患難與共死生相託及有故背棄不復顧如秦越人之相視者比比朋友之倫既喪推之父子兄弟之間皆可從薄又推之君臣之義尙望其忠貞靡懈臨大節而不可奪乎江君篤於友誼如此其能孝且友出而忠於吾君必矣始鄧君主講新甯書院岷樵從之游鄧君察其志意獨異之其後鄧君應禮部試居都岷樵亦留京師已鄧君病岷樵侍疾至謹而其友關中鄒孝廉興愚亦臥病京邸岷樵往來治湯藥日夜無暇晷鄧君尋死鄧君病益篤思歸岷樵乃以一車載鄧君喪屬其同宗溥霖送歸陝而自護其師返楚行八日鄧君死輿中僕言不宜以尸入旅舍恐主人有違言岷樵叱之曰曠野烏可殮急驅之入主人卽亦無如何乃從容市櫟殮畢復載之行備歷艱險始至漢舍陸登舟以達連道之濱而歸於其家經四千里之程積六十日之久斧資匱乏僕夫瘡瘁而君無絲毫德色吁可云難矣兩漢獨行之士其於師友之喪用意獨至往往不憚數千里躬送之歸蓋其時風氣淳厚道義充衍故士君子皆知以學行相淬厲死生患難之際尤不忍忽然相置捄之恆恐弗力而其時史臣之採至行者於此特詳著之以風示後世顧此道不講久矣江君其有古之遺風乎雖然猶有說後漢濟北戴封詣太學師事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至東海道當經其家父母豫爲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還京師卒業瑤嘗讀其傳而疑之以謂薄父母之恩虧夫婦之禮雖勤學竊未之取君無子有父母年衰老旣久居京師曠定省茲之歸宜久留膝

下卽以其時益講求經世之務俟有子慰老人含飴願始再出因大發抒其所蘊蓄爲世用則江君於倫常之際無毫髮遺憾卽他日之名位勛業余又烏能測其所至哉

歐陽生文集序

曾國藩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傳先生稟善爲古文辭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爲而受法於劉君大櫨及其世父編修君範三子旣通儒碩望姚先生治其術益精厯城周永年書昌爲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嚮桐城號桐城派猶前世所稱江西詩派者也姚先生晚而主鍾山書院講席門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異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瑩石甫四人者稱爲高第弟子各以所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在桐城者有戴鈞衡存莊事植之久尤精力過絕人自以爲守其邑先正之法禮之後進義無所讓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時服膺有新城魯仕驥絜非宜興吳德旋仲倫絜非之甥爲陳用光碩士碩士旣師其舅又親受業姚先生之門鄉人化之多好文章碩士之羣從有陳學受蓺叔陳溥廣敷而南豐又有吳嘉賓子序皆承絜非之風私淑於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學仲倫與永福呂璜月滄交友月滄之鄉人有臨桂朱琦伯韓龍啟瑞翰臣馬平王拯定甫皆步趨吳氏呂氏而益求廣其術於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於廣西矣昔者國藩嘗怪姚先生典試湖南而吾鄉出其門者未聞相

從以學文爲事旣而得巴陵吳敏樹南屏稱述其術篤好而不厭而武陵楊彝珍性農善化孫鼎臣芝房
湘陰郭嵩燾伯琛淑浦舒燾伯魯亦以姚氏文家正軌違此則又何求最後得湘潭歐陽生生吾友歐陽
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於巴陵吳君湘陰郭君亦師事新城二陳其漸染者多其志趣嗜好舉天下之美
無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當乾隆中葉海內魁儒畸士崇尚鴻博繁稱旁證考覈一字累數千言不能休
別立幟志名曰漢學深摯有宋諸子義理之說以爲不足復存其爲文尤蕪雜寡要姚先生獨排衆議以
爲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爲質而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一編之內惟此尤兢兢當時
孤立無助傳之五六十近年近世學子稍稍誦其文承用其說道之廢興亦各有時其命也歟哉自洪楊倡
亂東南荼毒鍾山石城昔時姚先生撰杖都講之所今爲犬羊窟宅深固而不可拔桐城淪爲異域旣克
而復失戴鈞衡全家殉難身亦歐血死矣余來建昌問新城南豐兵燹之餘百物蕩盡田荒不治蓬蒿沒
人一二文士轉徙無所而廣西用兵九載羣盜猶洶洶驟不可爬梳龍君翰臣又物故獨吾鄉少安二三
君子尙得優游文學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轍而舒燾前卒歐陽生亦以瘵死老者牽於人事或遭亂不得
竟其學少者或中道天殂四方多故求如姚先生之聰明早達太平壽考從容以躋於古之作者卒不可
得然則業之成否又得謂之非命也耶歐陽生名勳字子和歿於咸豐五年三月年二十有幾其文若詩

清縝喜往復亦時有亂離之慨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而況昆弟親戚之警歎其側者乎
余之不聞桐城諸老之警歎也久矣觀生之爲則豈直足音而已故爲之序以塞小岑之悲亦以見文章
與世變相因俾後之人得以考覽焉

友說

姚文棟

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有友友者人倫之一與父子兄弟君臣夫婦並重所謂五達道者也雖然有勢利
之友有聲氣之友有文章道義之友勢利之友吾何論焉聲氣之友名流或不免然務外徇人君子戒之
惟文章道義之友以學問相切劘以德行相勗勉爲得友道之正孔子論益友曰直諒多聞又曰以文會
友以友輔仁皆此志也然其蔽亦有三泥長幼之節則友以年閔辨貴賤之等則友以分閔挾畛域之見
則友以地閔夫爾汝忘年車笠相揖世猶有其人獨至兩國人才敦牂相見輒有凌競不相下之意務自
揚詡以爲國榮其於析疑求益之義往往闕如是雖縞紵聯交亦所謂面朋者耳文章道義之友固如是
耶昔子貢問仁孔子告之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鄒子來朝孔子問官焉古聖人
虛衷集益不以地之遐邇而有同異之見也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
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善士云者其非驚聲氣之謂其謂文章道義可共砥礪切磋相

觀以善者也顧使有幾微凌競不相下之意則一鄉一國之見囿之安能極其量於天下然則欲爲孟子所稱天下士者固必取法乎虛衷集益之聖人而盡化流俗畛域之見蓋斷斷無疑也文棟居日本三年知交滿東海而與麗澤社諸子最親今將歸國省母與諸子一尊言別不能無惓惓於懷夫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不順乎親者不信於友事親之道與交友相資焉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顏淵亦曰何以處我予竊取此義作友說以貽諸子諸子其必有以益我矣

十三間樓校書圖記

張文虎

西湖寶石山之半蓋有宋十三間樓舊地爲東坡守杭時治事之所云今地入彌勒院郡人瞿君世瑛重葺樓三楹仍舊額曰十三間樓己亥庚子秋錢君熙泰續文瀾閣校書之役偕予兩寓於此樓前爲後湖夾岸卽錦帶橋西南袞對孤山之放鶴亭予詩所謂開牕看放孤山鶴萬古逋仙共髯翁是也動止殫寢皆在竹陰嵐翠中臨牕泚筆綠暎毫楮執卷而諷與梵唄相應天未曙聞鐘磬聲悠然披衣頓起視羣山猶夢夢也中間出游湖上諸勝地西至天目九鎖南渡江登會稽探禹穴訪蘭亭修禊處或一再宿或逾旬乃返返則仍校書於此樓時續溪胡農部竹邨元和陳文學碩甫同寓湖上胡君精三禮方爲儀禮正義補賈氏之疏漏陳君專治詩毛傳亦作疏以糾孔氏時時過從商榷疑義蓋讀書之樂交游之雅登臨

游覽之勝三者兼之矣昔東坡居杭游跡止於洞霄宮未嘗過浙東其時牽於一官讀書交游之事能如今日與否固未可知而吾兩人以物外之身兼斯三者而有之非厚幸與錢君笑曰東坡讀破萬卷交徧賢士大夫身行半天下而子乃以是傲之慎矣予曰東坡大矣何敢言雖然茫茫宦海名編黨籍舟車所至曾不得一日安處老竄窮荒備歷憂患其視吾兩人閒鷗野鷺翱翔山水間安知不顧而樂之抑豈惟東坡將當世實有企羨之者錢君慨然太息曰有是哉子之言蓋有爲而發也旣歸倩工作十三間樓校書圖遂書其語爲記



DS
754
.K8
v.4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十目錄

治體一 原治

達見篇

崇簡篇

論治篇一

論治篇二

說治上

說治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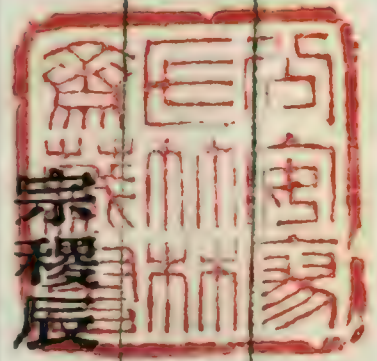
復陳詩議

導俗

論課良吏

崇儉尙勤札

禁言祥瑞疏



宗稷辰

俞樾

俞樾

俞樾

俞樾

馮桂芬

王柏心

舒化民

賀長齡

邊葆泉

應 詔陳言疏

王凱泰

蘇省設局刊書疏

丁日昌

上沈中丞書

陳寶箴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十

上海葛士濬子源輯

治體一
原治

遠見篇

宗稷辰

天下有以目視者有以心視者目視者一離婁焉耳倍其目以視一史皇焉耳倍其眸以視一虞帝焉耳而師曠闇然亡目之人所見不下於三子何則三子者用目視有窮師曠用心視無窮也故察九淵之深者或不能度萬里以外悟羣動之迹者或不能推百王之變暢四門之觀者或不能周十二州之遙也今人見赤雲布天咸曰旱將至見元螳遷埳咸曰水將至此凡有見者率知之惟其近而易信也夫瞻近知近者常人之明爾瞻遠知遠者亦常人之明爾雖所見洞一方準四望迥異乎常人吾不謂之見遠焉所貴乎有遠見者涓滴之初汎懼其久而成江河塵埃之小壅懼其久而成山岳秒忽之隱虧懼其久而累坻京茅蘖之新茁懼其久而滋叢莽蠕蠕之潛動懼其久而張爪牙是卽物而見者也嘖笑之偶失懼其久而致滔天幾微之忽疎懼其久而致擢髮瞬息之差忒懼其久而患百年方寸之纖瑕懼其久而疾一世臭味之偏耆懼其久而毒畢生是卽身而見者也故當昌熾隆盛之日歆羨盈衢歌頌滿庭羣爲竊窺

側睨相銜於耳目之前而一二老成悄然深思若爲異日重繫其憂不以爲赫喧而以爲泰撫惟淺夫陋眊之所未見而斯人見之迫其應響鑑影神於靈著使後之人追惟往哲之微詞至論歎惜當時不得提熒聽之耳警私蔽之心使瞶瞶者復生其明卒致遷變以至此也而若一人一物之細故其盈虛消息知者自無不可知在宇宙內亦識小耳矣何足計其輕重哉板之雅曰爲猶不遠又曰猶之不遠古君子諄諄於遠之一言深致意者不重可思與作遠見

崇簡篇

宗稷辰

古之明政教於天下者以乾道運天下必以坤道靜天下易繫辭傳曰坤以簡能又曰簡則易從易從則有功蓋欲天下之久安長治非行簡不爲功矣昔唐虞治惟尙簡夏忠商質皆因之至周而法制典章浸以繁焉然其洪綱巨目與百姓見者落落可數也春秋時強國謀兵刑弱國謀絲粟其上盛辭命其下著經論蓋駸駸乎勢日趨於煩矣洙泗之間聖若賢思救一時偏勝之敝而復古帝王致治之要道遂商簡之可否雖少偏於簡如子桑伯子亦覺其大有濟於濁世而不以爲非故及門狂簡並稱是孔子所以力矯夫習俗者也顧其間有務寬繹而任率略者卽孔子所謂太簡也有務凝斂而昭省約者卽孔子所許內敬外簡也戰國紀綱陵隄秦始一切爲制坊之違坤道之自然而以密網繩天下法極煩而天下之人

已囂然其不靜漢高帝作去亡秦之煩苛而闢合二帝三王之簡易讀約法三章侔乎遠矣後儒多病漢以黃老爲治本然黃帝文不瀉質簡而純者也老氏儉不傷慈簡而澹者也其道元不爲天下害漢君臣略用其疏節闊目以乂安一朝後之南面鄉明者舍簡豈有它道哉隋初懲六朝之失刻意綜覈有追證百年舊案之事時老吏尙以抱案爲苦劉炫所言省官事而後可以望從容唯憂不簡也唐高祖至長安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世苛禁天下既定所修典律皆簡明有要初政故與先漢庶幾宋祖之詔首言臨下以簡明祖之訓曰立法貴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一事兩端吏得因緣爲姦由是而等百世之王同千聖之揆其治日必簡可知也後世政刑之煩多由條例之冗濫觴始於北宋而流失沿於累朝晁行一事夕增一例積數百年遂汗牛充棟而不勝計上下其手者甚樂其遮蔽之便而黠胥倚法以脅官官輒倚法以制朝廷吏治日趨於偷薄人心日淪於詐僞而顛倒是非屈抑良弱日不知其數千百端職爲厲階釀成亂釁不簡之爲病似甚微孰意其浸尋滋長乃至於此此我列聖所以有歸併例文銷除舊案之令防閑煩擾不啻再三而各部巨無肯設誠致行日聽其顛倒屈抑於猾吏之手而不知改是深望主上乾綱獨攬舉支離蒙雜之例文而一掃空之使廓然見刑清政簡之休也息天下之亂道無急於此矣作崇簡

論治篇一

孫鼎臣

五穀者人所恃以生也食之過而病攻其病而已病愈則復食人之常也以爲病者穀之爲而絕之可哉漢懲秦孤立大封子弟而有淮南濟北吳楚之亂宋懲藩鎮弱天下之兵金人渡河列郡瓦解故鑒前事之失而矯之當分別其利害權其輕重而損益之損之過其中則必反受其禍今夫吏職之不舉財用之不足軍實之不精有國者之公患也吾以謂皆不足患惟士氣不振乃爲足憂士氣者國家之元氣也是氣也養之於數十百年之前而成之於數十百年之後非若吏職財用軍實舉而修之可以旋至而立效者也故善爲國者常寬而畜之不敢傷謹而護之不敢犯吾觀於明其士氣可不謂盛哉明自成祖而後其君臣明賢海內無事獨宣德宏治兩朝暴君代興黷政蠹出強國大敵伺於邊權臣近倖恣於外嬖妄姦端煽於內天下岌岌勢如綴旒譬之於人巨癰毒疽屢潰屢作然而不死者元氣存焉爾骨體正色之臣雖排斥誅鉏而不盡忠肝赤心之士雖放流戮辱而不衰廷杖之血未乾而昌言踵至獄戶之尸方出而讜謀復進用能折姦回之兇猷塞逆黨之亂萌雖有梟獍之姿鬼蜮之謀禁不得逞鐘虡不動垂三百年及夫天祿旣終大命已改然而陷胸斷脰覆宗湛族守節而不貳者徧於天下至於倡優庸句亦義不覲顏以求生其遺耆殘黎崎嶇於魑魅瘴癘之鄉飄蕩於颶風鱷魚之窟終不肯背主負國死而後已嗚

乎壯哉節義之盛近古所未有也宋蘇軾有言平居必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人觀於明亡顧不信與推原其由則太祖有以誘導而養成之也太祖設御史司糾察給事中司封駁而庶司百執事下至士庶吏卒皆得言事四海無不可言之人百官無不有當言之責耳目之所寄者廣而任言責者衆人人得以自靖而懼被其責故東仆而西起前蹶而後進賡續不絕於代天下之士聞風慕義感慨奮發爭自樹立士大夫建言得罪時以爲榮故雖折之以雷霆之威怵之以碓斧之刑而不爲止若太祖者知立國之本者矣論者徒見其末流之失朋黨交訐謂明以言致亂嗟乎明之亂非一日也嚮使土木北狩之時豹房晏駕之日西內靜攝之際泰昌天啟厭代之年老成魁碩之不存危言正論之不作奸人一搖足而天下去明社之屋久矣豈至甲申哉門戶紛爭言唯政雜由於忠邪之並進而不分白黑之兩存而不論此其主不明不斷之咎謂是以言致亂何不思之甚也嗟乎世道隆而風俗衰士不知名節之可貴久矣天下之氣靡然漸滅不鼓舞激勸之猶藉口明季之失以言爲忌可不痛哉彼亦思天下之氣則何以靡然漸滅哉當其初美言小數以牢籠天下而巧文曲法以扞之顧天下之豪傑不可以盡縛急之則將起而與吾競也故常優容寬假以柔其氣調停委曲以平其心然後徐示之抑揚陰用其子奪要使天下知吾意之所嚮而止故士未嘗蒙顯戮絀重罪而已頓首結氣而不得出聲不待雷霆之威

礎斧之加而天下已相率望風廢然返矣夫以雷霆之威礎斧之刑戮辱天下之士天下莫不傷心然而士乃愈奮而愈烈不足以沮天下之氣也夫惟馭之以機權日朘月削於恍惚晦昧之中而無迹之可指然後天下之氣可以消亡而至於盡故惡天下之士而用機權以折之者賢於戮辱其實酷於戮辱而人不知也夫氣猶水也瀦而節宣之則渟泓瀟淪挹之而不盡積土石障之則鬱怒薄射潰決而爲患患其潰決知障之無益而益害也易其術而殺之水患平而水亦旋竭矣是何異於防疾而絕穀哉穀者人所資以爲元氣者也士者國所資以爲元氣者也吾爲絕穀者危是以著其利害釋論者之惑焉

論治篇二

孫鼎臣

天下者州縣之積也宰相者治之所由成而州縣者治之所從出不可輕也治天下者養之教之而已朝廷有養之教之之政而不及於民是州縣之過也川陝楚之變民皆以州縣爲辭州縣者民所望爲父母也今疾之如仇讐而欲剗刃焉其所由來遠矣豈盡州縣之過哉選之不精任之不重待之不寬夫是以敝至此也州縣之途四曰進士曰舉貢曰捐納曰丞倅舉貢進士困於記誦之學而溺於科舉之文一日臨人腐儒老生低首聽於幕友吏胥卽其聰明才傑之士猶必磨以歲月然後能稍習其事及其欲有所爲而更調之符至矣立賢無方捐納亦人才之路也然甫入資而遽出宰階級躡矣且彼之入資果何心

哉求以償其欲也奈何乎其以民之脂膏而爲市乎由唐而來縣令多取丞倅然唐宋之丞倅士人也今則捐納出其中吏員出其中其人已嘗毀廉恥而自屏於流外矣其拔而出之者皆巧於媚其上官而忍虐用其民者也千金之璧使傭旬守之如其可乎吾故曰選之不精也州縣之上有府矣其上有又有巡守道又其上有藩臬之兩司又其上有撫有督一吏也而監之者五六人此一人者之性情語言動作其順逆皆足以爲利害其左右之人以至佐史之屬其好惡皆足以爲毀譽其居與行之供億皆取給焉雖公廉之長臨之固已不勝其病而況有所挾以逞其私哉利之當興也害之當去也此五六人者一不可則其事不能舉此五六人者條教之所及意旨之所向心知其非而不敢不從三年而政成課吏之法也爲地擇人之說興數徙而不安其職首尾不貫上下不親往者行取之制州縣猶可望躋清要中材可以勉強於功名今士人一縮縣符終身擯外百餘年來公卿中以州縣起家者無幾人雖俸滿大計保舉未嘗無激勸之法而循資而升其至方面大僚蓋往往而難其老死於風塵者不可勝數也吾故曰任之不重也國家之本意以教養其民責州縣督之之深防之之密本意亡而文法勝錢穀簿書之間一毫之不如法輒干處分故有受事數日而註吏議歷官數十年而未霑寸祿者歲滿考績雖龔黃召杜之倫不能及格功罪黜陟上下於奸胥之手馭法要賂必贗乃已且夫絃急則絕法急則玩操之已甚窮而思遁

者人之情也催徵不力之法重不得不侵移刑名失入之法重不得不姑息緝捕廢弛之法重不得不諱飾刀筆出入休咎從之彼其心日譏譏焉救過之不暇而暇教養其民哉歲祿之外加給養廉銀多者至千餘兩至優也然前人侵欠責償後人一人逋負波及數任謂之攤賠公事無名之費例所不許均之州縣謂之公捐皆於養廉除之而養廉僅虛名矣父母妻子之養族姻賓客吉凶往來之禮安所從出乎吾故曰待之不寬也有此三者故高人之行出羣之才常薄之而不樂就而吏始回面易慮甘爲苟賤不廉第求便其私圖而職事之修廢民生之休戚不計矣州縣積輕如此天下果何由而治哉復唐宋之制丞尉以進士舉貢爲之考滿擢京朝官復出爲州縣則練於吏職而習知民情仿漢令長太守刺史之法州縣屬於知府知府屬於巡撫置掾屬分理刑名錢穀之務罷司道官則事簡而易達省苛細之文法而厚其祿則人自效而得盡其才用明邱濬之言九年通考課功一考再考平常者復任殊績就加其秩然後可以責成功采唐元宗之詔凡官不歷州縣不擬臺省進取之望遠故有爲之志興選之者精任之者重待之者寬州縣得人而天下如網之在綱矣

說治上

俞樾

治天下者先審所求而已矣獵者得獸漁者得魚其所得者皆其所求也治天下者豈異是歟求王而王

求霸而霸所求在是所得在是故所求不可不審也蓋嘗論之古之治天下者求其無亂天下既已安矣既已治矣以爲未也懼其猶可以危猶可以亂焉日夜求而去之有一之存則皇皇焉以爲大憂後之治天下者求其無事異日之天下治歟亂歟安歟危歟吾不得而知焉飢饉之未臻盜賊之未作諸侯之未叛夷狄之未侵及吾之世猶可以無事則已矣古之治天下者若農夫之治田有害吾田者則務去之而後卽安後之治天下者若其在逆旅之中苟不至乎覆壓斯已矣雖塵囂湫隘而亦安之嗚呼此非古今治亂之故歟天下何時可以云無亂天下何時不可以云無事故治天下而惟無事之求其不至乎亂者未之有也吾讀書至公劉太王之詩而歎其於流離遷徙之餘有子孫萬世之慮也公劉之詩曰既溥既長既景迺罔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幽居允荒太王之詩曰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板以載作廟翼翼又曰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且夫詩人之詞固但言其略而使人推之以知其詳也故其歌文王也不言其它而靈臺靈沼之作則侈言之其歌宣王也不言其它而斯干者其考室之詩也無羊者其考牧之詩也車攻吉日者皆其田獵之詩也豈詩人之意舍其大而言其小者哉將使人以此而推之也公劉太王之事見於詩者寡矣然卽其詩觀之其規制之宏遠經理之微密如此則其施之於政事者可得而見也夫公劉

太王豈逆知其子孫之將王而爲之勦造百度以成一代之制歟要在乎不可亂也周由方百里起而有天下成康之世刑措而不用可謂極盛矣而昭王南征遂有膠舟之難是亦天下一大變也爲周嗣王者發師以逆昭王之喪而問其罪雖罪無所歸然所在之國六師移之豈不足以張王室而攝諸侯之心哉周之君臣竟置不問天下遂有以窺周之不足忌故雖以穆天子之彊而徐且南面稱王宣王發憤中興而王師之敗於夷狄者屢矣平王東遷周益不競然其始王命猶行於諸侯也繹萬一戰王夷師燔周竟不復以一矢加鄭於是天下愈不忌周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霸者興而周遂衰矣嗚呼夏商之亡也吾無怪焉桀紂之無道固有以取之也周之子孫則豈有如桀紂之無道者歟不過因循苟且以無事爲安日復一日天下之權因而去之而不自知也然則有天下而惟求其無事信不可也今夫漢之文帝宋之仁宗豈非三代下所謂賢君哉當文帝時諸侯彊盛賈誼固嘗以爲言而文帝不能用至景帝之世鼂錯謀削七國竟發大難而漢幾亡宋仁宗時吏治因循百事廢弛文彥博嘗以琴瑟不調必更張之爲言而仁宗不能用至神宗之世王安石爲相改易法度天下騷然卒以亡宋夫使文帝能用賈誼之謀則鼂錯之策不行仁宗能用文彥博之言則王安石之說不作是故二君之治天下亦惟求其無事而已夫以漢文帝宋仁宗之賢而惟無事之求此後世之天下所以多亂而少治也澶淵之役寇準欲使契丹稱臣若少

持之議且定矣而仁宗厭兵不能盡用其謀遽許之和而還由是契丹益驕終爲子孫之患其後高宗南渡偏安於杭韓岳之流皆中興名將而高宗晏然無恢復之志及至孝宗雖欲有爲而舊臣宿將皆盡所恃惟一張浚苻離一敗不可復振俯首而就議乃歎高宗時可以有爲而不爲是可惜也且夫人主上承祖宗之重下爲萬世之計而曰吾姑求其無事如何可哉易曰其亡其亡求無亂者歟書曰今日耽樂求無事者歟吾故曰治天下先審所求若治天下而惟無事之求其不至乎亂者未之有也

說治下

俞樾

天下之物同類者相濟也異類者相制也物之白者投之黑則黑矣物之黑者投之白而白矣若白雪之白與白玉之白白玉之白與白羽之白則安能以相變故天下之物未有同類而相制者也今夫醫之用藥必察其品之孰爲溫孰爲涼又察人之疾孰爲熱孰爲寒有熱疾者投之以涼有寒疾者投之以溫故隨其所用而無弗效焉若熱而益之熱寒而益之寒其不至於殺人者幾希是故良醫不反其性不足以治疾聖人不反其道不足以制人昔項羽既破秦兵於鉅鹿遂鼓行而西入關殺秦王子嬰燒秦宮室分建諸侯王而王漢高帝於漢中當是時羽挾百戰百勝之鋒諸侯相顧莫敢枝梧高帝雖有良平之善謀韓彭之善戰不能與之爭於是逡巡引去俯首而入漢中燒絕棧道示天下不復出然而數年之間天下

卒歸於漢蓋高帝之能勝項羽者以柔制剛也及漢之衰三國並立諸葛亮以王佐之才善用其民既定南蠻之地整師而出北伐中原其勢不可當然以轉餉之艱利在速戰司馬宣王知之與之相持而不與之決戰受其巾幗之辱而亦安之人謂司馬懿畏蜀如虎而亮固已坐困矣蓋司馬宣王所以能勝諸葛亮者以鈍制利也夫剛與利天下至美之名也柔與鈍天下至不美之名也使漢高帝司馬宣王恥其名之不美而欲以己之剛勝人之剛以己之利勝人之利則終歸於敗而已故夫名無論美惡取足以相制而止柔與剛反則柔雖不美之名而制剛者必柔也鈍與利反則鈍雖不美之名而制利者必鈍也吾故曰凡異類者相制也方今天下所與吾爲難者誰歟其人無多也其地至遠也以大小之形言之我大而彼小也以主客之勢言之我主而彼客也徒以其人心計之巧技術之工遂足抗衡乎中國而與我爲難于是吾士大夫相與謀曰吾安得亦如其人心計之巧技術之工乎日夜思所以及之甚者泰其人以爲師嗟乎彼以巧勝我而我亦欲以巧勝彼則非吾向者之說矣況學人之巧以求勝人之巧歟秦青天下之善謳者也有從之學謳者三年自以爲盡其妙矣將辭而歸秦青曰子今將歸吾爲子謳于是抗聲而謳聲振梁欖學謳者大驚終身不言歸甘蠅古之善射者也有從而學射者三年自以爲天下莫已若矣乃謀殺甘蠅射弓而射之甘蠅張口而承之嘻曰子從我三年未教子嚙鏃也學射者大驚播弓矢而謝

之是故學於人者未有能盡其人之技者也而望以勝其人乎羿之盡其技以授逢蒙也不知其將殺己也今明告之曰吾將以爾爲羿而求其盡術以予我必不可得之數也是故學人以求勝人大惑之道也然則勝之將奈何曰吾固言之矣兩剛不能以相制制剛者柔也兩利不能以相制制利者鈍也然則兩巧不能以相制制巧者拙也今使朝廷之上屏棄繁文刪除縟節凡鋪張粉飾以爲耳目之觀者悉置不用罷不急之官廢無實之事賞必副其功罰必當其罪內與外不相遁上與下不相蒙然後封疆之吏誠於察吏安民而不文飾於章奏郡縣之官誠於興利除害而不諂諂於簿書將帥之臣誠於殺敵致果而不以冒濫爲功學校之師誠於敦品勵行而不以速化爲教然後士信而民敦工樸而商慤然後田野闢而衣食足廉耻重而禮讓行若是者皆拙之效也彼挾其心計之巧技術之工以眩吾之耳目而吾不爲之動則彼固索然而返矣卽或決命於疆場彼之利器足以傷我者不過數百人耳吾賞罰信必號令嚴明千百爲輩如牆而進彼奈我何故曰惟拙可以制巧以大拙制大巧必勝之術也吾願世之士大夫但求其可以相制而無恥乎名之不美以益中國而撫四夷其諸猶運之掌歟

復陳詩議

馮桂芬

如後世之言詩止以爲吟咏性情之用聖人何以與易書禮樂春秋並列爲經謂可被管弦薦寢廟而變

風變雅又何爲者嘗體味羣經而始知詩者民風升降之龜鑑政治張弛之本原也左傳師曠引夏詩曰
道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禮曰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鄭康成曰陳諸國之詩將以
知其缺失聖人蓋懼上下之情之不通而以詩通之荀攸傳記黃帝立明臺之議堯有衢室之問舜有告
善之旌禹立諫鼓而備訊唉春秋時晉文聽輿人之誦子產不毀鄉校漢書食貨志孟春之月行人振木
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戶牖而知天下風俗通曰周秦帝以
歲八月遣輜軒之使采異方言還奏之藏於私室管子大匡篇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囚公羊宣十
五年傳注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
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
下堂而知四方無非求所以通上下之情而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微而顯婉而諷莫善於詩後世以爲迂
闊而廢之宜乎上下之情之積不能通也上與下不宜狎狎則主權不尊太阿倒持而亂生上與下又不
宜隔隔則民隱不聞蒙氣乘辟而亂又生三代以下召亂之源不外兩端下所甚苦之政而上例行之甚
者雷厲風行以督之下所甚惡之人而上例用之甚者推心置腹以任之於是乎鸞鵠可以不分鹿馬可
以妄指沸羹可以爲清宴嗷嗷可以爲嵩呼五尺童子皆以爲不然而上猶以爲然不特此也今世部院

大臣習與京朝官處絕不知外省情事大吏習與僚屬處絕不知民間情事甚至州縣習與幕吏丁役處亦絕不知民間情事蒙生平愚直間爲大吏及州縣縱言民間疾苦多愕然謂聞所未聞者此上下不通之弊也另議重儒官復鄉職公選舉亦爲通上下之情起見今議復陳詩之法宜令郡縣舉貢生監平日有學有行者作爲竹枝詞新樂府之類鈔送山長擇其尤積藏其原本錄副隱名送學政進呈國學由祭酒進呈候 皇上採擇施行有效者下祭酒學政上其名而賞之無效者無罰詩中關係重大而祭酒學政不錄者有罰九州之大萬口之衆果有甚苦之政甚惡之人宜必有長言詠歎以及之者矣夫文人結習感時觸事莫或使之猶將矢口成吟今有賞以動其奮興無罰以絕其顧忌不顯主名使無叢怨之慮不諱姓名使無告密之嫌導之使言如有不明目張膽直言無諱乎顧或謂何不逕復有明舉貢生監許上書故事則又有所不可何以言之漢王咸舉幡太學下上書挾鮑宣陳蕃率諸生入承明門白大將軍無罪晉嵇康將刑太學生請以爲師唐魯儻等詣闕留陽城宋陳東率諸生請用李綱殺蔡京等百世下猶稱之然柳宗元與諸生書論留陽城事極言向時太學生聚爲朋曹侮老慢賢惡言鬪訟諸習今乃奮志厲義出乎千百年之表以爲時異人異周密癸辛雜識稱景定之末三學橫恣至與人主抗權動以坑儒惡聲加之賈似道作相亦無如何惟以恩給之爲之加餐錢寬科場恩例及賈去上書讚美挽留有

元老周公之目是唐宋時太學有善亦有弊如此今江河日下未必不如唐宋時脫稍假以權有不爲唐宋之爲者幾希今僅許其陳詩不令呼羣引類以啟黨援不令投匭擊鼓以近訐訟庶幾無流弊乎又今制民有冤亦許叩閭京控顧愿民不敢爲驚民不知爲大率奸民始爲之故虛者十之九實者十之一迨交原審衙門覆讞則并其一而虛之坐誣而已加等而已而沈冤遂以終古然此特一人一家之冤也浸假而一鄉冤浸假而一境冤於是乎驚民倡奸民從愿民爲所脅而大亂以作亦上下不通之弊陳詩之法行卽有一人一家之冤斷無一鄉一境之冤矣事有似迂實切似閒實要似小實大者此類是也要亦行古之道也雖然此猶言乎僻遠之難知者也民隱之難見者也上下不通之故更有其至近至顯不待陳詩而通者如京師之內要路私書也職官挾優也科場關節也十人而七八也乃閒或數年興一大獄罹此者居然論如法夫聖人之治天下曰平兩人同罪而異罰也已不平況千人同罪而獨罰乎此宰相大臣以下無不知所不使知者 皇上而已一似數年中飭法者不過此數人近者顯者如是遠者隱者可知然則上下之情之不通也久矣

導俗

王柏心

俗之薄由讓道之不達儉德之不昭也古者君讓善於天臣讓善於君子讓善於親士之應選舉也有讓

受爵位也有讓下及觴酒豆肉道路州巷之間不期而讓道達焉古者天子卑宮菲食諸侯制節謹度羣臣大法小廉以逮庶民食時用禮不期而儉德昭焉何俗之厚也導源於上而民皆敦勸於下也今自一介之士其視祿位皆憫然有欲得之心居之不辭營之無已百金之子靡衣媮食與貲累鉅萬者等朝廷教化非不行也法度非不具也而俗以浸薄則士大夫所以倡率之者過也讓不達斯爭競起矣忠信衰矣儉不昭斯品制隳矣財用匱矣此蠹化傷教之大虧法敗度之深而有位君子不急圖所以矯之靡靡之習日甚一日不知其何所終極也夫所謂讓非虛崇美節也必有好善之實有知人審己之明所謂儉非苟爲殲嗇也必內檢其縱佚外酌其品式惟士大夫始能深求而力行之彼愚民何知視其表而隨其流斯翕然從之已耳且是二者囂凌之隄防驕僭之銜勒也決川瀆於平原無隄防以禦之則橫流彌野矣騁駟馬於交衢無銜勒以制之則奔軼僨轅矣俗之澆漓無形也然較有形之患爲尤切士大夫任風化之責旣恬不爲慮又不躬行儉讓以先之欲俗之復歸於厚安可得也

論課良吏

舒化民

山東曹邑沂沭濟各屬界近江南捻匪最多大聚則盈千累百小聚亦數十成羣無非以劫掠裹脅勒贖爲生計加以連年黃水淹浸蟲傷歲歉濟東武臨各屬偏隅波及者不下數十處幸而高壤之地尙有收

成其被淹而未涸者村莊廬舍蕩然父子夫妻離散自經溝壑者不一而足萬一再遇荒歉此種無業無食窮民既不能易子析骸坐以待斃能不聚而爲匪結而成梟所以捻徒或不盡有而土匪則無地無之設一處有藉口之端不免各處有招呼之舉燭火燎原蟻穴潰川不敢謂無其事也此非有實心爲民父母者如星羅碁布參錯其間憫百姓之瘡痍拯閭閻之疾苦而又爲之分別緩急寓撫字於催科俾民生國計兩不相妨其何以靖叵測之心思消羣醜之觀望哉則惟有慎課良吏一著使之鼓舞奮興而已昔郝雪海中丞撫廣西嘗讀其統籌國用全局一疏中有何必仗節擁旄而後爲討賊之人陷陣衝鋒而後爲討賊之事中外大小文武各官其所行合理不合理皆足以討賊皆足以致賊也此實探本之論然則有韜略者縱使聲威並著足以斬殺生擒固超羣邁衆之才尙非正本扶元之上策也夫治盜賊如治痰涎養良民如養津液善醫者不能使痰涎化爲津液當無使津液盡化痰涎蔽痼甚者不事攻剋則痰涎之凝結阻隔無由而開既攻之後元氣無不受傷則或滋或補相其體脉之虛實輕重而調養扶持斯病可日就痊愈良吏爲治何莫不然然則所謂合理者何也當此之時迂遠之治緩不濟矣蔡梁村有云大約親民之官以廉爲基以仁爲本引而進之欲其親格而禁之欲其嚴慮民之不給也爲之保富室勸賙卹崇節儉嚴保甲勤守望遇有故或請賑貸或發倉廩又加詳焉慮民之不戢也爲之教孝弟端士習息

爭訟除盜賊懲誣黠講團練寓勇於農以事至者隨時剴切誨諭如家人婦子又加詳焉根於中而不循於外者賢守令也自恃無他不體下情張弛不協者誠不足識不充也視爲傳舍因爲利藪無才如木痺昏庸有才如巧僞柔邪貪酷之類本心既失爲民之蠹殃及其身者也嗚呼由前之說則爲合理由後之說則爲不合理爲之上者準此以權衡黜陟爲地方造一分福卽爲地方寬一分憂於以挽回元氣而感召天和能無望於大人君子之鴻裁匡濟也哉

崇儉尙勤札

賀長齡

從來官聲之美無若廉明廉明之本必由勤儉何者遇事講求自不終於闇昧隨時撙節更何事乎求多是故習勤以生明尙儉以養廉在達官無不宜然至牧令尤爲切要況江蘇地本膏腴祿入較厚各州縣缺雖繁劇俗尙淳良然而問倉庫則虧欠滋多考官方則案塵盈積豈量入爲出之果有不敷抑夜寐夙興之尙虞不逮我同官亦可返躬而自省矣本司自蒞吳以來逐處咨詢隨時察看各牧令之克敦勤儉者固不乏人而經理失宜以致不能振作者亦復不少廉明之譽蓋難言之夫初登仕版孰不勉爲循良乃畏難而苟安每始勤而終怠官事竟束之高閣民瘼曾不以關心尸素之譏何辭自解大約無志與氣則怠玩之習乘之無才與識則因循之弊中之精力旣流於弛懈神明亦失其虛靈欲再振以無由遂一

蹶而莫起平昔之期許何意斯民之仰望何心中夜以思能無汗下卽或民疲吏玩整頓艱難缺苦差繁補苴乏術亦當勉思職守振刷精神別利器於盤根理勢絲而就緒豈可甘心頽廢自玷官聲至若吏治未嫻恥於下問簿書未習復喜偷閒謂折獄在片言並不虛衷研鞫謂丁胥爲可信罔知加意防閑牒訴紛投準駁只聽之秉筆勾提羈押去留悉聽之原差於是民有冤而莫之聞吏有奸而莫之察當前蒙蔽將舉目而不見泰山聽人指揮雖有形而無殊傀儡則是闔署皆官本員竟同旒簋自累累民庸有極乎此因不勤以致不明之弊也又或恃有膏脂之潤竟忘露肘之虞嗤寒儉爲迂拘詡奢華爲豪舉但圖適意開銷全付之家丁只快目前揭借不嫌於重利奴從則恣意貪饕竟漿酒而藿肉妻孥則娛情奢麗更囊帛而櫃金用之旣若泥沙取之必窮豪末遂見利而忘義且假公以濟私豈知簋簠不飭豪奴皆得而把持狼籍多端衿棍亦從而挾制曾所利之無幾舉動莫能自由況不節之興嗟觸處盡成瘡孔逮乎青蚨飛去白璧成瑕累且及於子孫名不齒於清議所謂酖酒止渴毒脯療飢快意一時貽羞畢世試念青氎故我何遽利令智昏祇緣陋習之移人遂飲食泉而不悔焚身以賄可爲寒心此因不儉以致不廉之弊也況夫紛華蕩其志斷難勤力以趨公晏安錮其心豈能謹身而節用逋累之極振飭俱難惰窳之深持籌亦拙則又不儉不勤之交相爲弊也凡此數端之流弊皆足廢事而傷財所以庫款之盈虛在己未

嘗預計解交之支絀臨時始費周章一逢瓜代之期不勝葛藤之繞冊開轆轤輒思朦混以占便宜參限森嚴遂忘欺隱之留後累及至僞難久假咎無可寬大則法網身罹小則交游擯絕自謀不善雖悔何追比經各前憲疊加整飭向時積弊定已一掃而空然而溯運甓之芳蹤雖勉力而猶多慚德仰懸魚之高致卽約損而終愧清風有一事之不勤卽何以自別於闖蕘有一端之不儉卽難免自留其漏卮本司忝領藩條殷懷共濟旣以自勛竝冀交修謹與各州縣約自今伊始無論實授署事人員務本行政理財三大端力矢精勤時加節儉臨民一日當思一日應辦之事何以受祿不誣在任一年當思一年財用之經何以量入爲出每日將應辦事件登註一冊朝夕自爲考課總期一無積壓而後卽安其錢穀各款務於到任後卽將每年徵解正項實數開列一冊捐支雜款實數開列一冊署中各項用度開列一冊隨時逐條登記每月比較一次終年合算一次俾截長補短平日了了胸中一遇交盤卽可摘鈔原冊照案清釐何至逾限未完轉多饒舌本司現定催提章程將各該州縣應解銀款勒限嚴催毋許絲豪蒂欠不容時日稍稽以冀挪掩無由共歸完善其各地方應辦公事亦皆趕緊札飭次第舉行第發令之初該牧令必有以爲煩苦者譬如一家之中約束子弟不得濫費偷安當時非不謂繩之太急洎乎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乃知督率之嚴正屬成全之切該牧令素勵廉隅有志向上幸各體本司諄諄勸誡之苦心於以力敦

樸素黽勉從公用彰勤儉之風聿楙廉明之績其於國計民生裨益實非淺鮮幸勿迂濶其言而熬置之也

禁言祥瑞疏

邊寶泉

竊惟貢諛獻媚端必有所由開而杜漸防微機貴嚴于先見祥瑞之說盛世不言卽豐年爲瑞一語亦謂年穀順成民安其業以是爲瑞焉耳未聞有水旱頻仍民生凋敝之餘而又復陳嘉祥談瑞應者也自漢迄唐競言祥瑞其始倡之者一二人其弊至于一草一木爭獻無已侈逸上心愚惑天下莫此爲甚臣恭聞邸抄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奏清苑縣暨廣平府等屬呈報麥秀兩歧並進呈麥樣以爲靈異中外傳述物議紛紛考之宋太祖乾德四年澶州濮陽縣麥秀兩歧至五六歧各數十本不等神宗時深州麥兩歧者四十畝徽宗政和二年蔡州麥一莖兩歧至七八歧近約十餘畝遠或連野一代如此他代更不可枚舉臣少居鄉里每見麥非甚歉雙歧往往有之推原其故或地力有餘或得氣偏厚皆足以致之物理之常何異之有卽以瑞應言之漢章帝時大臣以嘉穀芝草諸瑞議改元章和當時何敝據經義面責宋由袁安由安懼不敢答至馬元端臨纂文獻通考乃舉歷代祥瑞統謂之物異夫祥且謂之異今以恆有無異之物而以爲祥可乎上年直隸水災之大爲數十年所未有畿輔東南幾成澤國至不獲已而

集捐外省發粟京倉議賑議蠲動勞 宸慮迄今田廬沒于水中者所在多有就今年二麥豐收猶不足補上年之歉況收成多者不過五六分近聞永定河甫經戡工北岸又行潰決順天南路州縣暨保定天津各屬各河亦多漫溢秋稼並間有被蝗之處雙歧之祥抑又何取大抵逢迎諛諂乃庸劣州縣之故習遇事揣摩希圖見好上官而紳衿之無行者因而藉端貢媚撫拾微物妄事揄揚弊實由此現值邊省軍務未竣民困未蘇該督臣身膺重寄名望素隆當敬體 皇太后 皇上宵旰之憂勤效何敝之公忠懲宋由袁安之導媚如果地方收成豐稔屆時奏報卽所以仰慰 宸廑于此等庸劣官紳宜明曉以物理之常不足爲異以絕其迎合之私豈可侈爲嘉祥據以入告原摺亦稱豈矜瑞應明知之而故蹈之抑又何歟至于漁陽舊事乃其時民殷物阜百姓樂張堪之爲政而歌之直隸災患頻仍小民流離可憫乃竟飾爲瑞應上瀆 宸聽而又援據古人以爲比例陽爲歸美于 朝廷陰實自譽其政績竊恐此端一開地方官相率效尤務爲粉飾流弊有不可勝言者溯查同治元年 殿廷考試翰林院庶吉士嚴辰曲意頌揚當奉 旨嚴飭中外同欽夫嚴辰草茅一新進耳猶且明降 諭旨以戒將來況督撫大吏倡言祥瑞于治道人心關繫尤鉅相應請 旨訓飭庶各省有所儆惕不致長浮夸而荒實政天下幸甚

應 詔陳言疏

福建巡撫 王凱泰

竊臣恭讀邸抄本年正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在廷王大臣及各省封疆大吏務當共矢公忠等因欽此仰見 皇上親政伊始孜孜求治至意臣忝膺疆寄未報涓埃常切進思退思之忱愧乏嘉謨嘉猷之告然不敢以庸愚一得輒安於緘默不言也謹就管見所及擇時事之有須變通者臚列六條爲 皇上詳陳之

一停捐例以肅吏治史記司馬相如以貲爲郎漢書食貨志今民得入粟補吏捐納之制由來已久然必家有餘財而後輸將獻納固可抒報效之私又可爲進身之路此中非無人才也乃自捐章折減以來持銀百餘兩而爲佐雜矣持銀千餘兩而爲正印矣卽道府例銀鉅萬以上今亦折算至三四千兩矣家非素封人思躁進或趨湊於親友或借貸於商賈以本求利其弊可勝言哉況流品之雜捐納尤甚近聞邸抄給事中盧士杰奏河南商城縣家丁李天錫捐納冒考一案此事之已發者其他未經敗露尙不可知處今日而欲澄叙官方應以停捐爲急務或謂滇隴軍事未清戶部度支未裕停捐則經費何出臣愚以爲法久則變變則通變通之方固不容緩查同治八年間戶部議覆前江蘇撫臣丁日昌條陳一摺內開京外捐輸款項果能於稅釐較旺各省籌款彌補亟應將中外捐輸一律停止京銅局捐項從中酌定每年以一百五十萬爲準等語近年捐輸已成弩末恐尙不足一百五十萬之數儻於釐金較旺之江蘇安

徽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四川廣東福建九省每年酌提數萬再於海關洋稅項下每關勻提數萬以之彌補銅局捐款或可相抵至外省籌捐各局收數雖難周知而閩省現辦甘黔皖捐自十年開辦至今收銀不過數萬他省之不能旺捐可以類推以涓滴之微而害吏治之大所得實不償所失可否請 旨飭下部臣核議施行俾經費有可抵補而吏治庶望澄清矣

一汰冗員以清仕途近年捐納軍功兩途入官者衆聞部寺各署額外司員少則數十人多則數百人衙門以內司署爲之擁擠內城以外租宅爲之昂貴實則補缺無期徒耗旅食若不設法變通京員日形苦累至於各省候補人員更較京中倍蓰向來道員候補最少近則各省或多至數十員府廳州縣以數百計佐雜則以千計每逢衙參之日官廳幾不能容各省現辦善後捐釐均尙需人委用轉瞬滇隴肅清各局裁撤僅有例派差使以人數計之十分之二三已敷差委似此盈千累百之員徒形冗雜臣愚以爲變通之方此時宜亟亟矣查例載各省試用佐貳雜職已滿一年者視各項缺數多寡酌留十分之二補過一員咨取一員仍數十分之二之數又大挑一等人員掣定省分之後其名次在後者暫令回籍俟大挑班次補用一員該省咨取一員等語似可仿之辦理相應請 旨敕下部臣核議將京外捐納軍功各班試用候補人員視其數之多寡酌留二三成其餘飭令回籍聽候咨取庶仕途無人滿之患矣

一限保舉以慎名器軍興以來保案層迭開捐以後花樣紛繁於是軍營之保舉藉花樣以爭先恐後各項之保舉又襲軍營名目以紛至沓來名器之濫至今已極夫花翎酬大功也今則不盡軍功皆保翎枝矣二三品崇階也今則尋常勞績亦以二三品頂戴加銜邀請 恩賞矣況 封典請至一品遞保何止兩層主事不能保道員俟補員外郎中後以道員用與保道員何異官員不得越級保舉乃知府俟補道員後加布政使銜與越級保舉何異其餘如京官應升之缺升用外官遇缺儘先補用此中捷徑取巧良多雖經部議限制章程猶有未免過濫者臣愚以爲仍應變通辦理可否請 旨飭下部臣核議簡明條款通行中外嗣後保舉文員只准保舉以應升之階加以應升之銜其餘班次花樣一概刪除至一品封典二三品頂戴加銜不得擅請庶名器益昭慎重矣

一復俸廉以勸官常我 朝定制京官支給雙俸外官優予養廉自咸豐年間軍用浩繁內外官俸搭用鈔票養廉分別減放嗣鈔票停止京外俸廉復分別成數支給 朝廷於籌維經費之中仍寓體恤臣工之意惟京員困苦州縣疲累情形早荷 聖明洞鑒今日欲砥礪廉隅整飭吏治似廉俸復額其一端也京官俸銀養廉部庫動款不能詳悉至各省文職養廉係支錢糧耗羨查同治八年戶部議覆前江蘇巡撫臣丁日昌條陳一摺內開廉俸復額必須各省錢糧耗羨徵收足額始可抵放應令各督撫就各省每

年收支數目詳細酌核將徵數能否加增放款能否加成據實奏覆等語現在各省已否覆奏尙未接准部咨查閩省文職額廉十五萬餘兩內扣缺養廉一萬數千兩每年應支銀十三四萬兩核計現年徵數本省公費支抵尙屬有盈除督撫藩臬養廉較厚毋庸議外其道府以下各員似可照額全支相應請旨敕下部臣查核將中外俸廉改復舊額抑或加成支放俾辦公力裕而官常益飭矣

一重學額以勵士風溯自軍興以後各項用費賴捐輸以接濟是以鼓勵人心有加廣中額學額之制顧恩施則浩蕩靡涯而人才則優絀互異竊思一省之大人材衆多三年一試中額猶無慮濫竽也至一州一縣文風本有不齊三年兩試學臣照額取進數衍充數勢所必至夫秀才爲多士出身之始乃以文理淺陋者濫廁其間人才固不足觀人品尤不可問往往幸得一衿包攬詞訟武斷鄉曲流弊不堪指數且以近日士風言之聰明有用之才或投筆從戎早膺薦剡或挾資干進亦博功名其伏處鄉閭者轉多迂腐故今日之秀才愈取愈多今日之文風實愈趨愈下臣愚以爲學額若不變通士風何由振作可否請旨敕部核議嗣後外省捐輸各案只准照章請加中額無庸請加學額以示限制並請敕下各省學臣酌核各屬文風將捐輸加廣之額某屬可以足額某屬不能如額分別開單奏明立案其不敷之額俟他日文風向上再行奏請照額取進庶乎士子知所勉勵矣

一立練營以修武備髮捻滋事以來剿平劇寇肅清地方所得力者湘淮各勇耳 國家歲糜帑金千百

萬以養綠營之兵而未嘗得一兵之力收一兵之效其故安在蓋營兵生長本籍各有室家月餉僅足以

養一身而不足以贍八口勢必另習手藝兼營負販其力既各有所分其人自不能常聚每逢操演之期

不過奉行故事校閱甫畢隊伍旋散設有征調往往兼旬累月始克起程治裝固難安家尤不易且暫時

抽調成營不獨兵與將不相習卽兵與兵亦不相識人各一心猝然應敵能操必勝之權耶若勇則不然

募自外籍孑然一身厚其餉而無待他謀聚於營而羣相親習朝聞令則夕拔隊敵當前則士皆奮夫非

猶是人耶何以兵則無用勇則有用得失優絀之間較然易見矣 臣愚以爲變通之方則有化兵爲勇之

一法往年江甯克復以後 臣上書原任兩江督臣曾國藩備言江甯綠營之制應稍變通以現存得勝之

勇改充額兵設營分部可洗綠營舊習曾國藩未及議行旋調直隸卽設練軍蓋亦采用 臣說而又增練

軍之費也陝甘督臣左宗棠前在閩浙任內奏准減兵加餉就餉練兵洵爲救時良策乃餉已加矣兵已

練矣而仍不敢言確有把握此無他在籍之兵終不若在營之勇可否請 旨飭下各省督撫臣以減兵

加餉之法以所減之餉加於戰兵計得戰兵若干著設練營若干仍按湘楚營制五百人爲一營以備弁

爲哨官將官爲營官提鎮統領之擇要分紮隨時互調俾卒伍皆離原籍不致散處塵市練一營之兵卽

抵一營之勇餉不另增兵有實用庶幾化兵爲勇而武備可恃矣

蘇省設局刊書疏

丁日昌

竊惟 國家設官分職皆以爲民而與民最親莫如州縣得其人則治失其人則亂自古爲然於今尤急溯自軍興以來州縣中歧途雜出流品亦至不齊雖其中固多可造之才而平日於吏治諸書曾未體會一旦身膺民社茫然無所持循凡百工技藝皆學而後能豈有親民有司不學而能無謬失者此循良所以日鮮而民困所由日深夫諸子百家之書浩若淵海如理學陳編或虛渺而憚於冥索若稗志野乘雖悅目而又病支離況士子窮經咕嗶卽負宏通之譽其益只在一身若使仕優而學默勘得失利弊之原推而至於一縣則一縣受其庇矣又推而至於一府一州則一府一州受其庇矣天下者州縣之所積州縣若皆得人盜賊何從而起故今日欲敦吏治必先選牧令欲選牧令必先使耳濡目染於經濟致治之書然後胸中確有把握臨政不致無所適從臣現督飭局員選擇牧令凡有關於吏治之書著爲一編如言聽訟則分別如何判斷方可得情言催科則分別如何懲勸方免苛斂胥吏必應如何駕馭方不受其欺朦盜賊必應如何緝捕方可使之消弭他如農桑水利學校賑荒諸大政皆爲分門別類由流溯源芟節其冗煩增補其未備刊刻一竣卽當頒發各屬官各一編俾資程式雖在中材亦可知所趨向譬諸百工

示以規矩則運斤操斧悉中準繩庶幾士習民風因之起色至於小學爲童蒙養正之基經史爲藝苑大成之見謹當陸續刻成廣爲流布以仰副 聖天子造士作人之至意抑臣更有請者目前人心不古書賈趨利將淫詞邪說蒼萃成編水滸傳奇略識之無如探秘笈無知愚民平日便以作亂犯上爲可驚可喜最足爲人心風俗之憂臣在吳中業經嚴禁誠恐此種離經畔道之書各省皆有應請 旨飭下各直省督撫一體嚴加禁燬以隱戢人心放縱無所忌憚之萌似亦維持風化之一端耳

上沈中丞書

節錄

陳寶箴

一曰飭吏治以蘇民困自來地方之盛衰由于州縣州縣之賢否繫于上官上官者以察吏爲職者也夫考績固在詢事而官人先在知人近今撫院之於屬吏一月凡六見其所以求爲察之道者可謂勤矣然其見也魚貫而入鴈行而立有執事者啟白數語聞命卽趨而退其需次無職事者侍坐少頃卽趨而退上下之情不通慮於屬吏之賢否器能莫之測也夫立談之頃不足以知人乃並此立談之頃而忽之以求知人不可得也不能知人而欲用以爲治不可得也請自今定屬吏分班謁見之規先期曉示每於暇日傳見數人見必坐談良久開誠布公和顏色而導之使言因以考其材能究其學識驗其誠僞見之至再三則其材器之大小心術之邪正亦必有灼然而不可掩者於是就其賢者能者獎借而裁成之愚不

肖者警惕而訓勉之然後試之以事以課其功量材器使以盡其用不特用得其人且使人人有踴躍向善爭自濯磨之意是辨論考覈之中兼寓鼓舞化裁之意所以挽風氣作人心而清爲治之原者莫要於此又聞胡文忠公撫鄂時于州縣幕友家丁皆有限制並禁約上僚毋得濫薦私人以擾其廉亦爲端本之道蓋冗費節則清俸易足中人既可勉爲賢者亦無奪志至於佐貳等官可裁者量行奏裁其萬不可裁者亦請嚴加誡飭毋許擅受民詞庶吏治正而民困可蘇敷政之原基之矣

一曰賑難民以培元氣民之疾苦顛連轉於溝壑而委命於天民之良也官爲天子牧民而坐視民之轉於溝壑而委命於天官之不良也父母之於子當其疾病垂危非甚不得已則必竭智畢慮求醫藥以救之野有餓殍而不知發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凍餒之民迫而爲盜則元氣損凍餒之民守法待死不爲盜而竟不免於死則羣情渙而悖亂生天意乖而災害作元氣更損夫怨不在大感不在私一夫含冤百夫扼腕受恩感激聞者涕零此感通之理維繫之原也寶箴自皖城歸過洋塘道經彭澤鄱陽縣境目擊田廬榛莽墟落蕭條雀無羅之可張草掘根而亦盡頽牆敗屋之中無非鳩形瘠骨垂死待盡之人奄奄愁嘆又或病婦零丁而數歲孤兒繞牀哀號嗷嗷索哺流離家口賣婦呼天野田殭屍握草盈掬觀之酸鼻言之痛心計至明年耕穫無期則嗷類盡矣悠悠蒼天能不悲哉嗚呼我省自遭兵燹以來罹毒之區未

有若是之慘者幸遇上臺有仁愛惻隱之君子如執事而一隅之民卒令不免於盡如此豈有司莫以告耶今日軍需尙急公帑誠不易支然軍餉以救土崩之禍賑恤以消瓦解之形緩急雖殊厝薪同患必於萬難措置之中求一拯救之法公歛之能籌與否非寶箴之愚所能知竊意救焚拯溺閭里爭先天災流行何地蔑有況今年賊擾邊陲而腹裏無恙者以鄱湖彭澤等邑獨爲之阱也我省郡縣殷富雖頻經捐派都鮮蓋藏然擇其尤爲富厚者勸令出資助賑許爲奏請獎敘又擇各地方官之宦資稍裕者婉勸量捐俟有措手之法卽移一見在之款以應急需其必有濟前聞饒郡王守統籌鄱陽賑濟牛種之資約需制錢七八萬緡計彭澤雖被害較苦其丁口凋零亦較甚所費之多或亦有限而鄱陽受害略淺合之只敵一縣統計四處共需制錢二十餘萬緡合七十州縣公私官民之力共籌二十餘萬之數但使辦理得宜當亦非無米爲炊者比聞執事於鄱陽一邑業已定有賑章每丁月給米二升具見仁者用心之苦然寶箴以爲賑而不能活猶未賑也活而不能久猶不活也間聞發賑之處地方劣紳捏報戶口冒領浮銷又復從中侵漁有一丁只受米八九合者實堪痛恨此後發賑宜視地方受害之淺深爲厚薄更宜遍行曉諭使人人共知每月賑數若干又遴委賢員親往踏看災黎情形實稽戶口密訪侵挪如有此等劣紳卽擬照侵剋軍糧例置之極典復飭委員按查田畝量給籽牛務乞視爲目前最要急務毋作因循苟且

之謀庶民沾實惠人慶更生使血氣之倫咸欣欣有喜色而相告曰國家設父母之官果能憂吾憂而生全我也則有補於中興元氣者當不在芟夷寇亂下矣

一曰明學術以育人材江右素號禮義之鄉有宋以來歐陽諸公以文章提倡一時厥後理學節義爲世所宗大儒名臣蒸蒸繼起者數百餘年匡廬鄱陽之靈氣磅礴鬱積發洩無餘然未有如今日之衰者繩墨自修之士理煩治劇之材今雖不乏其人而求如昔日之德行精純節義事功爭光日月者蓋未之見此豈山川鍾毓之靈有時而闕哉學術不明則志氣餒于中流俗奪其外前哲流風餘韻愈遠愈微雖有翹楚之材欲自振拔而無師友淵源以開廣其志意則亦不免自安於小就此人材所以日絀有識者所大憂也國家立教官以造士設制科以遴才意非不善然教官之權太輕又不知所以爲教而制科之弊則務爲帖括勦襲以資弋獵雖日讀四子五經滿紙道德經濟其實於己無與也是故書法爲藝事之微乃求之今日俗學之士惟有此等伎倆尙可備文書案牘之用末流至此可爲浩歎夫法久則變變則通變通之權非任封圻者所能自便而其可以就成法之中寓化裁之意者莫如書院一事昔潛庵先生撫蘇州凡村里塾師皆令地方保擇重育材之本也省垣風化所基其書院山長尤重我省豫章書院例聘鄉先達之品學德望可爲多士楷模者爲之相沿旣久惟以同鄉賦閒之甲科顯宦遞主斯席於是州縣

山長至有以科目先後次第推任者其閒賢者不謂無人然不論其實能造士與否而第以科目官爵爲重則與今日教官之或以資格或以納粟進者其弊何殊夫師儒者士子趨嚮之的也彼見其師之所有不過八股詩賦之技而儼然爲人貴重如是則其所嚮往而步趨者亦止如是而已何以激發其志氣振興其耳目哉請自今釐定省屬書院章程略仿胡忠定經義治事之規拔其優者厚以廩餼而禮貌之又拔其優者而薦舉之至於山長首宜慎擇毋循陋章但求爲事擇人如實有品學德望可爲楷模者不宜拘以資位並不泥定本省卽如安徽王子槐侍郎品望學術當世所稱近以讀禮南歸若能聘主豫章講席誠不愧古者師道之任惟執事裁之寶箴厯觀古大儒筮仕之邦莫不以明教化興學校爲己任執事山斗之望士論所宗登高一呼衆山皆應設誠而致行之數年之後學術漸明人材必奮豈惟我省之幸天下國家與有裨焉剝復之機培養之任雖欲不望之執事而不得矣

一曰禁邪教以消禍萌自聖教寢微人心狡詐散醕澆樸變故繁興於是奸宄之徒倡爲邪說以惑世有天主耶蘇青蓮紅蓮白蓮等名色當其時上不之禁或禁之不力以馴至於大亂近今天主耶蘇之禍烈矣而青蓮白蓮等教方蟠伏羅布而未及發所謂伏戎之患也明之徐鴻儒于七國朝嘉慶三年之林清等皆以此煽惑人心貽害匪細邇來寇難方急羣情自危由是匪徒乘之謂習其教可以免劫運保妻

子愚民蚩蚩從之如鶩而湖北江右尤衆寶箴閒從彼中自新之人詢其根柢頗悉大概大抵其教與耶蘇邪說略同而黨羽散布之廣幾遍天下教中頭目以次鈐束有內四景外四景頂行正恩等職略如職官之制約以能收五十人入教者充正恩其他率視其徒之多寡爲推升亦有捐銀授職者謂之修功德傳教頭目常糾附近習教之人不時聚合謂之拜香習教之家遇傳教者至無論識與不識皆敬之若神明親之若戚好每令婦女誦經侍坐閨室謂之傳道詢其教主所在則彼亦不深知但每歲頭目量習教之家歛錢齎送沿途遞解如置驛然又聞教主所居之處附近二十餘里皆其徒黨所得金錢悉埋彼處地道中凡此悖妄無忌之情不獨風俗人心因之大壞且恐徒醜既多狡焉思啟大爲將來之患夫禍貴消於未萌害每生於所忽涓涓不塞將成江河綿綿不絕將尋斧柯願執事者之早計也今之爲遼緩之說者皆曰元氣足則邪氣自除此不足慮又曰操之太急懼其生變說誠似也然愚不知元氣果何時而足耶今有久病新愈之人醫者日予參苓以培元氣而其人顧竊竊然日尋酒色而消耗之謂將絕其消耗之原乎將日俟其強復以期勝此消耗乎若慮其急而生變不之顧是猶馭悍馬者懼其嚙蹏遂并其韁羈而弛之其不蹏稼傷人者幾希矣然則禁之當奈何曰明教令以曉喻之申法禁以儆懼之欲其不擾民則莫如嚴保甲欲其知悔悟則莫如講鄉約如是而猶有執迷不悟怙惡不悛者殺無赦要令元氣

易充而亦不至於生變斯爲善耳執事試熟思而審處之必有轉圜之術又非寶箴之愚所能測者倘能轉禍爲福則保全實大所謂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此之謂也寶箴以道中目擊災黎欲以達於執事因類及此數端似皆有關政體且以爲世之所貴乎君子者謂其仔肩自任能爲人之所不能爲也執事幼學壯行海內瞻仰前以信州孤城赤手而抗數萬之衆此其剛大之氣幹濟之才懦夫小儒聞風興起充其氣而濟之以惻怛之誠何所不可今江西之民之於執事愛之如父母待之以聖賢此其意亦重可哀矣寶箴幼而失學長而無成束髮受書早凜然於出位之思未信之諫爾來周旋士大夫間皆不敢妄有陳說乃今獨嘵嘵然冒嫌疑之際而爲之者亦深知執事之賢能大有造于斯土也若謂不能料其必行而姑藉是爲名高以欺無識又或如昔人所謂欲有爲於世忘其枉己而爲之者寶箴雖至不肖尙不至是記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寶箴願爲君子不願爲小人惟執事鑒其區區之愚留神裁察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十一目錄

治體二 政本

原災

管同

切務五事疏

勝保

三漸宜防疏

徐繼畲

奏陳時事艱難疏

陳壇

請求直言疏

呂賢基

敬陳治本疏

倭仁

條陳時政疏

附倭仁陳豫省官民情形疏

李棠階

杜漸防微疏

倭仁

請進日講疏

倭仁

金陵告捷請益加敬懼疏

吳廷棟

請修實政疏

倭仁

請飭廷臣直諫疏

鍾佩賢

敬抒愚忱疏

賈鐸

請除蒙蔽以迓和甘疏

余上華

籲懇慈恩暫緩歸政以懋聖學疏

伯彥訥謨祜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十一

治體二

政本

上海葛士濬子源輯

原災

管同

古初之天如嬰孩虞周如少壯自漢迄今爲衰後此爲耄何由知之由災異知之何由災異知之由災異之多寡知之也古者聖人在位觀災異之來其德加修其刑加慎撤音樂而裁膳食玉帛犧牲祈禱相望儒者之說曰國有失道則天出災異以譴告之聖人知夫災不虛生而欲以弭其變也是以兢兢深自省爾然以吾考之春秋時二百四十二年山崩者二漢文帝時同日崩者二十有九春秋大水者九東漢一月之間郡國大水者八春秋日食三十有六唐三百年而日食過百夫漢唐之禍亂豈能有甚於春秋哉何在春秋則亂已極而災少而在漢唐則亂未極而災多古之天嬰孩少壯也其氣龐其力厚其筋骨堅凝而豐潤聲色寒暑之交傷未足以成劇病漢以後衰矣其氣微而力薄其筋緩而骨虛盡調劑以輔之猶慮不勝稍不謹焉則百病叢生而不可復治聖人曰天之病衰爲之也天之衰人致之也世不有耄耄期頤康強而無疾病者乎當吾世而使天至於斯誰之咎也是故值天之衰愈恐懼修省而不敢失道夫

經世文續編

卷十一 治體二

一一

豈敢曰此定數也於我無關與

切務五事疏

咸豐二年

勝保

竊臣性本顛愚情殷獻納蒙 皇上不加斥責屢賜超遷念 隆天重地之恩難酬萬一惟愛 君憂國之惓仰答 九重此心自信無他所言容有可采苟 聖明之俯納雖斧鑕以何辭謹擬切於時務者五事爲我 皇上陳之自古帝王莫不修人事以回天變我 朝 聖聖相承偶遇天變則責躬省過求言減膳一誠感孚故能轉災爲福我 皇上天授英明聰聽 彝訓卽位以來孜孜求治宜足以感召祥和乃臣默觀天意一若甚有所儆者前年地震川西傷亡人畜無數去歲河決豐北淹沒生民千萬聞本年冬月又有月食之異伏讀 聖祖仁皇帝聖訓云凡此皆陰盛之象不得謂無與人事又曰自古帝王皆因此而戒懼蓋所以敬天變修人事也若庸主則諉諸氣數矣臣不習占驗竊以理論之日者君象也傳曰天子當陽義取諸此易曰坤爲地爲陰水附於地亦陰象也宮闈邃密非臣所敢知天其或者儆溺職而戒侵官乎今春雨澤愆期麥收歉薄 皇上鑒輅所經實親見之自 奉安禮成後風霾特甚連日澹旬寒燠不時禾稼爲損安知非 成皇帝在天之靈欲以是昭示我 皇上乎初十日以後屢覺雲合欲雨輒被狂風吹散似天氣下降地氣不能上騰之象洪範恆風曰愆愆寒曰急蓋臣下蒙蔽虛詞飾美國

事急迫治理需人故有是應 世宗之訓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又曰天道至近時刻照臨於前後左右舉首卽是動念卽是無須臾離也 皇上聖由天錫 嗣統之日適值時事多艱天豈以是苦我 皇上哉蓋將以玉成 聖德懷永圖受多福也廣西賊匪起事以來未嘗挫衄視官兵如兒戲且聞潛蓄奸謀久而後發雖云烏合實已鳴張其始猶怵 天威偶得城邑旋卽遁去自李星沅出而賊始肆周天爵出而賊更肆賽尙阿出而賊益橫行無忌公然封僞官散僞檄狂悖之情令人髮指日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兵家之大忌也賊自出永安猖獗尤甚桂梧平潯在在堪虞且以小醜跳梁乘全勝之威合天下之力不足制之將何以伸撻伐而絕覬覦此廣西之憂也賊伏永安數月養精蓄銳謀定而後出必有注意之所非挺而狂走如從前川楚教匪比梧州一府爲兩省咽喉若賊據梧州分掠桂平等處俾我師備多力分潛結東粵奸徒再犯肇慶旁煽南贛遠結漳泉近糾海寇則自嶺東將不靖且粵東奸徒狡然思逞者亦起矣此廣東之憂也桂林接壤湖南平日奸徒本通聲息若據桂林浮湘而下盜衡永犯長沙卽唐賊黃巢蹂躪中原之路此湖南之憂也河決未復數郡流離所不待言而數十萬赴工之人非失業之徒卽游手無賴入春以來以工代賑故亦粗安今工歇而田廬猶然巨浸窮無所歸豈能待斃現聞沿河饑民人皆相食兼之糧幫水手素非良善今歲南糧半由海運半阻河干此皆資生無策豈

免冒死犯科脫梟黠之魁起而倡之指臂一呼豺狼四合恐朝廷旰食南顧不遑況沿河風氣頑悍前代之亂多起於是此淮徐之憂也海寇去年窺伺山東逍遙閩浙沿海兵將未能扼其吭而感其勢招撫之局止屬羈縻賊心未改能保不翻然復動乎近來營伍習氣於無事則燕雀處堂有事則鳥獸駭散水師尤甚此海疆之憂也如直隸山東山西等省春雨不時糧價頓長近聞盜賊蝟起搶掠頻仍甚至都城內外公然械劫倘賴聖主如天之福與極天之誠此後雨澤應時秋成豐稔則民心尚可漸就安貼不然從來大盜無不起於小盜者如明季張李悉屬飢民此畿輔之憂也自皇上御極以來訓飭督撫無慮數千字如果實力奉行地方自有起色乃始尙畏皇上沈毅不敢過懈後則窺測漸深泄沓如故當此事勢艱難若不嚴切申儆使之各懷寅畏必不能痛改叢脞積習則堵禦撫循均無可恃臣因思廣西已成之禍猶小而各省將萌之患恐滋不可不早爲之所也伏願我皇上嚴責成以弭禍患康熙初年丕基肇造反側未安仁皇帝冲齡踐祚是時東岸河決臺灣用兵加以三藩叛逆關陝繼變其勢節節不安賴聖祖天地之德日月之明雨露之恩風雷之威制勝決策於廟堂之上知人善任於帷幄之中有功則賞疏遠不遺有罪則罰親貴不貸得策輒行得人輒用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一時任事之臣亦皆感激矢報竭忠盡誠用能殲除巨憝奠安社稷我皇上善繼善述動遵成憲列聖謨訓法守常昭固

無俟管窺之見仰述於 聖主之前然而發號施令行政用人似尙未有與 列聖若合符節者得非以

皇上有堯舜之資大臣無皋夔之佐歟我 皇上孝思不匱念大小臣工皆 先皇帝貽留往往曲加

恩禮此卽古帝王諒闇之道與聖言三年不改之義臣何敢妄參末議然予奪者人主之大柄也寬猛者馭世之大權也子產治尙嚴而孔子以爲惠蓋人知畏法則所全者多也諸葛亮曰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極則慢吾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寵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故聖王之世賞罰不偏重賞一人而天下勸者賞之罰一人而天下懲者罰之賞明罰信故臣庶畏其威而懷其德懷德則不忍負君畏威則不敢負國今如賽尙阿久任京秩清勤公正朝野共知處之揆席足以儀型至於將略本非所長以致師久無功潰圍失利然已使之典兵似不宜廢軍紀若因其人可惜 國家自有權衡但使待以不死天恩尙可仰承 祖宗處置從前珠勒保阿桂岳鍾琪諸人成法具在庶失律之軍咸惕然於 朝廷之法制而不敢輕以期奮勉圖功迅速戡事豈不善歟上年河決 皇上特寬河員之罪原冀其感奮知恩乃至再誤事機尙復飾詞委過此次河口不合該督等並未自請治罪以爲無罪耶抑非其罪耶宋臣司馬光上仁宗疏曰致治之道曰任賢曰信賞曰必罰伏願我 皇上明賞罰以振紀綱復讀二十一日諭旨以雨澤愆期命察滯囚仰見 皇上敬天勤民惻隱在抱之至意但臣竊觀近來刑曹鞫獄往往故

爲輕縱以博寬厚虛名夫廷尉持天下之平或重或輕視其人之自取而已不與焉若意爲輕重則必有不得其平者矣 列祖聖訓諄諄諭刑部以平情執法不可存揣摩迎合之見蓋人主之慶賞刑威卽天之雨露風霆也用當其可皆屬造化之仁用不當其可非特風霆足以肅殺卽雨澤過多亦足爲災害禮曰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前年 皇上登極恩詔所赦無數果皆洗心革面乎若平時又曲從寬宥非所以儆凶頑也且此輩本係紊綱亂紀被害者不一而足其所害皆良懦也奸盜尙思曲宥而良民獨不當保護乎卽上年曹七一案應照光棍擬決而僅照棍徒擬軍光棍之例遂廢又如上年錢局滋事彼時若辦一二人自當小懲大誡乃徒欲結之以恩恐遭小人之怨誰知愈縱愈驕今又公然生事矣與其使之無所忌憚而卒罹重法何如使之有所警畏而免於大戮乎至於搶劫重案首從均應大辟乃近來僅坐爲首一二人餘皆以接贓開脫屢遣屢逃仍爲民害盜風日熾由於法網太疎但使情有可矜自應避重就輕改從寬典若果罪在不赦安可壞法亂紀以長凶殘書曰辟以止辟鄭子產曰火烈民望而畏之則鮮死焉欽惟 皇上至仁至聖以德服人臣具有天良曷敢以操切之說進然竊嘗聞之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救敝補偏當權輕重伏願 皇上明敕法以肅典常臣又聞天不言而日月星辰著於兩間聖不言而煥號文章炳於宇宙竊見 皇上於臣工摺奏時或留中臣亦知 皇上必有

深意或留備觀覽或徐俟施行但此中流弊有不可不防者進言之人豈必皆公忠若逆知必留則報私恨而中傷沾直節而攻訐恐所不免至於天下大計反不肯剴切指陳意見已有偏私毀譽豈無真偽揣摩僥倖之風每由此起 皇上深居九重卽能明目達聰欲求浸潤不行是非有據蓋亦難矣又見一切機務似 硃批多而 諭旨少夫果事關機密自不可預爲傳布若尋常 訓誡之詞似不妨明白宣示以省猜疑而杜私冒自古人主一言一動必天下共見共聞以成一道同風之盛 憲皇帝硃批萬代模楷然明發之 旨連篇累牘四海傳誦非好名也所以一天下之心志也伏思 國家多事之秋正 皇上日昃不遑之會然處高而聽卑者天也至愚而難欺者民也往往宮闈深秘摺紳所未及知里巷已播之齒頰近日市井細民時私論 聖德臣雖愚亦知其語出於無稽況 皇上嗣統以來清心寡欲躬行節儉 內廷無私耗之費 後宮鮮聲色之妨耳目絕玩好之營臺榭少游觀之飾斯非僉壬所能搖奪者然人言如此亦足見爲君之難而防川之不易也昔大禹拜言帝舜取善 列聖虛衷納諫遂成郅治皇上日新又新遠軼千古今釋服在卽正古人一飛沖天一鳴驚人之候伏願 皇上以寬大和平養天下之福以英明果斷濟天下之難以任賢簡能盡天下之才以信賞必罰振天下之氣勿狃於所安勿忽於所急吏治日壞思所以整之禍患未平思所以定之天變未消思所以弭之兵威未立思所以厲之

人才未盛思所以培之財用未裕思所以生之 先皇乾惕之志思所以繼之 祖宗功業之隆思所以繼之急其所急緩其所緩樂民之樂憂民之憂數年之內朝野氣象不蒸蒸日上者未之有也惟 皇上聖明俯垂 鑒察臣幸甚天下幸甚

三漸宜防疏

咸豐二年

徐繼畲

一土木之漸宜防也我 國家 列聖相承崇尚儉樸 大內宮殿一仍前明舊貫無所改作惟 圓明園爲三時聽政之地 避暑山莊爲秋獮駐蹕之所兩處規模至乾隆年間而大備嘉慶年間有歲修而無增益 宣宗成皇帝夙崇儉素篤於 孝思暫停秋獮熱河一切工程悉行報罷惟 圓明園澄爽靜穆 聖性所安自正月至十月恒駐於此然三十年中未嘗增一堵一椽其遊觀不及之地座落或報應修輒令拆毀以故 內府之帑前後撥發外庫者凡一千數百萬此節省之明效也昔漢文帝惜中人十家之產不築露臺史臣美之唐太宗因宰相詢問北門小營繕加以誚讓魏徵以正言爭之卽省悟自古帝王未有不以裁省土木爲盛德者也我 皇上節儉性成 前徽克紹卽今移蹕 園居不聞有增修座之事落凡在臣民胥深欽仰臣竊見數年以來園亭久曠可修之工必應不少一切管理之人未必咸知大體或以有事爲榮或以沾潤爲念且謂爲黯淡無華觀瞻未肅荒蕪不葺神爽未怡甚或謂 先朝

堂構不應坐聽凋殘九有富繁不必計較纖悉方今軍務未完河工未畢人知帑藏之空虛料其無暇及此將來兩事告歲內庫稍充難保無以營繕之說竊行嘗試者臣所謂土木之漸宜防者此也一晏安之漸宜防也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言得其性情之正也漢儒匡衡曰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燕私之意不形於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綱紀之首王化之端也蓋主德之或昏或明君身之或強或弱政治之或怠或勤民瘼之或通或隔揆厥本原皆肇於此齊風曰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言賢妃心常恐晚也是故姜后脫簪珥而周宣賴以中興班姬辭同輦而漢史嘉其知禮顧以事涉宮闈絕於聽睹非外廷之所能悉亦非臣子之所敢言雖有折檻之忠牽裾之直止能言得失於殿陛之間豈能爭是非於宮壺之際是故聖帝明王卽以是爲修省最切之地使清明之志氣在宮無改於在廷肅穆之風裁在內無殊於在外所謂衽席之上天命流行而盛德大業胥於此乎審端也我皇上健法天行至剛無慾邇者釋服禮成將備周官九御之制衍大雅百男之祥竊以爲聖德之日新又新聖政之久安長治皆將肇基於此臣謹臚往古之陳言以當瞽矇之諷誦所謂晏安之漸宜防者此也一壅蔽之漸宜防也自古壅蔽之患由於言路之不通然言路旣通而壅蔽之患轉有生於不覺者不可不防其漸也係此言事之人學識不同賢否亦異其切中事理有益於國計民生者固不乏人然亦

有本無卓見未悉事情拾殘說於邸報之中論事機於已成之後又或意在沽名故爲激聒鼓其矜張之氣不顧事理之安以廷爭爲伸節以獲罪而成名前明中葉此風最甚究其用心豈曰純臣甚至不肖之徒隱藏欺詐或懷挾恩怨以公濟私或受人指揮以言爲市諸如此類難保必無夫人主之開言路欲得嘉謀嘉猷也所開若此所得若彼雖有納諫之君亦生厭薄之意既生厭薄之意卽無采擇之心縱有可用亦將視同一律此後公車章滿不過故紙相仍而耳目之事不能不別有所寄疏遠者不可信不得不寄之親近文墨者不可信不得不寄之粗疎始則轉信而成疑繼則廢明而用察馴至以羣言爲徒亂人意而無事折中以衆論爲各挾私心而每伸獨斷如是則偏重之勢成而壅蔽之患生矣我皇上御極之初卽以開言路爲務自倭仁一疏 手詔褒嘉言事者紛紛而起 皇上虛懷聽納一言可采立見施行縱有謬談亦不深責邇因天旱求言又復諄諄獎誘而空言塞責受人指使激聒沽名之三弊均切實指明使之知所愧悔於淵懷若谷之中寓 教諭裁成之意凡在臣工孰不感激奮興思所以稱塞 明詔惟此臣庶之中大抵中材居半其無識之流本無真知灼見慮陷三者之弊因且緘默以自全卽有志之士欲思慷慨發舒其於三者之間亦或疑似之難免臣竊計在京言事之人約有三等其以章奏陳者曰九卿科道以章奏陳而兼得面陳者曰部院大臣不以章奏陳而時得面陳者曰 內廷王公此三者

各有所優亦各有所蔽九卿科道員數衆多爵秩未崇少迴翔之意見聞較廣多采訪之途以風節相摩怯懦者亦思所奮起以彈劾爲職貪縱者亦有所瞻顧此其所優者也其有所蔽則前之三弊是也部院大臣久在朝列旣歷受乎 恩知孰無効忠之微念兼明習於時務非比新進之迂疎此其所優者也然而階級旣崇時虞蹉跌 天顏日近倍益冰兢或有所顧忌而不敢深言或過於矜慎而不敢盡言此則其所蔽者也 內廷王公日侍 禁近或處肺腑之地或膺璜玉之尊外無私交黨援之患內無希倖爵賞之心此其所優者也然而 國家法令森嚴例不准與外人交接廷評固有所不盡聞輿論亦有所不盡曉採訪不越近侍聽睹不及幽遐其心可保無他而其言不盡可據此則其所蔽者也臣以爲聽言之道以理爲衡揆之於理而是芻蕘亦有可采況於臣工揆之於理而非親信亦難曲從況於疎逖因所優而忘其所蔽固慮莠言之雜陳因所蔽而廢其所優亦虞嘉言之難達我 皇上明目達聰屢下求言之詔曲施獎勸之方而臣乃鯁鯁以壅蔽爲虞此誠慮言事者之限於才識終未能仰副 淵衷致 聖主察納之虛懷不免廢然而思返惡鴉鵲之鳴噪雖有鸞鶴亦將有所不願聞厭蕭艾之縱橫雖有蕙蘭亦將有所不願采然而鸞鶴從此無聲蕙蘭從此不茁矣臣所謂言路旣通而壅蔽之患轉生於不覺者此也夫取士之道拔十得五不爲少也求言之道聞十得一不爲虛也伏願我 皇上聽納之勤常如今

日則言路永無壅蔽之患而直言極諫之士接踵而起矣臣本拘迂愧無知識前在御史任內一知半解亦嘗妄有數陳上年因奉職無狀自蹈愆尤荷蒙 皇上曲予矜全改補京秩自思犬馬之齒已迫遲暮常恐蒲柳先衰終無以仰酬 高厚夫才力由於天賦盤根錯節非臣之所能勝也愚戇由於性生拾遺補闕猶臣之所可勉也惟 皇上察其迂愚而俯賜采納焉臣曷勝幸甚

奏陳時事艱難疏

咸豐二年

陳壇

本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各部院大臣九卿科道等有言事之責者於政治得失民生利病有可補偏去弊力圖補救之處各抒見聞直陳無隱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虛己受人博采周諮之至意臣惟弼違陳善實在臣鄰而敬迓 天庥永綏億兆先歸於 主德 皇上御極以來孜孜圖治宵旰不遑固宜四時順序寰宇乂安矣乃自上年以來天象屢異人事亦屢乖其尤可異者如上年二月中旬連日天色黃赤淡而無光本年二月十七日辰刻日下旁側有黑子並出逾時乃滅查二月十七日正永安州匪徒竄出之日也方今廣西賊燄愈熾省城被圍則全省之震動可慮聞馮雲山係廣東教匪李丹係衡州會匪隔省勾結則廣東湖南之伏莽可慮豐工尙未合龍人夫數十萬游手無食則直隸江蘇山東河南之騷擾可慮江蘇水手逼勒遣散則沿河之滋蔓可慮浙江洋匪委曲招撫則沿海之猖狂又可慮夫禍亂之

生天以儆聖人亦將以開聖人也將欲紓多難而收羣心必自 皇上遇災而懼益深惕厲始臣復願
皇上亟沛 綸音徧諭廣西廣東湖南三省士庶將前之被臣欺朦及屢易將帥辦理未善現在地方蹂
躪傷心慘目等情躬自引咎剴切宣示並自軍營將士及本省鄰省紳民如有能自相團練保衛城池者
立予破格獎勵其已陷賊中或被賊裹脅除著名逆匪國法難宥外苟能自拔來歸或殺賊自効者仍卽
予以懋賞以散賊黨而固人心在事官民讀 詔書而涕零必當感奮圖功藉以仰酬 高厚卽別有不
逞之徒亦將聞而膽落可消患於未萌矣抑臣更有進者 皇上每日之暇將各部院九卿滿漢大臣之
辦事直日者輪流召對考其所辦之事卽審其人之公私並可各詢其本省民生之疾苦吏治之舉廢參
衆論以驗情僞似亦集思廣益之一助也唐臣陸贄有言曰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詞不得不盡招
延不可以不廣潤澤不可以不宏宣暢鬱湮不可不洞開襟抱洗刷疵垢不可不盪去癥痕此數語者似
於今日時事頗爲切近惟願 皇上先定厥志開誠布公事事與天下相見此尤今日之急務而感格天
人其應如響者也 再廣西拏獲賊匪僞軍師洪大全經賽尙阿遴派隨帶司員步軍統領衙門員外郎
聯芳戶部員外郎丁守存檻送來京計四月內可到維我 朝故事凡解京正法者皆實係逆首方可示
天威而昭武功今聞洪大全不過供賊驅策並非著名渠魁從前查奏逆首姓名亦並無此人嗣因賊

衆竄出永安於無可如何之時不得不張皇裝點藉壯國威並以稍掩已過臣愚以爲京師之耳目易掩而天下之耳目難欺此端一開恐將來獲賊者均不免張大其詞希圖冒賞且恐逃匪聞而竊笑愈以長其玩侮之心尤可慮者各省盜賊勾結氣類原屬相通一有疎虞更關國體應請特降諭旨將洪大全之不值解京明白宣示飭令沿途督撫無論該犯行抵何處卽行就地正法其押解該犯之聯芳丁守存想於軍營不甚得力聽其自行回京毋庸再赴廣西庶在事文武咸知警畏而賊匪聞之知聖意必欲將真正逆首洪秀全等悉數擒獲愈足寒賊膽而勵軍心矣

請求直言疏

咸豐二年

呂賢基

竊自我皇上登極以來特旨求言內外臣工各有條奏而近來奏牘稍疎卽偶有條陳不過毫舉細故藉以塞責無關大體復查順治年間世祖章皇帝親政後八年九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迭下求言之詔康熙雍正年間求言亦不一而足高宗純皇帝登極詔求直言後復於乾隆元二三年節次申諭五年因大旱求言二十三年因日食求言嘉慶四年仁宗睿皇帝親政詔求直言後於五年六年節次申諭七年因日食求言十四年因恭閱實錄求言十八年因邪匪猖獗手詔罪己求言宣宗成皇帝登極求言後道光十二年大旱求言二十三年天變求言誠以明目達聰制治之要不

厭周詳諄切也今粵西會匪滋事三年以來命將出師竟無成效甚至圍攻省城大肆猖獗南河豐工未能合龍重運之阻滯災民之屯聚在在堪虞河工費已四五百萬軍需費已一千餘萬諸臣束手無措必至掙克朘削邦本愈搖臣愚以爲今日事勢譬之於病元氣血脉枯竭已甚而外邪又熾若再諱疾忌醫愈難救藥惟有開通喉舌廣覓良方庶可挽回補救於萬一夫以天下之大萬幾之多惟我皇上特旨訪求直言令大小臣工悉去忌諱一改泄泄沓沓之故習於時政闕失有可以補救者各抒所見盡言無隱則豈難集衆思而廣忠益哉

敬陳治本疏

倭仁

伏見我皇上踐阼以來敬以飭躬寬以御衆求賢納諫勤政愛民聖德咸孚固宜治臻美備矣乃中外之玩愒如故人才之委靡依然寰海望治之心猶未能暢然滿志者何哉或曰積重難返也輔弼乏人也固也而非本原之論也志不期於遠大政以苟且而自安意不極於肫誠事以虛浮而鮮效則欲濟當今之極弊而轉移一世之人心亦在朝廷而已矣臣請進一說曰願皇上立必爲堯舜之志夫志始於思辨於學發端甚微而爲效固甚鉅也皇上端居淵默之時深察密省事與唐虞互證危微辨與執中允與知人哲安民惠與必有歉然不自足而皇然不自安者由是因愧生奮因奮生厲必期如放勳重

華而後已此志既定然後擇同心同德之臣講求治道切劘身心由窮理修身以至於治平天下此其機操之聖心而有餘卽推之四海而無不足所謂志定而天下之治成也承艱鉅之任值多事之時使非困心衡慮以激發大有爲之氣其何以宏濟艱難哉志切有爲斯虛懷樂善後世人君往往恥聞己過臣下遂唯諾成風吁咈都俞不可復覩以唐太宗從諫如轉圜猶積怒於魏徵蓋克己之難也舜命禹曰予違汝弼汝勿面從夫舜豈尙有違道之舉禹亦何至如讒諂面諛者流顧兢兢焉惟恐有違且恐禹面從者誠以人心至危修省密故惕厲深而求助於臣工者益切於是禹以傲戒益以怠荒戒皋陶以逸欲戒惟當亡樂聞直諫故在廷咸進讜言不然羣臣方緘口之不遑亦何肯以不入耳之言干雷霆之怒哉伏讀高宗純皇帝諭旨爾九卿中能責難於君者何人陳善閉邪者何事高宗皇帝之心卽虞帝取人爲善之心也皇帝以法祖者法堯舜則智益大矣理財爲今日急務節用尤理財要圖比見禮部議覆通政使羅惇衍崇儉禁奢一摺刊刻簡明禮儀頒示遵行奉旨允准誠正德厚生之本計也抑臣更有進者政貴實不貴文民從好不從令以文告之虛辭挽奢華之積習科條雖設誰其聽之伏願皇上以身作則力行儉約爲天下先申諭廷臣將一歲度支出入之數通盤籌畫自宮府內外大小衙門凡可裁者概行裁省勿徂虛文勿沿故套勿避嫌怨勿畏煩難務量入以爲出勿因出而經入服色器用旣已

明示限制必須令行禁止有犯必懲使朝野臣民共曉然於恐懼修省以實不以文之意 一人震動恪恭於上庶司百僚實力奉行於下自足挽回風氣移易人心昔漢文帝身衣弋綈後宮衣不曳地遂至海內從風人民富庶況我 皇上秉堯舜之資體堯舜之德躬行節儉天下有不率從者哉至若人情嗜利廉恥道虧宜杜言利之門獎潔清之士以及學校不修人材多廢無人之患甚於無財尤宜講明正學興賢育德以儲楨幹此皆政教大端所當及時修舉者惟 聖志斷以不疑斯庶績可次第而理 臣身雖在外心無日不在 闕廷極知淺陋無補 高深然區區愛 主之心不能自己惟 皇上恕其狂愚 俯賜鑒察天下幸甚

條陳時政疏

李棠階

竊臣病伏鄉里將二十年怔忡眩暈舊疾久未能愈而讀書自治之功未敢稍廢咸豐十一年十月間猥承 恩命 召令來京且有學養深邃方正老成之褒臣感激涕零倍深悚愧今趨赴 闕廷管蠡所及願爲我 皇上陳之 一曰端出治之本夫出治在君而所以出治者在人君之一心今海內沸騰生民塗炭誠刻苦奮勵之時也臣竊謂刻苦奮勵之實不徒在於用人行政而在於治心治心之要不徒在於言語動作而尤在於克己凡自私而惟便身圖自是而言莫予違皆已也欲克去之必如大學之格物而

後已無所蔽此心之義理日明必如大學之誠意而後已無所容此心之權衡自定今 皇上沖齡踐阼
慎擇師傅誠爲切要之圖顧 皇上在書房左右師傅以經書導之以嚴敬事之輔翼匡正必有所益者
回宮以後游息之時倘一涉於放肆恐書房之啟沃皆虛師傅之匡輔何濟臣愚以爲 皇太后尤宜留
神但使從容游衍無過拘迫以養其天機斷不可使左右近習誘令游戲以卽於匪彝杜漸防微似尤緊
要至格物誠意之說發於大學宋儒真德秀衍義闡繹發明足資治理而我 高宗純皇帝御批通鑑輯
覽於治國平天下之方指示精切千古致治戡亂之方大略無出於此現在 皇太后聽政於上似可於
暇時取此二書紬繹參考師古證今於時事必更有裨并求於 皇上回宮時以此書之說切身指示更
足培養德性資長身聞凡此皆所以養其本心閑其放心物格意誠之效並在於此出治之本端而後用
人行政可得而言矣 一曰振紀綱之實國之所以立在紀綱紀綱之所以振在賞罰賞罰者人君鼓舞
天下之大權必賞一人而天下勸罰一人而天下懲而後紀綱森然中外之大小臣工皆有所遵守敬畏
而罔敢踰越今天下積弊已深痿痹已甚非痛除舊習大加振作不足以起沈痾而回元氣自去年大奸
旣去中外翕然外夷見而心折逆匪聞而膽寒轉移天下之機實在於此從此力爲整頓凡所爲澄叙官
方整飭武備蠲緩租賦戢捕奸盜崇節儉慎刑獄等事 上諭之所通行者嚴加查察文自督撫以下武

自將帥以下其實力奉行者賞之任意延擱者誅之不容含混不容因循 朝廷之德意必使下流 國家之法令必使徧達無中阻壅隔之患而後一體相聯貫注浹洽四維張而衆目舉中外氣象自煥然改觀矣不然者 朝廷第通諭使知大吏第轉行文告虛應故事粉飾具文上下之情志不通有司之蔽塞日甚立一法卽多一弊增一防弊之人卽多一作弊之人紀綱懈弛人鮮顧忌欲以平禍亂而致太平臣竊恐其難也 一曰安民之要今寇賊幾徧天下十數年來日言平賊而賊反日多皆由民不得安之故也夫安民必輕徭薄賦而非擇循良之州縣則浮費日增必不肯減徭賦非擇廉幹之大吏則陋規不去亦無由得循良蓋大法而後小廉官清而後民安民不至變而爲賊賊且可變而爲民以皖豫而論潁亳汝光之間今日之賊皆前日之民也當其未爲賊也錢漕之浮收困之差役之繁苛困之輸捐之不已困之雜派之暴急書役之訛索又交困之官視民如魚肉民視官如寇讎官之所爲皆驅民爲賊之事至撿匪焚殺淫掠慘不忍言官不能衛民又禁民結團自衛民無以自存於是皆被賊脅從苟延旦夕而賊益蔓延猖獗不可制矣臣竊謂欲平賊必先安民欲安民必先擇廉幹之督撫潔己率屬裁革陋規州縣之清勤者獎之疲玩貪虐者斥之實心實力綏戢流亡嚴捕寇盜大吏之所爲皆足以服逆匪之心而折其鴟張之氣則脅從旣聞而思歸老賊亦聞而氣靡安民之實卽平賊之本矣 一曰平賊之要古之行軍

者必事權歸一而後足以聯臂指之勢必軍法嚴明而後足以作將卒之氣今皖豫之間多放 欽差大臣分均勢敵不相統屬勝則爭功敗不相救彼此坐失事機賊因得乘間以肆其猖獗此事權不一之弊也至於督撫將帥平時不早嚴備臨變只有倉皇畏縮退避誤 國殃民迨至失守封疆罪狀昭著本應卽軍前正法以申 國典而快人心乃僅止拿問解京耽延時日又往往倖邀 寬典旋復擢用以致督撫將帥畏賊而不畏 皇上各顧身命相習奔逃誰復肯出死力以紓 宵旰之憂者軍法不嚴勢必至此 臣愚以爲宜遵 祖宗舊制擇知兵公正之大員爲將軍以左右參贊佐之督撫提鎮盡受節制 皇上信任不疑嚴其責成而又明頒軍令條布宣告使知如是則生不如是則死舉從前逃官逃將隨地察實正法無赦主帥久無功者亦卽治以軍法如此則一年之內而賊可滅卽不滅而猶如今日之鴟張者臣知其斷不然也抑 臣更有請者古今勦賊多誤於招撫明季可爲深戒 高宗御批通鑑於楊鶴余大成熊文燦等之主撫釀禍指斥痛切垂鑑千古蓋賊未有不戢而肯受撫者亦未有不窮凶極惡之首匪肯受撫者其受撫者皆愚弄我耳將帥非不知而甘受其愚以爲可遂其挾賊自重之私而非實有爲國爲民不顧身家之真意故脅從可撫首匪不可撫初爲惡之首匪猶可撫而稔惡必不可撫近日屢撫屢叛者多矣此不可不痛懲而切戒者也大要事權一軍法嚴責有專任刑不逾時審勦撫之宜制臨敵

之變皆無可推諉則將帥不畏賊而畏法士卒不畏賊而畏將帥功罪核實三軍有必死之心庶寇亂可平太平可望矣

附陳豫省官民情形疏

節錄

倭仁

河南自咸豐三年以後粵匪繼以捻匪殺戮焚掠到處已徧室廬皆無蓋藏奚有爲州縣者賊來則倉皇束手賊去則泄沓自如積習相沿誅求無厭至稍稱完善之區則錢漕之浮收日增雜派之訛索愈甚捐輸不已雖數十畝之地戶皆勒之抽釐不已雖百餘千之本錢亦及之書役乾沒劣紳侵蝕名爲軍餉實則中飽團練則官皆不願恐其聚眾抗官阻抑於平日及被賊擾害官又不能衛民民乃自行團練官亦無可如何其閒良莠不齊或恃眾滋事則罪盡歸之民誅之戮之而不問官之失故官以民爲魚肉以上官爲護符上下相蒙侵漁無已哀哀小民何以堪之其不變而爲賊者幾希矣臣本河南駐防親友之來京者目擊其事言之傷心官民之情形如此何以定寇亂而致太平乎竊謂朝廷不能盡擇州縣而必須慎擇督撫大吏嘉慶年間姚祖同爲河南巡撫盡裁陋規絲毫不取每出則自備餅麪供應全無州縣之貧劣者參劾不貸司道以下皆爲斂戢民間思慕至今今誠擇如姚祖同者以爲巡撫革除苞苴無取於屬員則屬員既無所挾以爲恣睢之計大臣法小臣自廉天良具在誰甘爲

不肖之人由是黜陟必當查察必嚴錢漕之浮收去其太甚雜派之煩苛徹底一清有忠 君愛民之真心必有調劑中和之善術矣

杜漸防微疏

倭仁

臣等恭聞邸抄本月十四日御史劉毓楠奏請崇尚節儉屏絕浮華一摺奉 上諭逆氛肆擾兆姓流離正君臣交儆之時豈上下恬熙之日我 兩宮皇太后痛 山陵未安民生未奠孜孜求治宵旰不遑所有內廷供奉業已隨時酌減爾內外大小臣工宜體此意及時振作共濟艱難毋蹈奢靡之習貪耳目之娛用副朝廷崇實黜華無敢戲豫之至意等因欽此中外臣工祇承 訓誡自罔不力求儉約矣而臣等猶有過慮者 皇上冲齡御極智慧漸開當此釋服之初吉禮舉行 聖心之敬肆於此分風會之轉移卽於此始則玩好之漸可慮也游觀之漸可慮也興作之漸可慮也嗜好之端開不惟有以分 誦讀之心而海內之仰窺意旨者且將從風而靡安危治亂之幾其端甚微而所關至鉅可無慎乎方今軍務未平生民塗炭時艱蒿目百孔千瘡誠如 聖諭正君臣交儆之時非上下恬熙之日也伏願 皇上恪遵慈訓時時以憂勤惕厲爲心事事以逸樂便安爲戒屏玩好以節嗜好慎游觀以定心志省興作以惜物力凡 內廷服御一切用項稍涉浮靡概從裁減雖向例所有亦不妨量爲撙節如是則外物之紛華

不接於耳目詩書之啟迪益斂夫心思將見 聖學日新 聖德日固而去奢崇儉之風亦自不令而行矣

請進日講疏

倭仁

竊聞考古可以知今慎終必先圖始自來求治之君或於便殿涉覽羣書或於經筵講求古訓本集思廣益之心爲勤學好問之事豈過爲是勞苦哉蓋是非悉昭於千古法戒卽判於一心心以有所慕而思奮舍己乃可以從人心以有所畏而知警思艱乃可以圖易古之人主所以致治太平者其道由此去年秋間京師盛傳 皇太后特簡廷臣進講通鑑風聲所布中外欣欣罔不以手加額曰此帝王所不數見之盛事 皇太后垂念及此此誠社稷生民之福也一時士大夫同心向道爭自濯磨咸謂 皇太后聖明天縱孜孜好學如是我輩宜何如砥礪勉爲 國家有用之才爭向書肆購求通鑑所有善本爲之紙貴可見上行下效感應之機捷於桴鼓若使見諸實事著爲令典其鼓舞更不知何如矣乃自去秋至今未見舉行自以政務殷繁暫爲停緩耳以 皇太后求治之誠豈有始勤終怠之虞哉但今天下望治情殷美意爭傳於萬口實政未舉於一朝論者以 朝廷有此善舉而諸臣不克贊成其事誠可惜也或謂今日之務宜求實濟不必沾沾於具文夫實濟不存於迹而存於心心之不存雖帝與王謨皆可視爲具

文而無關體要心之所歸雖衢謳巷議皆有資於實濟而爲益身心況通鑑一書備詳治忽之由足定從違之準尤治天下者所急宜留意者也伏願 皇太后明降諭旨諷日進講以 天宣之聰明 日新之學問不惟 聖治彌增美備中外共仰精勤而我 皇上好學之心日聞 慈訓亦必益思奮勉矣再通鑑一書卷帙浩繁似可擇其有關治亂得失者日講一二事以歸簡易至致治之理莫備於經若取四書五經中切要之言俾講官衍爲講義數陳推闡與史鑑互相發明則裨益 聖德尤非淺鮮

金陵告捷請加敬懼疏

甲子

吳廷棟

竊臣恭讀本月初三日 上諭自古君臣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卽令今日已治已安猶當戒慎恐懼不自滿假等因欽此方今江甯克復元兇授首四方指日蕩平普天臣民同深慶幸乃 聖心猶戒慎恐懼不自滿假諄戒統兵大臣督撫等及內外大小臣工慎始圖終無荒無怠此誠四海臣民萬世無疆之福也而臣竊有慮焉萬方之治亂在 朝政百工之敬肆視 君心事不貴文貴其實下不從令從所好敢爲

皇太后 皇上敬陳之夫治亂決於敬肆敬肆根於喜懼從古功成志遂人主喜心一生而驕心已伏宦寺卽有乘此喜而貢其諂媚者矣左右卽有因此喜而肆其蒙蔽者矣容悅之臣卽有迎此喜而工其諛佞者矣屏逐之姦卽有窺此喜而巧其夤緣者矣諂媚貢則柄暗竊蒙蔽肆則權下移諛佞工則主志

惑貪緣巧則宵小升於是受蠱惑塞聰明惡忠讜違老成從前戒懼之念一喜敗之此後侈肆之行一喜開之方且矜予智樂莫違逞獨斷快從欲一人肆之於上羣小煽之於下流毒蒼生遺禍社稷稽諸史冊後先一轍推原其端只因一念之由喜入驕而已軍興以來十數省億萬生靈慘遭鋒鏑卽倡亂之民莫非朝廷赤子大兵所加盡被誅夷 皇太后 皇上體上天好生之心必有哀矜而不忍喜者況旗兵乏食根本空虛新疆缺餉邊陲搖動兼之外夷偪處窺伺要求邪教肆行人心煽惑豈惟不可喜而實屬可懼假使 萬幾之餘或有一念之肆雖 綸音告戒而羣臣第奉爲故事多方且視爲具文積習相沿徒爲粉飾將仍安於怠惰廢弛矣是非堅定刻苦持之以恆積數十年之恭儉教養有未易培 國脈復元氣者夫上行必下效內治則外安而其道莫大於敬其幾必始於懼懼 天命無常則不敢恃 天懼民情可畏則不敢玩民懼柄暗竊則諂媚必斥懼權下移則蒙蔽必照懼志易蕩則諛佞必遠懼邪易升則貪緣必絕凡皆本於一心之敬而已蓋懼者敬之始敬者懼之實敬則 大智愈明 神武愈彰 天之明命常顧於目民之怨咨如聞於耳 一人篤恭於上盈廷交儆於下羣帥知懼必協力以靖餘氛殘寇無難盡掃大吏知懼必竭心以圖善後災黎將慶再生而 宵旰勤勞仍復其難其慎日與二三大臣開誠布公集思廣益無欲速無見小一切撫綏培養安內懷遠之要無不次第籌其萬全庶幾 至誠無

事者在 聖心自有權衡而羣情無不疑惑謂 朝廷開言路之時而迹似杜言者之口謂大臣盡匡弼之義而轉使有自危之心臆揣私度未能相喻誠恐敢言之氣由此沮唯阿之習由此開此臣之所大慮也伏願 皇上宏翕受之量屏除成見惟善是從則求言之 詔不徒循其名而益副其實

敬抒愚忱疏

賈鐸

從來君心之敬肆關繫天下之安危古帝王念茲在茲時懷非幾之貢弗畏入畏常憂耽樂之從凡所爲好惡有必謹視聽有必嚴者雖國家承平無事猶且業業兢兢無敢戲豫而況其在多事時也伏查同治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本年十月釋服後除 朝廷大典均照常舉行外至萬壽禮節向有賞王公大臣聽戲筵宴著一併停止所有昇平署歲時供奉俟 山陵奉安候旨遵行其咸豐十年所傳之民籍人等永遠裁革欽此臣恭讀之下仰見我 皇上孝思純篤崇實黜華之至意乃近日風聞內務府又有太監演戲將庫存進貢緞疋裁作戲衣每演一日賞費幾至千金竊思 皇上自咸豐十年以來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旋以 冲齡踐阼寅紹丕基全賴兩宮 皇太后勵精圖治勤求上理現值逆氛滋擾生靈塗炭之時方將 宵旰不遑何暇演戲爲樂臣再四籌維或係內監人等信口誇耀任意妄談抑或內務府官員藉此逢迎爲侵漁肥己之計以致道路傳說紛紛不一恐傳之日久中外軍民缺望所關匪淺

請旨密飭總管內務府大臣速行禁止用以杜漸而防微並籲求兩宮皇太后念切時艱倍加惕勵庶朝政可期整肅而外患不難蕩平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請除蒙蔽以迓和甘疏

光緒年

余上華

伏讀迭次諭旨皇太后皇上因天災流行素食減膳下詔自責並命內務府裁減內用之需天下臣民無不感激涕零謂天災可立消也及內務府覆奏謂無可裁減天下臣民又無不咨嗟太息謂蒙蔽難盡祛也伏溯世祖章皇帝聖祖仁皇帝懲明季宮廷濫用舉爲殷鑒力行節儉昭示來茲自同治以來省圓明園鉅款天下以爲內廷用款可減其半矣乃近聞歲費較之道光咸豐年間更增數倍及細詢原委則曰傳辦過多是以歲用日甚前閱邸抄據奏近年宮內應修工程概未傳作亦無特傳添辦物件臣始恍然於皇太后皇上恪遵祖制儉德彌修其用款日多消耗於無形者實皆內府諸臣之過雖現奉諭旨仍令詳細查核開單呈覽惟若輩嗜利既深仍必多方掩飾凡用物內庫有存者無庸另行採辦也牲畜現十不存一餵養可減也其餘細項逐類可推卽用款或無可裁銷數豈容浮報試看道光咸豐年間歲用總數與近來歲用總數比較再以近年開銷物價與道光咸豐年間開銷物價比較其弊自見內務府領項司庫者向有扣二三成之說上年經人叅奏聞係逼取無扣甘結

衆人因畏與受同科之罪冀以後當差之利無敢異言至是每遇發款遂先取結而其扣成更加矣風聞近來領銀千兩庫扣五百二十兩益以各處之需索同列之分肥本員之侵蝕開銷千兩實用不過百兩耳雖其中亦有廉隅自飭不思染指者大率牽制於衆莫可如何浮冒者衆人瓜分與受兩相甘心外人無由指實是以肆行而無忌前文錫父子專擅內務府十餘年今富可敵國現任內務府大臣及司員主要差者無不坐擁厚資翛然自得日前諭旨所斥服用宴會侈靡勾引內監購買珍異玩物比比者率皆內務府之人若輩以千餘金納資進身營謀得差歲獲鉅萬幸得粵海織造等差則又不知所獲凡幾彼功名非從學問中來未達聖賢之理安知君臣之義故鑽營卑污惟利是視夫侵吞國帑例有刑章若輩恃以無恐者以內府之用款事備 宮廷外臣不敢發其覆也計一年侵吞之款可全活飢民百萬哀鴻徧於道路衆蠹集於 闕廷人事不平 天和奚至今欲痛除積習擬以裁汰冗員爲先務蓋員冗卽難免紛雜遇公事則相推不肯破除情面遇私事則相引以冀多樹黨援至於款項出入擬請於 內廷行走王公 特簡一人總司查察如內監索費刁難立即置之重典總管大臣選廉潔剛直者一二人主之至司員不准兼司不用幫辦事有專責利不爭分庶款皆實用所省自無窮矣 天子玉食萬方卽歲費千萬誰曰不宜今竭空虛之庫款盡飽臣下之私囊 聖明遇災修省而左右猶肆意欺朦諸臣章奏

屢引蒙恆風若爲言 朝廷深加採納訓樞臣責群下邇來恒風如故應 天以實不以文臣愚以爲除蒙蔽而迓和甘宜自內務府始先去其耳目以前之蔽庶中外臣工咸知儆懼不敢以庫款之重肆其貪黷之風將見事事核實歸利於公庫儲自漸充裕何至偶遇偏災致煩 宵旰焦勞中外束手無策哉

籲懇 慈恩暫緩 歸政以懋 聖學疏

光緒十二年

伯彥訥謨祜

竊臣等伏讀六月初十日 懿旨以 皇帝典學有成 諭於明年正月舉行親政典禮 詔辭宏遠酌

古準今尋繹回環且欽且感伏思我 皇太后 躬仁聖之資值維艱之運削平九宇撫定四方史冊罕

儔 功德莫二茲當 璇闈 歸政 頤養冲和旣大慰日夕期望之心亦稍釋 宵旰仔肩之重凡茲

臣庶孰不欣愉然臣等日侍 講筵深維時局有不得不縷晰備陳者幸 皇太后 垂察焉 皇上

天亶聰明過目成誦六經諸史前數年卽能舉其辭然經義至深史書極博譬諸山海非一覽所窮此講習之事猶未貫徹者一也天下之蹟莫如章奏前者疊奉 慈諭將軍機處近年摺 奏抄錄講肄 皇

上隨時 披覽亦能一閱瞭然大而兵農禮樂細而鹽關河漕頭緒紛繁兼綜不易此批答之事猶未徧

習者二也清語 國書我 朝根本 皇上紀誦甚博書寫亦工然切音聲義頗極精微固須名物靡遺

尤必文義貫串滿蒙 奏牘各體攸殊此繙譯之事猶未熟精者三也爲君至難萬幾至重多一日養正

經世文編

卽有一日之功加一分講求卽獲一分之益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也 皇太后體 祖宗之心爲心二十餘年 憂勞如一日倘俟一二年後 聖學大成 春秋鼎盛從容授政以弼我不丕丕基匪特臣民之福亦 宗社之慶也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十二目錄

治體三

治法上

封建郡縣說

俞樾

郡縣論

劉沛

壹權量議

馮桂芬

與魁蔭庭太守言新甯善後事宜書

鄧瑤

覆潘四農書

魯一同

與友人書

黃式度

治平六策

薛福成

敬陳管見疏

歐陽雲

請整飭吏治疏

周恆祺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十二

上海葛士濬子源輯

治體三 治法上

封建郡縣說

俞樾

自秦廢封建以郡縣治之遂爲萬世不易之法論者以爲如冬裘夏葛之各適其時耳吾謂封建必以郡縣之法行之郡縣必以封建之法輔之兩者並用然後無弊古者天子畿內其地千里千里之中有六卿六遂之制卽郡縣之法也其外以八州之地爲一千六百八十國五國則有長十國則有帥三十國則有正二百一十國則有伯凡八伯五十六正一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分而屬於天子之老二人曰二伯此其大小相制內外相維亦卽郡縣之法也自齊桓晉文興而諸侯以力相勝其地大其國彊則遂爲之長天下之諸侯聚而聽命乎盟主而屬長連帥之制蕩然無存自此天下之勢散而無紀至秦而同歸於盡吾故曰封建必以郡縣之法行之然後無弊雖然郡縣之世亦豈可以廢封建乎哉世以罷侯置守爲始皇學夫罷侯置守未失也其失在乎專用郡縣而不復存封建之制方秦初并天下李斯言置諸侯不便丞相綰等言燕齊地遠宜置王而始皇曰廷尉議是夫使始皇取綰與斯之議而兼用之內地置守

尉監而遠地置王則夫陳勝者安能起隴畝之中而亂天下哉且亦何畏乎匈奴而竭天下之力以築長城也哉是故郡縣亦必以封建之法輔之而後無弊也嗚呼宋之已事可以觀矣宋太祖既有天下以爲中國之患莫大乎藩鎮於是罷節度使而以文臣領郡爲彊幹弱枝之計然而河東之折氏靈武之李氏則猶許其世襲如故也其後議者以世襲不便移李氏於陝西而靈武之失不旋踵矣然則內地郡縣而邊地封建固有天下者之長計也世之論者自唐以前皆是封建而非郡縣自唐以後皆右郡縣而左封建胥一偏之見而已矣

郡縣論

劉沛

天下之亂發於一郡一縣天下者郡縣之積也故清亂之源必自郡縣始今之郡縣當承平無事稽錢糧理獄訟雖限以文法猶得任其所爲一旦有事則又任諸將帥肆然爲之而郡縣官不得操寸柄豈剿賊之事獨於郡縣官無與耶今之郡縣官縱不古若亦豈無智且勇者第無所藉手則智且勇何由而展布之竊以爲今之時勢宜與郡縣以兵而使郡縣官專其用兵之權今郡縣之亂或教匪或會匪決無一朝能集事者蓄謀旣久必有時泄露郡縣官豈無見聞而往往養奸遺患者何也漢制郡縣殺人例不待奏報尹賞爲長安令捕惡少年數百人入獄以大石壓斃之董宣守北海殺大姓公孫丹父子其親黨數十

人操兵鼓譟宣又盡殺之且郡縣皆得自置掾屬如孟車之輩嘗從太守討賊故其勢重而權專今之郡縣無此勢與權也如本地有變官之能者乘其羽翼未成陽交其渠而陰遣其黨迫其黨漸散而後梟其渠此不煩一兵之計也而或者亂形已成而陽交陰遣之無益請兵上游必需時日幾事不密彼先發制人則至大兵赴援而官已受戕城已陷沒故狡黠者恆隱護其亂而嫁禍於後人以爲亂之既作而我已脫然事外矣夫此豈盡本心之無良哉亦以身無兵權不足以作其氣而堅其志耳若他郡縣之賊今日北明日南飄忽若風雨忽焉告警各路援兵既緩不濟急召募勇丁無論訓練無素心渙技疏絕不足用而或土匪或賊之間諜溷跡其中而我急不暇擇迄賊衆逼城外呼內應轉勇爲賊乃爲大害嗚呼此黔江咸豐來鳳之所以陷也洎乎大兵環集又或存養寇自利之心曠日老師坐糜餼餉不然則恃其戰守之勞謂爾郡縣之官若民藉我儕生死而肉骨也亟亟焉需索供頓甚至拆毀房屋擄掠衣服錢穀牲畜而不可禁禦漢杜詩守洛陽將軍蕭廣縱兵暴掠敕曉不改遂格殺蕭廣明甲科守令雖將軍以賜劍之威不能使之開城一見饋一斛米供一束芻今之郡縣又無此勢與權也兵擾民而民訴之官官以孤窘之情形莫敢與抗嗚呼此龍山雖未陷賊而地方凋敝較已陷者尤甚也夫能知亂之所由生卽當思亂之所以弭在在審度時勢而量爲變通已矣今郡例設之兵不過五六百縣例設之兵不過五六十而又

散置各汛各塘今賊多至數十萬人少亦數萬人乘我不備東奔西突毋惑乎亡城破軍之相屬也竊爲計之今之郡縣如例有提鎮兵備道各額領重兵者無論已其餘邊防要區如湖北之施南府湖南之永順府並所屬咸豐來鳳永順龍山等縣郡則一千二百名縣則六百名添設營伍歸郡縣官統領遇有寇警仍以額設官兵助其調遣而此添設之兵除鄰郡縣互相策應外例不遠調夫以本地人充本地兵姓名來歷按冊可稽土匪賊謀臨時何由溷入而且墓廬族眷近在咫尺其心易固縱寇氛未靖有不竭力而思剽除者耶其於居民非親友卽鄉鄰亦安肯恣意焚掠以歛怨而速禍耶或曰郡縣皆如漢勢重權尊如尾大不掉何曰漢之分郡大如長沙武陵零陵桂陽卽今湖南一省然漢世守令一官數十年未嘗有爲亂者今地勢分裂幅員旣狹况郡縣在任之久不過六年兵有更換而官有去來又何至私恩固結廣樹腹心如南朝范義輩之於王誕耶而郡縣官之品行純厚心懷忠厚者又何患也然則養兵之費奚出且今勇饒多於釐捐矣通衢郡縣卽以釐金分撥養兵其僻陋之地或酌行屯田或在鄰近釐局撥解不足則由省庫量益之且今將帥所統兵少而勇多者以平日兵額半虛故臨時募勇以代耳以格外募勇之費爲格外添兵之費一轉移間初無增益而郡縣有兵可恃緩急無虞其所保全者固甚大也夫天下者郡縣之積也誠畀郡縣以兵而使得專其權輔以堡礮團練諸事咸宜然後地方無寇盜之警一切

錢糧獄訟皆可盡心爲之而郡縣治矣由一郡縣推之而衆郡縣治矣衆郡縣治而一省治一省治而天下治

壹權量議

馮桂芬

虞書曰同律度量衡論語曰謹權量古帝王皆視爲開國成務之大端卽商君治秦尙知平斗桶權衡丈尺贏政李斯亦以度量明壹爲兢兢今度則有工部尺匠尺之別衡則有庫平曹平二兩平等之別各省又有市尺市平量更各省不同見上均賦稅議其不壹甚矣宜合天下度量衡而壹之部頒鐵尺鐵斤鐵斛通行各直省從前諸名目不得復用用者以違制論凡內外官上下行文書之外如一切試卷尺寸行數字數咸宜一律以示整齊亦平天下之一端也

與魁蔭庭太守言新甯善後事宜書

鄧瑤

新甯之役首逆李沅發就擒餘黨悉平制府奏辦善後事宜瑤以末秩微員奉憲檄隨赴新甯襄辦其應辦諸條業經執事與夏慙亭觀察部署妥協顧尙有愚蒙之見願爲執事陳之一縣令必令其嚴行保甲不可稍行懈弛也新甯毘連粵西民猺雜處山深峒僻匪徒易於潛藏縣官縱精明敏練何能遍訪周知惟有嚴行保甲鄉清其鄉族清其族之一法爲能行之久遠今之言保甲者特胥吏紙墨之費耳烏能

望有實效此次憲令森嚴立十家連環保結法一家有罪九家連坐百姓知有連坐之罪故族中素行不軌者不敢匿爭相縛送或自置之死且有本人自知罪不容追負石投井沈淵者相望蓋此輩之敢於猖獗由鄉族之不加約束鄉族不加約束由官長之不加嚴禁故皆隱忍容默不敢舉發畏其修報復之怨而被殺戮之慘也今官吏稍一振作而其效彰彰如是然後歎保甲實爲古今制治良法有萬全而無一弊也雖然從古有治人無治法始雖勤後或漸弛此雖倡彼或難繼則么魔醜類仍難保其不接踵並出譬之一人之病明醫治之能洞見膏肓二豎無敢爲祟庸醫治之無所措手足百病又將叢生在用醫者之精於審擇耳太守者牧令之表率而國家所倚爲共理者也以執事爲長官屬吏皆樂爲之用是用醫之人也於保甲之法宜督令實力奉行終始如一庶奸宄無所潛蹤善良得以安枕而久安長治之道無外是矣一教官宜令其嚴束士子不可稍事寬容也士子者四民之首鄉里所最尊奉也教官能爲其邑勤造善士即可默化莠民使一邑陰受其福而不知新甯都計二十八村使村得端正老成爲鄉民素所信服之秀才一二輩日取其鄉之桀暴子弟教以孝弟忠信之道曉以禍福順逆之理懃懃款款出以至誠聞者必知感服悔悟而日遷於善此秀才居鄉之可貴也邇年新甯竟有秀才爲會匪者如已故生員陳某及見在繫獄之生員陳遇楚其證也鄉愚無知以爲秀才亦復爲此我輩顧何所憚此紛紛入會

之益衆也此種罪惡滔天之秀才原不多有然宜責令教官嚴加訪察如有其人卽詳明上官加等治罪庶惡者知所懲儆善者益相勸勉而士習端民俗自變此居官移風易俗之微權而教官之不可妄自菲薄上官之所以待之者亦不宜過於菲薄也要之會匪之多由於讀書明理者少宜遵 奏案於各鄉建立義學收召村中子弟讀書其中而擇端正老成者爲之師使之講正學闢邪說童子以先入之言爲主長成自不致流爲邪僻雖不敢保其必無然必寡矣頃議者謂宜增益書院膏火俾生徒廣集顧不如多設義學之妙蓋書院多存講學之虛名義學猶有蒙養之實效但擇師不可不慎亦令教官於本地士子中博訪遴選告之令以禮延請每歲教官親蒞各學課其師之勤惰與其弟子之賢不肖而懲勸之令以事赴鄉亦可便至塾中慰勸獎勞如有不禮讓日隆習俗日變良淑鼓舞邪慝潛消者無是理也一猺民之宜撫馭教化當責縣令與教官交相稽督也縣境有八崗猺所居也其地爲邑要隘逆匪前欲竄入勾結猺拒不納是其曉明忠義深可嘉尙彼時猺民若爲所誘負隅抗拒撲滅豈易言哉今喪亂旣平宜加犒獎示恩德至保甲之法猺民多居崗寨零星散處勢難比戶編排宜遵 奏案責令苗長猺總妥爲約束核其功過明示賞罰而八崗中舊有猺生每歲科試取入二名歸教官管束猺生雖不甚通曉文義然粗識字假能以孝悌忠信之道禍福順逆之理化導其類猺必益知馴順向化漢奸自不得輕相誘惑

聞搖生自隸學籍後往往終身不謁學師教官亦以異類視之不願接見偶見之亦不屑與多言如是烏望其明大義而善搖俗宜令教官與搖生習歲必傳見數次溫言巽語宣講聖諭俾之歸喻其黨其益有不可勝言者若搖生不率教立予斥革居恆常論民搖雜處之地但使縣令能禁漢奸入崗凌虐煽動教官能令搖生在崗勸諭董戒民搖必能相安無事一旦有故亦可收敵愾之功而絕從逆之志似亦馭苗至論也已上三條前在新甯時曾以諄切面陳頃復以書達蓋書生偶有所見便如村媪絮語刺刺不休知其不免厭瀆然不能已於言也若會匪餘黨經此次搜辦殆已淨盡其中或有形迹可疑之輩加以窮求既虞瓜蔓之旁引全行寬釋又恐莠類之潛滋求其恩全法備使民畏威懷德而不敢稍動是在賢長官之善爲斟酌非迂生所敢妄議至新甯縣缺經前撫部馮公奏明改繁則其要尤在於縣令得人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牧令果能視民如子實盡爲民父母之道天下豈有以子而叛其父母者乎此義可深長思矣或漢明帝時天下患盜廷臣議欲治以重法帝曰吾欲擇賢廉之吏治之乃悉易置牧令盜患遂息此治本清源之道也吾郡當屢次用兵之後民之元氣傷矣新甯尤甚非得賢牧令撫綏而鎮定之亂其遄已乎悠悠我里亦孔之瘁是尤不得不重望於太守長官也

枉書首尾三千言所舉六說委備曲折於天下之故如良醫視疾望色聞聲洞癥結察腠理又善用古方出新意與病者強弱時氣寒燠相副誠經世之宏謨練事之老識雖世之病者未必假藉一試然善吾方謹藏吾藥必有抄撮蒼萃獲效者毋限溫繹統覽又歎今之病在經脉有見端矣而起居燕笑充好如常但覺筋骨緩散善睡而惡藥此其證未甚深而特難治何則外實則庸醫不知所從受惡藥雖有國醫奇方廢格不施且天下病者多而宰相類以同自證謂人生常然不復是患苦今無故執康強安逸之人謂且大病製方投劑強使立飲強者必怒弱者謂此妄醫中風狂走人耳然則醫者既苦於不信病者又苦於不知而病又不可久待久待益深益不信醫獨宜委之而去乎天下之所以惡藥者惡聞病也其惡聞病者由於言病者少言不病者多舉世拱手相慶而一人奮臂狂呼叫號此賈生所以見逐而陳亮所以不免囚伍也方今 聖天子宵旰求治大臣恭儉在位而天下惡言病者何也天下有氣有習二者相乘鼓盪還轉一世於不自知今天下多不激之氣積而爲不化之習在位者貪不去之身陳說者務不駭之論學者建不樹之幟師儒築不高之牆尋尋常常演迤庸悞之中叨富貴保歲暮而已矣他莫敢誰何今鄉里愚人雖其長老與其子弟暖暖姝姝若恐驚怪燥髮 有莫敢規督過失卑屬對尊官謙屈無度一字不敢駁復又況對揚 天子之大廷冒雷霆犯斧鉞以見丰采論當世之事者乎至於作奸犯科則敢

爲之非勇於彼而怯於此也天下卑賤之於尊貴必有所自伸伸於正必伸於邪不伸於剛直則機巧伸焉善治天下者務伸其氣於振厲激發之中而杜其旁出於陰佞之門伏見有明之世綱維法度康和豐美不及本朝遠甚又多邪臣巨奸苛法弊政然且支持二三百年禮樂不廢文質炳然無他士氣伸也今國家太平度越百禩而所未復於三代之隆者獨士氣萎薊不振嫗孺咕囁容容自安海內昇平晏熙風烈不紀獨恐一旦猝有緩急相顧莫敢一當其衝今之隱憂蓋在於此而士大夫方容與委蛇順風波靡溫言浮說更相欺諛雖無大患苦而營衛擁塞神志惛媮所謂病在經脈骨節緩散又善睡者可一藥而愈而舉世不以爲病或稔病不敢言豈非習深氣錮使之然耶愚以爲習氣牢固於下不可破則上當有以激之風之發也伐木斷石毀山動屋及其離披渙散不能揚腐灰故氣之始盛也刀鋸水火不能沮於前其衰也張目而視之縮首而退氣倡於一二人而應於天下鼓舞盪盪久則合天下爲一氣漢宋黨人明三案諸公豈必皆英豪蓋世君子哉一夫大聲衆人奮響忽不知其勇之何從生也國家恩禮大臣未嘗誅一言者雖大罪止黜削而人懷觀望莫敢激發或毛舉細故無關痛癢一違忤卽終身結舌此張目而視之之說也今欲返其習一作其氣獨宜尊勸敢言之士設不諫之刑廣上書之路削頌諛之章起退廢之人使天下明知朝廷風旨所在示中外無拘禁以震動一切之耳目內至部郎外至郡守

州縣吏皆得言事 天子取其善者而恐其失中則方直之士來矣居諫垣者不以時規切 主上究當世利病徒師小說爲巧避卽置之刑典則庸懦之風革矣山野布素之士有深識遠略者許其獻納雖未必稱旨其言多樸拙藉以風天下如此則耳目廣矣上封章者必取裁經義陳要道茸闕依違沿習陋詞勿採則情理之說伸矣往御史上疏有姦直獲戾者其人至難得雖言失當投棄草野非所以觀天下也宜加甄錄始終保全之則忠讜之心固矣惟陰詞告訐在所必禁以杜澆風兼閔雅道如此則大化光矣或曰 宸躬萬幾豈得人人垂省愚以爲不然自三代漢唐洎宋明盛時皆言禁疏闊不聞煩瀆 皇上聖明天縱達聰自易且今法大吏用一丞倅譏輦斷小小一獄動輒請 旨引條牽例千百爲詞改抹塗飾盡失本真徒費精神無裨大化而 朝廷不以爲煩若少減庶事一二垂聽獻納其爲閔益豈有際量前年一舉人論事言多迂直 皇上恕而容之後卽有一舉人條上封事言涉妄濫旋蒙錮斥此皆白面書生未悉時務宜見擯逐然天下深沈闊達之士必不輕於一試其冒險始進者獨此輩耳脫少寬此人龔加顏色誘引豪傑必有通才魁士接踵而來在位窺見意旨亦將矯厲振奮以自顯善羅鳥者必設媒迂妄者豪傑之媒也天下習於庸淺見蒿目論事粲然皆笑宜激一二人以變其心漸激漸變筋骨緩散者強睡者醒滯者通人人思自伸而不忍盡棄於陰佞之途雖復手足皮膚小有病痛隨發隨醫之言病

者多惡聞病者益少然後斟酌當世之利弊而來書所謂六說可得而行也天下事深遠切至者非吾輩所宜言之善及身親多齟齬不易措手然其大端要可閉門而定臨事變通在苦持而力行之耳然使惡藥諱病不改雖言亦不必從所謂無故而製方投劑強人立飲者也丈人今醫之良者也製方善矣合古宜今一同竊推方之意又加引焉其稱說近煩駁更審定束之高閣上如其施用以竣君子論快手滑瀆冒道嚴伏惟飭正不宣

與友人書

黃式度

黔中維新之治需才孔殷以閣下經綸素裕知必有以大展其用者不次之遷習俗之所驚艷不足爲閣下頌所願斧柯得假保民如赤生聚教訓雖非旦夕所可奏功而以實心行實政其大有造於是邦者功德正自無量也人無生而卽爲亂民者聞黔地苗民雜處畛域之見不化卽主客之形不同每以被其欺凌積而生事官或更加偏抑自不免釀而成禍惟能一視同仁持以大公當莫不心悅誠服然又未可一味姑息也間有桀驁成性又不得不辟以止辟因時因地隨酌其宜寬濟猛亦猛濟寬東里有言其我師乎來緘詢以居官要義具見虛懷若谷欽佩實深某十年牧令謬竊虛聲返躬自問實無一能惟堅守此清白之操視官事直如家事盡其力之所能行其心之所安而已至於獲上信友治民道本一貫開誠布

公毀譽升沈皆可不計惟我輩讀書人守正不阿每多過剛又或失之太拘嘗讀趨庭章朱註有事理通達心氣和平二語似宜深體玩之是往攸咸宜之道也芻蕘之見未知是否乞高明採擇之

治平六策

薛福成

竊^臣伏讀邸鈔欽奉 慈安端裕康慶皇太后 慈禧端佑康頤皇太后懿旨諭令內外大小臣工竭誠

抒悃共濟時艱仰見 聖朝博採讜言之至意海內臣民同深欽仰恭惟 皇太后 皇上勤求治理

綸音初布卽停三海工程斥去宮中紛華浮麗之品申明 列聖家法所有不安本分之太監分別斥革

定罪用御史李宏謨之 奏將內務府大臣立予革職九卿科道陳言者莫不立蒙 褒答凡所謂節用

愛人之政親賢遠佞之謨皆已實見諸施行四海嚮風翕然稱頌孰能復有遺議然^臣所欲進其愚悃者

則慎終如始日新又新之說也伊古聖人造詣愈高則克治愈密蓋節儉之至而仍慮及耗費清明之至

而仍慮及壅蔽憂勤之至而仍慮及因循惟謹之於微防之於漸而後 聖德無纖毫之累治本既懋上

理可臻若夫用人行政諸事宜莫外乎遵循 成憲然必有修明之術有補救之方有變通之道^臣竊就

管見所及謹擬治平六策其大端曰養賢才肅吏治恤民隱籌漕運練軍實裕財用均期有裨實務稍濟

時艱如蒙 聖明俯賜察覈天下幸甚

世運之所以爲隆替者何在乎賢才之消長而已夫天之生才恆足以周天下之用然而賢才有盛有不盛者則培養之道爲之也曩者 大行皇帝御極之初 皇太后殷殷求治博訪賢才大臣薦舉每多不次擢用於是碩輔盈 朝勳臣輩出四方瓌俊奮袂崛起以贊 中興之運是豈無術以致之哉蓋由虛懷宏獎振古罕有而又不拘一格隨宜器使用能光顯 丕業至今猶被其庥邇年以來獎進之賢才似稍不如前矣竊恐數十年後老成凋謝繼起無人此事之大可慮者也夫欲賢才之奮興必先培養於平日培養之術其要有三一日重京秩自古設官重內輕外漢汲黯出守淮陽則至於流涕唐班景倩入爲大理則喜若登仙此古帝王居中馭外鼓舞豪俊之微權也我 朝頒祿因明舊制京員俸薄不逮漢唐十分之一又自耗羨歸公之後外官有養廉而京員無養廉人情益重外輕內然其初升轉猶易京外兩途互爲出入故供職者不以爲苦近日京員盼慕外放極不易得恆以困於資斧告假而去絕跡京華其留者衣食不贍竭蹶經營每於 國家之掌故民生之利病不暇講求此京秩所以愈輕也查乾隆二年增京官恩俸法良意美度越元明似宜略仿 前謨酌爲推廣別籌恆款普加京員養廉籌款之法宜取諸節省之餉項方今滇黔關隴次第肅清勇營大半凱撤將來所節餉需合計不下一千餘萬應查明各省停撥之餉酌提十分之一二飭令每歲解部以備京員養廉之用所費於 國計者甚微所裨於治

體者實大至若清要之選當課以經世之具勿專尙小楷之精試律之巧俾獲講求實用其各部院保舉人員在 聖明鑒衡不爽隨宜超擢以勵其氣中外迭用以練其才庶舉世重外輕內之見可以默轉於無形百年樹人之計在此舉矣一曰設幕職伏查雍正元年 世宗憲皇帝命督撫保舉幕賓以彰激勸諭旨有云今之幕客卽古之參謀記室凡節度觀察等使赴任之時皆徵辟幕僚功績果著卽拜表薦引彼愛惜功名自不敢任意苟且 臣謹案我 朝名臣若方觀承嚴如煜林則徐近年如大學士李鴻章左宗棠始皆託跡幕僚洞悉中外利病故能卓著忠勳可否略仿漢唐宋遺法仰承 世宗鼓勵人材之盛心准令各督撫奏辟幕僚自京外官以至布衣如有才守出羣者許卽專疏保薦視其本職計資論俸一體升轉無職者量加錄用行之稍久必有閎駿之士出乎其閒此亦造就之一法也一曰開特科隋唐以降始專尙考試然其時科目甚多登進之途頗廣明初始專以八股取士文風渾樸得人稱盛今行之已五百餘年陳文委積剿說相仍而真意漸汨取士者束以程式工拙不甚相遠而黜陟益以難憑遂使世之慕速化者置經史實學於不問競取近科闡墨摹擬剽竊以弋科第前歲中式舉人徐景春至不知公羊傳爲何書貽笑海內乃其明鑒然則科舉之法久而漸敝殆不可無以救之矣我 朝康熙乾隆年間兩舉詞科一時名儒碩德及閎雅雋異之才悉萃其中文運之隆遠邁前古非賢才之獨盛於此時也

誠以大臣之舉非聞望素著者不敢妄登薦牘其與冥搜於場屋決得失於片時者迥不侔也誠法 聖祖 高宗遺意特舉 制科則非常之士聞風興起其設科之名或稱博學鴻詞或稱賢良方正或稱直言極諫應由部臣臨時請 旨定奪庶賢才無沈抑之患可輔科舉所不逮而前此空疎之弊亦且漸以轉移或謂方今科甲人員不少而復舉特科恐益致仕途之壅滯不知特科乃曠世而一開所用不過數十人且其所舉大半亦出於科甲是未足爲科甲之累而適所以劑科甲之窮補偏救敝之方不外是矣蓋重京秩則賢才奮於內矣設幕職則賢才練於外矣開特科則舉世賢才無遺逸之虞矣臣之所願養賢才者此也

自來吏治之升降視乎牧令之賢否牧令之黜陟由乎大吏之考察大吏果賢則吏治不患其不肅也伏讀 皇太后懿旨諭令各直省督撫秉公舉劾任用賢能煌煌 聖訓整飭吏治之宏規不外是矣臣愚以爲方今激勸牧令又有兩端一在清其途一在勵其氣何謂清牧令之途 國朝捐輸之例向因不得已而設我 宣宗 文宗御極之初首停捐例當時以爲美談嗣因髮捻肇釁餉需浩繁始議推廣捐例然收數未見贏餘仕途益形龐雜臣嘗考乾隆年間常例每歲捐監捐封捐級等項收銀約三百萬今捐例旣從折減以示招徠而每歲戶部收銀轉不及百五十萬是何也名器重則虛銜彌覺其榮雖多費而

有所不惜名器濫則實職不難驟獲雖減數而未必樂輸人情大抵然也自頃軍務告竣餉需大減如謂國家闕此百數十萬之經費臣有以知其不然矣況今甘捐皖捐黔捐等局所得無幾所傷實多該省既已肅清尤宜亟行停止今欲議停捐例宜於各省鹽課洋稅項下均勻指撥合成鉅款以抵京銅局之所入其捐輸常例但留捐監捐封捐級與夫雜職等項概收實銀人人知名器之足貴則戶部收數亦必不至於過絀國計無纖毫之損吏治有澄清之益轉移之機非細故矣何謂勵牧令之氣東漢縣令往往入爲三公唐世凡官不歷州縣不擬臺省宋制非兩任州縣不得除監察御史自明以後行取知縣皆入爲御史及主事得人最多我朝康熙年間名臣如郭琇彭鵬陸隴其朱軾皆由縣令入爲京員理學經濟震耀一時康熙四十四年御史黃秉中疏言知縣考選科道殊覺太驟廷議停止乾隆初年又以主事人多缺少凡行取知縣改以知州揀選在當日酌更成法原所以協一時之宜然行之百年州縣無望於清華漸乏循良之績京員未膺夫繁劇或少練達之猷吏治與人材不免兩爲減色今欲整飭吏治陶鑄人材莫如復聖祖初年行取舊制或稍變通其意州縣兩途並予行取凡科甲出身保舉卓異之員知州行取授御史知縣行取授主事庶銜缺亦足相當而上司操此爲激揚牧令羨此爲清貴吏治必有振興之一日或謂近日京員壅滯而復參用外員恐愈失疏通之意不知康熙以前京員練習民事上

而督撫下而道府莫不起自京員方今 聖朝知人善任若果摩勵京員俾與外員互爲出入正所以疏通京員也京外兩途無扞格不通之患而後到治可期矣夫既清其途復勵其氣然後責大吏以考課雖中材之牧令猶將自奮於功名然尤有宜治其本者則養廉坐支各項減成不可不復也查各省文職養廉向支錢糧耗羨同治八年部議廉俸復額必須各省錢糧耗羨徵收足額始可抵放此亦本末兼權之意惟是州縣養廉大者無過千兩蓋與坐支各款均屬辦公不可少之費今皆減成發給其公私之用必至竭蹶欲其不妄取於民不可得也州縣無清廉之操欲其課農桑勤撫字善催科不可得也且錢糧之不足額半由民欠半由官虧與其靳數成之發款而虧無限之公帑似不如全復舊額而嚴覈官虧可以勸官常卽可以裕 國計馭吏之本莫先乎是若夫勸懲之具表率之資是在大吏平時之措注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臣之所願肅吏治者此也

天下當有事之時軍餉之不能不藉資於民力者勢也曩以剿辦粵捻各寇不得已而設局抽釐酌取商賈之贏餘略濟餉需之支絀以視元明之加賦籌餉相去不啻霄壤加以我 國家二百餘年深仁厚澤浹髓淪肌商民踴躍輸將源源接濟故能饋數十萬嗷嗷待食之軍而滅方張之寇惟其如是而民情大可見矣然民力必休養於平日始可借資於一時今海內軍事已平臣愚以爲 聖朝軫念民瘼此其時

也軍興以來釐金之旺素推東南數省今試以江蘇一省論之江蘇久遭兵燹創痍呻吟元氣未復向已力籌鉅餉剿平諸寇今則戶部指撥之款各省歲協之餉悉以江蘇爲大宗計其所出地丁居其一漕糧居其一洋稅居其一鹽課居其一釐金又居其一每項各數百萬幅員不廣於他省而財賦倍蓰過之民力之竭亦可知矣以臣所見閭閻十室九空而百物昂貴小民奔走拮据艱於生計力田之農終歲勤動尙難自給偶遇水旱卽不免流移道路其顛沛肌羸之況不可殫述也一省如此他省可知伏惟 聖慈惻隱在抱似宜乘此羣寇蕩平之際與民休息漸裁釐金卽以一時經費未充尙難驟撤可否 飭下各省督撫察度情形或酌減捐數或歸併釐卡以爲異日盡裁之漸至於布帛粟米爲羣黎衣食所資尤宜普除釐捐大慰民望若再因循不革恐承平無事上下視爲定額必將有不可少之出款與爲抵銷一旦復有不虞之事將籌何款以應之故裁之所以爲異日緩急計也若夫釐金之外又有厲民之政則莫如四川津貼一項四川古稱饒沃 國初定賦以其荐經寇亂概從輕額故其地五倍江蘇而錢糧不逮五分之一厥後生殖日繁物阜民富仕宦之人遂視四川爲財藪其公私雜費與一切陋規莫不按畝加派名曰津貼遷流日久變本加厲取之無藝用之愈奢凡州縣供應上司之差小者千金大者逾萬綜計民力所出逾於正賦之額幾有十倍不止者夫 聖主有輕徭薄賦之仁而小民轉受苛派無窮之累揆厥

由來雖非一日而循是不變終爲厲階茲欲剔除宿弊誠宜大加整頓斟酌時宜明定經制 飭下疆臣風勵僚屬敦尙廉隅庶積習可蠲而於 國朝民生兩有裨矣臣之所願恤民隱者此也

自元明漕東南之粟以實京師累代講求其法屢變元用海運患多漂溺明用河運患多勞費二者得失維鈞今則海道便利事捷而費省運河梗阻法敝而費多竊嘗綜其利弊論之蓋河運不如海運海運不如商運臣請略陳其說自前明以屯田養衛軍以衛丁運漕糧 國朝改爲旗丁其始法非不善暨其弊

也屯戶不能耕而傭平民以耕旗丁不能運而募水手以運於是積耗多而遊手繁旗丁誅求於州縣州縣暴斂於平民其取盈於旗丁者則有閹官有弁兵有倉書其取盈於州縣者則有上官有豪紳有胥吏上下交征而州縣之取諸民者往往三四倍於正賦其費之出於上者則有漕艘之修有旗丁之糧有州縣之支銷有糧道之經費加以閹官衛官之俸漕標河標之餉溯查嘉慶年間協辦大學士劉權之疏言南漕每石需費十有八金蓋合上下浮費而言之 國家歲漕四百萬石之米是有七千餘萬金之費也近歲海運之法行蓋窮極變通之候在 國家減省浮費裨益實多其州縣之漕章亦經各省大吏酌中釐定明予以辦公之經費隱絕其無限之浮收民情翕然至今稱便乃聞議者頗欲規復河運苟非狃於故見則必有所利於其中者也啟中飽而便私圖孰甚於是是河運之不如海運明矣臣又聞京倉支用

以甲米爲大宗八旗兵丁不慣米食往往由牛景章京領米易錢折給兵丁買雜糧充食每石京錢若干合銀一兩有奇相沿既久習而安之官俸亦然領米輒發米鋪或因攪雜泥沙霉爛不堪復食則發糖坊每石得銀亦一兩有奇赴倉親領米者百不得一蓋涉途遠則侵蠹必多經時久則折耗自易以漕運無窮之勞費而每石僅獲一金之用亦可慨矣今誠統計南漕抵倉之米每歲共有若干飭令各省將折漕之價與其應發水脚之費解交部庫所有甲米官俸願領銀者照漕折銀數發給每歲部發鉅帑慎選廉幹之員於天津通州京倉三處招商運米宜於免關稅外援糧船帶免他稅之例定爲運米若干石准免他稅若干回空之船一體給照免稅倉米既滿而運米鬻於市者亦如之商人惟利是驚一聞定例則江浙之米與奉天牛莊之米必將航海而來山東河南之米亦由運河而至京東豐潤玉田之米絡繹駢集惟所擇之如此則有七便焉米色精潔一便也部庫充裕二便也民力久紓三便也內外支銷漕項節省至千萬兩以外四便也甲米官俸所得有豐於前五便也都門內外米商奔赴百貨流通六便也畿民見米之易售多種稻田漸興水利七便也有此七便上下交益是海運之不如商運明矣或謂滄海茫茫一旦恐有不測之變招商亦難經久終不如河運之可恃不知護運道以備不虞可也慮滄海之有警因謂海運不如河運此因噎廢食之見也況今洋面平穩輪船迅速雖在多事之秋富商大賈挾數百萬之

貲致數萬里之遠踰山涉波艱難險阻曾不假尺寸之勢什伍之衛不患不達而運河數千里節節淺阻一有烽塵之警亦未必暢然可行爲今之計宜以海運與招商並舉如招商著有成效不妨漸推漸廣而略以海運輔之仍隨時保護運河量加修濬每歲酌行河運十數萬石務使運道毋廢而已若是而謂運道有壅闕之虞京倉有闕乏之患必不然矣臣之所願籌漕運者此也

自古養兵無善政南宋之括財晚明之加賦皆爲兵多所累識者病之我朝綠營兵額五十餘萬較之宋明業已大減然養兵之費歲二千萬幾耗天下歲入之半軍興二十餘年各省勦賊皆倚勇丁以集事曾未聞綠營出一良將立一奇功臣蓋嘗深究本末而知其弊也查各省綠營舊制馬兵月餉銀二兩步兵一兩五錢守兵一兩平時仰事俯畜尙難自給咸以小貿營生手藝餬口承平日久或沒齒不經戰陣其居將領之任者亦復狃於因循拘於文法於是乎有老弱濫竽之籍有役使趨走之卒有侵減虛懸之餉其兵仰食縣官視爲當然悍者飲博無賴愿者疲玩不振每遇操演之期巧飾虛藝以炫耳目一聞徵調膽寒氣沮甚者雇人頂替行則需車役則需夫繁索供張官民交病洎乎臨敵真能折衝致果者百無一二積弊相嬗雖有豪傑之士無由奮興然則綠營之不可復恃者時勢然也自楚軍淮軍相繼並起勇丁月餉倍於綠營之戰兵其得力尤在法令簡嚴事權專壹自統領以至營官什長莫不情意相洽誼若

一家而又可撤可募隨募隨練用其方新之氣故能奮建殊勳然今之勇營已稍不如前矣若使積年屯駐不見大敵久而暮氣乘之又久而積習錮之恐復如綠營之不振故中外之議皆主撤勇而練兵夫練兵誠急務也然使僅守綠營舊制是兵愈冗而愈弱也臣愚以爲居今日而修戎備與其以一餉養一兵而十兵無一兵之用何如以兩餉養一兵而一兵獲數兵之用昔人謂兵貴精不貴多其成效可觀也臣謹案乾隆四十七年增兵六萬有奇大學士阿桂上疏力爭以歲餉驟加恐難爲繼厥後果因帑藏大絀疊議裁汰頃者海內用兵未遑兼顧綠營兵餉欠發甚鉅自是每有戰守之事一倚勇營而綠營幾同虛設近見各省整理綠營如浙江之減兵加餉直隸河南之添餉練軍前大學士曾國藩在兩江任內整頓外海水師舊兵一萬餘名裁爲二千餘名以濟添給薪糧修造船隻之費部議違之蓋中外大臣皆已深鑒綠營之敝而思有以救之非一日矣可否推行此法飭下各省督撫裁汰綠營虛額與其衰廢斥退之缺病故開除之缺一概勿補仍體察各路情形或存綠營原額之半或減存三之一以其所節之餉酌加馬步口糧分隸數鎮會合訓練營制太破者歸而併之汛防太散者撤而聚之約計腹省有勁兵一萬邊省萬五千人卽可以彈壓盜賊隱備不虞仍酌留得力勇營參錯屯駐有事則輔以召募藉戰守之實務行訓練之成法如是則平時無冗食之兵臨時獲勁旅之用循名覈實化弱爲強計無過於此矣雖然

方今要務整理綠營之外尤有培護根本之計有慎籌門戶之計所謂根本之計何也我國家神武開基東三省勁騎爲亘古所僅見近以徵調絡繹漸至凋零老者物故弱者未壯其於布陣合圍之法馳驅擊刺之術漸失其傳若不及時整飭恐斯事遂爲絕學似宜飭下吉林黑龍江將軍挑選駐防子弟優加廩餼而勤練之務使制勝妙技廣續不窮將來健旅日出北可固邊塞之防西可備新疆之用所裨豈淺鮮哉所謂門戶之計何也東南軍事以水師爲最利長江水師利用舳板長龍快蟹等船外海水師利用廣艇紅單拖簪等船而論今日海疆所需則輪船尤爲利器然其操演之法與長江水師截然兩途與外海水師亦迥然異轍苟非專門名家窮年畢世不能洞悉其精微今中國閩滬各廠雖陸續製造輪船似尙乏統帶輪船之將才則利器不可得而用也夫事當締造之初非破格鼓舞不足以彰激勸似應飭下海疆大吏薦舉輪船將才其尤異者不次拔擢俾天下知功名之路相率研求殫精畢力以備干城之用庶幾將才益練水師益精而外侮無虞矣臣之所願練軍實者此也

孟子有言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大學平天下一章於理財之道蓋兢兢焉臣之愚策如所謂加養廉停捐例裁釐金皆有妨於財用者也如所謂覈冗餉籌漕運減兵額皆有裨於財用者也以其所贏補其所絀原足相當而論方今不涸之源則尤賴朝廷崇尚節儉以風天下天下盡趨於節儉而財用無不足之

虞故臣又以為理財之政不必開其源也惟在節其流而已節流之法不必廣其術也惟在覈州縣之交盤而已謹查吏部定例州縣交代正限兩月內不能結者謂之初叅展限兩月復不能結者謂之二叅如舊任官虧缺正項錢糧或並無虧缺而新任官遲延不接者皆由該督撫題叅革職交代未清而該上司不聲明者司道府州降三級調用督撫降一級留任此行之久而無弊者也降及晚近州縣交代不盡依限完結上司憚處分之繁亦遂不依限題叅往往藉輾轉駁查宕延歲月及其浸久舊任困於旅費無款可交終身寄寓子孫流離皆所不免其新任以舊款未清轉相牽率於是交代不結者什有八九而上司亦遂有叅不勝叅之勢庫款之所以日虧職是故也臣聞近來辦理交代以山東為最善山東一省自前撫臣閻敬銘申明舊例刊刻交代章程十一條頒發州縣並通飭各屬不得藉各項工程名目報銷正款錢糧其交代逾限者叅革毋貸同治初年每歲藩庫所收正雜各款不過八九十萬兩近則藩庫收款至二百五六十萬以外藉支本省餉需及京協各餉一省如此天下可知矣夫州縣職司錢糧坐擁倉庫計其公私之用每歲多耗數千金未甚覺其費也然合天下千五百州縣計之是三年而耗二千萬也彼曾任州縣者亦以挪移甚便不能節縮衣食終不免窘乏之虞查抄之累此公私兩損之道也若交代素嚴俾州縣豫知節蓄則國家少虧帑之虞州縣免終身之累此公私兩便之道也如臣愚見可否 飭下

吏部申明舊例並咨取山東交代章程通行各省實力辦理又恐積虧之後驟加整頓則新舊相混窒礙必多欲杜侵虧惟有寬既往而嚴將來之一法酌復養廉以裕其力禁止攤賠以清其流庶各省大吏易於措手自茲以往逾限必叅二叅必革功令嚴而虧挪少虧項絕而庫藏充理財之道莫先乎此矣臣之所願裕財用者此也 以上六策皆史冊經見之端士民欣慕之事或經 列聖創垂而著爲良法或係大臣籌措而迭見成功臣不過就聞見之餘略參引伸之義冀可推行乎海內先期斟酌乎時宜雖 國家大政不止此數端然苟非治術所深資平時所切究亦不敢掇拾細故冒昧瀆陳

敬陳管見疏

歐陽雲

本年九月奉 上諭朝廷政事得失原冀內外諸臣獻可替否宏濟艱難爾大小臣工務當各據己見切實指陳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太后 皇上勵精圖治遇災修省至意臣初任言責罔識忌諱但求有裨於 明聖不及自計其狂愚竊維宮庭爲風化之原而廷臣實疆吏之表近來諸臣言事有謂專施陽德未必遽合 天心恐內外臣工或有徇私圖便蔽惑 聖聰者有謂應 天以實不以文請嚴飭廷臣激發天良毋存私見毋徇私情者有謂樞臣不敢任咎不肯任怨者無不仰蒙 採納訓誡諄諄夫以時事之艱難如此言事者之激切如此 皇太后 皇上之憂勤惕勵如此凡在廷臣自當仰承 聖訓力求

補救之方念物力之維艱則度支益思節慎念名器之甚重則甄叙益致矜嚴念民命之攸關則庶獄益期清理臣竊取實事求是之意謹擬四條敬爲 皇太后 皇上陳之

一免採辦臣前供職戶部伏見上月內務府 奏請今四川採辦錦緞縐綢等件二千九百餘疋查此項向由江浙三織造辦理四川並無辦過成案自同治四年以至十二年始行採辦六次光緒二年八月續請採辦經戶部奏請歸織造辦理內務府復於十二月仍請採辦已據四川督臣報解到府並據內務府 奏稱現在解到各款將次用竣而放項浩繁均關緊要等語臣竊思咸豐三年以後江南織造久虛然十餘年中尙無採辦及四川之事自同治四年始行採辦近則數漸增而爲期亦漸急臣敬維 皇太后皇上躬行節儉爲天下先斷不以不急之需損有用之費或恐該府司員等假 宮庭之用不無支銷浮冒之處該大臣等亦無從查核合無仰請 飭下該總管大臣等督率司員將每年收支數目逐細查核分晰開單恭呈 御覽以防浮冒而慎度支如實有不敷似可仍歸織造按大運之數補辦或經費不及卽由四川督臣籌款撥給免其採辦蓋四川採辦既無定價可循又運道艱難不如江浙之便臣亦知 宮庭之用自關緊要卽此採辦之數亦屬甚微但恐外間臣民未知其故或疑 上用之漸增所關於 聖德者甚大用敢冒昧直陳此實事求是者一

一慎獎叙

臣

維軍興以來外省保舉之案多矣

朝廷必令各督撫擇尤保

奏毋許冒濫實於鼓勵人

才之中仍寓慎重名器之意但循名核實端自

朝廷始伏讀前日

上諭前因恭纂

穆宗毅皇帝實

錄全書過半經監修總裁請將在館人員分別等第奏請獎叙等因欽此

臣

維翰林院諸臣以纂修爲職

此次優加獎叙已屬格外

恩施然猶有纂修之勞也至六部司員不過分校對之任比之各衙門辦理

稿案猶爲較易卽謂

典禮攸關議以勞績亦應區別乃有以候補主事免補主事以員外郎無論咨留

選缺卽補並加四品銜者不一而足是以六品而保至四品又有中書科中書以知府不論雙單月選用

俟選知府後加鹽運使銜者非以七品而保至三品計將來全書告竣勢必皆保至二品而後已查上年

吏部

奏定保舉章程內開

寶錄館保獎成案每一案內不能均係異常出力故獎保亦有等差又辦

理各項緊要事務尋常勞績每案准保一層異常勞績不得逾兩層今以六品候補之員而保四品且以

七品而保至三品無論其勞績若何已顯背定章

臣

亦知典禮重大惟

朝廷轉移風化必有自重大者

始大者有制則小者自有遵循

朝廷有法則外省亦知忌憚近日仕途壅滯卽甲班分部十餘年不能

得一缺或得缺十餘年不能進一階今以一二年校對之力躡等至此未免啟躁進之階可否請

旨飭

下吏部按照奏章分別核減並令監修總裁等經此次優獎人員將來全書告成更不得優與獎叙庶以

重名器而防躁進此實事求是者二

一肅吏治本月初三日奉 上諭現在時事艱難全在大小臣工殫心盡職昕夕趨公以冀庶政交修日

臻上理嗣後各部院堂官務當共矢公忠力圖振作等因欽此臣伏讀之下欽悚難名敬譯 諭旨之意

大臣者小臣之表督率固在勤慎而懲勸尤在公忠近來仕途日雜相率以迎媚爲能一遇優差夤緣鑽刺無所不至各部院大臣點派差使既不考其賢否校其資序甚至各存意見互相齟齬於是捐納未久者可以優差而正途資深稍知自重者視若贅瘤又或以優差而得優獎遂可越次升補名曰搶缺夫搶之一字豈可形諸仕途此等風氣若不力圖補救何以勵官方而清流品誠如 聖諭所云務當共矢公忠是爲救時至計轉瞬又屆京察之年可否 飭下各部院大臣務存公道以賢否資序爲定毋徒以趨承迎媚爲工庶司員有所勸懲而吏治漸可整頓此實事求是者三

一矜庶獄近年各省京控之案層見疊出有聲明在本省督撫司道衙門控告數次並未親提者有曾經京控欽奉 諭旨親提而並不親提訊結者夫小民冤枉難伸既經控司控院必有牽率州縣官及吏役之處若徒發本州縣官審斷無以聽斷不公自甘平反之理而吏役之肆毒更深且官場積習互相徇庇卽令各督撫司道親提訊究尙有不能昭雪之處況並不親提乎至於京控後欽奉 諭旨仍不親提訊

結是不惟玩視民瘼抑且輕視 朝廷若不定以處分何以防徇庇而伸冤獄擬請 飭下部臣凡有上控數次並未親提及京控欽奉 諭旨仍未親提訊結者分別議以處分俾庶獄得速清理此實事求是者四

請整飭吏治疏

周恆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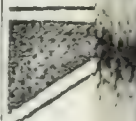
竊自軍興以來民生之凋敝已極各省籌兵籌餉日不暇給吏治不無廢弛現在中原底定而散勇降賊猶隱伏於各州各縣之中則所以辦理善後諸政不可不實力請求也謹抒管見六條爲 皇上敬陳之一曰重 詔令以肅紀律人君之所以整飭四方者惟此令出之惟行耳或察酌時宜或修明舊制凡見之通諭者無一非斟酌盡善關係地方利弊之事若奉行者一一致之於民夫奚政之不舉亦何弊之不除乃 朝廷勵精圖治不啻三令而五申而究其指歸仍不免視爲具文空言塞責卽如清積案行保甲等事屢經 聖諭諄諄試問各省之積案保甲究清焉行焉否耶上以實求下以名應臣恐良法美意之莫能下逮也可否請 旨飭各省大吏凡接奉通諭事件務必嚴飭所屬破除積習實力奉行不得以一紙官文敷衍申覆仍復不時訪察儻敢仍前延玩立予嚴參蓋上司之精神多周到一分則屬員之精神多振刷一分頽風挽斯法度行天下之耳目一新矣一曰核名實以舉人才事無鉅細得其人則經理裕

如求才誠目前之急務惟器必試而後知其利鈍馬必駕而後知其駑良用人亦復如是也若聞其才而不試以事試以事而不考其成一系列薦章卽予超擢臣恐朝廷逾格之恩適爲巧宦鑽營之計可否請旨飭下中外大臣凡保舉人才必舉其一二事以實之或品堪式俗或勇足治軍或潔己愛民或片言折獄舉凡操守詞章以及理煩治劇諸類必實有一節之長方授以相當之事一二年後誠能實與名副不妨破格超遷若所行與所舉相違舉之者亦難辭咎庶上收得人之效而下無倖進之心矣一曰惜名器以待有功品秩官階固不可以濫厠則一命之榮一級之賞亦所以錄微勞乃近來軍營保舉人員往往於實官上並加升銜而州縣一途爲尤甚推原其故州縣官階雖卑利權較重求保者欲攬其利權之重而又嫌其官職之卑於是無人不求陞銜頂帶刻下各省候補實任人員不下數萬而求其五品之州七品之縣寥寥無幾等威莫辨何以崇體制而勵人心至於佐雜微員每先謀一五品六品之功牌於報捐時填入照中冒爲軍功保獎更非慎重名器之道可否請旨飭部核議軍功之升銜如係保官後另案加保或自行加捐者准其隨帶若一案中官銜並得者則銜可註銷佐雜之升銜如係到省後加捐特併者准其隨帶若未得官前之銜亦可註銷庶人知爵賞之貴而交相鼓勵矣一曰減捐納以肅官方科甲人員雖未必盡屬廉潔而自念讀書考試歷數十年之辛苦偶得一官一旦因貪去職則所得不若所

失之大卽不肖者偶萌貪念亦有所顧忌而不敢爲若捐納州縣不過費一二千金得之原易一旦出膺民社無不肆其掊克之謀以爲取償之計迨官囊旣飽卽以其餘捐升府道大員較之爲循吏而以卓異待升不更便捷乎縱令發覺嚴參而彼已爲富家翁矣從前軍餉浩煩 朝廷實爲不得已之舉刻下軍需稍減釐金可以補苴地方旣平京餉漸能全解似宜權輕重而酌去留且查近年銅局一歲所入統計不過百餘萬兩其間報捐道府州縣者尙不及半少此數十萬金於庫欸當無所損可否請 旨飭部核議將道府州縣之最關吏治者亟行停止其餘事例不妨暫留所去者止一時之小利所持者實圖治之大原關係實非淺鮮也一曰綜釐局以徵實數恭閱邸鈔釐金一項曾蒙 諭令各督撫體察情形酌留大宗撤去分局零星雜販概免抽釐此誠 聖主體恤商民之至意惟 恩必期于實逮政不可以虛行可否請 旨飭令有釐金省分將從前所設之局悉數開陳奉 旨後已撤者某局共計若干處暫留者某局共有若干處報部以便稽察所有應捐應免之貨物亦必詳細開列刊刻告示徧貼各局之前俾商民共見共聞以免委員差役含混私收之弊仍不得分卡於外避其名而存其實庶善政可期廣被矣一曰省差徭以紓民困河南直隸山東等省差費甚重嘗有稅錢一兩而差費派至制錢五六串者緣軍興已久所有過境兵車及協濟車輛爲數煩多地方官不得不借資民力也乃查河南等省陋習凡州縣官

之子弟親友無不擅用差車上站出一印帖或發溜單下站卽如數應付甚至家丁之丁幕友之友儼然乘傳往來相習成風實屬不成事體相應請 旨飭令各督撫嚴行禁革如地方官有發印帖溜單擅用差車者濫發濫應之員均科以應得之罪至於正項差事應用車輛亦必嚴禁丁役藉端多索訛詐勒捐等弊官減一分之擾民卽受一分之恩是卽培植地方之一端也

新世文類編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ruling lines.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十三目錄

治體四 治法下

奏請禁煙第二疏

郭嵩燾

請整飭治理疏

張之洞

接辦各項緣由疏

奎斌

縷陳新疆地勢民情未盡事宜疏

劉錦棠

敬陳地方利弊請酌量變通疏

翟伯恆

縷陳陝省利弊擬興除大略疏

葉伯英

變法

薛福成

糸世文糸糸

当上三三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十三

上海葛士濬子源輯

治體四 治法下

奏請禁煙第二疏

郭嵩燾

竊臣於光緒三年二月初八日具奏設法禁止鴉片煙一摺至今未奉 批諭竊惟 國家興利除弊關係重大未易輕議整頓鴉片煙爲害中國共五十年通計各省士民陷溺其中率十之四五其害日廣其毒亦日深道光十九年 特詔嚴禁至激成海疆之禍而吸食者愈多至咸豐九年例禁已開更無顧忌臣於此時復爲禁止鴉片煙之議人皆知其難行而臣揆之事理驗之人心顧獨以爲至易蓋使 國家嚴立科條責成地方官禁之徒以擾累百姓其終必至愈禁而愈開使人民自爲禁制以獎勵其廉恥而激發其天良則動於 詔旨一二言而人心自振積弊亦將自除此臣熟籌深計而決知其必然者也謹就愚見所及略具數條敬爲 皇上陳之一曰權衡人情以定限制之期臣前摺議禁鴉片煙以清理學校爲先所有文武職官及舉貢士紳一例示限三年自屬一定不移之章程而其中情節實各不同有因治病吸食者有年逾五十精力已衰不能驟戒者惟當責成各地方官清釐整飭萬不可搜剔窺伺及開

揭告之風其紳民五十以上已至垂暮之年亦可無庸示禁蓋此次議禁之意在嚴絕其將來不在追咎其既往庶幾人心不至驚惶卽督撫大吏因病吸食亦可無憂反噬 朝廷但有覺察無難處辦至於學校出身之階正本清源端在於是自府縣試互結卽須以鴉片煙爲首禁應纂入學政全書萬不宜絲毫寬假此權衡人情之大端也二曰嚴禁栽種以除蔓延之害臣前摺敘述陝甘雲貴山西四川等省栽種鴉粟情形沿西數千里之地日肆蔓延內而江南之滁州浙江之台州亦皆種植鴉粟有滁土台土之名向皆消行內地是各省多種一畝鴉粟卽民間多增一畝之害端 國家亦多廢一畝之生產臣在京師聞山西撫臣鮑源深請禁栽種鴉粟出省閱兵各州縣先期拔去驛路兩旁鴉粟一二畝改種禾麥相傳爲笑近年吏治廢弛日甚欺誣粉飾莫知爲非非得督撫臣深體 朝廷之用心切實推求斷絕根株萬不能有裨益此嚴禁栽種之大端也三曰嚴防訛詐以除胥吏之擾 朝廷明示例禁督撫下其令於州縣卽授其權於書差乘勢苛擾得賄包庇其害且有不勝言者自咸豐時開鴉片煙之禁旋禁旋開又旋加禁亦復無此政體臣之愚見以爲當時開禁僅及民商官紳仍照舊禁止是今日之設禁與咸豐之開禁用意正屬相同而一以勸戒爲義則差役之騷擾不能不先示嚴禁但有因事生風借禁煙爲名稍事訛詐應聽民人呈控交涉書差者立行拿懲交涉地方官者亦立與嚴參總期使民間實受禁煙之利而

不至虛貽禁煙之害此嚴防胥吏之大端也四曰選派紳員以重稽查之責近年廣東設立勸禁鴉片煙會臣常嘉其用心之善然出自民間私議有勸導之功而無董率之責其勢不足以振發人心應飭各省督撫臣舉派在籍公正知事體紳員一二人使專司示禁鴉片煙之責以次責成各府州縣及學官各舉派總辦一人幫辦二三人仍由府紳總其成以達於省紳而稽考其成效亦不必設立公局開支經費但由地方官及各紳民捐資廣製戒烟方藥分散四鄉責成各族族長稽查一族各鄉鄉長稽查一鄉督撫卽因以推知州縣之奉行與否及各府縣紳員之得力與否一除粉飾之心而坦然示以大公惻然推以至誠紳民未有不感動踴躍自爲禁制者此舉派稽查之大端也五曰明定章程以示勸懲之義竊查鴉片煙之盛行在道光中葉以後風俗人心因之日趨於澆漓水旱盜賊相承以起貽患至今是鴉片煙之爲害不獨耗竭財力戕賊民命實爲國家治亂之機一大關鍵是以道光中設爲厲禁嚴刑原屬懲姦之要義立法并無稍過惟當紀綱廢弛風俗頹敗之餘法令愈嚴推行愈多梗塞不能不以整齊之令寓諸從容勸導之中而人心翫法已甚其驟難禁革之積弊尤應明定章程以使知利病之切身而自求變計其法卽取販賣鴉片煙之利以爲禁煙之資凡販運鴉片煙土者無論城村市鎮概准釐稅加征五倍永不停免亦責成紳員互相稽查一由釐局徵收而酌提爲製造方藥之費其各省栽種鶯粟者亦皆示

限嚴禁各視土地所宜責令改種五穀其田土有多寡又有承佃及自耕之田逾期不改種二十畝以上酌提一半充公承佃者出自業戶之意全數充公出自佃民之意責成更佃不遵辦者亦全數充公二十畝以下勒限懲責其充公之田各就其鄉添設小學及各善舉由地方官督飭辦理有侵蝕者亦聽呈控懲辦此明定章程之大端也六曰禁革煙館以絕傳染之害鴉片煙爲害之烈尤莫甚於烟館無藝平民及子弟之有管束者無不從煙館吸食以至積而成癮其害亦人所共知而不能禁革者在官之耳目不能敵書差之包庇也聞兩江督臣沈葆楨嚴禁煙館皆相率移至城外以沈葆楨切實認真其力亦不過周及城內而已非責成各處士紳自相稽查萬不能有實際而非督撫及地方官有實求整飭之心亦萬不能責紳士之奉行是以自古興利除弊尤以察吏爲先在京各城司坊等官在外各州縣巡檢典史不能以收受陋規爲事禁革煙館卽亦非難此嚴禁傳染之大端也伏查 國家興利除弊大抵交涉部務應由部臣制其准駁之權其有違犯禁令亦應由部臣添議科條編入則例惟此次禁止鴉片煙先及官紳士子本屬從前未開之禁無庸另立專條其禁止栽種黨粟及開設煙館尤屢見之奏案明示例禁至於州縣差役之訛詐按律處辦已自有餘并無庸酌增條例各海口徵收洋土稅則照舊辦理或另立章程稅釐并徵酌量增加均可及時開辦聽從販運此次議禁大旨全無妨礙俟奉有禁辦明文臣卽照會

英國外部漸次禁止栽種販運此時開辦之始惟當從容涵泳寬以二十年之期先官而後民先士子而後及於百姓一以漸摩勸戒爲義明示以 朝廷愛民之苦心力拯陷溺力除苛擾與天下相感以誠而其大要尤在責成各省士紳自立章程切實勸導求實效而不務虛文求真有益百姓而不專假官勢以責近功人心具有天良無不可感動禁革者伏乞 天恩明下臣章飭各督撫臣虛心核議實力舉行天下臣民蒙被 聖恩永無涯際

請整飭治理疏

張之洞

竊惟近日治晉之道議者皆以培養元氣爲言然而元氣之傷必有所以奪之而始傷元氣之復亦必有所以助之而後復若不爲之抉去病根祛其所奪益其所助而徒以彌縫姑息矯託鎮靜之治坐收富庶之功無是理也臣以爲 國之元氣在戶口蕃息田野墾闢政事有紀綱經賦無侵盜而聚斂吝嗇不與焉民之元氣在官吏無苛擾四民無游惰而末富奸利不與焉官之元氣在官項無虧累上司無誅求賢否不顛倒功過有黑白而濫恩曲法不與焉山西自咸豐以來較稱完善公私積弊本多沿襲前撫臣曾國荃治晉之日飢饉洊臻專意荒政多用權宜勢不能過加繩削自葆亨由藩司而接護撫篆因緣爲奸壞法亂紀於是民困未起吏道益衰至衛榮光之來始漸整肅考究經年方欲有所設施遽移蘇撫以去

因以一切利病原委娓娓告之於臣加以臣數月來之酌考思索灼見晉省公私困窮幾乎無以自立物力空匱人才艱難上司政出多門屬吏愍不畏法民習頹惰以感其生士氣衰微而廢其學軍律日卽蕩弛吏胥敢於爲奸譬如尫羸之軀而復爲百病諸創之所攻削固非表裏兼治不可大抵晉省要務二十事一責墾荒一清善後一省差徭一除累糧一儲倉穀一禁鶯粟此六條務本以養民一減公費一裁攤捐此二條養廉以課吏一結交代一核庫欸一杜吏奸一理厘金一救鹽法此五條去蠹以理財一開地利一惠工商此二條輔農以興利一培學校此一條重士以善俗一紓餉力一練主兵一遏盜萌一修邊政此四條固圉以圖強凡此皆儒術經常之規絕不敢爲功利操切之計其前八條謹於此次分別陳情請旨辦理其餘亦經詳加規畫卽當續奏上陳要之凡百政事皆須得人而理晉省偏僻陋隘官斯土者才俊之士志氣鬱遏而不伸闕冗之流徼倖掩覆而苟免其致此之由尤在近年大吏紀綱不立賞罰無章不激不揚人才安出臣殫竭愚誠董率告戒各官中有奉職無狀妨於吏治民生者已經隨時劾奏果能由司道以至牧令共矢公忠咸遵法度皆以利國利民爲務自有效可觀至於善後事件需用浩繁尤非稍留財力不辦伏望聖慈俯念右輔巖疆彫敝太甚急須培補維持於晉省用人理財諸端種種爲難情形鑒察軫念斷自宸裁稍逾常格俾臣得盡力爲之則將來民康物阜皆出聖主之生

成矣

接辦各項緣由疏

奎斌

竊惟晉省善後事宜業經撫臣張之洞擇其緊要先後飭辦並已分別奏明在案臣謹就現在情形而論如修濬河工以消水患勸種桑棉以輔地利戒除烟癮以衛民生是三者亦皆善後切要之圖必應次第籌辦惟思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情民狃於沿舊憚於謀新若非提倡舉行董率興事則凡利害所關欲聽民之自爲勢必畏難苟安難收實效幸撫臣早經規畫已行其端臣漸次舉行俾竟其緒合將現籌辦法縷晰陳之太汾所屬文峪磁窯兩水農田利焉自文峪東徙並入磁河沿河各村又復攔壩賣水以致正河淤塞橫溢旁流上自文水縣之東西宜亭下至汾陽縣之申家堡二十餘村均成澤國幾於無歲不災訟爭無已當經印委各員迭次履勘於水性之順逆民性之公私一一體訪明確繪圖貼說稟請籌款興辦前來上年五月於文水境內堵張家莊決口所有抱河之堤護村之堰僅止擇要興修於汾陽境內築百金堡大堰疏宣柴堡淤塞其時亦因農忙工少爲急則治標之計未竟全工俟於十一月開辦上游自文水縣南北張家莊起迄汾陽縣之西河堡止就現有河槽挑挖文峪新河磁窯之水不令併入聽其仍行故道則蕭家莊等村仍可同沾水利本年五月開辦下游自西河堡起迄孝義縣之霍家堡止使全

河通暢以達汾不致停蓄潰決則申家堡等村自可永除水患通計上下游長共一百餘里深以六七尺爲度寬則三四丈至八丈不等此外磁窯河槽宋家莊壩文湖圈堤霍莊土埂均係要工亦擬一併修築其開挖河身兩旁間有佔用民地酌給地價俟查明畝數另案奏請豁免應徵錢糧此文磁河工之大略也蠶桑木棉託業既正獲利尤豐曾經通飭試辦惟省城開風氣之先首邑爲百城之望自應先於省會設立桑棉局飭太原府陽曲縣辦理以求樹藝以嫻紡織並從外省雇取匠人購買機具由局試辦務期合屬紳民皆來取法其東之平定東南之澤潞南之平蒲解絳桑棉有而未盛則飭逐漸推廣毋僅囿於一隅省北關外風沙苦寒桑棉兩不相宜則飭另求利民各植物不必限以一格行之數年辦有成效卽過年穀不登亦可藉資生計似亦備荒之一助也近傳戒烟之法致力最捷惟醫則延自外省藥則攻補並投食則膏粱疊進貧民無力措辦爲難上年省城次第設立三局本年添至五局局各一醫分排定額挨次就治來者因藥料食品由局備具不費分毫且因去疾稍速爭先恐後相率改圖卽距省遙遠亦且絡繹而來計每局每月頓起沈痾者不下一二百人固以見從前流毒之深幾於沈溺不返而現在改過遷善之衆亦可知舊染汙俗何嘗不可轉移以上三端惟河工經費較鉅查沿河之平遙介休等縣商富尙多聽其量力捐輸不敷之款應與桑棉戒烟各局經費一併由善後款內給發但使文磁工成良田不

至漫灌桑棉事舉沃土不至荒蕪洋烟習除士民不至游惰是雖動款於目前仍可收效於異日晉省大
稷以後興利除弊諸端似宜無逾於此應需銀兩請於善後項下動支並請援照奏准四天門等處路工
成案免其專案報部統俟一律告竣卽由臣飭令清源局司道核明確數歸於善後核實造銷以省案牘

續陳新疆地勢民情未盡事宜疏

劉錦棠

竊臣錦棠承准吏部咨遵 旨會議臣等前請變通新疆官制營制具陳一摺奉 旨依議欽此粘連原
奏知照到營當卽欽遵分咨關外在事諸臣並飭現辦善後局員各將所管地段界址暨一切情形詳細
察奪具報去後伏維體 國經野通籌局勢須原始以要終庶可大而可久物當創辦之初有因一處之
妨而致疑全局之多碍有因一端之阻而動謂眾務之未宜風氣之所浸漬成例之所拘迫欲變之於一
旦微論法制尙未詳訂急切靡所適從卽使綱舉目張自謂燦然大備且有箕風畢雨之好足以淆我視
聽擾我神明種落之殊教令之別非獨其地有以限之抑由其俗積漸使然也關隴爲天下之屏蔽而塞
外又居關隴之上游山水之所從出其地則高寒而多沙礫其人雖渾樸而不聯屬不問向之居國行國
究其居處服食文字語言迥異中土漢唐以來殷憂西事罔不經營捍衛聊固吾圉蓋旣爲形勢所必爭
則卽爲聲教所必及乃一其習尙無復他虞夫因創之所乘實由天時人事之所湊拍曩者漢置河西四

郡當時雖不免耗中事西之苦而至今賴之西域自古羈縻之地往往一隅蠢動腹地爲震自 祖宗朝
櫛風沐雨先後戡定南北兩路或分置屯防或間設郡縣星羅棋布遠近相維南疆地雖饒沃而因俗類
榛狁難驟繩以禮法於是分 命大臣督率文武員弁兵丁鎮駐扼要之區彈壓巡緝差徭賦稅量爲徵
收舉凡疏節闊目用壯厥聲靈堅其趨嚮以待我 皇太后 皇上今日因時制宜變通盡利臣錦棠適
躬逢其盛前陳應設應裁應改應移諸端仰荷 睿衡 飭部會議茲各部院議覆摺內於議設者如置
巡撫布政使及鎮迪道加按察使銜管理刑名改迪化州爲縣設迪化府各節暫從緩議而議裁議改議
移者如裁各城都統叅贊辦事領隊各大臣應俟南八城建置事宜辦有成效奉 旨准設巡撫再行會
奏請 旨又裁去回官阿奇木伯克等另行酌設頭目則以均有職掌責任歷更體察妥議章程核辦改
設額兵將烏魯木齊提督移駐喀什噶爾亦令俟議請 旨回童現入義塾讀書有能誦習一經熟悉華
語者咨部給予生監頂戴議以向無成案擬請俟回童粗通文藝時酌設學額憑文取進如以該回童等
但須讀書認字不必責其文理應另酌給獎勵請 旨遵行至請南路改設道廳州縣各官均經先行議
准令將應辦事宜會商妥協次第奏明辦理各等因詳繹部院諸臣議覆各條其於應准應緩之事體無
不斟酌至當上慰 宸衷誠以損益之舉動關久遠之規縱使疑無可疑猶當慎之又慎然創制早開乎

其先則變通宜善乎其後從前滇黔之改流官近如臺灣奉天吉林之添設郡縣皆時會之所趨 聖化翔洽幾若行乎其所不得不行回童如能熟誦儒書諳悉華語日久漸摩帖然就範既已革其舊習自當被以政教故應裁應改應移者刻下卽須籌擬一則一氣相承因勢利導可收及時整飭之功一則經費宜定合計從長可免異日虛糜之弊部臣深知其然而現未卽請 旨飭辦者應俟准設之官具有規模然後分別舉行蓋卽臣鍾麟所擬設立行省當從州縣辦起之意自准部覆卽經往返函商熟籌辦法定卽由臣錦棠就近先行委員往署詳察東西兩道應分之界限並各直隸州與其轄縣應分之村境各處城垣多未完固尙有應行改建增修之城各官衙署能否各就善後辦公局屋改作或應別籌營造 壇廟倉廩監獄亦應擇要修建驛傳塘站視其冲僻安設文員雜職置輔分司現除教職緩議外其各廳州縣之照磨吏目典史應與印官同城佐理此外各屬轄境遼闊應添州判縣丞巡檢分防各按所屬繁簡酌添以便控制凡此要圖務爲先正其名而後能責其事否則委員以空名行實政旣無職守亦無考成難期與斯民相維繫誠有如臣鍾麟所云者臣錦棠擬遵部議就差遣各員內分委道員同知直隸州知州通判知縣各官前往署理暫刊木質關防鈐記給令啟用俾昭信守惟是設官之後文移徵收詞訟宜照官署之式南路向無漢民鎮迪所屬自經兵燹書吏更少於前無可調派前經分飭甘肅各府州於所

屬書吏中揀公事諳練者各派數名優給川資令其携眷西來備日後之分撥回官三四品阿奇木伊什罕伯克階職較崇臣前慮其權重擾累曾請裁去銜額實欲杜漸防微相沿已久未可驟加屈抑擬請仍留頂戴略如各省州縣之待所轄紳士假以禮貌使有別於齊民昔之眾伯克等分理糧役訟獄諸務將來擬分撥爲吏戶禮兵刑工各書與漢書胥雜處互授漢回文言以期相觀而善既可收其把持之權又可藉爲公家之用似屬兩有裨益俟印官履任後徐爲圖之如能行之有濟屆時另行奏報每年應支廉俸公費銀兩已經部議照鎮迪道所屬數目支領所有應設書辦及各項人役名數月支工食銀兩麪斤數目亦應請照鎮迪道所屬定章招設支發以歸一律兩道綜司各屬政務須有通曉各項文字之人以備繙譯應請各添清字回文書辦各數名各屬傳訊訟案勘畫經略必先通其語言乃能從而剖斷應請各添回書通事數名以上月支工食銀兩麪斤數目均請照鎮迪道所屬書吏章程開支道員以下各官印信應懇 飭部按照擬就各項缺銜鑄造頒行查吐魯番同知之印文係兼用清漢回字此項印信似應一體兼鑄回文併懇 飭下妥議定鑄南疆此次設官事屬創始當就練習邊情之員先將應辦壹是趕緊興辦方足以資治理現准先設各官籲懇 天恩准照吉林新設民官各缺成案統歸因地擇人由外揀補一次則相從邊塞者知所奮勉吏治可期起色至於城垣衙署倉廩監禁應修各工舉不容緩南

路土性鬆浮多，鹹卽燒成之磚塊，曾不數年多被潮鹹剝蝕，墻垣基身務較寬厚，始可耐久。已飭湘楚各軍選派勇丁，趕將城工挑築，並商幫辦軍務臣張曜，飭令嵩武軍營勇擇要興脩，許以事竣懇恩擇尤獎勵。均卽踴躍用命，第計工程浩大，仍須兼雇纏回，乃能期其成功。其需用之鐵木各器及各項工匠器物，防營之不能辦者，令各委員核實動用。再懇飭撥的款，以濟要工。值此經費支絀之際，臣等受恩深重，尤當格外撙節。無如地處邊荒，工係創建，但期力杜浮冒，未能牽合成規，合無仰懇聖慈俯准。俟後歲役除繪圖貼說咨部外，卽照實用實銷開單具報，藉省一再造冊之煩。徭賦上關國計，下繫民生，綜計南路正糧每年二十餘萬石，將來兵制酌改，需糧較少。日久積儲，勢難多備。倉廩變價又苦無從銷售，潮腐堪虞。臣錦棠擬飭各屬於此後科定賦役時，權其輕重，或有前章稍重者，仰體皇仁，卽予酌減。徵糧較多之處，核計兵食之外所餘尤多，卽行折徵銀兩，湊充度支，以爲涓滴之助。庶倉糧不至霉朽，而邊儲得以常充矣。除屯田兵制及未盡事宜，容俟會商妥籌隨時具奏外，所有承准部覆准設新疆南北道廳州縣各官現擬委員前往試署，以便詳察地勢民情，續陳未盡事宜，並籌現辦情形各緣由，是否有當，謹會同幫辦軍務廣東陸路提督臣張曜恭摺具陳。

敬陳地方利弊請酌量變通疏

翟伯恆

竊惟求治之道興利必思除弊防患貴在未然苟其弊已形則更張尤急臣不揣愚昧謹就見聞所及者酌舉數端爲 皇太后 皇上瀝陳之 一各省倉穀宜謀久儲也向例各省建倉積穀以備凶荒乃思患預防之至計光緒三四年間直隸山西河南大荒各省疆臣遵 旨捐集倉穀以備不虞近年各州縣所積多者數萬石少亦數千石設有水旱之災洵足以備緩急惟是穀愈陳則米粒愈細久積不宜昔田文鏡撫河南時猶言之況南方省分地近卑濕粟易紅腐每年氣頭厥底所耗實多若不推陳出新勢必盡歸消耗然春售秋買祇益行商出借貧民交還不易惟有平糶一法去三存七出入循環其法似較妥善相應請 旨飭下各該省督撫轉飭地方官通行此法價酌貴賤之中買限多少之數由公正紳董分糶事訖將錢繳庫秋收穀賤再行補買足數有盈無虧且於青黃不接之時廣行平糶則豪富無從盤剝市僧不得居奇所益實非淺鮮至猝遇天災民命繫於呼吸拯救難緩須臾必待詳請奉准始行賑恤竊恐緩不濟急無裨災黎是則徒有備荒美名而無救荒實效也且倉穀捐之於民仍爲民用似非不可通融辦理嗣後設有不虞應准地方官一面詳報情形一面開倉散放事後申明數目歲豐照章捐補庶幾倉可常盈穀非虛設而窮黎受澤無涯矣 一各省民堤宜勤培築也竊惟土田之利半資乎水然過則爲災而防實可免無如愚民慮淺各惜財力所築大堤並不高厚一經水發卽難支持近年南省被水之

區不一而足豈真水勢異常無可防範實由堤本卑薄不早修培故也夫天時難測地利可憑苟盡人功必收實效臣籍隸江蘇之泰興縣其地三面臨江咸豐初年江水爲災經前縣令督率鄉民增築舊堤腳寬四丈二尺面闊八尺身高一丈二尺沿江百里屹若長城自後山水暴發江潮頂冲大堤從未漫決民甚感之近年水又爲災復經現任縣令就塌入江心之處仿其規模移內補築去年水勢尤大各堤均皆完固歲尙有秋是知多盡一分人功卽少受一分水患其明效大驗固確有可見也水退以後大吏何嘗不以工代賑堵築決堤無如新堤仍復卑薄舊堤不加修培以致凶荒屢告蠲賑頻仍若肯未雨綢繆勤加培築又何至下損民生上糜國帑哉夫地方官身膺民社水利農田本其專責昔江西撫臣陳宏謀疏言向例農隙時令地方官將舊築民堤派夫修葺良以財力雖出於民督率必由於官始免阻撓之弊相應請旨飭下各該督撫於防水圩堤由民修築者皆責成地方官每歲秋成水退親往踏勘勸民培築舊堤繼長增高卽四面臨水沙洲亦加高培厚以期無虞至地方官任事尤必示以勸懲俾知振奮庶水患去而民生乃益遂矣一緝私勇丁宜裁撤也查向來口岸緝私本地方文武專責軍興以後各省募勇防剿已屬權宜之計乃口岸各商亦多招勇丁專緝私梟而地方因以多事光緒初年革員張學醅承辦淮浙各岸鹽務倡議募勇緝私四出騷擾江北江南怨聲載道經前督臣沈葆楨訪聞裁其口岸當

時快之無如勇丁未去弊累猶存雖由上憲派員帶勇而約束稍疏恣肆如故近年遊擊劉高山於常州府屬帶勇緝私積怨已久去冬勇丁李得林強姦童媳劉梅氏亦經事發查叅是則商人招勇緝私而其害甚鉅卽委員帶勇緝私而其害仍烈也夫勇丁性本狂悍加以統兵官縱容袒護一經釀成重案非賄囑屍親卽藉口拒捕粉飾了事是以胆大妄爲無惡不作其中零星小販夾帶商船受其荼毒猶可言也至懦弱良民本非販私而亦指爲販私以肆凌虐本非食私而亦誣爲食私以遂要求甚至強劫資財辱及士類民則何辜而乃橫遭荼毒若此況勇丁分布口岸不特擾害地方亦恐有誤操防且以尋常緝私猶必藉資勇營則勇營何日可撤國計何日可紓若謂綠營緝私必多賣放竊恐他處之勇久駐其地亦皆無異綠營雖近年綠營官兵不無較弱然以之征勦則不足以之緝私則有餘如其督率有方豈真難得其力相應請旨飭下各直省督撫嚴飭地方文武員弁水陸營汛認真巡緝嚴密稽查將各口岸緝私勇丁一律裁撤非真有大股私梟由地方官稟請不得輕撥防營搜捕似於緝私安民均有裨益矣

縷陳陝省利弊擬籌興除大略疏

葉伯英

竊維陝民當兵禍後彫殘不堪幸厯任疆臣力圖補救漸有起色前蒙 皇仁軫念黎元 諭飭裁減差徭臣任藩司時隨同前撫臣邊寶泉悉心酌議併合前兩次計算所有不下數十萬民因爲之一紓臣近

日巡行并野體察情形非不日有生聚而元氣仍未全復推原其故皆由利未盡興而弊未盡除也夫民樂其利必導之而後行民惡其弊必祛之使勿擾譬醫羸弱尅伐固足以戕其生峻補恐亦難速其效也臣識寡才疏未能翹置僅就目前利弊急需從新整飭者約有八條用敢分晰臚舉爲 皇太后 皇上陳之 一荒地宜續招墾也民倉攸關亦正供所出陝省原報已荒營田民地共計三萬七千餘頃歷年各屬招徠已墾一萬八百餘頃上年酌改章程由省局籌發斗價以期迅速因續墾不多細加查詢知上中地均已領墾臣今仍飭各屬認真舉辦除腴產仍照章招墾外如係礮硝之區再行酌緩升科推行自易並察各屬牧令勤惰分別勸懲總期野無曠土賦稅漸次規復 一水利宜亟興修也汎濫之地應事隄防壅塞之區必勤疏濬陝省榆溪河久爲榆林水患築堤後出良田一千餘畝臣上年隨前撫臣籌款移飭該鎮道開濠引水以便開種龍洞渠分灌涇高三醴四縣爲利甚溥歷次籌脩惟高陵地居下游尙未能如期受水仍當設方修治 州羅汶河夏間水汎淹沒墾田前飭令極力疏鑿功止及半臣現派防勇協修以竟前工至寶雞之利民省門之通濟等渠均飭各該令籌脩其餘委員查勘如何興修者卽行斟酌辦理不必定復古制惟求因利而行預防旱澇 一蠶桑宜籌推廣也豳風所詠始於西北今日之利轉在東南非物土之殊實人事之缺陝省惟漢中一郡向獲此利督臣譚鍾麟撫陝時設局勸辦並招

募機匠教織綢緞頗有成效嗣因亢旱桑多枯萎臣令籌款續辦並刊發農桑輯要圖風廣義二書飭各屬會同教佐勸導令民廣植桑株以興蠶績每年以桑之多寡課其殿最務使民樂從事毋令坐失美利

一義倉宜慎出易也陝省戶口稀少豐年本可自給惟穀賤傷農貧民實鮮蓋藏督臣譚鍾麟撫陝時勸積糧石數十萬適值奇旱全活甚多前撫臣馮譽驥補積八十萬石修倉一千六百餘座臣九年署任查倉存儘足備荒續捐民增擾累推小麥不耐久儲逐年出易易滋虧短諭以穀豆更換勿壞成規惜此種者不多未能全易臣今仍飭各屬更換如無穀豆之區准照常平存七出三舊例辦理以免屢變選公正殷實紳耆董之不准攤派抑勒不准囤寄民家事竣候查庶弊竇可冀稍清而凶荒乃有所備 一人

才宜廣教育也關中爲人文淵藪書院造士本足補學校之不及兵旱以後生機日窘寒畯率多逐末而崇儒重道漸不如前臣擬於書院添購書籍加修齋房以廣居稽已於常課外每月在署內增詩文課一次捐廉發給獎賞並擇候補牧令中長於經學者時時與之講論兼勗以敦品植行之道務望鼓舞奮興爭自濯磨以培文風而端士習 一鶩粟宜禁種植也陝省種植日久習染益深農怠耕而女休織士失學而工廢業不特此也內而家庭外而朋友小有口角輒吞食自盡大爲世道人心之害前撫臣邊寶泉出示嚴禁並奏明在案惟風氣所趨偷種仍所不免臣擬通飭一體嚴查責成各牧令勤加訓飭曉示利

害並以士爲民首於書院課時嚴諭士子不准吸食洋烟致敗品誼又散給各種戒癮良方書帖令四鄉徧告愚氓一律禁止亟于農民未種之先一律預爲申禁不許鄉地徇隱查出與違禁奸民照例懲治州縣官倘有奉行不力者亦卽分別撤叅奮勉者擇尤獎勵務使惡卉日少嘉禾可冀蕃滋 一釐委宜重責成也需餉孔殷抽收本非得已陝省自嚴比較以來收數仍未充裕非盡關行商之少洋票之多也經理不得其人書役家丁互相舞弊在所不免臣今與司道酌議新章遴委必擇幹廉之員收數多者酌給優差少者記過停委書役年久必須更換不准藉口熟手致滋弊端如查有弄文舞弊者立卽拏辦以儆其餘庶人知愧奮釐務可期暢旺商賈不致裹足 一保甲宜常整頓也丁口戶業按冊可稽奸宄卽無藏身之所陝省北山各處地方遼闊戶口畸零南山則客民棚民遷徙靡定且界連川楚時有紅黑籤教會各匪匿跡其中幾致防不勝防欲求盜戢民安非力行保甲不可臣今飭屬認真整頓其編戶稽查互相覺察聞警救護等法悉照定章妥辦賭博爲盜賊之源如有棍徒開場引誘吏役鄉地包庇徇隱訪拏照例嚴辦至著名籤會匪如有犯破獲照章就地懲治惟期杜漸防微良民可以安枕以上各條督耕以成賦濬泉以澤田桑事以佐農備荒以善後課士以崇文去害以易俗理財以裕餉弭盜以安良事皆平易經常原非操切功利蓋誠見夫土曠人稀亟宜休養生息以培本根思欲有所廣益而爲此裨補闕漏

之計也臣勉竭愚誠惟有督同司道隨時參酌次第舉行嚴責牧令認真辦理期收實效以仰答 高厚生成於萬一

變法

薛福成

竊嘗以謂自生民之初以迄於今大都不過萬年而已何以明之以世變之亟明之也天道數百年小變數千年大變上古狃榛之世人與萬物無異耳自燧人氏有巢氏包羲氏神農氏黃帝氏相繼御世救之火化教之宮室教之網罟耒耨教之舟楫弧矢衣裳書契積羣聖人之經營以啟唐虞無慮數千年於是鴻荒之天下一變爲文明之天下自唐虞訖夏商周最稱治平洎乎秦始皇帝吞滅六國廢諸侯壞井田大泯先王之法其去堯舜也蓋二千年於是封建之天下一變爲郡縣之天下嬴秦以降雖盛衰分合不常然漢唐宋明之外患不過曰匈奴曰突厥曰回紇吐蕃曰契丹蒙古總之不離西北塞外諸部而已降及今日泰西諸國以其器數之學勃興海外履垓塹若戶庭御風霆如指臂環大地九萬里之內罔不通使互市雖以堯舜當之終不能閉關獨治而今之去秦漢也亦二千年於是華夷隔絕之天下一變爲中外聯屬之天下夫自羣聖人經營數千年以至唐虞自唐虞積二千年以至秦始皇自始皇積二千年以至于今故曰不過萬年也而世變已若是矣世變小則治世法因之小變世變大則治世法因之大變夏

之尙忠始於禹殷之尙質始於湯周之尙文始於文武周公閱數百年則弊極而變或近至數十年間治法不能無異同故有以聖人繼聖人而形迹不能不變者有以一聖人臨天下而先後不能不變者是故惟聖人能法聖人亦惟聖人能變聖人之法彼其所以變者非好變也時勢爲之也今天下之變亟矣竊謂不變之道宜變今以復古迭變之法宜變古以就今嗚呼不審於古今之勢斟酌之宜何以救其弊且我國家集百王之成法其行之而無弊者雖萬世不變可也至如官俸之儉也部例之繁也綠營之窳也取士之未盡得實學也此皆積數百年未流之弊而久失立法之初意稍變則弊去而法存不變則弊存而法亡是數者雖無敵國之環伺猶宜汲汲焉早爲之所苟不知變則粉飾多而實政少拘攣甚而百務弛矣若夫西洋諸國恃智力以相競我中國與之並時商政礦務宜籌也不變則彼富而我貧攷工製器宜精也不變則彼巧而我拙火輪舟車電報宜興也不變則彼捷而我遲約章之利病使才之優絀兵制陣法之變化宜講也不變則彼協而我孤彼堅而我脆昔者蚩尤造兵器侵暴諸侯黃帝始作弓矢及指南車以勝之太公封齊勸其女紅極技巧通魚鹽海岱之間歛袂往朝夫黃帝太公皆聖人也其治天下國家豈僅事富强者而旣厠於鄰敵之間則富強之術有所不能廢或曰以堂堂中國而效法西人不但用夷變夏乎是不然夫衣冠語言風俗中外所異也假造化之靈利生民之用中外所同也彼西人偶

得風氣之先耳安得以天地將洩之秘而謂西人獨擅之乎又安知百數十年後中國不更駕其上乎至若趙武靈王之習騎射漢武帝之習樓船唐太宗駕馭蕃將與內臣一體皆有微指存乎其間今誠取西人器數之學以衛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視中華吾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復生未始不有事乎此其道亦必漸被乎八荒是乃所謂用夏變夷者也或又曰變法務其相勝不務其相追今西法勝而吾學之敝敝焉以隨人後如制勝無術何是又不然夫欲勝人必盡知其法而後能變變而後能勝非兀然端坐而可以勝人者也今見他人之我先猥曰不屑隨人後將跬步不能移矣且彼萃數百萬人之才力擲數千萬億之金錢窮年累世而後得之今我欲一朝而勝之能乎不能乎夫江河始於濫觴穹山基於覆簣佛法來自天竺而盛於東方算學肇自中華而精於西土以中國人之才智視西人安在其不可以相勝也在操其鼓舞之具耳噫世變無窮則聖人御變之道亦與之無窮生今之世泥古之法是猶居神農氏之世而茹毛飲血居黃帝之世禦蚩尤之暴而徒手搏之曰我守上古聖人法也其不億且蹶者幾何也且今日所宜變通之法何嘗不多古聖人立法之精意也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十四目錄

治體五 用人

士說

梅曾亮

公黜陟議

馮桂芬

論公孫宏傳贊武宣諸名臣

黃恩煦

敬陳 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

曾國藩

應 詔陳言疏

倭 仁

應 詔陳言疏

曾國藩

請起復曾侍郎督師疏

胡林翼

致兩司書

胡林翼

復張石卿中丞啟

胡林翼

致官秀峯揆帥書

胡林翼

變通迴避以重倫紀疏

王文韶

擇吏

王柏心

記蠟

管同

件作馬快請免禁錮疏

沈葆楨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十四

上海葛士濬子源輯

治體五

用人

士說

梅曾亮

求棟梁者必於木而木不皆棟梁者也其不材者且不得與萑蒲竹箭比其實異其名同吾見夫木之難求也然而求棟梁者不求之萑蒲竹箭之林而斷斷然必求之木士之於國猶木之於室也一國之士其材者百無一二焉一山之木其材者亦百無一二焉然國患無士而室不患無木者何也豈士之寡而木之多歟抑信士之不如信木者歟彼求棟梁者不求之萑蒲竹箭之林而惟木之求也不以木之有類於萑蒲竹箭者而變計也故天下有不材之木而無不成之室今以士之有類於商賈負販也而謂用商賈負販者之無異於用士此士之所以終不出歟

公黜陟議

馮桂芬

今試泛論取人者將重文字乎將重才德乎則必曰才德重矣將重一二人之私見乎將重千百人之公論乎則必曰公論重矣然而自漢以來取人之法薦剡策試百其途要不外試之以文字舉之以數大臣

豈不才德虛而無據公論散而無紀不得不舍之而憑文字憑私見哉而不知其斷不足以得人也人第知劉蕡下第江東不知爲文字之不足憑夫豈知通籍後之黜陟乃並不足憑之文字而無之自枚卜以下無非取人於容貌語言奔走之間例舉之而例用之雖公論皆知爲斗筭無足算者年遷歲擢無何而參鼎鉉無何而擁節旄比比皆是士大夫平居論說從不聞曰某德可大貴某才可大貴但聞曰某命某相可大貴夫至言命言相而其效可觀矣於乎奚怪其不能得人哉欲求變計非虛者實之散者一之不可堯典曰師錫師者衆也禮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民者亦衆詞也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三代上固自有善取衆論之法經傳文簡不可考而孟子之言獨彰明較著則其事可意會也新唐書趙憬傳憬曰宜采士譽以譽多先用卽此意道在以明會推之法廣而用之又以今保舉之法反而用之會推必重臣之貴今廣之於庶僚保舉爲長吏之權今移之於下位責成京官自中書以上皆歲舉六部九卿一人翰林科道一人外省知府以上一人吏部籍之以得舉多少爲先後遇應升缺列上其無舉者不得列又令歲舉部院司官一人吏部交各堂官有應升缺用其舉多者若用舉少者則必言其故候 欽定外官則令在籍在京在外各紳及諸生各鄉正副董耆老歲舉同知以下巡檢以上一人上之郡郡覈其得舉最多者上之大吏大吏博采輿論折衷之許刪不許

增造冊奏 聞有缺以次保升不與上司以權而參劾之權則與之夫鄉人皆好惡之未可平就人言之也至於官則未有鄉人皆好而非好官者卽未有鄉人皆惡而非劣員者故此法至當不易至各官考績宜首以所舉得人與否爲功罪以重其事所謂取才取德取千百人之公論者如此另議通籍後不得再試又議考官學政皆由公舉卽無庸考試差他如詩文傳播膾炙人口者宜詞苑風裁峻整膽識兼優者宜諫垣文筆敏捷記識無遺者宜 樞廷通達治化機警絕人者宜外任皆可隨事分舉公論所在豈不勝於一日之試哉

論公孫宏傳贊武宣諸名臣

黃恩煦

嗚呼人才之興豈非以其時哉愚觀漢武奮發有爲而好大喜功之意多故能臣倍於良臣其失也尙才而流於駁雜漢宣勵精圖治而求全責備之心勝故能臣與良臣參半其失也任法而入於刻深夫上之所取下之所應也上之所爲下之所希也人才興起如武宣而不能與三代比美豈育才之未得其方與抑用才之未盡其道與間讀漢書至平津侯傳贊所稱武帝名臣二十七人宣帝名臣二十四人竊有感焉夫武帝雄才大略用人如不及求賢一詔千古歎美然帝之心不盡見於是也嘗於語衛青而知之曰漢家庶事草創匈奴交侵不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討中國不安嗚呼帝之心可謂盛矣而其所設

施則非也欲更制度則阿諛苟容之臣必不可用欲安中國則文深小吏鹽冶賈人不宜任九卿筦財利而今觀班氏所述如嚴朱趙張桑卜諸人何以稱焉蓋此皆當時所謂能臣也若仲舒黯可云良臣而皆不用篤行如二石慶又備位宰相幸用矣而碌碌無所表見則良臣又見絀於能臣況重以帝好大喜功爲心彼嗜進貪位之徒有不同天子之意爲嚮背哉愚故曰能臣倍於良臣其失也尙才而流於駁雜也宣帝在位施德於高祖功臣凡三迹近寬厚又起側陋加意民事嘗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疾苦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嗚呼帝之存心若此漢代循吏多出於帝世有以也惟愚竊有所不解者以素有德望之大臣而爲小臣所挾制以卓著治績之小臣而爲大臣所不容廣漢之要斬旣成於魏相而延壽之棄市復成於蕭望之是何也蓋帝之治信賞必罰綜覈名實於是小臣得以侗大臣之間而大臣亦恐爲小臣所乘觀夫安世之謹身寡過定國之奉法承流則帝求全責備之爲可見矣向令帝非以嚴明爲治則臣下亦無所用其小智如黃王龔鄭召固可謂良臣如韓趙嚴張亦豈必以能臣見哉愚故曰能臣與良臣參半其失也任法而入於刻深也合而論之二帝之世負重望者無如霍光旣能正武帝之終又能正宣帝之始庶幾有古大臣風然班氏譏其不學無術則當時人才其不能與三代比美可知降及東漢范史於左雄傳論凡稱順帝名臣二十人桓帝名臣十一人論者謂

其君不及武宣而其臣視武宣之世爲過之蓋東漢自光武敦崇風節而人尙道義西漢自孝武招致才能而人奮功名取舍不同故本末異致也用才者宜何所取法哉

敬陳 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

咸豐元年

曾國藩

臣聞美德所在常有一近似者爲之淆辨之不早則流弊不可勝防故孔門之告六言必嚴去其六蔽臣竊觀 皇上生安之美德約有三端而三者之近似亦各有其流弊不可不預防其漸請爲我 皇上陳之臣每於祭祀侍儀之頃仰瞻 皇上對越肅雍跬步必謹而尋常涖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也而辨之不早其流弊爲瑣碎是不可不預防人臣事君禮儀固貴周詳然苟非朝祭大典難保一無疏失自去歲以來步趨失檢廣林以小節被參道旁叩頭福濟麟魁以小節被參 內廷接 駕明訓以微儀獲咎暫署都統惠豐以微儀獲咎在 皇上僅予譴罰初無苛責之意特恐 臣下誤會風旨或謹於小而反忽於大且有謹其所不必謹者行禮有儀注古今通用之制也近來避 皇上之嫌名乃改爲行禮之節朔望常服既經 臣部奏定矣而去冬忽改爲貂褂 御門常服挂珠既經 臣部奏定矣而初次忽改爲補褂以此等爲尊 君皆於小者謹其所不必謹則於國家之大計必有疏漏而不暇深求者矣夫所謂國家之大計果安在哉卽如廣西一事其大者在位置人才其次在審度地利又其次在慎重軍需今發

往廣西人員不爲不多而位置之際未盡妥善姚瑩年近七十曾立勳名宜稍加以威望令其參贊幕府若泛泛差遣委用則不能收其全力嚴正基辦理糧臺而位卑則難資彈壓權分則易致牽掣夫知之而不用與不知同用之而不盡與不用同諸將既多亦宜分爲三路各有專責中路專辦武宣大股西路分辦泗鎮南太東路分辦七府一州至於地利之說則欽差大臣宜駐劄橫州乃可以策應三路糧臺宜專設梧州銀米由湖南往者暫屯桂林以次而輸於梧由廣東往者暫屯肇慶以次而輸於梧則四方便於支應而寇盜不能劫掠今軍興一載外間既未呈進地圖規畫全勢而內府有康熙輿圖乾隆輿圖亦未聞樞臣請出與皇上熟視審計至于軍需之說則捐輸之局萬不可開於兩粵捐生皆從軍之人捐資皆借湊之項展轉挪移仍於糧臺乎取之此三者皆就廣西而言今日之大計也即使廣西無事而凡爲臣子者亦皆宜留心人材亦皆宜講求地利亦皆宜籌畫國計圖其遠大卽不妨略其細微漢之陳平高祖不問以決獄唐之房杜太宗惟責以求賢誠使我皇上豁達遠觀罔苛細節則爲大臣者不敢以小廉曲謹自恃不敢以尋行數墨自取竭蹶必且穆然深思求所以宏濟於艱難者臣所謂防瑣碎之風其道如此又聞皇上萬幾之暇頤情典籍游藝之末亦法前賢此好古之美德也而辨之不早其流弊徒尙文飾亦不可不預防自去歲求言以來豈無一二嘉謨至計究其歸宿大抵皆以無庸議三字

了之間有特被 獎許者 手詔以褒倭仁未幾而疏之萬里之外 優旨以答蘇廷魁未幾而斥爲亂道之流是鮮察言之實意徒飾納諫之虛文自道光中葉以來朝士風氣專尙浮華小楷則工益求工試律則巧益求巧翰詹最優之途莫如 兩書房行走而保薦之時但取工於小楷者閣部最優之途莫如軍機處行走而保送之時但取工於小楷者衡文取士大典也而考差者亦但論小楷試律而不復計文義之淺深故臣常謂欲人才振興必使士大夫考古來之成敗討 國朝之掌故而力杜小楷試律工巧之風乃可以崇實而黜浮去歲奏開日講意以人臣陳說古今於黼座之前必不敢不研求實學蓋爲此也今 皇上於軍務倥偬之際仍舉斯典正與康熙年三藩時相同然非從容 召見令其反覆辨說恐亦徒飾虛文而無以考核人才目前之時務雖不可妄議 本朝之成憲獨不可稱述乎 皇上於外官來京屢次 召見詳加考核今日之翰詹卽異日之督撫司道也甫脫乎小楷試律之間卽與以兵刑錢穀之任又豈可但觀其舉止便捷語言圓妙而不深究其真學真識乎前者臣工奏請刊布 御製詩文集業蒙 允許臣考 高宗文集刊布之年 聖壽已二十有六 列聖文集刊布之年皆在三十四十以後 皇上春秋鼎盛若稍遲數年再行刊刻亦足以昭 聖度之謙冲且明示天下以敦崇實政不尙虛文之意風聲所被必有樸學興起爲 國家任棟梁之重臣所謂杜文飾之風其道如此臣又聞 皇

上娛神淡遠恭己自怡曠然若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此廣大之美德也然辨之不精亦恐厭薄恒俗而長驕矜之氣尤不可以不防去歲求言之詔本以用人與行政並舉乃近來兩次諭旨皆曰黜陟大權朕自持之在皇上之意以爲中無纖毫之私則一章一服皆若奉天以命德初非自執己見豈容臣下更參末議而不知天視自民視天聽自民聽國家設立科道正民視民聽之所寄也皇上偶舉一人軍機大臣以爲當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臣等九卿以爲當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必科道百僚以爲當然後爲國人皆曰賢黜陟者天子一人持之是非者天子與普天下人共之宸衷無纖毫之私可以謂之公未可謂之明也必國人皆曰賢乃合天下之明以爲明矣古今人情不甚相遠大率慝直者少緘默者多皇上再三誘之使言尙且顧忌濡忍不敢輕發苟見皇上一言拒之誰復肯干犯天威如禧恩曹履泰前聞物議紛紛久之竟寂無彈章安知非畏雷霆之威而莫敢先發以取罪哉自古之重直臣非特使彼成名而已蓋將借其藥石以折人主驕侈之萌培其風骨養其威稜以備有事折衝之用所謂疾風知勁草也若不取此等則必專取一種諧媚輭熟之人料其斷不敢出一言以逆耳而拂心而稍有鋒鋷者必盡挫其勁節而銷鑠其剛氣一旦有事則滿庭皆疲茶沓泄相與袖手一籌莫展而後已今日皇上之所以使養尙阿視師者豈不知千金之弩輕於一發哉蓋亦見在廷他無可恃之人也夫平

日不儲剛正之士以培其風骨而養其威稜臨事安所得人才而用之哉目今軍務警報運籌於一人取決於俄頃皇上獨任其勞而臣等莫分其憂使廣西而不遽平固中外所同慮也然使廣西遽平而皇上意中或遂謂天下無難辦之事眼前無助我之人此則一念驕矜之萌尤微臣區區所大懼也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舜與成王何至如此誠恐一念自矜則直言日覺其可憎佞諛日覺其可親流弊將靡所底止臣之過慮實類乎此此三者辨之於早祇在幾微之間若待其弊既成而後挽之則難爲力矣

應 詔陳言疏

倭 仁

伏惟行政莫先於用人用人莫切於嚴辨君子小人方今 寶籙初膺勵精圖治百爾臣工惴惴焉視九重好尚爲趨向薄海內外亦莫不延頸舉踵觀 朝廷舉錯以下昇平易泰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此其時矣夫君子小人之分藏於心術者難知發於事迹者易知類族辨物約有數端敬爲我 皇上陳之大抵君子樸拙小人佞巧君子恬退小人躁競君子愛惜人才小人排擠異己君子圖遠大以國家元氣爲先小人計目前以聚斂刻薄爲務剛正不撓無所阿徇者君子也依違兩可伺候人主喜怒以爲趨避者小人也諫諍匡輔爲朝廷補闕拾遺者君子也遷就逢迎導人主長傲飾非者小人也進憂危

之議悚動當亡之敬心者君子也動言氣數不畏天變以滋長人君之逸志者小人也公私邪正相反每如此 皇上天亶聰明勤學念典孰賢孰否自難逃 聖明洞鑒之中第恐 一人之心思而揣摩者衆 一人之耳目而混淆者多幾微莫辨情僞滋紛愛憎稍涉於偏私取舍將虞其失當此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大禹所以致歎也今欲求知人之道豈有他術哉亦惟 皇上好學之心勤求不怠使 聖智益明 聖德益固耳宋臣程顥云古之人君必有訓誦箴諫之臣惟命老成賢儒俾日親便座相與講論道義以輔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我 朝康熙年間熊賜履上 聖祖仁皇帝疏謂大學衍義一書爲君師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伏願延訪真儒講求研究務盡其理於是考之以六經之文參之以歷代之蹟實體諸躬默念諸衷以爲敷政出治之本若夫左右近習必慎其選虎賁綴衣亦擇其人非聖之書屏而弗讀無益之事戒而弗爲內而深宮燕閒之間外而大廷廣衆之地微而起居言動之恆凡所以維持此身者無弗備防閑此心者無弗周則君志清明君身強固矣臣以爲二臣所言誠人君修養身心之益用人行政之原也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惟君德成就而後輔弼得其人輔弼得人而後天下治然則開講幄以贊 宸修致治要圖莫急於此矣

應 詔陳言疏

曾國藩

二月初八日奉 皇上諭令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責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據實直陳封章密

奏仰見 聖德謙冲孜孜求治臣竊維用人行政二者臣昔相提并論獨至我 朝則凡百庶政皆已著

有成憲既備既詳未可輕議今日所當講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古今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揚之端

賴我 皇上之妙用大抵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廢一爲我 皇上陳之所謂

轉移之道何也我 朝 列聖爲政大抵因時俗之過而矯之使就于中順治之時瘡痍初復民志未定

故 聖祖繼之以寬康熙之末久安而吏弛刑措而民偷故 世宗救之以嚴乾隆嘉慶之際人尙才華

士驚高遠故 大行皇帝歛之以靜鎮以變其浮誇之習一時人才循循矩準繩之中無有敢才智自

雄鋒芒自逞者然而有守者多而有猷有爲者漸覺其少大率以畏蒞爲慎以柔靡爲恭以臣觀之京官

之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之辦事通病曰敷衍曰顛預退縮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動輒請

旨不肯任咎是也瑣屑者利析錙銖不顧大體察及秋毫不見與薪是也敷衍者裝頭蓋面但計目前

剜肉補瘡不顧明日是也顛預者外面全完而中已潰爛章奏粉飾而語無歸宿是也有此四者故習相

沿但求苟安無過不求振作有爲將來一有艱鉅 國家必有乏才之患我 大行皇帝深知此中之消

息故亟思得一有用之才以挽頽風去年京察人員數年之內擢臬司者三人擢藩司者一人蓋亦欲破

格超遷整頓積弱之習也無如風會所趨勢難驟變今若遽求振作之才又恐躁進者因而倖進轉不足以收實效臣愚以爲使有用之才不出範圍之中莫若使之從事于學術漢臣諸葛亮曰才須學學須靜

蓋至論也然欲人才皆知好學又必自我皇上以身作則乃能操轉移風化之本臣考聖祖仁皇帝

登極之後勤學好問臣逐日進講寒暑不輟萬壽聖節不許間斷三藩用兵亦不停止召見廷臣

輒與之往復討論故當時人才濟濟好學者多至康熙末年博學偉才大半皆聖祖教諭而成就之今

皇上春秋鼎盛正與聖祖講學之年相似臣之愚見欲請俟二十七月後舉行逐日進講之例四海

傳播人人嚮風召見臣工與之從容講論見無才者則勸之以學以痛懲模稜罷輒之習見有才者則

愈勸之以學以化其剛愎刻薄之偏十年以後人才必大有起色一人興學於宮中羣英鼓舞于天下

其幾在此其效在彼康熙年間之往事昭昭可觀也以今日之委靡因循而期之以振作又慮他日之更

張僨事而澤之以詩書但期默運而潛移不肯矯枉而過正蓋轉移之道其略如此所謂培養之方何也

凡人才未登仕版者姑不具論其已登仕版者如內閣六部翰林院最爲會萃之地將來內而卿相外而

督撫大約不出此八衙門此八衙門者人才數千我皇上不能一周知也培養之權不得不責成于

堂官所謂培養者約有數端曰教誨曰甄別曰保舉曰超擢堂官之于司員一言嘉獎則感而圖功片語

責懲則畏而改過此教誨之不可緩也榛棘不除則蘭蕙減色害馬不去則騏驥短氣此甄別之不可緩也嘉慶四年十八年兩次令部院各保司員此保舉之成案也雍正年間甘汝來以主事而賞人參放知府嘉慶年間黃鉞以主事而充翰林入南齋此超擢之成案也蓋嘗論之人才譬之禾稼堂官之教誨猶種植耘耔也甄別則去其稂莠也保舉則猶灌溉也皇上超擢譬之甘雨時降苗興勃然也堂官常常到署猶農夫日日田間乃能熟悉穡事也今各衙門堂官多內廷行走之員或累月不克到署與司員恆不相習自掌印主稿數人而外大半不能識面譬之禾苗稂莠聽其同生同落于田疇之中而農夫不問教誨之法無聞甄別之例亦廢近奉明詔保舉又但及外官而不及京秩培養之道不尙有未盡者哉自頃歲以來六部人數日多或二十年不得補缺或終身不得主稿內閣翰林院員數亦三倍于前往往往十年不得一差不遷一秩固已英才摧挫矣而堂官又多在內廷終歲不獲一見如吏部六堂內廷四人禮部六堂內廷四人戶部六堂皆直內廷翰林兩掌院皆直內廷在諸臣隨侍御園本難分身入署而又或兼攝兩部或管理數處爲司員者畫稿則匆匆一面稟事則寥寥數語縱使才德俱優曾不能邀堂官之一顧又焉能達天子之知哉以若干之人才近在眼前不能加意培養甚可惜也臣之愚見欲請皇上稍爲酌量每部有三四堂不入直內廷者令其日日到署以與司員相砥礪

翰林掌院亦須有不直 內廷者令其與編檢相濡染務使屬官之性情心術長官一一周知 皇上不時詢問某也才某也直某也小知某也大受不特屬官之優劣粲然畢呈卽長官之淺深亦可互見旁考參稽而八衙門之人才同往來于 聖主之胸中彼司員但令姓名達于 九重不必陞官遷秩而已感激無地矣然後保舉之法甄別之例次第舉行乎舊章 皇上偶有超擢則梗楠一升而草木之精神皆振蓋培養之方其略如此所謂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詢事考言二者兼重近來各衙門辦事小者循例大者請 旨本無才猷之可見則莫若于言考之而 召對陳言 天威咫尺又不宜喋喋便佞則莫若于奏摺考之矣 國家定例內而九卿科道外而督撫藩臬皆有言事之責各省道員不許專摺謝 恩而許專摺言事乃十餘年間九卿無一人陳時政之得失司道無一摺言地方之利病者相率緘默一時之風氣亦有不解其所以然者科道間有奏疏而從無一言及 主德之隆替無一摺彈大臣之過失者豈君爲堯舜之君臣皆稷契之臣乎 臣考 本朝以來匡言 主德者孫嘉淦以自是規 高宗袁銑以寡愆規 大行皇帝皆蒙 優旨嘉納至今傳爲美談糾彈大臣者如李之芳參劾魏裔介彭鵬參劾李光地厥後四人皆爲名臣亦至今傳爲美談自古直言不諱未有盛于我 朝者也今 皇上御極之初又特詔求言而 褒答倭仁之諭 臣 讀之至抃舞感泣此誠太平之象然 臣 猶爲過慮者誠見我 皇上

求言甚切恐諸臣紛紛入奏或者條陳庶政頗多雷同之語不免久而生厭臣彈劾大臣懼長攻訐之風又不免久而生厭臣之愚見願 皇上堅持聖意借奏摺爲考核人才之地永丕生厭斁之心涉於雷同者不必交議而已過于攻訐者不必發抄而已此外但見其有益初不見其有損人情狃于故常大抵多所顧忌如 主德之隆替大臣之過失非 皇上再三誘之使言誰肯輕冒不韙如藩臬之奏事道員之具摺雖有定例久不遵行非 皇上再三迫之使言又誰肯立異以犯督撫之怒哉臣亦知內外大小羣言並進卽浮僞之人不能不雜出其中然無本之言其術可以一售而不可以再試 朗鑑高懸豈能終遁方今考九卿之賢否但憑 召見之應對考科道之賢否但憑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賢否但憑督撫之考語若使人人建言參互質證豈不更爲核實乎臣所謂考察之法大略如此三者相需爲用並行不悖臣本愚陋頃以議禮一疏荷蒙 皇上天語褒嘉感激思所以報但恨識見淺薄無補萬一伏求 皇上憐其愚誠俯賜 訓示幸甚

請起復曾侍郎督師疏

胡林翼

竊以本年賊匪大股上犯楚邊節次痛剿幸獲肅清小池口僞城旣已克復湖口縣城並兩岸夾守之僞城及賊船數百號又已焚奪一空片帆不返查九江之賊恃小池口湖口爲犄角者也茲於一月之內奪

其所恃潯城岌岌孤立糧草有餘逃竄無路克復之機似有把握從此大軍建瓴東下直抵金陵擒渠掃穴此天下軍民所日夜企望之機會矣惟是水軍萬餘人江面千餘里若無總統大員節制調度則號令不一心力不齊譬如舟行有檣颿而轉舵不得人陸行有良馬而轡策不在手終必危殆而不安矣水師一軍建議於江忠源創造於曾國藩而整理擴充至近年而始大戰艦輜重八九百號大小礮位二千尊江漢之師如雷如霆軍聲不爲不盛惟是出楚入吳風利不泊卽瓜步金陵均可隨機勦辦其應與吳皖統兵將帥互相策應之處旣非李續賓楊載福彭玉麟所能咨商而李續賓楊載福彭玉麟之嚴厲剛烈落落寡合亦非他省將帥所能調遣且軍旅之事以一而成以二三而敗唐代九節度之師潰於相州其時名將如郭子儀李光弼亦不能免蓋謀議可資於衆人而決斷須歸於一將此又軍事之大較矣楊載福彭玉麟經曾國藩拔識於風塵之中自湘潭出師以至今日久已分爲兩部卽不能統爲一軍在該員本無不和在兩營弁勇卽有才力不相上下之勢是該鎮道勢又不能互爲統轄查丁憂兵部侍郎曾國藩持躬謹慎早邀 聖鑒水師將弁皆其舊部吳會形勢阨塞之要尤所留心前請終制蒙 恩暫准曾國藩讀禮家居曷嘗須臾忘天下哉茲幸機勢可乘東南大局時不可失移孝作忠出而任事天下後世將益信其忠而必不能責其不孝事必見其大而時必乘其先應請 飭下曾國藩迅速起程由鄂抵潯

卽日督同楊載福彭玉麟李續賓等水陸各軍會同將軍都興阿長驅東下都興阿忠勤素著馬隊勇敢冠軍素與南勇將士一力一心必可直搗金陵預操勝算抑臣更有請者自軍興以來凡官軍所到之處賊必嚴爲之備我軍銳意仰攻礮石所及徒捐精銳積日累月壯氣潛銷悍賊乘之轉致於敗又賊之詭計以堅守綴我兵力轉於無兵及兵弱之處狡焉思逞是我軍之膠滯一隅而賊乃得以出沒無定循是不變則兵日見其少而賊日見其多固非賊之果多於官軍亦非賊之果強於官軍也卽如四年臣同塔齊布羅澤南等力攻九江及湖口西岸梅家洲賊城旬日之間傷亡至多五年羅澤南李元度等專攻湖口縣城城不可拔六年七年彭玉麟楊載福約會夾攻迭次血戰因無陸師相依遂無成效其不得手之故無他兵出以正不以奇賊得以先爲之備也此次李續賓楊載福先期密商以陸師五千人從潯城渡江而北揚言進剿宿太而卽夜潛入舟師繞出湖口之下十里天甫黎明舍舟登陸踞城後山巔監其腦而拊其背其時內湖外江水師血戰方酣賊亦盡力抗拒陸軍大呼突入水陸之賊均駭愕失措不知此軍從何而來也是役也臣愚以爲深合於出不意而攻不備之兵機固非臣之智慮所及竊計以陸師精兵六千人另籌每月船價銀二萬兩雇民船四百號從水師之後仍帶長夫鍋帳並二月米糧軍火遇皖南皖北江南等處有賊之處隨機雕剿則我兵所至皆賊計之所不及防迨其聞警調援我軍卽可迎戰

抑或堅守不出我兵亦可改圖兵到之後賊必設備設備之後兵可過歸兵歸之日賊必弛備弛備之日兵可再出計不出數月而賊技已窮賊勢必蹙矣惟是以奇兵雕勦在乎審機觀變無論南岸北岸江界皖界應請飭帶兵大員覘賊所在不拘守成法不頓兵堅城不爲鄰省所節制不爲賊情所牽綴動靜之機默存於心倏往倏來如出九天而入九淵不僅賊匪不能窺其機卽他省將帥督撫亦莫能測其用若使稍有沾滯兵機必鈍矣又兵勇之敢戰者傷亡必多卽如九月初八初九湖口之役水陸中傷共九百餘員名血戰之奇固近年所罕覲然傷亡過多卽宜調回武漢加意休養以慰軍情而養壯氣仍以精兵調赴下游彌縫其闕更番迭戰如環無端則往來進退神變不窮庶不致拘滯一隅轉誤大局應請以九江爲老營根本仍以武昌爲換防並糧臺根本則餉糈不匱而士氣常新必於討賊機宜大有裨益

致兩司書

胡林翼

宜昌以陳守洪鍾委署爲是安常處順循分供職必可不負也佐雜必不能不循資格不循資格則司中吏胥高下其手而撞騙萬端司中於循資序補挨委之餘只須訪拔其聲名之尤美參劾其貪鄙之太甚者便可整飭惟州縣有民社之寄斷不可僅守資格要缺必須遴員差委例得酌量如謂林翼等有私林翼願執其咎而不敢辭林翼昔年從政見天下之督撫藩臬一差一缺無一不照例而行卽無一不挾私

以徇且瘠苦煩難人之所棄者則尙有輪補輪委之人而肥美滑甘則皆捷足者所得懸一例而預謀於例先更變一說以圓通於例外例實足以快其私而不足以杜一切之弊也蓋輪補酌補輪委酌委本有兩端之可趨可避而顛倒之心上下之手則仍在督撫藩臬耳昔在黔湘見藩臬某某開口便言例如某公在湖南無一事不照例實則無一事真照例凡京官有所囑託或吏有所賄求如鼓荅桴其應如響京信朝至司牌夕懸苞苴夜行委札晨發甚有不出省門而獲盜十名或數十名專意請託而記功十次且數十次者矣故曰循例乃適足以快其私故林翼願破格而以一人執其咎也

復張石卿中丞啟

胡林翼

一堅壁清野非用士用民不能集事士民中豈無欺我之人亦豈無僨事之人然兵將之滑者十之九士民之樸者十之六近年宦途雜牧令旣少真才佐雜尤多庸妄其心術見識不堪設想不如士民之真性未漓可激以忠義楚官與民仇楚民與官仇此孟子所謂疾視其長上而不救也惟有勤接見決壅蔽視民如官視官如民無衆寡大小推誠相與咨之以謀而觀其識告之以禍而觀其勇臨之以利而觀其廉期之以事而觀其信知人任人不外是矣近日人心逆億萬端亦難窮究其所往惟誠信之至可以救欺詐之窮欺一事不能欺之事事欺一時不能欺之後時不可不防其欺不可因欺而灰心所辦之事所

謂貞固足以幹事也況賞罰具在董勸因時以大權臨之何患不濟未有注意於保甲團練堅壁清野而無成效者也昔盧忠烈公之督兵大名鄆陽其得力在堅壁清野其制勝在親兵之能殺敵致果也傳重庵以礮堡制苗而練丁千五百人因閒雕剿兵威乃振鈞示招練如何可信爲日已迫訓練豈一蹴可能誠爲深慮竊謂襄毅治粵陶魯參軍所領三百人皆卽時應募而所向克捷且戰且練且守練一日得一日之力練一人得一人之力百金之士千金之士誠爲難得然三年之艾亦在蓄之而已至練勇之不可恃則在馭之之法如何領之之人如何耳 國威久不振矣人心思亂不自今日始亦不自今日止除日日練兵人人講武別無補救之方此說與專言守禦者實可互爲其用而相與有成也一閒諜爲行軍之要而此事最難其弊由於安樂日久無耐勞苦壯膽智之人甘蹈白刃者更不可得矣來諭言我處之一舉一動賊必知之則是保甲不實稽查不力之故賊之舉動我不能知則是未得閒諜之故物色此人談何容易陳平惡草具付之以金而不疑野利棗龜杖至垂斃而不悔其用人之妙用智之巧良可味矣竊謂謀野則獲積誠可通雖非一二月所能猝辦然未有求而不得者一江岷樵昔年在京鄉試負其死友之櫬而歸二次行邯鄲道上送一不曾謀面浙江舉子之櫬此其行誼卽漢代獨行傳中亦不多得昨已函致岷樵彼風節優於天下當有感奮不能自已之誠左公高隱尙不知雄才大略是文忠公一流人物

設其真知必翻然應命今已函致矣林翼才力至劣伏維河海不擇芻蕘不遺故敢卽其所知上陳座右
一代偉人必能宏濟時艱吾楚幸甚天下幸甚

再者所陳各條其要仍以用人爲先卽一技一能亦不可棄不龜之藥勾踐藉以破吳善穿地洞李光弼
因以陷敵信陵得侯生石勒得張賓符堅得王景略皆以一二智謀之士戰勝攻取然必不拘資格然後
丹書中之斐豹得獻其能亦必寬其文法然後怒攻主將之鄧羌立摧勅敵伐曹一役晉文誅顛頡而舍
魏犢自古英雄作用不拘一例良以奇才難得不容不加委曲於其閒耳

致官秀峯揆帥書

胡林翼

連日心憂賊之入蜀日夜不安旁皇無措賊前已分枝竄寶慶武岡矣近乃舍祁陽而以大股盡竄邵陽
新化及武岡其分陷廣東州縣者又必陸續而來旣以綴永衡之追師使湘人疑畏而不得并力於寶武
計亦狡矣查資水發原於武岡夏漲可由安化益陽分犯岳常澧則皆舟楫萃薈之所又聞賊蹤已至洪
江則踞沅水之上流河澣船料堆積如山賊得辰州常德必造船礮以瞰洞庭而洞庭之險必失然此猶
近患也且料賊勢必不如此卽如此以湖北湖南之力尙可掃除一二卽不然禁遏之使不能東下其禍
亦輕也愚見賊必以一二枝犯常德澧州施南以窺夔以三四枝入辰州北河分出永順以窺酉陽秀山

而入涪州則大江之險必失大江之險失則湖北必無安枕之日此乃異常之大變賊計果逞必於近一年內閉關不出自謀巢穴一年之後乃圖四逞十年二十年之內鄂不得安而關中亦必危矣古今謀吳楚必爭上游蓋取高屋建瓴之勢千里江陵一日可至如王濬楊素之造舟於蜀是也又如秦之破楚必先取巴蜀方舟而下以出扞關是也賊之志在此鄂之所患亦獨此爲大耳湖南之辰永等府前面亦無攔阻後路追是送賊入蜀也南撫固無此意而將帥之力不能戰者必且以入蜀爲幸事謂不欲以鄰國爲壑特大言耳中堂昨日賜函欲以水師守三峽之險此湖北切要之大政亦老成忠盡之遠謀惟水師守險自上剿下則事半而功倍自下防上則勢逆而力勞何也盛漲之時水師泊於依岸之處而中流仍不可制蜀中產大木設以巨筏橫撞火船載薪乘風浪夏漲以圖我則固可危又兩岸須陸師乃有依賴之勢楚師守水安得同心協力之蜀師以保陸路又遣將出境譬如遣女歸人其家自有翁姑不能事事歸我主張設遇不知兵情之主帥則調撥乖方如安徽焦湖之失賁寇兵而張賊勢均係可慮之事也且縱能守於一時不能保日久之不懈即使賊不入鄂不能使其不害蜀與秦況賊入蜀則國家歲少二三百萬之入款而又歲增四百萬之出款兵興已十年矣何堪再煩 聖主之焦念哉卽以鄂之一省而論東防吳而西防蜀分兵則兵力單添兵則餉力絀且蜀之鹽斤百貨釐稅亦軍餉所關也蜀之不利鄂庸獨

利乎是必應代蜀爲謀已無疑義矣林翼之志如精衛而愚如杞人近日不寐竊思一策敢獻其愚惟乞中堂採擇施行江西現無多賊景德鎮不過萬人嬰堅壘而不出石逆之入蜀者至少亦必十萬廿萬人若請 朝命以李定泰守饒州饒廷選守撫州彭玉麟守九江卽異日金陵大股因飢分竄上游金陵兵多尙可回剿其禍猶小湖南追兵入蜀將無統一湖南有鄰省遠隔鞭長莫及之勢蜀督有主客相形呼應不靈之苦查現在江西之兵與湖南之兵半係曾滌帥舊部若密奏請 旨飭曾滌帥酌帶江西湖北湖南四川水陸精銳將備由鄂馳入蜀中限五十日可到只須坐鎮夔州而蜀中士風民風已隱然有鼓舞奮興之勢蓋由鄂入夔可繞在賊之前面由湘入蜀則反出於賊之後路矣石逆頗避滌帥之兵去年滌帥欲到浙江而石逆入閩滌帥欲指閩而石逆入粵東此亦有趨而避之之隱情矣一也滌帥創造水師水師將備尤能得情欲保蜀之不失亦非於水師得人不可二也蜀中財賦可以自贍以滌帥前往而兼總督則士民輸將爭先恐後不至卽虞餉竭致呼救於司農以增 主上之憂三也滌帥忠實久在聖明賞鑒之中其事上信友全憑一誠卽如中堂推赤心相待滌帥之感激非常并無絲毫意氣可見其必能成功且此奏爲大局起見 中朝必見採納四也四川新督外強中乾色厲內荏於軍務尤不相宜其調蜀而又來京者嫌於嘆夷之欲撤其人而實則知其不可用也且 聖意必不令往蜀前次派往粵

東雅步從容無心 國事此番到蜀貽害必多有公署任水陸軍務亦不相合必與外省情形格關不通以滌帥督師則石逆必不能逞志保全大局五也金陵之賊必可漸飢皖北之賊鄂人任之惟擒匪之禍甚大招降之禍必有奇變滌帥欲請馬隊意固注於兩淮然兩淮之勢尙不如長江勢力之大且 中朝尙有人能剿此賊西蜀之富五倍於兩淮十倍於江西二十倍於湖北失蜀則急切無人能了此賊 中朝亦未必卽動禁旅是失蜀則禍大保蜀則福大六也滌帥若得蜀中兼署總督軍務緊急必能不請外餉軍務平定必能每歲協濟京餉二百餘萬此可於奏中切實聲明必能保其不誤七也以人事 君大德也保誠篤之臣爲 國家之益大功也薦賢不必受賞隱德必及子孫八也惟是正摺中或用三銜雙銜專銜夾片或用清字專銜另摺以實情密陳力請代辦總督并申明該侍郎本年五月現已服滿且須聲明必有地方之責則餉精不匱州縣聽令乃於軍務有益中堂爲 國宰輔爲柱石臣此等大政非中堂不能進言林翼幼年卽見外省督撫惟陶文毅林文忠與祁竹軒盧厚山先生之心術德量與中堂心術德量同又林翼幼年因見陶文毅請其密保林文忠伊莘農先生作兩江替人文毅深以爲然事關大局安危及早補救實有大功於 國家卽一時未蒙採納亦不失爲忠愛之言如竟 俞允則舉一人而一省受福天下受福矣或疑賊必全竄江西江必不支夫江西不支無礙於鄂亦無礙於天下四川不支

則楚與秦均不安矣兩利兩害擇其輕重惟中堂密酌林翼人微言輕而救蜀救鄂舍此則必無良法如蒙採納一二卽密傳澹村蕙生及同城大員公同密商擬稿須囑之蕙生精心結撰將利害得失之故明白曉暢尤以必得總督爲要著切囑其勿草草也專此密陳敬請採擇酌度

變通迴避以重倫紀疏

同治十二年

王文韶

竊查吏部奏定迴避章程內開祖孫父子自道府以至佐雜各省現任及候補試用各員如非同官令官小者迴避係同官則祖孫父子名分攸關無論補缺到省先後應令其子其孫迴避等因歷經遵辦在案臣嘗詳思其義竊有未妥夫所謂名分攸關者誠以父不可避子祖不可避孫倫紀至重初不繫乎官之同異也今同官者旣以名分攸關而不論其先後之次不同官者又若名分可略而但計其大小之殊是子孫以貴而加於祖父祖父以賤而屈于子孫苟爲孝子慈孫必將慨然有所不忍卽臣等忝膺疆寄遇有此等案件往往不無動于中在部臣定章之始亦謂內則父子外則君臣在家則以父爲尊在朝則以君爲重國家設官大小自有定分不得盡以父子之恩掩君臣之義也臣兼權其輕重而量議其變通凡各省督撫藩臬以及特旨簡放之道府大員朝廷擇人而任簡拔斷自宸衷人臣無所究心于其間若此者以君命爲重應遵照章程令其祖其父之官小者迴避至道府以下銓選爲缺並

隨時揀發分發從前指省留省各員接班固有定章而授職非由 特簡若此者以天倫爲重應准於赴部註冊之日自行陳明無論官階大小概令其子孫迴避似此酌量變通凡爲人臣爲人子者庶幾理得心安于 君親之間兩無遺憾

擇吏

王柏心

自古世雖極治奸民之輕儉者不能絕也小則鬪暴劫奪觸法抵禁大則竊鑄鬻鹽吏人莫敢誰何又其甚者倡邪術誘愚民譬虺蛇莽蜂無時而忘毒螫其所潛伏大抵山谷峻僻及緣邊州邑所恃乎遏奸於未萌銷患於未形者在良吏而已凡此州邑其擇吏視他邑宜尤重其良吏之被薦擢視他邑宜最先而世之從政者往往反此謂地僻則政簡壤狹則功寡不足容才吏唯初從政或左遷及疲老者始往視事報最不得預祿入不能以自給官其地者與謫斥同强者則以爲大吏且棄我脩廉潔勤吏事終無由上聞也行吾掎克而已弱者卽不敢肆爲股削然民之疾苦不聞山川阨塞險易之塗不知戚戚焉以不得去此爲憂何暇治詭隨擊強禦懷遠大之謀哉夫民也以僻遠之故累數十百年不見賢長吏繇是黠桀不逞者無所顧忌從而侵暴之又從而欺罔之乃始囂然弗靜也屬有水旱之菑乘間竊發旁都邑不得高枕而執政者慮不至此何其智乃居曲突徙薪下也始也慎簡司牧不過一指撝之勞繼也徵師糜餉

或窮歲月未能定無乃好難而惡易也乎且僻遠之於近邑猶四肢之於心腹也今有人於手足則任其拘攣蹙蹙而惟心腹之是治豈得謂善養生者哉誠令巖疆邊邑之吏皆擇其簡重有方略者寬而不弛嚴而不殘明而不苛安善良糾豪強聯什伍禁游惰廣德惠以招徠之察荒歉以綏輯之操縱設施視便宜所在試之三年有異績則居課最之先或就加推擢或移治繁劇一切比近邑令長爲優如此則所選得人爭自奮勵不期而邊僻州邑大治邊僻州邑治而近邑莫不治斯誠遏奸之上策銷患之良圖也夫龔遂治渤海李固涖泰山當桴鼓倉皇猶能布威信折衝千里皆良吏已然之效也而況使遏之於未萌銷之於未形者哉

記蠍

管同

管子客商邱見逆旅童子有蓄蠍爲戲者問其術曰吾捕得去其尾故彼莫予毒而供吾玩弄耳索觀之其器中蓄蠍十數皆甚馴投以食則競集撩之以指駭然紛起竄觀其態若甚畏人者然於是童子大樂笑呼持去客謂管子曰得是術也可以御惡人矣夫蠍之毒在其尾去而蓄之彼且仰食於人爲人所戲弄夫天下之惡人虺蜴其心豺狼其性爲毒豈非是蠍比哉然其人固有異衆之才能濟其凶而爲惡爲君相者若能制其毒而用其才彼且畏服以供吾驅使而其惡何由更肆乎昔者孔明之於魏延高歡之

於侯景二子皆英雄得是道矣若他人則不然慮惡人之難御所用皆庸輒易制之徒國無異才事或非常則莫知所措此其智不且出童子下耶管子曰子言誠辨然吾聞諸士人曰蠹之去尾者更生則雙鉤其毒不可療蓋是童子亦幸而未遭是耳夫惡人者久制於人無所致毒苟再發焉其勢將不可復制魏延服孔明而反楊儀侯景畏高歡而弑梁武世有孔明高歡之智則可不然則楊儀梁武抑可深戒矣堯舜之世放殛四凶皆屏棄遠方終身不齒彼四子者豈獨無異才哉吾竊以爲英雄所見不逮聖人也遂書其言以爲用人者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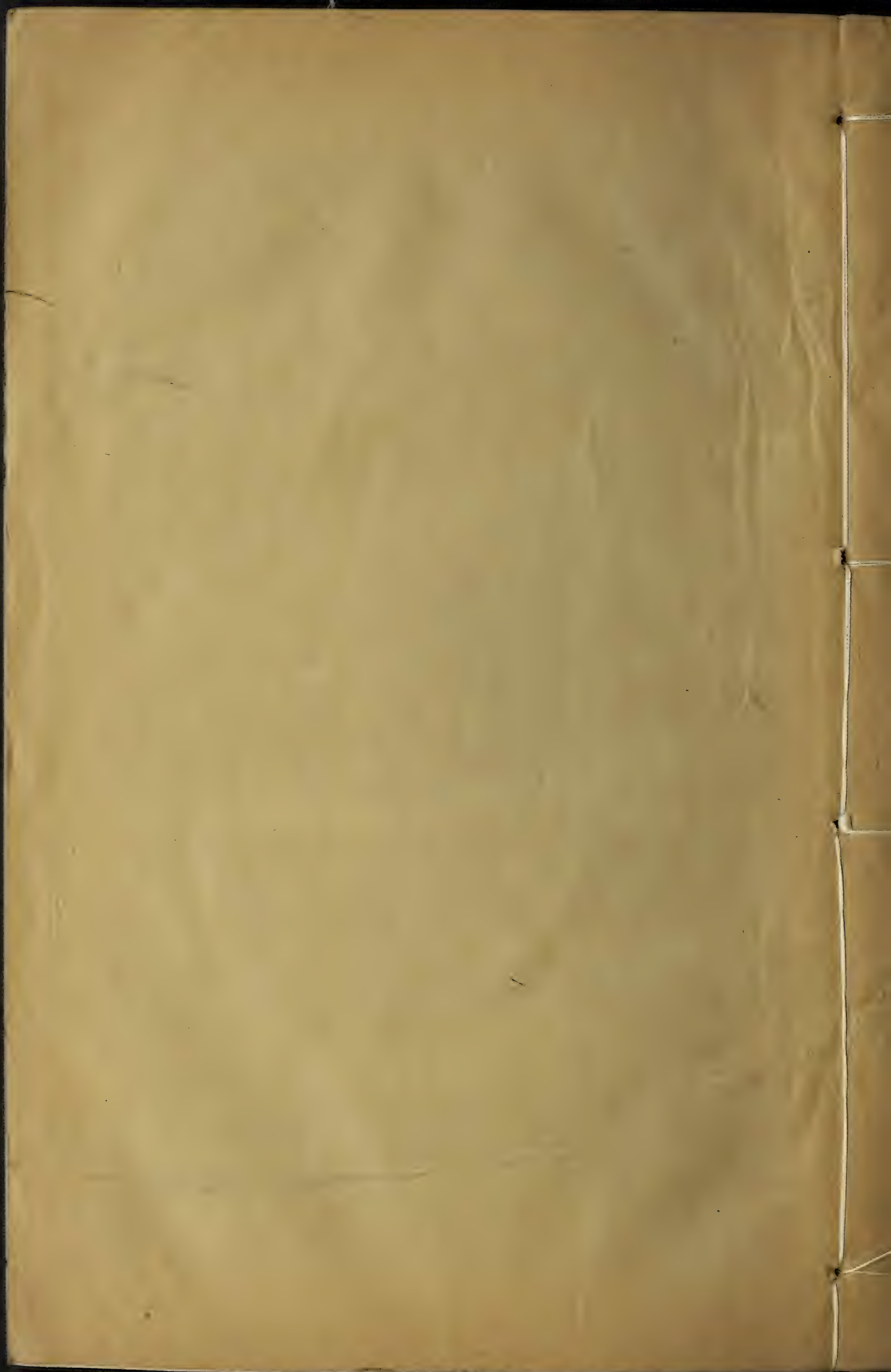
件作馬快請免禁錮疏

沈葆楨

伏惟三代以上庶人在官者與士同祿漢制近古往往由小吏至公卿故循良稱極盛所學其所用也自晉人重門第寢爲風俗相沿至今夫芝草無根醴泉無源不問其所能只問其所出與求才初意已兩不相謀然指倡優爲身家不清彼誠無以自解若供役公署者雖風塵奔走勞瘁不堪究其所逐逐營營者非國事卽民事固天下之所必不可無者也乃不待其作奸犯科而先絕之於人類於求治之意毋乃左乎況不嫻文理者無以爲件作不精武藝者無以爲馬快屏之於不足齒數之列而望有出類拔萃之才起而應之者乎命案全視屍傷爲準屍傷一舛雖臯陶無由得其情洗冤錄一書其理極微又有不盡

一一可憑者須以意會之在由科甲及幕友入仕者日夕研究猶憚其難若再以不自愛之件作顛倒是非含冤其誰訴乎有終身不見賊之兵無終身不見賊之馬快奉票緝捕其危險與臨陣同若罷輒無能安望其爲鷹爲鷂闔不皆成盜藪乎說者謂件作以命案爲市馬快以盜案爲市今再予以出身不啻養虎而傳以翼夫天下未嘗無包攬詞訟之生監不因此而廢士之出身未嘗無騷擾閭閻之弁勇不因此而廢兵之出身賢不肖各以類分進其賢者退其不肖者而已矣若並賢者而錮之是驅之出於不肖也又何誅焉其品甚卑其才甚劣而其權則甚重其不至於惟利是視無惡不作也幾希現查各直省有一縣全無件作命案報驗借諸鄰封遇有應行開檢者則束手無策馬快多不足額其濫竽充數者非能通曉技擊遇有巨案亦束手無策豈無認真公事之牧令欲破格召募而相需甚殷相遇終疏蓋稍有微長者甚不願終身自棄兼使其子孫亦無罪而爲 聖朝所棄也合無仰懇 天恩飭部核議准將件作照刑科書吏一體出身馬快照經制營兵一體出身俾激發天良深知自愛養其廉恥竭其心力庶命案盜案本原易清倘仍作奸犯科自有加等懲辦之法





DS
754
K8
V.5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十五目錄

治體六 臣職

臣事論

軍機故事補遺 節錄

老安司紀事詩序

書強忠烈遺墨後

與余小坡書

與朱幹臣書

李東陽論

奏病勢日增懇 恩賞假調理疏

奏請 訓責樞臣疏

歷陳前撫臣功德在民疏



姚文棟

路德

林則徐

姚瑩

管同

李元度

崇實

何金壽

林肇元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十五

上海葛士濬子源輯

治體六 臣職

臣事論

梅曾亮

天下之患非事勢盤根錯節之爲患也非法令不素具之爲患也非財力不足之爲患也居官者有不事
事之心而以其位爲寄汲汲然去之是之爲大患今夫四民之中士之貴於農工商賈也較然明矣使農
工商賈皆汲汲然有爲士之心則方其爲農也田萊必不能闢其爲工也藝事必不能精其爲商賈也有
無必不能遷然天下之民卒自樂其農工商賈之業而以士爲畏途者彼士也有考試場屋之苦有文字
聲病之學違其程度則又有褫奪扑責之刑以隨其後凡士所深憂以爲大辱者民皆脫然而無患彼民
也度其身而苦其事有萬不可以嘗試者故甘心絕意樂其業而不遷今之爲仕者則不然無愚知賢不
肖也而皆有必爲公卿大夫之心夫吏之遷除或以年計或以十數年計非可朝拜官而夕遷擢也然其
身縻於此而其心去此職而上者不可以層累計人有仕宦十年而不遷調者則鄉里笑之而親友爲之
減色忘分苟得相師成風夫爵祿者廉恥之藥石也善用之則起不善用之則廢廉恥者聰明之隄防也

固其防則盈而潰其防則竭聰明竭矣雖勉強爲作施令布政與吾民相酬對者特其文焉而已故曰有不事事之心而以其位爲寄汲汲然去之是之謂大患雖然是患也不成於賤而成於貴不成於貴賤之懸殊而成於治貴賤之不公大臣者將帥也屬吏者士卒也大軍之沮敗非爲將者之獨奔而法之加必自將者始今夫大吏其日造請問起居者屬吏也供芻薪米炭者屬吏也加聲色頤指者屬吏也聽參覈遷調者又屬吏也有罪則曰是屬吏所承辦也承審也大臣者不知同有罪則曰是大臣也不可與小臣同科科其罪矣而或降級或罰俸不旋踵而復其故其罪同而位卑者則一蹶不可復振用法如此固賤者之不能心服也心不服而隱忍以爲之此其身有不能安而其職有不能盡者矣則宜其以位爲寄而汲汲然去之也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善爲治者所慎重而專任之者大臣而已使小臣之事統責之大臣而大臣之罪不可分之於小吏其大小之罪均法必自貴者始蓋任重而責之者厚厚不爲刻也任輕而責之者薄薄不爲私也夫如是貴者難其事而不敢有以位爲樂之心賤者量其力而無皇皇於冒進之意樂其職故其心安安其心故其事成傳不云乎厚味實腊毒高位實疾顛古之人自一命以上其憂患遞相增也以及至於卿相惟庶人則無憂悲夫自三代而下士之畏富貴而不居者何少也使士也無考試場屋之苦文字聲病之學褫奪扑責之刑而又無農工商賈之瘁以獲高世之名則天下有一不爲士

者其心必不服人主尙安得四民而用之哉或曰如此則非所以貴賢賤不肖之心且無以磨厲人於功名之途者也曰今之貴賤非如古之世其貴賤也以爲不賢乎則固有時而爲公卿大夫矣以爲賢乎則公卿大夫皆自小臣始矣且夫人棄賤就貴之心如水之就下如丸之走阪雖賁育之勇不能抑之聖人不得已而分利害之數與貴賤參之而聽人能不能者之自處政之失也則專其利於所貴而專其害於所賤夫避賤而趨貴罪之可也然使卑賤之憂患甚於貴富人孰不避憂而趨樂是人臣之利非國家之利也然有公忠體國之大臣則亦不利乎此矣

小臣之事統責之大臣此聖人先有司之義不易之理也至有罪則法自貴者始又必視其獲罪之由以權法之輕重嚴其私罪則下絕瞻徇粉飾之習而上之蘊蔽開明薄其公過則下無束縛顧慮之私益得發抒意氣以盡力所事至小臣之罪亦當視其所犯科之不能一律輕論非貴者罪必法重賤者罪必法輕也文特因一時數事推究言之其謂居官者有不事事之心而以位爲寄此實古今致亂之源欲小臣盡職在大吏之考課嚴欲大臣急公在君上之責成重責成重而考課嚴庶無不事事以位爲寄之患若辭枯集苑人之常情自非聖賢鮮不櫻心顯仕人臣當官舉職而不樂卑位者何可勝道量而後入輓近蓋無其人謂厚責貴臣而賤者知止不可得之數也特其議論正大筆力馳騁自然動

中規矩致爲難覲

軍機故事補遺 節錄

姚文棟

雍正十年三月初三日大學士等遵 旨議奏辦理軍機處密行事件所需鈐封印信謹擬辦理軍機印信字樣移咨禮部鑄造貯辦理軍機處派員管理並行知各省及西北兩路軍營今辦事軍機處銀印乾隆初年所換鑄清漢篆其文曰辦理軍機事務印記兩旁鐫刻年月字號一曰乾隆十四年正月日造九字一曰禮部造三字一曰乾字一百二十九號八字○滿洲軍機大臣奉 旨准在軍機處行走者是否準看漢摺之處應由本處繕片請 旨均得 旨准其閱看惟乾隆二十五年尙書兆惠都統侯富德在軍機行走時奉有閱清字不閱漢字之 旨自道光年間以後滿洲大臣一體閱看漢摺均未繕遞摺片○乾隆初年恭遇 聖駕時巡軍機大臣是否隨往皆候 旨遵行乾隆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本處奏 皇上南苑大閱_臣等辦理軍機處除_臣訥親_臣海望總理 行營隨往外_臣鄂爾泰張廷玉徐本訥延泰隨駕之處合行請 旨奉 旨大學士徐本尙書訥延泰去至二十八日又 諭朕駐蹕南苑天氣寒冷吏兵二部輪班之日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不必前往近日軍機大臣除特派留京辦事或先已出差外省及鄉會典試外凡恭遇時巡無不隨往者不待奏請矣○錢南園先生請 敕軍機大臣進止仍循舊

章一摺當史館諸臣撰和珅傳時徧檢不得今見於滇南采風錄云在陳孝廉處得之謹錄於後臣伏觀我朝設立軍機處向來大臣與其職者皆萃止其中用以集思廣益仰贊高深地一則勢無所紛居同則情可共見卽如司員咨事畫稿亦得有定所而無殊歧誠盡善不易之法也乃觀近日惟大學士阿桂一人每日止軍機處大學士和珅或入止於內右門內舊許大臣暫止之廬或卽止於隆宗門外近造辦處之廬大學士王杰則入止於南書房尙書董誥同之尙書福長安則止於造辦處每日惟召見時聯行而入退則各還所處雖亦有時暫止軍機處而事過輒起一切咨事畫稿司員未免趨步兩歧以我皇上乾行之健離照之明大小臣工戴德懷刑決不至因此啟角立朋黨之漸然行之萬世無弊莫過於率由舊章況內右門之內相近禁寢向來因有養心殿帶領引見之事須先一刻預備恩加大臣不令與各官露立是以設廬許得暫止不應於未辨色之先一大臣入止而隨從軍機司員亦更出更入爲日旣久不能不與內監等狎熟萬一有無知如高雲從者雖立正刑辟而所絀已多自宜及早至南書房以備幾暇顧問俟軍機事務旣畢入未爲遲若隆宗門外直廬及造辦處則各色應差皆得覘聽於外大臣於內辦事亦屬未便請敕諸大臣仍照舊規同止軍機處庶匪憚之忱各申五夜協恭之誼共勵一堂其圓明園辦事亦同一體近日和珅福長安止於如意門外南順牆東

向之廬王杰董誥止於南書房之處並請敕禁止謹奏○親王奉旨
在軍機大臣上行走者惟成親王恭親王二人成親王於嘉慶四年正月入直辦事是年十月諭云本朝自設立軍機處以來向無諸王在軍機處行走者究與定制未符隨命出直恭親王歷咸豐同治光緒三朝疊奉恩綸入直在軍機處領班最久嘗倚隆重正未有艾此向來未有之異數也○自乾隆以來定例軍機大臣同進見無獨召一人者道光二年夏湘浦太宰緣事出直文秋潭大司馬出差黃左田大司農病假曹儷笙相國遂獨對者匝月時稱爲異數云○乾隆時裘曰修爲軍機大臣令鹽道之壻某持書寄鹽商牛兆泰上知之諭責軍機行走之人當以慎密防閑爲要裘曰修雖無囑託之言明有囑託之意命卽日出直又軍機章京徐步雲於查辦揚州提引一事預先通信奉旨徐步雲與盧見曾認爲師生此等緊要事件敢於私通信息致盧見曾預行寄頓甚屬可惡著發往伊犁効力天語煌煌前事可鑒直樞曹者不可不知○嘉慶四年御史何元烺奏請酌改軍機處名目一摺內稱軍機處承辦一切事務與兵部之專司戎政者不同現在軍務久經告歲似應更改名目以見偃武之隆奉旨軍機處名目自雍正年創設以來沿用已久一切承旨書諭及辦理各件皆關係機要此與前代所稱平章軍國重事相仿並非專指運籌決勝而言目今三省邪匪久已肅清大功告歲薄海內外共慶昇平不必改易軍機二字始爲偃武

何元烺摺着擲還又十四年戶部議奏摺內將軍機處三字擡寫 上惡其開諂諛之漸 嚴旨誡飭此兩事皆經 諭旨駁正亦一時異聞也○向來軍機章京未定額數自嘉慶四年以後定例滿漢兩班每不得過八人後於每班八人之外復添額外章京一員咸豐三年因軍務較繁復添傳 記名漢章京四人在額外行走同治十一年停減其半○嘉慶四年奉 諭云軍機處行走章京向來俱由軍機大臣挑補並不帶領引見因思各衙門各旗官員卽筆帖式驍騎校護軍校等微員無不由引見補授軍機章京職事較重豈有轉不帶領引見之例軍機章京之由引 見擢用自此年始也○嘉慶十年定例滿漢現任京官文職三品以上武職二品以上及外官文職督撫司道鹽政關差武職提鎮以上各大員子弟均不得保送挑補軍機章京從御史吳邦慶之議也二十五年 諭言大臣子弟有挑入軍機者藉以學習政事未嘗不可造就人材防弊之道初不在是嗣後著無庸迴避○軍機章京例用內閣中書舍人舍人改庶吉士則不復入改六曹御史給事中遞遷卿寺至都察院副都御史內閣學士入直如故惟擢侍郎亦不復入間有以資以廢爲郎得預者率大臣子弟爲然而張公若霽鄂公容安又以庶子侍講入直蔣公炳程公燾又以巡撫罷還京入直皆奉 特旨行非故事也王蘭泉司寇云○乾隆年間滿洲大員如侍郎保成松筠內閣學士博清額索琳福德等漢大員如順天府尹蔣炳副都御史胡寶琨傅顯劉秉恬

孫永清大理寺卿王昶光祿寺卿申甫太僕寺卿程麟候補三品京堂袁守侗等皆令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嘉慶以來始專用司員無二三品大員爲章京者矣

老安司紀事詩序

路德

滑縣老安司巡檢劉公名斌字簡齋陝西咸甯人狀貌魁梧長身而勇健善騎射聞滑民聚衆作會曰種根基嚴禁之不能止乃微服出訪至近寨聞錘鐵聲呼其門不應僞爲迷路者亟叩之鐵匠唐姓者出公入見新鑄刀矛無算不敢請求指迷而出行數十武有地窖入視之博者數十人諸祖禡者睨其旁公問胡不博曰無錢與之錢使博博竟邀與飲飲酣徐問曰此地有謀反者若知之乎衆愕然客何來曰吾汴梁賈也因索債至此耳衆曰老安司劉公甚嚴厲言若洩吾儕無噍類矣速行無多言取禍公卽謁縣強忠烈公克捷告以故馳赴郡告太守太守以其事無驗未之信也公返老安捕鐵匠唐姓者拷問之唐曰吾所造形模皆自林清來問清何人曰直隸教主也與吾邑謝家莊李文成縣吏牛亮臣相往來久矣問清安在曰月前已返直隸因反期既定特往糾其黨尅期內應也問何期曰九月十五日同時舉事公密解唐姓入城告強公與強入未明公率縣役潛赴謝家莊收文成與強公會鞫之文成大言不諱時亮臣充縣庫吏家城中並捕之一訊而服各加刑焉下之獄公徑往文成亮臣家徧搜之得其黨籍時嘉慶十

八年九月初二日也公謂強公曰亂將作矣強公迭發使告急於郡不應初七日黎明城門失守賊衆入公整冠衣短襟袍握刀出時公子嘉善從牽公衣公推之仆急出遇賊於通衢手刃二賊尋遇害嘉善亦見殺嘉善乃公次繼室韓孺人所生第一子也孺人在老安知大禍不遠先期遣前室子寶善姪滋善避難於汴梁嗣得公訣別書使家人積秣樓下四面環之是日親率所生女巧雲子炳善達善婢春梅夏蓮同登樓爇樓下薪俱燔死又八日而清使其黨至京師突入禁垣幸公早擒牛李滑賊不及待先期反不與清應清勢孤捕者就其家縛之牛李受重傷逃不遠爲官軍所獲餘賊悉平賊據滑九十三日大肆荼毒比大兵克復城已墟矣方公之始告變也去反期尙隔旬餘當時卽發兵臨滑按籍擒治隨飛章入奏不三日可達時清黨猶未集也出其不意分路捕之賊衆竄匿不暇焉惡得有九月十五之變哉承平日久官民宴安趨鋤棘藿者包藏禍心相誘以利相誑以神相激以勇蔓延數省響應成羣知者不言言者復不見信卒令變起倉猝上勤宵旰戕官殃民勞師糜帑雖劫數使然亦人謀之不臧也事聞天語褒獎以知縣例議卹賜祭葬入祀昭忠祠予雲騎尉世職以恩騎尉世襲罔替天恩渥矣公長子寶善襲職廕從九品迄今二十餘年補官無期困窘日甚嘗餬口四方其父母弟妹柩俱在滑不得歸葬噫諸賊逆謀敗露實由於公公與強公同殉難強公子逢泰官至監司攝臬篆次子望泰賜

進士入翰林改中書今官同知公子一子長爲寔人同受國恩而一幸一不幸非命與然公之功烈自不可掩德恐其久而湮也作詩記其事俟采風者錄焉

書強忠烈公遺墨後

林則徐

天下之患發遲則禍烈發速則禍輕當嘉慶癸酉賊兵未動時猶厝火積薪也忠烈攘臂一揮賊狀以彰賊謀以破賊黨遂不能須臾忍而朝廷因得以辦賊蓋誠見夫安危之算間不容髮遂決然奮擊至不恤以全家身命殉之顏常山開土門以撓安史王新建抵蠟丸以疑宸壕其功蓋後先相埒而於晏然無事時爲未兆遏謀計冒首禍之戒開非常之原則所處更有難焉者事旣上仁廟以功在社稷褒信乎其社稷之功也歲丙午則徐承撫三秦忠烈次君薨圍司馬出遺墨三紙見示受而讀之其論李公之不阿謂赤心人必不能爲委曲事可以見所養之正論李公之不屈謂無愧明哲保身之義可以見所學之精至於家書所言苦景不以語外人儉德足以範子弟勸安分戒倚勢尋常涉筆於古人修齊之教靡不規矩疊掇合符同自非浩然之氣集義之功真積有素其流露於毫翰間者能如其昭融哉則徐讀公之文想見公之爲人而有感於其已事焉爰綴書傳後以誌嚮往之誠云

與余小坡書

道光乙巳二月

姚瑩

昨過雅州又得一夕談承教爲商出處之宜感何可言區區之愚特不欲有所負非有所貪也嘗念五倫中惟父子兄弟夫婦不言報施若君臣朋友則有視所施爲報者矣大義人人所同施者有殊斯報者愈不可不重古人一言知己感之終身或千金報一飯誠以所入者深也居嘗歎士大夫及世太平爭取通顯一旦有事卽思爲潔身之計何其薄也漢二疏辭官歸里所謂知足不辱者也然其言曰今仕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是其所爲足者不過宦成名立而已不亦鄙乎明儒薛方山非之曰二疏位爲師傅責在輔養太子顧以宦成名立爲榮後悔爲懼其自爲謀則得矣如吾君太子何斯言非苛二疏也君臣大倫不可以欲潔其身而亂之也夫不有身爲貴卿三已之不愠者乎又不有身爲小官三黜之不去者乎又不有身遭放逐九死未悔者乎如二疏是則此三子者豈皆非歟抑此固有兩義當各行其是歟瑩自通籍以來三見黜矣前者爲貧欲得微祿養親亦思有所樹立以大臣薦遂受知遇臺灣力守所以報也英夷之獄議和諸帥皆欲甘心鎮道以謝夷人賴上仁明供辭甫上立出之獄復予官使避夷入蜀此豈尋常恩遇哉所如不合則命爲之非上意也固不得以此遂忘其大夫臣子用心不必求知於君父要當自盡其道孤行其志儻竟不及報而復以黜退或衰病也吾心亦可無負矣官有高卑如子有長幼子不以長幼異性臣豈以高卑易守哉前日面言未盡故卒陳之云爾伯言爲海秋墓

誌銘誠佳然似未盡海秋伊但以文章論耳二人交淺宜不深知瑩道中更作一傳足下以爲何如儻致京師俾知海秋者見之甚善也此閒小駐旬日卽出關西行不具

與朱幹臣書

管同

近聞閣下晉官郎中執法秉公無所撓屈甚慰甚慰而聞諸道路或謂且得御史如其然則同深爲閣下重之蓋古者諫無專官自公卿至庶人皆得諫其後乃專設諫官而百寮之敢於言事者猶不禁也今則百僚不復言事而彈劾諫爭之責一歸給事御史夫爲任既專則爲責愈重爲責既重則當識其大小之分輕重之序必實有關於治忽安危實爲國計民生之所繫託者舉而陳之始爲克盡其官而不負朝廷任使之意若夫毛舉利害不及大體雖後之臺諫習此成風矣而恐非賢者之所宜出也閣下剛毅抗直練達世務其在部中已卓卓有本末然則苟爲臺諫必大有異於今人雖然天下之事不可枚舉言之矣而不可行如不言也行之矣而無補於天下國家之事如不行也閣下處今之勢苟爲臺諫其將何以爲言同聞之世事之頹由於吏治吏治之壞根於士風士風之衰起於不知教化然而教化云者非空文而無實具之謂也以身訓人是之謂教以身率人是之謂化同鄉者私作議俗一篇以爲當今之風壞於好諛而嗜利夫欲人之不嗜利則莫若閉言利之門而欲人之不好諛則莫若開諫爭之路天下之事夫

豈止此然必先舉二端然後人才勃興而法度可以漸講顧不知其言果當否爾今寄上惟采擇焉或謂同子言則近矣然議俗之說責難於君使聽者持子言而得禍則奈何斯言也同竊以爲悖矣古之直言得禍者皆其值主不明而所遭有不幸也當今天子仁恕恭儉敬天愛民雖草茅之士未嘗親瞻日月之餘光而不知聖質然近者伏讀官箴則已窺見九重勵精之意矣而箴於御史實曰敢諫不阿忠貞常矢然則今之求言比於懸韶設鐸可也而論者毛舉利害不及大體是天子欲人之言而諫官瘖不言爾而顧以爲言恐得禍毋乃誣乎無求利之思無好名之見本之以至誠而陳之以愷切持之以至正而出之以和平雖在中主猶能聽受而況聖君哉誠恐得禍則又未嘗無以處孟子曰辭尊居卑又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慮其難而不居其位可也居其位而稍孤其職則大不可也同於閣下相契殊深雖齒德相懸而亦近乎朋友之當責善者矣用敢發其狂言靡所忌諱伏惟留意省察

李東陽論

李元度

人臣之去就揆諸義而已矣道合則留不合則去義也若身爲重臣受先朝顧命不幸新主童昏爲權倖所壘旣不能爲伊霍之事卽當畢力維持以冀君之一悟而徐去其毒卽事或不濟而吾不惜委曲撐拄於其間則吾之心力已罄天下亦陰受其益義不可以決去也苟第悻悻然相率去位自爲計則便矣如

君國何如先朝寄託何昔者明孝宗時閣臣劉健李東陽謝遷同心輔政君臣之際可謂盛矣及帝大漸召健東陽遷至乾清宮執健手曰東宮年幼好逸樂先生輩當勸之讀書輔爲賢主其付託亦可謂重矣亡何武宗立逆閹劉瑾亂政健等力諫不從韓文率九卿伏闕力爭帝擬逐瑾未決健在閣推案哭曰先帝陵土未乾若輩敗壞至此臣死何面目見先帝時健遷聲色俱厲惟東陽語少緩明日諸臣再伏闕爭欲遂誅瑾瑾先泣訴帝前事大變健等並乞骸骨瑾矯旨聽健遷歸而獨留東陽東陽恥之再疏請罷不許健遷瀕行東陽祖餞泣下健正色曰何泣爲當日多發一言同去矣東陽用是蒙詔有伴食中書之謗侍郎羅玘上書勸退至請削門生籍易代後如王士禎輩猶詆之吾獨以謂不然夫武宗惑瑾特未悟其奸耳一旦覺寤猶棄犬豕也後四年太監張永發瑾逆謀遂磔於市瑾非必不可去之奸也又非若莽移漢祚武氏移唐祚立其朝者不可一朝居也健東陽遷皆顧命大臣與國同休戚豈一去所能塞責瑾誅後健聞武宗盤遊無度輒歎息不食曰吾負先帝其歎也與推案之哭東陽之泣餞其義一也健初胡爲出此言哉且其時韓文劉大夏戴珊馬文升楊一清劉忠等皆去位矣謂東陽必不可留則將舉國而空之使武宗益孤立瑾益得爲所欲爲儻扇藏之匕首竟遂逆謀健等何辭以謝先帝史稱瑾凶暴無所不訕侮於東陽猶陽禮敬東陽潛移默奪保全善類天下陰受其庇瑾嘗欲逮健遷籍其家又逮劉大夏楊

一清下詔獄皆賴東陽力解一清卒與張永定謀誅瑾微東陽則一清且不免瑾益稽誅矣此外若陳熊安奎張或崔璿姚祥張瑋等並以東陽救得免死至匿名書出瑾執朝官三百餘人下獄不有東陽不幾無噍類哉宋青苗法行仕者多投劾去邵子曰正賢者所當盡力時也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但相率而去何益烏虜議東陽者其亦思此義也歟攷健遷去位後瑾令焦芳王鏊同入閣鏊雖持正不能與抗惟與東陽彌縫其間多所補救世未有些鏊者遷罷相後越二十一年世宗復召入閣年七十九矣明年以疾歸使必以不仕爲高則遷多此一出世亦未有些遷者而獨苛論東陽何哉東陽果貪位苟祿則立朝五十年宜坐致華廩矣乃猶藉賣文鬻書以給朝夕非是則設客不能具魚菜清節若此而與戀棧者同譏不平孰甚焉或曰子於狄仁傑嘗著論非之何獨寬於東陽曰時義不同也仁傑值革命之變義不當事僞朝東陽顧命元老非可以高蹈鳴潔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間也且仁傑薦張柬之其後柬之反周爲唐世盡以功歸仁傑東陽救楊一清其後一清定謀誅逆瑾獨未聞以功歸東陽且加詬病焉豈非衆好衆惡皆不察哉故論人者貴折衷孔子也

奏病勢日增懇

恩賞假調理疏

光緒二年

署奉天將軍

崇實

竊奴才出關後統籌奉省大局非變通吏治不足以挽頽風非綏靖邊陲不足以清盜賊當卽奏調津軍

越境助剿仰仗 天威平靖東溝之後軍聲大振旋將廟兒溝通溝一帶多年巨匪次第蕩平邊外一律肅清流民仍經向化而邊內積年賊首漏網尙多復飭文武員弁四路跟蹤設法兜拿迄今年餘商旅得以暢行閭閻因而安謐然吏治若不變通則積習相沿不免前功盡棄卽如從前之賄賂公行上司取諸屬吏屬吏取于地方民竭膏脂官飽私橐人心渙散盜賊叢生厯任地方無論力不能辦實亦事不易辦也奴才性本慤直材復輕庸何敢謂辦理諸事悉合機宜凡有益於國計民生者雖至嫌怨交加毅然爲之亦不敢避每遇接見旗民地方官無不開誠布公與之講求治理弊去其太甚法求其可行默化潛移業已挽回十之三四下僚賢否專視大吏爲轉移風化所關卽人心所繫奴才就現辦之事已成之局詳加體察若能以是力持數載庶幾根本重地方可望敦樸如前倘稍游移遷就持之不堅弊卽日生害亦日見此奴才力疾撐持不敢稍辭勞瘁之實在情形也至于邊外善後計自東溝以至通溝綿亘千有餘里厯年以來聚處之衆墾種之多不特各處流民趨之若鶩卽各旗閑散亦多藉地營生賴以爲活大有剿之不可驅之不能之勢不得已推廣 皇仁奏蒙 恩准不咎既往咸予維新因時制宜亦祇有就地升科設官分治之一法誠如王大臣等原議與其守例而諭禁兩窮何如就勢而撫綏較便也其中旗民錯處甫經向化勢須一視同仁方昭公允未便畸重畸輕分別辦理奴才前奏請凡認地開墾者一律編

入戶口冊籍職此之故歷經奏派候補道陳本植總邊務以知府恆泰提督左寶貴佐之復遴選各員分路清查逐一繩丈兼以抽木稅清葦塘設斗租以及山貨各稅分局徵收事事均係創舉在在必須得人地廣事繁現在文武用至二百餘員之多始足以資分布駕馭稍有未協則人心渙散亦甚可虞況邊氓久居化外一旦令其入我範圍更非易易使不經權互用匪特已安者恐其復萌故態卽潛伏者亦恐其再事鴟張此又奴才晝夜焦勞事日繁而病日重之實在情形也現據總辦邊務道陳本植稟稱飭辦一切如安官設兵建城分治各大端籌辦均有規模年內卽可劃清界址而昌圖試辦秤徵斗稅亦辦至二萬一千餘兩現擬添設三廳州縣劃界分疆以資治理已飭籌邊局各員妥爲籌議不日亦可具奏且改練旗綠各軍設汛分防酌定營制等事均須悉心籌度當此諸務蝟集如治棼絲之際思慮稍有未周辦理卽虞遺漏此尤奴才病日重而心亦日瘁之實在情形也但奴才精神有限事機之緩急宜籌倘有不測奴才一身固不足惜而大局攸關何堪設想奴才受 恩深重圖報維艱自顧病軀惟恐貽誤合無仰懇 天恩賞假兩個月迅 簡重臣兼程來奉以便接辦庶奴才得以安心調理一俟病稍輕減卽當銷假以竟奴才之志謹恭摺瀝陳

奏請 訓責樞臣疏

光緒四年

何金壽

比以災荒不雨 皇太后 皇上下詔自責哀痛懇切稍有人心者讀之皆爲感泣顧臣伏思 皇上幼
冲 兩宮聽政雖 權衡自上而翊贊則在樞臣凡用人行政諸大端必資商權而後行樞臣曰可則
旨以爲可樞臣曰否則 旨以爲否蓋今日之 朝政固無不自政府出矣去年晉豫固屬鉅災其餘水
旱風蝗被災者將及十省總由官無善政以致 天降奇災及成災以後疆吏諱災而養禍部臣屯膏而
殃民試問內外諸臣之進退樞臣豈得無援引保護於其間能盡諉之於 皇太后乎考之往代遇大災
則策免三公三公亦自請罷斥今新疆平則樞臣受賞腹省災而樞臣獨不受罰且坐視 宮廷下詔罪
己尙不引咎自陳請予處分又不於擬 旨時懇請 切責災諉諸 天過諉諸 上於心忍乎竊謂樞
臣亦非必有心誤 國也但外雖勤職中少血誠各省之年穀豐則聽其豐荒則聽其荒各省之人民生
則聽其生死則聽其死各省之疆吏賢則聽其賢否則聽其否行下之 詔令奉則聽其奉違則聽其違
部臣之議奏准則聽其准駁則聽其駁不知痛癢委諸自然時局之壞寔由於此今山西死亡過半骨肉
相食析骸而炊河南市鬻人肉行旅斷絕盜賊蠢動 畿輔赤地數百里道殣相望流民數萬闕集京師
輦轂之下奸民乘亂結隊擄物此後何堪設想萬一飢民聚爲明季之流賊微特樞臣等謀 國不忠卽
自謀亦拙矣伏懇 訓諭樞臣責以忘私忘家認真改過庶可上格 天心不然雖 宮廷萬分焦勞刻

責而臣下泄沓如故則感格仍恐無期也

瀝陳前撫臣功德在民疏

光緒八年

貴州巡撫

林肇元

竊原任貴州撫臣黎培敬於七月初五日在籍病歿聞省紳民間而悼歎感泣甚有以首搶地申其哀慕者旋據在籍二品銜分省補用道冷超儒按察使銜分省補用道錢登選候選鹽運司運同楊訓章前雲南鎮沅直隸同知高國鼎五品銜思南府教授莫庭芝五品銜鎮遠府教授周之冕等以該撫臣功德在黔臚列事蹟呈請奏建專祠等情前來臣與該撫臣患難相從始終黔事知之既已甚悉言之不厭其詳上冀逾格之酬庸下慰斯民之愛戴臣查黎培敬湖南湘潭縣人生二歲父卒十九歲母又卒刻苦讀書顯揚有志二十二歲補弟子員卽以母宋氏節孝請旌道光己酉舉於鄉咸豐庚申恩科會試成進士殿試二甲第一名傳臚同治元年壬戌散館授職編修甲子八月簡放貴州學政時貴州苗教各匪亂正劇四路梗阻培敬繞道四川遇臣於重慶相與至合江營次遣湘勇二百人衛之由畢節水城安順入黔乙丑三月始達省會時附省賊蹤飄忽貴陽歲科試亦屢停培敬曰士心不固無以安民也文教不修無以弭亂也乃檄首郡飭屬縣錄童送考同官多難之置不顧考棚諸費悉自備補取數屆生貢六百餘人士氣一揚黔人大悅於是出省考安順調試普安廳文武生以次至都勻時都勻守移駐獨山

州卽以州爲試院未至而賊圍城都勻守遣使問道請緩期培敬益前行賊亦旋遁試畢告都勻守曰州城敝甚何能守度若等力亦不能修吾捐二百金爲諸教官倡得千金矣可伐木就城高而大之守感而督役木城成而賊陷荔波獨山以有守獲全假道粵湘試黎平屬縣永從苗故有學籍苗亂不就試者久矣前撫臣張亮基又以永從貢生黃仁統等具控苗民阻考移咨核辦培敬曰久不應考阻何爲此蓋苗學籍不樂爲漢民侵占耳卽出示安苗召試苗亦欣然就試因取苗生楊嘉相爲拔貢以歆動感化之苗民爲萬民傘以獻自是永從熟苗亦不復再反按試銅仁甫至而荆竹園大股號匪亦至湘軍統領周洪福戰歿距城十五里馬脚巖砲聲震城內官民一日數驚銅仁府縣請緩試培敬特就城外禹王宮爲試院以安人心仍促試日與教官數人監試論文言笑自若應試生童亦倚而無懼迄試畢終無一賊敢薄城且有自賊中逃出薙髮以應試者人以是服其量賊若亦以是感其誠於是歷試鎮遠石阡思南遵義以至大定各府凡十餘年學臣輶車所未至者無不徧歷所至每策一騎挾書吏僕從數人與諸生童言忠義宣國家培養恩澤使以風示亂黨與地方官論戰守事宜每捐金助餉以激發其忠奮丁卯秋奏報試竣回省束裝候代乃初奉仍留學政之命再奉會同該省巡撫辦理勦撫屯田事宜專摺奏事之命三奉賞給四品頂戴署理貴州布政使之命惟時臣以糧儲道同蒞新任培敬語臣曰某以文

學侍從之臣蒙 朝廷特達之知畀以理財用人之任處此艱難困苦之際惟有竭力盡心以冀圖報萬一同心共濟喜得良朋願期相與有成也當是之時黔無尺土之安庫無百金之積寇賊充斥將卒飢疲培敬內匡助於故撫臣曾璧光外商略於故提臣張文德日籌局事夜登陴守每晨旦周歷各門粥廠親試稀稠就食難民存活甚衆戊辰春開州匪首何正寇來投而龍里貴定巨匪潘名傑斡睡楊旁俶擾附省四郊無休息培敬竭得銀三千金與臣所捐得米三千石議請撫臣率軍輦開花砲擊之不五旬而兩城悉下潘名傑棄城遁生擒其弟潘滿亡僞知縣王滿亭等五人嗣潘名傑亦來歸倒戈戰沒自是省垣乃無烽火之驚軍勢始爲之一振奏入奉 旨黎培敬總理軍需局務悉合機宜着卽補授貴州布政使黔自軍興停鄉試丁卯開科士子應試者祇千餘人出入荆棘半途遇害者比比也已巳乃特請補行三科道路稍通行旅無恐先是在學政任內密陳記名提督林自清窮兇極惡請張亮基拿獲正法未行至是商請撫臣密遣提督川軍統領陳希祥設法誅之函首省城奏報得 旨賞戴花翎旋獲拿匪首陳喬生定番軍務平上下游苗夷回逆響應始斷壬申大軍平牛角坡苗巢獲逆首包大肚金桿桿吳候起林陽侯文開等俘省伏法貴州全省肅清 特旨加恩賞給頭品頂戴光緒元年乙亥補授貴州巡撫培敬始攝黔藩庫儲祇八十金在任八年招徠流亡墾治蕪穢以次開徵丁糧賦稅節縮度支交代所存乃得

十萬金又查提雜款以時修葺書院加增膏火並增葺尙節堂酌添嫠婦各額復施棺木局以恤貧而無葬者其勇於爲義百廢俱舉也類如此是年平定六洞逆苗戊寅定番苗民吳琴高等謀亂又討平之其冬奏請 陛見以言已革雲貴總督賀長齡開復處分事部議降三級調用不准抵銷時北上行至保定始聞 命悚然自責亦抑然自安己卯夏奉 旨補授四川按察使起于家趨 朝之任辦理秋審新案二百八十餘起舊案六百數十起設立發審投到所以免勒索保費裁減鋪司款目一萬六千餘兩輯刊故大學士臣陳宏謀理刑文檄頒發各州縣使有所宗法庚辰補授漕運總督十月抵任親勘禮字河堵壩情形南泓水深四丈寬三十八丈南北經四百數十丈擇要下埽是年臘月竟得合龍創辦十七八堡石工向來層丁層順糜費過多改爲丁順間砌省銀萬兩仍以應得餘款捐修湖北堤七廟並各堡兵房三十四所整頓洪湖水陸保甲咨造東海鹽城領江八團戰船以防海口採辦桑秧四萬株分給鄉民領種沿堤栽插柳樹十數萬株以護堤根設官煤局由浙江上海運煤定價平糶以利民用仿揚州借錢局章程設利濟局以加惠貧民裁革陋規清釐積弊窮日夜以爲之未嘗稍自暇逸辛巳五月奉 旨補授江蘇巡撫以勞致疾兼感風濕之症遂患右肢癱瘓奏請 賞假一月調理又續假一月病仍未痊籲懇開缺回籍調理壬午正月行抵長沙僦屋就醫屢藥不效延至七月初五日病卒長子錦纓以光緒元年

貴州巡撫任內例得二品廕生咨部次子錦彝三子錦紫四子錦績五子錦綺六子錦綏長孫澤潤次孫澤澍皆長子錦纓出均業儒該撫臣性情純摯神識開朗在官惟振興學校維持風俗爲急務其考察吏治勤求民瘼一出之以至誠惻怛期於事歸實際故所在著有政績而其扼要以圖獨出奇偉不計死生禍福所至亦無不心悅誠服尤在爲學政時故太常寺卿臣石贊清稱其深得民心以故渥蒙 聖恩異常寵遇其激昂感奮之氣與馳驅圖報之心直寤寐飲食未之或釋而得失在所不顧也每與臣言時方多難吾輩受國 厚恩勵精圖治惟日不足以期稍裨匡扶惟無欺而後能無倦臣資其益亦遂成身心學問之交共事十餘年無一日不相晤慰勸無一事不推誠商榷及任川臬任漕督亦無一舉動不走函相告蓋欲臣觀感興起共報 朝廷意良厚也臥病經年語言蹇澀每言及病勢日深 國恩未報輒至哽咽流涕忠孝之誼實由性生而年未六十氣體素稱強實一病風痰遂至不起生平事功與其志業蓋多有未盡發摠者臣始與同列後爲屬僚深知其所學所行與其政績之所效著輿情之所追思謹據臚奏籲懇 天恩俯准於貴州建立該故撫臣黎培敬專祠並 賞飭將事跡宣付史館至可否 予諡以表勲勤出自 皇上殊恩非微臣所敢擅請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十六目錄

吏政一 吏論

厚養廉議

馮桂芬

許自陳議

馮桂芬

州縣養廉攤扣太多請酌量變通疏

賀長齡

條陳東路情形

胡林翼

敬陳湖北兵政吏治疏

胡林翼

復張石卿中丞

胡林翼

直隸清訟事宜十條

曾國藩

勸誠州縣四條

曾國藩

勸誠委員四條

曾國藩

杜絕苞苴示

張樹聲

整飭官常示

張樹聲

救時芻言二則

張煥綸

救時芻言二則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十六

上海葛士濬子源輯

吏政一 吏論

厚養廉議

馮桂芬

左氏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其今日之謂乎外官自督撫以至典史某缺肥歲贏若干某缺瘠歲賠若干所謂肥瘠者皆陋規之屬揚揚然習於人口恬不爲怪驟聞之幾疑官名爲市肆之名吁可歎也

余友無錫王大令恩綬嘗聞一江蘇官論山陽泰興之肥瘠吾蘇有三陽醬園泰興緞肆大令素樸愿誤會爲此二肆言時館林文忠署語聞文忠亦爲之撫掌

大小京

官莫不仰給於外官之別敬炭敬冰敬其廉者有所擇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羅致結拜師生兄弟以要之大抵大官之廉者僅足不廉者有餘小官則皆不足不足則揭債母十歲三其子子復爲母十年外簡數

已鉅萬債家相隨不去猶冀其潔清自好乎選人亦然

選人在部尤無謂概令在籍候選於吏治無損毫末

然則非本性之貪國

家迫之使不得不貪也而猶且設爲空虛不用之律例凡俸祿外絲毫有取皆坐枉法論贓以綜核名實之法治之曹局一空矣朝廷果不知耶抑知之而故縱邪夫王道不外人情士從田間來寒士居多雖在一命之微莫不有父母之養妻子之贍宮室輿馬衣裘僕從之需親戚故舊之賙卹官愈大則用愈多

外官體統較尊加以延幕友吏役費用數倍於京官大都京官翰林部曹歲需千金遞加之至一品當萬

金外官養廉本數較厚牧令視本數十倍丞倅以上四五倍至督

之而猶有飢法營私致干憲典者斯真貪人矣於是可設爲厲

取所部一錢殺無赦夫而後吏治始可講也或曰數得毋太多

考王制孟子猶存其略以禮記疏稱大國卿祿食二百八十八

萬二千畝之入也次國君祿食二千四百六十人二萬四千

萬六千畝之入也今之州縣古小侯也小侯之祿殆不啻萬

百石中二千石實食一千石

給實錢

十五石行省右丞相俸二百貫以下有差祿薄無甚於元者明初四品以上俸鈔三百貫後又定正一品

米八十七石以下有差 國朝因明制而增益之廢折米折鈔之目雍正二年耗羨歸公加給養廉乾隆

二年增京官恩俸法良意美度越元明何不遂復三代之舊也或曰費得毋不支乎曰另議廣汰冗員人

數已少停漕運減河工所省千百萬已不患不足況吏治既肅百弊皆捐中飽一除積欠自少數年之後

所得必有踰乎所費者矣又文獻通考俸祿下有職田之目列代皆有之宋史職官志諸路職官皆有職田所以養廉也卽養廉之名所自始日知錄稱明初尙存今議厚給養廉議籌復職田縣若干畝紳士徵其租供本州縣養廉次上司次本籍京官亦古采地遺意也

許自陳議

馮桂芬

夫人知不如自知之明周任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夫子稱之左氏傳以選事爲非後世動以私意度人遂不許人自擇官非三代聖人開誠布公之道也夫選事固不可用違其才亦不可與其用違其才不如選事京官乞外自古所有而功令無之惟進士出身之主事中書許改歸班選知縣則又何也外官自願內補自知其不宜於外耳其中無他而功令亦無之至開例則無所不可又何以說竊以爲進士引見之先願就京職者宜聽其陳明而刪去改歸班之例至於難進易退君子嘉之概以爲惡勞好逸忘致身之義不亦過乎無疾稱疾古人所有不以爲欺罔也卽承平數歷數十年一旦有事引疾而去在其人爲負國家而自國家言之則此等怵怯闕茸之徒正宜屏逐之使避賢者路安用束縛馳驟坐令竭蹶僨事哉冠帶閑住不復敘用足矣法過重尙恐其戀棧誤公也其不許辭者惟煙瘴及一切苦差煙瘴宜用地近年壯之人五十受代苦差宜分二途爲筋力之苦宜專簡年壯者爲匱乏之苦國家宜贍

之使不苦亦仁至義盡之道矣

州縣養廉攤扣太多請酌量變通疏

附片

賀長齡

竊恭讀欽奉 上諭直各州縣經管各倉庫責成該管上司層層稽核如果實心查察遇實卽 參屬官各知畏懼何至任意虧空動輒盈千累萬等因欽此仰見 訓言明切洞見弊源 臣敢不實力奉行以期一洗錮習溯查近年以來參辦虧空已不下百餘起各牧令亦豈罔知警戒全不愛惜功名然 臣究不敢自信此後遂無虧空者何也則以致虧半由於攤捐而東省之攤捐又較他省爲重也查東省州縣素稱瘠苦所得養廉本不敷用加以例不準銷各款常年攤扣辦公益形竭蹶又有煮帳不符核減老民賞賚及曹工三成軍需二成已蒙 恩豁免其六年六月以前未攤廉銀尙須補扣而上年盤查案內之無著虧缺及懸抵各款并墊解墊完錢漕等項又須於本年起接扣二成養廉歸補計州縣所得廉銀卽全數坐扣尙多不敷而各牧令辦公有費贍家應酬鄉里親朋又有費供給過往差使又有費不知該牧令如何取辦況盤查虧空皆非現任之事以從前懸缺之項攤之於事後無涉之人揆之事理本未得平在定議之時亦豈不籌計及此特以 帑項不便無著耳 臣則謂攤扣太多不但無補於 國計且於吏治民生大有妨礙蓋州縣祇有此財補於彼者必絀於此是特教之挪新掩舊耳其實舊虧未補新虧已增於

國計仍然無益卽於嘉慶八年東省清查無著虧缺係按缺分大小派提節省彌補計自嘉慶八年起至九年止共提解司庫銀一百十餘萬兩迨後舊虧尙未補清而十九年盤查及專參新虧又積至六百餘萬兩之多此其明證然僅僅挪新掩舊而不敢於分外取財猶州縣之醢謹者也更恐公事方殷費無所出不肖州縣遂於錢漕取盈矣且於詞訟索賄矣錢漕浮則民力疲詞訟失平則民氣鬱其爲害於治道者良非淺鮮尙何國計之能裨益乎當此功令森嚴該牧令豈敢以身試法臣更何敢姑容然竊恐執法從事而犯法者仍不能止何者州縣例得之項爲數無多餘則非侵公帑卽剝民膏其勢固不能逃於法之外而該牧令苟紆目前之急遂亦不顧而甘蹈之也臣所謂不但無益於國計且大有妨於吏治民生者此也臣之愚見竊謂凡事當核其實與其名爲補苴而實則暗損何如緩補舊欠而力杜新虧也凡事當務其本與其操之太感使州縣惟利是圖吏治敝而民生亦敝何如寬爲之地使州縣不敢虐民百姓足則國用自足也臣與現署藩司鍾祥通盤籌計除常年捐款由臣酌量刪減并將最苦州縣免攤外尙有軍需工成仍應補扣曹工三成尙未攤完若再加以盤查案內之二成一時并攤則爲數過多州縣實力有未逮合無仰懇皇上格外天恩俯準將盤查案內之二成緩俟曹工三成攤竣後再行陸續接攤次第歸補如蒙俞允則時日稍緩帑項仍歸有著辦公不窘州縣均得從容既不

能藉口挪移更不敢無端苛斂從此講求治理禁止侵虧民庶獲安倉庫漸裕儻有貪劣之員膽敢恣意虧空則卽嚴繩以法亦足以折服其心似此量爲變通不但無損於國計實於吏治民生大有裨補再東省州縣養廉因須攤扣各項捐款并撥還司庫歷年墊項經前撫臣奏準提解司庫以便攤支扣撥惟查常年捐款係按上中下三等之缺分別攤派其下缺州縣向不分攤卽間有酌攤之款臣已全數刪除所有提解養廉現皆無款扣撥仍須飭令具領不特有領解之煩而該州縣等缺本清苦未得隨時支廉辦公實係支絀臣與現署藩司鍾祥悉心酌議除上中兩等之缺州縣攤捐較多仍將養廉提解司庫隨時扣撥外所有下缺最苦之寧海福山海陽壽張昌樂高宛臨淄嘉祥定陶魚臺臨朐文登鉅野蒙陰海豐新泰招遠棲霞霑化等十九州縣解司養廉現無借墊扣撥應請仍歸各該州縣自行坐支所有曹工三成及盤查二成并懇皇上格外天恩俯念該州縣等缺分太苦辦公實多不敷一併免其攤扣以示體卹在聖恩免攤之處不過十餘州縣爲數甚微而該州縣等以積累之區得此調劑則所益實多更當激發天良倍加感奮所裨於治道者不少矣

條陳東路情形

胡林翼

敬稟者下游情形殆哉岌岌姑卽愚陋之所及知者而言之已不下十數事麻陽船戶辰沅水手皆强悍

有力鎮遠以上驛路脚夫亦游蕩不羈兩三月來客商裹足不前無所得食人心皇皇殆不可支夫以官養民不如使民自養爲盜而死忍饑而死等死耳犯法可以賒死忍饑則將立斃可慮一也各府各廳之寨苗大者一二百家小者三五十家連年盜劫積蓄一空爲良則畏盜而又畏官畏差爲盜則一無所畏是將迫之使爲盜可慮二也良苗終日採芒爲食四時不能得一粟入口耕種所入遇青黃不接之際借穀一石一月之內還至二石三石不等名爲斷頭穀借錢借米亦然甚至一酒一肉積至多時變抵田產數十百金者心怨之而口不敢言其黠者則怨憾所積引羣盜以仇之而漢奸終不自悟方且失之於盜劫而取償於盤剝可慮三也苗產盡入漢奸而差徭採買仍出原戶當秋冬催比之際有自掘祖墳銀飾者蒿目痛心莫此爲甚各廳并無錢糧贏餘專恃差徭採買一切陋規以爲公私之用近年民力日絀官事日多卽令如數收納尙呼瘠苦何能禁令而強以不情且力役粟米之徵一概停止則苗民脫身化外不及知有上下之分是禁之固難將縱之而任其多取乎則窮愁怨嘆苗民日見其感將更法而歸於受田之漢民乎則差徭採買有已成之俗例而非賦役之正供苗寨本無錢糧漢民豈肯領受訐告紛紛上下其手可慮四也官取於苗者十之三土司通事差役之取於苗者十之七取良民之精血以供其宴安酖毒之資台拱丹江古州八寨清平其弊尤深可慮五也漢奸恐喝苗民無所不至卽於上年十月倡言

某人帶兵見黑便殺雖大張曉諭開誠布公其造言恐喝之人卽平日盤剝之人卽異日倡亂之人欲藉以快其私耳人心思亂無理可喻可慮六也官兵數萬已成廢器卽令千人爲營而賊可破凡有血氣莫不痛心屯軍九千餘名布置各堡本極周密然虛籍徒存實政無補數十年之積弊不能一日挽回今日之食屯田者半是刁生劣監一旦繩之以法則捏造黑白勾煽愚苗其禍且益速操之太急是鼂錯峭直之弊委心任運是胡廣中庸之謂可慮七也邪教之興隨地皆是根柢旣深萌芽已露惟大臣持正而不阿小臣奉公而潔己則無隙可乘尙可不卽舉發黔中近年大憲兢兢業業察吏頗嚴然在上有震動恪恭之心在下有得過且過之意未經患難不知恐懼公牘所到寓目已忘可慮八也天下治亂之機不外義利二字人心嗜利則亂人心嗜義則治近年嗜利之人豈惟官哉凡在官之人皆然也卽在野之人亦然用人而不得所養雖堯禹之憂勤不能以治天下則養人而耗財多處已亂將亂之時則賞不得不重罰不得不輕故耗財尤多度支已竭仰屋空嗟可慮九也禍積於蕭牆勢處於危急而不能不資成案秉舊例絳侯之乞憐於牘背魏尙之見屈於刀筆吏古今同慨必至於決裂不可收拾例案一無所施而後節目疎闊則事已不可爲可慮十也勤王事者食於官舉義旗者食於民舍稽事而割正夏湯是也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諸葛之言是也南陽太守稽留義師斬一守而人皆奉令孫堅是也天下非鄙吝

之人不能聚財非抑勒不能散鄙吝之財明懷宗之勸諭而不助軍餉李自成之腦箍而盡數以獻叔季人心大抵類是粵逆入鄂括取民財計逾千萬設官爲董勸則十萬亦難不至此時不知悔懼人心又大抵類此黔中官兵仰給於藩庫藩庫又仰給於鄰省轉運則有所不能抑勒則有所不敢畏首畏尾勢必致官危而民亦不安可慮十一也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言道學者疑之而英君賢相之方略實不外此自強者天道之所取自弱者洪範謂之極帝王馭世之微權必取強桀之人預爲駕馭爲我用而不爲人用世廟募武力絕倫之人令史相國統領駐防豈爲駐防哉所以消天下之英傑而不覺耳姚啟聖督浙閩署中歲費以百萬計不數年而海澄公施侯歸於麾下今欲鎮攝邊陲必須日日練兵貴東一路幅員至大非挑練精兵八百人分防分捕且戰且守則不足以攝奸萌而資防範一年之費又將安出可慮十二也黔餉設令不繼則兵民皆困禍不旋踵將任其自亂而自已乎抑將養壯士而去老弱核名實而察空曠也非常之原黎民所懼行之不善是明季裁驛卒之事行之而善是商鞅變法之事成者爲怨府敗則爲禍階可慮十三也保甲團練實救時之善政委員之辦事其時甚暫恐民不信其勢相隔恐民不親則非牧令不爲功矣然而奉虛文者無實意察小害者忘大利大憲之董戒不啻穎禿而唇焦各屬之奉行惟有稟覆與告示可慮十四也大江東去望風瓦解刺背奸細反來黔地卽是逃匿之餘亦恐勾煽之

禍可慮十五也以上十五事姑卽東路而言之然而言易行難病多藥少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挽回亦非空言說剿所能補救約而言之則亦不外練兵求才察吏籌餉四事耳已亂易治也未亂易治也而將亂難治林翼之愚陋卽使殫精竭力亦無補於萬一況一人之精力幾何一人之才識又幾何如石填海如蚊負山固自知其不堪矣

敬陳湖北兵政吏治疏

胡林翼

查湖北軍務不飭已歷五年無論賊匪之多寡強弱而聞警先驚接仗卽潰者比比皆是上下相蒙恬不知恥推求其故則以將領不得其人紀綱不立而是非不明也深思紀綱所以不立是非所以不明之故則誤於使貪使詐之說不知己則先爲貪詐所使而曰吾能使貪使詐也豈不謬哉本省旣無得力之兵將而川楚河南勇目之黠桀者糾合無賴隨營投效以一報百以百報千冒領口糧交綏卽潰所投不合又顧之他 國家之帑項至爲艱難而徒以供無賴之慾壑以此殺賊猶北轍而南轅勢必不可至遣散不得其方則相聚爲盜耳此近三四年楚北募勇之大患其流毒將有不可思議者矣古之治兵者先求將而後選兵今之言兵者先招兵而並不擇將譬之振衣者不提其領結綱者不挈其綱是棼之也將自斃矣督_臣官文上年受事以來收集兵勇力加整頓得力尤在馬隊之忠勇能使三軍之士風氣爲之一

變查有前任湖南臬司降補知府魁聯久任寶慶衡州岳州等處捐解私囊養士募勇已歷十年其志趣公忠迥非庸俗可及經督臣官文派充總理營務伉直明決知無不言釐剔弊端獨任勞怨實爲湖北軍務必不可少之員目下力疾從公尙難羈以職守惟馬隊及各營之精銳必應迅速進取而湖北本省餉少勇多冗雜不治不戢自焚後患方大急應裁汰浮僞簡練精銳可否 敕下魁聯幫辦湖北南北兩岸水陸營務事宜責成一例簡汰該員曾任三品大員應否 賞給三品卿銜以重事權之處伏候 聖裁非臣所敢擅請至湖北綠營兵丁怯懦若性正額虛浮軍政營制蕩然無存而其虛糜錢糧如故也現署提督楊載福才識嚴明如可假以二年必能整飭惟東征事急水師無可專委之員容臣再行詳思訪舉另摺 奏聞此爲兵事急應整飭之要武漢形勢壯闊自古用武之地荆襄爲南北之關鍵而武漢爲荆襄之咽喉武漢有警則鄰疆震驚南服均阻控制無術本根旣搖四年之中武昌三陷漢陽四陷 國帑因而虛糜民生因而凋敝東南數省受害之烈亦惟武漢爲尤甚矣昔周室征淮師出江漢晉代平吳久謀荆襄王濬造船循江而下陶侃之勦鎮守武昌宋臣岳飛李綱之謀畫岳鄂均以此爲高屋建瓴之勢控制長江惟鄂爲要固東南一大都會矣夫善鬪者必扼其吭善兵者必審其勢今於武漢設立重鎮則水陸東征之師恃武漢爲根本大營有據險之勢軍士無返顧之虞軍火米糧委輸不絕傷痍疾病休養

得所是則平吳之策必在先保鄂郡矣保鄂之不失必須先固漢陽蓋漢陽爲江漢總匯武昌僅南岸一府而漢陽則可通八府也臣查歷年湖北之失在於漢陽並不設備江面無一水師下游小挫賊遂長驅直入束手待斃莫可如何前車之覆殷鑒不遠應請於武漢設陸師八千人水師二千人此萬餘人者日夜訓練則平時有藜藿不採之威臨事有折衝千里之勢本境亂民隨時征討固可銷除隱患且東征之師孤軍下剽善戰者必傷久役者必疲傷病之人留於軍中不僅誤戰亦且誤餉若以武漢之防兵更番替代彌縫其闕則士氣常新軍行必利至水師以礮爲利器礮聲震疊無半年不小修之船亦無一年不大修之船更番迭戰以武漢爲歸宿則我兵常處其安而不處其危矣或疑武漢兩城公廨私廬百不存一城周二十里設守爲難臣愚以爲非是蚡冒藍縷以啟山林衛文作都訓農通商是在行之以儉而訓之以勤耳苟此而不能守去之他處何益此武漢宜急設防練兵之要湖北莠民之從賊者以興國崇陽通城通山大冶廣濟黃梅爲最多臣於臬司任內由岳州駐崇陽一月以保甲之法勒令首戶網斬三千人未及畢事而馳往九江矣兵至爲民賊來從逆及今不治終必爲亂治之之法兵勇搜捕不僅徒滋擾害亦且事久無成惟有保甲清查戶族網獻分別斬釋之法然而教令不得其人則法不能行害且滋甚其已被賊擾之三十餘州縣吏惰民驕其未被賊擾之三十餘州縣官仇民而民且仇官夫吏治之不修

兵禍之所由起也士氣之不振民心之所由變也官吏之舉動爲士民之所趨向紳士之舉動又爲愚民之所趨向未有不養士而能致民亦未有不察吏而能安民者臣恐湖北之民揭竿而起者不必粵匪之再至而將盜弄潢池矣卽如五年大熟州縣乃或報災經臣駁斥在案六年大飢州縣轉不報災又經臣迭次駁斥在案以豐爲歉是病國計以歉爲豐是害民生而終必害於國計又查積年以來每遇歉歲官吏私收而恩旨蠲緩者實惠不及於民則有所謂挖征名目又有所謂急公名目無一非蠹國病民飽丁胥之慾壑而肥官吏之私囊實堪髮指凡下與上交接之事諉之幕友而官不問凡官與民交接之事諉之門丁而官不問詞訟案牘病在積壓盜賊奸宄弊在因循夫州縣之所謂小事卽百姓大事今日之所謂小賊卽異日之大賊厝火積薪更切隱憂又如軍餉浩繁不能不取給於捐輸牙帖釐金以資小補報捐則有踈堂贅見之費牙帖則有勒索之費釐金則有私設之費其所繳於公者薄其所取於民者厚臣受事以來迭次特參均蒙恩旨俞允在國自有刑章在臣亦甘爲怨府惟深思利弊之原劾貪非難而求才爲難前者劾去後者踵事而巧避其名則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且賊擾之地官缺久懸觀望不前所在皆是臣愚以爲必應嚴禁官場應酬陋習羣吏更始崇尚敦樸屏退浮華行之數年或可改觀人情固欲自便其私上無所求則下可自贍責以廉潔而無辭風尙必使先趨於正大官所

好卽羣吏所瞻不煩董戒而自變目下情形州縣尙懸缺待人可否 敕下部臣暫勿拘臣文法資格地

方吏治是臣專責容臣次第清理分別委署如果試驗有效才具出衆卽行 奏請試署以期實濟而利

民生此吏治急應整飭之要以上三事是湖北之先務其餘應辦事宜容臣隨時 奏請 恩訓刻下武

漢甫經收復人或以爲已治已安矣而臣之所憂方大如以爲已治已安則前此固已收復二次矣況江

西腹內七府尙淪於賊與四年之僅失九江者情形迥異江西之腹內均與武漢唇齒相依旁軼橫出又

不僅九江安慶爲足慮也未收復之先事勢極難而文武尙有懼心收復之後布置尙易而特恐文武均

萌肆志外省粉飾之習久在 聖明洞鑒不揣愚昧直陳於 聖主之前可否 敕下廷臣核議准行

復張石卿中丞亮基

胡林翼

聞某帥左右無一正人無一謀士其謹叟嚮背盡是貴遊中習氣此誠不可與爭權觀於烏都護江岷樵之言不用而諉過於鍾泉卽知其無能爲矣不如姑示韜晦待其自敗以敗事計之當在此時矣竊見閱歷之深無如仲紳某帥一日不離粵西仲紳卽一日不與粵西之事例以古人忠義之至固有未協然委曲求全保身卽以保 國如操縱得宜指揮若定能如胡梅林之籠罩趙文華亦行軍之長算也至堅壁清野非用士用民不能濟事士民中豈無欺我之人亦豈無僨事之人然兵將之滑者十九士民之樸者

十六近年官途頗雜牧令既少真才佐雜尤多庸妄其心術見識不堪設想不如士民之真性未漓可激以忠義楚官與民仇楚民與官仇此孟子所謂疾視其長上而不救也惟有勤接見決壅蔽視民如官視官如民無衆寡大小推誠相與咨之以謀而觀其識告之以事而觀其勇臨之以利而觀其廉期之以事而觀其信知人任人不外是矣近日人心逆億萬端亦難窮究其所往惟誠信之至可以救欺詐之窮欺一事不能欺事事欺一時不能欺後時不可不防其欺不可因欺而灰心所辦之事所謂貞固足以幹事也況賞罰自在董勸因時以大權臨之何患不濟未有注意於保甲團練堅壁清野而無成效者也昔盧忠烈公督兵大名鄆陽其得力在堅壁清野其制勝在親兵之能殺敵致果也傳重庵以碉堡制苗而練丁千五百人因間雕剿兵威乃振鈞示招練如何可信爲日已迫訓練豈一蹴可能誠爲深慮竊謂襄毅治粵而陶魯參軍所領三百人皆卽因時應募而所向克捷且戰且練且守練一日得一日之力練一人得一人之力百金之士千金之士誠爲難得然三年之艾亦在蓄之而已至練勇之不可恃則在馭之之法如何領之之人如何耳 國威久不振矣人心思亂不自今日始亦不自今日止除日日練兵人人講武別無補救之方此與專言守禦者實以互用而相與有成也至間諜爲行軍之要而其事最難由於安樂日久無耐勞苦壯膽智之人甘蹈白刃者更不可得來諭言我師一舉一動賊必知之則是保甲不實

稽查不力之故賊之舉動我不能知則是未得間諜之故物色此人談何容易陳平惡草具付以多金而不疑野利棗龜杖至垂斃而不悔其用人之妙用智之巧良可味矣竊謂謀野則獲積誠可通雖非一二月所能猝辦然未有求而不得者矣

直隸清訟事宜十條

曾國藩

第一條通省大小衙門公文宜速

凡公事遲延通弊有二曰支曰展支者推諉他人如院仰司司仰府府仰縣之類一經轉行卽算辦畢但求出門不求了事是也展者遲延時日如上月展至下月春季展至夏季愈宕則愈鬆擔遲不擔錯者是也各省均難免此習氣而直隸則似更甚藩司照轉督院之文有數月未轉行者總局奉飭核議之件有終歲不議詳者上控之案飭府先查大概往往經年不報飭縣錄案詳復亦或經年不復催提錢糧則曰另文批解催提人證則曰傳到卽解宕過數次上司亦遂置之不問上下相容疲玩已甚前此猶有軍務可諉本部堂當肅清之後不得不力挽積習與諸君子舍舊圖新以公事之勤惰覘同官之賢否除尋常文牘外如催解銀解犯之類均須酌定期限分記功過其四種月報之四柱冊限期送省懸榜官廳至飭道府先查大概之事飭州縣錄案詳復之件亦將限期懸牌官廳違者記過小過積至六次大過積至三

次者撤委示懲司道有積壓之文本部堂必面加詰責督署有稽延之牘亦望僚友立進箴規通省上下皆以勤字爲本自有一種旭日初升氣象雖不專爲獄訟而清訟之道必自此始

第二條保定府發審局宜首先整頓

保定發審局雖爲首府之專司而實總督衙門之分局凡京控省控奏交咨交各案總督獨挈其綱而兩司與首府分任其責若不能詳慎連結則積案日多弊端百出聞京控發交到局委員往提人證間有得錢賣放之弊行賄受託則以患病外出等詞捏稟搪塞此一弊也案證提到省城分別保押聽候審辦有發交清苑取保者縣役任意訛索有發交轅門取保者府役與門丁任意訛索有取店保者店家居奇勒捐擇肥而噬此又一弊也每過堂時必有差役承帶案證而承帶之差往往五日一換換差一次講費一次誅求無厭此又一弊也斯三者全賴首府認真防範督院及臬司隨時稽查提犯則刪除閒人專提要證愈少愈好札飭本地方官依限解到不得輕率委員前往取保則再三訪察嚴禁訛索承帶則一案一差始終不准更換吾輩稍盡一分之心訟者少受一分之苦及發交局員審訊每案只派一員承審一員副之凡京控巨案初到時正副二員將案宗細看過堂一二次尋出端倪開一節略其末卽稍判曲直五日之內臬司帶同首府及正副承審官上院本部堂與之商論一番名曰議獄其應由藩司主稿者則兩

司帶同首府局員上院議獄議畢再行審訊緊要工夫全在議獄一次及初訊一二堂而案之是非已明矣未過堂之先不妨詳慎訪察既過堂則須求速了愈速則真情易露愈久則幻態彌多其業已淹滯者尤須設法催辦上司以嚴札催之首府以婉言催之局員以仁心自催之另立限期分記功過訊結之後取保者飭令速歸管押者立予釋放卽監禁者亦時加檢點惟恐瘦斃首府之滯獄一清通省之風俗立變造福造孽只在吾人寸心一轉移間耳

第三條州縣須躬親六事不得盡信幕友丁書

牧令爲自古要官百姓之所託命非才德俱優難言稱職然天下安得許多龔黃卓魯萃於一方吾輩與人爲善懸格不可太高但求中材可勉者苟能以勤字爲本事事必躬必親便可造到第一等循吏直隸怠玩之習相沿已久每逢三八告期或委典史收狀或由承發房將呈詞送交門丁門丁積壓數日送交幕友幕友擬批掛榜而本官尙不知呈中所告何事至判閱稿票時任聽丁書主政按照呈內姓名全數差傳不敢刪減一名甚至經年累月未嘗坐堂訊問兩造破家蕩產求息訟而不能此小民所以困窮案牘所以叢積也今與諸君約有六事宜躬親者放告之期必須親自收狀能斷者立予斷結不能斷者交幕擬批必須親自細核分別准駁准理者差票傳人必須親自刪減命盜案件以初起供招爲重必須親

自勘驗愈速愈妙承審限期何日解勘何日詳結必須親自計算監禁管押之犯常往看視每日牌示頭門每月冊報上司必須親自經理六者皆能躬親則聽訟之道失者寡矣如其怠惰偷安不肯躬親者記過示懲如其識字太少不能躬親者嚴參不貸

第四條禁止濫傳濫押頭門懸牌示衆

凡小民初涉訟時原被告彼此忿爭任意混寫多人其中妄扳者居多且有差役勾串牽入呈內者票上之傳人愈多書差之索費愈甚名曰叫點所謂堂上一點硃民間萬點血也嗣後自理詞訟只准一原一被一千證或證至二三人爲止不准多傳傳到人證非命盜大案不准輕於管押只許當堂取保候訊萬不得已而羈押則須隨時親到班館查訪有無凌虐私押等弊仍製造大粉牌一面懸掛頭門之外將在押人姓名逐一開載並註明某月某日因某案管押書明牌上傳衆周知倘書差舞弊私押准家屬喊稟嚴究本部堂常常派人密查如有並未懸牌或牌上人數與在押之數不符與月報之數不符者記過重懲

第五條禁止書差索費

凡一呈詞到案如有交涉富民及巨商者則差役勾串門丁買此案差票又或丁書納賄簽粘原差之名

於票尾朦官標判又或家丁求明本官指名簽差此種弊竇無處無之又或原差串通告狀之人伺該差值日方來喊控以爲朋比訛索地步此卽江南所謂坐差也差役持票到門引類呼朋叫囂徵逐婦女出避雞犬不安本家之搜索旣空親族或因而受累及審訊時有坐堂之費將結時有了衙門之費兩造議和者又有和息呈詞之費一字到官百端需索瘡痍赤子其何以堪自今以後各屬當除以上積弊凡簽差皆擇謹愿者分路酌派不准丁書粘簽指請一切規費酌量核減視民家有差騷擾如吾家有差未退視民家有訟糾纏如吾家有訟未結官長設身處地則民間受福無窮此在良有司寸心自儆自修吾不能一一預懸記過之格然訪察得實亦必隨時嚴懲

第六條四種四柱冊按月呈報懸榜

直隸向來章程州縣按月呈報上司者約有五種一曰新舊各案已結未結開摺呈報二曰監禁之犯開摺呈報三曰管押之犯開摺呈報四曰監管病斃者具稟呈報五曰竊賊未獲者具稟呈報每月報此五事立法可謂至密至善矣乃近來不報之縣甚多呈報之縣甚少卽或偶報一月又復間斷數月以致無可稽查今欲清釐獄訟須將此四種章程認真行之本閣部堂定一格式首曰積案上月控者爲舊管本月控者爲新收審結者和息者注銷者爲開除未結者爲實在次曰監禁次曰管押皆分舊管新收開除

實在爲四柱又次曰逸犯無論強盜竊賊土匪逃軍凶犯要證但係逃逸應緝者概名之曰逸犯分舊逸新逸已獲在逃爲四柱其逸犯名數未定者則添註曰又應緝者幾起每縣每月填寫格式一葉而四種朗然在目矣其每種各開人名事宜清單仍照向例開寫但宜略不宜詳耳州縣每月初一二三等日辦齊四柱冊四種由驛遞省其偏僻之縣自度驛遞難到者專差送省限十日內送齊院司查對數目釘成總冊存於三處官廳大衆閱看其未報者報而不實者立予記過其已報者視結案獲犯之遲速監禁管押之多少定該員之功過有過有功者另寫一榜懸於三處官廳此皆本省舊章前督劉公會申明之本閣部堂與諸僚友當力行之

第七條嚴治盜賊以弭隱患

近來盜案迭出搶劫頻仍勒緝嚴比之文書不絕而罕見破獲之犯初二三參之奏咨不絕而終無降調之官卽真正強盜斬犯而再三勘轉狡供駁回亦非四五年不能正法爲從者更逍遙法外毫無畏憚是以盜風日盛邦畿重地萬方輻輳而行旅皆有戒心從前梟匪教匪捻黨降衆餘氛未殄一夫煽動羣盜嘯聚此直隸之隱患也欲弭大患先除小盜州縣一遇盜案無不責成捕役捕役之能幹者強半通賊本不願於破案一經破獲之後解府解省往返羈留費用半出自捕役捕役應得之工食本官久指不發解

案之費資該役無從措辦此捕快所以藉養賊爲生路視獲賊爲畏途也嗣後各州縣皆宜厚養捕役工食之外另給月餉恣其所爲譬如良將厚養死士不問千日之過但責一朝之效及至捕案之時購線募人等費官爲給發重懸賞格少者數十金多者每名百金或數百金捕而不獲則又酷刑嚴比血濺肉飛大利在前峻法在後而捕役之不盡力者寡矣既養捕役以治其標又擇團長以治其本選明幹者數人立爲團長優加禮貌酌給薪資令之幫辦捕務約束鄉鄰首告者有賞隱匿者連坐禁賭場以清其藪孳窩家以絕其蹤專講捕盜之實政不尙會緝之虛文既獲之後分別兩種辦法一種賊少而情輕者仍照舊例招解勘轉一種賊多而情重者稟請本部堂可否照軍法從事本部堂審擇要犯批令先行解省委審明確立正軍法劇盜之首速梟羣賊之膽自破而梟教擒匪之餘黨或亦可弭患無形除具奏外仰各屬實力遵行其平日不能治本治標臨時不能重賞嚴比者記過撤參其果能認真緝捕者懸賞之銀每名百金可令獲犯之人徑來督院領賞卽難解之犯本部堂亦可派兵迎護事事相諒相助要不使屬員有掣肘處耳

第八條訟案久懸不結核明註銷

鄉曲愚民每因一言參商致起訟端迨事過氣平或經親友勸解又復怨釋悔生彼此情甘罷訟而衙門

索和息錢文難以措辦因而避匿遷延久不到案此案懸不結之一端也又有刁民憑空砌詞涉訟或挾仇或漁利造作影響無據之言誣告多人但求准狀不求審理遞呈之後永遠不敢到案此案懸不結之又一端也直隸天津河間此等惡風尤甚若任其經年懸宕則被告干證受累無窮每逢新年開印或值新官到任一概換票一次恐嚇傳提徒爲書差門丁謀利之券實可深恨查例載各衙門告言人罪一經批准卽令原告投審若不赴審輒復逃脫及並無疾病事故兩月不到案聽審者卽將被誣及誣證釋放所告之事不與審理拏獲原告專治以誣告之罪等語嗣後有日久未結各案原告兩月未經呈催卽照原告兩月無故不投審例將案註銷並將差票查繳以清積牘一面將註銷緣由稟聞一面彙入月報冊列於積案開除項下報查

第九條分別皂白嚴辦誣告訟棍

直隸民情樸厚剛直好善之風甲於天下而健訟逞刁者亦復不少或貧民挾仇訛詐砌詞上控希圖拖累富民或莠民聚衆相謀動以錢糧差徭控告官長借大題爲斂錢之計或訟棍扛幫不勝復以詐贓斃命控告書差借延訟爲鋪啜之計種種幻態不可言狀一經批飭提省則奸計得行而無辜受累嗣後省控之案院司不可輕於批准情節支離批詞卽宜斬截不可用姑准飭府查復等語少准一謊狀卽多造

一陰功其必須准理者不可輕批提省但責成本管知府秉公研訊或委賢明之員前往會訊其提省審辦者則須剖分皁白實究虛坐理無兩是勢不兩存近來直隸京控省控之案一經發交讞局平日則多方彌縫臨事則一味含糊告官得實者承審官迴護同僚但議以不應重不應輕之咎告吏得實者承審官刪改情節但科以笞杖及除名之罪其控告全係虛誣者則又曲庇奸民惟恐反噬但以懷疑妄控及愚民無知等語了結之奏交之案十審九虛刁訟之民十虛九赦問官皆自命爲和事之人訟棍皆立身於不敗之地皁白不分莫此爲甚自今以往凡京控省控重案本部堂率屬議獄之初卽當確究虛實審實者卽治被告以應得之罪虛誣者卽治奸民以誣告之罪黑白較然不稍含混一變向來麻木不仁之習訟棍之積猾玩法者除照律科斷外再加嚴刑以痛苦之本部堂懲治他犯恪遵律例獨至治盜賊訟棍則當格外從嚴冀以救一時之弊有識者尙鑒亮焉

第十條獎借人才變易風俗

嚴懲訟棍邪氣雖除而正氣不伸則風俗仍難挽回風俗之美惡主持在縣官轉移則在紳士欲厚風俗不得不培養人才古者鄉大夫賓興賢能考其六德六行六藝而登進之後世風教日頽所謂六德者不可得而見矣至於六行曰孝友睦婣任卹孝友則宗族敬服睦婣則親黨敬服今世未嘗無此等人也任

則出力以救急卹則出財以濟窮今世亦未嘗無此等人也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今世取士用文字詩賦經策其事雖異其名曰藝則一也今之牧令卽古鄉大夫之職本有興賢舉能之責本部堂分立三科以求賢士凡孝友爲宗族所信睦姻爲親黨所信者是爲有德之科凡出力以擔當難事出財以襄成善舉者是爲有才之科凡工於文字詩賦長於經解策論者是爲有學之科仰各州縣採訪保舉一縣之中多者五六人少者一二人其全無所舉及舉而不實者該牧令皆予記過教官如確有所見亦可隨時稟保舉有德者本部堂或寄扁額以旌其宅或延致來省賜之酒食餽之儀物舉有才者本部堂或飭屬派充團長酌給薪水或調省一見札令幫辦捕務舉有學者本部堂或薦諸學使量加獎援或召之來省肄業優給膏火每州每縣皆有數人爲大吏所知則正氣可以漸伸奸宄因而斂迹此雖與清訟無涉而端本善俗尤在於此用一方之賢士化方一之莠民芳草成林荆棘不鋤而自悴鸞鳳在境鴟梟不逐而自逃諸良吏無以爲迂而忽之

勸誠州縣四條

上而道府下而佐雜以此類推

曾國藩

一曰治署內以端本

宅門以內曰上房曰官親曰幕友曰家丁頭門以內曰書辦曰差役此六項者皆署內之人也爲官者欲

治此六項人須先自治其身凡銀錢一分一毫一出入無不可對人言之處則身邊之人不敢妄取而上房官親幕友家丁四者皆治矣凡文書案牘無一不躬親檢點則承辦之人不敢舞弊而書辦差役二者皆治矣

二曰明刑法以清訟

管子荀子文中子之書皆以嚴刑爲是以赦宥爲非子產治鄭諸葛治蜀王猛治秦皆用嚴刑以致乂安爲州縣者苟盡心於民事是非不得不剖辨讞結不得不迅速既求迅結不得不刑惡人以伸善人之氣非虐也除莠所以愛苗也懲惡所以安良也若一案到署不訊不結不分是非不用刑法名爲寬和實糊塗耳懶惰耳縱姦惡以害善良耳

三曰重農事以厚生

軍興以來士與工商生計或未盡絕惟農夫則無一人不苦無一處不苦農夫受苦太久則必荒田不耕軍無糧則必擾民民無糧則必從賊賊無糧則必變流賊而大亂無了日矣故今日之州縣以重農爲第一要務病商之錢可取病農之錢不可取薄歛以舒其力減役以安其身無牛之家設法購買有水之田設法疏消要使農夫有生聚之樂庶不至逃徙一空

四曰崇儉樸以養廉

近日州縣廉俸入款皆無著落而出款仍未盡裁是以艱窘異常計惟有節用之一法尙可公私兩全節用之道莫先於人少官親少則無需索酬應之繁幕友家丁少則減薪工雜支之費官廚少一雙之箸民間寬一分之力此外衣服飲食事事儉約聲色洋煙一一禁絕不獻上司不肥家產用之於己者有節則取之於民者有制矣

勸誡委員四條

向無額缺現有職事之員皆歸此類

曾國藩

一曰習勤勞以盡職

觀於田父農夫終歲勤勞而少疾病則知勞者所以養身也觀於舜禹周公終身憂勞而享壽考則知勞者所以養心也大抵勤則難朽逸則易壞凡物皆然勤之道有五一曰身勤險遠之路身往驗之艱苦之境身親嘗之二曰眼勤遇一人必詳細察看接一文必反覆審閱三曰手勤易棄之物隨手收拾易忘之事隨筆記載四曰口勤待同寮則互相規勸待下屬則再三訓導五曰心勤精誠所至金石亦開苦思所積鬼神亦通五者皆到無不盡之職

二曰崇儉約以養廉

昔年州縣佐雜在省當差並無薪水銀兩今則月支數十金而猶嫌其少昔年舉貢生員在外坐館不過每月數金今則增至一兩倍而猶嫌其少此所謂不知足也欲學廉介必先知足觀於各處難民徧地餓殍則吾輩之安居衣食已屬至幸尙何奢望哉尙何暴殄哉不特當廉於取利并當廉於取名毋貪保舉毋好虛譽事事知足人人守約則氣運可挽回矣

三曰勤學問以廣才

今世萬事紛紜要之不外四端曰軍事曰吏事曰文事而已凡來此者於此四端之中各宜精習一事習軍事則講究戰攻防守地勢賊情等件習吏事則講究撫字催科聽訟勸農等件習文事則講究丁漕釐捐開源節流等件習文事則講究奏疏條教公牘書函等件講究之法不外學問二字學於古則多看書籍學於今則多覓榜樣問於當局則知其甘苦問於旁觀則知其效驗勤習不已才自廣而不覺矣

四曰戒傲惰以正俗

余在軍日久不識術數占驗而頗能預知敗徵大約將士有驕傲氣者必敗有怠惰氣者必敗不獨將士然也凡委員有傲氣者亦必僨事有惰氣者亦必獲咎傲惰之所起者微而積久遂成風俗一人自是將

舉國予聖自雄矣一人晏起將舉國俾晝作夜矣今與諸君約多做實事少說大話有勞不避有功不矜人人如此存心則勛業自此出風俗自此正人材亦自此盛矣

杜絕苞苴示

兩廣總督

張樹聲

照得本部堂蒞任後節經諭禁致送門包及私行餽納等事並與本署巡捕門印簽押約法三章概不許收受珍貨禮物張示客座想已週知特恐日久懈生或致有蹈前項等弊合再切諭以後凡遇三節兩生日及各屬員謝委赴任等事如昔年所稱巡捕敬禮家丁門包各名目一律禁革至本署文武各巡捕及家丁人等當差清苦自宜體恤其私已由本部堂酌給薪水以資辦公俾不致有身家之累除已嚴飭該巡捕家丁人等凜遵節次諭禁如有私相授受定即嚴究不貸外凡我僚屬務當共體此意毋得濫有所與致負諄諄告誡之本衷是所大願本部堂服官二十年宦遊南北每念德薄能鮮叨竊非分常愧上無以酬報國恩下無以表率僚屬惟此兢兢介節願與諸君子共勉之本部堂或稍藉免於愆尤焉

整飭官常示

張樹聲

照得東省官場風氣猥下本部堂蒞任之初即經張示客座深惡躁進鑽營自謀自炫之徒告以無論何處書函何人說項一概拒絕弗受本部堂諄諄告諭亦深切著明矣本月初四日忽有候補鹽大使卓景

瀛親持請托書函來轅投遞接閱之下詫異實深該員在省候補業已有年本部堂示諭煌煌並非來自田間尙無聞見乃胆敢覬覦請託親自齎投視上司禁令直等於弁髦迹其悍然罔顧之情本應立舉放流之法姑從寬典以策將來應將候補鹽大使卓景瀛記大過一次停委三年聊示小懲以爲大戒除札飭運司註冊並行東藩臬二司查照外合再揭示咸使聞知凡我僚屬務各痛除惡習修身立名勿爲不可必得之干求坐失不可不顧之廉恥倘有復蹈前轍斷難仍事姑容也勉之慎之

救時芻言二則

張煥綸

粵省民既豪侈官吏化之故簠簋不飭者多廉隅自勵者鮮以貪墨之吏臨强悍之民宜乎民則挾制而無復忌官則陰懾而不敢聲矣脫有稍知自好者輒目爲怪物必排去之而後快故今日治粵要務急宜獎清黜貪以風勵有位而其本在於崇儉

粵俗之蠹莫甚賭博賭博莫甚闖姓其始以鉅捐餌大吏大吏惑之其炤遂熾近來屢加嚴禁而餘炤仍未熄風聞粵中賭館林立街市中熙來攘往半皆爲賭奔馳實則獲肥起家者百無一二傾蕩家產流爲盜賊者所在恆有而民終迷而不悟者蓋由歷來官吏強禁其外而未嘗曉譬以利害耳曉譬宜先紳士又須嚴防官吏胥役私受陋規爲之容蔽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十七目錄

吏政二 銓選

裴行儉知人論

陸錫熊

免迴避議

馮桂芬

請禁書吏捐保知縣疏

于凌辰

職官不准報捐流寓省分疏

駱秉章

請道府州縣四項無庸減成疏

閻敬銘

遵 旨整頓吏治緣由疏

岑毓英

滿御史保送升遷請 飭部酌改章程疏

烏拉喜崇阿

奏爲知縣外補壅滯懇 恩量予變通疏

附片

張之洞

請 飭議改調改選縣缺疏

何璟
張兆棟

酌議補署各缺章程疏

附片

劉錦棠

敬陳管見疏

剛毅

經世文編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十七

上海葛士濬子源輯

吏政二 銓選

裴行儉知人論

陸錫熊

古聖人之所謂知人則哲而不失天下士者非但決之於富貴福澤間已也亦觀其心與術而已故有濟世之心而沈淪阨塞於下者則必思所以引之引之不得則又必表而出之曰某某棟梁才也無匡時之術而或偶乘時竊祿位者則必思所以退之退之不得則指之以明風天下曰某某食粟而已不足任大事也此無他不以祿位衡人而後我之心乃公而後人之真愈出唐高宗時進士王勣咸陽尉蘇味道皆未知名獨吏部侍郎裴行儉知其必掌銓衡託以弱息而王楊盧駱四子方貢時譽行儉決其不令終後果偃蹇以死行儉以是稱知人吾甚嘉行儉之鑒衡不爽而獨惜其所挾以論人者之非其本也何則我之所以能鑑人者以其無我之見者存也古人君纍囚臣僕皆可置之上位而晉之祁奚且舉及其仇彼豈嘗以有利於我而後爲之哉而其人卒能不負所知而天下服其識今行儉之於勸與味道也吾意必最之以得位行道之所宜乃但曰弱息爲託而已則是行儉意中初不必有辨別賢愚之真識也彼不過

思得一身都通顯者以庇其子孫而賞識於下僚則其人尤爲易感適見二子者駸駸有競進之才知其將貴且達矣於是外託知己之名而陰遂其私願此特保守祿位者之所爲而初未計及於其人之才與器也不然者當時人才輩出如狄梁公張漢陽魏高要等皆有撥亂反正之才行儉苟識其一人引薦在位豈不足以扶將衰之朝而弭未然之禍計不出此而沾沾於一二模稜唯諾之小人亦安得爲大臣之度哉且行儉之於王楊盧駱也斥之以浮躁淺露似矣而以爲非爵祿之器則其言尤有可議者夫使士而果以享爵祿爲貴也則古今來天如顏子窮如夷齊亦可以浮躁淺露目之乎庸碌如張禹無恥如馮道亦可以其去浮躁淺露之習而許爲端人乎且也息夫躬之在漢王融之在齊信所稱浮躁淺露者矣而亦能致位公卿傾動一世四子者特不幸耳又烏足執以定天下士也且夫四子之文采照耀豈得盡以無行疑之哉當武氏專朝義師東起駱賓王能草檄以聲其罪卒死於難亦有合於見危授命之義以視味道之身相僞廷諂媚女主者相去幾何又安得以非享位之器而謂遂足以相勝也果如行儉說則凡懷才抱德而終身顛顛者皆可謂非享位之器而引庸才以誤國者且得自附於知人之哲矣豈足以訓天下哉雖然學者苟執先器識後文藝之一言以求遠乎浮躁之習進不屑唯阿在庭退亦不願以文章名世則行儉之語亦未嘗無節取也夫

免迴避議

馮桂芬

事有顯背三代聖人之制釀民生無形之害開胥吏無窮之利沿襲數百年墨守之爲金科玉律而不知變者莫如官員迴避本省之例成周三代世家草澤俱任於其國維楚有材晉實用之變也非常也漢之朱買臣元魏之畢安敬山堂肆考畢四世爲本郡太守唐之張漢周宋之范仲淹皆守本郡明代始有南北選之例後遂定爲迴避本省不聞明之治勝於古之治也爲此說者不過曰官於本地關說之徑路熟恩怨之嫌疑多囊橐之取攜便而已不知營私固易舉發亦倍易阿比固多責備亦倍多祖宗邱墓之所在子孫室家之所託立身一敗萬事瓦裂非一官傳舍之比鄉評之可畏甚於輿論愚則以爲官於本地較之他鄉倍宜自愛自重亦人情也至於遠任之害昔人多有言之者舟車驢馬人夫之費其給之也非斥產卽揭債其償之也非國帑卽民膏到官之後言語之不通風土之不諳利弊則咨訪無從獄訟則詞聽無術不得不倚奸胥爲耳目循宿弊以步趨於國計民生損乎益乎況乎關說之徑路難通則轉多因緣之輩矣恩怨之嫌疑不涉則彌無忌憚之心矣囊橐之取攜不易則更益齎送之費矣人果賢耶不可待之以不肖人果不肖耶仍無以禁其不肖無益於國有損於民莫此爲甚今制惟親老告近爲天理人情之至然亦多爲條目有年歲之限有次丁有無之別稍不合卽謂之規避遠省曾亦思國家之設官取其能治民

乎取其能行遠乎慎孰甚焉且又何以處夫勾通書吏遷就以求合者乎竊以爲此法宜反而用之大吏特簡者不論外府廳州縣各官用宋政和無過三十驛之法三十里爲一驛無論有親無親皆選近省縣丞以下不出省復古鄉亭之職庶幾參古制今國民交益矣

請禁書吏捐保知縣疏

通政使 于凌辰

竊惟知縣一官刑名錢穀實有專司撫字催科皆宜盡善我朝設官置吏以來首嚴茲選非科甲官廕明經正途出身者不得濫授邇因軍饟浩煩暫開捐納一途原屬權宜萬不得已之計復恐其賢愚錯雜有害百姓故立甄別之法以防之慮深遠矣至於書吏該衙門當差十數年後而始得充經承經承役滿後其能幹者僅得從九未入職銜而亦不能卽選其已登仕途者非永無升轉之例或經督撫保舉亦必其曾任佐雜佐貳論資計俸著有能聲方准升轉從未聞有以尙在本衙門當差之書吏並未充過經承亦未選過從九未入而卽驟選知縣實缺者有之實自近來之保舉遞加始查書吏派充各項差使非必事務繁多轉勞於本衙門也亦非必自備資斧甚苦於本衙門也赴差有口費住差有津貼較在本衙門已偏得多多且又非若軍營差使並無所用其奇才異能試問所司者何事亦不過供奔走管書記耳以書吏爭趨之捷徑卽保以佐雜佐貳已不爲不優矣而保者竟遞保至正印選者卽銓選一實階殊與慎

重名器之道未甚允協且各衙門書吏久慣作奸作僞非精明上司靡不墮其術中是以每恭逢 恩詔蠲租減賦賑災救荒凡有關民瘼者 天語煌煌必切誠毋任吏胥舞弊仰見 朝廷洞燭靡遺刻刻防杜至意若一旦而令若輩驟膺親民之任故習復萌勢必多方掊克以謀飽其私橐何暇爲國何肯爲民書吏縣令斷非小民福星況當此兵燹之後地方半多凋殘何堪再事朘削全賴爲司牧者廉明公正愷惻慈祥以與民休息至如何安集如何撫綏更如何而始可以爲民父母在書吏平日旣未討論講求臨時必至錯置顛倒縱使督撫不時舉劾其間愛惜功名者亦或有然求什一於千百之中竊恐官方之日壞而民生之日蹙也縣令一官所關實非淺鮮可否請 旨飭下該部按冊逐一檢查將書吏由保舉層層遞加至銓選知縣一條永行禁革其已選知縣實缺並已經指省分發試用知縣或由得保舉知縣後加捐者概行撤銷另爲酌核獎敘更擬請嗣後除銅局捐輸軍營保舉外凡係派書吏差使永不得層層遞保至正印官階以示限制而杜冒濫庶於 國體官方兩有裨益

職官不准報捐流寓省分疏

四川總督 駱秉章

竊查捐例內載指省分發一條原以俯順輿情而廣登進所指之省其捐生並非該省之人於官常原無妨礙且入仕之人必先呈明原籍並服官省分不准置買田產均例有明文所以杜漸防微之意至爲深

遠乃近來各省有自其祖若父流寓數十年託業是邦寓居眷屬其子弟生長已與土著無異乃貪圖便利竟以原省籍貫報捐卽指發流寓省分是雖爲客民已在部民之列一旦混入寮案與地方官相抗甚或所捐官職較大居然以勢分相凌不惟遇事諸多窒礙且驟使之臨民其平昔同居里巷之人必生藐玩而其親戚故舊多係本省夤緣請託旣難破除情面且寓居旣久閭閻瑣細無不周知藉故搜求挾嫌羅織尤所不免求其奉公潔己裨益地方百不獲一是與服官原籍者理實無殊而較置買田產者更多流弊現在川省不乏其人他省諒亦不少臣愚昧之見擬請嗣後指省分發之員先合呈內申明並同鄉官出具印結亦添註所指省分並非向來流寓及其祖父並非託業斯土方准分發俟到省後仍由督撫確查如係隱匿從前流寓朦混指捐卽行奏參嚴加議處至前此指發流寓省分各員悉令呈明改發別省毋庸另繳指省分發銀兩以示體恤

請道府州縣四項無庸減成疏

閻敬銘

竊惟捐例之開藉以籌備京外餉糈原爲朝廷萬不得已之政而行久弊滋不但無補軍需抑且暗虧國計伏見我皇上御極以來時以澄叙官方爲念於大學士祁雋藻順天府尹蔣琦齡之奏下疏通正途之議於給事中郭祥瑞之奏嚴甄別捐納之條於湖南巡撫惲世臨之奏加實交免保之例仰見聖

明洞鑒至悉至詳但流品之雜名器之濫諸臣皆詳切言之而流弊之極至於侵國帑病民生者則言之未詳夫國家立賢無方正途出身者未必皆賢輸納出身者豈盡不肖然捐輸原爲籌餉計臣請卽以籌餉言之外省自道府以至佐雜等官皆准捐納丞佐雜職尙無民社之責道則巡察數郡府則表率一方州縣一官則寄以地方寄以百姓寄以城池府庫寄以錢糧征收責任尤重自古未有不慎選牧令而能治天下者也卽以納資階進亦不宜視之太輕今計各省捐輸減成章程合以籌餉定例直東兩省離京不遠報捐章程與銅局相等豫省以餉票折收加一成現銀約居十成之二湖廣川浙約居十成之三江西兩廣約不及十成之三雲貴約居十成之二安徽全收餉票約居十成之一其餘各省均無過於三成者計由俊秀捐納州縣至指省分發不過千金至捐免保舉一成長收實銀亦僅增數百金耳持千餘金之本儼然爲數萬生靈託命之官宜其只計及州縣之有錢糧未必計及地方之有百姓以臣所見收納錢糧而計山東一省大縣五六萬兩小縣亦萬餘兩不等彼以官爲貿易者則於其間略一侵吞已逾原捐之數卽令嚴查重究叅革查抄而所侵之項已歸無著國家所賴者惟正欸之錢糧捐輸不過補助於萬一若如此明效輸將暗虧帑項通盤籌計是得於捐輸者少而失於帑項者多卽爲籌餉計亦不宜減成輕予人以州縣也道府爲督率州縣之官州縣旣須照例加成道府亦應歸一律惟有仰懇

皇上飭將道府州縣四項官職仍按籌餉定例減二成章程呈繳實銀均在京銅局報捐不得以鈔票現錢繞算庶救敝補偏而於京餉亦大有裨益或謂現在部定章程凡捐納人員到省後均由督撫甄別立法慎重察吏不明督撫之責也不知巧宦行徑每善彌縫到省之初類能謹慎一經受篆目見可欲遽易其操迨至上官查出糾參於事已爲無及卽於此項人員到省嚴爲考試胥予停委停補旣非朝廷示人以信之義亦無以激輸公報效之忱且停者此輩安必後來卽勝於前待之太輕人不自惜棄置若器政體非宜臣愚以爲徒齊其末不如力遏其源也或謂同一捐資未必捐項多者皆可用之才捐項少者盡不肖之輩不知從前捐納州縣一官不下萬金非家道殷實及自度才器尙堪任使者必不敢冒昧呈捐其父兄亦不令其子弟躁進卽任官後經手錢糧思欲染指自揣身家甚重不肯嘗試爲非所以我朝屢開事例權濟一時均無大弊獨至今日不然者實因捐一州縣所費無多有力者子弟相沿爭爲壟斷無力者借貸而至易於取償官不安於末秩士不安於讀書衆志紛然羣趨於利欲其自愛其可得耶非開捐之爲害而減成之爲害昭昭然矣或謂各省軍務未平需餉正殷京師八旗營餉待用尤急遽議加增或恐捐生觀望致餉項無出不知現辦軍務各直省均不專藉捐輸直東豫晉之餉出於地丁江皖湖廣之餉出於地丁者半出於釐稅者半粵閩之餉出於地丁鹽茶陝甘之餉出於地丁協濟川浙之餉

出於地丁釐稅惟雲貴兩省餉無所出稍資於此然合歲而計所入無幾究亦無益軍資今僅將此四項官職改歸京局其餘仍許照例減成報捐則各省均可補苴毋庸過慮惟京餉所需甚急何敢不慎加計議臣在農曹詳知銅局每月所入出於封典職銜貢監生者十之七出於實職官階者十之三此四項在實職官階中尙不能及三分之一卽使上免者少於捐務原無大損况擬收新章照籌餉例定銀數收納實銀以多補少捐一名仍可抵從前之三四名且外省不得報捐則此項必盡歸銅局京局亦一律不准減成則捐生無所希冀人知名器可貴自更樂效輸將京餉將日見其增而無所損此臣所以急請變通辦理也前准部咨議覆湖南撫臣惲世臨之奏擬俟軍務稍平再行更正部臣綜計盈虛實爲慎重軍餉起見臣之所請非敢不利害兼籌實見此四項官職減成收捐並無益於軍糈而反有傷於國計故敢冒瀆聖慈妄獻末議

遵 旨整頓吏治緣由疏

岑毓英

竊臣因黔省人員擁擠流品混雜請仿照前福建撫臣王凱泰條奏酌量裁遣一摺已於光緒五年九月二十日准兵部火票遞回原摺後開軍機大臣奉 旨覽奏已悉該省吏治營伍卽着安定章程認真整頓務須斟酌盡善實事求是以期經久可行等因欽此伏查貴州額設府廳州縣七十三缺佐貳雜職九

十三缺現在黔省人員凡實缺候補府廳州縣合例人員連正途出身暨勞績捐納兩途共有三百五十一員合例之佐貳雜職連實缺共有三百零七員其未經引見不合例之府廳州縣共有一百三十八員又未奉部核准驗看不合例之佐貳雜職共有三百五十七員以瘠苦之省聚千餘之員不但人浮於事位置無從抑且各員在省守候坐困終年稍不自愛者因處約既久一旦得差得缺難免朘削於民是欲整頓吏治必先遣散冗員俾仕途清而考察亦易臣往返咨商督臣兼與藩臬兩司籌畫擬請先將不合例之府廳州縣暨佐貳雜職槩停差委其先有差使者卽行撤換勒限半年內飭令各員自行稟請給咨赴部引見驗看或赴部掣簽分省補用如有逾限卽飭遣回籍俟需員時咨明原籍督撫給咨送部引見驗看後方准來黔補用槩不得逗遛黔省希冀差委至於實缺候補各員中有本宗外姻同官一省與曾經游幕經商置買房產及有身家不清者本係例應迴避斥革亦限一月內自行檢舉稟明辦理若隱匿不報別經發覺分別參辦統計裁遣冗員已將及五成而合例留省連實缺人員亦只有五成以缺而論雖形擁擠而較之從前已去一半且留省各員中如有官聲平常貪鄙浮躁及才具庸劣文理不通者容臣再行隨時察看甄別斷不敢徇情姑容以期仰副朝廷澄叙官方之至意

滿御史保送升遷請

飭部酌改章程疏

光緒九年

左都御史

烏拉喜崇阿

竊查科道職司風憲爲 朝廷耳目之官定制滿漢相維胥重其選 國初以來類多忠鯁惟滿缺御史由宗人府內閣六部理藩院保送其明白曉暢之員各衙門堂官倚爲指臂率視入臺爲冷局迂途未肯保送而一廁豸衣或積俸近廿年或累資至數考舊衙門名次在後者已廻翔九列薦厯封圻而科道則未轉一階未遷一職霜零地峻終窶且貧旁觀者有濫竽之嘲久滯者有積薪之歎於是臺院自視爲無足重輕之地不甚愛惜之官始則瘼曠苟容繼且緬規錯矩卽一二撫拾毛舉勉效敷陳往往未諳體要其束身自好者至以緘默爲遠嫌拘謹爲稱職殆非設立臺官本意矣臣等深維其故以爲不清其源不足以重言路不暢其流不足以勵人才似保送升遷舊例有不得不量予變通者漢御史以編檢及閤部正途出身之侍讀郎中員外郎保送仍 欽派大臣考試酌量 記名而滿缺則不係正途皆得保送不經考試皆得 記名其中官學生則業本荒嬉筆帖式或才工酬應在署並未當差公事且不甚諳習欲其指陳天下之利弊條上 國家之便宜亦已難矣應請嗣後保送滿缺御史先儘 京察一等及科甲五貢出身人員如一等及正途不敷始准以文理優長之筆帖式官學生出身人員保送仍明定章程正途十之六七雜流不得過十之三四以示限制俟保送人員彙齊准漢御史例請 欽派大臣考試分別甲乙引 見酌予 記名如此則滿御史之選例較嚴矣漢科道有截取而滿御史無之厯經臣工議及

諭旨均不准行現在選途壅滯若請將滿科道援例准其截取選缺道府只有此數徒使滿御史有截取之名而漢御史及部曹轉失截取之實此通彼滯臣等不敢爲此徒善之政也惟查滿員銓選則例庶子一官准以科道升轉近以滿科道正途人少此例幾廢如臣等議行將來滿庶子輪用外班時請將進士出身之科道一例入擬以符舊章至直隸熱河口北山西歸綏各道缺例由六部理藩院一二等人員內保送引見而獨科道不得與未免偏枯請嗣後遇此項專歸滿缺之道員准臣衙門一體保送列名於部員之前以昭平允如此則滿科道之仕途較寬矣夫宗室滿蒙秉氣既厚植性尤純文通武達之英彪炳史冊近則世臣遺澤大雅舊風稍稍凌替而內而卿貳外而邊方需才孔亟正不獨臣院爲然亦知磊落不羈之才非必盡由科目忠直敢言之士亦不群驚榮名顧立法本爲中材而積弊宜除太甚誠使峻其選以別人倫廣其恩以勵忠讜而朝廷復以聽言觀行之意揚清激濁之權操縱而鼓舞之將見六察之類綱可振亦八族之樸俗可敦矣

奏爲知縣外補壅滯懇

恩量予變通疏

附片

山西巡撫

張之洞

竊臣接准吏部咨議覆前給事中戈靖等條奏內開嗣後各省知縣叅革一項缺出槩令歸部銓選並將知縣終養與降補二項所出之缺暨修墓等項比照終養之缺一併改歸內選不得扣留外補等因奏准

通行自應遵照辦理惟查定例知縣班內卽用候補兩項遇有升調病故休所遺選缺各按輪次序補又知縣終養改教撤回降補迴避遺缺以卽用候補兩班相間酌補又知縣丁憂叅革遺缺專以軍功候補人員酌補原以卽用候補兩項班次最優軍功人員勞績最著而卽用候補軍功各班人數亦最多是以較各項試用人員於輪補外更有酌補專補之缺原所以區別而優異之也溯自軍興捐廣捐保人員接踵而至而卽用大挑人員各班故自簽發如期近年因疏通選法各優貢截取孝廉方正教習教職各班復皆得呈請分發班次愈多輪補愈滿升調二項爲各班輪補之途晉省缺少人稠數十年尙未一轉其中卽用候補兩項自光緒四年七月分班請補以後非數年十數年不能輪到病故休三項每年雖出數缺然以卽用候補大挑三項並正班之員及分缺先前分缺間前挨班序補卽用候補所得不過十之一二歷年以來惟恃有終養等五項雜缺藉以疏通至軍功一班以丁憂叅革之缺併歸此班專補自同治七年部議將丁憂一項擬歸部選後缺數已去其半茲以疏通選班續將專補軍功之叅革並卽用候補應補之終養降調修墓等項之缺一併改歸內選則外省卽用之補班益隘而候補軍功之補班殆將無期矣在部臣所議以降補叅革終養修墓數項擬歸內選以撤回改教迴避數項留爲外補似欲使內外各得其平無可畸重然撤回與修墓較則修墓略少撤回略多降補叅革終養與改教迴避較則降革終

養出缺甚多而改教迴避者往往經年無一焉用意雖欲持平核實太形軒輊方今捐例甫罷需項仍多竊惟吏部古號銓曹今日亦言銓選銓者稱也謂立法量才各稱之平也臣愚以爲外補難則害官方內選滯則困寒畯選補並重斯爲大公且卽用一班乃國家取士掄才爲民社擇人之上選軍功候補兩途皆由歷練辛苦而得濫竽雖不能免每自幹練爲多若事急則優其階資時平則扼其仕進亦無以昭大信而勸將來因查保升捐升及大計叅劾本爲內選之班升調病故休本爲外補之班均可無庸更議其餘外出之丁憂叅革終養降補修墓葬親撤回改教迴避各缺擬請統改爲一咨一留於咨報開缺時隨案聲明再行照例截缺自可無虞膠葛卽使一時一項略有出缺多寡之不同而選補各不偏枯自無缺望旣以昭平允之定法亦以示易簡之宏綱其遇留歸外補之缺按班請補一如舊例無庸更張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 飭部核議施行 再知縣丁憂起復選缺極難是以言官建議部臣改章查此項人員以禮去官非有過謫考之漢魏以來棄官行服者史冊稱美今若如吏部所稱應補者冊逾百員百年不能選畢則是一遭大故永遠沈淪謹厚者自無怨尤澆漓者競思取巧現經部議增入單月五缺後插選一條具見力籌疏通特插選有限終無大益竊思外省丁憂起復人員自以仍回原省歸候補班序補毋庸另捐分發指省補班加成各銀於理爲長於事爲順雖非舊例所有當此選法壅遏 廟堂百司事

事整頓何不可因時變通至於戶部所慮免交銀兩有碍常捐是則同一無過之官有用之才有力者進用清貧者投閑似尙未極平允我 皇太后 皇上奮然停捐 聖政卓越知必不惜此區區也大抵外省牧令奇士罕覲中材居多要在洞悉一方民情多識本省成案則駕輕就熟其信易孚其政易成古語有之大巧絀於熟習若起復者仍歸原省候補於吏治亦有裨益夫停有限之常捐而可以全無窮之政體此亦厚風俗惜人才之一道也且原係此省有缺之員卽使得缺甚易同僚不得而忌之如此全歸外補不占選缺於他項選班疏通多矣此外由府州下至佐雜事理相同似亦可類推酌議謹附陳管見伏乞 聖鑒

請 飭議改調改選縣缺疏

何璟
張兆棟

竊准吏部咨閩省 奏莆田縣選缺改調欽奉 諭旨交議除暫停銓選外應於煩要各缺內改一簡缺互換到日再行辦理等因當卽飭遵去後伏查莆田縣知縣原定冲煩二字中缺今則號稱難治其故約有數端莆田西北枕山東南襟海縱橫皆百餘里幅員之廣甲於通省在順治康熙間猶爲地廣人稀百餘年來生聚日盛村落遞增現在既有人滿之虞撫綏殊非易易此地僻民聚而難治者一也莆邑額徵糧銀六萬一千五百餘兩屯米一千一百餘石賦課最多近以民情疲玩係歷委員督徵仍難足額業戶

置產率未權收逋欠纍纍習爲故常此賦重民疲而難治者二也莆邑海口林立而以平海莆禧湄州南日爲最要數十里外卽深水外洋輪船可泊平海南日並附近之涵江或逼處海濱或孤懸海島近日建設教堂時有交涉事件海舶出入又易藏奸遇有中外船隻遭風擱淺動輒乘危搶拾防護尤難刻緩此華洋雜處而難治者三也莆邑民情健訟好鬪近年尤甚其涉訟也必有把持包攬之人從中漁利名爲制堂蓋取挾制公堂之義竟有兩造願息而制堂不遂其欲不止者其糾鬥也率起於爭山爭水賽無索逋迨讐隙已深聯絡鄉里分類搶掠相尋又有因訟不直鬥以洩忿制堂仍爲之主謀尋衅報復攻擊不休查辦稍遲卽釀巨案此爭鬥紛乘而難治者四也以上四端均與昔日情形不同部選人員人地生疏深恐不能勝任臣等與藩臬兩司悉心熟籌擬請將興化府莆田縣知縣改爲冲煩疲難四字要缺由外遴員調補庶幾人缺相宜治理較有把握仍將措置較易之南平縣調缺改歸部選以資互換

酌議補署各缺章程疏

附片

劉錦棠

竊維爲政之要重在得人立法之初貴乎因地新疆著名荒瘠自經兵燹彫敝尤甚整頓撫綏悉關緊要而漢回雜處語言文字隔閼不通非習知其情無從求治故從前各項差委皆以隨營辦事人員擇能而任現值設省之始亦應酌立定章新疆北路實缺人員向由關內調補以後甘肅人員應准於新疆酌量

委用擬請凡甘肅候補曾經引見驗看領照到省以及實缺人員如熟悉邊務調赴新疆差遣遇有人地相宜缺出准予分別請補請調毋庸先行奏留若留甘尚未引見驗看先經隨營當差擬卽查取履歷分咨部籍無論正雜亦擇人地相宜之缺准其酌補其現在隨營人員內有分省候選並他省候補各員從事有年於邊務亦多熟悉擬請照依變通章程分別奏咨無論曾否委署地方均准留於甘肅新疆照章補署若向未在營當差仍不得概援此章以示限制至請補各項員缺除南路經臣奏准仿照吉林章程由外揀補一次外北路添改各缺事同一律亦應先行由外揀補一次均請於外揀一次之後與北路舊有各缺一體援照雲貴甘肅變通章程請補統俟地方事務大定再照向例辦理以歸畫一惟新疆各缺例准俸滿調升內地原以鼓勵人才於邊缺特示優異現在新設各廳州縣有距甘省在七八千里以外者各該員奉檄馳驅不辭勞瘁若僅恃此二十餘屬以爲升調竊恐鼓勵之道有時而窮且此二十餘屬又多瘠苦尤不足以廣激勸查新疆北路各缺例限三年五年分別俸滿南路程途更遠應請比照辦事文員三年期滿例均作爲三年俸滿屆期由藩司察其在任實心任事出具考語詳由撫臣驗看咨送甘省照例升用再實缺人員例准保送卓異甘肅州員以上定例六員教佐二員烏魯木齊都統所屬同通雜職果有實係出色亦准保薦一員每屆計典新疆向由甘省辦理茲既改置行省增設郡縣可

否從寬酌定額數分別核辦應請 飭部併議示覆以便將來擇尤保薦如不得其人任缺毋濫倘有庸劣不職仍隨時查明叅劾如此分別定章庶於變通之中仍寓慎重之意

再查定例各省文職官員除教職外俱迴避本省又例載隣省距本籍五百里以內之缺應行迴避新疆雖向歸甘肅管轄而相距甚遠卽哈密最近之區亦離甘省三千餘里其南北兩路各城遠至四五千或七八千里不等車馬馳驅極多煩費與東南各省舟航四達朝發夕至情形迴不相同且甘肅與新疆人民居處旣遠亦無姻親族黨之嫌現在新疆改建行省添設道員以下各缺可否仰求 天恩飭部核議凡原籍甘肅人員准其分發新疆差委與籍隸他省人員一律按班序補毋庸迴避俸滿後仍由司詳撫臣驗看如果任事實心循良有績准予加具考語送部引 見由內升調他省與籍隸他省人員俸滿調升甘肅者略示變通似可並行不悖該員等距家稍近民情較易諳習卽到省盤費亦可稍從節省如此一轉移閒於邊外吏治不無裨益

敬陳管見疏

光緒十三年

山西巡撫 剛毅

竊臣接准吏部咨開光緒十二年十二月初六日奉 上諭近來各督撫往往將特旨簡放及由部選補各員奏請留省等因欽此咨行到晉仰見 皇上澄叙官方剔除積弊之至意伏思 特旨簡放人員或

以年老或以勛望或內而宣勤部院或外而著績循良我皇上爲地擇人權衡至當若竟藉詞留省或委署別缺實非體國勵材之道嗣後遇有奉旨簡放人員自應恪遵定制卽令赴任以重職守若部選州縣各員大半初入仕途未經民社之任選途旣廣人類不齊其中才識夙具有志上進者固不乏人而闕茸迂拘疏於吏治者正復不少人材旣有短長地方復有難易以長才屈下邑則難盡其能以要地畀庸才則必負厥職在部臣總掌銓衡止能按格擬註憑簽掣缺不能預計其人地之如何倘以未經歷練之員遽膺衝要卽令才具稍優勢不得不假手幕友丁胥以致長奸叢弊迨至劣跡昭著始予撤叅而公事之廢墜地方之貽害已不可勝言夫當官蒞政庶務紛紜容有學習而不免偶失者斷無不學不習而反臻上理者與其叅効於負乘之後而補救無及何如預教於未到任之前而保全實多是以臣歷任各省必以開館課吏爲第一要務每日傳集在省候補及部選初到各員分班到館教之以忠愛勉之以清勤舉凡居官辦事之法到任交盤之方命盜案件如何審理保甲社倉如何勸辦正雜錢糧如何徵催書役家丁如何約束訟師土棍如何懲創一切漏弊如何革除無不反復講明使之漸臻領悟臣復間舉一案使之判斷故作一問使之裁答案指一事使之條陳虛謀一語使之剖晰而又撰集牧令須知秋讞輯要諸書刊印徧給俾使尋繹以佐口舌之不逮是以年來課吏館中各員履歷一經補署無不感發

勉駸駸向上是可見欲整頓地方必先培植人材欲培植人材必先講習吏治固未可以不諳吏治之員輕於嘗試也臣愚以爲實缺必令到任所以重選政勵人材而到任必先學習卽以培植人材者補選政之不及而善其後竊查我朝新選進士曾有觀政三月之例雍正年間雲貴督臣鄂爾泰等曾有分省人員先派藩臬道府衙門學習之奏臣擬參酌仿照請旨飭部明定章程通行各省督撫除特簡人員卽飭赴任外其部選州縣各員無論何項出身到省後均先交藩臬道府各衙門限三箇月令將地方應辦一切事宜悉心學習一俟限滿卽令飭赴本任如此略爲變通在實缺人員不過到任稍遲三月而於人地兩有裨益臣爲慎重地方造就人材起見是否有當理合恭摺具陳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十八目錄

吏政三 官制

汰冗員議

馮桂芬

復鄉職議

馮桂芬

變捐例議

馮桂芬

請裁河道總督疏

喬松年

安插就撫陝回請增設平涼通判都司疏

左宗棠

酌擬新設廳營應辦事宜疏

譚鍾麟

變通奉省吏治章程疏

崇實

擬變通奉省官制片 節錄

慶裕

新設各官廉俸役食請 賞給實銀疏

岐元

圍場事宜辦理完楚擬請設官分治疏

岐元

謹擬變通官制改設郡縣章程疏

銘安

據寶直陳請 旨斷理疏

劉錦棠

新疆省會請改設各官以專責成疏

劉錦棠

新疆南路擬設佐雜各缺疏

劉錦棠

邊要員缺亟宜裁改疏

劉錦棠

酌裁各城回官並懇 賞給出力回目頂戴疏

劉錦棠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十八

上海葛士濬子源輯

吏政三官制

汰冗員議

馮桂芬

周禮設官分職鄭註謂各有所職而百事舉有是官始能舉是事無是官卽不能舉是事而後是官不可廢不然者皆冗員也國家多一冗員不特多一糜廩祿之人卽多一浚民膏之人甚且多一債國是之人亦何苦而設此累民累國之一位哉今之冗員多矣不冗於小冗於大不冗於閒冗於要不冗於一二冗於十百試備言之一漕運衙門夫南漕三百餘萬石耳彼富商大賈挾數百萬之資致數千里之遠踰山涉淵艱難險阻有數倍於運道者曾不假尺寸之勢什伍之衛而不患不達矧煌煌然天庾正供耶脫無漕督以下各官經過之地有郡縣有營汛有河員莫非王臣將袖手而聽其不達耶朝廷之力乃不富商大賈若耶天下有非常大事而於理不可通者此類是也今制漕督以少司馬領行臺開府握兵符控制七行省豈不巍然大官哉夷考其職不知何所爲也攷漕營始於明隆慶閒漕撫方廉爲備倭患而設厥後因而不刪久乃忘其所自始漕督所轄衛弁三百標兵二千煖衣飽食安坐無事將約束水手耶

萬艘綿延千百里鞭長不及將倣備不虞邪不足以當肘腋探囊之盜矧其大者復有旗丁一項然則糜費國帑需索漕船之外無餘事矣是爲一最大冗官至糧道一官於公事無絲毫之益歲一臨倉責州縣陋規取盈而去州縣倚爲護符彈壓生監恫喝平民以爲陋規之酬所謂公事者助旗丁勒索州縣助州縣魚肉小民而已今河運不可復漕督糧道更無所用此外又有督糧同知管糧通判主簿之類皆坐食漕規不與漕務此漕督以下一切官弁兵丁之必宜全裁者也一河務衙門兩河歲修五百萬實用不過十之一二耳其餘皆河督以至兵夫瓜剖而豆分之聞馴謹河員常以十之三辦工貪冒者遞減甚有非搶險不使一錢者夫既不辦工自以并歸地方爲便至河兵之制創自國朝初設時其人皆諳習水性持土石與波濤爭勝合龍下埽不失尺寸故辦工不調民夫今皆不然是河兵亦毫無所用此河督以下一切官弁兵丁之必宜全裁者也一各關監督體統與督撫埒糜費繁多故視道府兼管之關徵收倍絀織造公事更簡故諺謂之喫飯官至各口監督稅課更少能如另議概撤各關大善卽不能儘可歸督撫委員兼理

康熙六年以王熙言裁關差歸并地方官

此監督織造之必宜全裁者也一鹽務衙門鹽鐵置使由保已久運使固

不可省至鹽政領之督撫已足至運同運副提舉等官或有或無毫無深義大使似州縣非州縣亦兩歧惟各場遼闊不可無官可移吏目巡檢駐劄兼理鹽事但存運同或運副一人爲運使之屬驅策奔走可

矣此鹽務中同副等官之必宜量裁者也一督撫司道攷郡縣之始守令而已令準古大小侯守準古方伯連帥其官重矣後世始設監臨官守權漸輕至有道有司有督撫而守令等於輿臺非重親民官之道也督撫始於明不常置後乃爲專官總督多至十二人巡撫多至二十九人國朝多并省而例亦不一督撫或並設或偏設並設者不必治偏設者不必不治是督撫可省其一大省督兼撫如直隸等省小省撫兼督如山西等省如使各直省以布政司爲主又設按察司掌刑名按劾之事而刑名不過視成例按劾久無其實可并之布政又各道本布按之副兵巡鹽糧各分一職無非贅疣折中之法酌以三四府設一員兼兩司各道之事而上其成於督撫至郡縣皆以各設一副爲限制此督撫司道以下各員之必宜量裁者也一京官六卿九列後先奔走備員品而壯觀瞻帝者上儀固不能概從簡陋且從古已然宜仍舊貫惟東宮不設安用宮屬詹事府可併歸翰林院以副名實科道爲耳目之官宜多不宜少然今制八十人之中伏馬寒蟬居大半何取乎具臣不如減額之半而許科甲出身之中書以上及外任司道言事殆不啻八十人之效也有可采耶固拾遺補闕之攸資無可采耶亦詢事考言之一法其餘閒曹亦減其半內務府糜帑更多必應大減

康熙二年裁苑馬寺編檢在二十名外者部曹五年內不能補闕者槩三十七年裁上林苑

令回籍充山長一以廣教化一以示體卹爲兩得之術此京官之必宜量裁者也一內外武職王公將軍

都統之外提督十三人總兵六十二人亦大官太多又如準部回部新疆各官亦太多率多養尊處優惡勞好逸能糜帑不能殺賊宜無論大小皆減其半此內外武職之必宜量裁者也恭攷會典內外文武官共二萬七千餘員其編檢庶吉士侍衛以及準部回部官無定員者不與焉我朝設官於古不爲多而大官之多爲漢以來所未有國家鼎盛之時物力豐盈雍容揖讓無形之弊人所不覺今則自微而著有不能不大加芟薙者而節費固其小焉者也

復鄉職議

馮桂芬

治天下者宜合治亦宜分治不合治則不能齊億萬以統於一而天下爭不分治則不能推一以及乎億萬而天下亂柳宗元封建論云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此合之說也封建之合不如郡縣之合尤固故封建不可久而郡縣可久反而言之天子不能獨治天下任之大吏大吏不能獨治一省任之郡守郡守不能獨治一郡任之縣令縣令不能獨治一縣任之令以下各官此分之說也顧氏炎武曰大官多者其世衰小官多者其世盛蓋大官所以治治民之官小官所以治民分而又分其數不能不多其位不能不小今世治民之官頗少矣縣令藐然七尺耳控一二百里之廣馭千百萬戶之衆其能家至戶到而周知其循莠勤惰飽饑甘苦哉至令

以下各官非貲選卽吏員流品既雜志趣多庸加以閒關跋涉千里萬里而來身家妻子惟一官是食犬馬於富民魚肉乎貧民視令以上尤甚蠹民而已何有乎治民然則今之小官如顧氏之說更多其數患不滋甚耶不知顧氏之意固欲復古鄉亭之職也攷周制鄉大夫之下有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遂大夫之下有縣正鄙師鄮長里宰鄰長以鄉人爲之皆官也以今十萬戶之州縣計之當有鄉遂大夫十州長縣正五十閭胥里宰五千比長鄰長二萬五千此今日斷不可行之事漢制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循禁盜賊亦以鄉人爲之亦皆官也以今方二百里之州縣計之當有三老嗇夫游徼各四十亭長四百視周已大減然猶之多也隋文始一切罷之蓋亦一時矯枉過正之舉乃遂爲萬世定制唐六典漢氏縣丞尉多以本郡人爲之三輔縣則兼用他郡及隋氏革選盡用他郡之人今州縣設佐四五人撥二三人分治各鄉至都圖則有地保地總司民事其流品在平民之下論者亦知其不足爲治也於是保甲之法十家一甲長百家一保正一鄉一保長然率視爲具文詔書憲檄絡繹旁午而卒不行閒行之而亦無效軍興以來各省團練民勇有圖董有總董大同小異顧行之轉視保甲爲有效然則其故可思也地保等賤役也甲長等猶之賤役也皆非官也團董紳士也非官而近於官者也惟官能治民不官何以能治民保甲之法去其官而存其五四遞進之法不亦買櫝而還珠乎吾甚不解論保甲者謂得周官遺意則何不徑師周公乃必以隋文爲主

而周公爲輔也茲爲之酌古斟今折衷周漢之法縣留一丞或簿爲副駐城各圖滿百家公舉一副董滿千家公舉一正董里中人各以片楮書姓名保舉一人交公所彙核擇其得舉最多者用之皆以諸生以下爲限不爲官不立署不設儀仗以本地土神祠爲公所民有爭訟副董會里中耆老於神前環而聽其辭副董折中公論而斷焉理曲者責之罰之不服則送正董會同兩造族正公聽如前又不服送巡檢罪至五刑送縣其不由董而達巡檢或縣者皆謂之越訴今州縣門或署越訴笞五十蓋指越里老而訴州縣非謂越州縣而訴府詳見日知錄然則里老聽斷小事固不與理緝捕關正副董指引而不與責成徵收由正副董勸導而不與涉手滿五千家地廣人稀之縣舊制矣量設一巡檢全乎爲官如今制惟以鄰郡二三百里內無山川間阻之地諸生幕職薦舉者爲之丞簿由巡檢升除丞簿月給養廉三五十金巡檢半之正董薪水月十金副董半之正副董皆三年一易其有異績殊譽功德在閭里者許入薦舉有過者隨時黜之見令丞簿尉用紳士禮文用照會有罪卽與凡民同如是則真能親民真能治民大小相維遠近相聯庶幾顧氏所謂小官多者乎無事而行保甲必有循名責實之功有事而行團練更得偕作同仇之力風俗有不日新教化有不日上哉

變捐例議

馮桂芬

道光中余戊子同年安徽朱孝廉鳳鳴叩閭進所爲尙書題論 上溫詔褒之其任官惟賢一論頗傳誦

京師有曰 國家用科目君子小人參半也用捐班則專用小人矣又曰上以急公好義爲招特假以爲名下以利市三倍爲券將務求其實又曰捐班逢迎必工賄賂必厚交結必廣趨避必熟上司必愛悅部吏必護持又曰與其開捐不如勒派富民百十家之勒派其害偏開捐則將爲貧民億萬家之勒派其害普與其開捐不如加賦有形有限之加賦其害近開捐則將爲無形無限之加賦其害遠決開捐之弊可謂至矣平心論之實苛論也 國朝捐班亦有李公世傑傅公鼐諸人安得謂專用小人乎顧特千百中之一二耳夫求一二於千百中難矣近十年來捐途多而吏治益壞吏治壞而世變益亟世變亟而度支益感度支感而捐途益多是以亂召亂之道也居今日而論治誠以停止捐輸爲第一義 國朝自招民知縣以來時開捐例皆暫行而非常行道光咸豐兩朝 御極之初卽首停捐例厥後以大兵役徇廷臣之請始又舉行固知開捐非 列聖意也顧今軍務未戢待用方亟如之何考商鞅賜民爵爲輕名器之漸漢鼂錯從而鬻爵甚於鞅矣至入貲補吏創於漢武濫於東漢及晉綿延於唐宋元而幾絕於明景泰元年始命輸納者給冠帶二年令世襲武職四年令生員納粟補國子生如是而已然則必欲爲權宜之計無已其修民爵之令乎商鞅之法貧者得賣與人漢時亦有民得賣爵之令又公大夫以上令丞與抗禮今捐輸之推廣無孔不入獨此二者未之及新例移獎有賣與人之實而必設爲中表至戚之限明導

新十卷
以欺何爲者至郎中道員之貴一縣令得坐堂皇以辱之安望抗禮哉是亦一閒也應請留封典虛銜二者倍蓰其捐數許於若干年內移名若干次有官者不與更仿令丞抗禮之制明定禮節以榮之韓氏葵曾有此議實行之無弊者彼諸夷以利爲國富商輒與大酋敵體而絕無入仕之路一犯法則朝爲坐上客夕爲階下囚故富商倍重犯法此亦抗禮無弊之一證其實職升銜加級及貢監一切停止現任有政績者上司特疏保留改其籍曰薦舉其餘無論實缺候補候選皆視原輸銀數改入民爵以示大信且令天下曉然知非往時甫停復開之比捐班中果有才士無所冀倖無所需待將羣然淬厲鼓舞於正途斯官方可以澄敘人材可以奮興矣

請裁河道總督疏

河督
喬松年

查河南山東河道總督一缺從前事體繁重因黃河經由河南山東兩省所轄黃河堤工共十四廳而又
有運河六廳且全漕數百萬石糧船絡繹北上人夫衆多宵小易於溷跡濟甯爲山東門戶亦須大員彈
壓是以設此總河駐於濟甯以其專治兩省黃河又治運河兼催漕運事固繁劇非巡撫所能兼也迨咸
豐初年河決銅瓦廂之後河南黃河工裁去五廳山東黃河工全行裁汰是黃河工惟有河南現在之七
廳其運河工惟以捕河所屬自戴廟至張秋鎮一段爲最要因彼時河臣防河駐於豫省捕河運道遂改

歸山東撫臣就近派員隨同運河道辦理循爲成案是運河之事亦大減于昔年矣河運之米不過十萬石視從前祇三十分之一船小而人亦無多無復有匪徒藏匿其內則彈壓亦不須大員矣是以河臣常駐開封誠以黃河工爲重也然黃河卽在開封城外距城只二十餘里河南撫臣極可兼顧且撫臣本有兼理河務之責若將河南河工交河南撫臣兼辦山東河工交山東撫臣兼辦於事理極爲允協不至有鞭長莫及之慮臣初履任時卽思維及此時因東省方有治河之議果其興工則事關兩省誠須有大員督辦是以未敢遽卽請裁此缺今旣未舉大工再三揆度總河實非不可少之官莫如裁汰以期省費省事臣披閱舊牘見同治元年御史劉其年卽有請裁總河之奏二年親王僧格林沁亦有此奏奉 旨交議經前河南撫臣張之萬以詳加體察再行奏請覆奏以至于今臣揣張之萬之意亦祇因山東河勢未定撫臣或不能兼顧耳今又閱數年臣詳加體察目前東省臨黃皆係民堰已無官工並運河皆可歸於巡撫兼管豫省黃河距省極近亦可由巡撫兼管山東撫臣丁寶楨署撫臣文彬皆在山東多年於河工極爲熟悉河南撫臣錢鼎銘講求河務利弊已及三年與臣同心併力克奏安瀾以之兼辦運河黃河皆綽有餘裕斷不至於貽誤夫總河雖不爲冗員然分併其事於撫臣而不至於貽誤則亦不必定設此總河之官縱慮山東仍有黃河工程或非巡撫所能兼管顧其事尙遠目前總可暫裁但關防不必銷毀封

存藩庫如果數十年之後情形又復不同仍設總河亦甚易也臣去年曾有添設泉河通判之請今乃請裁總河兩事似爲不類因泉河分隸十七州縣散而無紀必須有專員以責其成是以增設通判黃河運河本分兩省公事少於昔年改由兩省撫臣兼辦洵爲簡易是以擬請裁汰總河皆係酌度時宜不敢逞其臆見可否仰懇 飭下戶工兩部會議如臣言可採荷蒙 允准施行所有河工候補人員應如何分撥河標各營應如何分隸及未盡事宜容臣另行會同兩省撫臣妥議具奏

安插就撫陝回請增設平涼通判都司疏

同治十年正月

左宗棠

竊陝回窘感就撫經臣馳報欽奉 恩旨允准旋據三品卿銜卽選道劉錦棠陝安道黃鼎等分起押解

陳林一起男婦大小一千五百六十四名口馬振江一起男婦大小八百四十八名口赫青選一起三百八十三名口馬化瀾一起一千二百七十八名口余彥祿閻興春余兆臨拜萬江金明堂安傑等各起男婦大小五千五百五十餘名口內除挑出壯丁四百名交安傑藍明太帶隨官軍征剿外餘俱陸續解赴平涼其老幼婦女無親屬夫男者五百七十餘口病臥不能行走留養廣武營聽其痊愈擇配沿途除病斃外復收集從前散匪東西兩山餘衆五百餘名口比齊抵平涼臣兩次親臨點驗實共一萬有奇內除前安插平涼回民認領親眷五百餘名口外實發化平川安插者男女共九千四百餘名口察看丁壯不

過二千餘皆老弱疲病而已化平州地在華亭縣西北一百七十餘里東南距平涼百里南連崆峒西北均阻高阜巖壑環峙兩水縈繞一爲化平州一爲聖女川合流入白面河入清水縣界中橫寬五六里長三十餘里似亦前代安置降人之地顧其詳不可得知臣前委記名道馮邦棟前往相度改聖女川爲聖諭川爲宣講之所白面河曰北面河示拱極之義飭千總牟春陽帶土勇二百四十名分紮關山三才鎮各口調記名總鎮喻勝榮帶所部平江營扼紮化平鎮以司稽查馮邦棟帶同委員於化平鎮點驗之後按口俵給賑糧丈量地畝按戶分撥房屋窑洞大致定妥購給附近該處土宜種子酌發耕牛騾驢督其開墾播種察看回衆情形於九死之中得此生路其不敢再萌異志固在意中惟回俗畏所管頭目較漢民畏官尤甚而彼教誦經祈福之師名爲阿渾又時以異說蠱惑愚蒙爲回俗所信奉以致一夫倡變亂者四起從前道光年間張格爾以回教阿渾和卓構亂者此也按阿渾回教名阿訇訇與洪音近漢民呼爲阿洪今之馬化澂卽新教總阿訇也和卓卽回教所稱教師後裔貴種在阿渾中尤尊明史所稱火者卽和卓之音訛馬化澂之署其父墓碑稱爲教父蓋竊和卓貴種之意耳欲變其舊俗同我華風亦非先王不易民而治之理惟於安插伊始於編審戶口中隱寓保甲之意十戶一長百戶一百家長令其鈐束散戶而設官董之凡一切戶婚詞訟均取決焉乃可散回目之勢而以其權歸之官庶幾政令行而統紀

一回民鮮讀孔孟之書故不明其理因而不知趨向今欲其誦讀服習一從儒教事有難行然臣前奉到聖諭十六條附律易解一書義蘊精深詞旨易曉而大經大法畢具於此上年曾敬謹刊印頒發陝甘各州縣教官朔望宣講令漢回土民有所遵守今復發化平川回民俾知不易其教者朝廷惇大之施不鄙夷其民者聖化覃敷之義長治久安或基於此如蒙 俞允添設化平川廳通判化平川營都司則廳屬各員營屬各弁亦應添設容當續行陳明

酌擬新設廳營應辦事宜疏

陝甘總督 譚鍾麟

竊查前督臣左宗棠籌辦甯夏金積堡善後事宜奏改甯夏府屬水利同知爲甯靈撫民同知移駐金積堡並添設甯武營參將各缺同駐鎮撫奉准部覆令將廳屬文武員弁應需俸廉等項及一切未盡事宜規畫妥協奏明辦理等因當經飭行妥議詳辦去後茲據署藩司李慎善後局司道會詳准甯夏道轉據甯夏府詳稱遵查甯靈同知駐紮金積堡本隸靈州屬境其應管田賦原由靈州分撥山水各堡共田一千四百三十二頃九十四畝一分五釐內除劃撥平遠縣田地九十九頃一十畝六分外甯靈廳實管田地一千三百三十三頃八十三畝五分五釐除應徵地丁銀糧草束另開清摺咨部核辦所有劃撥地畝應分別發給執照由司頒發契尾其應納契稅並商畜各稅照例儘收儘解新設甯靈同知一員擬歲給

俸銀八十兩養廉銀八百兩典吏書識十二名按例考職不支工食額役六十四名共歲支銀三百八十四兩遇閏照例增添設同知照磨一員歲額俸銀三十一兩五錢二分養廉銀六十兩攢典書識二名按例考職不支工食額役四名歲支工食銀二十四兩遇閏照例加增添設教授一員歲額俸銀四十五兩攢吏書識二名按例考職不支工食額役八名共歲支工食銀六十七兩三錢三分二釐遇閏照例加增廩生六名每名每歲支餼糧銀六錢九分五釐共銀四兩一錢七分春秋二季致祭各壇廟祭祀銀一百零三兩三錢五分二釐添設甯武營參將一員歲支養廉銀五百兩俸銀三十九兩三錢三分六釐蔬紅馬乾等銀二十二兩八錢倉斗料四十三石三斗草二千八百八十束守備一員歲支養廉銀二百兩俸銀一十八兩七錢八釐蔬紅馬乾等銀八十四兩倉斗料二十一石六斗草一千四百四十束千總一員歲支養廉銀一百二十兩俸銀一十四兩九錢七分六釐薪乾等銀三十九兩零二分四釐倉斗料一十石八斗草七百二十束把總二員每支養廉銀九十兩共銀一百八十兩俸銀一十二兩四錢六分八釐共銀二十四兩九錢三分六釐薪乾銀五十九兩零六分四釐倉斗料二十一石六斗草一千四百四十束經制外委五名每名歲支養廉銀一十八兩共銀九十兩又照例該支八個月折色每名每月應支銀二兩共銀八十兩應支四個月本色倉斗糧四十石馬兵一百九十二名照例該支八個月折色每名

每月應支銀二兩共歲支折色餉銀三千七十二兩應支四個月本色倉斗糧一千五百三十六石步兵九十九名照例該支八個月折色每名每月應支銀一兩五錢共歲支折色餉銀一千一百八十八兩應支四個月本色倉斗糧五百九十四石守兵一百六十一名照例該支八個月折色每名每月應支銀一兩共歲支折色餉銀一千二百八十八兩應支四個月本色倉斗糧六百四十四石經制外委騎操馬匹歲支乾銀一十五兩倉斗糧二十七石草一千八百束兵丁馬一百九十二匹歲支乾銀五百七十六兩倉斗料一千三十六石八斗草六萬九千一百二十束又支放廠例馬乾銀一百五十二兩新設參將營制擬照花馬池參將缺分每歲製造鉛藥開操祭祀紙張工食等項額設公費銀二百十九兩一錢八分四釐按年由甘估撥供支擬設馬匹每匹定價銀八兩減三成由司庫朋合款內動支其軍械旗幟砲尊應由營酌量情形呈請核辦該處旗漢回民人命盜竊詞訟等案均由該同知隨時隨事分別輕重按律審辦由甯夏府核轉申詳添設在城一驛額設驛馬四匹夫二名每年應支本色倉斗糧一十二石工料銀一百一十七兩一錢二分在該廳額徵地丁項下留支可否照依平羅縣經管夫馬例歲支外備站價銀一十三兩七錢九分六釐由司庫建贖款內支銷倒馬照通省十分倒二之例合算每歲額准倒馬八分例價六兩四錢照章核三成以七成除扣皮贓在於司庫候撥兵餉款動支造報參將守備應刊銅質

關防已經頒發並千總經制應用木質鈐記亦經由司刊發所有照磨教授等官印記應候部頒改設同知擬仿照洮州同知添設陰醫僧道等官四員俟准部覆遵例分別選舉領札建修土城一座 壇廟八座衙署八所倉廩監獄軍器庫火藥局教場各一處以及兵丁每名兵房一間馬棚一處均俟奉部覆准委員勘估興修此外如有未盡事宜應由該文武隨時察度情形次第辦理等情由該司會詳請奏前來臣覆加查核所議均屬周洽除將縷晰清摺並劃分地界圖說分送六部外謹恭摺具奏

變通奉省吏治章程疏

光緒元年

奉天將軍 崇 實

竊奴才自署任以來屢奉 諭旨諄諄以奉省積弊太深急宜變通以期整頓復於七月初四日接到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該省事權不一從前將軍府尹往往各存意見以致政令歧出遇事牴牾該處公事究竟因何不能彼此聯絡勢成掣肘着崇實將實在情形並酌定章程妥議具奏等因欽此奴才膺茲艱鉅兢惕難名誠恐稍有疏虞無補萬一故於初到奉省時雖查辦事件頭緒紛繁而地方情形業經隨時入告不敢略避嫌怨致涉欺朦凡所敷陳久邀 聖鑒現又督飭司員會同本城滿漢首領各官互相討論復於其間博採衆議不厭精詳在深明大義者急願更張而瞻顧私情者未免疑阻奴才統籌全局體驗再三與其築室道謀不如臨幾立斷實事求是漸有端倪竊以興利不難難於除弊弊之習於下者

易除而弊之倡於上者難除故整飭官常必由大吏而始伏查奉省將軍之設迄於地方各員 國初至今屢有增易在 朝廷因時制宜原無歷久不變之法惟是 陪都重地根本所關若使建置規模不同各省殊不足以重維繫而示尊崇目下習染所趨未便再拘成格奴才輾轉思維惟有仍存五部之名以隆體制兼仿督撫之例以一事權救弊補偏大綱已立然後籌經費以資辦公則賄賂之風可息專責任以防推諉則盜賊之源可清謹將現議章程條分縷晰敬爲 皇太后 皇上詳陳之 一將軍事權宜變通也奉省積弊由於旗民不和而推其本原實緣大吏之先存意見將軍於地方各官向不兼轄遇有會辦公件呼應往往不靈溯其建基之初原與五部隱相兼攝故至今公牘多半會銜厥後將軍威望漸輕而五部權力遂重其中兼尹歸於戶部與將軍更易抗衡旗民兩途各不相下雖有會稿等於虛文近年輿論且謂奉省大員既非京而非外將軍名位雖有權而無權因此風氣所開僚屬亦各立門戶有爲者轉多顧忌無能者不免瞻徇而公事遂不堪設想矣夫將軍鎮守地方何如鄭重卽 朝廷飭議所在無不首專責成今則畛域各分何以統持全局且旣督辦軍務於兵刑糧餉皆當並籌而將軍向仿京員印信亦存公署每辦一事經手多人往復兼鈐斷難機密奴才近發緊要文移因奉使出京帶有刑部預印空白得以親加封遞方免窺探之私若拘定章必多誤事擬請 旨將盛京將軍一缺改爲管理兵刑

兩部兼管奉天府府尹事務卽仿各省總督體制例加兵部尙書銜另 頒總督奉天旗民地方軍務關防一顆並兼理糧餉字樣以便管帶金銀庫印鑰且可稽核戶部出入其餘公事悉仍其舊如此則旗民文武全歸統轄機密重件亦易防閑卽糧餉兵刑悉有總理之責而 三陵內務府原係本職所司惟永陵離省較遠今旣添設副都統則責有攸歸其餘各部事務皆令與將軍和衷商辦此維持通省之苦衷實挈領提綱之先務也 一府尹事權宜變通也察吏安民府尹最重本與兼尹相助爲理惟兼尹向屬戶部而旗民交涉之獄又須由刑部會辦定案近年民多於旗輟輟最甚府尹雖設有讞局審斷每不得自專往往一事而上制於戶部之兼尹旁牽於刑部之會訊稽留往復清理良難各州縣申詳此等案情亦遂紛而無主甚至苞苴爭納徑竇互開多一兼管衙門卽多一需索地步此弊之在上者健訟成風意存拖累原告方控於府尹被告又控於刑部而部中司員復不遵定章任意收呈隨處提案問官亦有偏袒胥吏因而作奸審結無期互傳不到其中命盜重案竟使待質囹圄多至一二十年微論瘐死紛紛無從呼訴而挾仇勒賄被害尤深至於會驗屍傷每以索費久稽動輒數月此弊之在民者也擬請 旨將奉天府府尹一缺加二品銜兼右副都御史行巡撫事旗民各務悉歸專理便與將軍相承一氣不致兩歧以此安民先免株累以此察吏方有稟承通省紀綱斯爲樞紐 一五部事權宜變通也奉天及吉

黑兩省餉需匯於戶部其任匪輕不宜再兼府尹反增枝節而 三陵典禮 大內工程禮工兩部各有

專司皆於民間無涉至將軍雖管理兵刑而該部堂官責無旁貸五部侍郎應仍其舊無須移動俾免紛

更夫刑部之弊前已略陳相應請 旨申明定例亦如京中刑部體制嗣後惟旗民交涉罪在犯徒以上

者方准該部按律定擬其餘一概不得干預該司官等如再有違例收呈提案及相驗逾限等事經由將

軍指名嚴參以杜侵官而紓民困至兵部僅管驛丁事原簡易惟文書任意私拆漏洩太多一言未上而

通國皆知一令未頒而浮議先起甚且機密釘封往往破損此外尋常公牘積壓遺失不可勝言竊思陳

奏機宜軍尹兩處多於各部今以將軍管理即可一手整齊更擬請 旨將地方同通州縣各員兼理驛

務所有向設驛丁准其會同兵部所派之驛站監督隨時察核沿途逐站皆得其人文報攸關亟宜並議

一奉天府治中一缺宜變通也奉省大吏太多而下僚太少未免足輕首重是以政令不齊查兼尹府

尹以次少一承上啟下之員爲之關捩僅有承德縣知縣聯屬之際太覺不倫治中究係京員外官勢不

相洽而通省清查虧空督辦案情須有專司方資表率擬於奉省中添設首道一缺名曰奉天驛巡道闔

省驛站及新設捕盜營之同通州縣悉隸其下俾得稽巡惟增修衙署招募胥役繁費殊多猝無所出擬

卽將治中一缺加一道銜兼行首道事務另 頒奉天驛巡道關防一顆餘仍其舊如蒙議准則廉俸亦

須隨後另籌事權既不參差體制較爲完備查治中本係漢缺向歸捐選嗣後應將正途出身人員改爲請旨簡放以昭慎重一旗民地方各官宜變通也旗民交涉之案各州縣與城守尉等官會同辦理查其列銜之處稟將軍則尉縣並書稟府尹則有縣無尉同一公牘任意紛歧遂致守尉目中幾無府尹營私挾詐何所不爲且於地方尤有數弊旗界同居非親卽友官中公事但論私情其弊一也會辦各員未能和衷彼此留難案久懸擱其弊二也命盜重件遇有旗人則借強宗爲護符託本管爲說情之地抗拒容隱不服查拏其弊三也捕盜不力州縣官處分綦嚴而城守尉佐領等官尤有專責乃盡委罪於驍騎校之身及領催微末諸員指名搪塞劫掠橫行致無忌憚其弊四也上分其肥下受其毒曲直無從申理州縣亦遂因循是以奴才前次請照熱河定例將地方同通以下全加理事等銜片奏在案今更擬請旨嗣後奉省地方一切案件無論旗民專歸同通州縣等官管理其旗界大小各員只准經理旗租緝捕盜賊此外不得絲毫干預其緝捕處分自城守尉至路記佐領必與州縣等官一律輕重不得以屬弁隨時塞責而本城旗人尤須再申定例不許做本界武職如此劃清限制自無包庇牽掣之虞至各處城守尉本係宗室專缺官階同於道府責任亦遂不輕嗣後請旨簡放時擬擇宗室中諳練政事之員方能稱職如其才力不勝應由將軍隨時甄別方不至貽誤地方其餘民界各官升途太隘雖有京察計

典奉省均屬具文是以吏治毫無振作擬併請將奉省道府同通州縣由吏部推廣升途力加鼓勵庶幾有所激勸百廢可興是亦爲根本儲才急務也 一各大吏養廉宜變通也奉省賄賂公行已非一日原情而論出於貪黷者猶少迫於窮困者實多查將軍養廉雖名八成而官票每兩折銀只以二錢五分入算此外一成停止一成實折廉額二千兩實數僅五百餘金推之府尹府丞又當四成遞折實數不過二百餘金矣借此從公萬難敷衍不得已設爲名目取給下僚有節壽之賀儀有月費之攤款自兼尹刑部迄於府尹府丞凡涉詞訟之官地方無不餽送變本加厲習爲故常甚至民間訛傳委缺必酬到任必謝而營求囑託又無論矣卽有清潔自好之員迫於時勢亦姑擇受一二不敢矯異鳴高夫上官旣資於下僚下僚必斂於百姓追呼掊克激成事端是以官習爲不廉而極之於縱役分贓民亦習爲不廉而極之於殺人放火典章罔顧教化不興此陋規相沿實奉都第一大弊也竊思興廉不難在於善養若以竭蹶辦公之力復有衣食內顧之憂不惟阨塞人材亦覺有傷政體 國家原情之法本不苦以所難擬請旨嗣後奉都各大吏養廉與其遞折但立虛名不如另減歸於實濟將軍旣照總督例卽以至少省分計之養廉當一萬八千金府尹旣照巡撫例養廉至少當一萬二千金然值此時艱必須力求節省因核各處用度將軍養廉至少非實銀八千兩不可府尹養廉至少非實銀六千兩不可而府尹內有幕脩外有

役食六千之數仍屬難敷查各地方官向有攤派之款奴才細加分別凡涉私規悉行汰去尙留公用三四千金擬卽令其匯解府尹衙門以補公用之不足府丞旣兼學政亦係外官今旣裁撤陋規其養廉非實銀二千亦難有濟以上各款可否卽由海關道徵收贏餘及新增贏餘兩項下按年支解作正開銷並懇天恩格外俯恤所有奉省督撫學政養廉均給實銀外餘如副都統五部侍郎廉俸原額本少皆准八成實放不必迭爲折扣而將軍兼轄事繁支用尤鉅雖議養廉八千仍恐不敷所以奴才另有津貼公費之籌具詳此下條款亦知國用未充可減則減豈容別生枝節徒事虛糜惟關外情形迥殊各省旣欲力除積弊便當籌及通盤況乎宅鎬留豐自古不嫌優異力培根本分所當然外省養廉豈容並論在帑項所支無幾而大局所全已多苟可補苴何敢遷就自經此次議定章程後凡奉省向來各大吏一切全分半分陋規概行禁革倘蹈前轍立予嚴懲在小民可稍免苛求而墨吏亦無所藉口清源正本莫切於斯一倉差陋規宜變通也奉省各旗草豆自折色以至實徵最不畫一數則任意增減田則任人歸併宗室未完之款或徵取於平民富紳應納之糧反強派之貧戶浮收包攬百弊叢生而正供之外尙有贏餘謂之倉差規費每年收租例由將軍專派督催協領一員由各部分派正副監督司官二員其奉派之員每年納規費於本管上司始而每人不過三四千金繼則五六千金近來增至八九千金本屬私供

遂無定數往往承辦各員借貸墊賠致招物議甚或藉此訛索其患仍受於民奴才洞悉其弊現將各旗草豆章程改爲一律無論宗室平民上中下戶酌一適中之數按畝交收以此貧民同聲感戴所不便者惟包糧之士棍及不法之豪強耳如此力加核減仍有贏餘約在一萬五千金竊思此項雖非正供尙於地方無礙欲必概行裁撤未免竭澤而漁與其任作私規范無限制不如改充公費免再株求惟五部向係輪派司員計必遞推三年始受規費一節任有久暫事必不均奴才擬於贏餘中先提一萬金作爲五部侍郎公費每歲各分二千以資貼補而派員督辦仍循舊章餘數千金卽充軍署公費所取有定事較光明查前任將軍都興阿最稱清介始則力却此款後亦藉以資生及其身後仍復蕭條仰蒙 恩賞千金始得扶柩歸里亦可慨廉吏之難爲矣奴才此次與岐元出差幸荷 恩施准給口分從公半載方可支持故於地方毫不沾染一俟養廉增定卽請停支是知規費潤餘各員萬非得已若再多方隱飾終有玷於官箴惟以臣子苦衷上求諒於 君父冒瀆至此悚仄難安然旣化私而爲官卽非損下以益上或亦因利乘便之一端也以上章程均係奉省緊要關鍵奴才審時度勢倍極焦勞旣不敢稍事彌縫尤未便過於操切欲興一利必預計其能行欲剔一弊必先去其太甚總期上維 國體下順民情諸臣具有天良敢不力圖補救其餘文武各屬上行下效勢易勸懲但須舉劾得宜便可隨時觀感已往之愆姑

請免究後來之咎必予嚴參至其職所當爲皆有成憲可守無庸紛擾上瀆 宸聰大局挽回略具於此
伏思古有治人原無治法況奉天重地屢經 列聖貽謀猶不惜增改再三經權互濟如奴才學愚識昧
何敢謂變通之計即可裕久遠之圖惟是事以窮而始通法必求其可繼此則目前之整飭固難而日後
之防閑宜尤慎者也夫 國家勤求上理專爲民生政不出於多門乃實受撫循之惠賄不行於上下始
無傷衣食之原用恩於立威之中施教於既富之後庶幾盜風可絕元氣漸培今則建議之初最宜詳審
而根本所係久厯 聖懷奴才一得之愚未敢自信惟有仰懇 皇太后 皇上俯念事體重大 飭下
軍機王大臣六部九卿迅速會議以便請 旨遵行實於奉省地方大有裨益

擬變通奉省官制片 節錄

盛京將軍 慶 裕

一府尹行巡撫事體制未備應量爲更定也查光緒二年前署將軍崇實以奉省將軍府尹事權不一動
多掣肘 奏請兼仿督撫之例以專責成議將府尹加二品銜兼右副都御史行巡撫事所以隆體制而
重事權也惟近時道員遇有保獎皆准加二品升銜現今驛巡東邊兩道均有二品銜堂屬一律殊不足
以示優異且府尹所辦公事應題應 奏例得專達本與巡撫執掌相同無須再行分別致涉重複在當
日變通新章原欲兼仿巡撫職任因府尹係三品京秩是以加二品銜而行巡撫事以期合乎封疆體制

然二品虛銜論觀瞻既不足以示優崇行巡撫事與自來執掌又涉重複究不如加一巡撫銜除去行巡撫事字樣庶覺名實相符較爲得體至近時各部院府尹行文或用咨文或用劄文殊不足畫一旦一部之中咨劄互見尤覺參差不齊查定例六部都察院與奉天府尹行文原係劄文自更定新章奉天府尹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行巡撫事自應改用咨文方符體制惟當日漏未議及是以各部院行文均無定式凡明悉體裁者皆改咨文而相沿舊式者仍用劄文殊於體制未協自應 奏明一律均用咨文以爲定制應請 旨將奉天府尹二品銜改換巡撫銜仍兼右副都御史毋庸再加行巡撫事字樣嗣後各部院行文均一律改用咨文以崇體制而重事權

新設各官廉俸役食請 賞給實銀疏

盛京將軍 岐 元

竊查奴才等前因昌圖府屬之康家屯地面遼闊獄訟繁多奏請裁撤經費添設康平縣知縣一員典史一員並在鄭家屯添設主簿一員以資分治當經酌擬章程會同具奏奉 旨該部議奏單圖併發欽此嗣准部咨以康家屯雖係昌圖府所屬惟新設康平縣知縣一缺原單內稱係屬繁難中缺與懷奉兩縣沿邊繁難緊要之缺不同缺分既有繁簡之分養廉辦公等銀未便援照沿邊緊要之缺支食行令酌量核實刪減以示區別等因奴才等查新設康平縣地處邊疆幅員遼闊本係蒙古地面並無經徵錢糧實

與懷奉兩縣事同一律因該縣所轄地方瘠苦不如懷奉富庶是以定爲繁難中缺其爲蒙古代催地租辦理命盜各案與懷奉無異所請廉俸役食等項槩發實銀原爲養其廉隅俾得盡心民事若令酌量刪減使其辦公竭蹶內顧多虞何能勤求吏治惟有仰懇 天恩俯念新設康平縣地方瘠苦正佐各官應支廉俸役食辦公等銀仍准援照懷德奉化兩縣章程槩行給發實銀免其刪減實於吏治民情大有裨益

圍場事宜辦理完楚擬請設官分治疏

光緒五年閏二月

盛京將軍

岐元

竊照奉天圍場與東邊毘連前據總辦邊務東邊道陳本植以該道行繩所至私墾圍地流民環求一體行繩稟經前署將軍侍郎崇厚遴派委員周歷履查實因圍地遼闊防範難周流民潛入私墾爲時既久人戶衆多如那丹伯土口子梅河等處以及大沙河一帶墾地居民阡陌相進並有直東難民陸續前來搭蓋窩棚者概行驅逐鋌而走險所關甚重不得不急思安插是以 奏懇 皇仁寬其既往已墾者槩予查丈升科未墾者劃清界限應撥遷者撥遷零星散戶擇地安插歸併辦理寬留大圍場以便講武照舊舉行業蒙 恩准並因東邊道督辦南路事務繁重未能兼顧復派 記名副都統兵司協領文緒總辦圍場事宜帶領滿漢各員旗綠練兵前往妥爲辦理奏明在案嗣據該協領文緒稟報查看圍場山水

形勢劃分界限體恤民情艱苦相地撥遷應留大園依山者挑挖長壕就河者設立封堆計留大園地畝周圍千有餘里擬將那丹伯等四臺所管園段私墾人戶均全遷出在柳河南北兩岸現挖大園壕外擇地安插鮮圍場原有私墾流民就地升科統計開墾地畝自土口子起入東大溝斜向東北至色力河舊封堆止長三百五六十里南北寬一百餘里至四五十里不等南與新設通化縣接壤北界以現挑園壕及五石封堆輝慶河南爲界稟經前署將軍侍郎崇厚批准亦在案茲復據稟稱大園內流民槩已遷出鮮圍內流民就地升科除山河樹木外共計撥領荒熟各地一百零二萬餘畝經總分各局委員查丈完竣收押荒東錢一百二萬餘千照東邊章程每歲徵正額銀二分耗羨銀一分擬於本年秋後起徵按年納課繪具圍場圖說稟請酌議善後事宜前來奴才等伏思鮮圍每歲捕鮮大園以備講武均係封禁之地從前防範不嚴以致流民私墾仰蒙 聖恩浩蕩俯准升科萬戶歡呼窮黎得所既經委員撥地安插查丈完竣若不教養生聚難期長治久安且大園地面千有餘里尤當妥爲保護如仍專賴各臺兵看守地遠山深日久生懈恐不免仍蹈故轍而現准升科地畝縱橫數百里處處與大園接壤流民又係甫經安插良莠不齊亟應設官添兵加意撫綏嚴守圍山藉杜侵墾奴才等再四會商悉心核議設官事易籌餉爲難按升科園地百萬餘畝計歲收正課銀二萬餘兩耗羨銀一萬餘兩以耗羨設官計可敷衍以正

課添兵斷斷不敷邊地民情粗野桀驁難馴尤非重兵難資鎮攝惟有抽調開原義州等處額兵二百名由省挑選蘇拉三百名撥往巡防分別酌加口分訓練經費始堪敷用即可不必另行籌款並擬添設總管一員督辦全圍事宜設佐領二員分爲左右翼長防禦四員驍騎校四員筆帖式一員分司其事設撫民通判一員管理詞訟巡檢一員專管監獄圍內開禁地方以海龍城地居上游最爲扼要總管通判卽于該處駐紮以資控制兩佐領分駐朝陽鎮西山城子亦能策應並以東邊大致而論南有東邊道北有興京副都統東有圍場總管星羅棋布互相聯絡仍復分疆劃界各有責成若能任用得人可期漸臻上理卽大圍果能認真保護於數年後孳生蕃息冬圍亦可以照舊舉行奴才等力圖整頓實事求是總期流民安業圍地肅清以仰 聖主綏靖邊陲 惠愛羣黎之至意謹將圍地分界繪圖貼說並定官缺額支廉俸建城設署調官增餉以及設馬撥蓋兵房封禁圍場嚴懲匪犯善後一切事宜詳議繕具清單恭呈 御覽伏祈 飭下部臣核議施行

謹擬變通官制改設郡縣章程疏

光緒四年

吉林將軍 銘 安

竊維弭盜之方固在整軍講武而端本之治尤在察吏安民誠以吏治與軍務相爲表裏末有不講吏治而能清盜源者也吉林盜賊充斥師久無功夫豈賊勢難平而兵威未振哉蓋流賊之蔓延此拿而彼竄

愚民之濡染習慣而性成不端其本而僅治其標徒恃武功未可以言勝殘去殺也奴才自前歲冬間查案來吉回奉後會同前署盛京將軍崇厚議奏辦馬賊禁賭博設民官查荒地四條迭奉 諭旨諄諄以吉林地方積弊甚深亟宜力圖整頓 命奴才署理吉林將軍將所奏各節與崇厚妥慎籌商奏明辦理仰見我 皇上宏謨廣遠 聖慮周詳奴才具有天良敢不竭盡愚忱以副 勵精圖治之意到任後遵將地方情形細心體察博訪周諮查吉林省西自威遠堡門東至俄界不下二千餘里北至黑龍江交界南至鴨綠土們兩江源又不下二千餘里溯維國初甯古塔所屬各城惟我旗人聚族而居自道光初年將軍富俊屢議開荒內地遷流如水歸壑數十年來吉林民人之多不啻數倍旗人良莠本自不齊梗頑因以成俗甚有窮鄉僻壤聲教不通土棍強豪自爲家長其間強弱相併大小相陵殺人放火既視爲故常拒捕抗官遂成爲積習蓋以司牧之官惟省城西北一隅設有三廳三廳之理事同知通判向由京秩旗員揀放雖間有長材而初膺外任歷練未深往往艱鉅乍投茫然無所措理但假於幕友丁胥之手繼或刁生劣監要挾把持而莫能制至阿勒楚喀三姓甯古塔等處命盜戶婚則就理於協佐衙門協佐等官但習騎射不惟不諳吏治且多不通漢文悉憑委筆帖式司達等任意軒輊歷任將軍止以武事爲重吏治多未講求所以民怨沸騰鋌而走險近年以來民愈窮而愈悍賊愈剿而愈滋峻法嚴刑人無畏志

是皆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不清其源而塞其流也現在大股賊匪已平金廠渠魁授首遁逃餘孽尙多潛伏深藏而墾地採藥捕牲各項游民非內地遷流之戶卽亡命不逞之徒若不亟設民官劃疆分治政刑以化其頑梗教養以遂其生成專恃武功撫馭失宜不惟重煩兵力且恐若火燎原益難撲滅又況甯姓所屬密邇邊陲更宜安集拊循查奉省官制經前署將軍崇實奏請增改舊章後吏治民風大有起色是因時立制原無歷久不變之規而正本清源乃見俗美化行之效奴才與崇厚體察情形迭經往返函商意見相同并集所屬文武紳耆悉心討論皆以爲地曠人多非有地方親民之官不足以資治理奴才再四思維與其拘守成規循途而覆轍曷若權宜時勢改絃而更張擬請以所屬尤爲衝要之區酌中設立廳縣佐雜等官並將吉林廳升爲府治長春廳通判改爲同知俾資治理將來民地錢糧旗民詞訟專歸該廳州縣管理其協佐防校等官止准管理旗務防剿盜賊不准仍預地方詞訟以示限制而一事權惟添設廳縣則創葺城垣建修衙署倉庫監獄等項及官員廉俸書役工食所費不貲當此庫儲支絀之時斷不能另請撥款祇有就地興利以本地所籌供本地所需但吉林地瘠天寒庶物本不豐阜商賈亦甚蕭疏松花一江不通海舶旣無船稅可收復無鹽釐可辦較之奉省尤爲枯窘且當凋敝之日正宜與民休養若操之太急祇圖遷就於目前或致貽弊於日後是以生財之道必須因地以制宜不敢朘民以歛

懇現已派員前往糧梨廠馬延河阿克敦城一帶查勘荒地照章改收押荒並飭各屬倣照奉天章程試辦斗稅擬以斗稅荒價二款作爲添官一切用度將來廉俸工食並各項用款亦由斗稅荒租項下動支惟試辦斗稅查丈荒地必須明幹廉潔之員方能有利無弊現在吉省辦理軍務及地方各事奴才前調之員不敷分遣亦不敢多調人員致糜經費荒務稅務祇可由近及遠以次興辦所有擬添之官須俟款項籌有端倪方能陸續添設一二年內恐難設齊謹先擬定大槩章程另繕清單恭呈 御覽伏候 聖裁至旗民衙門應辦事宜並府廳州縣應定界址及各官廉俸書役工食添設綠營兵額口分一切詳細章程俟奉到 俞允後奴才選派通曉政體之員前往各屬查明戶口地畝數目相度地方形勢詳慎斟酌奏明辦理其各廳州縣員缺應俟何處地畝斗稅辦有成效卽先奏派委員前往該處試署並撰擬城名隨時奏請 飭部頒發印信以昭官守再吉林三廳向因專管旗人戶婚各事皆用理事人員今旣民戶衆多政務殷繁與從前情形不同應請與新設之同通州縣均照奉天新章加理事衙滿漢兼用以廣材路其甯古塔琿春二城距省較遠應否設官分治及吉林將軍應否倣照奉天將軍加兼文銜並省城地方應否添設巡道之處容奴才隨時體察情形再行奏明請 旨遵辦

據實直陳請 旨斷理片

劉錦棠

再哈密以西各滿營旗丁亂後子遺僅存舊制萬難規復卽以古城烏魯木齊兩處言之前此古城領隊大臣勝安由京西來道出哈密與臣談及古城滿營房屋久已鞠爲茂草該處旗丁總共不過十數人勝安自以補授斯缺原應卽行赴任究竟古城無隊可領無營署可住進退維谷殊形狼狽臣比囑其與金順恭鏜熟商自處之道悵然踰天山北去臣於光緒二年夏秋之交率師克復烏魯木齊其時滿城傾圮瓦礫荒涼未見旗丁一人嗣臣進克南路各城始將旗丁之被賊裹脅者陸續拔出咨送烏魯木齊安插然爲數亦屬無多故以恭鏜之精明強幹世受國大恩銳意欲有所爲以圖報稱然所管旗丁只有此數雖都統有兼轄鎮迪道之責而政務亦甚簡少不足以發舒其才氣他如哈密辦事臣明春所部健銳威儀各營現已奏明全行裁撤其所轄回務亦經左宗棠奏准歸哈密通判管理欽遵在案竊維國家建官分職原各有分內應辦之事現在新疆時事變遷都統暨辦事領隊各大臣兵少事簡幾無異投閒置散此不但非朝廷設官之意亦諸臣心所不安也如蒙聖明體察臣言准照擬設甘肅巡撫之議則烏魯木齊自須設立撫標官兵南北兩路均宜另設額兵添置總兵副將參遊都守千把等官以爲永遠防邊之計烏魯木齊提督應移駐喀什噶爾城以扼要害吐魯番暨南路舊有參贊辦事領隊各大臣員缺固可一律裁去卽自哈密北至伊犁所有都統暨辦事領隊各大臣員缺亦宜酌量裁撤巴里坤古

城烏魯木齊庫爾喀拉烏蘇等處所餘旗丁如目前之零星分布終恐無濟實用不如併歸伊犁滿營生聚教訓以期漸成勁旅查承平時新疆南北兩路係歸伊犁將軍總統烏魯木齊都統亦兼轄鎮迪一道如設巡撫不但鎮迪道無須都統兼轄卽將軍亦無庸總統全疆免致政出多門巡撫事權不一其伊犁滿營似應改照各省駐防將軍營制從新整頓務求精實可用庶於邊防有所裨益總之新疆不復舊制便當概照行省辦法若二者並行則一切夾雜牽混之弊難以枚舉屬茲伊犁已還界務將竣大局急宜定奪臣恭摺 欽符既有所見不能不據實直陳

新疆省會請改設各官以專責成疏

光緒十一年

劉錦棠

竊新疆改建行省治迪化省城所有省會應設各官自應分別添改除臬司仍照原議無庸專設經臣奏請 加鎮迪道按察使銜兼官全疆刑名驛傳事務外惟省會應有首府附府應有首縣以期指臂相使大小相維臣前 奏設甘肅新疆巡撫布政使摺內請改設迪化府縣等官嗣經部議應俟南路八城建置事宜辦有頭緒再行酌量具奏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在案伏查南路建置諸務隨時舉辦漸有規模臣與藩司魏光燾業經先後抵任籌辦一切需員臂助省會各官未可再緩應請升迪化直隸州爲迪化府設知府一員治迪化城增置迪化縣一員爲附郭首縣與迪化州原屬之昌吉綏來阜康奇臺共五縣

均隸迪化府屬遇事由該府核轉其迪化州原管之戶籍田賦驛刑考試及地方一切事宜槩歸迪化縣經理此外藩司衙門首領各有職司擬請設布政司經歷一員又庫大使一員專司庫務擬請名新裕至鎮迪道既兼刑名應請設道庫大使兼按司獄一員迪化府首領應設府經歷兼司獄一員查迪化城舊有巡檢一員爲稽查彈壓而設現既建置省會情形不同擬請卽裁該巡檢缺改設府經歷迪化縣應設縣典史一員專司監獄督捕擬請改迪化州吏目爲縣典史學官則迪化州原設學正一員兼管所屬各縣學務今升州爲府擬請設府學爲府教授照舊兼管各縣學一俟將來學校大興再擬添設以省糜費以上各缺應定爲何項缺分俟設定後再行擬議辦理仍懇照吉林新設各缺酌補一次成案由外揀補一次庶於地方有裨據藩司魏光燾詳請具奏前來臣覆查無異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 飭部核覆以便遵循

新疆南路擬設佐雜各缺疏

光緒十一年

劉錦棠

竊查南疆各廳州縣應設照磨吏目典史及各屬轄境遼闊須添佐職分防經臣等奏明承准部覆令由臣等隨時體察情形會商妥議奏請辦理在案茲據署喀什噶爾道員黃光達護理阿克蘇道員陳名鈺等先後詳稱阿克蘇喀什噶爾兩道所轄廳州縣額徵錢糧通應報道綜核估撥彙綜報銷並有須量爲

折變者擬各設道庫大使一員專管收支事件該庫大使衙署應修於道署儀門之側其庫房則於道署大堂側起造以便主守其溫宿荷車和闐疏勒四直隸州議立吏目各一員拜城于闐葉城疏附四縣設立典史各一員喀喇沙爾庫車烏什英吉沙爾瑪拉巴什五直隸廳各設立照磨一員兼司監獄緝捕以上各廳州縣佐雜衙署均緊接監獄俾專責成又阿克蘇舊城地當衝衢五方雜處擬添設巡檢一員稽查匪類彈壓居民其餘各屬轄境較廣戶民隔居寫遠者擬於喀喇沙爾所屬之布吉爾適中地方設立巡檢一員葉城縣現擬移建哈里克其荷車回城擬設巡檢一員資其就近彈壓詳請核辦前來臣伏查新疆土曠民稀佐雜各員原未可以多設惟邊遠遼闊長途戈壁誠有鞭長莫及之勢自應酌量添設藉資控制該道員黃光達等察看情形細心商酌所議尙屬妥協應懇 天恩俯准設立南疆八城佐雜各員缺俾有專司而資治理至此項設立之分防巡檢各缺擬均作爲要缺由外揀補其同城佐雜各員缺照例槩歸部選仍懇照吉林新設民官各缺成案統歸因地擇人由外先行揀補一次又臣原奏葉城縣治設立葉爾羌回城于闐縣設立哈拉哈什現據黃光達詳稱該兩縣治各應改設所轄適中之城擬將葉城縣移建哈里克地方于闐縣治移建克里雅地方庶資兼顧且免添設分防佐雜等情臣復查無異批令照辦相應請 旨飭部核覆以便遵循

邊要員缺亟宜裁改疏

劉錦棠

竊查庫爾喀喇烏蘇舊設領隊大臣一員管理庫城精河土爾扈特游牧及屯田事宜設庫城糧員一員精河糧員一員由部揀派司理戶民糧務軍興以來糧員暫行由外委署查庫城爲西路衝衢東距迪化城六百九十里距綏來城三百五十里西連伊犁至精河界二百五十里北通塔城至塔城界三百三十里幅幘廣闊地方扼要軍務初定游民商旅雜出其途兼有土爾扈特游牧民人稽查彈壓悉關緊要現在領隊員缺裁撤糧員既無地方之責竊恐難資鎮撫臣前奏設南北兩路驛站請將庫城精河兩處改臺爲驛歸該糧員經管嗣奉部咨覆准地方情形體制均與曩時迥殊自應變通籌辦改設官員以期有裨但欲隸歸綏來則相距較遠鞭長莫及因查庫城舊設縣丞後改同知於乾隆四十八年裁改糧員擬請仿照舊制裁汰糧員仍改設庫爾喀喇烏蘇撫民直隸同知一員兼理事銜管理地方戶籍田賦刑案兼管土爾扈特游牧諸事宜並轄精河屬境精河西與伊犁接界相距二百二十里東接庫城界一百七十五里舊設典史後改糧員所管四驛轄境亦廣擬請裁糧員缺設分防驛糧巡檢一員管理戶糧驛站緝捕等事仍隸同知管轄遇事由同知核轉其同知仍隸道屬以專責成又鎮迪道舊轄喀喇巴爾噶遜糧員一員地在迪化南一百八十里原管戶民本由迪化分撥兵燹後員缺久懸戶民均係由州經管臣

前奏請升迪化直隸州爲迪化府增迪化縣爲附郭首縣該處距城較近一切事宜縣中自能兼顧其原設糧員一缺亦應裁汰庫城精河原額戶民屯兵及徵納額糧房租園租等項均歷有成案可考現在戶口凋零兵屯未復一切徵收雖屬寥寥然爲撫綏彈壓起見似亦因時制宜莫要於此官制既定得人而理數年之後自必日有起色其改設各官應定爲何項缺分俟設定後再行擬議辦理仍懇照吉林新設各缺酌補一次成案由外先行揀補一次據藩司魏光燾詳請具奏前來臣覆查無異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邊疆員缺緊要量爲變更以資整頓實於地方大有裨益如蒙 俞允應請 飭部核覆示遵所有擬請裁撤庫爾喀喇烏蘇精河喀喇巴爾噶遜三糧員改設同知巡檢各缺緣由是否有當謹會同伊犁將軍臣金順陝甘總督臣譚鍾麟署烏魯木齊都統臣升泰恭摺具陳

酌裁各城回官並懇

賞給出力回目頂戴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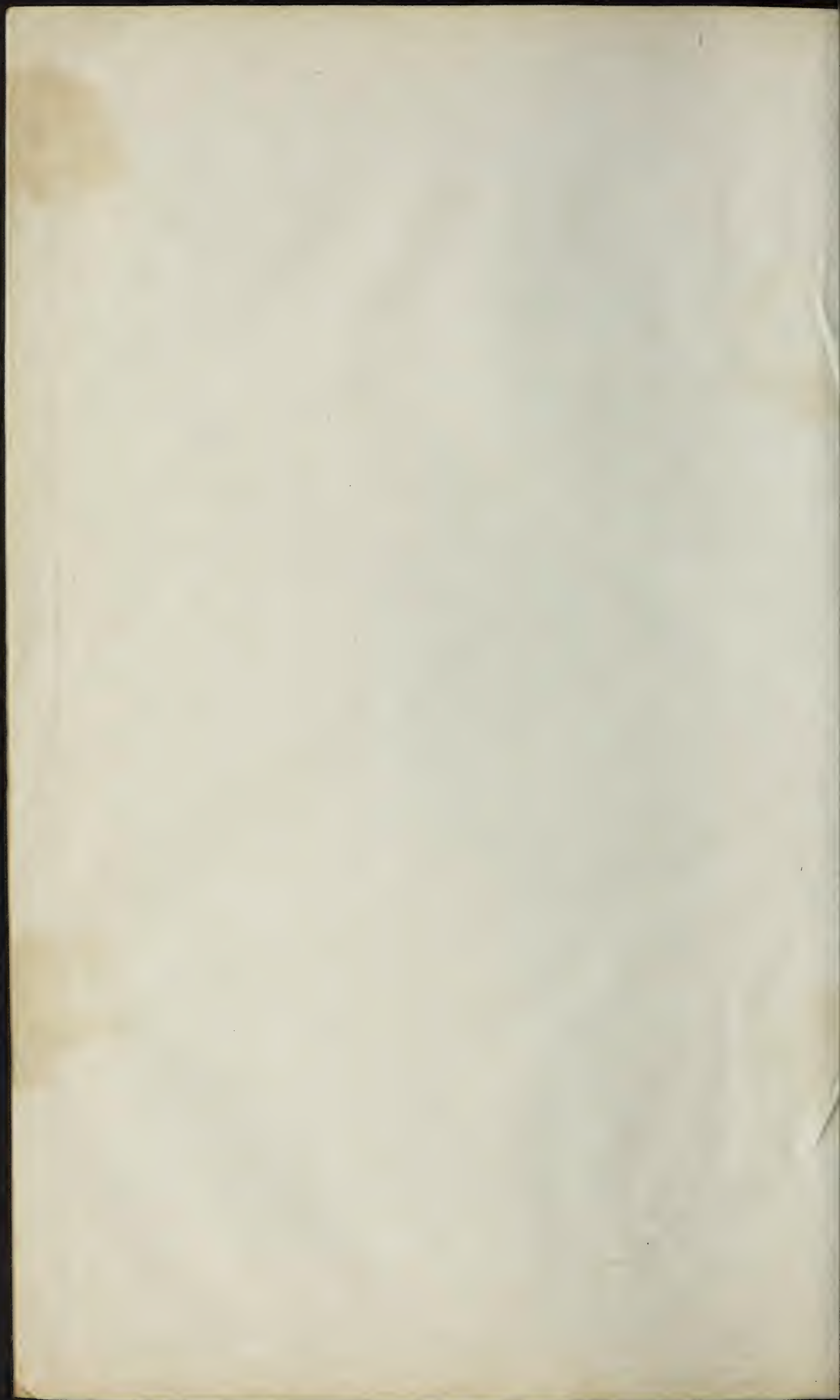
光緒十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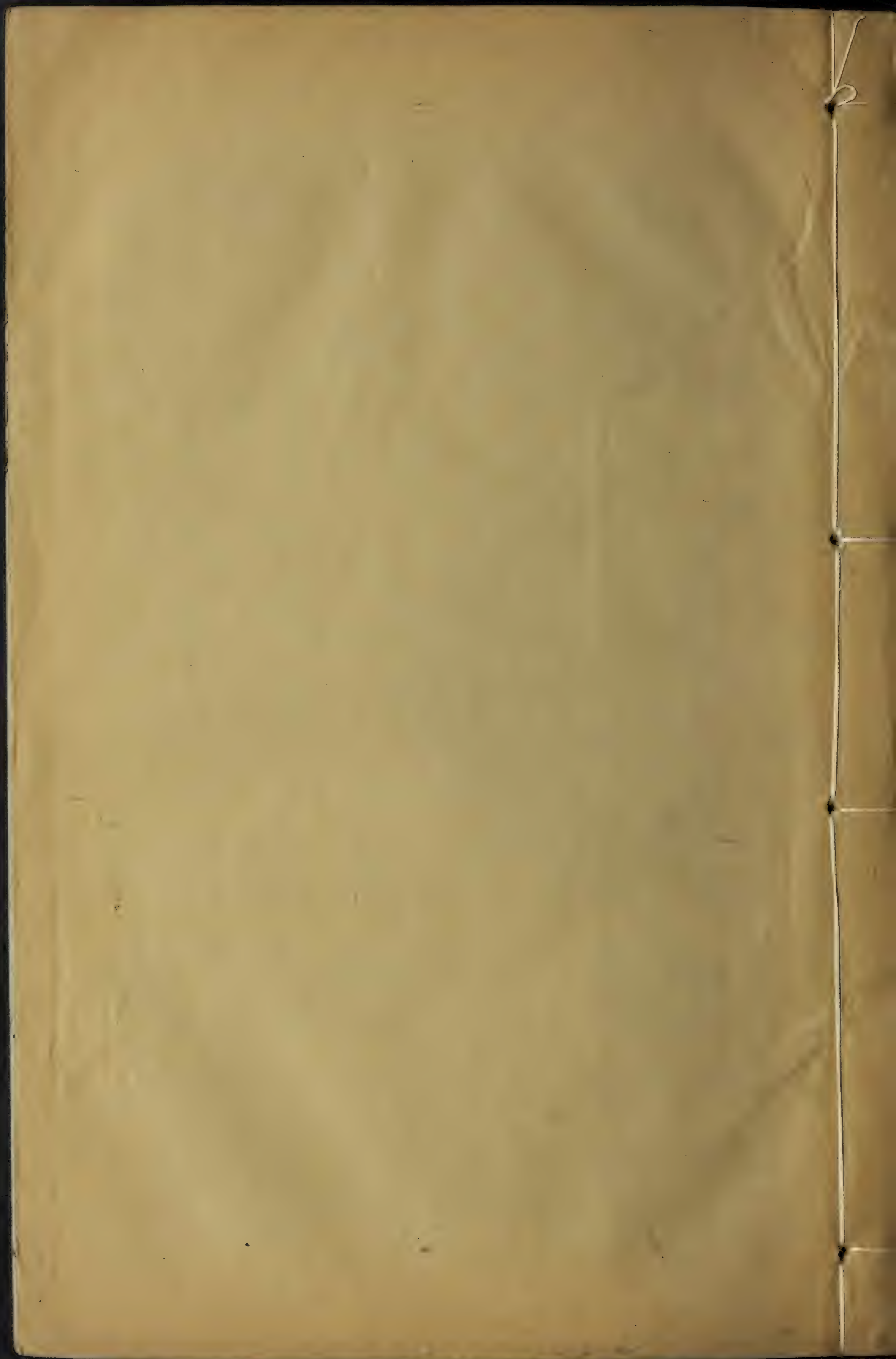
劉錦棠

竊臣於光緒八年七月間奏請將阿奇木等伯克裁去仍准戴用頂翎經理藩院遵 旨議覆各城裁去伯克體制是否合宜未敢率行議准請 飭再行體察情形悉心妥議覆奏嗣臣於委署新設南路道廳州縣各官摺內聲明擬將伯克分撥爲吏戶禮兵刑工各書復經部議係爲隨時變通期於兩有裨益起見似應准如所請惟伯克各有專責從未議及更章一旦驟加增改回民能否相安似難遙計請 飭酌

度情形妥議核辦等因先後奏奉 諭旨依議欽此欽遵各在案竊維回疆民事從前委之阿奇木伯克等官原以約束部衆乃該回目等往往倚權藉勢魚肉鄉民爲所欲爲毫無顧忌纏回語言文字隔閡不通民怨沸騰而下情無由上達繼遭安夷之變該回目等苛酷尤甚橫徵暴斂削靡遺民命不絕如縷幸賴 皇威遐暢 天戈所指莫不聞風披靡舉二萬餘里之疆土還隸版圖使邊民重視天日臣曩年規復南疆每於進克一城卽咨商前督臣左宗棠揀員設局辦理善後招集流亡籌給牛籽農具疏濬溝渠使之盡力耕作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數年以來荒蕪漸闢戶口日增地方漸有起色其大小伯克額缺雖亦揀委署理究竟地方應辦事宜均責成各該局員察看情形稟稱遵辦但藉回目傳頒教令初未嘗假以事權現在南路新設道廳州縣各官委署已歷年餘規模漸具不乘此時量爲變通則過此以往又必有積重難返之勢況阿奇木等承充伯克多係三品四品州縣官階尙居其下鄉愚無知恐啟玩狎之漸而與州縣儼然並立於體制亦不相宜在部院諸臣以事屬更章自應長思熟慮而微臣見聞既確計非裁去回官實無以蘇民困而言治理上年通飭南路各廳州縣傳集各該城關阿奇木等伯克剴切開導諭以在所必裁之故准其各留原品頂戴仍視城關事務繁簡分設鄉約專司稽查卽於裁缺之回目選令承充並視品級之崇卑分送道廳州縣衙門充當書吏鄉約酌給租糧書吏酌給口食以資養贍不

願者聽其鄉莊地遠驟難戶曉舊有之伯克暫仍不裁遇有額缺亦不另補以期漸照城關一律改設鄉約現據各屬稟報自試裁城關伯克後經年以來甚覺相安毫無缺望回民去其壅蔽意亦漸與官親若更需以時日語言相通則疾苦可以自陳而弊竇可期永絕矣容再由臣督飭各該地方官隨時察看務令措置得宜不敢稍涉因循憚於改易亦不敢過於操切致啟事端以仰副 朝廷眷顧西陲至意惟各城出力回目前以軍務方殷正資驅使或派令嚮導或委辦軍糧頗能不辭勞瘁若不立予獎勵無以作其急公向義之心當經臣與前督臣左宗棠前幫辦軍務臣張曜隨時核酌與以擬保翎頂行知俟彙案奏請 獎叙現在歷年既久未便沒其前勞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該回目等效力疆場 允照臣等擬保行知 賞給翎頂以昭激勸出自 逾格鴻慈謹將擬保各回目翎頂繕具清單恭呈 御覽所有酌裁回官並懇 恩賞給回目翎頂各緣由謹繕摺具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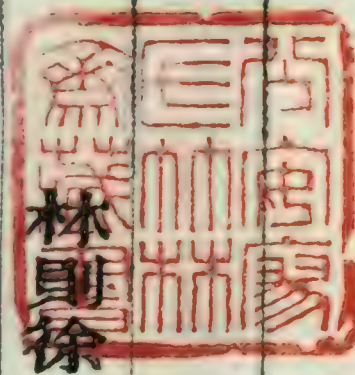


DS
754
K8
v.6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十九目錄

吏政四 考察

密陳司道府考語疏



擇尤參劾以圖整頓川省吏治營務片

駱秉章

密陳西藏情形請 旨權宜疏

駱秉章

請 敕貴州撫臣將劣員撤省查辦片

駱秉章

請 嚴旨詳申京察舊章疏

寶廷

請整頓八旗人才疏

寶廷

請將現任候補衛官仿照文職章程分別考察疏

吳元炳

酌擬奉天未盡事宜疏

慶裕

酌擬河工出力人員保獎並預防流弊疏

錫珍

南朝王世昌人具其美並居以新陳

陳

南朝陳天不壽

陳

南朝陳時陳世昌人具其美並居以新陳

陳

南朝陳八人水

陳

南朝陳甲其美

陳

南朝陳世昌人具其美並居以新陳

陳

南朝陳世昌人具其美並居以新陳

陳

南朝陳世昌人具其美並居以新陳

陳

南朝陳世昌人具其美並居以新陳

陳

南朝陳世昌人具其美並居以新陳

陳

南朝陳世昌人具其美並居以新陳

陳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十九

上海葛士濬子源輯

吏政四 考察

密陳司道府考語疏

林則徐

竊照司道暨知府各員賢否例應於年終出具切實考語密奏一次臣仰蒙 畀任封圻察吏是其專責如有庸劣不職之員卽應隨時參劾原不必俟及年終若同在循職之中而才具互有短長器識各有深淺非時刻留心察看未易周知查上司所以考察屬員者非於公牘中觀其事理卽於接見時詢以語言然各屬稟謁之時誰不能揶揄地方一二情形以備應對卽公牘事件有實在自費心力者有專任幕友吏胥者但就皮面觀之鮮不被其掩飾臣竊謂察吏莫先於自察必將各屬大小政務逐一求盡於心然後能舉以驗屬員之盡心與否蓋徇人者浮任己者實凡事之未經悉心籌畫者縱能言其梗概而以就中曲折反覆推究卽粉飾之伎立窮若上司之心先未貫徹於此事之始終又何從察其情僞則表率甚不易言也臣聞昧無能惟恃此不敢不盡之心事事與屬員求其實際半載以來隨時考察雖不敢謂灼見無遺而司道府之立心行事人品官聲尙可陳其梗概除揚州徐州二府甫經請補尙未到任未便

註考外其餘各員謹就臣管見所及出具切實考語手繕清單恭呈 御覽

擇尤參劾以圖整頓川省吏治營務片

駱秉章

臣荷 聖恩畀以兼圻重寄現川省當糜爛之後急圖補救之方當以振興吏治整頓營務寬籌餉需剿除賊匪四者爲要而振興吏治又爲籌餉之本整頓營務又爲剿賊之本則四者之中尤當以此二者爲先蜀省吏治營務之壞積之已數十年至今日而無以復加臣率師入蜀已逾半載習聞官紳士民之論愈謂吏治壞於藩司祥奎營務壞於督標中軍張定川不急去此兩人則諸事無從整理臣伏查祥奎不識政體又以貪鄙濟之履任六七年賄賂公行聲名狼籍不肖守令相率出入其門鑽刺夤緣無所不至由是州縣缺署理者居其大半軍興以來餉項乏缺輒借口軍需以供其圖索於是缺分之委署有費軍功之保舉有費防堵之報銷有費復聽信幕友家丁肆其訛索川省近年每地丁銀一兩加津貼一兩祥奎因軍餉支絀又於津貼之外每兩加派銀五兩名爲按畝捐輸地方官既奉嚴檄日務敲撲追比百姓怨痛既深輒復聚衆相抗而渠縣廣安達縣巴州營山東鄉南江通江各州縣遂至圍城大鬪數日始解卽此任意苛派激成事端亦實不稱藩司之任況州縣既以賄得牧令多與私交欲期吏治澄清何由施其懲勸此吏治之病在本源者也張定川狡獪刁詐復以柔佞濟之由督署巡捕保至副將署中軍缺

十餘年前任督臣鮮不受其欺蔽通省武官多受其籠絡省城要職非其義子門生卽其親信厚善之黨督署內外遍置私人一動一言皆所周悉由是勢傾等輩權重一時始或通徑竇以獻其佞諛繼且倚權勢而行其要挾歷任督臣因其黨羽之盛亦遂熟視而莫可如何故年已七旬猶復戀棧軍興以來兼管製造軍裝帳棚鎗砲火藥各項諸多不實當事者明知其侵吞而莫敢指言其非旣相容隱以釋其嫌更加保獎以悅其意今該副將旣加總兵銜其子張廷奎亦保陝西候補知府如張正倫戴廷超劉華之類皆其私人均任城守遊擊都守各要缺聲勢顯赫家資遂鉅萬此營務之憂在腹心者也臣荷聖主特達之知當西陲艱難之會若仍稍事姑容則蜀事決無起色若欲力期振作保此富饒之區非先去此兩人實屬無從下手反覆籌畫旣歷旬時用敢疏陳該二員劣蹟伏求聖斷布政使司祥奎應請旨卽行革職永不敘用以示懲警總兵銜署督標中軍副將張定川應請旨革職拿問所有川省吏治營務廢弛先圖整頓緣由理合附片密陳

密陳西藏情形請旨權宜疏

駱秉章

臣等前以西藏雖因剋扣布施啟釁實汪曲結布藉端報復勾結李玉圍等暗中煽構釀成禍端爾時將徵呼圖克圖尙未離藏與布賚綳寺勢正相持臣等非僅據糧員嚴清榮等稟報兼得西藏當差之滿營

駐防旗兵家信既經訪聞實情不敢不上陳 宸聽以彰是非迨將徵勢不能敵携印潛行李玉圃等復
憊患滿慶朦混具奏以汪曲結布掌辦藏務昇以大權汪曲結布既遂私願極力牢籠人心復藉剿辦瞻
對爲名大張聲勢滿慶並有請 旨將李玉圃破格錄用之奏其爲李玉圃煽惑主使以爲邀功掩罪地
步顯然可見 臣等以汪曲結布其勢已成與將徵尙未去藏情形迥異復密陳請 旨先將藏兵撤回並
調李玉圃赴京質証以去其主謀之人乃滿慶李玉圃汪曲結布既以將徵到京控訴復知嚴清榮等稟
報所有真情不免敗露乃復益肆欺詐滿慶摺中既盛稱汪曲結布之功爲衆人所歸向而汪曲結布等
奏書中復力剖滿慶李玉圃之冤非此二人無以保全藏卽此已可見其互相固結隱露不可動搖之勢
其尤狡者以瞻對爲名藉可市惠土司形容內地之不爲調兵剿辦使各土司以此缺望日與內地饒舌
甚至撤站要挾殊不知瞻對之患非始自今日自嘉慶年間用兵之後迨前任督 臣琦善大集兵力糜餉
至數十萬迄未得其要領蓋以瞻對僻處疆關之外地險碁堅山徑紛雜內地徵兵既不熟習地勢兼以
天時水土異宜糧運更屬維艱萬難持久兵進則彼伏而不出兵撤又復乘間竊發而附近各土司心志
不齊無一自強每遇瞻對侵掠非甘心依附卽要求內地派兵而坐觀成敗此在內地無事之時雖有重
兵巨餉尙難必操勝算剗淨根株況值此內患未平安有餘力以及邊遠之區乃滿慶李玉圃等明知內

地無兵可撥無餉可籌故以會剿責之內地使之種種爲難所調土兵名爲由藏籌給四月之餉此後卽須川省撥解實則沿途搶掠前在巴塘已有明徵旣逾四月之期卽可藉索餉向內地尋衅俾臣等爲之任過如云實爲剿辦瞻對起見十餘年來瞻對無歲不出巢侵擾何以未聞藏中派撥一兵此次獨不待奏調亦未經與臣等預商已令李玉圍統衆前來況瞻對早已歸巢雖難保其不復出擾亦祇宜嚴防察卽不使闖入藏地何以必期內地派兵會剿且欲川省供給藏兵之餉是非徒與臣等爲難直欲挑動邊衅其居心何等諒已難逃 聖鑒更可異者以臣所咨滿慶公文竟敘入奏書之中不特藉蠻觸相爭一語謂失閤藏僧俗之心欲以聳動 天聽並將史致康與建昌道鄂惠會稟之詞逐層引述伏查臣駱秉章所咨之件係知會滿慶無須派兵非使其將所咨之件遍告閤藏僧俗況咨件係屬漢文非經繙譯汪曲結布何以通曉其駐藏衙門一切公事皆爲李玉圍等與汪曲結布串通一氣卽此不辯可知至天主教自弛禁以來各省旣已聽其傳習西藏亦難必其不往且羅勒拏於道光年間旣已入藏爾時未聞藏中驅逐何以弛禁之後此時轉欲禁止若謂羅勒拏干預公事並假傳 詔旨及誘惑巴塘正副土司投赴瞻對等事臣等旣未據各臺文武稟報有案亦別無所聞此滿慶李玉圍明知弛禁傳教乃 朝廷因和議旣成不得已而顧全大局滿慶等故以此刁難且其摺中何以不敘及此事特借奏書以爲無所

顧忌遂敢大放厥辭並查達賴喇嘛尙在冲幼既無呈遞奏書之理其餘僧俗向無呈遞奏書之例滿慶敢爲汪曲結布等違例呈遞者正藉此暢所欲言以逞其恐惕要挾之私且請 旨飭催福濟景紋赴藏查辦以此竊窺 朝廷意旨其與徐之銘之在雲南屢催新任督撫赴滇同一機括福濟等勢既不能統帶重兵長驅直入若竟輕進即使中途無阻一入藏地手無寸柄不能不爲滿慶李玉圍汪曲結布等把持挾制必使附和以護其從前之謬則是非愈以混淆若福濟等不肯俯從一經澈底查辦敗露其奸難保其不更相固結陰謀效尤滇省使蹈不測之禍不但益損威重且得藉端煽惑以爲查辦之人激成事變以此諉過於內地之辦理不善枝節橫生愈難收拾是此時欲令福濟等赴藏認真查辦而李玉圍汪曲結布陽奉陰違詭譎百出其變故更難逆揣李玉圍現已行抵何處是否遵 旨赴京抑或仍自統帶藏兵該員從無一字稟報到臣等且數月以來察乍以西各臺糧員稟報不通卽藏中當差駐防旗丁亦無家信到川聞係藏中沿途設卡盤詰惟滿慶摺報可以傳遞其餘公文私函均須拆看如遇言及藏事及旗兵滿文家信概行銷燬此後藏中實情愈無從究詰臣等籌商至再惟有權宜辦理無待查辦先將喀微之案暫爲消弭以釋藏中之疑而離其勢竊以西藏屬在遐荒但使僧俗相安無暫示羈縻臣等愚昧之見可否請 旨宣示藏中以喀微失察堪布尅扣布施不能無過或將喀微安插別地或暫羈京師

俟李玉圃到京折服將徵定行重懲使汪曲結布知將徵不復回藏所有藏務仍遵前次 諭旨卽飭汪曲結布協同達賴喇嘛掌辦令其撫輯僧俗務使各寺相安永息爭端不准區分黨類恃強凌弱再生事端倘能全藏底定尙可破格 加恩則汪曲結布卽不慮查辦前案釋其疑懼且知予奪出自 宸斷無須滿慶爲之要求羣小之黨可散庶免狼狽爲奸並請 飭令將藏兵調回祇防藏地毋庸越境會剿所有滿慶等種種欺詐之端暫緩宣露請 旨飭令回京並催李玉圃迅速遵 旨來京俟滿慶等到川臣再將李玉圃押解赴京請 欽派大臣秉公嚴訊與將徵質對不難水落石出如滿慶等果有朋比爲奸之罪旣已到京 朝廷治以應得之咎俾免抗辭狡辯藉西藏爲藏身之固亦得以伸 國法而儆效尤其嚴清榮被叅之案亦俟將該員撤回內地再行查辦至瞻對前已回巢史致康早經前赴鑪城惟明正裏塘各土司藉欲剿辦瞻對要求內地調兵發餉因此不肯安站伏查瞻對旣未出巢此時萬難勞師糜餉以勤遠略史致康現派阜和協兵五百名先紮河口查拏夾填以次疎通道路所有覆陳西藏情形暫籌權宜辦理是否有當謹合詞恭摺由驛具 奏

請 敕貴州撫臣將劣員撤省查辦片

駱秉章

遵義各寨甫經就撫必得地方官體恤民情妥爲安輯卽或從前援兵未到被賊圍攻無計自脫罄其家

資圖全軀命愚民無知其情固已可憫大兵一到相率反正亦應貸其已往予以自新俾得各保身家仍安耕鑿田畔多一農夫卽行間少一盜賊若賊來之時地方官不能設法保衛賊退之後地方官惟知藉事誅求或託名養練按戶加徵或指爲通賊轉相扳引朘削不遂錮禁嚴刑是民非死於賊卽死於官弱者轉乎溝壑强者流爲羣盜一城甫報克復一城旋卽淪陷大抵官軍戡亂於前貪吏激變於此黔省之賊愈剿愈多瘡痍徧地固不獨遵義爲然也茲查署遵義縣知縣馮樹黔人流寓川省者僉稱其性本貪婪在地方惟事搜括民間無不咨怨現復藉招練爲名不免橫加苛派究之所招之練以之禦賊則不足以之擾民則有餘倘復激成事端又將重煩兵力可否仰懇 敕下貴州撫臣將署遵義縣知縣馮樹撤省查辦另委賢員接署俾甫經安撫之民得以各安生業

請 嚴旨詳申京察舊章疏

光緒七年

禮部右侍郎宗室寶廷

竊本年又屆 京察之期十月間有 旨通諭部院各衙門諄諄 訓誡仰見 聖朝澄敘官方至意然而奴才竊以爲諸臣仍將視爲故事具文何也積弊已深非空言所能改變也近年風氣日壞一日每屆

京察堂司各官上下營營舉國若狂瞻徇情面猶弊之輕者賄賂潛行恐亦未必無之不論才守不論資格並不論例案不論文理所保非貴近子弟卽浮華少年但藉當差勤奮一語掩飾耳目其實平時點

派差使大半由請託而來豫爲一等地步並非熟悉部務實有勤勞以黜陟幽明之大典作攀援勢利之捷徑舉不能公効豈能嚴浮躁不謹之員所在皆有此輩皆善營求每爲堂官所喜不惟不効且欲舉之歷屆京察所保才長政勤者半是此類又安望舉効盡當哉夫守之清濁曖昧不易知也才之真僞倉卒不易見也而資格之淺深例案之生熟文理之明昧則易知易見也居今之世內外大臣求才守兼優者能有幾人何況司員今之所謂才者不過奔走勤應對捷耳若此者何足爲才且每無守習俗移人人才難得漢司員例案文理尙不至不諳而氣節操守未必盡能剛正滿司員則例案未必盡明文理或甚至不通守清尙許有人才長殊不易覲方今滿漢司員中求才守俱平者已未能多得又何論兼優乎伏讀嘉慶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二日聖諭咸豐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十九日硃諭諄諄戒飭以資格例案文理爲言仰繹聖訓蓋知積弊已深非旦夕所能挽回任缺勿濫徒託空言有舉無効已成錮習全材難得與其求全責備適至以僞亂真不如核實節取可收得人之效今欲整飭京察非詳細申明舊章嚴定處分責成樞臣認真考察不可伏乞再降嚴旨通諭各衙門堂官恪遵歷次聖訓以爲考察各備一冊密識賢否公議同覽用憑舉効首取猷守兼優之員以備擢用如不可得則取資格較久謹厚樸實之員資格過淺者苟非才猷特出不許藉口差使遽行濫保文理不通例案不明

之員不許濫保貌似有才輕浮澆薄之員尤不許濫保如有此等弊端一經察出或被參奏卽謹遵 聖訓照例實降不貸聞近來 京察堂官多不備冊密識應令 京察後將冊封送軍機處備察以觀各堂官棄取之公私偏正 皇上尙在冲齡 皇太后垂簾聽政保一等者開門之後雖有引 見可覘其年力 召見可考其語言而俄頃之間豈能考察詳細其應効不効者更無從周知當責成樞臣博採時論秉公考察乞 飭下樞臣將保列一等司員分日傳至詳加驗看詰問如有不符卽參 奏撤銷一等原保堂官謹遵 聖訓照例實降如此核實舉効認真考察庶有忌憚少除積弊不敢視爲故事具文矣然而此猶其小焉者也部院司員之 京察不可不公不嚴內外大員之 京察豈獨可不公不嚴甄別之權雖 皇太后 皇上操之而實樞臣替之効一不職司員不如効一不職大員 奴才竊恐瞻徇情面之弊不專在各部院堂官矣樞臣果能精白乃心破除情面不特能考察各部院司員之賢否並能考察內外大臣之賢否若夫不免瞻徇無論不能察出也縱使察出亦不能秉公甄別試問上屆各部院 京察果皆公且嚴乎內外大臣 京察果皆公且嚴乎各部院瞻徇之弊果皆察出乎所察出者果能嚴辦乎是樞臣先以 京察爲故事具文矣又何責於各部院堂官乎更乞 嚴飭樞臣豫將內外大臣才守聲明孰優孰劣孰當舉孰當劾孰當照舊供職秉公詳察開單進 呈毋得瞻徇庇護應効不効尤不得徒

以衰老無過與官職較小者休致數員塞責如不公不嚴經人糾參惟樞臣是問而考察樞臣之功過則在 皇太后與 皇上樞臣夙夜在公均有微勞而其中優劣亦頗不同若無所區別概予議敘是 朝廷先以 京察爲故事具文矣何以倡率羣下乎是在 聖明獨斷非臣下所敢妄參也

請整頓八旗人才疏

光緒八年

寶廷

竊維 本朝制度滿漢並用從前八旗人材輩出凡漢員所不能辦者滿員往往每能有功今則大異於昔矣夫外省尙可不分滿漢京官滿漢並列不能通融合十八省漢人而取之猶未必人盡稱職旗人之數不敵一府亦必勉強備員豈免濫竽之誚此時如此日後可知近年八旗文風未見大遜於前何以消乏如此推原其故一由於官學廢弛教育無法雖不乏讀書應試之人而專攻舉業所學皆非所用一由於開捐以來進身太易捐一筆帖式謀入檔房但能奔走攀援雖目僅識丁不十年即可富貴總有聰明可造之材沾染陋習亦漸趨於輕浮卑佞故有謂檔房爲汨人之淵語雖近激非過論也今欲培八旗人材必自整頓官學與筆帖式始整頓官學前已有 旨交議至筆帖式則尤不可緩之圖八旗就此途者較他途爲尤多必當亟加整頓整頓如何惟教之習例而已查考試筆帖式定制極嚴今則槍替傳遞無弊不有清理非易旣未能遽清其源似不可不亟疏其流近來堂官視筆帖式如吏役往往不屑整頓卽

有心整頓者亦不過嚴察考勤簿冊就令筆帖式日到署迎送堂官所習仍奔走伺候於公事何益乎於筆帖式何益乎是仍導之爲輕浮爲卑佞也考試難於核實不如核之於到部擬倣外省分發佐雜佐貳到省考試之法變通試之凡筆帖式到部不論實缺候補捐納考取一律試以滿漢文必大致通順方准作爲到部其太荒謬者駁回令自學習三年再赴部考試如仍不通仍駁回學習一年再赴部考試必能通順方准留部學習三年期滿奏留亦必遵例認真甄別不准虛應故事如到署考試與奏留甄別不認真者堂官以瞻徇論各部立學例館擇司員之深於例者派充教習不分滿漢合一署筆帖式皆使習例漢文淺者先教之習漢文每月堂官考之分別優劣每季再考年終大考優者酌予烏布劣者酌開烏布三年京察以例案之生熟並差使之勤惰分別等第題升主事其不願習例者縱繙繹精通差使奮勉雖保一等但送別項差使不准題升主事主事者員外郎郎中之階行將主稿掌印安有不通例案而克勝任者近來滿司員中半皆備員公事但恃漢員與書吏主持不習例故也聞直隸按察使剛毅在部時專心習例從學甚多及官外任甚有政聲則習例之效也果能認真習例不十年六部當添許多幹練滿員異日府道封疆何至有乏材之患哉或謂滿之有筆帖式如漢之有書吏無須習例但重滿文夫使終身但爲此官固不必深求如欲爲司員則不可不習例矣而況積資累俸內可以正揆席外可以領兼圻

乎習之之法某司行走卽習某司之例異日精通卽可掌某司印主某司稿如才力有餘願兼習者聽之其限於才力不願習例者亦聽之或慮因此恐有繙譯廢弛之弊不知漢文不通未能有通滿文者從前筆帖式重滿文者恐其求工文詞而致荒滿文非謂不必通漢文不必諳例案也今責以通漢文諳例案則曰吾習滿文及考以滿文則又全不通曉竊不知其何所習也三年考試之法具在但能認真甄別又何慮繙譯之廢弛乎伏讀乾隆二十九年 聖諭近聞各部院辦事惟司員說堂畫稿而各司筆帖式經年不得常見堂官其所熟悉者不過跟班數人而已筆帖式將來俱可陞用司員若該堂官未經謀面遇有保題陞用之處止以司官之言爲憑於理未協該堂官自應於筆帖式內留心察看遇有堪以造就尙能辦事者時加訓勉以期有成等因欽此又伏讀雍正五年 聖諭各衙門筆帖式俱係辦事將來陞用堂司之人雖經考取必當慎重揀選人材補用方於部務有益等因欽此仰見 列聖培養人材至意足徵筆帖式非但當習滿文而必講求部務矣夫造就之方揀選之法亦惟是教之習例而別其能習不能習而已八旗人材所關甚大培養之要在此二者而筆帖式積習過深尤當亟加整頓伏乞 飭軍機大臣詳酌妥議斷自 聖衷如可采擇卽乞 嚴飭實力施行不許虛應故事似無庸更下部議六部堂官差務殷繁多此一舉未免更增勞劇然諸臣皆受 國厚恩滿員固當以培植後進爲己任卽漢員亦不

至有膜視之心想皆以是說爲然也

請將現任候補衛官仿照文職章程分別考察疏

光緒十一年

吳元炳

竊照衛守備雖係武官而其經徵錢糧編查丁口大致與州縣無異衛千總籤丁押運事亦煩重州縣各歸各省便於考核衛官分隸數省多與漕督相距甚遠總漕之耳目難周備弁之行爲易肆外補之員賢否猶能素悉部選之員面且不識安知其深沉光緒六年前漕臣黎培敬通飭各糧道將所屬衛守備按半年出考一次初行之時頗知儆懼惟未經奏明立案皆有褒無貶竊恐相沿日久寢成具文查各省實缺候補文員以甄別降革者歲不乏人臣前在江蘇巡撫任內亦曾奏參有案誠以旌別不嚴則人不
知奮原非好爲苛刻擬請嗣後現任衛守備千總無論實缺署事均責成各省糧道督同該管府州認真
考核仍按半年一次出具切實考語密爲稟陳臣於平日察其政事訪其聲名與該道考語互相印証倘
有庸劣不職之員卽行奏參其部選人員自應飭令遵限赴任設遇未甚諳練之人度其難以勝任似宜
留浦察看學習以定去留分別奏咨辦理此現任衛官所當考察者也查定章文職各員必須到省一年
後甄別奏留方准委署序班立法甚善衛幫各有文卷不識字將受胥吏之欺升途例入標營不習武何
堪異日之用擬請嗣後衛守備守禦所千總衛千總均照文職甄別之例於到標後試用一年令其繕寫

履歷習練弓箭槍砲一年之後果其明白公事才足有爲再行奏咨留標各按原班名次補用未經留標以前不得署事補缺庶可杜僥倖而免誤公向來候補文職皆隸藩司武職由中軍將領鈐制惟衛官經隸漕督別無層遞管轄之員需次人多易成習氣衛幫員缺例皆屬於道府豈其候補之時遂可漫無檢束查淮揚海道駐紮清江堪以就近管轄令其認真究察因材教導臣仍加意訪察設有劣員隨時甄別奏參不稍寬縱此候補衛官所當考察也

酌擬奉省未盡事宜疏

光緒十一年

慶裕

竊查光緒二年前署將軍崇實因奉省積弊太深急宜變通以期整頓奏請仿照各省督撫之例更定新章迄今已歷十年吏治民風大有起色是變通新章顯有成效奴才渥承恩命畀以將軍重任抵奉將及一年留心體察其中尙有未盡之處似應因時制宜續爲變通以期仰副朝廷治益求治之至意謹就管見所及爲皇太后皇上陳之一奉省道府宜照各省年終加考用示勸懲也查定例各省藩臬道府等官均由督撫於年終出具考語臚列政績密摺具奏伏候聖明採擇所以表彰賢能儆惕庸懦以輔計典之不足法至善也奉省未改新章以前僅止錦州知府一員別無道府是以例未及此現今添設驛巡奉錦東邊三道昌圖一府一直隸同知一應公事均照各省督撫行事獨於各道府年

終密考未經舉行似於整飭地方之道尙有未盡查道府之有密考專以視其才具之短長居官之勤惰按年考績勸懲兼施竊維考核屬員才品政事之得失要在平日隨時糾察未可取信於一時或言清而行濁或始勤而終惰誠僞不一趨向各異惟有年終密考之例得以頻年考察使才能者不敢懈弛庸懦者知所奮勵各勤職守造就人才立法之善莫要於此各省歷久奉行奉天未可偏廢應請仿照各省一律辦理屆時由將軍府尹公同商酌密摺奏聞用示激勸實於鑒衡人才澄清吏治之道均有裨益矣

一推廣薦舉卓異以符定制也查奉天所屬各官除教授經歷司獄向入京察考核外其道府丞倅州縣等官均歸計典黜陟定例各省道府至州縣十五員內准其舉薦卓異一員奉省從前應列計典考察之實在官僅止十七員是以每屆舉荐卓異一員厥後陸續增設道府丞倅州縣共計十三員已滿三十員之數而舉荐卓異仍照舊額並未奏明推廣加增似屬闕略且與定制未符請自下屆大計爲始如有才猷出衆俸滿合例堪以舉薦之員遵例保荐卓異二員設一時不得其人任缺無濫與各省一律辦理以照平允俾應舉之員知所激勵爭自濯磨官方可期日肅矣

酌擬河工出力人員保獎並預防流弊疏

吏部尙書 錫珍

查定例河工防汛兩年彙保一次均照尋常勞績核獎又奏定章程河工大工合龍搶辦險工躬歷危險

搶護穩固者始准保獎翎枝嗣於光緒九年六月初四日奏定嚴核保舉章程內開河工搶險不准保獎翎枝歷經辦理在案前據巡撫陳士杰奏稱承辦要工需員經理與尋常防汛不同擬官紳並用於事竣後照異常勞績保獎堤工必須夯礮堅實尤當明定賞罰示以勸懲如有礮築不堅之處即將該官紳分別嚴叅懲辦等情經臣部會同工部議准於光緒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具奏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亦在案此次河南鄭州決口欽奉 諭旨工員有始終勤奮異常出力者准其從優保獎破格施恩倘敢草率偷減藉端牟利卽着分別嚴行叅辦按照軍法從事等因 朝廷慎重河防勸懲互用臣等公同商酌謹擬從優准獎預防流弊各節伏候 聖裁查臣部例章河工防汛及合龍搶險均照尋常勞績給獎惟近年因山東河工緊要經會議奏准照異常勞績給獎今鄭州河工關係甚鉅全賴在工各員認真經理以期竣事既經欽奉 諭旨准其從優保獎所有在工各員果有始終勤奮異常出力者擬比照奏定山東河工章程於工竣後准其從優照異常勞績保獎以示優異而資鼓舞其出力較次及非始終出力之員仍應分別等差按尋常勞績保獎並令該督等將在工各員銜名及到工日期先行咨部立案遇有要工需員經理准該督等先期奏明調往一律造具名冊並到工日期咨部倘非該省印委及未經奏調之員概不准濫行保奏至山東河工章程係官紳並用現在該處工程應否酌派紳士亦令先行奏明辦理再

查山東前次奏獎之案堵築告成列保者每案百餘人及隄防潰決叅罰者或僅一二員旋堵旋決勞費無已而獲獎者已置身事外殊不足以示懲儆應令該督等於工竣列保時分段酌定保固年限隨摺奏明如限內有決口情事卽將承辦之員獎案奏明暫行撤銷責令仍赴河工趕緊搶護俟修築完固然後奏明給還原獎其有業經補署及改官他省人員碍難概令解任回工應令該督等按工程之大小分別叅處罰賠議結似此明定賞罰彼旋堵旋決者不致更番請獎且令在工各員皆知倖邀獎敘將來仍不可恃必求工堅料實以期永固庶人心益思奮勉而帑項不致虛糜矣如蒙 俞允請 旨飭下督辦河南鄭州大工事宜大臣河東河道總督河南巡撫及山東巡撫一體遵照辦理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二十目錄

吏政五 大吏

名實說

朱琦

奏請核實疏

焦友麟

與曾滌生侍郎書

劉蓉

復吳竹如方伯書

舒化民

上皖撫王清苑中丞書

胡林翼

奏爲故撫臣忠勤盡瘁緣由疏

曾國藩

謹陳故督臣忠勤盡瘁大略疏

幕府代擬

李鴻章

密陳革員捏控與歷年辦事本末片

丁寶楨

嘯亭雜錄二則

禮親王

書張振之師遺事

李元度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二十

上海葛士濬子源輯

吏政五 大吏

名實說

朱琦

孰難辨曰名難辨名者士之所爭趨而易惑天下有鄉曲之行有大人之行鄉曲大人其名也考之以其行而察其有用與否其實也世之稱者曰謹厚曰廉靜曰退讓三者名之至美者也而不知此鄉曲之行非所謂大人者也大人之職在於經國家安社稷有剛毅大節爲人主畏憚有深謀遠識爲天下長計合則留不合以義去身之便安不暇計也世之指摘不敢逃也今也不然曰吾爲天下長計則天下之譽必集於我吾爲人主畏憚則不能久於其位不如謹厚廉靜退讓此三者可以安坐無患而其名又至美夫無其患而可久於其位又有天下美名士何憚而不爭趨於此故近世所號爲公卿之賢者此三者爲多當其峨冠襜褕從容步趨於廟廊之間上之人不疑而非議不加其深沈不可測也一旦遇大利害搶攘無措鉗口橋舌而莫敢言而所謂謹厚廉靜退讓至此舉無可用於是始思向之爲人主畏憚而有深謀遠識者不可得矣且謹厚廉靜退讓三者非果無用也亦各以時耳古有負蓋世之功而思持其後挾震

主之威而惟恐不終未嘗不斤斤於此有非常之功與名而斤斤於此故可蒙榮譽鎮薄俗保晚節後世無其才而冒其位安其樂而辟其患假於名之至美憫然自以爲足是藏身之固莫便於此三者孔子之所謂鄙夫也其究鄉原也是張禹胡廣趙戒之類也甚矣其恥也且吾聞大木有尺寸之朽而不棄駿馬有奔蹏之患而可馭世之貪者矯者肆者往往其才可用今人貌爲不貪不矯不肆而訖無用其名是其實非也故曰難辨也鄉曲無譏矣然豈無草茅坐誦而憂天下其人者乎而士之在高位者心心睨睨曾鄉曲之不若何也是故君子慎其名鄉曲而有大人之行者榮大人而爲鄉曲之行者辱

奏請核實疏

咸豐元年

焦友麟

臣維爲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力行者務求一實之謂也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明乎君臣交儆上下相需豈有徒責難於君而羣下轉逸豫太平者乎誠如前奉 聖諭云諸臣當知爲臣之不易至哉 皇言所以惕厲臣工者盡此矣庶司百職孰不當愧悚交集以求仰副教育之至意況幸逢 皇上宵衣圖治側席求才當 鼎新初政之時正臣子補過竭忠之日乃臣伏見此時吏治民風仍未足仰慰 宸懷者夫在京閣部院諸臣依 光切近其贊襄者外間不得與聞至一切大小事宜無不面領提撕恪遵成憲繫四方之觀望謹百度之綱維若外省督撫藩臬或位崇節鉞任重封圻或宣化承流明

刑弼教一官各有一職一人各有一事事事振起則天下立見強固精明之象稍有偷安苟且則廢弛必多臣觀從來痼習病根約有數端或假詳慎之名以開諉卸或飾持重之意以蹈委靡或畏阻於當前或迴護於事後或圖小效而爲粉飾或處大事而少擔當總之事無大小幸無糾察則悠忽以取便安迫逢嚴諭始張皇以求塞責我皇上總覽萬幾豈能一一而體察之則廢弛者不旣多歟臣復見今日者積貯虛而民少蓋藏教化弛而俗多澆薄盜賊充而緝捕不力邪正混而教匪漸滋牧令以催科了事而民之休戚無關營伍以侵剋爲常而兵之訓練不講漕運則時時棘手河防亦處處驚心凡茲積弊之相仍諒難逃聖明之洞鑒尤可慮者粵西賊匪臣聞其萌動已在十數年前乃至養癰貽患糜餉勞師況近年來四川之囑匪河南之擒匪湖南之齎匪湖北之痞匪山東之兇沂曹素稱奸藪安徽之廬鳳潁不少頑民凡此未靖之根株責在地方固不可擾民滋事而當此前車不遠並未聞善爲整頓以冀消患無形也臣復見世宗憲皇帝時曾有旨令各省督撫將應行禁革應行整頓之事宜確查條列具奏次第舉行並令年終將某事興舉若何某事禁革若何某事整頓若何據實上陳以當述職所以當時如李衛田文鏡鄂爾泰楊名時諸臣多能實心實力整頓地方治行卓然班班可考伏乞我皇上申明雍正年間事例使直省大吏各振精神盡掃推諉因循之痼習以成上下相需之治天下幸甚抑臣更有進言者

天下者州縣之所積也州縣所親之民所辦之事卽大吏所應統治考察者也今日州縣惟以錢穀簿書爲重而於興利除弊禁暴安良農桑學校人心風俗諸務漫不留心官之於民照例文告之外既無餘事民之於官辭訟納課之外了不相知爲大吏者每年亦或糾劾數員其所劾者不過舍豺狼而問狐狸詳催科而略撫字科條徒密考課偏疎安望其蒸蒸日上耶應請一併飭下各督撫酌量州縣之繁簡幅員之大小分別予限令各就地方情形凡屬前項一切事宜體察確實造冊申報上司次第興舉每屆年終及三年典蹟據此爲考察分別功過彙摺奏聞如有日久視爲具文虛應故事者督撫不行糾察別經發覺除將該州縣懲處並將該上司一併處分使羣曉然於聖朝責實循名孜孜求治之意則上下絕其欺蒙官民並無隔閡卽錢糧樂於輸將辭訟不致繁多而簿書可省爲政益覺游刃有餘彬彬然三代之隆不難復見於今日也

與曾滌生侍郎書

劉蓉

士之進說於門下者多矣亦曾有建宏圖規遠略陳天下之大計者乎翁嫗之智不出豆簞之間吾固知其無有也亦曾有獻忠言陳讜論攻執事之短而摘其瑕者乎投策而干進獻諛言以取容悅吾尤知其無有也然則執事所飽聞而鑒聽者淺夫小儒道聽塗說之流街談巷議之倫耳惟善人能受盡言而君

子樂成人之美執事今世所謂賢者有忠言至計而不以告非所以待大賢而抑非有道君子之所以自處故輒貢其瞽言大且深者不欲遽及而淺薄者有不足陳則請麤發其端執事試平心察焉擴其量以受之以爲可采將繼此而有進若罪其冒昧斥而不錄則執事之過咎非吾黨之責矣稱執事之能者曰文祖韓愈也詩法黃庭堅也奏疏所陳歐陽修蘇軾之倫志量所蓄陸贄范仲淹之亞也數者誠足以暴於天下矣道喪而文敝得一二賢者起而振之豈曰小補然此特士君子不得志於時而有待於後者之所爲耳旣已達而在上矣則當行道於天下以宏濟艱難爲心而尙思以區區之詞翰自見不亦左歟託文采以庇身而政綱不問藉詩酒以娛日而吏事不修陋習相承已非一日君子推原禍殃所自始將唾棄之不暇忍復蹈覆軌而躬爲之駕哉大疏所陳動關至計是固有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者然言之而未見其效遂足以塞大臣之責乎 國是未見其益而聞望因以日隆度賢者之心不能不以是歉然於懷也若夫陸范之志量則遠矣二子者遇已隆而志則未伸學已正而道或未盡然匡主濟時之略先憂後樂之懷實足以信當時名後世執事雅量及此庶能任天下之重者亦望陳古訓以自鑒而不矜於氣規大道以自廣而務宏其度集思廣益庶幾近之若規永叔子瞻之節概以自多采退之魯直之詞華以自豪此承平無事之世所爲優游以養大臣之望者而非今時之所急需以無救於治亂之數也頌執事

之賢者曰其廉可師明執事之志者曰以身殉國雖執事之自許也亦然曰不愛錢不惜死壯哉言乎雖然以此二者明執事自待之志爲戡亂濟時之本焉可矣若以慰天下賢豪之望盡大臣報國之忠則豈但已哉貪夫之殉利也如蟻蚋之競逐於糞壤埋首殞身而自以爲得於此有人焉志節皎然大利當前而不動可不謂賢乎然自君子觀之特亦士行之一節耳貞女之自號於衆曰吾能不淫不淫遂足以該淑媛之賢德乎不規其大而遽以自旌則何其見之陋也今天下禍亂方興士氣彌懦欲驅天下智勇材辨之士棄墳墓捐親戚出沒鋒鏑之餘與死寇相角逐非賞不勸漢高捐四千戶封趙壯士而陳豨授首項羽印剗不忍予而韓信陳平閒行以急去故濫賞則志士恥與庸豎爲儕而吝賞則抑無以繫豪傑之心以廉自獎則抑將以廉繩人而功名之士乃掉臂而思去之矣故曰廉介之操以語執事自待之志可也大臣之道蓋不止此而抑非可以泛責之人人者也

復吳竹如方伯書

舒化民

二十八日接奉手教獎譽過當慙感交并滄浪孺子豈真知道惟聽者自有會心耳往見白帖薦士書謂欲使知我形體已悴志氣已憊獨好才喜士之心未死僕亦謂形體已悴志氣已衰獨憂憫生民疾苦之心未死所以幸遇大君子之前不自覺其言之所至有當於事理否也乃不鄙爲迂腐尙欲誘之使言寸

草有心何敢緘默竊惟閣下清操介性律己甚嚴而和厚謙冲復予人可近韓魏公明足以燭人之奸而未嘗形於詞色且必留人以容身之地此求之古賢中何可多得所云端本善則之實夫何愧焉而潛移默化之未臻者誠如所論近日仕途積習沈痼挽回人心非易易也偶憶二十年前僕爲縣令時鍾雲亭制府程月川中丞俱尙爲方伯李復齋廉訪初守泰沂兩郡旋秉臬事其時每遇切要之件於文札之外另加以函所以與屬官書如保甲如緝捕如聽訟如書院倉儲等事諄切誥誡不一而足且俱刻以訓飭各屬而賀耦耕制府爲方伯時纂經世文編內亦採輯數條其時爲縣令者如梁楚薌中丞之尹嶧縣徐樹人廉訪之尹泰安宗小棠大京兆尹樂陵王英齋觀察之尹清平類皆於遵辦稟牘中自抒議論間亦附以條陳而上憲又每加之宏獎或且通飭照行稍著政聲固莫不願以長見卽中平材具亦無不爭濯磨而供職分當其時並不知有夤緣請託之路亦無所謂揣摩風氣之術誠難得之遭逢也而此風實自李復齋先生開之至今流風餘韻尙著人口而洽人心誠以屬吏奉有憲函每覺倍形振奮花牋兩柬勝官文書十倍矣讀陸清獻公手輯莅政摘要一書中載王陽明劉忠宣公數事不覺暗合錄呈附覽焉出行前導例有肅靜迴避二牌亦行辟人之義也陽明先生開撫南贛易其字曰求通民情願聞己過肅靜欲使無言聞過則招之使言迴避欲其不見通情則召之來見當時不聞以先生爲褻體但覺開誠布公

人人得至督撫之前直達所見利安得不興弊安得不剔政事安得不粹美乎劉忠宣公撫兩粵凡有事行司道府縣不用官封硃點當堂開拆但照同輩往來例則單帖具名另用副啟開陳事宜未後親填四字云大夏頓首當時亦不聞以公爲褻體而下司凡領公劄感激慕化盡心奉行如嚴譴之伺其後德威惟畏豈不信歟近者太濛王公撫江西守令來謁不循舊例庭參邀入後堂每二人一見左右列坐身自北面烹茶細談問所治利病觀其人之心事識見議論年力俟出卽疏其大略復邀二人入亦如之不厭煩勞不嫌降節委蛇數日之間通省官吏賢否思過半矣人見公留心如此賢者益勸否者易節蓋有化枉爲直之微機焉此三事皆爲撫按之良法也良法何常生於居高者之美意苟存其意推而廣之各隨其時各隨其地美意無窮則良法無窮化民謹按居高位者陶鑄官民各有性情各有措施原不一轍蔡端明長於政事與客專言文章不言政事歐文忠長於文章與客專言政事不言文章各能造就人才包孝肅治開封尙嚴明歐陽公治開封尙寬厚各用其長而不相悖但能開誠布公隨時隨地以精力行之卽化枉爲直之機寓此矣惟言教不如身教之易從法令不如德禮之易感此又良法美意之本原而潛移默化之妙用也

上皖撫王清苑中丞書

胡林翼

皖省爲淮服屏蔽江界要衝士秀而專利民逐末而倦於農大江之北刀劍以嬉鬻然不靖故稱難治自豫河再決鄰國爲壑雖以清獻之視越鄭公之守青猶恐民氣大傷瘡痍滿目則求治更難然而君子不更法以治者何也法因人而立貴審其宜事因境而遷貴當其可夫以今日之天下學校衰而下無實學科舉濫而士無真才負販之賈得乘君子之車六部之胥無異宰相之柄衣食忘農桑之要而野鮮力田之民政事爲財用之源而上無端本之治凡此久大之謀固非一手足之烈與旦暮之功所能撥而正之也卽目前之所謂武備緝捕刑名詞訟亦甚縣愒矣試爲吾師一一陳之以備採擇焉一武弁宜注意也國家設立官制武轄於文而文嘗輕武近日裕督師之敗於淞以文武之不調和也急而求之驟而繩之其無濟固宜惟先待以恩信則禮貌之間無損於威酒醴之勞無傷於財而下之身心樂爲之用此平勃之所以安劉也一標兵宜拔其尤也本朝以督撫寄軍令卽將軍之制也夫行軍之法必有左右親兵然後可冒不測之鋒而作一軍之氣韓岳之背鬼軍是也卽明史所載如楊洪家蒼頭王越之盪跳士梁震何卿馬永馬芳等均以親兵百餘人克立奇勛而滿桂之處孤城叛兵憚其家卒成梁之蓄健兒異日皆爲將帥此蓄養之力然蓄養則貲費不易惟有簡拔兵丁優以餽廩如戚繼光譚綸遺法則可以收練兵之效矣一州縣之疲玩宜作其氣也公文絡繹大抵絕不關心付之幕友書吏之手卽迫於程限亦

且含糊上復耳惟擇案之緊要者諭以手札明撮其要直抉其隱示以處置之方責以稟復之日公文同而手札專則有不敢輕視之心公文嚴而手札親則有不忍膜視之心嘗見一老吏言生平所畏惟此明相張太岳之鼓動人卓然爲救時之相者亦惟此耳一捕盜宜定以日程也先以手諭令有案者開報姓名無案者訪查巢穴寬已往之罪嚴諱飾之科復自置冊登錄分日分起責令拏獲叙功月計歲計而賞罰定焉卽有不肖而怵於別案發覺大憲訪查其不用力者鮮矣一親兵可遣捕盜也有所訪聞約道里之遠近而給書函若干到第一驛開二驛之封以次至境可無漏洩彼恐中途改委必不敢預拆到境之封而地方聞大憲專緝不敢不效協拏之力且遇事觀才默授以方略之要積功得賞復可爲簡拔之階若輩職小卽到州縣所需幾何設有犯罪之人卽有制罪之法天下固無無弊之政惟視用之何如耳廣漢翁歸其發姦隨伏雖不免鉤距之譏要非無補於治術也一詞訟刑名宜限以日程也案牘之起一人投狀十家爲破官揣其肥瘠而食焉膏脂幾何徒飽衙蠹其或優柔寡斷濫收於前而積壓於後有案厯十數官而不結者是宜嚴立課程限其冊報別置書記掌之分日分起札追結報與捕盜同一胥役宜嚴懲也此輩狼吞虎噬爲禍最烈皖省某縣差役號稱豪猾一案到官差先納錢請票官以爲肥而差役之豪侈肆虐甲於他省此皆在所宜革也一懲貪汚以厲節也國家之敗皆由官邪近日風氣似乎大法小

廉矣而實不能然巧避其名而陰取其利市於事前而償於事後大約與者雖彊出而不能怨受者直以爲禮義矣卽如我朝之臺灣西域川楚教匪皆因官吏貪婪職爲厲階我朝承前明之制其有亂民而無叛官雖百世可知矣然民亂必由官貪使早効贖貨之人豈不賢於十萬兵哉彼一家之哭何如一路哭耶一勤接見以廣耳目也日坐廳事門無留賓專意詢訪集思廣益卽使縱橫說士射利營私而明鏡在空本無成見正未可因噎而廢食也凡此皆卑卑無甚高論以老夫子之德量涵古經猷冠時而林翼顧沾沾爲此者土壤不擇泰岱之高細流不捐河海之大工賈進規矇眊獻頌況林翼之受知最深者乎直陋無文伏乞鑒察誨訓

奏爲故撫臣忠勤盡瘁緣由疏

曾國藩

竊前湖北撫臣胡林翼由翰林起家洊歷外任咸豐五年三月蒙先皇帝特達之知由貴州道員不及半載擢署湖北巡撫當是時武漢已三次失陷湖北州縣大半淪沒各路兵勇潰散殆盡胡林翼坐困於金口洪山一帶勞身焦思不特無兵無餉亦且無官無幕自兩司以至州縣佐雜皆遠隔北岸數百里外一錢一粟皆親作書函向人求貸情詞深痛殘破之餘十不一應至發其益陽私家之穀以濟軍食士卒爲之感動會湘勇自江西援鄂軍勢日振六年十一月攻克武漢以次恢復黃州等郡縣論者以爲鄂

省巡撫可稍息肩矣胡林翼不少爲自固之計悉師越境圍攻九江又分兵先救瑞州督撫之以全力援
剿鄰省自湖北始也九江圍剿年餘相持不下中間石達開自江西窺鄂陳玉成自皖北犯鄂者三次胡
林翼終不肯撤九江之圍回救本省之急或親統一軍肅清蘄黃或分遣諸將驅歸皖豫卒能克復九江
殺賊淨盡爲東南一大轉機潯功甫蕝復奏明以全鄂之力辦皖北之賊迨李續賓覆軍於三河胡林翼
先以母喪歸籍未滿百日聞信急起痛哭誓師不入衙署進駐黃州論者又以李續賓良將新逝元氣未
復但可姑保吾圍不宜兼顧鄰封胡林翼不以爲然驚魂甫定卽派重兵越二千里援解湖南寶慶之圍
援湘之師未返又議大舉圍皖是時臣國藩有奉入蜀之命胡林翼留臣共圍皖疆先滅髮匪保三吳
之財賦雪敷天之公憤繪圖數十張分致臣與官文暨諸路將領晝夜諮謀十年春間大戰於潛山太湖
相繼克之遂定圍攻安慶之策親駐太湖督剿本年五月回援鄂省病中猶屢寄臣書縷陳勿撤皖圍力
勦援賊之策故安慶之克臣前奏推胡林翼爲首功此非微臣私議蓋在事文武所共知亦 大行皇帝
所洞鑒也大凡良將相聚則意見紛歧或道義自高而不免氣矜之過或功能自負而不免器識之偏一
言不合動成水火近世將材推湖北爲最多如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都興阿多隆阿李續宜楊載福彭
玉麟鮑超等胡林翼均以國士相待傾身結納人人皆有布衣昆弟之歡或分資財以惠其室家寄珍藥

以慰其父母前敵諸軍求餉求援竭蹶經營夜以繼日書問餽遺不絕於道自七年以來每遇捷報之摺胡林翼皆不具奏恆推官文與臣處主稿偶一出奏則盛稱諸將之功而已不與焉其心兢兢以推讓僚友扶植忠良爲務外省盛傳楚師協和親如骨肉而於胡林翼之苦心調護或不盡知此臣所自媿昔時之不逮而又憂後此之難繼者也軍興以來各省皆以餉絀爲慮湖北三次失守百物蕩盡乙卯丙辰之際窮窘極矣自荊州權鹽各府抽釐鄂中稍足自存胡林翼綜核之才冠絕一時每於理財之中暗寓查吏之法咸豐三年部定漕米變價每石折銀一兩三錢而各省州縣照舊浮收加至數倍鄂省竟有每石十數千者上下因之交困胡林翼於七年春間創設減漕嚴裁冗費 先皇帝硃批獎諭謂其不顧情面祛百年之積弊甚屬可嘉統計湖北減漕一項每年爲民間省錢一百四十餘萬串爲帑項增銀四十二萬兩又節省提存銀三十一萬餘兩利 國利民但不利於中飽之蠹向來各衙門陋規臺局浮費革除殆盡州縣徵收正課不准浮收毫釐亦不准借催科政拙之名爲猾吏肥私之地各卡委員日有訓月有課批答書函娓娓千言以爲取民贍軍使商賈皆知同仇而敵愾是卽所以教忠多入少出使局員皆知潔己而奉公是卽所以興廉貞白之士樂爲之用欺飾之徒譴責亦重故湖北瘠區養兵六萬月費至四十萬之多而商民不疲吏治日懋斯又精心默運非操切之術所得與也自頃八月以來安慶克復江鄂

肅清方幸全局振興便可長驅東下不圖大功未竟長城遽頽湖廣督臣官文奏請將胡林翼 勅部優卹諒蒙 聖慈矜鑒臣與該故撫共事日久相知頗深咸豐四年曾奏稱胡林翼之才勝臣十倍近年遇事諮詢尤服其進德之猛不敢阿好溢美亦不敢沒其忠勳謹將該故撫以死勤事大略情形據實瀆陳伏乞 飭付國史館查照施行胡林翼之子胡子勳讀書聰慧可否 加恩之處出自逾格 鴻慈

謹陳故督臣忠勳盡瘁大略疏

幕府代擬

李鴻章

竊大學士兩江督臣曾國藩因病出缺業經欽奉 恩旨軫念忠良飾終典禮至優極渥伏讀二月十二日上諭稱其學問純粹器識宏深秉性忠誠持躬清正 天語褒許允爲千古定評至其生平戰功政績昭昭在人耳目并有歷年奏報可稽無俟臣之贅述惟臣昔佐曾國藩戎幕數年邇來共事亦爲最久知之稍詳其前後所歷困苦艱難之境隱微曲折之情與其夙昔志行之所在有外人所不能盡知者請爲 聖主敬陳之伏查咸豐初年粵賊蔓延東南各省分黨北竄羣寇和之流毒幾徧海內承平已久民不知兵綠營將士既未得力各省辦團練者尤鮮成效曾國藩以在藉侍郎奉 文宗顯皇帝特旨出治鄉兵於舉世風靡之餘英謨獨奮不主故常雖無尺寸之權毅然以滅賊自任奏請仿前明戚繼光束伍成法募勇訓練旋駐衡州創建舟師凡鎗礮刀鎗之模式帆檣槳艫之位置無不躬自演試殫竭思力不

憚再三更製以極其精初次出師援岳州援長沙皆不利世俗不察交口譏議甚者加意侵侮當是時勢力既不行於州縣號令更難信於紳民蓋不特籌餉籌防事事掣肘已也曾國藩忍辱負詬堅定不搖庀材訓士奮兵復出湘潭岳州連戰大捷盡驅粵賊出湖南境遂克武漢斬黃蕭清湖北咸豐四年秋冬之間長驅千里席捲無前湘勇之旌旗遂爲海內生色厥後各路之殺賊立功者咸倚爲重以一縣之人而徧於十八行省以捍衛鄉閭之舉而終以底定四方前古未嘗有也湖北既清遂率水陸諸軍循江東下駸駸乎有直搗金陵之勢無如事機不順進圍九江不克而督臣楊需之師潰於上游賊復竄踞武征伐漢曾國藩以孤軍困于江西其部下得力良將皆遣回援湖北金陵巨寇勾結楚粵諸賊乘間颺至曾國藩兵分餉絀又無地方之任事權掣肘一如在湖南之時崎嶇數年僅支危局然其所規畫設施非僅爲屏障一方之計丰采隱然動天下矣咸豐七年丁父憂回籍三疏懇請終制 文宗顯皇帝鑒其孝思肫切准令暫守禮廬旣復奉 命視師廓清江西進圖安慶旋以蘇常淪陷 授鉞東征畀以兩江重任當此之時賊勢如飄風疾雨蹂躪大江南北幾無完土蘇皖兩省糜爛尤甚曾國藩於無可籌措之時多方布置奏薦左宗棠襄辦軍務募勇湖南徵鮑超於皖北調蔣益澧於廣西定計不撤安慶之圍自帥所部萬人馳入祁門甫接皖防而徽甯復陷諸路悍賊麇集祁門左右疊進環攻幾有應接不暇之勢曾國藩

示以鎮靜激厲諸軍晝夜苦戰相持數月之久羣賊望風授馘喪膽宵遁自是軍威大振而時局遂有轉機矣迨安慶告克沿江名城要隘以次底定而全浙復陷吳越之民接踵告急曾國藩以賊勢浩大定議分道進兵其弟曾國荃統得勝之師進薄金陵攻守並施鏖兵連歲楊岳斌彭玉麟專率水師埽蕩江面鮑超以霆軍東西馳擊外此則左宗棠援浙之師爲一路臣鴻章援蘇之師爲一路其淮潁一帶則有袁甲三李續宜多隆阿諸軍分途並峙將帥聯翩羽書絡繹曾國藩總持全局會商機宜折衷至當數年內軍情變幻奇險環生風波疊起其籌兵籌餉議剿議防憂勞情狀殆難縷述 朝廷復虛衷延訪凡天下大政及疆吏之能否無不殷殷垂問曾國藩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聖明鑒其忠悃每有論奏立見施行用能庶政一新捷音頻奏議者以爲戡定粵逆之功惟曾國藩實倡於始實總其成其沈毅之氣堅卓之力深遠之謀卽求之往古名臣亦所罕覩也方臣之初募淮勇也曾國藩授臣以手訂水陸營制臣披玩數四覺其所定人數之多寡薪糧之隆殺皆參酌時勢簡要精嚴允爲久遠不敝之規又酌撥湘勇數營俾獲觀摩練習臣抵滬之後擴充訓練募實以此軍爲發軔之始迨金陵既克累函囑臣勿撤淮勇以備剿捻之用同治四五年間曾國藩剿捻齊豫雖未見速效然長牆圈制之策實已得其要領臣得變通盡利以竟全功其創始之勞實不可沒臣于七年七月曾經附片奏明初非推美之辭也致治之要莫先察吏

曾國藩之在江南治軍治吏本自聯爲一氣自軍旅漸平百務創舉曾國藩集思廣益手定章程期可行之經久勸農課桑修文興教振窮戢暴獎廉去貪不數年間民氣大蘇而官場浮滑之習亦爲之一變其在直隸未及兩年如清積訟減差徭籌荒政皆有實惠及民前後舉劾屬吏兩疏尤爲衆情所翕服其法於莅任之始令省中司道將所屬各員酌加攷語開摺彙進以備校覈一面留心訪察偶有所聞卽登之記簿參伍錯綜而得其真俟賢否昭然具疏舉劾闔省驚以爲神官民至今稱頌曾國藩平生未嘗專講吏事然其培養元氣轉移積習則專精吏治者所不逮也兩淮鹺務自兵燹以後疲滯極矣商本旣虧引岸全廢加以營弁把持票法全壞曾國藩自駐安慶卽將淮南北鹺綱次第整理奏定新章以運商運鹽到岸弊在爭售則立督銷總局以整輪規場商收鹽入垣弊在搶跌則立瓜洲總棧以保牌價以商本宜輕方利轉輸則定緩釐以紓商力以正課所入絲毫爲重則定奏報以務稽查計自同治三年春初至九年冬杪共收課銀至二千萬兩以外釐錢至七百萬串以外近來湘淮各軍餉項及解京之餉實以鹽利爲一大宗而商民樂業上下獲益則其平日用意之公且溥尤有在立法之外者矣自泰西各國通商以來中外情形已大變於往古曾國藩深知時勢之艱審之又審不肯孟浪將事其大旨但務守定條約示以誠信使彼不能求逞於我薄物細故或所不校曾國藩自謂不習洋務前歲天津之事論者於責望之

餘加以詆議曾國藩亦深自引咎不稍置辯然其所持大綱自不可易居恆以隱患方長爲慮謂自強之道貴於銖積寸累一步不可蹈空一語不可矜張其講求之要有三曰製器曰學技曰操兵故於滬局之造輪船方言館之繙譯洋學未嘗不反覆致意其他如操練輪船演習洋隊挑選幼童出洋肄業無非求爲自強張本蓋其心兢兢於所謂綢繆未雨之謀未嘗一日忘也臣於曾國藩忠勛之蹟謹略舉其大端若此至其始終不變而持之有恆者則惟曰以克己爲體以進賢爲用二者足以盡之矣大凡克己之功未至則本原不立始爲學術之差繼爲事業之累其端甚微其效立見曾國藩自通籍後服官侍從卽與故大學士倭仁前侍郎吳廷棟故太常寺卿唐鑑故道員何桂珍講求儒先之書剖析義理宗旨極爲純正其清修亮節已震一時平時制行甚嚴而不事表襮於外立心甚恕而不務求備於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無前人講學之流弊繼乃不輕立說專務躬行進德尤猛其在軍在官勤以率下則無間昕宵儉以奉身則不殊寒素久爲衆所共見其素所自勵而勸人者每遇一事尤以畏難取巧爲深戒雖禍患在前謗議在後亦毅然赴之而不顧與人共事論功則推以讓人任勞則引爲己責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繼而同寮諒之終則各省從而慕效之所以轉移風氣者在此所以宏濟艱難者亦在此曾國藩秉性謙退受寵若驚從戎之始卽奏明丁憂期內雖稍立功績無論何項褒榮概不敢受迨服闋之後戰

益功著 寵命迭加其弟曾國荃累以戰功晉秩亦必具疏懇辭至于再四其深衷尤欲遠避權勢隱防外重內輕之漸故於節制四省節制三省之 命辭之尤力非矯飾也臨事則懼大功之難成終事則懼盛名之難副故位望愈重而益存欲然不足之思前歲回任兩江 朝廷許以坐鎮聞曾國藩仍力疾視事不肯少休臨歿之日依舊接見屬僚料檢公牘其數十年來逐日行事均有日記二月初四日絕筆猶殷殷焉以曠官爲疚戰兢臨履之意溢於言表此其克己之功老而彌篤雖古聖賢自強不息之學亦無以過之也自昔多事之秋無不以賢才之衆寡判功效之廣狹曾國藩知人之鑒超軼古今或邂逅於風塵之中一見以爲偉器或物色於形迹之表確然許爲異材平日持議常謂天下至大事變至殷決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維持故其振拔幽滯宏獎人傑尤屬不遺餘力嘗聞江忠源未達時以公車入都謁見欵語移時曾國藩目送之曰此人必立名天下然當以節烈稱後乃專疏保薦以應求賢之 詔胡林翼以臬司統兵隸曾國藩部下卽奏稱其才勝己十倍二人皆不次擢用卓著忠勤曾國藩經營軍事卒賴其助其在籍辦團之始若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李續宜王鑫楊岳斌彭玉麟或聘自諸生或拔自隴畝或招自營伍均以至誠相與俾獲各盡所長內而幕僚外而臺局均極一時之選其餘部下將士或立功既久而浸至大顯或以血戰成名臨敵死綏者尤未易以悉數最後遣劉松山一軍入關經曾國藩拔之列

將之中謂可獨當一面卒能揚威秦隴功勛卓然曾國藩又謂人才以培養而出器識以歷練而成故其取人凡於軍事餉事吏事文事有一長者無不優加獎借量材錄用將吏來謁無不立時接見殷勤訓誨或有難辦之事難言之隱鮮不博訪周知代爲籌畫別後則馳書告誡有師弟督課之風有父兄期望之意非常之士與自好之徒皆樂爲之用雖其桀驁貪詐若李世忠陳國瑞之流苟有一節可用必給以函牘殷勤諷勉獎其長而指其過勸令痛改前非不肯遽爾棄絕此又其憐才之盛意與造就之微權相因而出者也竊嘗綜叙曾國藩之爲人其臨事謹慎動應繩墨而成敗利鈍有所不計似漢臣諸葛亮然遭遇盛時建樹宏闊則又過之其發謀決策應物度務下筆千言窮盡事理似唐臣陸贄然涉歷諸艱親嘗甘苦則又過之其無學不窺默究精要而踐履篤實始終一誠似宋臣司馬光然百戰勦勞飽閱世變則又過之臣於曾國藩師事近三十年既確有聞見固不敢阿好溢美亦何忍令其苦心孤詣湮沒不彰反覆籌思義難終嘿謹撮敘大略據實瀆陳相應請 旨飭付國史館查照施行以彰 先帝知人之明而示後世人臣之法

此合肥相國擬而未上之疏也先是相國聞文正公之喪亟欲具疏臚陳事蹟請付史館惟以相隔較遠於近事未能周知乃馳書金陵幕府屬令就近攷核擬一疏稿無錫薛君福成實疏是草南北往返

輾轉稽延倏逾兩月時則署兩江制軍何公湖廣制軍李公暨安徽撫軍英公皆已陸續具疏表彰朝廷恩禮優渥至再至三相國以爲若再上疏近於煩瀆因寢之而未奏癸酉春瑛獲借是稿讀之其中敘述諸大端有出各省奏疏之外者爰錄一通付諸剞劂附文正公奏疏後亦攷證事實之一助也

張瑛跋

密陳革員捏控與歷年辦事本末片

光緒六年

丁寶楨

再密陳者竊宋大奎捏臣以該革員有教令王余照賄串言官將其提省監禁一節臣現已據實具奏惟思該革員所以如此捏控者其意在陰使臣與臺諫構衅成互相攻訐之勢奸人用心可謂狡極查四川官方之壞錮蔽至此實非一朝一夕之故各衙門苞苴之盛本爲他省所未有州縣剝民以媚上刁紳結官以分肥上下交征遂至互相刼脅道揆法守蕩然無存州縣終年不理案件不講緝捕政以賄成盜賊充斥民間生意憔悴終歲勤勤禦寒幾無寸縷充飢不厭糠粃失職無告之民盈溢街巷患氣已萌可爲惴慄臣自到任以來晝夜焦思設法整頓州縣漸知畏法亦知講求辦事外面已似大有改觀而隱微深痼之習中於人心則仍牢不可破似非微臣薄德所能轉移變化臣竊見川省民生困苦經費支絀到任之後首裁撤各州縣夫馬以恤民而固根本繼革除各衙門陋規以恤吏而杜貪婪又裁減各處釐金清

釐虧挪以裕庫藏而供支撥又收回鹽務自然之大利以爲他年裁減本省常年捐輸之漸此皆官紳所不便怨謗所由起蓋川省各上官無不貪滿堂紅之利其利悉取之於州縣而州縣則又悉取之於夫馬局州縣取之於夫馬局則又必勾結紳士以脅制鄉民而阻其控訴而鹽商王余照歷年私抽堰釐并釐各款并廠之人咸謂盡悉借名抽收以供京師揮霍之用是川省自上司至州縣以下並該地方在籍在京各紳士或貪鹽務之利或貪夫馬局之利損上剝下君民交病微臣收回鹽務中飽之利每年約百餘萬歷經奏報在案革除將軍總督兩司道府各衙門陋規每年約六七十萬而無名之餽獻不在此數裁撤各州縣夫馬雜派每年約一百六七十萬而無形之勒索不在此數統計數端此二年中凡上還之國者約在百餘萬下還之民者約在三百餘萬以外此該閩省官紳歷年固有之利微臣不敢隱徇盡數釐革稍昧古人水清無魚之戒凡與臣有平生之雅者無不貽書勸諫爲臣悚懼臣亦自愧非負重之器知終顛踣然終不敢昧初心以負國而病民乃聖慈矜憫雖微臣迭干吏議而如天之仁苦心鑒原曲爲寬解誨諭勤拳無微不至臣身受之下固不勝感激涕零卽四海以內亦莫不爲臣榮幸以爲同戴高天而微臣獨蒙被恩眷至此實爲今古之所希有然朝廷諒臣愈深人情嫉臣愈甚蓋緣鹽務夫馬陋規三大端盡奪官紳之鉅利仇怨已不回復解臣初蒞任時川省京員至有屢次函請微臣

代催規費之事及初議開辦鹽務復有京員馳書勸阻此議並臣前在都中時川人又有以竈商王余照託臣任用及上年春夏之間聞臣有查辦該商之意復有函致臣之幕友僚屬請其向臣關說臣既一切拒絕積衅甚深川省與京師瞬息相通言官摺稿外間輒能傳誦此等情狀自在 聖明洞鑒之中疆臣以持守大體尊 主庇民爲職若憑外間傳論卽遽爲訐發以快睚眦之宿怨必開攻擊之風啟明黨之漸非獨微臣不敢輕爲禍首螻蟻愚忱並願 朝廷默運機宜預消隱患臣受 恩深重刻思圖報雖復隕身碎首亦決不敢稍自顧惜但心力固屬有餘而此中辦事竭蹶情形實不敢不瀝陳於 君父之前本年正月以來浮議煩多所有微臣經手事件幾至一切壞壞非獨鹽務一端而已臣悉力維持顧此遺彼僚吏存觀望之心公事多牽掣之勢雖 朝廷任臣至專責臣至厚臣尙動形棘手神智俱困卽如成都各屬盜風最熾自臣到任卽認真辦理保甲痛加懲辦三年四年冬間劫盜幾於絕跡現據本年秋冬間各州縣稟報劫案雖不至如往年之甚然較之前二年安靜光景則已覺不及此類皆早經辦有成緒至此忽漸形費手蓋蜀中官民皆以微臣風稜日摧不復可慮州縣因循於上刁民煽動於下人情靡定事故環生此皆與臺諫彈劾各端絕不相涉而無形之中已覺事多變動應接不暇以後若再有利 國利民之事必須創建深恐成效未覩先貽口實竊思古人之義或有與臺諫不和則惟乞身引退以避其

鋒臣不敢蹈此悻悻小節背 君父之 厚恩亦不敢畏避謗讒隳平生之素志仍當殫竭血誠知無不爲終始一力他之摧陷百端非盡以 國事爲意伏惟 聖明俯賜主持隱弭黨援攻訐之習不任企悚屏營之至近蒙 恩諭以規復淮岸引地責成一手經理查黔邊鹽務本年上半年幾致決裂自五月欽奉 諭旨以後商情既定銷路大暢本年行運各引幾與上年相等明春二月奏銷到部即可考核此殆非意料所敢及現在復淮讓楚機勢漸成俟趕辦奏銷後再行妥議具奏惟非常之原黎民所懼川省紳商不明大局倘聞有復淮之舉必且巧構訛言陰阻其事不勝悚惕所有微臣歷年辦事本末並近年竭蹶情形謹附片密陳

嘯亭雜錄二則

禮親王

黃文襄公廷桂督陝時西域用兵投誠之虜酋旣宜撫綏其竊發叛逆又應勦捕兵出萬里糧運維艱公以爲先安內而後攘外外夷跳梁國無大損若因軍需繹騷致內地有事則所係者大乃命運糧車十家抽一厚其值許帶什物貿鬻民踴躍爭先又以凡事豫則立糧待盡而後運則士飢馬待缺而後補則戰衄乃命安西至哈密沿路開池蓄豆馬到行且喂以故馳千餘里愈壯臺站有缺米者曰吾撫蘭時曾買穀三百萬石分貯河東西正爲此耳蓋公久知 純皇帝之欲西討也 上倚任如左右手以鄭侯劉晏

褒之加太保封忠勤伯賜紅寶石頂四團龍補褂公素咯血既理軍務中夜輒起或張目達旦致積勞成疾疾劇時嚙語猶以馬馱糧運進勦擒賊諸務喃喃不絕官吏文武繞榻環聽爲之泣下上以其未及預飲至之禮深惋惜之

黃文襄督師肅州設一公館凡藩臬兵備道州縣等司軍旅事者皆寓其中公鎮日危坐中堂其郵騎至直入館院公啟封視之應付何司者立時分派目擊其鈔稿鈐印畢卽以咨覆故應付急速從無留滯軍事得以易歲司軍事者宜以爲法也

書張振之師遺事

李元度

吾師南皮張公督學湖南愛才如性命尤以申士氣爲務平江有縣胥某由刀筆致富訟案鱗比忽竊士紳二十七人名冒舉孝義既得請建坊邑士大駭二十七人中與知者一二人耳乃公揭其劣蹟暨竊名狀訟於臺使者下岳州府察治訟二載竟直胥舉人某某恩貢某廩生某某皆坐誣擬褫進士某以病卒姑免邑人憤甚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公按試岳州生童千數百人焚香迎十里外各具牒訟冤郡守及學官慌以危言不爲止公停騶收牒翼日講學明倫堂諭諸生曰訟非若等所宜預也然昨所呈牒實非得已事爲名教所關諸生不力爭誰其爭者我當牒撫軍力任平反否則據實奏時郡守暨學官侍側聞言

皆變色卻步觀者數千人懽聲雷動乃馳書抵巡撫具陳偏抑狀巡撫檄按察使親訊褫胥職銜奪旌
典毀其坊而邑紳皆免議士氣大伸咸豐二年秋公以奉天丞兼督學政時宣宗升祔禮成故事凡恭
上列聖列后冊寶必齋送盛京太廟尊藏實錄玉牒修竟亦如之其齋送也除道千七百里
具警蹕如儀餐宿皆建盛蘆殿隨扈官校數千人例發帑金十四萬下各州縣治供帳有司陰以應領之
帑賄上官而自斂於民數且倍蓰上官爲所餌弗能禁也於是上下交征視大差爲利藪民用重困曾有
詔以明年三月八日恭送冊寶入陪都公出關適歲饑奉詔煮粥賑所見饑民僅存皮骨公太息
曰是尙能供大差耶且實錄將告成胡弗展期至秋間併爲一次國計與民瘼皆有亏也時元度從
行公趣草疏冀與當事合詞入告疏略言歲三月關外方化凍道泥濘不可行若草率將事不足昭嚴敬
查實錄秋初可成若改卜八九月與冊寶一同恭送彼時秋高氣爽輦路修飭庶無潦草患且發帑辦
供帳仍不能不借資民力今關外饑方奉詔賑繼以大差民力竭矣若併兩差爲一藉恤窮黎實足仰
慰列聖在天之靈繼志述章莫善於是或謂併辦可省帑金十四萬於軍需不無小補此則見小之論
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臣愚不敢計及此也疏具公稱善抵陪都遂徧眎當道約會奏當道皆掩耳不樂
聞強聒之艱然見詞色侍郎某副都統某與公同詞館公勛以大義強諾之出爲衆所咻復堅謝公憤甚

遂自繕劄將驛 聞某侍郎方筦府尹事來力阻笑且言曰事係循例君亦無所不利焉胡矯爲公引虞翻語拒之曰孟德乃欲以盜賊餘贓汚我耶侍郎拂衣去公氣結不能言元度進曰某有一策可解紛李侍御鶴年者籍關東師門下士也若告以故且專倖寄示疏草使代陳上必立允公亦無爲與衆爭矣公大喜從之翼日治中某來謁求寢其疏公若爲不得已也者而許之未兩旬 特詔改期秋八月與 寶錄一起恭送當事爽然失然皆心知公所爲也未幾有平反復州書院冤獄事初道光十六年復州章牧議建書院釀金數千筮日興工以署吏目孫亦堂董其役州民鄧某典旗產計值五千金歲租約千金捐入書院旗產例禁斥賣故曰典然旗人不任耕所受田皆以售民雖典實鬻也亡何章牧卒亦堂以憂去亦堂浙人性貪狡見章牧卒書院事寢遂以鄧氏所捐產私佃諸人納租金入己凡四年旗人豔其利嗾舊主與佃爭訟於州以亦堂故得直佃越五年廩生胡丕緒等懇請追鄧產復書院并許亦堂貪賴狀亦堂不得已倡言旗產歸旗遂以半價售歸舊主卽前與佃訟者也不緒等以鄧旣捐產入書院卽係官地書院無分旗漢不得以旗產歸旗論且旗人前得鄧價法不當重賣卽賣價應歸公亦堂盜收租金四載又婪獲半價請追繳庶書院可興復訟積年不決州上其事奉天府府牒盛京刑部府尹某故睚亦堂部訊孫仍得直讞稱十六年復州捐建書院孫董其役十八年州大饑奏明捐賑孫雖宅憂仍理賑務會領

賑者多貲弗給不得已向市肆貸銀數千竟其事既而無以償遂將鄧某所捐地撥歸市肆徵租抵其息嗣因旗產歸旗許舊主贖卽以其值還市肆亦堂無所染丕緒等挾私誣訐法當褫以同稟數人畏質逃應候歸案雜治於是不緒被囚十二載前學政知其屈莫能援亦堂至是以府經歷代理遼陽州矣公之赴任也李侍御具言其事臘月丕緒等來訟冤公移奉天尹取原讞覈之幾無可議乃飛檄復州調賑案察核道出遼陽爲亦堂所遏專差往索始得之察賑案則是年復州饑共賑錢二萬三千緡捐賑若而人領賑若而人司事若而人賑後餘貲六百緡委學政設局資遣饑民還鄉並無亦堂借市銀充賑事乃牒奉天尹使登覆揭批轅門抉摘不遺餘力是日丕緒遽出獄會甄別書院生卽以丕緒冠其偶且以事關學校擬疏聞當事大懼下承德縣覆訊仍令治中某來言請弗入告追亦堂前後所婪金還書院勒令引疾去丕緒等均免議二事元度親爲草疏削牘故悉其詳前一事熟香籲訴者元度其一也受國士之知自是始感公剛正牽連書之公諱鏞字振之道光乙未進士由編修官至太常寺少卿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二十一目錄

吏政六

守令

石瑤臣傳書後

梅曾亮

諭州縣親民札

賀長齡

整吏治以清政本札

賀長齡

州縣宜照例久任以專責成札

賀長齡

上各大憲請留溫太守啟

徐 鼐

致廣順但雲湖

明倫

十二則

胡林翼

札麻城吳令

胡林翼

復溫邑宰書

劉 蓉

清本源

劉揔十議之一

葛士達

今之牧令要務策

代作

姚文枬

到任地方情形稟

徐廣陞

覆本府條陳積弊稟

徐廣陞

縷陳整頓捕務並勒限嚴催稟

朱之榛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二十一

上海葛士濬子源輯

吏政六

守令

石瑤臣傳書後

梅曾亮

昔太史公傳循吏自春秋盡周末幾數百年然爲之傳者四五人而已何其難也蓋有其人而事不傳者多歟如黜令何易于使無人焉見於詩歌文字亦沒沒於後世矣居高明者易彰而卑困者寡述勢固然歟或曰循吏者心乎民而已智名勇功非其所屑計也任峻鄧艾杜元凱之流其興利與召信臣等而功名之意居多焉君子亦探其心而不欲與以是名則副乎循吏之名者蓋其難哉近今之世吾得一人焉曰石家紹字瑤臣冀城人道光二年進士官江西知縣終銅鼓營同知自大吏僚友搢紳先生士民卒隸無不以君爲循吏也入都時除夕飲余齋中論史記不絕口問君所行事則笑謝不自言及卒見其友所爲傳皆爲民吏者所當爲人或怠焉僞焉獨力誠行之以盡其心江西嘗大饑錢粟未辦而饑民集西山者已數萬齊聲呼賑巡撫署屋宇皆震大吏不知所爲或曰急檄石令石令至萬衆皆迎伏跪拜曰願聽處置是賑也得緩而無變夫嗷呼搶攘之時見一人則帖然服者惟嬰兒於慈母則然而君能得之數千

萬洶洶饑迫之衆且君之於民非能解衣而徧衣之推食而徧食之也而若此何哉夫殊尤卓絕之行固倫常所宜有也至父母於子雖極其情而不足爲異故雖以君之爲吏亦特盡子民者所當爲而已然而非父母其心者則不能爲此君所以得此於民者歟嘗自記曰吏而良民父母也其不良則民賊也父母吾不能民賊也則吾不敢吾其爲民傭者乎故自號曰民傭嗟夫父母之保抱其子者蓋日爲傭而不自知也是則君所以自處者矣

諭州縣親民札

賀長齡

國家設官衆矣而州縣獨曰親民今該州縣果能與民相親乎夫政必因地以施行不知則何以行且恐貿然以行而扞格愈甚矣事必及之而後知不及則何由知卽或略有所知而隔膜已多矣然則欲致其知必先親民而誠欲親民則必日坐堂皇躬巡阡陌而後可夫堂皇者政事之所出而阡陌者政事之所訖也民之赴訴必於大堂此官與民相見之地特恐深居簡出則小民欲訴無門吏胥卽從中舞弊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壅蔽之害何可勝言微獨有冤不能訴也或訴矣而不卽審審矣而不卽結大則蕩產傾家小亦廢時失業卽使曲直分明已守候之爲苦若復是非顛倒更屈抑之難堪在本人固瀕死奚辭而鄰證尤無辜受累若州縣肯日坐大堂則小民又安有此害况大堂乃萬目環覩之地如果獻

訊明允則斷結一案不獨兩造愜服卽觀者亦無不傾心是折服不僅一案之人後有訟事俱可迎刃而解更能於斷結之後將案情之曲直是非反覆譬曉則言尤易入而令易行是不拖累者卽所以爲養而善曉諭者卽所以爲教但能勤坐大堂便已百廢俱舉果以民事爲心則亦何憚而不爲也然此特有事入城者始得見官而終老鄉里之編氓仍不識本官之聲音笑貌爲何似而官民之情仍不通則猶未能舉斯民而親之卽未能舉一州一縣而盡知之也其尤必躬巡阡陌乎州縣之地小或百餘里大亦不過數百里畫東西南北爲四鄉每月必到一鄉四閱月而一徧竟歲卽可三徧卽或有事不能時厯一歲之中總可再徧誠能輕騎減從以父母自任而以子弟視其民民之親之未有不如父母者也至於民皆父母其官則復何情不輸何事不辦由此而察看情形以爲措施則措施無不當也時詢疾苦以爲補救則補救無不周也因事而宣講 聖諭必指其敝俗以爲戒則教化易行也隨地而抽查保甲必不使奸宄之或容則稽察易密也舉凡賊盜地棍及一切習教結會唆訟窩賭窩娼之類咸凜然於本官之耳目甚近而又不時下鄉則必無敢託足其境且將革面自新矣或有小爭訟卽可立予集訊而民不必入城矣或錢糧疲抗卽可摘傳欠戶立加懲處而輸將無敢後矣是州縣但能時巡阡陌與民相親則聽斷緝捕撫字催科以及教養保甲諸善政無一不舉果以民事爲心則亦何憚而不爲也而其要不外一勤而勤

又必由於寡嗜好誠使一意趨公更復何暇旁驚始或不無勉強久且習而忘疲行見名登上考譽滿神君州縣之樂無大於是矣而或且諉曰無暇夫今日當事諸大吏惟講公事不喜趨承苟無要事稟商雖衙門可以不上何有於省門之僕僕何有於迎送之勞勞是今日乃聚精會神努力做好官之時也該州縣其各立堂事按月據實稟報以備查核所冀共圖實效幸勿徒託空言若知府直隸州之於所屬亦宜於因公過境之時虛衷采訪屏騶從以毋擾稽政事之所宜藉查吏而親民卽親民以察吏輿情之向背官聲之優劣也牒訴之稀繁治具之修廢也軒蓋所經必勵勤而警惰風聲所樹自吏畏而民懷此乃平近切實之事並非迂遠難行倘能持以實心必克著有成績

整吏治以清政本札

賀長齡

照得安民之要察吏爲先本部堂前次撫黔卽聞滇省事甚悉近復恭承 恩命蒞任以來無日不以各屬同做好官報 國愛民爲望及體察近日民風似不如前此之淳總由吏治未能齊心振作民情無所觀感日以驕肆古人風草之喻確乎不易牧令爲親民之官果能正己正人矢勤矢慎斯民莠少良多其忍負清正廉明之父母官而甘爲惡者曾有幾人查現在各屬牧令盡心愛民者原不乏人闕冗不職者亦所難免有一於此本部堂卽無以報 國惟是遽行參劾心有未安合亟宣布腹心爲通省牧令申戒

大凡爲牧令者莫謂官卑職小須時時玩味親民二字去貪去惰去奢最爲先務官吏舞文弄法科斂民財固貪之尤卽民間平常詞訟多少得數金先收帶案費後收結案費滇省多半貧瘠所得幾何民間已說此官不清家丁書役藉官之名必取數倍怨盡歸官甚屬不值奸民因此誣陷善良但欲被告傾家不
必原告理直且印官不清則廳官汎弁及鄉保人等皆得欺凌愚懦有恃無恐又或因生辰以收分藉苦
差而告幫民貧且吝徒穢官聲歌頌勉利控告旋至民將仇官親於何有深居高臥玩視民瘼者固惰之
尤卽如聽斷緝捕稍存懈弛呈詞到眼付之幕賓數日不批書役便索買批費又隔數日無票書役便索
出票費又隔數日不審書役便索升堂費一堂未結改日再審又須守候民間原被爭執舊案改爲新案
一案添爲數案小案變爲大案愈大則愈難結遂有拖至十餘年者滇省民情雖悍不刁其呈詞有何難
批虛衷細問有何難結事或細微全家蕩盡命案尤甚造孽何窮至於滇省盜賊原難驟除淨盡然多半
係四鄉人一案報官數日而後出票差又歛費始行賊已遠去無蹤難免隱匿不報因之賊膽愈大盜案
日多民知官不拏賊見賊亦不追問賊知官不恤民稍間又來搶劫究之賊少民多官不與民一氣便覺
賊多難制民將棄官親於何有紈袴性成恣意暴殄固奢之尤卽如日用起居不知節儉僚屬親友家丁
差役從欲媚官聲色裘馬肥甘上有好者下必有甚士庶漸染成風喪祭嫁娶皆增浮費滇省瘠缺雖多

而官場局面甚侈再不更改變本加厲負債日多終爲民累民將鄙官親於何有況滇省近年氣習尙有甚於此者或因案需索不遂立斃杖下是爲既貪且酷流娼有打洋琴之名出入公館衙署省中候委各員有公然開賭者各屬在任之員有官幕家丁同賭者又或吸食鴉片暗違禁例俾畫作夜闔署瞞騰是爲既惰且昏縱酒任情喜怒不時飲食宴樂多品相耀到省之初無論有缺無缺有子無子先置姬妾嫡庶不分一到實任官親壅署或兼外嬖擾亂是非倖獲優缺債利更迫歸休無資遂成寄籍初爲贅壻後爲鼻祖傷天害理相習爲常是爲既奢且濫以上各條雖不明指其人名牧令當有見聞本部堂可曾道著實處想不言而喻也本部堂由詞垣出爲府道洊歷封圻甚羨各牧令得與民親造福最易似此玩泄豈不可惜可恨至在省候委各員正宜講求公事立定腳根如果清勤首府縣樂得相助本部堂亦喜其將來實任定是好官卽令查監查街名爲閒散也要精神若如以上各條豈能望其盡職官無大小同受國恩并託民命本部堂求賢若渴疾惡如仇聞有好官喜而不寐聞有劣蹟恨之甚深各牧令念本部堂一片苦心孜孜求治相與湔除積習力矢清勤則與本部堂皆同寅之誼必當隨時薦剡効用 國家倘仍執迷不悟置若罔聞則是負 君負民本部堂豈能姑息自失本心前此接見各屬業已諄諄訓囑但恐各牧令未能共曉除飭各該管上司嚴密查訪外爲此特再推心置腹反覆申戒務期有則改之無

劉加勉在省候委者莫淫莫賭莫羣居游戲留心地方公事勤當現派差使多看前賢治譜及例案諸書得委後幕友有吸烟縱酒不明公事者婉辭慎請酌量繁簡少帶家丁藉省夫馬亦免冗雜生事到任後問民疾苦去其太甚收呈隨到隨批提案隨到隨審得暇時巡察鄉里教民以孝弟馴良及守望相助之法署中居家務循倫理儉約自奉埽除一切浮華嚴察舞弊丁役課士殷勤獎勵不令出入干預大略不過如此已是正本清源至於因地制宜全賴存心做去難以盡述總之少一分耗費之才力卽多一分辦公之才力少一分耗費之精神卽多一分辦公之精神言雖淺近所以移風易俗答 君父之恩積子孫之福者實不外此果能同心振作行見吏治日清民生日厚本部堂不虛此言豈非厚幸若此番申戒之後仍蹈前非一經發覺是傷本部堂之心定予嚴參照例懲辦其毋後悔

州縣宜照例久任以專責成札

賀長齡

照得設官所以爲民州曰知州縣曰知縣未有知之不真而能行之力者卽未有任之不久而能知之真者其或明敏過人雖履任未久而四境情形已不啻瞭然在目亦未嘗無其人然使任之不久則或知之而未及行或行之而未能竟亦於地方無所裨益況其人未可多得哉九載六年之說雖難行之今日而三年大計則現行通例也自調劑之說起於是爲人擇缺日事紛更而黔省又有過冬之說得優缺者知

其不能久也則但思亟肥囊橐而不暇恤民生其瘠者又以爲上將調劑我也則且營競窺探更無心於民事蓋一過冬而皆搖搖有去志矣卽有實心任事之人而胥吏意其將去亦且呼喚不靈匪徒以無能爲更或肆行無忌則皆調劑之說誤之也夫爲民設官原以利民非以自利也今乃以市賈之心待其屬而各屬亦以市賈之心望其上此念豈可以對士民詎非兩失之道歟本部堂撫黔九年悉心體察其不給於用者不過三數缺耳餘皆足以自贍但使謹身節用自能到處寬然且非獨爲地方計也卽爲各屬計亦無便於此何者黔省不通舟楫每一量移其眷屬僉從至少亦須百十夫役綜計頻年往來之費不知空耗若干而風霜之苦跋涉之勞尙所弗計則何如久任安居一無耗費計其所省不猶愈於優缺之所入乎該司敷歷已久此弊自所洞悉整飭必有同心爲此札飭該司會同藩臬司確切查詢某某缺實係入不敷出應另行詳定任滿二年公事無誤者量予調劑衝途各缺應察看差事繁簡經理是否得宜隨時酌辦若衰庸貽誤並劣迹顯著者亟應撤參或其過稍輕及在任絕無善聲者罰令出差皆不能拘以三年外嗣後無論正雜凡有地方之責者均以三年爲斷知府方面大員不在此例劉知幾云倏來忽往蓬轉萍流旣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政誠有味乎其言之也

上各大憲請留溫太守啟

丁巳六月

徐 鼐

竊署六合溫守自奉 旨留任辦理防堵以來三年之中縣境無恙頃因偶感風寒稟請札飭部選李令到任辦理地方事件溫守仍辦防堵奉前撫憲批准李令前署如皋官聲大著士民逃聽忻喜復何瀆求惟是六合與賊接壤南則金陵江浦東則瓜洲儀徵西北則爲皖省捻匪出沒之區四面受敵本邑旣無額設之兵亦無庫存之餉故軍務以捐輸團練爲先而捐輸團練之得失與地方事務相表裏合而爲一則兩益分而爲二則兩損敢爲閣下陳之夫小民惟知利己而捐輸團練之事惟印官之命是聽而不敢違者豈真急公好義哉蓋有不得已之情也一邑之人仗印官爲安危印官喜則利及之怒則害隨之故印官一舉一動一笑一顰小民窺伺之以爲趨避雖有大憲之令而印官不令之行不行也雖有大憲之禁而印官不禁之止不止也尺布斗米之吝惜而捐輸動輒盈千舉手跬步之憚勞而團練冒親鋒刃者以其爲印官也骨肉至戚較輜銖而此捐輸之銀聽印官一人之支銷不敢啟口問也肩挑背負必酬直而此團練之勞聽印官一人之舉劾不敢攘臂爭也故能指揮如意顯其才能事半而功倍也卽如溫守未必熟諳韜鈴未必能親矢石數年以來亦未必事事盡合人心而九十七堡之人趨承恐後者以其爲有印之官且歷年之久事權一而不分威勢積而愈重百姓除溫守外無他人之可倚賴無他術之可息肩也今交印於李令則士民將以李令之喜怒爲趨避不能以溫守之禁令爲行止矣夫以李令之賢不

難降以相從齊心戮力而士民則惟印是視非復前此之歸心矣就使家喻而戶曉之而非旬月之久不能一百姓之心萬一此旬月之間人心未定事變已來呼吸之間已成變局則禍豈忍言哉若謂另給關防與印無異則各省之勸捐委員皆奉督撫札委何以報捐者寥寥也各營帶兵之官皆係統兵大員何以鄉民助陣者寥寥也卽如稟在本籍亦係奉 旨辦理勸捐團練之人而三載以來未能展布四體者固由才具不逮亦以非印官則呼應不靈也蓋官所望諸民者事在勸捐團練之中而民所望諸官者事在勸捐團練之外稟所謂軍務地方事件合而爲一則兩益分而爲二則兩損者此也伏乞俯念江北地方緊要飭溫守照舊供職一俟軍務稍鬆稟卽率同紳民迎請李令到任俾召父杜母相得益彰

致廣順但雲湖十二則

胡林翼

一貴州知府有自理地方則詞訟案件首當盡心盡心之道莫如使蠹役無所藉手擬放告日當堂收呈或准或駁卽時批明榜示已准者具呈時兩造均到卽諭令批呈事畢本日卽爲訊結無庸差喚一被告未到查非顯然犯法不致逃匿之案卽於呈尾批令中證約鄰轉飭被告定於某日某時自行赴質以免差傳並聲明逾限不到立卽差傳原告不到卽行銷案一必須差喚之案分別道里遠近人數多寡事由難易限以到案日期收呈之日卽時出票籤差詞訟案件一票一差逾限不到將差分別懲處仍自立號

簿每日稽查一中證不干緊要卽行刪除名姓仍標明某某不必到案字樣於差票中總求少喚一人卽可保全一家中證有未盡到而案情已無遁飾可結卽結不使拖延至呈詞已準者尅期必審不準和息一差票內擬粘連章程數條如不準鎖練不準私押人證多帶白役等弊使鄉愚一目了然則棍蠹之恐喝訛索庶可少戢人到不問何時立卽稟明不得在外羈押致滋勒索且免在城訟師代爲設法如差人不如限到城及到城不卽稟到者如何盡法懲差準被害人鳴鑼喊稟或當堂面稟卽能明察無遺一貴州白役最多石阡一府最僻最瘠白役尙數千人此外各府已可概見似可約留十餘人及數十人并榜示鄉城載明榜上無名均非官役留者籤分名次以次差遣仍令五人互結取具連環保狀以免逃匿其裁汰之散役不致別滋事端否有緊要大案須差之時不致爲差役所動搖否一命案之擾害閭閻其禍尤烈擬命案到後卽刻查問初供不分風雨早暮帶件作刑書皂役各一名轎夫四名馬一匹路遠或被褥及鹽菜飯食一肩近則刪去共不得逾十名每名自發飯食錢文家人差役一概不帶一切陋規概行禁除所帶夫役件作卽隨身傍可免在外滋弊兇手飭差同鄉約鄰證拏送酌量優賞自盡及希圖拖累之案酌予懲處似於地方可免滋擾惟緝拏兇手如何而能迅速無誤程限尙須隨地審察一盜案與其用捕不如用民捕利盜之財則匿之惟恐不深民惡盜之害則除之惟恐不盡然民恨賊而每畏賊非畏

賊也畏官耳送賊需費又不卽理苛求細故問擬擅殺擅傷制縛諸法又或賊口誣攀事後報復種種刁難恩賊仇民則除害而先受害惟有裹足不前忍氣吞聲而已矣誠能予民以制賊之權洞察民隱力除陋習仍嚴防挾嫌妄拏誣陷等弊則盜風亦當少息一昔人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況我朝深仁厚澤大德曰生內外問刑衙門均以民命爲重殺人且不死而盜賊更無論矣彼知破案而罪不過如此則其膽益壯昔漢帝治盜使盜自相捕斬而紀文達說部中載一婢主使工作尾綴盜後盜返卽返盜行卽行天未明而盜已委棄所劫賊物此誠知盜賊之情狀者矣可否仿其意以偵察窩頓一保甲團練第一良法亦可爲第一弊政何以使城鄉軍民不費一文不見一役而自能成功一苗民之刁詐者須加嚴處而江西四川湖廣客民之百端盤剝實爲大害何以兩得其平共知恐懼一州縣公事有廢弛闕茸不振者何以作其氣其例設循環簿向歸巡道提查知府可否一并提查此外有何鼓舞歆動之法如何而可按期催結照例遵行以上各條皆入仕淺陋之說總之勤快耐煩而民之枉費錢文者必少或疑如此則煩難瑣碎不知官果能刻刻以懲蠹愛民爲念則期月之後獄訟自然少息煩難瑣碎正以求簡便法門耳

札麻城吳令

咸豐十年

胡林翼

所言以休養生息爲實心以國防堅壁爲急務頗見心思而尙未精實休養生息之道須先嚴禁書差及兇惡棍徒刁健訟師舉凡擾民生詐民財之人必期雷厲風行明勅刑法然後民生得所養民力得少息也官長必須日夜勤劬心力交瘁視民事如家事視民間田里樹畜盜賊詞訟之小事如創深痛鉅附骨剝膚之大事官勞而後民逸吏瘦然後民肥乃合於休養生息之本義尤必勞民乃能愛民必教民乃能養民乃合乎休養生息之精意古之從政者率作興事日昃不皇不爲俗吏之曠廢時日亦不爲名士之清談高遠若以廢事爲省事則謬以千里矣礪卡已成堅壁之法已具梗概惟在行之以實持之以恆得民心乃能用民力得士心乃能得民心應日夜訪求正士隨時接見諮詢地方事理余昔守黎平延見士類及椎結苗頭以保甲冊籍爲團練張本自朝至暮口不絕音其士類來見或坐或立其苗頭來見或賜以酒食令其據地席坐均詳詢以民情地勢使各得盡其意而去俗人畏見士民疑其請託否則謂爲褻尊失體耳夫公事准其直陳私情囑託假公言私何難立破其奸坐堂皇以申法律至褻尊失體之說尤爲鄙俗吾視天下公卿至於黎庶其貴賤亦正相等不因親民而賤不因簡傲不親民而貴也今日官吏日與役處以差胥爲腹心爪牙其果自貴也耶該令心地質直口舌木訥其器量迴非俗吏可比惟德慧仁術辦事條理尙須努力自勉精思刻意以自淬厲至守礪卡應以鄉兵守城池應以官兵我且簡派官

軍來矣

復溫邑宰書

劉蓉

月前側聞旌從將蒞敝邑深爲民士慶幸以謂六七年來浮囂乖戾之習得賢者以儒術坐鎮其間庶幾煥然改觀還其故步比誦惠函果勤勤以整飭學校移易風俗爲先信乎儒者之言深明治教之本其慰幸不可言傳敢因下問之勤輒復粗陳其略敝邑風俗素號愿樸農民務勤稼穡士子頗勵廉隅故自軍興以來文職武弁崛起草萊實能爲國宣力者頗有其人而遷流日久則僥倖濫竽者亦殊不少以利祿爲易得而爭事繁華變樸厚之舊風而羣趨囂競鄉村每有爭訟不問理之是非但較勢之強弱及其呈控到縣亦復以是爲衡由是有勢者固皆恃以橫行其無力者亦多方借資於有力之紳衿以張其焰而求一勝此民風所以澆漓人心所以窳壞之由來也咸豐二年湘邑舉行團練於縣城永豐婁底分設三局又於四十七里地方分立都總局紳專辦團練都總兼催錢糧當其立法之初妙選廉正紳士以充其任上下之氣旣通官民之情大洽沚斯邑者但無偏黨之私卽著循良之譽迨今沿習旣久流品猥雜團練祇屬虛名詞訟別出捷徑不肖者又或藉爲奸利招攬事權前任慎庵令君宅心非不仁厚律己非不廉潔無如長厚太過一惟局士之言是徇致外間物議沸騰謂事由局而不由縣權在紳而不在官上控

紛紛聲名大損此固由局紳不肖致然然而當官自有職守今或不自振作專務唯阿則亦過矣第以同治丁卯還歸里門去鄉僅六七年世風已覺大改燕居深念私竊憂歎謂自粵匪倡亂以來東南各省蹂躪殆遍而湖南獨獲安全湘鄉尤際盛會文武傑起幾於千載一時然而天道忌盈物極必反如不惕厲修省時懷持盈保泰之思正恐暑往寒來福過災生前日之膺祉蒙休冠於他郡後日之遭殃罹禍亦且烈於他邦此古今盈虛消息之常理非釋氏因果報應之空談每舉以語朋輩歎語諄諄聽者雖頗面從退則或相迂笑人心陷溺末如之何茲幸軒車辱臨慨然攬轡澄清之思庶幾蕩滌末俗振起頽風使一邑億萬生靈免歸塵劫斯所謂生死人而肉白骨尤區區日夕所禱祠者也來教擬於秋涼後遍歷各鄉訪察民情整飭鄉校以冀潛移默化之習此誠立政之本原惟湘邑幅員遼闊地方四五百里非得一兩月之暇勢難周歷而積案之守轅待決者又極紛繁久出淹留慮致延閣竊謂暫就詞訟聽斷之餘士紳旅見之會常舉五教六行諄切訓誡以啟其嚮善之心并隨時咨詢各都士紳耆老人品邪正行誼賢否分別善惡而藉記之每值公事臨鄉卽擇其善人端士夙有孝友睦婣任卹之實行者親往禮於其廬而召其不肖者面加戒飭令勿復然或并札飭戶族嚴加管束勿許再生事端擾害鄉里如此則人情感發交相勸戒不待大厲威嚴而風聲所播雖在窮鄉僻壤莫不懍若神明迨至半年期歲之後舊俗丕變政

簡務閒然後巡歷鄉校勉以學行多士承風將益共敦實行以副盛望至於旅費所需亦不難共籌津貼之法矣惟籍記善惡一節難保進言者不徇愛憎之私或致枉直相混然但能隨時考覈公聽並觀要不難參互以得其實不獨其人之是非真僞人莫能逃卽進言者之明昧公私亦可借以相鏡此在俗吏爲之或致觀聽惶惑而以閣下明敏精察之才臨之必能使物無遁形應如桴鼓儒者之效所以待人而行此亦其一端矣弟平生常憾不得百里之地而君之謂其去民近而政教易行也曩者備員貴省承乏秦中皆苦於層累隔閼惠不下宣至今常用爲媿閣下獨得損抑階資小試牛刀之技固屬敝邑氓庶之福亦未始非閣下生平之幸事矣夙託知契敢布腹心秋後如蒙便道經由獲承緒論藉慰六七年契闊之懷尤所翹企舊在陝西有贈賀徵士序文一首偶與尊意相符輒錄一通附覽

清本源

勦擒十議之一

葛士達

從來禍亂之起由人心之壞實由吏治之衰至變端已肇擾攘紛紜歷有年數頑悍成習莫知法紀不得不痛加勦洗以殺止殺固人所共知而鯁生不無杞人之過慮夫以數十萬之賊幾經百戰飄忽善走窮力追之如廣場搏兔勞而眇功姑且勿論卽使出奇制勝日有斬獲能盡十數萬之賊而盡誅之乎卽盡誅無遺類矣而人心之頑悍自若也能保其不復嘯聚而起乎黎庶之瘡痍遍天下矣財力之匱乏非一

日矣假令賊不遽滅滅而復熾或兵燹之餘歲有不稔將何以處之且夫捻逆之起不過一劇盜耳大似南北地瘠民貧素多盜賊兼之頻年河決吏不恤民遂至蜂聚此時苟猶有賢守令幾人如朝歌之虞詡渤海之龔遂不難折箠平之乃因循畏葸至愈聚愈衆攻城掠地前之督兵以辦之者復不知推究其源以法誅捕以術解散兵士又到處驚擾至民甘助賊不願助兵變於斯亟矣變至此幾不可收拾而若守若令者猶昔之守令也而長吏之所以察守令者不過曰某催科得力某權稅無愆其俗之悍競者則擇一二武斷嚴酷者畀之曰非重典不足以震懾是猶治洪水而塞之以息壤其與能幾何語曰得良吏一勝強兵十萬蓋民可勝之以德化不能勝之以殘殺爲今之計欲圖辦賊先圖治民急於擇將尤急擇吏吏之途三科第軍功捐納捐納中非盡無材然未嘗讀書不知學問出自膏粱紈袴未知稼穡之艱難焉識民情之疾苦下及市井無賴假貸集貲僥倖得官方且權子母之利安能存保赤之懷卽饒源所關不能開例宜改從閒曹牧民之任不可輕試至科第軍功亦宜細加採擇必有才略而廉慎有守者畀之取於二者不足則長吏各舉所知試而後任假以威權許以便宜毋掣其肘毋撓以私時循行各境察民情之順否爲去留以清廉勤慎爲上等臧污貪酷爲重辟三年之後政蹟卓異破格遷擢則賢者固得逕行其志無所顧忌中材之士亦恍於法慕於善盡心竭力以幾於治昔陳仲弓治太邱仇季知治蒲亭無他

施設惟勸人生業爲制科令至於果菜有限雞犬有數其剽輕恣遊者皆役以農桑嚴設科罰俾邑無間人孤寡皆得其所遂臻大化今之所謂盜者獨非民哉孰不有田廬墳墓父母妻子而獸挺鳥竄不憚死亡者豈其本心耶苟得賢守令教之育之疇不願投戈歸伍而必用重典也雖然是亦在長吏之實心爲民社圖耳否則若仲弓季知其人者樸訥少文動輒得罪卽有如虞詡龔遂者設科召募擅自縱舍得毋以爲藪奸弛備與若是且兢兢焉虞羅網之不暇而何暇圖治也然則已亂在乎吏治而吏治之興廢更視夫督撫之居心何若督撫能時以飢溺爲心而才望不待簡而自至墨吏不待彈而自去奸民不待誅而自亡郅治庶可復覩豈獨治流寇而已哉夫欲止沸當抽其薪欲導流必清其源況乎救變弭亂哉

今之牧令要務策

姚文枬

自來設官分職凡以爲民也而分疆守土之官未有若牧令之於民至親而至切者也我朝吏治清嚴而牧民者爲尤重 憲皇帝頒行訓飭州縣上諭剴切深至至州縣事宜一書亦經奉 勅頒布邇年以來 朝廷廑念民生鄭重牧令之心屢形於 詔旨爲牧令者思欲利濟一方上副 德意固貴以實心行實政而其措施之迹亦不可不亟講也夫牧令者治民者也治民者必有以教民養民教民養民者必有法制之立條教之頒顧有時立一法欲以興利也而弊竇叢生下一令欲以革弊也而騷擾百出何哉

聖人有言矣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謂夫治其近者而後可推以及遠也是故治天下者必先肅清宮府而後及於吏治民生治一省者必先整飭官常而後及於兵刑錢穀治一州一縣者必先整肅公門而後及於地方利弊昔臨川李氏嘗言之曰居官大戒第一蒙蔽蒙蔽之在內者有門幕蒙蔽之在外者有胥吏官之受其蒙蔽也人以爲官之不明也夫此豈明之所能爲功哉然則奈何曰胥吏者官民交接之樞紐也門幕者胥吏交接之樞紐也吾日與民相見而胥吏無權矣吾日與胥吏相見而門幕無權矣是故昔之循吏禮紳士之賢者而諮訪之巡歷鄉邨以遍察之見不善則訓誡之其有謹愿而力田者則慰勞獎許之若不及焉以事至者因而誨諭之又加詳焉使百姓見我之行事知我之心信我之深而不惑於胥吏之言則胥吏不得售其欺於百姓其於胥吏也公溥以處之嚴明以察之使之服我之教知我之心信我之深而不惑於門幕之言則門幕不得售其欺於胥吏如是則政綱既立乃可與言措施之大要矣夫牧令措施之政不外教養二者然必先握其綱領而後可則請先之以編查保甲清查田賦夫保甲之法丁口繫於戶而尤必使附註其業與產焉惟編查最易擾民故莫若法汪龍莊之治甯遠責成里長給簿填註最爲簡而周至一縣田賦亦宜詳知今串冊一切俱付之各都圖莊胥吏之手雖公然飛灑而官不能察政體尙何在乎宜令將魚鱗糧戶等冊清造一分不時存覽則田之荒熟戶之良玩亦

可隨時察知二者既行則一邑之大綱已立而教養之政乃有所措矣然則教養之政奈何請條陳之一曰勸農桑衣食者民之天力作者民之常也然導之之責則在牧民者必也相土宜以教之察水利之應修者而修之勿因公而擾農勿延訟以誤農又於春秋巡行阡陌從而勸導之至於墾荒尤爲急務我世宗御極初元卽詔行墾荒事例爲牧令者惟在相度機宜力而行之耳一曰備積貯社倉不如常平常平倉不如常平田昔人論之詳矣然爲法不同同歸於治但須行所得行總期有利無弊一曰敦教化義塾鄉約各州縣皆能舉行古人有善惡簿等法今則無聞焉夫良法美意亦在行之者耳竊謂處今日而言教化大抵節儉忠厚爲要知節儉之宜尙則迎神賽會婚喪僭侈之類在所必禁淫賭之類在所必懲矣知忠厚之宜尙則唆訟者邪教惑民者在所必治矣至敝俗相沿尤必力正之使改易此則隨地而殊又未易以一概論也一曰練隸役我朝定制州縣隸役有三曰皂曰快曰民壯民壯設以衛庫獄例本與兵一體操演近只以喚詞訟而已夫監司有備兵州縣隸民壯乃朝廷立法之深意竊謂宜復舊令其演習武事不能者汰之以遵國典設有變故而武弁或猝不足恃亦不至以一身坐聽存亡矣此規四者雖其節目之詳有待於行者之斟酌而潤澤而其大要不外此矣要之爲牧令者涵養心德以端爲治之本約束胥役以清出治之源清查保甲田賦以握圖治之綱然後教養之政次第舉行而以實心

貫之則牧令之務常莫常於此要莫要於此矣今之牧令大率視一官如傳舍卽有一二有志者亦不過以決獄爲勤民刑輕爲仁術守己爲稱職苟進之以兵農禮樂鮮不以爲迂闊而難行矣然求其返乎迂闊者則惟用不測之恩威以臨其吏民取效於一時而貽無窮之害也否則苟且彌縫粉飾文告以無事爲安者也夫此豈士君子之所能講求者乎

到任地方情形稟

徐廣陞

卑邑轄境東西百一十里南北一百六十里昔析海豐之半爲縣幅員本不甚寬面海負山爲惠郡東境與潮之惠來揭陽嘉應之長樂本郡之永安海豐等五縣交界縣南之民濱海爲生田疇肥沃縣北之民依山而處土地瘠磽此大較也惟其中聚族而居旣有人丁多寡之殊卽有勢力強弱之異初則強與強爭每有械鬥擄捉之案而弱者尙不與較也迨咸豐季年有會鄉之風起而弱與弱併卽可化弱爲強於是境內紅黑旂械鬥紛然四起道途梗塞田野荒蕪又值紅匪逼近郊圻當時內訌外驚守土者無所措手而政教竟不行矣嗣值方提憲在潮鎮任內奉委查勘殲厥渠魁大彰明勅民氣始爲一靖比年以來雖風氣已見轉移而忿疾終未蕩滌是以乾餮之失動起爭端言語之間立成大釁故械鬥會鄉之事間亦有之若共毆傷人及擄人鬪禁比比而是不特異姓相噬並有同族相殘卑職之愚以爲大門之案咎

在於民所當痛予勦除以挽積習小鬥之案咎在於官所當修明刑政以定人心何則大鬥之案連鄉百十村聚眾數萬人問其起衅之由實無難堪之事不過一二刁衿劣監逞其桀驁鼓煽愚民因而逞忿營私斂錢濟慾核其情罪實與亂民無殊倘不究其主謀立正重典僅將聽從械鬥之犯准鬥殺擬抵是猶治瘡不拔其毒芟草不淨其根也應請由縣核明案情聲其罪狀稟請乘提憲辦鄉之日親臨督辦稍假便宜從嚴懲創至小鬥之案大都州縣因循疲玩擾而致之蓋兩姓肇衅之初不過因錢債墳山細故倘爲隨審隨結則是非已判冰釋何難卽有逞兇抗斷之徒則情罪旣明拿辦亦易所患者一呈到縣差傳者幾何時候審者幾何時卽令草率一訊或又添傳人證或又拘繫多人以致積忿未伸小釁又起官方優游於簿領民已殘殺於郊原倘使內無多慾之心外有勤民之實本虛公以行其剛決更慈惠以迪其顛愚小民各具性天未必終形隔閼也其在士習則因讀書人少義利不明雖潛修自好之士尙不乏人而一列膠庠武斷鄉曲尤所習見閭閻口角細故投其排解名曰公親如果秉正持平原可甯人息事無如以順逆爲喜怒以同異啟猜嫌始則激怒其人唆使興訟繼則默持其柄嗾令忿爭彼則陽居理事之名陰作噬肥之計當其衅端乍起則假官之勢以犄輓鄉愚及其滋蔓難圖則藉民之頑以挾制官長近年頻開捐例凡豪強不逞之徒無不捐納微名居然與薦紳爲伍出入衙門甚至辦局紳弁擅受民詞派

令局丁壯勇下鄉查傳兩造有公然責繫罰贖者以致貧愚無訴相率投入天主耶穌等教仗外國教士爲護符民教相猜更堪隱慮卑職察知其故昨已嚴諭紳耆不准仍前玩肆事不干已不准率用公呈以惑見聞民教之案尤必堅持條約審辦持平並明示以民教均係人民均爲赤子固不因其其在教而意存刻待亦不因其其在教而任其妄爲禦侮莫如自強自強莫如修政所當申明綱紀整飭官紳以期潛移默化也其在學校則因山陬海澨實學久漓居恆課誦除四子書外鮮有熟五經者經濟理學諸書從未講習所以略知文理卽奉制藝爲獵取庠序之資一博青衿此事遂廢故叩以經史之學則茫乎未知語以誠正之功則驚爲創說此無怪好勇疾貧之釀爲風俗也卑職抵任與都人士相接必告以砥礪廉隅高樹名節現擬將朱子小學朱子語類及元程端禮氏讀書分年日程明太祖取定性理大全諸書購置數種頒發四鄉又選舉通曉講解之人於朔望及三八等日宣講 聖諭旁及先輩格言庶使士知慕義而民亦向風卑縣水鄉什無一二民間以薯爲食以粟易錢故夏旱則生計艱難冬霜則餓糧匱乏然而天時難恃必期補救於人工地利可因尤須竭盡乎人力卑職竊查區田一法創自商代阿衡其本意以救七年之旱故山鄉爲尤宜祇因日久失傳近代浸廢去年秦豫亢旱臺臣曾以上言卑職夙有成書堪以試辦現擬於附城地方配撥官地捐備工資依法試種如果著有成效卽可傳示民間應俟辦有端倪再

行另文稟報至卑邑錢糧額丁五千八百餘兩民米一千五百餘石屯米四千三百餘石爲數本不甚多而歷年征完每不過六成以上雖由民情刁玩習抗欠爲故常第溯厥弊源亦由縣署久無征冊問諸計吏計吏不知問諸圖差圖差不悉緣自百餘年來民間買田而不過戶以漏稅契之錢官吏收糧而不查田以省清查之擾以致相沿日久向甲而收乙姓之糧洎乎易主旣多亦遂無所考究自前撫憲蔣刪減米價閭省均霑惟卑邑則官減而書征如故蓋民間祇知完納原米莫曉地丁爲一件民米爲一件所謂原米者乃昔年舊額包銀米而概言之也實則原米一石內分丁銀二兩一錢二分民米五斗五升四合現在書征原米一石價至十兩與八九兩不等以前撫憲所定米價四兩八錢較之其征幾至一倍當經嚴加詰究據稱米額甚多用費浩繁小民旣不踴躍輸將則設站有費站書有費站差有費圖差有費一遇刁抗之鄉必須官往親征則夫價役食勇糧無非取給於此往往費千金而征百金之糧其苦累亦有不堪殫述者卑職之愚以爲錢糧爲國家正供若任令書役浮收尙復成何政體若輕率更變萬一稍形掣肘征收不前尤非慎重錢糧之道擬請寬以期限由卑職彙核總數如與額征有贏無絀然後明定章程予以程限令其自封投櫃小民趨利若鶩但期較前省費或者樂於遵從第事屬煩難實非旦暮所能責效也卑邑詞訟誣控者多睚眦小嫌動以搶擄具控訟連禍結輒自傾家故始以一朝之忿藉訟以

逞威繼則因訟之嫌尋毆以報復終且釀成仇怨持械以殺人考其起釁之根其端甚細勤爲聽斷以息禍機是又有司之責卑職歷任以來均係親自收呈當堂批判初詞不多准理准則立即簽差計道里之程途定限期之久速大約尋常之案限以一句半月此中調處寢和亦卽免其深究誠恐差役延壓則又按限比追誣告則必予重懲假命則尤加嚴創但期面質不假詞察以啟疑似之門但理現呈不准羅織以開株累之漸巡典淹繫人犯則立即嚴提營汛理問民詞則不稍遷就如此清理數月或可訟獄止息盡力耕耘以上六條謹就卑邑情形據實瀆陳

覆本府條陳積弊稟

徐賡陞

前奉憲諭並鈔示督憲札稿一紙飭將札指書差監羈訟棍盜賊催科五項積弊查明或有或無呈候採擇彙核稟覆切勿模糊影響等因奉此仰見督憲求民疾苦抉弊根源大人謙挹公明不耻下問際此正論得伸之日宜無含茹難顯之情惟細繹札文類係廣屬州縣積弊他州外郡或不盡然第其中卑邑有沾染一二而現已滅除者有毫無此習而毋庸查議者謹逐條登覆另備一摺上塞明問請命鴻裁惟思督憲以明通公溥之才有集思廣益之盛芻蕘可獻理固宜於直陳布露所懷言或不以人廢謹就平日見聞所及於五條之內推原致弊之由略陳管蠡之側謹陳憲聽並求裁正而上達焉夫古今無不弊之

政善治弊者不圖救弊之方先探致弊之本不立杜弊之法先求除弊之人蓋探本以塞其源則弊可立絕求人而不任法則弊自徐除今之官州縣者大抵皆科甲軍功捐納三途耳未仕之先吏治皆非素習雖自好者偶閱前人牧令成書略窺門戶然而何者爲切中肯綮何者爲扞格難行何者爲俗見所拘不可覆蹈何者爲出治本務必欲力行胷中固漫無定見也至若律例集解則又卷帙浩繁謂可委諸幕友而不知累朝之大經大法奧義微言固已隱括其內卽州縣之臨民聽訟撫字催科亦無一不詳載其中神而明之刑政皆德禮也馳而背之舉動皆荆棘也夫旣束置不觀卽亦茫乎未解迨經到省困之以羈旅則債累重而廉恥之念消束之以趨逢則揣合工而氣節之念淡一朝捧檄旣內念退步抽身之無所復外虞投閑失職之難堪重以百事紛陳又錢穀兵刑而不一非其所習欲措施剖決而無從於是奉內幕爲指車而賓之愛主重於官之愛民故指陳之言必先趨避而後事功更不問民生之休戚資門丁爲瞽相而恍以危機又復誘以利竇故積習之重必樂因循而沮振作更不願敝政之廓清用是胥吏知官之不明而相率朦混焉差役恃官之不察而公然恣肆焉訟棍劣紳且伺官之短長而要挾詐騙焉盜賊未獲者固無緝捕之方已獲者亦無審辦之實則盜賊安得而不多錢糧之欠在平民小戶者雖錙銖而累及數家欠在士族豪强者雖千百而不敢過問則催糧安得而不絀夫牧令者爲國家除弊之人也

今乃因其人而轉生諸弊此吏治之所以日頹也愚以爲察弊於既往而代爲之謀不如求才以預儲而早爲作養作養者何葆其廉恥氣節之良示以學問肄習之法而已何以言學問肄習也爲政莫大乎體故必通經史以操出治之綱爲政要自有途故必明律例以詳出治之目今使通飭所屬務令研究儒書講讀律令事必躬治牘必親裁素諳者勿假手於人未嫻者宜力學以副而候補人員待次者藉此優閑之日堪資講習之功討論得朋旣勝酒食之徵逐研求實學庶無虛擲之光陰如此數年則仕途必人才輩出然後布之郡邑敷政優優積弊何患不除綱紀何虞不肅此之謂先探致弊之本與先求除弊之人也然論治弊於今日則更有說夫官司之弊固莫大於州縣矣衙門之弊固莫重於州縣之書差矣然在上者不知牧令之難爲而強使除敝作牧令者不知書差之苦狀而強使無弊是猶策瘦蹇而使赴千里乏芻豆而使牧牛羊也故必知其難而拯之卹其苦而蠲之夫而後可以圖更始今公家之用除例得支帑外凡土木頓遞膏秣一切公私不足者無不取諸州縣州縣額俸已入叅罰養廉已入捐攤所賴者惟此平餘陋規爲上下津補之用然而不敷者十居五六有餘者十僅一二故不肖之員雖貪劣四聞而仍少厚蓄自愛之士則銅符一握而卽罹網羅此明證也粵之民風素稱獷悍拒捕毆差負嵎強抗之案無邑無之緣合族聚居鬥命之案所仇皆異姓別村故本村之兇卽不逃亦無人舉發且不甘擬抵也則相

戒以拒拿不甘折屈也則相率以頑抗重大案件其請命大府者原因勢力之不支然候奉批行自上下近則匝月遠則十旬而事變之疊更固已緩莫能及迨奉批到縣亦不過以移營撥兵數語循例責成然營兵之行糧弁目之薪水其費且浮於募勇而且兵民異轄文武分途呼喚不靈調派不服非但不能得力反難禁其騷擾故撥兵雖多要不過飽食以嬉聊資觀聽仍無裨事機也無可如何於是有自行募勇之舉募勇數百辦理兼旬幸而粗完費已盈千累百姑無論已而事後之審擬招詳層遞而上又必削足就履務合於本省成案而後可若一逕直輒格不行倘值罪囚狡健而多資更不難上下勾連顛倒出入故以張清恪之持正藍鹿洲之剛方亦有裁以賍私加以縲紲之事況其他乎彼蹈常習故以粉飾爲彌縫養尊處優以沉壓爲鎮靜者固無恙也此州縣之難也至若書差本皆無祿之人亦有家室之累其供奔走而甘鞭撻者皆以利來以家口待哺之身處本無利祿之地受不齒辱賤之刑而其甘如薺者固明明以弊爲活矣然書胥自供紙筆受役於官每年例申無關緊要之冊結無慮百十起每起通牒大僚必六七份而尋常稿案稟詳不與焉故事繁之區貼寫清書實非百人以上不敷繕寫事簡之處亦必數十人以供鈔胥猶有零星催寫計字貼錢乃副程限者其盤查秋審等冊尤必加送上司衙門房書規費方免駁換否則一字跡之訛一年月之誤則全案駁令另寫矣甚至照鈔之案而忽稱不符已到之文而

忽稱未上刁難之苦稟諸官而官莫如何則惟有遇事納錢以省煩擾矣差則解犯遞文支更護送領給公食萬不能數沿路舟車皆須自備甚至犯已到省並解役而禁入省監必許給重資始能釋出文已遞到守待批迴必賂以例規始得銷照此書差之苦狀也今欲責以辦公憫其苦累捐給則力所不及廢置又勢所不能將如何而後可耶夫弊亦去其太甚耳書吏之經理銀錢有正項餘羨者陋規取舍尙或無妨惟書吏之經理事牘者致送陋規及差役之充規卯費皆剝膏剔髓之錢也必蠲除之毋使藉口詞訟之事應傳人證手足而不假送稿自奪其上下之權應出之票刊板而當堂立填自杜其延擱之弊至簽派差役每案不過二名不虞過少也兩造馴則一傳而必至兩造抗則多差亦不支且一差而得兩緡卽數路費而有餘而民力實不加損若十差而共分五緡則與者已極難受者尙不足理本至庸無難曉也總之書差之弊可作與否其扼要皆在於官有弊可作故皆連袂而來無利可圖自見紛紛而退而又有犯必懲有缺必補半年以往自無多人此制書差之術也監羈之設所不能無然禁命盜罪犯禁賭徒土棍而不輕押兩造之人又輕裝便服不論昏夜白晝不時親查察其疴瘠而詰以有無口糧入以溫言而探其有無凌虐而下情有不達者乎不時親查則自無酷待之弊不押兩造則自少勒索之虞然則訟案之必須候辜限追錢債者奈何曰交差看管而必擇謹厚之差交保領回而必責的當之保而已訟棍魚

肉鄉里顛倒是非固應拏究然訟棍所仰以活者官也蓋訟棍必揣官之性情而逢其喜怒然後其術可售人乃信從故官英察則中以疑似之情待其根究推求而怨家已入株連之內官庸暗則入以張大之說使其旁皇無措而小事亦無剖決之期而且略明例案故罪名一有出入卽撫爲上控之端深悉土風知俗尙在所必爭卽引爲挑唆之柄此大較也讀大學至大畏民志此謂知本間嘗反覆推究而知訟棍之來皆官自召也蓋訟棍亦民也至於志有不畏非官之咎乎故爲牧令者必先量己之長知己之短於所長則不可自恃而任性於所短則不可自欺以欺人然後平其氣以察民情準乎情而考例案一答一杖不出入乎定法則外間無可挾持一證一據不採拾於無稽則虛詐不難立辨此絕訟棍之源也呈詞祇准一告一訴則後來之枝節自不橫生案卷必須存放內衙則後至之訟師自無把握詞據一面則批語不可過嚴案未到堂則體訪徒受欺詐此塞訟棍之流也例辦訟棍必須起出詞稿確有實徵夫訟棍乃奸狡之人豈復肯以明臧確據爲官所持則審出實情亦惟有量加枷責以折挫之彼名敗則技自窮不必定問放流之罪也至若衣冠之族在外則招搖包攬入署則關說人情歸休大僚假旋清要間亦有之何僅舉貢生監哉是在爲州縣者內無戀戀一官之念外無微疵半胥之私據理直言從容謝絕風塵中固多俗吏然亦豈無強項者耶廣屬盜賊之害其原半出於賭徒私梟然有祖孫父子家世其業者亦

有一村之人出外行劫回村後於宗祠之前明賣贓物得財而合姓儀分者又有土豪巨猾富逾萬億而盈千累百發作本錢分給散賊自作米飯主者又有僞置旂箭散給各村插認名曰保護村庄實則一年之中講定規禮密戒夥黨勿犯因而斂財者此等大盜其平日亦與土族酬酢往來其狀貌亦謹厚彬文不類暴客故捕之實難而民間被劫類不報官蓋亦明知官不足以制賊而徒費訟資也甚有士民報盜其詞曰報明立案懇恩免勘免詳云云更可嗤笑蓋呈請立案者恐盜獲而案無可稽致被倖脫而請免勘免詳者蓋恐夫馬之擾與書吏紙筆之需也民之苦盜與民之畏官何至此極哉其弊有二一曰捕盜不知變通一曰審盜多所縱釋也今一案報而令受甲斥矣兩案報而令摘頂戴矣倘將到任一月之內境內盜案悉數報聞則席不暇煖而撤叅隨之矣故官無論智愚皆相率以諱不知盜案一經諱報則文武佯作不知置諸度外其無兵差緝捕可知盜賊又安得不肆今盜風如此固非州縣所能了辦矣若令稍寬例文特飭文武將民間盜案不論據報與否按月彙冊報聞不加斥譴一面令將境內何鄉實爲盜藪巨魁係屬何人黨夥共有多少設法詳查並自揣本管兵役是否可制抑須加撥助拿切實具報必待一邑之盜源來踪去跡多寡強弱何處可以圍拿何處是其歸路瞭如指掌然後竭一二月之經營力圖大舉務使捕則必獲獲必巨魁罪大者立予駢誅餘黨量貸其死收作勇丁責令捕盜仍擇真心悔悟才

智出衆者量充頭目令將別股盜情逐一指明巢穴及何地首盜何人飯主何人設謀定計者何人彙錄成冊密行所在文武以次捕拏如此預定規模實心實力勉而行之但期一二邑得有要領次第數施必能窮盡根株著效於數年之後此捕盜之貴有線索也次則審盜審盜之難倍於尋常詞訟事非親經目覩必不能洞其隱微案無證佐推敲則尤難信諸方寸偏於刑鞠者固虞冤濫之多狃於哀矜者又啟寬縱之禍然冤抑之弊上官得而察之寬縱之弊上官不得而知之而況粵盜之詭詐千態萬狀有設言尋仇與事主互訟掩其盜情者矣有賄通顯貴言諸大吏指爲深知冤誤者矣有營買不肖生監聯名公保以淆惑耳目者矣有串囑閭役播散謠言嘆其枉屈者矣問官又執不辜甯釋之文承審一二堂無所得實施卽縱釋竊見粵東巨盜有屢獲屢釋者矣釋愈多則膽愈熾黨愈衆而勢且至於不制謂非問官加之厲乎此尤在有司熟知其弊有定識定力以維挽之也催科之政古無良法然在他省則分圖設甲平日過戶推收尙不難於清理而粵則戶立一名歷數百年而不易一姓之內互相買賣則從不過割卽田入異姓而買主既不願立戶賣主亦不願割戶輒以甲私收乙田之糧代爲繳納又有貪增田價田賣而糧不賣者又有兩姓互有買賣各不割戶屆納糧之期則互相抵除而找清尾數者又有祭產嘗租儒租學租等項名目分穀則舉族齊來納糧則互相諉卸者當雍正之初前巡撫楊中丞文乾疏中已極言其

弊迄今按之弊有增而無減法愈用而愈窮夫以楊中丞之勵精圖治一代名臣 憲皇帝之燭照無遺

聖謨廣運而又 君臣一德世際隆平考其所陳亦不過曰責令改用的名逐村清理遇有隱匿違抗查出充公而已然至今而踵弊如故可知當日亦並無成效也夫民間田畝典贖買賣月異而歲不同圖差所知的丁要僅得其大概其中逃亡故絕無可根尋者正復不少惟紳耆自行查開其弊難欺其法甚捷特恐紳耆體國念少肥己念多即使自開其糧恐已難免隱匿況復事非切己得無有不肯任怨因而含糊者乎受賄營私因而飛洒者乎如果發覺到官固不難加以懲創但恐互相朦蔽居官者未必能察焉明江陵相國志切救時其經國大謨首舉清丈之法蓋必就田問賦而後欺詐乃窮然今日公家困於財民情積於玩其勢亦萬不能辦也封祠押割之習實傷政體然弊政之興蓋亦有其故矣粵東祖祠祭產其爲田必數十頃其爲糧必數十石當其收租之日人人皆其子孫及其完賦之時人人皆可推諉即有管理公嘗之人類皆一年一更又必多方躲避期改歲而別責他人若姑置之而糧額實占其邑之半若追征之而逃匿又無可捉摸於是力竭計窮始有封祠堂鎖神主之事蓋至辱其祖先然後讀書明禮者方覺心有不安乃糾集合族之人查追納賦此封祠之所由昉也又老戶之下子孫散分其田並未推收過割開明某丁應納若干一經官催其中貧富不齊必累富者代完貧者之錢勢也迨官課已完向其

收償貧者又必多方延欠者亦情也富者訴官伸冤官念其急公而爲之拘追拘追押繳仍不能完於是
有查其田畝派差押割田禾之事此押割之所由昉也今欲破其積習必先示以良圖使我意美法良則
有司亦有天良豈肯踵行故習愚以爲祭產之田必須示以限制限制之法必令一祠之產止許存百畝
爲祭費餘則各按支派悉數均分宗祠之田必令預報田畝所在坵段分明若敢欠糧而積至三年則將
田入官永遠不准另置而民間所謂老戶者必令州縣復過割推收之法各執花戶的名買田而不過割
者查出入官賣田而不推收者查出枷杖然亦非一文告所能改革也尤必 奏明定例徧行曉諭一面
督率州縣罄二三年之精力實在奉行務使詭寄習除推諉弊絕稍有違抗卽量加清丈以澄其源而懲
創之法尤必加嚴然後糧額清而積弊絕矣以上數條明知挂一漏萬無裨高深然春至則羣鳥自鳴雷
震則百蟲皆蟄有相感於不自知者特是政治之大原在風俗風俗之大要在人心我 朝自 聖祖仁
皇帝闡明性理尊道隆儒故北有夏峯南有梨洲西有二曲相與講明儒術濡染閭閻實開二百年來太
平之盛今正學日衰矣咕嗶之儒於邪正之分義利之辨人禽之界概乎未聞故居官者不知分職授任
爲淬厲之時而以食稅衣租爲安嬉之日爲士者不知射利營私爲可恥之事而以機械變詐爲見才之
端則官吏安得有實心士夫安得無敗類世風如此非風俗人心之大可憂乎人必無自私自利之見而

後可以濟艱難士必無欺人欺己之心而後可以化頑懦今日圖治之要可與吏民更始者其必崇廉退以開風氣敦氣節以重儒修乎卑職一介瑣儒未嘗學問既無心得率意放言誠不免坐井觀天自遺妄誕之咎伏惟照察垂教誠焉

縷陳整頓捕務並勒限嚴催稟

朱之榛

竊維教以化民刑以防奸相資爲治不可偏廢自改封建爲郡縣民命所繫胥付諸牧令等而上者不過受成事鈐制而督察之昇平之世百僚舉職下無作姦犯科者有法範之也然則法爲治具違之無以言治明矣臬司行省之執法者也本司顧名思義竊傷刑法漸弛願陳厥狀蘇省幅員跨江南北八府三州一廳風俗各殊強弱異稟徐海之民剽悍好鬥習與性成咸豐之初乘潢池弄兵捻幅諸匪相繼肇亂迄今盜案亦二屬獨多若淮若揚若通則次之若甯若鎮又次之若蘇常松太之俗氣囂質脆鬥狠習盜者寡故各屬明火執杖之案歲不常見若舟行被劫或行竊有強情者則具報不絕今濱海濱湖私梟出沒勾結行劫浸淫日甚而鎮之丹徒溧陽常之宜荆武進幾與淮屬相埒至搶掠婦女則又南北同風該牧令平時不以教化是亟迫盜劫頻仍又怠於緝捕甚者廢格參罰如例載盜案四叅處分原所以警牧令治盜之不力詎至今日百計規避匿不開送者比比矣上年閏五月奉衛撫憲札查卽經許升司轉行已

逾一載杳無一答積習相沿牢不可破本司披檢舊卷推究情僞大抵近來州縣舍催科概若緩圖或遇盜案懸賞購線費實不貲復吝於出捕役等亦遂虛應故事謂盜遠颺無蹤權事人員本視官爲傳舍除暴安良之舉漠然無動於中雖有四叅處分之嚴每屆瓜代以不復回任議結矧又匿而不叅者乎且各屬獲盜定讞之弊如出一轍非云臨時因病卽畏懼不行或云不知強情議者謂有心開脫其實半非此案正盜捕役教供藉以塞責倘按以上盜之罪該犯斷不承認卽獲正盜人情畏死樂生亦必狡供避就冀得逍遙法外羣盜習知同行得財不分首從而辦法有死有不死縱一二心存畏懼知寬政之可邀亦將逞其凶暴僥倖於不死況愍不畏法之徒更何憚而不爲盜哉刑旣不足禁暴此賊盜之所以日滋也該牧令之捕盜旣如彼辦法又如此誠恐毫末勿菱將尋斧柯見微知著理有固然漢陳忠云穿窬不禁則致強盜強盜不止則爲攻盜攻盜成羣必生大姦道咸之間粵匪洪秀全捻匪張樂刑始祇一盜設當時牧民之輩不必上希古人苟如嘉慶中滑縣知縣強忠烈者能廉得其隱先發制之縱餘黨爲患不至橫決故大奸之未萌一令之力足制死命及勢成燎原窮天下力幸而克之天下已被其毒得失難易之不侔真有毫釐千里之判本司豈好作無疾呻吟耶嘗考往年徐海等屬事主因護財物而拒傷致命此猶常情今則都攜洋鎗刀棍入門卽縛事主用火燎炙拷詢蓋藏焚燒房屋層見疊出是乃攻盜之權輿

其往劫也動輒成具羣報則少其數以掩之傷斃事主十常八九事主未傷而不報者又不知凡幾事類養癰隱憂方大何不一察毗連山東之兗沂曹皖北之潁亳壽爲古來羣盜起事之區天下無事則已有事必爲亂階所賴牧令以刑輔教消患未形其所矜全自多正不當姑息貽害也夫愚民犯法奸胥玩法猾吏軌法則國家之法安得不敝以今之勢情不可不察法不可不行欲求治盜莫先飭吏吏不飭則盜不治要惟信賞必罰而已本司學識迂疏乏濟變之才廣籌方略第念治盜無一定之規可泥之迹在視其時而斟酌之漢世才吏若趙廣漢張敞虞詡凡所蒞止盜賊屏息揆其安輯綏靖之術不外寬猛兼濟後之善治盜者爪牙之任耳目之寄悉當其選令行禁止如臂使指境內清肅外匪未由托足雖鄰境驛騷而一方獨治該牧令等有心致治盍酌古證今師其意審其宜會同防營通力合作盜風其稍戢乎本司更有請者爲政之要必曰除暴安良暴莫重於盜賊之爲害譬莠在田不翦則苗不植農夫之長吾稼穡首事耨莠厥義一也伏讀近年內外臣工薦舉牧令之疏罕及治盜論循良之政無所不賅固不必一一指明第魚目之混珠碲砮之類玉要皆似是而非庸吏之默默無爲頗肖循吏之不嚴而治察言觀行初無以辨洎盤錯當前而利鈍始別故能治盜者必具果敢之氣堅貞之節迥非粉飾畏葸者所可蹈襲當茲海上多警散勇徧地教匪之圖不軌又時有之內靖方克外攘則發奸摘伏翦荆鋤芽實爲今日

急務擬請嚴申捕盜課程通飭遵辦該牧令等果能拿獲著名盜首有案必破疏請 逾格褒擢樹之風聲以勵有位我 國家以牧令治盜著聲績若周文忠去今未泯人猶稱之前乎此者若干清端李恭毅均蒙 朝廷不次錄用爲世名臣今該牧令等得沐甄陶自然名重於利爭相滌磨追蹤前哲或因循不革甘心曠溺則請劾不終日俾衆咸知感興警惕則法自行矣至盜案四叅逾限未開送者遵照衛撫憲札飭自光緒三年起迄十一年止共六百三十九案或僅開初二叅或開至三叅而止或印捕開而汛弁未開參差不一若併疎防未曾開送惟銅山宿遷二縣其八年以後未屆四叅而疎防至三叅遲未開報不預也其三年以前約有若干亦應查明補叅亦不預也本司受任卽趣檢卷開送承等心懷觀望託詞案牘山積查開非易致不時送督責月餘纔獲此數歷年旣久案牘旣繁或有遺漏在所不免或未開除亦所不免除抄單分飭各府州確切查復按照單開如有遺漏卽行補入及光緒三年以前各案倘因單中所無遂思抹殺一經查出併治其隱匿之咎或案已議結而單猶開列亦應據實聲請剔除凡此數年之中各府州縣遷移更替強半已非承緝之員間有久任未去者均不得稍事迴護應請勒限三月趕緊分別澈查將應叅文武職名補送惟四叅處分定例綦嚴而積壓之已查出者計六百三十九起之多同時補叅恐干部詰因而不亟清理則日積月深伊於胡底擬請附片陳奏寬其遲延之責策其振作之功

情法兼盡該牧令等亦無從藉口倘敢仍前玩泄不將應叅職名依限開送再行詳請嚴叅以肅功令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二十二目錄

吏政七 吏胥

胥吏論一

魯一同

胥吏論二

魯一同

胥吏論三

魯一同

胥吏論四

魯一同

胥吏論五

魯一同

省則例議

馮桂芬

易吏胥議

馮桂芬

致鄂垣司道言差役

胡林翼

請懲治貪殘吏胥疏

游百川

敬陳清苑蠹役需索之害疏

田翰墀

請飭嚴禁書差肆擾疏

譚承祖

糸世系系



一

糸世系系

糸世系系

糸世系系

糸世系系

糸世系系

糸世系系

糸世系系

糸世系系

糸世系系

糸世系系

糸世系系

糸世系系

糸世系系

糸世系系

糸世系系

糸世系系

糸世系系

糸世系系

糸世系系

糸世系系

糸世系系

糸世系系

糸世系系

糸世系系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二十二

上海葛士濬子源輯

吏政七 吏胥

胥吏論一

魯一同

天下之斷然自棄於惡又不能不用用之則卒有害必無善者在內爲宦官在外爲胥吏當宦官之橫也舉天下士大夫嘗相與疾首痛憾環顧而無策而我國家二百年來弭首帖耳周旋宮掖外廷寂然不知誰何者誠御之得其道也今天下之於胥吏蓋亦疾首痛憾環顧而無策矣果不可制乎抑御之者非乎今之制胥吏者曰嚴刑以威之額數以裁之二端而已人果愛髮膚顧恥辱必不爲胥吏胥吏之不畏刑明矣而胥吏必不可飢何也法密也法密官不能盡知必問之吏吏安得不橫法安得不枉乎法密何也事多法不得不密也事多何也官多也官少事逾多乎天下之患蓋在治事之官少治官之官多州縣長吏丞簿尉治事之官也州縣以上皆治官之官也天下事無毫髮不起於州縣若府若道若布政按察使若巡撫若總督其所治者卽州縣之事也州縣者旣治事而上之府矣不足信信道又不足信信布政按察又不足信信總督巡撫又不能一信也而兩制之自府道以上益尊且貴事不足分州縣之毫髮爲

州縣者必以公文書徧達之不合則遽委而仍屬之州縣故一縣之事得府道數倍得布政按察又數倍得巡撫總督又數倍縣令一身兩手非有奇才異能而常身任數十倍之事勢必不給不給不已胥吏乃始攘臂縱橫而出乎其間自州縣以上莫不有胥吏凡文書皆胥吏治之胥吏受之非胥悍而官不勤也吏治而吏受州縣之事已勞而不可理矣故官多者非事之利也胥吏之利也自知府以上少其治官之官自州縣以下多其治事之官治官之官少則事少治事之官多則事皆自治彼胥吏者能攘臂而奪之哉如此則胥吏必大衰少而事得理矣

胥吏論二

魯一同

所謂少其治官之官者何也曰重府之權以統州縣而去道與按察使布政得詳察所屬專達於天子其鹽漕軍政興革之大者設總督若巡撫一人主之而地方之事不得撓布政使之權布政使者亦不得越府而苛責州縣則州縣之事減夫總督巡撫之並設以爲相制乎以爲大省事殷而分任之乎其人果才且能一人足以治天下其人果不才兩人一心也又何足以制夫巡撫之與總督弟之與兄也匹夫小家兄若弟交治之其家必敝權疑地逼雖皆君子有意見焉況乎其不然也故宜並去道與按察不已甚乎曰以其事屬之府以其權歸之布政使布政使不已劇乎曰州若縣治之府統之布政使總其成何病於

劇昔漢之盛太守上有刺史以六百石而刺二千石近於小加大今若仿州牧之法赫然伸其方伯之權府有不稱職若不法者升若降者皆主之其有疑訟大獄府所不能決然後上之小者勿聽爲錢糧爲國利所儲納之勿改知府不已重乎曰今天下之敝蓋在於知府擁其虛名以容與於屬吏上官之間其實無所能爲法令之不行吏治之不古若此之由也知府者親民之首也誠重知府之權以制所屬長吏又其統轄不甚遼闊耳目易周情僞易悉賞罰與奪朝發而暮至門鑰未峻百姓愚民呼號而易達佐貳丞尉詳察而周知苟得其人委以數百里之地卽事必舉又有大吏鎮撫其上以專達於部如此府之去部一階之間耳天子一旦下詔書訪問賢否瞭然立見無有扞格之苦合於古重二千石之意於法誠便而制得其宜也

胥吏論三

魯一同

治官之官少則州縣不擾於無益之事得厲精以當吾胥吏矣然而胥吏猶未可遽減者何也官不親事事不在官也今自縣令以下若丞若簿若尉者事何事乎催科問胥吏刑獄問胥吏盜賊問胥吏今且倉監驛遞皆問胥吏矣彼丞若簿尉之權乃不如一橫吏爲州縣者甯以其權與吏不與丞簿尉其意以爲丞簿尉易掣吾肘而胥吏惟吾欲爲丞簿尉者亦自視不胥吏之若平居相爲首尾仰面取意旨飲食驩

呼兄事而弟畜者比比也百里之地知府一人耳目精神紛擾倥偬獨坐窮山與羣狐爲伍莫若求二三兄弟黽勉而共事庶有濟乎且法令刑名錢穀盜賊之大者民辭之重者佐貳不得一問意將以一州縣之權不知反散其權於千百虎狼之手爲今之計莫若州縣之中量增佐貳二三人少分以權左提右挈而長吏董其成其州縣胥吏佐貳得以指揮驅使有不自尊重與交通者立與鐫奪胥吏事佐貳如長官呵責鞭笞惟所欲爲上下清肅門戶洞達官皆親事事皆親官彼州縣者上無上官駁責審覆之煩下有丞尉戮力同心之助文牘少衰綜覈有餘然後胥吏之數可得而減也成周之時閭胥比長鄼長里宰以及掌囚司隸之屬皆中下士爲之舉非吏也計周官一書吏之數不能十今且千百至於無算焉豈不謬哉或曰丞尉果必賢乎曰丞尉未必賢要爲賢於胥吏胥吏易辱而無恥丞尉故官也愛名求進之心視胥吏爲重奈何此之不爲而彼之久行誠使一縣之中長吏以下常有十餘人親民聽訟偵盜刺姦長令可以暇晷勸農興學雍容而有餘彼胥吏者留今日三分之一制爲定額足以集事如此則有宋以來七八百年積弊紕政一旦更易根株絕矣

胥吏論四

魯一同

有官則有吏不能相離也多設丞簿尉吏不逾多乎丞之吏令之吏一問耳曰不然吏非能害人也必假

官以害人官尊則吏橫官卑則吏弱以今言之州縣之吏病民而止爾司道之吏能病官督撫之吏病大吏去其大病則小病易治今夫人讀書取科名親受天子之簡擢冢宰之銓選寄以百里寵之章服乃與上官之奴隸分庭而抗禮此誠士大夫所悲憤而庸吏所以苟且而無恥也彼爲州若縣者豈不知此之爲辱而爲大吏者曷嘗不申飭而約束之哉然而不能者吏假官之尊雖疆令無如何也今使督撫不制州縣而委重於布政使布政使又不越府而苛責焉府之權重則上足以抗司之吏州縣去府近必無畏其胥吏之理且夫州縣之吏與督撫司道之吏其勢必相爲首尾交通固結姻婭而往來故裁道與按察而減督撫之權者非徒省官而少事也所以掘發豪胥橫吏之巢穴使州縣之吏舉皆失其所恃而後可以獨斷而有爲然則誠去督撫司道之吏雖州縣小醜吾已不畏之況乎佐貳之徒隸耶彼丞尉者其官甚卑其所用吏役不過鄉里愚民欲少而易滿才猥而易制丞得制之尉得制之縣令得制之府得生殺之其能爲患者亦鮮矣十丞尉吏不當州縣一十州縣吏不當司道一尊卑之勢然也天下莫患乎以至輕之人而寄以至重之權朝咎暮辱頤指而氣使其人固已輕矣而其權乃能操縱闔闢一縣之事故作奸易而畏罪難今旣設爲州縣佐貳胥吏多寡之定額而其待之之方不妨稍存寬大無輕咎責重其顏面其有不道不法罔上作奸赫然告之太守請於方伯殺一二人以殉其餘則內外肅矣

胥吏論五

魯一同

或曰去道與按察使並督撫而以權與府州縣爲減胥吏則得矣如此則州縣專行自恣法令必頗冤民必多應之曰民之所以多冤者州縣冤之乎爲大吏冤之乎必曰州縣民冤於州若縣則往訴之府府仍飭縣則往訴之道司若道若司仍飭府則往訴之督撫督撫仍飭道若司轉飭之府府乃親提而鞠訊之其審判必與縣斷略相等民於是不得已控之部部飭督撫督撫者不得已使省會州縣雜治之地方州縣又先往爲之地曲徇鍛鍊何所不有民冤之獲伸者蓋百而一二而當事之身家局外之株連證驗之旁逮奔走道路經年累月干冒寒暑死喪相繼財殫身冤痛入心髓故能冤民亦能不冤民者州縣也不能冤民亦不能雪民冤者督撫也一案下司動費千數轉相研駁毫髮皆病賄賂一到纖悉胥合徒傷吾民之肌膚而傾州縣之囊橐囊橐一盡又將剝民其大奸巨賊州縣畏到司之費匿不成案不在此數何取上司之纍纍名爲詳慎實漏吞舟且州縣冤民與否本心自然必非大吏所能檢制太守耳目最近喘息必聞苟畏上司莫此爲甚今不責之府而責之司道何以天下之府皆不肖而司道皆賢此愚所謂舛者也誠能使一廉平公正之方伯正身率屬府必得其人府得其人州縣莫敢爲奸天下不過須數十輩聖天子詳察於侍從公卿之間親擇其可信風裁素著寬重有體者付以一面之事久任而責其成功

其視督撫司道叢治一方者功相邁也嗟乎上寄其地方於方伯下寄其民於州縣以知府轉輸其間親民之官多治官之官少胥吏之數減長吏之權伸彼州縣者以趨承上司之力治吾民以申詳反覆之精明治吾吏必將公務修舉耳目清明文法簡易然後議久任之法復代耕之制使民庶烝烝三代之法不難再見豈徒漢文景唐貞觀之間云爾哉

省則例議

馮桂芬

談者謂今天下有大弊三吏也例也利也任吏挾例以牟利而天下大亂於乎盡之矣夫例何以設曰爲治天下也例之大綱尙不失治天下宗旨至於條目愈勘愈細其始若離若合其繼風馬牛不相及其終則鄭聲譖語不知所云遂於宗旨大相背謬偶一道破無不啞然失笑者試以吏部言之丁憂服闋稽覈月日是也命官親供之不信乃憑之里鄰之結本官身至之不信仍待之置驛之文

劉文清服闋到京命署缺部以原籍文

未到駁之特旨準署近年驛授選人外官赴選更用本籍驗看以服闋文不到扣選者不知凡幾外官赴選更用本籍驗看之條服闋者亦然其理安在

猶是人也三年中非驟能衰老若謂哀毀滅性舉動改常設有其人曾閱之流也方將旌之以風厲天下

而驗看何爲者如有甄別豈非冤抑既無甄別曷取具文

旗員道府服闋引分別內外用之例同

見蒙則以爲以禮去官正

宜優加體卹實缺勿開缺候補勿扣資服闋赴官自遞親供卽任事如常惟逾限期年不至者開缺扣資

其餘繁文一切可刪又如親老告近是也顧親年六十五以上準告近則年六十四之親不向隅乎家無次丁準告近則有次丁而或篤疾或遠出或不慧雖有如無者不向隅乎而且迎養在寓有別迎親送親假有別告養告近而服闋者有別剖晰可謂精矣而於人情動多窒礙惟有一切以欺應之始可無事設有老病之親而年歲不合例又不得無疾稱疾至誠無僞者處此計無所出將齋咨涕洟以赴官邪方寸已亂曠官瘞職曾何益於國家也然則非以防其欺乃以導其欺也不特導其欺且以逼其欺也其於治天下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惟於胥吏則爲大利之所在而例固非吏爲之也朝廷爲之也朝廷亦

何德於吏而必爲之濬利源哉偶舉二事他事可知他部可知大凡治病者必採其病根而除之而後病

可已吏之病根安在在例案太繁而已若是者非一編管一秉杆拉雜摧燒之則天下不治宜簡詣胥吏

事大小員數人紬繹會典則例等書摭存其要名之曰簡明則例

凡則例等書關涉銀錢者尤如牛毛繭絲令人不可猝瞭此皆舞弊之經傳也

每部不得逾二十萬言舊冊存之舊例舊案無論遠近一切燬之以新例頒發大小官員惟徧戒自今非新例不得援引小事兩可者卿貳督撫以理斷之傳曰用人勿疑卿貳督撫大官而必束之以例案且束之以無一定之例案是疑大臣而轉信吏也慎孰甚焉至咨移詳札實敘處無可簡略其首尾複述套語皆刪之竝頒一成式無論上下行文書呈狀紙長闊若干寸格長闊若干寸葉若干行行若干字皆一之

令可裝爲一帙照例知照事月一報一類爲一冊按行續寫文從極簡以不能損一字爲準連葉用騎縫印板心署年月日又各署皆創一公事表仿諸史表式別類分門事經月緯如目錄然使易於稽考亦一便也夫二十萬言不過兩帙縱中材暮齒不習吏事亦能通曉凡戶工二部紀銀錢之書皆胥吏舞弊之書也卽如蘇松重賦數倍於他郡二三十倍於他省未嘗不載於賦役全書而賦役全書具在驟閱之但見款項之繁多名目之猥瑣分合雜糅之離奇非老於此事者無從得其每畝徵稅之數尙書侍郎起家文史不習會計雖遍閱全書亦不能知其數倍二三十倍者安在此何理耶必宜改定體例但著某縣田若干畝一畝之稅米若干銀若干以大目通曉爲主他可類推卽用吏吏已無權況可不用今日之吏也如後議

易吏胥議

馮桂芬

後世流品莫賤於吏至今日而等於奴隸矣後世權勢又莫貴於吏至今日而駕於公卿矣卽府元龜唐元和中敕曾任州府小吏不得申送進士與虧禮教被科罰皆謂之不入清流明太祖實錄吏胥心術已壞不許應試吏之賤舊矣至近日江蘇州縣漕書閹人更迭爲之衣冠不與齒其賤也如彼而蠶權之盛則又莫盛於今日州縣曰可吏曰不可斯不可矣猶其小者也卿貳督撫曰可吏部曰不可斯不可矣猶

其小者也天子曰可吏部曰不可其不可者亦半焉於是乎其權遂出於宰相大臣之上其貴也又如此夫所謂可不可者部費之到不到也漢書云所欲生則與生比所欲死則與死比專指廷尉言今則轉於吏戶兵工四部爲甚無他利之所在耳每部不下千人其渠數十人車馬宮室衣服妻妾之奉埒於王侯內外交結隱語郵書往來旁午輦金暮夜蹤跡詭秘莫能得其贓私都數嘗與一紹興人擬議吏部四司歲約三百萬兵部官少而費更鉅戶部有鹽漕工部有河工計四部歲不下千萬外省大小衙門人數尤衆婪贓更多更不啻千萬究銀所從來 國家之帑藏居其三吾民之脂膏居其七今天下之亂誰爲之亦官與吏耳而吏視官爲甚顧氏炎武謂之養百萬虎狼於民間者是也虎狼何知但知搏噬噬民不已繼以噬 國無足怪獨怪 國家之必養此虎狼何居正名定罪非盡殺不可然非一殺之而卽已也殺一虎狼復養一虎狼其噬人自若是今之吏之不可復用也明矣攷周禮太宰陳其殷置其輔鄭註殷衆也謂衆士也輔府史庶人在官者夫輔非賤簡之名又與士同列知古不以吏爲賤役漢武帝時卒史皆用通一藝以上者唐高宗詔諸司令史考滿者令試一經吏宜通經古之道也元時小吏可致宰執臺諫明亦有吏員累官卿貳者況鍾爲郡尤有賢名中葉以後始賤吏不用非初制也錢氏大昕曰元時士人皆樂爲吏而吏亦知自重自士大夫之於吏以奴隸使之盜賊待之而吏遂無所用旨哉斯言今日之用

吏殆以國計民生全付之奴隸盜賊也可乎哉既不能不用之卽宜有以尊之惟今日吏之賤中於人心驟尊之清流猶不就也竊以爲既如前議改例之後案牘減大半外官可并其事於幕而名之曰幕職略仿唐制與以入仕之途不得以游閒之人爲之由郡縣學山長擇諸生中有才有行而文學中平歷三試不中式者送郡縣充選兼準應試九年無過敘丞簿官候選始脫試籍丞倅佐貳等官於郡縣分聘一人大吏及部院皆由郡縣擇其尤上之今制惟軍機處不設吏以章京治文書蘇拉僅供奔走之役故流弊較少亦部院可以幕職代書吏之證也此幕職一途與科目薦舉二途並用惟不得入翰林及爲大學士稍示區別其餘遷擢無稍軒輊又薦舉可不由諸生而幕職不得不由諸生著爲令如此則人知自重舞文黷貨之風庶幾少衰息乎

致鄂垣司道言差役

胡林翼

林翼泛舟黃州讀小宛之五章疑傳箋釋義蓋未盡也傳曰交交小貌應釋爲羣飛貌箋曰竊脂無肉食粟失其性不能自活亦未盡當也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喻今日之差胥周圍民居所在啄食之人也交交喻羣黨之義竊脂喻貪賂之狀哀我填寡宜岸宜獄詩人自知孤弱無可訴而以岸獄爲宜其忠厚悱惻哀而不怨亦可傷矣呼長上而冤不可伸卽卜之鬼神亦無善兆詩旨尤爲沈痛管見所及錄呈鑒正或

亦瞽賦朦誦之一得乎夫經在致用政貴安民乞函勉各府州縣以時省覽而垂戒焉書差貪虐之風庶幾少斂百姓受賜無窮矣

請懲治貪殘吏胥疏

游百川

臣竊惟患莫大於營私弊先去其太甚 國家建官立政額設府史胥徒藉資辦公不過取其執簿書供奔走而已乃自若輩盤踞把持遂成積重難返之勢論者謂天下大權歸於胥吏此誠沈痼之疾不能遽除而實不可不除者也夫自京畿以及各直省有不營私之官而鮮有不營私之吏大抵上司衙門之胥吏有病於官庶司衙門之胥吏有害於民其工於取利也率多曖昧不明其敢於逞奸也實爲悉數難盡卽如吏部職司銓選仕路之所賴以清也然聞外省每有缺出書吏卽懸以餌人或多引例案以遂其招搖或暗致信函以行其嚇詐保舉之或准或駁處分之可重可輕旣已軒輊在心無難上下其手吏部如此其他可以類推蓋成案旣多援引各異書吏先深入其中以操縱之司員始泛從其外而糾察之已屬不及之勢而況有縱之者乎此在京各衙門胥吏舞弊之大概情形也而外省胥吏之害更有不可勝言者州縣爲親民之官所用吏胥本有定額乃或貼寫或掛名大邑每至二三千人次者六七百人至少亦不下三四百人夫此數千百人者政之蠹民之蠹賊也百姓含冤呈訴其待長官理申不啻赤子之依父

母而吏胥乃從而凌侮之剝削之逼勒之顛倒撥弄率以財之有無多寡爲事之曲直是非總之吏胥視民如魚肉民畏吏胥如虎狼然民且甘受搏噬而不敢告發者當前因投鼠而生忌既恐其力有不敵日後或假虎以逞威又恐其心有不甘也臣每恭讀 朝廷恩詔必曰毋任吏胥舞弊不得假手吏胥 誥誠至嚴切矣第恐有司奉行不力以吏之給使令也而恃爲爪牙以吏之工趨承也而引爲腹心以失察吏胥有關於己之考成也而且巧爲彌縫曲爲袒護不曰吏胥狡猾而曰民俗刁頑何其不仁之甚也臣愚以爲今日者甫離兵燹之禍民幸有其身家若再遭吏胥之傷何以完其生聚相應請 旨諭令中外大臣嚴飭所屬振刷精神破除弊竇一應文案悉心稽查定限清釐吏之名數過多者務加裁汰吏之情弊既露者卽行痛懲開人告發之端毋蹈徇庇之習蓋害政者吏也而足以治吏者官也官誠得人吏自斂跡至於家丁之串通書役紳衿之包攬訟詞並 飭地方官概行屏除毋或寬縱庶妨政之弊漸去而民困可稍紓矣

敬陳清苑蠹役需索之害疏

田翰墀

州縣詞訟之案往往爲蠹役需索之資直省皆然而保定府屬之清苑等縣爲尤甚臣籍隸直隸見聞較確謹就清苑需索之弊臚列四害爲我 皇上敬陳之一曰買票查州縣出票傳案按衙役名冊輪流

遞派此定例也今則民詞甫遞該役擇原告之殷實者賄囑門丁夤緣買票以網其利門丁貪其賄即將該役違例擅派該役遂明目張胆公然以買票自居其取償於小民有倍蓰什伯而無厭者是以詞訟爲利藪也其害一 一曰車錢向來衙役下鄉傳案向被告者索費謂之鞋錢近來妄自尊大改乘高車氣勢炎炎兇橫已極小民畏差人如虎狼不敢不厚給車錢冀其稍從寬假比驛站之供應長官尤有甚焉者其害二 一曰差帳兩造傳齊未經過堂先講使費名爲差帳差帳不滿其欲欲見官而不能欲回家而不准多方留難甚且有經旬累月守候而不獲過堂者小民忍氣吞聲不得不如願以償是過堂之權官不得而操而衙役操之也其害三 一曰和息錢小民控告到官或自遞罷詞不願涉訟或經人調處兩家和好公同遞呈謂之和息賢有司愛民如子遇有面遞和息者無不立予開釋本無所謂和息錢也自不肖州縣一味調濟門丁不准當堂面遞和息間或攔輿哀求輒將和息呈擲之於地而門丁之權從此愈重和息之費則必取盈兩造畏其拖累有破產傾家而求其息事者其害四以上各條實係向來清苑蠹役之惡習肆行無忌魚肉鄉民雖需索不盡於此此則需索之尤甚者而爲民牧者方且形同聾瞶置若罔聞率獸食人此臣所目擊心傷者也一縣如此一省可知應請 飭下直隸督臣嚴飭清苑暨各州縣嗣後遇有票傳詞訟之案務須按冊輪流派役查照村庄距城里數明立限期屆期卽行開單過堂

勿令差役延擱需索違者責革其尋常和息一經攔輿呈遞卽於當堂允准勿許門丁把持刁難一切買票車錢差帳和息錢概行禁止如查有前項情弊將州縣立予嚴叅或被入告發及風聞叅劾並將該管上司嚴議庶蠹役知所斂跡而民害可以稍除矣

請 飭嚴禁書差肆擾疏

譚承祖

竊維安民之道必先除害今天下之害民者莫甚於州縣之書吏差役其貪毒之性酷於虎狼其狡詐之情黠於狐鼠假威倚勢變幻無窮專務害民不遺餘力而其害民尤甚者莫如設鄉徵以圖厚斂借傳案以搆飛鄰任意追求無端嫁禍窮兇極惡其害實深凡州縣徵收錢漕地丁均應該戶自封投櫃完納然必有經手書差遂往往從中作弊或肆行包攬而藉以侵吞或先爲墊完而取償數倍甚或已經蠲免而俟經年以後仍復帶催或旣已緩徵而俟輸納將齊始行告示弊端百出已極難防乃近時如江西之吉安贛州建昌等府屬當徵收之時則書吏將糧票裁去令其子弟及其親友等攜票帶領圖差分赴各鄉設立公所催徵錢糧彙齊解縣謂之鄉徵於各戶應完之數每斗每升加錢若干文每戶票錢每張索錢若干文易知單每張索錢若干文其鄉民之家資稍厚者雖所應納錢糧概已完清而本姓或本村有欠糧者便勒令包完必得重賂乃免否則誣以把持扭送管押又於其間因事嚇詐魚肉鄉愚情弊多端不

堪枚舉至於詞訟案件書差奉票傳人輒向兩造需索差錢多者至數十百千文若有命案前往相驗書吏役總差役等動卽百數十人蜂擁而來責令預備飯食供應夫馬器用食物恣意掠取又勒索檢驗經費往往至數百千文又借傳訊鄰証之名擾及同村居民以邀厚賄若有殷實之家但在數里內者必百計株連指爲鄰右名曰飛鄰而因以恣其訛索苟非有以滿其欲而給其求則誣賴多方濫行拖累以傾其家今之民困極矣尙能堪此擾害乎凡此皆書差之弊恐不獨江西爲然若不認真禁止予以嚴懲將積蠹無由除卽地方無由靖可否請 旨飭下江西撫臣及各省督撫查禁懲辦以安民生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二十三目錄

吏政八

幕友

幕友說

陳必甯

幕學說

宗稷辰

擬策七

以刑名錢穀補縣屬

楊象濟

致左季高

胡林翼

請查禁謀薦幕友片

何桂芳

請飭嚴禁查拏片

何桂芳

覆督署某幕書

徐廣陞

糸世三糸糸

[illegible]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二十三

上海葛士濬子源輯

吏政八

幕友

幕友說

陳必甯

入幕之賓自古有之所以補裨政術匡救闕失其次亦以子墨客卿司飛書馳檄之任皆以佐治也然古人學古以入官通經以致用不但洞悉治術以期好惡之洽於民心卽六曹庶務皆宜諳練而刑法爲尤要故昔之官人法身年之外兼取書判後代試士法制藝之外亦用表判書表所以觀其文理判所以驗其聽斷也今時則不然揣摩入彀惟在八股試律亦且不必兼工烏論治術八股求之時墨先正且不及涉獵何論經史洎夫弋獲以登仕途則錢穀刑名一切資之幕友主人惟坐嘯畫諾而已然而幕友中未嘗無學識之士也其稱名幕者大抵天資高讀書多洞悉時務而又能立品不可輕屈非隆禮厚幣不能致故業此者常挾其具以驕人然其具猶可挾也及其敝也子弟不能讀父書學徒不能繼師業人以其出自匠門而又得有力者爲之推轂其具無可驕而驕自在也迨館穀旣豐飽煖生欲妻妾之奉宮室之美往往軼官而上之官有黜陟幕無黜陟官有賠攤幕無賠攤故官多絀而幕多贏也然則幕之可爲不

甚於官乎曰非然也張子不云乎富貴福澤所以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憂戚非憂貧傷賤之謂謂憂勤惕厲動心忍性增益所不能以任世事也豈有持尺一之本墨守死法以畢乃事巧者工爲避就狂者妄操生殺玩視生民愚弄居停而欲以是康其身養育其子孫有是禮乎其早擁厚貲不旋踵而困饑寒者比比然也然則幕之不可爲不甚於官乎曰非然也幕與官一也能學古通經以端其始持盈保泰以善其終官可世幕亦可世也若其未嘗從事詩書授受摘鈔律本以爲遵守不復更事推求又復性耽飲食宴樂其於民事以隙治之而已若是者則未見其可爲也

幕學說

宗稷辰

故人吳實之有子以增及余門可以爲庠校弟子而廩令司舞以貧遊北平習名法家三年能佐郡邑治矣因來乞言誠之曰古聖賢之爲治也尙有師友與處至七國而天下之士賢者言王才者稱霸賓客多預國事漢代多以廉孝茂異爲掾史唐宋遂徵辟名士爲參佐謂之幕僚雖登高第者亦爲之勝國初重科目而輕首領官非謫辱不肯屈就于是幕僚卑罕有人才而帷幄中各延通儒達彥至於今不改百年以前類多引經斷獄據理原情其文案典雅可誦乾隆中尙有其人自抑揚之詞有禁而入幕者不必言學矣然亦思佐治者天之民所操者天之法所以生殺之者天之理理曷以當法曷以平民曷以服非學

大人之道者不能與生勉之其可廢學乎哉其可舍學而徇俗習乎哉

擬策七以刑名錢穀補縣令

楊象濟

今縣令之難爲者以一縣之大盜賊水火錢糧獄兵刑差役應供迎送之繁責之一人則事之不舉者必多是所值使然非人材之拙於古也攷之前代郡縣皆得自辟所屬丞贊治而掌農田水利主簿掌簿書尉督盜賊故令不大勞惟主其教化風俗之端而已今令與其屬不相往來則不得不增多其吏其所與爲腹心者獨有幕賓於是有所謂刑名錢穀之目夫令以千里遠來之人民情風土非所素習而寄其權於幕賓之手宜其事之不治其縣佐既無所事則不復講求其責則相率爲不肖之行昔宋時以進士及第者補尉令至士人耻爲蓋朝廷不復以其官爲意也久矣今欲令民事之理莫若使縣令各還其權於所屬欲其不曠職莫若用久任之幕賓爲之皆用本縣人年久有績者得加秩爲令則吏不能欺民間之事纖屑必知而令亦有餘力矣蓋今於刑名錢穀二賓歲饋必得二千金官之養廉不過此數其他日用不在此內是以令不能無貧而今亦人人不欲爲令且獄訟之失幕賓例不同坐若分以責任使之効力彼既爲本地之人則必休戚相關不敢爲暴虐奸邪之事何則人各有私心而親其子孫所與共之人也西漢時亭長嗇夫三老游徼皆本地人爲之故漢亡不在下亂由吾之說封建雖不可復其亦致理之

善術乎

致左季高

胡林翼

聞勞神案牘宜延一精曉例案之刑名幕專管咨題文案而自司例外奏摺及例案外之文批則精力有餘智慧更大謀畫更鎮定而有餘刑名法律秦漢已然卽蕭曹名將相亦以文無害見長絳侯將百萬兵而不能爲獄吏牘背自古如此何況今日大抵天下亂則法密法密則吏操其權而必亂天下治則法疎法疎則人易守法而必治無如胥吏之天下不可挽惟在司事者神明於規矩之中爾目今辦事必須知今知古知今者可與言蕭曹之規隨知古者可與言房杜之謀斷先生可謀可斷而法律太繁則恐精力或有不及 大清律易遵而例難盡悉刑律易悉而吏部處分律難盡悉此不過專爲書吏生財耳於實政無絲毫之益夫疆吏殫竭血誠以辦事而部吏得持其短長豈不令英雄短氣乎

請查禁謀薦幕友片

何桂芳

各省州縣到任院司幕友必薦其門生故舊代辦刑名錢穀該州縣不問其人例案精熟與否情願厚出束修延請入幕祇因上下通聲氣申文免駁詰起見而合省幕友從此結黨營私把持公事弊端百出不可枚舉近來各省習氣大率如此不獨上年左宗棠所查江西劣幕高隆譙一人爲然也應請 諭飭各

省督撫嚴行查禁認真整頓如院司幕友有薦引徒黨徧充各州縣幕友者立即驅逐回籍不准在該省逗留並將有意謀請之該州縣懲處庶可挽澆風而清吏治謹附片具陳

請 飭嚴禁查拿片

何桂芳

刑部辦理各省案件全憑解部招冊核議臣風聞各直省州縣辦案凡係犯人原供其中有情節可駁者必經刑名幕友刪改妥協始行錄冊送部是以解部供招多有不實不盡部中憑冊定擬竊恐枉殺無辜在所難究請 旨飭下各督撫督同臬司嚴密查察如州縣幕中有刪改犯供一字者立即拿問從重治罪並將該州縣嚴行叅辦庶各犯真情可全行上達而部中議罪自不至失平矣

覆督署某幕書

徐廣陞

賡陞半刺浮沉十年潦倒抑荷振帥特識風塵之外拔置首善之區知遇之恩非同常格故奉檄以後戰兢慌惕惟恐身名稍玷上辱國士之知當此勵精圖治之時尤當以易俗移風爲酬知之地不能以依草附木爲固寵之求也明矣乃奉檄之始先生兩函推薦門人昔之婉辭以謝者非畏先生也蓋善全先生也乃先生屢請不已始則中以投鼠之忌繼則臨以權使之尊終且以順手二字爲虛聲之恫喝先生亦知振帥爲何如人乎如果坐嘯是間甘受先生之蔽則某亦何敢不懼若剛毅明決自有權衡則先生又

安能使某必不順手耶且先生爲振帥之友更當以振帥之心爲心振帥下車之時卽巖檄有司毋得濫收家人幕友則居其幕下尤當謹受約束爲風氣先乃振帥則禁之而先生則違之又何以使振帥昭大信示同官乎法行自近卽振帥終不負先生先生不得謂不負振帥也况幕友之道貴席珍以待聘不自售以炫人錢子芳聲名如何姑不具論卽此百計夤緣萬端要挾其品何在其學可知不圖先生之門而有此高足弟子也某與先生一面之交耳署中延友何煩代籌卽事多而棘手叢脞堪虞大吏旣能用之大吏自能罷之某尙不自慮而先生轉爲慮耶先生之言曰如此則順手錢縣丞之言曰宜平心細思窺先生與錢丞之意不過以某患得失耳殊不知士各有志利祿足以動小人而不能惑君子無論失之不足憾卽先生萋菲之使不得安其位吹求之使不能免其罪某固甘之雖殞首殺身亦惟命然恐先生未必能操縱自如也願先生熟思鄙人之言善體振帥之意毋恃勢以脅下吏無樹黨以植私人則先生之聞望當與振帥之勳名蔚然並美矣



DS
754
K8
v.2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二十四目錄

戶政一 理財上

籌國用議

務本論自敘

務本論聲辨篇第一

務本論聲辨篇第二

務本論聲辨篇第三

務本論聲辨篇第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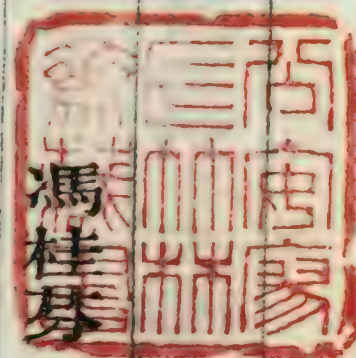
務本論聲辨篇第五

務本論聲辨篇第六

務本論聲辨篇第七

務本論聲辨篇第八

務本論聲辨篇第九



徐 鼐

徐 鼐

徐 鼐

徐 鼐

徐 鼐

徐 鼐

徐 鼐

徐 鼐

徐 鼐

徐 鼐

覆奏部議陝甘捐輸經費再行詳核疏

林則徐

瀝陳湖南籌餉情形疏

駱秉章

與陳秋門給諫論軍餉

胡林翼

督辦粵釐疏

曾國藩

請停東征局疏

曾國藩

造報軍需款目疏

曾國藩

奏撥二成洋稅疏

曾國藩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二十四

上海葛士濬子源輯

戶政一 理財上

籌國用議

馮桂芬

古不以銀爲幣唐時用銀不過蠻市明初用鈔用錢禁用銀中葉後銀始通行顧氏炎武著論用錢廢銀意在復古余往時見銀價日貴農田出穀而國課徵銀準折消耗民不聊生未嘗不以顧氏之論爲善乃自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變從此以銀爲幣之勢已定雖五帝三王復起不能改也已蓋今以合地球九萬里爲一大天下中國僅十有五分之一耳其十有四用銀而其一不用銀猶之十有七省用銀而一省不用銀行乎不行乎曩嘗謂市易之事貴徵賤賤徵貴勢之所趨有莫適爲主而一成不可變者卽如鈔幣一法雖以天子之命不行斯不行耳嚴刑峻法曾不足動其毫末徵諸古而皆然驗之今而益信且夫鈔亦幸而不可行耳若其可行則銀且盡爲諸夷所有一旦有事鈔幣無從支銀百萬資財俄頃片楮而銀之重中於人心權勢遂盡移於有銀之諸夷幾何不爲閩省前年之事行鈔令下閩省發銀若干萬立官店以司出納凡以鈔支錢者無折無扣鈔遂通行兵餉數十萬皆領鈔不支銀他款亦然藩庫充初一且寇警支銀者踵至不給即洶洶滋事乃傾庫與之僅以無事此亦行鈔幣之一鑒然則居今日而言裕

國宜何從曰仍無踰於農桑之常說而佐以樹茶開礦而已西北水利已具前議又不獨西北也大江以

南之農恆勤大江以北之民多惰左山舒君夢齡宰皖北以地多曠土募江蘇人教民耕之

明洪武三年徙蘇松嘉湖

杭州無業者田臨濠凡四千餘戶給牛種資糧以遣之三年不征稅續徙者亦如是當是時徙民最多

民輒曰必爾始得食甯餓死耳噫何論東豫哉是宜

勸之董之務有以變之俾無曠土而後已且也東南諸省兵燹之後流離死亾所在皆是子遺餘黎多者十之三四少者十不及一人少卽田荒田荒卽米絀必有受其飢者是宜以西人耕具濟之或用馬或用火輪機一人可耕百畝或曰我中華向來地窄民稠一用器備趁者無所得食未免利少而害多以今日之論頗非地窄民稠之舊則此器不可常用而可暫用也又中國積歲兵荒絲市減十之六七而夷船所購數倍往時故蠶桑之利近年更普往嘗謂古無棉布以麻葛爲布故老者非帛不煖而桑與農並重至拔茶樹桑傳爲善政更由當時以絹爲幣之故自木棉入中國似蠶桑非貧民急務矣然由今日觀之則茶桑又並爲富國之大原也上海一口貿易歲四五十萬而絲茶爲大宗彼以雅片洋貨相抵猶不足必以銀補之設使彼有雅片我無絲茶中國早不支矣勸桑亦具前議至茶宜於山石起巉不能生他木之處若推廣種茶其利不可勝計開礦一事或疑礦稅病民礦徒擾民且礙風水不知風水渺茫之說非經國者所宜言開礦非利其稅卽經費之外全以與民不失爲藏富之道礦徒非賊比在駕馭得人而已

諸夷以開礦爲常政不聞滋事且夷書有云中國地多遺利設我不開而彼開之坐視其捆載而去將若之何又夷書動言鴉片害人宜禁將來和議旣固理曉諸夷彼禁販運我禁吸食卽仍修吸食者斬之舊令亦未嘗不可徐議之也裕 國之道不外乎此

務本論自敘

徐 鼐

辛丑之夏暎夷犯廣州御史某請開礦助餉議者或惜其說之不行鼐以爲國用之不足非銀少也恃銀以爲用之弊也擬上諫開礦封事其略曰今之籌國用者在於重農桑而已矣重農桑必先貴粟帛貴粟帛必先禁淫侈淫侈禁而後商賈之利微商賈之利微而後耕織之人衆耕織之人衆而後粟帛之所出多粟帛之所出多而後銀價賤銀價賤而後泉貨之源通議者迂之鼐惟邱甲刑書規於叔嚮井田世祿非諸蘭陵夫束脩之往來莫親僑侔洙泗之紹述莫過孟荀而猶分茅而設蔭也如是況鼐童土下士而欲奮一人之舌信天下之心其亦慎矣顧以人之不信吾說而吾遂無以自信則是曖昧濡需之學重以突梯挈榼之情易傳曰中心疑者其辭枝失其守者其辭屈鼐竊愿焉因就前說罄其辨條其法爲務本論上下篇蓋以守弈者舉棋之戒且以備遁人木鐸之徇焉

務本論罄辨篇第一

或問於蘊曰國家二百年來 列聖相承上自河工邊餉下而民間交易恃銀爲用近歲銀出外洋公私始匱此銀少而國用絀之符也子則謂國用之不足非銀少也恃銀以爲用之弊者何也蘊曰直省州縣產銀者不及十之一不產銀者十之九可農可桑之地不啻十之九而不可農桑者亦不及十之一此其多少難易之數相懸萬萬矣今求利而舍多取少棄易就難其亦慎矣況國帑之入取之民也一尺之土皆可耕一寸之絲皆可織取之於民而民有以應也銀非耕之能出織之能成者取之於民而民無以應也民賤售其粟帛而易銀輸官有數石之粟數捆之布不足完數兩之銀者銀愈貴而民愈困矣且非獨常額之銀取之民也官不足於奉私變漕糧爲勒折費不足於批解名火耗爲加封江以南石米折銀至五六兩江以北石米折銀亦四五兩弱者傾產以輸賦强者聚衆以抗官追呼鞭扑之旣窮則捏報災荒以圖缺額催科不力之有罰則攤移公項以濟燃眉在官則十縣而虧空者有九在民則十戶而抗糧者有三於此而欲國用之不絀也得乎然則何以知用銀而有是弊也曰今督撫查參州縣虧空之案銀款居十之九而倉穀則間有之花戶抗延不交之款亦銀款居十之九而米穀則間有之嘗見州縣開倉收米民囊米倉外坐臥守之米入倉則欣欣有喜色官吏唱籌稽冊籍故延宕惟恐米之來不數日亟閉倉勒民輸銀民囊米歸舉家愁歎催租吏至其家持串怒吼輸銀倍其米價之二三向使徵收本色吾知民

之輸將恐後矣何至官私交匱若此哉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故曰國用之不足非銀少也恃銀以爲用之弊也

務本論罄辨篇第二

問曰今試持穀帛與人人取穀帛又試持銀與人人則棄穀帛而取銀銀之貴於穀帛明矣子謂籌國用在於重農桑者何也鼂曰人人以銀爲貴者謂有銀而可以得衣食也有銀而無以爲衣無以爲食銀何賴焉夫求衣於銀不如求衣於衣之爲得矣求食於銀不如求食於食之爲得矣今者南漕缺而有捐米之賞海運之議河南荒而有請賑之奏招商之令向使倉有積貯戶有蓋藏何至一方偏災至勤聖天子宵旰之憂哉萬一糧艘淤淺商船沮滯雖銀積如山恐無濟也往者夷船犯金陵金陵城高池深調集之兵五六萬宜可以固民心矣而士民出城避亂奪門號呼攜老幼以入荒郊無人之地者非棄安而就危也則以城中無一月之米人人不慮死於寇而慮死於餓也是時藩庫存貯暨紳商捐輸之銀不下百萬兩富商大賈之藏銀亦不下數百萬顧無有守銀而不去者肩負手攜自餬糧絮襖而外亦無有持其藏鏹而出者固慮其啟戎心亦以呼吸存亡之秋不足活人命也然則無衣無食雖有銀亦無用之物矣古有云以君養民則不足使民自養則有餘人人耕而天下無飢者矣人人織而天下無寒者矣故曰籌

國用在於重農桑也

務本論罄辨篇第三

問曰重農桑必先貴粟帛者何也藁曰今使人治其事而獲其利雖梟之不止也治其事而不獲其利雖策之不前也江蘇產穀帛之地也近者富民以田爲累貧民以織耕爲拙樸者苦之而巧者遷焉何也富民以其田受制於佃戶有田之害無田之利貧民又累於國賦終歲勤動而利己者十不獲五故蘇州鎮江兩郡有以棄其田爲幸者矣江北則又不然穀賤而不售民間積穀在倉而無從得錢至典鬻以完國賦償私逋於是亦以棄其田爲幸矣雍正乾隆之間松江以織布富甲他郡後奪於蘇州之布而松江民失其利近洋布行而蘇民亦失其利益自穀帛賤於銀而農桑之利奪矣農桑之利奪而織耕之人少織耕之人少而穀帛之所出亦少矣今誠能朝廷之租賦民間之交易一出於穀帛則農不至有餘粟女不至有餘布人人知穀帛之利而農桑之事將不勸而自興矣故曰重農桑必先貴粟帛也

務本論罄辨篇第四

問曰貴穀帛必先禁淫侈何也藁曰厭布而帛厭素而華則錦繡纂組之事興而紡績之人少矣厭棉而裘厭常而珍則口外元狐海龍百獸之皮外洋羽毛大呢哈喇之屬布於中國而棉絮絲繭之利微矣厭

尋常樸拙之物而玩好之求則明珠寶石文木雕竹皆足耗吾民衣食之資矣粟米布帛捆載之多不敵拳石顆珠之價農夫蠶婦終歲之勤劬不能比奇技淫巧一日之所得則舍本逐末之人多而農桑之事不講矣故曰貴穀帛必先禁淫侈也

務本論罄辨篇第五

問曰淫侈禁而後商賈之利微何也稟曰今試適五都之市值一二而索十者奇技淫巧之屬也值三四而索十者錦文珠玉也值五六而索十者銅錫竹木之器也值七八而索十者皮弊酒食也值九而索十者粟米布帛也緩急無用之物其值必貴日用必需之物其值反平者何哉人人必需之物人人知其情僞無所容其欺詐也故曰淫侈禁而後商賈之利微

務本論罄辨篇第六

問曰商賈之利微而後耕織之人眾何也稟曰民之所以樂商賈而不樂耕織者耕織勞而商賈逸耕織之所獲少而商賈之所獲多也勞而獲少則人思去之逸而獲多則人爭趨之以故今日之民蠢愚無用之男始歸於耕其巧而慧者弗爲也稍自給而坐食者弗爲也貧窮無告之女始歸諸織其巧而慧者弗爲也稍自給而坐食者弗爲也十男而耕者不過三四十女而織者并不及一二彼其所以得食與衣者

固不恃乎耕織也誠使淫侈禁而奇技淫巧錦繡纂組之事有所不行則彼之不耕而食者無可恃不得不從事於所以得食者矣彼之不織而衣者無可恃不得不從事於所以得衣者矣今天下通都大邑商賈輻輳之地民不事耕織而偏州下邑商賈不至之地民多事耕織焉亦其證也故曰商賈之利微而後耕織之人眾也

務本論聲辨篇第七

問曰耕織之人眾而後穀帛之所出多何也堯曰理固然也一人耕十人之食一人織十人之衣不可得也且耕織雖常事然必材力聚而後事業精斟酌乎天時之陰陽寒煖量通乎地利之燥溼高卑其事類非蠢愚無識之人所能識其微人人治其事則其間聰智之人必能濟乎天時地利之窮而收倍蓰之利周有上農之夫漢有力田之科殆其人歟且以今天下言之江以南蠶田養蠶之利淮泗之人則不知矣楚蜀溝渠蓄洩之宜燕齊秦晉之人則不知矣夫北方號稱地寒然怡親王水利所興之地歲收且數百萬此可知天下無不可農桑之地天下卽無不可教耕織之人無曠土無遊民孟子所云菽粟如水火者豈虛語哉故曰耕織之人眾而後穀帛之所出多也

務本論聲辨篇第八

問曰穀帛多而後銀價賤何也龜曰穀帛之少也富商大賈又得乘時射利逐穀帛之短而囤積以居奇穀帛愈短銀價亦愈高此展轉相因之弊也夫有銀而無穀帛而銀不能代穀帛之用者以銀不可爲衣銀不可爲食也有穀帛而無銀而穀帛可代銀之用者有以衣而無賴乎銀有以食而無賴乎銀也今穀帛多而上所以使下與下所以奉上皆可以穀帛爲用而利權不歸之於銀銀烏得而不賤哉故曰穀帛多而後銀價賤也

務本論聲辨篇第九

問曰銀價賤而後泉貨之源通何也龜曰穀賤而農病銀貴而商亦病其始也商不病人樂爲商而有損於農其繼也商亦病商苦爲商而又無益於農何也日用必需之物以錢計值有常價也商人以錢易銀躉置貨物銀貴而錢賤仍其舊值則價不饒驟加其值則貨難售於是貶貨就價以輒脆薄劣之物行其欺農人以難得之錢而受易敗之貨商人又以其不售之貨坐耗其居積之銀展轉牽引而泉貨兩滯商民交困矣今以穀帛代銀之用卽以穀帛分銀之權銀之權既輕則銀之價自賤如是則用穀帛不用銀之處固不患銀之少且用銀不用穀帛之處亦不苦銀價之昂以穀帛爲主以銀爲輔銀不至於騰踊而穀帛借以流通吾見銀之便民而不見其病民矣故曰銀價賤而後泉貨之源通也

覆奏部議陝甘捐輸經費再行詳駁疏

林則徐

竊准戶部咨稱議奏陝甘捐輸番案經費應准給予餘限兩月扣至二十七年二月底一律截止所捐銀兩原爲番案而設擬令湊足七十萬兩分貯陝甘兩省藩庫加謹封貯以資儲備其所請提銀四十萬兩發商生息一節原因常年設卡遊巡豫爲籌計但發商每年輸息亦祇獲息四萬兩設遇急需而所發本銀難以剋期收回似宜實存在庫提用較爲便易應令該督撫等查照現議將該省緩急情形通盤籌畫詳加酌核再行奏辦其十一月以後所收捐銀及餘限內續收銀兩均應報部撥用藉資周轉所有歸完減平銀六萬六千七百兩迅卽委員批解部庫毋稍稽遲又附片奏稱陝西第三次捐輸收銀六十餘萬兩除現經議令湊歸陝甘兩省藩庫外計數儘有盈餘擬卽在此項內提銀三十萬兩以充收買商米之用立即委員解赴天津道庫交納稍毋遲誤等因具奏奉 旨依議欽此咨到 臣等欽遵辦理除陝西省已委試用同知雍載慶等三員各管解捐輸銀十萬兩分作三起均已於正月起程赴天津道庫交納不敢稍有稽遲外其議定以七十萬兩分貯陝甘藩庫一節查甘省捐局三次奏報共收銀十一萬一千八百餘兩除應解部歸完原借減平銀數尙不敷存貯之數自應卽由陝省覈撥解甘並陝西藩庫封貯之項均各專案報部仍照 臣等前摺所請遇有重大事宜必須專摺 奏明方准動用以重公項而備不虞

惟現准部議既令_臣等將緩急情形通盤籌畫詳加酌核再行奏辦遵卽往返熟商從長計議不敢僅顧目前潦草塞責竊以番務爲甘省最累之端自古至今不知辦過若干次數果有一勞永逸之法前人早應絕其根株必不肯將就一時仍貽後來之累無如該番衆等族類旣不可勝數插帳又並無定居且無恆業以資生但恃攘奪爲長技捕一處則一處暫爲斂迹辦一年則一年僅免鴟張如有關顧不到之時防範未周之地彼卽狼奔豕突無惡不爲卽如前年鉅案叢生上年賊蹤稍斂此中無他謬巧總惟嚴防卡隘勤拏漢奸賊未來則分兵遊巡賊旣至則合兵剿擊雖不能盡期破獲究不敢稍任空虛然如此辦理則須有常年額支之經費有臨事急需之經費所謂臨事者如遇大股抗拒必須多用兵威若上年剿辦黑錯寺之類卽部議所云存庫提用較爲便易亦卽_臣等前摺所云必須奏明方准動用者是也若常年扼要防卡防河及分派遊巡之弁兵欲其認真嚴守不敢躲避虛報則不得不另給口分使之果腹有資始能勇奮從事以是計之卽終年安然無事亦須二萬兩上下方敷給發以無已之支發若取諸藩庫封貯之項自然日見減少且該年之中又難保無臨事亟需奏請動用之款則年復一年不久卽歸烏有_臣等苟但顧目前此數年內未必不可敷衍而爲久遠之計似生息一項勢不可無卽如前摺所請於捐項提出四十萬兩發商生息經部_臣核明每年祇可獲息四萬兩原係燭照數計再不能斷有加多然

若以二萬兩爲添防及遊巡舟兵口食之需仍以二萬兩歸本則二十年後本已歸足息仍長流較之全由封貯款項支發日見消耗似爲久遠之圖查陝局捐輸自第三起具奏之後又有續收銀二十九萬餘兩豫計截至二月底止陸續呈捐者當復不少覈數總有盈餘合無仰懇 皇上天恩俯念邊境防番在在皆須設備所有 臣等前請提銀四十萬兩生息一項仍求 恩准辦理庶兩藩庫封貯之款可期永遠存留不至日久消耗實於邊務有裨現據兩省司道稟稱查近年陝甘商力亦甚疲乏或須將生息分數酌量減輕之處容 臣等察看各屬情形再行分別核辦總期有裨公事無拂輿情其自十一月以後至餘限期內所收捐銀除發商生息外自應遵照部議全行報撥但查甘省地連關外每年所需兵餉四百餘萬悉由江浙豫東等省及長蘆兩淮撥解前來程途既遠陸運維艱若將捐輸條款抵解他省協甘之餉似可稍省輾轉解運之煩而他省應行解甘餉銀又可另爲就近挹注如此一轉移閒於 帑項竝無出入盈縮而運費節省實多似一舉而數善備焉

歷陳湖南籌餉情形疏

咸豐八年

駱秉章

竊湖南地方山澤多而平原少地多磽薄素非財富之區民務耕農并鮮經商之利合通省錢漕計之僅抵江浙一大郡貧瘠可知尋常無事之年除漕米十五萬餘石起解外儘本省入數數本省開銷絕少存

留待撥之欸軍興以來湖南首辦防剿除二年逆賊竄擾湖南重兵鉅餉隨同協濟外此後內剿本省之賊外禦五省之賊復越境而興援鄂援江援黔援粵之師頻年裹糧從征迄無虛日且時須協濟江鄂黔粵餉需統計每歲須銀二百萬兩內外而本省額兵之餉不與焉入項如此其少出項如此其多念時局之艱難既未敢以苦累情形上塵 聖慮亦未曾以協撥鉅欸望之鄰封所資以接濟者勸諭捐輸固其一端矣然湖南富戶無多捐輸至再至三勢難爲繼且鄰省如湖北江西廣西均間有在湖南收捐之事臣以時艱所值彼此同之亦未嘗遵照部文概捐禁絕是湖南軍餉繁鉅并非全恃捐輸也 臣與僚屬於籌餉一事頻年竭蹶圖維所略收實效者蓋有兩端一在釐剔錢糧宿弊以卹農而輸將較前踴躍也一在杜絕釐金擾累以通商而抽收較有實濟也請爲我 皇上敬陳之湖南各屬錢漕科則原爲輕減近時民間艱於完納不但難期年清年欸並有逋欠數年未能完納者 臣訪察各屬情形雖受弊之輕重不同而究其致弊之原不外官吏之浮收與銀價之翔貴而已州縣廉俸無多辦公之需全賴錢漕陋規稍資津貼缺分之優瘠卽視陋規之多寡爲衡此東南各省所同不獨湖南一省爲然湖南亦不獨近日爲然也沿習既久逐漸增加地丁正銀一兩民間有費至數兩者漕米一石民間有費至數石者欸目繁多民間難以折算州縣亦難逐一清釐一聽戶糧書吏科算征收包征包解不壓不止每遇完納銀米整數

之外尚有奇零則一併收作整數如一分一釐則收作二分一升一合則收作二升之類名曰收尾小戶窮民尤受其累未完納之先有由單由單有費既完納之後有串票串票有費其完納稍遲者糧書先時借墊計息取償多至數倍官爲出差催追名曰揭差每一揭差下鄉則一鄉爲之震聳此弊之原於官吏害及於民而小戶爲尤甚者也官吏既視錢漕爲利藪刁衿劣監卽從而挾持之每人索費數十兩百兩人數多者一縣或至數十人名曰漕口少不遂意則阻撓鄉戶完納或赴上司衙門砌詞控告甚至糾聚多人闖署毆吏釀成事端州縣於開征之時必先將此輩籠絡安置而後可期無事此弊之原於刁衿劣監官吏受之其害仍及於民者也從前銀價乾隆嘉慶年間每銀一兩易錢一千文道光初年每銀一兩尙止易錢一千三四百文自後漸次增長至二千文近更增至二千三四百文農民以錢易銀完納錢漕暗增一倍有餘之費咸豐元二三四等年錢糧之多民欠實由於此迨五年秋後收成稍稔每穀一石僅值錢四百餘文尙苦無從銷售農民以穀變錢以錢變銀須糶穀五石始得銀一兩計有田百畝可收租穀百石非糶穀二十石不能完納錢漕農末俱困羣情洶洶臣與司道熟商嚴飭各州縣將錢漕宿弊大加釐剔諭以事理曉以利害嚴禁吏胥衿棍擾索把持許地方公正曉事士紳條陳積弊設局稽查民情翕然稱便惟各州縣缺分不同錢漕章程向來不一如必盡革州縣陋規絲毫不許多取則辦公無資廉

謹者無所措其手足其不肖者反將以此藉口別開巧取之端更爲國計民生之害如必明定章程許其每銀一兩每漕一石收銀若干又恐官吏視爲定章久之或於定章之外復有增加弊與今等且民可使由不可使知設刁劣士民本其挾持官吏之心執釐弊之新章指爲滋弊之創舉則告訐日繁其勢不至脅官吏以取償於農民不止如不釐定征收之額又恐鄉民無所適從征收未能盡一弱者必仍爲胥吏所欺强者或且藉此以遂其刁抗之計是欲除弊而反以滋弊也臣反覆圖維不難於立法以救一時之弊寔慮於救弊之法復增一作弊之端正躊躇閒適各縣士民紛紛赴省具呈自擬款目以爲征收之準臣察其官民相安者準之未協者駁之俟其適中而復準之數月之間大致略定復察州縣之不能切實遵行者撤之不法吏胥及刁劣士紳之阻撓者責革而痛懲之其不安本分士紳欲藉釐剔宿弊之舉爲臣建祠泐石希圖歛費者亦嚴斥而痛絕之自五年以來湖南錢漕始稍有起色而元二三四等年民間積欠率皆踴躍輸將國課不至虛懸軍儲不至束手州縣辦公亦不至十分拮据而農民則歡忻鼓舞舉數十年之積累一旦蠲之稍獲蘇息矣現在各屬田價漸增農安畎畝無復盼盼之意向之藉錢漕聚衆動輒鬧署毆吏者自釐定新章以來絕無其事此釐剔錢漕宿弊以濟軍餉之實在情形也抽釐之舉臣於試辦伊始亦深懷疑慮恐其奉行不善適以擾民惟念重農經商載諸往訓今四民之中惟農最

苦獲利最薄而錢漕一切均於農田取之商賈挾貨營運懋遷有無獲利爲饒無力作之苦而又免征收之稅當茲多事之秋稍取其贏以佐國計其亦何辭況釐金之爲數至微百貨長落隨時本無一定之價以至微之數附諸無定之價官取諸商商取諸貨貨價取諸時如果經理得宜亦復何虞擾累所難者水陸卡局之建設各有其地以水路論有水漲宜設此處水落又宜設彼處者有水落暫宜裁撤水漲始復增添者以陸路論有已設卡局之處並無總隘可扼不能不分設子卡者有未設卡局之處商販繞越爭因趨不能不另議移設者兼之賊蹤飄忽道途通塞靡常或因客商繞避賊氛幽僻之區反成達道或鄰封道途偶梗通行之路反類遐荒苟非因地以制宜豈能推行而盡利百貨銷數之衰旺會有其時各處市準情形彼此互異有旺在春夏而秋冬漸形衰減者有旺在秋冬而春夏忽形冷寂者上月收數較之下月每有參差此處暢行推之彼處又難一律苟非隨時以通變豈能斟酌而咸宜臣惟釐金一事本屬創行收支款目既無定額之可循贏絀情形實難一概以相例卡局既多事目又雜各執一成之法嚴爲稽覈罅漏必多更增一切之法預爲防維虛僞轉甚古云任法不如任人洵爲破的之論但使所委官紳各以實心任事上念國計之艱難下體商情之畏累將平常衙署關防習氣概與刪除事必躬親數歸核實庶不以絲毫飽奸橐亦不以苛細失人心而商情自然帖服所有卡局需用之費及在事官紳薪

水之需臣飭總辦局務裕麟悉心斟酌稍令寬餘俾得潔己奉公無虞拮据亦已養其廉恥杜絕侵欺仍不時訪督商旅公評時申微惕其客貨經由之地水次分泊師船陸路派撥練勇令其就近往來巡護其商賈輻輳之區專駐水陸練勇以資鎮壓俾知出釐金以少佐軍儲即可藉釐金而保全資本自設卡局以來商賈安心貿易塵肆如常軍餉得資接濟此嚴防釐金擾累以濟軍餉之實在情形也伏思古今利國之道要在利民以恤民爲心者除弊卽以興利民以爲利乃國之利也百姓足孰與不足所以爲治平之遠猷以罔民爲事者立法徒以滋弊民不以爲利終非國之利也利未見而害已隨或且誤安全之本計就湖南現在情形而言雖局勢狹小僅勉爲目前敷衍之資而訪督農商情形尙無不便所有辦理情形謹據實陳奏

與陳秋門給諫

光亨

論軍餉

胡林翼

宿松途次奉二十一日手教反復思議尊旨大有所疑若匿而不言轉失待人以誠之意錢漕者歲用之常經也湖北歲入正供不滿百萬尙須請撥部款三十萬以養荊州及各營官兵此百十年之舊章也今正供不能加多部撥久無所出每月加增征兵月餉三十餘萬去年攻九江卹賞七八萬三河桐城卹賞十三四萬加以船礮帳房軍火歲需數十萬是正支之外所需凡三百九十餘萬從何取辦自漢以前商

賈之征倍於農民至後世反蠲之者王者節宣天地之宜以爲正供已足給用可以與民休息耳世亂軍興則百稅并舉非有所殘於民勢不得已也今之釐金與漢之算緡唐之除官錢宋制之頭子錢異名而同實漢唐宋之季所取於民者名目繁多今特行其一耳不爲病民所以行之約而有濟軍餉惟在用人不用法而已矣劉晏所以得理財之要在引用士人一語此所以與漢唐宋之季世苛商而病民者異也閣下反以此爲疑不取之商賈將取之農民乎吾弗能知也欲養兵不能不籌餉故寬其意於錢漕所以培本計而致厚於農民嚴其法於釐金所以開財源而致力於兵事商逐末取利厚緡算亦何不便農勤力取利微損一分受一分之益所以培根本也閣下又何疑焉漕事前函已明漕折不僅利民亦實利國河運果通尙須官爲買米以運太倉也不盡之意容面達之

派員督辦粵釐疏

同治元年

曾國藩

竊臣維東南寇氛蔓延日久皖南池甯二府十室九空人爭相食皖北廬鳳等處白骨蔽野田地荒蕪蘇浙兩省蹂躪亦復相類生民之塗炭深矣聖主之憂勞極矣爲封疆將帥者孰不思掃蕩逋寇一解倒懸況臣膺茲艱鉅委任尤重豈敢稍涉推諉更分畛域無如賊之占地太廣股數太多臣之兵餉兩絀才智太短受命兩年至今無一兵達于蘇境圖皖年餘迄無一旅進攻甯國分內之事不克自效清夜以

思愧悚汗下至浙江軍事左宗棠苦戰衢嚴獨任其難臣不克分兵往助趙景賢困守湖州堅貞蓋世臣不克設法往援徒有兼轄之名並無統籌之實前此欽奉正月二十三日諭旨仍令臣節制四省毋許再行固辭本不敢嘵嘵瀆奏茲因御史朱潮奏請六七省兵事責成一人臣既懷大名不祥之懼彌觸隱微抱疚之端竊計蘇杭安徽糜爛若此以一人而辦一省之賊無論如何大才如何竭力但見其不足不見其有餘況以臣之愚陋承乏兩江時虞隕越安能兼顧浙江安能更及兩湖福建該御史朱潮所奏數省兵事責成一人之處固無庸議倘蒙聖主鑒臣愚悃竝收回節制四省之命俾臣專力本職稍釋神魂之震懼尤感聖慈之曲盡矣至朱潮所稱四川廣東協餉派大員一人督催饋運等語其事難以盡行其議實有可採上年侍郎宋晉五省會勘一疏亦係兵餉通籌與朱潮大致相同臣查四川內患未平本省支絀自難協濟外省即將來蜀賊蕩平尙宜先協雲南之餉不能遽及江浙之遠惟廣東最稱殷富財力爲東南之冠其地勢亦宜供江浙之餉天下之大利除丁漕正賦外約有四宗曰海關曰鹽場曰富戶勸捐曰市鎮抽釐他省或據其一或據其二三惟廣東兼四者而有之粵鹽一宗行于江西湖南者浸灌淮南之引地佔奪江蘇之大利卽樂桂埠商孔廣縉一戶七八年來擁貲百萬他商之殷實可知官項之贏餘亦可想見而淮課因之全失粵課並未稍增釐金一宗如佛山韶關肇慶等處著名繁富咸豐

十年間巡撫耆齡于韶關後設一新卡未及一年收稅至五十餘萬藩司周起濱議于肇慶府河設卡每年亦得四十餘萬此外鉅鎮大卡不一而足至于海關一宗粵海稅項遠出各口之上捐輸一宗粵東富室亦非各省所及斯中外所共見共聞者若使經畫得宜但于四宗之中得其一宗可養數萬之兵剿江浙之賊溯查庚申五月臣奏請以江西之釐金充臣營之軍餉兩年以來臣軍賴此無飢潰之虞似可援以爲例合無仰懇 天恩采納朱潮之議 特派二三品卿一人馳赴廣東駐紮韶關辦理通省釐金專濟蘇浙安徽三省餉項乾隆年間新疆用兵曾派大學士黃廷桂駐紮肅州綜理兵餉此次江浙軍務較新疆尤爲重大卽派六部卿貳銜 命使粵專督釐餉亦不爲過如蒙 俞允臣當奏派賢員熟悉釐務者隨同星使前赴粵東設卡抽辦韶關距江西甚近臣當與該使臣往返函商務使籌兵籌餉一氣呵成或紕或贏隨時斟酌廣東官紳有設立私卡者使臣會同臣處奏參州縣有暗中阻撓者亦卽奏咨參撤凡釐務所得之餉先解浙江軍營左宗棠新任浙撫無尺寸之完土無涓滴之餉源蔣益澧等到後尤覺無米爲炊若以廣東釐金濟之則前此奏准協浙月餉十萬兩卽在其中抵除其次則解安徽軍營臣處如鮑超一軍欠餉八箇半月曾國荃一軍欠餉九箇半月徽州各軍欠七箇月有奇急思早得粵餉一清積欠李續宜添募新營亦當另籌接濟袁甲三久處窮困亦應量爲津貼方足以馭強將而撫飢軍又其

次則解江蘇軍營聞上海出款太多虧累甚鉅鎮江揚州兩臺亟須另籌協餉其廣東應解紅單艇船之費亦可于此中抵除由臣咨商韶關使臣察各軍之緩急定撥解之多寡其運解之法或由贛州送至江西轉解或由輪船搭至上海轉解均聽韶關使臣察酌辦理其廣東本省應用之項與夫京款協款該省除正賦外尙有海關鹽務捐輸三大宗儘足以資周轉不許挪移各卡釐金以清界限數載以來部庫空虛從無京餉解軍之事今若特簡京卿督辦粵釐則與自京解出者無異實惠及于士卒利權操自朝廷疆吏守其土地不得私其貨財于諭旨挽救積弊之道或亦不無小補

請停東征局片

同治四年二月

曾國藩

再咸豐十年長法創立東征局于本省釐金之外重抽半釐本屬商賈積不能平之事當時冒不韙之名而堅持定議者黃冕一人之力爲多其局卽設于黃冕宅內是以百口譏議多方阻撓且有揚言焚燒黃冕住宅以恐喝之者其所以幸而辦成全賴撫臣駱秉章主持其事臣于十年四月忝膺江督之命進駐祁門正值蘇常新陷全皖糜爛無片土可以籌餉甚盼東征局成借湘餉以剿吳賊因聞物議紛滋不敢遽奏該局于八月辦成駱秉章于十月赴蜀臣于臘月始行具奏乃湘省商民不怨駱秉章之主持亦不甚怨臣之妄取而專歸咎于黃冕之倡議蓋籌餉本爲怨府本省之餉專供越境之軍尤爲各省所無

之創舉衆口鑠金勢所必然同治二年欽奉十月初二日 寄諭以黃冕貪橫恣肆聲名狼籍飭臣查核

臣查黃冕前官江南府縣並無劣跡後隨浙江軍營獲咎甚重然皆在二三十年以前近年黃冕大遭物

議則惟東征局一事而其事實大有益于臣處是以未及覆奏蓋既不敢辨人言之無因而又不欲東征

局之遽罷也咸豐十一年安慶垂克之際糧餉罄盡賴東征局解銀七萬立慰軍心厥後進兵雨花臺孤

軍深入時虞飢潰臣統軍太多不能專顧金陵一軍每當萬分危迫之際臣弟曾國荃飛書乞餉于東征

局無不立時應付外間不知者但覺該局籌餉裕如實在通省商民之心以謂金陵早克一日則此局早

停一日并心一志以助其成功者非有餘也求速停也迨至去年六月金陵倖克湖南人民舉手相慶謂

今而後東征事竣物力可以稍紓矣臣亦早思力踐初議業于三年三月十二日先行陳奏一次迨金陵

克後又于十二月十三日二十八日兩次具奏議定今年夏間裁撤東征局并先期函告楊岳斌惲世臨

黃冕及湘南各官紳其湘人來營及公車過此者均力請早撤此局臣堅訂而悉許之湖湘之間傳播殆

徧今楊岳斌請改東征之局專供西征之餉張亮基林鴻年又奏分東征餉項協濟滇黔皆蒙皇上允

准臣伏念五年以來湖南一省獨加半釐本已偏枯臣奏停廣東江西之釐而于桑梓獨食其言臣實用

湖南各卡之釐而令黃冕代被其謗均有不安于心者謹一一縷陳于聖主之前俟四月間臣卽專摺

裁停東征局俾湘民同感 高厚之恩而臣亦稍釋隱微之疚至于楊岳斌餉項臣已與訂期自五月起卽由金陵協解三萬適符東征局解臣之數又加官文李鴻章沈葆楨馬新貽等處協款甘餉十餘萬不患無著滇黔之餉臣同日另摺具奏矣

造報軍需欸目疏

同治六年二月

曾國藩

竊臣接准部咨同治三年七月初十日內閣 奉 上諭軍需報銷一事臣自咸豐三年帶兵以來統轄

日廣條目太繁曾于咸豐七年十二月酌擬報銷大槩規模陳奏一次十年四月奉 命署理兩江總督

卽于五月附片奏明擬自咸豐三年至十年五月分作三案造冊報銷并先將咸豐三年九月起至六年

十二月止作爲第一案專摺具奏照例造冊咨部在案臣初出帶兵並未奏派大員總理糧臺收放各欸

隨時遴員經管咸豐四五六七年以今湖南撫臣李瀚章前任守令時經手者居多八九兩年以江西候

補知府張韶南經手者居多十年五月忝任江督以後始奏明于江西省城設立總糧臺添委江西建昌

府知府隋藏珠與張韶南會同經理至十一年秋克復安慶圖攻金陵又于安慶立臺名曰江外糧臺調

隋藏珠管理而以江西候補知府王延長副之其留于祁門者支應皖南諸軍名曰山內糧臺其時張韶

南物故派安徽候補知府李興銳始終其事其隨臣弟曾國荃在安慶金陵者則有江西候補知府李作

士等員別無臺局名目但在舟次支應而已臣統軍甚久人數甚衆欸目甚鉅而委員極少前後十餘年

大小委員不滿四十人以故浮費較少頭緒易清此臣營歷支年放軍需大概情形也同治三年七月奉

到諭旨飭開簡明清單卽札行各省臺局開送歷年所解餉項總數彙齊核辦嗣准各處陸續送齊卽

于四年十一月在安慶省城設立報銷總局派安慶江西兩省布政使綜理其事仍令王延長李興銳二

人專司勾稽以資熟手又添派安徽候補知府彭嘉玉幫同查核其江西總臺案卷則由江西布政使派

委候補同知直隸州陳長吉齎至安慶會同清釐一年以來各該員等逐款稽查悉心覈算開單則期于

簡明底冊則歸于詳核茲據署安徽布政使吳坤修江西布政使孫長紱前署安徽布政使調任湖北布

政使何璟會同詳稱自咸豐三年九月起至六年十二月底止前經具奏者茲亦重開一單列爲第一案

共收銀二百八十九萬一千四百一十九兩五錢有奇收米五萬三千七百四十九石八升有奇共支發

銀二百六十六萬七千三百七十一兩六錢有奇支放米三千七百九十九石五斗八升有奇所餘銀兩

及餘米變價等項共計存銀二十九萬一千三百九十四兩一錢有奇其自咸豐七年正月起至二月二

十日臣丁憂回籍之日止陸續支放及各項雜欸未經列入初案者另開一單作爲第二案共支發銀二

十九萬一千三百九十四兩一錢有奇自咸豐八年六月臣由原籍起復帶兵援浙之日起至十年四月

底止開列一單作爲第三案共收銀一百六十九萬一千六百七十九兩一錢有奇收錢一千一十九串有奇共支發銀一百六十二萬七千四十六兩八錢有奇支發錢一千一十九串有奇自咸豐十年五月臣接任兩江總督起至同治三年六月克復金陵止開列一單作爲第四案共收銀一千六百八十五萬四千五百九十兩七錢有奇收錢九十六萬五千五百五十二串有奇共支發銀一千六百七十六萬三千七百七十五兩有奇支發錢八十九萬二千八百六十三串有奇以上四案均就實收實放之款逐一開報其各軍欠餉及協濟各路銀錢等款另行分析開單具詳請奏前來臣查向來軍營放款緩急多少糧臺委員得以主持其事臣營則十餘年來無論支發何款無不親自裁度雖有不合例之供支從無不核實之款目同治二三年間統軍至十餘萬人欠餉至十五六箇月從未有兵勇向糧臺索餉滋鬧者一由于糧臺之銀隨到隨發從無留存一由于發餉之際概由微臣斟酌不與委員相干因是免差于浮冒之弊而卽以取信于將士之心此次彙辦報銷爲時閱十二年之久用款至二千一百三十餘萬之多臣復加查核均係確實可據除自三年六月以後至四年北征之日止臣督飭各員接辦照例報銷外所有咸豐三年九月起至同治三年六月底止軍需款目分爲四案開列簡明清單恭呈御覽謹專摺具陳

奏撥二成洋稅片

同治六年四月

曾國藩

再臣回任後通計餉需欸目一年入數較之出數不敷甚鉅且有萬不容緩之事須另行籌欸者約計數端如製造輪船實爲救時要策上海開設鐵廠在滬及洋商購買機器兩副大致已屬全備而造船一事則以無欸可籌尙未興辦臣前在安慶曾試造一小輪船不甚得法李鴻章苦心經營獨得要領現在江甯上海各局製造洋砲洋鎗洋火等項均用內地匠人能學外洋機巧以必應速辦之事又有可乘之時有可用之人而坐困于無可撥之銀殊覺機會可惜此一端也剿捻之師如劉松山一軍例支月餉六萬兩入秦以後因添發米價運費將近七萬今年僅解去兩關該軍孤懸西陲日與捻回寇接戰深恐餉項不繼或生他變淮勇諸軍人數較多霆軍湘軍上年均發滿餉淮勇僅發九關臣寸心抱歉久欲略爲增添而計無所出近則蘇局釐金大減滬釐亦遠不如前鹽務則久無起色似此情形并不能足關之數目下三四兩關卽難湊齊夙夜憂懼深恐無以維繫軍心此又一端也捻逆馳突無定臣常謂北以黃河防務爲主東以運河防務爲主南以大江防務爲主能守定此數處不使賊蹤竄過一步大局尙不至決裂而長江上下數千里僅恃水師絕少陸兵北岸沿江最要郡縣安慶僅有兩營揚州亦僅兩營滁州和州無爲州並無一兵臣思添練數營布置各城爲思患預防之計免致如二月間賊竄江濱上下千里紛紛遷避亦以無欸可籌迄未舉行此又一端也運河自清水潭以外處處卑薄墊塌險工林立前月漕臣奏

修堤壩又另片奏挑張福口引河修復新堤三案分別勸捐撥款辦理臣經過淮揚察看商民太苦旋經咨商停捐而各工均不可緩銀款又無可撥此亦一端也臣在營十餘年每謂疆臣自有籌餉之權從不敢以支絀情形上瀆宸聽今江南雖已肅清民力實尙窮困入款祇有此數出款常有加增卽京餉及協濟陝甘霆軍之餉義亦不可少減至製造輪船等事福建尙奏撥巨款新立鐵廠江南已有鐵廠豈可置之不辦再四思維實有萬難周轉之勢查江海關洋稅一項自扣款清結以後提解四成另款存儲部庫本係奏定專撥之款未敢動用絲毫惟現當餉需萬緊合無仰懇天恩俯准將洋稅解部之四成酌留二成以濟要需如蒙俞允臣擬以一成爲專造輪船之用以一成酌濟淮軍及添兵等事其餘二成仍隨時按給報解俟輪船辦有就緒各軍餉項稍裕卽當奏明仍按四成全數解部以符初議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二十五目錄

戶政二 理財中

請禁鹽務河工侈靡錮習疏

賀熙齡

請除近日流弊疏

孫翼謀

請將外省陋規名目分別裁定疏

黃體芳

陳明湖南辦理釐金照舊章疏

毛鴻賓

遵 旨釐定章程以除積弊疏

涂宗瀛

奏請設局辦理清查疏

張之洞

籌款裁抵攤捐疏

張之洞

請動支釐金抵補鐵價片

張之洞

設局辦理科場裁免行戶支應緣由片

張之洞

裁減公費禁止水禮各緣由疏

張之洞

請 派大臣查辦片

奎斌

經世文編

統籌新疆全局以規久遠疏

戶部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二十五

上海葛士濬子源輯

戶政二

理財中

請禁鹽務河工侈靡錮習疏

賀熙齡

竊惟量入爲出籌國之常經崇儉黜奢保邦之要務欽惟我皇上躬行儉約爲天下先御極之初恩免各項錢糧不下數千萬之多歷年偶遇災傷蠲賑兼施至優極渥現在河務軍需厥費孔繁我皇上不惜屢發帑金以期衛民生而安國本部臣酌籌經費自可匱乏無虞惟是圖匱於豐必需崇實理財制用尤重節流臣伏查康熙年間大學士張玉書所紀國初錢糧數目云順治八九年間歲入額賦一千四百八十五萬九千有奇而歲需諸路兵餉一千三百餘萬加以各項經費二百餘萬出浮於入者凡八十七萬五千有奇至十三年以後歲增餉至二千四百萬時額賦所入除存留欸項外僅一千九百六十萬餉額缺至四百餘萬各項經費猶不與焉國用亦云匱乏矣而我世祖章皇帝愛民如子惟汰冗員抑繁費軍需浩穰無一不取給於節省之餘則誠崇實節流之明效大驗也今歲入之項有常而所出之數或難預定有不可不爲深長之計者謹就臣管見所及敬爲我皇上陳之查財用之最鉅者除

田賦兵餉而外莫如鹽務河工二項而鹽務爲一大入項河務爲一大出項鹽務之壞由於商人之奢河務之壞由於廳員之奢夫奢生於有餘而流弊必至於不足查各省綱食鹽引係康熙初年計口定今額戶口之增無算何以每年常有絀銷之引以致逋欠纍纍卽以兩淮而論臣聞其虧欠竟至三千餘萬之多固由於私梟充斥額引難銷而若非商人舞弊行私奢靡妄費何以缺額遂至於如此夫阻滯官引者有商人之私有商船之私有梟販之私官鹽一到口岸先賣商私船私則賣於中途又在商私之前梟私則隨地充斥計此數項之私勢且數倍於官引而究其來源總皆不越於場竈查場竈照額煎鹽大使親驗按月開報運使如有隱匿以通同治罪又拏獲私鹽承審官不究其買自何地何人者照放縱例議處是清查竈私之法本爲詳備而私鹽之放恣自若者固由場員之奉行不力亦由衆商之承買無貲查商人運鹽辦課必係身家殷實極知自愛者始能承辦無誤近聞或則初本有餘而花銷敗落仍然爲商或係赤手無藉之徒鑽營頂充惟圖自利而爲總商者又惟知按引派費剝削散商以致雖有殷實之商恐引多則派索亦多不肯加本行鹽而一無資本之商且虛立門面揮霍爲常服食起居窮極奢侈往往因已到口岸之鹽尙未變價而續行出竈之鹽又須按運不得不重利借貸搪塞一時利少費繁已行支絀兼之口岸貿易假手夥商任其浮銷不知清理於是夾帶重斤之弊生商則藉引以行私而官引滯銷矣

官商收買之本少則場鹽不盡歸商買而私販日滋矣課額積虧實由於此是國家之一大入項已壞於奢而日見其少也河工以購料爲先以辦工爲要臣近聞河工所堆料垛多係空鬆全不堅實蓋緣廳員購料之時多係包辦於人所給料價已多侵減因之工友門丁巡兵書役處處分肥層層剝蝕料未到廠早已剋扣不貲遂至虛貯花堆惟以塗飾耳目此實河工通弊貽誤非輕況河南料價本多於東河而料垛轉小於東河臣風聞河南每料一垛卽辦得至足已可獲贏餘四五十兩不等近則偷減益甚侵蝕逾多惟飽私囊不顧國計河務日壞職此之由至於辦工之要全在冬勘春修每年霜降水落之後廳汛營員能於所管境內詳細履勘悉心估定一交春令次第興辦尅期做足料實工堅入伏經秋必鮮失事近聞到處工程往往不於春修做足暗留爲搶險地步蓋以一經搶險則事在倉皇尤易侵蝕故三汛搶修之時一切浮冒更難究詰而該廳員等又惟知聲色自娛耽於逸樂但逢玩好之物不惜浪擲千金一入飲博之場動輒流連旬日別項既多所虛糜則工料必益多偷減是以挑河築壩既無不浮估冒銷防險辦工一委於家人幕友以歲入有限之金錢徒供河員之浪費糜帑誤工伊於何底是國家之一大出項又壞於奢而日見其多也當此而欲鹽務之有起色必須革退乏商另僉殷實力除浮靡加本行鹽務使煎額不至浮偷場鹽盡歸商買庶鹺政漸肅而課可常充矣當此而欲河務之有起色必須覈

實料採督驗春工率勵勤能力懲奢侈定議追分賠之限嚴廳營考覈之條庶河防益重而帑不虛糜矣應請 勅下鹽河諸臣務須以身示法一力挽回則入項不致積虧而出項可期撙節不惟鹺務河防兩有裨益兼可裕 國計而阜民生

請除近日流弊疏

孫翼謀

一各省釐捐亟宜變通也釐捐之設原因軍務未戢暫濟餉需非以專利權也故設是局者必於通都大邑商賈輻輳之區遴選公正委員斟酌權宜按章抽收益上不至於損下乃近來捐納出身人員百計鑽營視爲名利兼收之地如蠅逐臭如蟻附羶甚至外省無恥官親本地不肖生監亦轉相援引濫充斯選並有游手之徒賄通局員給照認辦分置卡隘權算錙銖偶有訛詐不遂胥役人等悉受私規皆其羽翼倚勢肆法任意欺凌以致窮鄉僻壤搜括無遺負販肩挑苛索不免物價日昂民生日匱爲害匪輕其實資軍餉者十之二三飽私橐者十之七八夫釐與稅固輕重相劑者也往來總道旣設稅局卽應分設釐局已足以便抽收如必港汊歧路節節稽查豈釐局恐民偷漏稅局獨不恐民之偷漏乎如必多派委員各項人等紛紛辦釐豈稅局之人足敷驅遣釐局之人反不敷驅遣乎委一官卽有一官之薪水增一役卽有一役之工食將盡取之於釐乎抑不盡取之於釐乎請 旨飭下各督撫擇誠實官員經管限定吏

役人數無得過多俾管局者易於稽查其外省親幕及本地生監並包釐認辦之人概不准充數除水陸埠頭市廛環集地方照例抽收外所有小徑分設之局盡行裁撤以絕官蠹而順輿情抑臣更有請者各省釐捐章程不一大約釐之正耗較常稅加重與其中飽於官何如藏富於民且漏額之弊可除卽財用之源不匱應令各督撫酌減章程條分縷晰榜貼通衢示民有信使藉端需索侵吞入己情弊無所逞其奸庶易知易從而民樂於急公好義矣

一各省捐例宜分別停止改歸在京銅局辦理也銅局捐例開誠布公故報捐者源源相繼外省則官與民不相信文其名曰勸捐按其實則勒捐也臣籍隸閩省稔知從前勒捐時每開一例卽遍傳殷實之戶及家僅小康者派定捐數始猶施之以禮繼則嚇之以威因之無力報捐者賄求免捐有力而恐多捐者賄託少捐捐數旣登簿籍仍有無力全繳者於是佐雜委員及官親幕友以五六折三四折抵換移甲就乙謂之買報捐現在福建候補人員半由買捐來也且小民之畏捐亦有故今日勒捐明日卽按捐戶之名勒借藩司給與借票許其釐局當實銀搭交迨釐局委員收買借票時不免抑其價值是民旣虧於捐又虧於借積怨在民而得意盡在官矣捐款之外另有捐費票本例每銀一兩費二分三釐防剿例每銀一兩費三分二釐二毫隨官監每名費十二兩約計捐費不下數十萬兩報銷之日聚而分肥何嘗於軍

需少有裨益乎夫富者斯民之元氣千金之家可養活數十人百金之家亦可養活十數人自捐無遺力而田產變棄鋪戶關閉致貧民亦無以資生賙恤之誼衰廉恥之良泯臣實痛之近聞廣東屢行勸捐富民遷居陝西府州縣以辦捐修城紛紛擾民各處用兵省分捐例亦未盡停止想民力已疲豈容再行勒派而官場惡習大都假公濟私身處膏脂者斷不能無所沾潤欲遏其弊必清其源前恭閱閣抄見山東巡撫閻敬銘所奏道府州縣改歸京銅局報捐一摺內稱現辦軍務各直省均不專藉捐輸直東豫晉之餉出於地丁江皖湖廣之餉出於地丁者半出於釐稅者半粵閩之餉出於地丁鹽茶陝甘之餉出於地丁協濟川浙之餉出於地丁釐稅惟雲貴餉無所出稍資於此該撫熟悉情形自必確有所見竊思捐輸既無大益何妨一律悉停至雲貴兩省應交該省督撫詳議可否另行具奏請 旨顧或謂各省捐輸均搭餉票捐輸既止餉票必不流通臣再四思維又有變通之一法聞各省近日情形報捐封典職銜貢監生者居多報捐實職官階者尙少擬請所有封典職銜貢監生仍准聽民之便就近報捐照例減成收納此外實職官階統歸在京銅局報捐庶閭閻不受抑勒章程悉泯參差而其擔登躋躋赴京來捐者益見名器之貴並徵踴躍之誠矣

請將外省陋規名目分別裁定疏

左春坊左庶子黃體芳

近來屢因言官條奏 諭令督撫將各項陋規革除仰見 聖主澄叙官方之至意竊惟外省陋規原非

一致惟取之屬員者最爲吏治之害各省名目不一或名節壽到任禮或名季規或名薪水或名幫項早年督撫頗有收受節壽等規者今日督撫尙少此事藩司或有或無各省不同至臬司及道府無不仰給於此近年惡習卑諂州縣則多送見好求勝前人貪橫大吏則額外誅求善地由少而多瘠區由無而有而屬吏狡黠者卽以此挾制上司以致道府表率徒有其名控案不能提劣員不能揭況藩司專升調補署之權臬司爲刑名生死所繫一受其餽遺則委撤必至瞻徇招解不便翻駁吏事民命尙堪問哉此各省所同正不獨河南爲然也然歷來言官彈奏者多矣屬員訐告者有矣從未聞督撫以此劾去一人者如果有而不叅則疆臣又豈盡皆聾瞶祇以軍興以來廉俸減成加以攤捐坐扣多者得半少者僅一二成辦公實有不敷夫伯夷原思古今有幾故大吏亦祇聽其自然沿襲敝俗半明半暗不公不私登奏牘則力辨而僚屬相對則昌言不諱也居局外則詆斥陋規而及其身爲外吏則收受亦猶前人也有本心者嫌於究非義取含垢而從時強有力者恃其稍異贓私求多而無忌今者仰蒙 聖諭諄諄果能從此認真查禁一律革除自屬極美盛舉特恐大吏處此動多窒碍仍不免視爲具文陽奉陰違藉屬員不便之詞爲自己濫收之地雖日勞 申儆而厲禁虛懸度斷非 朝廷實事求是之意也臣愚以爲 聖明

之世宜令大小官吏光明不欺既不取覲顏曖昧之財亦不受辦公竭蹶之累貪暴者無從多取潔清者有以自存但陋規之中頗有區別院司之患在乎上官加增道府之患在乎屬員挾制若督撫廉俸本厚藩司皆有平餘用度綽然此斷不可稍取於下者也臬司道府此宜量爲變通明定限制者也伏查前湖北巡撫胡林翼奏定折漕裁汰浮費爲糧道州縣明定贏餘從此漕弊一清官民兩利 文宗顯皇帝手詔批答謂其祛百年之積弊甚屬可嘉曾國藩督兩江沈葆楨撫江西時核定錢漕將通省陋規裁定名曰公費州縣用公牘分解至今江西吏治肅清上下稱便左宗棠督閩浙時亦將閩省陋規裁定立案近來安徽亦將各衙門陋規裁定解司轉發通省勻分名曰津貼閭閻敬銘撫山東時力裁攤捐寬留坐支州縣虧空遂少此諸臣皆近日所稱公忠體 國通達治體者也而所辦大率如此何哉寓裁制於體恤之中公事公言各有定分是卽所以教廉也事求其禁令易行法期於中人能守而不以矯情無實之語欺飾 朝廷是卽所以教忠也既有舊轍可循成效可考擬請 勅下各省督撫悉心核議咨取江西福建安徽章程體察本省情形酌量采擇仿照辦理將向來節壽等陋規名目永遠裁革除督撫藩司無論舊日有無概行禁絕外爲臬司道府酌定公費其數以二三十年前舊規爲準過多者量加核減取足辦公而止尤不得以近年加增者爲憑令州縣用印文徑解各該衙門奏明立案敢於定章外多受一錢者以

貪贓論督撫治以徇隱之罪至於攤捐各款未必盡歸公用多入藩署私囊前已有 旨飭令裁減並請嚴飭痛加刪汰令將裁減幾何勒限覆奏立案以後許減而不許增庶幾廉者有養貪者有制下知敬憚上峻風裁夫 國本在民民命在州縣必使州縣不重累而督察州縣者各舉其職則州縣治矣方今民生日困吏治日偷若不爲之分別裁定誠恐道府以下之忍恥收受者自若而兩司以上之挾勢加增者將無底止倘蒙嚴 旨飭議法在必行正名核實一洗百年之積弊則吏治蒸蒸日上不難也

陳明湖南辦理釐金照舊章疏

毛鴻賓

竊臣接準戶部咨開奉 上諭釐捐之設雖爲兵餉起見窮民受累實深且恐猾吏奸胥藉端抑勒侵吞舞弊除各省奏明通衢要口設立釐卡其偏僻地面小商零販經過之所從前設有釐局者概行裁撤并著各該督撫查明分別應留應撤各釐局咨報戶部以杜擾民而嚴稽核等因欽此又奉 上諭各直省勸捐抽釐藉充軍餉疊經明諭告戒嚴禁擾累至再至三惟地方大吏派員經理往往不得其人凡有頂戴虛銜皆可充任良莠既屬不齊增減無從深攷以致營私蘊利流弊滋多實堪痛恨嗣後各該督撫於捐釐委員概行裁撤統歸地方官經理並按月申報釐捐各款實數由該管督撫按照例限報部其通都之道捐釐事繁州縣未能肆應卽着派令該管地方道府等官分頭辦理毋得以不肖委員充數至抽釐

大法並着各督撫按照部定章程簡明條款分晰開載榜示通衢俾商民一望而知不致使猾吏奸胥從中舞弊等因欽此遵查湖南辦理釐捐創始之初經前撫臣駱秉章參稽輿論體察情形仿唐臣劉晏引用士流之法不歸衙署不假手吏胥力除關卡陋習湖南地方瘠苦本非富商大賈輻輳之區是以歷來並未設立貨關與湖北江西等省地大物博者情形迥異而綜計每歲所入雖衰旺不同大約總在百萬內外頻年保境援鄰支持危局深資其力良由用人立法權衡悉當收解胥昭核實商民久相信從用能有裨餉需無傷政體前湖北撫臣胡林翼創辦北省釐捐一皆仿照湖南成法臣十一年履任之後留心查訪其中節目或尙須隨時變通而大綱實爲盡善今若裁撤分卡專歸地方官經理則窒碍滋多弊端愈甚謹爲 皇上一一陳之湖南辦釐之始原止就長沙湘潭常德益陽買賣較大之處設局試辦迨後各客商遂有改向未經辦釐地方貿易者商民紛紛稟請一律抽收以昭公允而杜趨避於是始於沿河各口岸次第添設其鄉村小市不通舟楫者則至今未嘗舉行也又湖南號稱澤國洞庭以南港汊紛歧設卡處所無從控扼總要勢不能不設分卡春夏水漲之際總分各卡復多未能扼要勢又不能不設稽查卡分卡爲商船終歲往來之地稽察卡則隨水勢之漲落爲撤留此皆擇其必不可少者始行舉辦仍隨時察看情形如無裨補卽便停撤凡過卡貨物核算清楚收明釐金立卽填票放行毫無阻滯在此卡

業經完釐之貨經過彼卡查驗貨票相符並不重抽計湖南通省卡局不過數十處相安已久商民俱無異言倘一律議撤則坐賈或從而遷移行商必因之繞越不獨總局總卡恐成虛設而釐金之有無不同卽物價之重輕互異奸巧者每網利以自私良懦者或向隅而受累是有損於軍餉並無益於商民此湖南釐金分卡碍難裁撤之實在情形也釐金一項取什一於商賈欸目繁多事務冗雜過客之去來無定抽收之多寡難權非若地丁錢糧垂爲定額官有冊籍可稽民有舊章可守也湖南辦釐章程官紳並用凡收支稽查以及書寫算貨等事皆於生童中選派由督辦官紳逐日攷核所收數目按月榜示通衢有目共睹不獨商民俱能見信卽前年洋商因茶稅一項赴岳州卡局亦稱湖南辦事之有條理旣已成效可睹矣今將委員委紳概行裁撤而惟責成地方官辦理比而較之其弊有四委員委紳專辦釐務又有幫辦紳士分任其勞精神一則照料易周耳目多則箝制更密但屬中材便可勝任地方官苟留心民社則一邑之公事已覺日不暇給雖長材肆應亦難以餘力及於釐金由是吏胥伺間以營私奸商通同而舞弊收數必立形其絀軍餉將何所取資其弊一各卡局每日經過商旅不下數十百人委員委紳常川在局收錢算貨無不躬親督辦隨到隨行偶有爭執亦可立時了結無所拖累地方官深居衙署若任聽客商出入體制未免太褻且一縣之中市鎮不止一處相距縣署遠者或一二百里近亦不下數十里萬

難日日親歷其勢不能不假手於丁胥上下之情不通斯苛索留難擾累無從而究詰虧挪侵蝕丁胥相倚以爲奸既恐飽私橐而損公家尤慮拂商情而滋事故其弊二設卡處所皆有地方官管轄委員委紳無權勢之可藉收支帳目人人可以緝閱稍有積弊不獨地方官得而糾察之卽地方之紳士商民亦得而舉發之倘歸地方官經理則銀錢應入縣庫簿帳應存署中一切收支細數外人莫能盡知知之亦莫敢置議在自愛者固不至任情揮霍然難保不因公移挪倘遇任滿卸事列抵流交勢所必有案牘因之輾轉款項必至虛懸其弊三抽捐釐金事非得已當此軍餉支絀故不能不設法補苴將來大局肅清卽不可不隨時停止委員委紳由省局札派以往幫辦紳士亦多從異地遴選而來收發之權自上操之欲行卽行欲止卽止無牢不可破之患也一授權於地方官則吏胥據爲利藪目前已無實濟日後且成陋規卽至軍務完竣札飭裁撤而陽奉陰違把持盤結勢必不免以朝廷權宜之創舉供吏胥久遠之私圖其弊四兼是四弊又有二難委員委紳奉委辦釐所辦之事未善卽可因事撤之地方官總理一邑所司不僅釐金有廉靜之吏與民相安而於釐金時形廢弛者有明幹之吏辦公無誤而於釐金未暇兼顧者未便執辦釐之能否爲殿最斯釐金仍無責成則考察功過之難也道府所轄地方遠者或千餘里其本任有表率之責職位又較尊崇因辦釐而曠誤職守既恐莫肅官常因辦釐而儕伍商民更覺有乖治體

且途道往返州縣之供億徒繁草率稽查局務之秉承終隔則道府分辨之難也夫錢糧定有科則猶相率勒折浮收豁免刊貼謄黃猶時或私征入己而謂地方官經理釐金即可弊絕風清此勢之所必不能者也臣固不敢信委員委紳之皆賢亦不敢疑地方官之皆不肖獨以爲天下無無之弊法惟貴有守法之人得其人則歸委員可也歸地方官亦可也不得其人則委員有弊地方官亦有弊而地方官之弊更甚於委員語云兩害相形則取其輕兩利相形則取其重此湖南釐金碍難歸地方官經理之實在情形也臣查湖南從前防剿竄賊分援四鄰支用之浩繁籌餉之竭蹶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臣受事以來李秀成狙伺於江西姜映芳張高友等鴟張於黔粵而石達開大股又狼奔豕突竄擾邊陲轉餉徵兵幾有岌岌不支之勢猶幸釐金按月收解得以均勻散放藉免饑潰而策成功兼之各營兵勇行資以及軍火器械應接不暇實爲東南諸路一總糧臺亦全賴釐金支此危局況兩粵黔鄂江皖數省皆與湖南唇齒相依當此軍情吃緊之時曷敢不竭力維持爲先事預防之計湖南民氣剛強籌兵較易籌餉則萬分艱難近因鄰氛四逼商賈裹足釐金已日形減色若再更改舊章設有窒礙則諸務皆將束手合無仰懇天恩俯念湖南釐金辦有成效準仍照舊經理毋庸另議更張實於大局有濟抑臣更有陳者軍興十餘年東南財賦之區概遭蹂躪開源節流兩窮於術旣不能撤兵以縱賊卽不得不籌餉以養兵籌餉之法

以抽捐釐金爲最善抽捐之法用地方官不如用委員用委員不如用紳士蓋情形洞悉則處置自能合宜耳目較親則利病易於上達他省之光景臣不得知第就湖南而論自咸豐五六兩年先後設立釐金鹽茶局助餉積成巨款而農安於野士安於家商賈亦相與安於市百物價值初未騰貴民間無所謂病也今議者動稱抽釐爲弊政果使別有生財之道夫孰肯居聚斂之名但爲局外之空談未究局中之情事則聖門恥於言利凡人皆若可疑欲舉一以概其餘將因噎而竟廢食臣竊觀天下大勢不患弱而惟患貧抽捐釐金實現時必不可已之舉祇須責成各督撫慎於用人務期國計民生兩無妨礙用人旣當立法自平匪特補救時艱亦免留貽後患否則防弊以法弊卽緣法而起法愈繁弊逾巧轉得恃法以事其彌縫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歷觀古今得失之源得人者興恃法者敝凡事皆然而釐金特其一端此又臣度勢審時管見所及伏冀 聖慈之垂鑒者也臣於各屬辦釐官紳認真訪察尙無不肖之徒濫竽充任倘查有營私情弊卽當據實參辦斷不肯稍事姑容至各屬捐輸亦係官紳並委與辦理釐金大略相同並請概照舊章免歸地方官經理

遵 旨釐定章程以除積弊疏

光緒六年

涂宗瀛

竊前准吏部咨稱御史孔憲穀詹事府左庶子黃體芳先後奏奉 諭旨着將各項陋規悉予革除攤捐

各欸酌量裁減等因欽此欽遵當經轉行在案旋卽咨准江西福建安徽等省抄送章程到豫並飭據委員分投查明各屬出入欸目開摺呈送前來經臣督飭藩司通盤核算參酌江西閩皖等省章程悉心籌議茲據布政使長賡詳稱查陋規固應裁革而辦公亦必需資助如臬司道府等官雖均有應領養廉但自軍興以來皆減成減平所得無多且不比州縣尚有錢漕平餘可資津貼以故江西閩皖等省將節壽各項陋親裁革必酌定所需經費俾得辦公有資細閱該三省原定章程江西係於丁漕解部所餘留作本省公用安徽係專出於漕糧一項福建則因丁漕無幾取給於關稅釐餘今豫省一百七廳州縣有漕糧者僅止五十三州縣西南兩路所設稅釐局卡每年收數無多業已悉充軍餉是不能如福建之關稅釐餘可以挹注卽額徵漕米亦不及江皖兩省之多既與各省情形互異又無閑欸可籌再四圖維惟有酌盈劑虛變通辦理除撫藩兩處向無陋規糧道經管漕務南北兩道兼理河工各有津貼之欸無庸再議外惟臬司爲通省刑名總匯需用頗煩道府各缺煩簡雖有不同而辦公需費則一旣欲盡革陋規不能不籌給公費以免藉口賠累茲查有漕折項下奏明每石提銀二錢留爲本省辦公之用臬司公費擬卽于此項銀兩內酌量提撥尙有不敷並將司庫核減扣存開封府每年應領發審修金等項一併提歸臬司以補不足統由藩司按月移解收用將來漕米仍徵本色所提漕折之欸卽由糧道改于漕耗各州

縣應領運腳項下動支其南汝光河陝汝兩道暨開封等九府公費擬于所屬州縣內除苦缺不計外核其平餘多寡酌量派提銀兩卽由該州縣按季徑解該管道府不必再解司庫以免領解之煩所有銀數均係按照該司道府摺開出欸酌定計尙足數公用其一切陋規悉予裁革並將攤捐各欸核明解餉盤費秋審賞耗各府辦理發審案件歲科考試經費文武鄉試幫簾貢差盤費隆冬粥廠貢院渡船監獄等項工程京省各提塘報資津貼各衙門書吏飯食紙張等項皆係每年應需之欸仍舊存留分別扣廉捐解其餘原定清查軍需報銷各局經費候補同通薪水道府到任鋪墊執事司庫房銀封帑張等項全行裁汰各衙門書吏冊費一體裁四留六等情詳請具奏前來臣查陋規一項上官取之州縣州縣取之百姓上下相蒙誅求無厭卒至官民交困貽害靡窮臣素性迂拙視此陋習痛恨實深自登仕版以來惟以硜硜自守卽門包等項亦經一律禁革從不准收受分文且於接見僚屬時諄諄告誡務各潔己奉公以期吏治日有起色風聞豫屬陋規向有節壽季章漕規等項名目到豫後卽欲一併革除茲經委員陸續查明督同藩司概予永遠禁革並將攤捐各欸核明實係必不可少者酌量存留餘悉裁汰各衙門冊費亦經裁四留六統計裁去各項每年共銀九萬餘兩臬司道府各按摺詳開出欸分別酌給公費通飭一體遵行俾各辦公有資無所藉口經此次大加裁減各州縣節省已多如再不知自愛敢有虧空官帑賒

削民財及私相餽遺情事一經覺察定卽與受同科從嚴叅辦以除積弊而肅官方仰副 朝廷澄清吏治之至意

奉請設局辦理清查疏

光緒八年

張之洞

竊惟晉省患貧至今日而極然非匱乏之患而弊混之患何也自咸豐軍興費廣用急紛紜牽補不爲限斷以至於今蓋上距道光二十九年未經澈底清查者三十三年矣外困於供億之繁內困於墊欸之鉅虧挪掩覆無有窮期藩吏以淆雜爲秘局有司以拖欠爲得計若再不爲之所譬如上填下漏雖休養數十年歲入數百萬無救於貧一由於軍需報銷之案歲月過陳一由於善後之案挪移過鉅一由于交代之案未結過多而三案之盈絀虛實則相爲勾連隱互於其間三案不清遂生五弊一曰籌墊第一案軍需籌墊者十三萬搭於次案第二案軍需籌墊者五十萬搭於三案第三案軍需籌墊者四百三十三萬有奇懸宕至今其墊欠之主名正雜攤捐兵差生息無一不有卽如歲底造送軍機處戶部常年藩庫實存冊尙列舊管實存銀一百五十萬大率皆嘉慶道光以來正雜各欸之尾數凡已用未銷確係有著者例報實存夫案庫儲之籍則曰實存多金檢軍需之案則又曰籌墊巨欸忽盈忽絀矛盾已極雜攤諸欸大率類是竊思旣係部核准銷之案若當日報銷時卽爲撻撥清楚豈不徑直分明今擬檢核司冊查

對部案凡在核准數內軍需例得動用者卽將所借之款各就本款開支毋庸虛立墊欠名目徒多撥還文案其有本款現須應用或本款墊撥軍需又借他項以供布本款之用必須輾轉歸還勢難開除者分列簡明確數從容籌還如此則塵牘簡省眉目分明雖欲侵挪無從影射故以劃清籌墊爲第一義一曰濫支查籌墊諸款中當日因係實在動用屢經詳核然歷年久遠有此項可就現款支持陳款無須歸還者有前案早已渺茫欠款無人承領者葆亨在任時于此等款項放手濫發縱容家丁書吏承領者按成朋分倒扣三七二八糜費無算今雖頽波不能復迴而覆轍不可不鑒擬卽確切查核如有此類卽予勾除不准再行歸還庶免以有限之正供飽無涯之羣蠹故以刪除濫支爲第二義一曰撥抵凡州縣墊辦兵差核准未發者則本員以抵解款溯查咸豐之季同治之初軍書旁午供項浩繁且其時上司執法皆務謹嚴屬吏風尚亦多厚樸賠累誠所不免近年巧僞萌生開報已難深問甚至本員兵差長餘用之不盡並可借與他人賤售得價于是州縣欠解實銀化爲空帳從此人人覬覦交代誰肯清完徒爲藩署丁胥之利藪病國長奸莫此爲甚查從前已經撥抵結案者不可勝數碍難追究今日所存者尙多臣已嚴飭司局速將兵差墊款已抵未抵確數查清截止除本員外不准再行借抵俾州縣不致效尤故虧故挪故以禁止撥抵爲第三義一曰借動司庫遇有急需難免權宜借放然未有如晉省庫帳之紊雜者或零

星湊集並不專借一項或輾轉填補並不隨時歸還如甲既欠乙乙又欠丙丙或復欠之甲雖有算士法家猝難窮其端緒遇有動撥之款坐聽書吏指揮吏曰撥甲則甲吏曰撥乙則乙此皆司吏幕友故作紛糅以爲居奇之地索費之門以致司庫存款孰虛孰實州縣欠款孰完孰否並無確數今擬層遞撥正從流溯源務令本款之有無多少一一披露以後各支各款不許紛紛借動其有必須移緩就急者宜整勿散刻期歸還卽將簿內札庫借撥之條註銷如此則可以得存款欠款之寔而量入爲出之策有所施故以釐正借動爲第四義一曰隱匿晉省近日法紀廢弛迥異他省往往入款出款至數十萬而漫收漫放不奏不詳撫臣並不與聞必待他年報銷而後知則已時過人非虛實莫辨卽如臣六月十二日所奏查出善後餘款兩起共三十七萬有奇此款從何而來以前臣衙門並無隻字案據實屬駭人聽聞此外牽涉之處尙多現仍以次清理又如光緒六七兩年撥解曾國荃山海關防餉四十八萬之內有二十三萬兩直待光緒七年十二月曾國荃撤防半年而後補詳請奏四十八萬之外又有十萬兩直待本年五月曾國荃來咨造銷而後得知種種參差多不可解鉅款如此何論其餘現飭司局將各案通盤澈查開報並飭按月詳報收支其有動用鉅款及不在例支之內者隨時詳核庶幾一切均有限制故以稽核隱匿爲第五義蓋籌墊清則度支之數確矣濫支除則侵盜之風息矣撥抵禁則州縣之虧少矣借動止則書

吏之權衰矣。趕辦奏銷以察新虧，除免攤捐以省司墊，裁減浮費以節眾流，皆與清查庫款相爲表裏。除隨案分別飭辦外，統於此次一律清理。夫繁碎繳繞者吏之所樂，而官之所苦也；混淆牽搭者盜臣之利，而國家之害也。能去以上五弊，則簡易明白，盈虛在目，廢弛過久積案如山，首尾二三十年款目四百餘萬，而其事又爲作弊者之所不便，必將百計推宕而阻撓。蓋此實爲奸蠹窟穴之所藏，而帑藏漏卮之所在。若不於此著手，晉省終無理財節用之方。臣於上月奏設清源局，此項庫款兵差交代攤捐借款撥款各案清查統歸一局辦理，庶可通盤呈露。查藩司方大湜起家州縣，利弊素悉，且到任未久，無所用其迴護。臣卽責成該司會同臬司冀寧道並添委補用道高崇基督飭局員迅速辦理，限以五個月於年內將各案一律清查完竣，相應請旨嚴戒晉省大小官吏勒限辦理，庶各該員知所悚惕，不致諉延總期於斷焚絲而挽宏綱，塞旁流以歸正派。臣賦性迂直，不敢避勞怨而不爲，俟辦有規模再行詳晰奏聞，並開單咨部查核。

籌款裁抵攤捐疏

光緒八年

張之洞

竊臣甫入晉境，既問民間之疾苦，因問官之疾苦，則僉以攤捐爲累。對攤捐凡關繫一省公事用度而例不能銷，則科之于州縣者也。晉省自乾嘉以來，州縣解交兩司暨本管府州之攤款通計需銀十一二萬

兩節經前撫臣成格鮑源深曾國荃先後議裁議抵時有增減至今尙存常年攤捐十七款一平好鐵不敷價脚部飯部費等項一潞綢不敷例價盤費一農桑絹不敷例價盤費一毛頭紙不敷運脚盤費一京餉津貼差費一科場經費一歲科考棚經費一兵部科飯食臬司兵部奏銷印紅飯食一秋審繁費一臬書飯食一省城臬府縣三監繁費一土鹽公用一各府州歲科考經費一交代繁費通計約銀十萬兩實爲官場第一鉅累大率上缺所攤一千餘亦數百金州縣無從取辦或移甲就乙暗虧正供或剝肉補創苟且稱貸即使批解如額固已力盡筋疲亦惟有私徵勒派受賄鞫獄以取償於百姓臣以爲欲清晉省吏治必先盡去攤捐之累使州縣之利寬然有餘而後下不至以朘削者累民上不至以虧挪者累國晉省地瘠民貧卽所謂脂膏之區本已遠遜他省廉俸減扣以來辦公竭蹶益以攤捐之累於是自拔者少而自愛者益稀且交代膠葛多因攤捐常有官隔六七任案懸十餘年而調算咨催糾纏不已致令官斯土者率皆愀然有逋負牽掛之憂而毫無潔身奉職之樂此不特有妨澄叙之方恐亦非盛明熙皞之世所宜有也數月來督飭兩司以下各官通籌詳議決除此弊使可刪者徑行刪汰可節者極力撙節必不可刪必不能節者就本省籌畫閒款抵補現已籌定辦法通飭舉行專設一局辦理裁抵攤捐以清吏治之源名曰清源局惟平好鐵一端事重而欸鉅難以全籌綢絹五項目繁而累深即使代爲籌欸而仍

有糾紛淹滯之苦謹另片奏明請 旨辦理如蒙 俞允則六項之費可以變通從省其不足者仍由本省籌畫尙可勉爲晉省牧令苛累一清無可藉口察吏之令可以必行惠民之政可以下究矣抑臣更有進者攤捐欠解不能參追往往急需已至而本款不來惟有於司庫移款墊付遇有參故極累之員欠者終欠則藩司又取他款以掩補之夫攤捐待用之款不能暫停而攤捐應解之銀十欠其五然則司庫年年挪墊無慮數萬金皆是何物窮其所歸不侵耗正款而不止其始則病官吏其終則害庫儲此亦無形之漏卮也臣察晉省歷屆清查報銷各底案正雜各款皆易尋求獨至攤捐一項煩瑣繳繞交代之推宕司庫之撥抵輾轉繞算新舊牽纏大約奸胥作弊之窟穴猾吏取巧之伎倆盡在其中將此葛藤剷盡一披露於庫款交代均有裨益

請動支釐金抵補鐵價片

光緒八年

張之洞

再晉省攤捐之最爲官累者無如平好鐵每年應解平鐵一批八萬四百九十八斤好鐵四批共二十萬斤例支腳價銀一萬一千三百餘兩尙不敷價腳及部飯部費盤費等銀三萬九千餘兩由州縣攤賠各官苦之光緒六年前撫臣曾國荃曾有例支者免扣三成不敷者動支釐金之奏當經戶部議駁在部臣自爲恐啟效尤起見迄今又閱兩年臣熟考利病實有不得不申籲于 聖明之前者查例支價腳定自

百年以前謹案 國初至雍乾之世百產豐盈物價輕賤百工庶役以及轉移職事之間民僦值無多考之 本朝掌故及前人文集筆記大率其時每銀一錢抵今日三錢之用自俸餉大端與夫一切工程料物價值當日皆綜核而出之故同一銀數昔則常有餘今則日形不足凡涉例價無不皆然百年來物價人工日貴而浮費耗蠹日益多承應官物者由此困矣趙代爲九州產鐵之區今非缺乏自潞安平定被災戶口凋傷工匠略盡粗工則因民流而開采者稀細工則因民拙而學製者少故今日不患無鐵而患無工鐵爐之出貨不足以供鐵販之取求出鐵既艱鐵貨亦貴駝畜既少運費亦昂價脚日以增而州縣日以苦自經六年議駁以來雖有攤捐此項鐵斤之名而處處經欠月月催追至今並未清完仍歸司庫籌墊臣到任以來考求鐵政將官鐵局章程詳加稽核派員親赴省外鐵爐訪究利害事事求實求節從前糜費浮銷居奇壟斷之弊全行掃除選廉正精密之員總司其事計每年可省銀一萬六千兩然尙短銀二萬三千餘兩雖欲設法籌補苦於爲數太多除曾國荃所請免扣三成一節有碍定章不敢申請外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晉省地貧官累略序補苴所有前項不敷鐵價鐵脚等費可否比照例價脚價之數准其暫於本省厘金項下動支銀一萬一千三百兩稍資津貼以五年爲限俟五年後物力漸裕再由本省籌發其餘不敷銀一萬二千餘兩由臣籌款抵補至晉省釐金有由各局卡徵之行商者近年收數

甚微無非藉口攤捐賠累百計枝梧如蒙 聖恩明予體恤稍減積累該員等具有天良臣竭力整飭必能使州縣每年收數較前漸增足以敵此項而有餘鐵款既無攤派則通省攤捐之害可以廓清

設局辦理科場裁免行戶支應緣由夾片

光緒八年

張之洞

再山西省文武鄉試向歸陽曲縣承辦所需食用各物皆省城行戶及附省州縣民間支應總行科之於零販甲長歛之於農工灑派有追呼之煩交納有羈留之苦甚至深山極僻之靜樂供鐵千里以外之蒲州供紙行戶藉口支差從中漁利科場之年百物騰踊不止三倍因以累及赴試之士在省之居民首縣每遇科場輒稱賠累緣監臨提調監試以下文武各官位皆出首縣之上各衙門之家丁吏役百端需索勒取使費承辦者不堪誅求以致食物泛濫聞舍敝漏疾病叢生故承辦之知縣支應之工商農民入闈之官員士子皆以爲苦而市僧衙蠹則利焉計文武場一次實用不過二萬餘金首縣賠累至三四萬金騷擾奔命者省內外十餘州縣此時晉省官民交困必應優恤本年壬午科鄉試督飭司道另籌公款將民間各項支應一律永遠除免禁止行戶藉口抬價查江南浙江湖北諸省裁定以來科場事宜皆是設局委員經理其法甚善茲特設科場供給所遴派候補知府周天麟爲總辦並正佐數員幫辦差委百物必求豐潔價值必求核實浮華糜費痛加禁改各色陋規全行裁除應用各物刊單定數鈐蓋監臨提調

關防張貼各所額外勒索者徑稟監臨立即懲辦惟藩司胥吏及陽曲縣貢書向來據爲利窟最稱騷擾此次改章已經優予津貼難保不意存無饜藉端挑剔已責成藩司嚴查各該吏如有勒索誤公者從重懲辦至貢院年久失修圍牆庫下屋宇傾圯實不足以重試典現已籌擬修理務令整嚴完固並於大門外創建兩廊七十餘間以備士子止息所有設局辦理科場裁免行戶支應各緣由理合附陳

裁減公費禁止水禮各緣由疏

光緒八年

張之洞

竊查外省臬司道府直隸州等官辦公每患不足廉俸扣減益形支絀不得不仰給屬吏其歲時餽送向有三節兩壽季規到任禮程儀諸目各省皆同山西亦然大吏之講求吏治者知其足以累州縣而又無以處司道府州於是乎別籌閑款明定公費使上無匱乏下無挾制故近年各省遵 旨議定公費之案屢見奏章然其款必有所出如三江閩蜀諸省或取之釐羨或取之漕折或取之鹽平倘別無可籌亦必量加裁減然後著爲定數凡以意在恤下而已自光緒六年王定安任冀寧道時懲於晉省官吏之貧窘舊日規禮不能尅期如數因懲患葆亨巧立裁汰陋規之空名改立公費以便其私舊日止送水禮者一律改爲實銀並妄稱裁去一二三成朦混飾奏州縣由此重困人人嗟怨物議沸騰臣抵晉後案考其實則皆明減暗增甚至自無而有自少而多原奏所謂核減三成者僅止兩縣其餘僅減一成半成而合以

加平加色較舊數實爲過之且向來致送規禮每年五六次之中必短欠一二三次不等至水禮一項厚薄有間辭受無恆即使收納不過數色今則化私爲官轉絀爲贏公然委員專提公費於領款坐扣以致歸綏道屬向無節壽陋規者藉口新章一律添收橫徵巧取敗壞官常莫此爲甚矣臣除晉省苛政首將原議臣衙門公費一萬九千五百五十兩供支桌飯六千四百兩暨此外一應查庫門包等陋規全行裁禁旋將通省公費就光緒六年原定數目體察情形分別裁汰臬道府州所收公費除河東道全裁外其餘酌量核減其著名瘠苦原有解送公費者如永和蒲縣大寧平魯吉州汾西和順榆社寧鄉寧武偏關沁源屯留沁水靜樂五寨天鎮五台右玉定襄左雲霍邱廣靈岢嵐嵐縣等二十五州縣全行裁免著名瘠苦原無解送公費者如石樓應州山陰垣曲平陸等五州縣申明永禁口外各屬新增解送公費者如歸化城綏遠城薩拉齊清水河托克托城和林格爾等六廳仍行裁革其餘舊有解送公費尙非瘠區者六十四廳州縣概行減半各屬中如鴈平道暨朔寧平汾澤五府遼沁隰三直隸州或地居瘠苦或刪減較多不能不量予補苴卽於臣衙門所裁各費之內酌提津貼綜計裁減之數除津貼各屬外爲兩司各道歲省銀六千二百一十一兩爲各府直隸州同知通判歲省銀一萬四千五百六十九兩爲州縣歲省銀五萬八千一百三十七兩通計爲合省屬官歲省銀七萬八千九百一十六兩晉省餽送上司水禮之

風亦爲巨害實與節壽無異送時開票持票折錢優缺每年五六次統計所值撫藩兩衙門豐者二三千金約者一二千金以下衙門遞減有差廉者不收收者率留其半一年所費亦復不資今一併嚴申勵禁刊印章程以本年四月爲始通飭遵行臣平心審核此次所定固一本於損上益下之義然實亦足數辦公絕無強人以所難之事此後倘有於裁減之外橫索巧取者當卽効治其罪

請 派大臣查辦片

奎斌

再兩旗爭界一事業經臣專摺陳明至土默特蒙員廢弛旗務苦累兵丁更有不能已於言者謹就訪聞所及爲 皇太后 皇上陳之查歸化城土默特 國初定制官員兵丁均無俸餉每戶撥地四頃作爲養贍原足顧其身家迨後支派繁衍地分見少治生乏術餬口維艱其絕戶地糧往往被該管官從而乾沒兵丁原不准互相交產亦惟該管官得以朦混兼併積年既久侵奪遂多兵日以貧官日以富該旗幼丁年至十六卽須編入丁冊按春秋二季每丁派制錢一千數百文名曰攢差錢過輪查戶口之時科派尤甚兵丁散居鄉里向無差操雖有向上之心苦無進身之路懦弱困於饑寒强悍者流爲盜賊該旗戶口之所以未臻蕃庶者職是故也闔旗設叅領十二員無一錢之俸然莫不高居大厦坐擁良田並非世襲之官儼然相承累世則其把持旂務專事掊克損下益上可概見矣該旗例定於春秋二季調蒙兵

一千名操演一月每名日給盤費銀五分共需銀三千兩另有公費銀四千兩均由歸化關按年支領聞該旗每季調兵僅數十名操演僅三五日不知此項領款作何開支無怪兵丁惰窳自安相沿成習既無鞍馬又無器械伍列行陣之不講更無論矣當咸豐同治年間土默特迭奉征調該旗有如許兵丁不思整飭訓練坐視叅領等官尅扣敗壞而不顧良可慨焉伏思土默特之廢弛雖不自副都統奎英始惟該副都統在任最久不免有見好屬員之心以致各叅領專擅營私無所不至升任撫臣張之洞於去晉之時密陳該副都統不識大體人地未宜亦實有見於此比來旗丁困苦益甚於前而叅領恣睢有加無已若不早爲之計竊恐貽累邊方將有不可收拾者當此之時倘得明幹大員盡心區畫節慎歲支嚴杜虛耗酌加練費實力勤操儘可於整飭旂務之中寓優恤蒙丁之意綜核該旗歲支練兵盤費並公費七千兩有各廳徵解生息銀四千六百餘兩各項地租銀二千餘兩備買穀價銀一千五百餘兩另款穀價銀八百餘兩歲共得銀一萬六千兩在當時立一款必有一款實用今則藉名開銷亦惟圖飽私橐而已此外該旗煤窑牧廠房基地基皆有進款爲數甚鉅倘能一一清釐胥歸核實必能籌集若干爲添練經費不惟武備日修卽窮苦蒙部亦可漸有生路於邊地藩籬洵有裨益

竊理財之要在量入以爲出考之禮曰財用足故百事成又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是知財用窮乏則苟且之法繁興卽天下之大患潛伏非小故也我朝用兵之費未有如今之多且久財用窘乏亦未有如今日之甚者軍興以來近三十年用財曷止萬萬迄寶宇底定而甘肅新疆需餉孔多除明春一軍業經裁撤不計外以現在調撥而論劉錦棠譚鍾麟關內外之師歲撥銀七百九十三萬兩是爲西征軍餉若西甯歲撥之一萬兩甯夏歲撥之十萬兩涼莊歲撥之八萬四千兩尙不與焉金順一軍并接統榮全景廉舊部歲撥銀二百二十八萬兩部墊三十六萬兩是爲伊犁軍餉若巴里坤專餉迭次提撥之四十萬兩不與焉錫綸接統英廉所部并新募諸軍歲撥銀三十三萬兩是爲塔爾巴哈台軍餉長順接統恭鏜所部歲撥銀九萬六千兩是爲烏魯木齊軍餉若張曜所帶豫軍歲需銀六十餘萬兩向由河南供支不與焉以上西路各軍每歲共需銀一千一百八十餘萬兩遇閏加銀九十餘萬兩軍需而外善後經費又每次動撥數萬數十萬兩不等事權本未畫一故勇無定數餉尤無定額通盤計算甘肅新疆歲餉耗近歲財賦所入六分之一各省關或括庫儲或向商借剝肉補瘡設法籌解已屬不遺餘力而各路猶以餉不足用屢請於朝臣部不得已爲之提撥積欠各省關解積欠則停月餉解月餉則停積欠雖疊奉諭旨令統兵大臣將欠解之藩司監督指名嚴參而各將帥深知艱窘情形礙難參劾公議旣窮不得

已私函婉託委員守催提解偶有不前飛章告匱咸謂嗷嗷待哺奏請部儲臣部無可指撥不得已於封儲洋稅項下動撥數萬或數十萬兩以救其窮此處甫行領完彼處告急又至事同一律本難歧視不得已再撥庫儲所有歷年部墊餉銀各省關未能悉數清還出款暗增入款暗耗臣等以部庫關係根本儲積無多實難輕予外撥而各處領到部餉甫清舊欠又有新虧不得已另向商借或將浮報勇數暗地賠償或將應協餉銀明請抵補一款未清又借一款重重計息愈累愈多近來所償息款將近千萬上損國帑下竭民膏艱窘情形日甚一日查光緒八年分各省關實借西路餉銀尙有五百八十萬兩劃還洋款銀二百一十六萬九千餘兩部墊銀四十八萬兩部庫另撥銀八十一萬兩各軍共受協餉銀八百五十三萬餘兩夫協餉必出於庫今則庫款空虛矣從前因軍餉不敷務求節省葬銀紅事等賞久已悉停廉俸兵餉役食莫不減折一切支款又須減平綜計裁省之數悉以供軍既供本省各營又顧各路協餉預挪來年錢糧不足填補上年舊欠疆吏則以羅掘一空頻登奏牘臣部亦以庫款支絀屢瀆宸聰上年籌辦海防西路協餉頗難兼顧各省奏請改撥臣部幾無可改各省奏請停解臣部何敢遽從各省聲稱萬分艱難臣部猶謂務當籌餉不量其力徒託空言天下無大患難之時猶且拮据如此萬一海疆有警歲入更減各省自顧不暇西路之事何堪設想且協餉究出於民今則民益困窮矣查咸豐初年始行

抽釐助餉於關稅之外復設釐卡迹近重徵大吏諭民以暫時抽收事竣裁撤小民均切同仇之義勉強輸將其後釐卡愈密法網愈周析及秋毫販賣俱不得免皆因軍餉不足迄今未能遽裁計每年報部收釐數目千數百萬至外銷之欸與夫吏員所侵蝕書役所索取又無論已層層剝削竭澤而漁商賈咸謂事竣不裁久爲商累貨物昂貴終歸累民至於田賦所出俱有常經軍興既久供億不恒遂隳經制如四川之按糧津貼捐輸已近加賦各省遭賊蹂躪城池甫復遽事徵收兵燹子遺靡得喘息本年之錢糧既須完納歷年之積欠又須帶徵餉需緊要不得不嚴其考成考成綦嚴不得不出於敲朴至於州縣之勒派胥吏之營求尙不在其中而民間捐貲以應差徭攤派以辦團保又無論已雖官非增賦而私已倍輸數十年來海內疲弊戶鮮殷實田多汙萊率以此故近年如山西河南二省迭遭大旱死亡枕藉閭里爲墟竭全力以救之僅有存者至今元氣未復生計蕭條上年山東黃河潰隄橫流千里沿河之衆半付波臣輾轉流亡以百萬計雖蒙 聖恩截漕發帑恤此災黎猶有居無室廬食無藜藿鬻男賣女聊圖苟活者饑民旣衆隱患方深至於順天直隸湖北江蘇浙江安徽河南四川等省水旱偏災又無論已大亂甫靖又遭奇災一切苟且之法皆未停罷臣等竊危之伏查我 朝戡定準回兩部舉全疆二萬里隸之職方其時府庫充溢當世猶不免耗中事西之疑今則庫欸空虛如此民力困窮又如彼而西路軍餉數倍

於國家全盛之時悉索以供靡所底止若不預爲籌畫仰屋徒嗟倘蒙聖明垂詢空虛之故臣等毫無補救實難辭咎卽聖慈不加譴責天下萬世清議其謂之何臣等再四思維耗中以奉邊終非長策但西陲要地非內地爲之調撥亦不能支是用稽考舊章旁參衆說不揣冒昧敬爲我皇太后皇上陳之一曰定額餉甘肅新疆歲需撥餉千數百萬斷難供億且斷無全解之理徒使應協者任意挪移盈虛難考受協者藉口欠解借墊頻仍皆額餉未定之故查道光年間額兵尙未裁減臣部估撥甘肅新疆歲餉等項四百四萬兩或四百十五萬兩有奇除留抵外實撥銀三百餘萬兩咸豐年間陸續裁減裁扣每年計撥銀三百二萬兩除核減折放留抵外僅調撥銀二百四十四萬五千餘兩追回逆搆亂攻剿之師另撥月餉額餉久已停解光緒四年西路漸就肅清前督臣左宗棠覆陳新疆情形摺內請於三年之後部撥甘肅新疆的餉每年以三百數十萬兩爲度臣部議覆屆時再行奏明辦理迄今已逾三載之期所有甘肅新疆各軍餉應照左宗棠奏案每年調撥的欸三百數十萬兩不准各省蒂欠合之本處歲入留抵之欸已在四百萬兩上下嗣後不准再向商借亦不得率請部儲經久之圖莫要於此一曰定兵額查關內減兵裁勇已有規模惟關外統兵大員太多均得專摺奏請招募兵勇迄無定額現查劉錦棠所部馬步二萬三千餘人張曜所部六千餘人烏魯木齊古城兵勇八百餘人巴里坤官兵九百人金

順錫綸所部約二萬餘人綜計全疆兵勇數逾五萬較承平額兵四萬之數已多一萬有奇力分於將多財匱於兵衆臣等竊以爲新疆既改設州縣時勢變遷烏魯木齊巴里坤古城庫爾喀喇烏蘇等處自遭回亂旗丁所存無多宜歸併伊犁卽以伊犁將軍專轄旗兵如內地駐防之例應令劉錦棠等通盤籌畫就餉數而酌留兵勇應併者速併應裁者速裁合南北兩路滿蒙漢兵勇總不得逾乎舊額四萬之數現在防營無事口分尙給行糧若有事之時加餉則款愈難籌不加則何以示勸臣等擬仿成法量爲變通暫以二萬人爲勇改行糧爲坐糧出征外域始照行糧支給再於客勇之願留關外者加選精壯萬數千人規復制兵照土勇章程支給其駐防及臺站卡倫各項官兵口分有較土勇少者毋庸議增以節餉項惟各路兵勇餉章歧異約有數十等應令劉錦棠等查明各路章程殫心經畫力任其難將兵數勇數餉數妥議定章奏明辦理 一曰一事權查新疆南北兩路歲需兵餉等項向由該將軍都統參贊大臣核明確數預先在甘省調撥仍由陝甘總督將調撥各數歸入甘省兵餉內於年終造冊具報臣部於冬撥案內彙總撥給至今成法蕩然募勇則各請專餉善後則各立章程餉則各自迎提浮開盤費局則各自添設經費尤多至無事之員亦復張頤待哺一官之費耗十數勇之口糧官階無可清查虛冒更難考核卽如前烏魯木齊都統恭鏜所部一千餘人開報差員至一百七十餘名幾於數勇一官紛紛濫支薪水

尤出情理之外良由事權不一無所考核以至於此雖有督辦軍務大臣而各將帥位敵勢均究不能如內地督撫可以節制全省今議調撥額餉彙總發給必須得人總會其成俾各營章程畫一解到之款專歸一處分撥各軍各路差員儘可裁撤以裕兵食臣等所議三事旁參遠證理在不疑猶慮有阻臣等之議而撓臣等之說者或曰西事孔棘今昔情形不同撥餉千萬猶苦不支乃僅以三百數十萬兩爲額西陲瘠區歲入有限爲邊計者不已疏乎不知內地根本也邊陲枝葉也公私匱竭則根本傷根本傷則枝葉將安所附夫天下之患不在於外常在於內史冊所載具有明徵今自通商以來寰海之內皆有敵人幾於無處不防遇事虛聲恫喝使我常爲之備師老財匱以冀乘間一逞方今要策在蓄財力以待時斷無偏重一隅之理新疆距神京萬里而耗竭中原予人以隙非計之得也溯查同治初年各省辦操辦防未能兼顧額餉每年調撥新疆經費僅四十萬兩尙未解齊此後若有缺乏客勇剽悍豈止譁潰堪虞欲求如旗兵之甘心窮餓誠不可得能不爲之寒心哉卽謂邊備不可不修而籌畫必歸久遠故額餉宜復復額餉當裁勇以復兵屯田以抵餉所議額餉原係左宗棠奏案其時甘省尙未裁兵也查左宗棠奏甘省裁兵節餉案內較咸豐年間調撥二百四十萬兩之數已減去銀四十九萬二千兩有奇是調撥應減爲一百九十餘萬兩今照左宗棠原議以三百數十萬兩爲額實已多銀一百數十萬兩此外尙有本

地租賦雜稅釐金等款可資抵放誠如左宗棠前奏新疆利源可開流亦可節就地取資之說將來調撥尙應照咸豐年間成案核減若徒求目前調撥之多而忘日久難繼之患變出意外恐非淺識所能窺耳或又曰逆酋勾煽回衆俄人潛蓄陰謀縱使益兵猶慮疏失裁客勇則軍威不競減勇餉則口分不敷所慮得毋未周不知自古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顧謀略何如耳若處處填塞兵勇則備多力分善用兵者必不出此方今養勇太多浮冒居其半老弱居其半而西陲各軍日虞敵至不敢遽裁坐致罷敝久皆無用殊爲失策夫用兵猶弈棋然巧者熟審全勢置數子於要害足以制人拙者昧犄角之方卽布子滿局不免於敗現議汰弱留強合全疆兵勇以四萬爲額一半列戍爲防守之局一半居中爲游擊之師苟將得其人軍無虛籍平時屯田以勞勩之農隙訓練而整齊之必大可恃縱俄人啟釁逆酋窺邊悉衆征行不難調關內之兵防固後路固不在多養無事之役耗 國家有限之財也議者以爲兵多足恃譬之千金之家常慮盜賊日需數十人以防之盜尙未至不終歲而千金之家已爲竄人矣勇餉不敷之說謂爲關外糧價昂貴今查關外糧價與關內不殊且有比內地稍賤之處前據劉錦棠奏稱頗有穀賤傷農之患況楚軍坐糧已較土勇爲優土勇章程較之制兵額餉已加二三倍亦不爲少遠考之軍需則例出征加給鹽菜事竣卽應住支近考之劉錦棠張曜所議亦以改行糧爲坐糧招募土勇規復制兵爲請但

須嚴禁尅扣軍餉口分必無不敷至各城回民雖衆同是血氣之倫綏之斯來虐之則叛疆臣仰體 皇仁奉揚風化蚩蚩之氓未有不帖然服者間有頑梗之輩不難誅鋤又何勾煽之足慮哉竊揣衆流所議略盡於斯臣等亦非故爲高論漫相窮詰至於用人者 皇上之大柄臣下所不敢言而籌兵籌餉疆吏與臣等當共體時艱勉圖久安長治之規以維 國本劉錦棠身膺重寄洞悉邊情尤當葢此一簣之功恢宏遠略相應請 旨飭下督辦軍務大臣劉錦棠等會同陝甘總督譚鍾麟統籌全局就左宗棠原議歲撥三百數十萬兩之數會計所有甘肅及新疆南北兩路某處酌留若干兵勇某處實需若干錢糧賦稅留抵若干劃還洋款若干屯田抵餉若干一切經費若干無論如何區畫總應照原議餉數量入爲出一俟議覆到後臣部卽於本年秋季照新定額餉將十一年分餉項預爲奏撥該大臣務當力求撙節慮始圖終庶免牽動大局臣等幸甚天下幸甚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二十六目錄

戶政三 理財下

奏陳開源節流章程疏 戶部

開源節流事宜二十四條 戶部

查明勘礦廠情形試行開採疏

林則徐

遵 飭核詳稿

程國熙

請開粵西礦利條陳

謝光綺

閩省請開辦鉛礦疏

楊昌濬

請開禁出口硫磺片

劉銘傳

籌議礦務擬招集商股延聘東洋礦師疏

唐炯

遵議漠河金廠開辦事宜疏 總署王大臣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二十六

上海葛士濬子源輯

戶政三 理財下

奏陳開源節流章程疏 戶部

光緒十年九月初五日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現在軍餉緊要應如何預爲籌畫之處著軍機大臣戶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會同妥議具奏醇親王奕譞著一併與議欽此臣等當卽公同集議伏查本年六月戶部會同軍機大臣有通盤籌畫接濟餉需之奏令各省裁節用欸專供海上兵糈並令各省於兩箇月內將某項裁減若干每月籌畫若干迅速籌備開單奏明又本年七月戶部於奏請添撥部庫邊防經費摺內陳明籌餉緊迫此後凡有戶部指撥各項海防餉需無論各省藩運司道監督等如能照數批解毫無貽悞由戶部半年題奏一次照軍功例請給優獎其有支吾推諉遲誤者由戶部隨時嚴叅嗣經各直省迭次奏請撥餉均經戶部或准添領部餉或許截留京餉或停應撥協餉或令改解原餉隨時覈辦一出於移緩救急爲一時周轉之計而於其何以持久俾無缺乏方切焦慮亟當妥籌今欽奉 懿旨復令 臣等會同籌議 臣等竊以爲國家理財一政行之無事之時較易行之軍興

之際實難行之小有撻伐之世尙易行之大亂初平之後尤難自咸豐同治以來粵匪亂起海疆事滋中外用項日增月益彼時籌餉卽難然各省廣開捐例初議抽釐各軍每自謂供餉之方未全勞廟堂之籌措兼之改幣行鈔大減放欸勉爲敷衍京省之需髮捻平後西路海防兩處用尤浩繁一歲所入不足供一歲之出又十五六年矣戶部前於光緒二年奏總覈度支六年奏籌備餉需深覩大亂初平民生彫敝新增入數皆有占定支款舊例賦稅荒缺未能滿徵非及早綢繆無以爲自強之基無如內外臣工因循成習情面未除言而未必行行而未必實恭查同治九年欽奉 上諭近來內外臣工往往遇事機緊急徒事張皇追禍患略平則又泄沓成風爲目前自安之計卽使飭立戰守章程而在事諸臣奉行不力有名無實遂使朝廷深謀遠慮均屬具文似此因循成習何時可冀自強何時可平外患宵旰焦勞無時或釋等因欽此臣等平時敬讀此 旨輒深愧憤今茲法人構難戰事未已目睹時艱敢不同竭愚忱力圖匡濟竊維自古理財之道不外開源節流一事今謹將臣等商擬開源節流各事宜另繕清單恭呈 懿覽一俟 命下由戶部分行中外一體欽遵照辦迅卽施行並由戶部再行申明光緒六年所奏籌備餉需及本年六月會奏籌畫各路餉需各原議嚴切催令各省於此次接奉 諭旨後分別勒限四五箇月一體認真分別舉辦如再視同具文遲延不復或竟空言搪塞實無整頓於來年六月底限滿之日仍

應由臣等會同切實考覈具摺奏參

開源節流事宜二十四條

戶部

現因海上防務喫緊餉需支絀邸面奉 皇太后懿旨會同總理衙門戶部擬定開源節流章程十二條入奏奉 旨允准已飛咨各直省大憲照章遵辦實事求是至明年六月爲限令各覆奏各省奉行不力具文搪塞者由戶部指名嚴參今將章程開列於後

一領票行鹽酌令捐輸查同治年間前兩江督臣曾國藩於兩淮踵行票鹽修築清水潭案內令各票商按一票捐銀四百兩光緒六年戶部奏令兩淮票商以一年一運爲斷每年每票除豫繳正雜課釐外仍按年捐銀一次作爲票本分上中下三則上則捐銀一千兩中則捐銀八百兩下則捐銀六百兩合所銷引數計算每年約可收銀五六十萬兩嗣據署督臣吳元炳奏以兩淮票商等公捐銀一百萬兩請免年捐奉 旨允准賞收在案今籌辦海防臣等擬請酌中辦理查淮南五百引爲一票每年約銷四十萬引上下淮北每百引爲一號每年應銷二十九萬六千餘引茲酌定淮南每引捐銀四錢淮北每引捐銀二錢合兩淮以七十萬引計算每年可捐銀二十二三萬兩爲數無多不致累商如蒙 俞允臣部卽飛咨該督轉飭運司鹽道及督銷局員自接奉此次部文之日起按引收捐作爲每年永遠定額並於應徵課

厘外分別造報戶部查核勿任牽混從前如有私行按票攤捐之款先後一槩革除其餘有鹽務各省應令各督撫體察情形能否一律仿照辦理迅卽妥議具奏毋得遲延推諉此項銀兩應專備部提部撥不准挪移擅用

一整頓鹽務查各省鹽務例定按年請領部引行鹽納課道光中葉兩淮始改行票自粵匪竄擾各省創辦抽厘濟餉兩淮踵行票鹽兩浙福建節次亦奏行之每票仍按引計算但不赴部領引兩淮課厘並徵淮鹽楚岸借銷川鹽川鄂兩省分抽厘銀兩浙課厘並徵福建課耗厘三項並徵是各票商雖未規復綱引實與引商無異此外各省引商票商官運民運辦法或有不同近年歷經言官條奏加抽鹽厘戶部均議令鹽務各省實心整頓九年御史桂霖條奏鹽務戶部分別省分繕具清單奏令各省興利除弊本年左中允崔國因條奏又學士陳寶琛奏請普加鹽厘戶部議令抽厘各省議章奏覆僅據曾國荃奏請加抽川厘三文卞寶第奏請加收川厘二文外再加一文餘皆久未入奏今又奉 旨籌餉應再催令各省迅速妥籌定議酌定二三成之數或照課額加收或照厘數加收或照每鹽一斤酌加制錢幾文尅期奏明興辦以濟軍食仍將加收各數分別咨報戶部備考雖其事異宜原難強同其要惟在嚴杜厘卡侵漁私販偷漏而已若各省能再將咸豐同治年來抽厘辦法一體查覈各尋繹其抽厘最旺之年由何而得

抽厘不旺之年由何而失更將其日增月益就款開除用項實力破除情面認真厘定總期減少一分冗費自可多濟一分餉需縱一二處實有未能加數再抽之鹽厘豈天下真無可設法整理之蹉政如四川鹽務經督臣丁寶楨不避嫌怨一洗積弊歲入鉅款他省果能認真覈實必有增益切勿觀望宕延空言搪塞而於籌餉毫無實際

一就出茶處所徵收茶課據總理衙門單開光緒八九等年出口茶數多至一萬九千餘萬斤查道光年間英國所收茶稅約計每百斤收稅銀五十兩而我之出口稅僅納銀二兩五錢不及其十分之一今擬設法整頓茶課或照甘肅茶封之例每五斤徵銀三錢就圍戶徵收增課甚多而洋人無所藉口或照甯夏延榆綏等處茶引每道徵銀三兩九錢之例於產茶處所設局驗茶發給部頒茶照每照百斤共徵銀三兩九錢經過內地關卡另納厘稅驗照蓋戳放行不准重複影射所有茶照按年豫行赴部請領原領執照一年之後作爲廢紙如此徵收亦與洋商毫無窒礙或於產茶處所驗茶發給部頒茶照既完課三兩九錢再倍收銀三兩九錢前後共收銀七兩八錢將向之一切雜費均予豁除惟於各海關及邊卡凡應納洋稅處仍照向章完納若在內地行銷販運無論經過何省何處厘卡關權均免其再完稅厘則改厘爲課改散成總旣便稽考或免侵漁惟圍戶及販商若何稽查可無走漏應令各省督撫參酌定章覆

奏辦理

一推廣洋藥捐輸查廣東省光緒初年籌備海防由藩司招商黃近源包抽通省洋藥捐銀每年認交洋銀四十二萬元五年爲滿每年遞加二萬元嗣於光緒七年經兩廣督臣奏准新商李玉衡自光緒六年接辦每年包抽洋銀九十萬元仍五年爲滿各省如能仿照廣東辦法招商包抽每沿海各省以百萬兩不沿海各省以數十萬兩爲率約可得銀數百萬兩惟各省水陸情形不同或有不能仿辦自應另籌辦法查通商善後條約內開洋藥止准在口銷賣一經離口卽屬中國貨物祇准華商運入內地外國商人不得護送其如何徵稅聽憑中國辦理等語是運入內地之洋藥如何徵稅按照條約洋人原不能干預今擬不分洋藥土藥發給華商行坐部票按票捐銀以助軍餉其行票一項應填寫商人姓名籍貫按年請領每票定以十斤每斤捐銀二錢經過關卡查驗另納稅厘並由各關卡于部票內填註該商經過年月日上印蓋戳爲憑以杜重複影射無票者將貨充公並行懲辦其行店坐票填寫鋪戶姓名字號住址無論資本大小按年令捐銀二十四兩每年仍換票一次如無票者不准開鋪售賣並行懲治惟洋藥一離口岸散漫難稽且私帶私販如何防杜應俟各省議覆定章一律舉辦其未經離口之洋藥仍照條約辦理不在此例

一推廣沙田牙帖捐輸查光緒六年廣東省籌辦海防奏稱每沙田一畝捐銀二錢是年該省撥過海防經費沙田捐輸銀二十餘萬兩沿江沿海有沙田者原不止廣東一省如江蘇安徽江西等省蘆洲沙田最多多係富紳豪民踞爲沃產廣東既有此項捐輸他省亦可照此仿辦應令有沙田省分按廣東辦法酌量辦理又查同治二年六月間准江蘇巡撫咨請勸商捐輸牙帖請由部頒發經戶部援照湖北江西章程奏明頒給部帖並將條款十六則隨帖開列查條款內開各行商人捐領新帖係爲報効軍餉其從前各衙門陋規一概刪除酌定江蘇上海地方上等捐銀五百兩二等捐銀三百兩三等捐銀一百五十兩下等捐銀五十兩偏僻等地方上等捐銀二百兩二等捐銀一百五十兩三等捐銀一百兩下等捐銀五十兩應令永爲定額以裕經費等因竊維從前籌備軍餉江蘇既經請行今尙間年赴部請領牙帖此外惟湖北陝西有牙帖捐款他省有無似此舉辦無從詳考擬令各省一體查明生意較旺及偏僻地方能否分別定則捐發牙帖裁免陋規各省卽以萬家計截長補短每家銀一百兩計或可得銀百萬兩上下於餉不爲無補

四

一煙酒行店入貲給帖查同治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兩江總督曾國藩奏稱江北糧臺進欸有統捐及花布行棧捐名目竊以從前軍需緊要江南省會辦行棧鋪捐湖北巡撫胡林翼亦有抽收行店月厘辦法

後以軍務稍平部議停止現在軍餉緊要擬收行店銀款以濟急需惟查各項行店若一概抽收又恐物價騰昂惟烟酒兩行棧店最多獲利頗厚若稍有抽取究於民生日用無大關係然月厘鋪稅又似漫無限制易滋中飽不若仿照牙帖辦法頒給烟行酒行部帖核其成本大小明定科則按年交納課銀一次應由各省督撫查明除資本微末鋪戶不計外每省烟酒行店大店各實有若干處所某某字號住址某處核定課銀數目造冊請帖定限解款以杜欺隱之弊

一匯兌號商入資給帖查農民力田皆完納丁漕販商富商亦納厘稅惟京外各處富商分設匯兌票號毫無交官之款憑空罔利坐擁厚貲卽以錢鋪而論查刑部定例不准私自開設不准私自出票如違照例治罪律有明條乃近來票莊紛紛任意添設全無限制奸商設爲騙局始則揚厲鋪張繼則侵蝕關閉流弊滋多上年胡光墉所開阜康及胡通裕票號倒欠公私款項極多尤爲可惡嗣後京外匯兌票號應令請領部帖以便稽查擬參仿牙帖辦法如有匯兌票號由地方官查明實係殷實富商責令各票號出具連環保結申請承領部帖方准匯兌紳民私款每號每年應令納帖課銀六百兩各省於前一年八月以前造具簡明清冊將商人姓名籍貫及開設票號在何州縣互結商人姓名一併詳細開註派員赴部請領票帖以杜隔縣影射務須先課後帖不准絲毫蒂欠如無部帖私自開設銀號卽照私自開設錢鋪

例治罪如地方官格外勒索照贓私例嚴懲

一劃定各項減平減成查嘉慶年間川楚軍需一案奏銷彌補虧空陝撫畢沅始創定減平之議至道光二十三年戶部奏定章程各直省減平銀兩飭令按年解部並造冊送部查核此項常例減平銀內每年應解部七十四萬餘兩近年各省支發勇餉等項大半按湘平支發就湘平一項而言或每兩扣平三分六厘三毫或每兩扣平四分九厘三毫或每兩扣平四分欸數參差一收一支最易弊混他如各省之洋銀折合紋銀銀價折合錢價亦漫無定章徒滋中飽蓋各省減成支放各欸始於咸豐三年光緒六年間曾經戶部查核卽各官減成養廉一項應解部庫者每年亦有銀九十餘萬兩奏令自光緒六年爲始半年批解部庫一次年清年欸不准裁留無如各省仍不遵案起解應令各省嗣後除常例支銷各欸照舊核扣六分平仍行解部外其非常例支銷欸項如練餉勇餉薪水以及一切雜項均照湘平每兩扣銀四分之數一律扣平支放其扣出銀欸另行存儲造冊報部候撥永不准再有牽混擅自挪移如有將扣平銀數仍行列入收欸作正開銷亦必另欸詳細聲明其折合洋銀錢數亦宜明有定章至各項減成銀兩亦應由各省一體查明照章減扣遵照奏案趕緊解部各省卽於接到此次部文後各將其通省應支兵餉勇餉協餉京餉及一切放欸某項扣平某項不扣平扣平之項如何扣收數目分欸核定詳細全行開

報一次再由部彙齊逐款查核畫一定章

一嚴提交代徵存未解銀兩並嚴定交代限期查徵收欸項例應隨徵隨解交代時尤應查清結報奈各省州縣交代每將前任短交之欸列作徵存未解名目彼此通同將無作有以致各省徵存未解銀兩或數年或十餘年尙未解司多者積至數十萬兩少者亦有數萬兩之多近經戶部行催積牘累篋無如各該上司一意瞻徇深恐屬員挾制不敢隨時作速嚴提必俟虧空之員或故或叅始行揭出虧空庫欸已同虛擲查抄徒有空名茲擬截至光緒十年十二月底止令各省督撫查明歷年道府廳州縣等官交代案內應解司道各庫徵存未解銀兩共有若干案分年分欸分任逐一開具詳細清單於光緒十一年四月內飛咨戶部備案一面通行各屬趕緊批解勒限於光緒十一年五月內一律解清該督撫卽於六月初旬詳細開單奏報某年某員某案徵存未解銀兩於某年月日解司訖入於某年某冊內造報列收其未完及欠解各員亦於六月初旬奏叅革職提省查辦照例治罪若該省並不照此次奏定期限奏參或率請展緩希圖延宕卽由戶部按吏部則例所載程途日期扣算將該督撫藩司鹽糧道均照徇庇例嚴參以昭炯戒至光緒十一年正月各案交代應照道光年間安徽巡撫陶澍奏定章程凡前後任交代務將現存銀兩掃數批解冊內不准開列存庫未解名目嗣後該督撫藩司如查出交代案內有徵存未

解銀兩卽應照戶部本年十二月初四日奏案參辦如不參奏卽照新章將該督撫藩司等一併參處再查各省交代往往多年未結並不將文冊送部或僅報初參不報二參卽有徵存未解一切虧空情弊戶部亦無由知或偶送部亦多逾二參定期文內皆稱交代已按限算清因冊結舛錯往返駁詰致延月日萬牘一律百端回護牧令不足言該管上司無事不代爲彌縫是誠何心迨至積累數年又以舊案新案爲詞粉飾延宕無非不敢開罪屬員之隱衷嗣後若逾二參限期該省若無文冊送部或送冊而仍稱舛錯遲悞者戶部照八月間奏定新章核計程途日期槩照交代逾限未清例奏參並將該管上司一併照徇庇例奏參議處至州縣陞遷補署日期本年八月戶部奏令自光緒十一年正月起兼咨戶部奈各省近來於交代一事每甘認遺漏之愆決不與部中以確查之據事似微末實爲一切欺飾之本此後交代文冊卽依限到部查無原報到任日期文牘者仍專將藩司嚴參降級以挽頽風數十年來財賦之虧實由於此未可以簿書期會置諸不論總之欲杜虧空尤在該管道府州隨時親查屬庫必令有收卽解無可虧挪戶部本年八月奏案各省尤當實力遵行該上司更能核減攤捐省却供應寬州縣之力守例定之法庶虧空可杜庫款可足矣

一嚴催虧空應繳應賠各款查各案虧空應繳應賠款項例應嚴催初不關籌餉辦理無如各省積習玩

延向不嚴追雖著名富族貴家竟敢結報家產盡絕呈請免豁目前籌餉急迫則追繳宜嚴若仍復空言搪塞自應從嚴辦結擬將光緒十年以前虧賠各案除已經戶部奏定追賠關稅一案仍照前奏辦理外餘均仿照追賠關稅辦法凡因公虧短光緒九年以前核定有案未經奏准豁免扣抵完結者擬減免五成賠繳五成其事非因公情節較重各案以光緒五年爲斷光緒五年以後之案仍全數追賠一切應得處分罪名均仍照定例辦理毋庸更議其光緒五年以前核定之案未經奉准豁免扣抵完結者擬量免二成賠繳八成均限定自此次奉 旨之日起勒限一年繳清其虧缺賠完或仍應究治罪名處分或例應減免罪名處分之處亦均仍照舊例辦理倘一年限滿仍延不清繳以及雖完繳尙不足此次所定應繳成數均應由承追各衙門於屆限滿之日切實嚴叅再行分別核定監追查抄治罪議處辦理完結其實係人亡產絕無可著追以及查抄估抵後尙不足數均按照此次所定各應繳成數核明其實短數目照例著落攤賠分賠完案以重公帑其光緒九年以前尙未覈結以及光緒九年以後因公虧缺各案均仍照一切舊例舊章核辦不得入此次新章辦理相應請 旨飭下在京八旗都統及各省將軍督撫府尹等一體迅卽詳查一面將此項應照新章賠繳虧缺人員銜名成數限期開具清單摘叙案由限令於光緒十一年五月底一律奏咨送部一面嚴催各該員依限按數清完毋稍宕延其不應入此次新章辦

理虧賠案件亦各當認真分別查追仍應遵照戶部則例所載一切賠項其力能完繳者無論本身子嗣所賠係屬何款但由戶部行追均應令其依限完交無力完繳者分別有官無官有官者無論本身子嗣官職大小但係現在均不得濫行請免定例嚴辦

一入官產業勒限變價解部查入官房產例應認估招買價銀解部如果無人認買卽奏交內務府查收取租近來竟有十八九年未賣未交之產至入官地畝例應勘報議租無如地方官奉行不力大約此項地租歷年盡飽胥吏之橐查戶部簿記乾隆年間未結地畝現在尙復不少擬由戶部一面查催一面行令各省將所有入官地畝房間如係應原佃承種或應原戶承租自應趕緊令其升科納租勿庸另議若係應另行招佃議租者卽一律出示按租定價招買若原租無可查考亦卽比照四隣租數定價招人承買仍照例升科至已據變價房產卽通查共有若干勒限半年變價埽數解部亦可收獲銀款

一酌提漕糧漕規鹽務鹽規餘款查本年七月間據湖南巡撫龐際雲奏稱該省有鹽務緝私經費可以移作軍需復查山東糧道每年漕糧奏銷冊內有數十年應解部庫扣存輕齎並裁減船隻未解之款積累至二三十萬餘兩之多除鹽務餘款本年八月間已令各省將軍督撫酌度如有似此經費可以移緩就急者奏明辦理等因各省欽遵辦理外至漕糧漕規餘款除山東省應解未解一項卽行催提外其別

省糧道仍有無餘款應令解部應由戶部一面查明一面令有漕各省迅速奏明辦理提充餉項
一裁減釐局經費查各省釐捐扣留經費有扣五成扣二成扣一成不等且有不入收數先按每兩扣收
八分更有並不開報經費屢經查詢迄不咨覆或不開報各局處所及應支細數一筆開銷銀十數萬兩
或數十萬兩又有既扣經費更復以錢折銀再扣銀折成數種種任意開支殊不畫一應令各省將釐局
經費分別裁汰將應支各款逐款開列於四箇月內報部由部核定支數一律照支倘不依限據實報部
卽行奏參

一覈減各關經費查各關留支經費有按八分留支者有按五分留支者有按一分零留支者有並無一
定留支分數者殊不畫一應由戶部督飭司員通查酌量除關涉外洋經費仍應照條約辦理外餘均定
以留支確數其從前留支太多之關卽可查提歸款備撥且查各關解款有既支補平補水又支傾鎔火
耗既支匯費又支水脚亦應酌量更定以免濫支應令各省查明裁併奏覆再由戶部分別辦理

一覈定各省局員額數銀數查本年六月間據御史吳壽齡奏請裁撤各省各局等因當經戶部會同吏
部議覆查各省散置各局已報部者於軍需則有善後總局善後分局軍需總局報銷總局籌防總局防
營支應總局軍裝製辦總局造製藥鉛總局收發軍械火藥局防軍支應局查辦銷算局軍械轉運局練

餉局團防局支發局收放局轉運局採運局軍需局軍械局軍火局軍裝局軍器所等項名目於洋務則有洋務局機器局機器製造局電報局電線局輪船支應局輪船操練局等項名目於地方則有清查藩庫局營田局招墾局官荒局交代局清源局發審局候審所清訟局課吏局保甲局收養幼孩公局普濟堂廣仁堂鐵絹局桑線局戒烟局刊刻刷印書局採訪所採訪忠節局採訪忠義局等項名目其鹽務則有各處鹽局運局督銷局其釐卡除牙釐局外則有百貨釐金局洋藥釐捐局暨兩項各處分局更不勝枚舉其未經報部者尙不知凡幾且有事應責成司道廳州縣者亦必另設一局以爲安置閒員地步有地方之責者反可置身事外各局林立限制毫無究其實事一無成效該管上司不過見好屬員公歛盈虛在所不計種種消耗何所底止請 旨飭下各直省將軍督撫府尹等詳議章程減定局數員數並各委員銜名先行造冊備文咨報以後設局均須詳酌其事可相因而理者或總設一局將各項應辦事宜統歸其中慎派妥員分股辦事以便稽查易於得力冗費藉可節省溯查設局之始咸豐年間各省未經收復地方不能不設局辦事且爲設局以破衙門官吏窠臼奈故事相延各局亦復久成窠臼大失本意本年十一月已令各省督撫將該省局卡裁併酌定員數薪水破除情面嚴定章程實力整頓並限令三個月將辦理情形及各局員數銀數據定具奏一面報部查核等因已由戶部行知各省辦理如不趕緊

於三箇月內報部將來經部查照例案刪駁卽著落濫行派委之上司全數賠補並行叅辦

一隨營文武分別裁汰及酌定額數銀數查近來各省勇營寔爲養贍閒冗之數偶移調一營游勇隨之冗官隨之其知名者無論矣如上年烏魯木齊都統恭鏜報銷一案該員僅統兵勇一千六百餘名差員竟有一百五十五員之多幾於十勇一官一官耗十數勇之餉彼帶勇數千數萬者其分潤閒官又烏可以數計者謂大軍所蒞事理煩劇統領營哨各有專責必須襄辦差員方資清理不知統領營官各有公費且督撫司道政治繁要其分理佐治皆自延幕友亦足有濟是各省隨營文武員弁一項不過爲酬應親友調劑閒員而已現在征調各軍除營數較少者所用文案委員照章由公費內自行開支不應另給薪水外其統領營數多至十數者應令仿照光緒九年戶部行令河南省覆准辦法所有隨營文武各員以當時奏調有案之員酌留差遣分報吏兵兩部

一停止不急工程查光緒六年戶部具奏現在籌備餉需應查照同治八年奏案請將各衙門一切工程概行停止三年等因今光緒十年已滿三年之期而值海防籌餉緊要若各衙門因停限已滿紛紛請修工程則部庫實屬無款支應茲擬援照前案所有京城各省各衙門及地方一切工程除自行籌辦不動正款者毋庸議外其餘興修一切尋常工程應支庫項者概行停止三年至 壇 廟 陵寢各要工關

係重大其實在萬不可緩者應責成勘估大臣詳細查核力求撙節毋任稍有浮冒

一各項欠發勒限清釐各項豫支分別覈辦查上年查算光緒七年一歲出入通計各省列入銷冊補發舊欠用款共有銀四百餘萬兩之多各省豫行支發下年用款亦共有銀三十五萬餘兩之數至各省常年兵餉額撥數多而實支數少其餘剩之款每年皆稱補還舊欠尤屬漫無可稽今各省一歲收款者鮮其平日糜餉之咎寔難辭責查甘肅最爲瘠區新疆最爲遠地督臣譚鍾麟撫臣劉錦棠尙能按土勇章程每勇月餉不過銀三兩其各省腹地防軍無事坐食可裁則裁若實不能遽裁不難參仿照支抑或照綠營兵餉量加支給若實係臨敵出征自宜厚其餉糈以勵戎行應由內地各督撫趕緊查辦報部核覆一律辦理

一酌減內地防軍長夫查光緒七年戶部會同兵工二部議覆都察院代奏教習王開運條陳裁減勇營各項人夫一摺經部議覆奏令各省實力減裁原以各省防軍安坐無事並非出征之時必須隨同搬運輜重可比在各省亦知長夫原無須此數特多留夫數爲事後報銷地步故糧臺久爲利藪本年二月間據河南巡撫鹿傳霖咨將各營長夫裁減每營只准用長夫一百名現擬除邊海各軍應用長夫仍各照定章辦理外至腹地各省防軍每營五百人只准用長夫一百名不及一營者卽按此數攤算槩令自光

緒十一年正月始一律照辦報部查核其有向來不用長夫者應照舊辦理毋得因此轉行添設

一防軍有營房者不准再領帳棚折價查王開運原奏又稱前敵行軍不得不攜帶帳棚以免野處露宿且轉戰無定易於損失風雨之中尤易朽敗不能不半年一換周年一換若駐守防軍必修營房以圖久何需帳棚又何至隨時更換每營每年折換帳棚價銀至六七百兩之多此不過徒多浮冒等語經工部議覆各省防軍帳房一項如修築營房之處自不准重複開支應由各統兵大臣及各督撫嚴行查核加意撙節毋得率請更換致干叅處應令各省於四個月內迅速議覆

一核定內地各省兵勇餉數查各省制兵皆有定額會典所載各省旂綠各營兵額共七十七萬餘人而京師八旗禁旅十二萬有奇尙不在內果一兵得一兵之用何須各省添募防勇即使二兵實得一兵之用亦當有可用之兵四十餘萬則各省防勇豈不大可減裁奈平時本省舊有綠營兵丁爲無用既不教練又不酌裁餉既不足又須酌發一任其若存若亡差遣緝捕皆賴防勇平時兵勇兼養此萬不能久支之勢稍有事變並其向有防勇動稱分佈不敷一似臨事非從新添募不可果使臨事必須添募則無事之地無事之日正宜裁定營制節存餉項以便留備臨時有事添募之需現擬請 旨通飭內地未新防戰各省定限查核各將制兵空額及老弱之兵認真裁汰將實存數目實支數目報部並令各省各路防

戰勇營一體將現有勇營練軍營數人數餉數詳細普律奏定一次由戶部會同兵部參酌其現有旗綠制兵酌定兵數餉數立案嗣後即可節存餉項以爲一勞永逸之謀

查勘礦廠情形試行開採疏

林則徐

竊准部咨奉 上諭前因戶部奏籌備庫款一摺當派宗人府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妥議具奏茲據另議章程五條無非就自然之利斟酌損益惟在該督撫等各就地方情形熟商妥議立定章程具奏等因欽此臣等跪誦再三仰見 聖主裕國足民利用厚生之至意復查新定章程五條內如河工漕務本爲滇省所無鹽務則向有定章並無懸引墮課自應遵 旨無庸更易至錢糧年清年款各稅儘收儘解均無蒂欠除將應造清冊飭屬依限據實造報聽候稽查以昭劃一外計滇省所應辦者首在開採一事敢不詳慎籌維復思有土有財貨原惡其棄於地因利而利富仍使之藏於民果能經理得宜自可推行無弊考之周禮卅人掌金玉錫石之地注云卅之言礦也其曰爲之厲禁以守者爲未經開採言之也曰以時取之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此卽明言開採之法爲後世所仿而行焉者也以時云者註疏但釋其大意今以臣等在滇所訪聞者證之似指冬春水涸之時而言蓋金爲水母五金所產之硃皆須屏水而後取礦故辦銅例有水洩之費銀鑛亦然夏秋礮硃多水宣洩倍難往往停歇若水過多而無處可洩

則美礦被淹亦成廢硿乃悟以時二字古人固早見及此也物其地圖云者亦如今之覓礦先求山形豐厚地脉堅結草皮旺盛引苗透露乃可冀其成廠滇中諺云一山有礦千山有引引之初見者曰子櫃漸而得有正櫃乃可進山獲礦礦形成片者謂之刷硿硿寬廣者謂之堂由成刷而成堂始爲旺廠若土石夾雜則謂之鬆坑旋開旋廢易虧工本甚至下開上壓滇諺謂之蓋被則非徒無益矣故認勘必須詳細所謂物其地圖者正以此耳巡其禁令云者誠以開採人多須有彈治之法如今之廠內各設課長客長硿長鑪頭櫃頭鍋頭皆所以約束礮戶尖戶及鑪丁砂丁之類又須多派書差巡練以杜偷匿漏課並禁奪底爭尖此皆巡其禁令之遺意是開礦之舉不獨歷代具有成法而周禮早已明著爲經況滇省跬步皆山本無封禁而小民趨利若鶩礦旺則不招自來礦竭亦不驅自去斷無盤踞廢硿甘心虧本之理其謂人衆難散非真知礦廠情形者也滇人生計維艱除耕種外開採是其所習近年因銅斤產薄唯恐京運不敷但有能覓子廠之人廠員無不亟令試採若輩行山望氣日以爲常於地力之衰旺盈虛大都能知梗概見有可圖之利或以紅單而報苗引或以僉呈而請山牌當其朋集鳩貲人人有所希冀要之事居其半天事亦居其半據本地人所言開而能成成而能久者向實不可多得然第就目前而論如其地可聚千人者必有能活千人之利聚至數百人者亦必有能活數百人之利無利之處人乃裹足故凡

各屬礦廠衰旺興閉地方官皆不能隱瞞惟設法經理之人能使已閉復興轉衰爲旺者實難其選耳案查嘉慶十六年閒戶部議覆雲南銀廠十六處抽收課稅以二萬六千五百五十兩零爲每年總額准以此廠之有餘補彼廠之不足不必分廠核算務期總額無虧如收不足數著落分賠遇有盈餘儘數報解迨嘉慶十九年白沙一廠衰竭封閉奉 旨開除此後定有課額者共止十五廠年應抽解課銀二萬四千一百一十四兩零載在戶部則例其 奏准儘收儘解之廠則例所載祇有角麟太和悉宜白羊四處嗣又據續報永北廳之東昇廠東川府之碁山廠新平縣之白達母廠此內惟東昇一廠歷年出產較多所抽課銀尙可以補各廠之缺若碁山白達母二廠則皆於鉛礦內抽取殊不濟事其已定課額之十五廠內如南安州之石羊土革鎮雄州之銅廠坡會澤縣之金牛永平縣之三道溝寶皆歷年廢歇因課額早定不敢短絀或以未成之子廠先行劃補或由經管之有司自行賠解檢查歷年 奏銷冊內均與開化府鶴慶州永北廳之金廠四處一同按額解課總數並無虧短除課金贏餘無多不計外其報撥課銀節年贏餘自一二千兩至六七千兩不等此臣等於未奉 諭旨之先因欲整飭廠務卽已分別查明之實在情形也茲蒙 諭令於所屬境內確切查勘廣爲曉諭酌量開採自應先於舊廠之外加意稽查當飭藩司遴擇曉事委員分路訪覓諭以金銀皆可採取不必拘定一格卽或有人互爭之地前因滋事而

未准開者今不妨由官督辦抑或草皮單薄之礦前恐未成而不敢稟者今不妨據實報聞且仰繹訓諭諄諄不准游移不辦如果開採之後弊多利少亦准奏明停止等因 聖明俯體下情如此開誠布公官民更何所用其疑慮乎況查滇省課金或以牀計或以票計例定課額甚微其課銀章程本係一五抽收民間採得十萬兩之銀納課者僅一萬五千兩可謂斂從其薄於民誠有大益將此明白開導似民間皆已踊躍倍常當據委員會同臨安普洱文武稟稱查得他郎通判所轄坤勇箐地方距城九十里山數重山頂全係碎砂不能栽種故無民居前因土內產有金砂遂有外來游民私挖淘洗致相爭鬪稟經前督臣委員會同他郎元江廳州前往查逐該游民各卽逃散遂將該山封閉但金砂仍不時湧現挖淘較易難免游民旋復潛來如蒙 奏明開採雖豐嗇難以遽定究足以裨公課而杜私爭臣等隨復批飭各員親詣該山勘明實在情形旋據稟覆山頂寬平周圍約七八里掘土尺餘卽見細碎金砂閃爍耀目官員到山游民先已躲避勘有私洞四口詢訪附近邨人云挖起金砂取水屢淘復以木板爲牀竟日搖盪一人之力日可得金幾釐多亦不出一分又離該山數里有名爲三股牆及小凹子二處勘有草皮銀礦微夾金砂現亦有人偷挖但未進山成洞等情臣等當卽批准將此三處試行開採但先前旣因私挖致釀鬪爭此次官爲督辦亟應選擇殷實良善者作爲頭人責令招募砂丁逐層約束前此偷挖滋事

驅逐復來者亦當訪拏究辦以示懲儆且必須先派員弁多帶兵丁始足以資彈壓容臣等斟酌調遣一俟佈置定局再行縷析奏 聞又據鎮沅直隸同知暨文山廣通二縣先後稟稱前因奉文廣覓銅廠疊經示諭民人訪尋子廠呈報嗣有鎮沅廳民羅梓鵬等報有距城百餘里之興隆山麓獲銀礦引苗當令招丁試採該廳時往履勘其礦砂忽接忽跳未能定準如數月內堪以接採擬卽酌定課程又文山縣民萬雲隴等以距城一百八十里之白得牛寨地方出有礦苗該民等已各出備油米呈縣開採經該縣報府委勘山勢豐厚惟四圍包欄不甚緊密所出草皮荒礦成色較低兼以時有時無不免旋作旋輟請加察看可否抽收銀課儘收儘解又廣通縣民李集之等以象山地方距城九十七里有礦可採報經該縣准令試辦嗣採得門礦所出無多業經摺鑪分計無如銀微色低唯將所出黑鉛藉作底母之用尙須再行試準量請抽課各據實具稟前來臣等查該三廠開採雖尙未見成效然總須該地方官激勵廠民奮勉從事不可任其半途而廢現已札令速將礦砂煎樣解驗應抽課銀先許儘收儘解俟試辦一年察定情形再將抽解數目入額清撥至此外更令廣爲覓採有苗卽力求獲礦有礦卽務使成堂如能採辦數多應先遵照 朝議商給優獎官請議敘以期率作興事感奮爭先至舊額老廠雖據逐細查訪實係衰歇者多然習於廠事者必能明其消長之機以籌修復之法或拉龍扯水或旁路抄尖或配石分計如錘

手背夫及搗鑪下軍之人所見既多諒亦能知補救卽或需費工本但能先難後獲亦當設法爲之倘實係硃產全枯徒勞無益則名是實非之廠似應據實開除卽於儘收儘解各廠中 奏明抵補總須比較原定舊額無絀有贏方爲核實整頓之道不得因廣採新山而轉置舊廠於不問至於官辦民辦商辦及如何統轄彈治稽查之處仰蒙 恩諭不爲遙制凡在官商士庶無不感激倍深自當按地方之情形籌經久之善策查辦廠先須備齊油米柴炭資本甚鉅原非一人之力所能獨開官辦呼應雖靈而在任久暫無常恐交代葛藤滋甚倘或因之虧空參辦則有所藉口籌補則益敷效尤況地方官經管事多安能親駐廠中胼胝手足勢必假手於幕丁胥役弊竇愈多似仍招集商民聽其朋資夥辦成則加獎歇亦不迫則官有督率之權而無著賠之累似可常行無弊臣等與在省司道及日久在滇之正佐各員下逮商旅民人無不虛衷採訪竊以此次認真整頓令在必行所宜先定章程者約有四事一曰寬鉛禁查銀礦惟炸礦爲上爲其塊頭淨潔出銀多而成色高然廠中似此之礦百不得一其習見者名爲大花銀礦細花銀礦其實皆鉛礦也鉛礦百斤煎鉛得半卽爲好礦而好鉛十斤入鑪架罩其上者得銀六七錢次者僅二三錢除抽課工費之外只數半本其裏出鉛汁名爲銷團鉛浸灰內名曰底母皆可溜成黑鉛以此售賣始獲微利滇省向因黑鉛攸關軍火曾有比照私賣硝磺辦罪之案故鑪戶所餘底銷皆爲棄物虧

本愈多臣等查黑鉛一項或錘造錫薄或炒煉黃丹顏料所用亦廣原非僅爲製造鉛彈之需律例內並無黑鉛不准通商之文且貴州之柞子廠四川之龍頭山黑鉛均准售賣滇省事同一律如准將底銷出售以補廠民成本之虧庶不至於退歇況售賣底銷必有行店其發運若干令廠員驗明編號填給照票俟運至彼處卽將照票赴該地方衙門繳銷既可杜其走私於軍火無所妨礙藉得需有利益於廠民實獲補苴一曰減浮費查雲南各屬無論五金之廠皆有廠規其頭人分爲七長每開一廠則七長商議立規名目愈多剝削愈甚查歷辦章程迤東各廠銅戶賣礦按所得礦價每百兩官抽銀十五兩謂之生課迤西各廠銅戶賣礦不納課惟按煎成銀數每百兩抽銀十二三兩不等謂之熟課每批解造報之正款必不可少此外有所謂撒散者則頭人書役巡查之工食薪水出焉有所謂火耗馬脚硃主硃水分以及西岳廟功德合廠公費等名目皆頭人所逐漸增添者雖不能盡裁亦必須大減現在出示曉諭務令痛刪無益之規銀以辦必須之油米庶不至因累而散一曰嚴法令查向來廠上之人殷實良善者什之一而獷悍詭譎者什之九又廠中極興燒香結盟之習故滇諺有云無香不成廠其分也爭相雄長其合也併力把持恃眾欺民漸而抗官藐法是以有礦之地不獨官懼考成並紳士居民亦皆懍然防範今興利必先除害非嚴不可卽如所用鐵器除鎚鑿鍋鏟菜刀准帶外一切鳥槍刀械全應搜淨方許入廠其

駐廠彈壓之印委員弁皆准設立枷杖等刑具有犯先予枷責或插耳箭遊示期於小懲大戒若廠匪膽敢結黨仇殺多命鬧成巨案或恃眾強姦盜劫擾害平民責令該府州廳縣會同營員立即兜拏務獲審明詳定之後請照現辦迤西匪類章程就地請令正法俾得觸目警心庶可懲一儆百一曰杜詐偽查礦廠向係朋開其股分多寡不一有領頭兼股者亦有搭股分尖者自必見有好礦而後合夥滇省有一種詐偽之徒慣以哄騙油米爲伎倆於礦砂堆中擇其極好淨塊如俗名墨綠及硃砂蕎麪之類作爲樣礦示人囑以重利慫恿出貲承攬既多身先逃避愚者以此受累黠者以此詐財良民不敢開採多以此故又廠上賣礦買礦之時復有一種積蠹插身說合往往私抽釐頭爲之裝蓋底面顛倒好醜爲貽害廠務之尤茲先出示諭禁嗣後訪獲此等匪徒皆卽加重懲辦庶可除弊棍而示勸懲矣臣等在滇未久於礦廠情形本不諳習仰荷 聖慈委任且蒙 訓諭周詳謹就察訪實情先籌大概雖成效尙未能豫必而任事斷不敢畏難此外續查利弊情形總當據實直陳以仰副 宵旰疇咨於萬一

遵飭核詳稿

徐州兵備道

程國熙

案奉憲台批職道稟聘請礦司探驗鐵質試辦情形由奉批銅山利國驛土產煤鐵應准開採以盡地利惟礦務興廢雖有其時而人事不可不盡洋鐵所以加於土鐵者由於爐化之精足以全其真液耳西人

獨擅其長實亦無他謬巧茲據稟稱職員胡恩燮集貲試採延礦司巴爾勘識復購覓機器以速其成似有把握仰卽督飭妥議章程詳候核示其交涉地方事件曾署守自當妥爲照料共觀厥成再銅山鐵冶歷代採鑄既有成案可稽嗣後可並齎呈聽候核酌繳等因到道奉此遵卽行府並飭承辦職員候選知府胡恩燮妥爲議章呈核去後茲據該職員胡恩燮稟稱徐州利國礦務現擬參酌開平湖北貴池等處礦章仿效西法集貲採鍊惟煤鐵相附而生而鍊鐵需煤尤多前據礦司巴爾勘視利國驛一帶煤鐵並堪開採則開煤煉鐵所需機器洋爐必需一律訂購職於五月下旬前赴上海在瑞生洋行講求機爐款式論議價值據稱鎔化生鐵大洋爐一副配用熟鐵爐二十餘座並拉鐵全副機器以及採煤項下開井溲水提煤通風各項機器共約需銀三十餘萬兩現俟稟奉轉詳督憲批示後卽與訂立合同交兌銀兩期以明年夏間運送到滬惟煤鐵機鑪已需鉅萬將來轉送到山建造爐廠機房加以契買地基人工食用計一年之內卽須籌有現銀五十萬兩方可迅速奏效職原議先集貲十萬兩俟試辦有效再爲續招辰下察酌情形亟應一氣呵成不宜因循觀望職既請承辦未敢拘泥前說畏難苟安業經集有現銀十萬兩並卽廣招商股務將所需經費銀五十萬兩統招齊全以濟要需而速工作倘再不敷臨時稟明續招股分股銀未齊亦由職設法籌劑不使貽誤工需查洋爐全副每日可出生熟鐵七十墩每歲可出鐵

二萬餘墩煤礦稱是倘辦理得手似可拒敵洋鐵洋煤惟此項礦務不請官本一律由商集股辦理開辦伊始亟應籌議妥章以資遵守奉札前因除釐稅章程擬酌仿湖北貴池等礦現行新章另稟籲懇詳請奏咨外謹將籌議承辦利國驛一帶招集商股採鍊煤鍊章程十二條繕摺呈候轉詳示遵等情並呈章程前來伏查徐州礦利自漢已興而盛於宋代漢書地理志彭城沛縣有鐵官新唐書地理志徐州彭城縣秋邱治有鐵宋史地理志徐州監二寶豐監鑄銅錢利國監主鐵冶樂史寰宇記以爲利國監在漢屬沛縣界監本秋邱治務是也宋史食貨志阮治載產鐵以徐爲首方輿紀要言銅山在州東北八十里舊嘗產銅產鐵之處名盤馬山在州東北九十里山之陽有運鐵河宋所鑿也同治徐州府志山川攷云銅山今在水中岩皆綠銹縣之得名以此銅山之東爲盤馬山山產鐵俗名馬山又銅山之東南二里爲鐵山山有慈石活者引針山頂有大阮數十其建置攷云利國驛砦在銅山縣三鄉蘇軾言其地自古爲鐵冶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鉅萬元明以還礦冶始廢數百年來地瘠山荒民生重困今據泰西礦司勘視利國一帶仍復煤鐵深廣採取不盡是考之前代礦利旣卓著明效參以此次勘驗復苗質旺盛誠如憲批督憲批示已有把握該職員胡恩燮本擬集貲十萬由漸而進現因購置外洋煤鐵全副機器招集土夫開採需費甚鉅復擬廣集商股俟招足股分銀五十萬金一氣呵成應卽

飭該職員胡守切實講求妥慎籌辦以開利源而裨貧黎洵亦地方養民之助惟事同創始不厭詳慎除俟議呈釐稅章程另行詳請奏咨外謹將呈到開採煤鐵章程十二條繕錄清摺其文詳送仰祈憲臺察核俯賜主政逐條批定以便轉飭遵辦再徐州利國鐵冶歷代採鑄成案實因事遠年湮無從檢查謹將同治徐州府志山川建置古蹟各攷有關鐵冶分別摘錄又蘇文忠公言利國監鐵冶文一篇一併錄摺附呈

請開粵西礦利條陳

光緒十一年

謝光綺

竊惟制敵之要首重練兵攘外之方先圖安內練兵莫急於籌餉安內莫切於除奸近來各省大吏多方籌餉靡計不施礦務間興成效時觀惟廣礦地頗多尙未奏明開辦取自然之利事屬堪爲藏未發之奸患尤可慮查廣西礦地五金胥備不減雲南就中以潯州府貴縣平天寨之銀礦爲最著滋爲最久平天寨山勢斗絕其上寬平道光年間該處土民山麓私採草皮浮礦百斤之砂可出銀數兩鉛十二三斤至髮逆起事礦徒悉被勾結竄往江南爲亂咸豐年間土匪黃三煽其餘焰嘯聚無賴復行開挖築寨山頂蓋以山頂之礦出銀較厚黃三等盤踞日久兇勢愈張官軍圍攻累年負嵎不下同治初年前任廣西藩司劉坤一督兵剿辦誘誅黃三始毀其巢厥後潛聚私挖者仍不乏人礦利旣多趨之若鶩爭占尖口往

往戕斃數十命亦不報案地方官意在省事名爲封禁實乃空言同治十年署貴縣知縣張家齊密勘山頂共開有礮口一百零三處每礮聚有十餘人取鍊礦質洵屬精良惟係礦徒零星開挖未能遽獲大礦烹鍊之爐旣小取汁之法又粗若使逐礮併力深挖改用大爐烹鍊成效自必不同於是稟請開採事不果行時潯州府知府魏篤仍遵舊議派勇搜捕礦徒疊被拒斃多人束手相望後經右江道王達材順道履勘甫入其境亦被礦徒開砲轟出旋即回省至是當事始屬意開採經派文武員弁前往試辦一時未易得人辦理亦難無弊疊經撤換事乏端倪費用不貲遂爾中止現仍爲礦徒私挖且復有土豪包庇坐失利源未免可惜此廣西潯州府貴縣平天寨銀礦議禁議開迄未辦成之原委也夫封禁旣託空言開採又無良法然則聽此礦徒羣聚於深山大澤而不相過問乎前此之議禁者懲於黃三耳抑知黃三之禍由於私挖非由於官辦設當日官爲經理何致踞爲匪巢且平天寨山路綿互內達龍山大墟及武宣桂平賓州各境界外距鬱江四十里對岸卽橫州等處毗連廣東之霍山北海荒遐遼闊前所勘礮口已有一百零三處今又十餘年尙不知應增幾許每礦以十餘人計之已不下二三千人近聞游勇散練亦復相率入三若不早爲之所不但爭奪仇殺易釀事端尤恐各屬兇盜萃爲逋逃設有黠桀如黃三者煽誘起事縱橫數百里間焚村市阻餉道斷電路截軍火其害有甚於當年者矣況南甯上思太平等處

漸近越地紅河教黨日多或有奸宄誘彼無厭聽之則利權遂失拒之則釁隙旋生爲今之計惟有急議開採以資固結而杜覬覦勿任觀望遲疑養成他患第開辦非難難於除弊而尤難於得人不揣愚妄竊擬爲官商合辦之法擇一總商出本招股力或不足更以官本益之延請諳礦練礦師參用西法機器酌調防營兵勇彈壓遴派坐鎮潔己委員率商設廠開辦督同地方府縣聯絡公正紳耆募礦徒爲廠丁攬土豪爲董事給以工貲則礦徒不致失業而爲匪沾以礦利則土豪不致掣肘而霸抽正款歸公徑充餉項災黎待拯兼助賑需如果山靈效順旺礦連開則部庫有需亦可通籌匯解此外如臨桂縣撈江暨義甯縣銅礦平樂府馬江金礦賀縣富川縣煤礦錫礦慶遠府河池州思恩縣銀礦錫礦鐵礦硃砂礦橫州博白縣等處金銀礦百色奉議州等處硝磺礦菁華久蓄洩露時聞應請一併分投開採或資圖府之錢或易行商之利似於近時邊務不無裨益光綺一介儒生學識謏陋祇以自幼隨任廣西先後二十餘年內地邊疆足跡幾遍地方民俗大概粗知間攷志書亦多印證上年冬道出廣東首將此事大略陳於兩廣總督張之洞暨兵部尙書彭玉麟又以廣東巡撫倪文蔚前撫廣西留心此事有年甫申臆說時值邊情喫緊總督等論兵集餉寢饋弗遑未及再陳旋亦北上茲者到部銷假側聞和局大定中外解嚴惟是敵情須防叵測邊事宜早經營不揣冒昧觀縷陳言如蒙奏請 飭議招商開採更請仿照雲南於廣西

適中之地設立通省開採五金局並由戶部暨兩廣總督廣西巡撫察覈光緒所陳從長計議奏明辦理至將來督率承辦之員如何礦勘驗砂如何定課納餉並當年先還官本或按月收繳息銀因勢變通相機措置另擬詳細章程務期斟酌妥善總之擇要先行試辦各礦次第並開收利權而靖邊圉

閩省請開辦鉛礦疏

光緒十一年

楊昌濬

竊福建省城南離海岸百四十里有西洋島城北百四十里有石竹山俱產鉛城西七十里有一排山亦產鐵鉛先據閩籍候選通判丁樅以營伍用鉛不少皆向外洋購辦如鉛礦一開按例輸課先儘官買利國利民莫善於此已招集商股擬次第試辦礦師卽延船局學生開具試辦條款繪圖赴津稟經大學士直隸督臣李鴻章以西洋島等處鉛礦應否開採或准試開一處將圖摺咨閩核辦經前督臣何璟飭發善後局俟防務稍鬆酌核辦理旋據該紳丁樅稟請將石竹十排二礦先行試辦由臣等行局轉飭署侯官縣盧慶雲併委候補知縣朱幹隆會同勘覆茲據該印委等會稟勘得石竹山在萬山之中並無樹木墳塋亦無田園廬舍山前有坑鉛苗散見山左有瀑布流泉山右約半里許有居民兩家該山古坑係陳姓公業經該紳等價買年納租錢凡該山產鉛之處悉聽開採山下有溪名後溪寬十餘丈北流十餘里入前溪西至連江縣轄之江南橋可達瑄頭共計水路一百八十餘里若溪澗修竣能通小舟竹筏以

山左之瀑布淘洗苗砂由溪運至瑄頭設鑪渣滓銷於海內且與西洋島相近將來便於兼顧除十排山礦該紳請俟石竹試辦有效再行勘辦外繪圖註說稟覆等情臣等查五金礦產乃天地自然之利開採如法經理得人因民所利而利之裕國通商兩有裨益光緒十年十一月間戶部會議都察院左都御史錫珍等奏開礦事宜請旨飭下各省督撫各就本省情形參酌妥議若有奏辦開採成效如何一併詳細奏報並將一切章程咨部備案等語是開辦礦務業經部議奉旨允行他省歷經奏辦有案今閩省侯官縣轄之石竹山鉛礦既經委員會同地方官勘明蘊蓄已深鉛苗甚旺並無妨礙田園廬基擬送章程復加酌改應請准由候選通判丁樅鳩股開採擇地設鑪先行試辦水陸運道亦准其設法修理其鑪廠需用礦師匠工舟筏器具以及鉛斤銀錢出納各事槩由紳商自任嚴禁書役索擾惟夫匠雲集仍責令地方官隨時照料彈壓免滋事端所出鉛斤按月據實冊報提一成納課運銷照章完釐營伍用鉛若干由司局照市價向該廠購買餘聽該商自行銷售成本藉可周轉俟此山辦有成效十排山西洋島礦務再行接續興辦

請開禁出口硫磺片

光緒十二年

臺灣巡撫 劉銘傳

再臺灣素產樟腦硫磺兩項民間私熬私售每多械爭滋事經內閣學士臣林維源道員林朝棟等籌商

收歸官辦以助撫番經費臣查硫磺一項歷由已革浙江候補知府通商委員李彤恩兼辦飭令該委員商同候補知府丁達意將樟腦硫磺籌議辦理章程以收自然之利據李彤恩等稟稱樟腦一項近來日本出產甚多香港腦價日落若歸官辦每石可獲利二三元臺產每年可出樟腦萬石硫磺臺產最佳經前兩江督臣沈葆楨奏請開禁采備官用歷年辦有舊章每石成本洋一元官買每石價洋三元每年出產六七千石上等硫磺每年只出口千石均解歸官用其次積聚三千餘石官既不用商禁未開不能出口日久愈積愈多不獨糜費棄置可惜且香港年銷硫磺至萬餘石運至江南天津一帶薰炙葵扇草帽蒸炊餗餗製造爆竹銷路甚廣臺灣備產甚佳奸民私煮販運出口不一而足以自採之磺禁不出口既聽日本暢銷又不能禁止奸民私煮若設法經理雖獲利無多於撫番經費不無小補等情前來臣查臺灣樟腦硫磺兩項民間私煮私售每多械爭滋事歸官收買出售發給執照出口就目前情形而論每年可獲利三萬餘元以後若能出產多銷路暢經理後人日漸推廣以自有之財供無窮之用實於國計民生兩有裨益惟硫磺一項雖沈葆楨奏請開禁採歸官用尚未准商運出口相應請旨一體開禁以暢銷路而免堆積

籌議礦務擬招集商股延聘東洋礦師疏

督辦雲南礦務唐炯

竊臣於三月二十六日在貴州省城曾恭摺叩謝 天恩專丁齋進因感受風寒調理數日卽行赴滇沿途接見紳耆詢訪利病閏四月初一日到雲南省城連日會商督臣岑毓英署藩司史念祖查詢招商局知府全祿續辦情形現已起運七起二批京銅五十萬冬間能否再運八起頭批尙未可定伏查滇省舊有銅廠三十餘處年出銅觔四十萬軍興停辦已數十年如東川湯丹等廠硃雖老而山不空此外曲靖昭通及毗連四川會理等處未開之廠尙復不少而招商局兩年僅能起運京銅三批辦理艱難拮据如此推求其故大約有二一則庫帑支絀商本不厚從前開辦皆係川湖江廣大商巨賈每開一廠率費銀十萬二十萬兩不等其時各延礦師能識地脉之衰旺引路之淺深結堂之大小礦質之佳劣相度既定然後施工一經開成歷數十年取用不竭又能煎鍊得法分汁甚易故獲利既厚招徠愈多卽有折虧亦不中止自軍興後此等礦師死亡殆盡現在招商局商股僅七萬餘兩承領帑本止十一二萬兩勉顧京運卽無餘力開辦新山不過就舊有之老廠洗澡淘荒零星湊集間或開辦子廠又因山深炭遠搬運維艱甚或礦不分汁剛柔不和既無礦師調維但只任憑運氣絕少把握難望有成一則缺少砂丁人力不足開鑿背運悉賴人工從前大廠率七八萬人小廠亦萬餘人合計通省廠丁無慮數百十萬皆各省窮民來廠謀食今則停辦太久廠利不豐外省民無所圖本省丁口零落雖經招募來者甚稀凡此皆辦

理艱難拮据之實在情形也竊以招商局設立三年招股甚非固因近年股票倒騙亦由前撫臣創設五金局強欲官理民財其勢不能相信以是來源日絀辦理尤難督臣旋省後商同司道曾將五金局明裁撤今臣又將招商各分局或撤或留酌加整頓臣前在藩司任內深知滇民瘠苦除開廠更無生路曾條議開廠章程以招集商股購辦機器爲兩大端蓋非商股不能輔官本之不足非機器不能濟人力之窮及任巡撫會議礦務仍持此議今奉 命來滇督辦博訪周咨體察情形舍此別無久遠長策現擬招股一事則專委天順祥商號四品銜候選同知王熾等分赴川廣漢口甯波上海等處招股其招集之法則按照商規以出股之多寡管廠事之重輕周年六釐行息三年結算再分紅利皆於天順祥商號憑摺支取三年後卽准提本其願自攜巨本來滇開辦不入股分者亦聽其便至機器一事查日本自變用西法以來一切製造皆用本國之人先望雲氣次驗水土石三項相符然後相度應用何等機器次第施工故能確有把握現擬先聘東洋礦師俟其到滇察看形勢應用何等機器卽行購辦庶免虛糜工本仰懇 敕下出使日本大臣轉飭隨員候選知縣于德楙代聘東洋上等礦師二人議定三年卽令于德楙伴送由四川叙州府入滇于德楙通曉東洋言語於開廠鑄幣事宜亦頗講求以之伴送沿途旣便照料到滇方易任使惟是機器須礦師議購招股非旦夕可成展轉需時豈堪坐待臣仍當一面督飭招商局

知府全楫續就現有資本盡力開採并廣諭紳民覓廠試辦以憑採買斷不敢耽延致悞京運抑臣更有請者自來久大之規不能猝辦況當此時勢艱難庫帑支絀滇民凋敝商信未孚措手極爲不易臣蒙聖主高厚再生之恩棄瑕錄用何敢不盡心竭力任勞任怨尙求 皇上假臣以歲月部臣寬臣以文法但責其成功不期以速效庶臣得勉竭駑駘仰答 鴻慈於萬一所有籌議礦務擬招集商股延聘東洋礦師以規久遠緣由會商督臣岑毓英意見相同理合遵 旨專摺由驛具奏

遵議漠河金廠開辦事宜疏

總署王大臣

竊臣衙門於光緒十三年十月初十日准軍機處抄交黑龍江將軍恭鏗奏派員查看漠河金廠一摺又十二月初七日抄交大學士直隸總督臣李鴻章奏擬定漠河金廠官商督辦詳細章程一摺均奉 硃批該衙門議奏單併發臣等查漠河在黑龍江省屬墨爾根城之西北界於額爾古訥河旁烏河之間地勢背內興安嶺面黑龍江南至墨爾根經度斜距烏河約八百里紆道計一千餘里距齊齊哈爾省城經度約一千五百里由水路達愛琿一千五百里北距俄國新設之博克諾付克屯及阿勒巴金城僅一江之隔其地卽近年新設之博羅哈達卡倫也內興安嶺向有東金山之名國語謂之金阿林別乎阿爾泰山之爲西金山而言也該處金苗頗旺而地處邊荒外來匪徒在彼偷挖金沙出沒無定經前任將軍文

緒派兵驅逐布置卡倫邊境始得廓清然地不愛寶蓄久必發利之所在人輒爭趨況當邊遠之區防範亦難周密前有俄商薩比湯在出使大臣處呈請欲租粗魯海圖地方設廠挖金其地卽在漠河之西彼蓋以中國未經官開辦故有此請嗣經臣等與李鴻章恭鏗咨牘在案往來籌商辦法厯據該大臣將軍等先後遵奉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諭旨派員查勘並議辦法臣等查閱李鴻章所奏章程十六條頗爲詳明竊思英之新金山美之舊金山俄之悉畢爾莫不淘挖金礦以爲富強之計中國雖有產金之地向來不事開採所出無多又經西人收買以致金價日昂況黑龍江地方自與俄國畫江分界情勢又與往昔不同自來謀國遠圖不外興利實邊二策漠河礦務若果興辦得宜則利源日開人民漸聚富庶之基胥由於此現就原議章程逐條詳議應如所請開辦惟事屬創始經理匪易旣據李鴻章奏稱道員用候補知府李金鏞血性忠勇不避艱險應請旨卽派該員督理黑龍江等處礦務以專責成至其中如何造輪船開運道招流民一事權添護勇各條於邊防均有關係且於中外交涉尤應處置得宜並請飭下黑龍江將軍督同該員審度辦理不可稍涉大意此外未盡事宜仍由該員隨時稟請北洋大臣黑龍江將軍核奪咨送臣衙門備查謹將遵議李金鏞所擬漠河金廠章程十六條繕具清單恭呈御覽一原奏統籌設局一條查開廠之始凡購器蓋屋造船開路及延雇礦師派設護勇等項需用經費先須

籌定非招集商股無以濟事現已由北洋大臣借用商款銀十萬兩黑龍江將軍動撥庫款銀三萬兩自可先行開辦一俟商股招齊即將前款歸還應如所請辦理

一原奏招集商股一條查招集商股西洋名爲公司原屬衆擎易舉近年如輪船招商局及開平等處煤礦皆賴商股以資周轉但經理未能盡善無以取信於人今擬招集股本二十萬分作二十股於上海天津吉林等處設立分局支付息銀及運金銷售各節務須核實辦理俾出資者得有利益庶足以廣招徠

一原奏定地開辦一條查金脉自額爾古訥河西山起經奇乾阿勒罕直至阿木爾河下游計長五百里夙稱金穴漠河之元寶山溪邊向有金匪盜挖之跡現擬先從此處開起俟礦師探得苗旺之處次第辦理應如所擬先在該處擇地設廠作爲開辦根基俟辦有成效然後由漠河以至奇乾阿勒罕河等處逐漸推廣

一原奏委延礦師一條查各處礦局每爲西人庸劣礦師所誤其真正高手礦師甚爲難得據稱熱河礦師哲爾耆山東平度州礦師阿魯士威皆有本領此次延定礦師必須訪求確係可靠之人合同內亦宜詳細聲明免致虛糜款項

一原奏事權宜一一條查漠河距齊齊哈爾省城陸路一千五百里若繞愛琿水路尤爲迂遠該上游係

俄之士帖列省下游係海蘭泡省時有輪船往來開廠以後難保無交涉之事若無辦事之權往返稟商誠恐緩不濟急現擬責成李金鏞督理礦務所有一切交涉事件卽由該員一面相機妥辦一面稟報如有事關重大者仍分別稟商北洋大臣黑龍江將軍核奪

一原奏創造輪船一條查咸豐八年愛琿條約訂明黑龍江只准中俄兩國行船不准別國行船光緒十二年四月間該將軍用兵漠河驅逐金匪每借俄輪以濟糧運諸多不便嗣購買俄商輪船一艘又復議而未成茲擬在吉林機器局代造小輪船二隻以便拖帶運糧船隻並造小長龍船四隻梭巡江面應如所請辦理至卡兵砍儲木柴以備輪船購用應由黑龍江將軍通飭遵辦

一原奏購買機器一條查淘金必先汲水人力殊不易施若用外洋機器則事半功倍且漠河產金之處距地面深不及丈所用機器較簡應卽選擇購辦以資應用

一原奏慎選人一條查漠河爲邊遠苦寒之地人皆視爲畏途金廠襄辦需人非尋常局務可比若非破格優獎不足以示鼓勵應如所請在廠經辦各員俟三年後如果實效昭彰准擇其尤爲出力者照異常勞績從優酌保數員其出力較次之員照尋常勞績保獎不得概從優保以示區別仍應查照定章將各該員到廠日期及經管何項事務先行咨部立案不咨者不准入保至將來保獎員數擬臨時察看情

形按成效之大小定人數之多寡倘涉浮濫卽將出力稍次及在事未久之員酌量刪減庶於激勸之中仍寓核實之意

一原奏招回流民一條查從前盜挖金砂大率皆山東直隸游手傭工之人由海參威恰克圖流徙至彼自經官兵驅逐渡江流入俄境者頗不乏人此次招工開挖如有自願來歸者自可酌量收用惟其中如有已入俄籍之人卽不應濫行收留以示區別此事務宜妥慎籌辦不可孟浪從事

一原奏開通運道一條查自齊齊哈爾至愛琿復由愛琿至漠河水陸計程二千三百五十里據李金鏞探得由齊齊哈爾徑達漠河旱路僅止一千四五百里照向來程途可近八九百里惟山深林密向爲人跡所不到擬請撥兵一二千人伐木開路除底餉外量給犒賞係爲運糧便捷起見應請 飭下黑龍江將軍會同東三省練兵大臣卽行酌派練軍前往俾資調遣其安設電線卡勇分布卡勇汛守各節應俟工竣後次第辦理

一原奏募勇保護一條查新設之羅博哈達卡倫防兵只五百名以之彈壓礦廠兼顧防秋尙嫌單薄旣據稱另募一營餉由金廠籌給卽歸該員統領俾收指臂之效事亦可行至勇營編成後應仍造冊詳報該將軍以備稽考

一原奏公舉司帳股友助理節省局用預計盈虧各條查以上四條皆係參酌公司辦法應責成該員隨宜斟酌稟明該管上司核實辦理

一原奏均派餘利一條擬照所請辦有成效之後除將借款陸續提還並將官利及員司礦師薪水局費勇糧一切開支外酌定所有盈餘作爲二十成計算以六成提充軍餉四成作爲該局花紅其餘十成歸商股勻分俾得均沾利益將收支欸目按年送部備查免其造冊報銷將來金砂果旺規模日益擴充應如何開拓變通以裕餉源之處屆時察看情形再行酌辦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二十七目錄

戶政四 養民

收貧民議

馮桂芬

書李寅菴大令育嬰堂碑記

鄧瑤

鄉民來局求贖酌擬情節申請賑撫總局轉飭辦理并乞通飭請示由

金福曾

辦理收養幼孩片

曾國荃

咨行沿海各省招工章程 總署王大臣

戒粵民出洋謀生示

張樹聲

酌裁糯米雜糧釐片

吳元炳

津郡創設廣仁堂收恤婦孺分別教養疏

李鴻章

請嚴禁種植鴉粟片

張之洞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二十七

上海葛士濬子源輯

戶政四 養民

收貧民議

馮桂芬

法苟不善雖古先吾斥之法苟善雖蠻貊吾師之嘗博覽夷書而得二事焉不可以夷故而棄之也一荷蘭國有養貧教貧二局途有乞人官若紳輒收之老幼殘病入養局廩之而已少壯入教局有嚴師又絕有力量其所能爲而日與之程不中程者痛責之中程而後已國人子弟有不率者輒曰逐汝汝且入教貧局子弟輒讐爲之改行以是國無游民無饑民一瑞顛國設小書院無數不入院者官必強之有不入書院之刑有父兄縱子弟不入書院之刑以是國無不識字之民二事皆見米人禪理哲所著地球說略中余又屬及門管生嗣復詢之夷士益得其詳於乎善哉所謂禮失而求諸野者其是之謂乎以三代聖人之法言之宗族有不足資之之法州黨有相賙相救之誼國家有振窮恤貧之令乞人之名見於春秋以後文武成康之世安所得乞人而收之又黨庠術序徧於郊陬野人士女咸知學問安所得不學之人而刑之二國之事猶操其末而未探其本也然就後世而言則可謂知本也已今浙江等省頗有善堂義

學義莊之設而未徧制亦未盡善他省或并無之另議推廣義莊更宜飭郡縣普建善堂與義莊相輔而行官爲定制擇紳領其事立養老室恤嫠室育嬰室讀書室嚴教室一如義莊法以補無力義莊之不逮嚴教室教之耕田治圃及凡技藝嚴扑作教刑之法以制其頑梗凡民間子弟不率教族正不能制者賭博鬪毆竊賊初犯未入罪者入罪而遇赦若期滿回籍者皆入焉三年改行族正願保領者釋之別設化良局專收妓女擇老婦誠樸者教之紡織三年保釋亦如之期於境無游民無饑民無妓女乃已夫民窮爲匪亦不教不養使然耳及陷於刑辟治之者盡法而止不復過問而爲匪者如故也坐竊賊以流徙卽爲遠地之竊賊逐娼妓使出境卽爲鄰縣之娼妓何如養之教之使不竊不妓之爲盡善也堂堂禮義文物之邦曾夷法之不若可慨也已至官強民入塾中國所難行惟責成族正稽察族人十五以下不讀書十五以上不習業者稱其有無而罰之仍令入善堂讀書習業亦善法也或曰貧民且糜至何以給之是不然此舉實禁錮耳衣食之瑟縮使令之苛暴所不待言其人至瑟縮苛暴之不畏可憐憫孰甚正仁人君子所不忍棄也且吾知其爲數之必不甚多矣

書李寅庵大令育嬰堂碑記

鄧瑤

邑舊有育嬰局內江李侯春暄之來宰也以邑多溺女籌裕局中貲費令民間生女不能舉者畀局育之

意至厚雖然瑤以爲侯茲舉但能育貧家女不能禁富家之不舉女也何以言之貧家固多不舉女然鄉俗恆自幼抱養於人今又增育嬰貲是貧家溺女之風當少息至富家之民侯雖設百育嬰局無濟也富家之所以溺女者非育之艱乃嫁之艱耳鄉俗嫁貲日侈從厚恆至罄產不厚則爲夫家厭薄且有因之棄其婦者婦人之見以爲異日使其女不見重於夫家或至鬱鬱以死不若卽死於墮地之初爲尤得也坐是相習成風往往富家尤甚吾故曰侯茲舉但能育貧家之女不能禁富家之不舉女也然則如之何而後可則惟有令富民嫁娶從儉定以準式使之無所踰耳周禮凡嫁女娶子入幣純帛無過五兩宋范忠宣公娶婦貲送豐備公命燬於庭曰無壞吾家法孫覺知福州其俗厚於婚葬費無藝覺裁爲中法使貲裝無得過百千令下嫁娶以百數夫民間之習爲奢侈豈其本性哉亦病於習俗相沿不能以一人矯之耳有賢守令循禮立制嚴爲之禁無論貧富必皆鼓舞樂從所謂下令如流水之源順民心故也侯憫吾邑溺女者衆旣募貲以育貧家之女矣誠大召邑人於庭而諭之曰嫁女無得過侈且定其制爲三等稍富無得過百緡次富無得過二百緡極富亦不過三百緡違令則以所過之資入書院爲生徒膏火著爲例娶婦之家有爭論資財者鄉黨勿齒訟之官罰無赦如是則嫁娶從侈必止而溺女惡習可不禁自息矣不佞因李侯孜孜好善之心推廣言之以復於侯且以諭邦人君子庶幾思所以廣好生之德而無

經世文續編

狃於婦人女子之鄙見因以絕其殘忍之習與昔馬融有言曰喪葬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嫁娶之禮儉則婚者以時矣夫嫁娶之禮儉豈但婚者以時哉且以免母子相殘逆天違道之孽居上者顧何憚而不令於下爲下者又何所忌而不從其令哉

鄉民來局求贖酌擬情節申請賑撫總局轉飭辦理并乞通飭請示由

金福曾

竊汴城代贖局近日鄉民紛紛來局求贖者甚多擬由卑局擇尤申請賑撫總局轉行各地方官核辦業經面稟憲鑒在案伏查災荒以後夫賣其婦父母賣其子女者所在皆是如係出於彼此情願本無別項枝節者斷難准其回贖致啟紛更滋擾之端惟有非本夫及父母所賣者或被旁人拐帶或爲販棍轉賣又如逃荒窘迫受人數斗糧食或欠房飯未清隨將婦女扣留一家骨肉頓作路人飲恨吞聲此離莫訴更有父母年老或孤孀無依或貧難再娶只生一子飢困之餘得錢無幾將子祇賣與人在得之者不過添一傭奴在失之者遂致絕其宗祀言之實可痛心又有幼年閨女早經許配夫家流離顛沛之中或以欠錢被人指留或因貧急將女再賣此在主婚者原有應得之咎其女如年長失身自屬無可追追倘在十四五歲以下則異日前夫執詞具控深恐又滋案牘之繁以上各節大致均遵憲頒章程婦女不願相從一條爲準卑局現於鄉民求贖之中擇其事理確直而情尤可憫者逐起申請賑撫總局酌核轉飭各

州縣辦理由局酌給該鄉民等川資飯食分赴各地方官衙門聽候傳訊惟事屬災民情應軫恤非尋常詞訟可比擬請酌定限期速訊速結庶免鄉民守候勞費之難再現在歸德周家口兩局均撤鄉民求贖之案各處皆有倘蒙核定准行可否并乞通飭各州縣遇有鄉民求贖者一體遵照參酌辦理以恤窮黎而完骨肉

辦理收養幼孩片

山西巡撫 曾國荃

晉省上年被旱成災哀鴻遍野省垣五方雜處飢民過衆南北關外分設飯廠三處力圖賑救第大祲之後癘疫盛行染病倒斃者比屋皆然所遺子女多失怙恃撫育無人如將及成丁赴廠領飯尙能苟延殘喘而乳哺赤嬰猶可收入育嬰堂撫養不致夭殤其年在十二歲以下四歲以上之男女幼孩既不能令其赴廠就食又不獲收入育嬰堂孤苦零丁毫無依倚非乞食於街衢卽呻吟于破屋目擊情形深堪憫惻若不設法拯救轉瞬同作餓殍現在省城設立收養公局一所議定章程派委候補知府謝仁溥並遴委佐雜十員分定段落梭織稽查遇有此等幼孩無論男女凡查係父母俱亡又無本族戚友可依者一律詢明住址收養局內每幼孩十名雇派老嫗一人看管月給工貲錢一千文日給米五合以作口食幼孩每日給米二合五勺以收養之多寡酌僱飯夫專司炊爨惟恐老嫗飯夫有尅扣飯食情弊添派佐雜

二員常川駐局查照定章認真稽察以杜弊竇而專責成所有局中一切經費及委員薪水均在捐輸項下動用已於七月初七日開局收養俟年穀豐登再行查看情形酌請停止等情由捐輸局司道會詳請奏前來臣覆核無異除飭該委員等認真經理固不得膜視民依亦不准虛糜賑款務使實惠及民以期仰副 朝廷惠鮮保赤之至意

咨行沿海各省招工章程

總署王大臣

南洋大臣咨准總理衙門咨查英法兩國續增條約內均載有招工出洋一款本衙門現與英法兩國駐京公使公同酌定章程二十二款均各畫押蓋印於同治五年正月二十六日具奏恭錄 諭旨抄錄原奏並附錄章程二十二款咨行查照希即轉行各省督撫大吏並飭各口該管各員遵照嚴密稽查如非通商口岸一體不准受僱出洋如有華民私誘民人逼脅承工一經查出立即正法等因查招工出洋一事現在既經續定章程應先抄錄轉飭南洋長江各關照辦仍由江南海關將此項續定約章照會刊刻成本呈送本大臣蓋印以便通行各省及分送各國領事一體遵守同治五年四月 日咨沿海各省

第一款

一中國通商口岸凡有商民欲請准設公所開辦招工既擬與該工人何以立約所內華工何以治理各

等節應將合同底稿並在公所治理工人章程各紙稟請領事官查閱又因各國搭船之例不同必有該商已經按例遵辦實據領事官始能查明

第二款

一該商稟請前來領事官查其實屬殷實妥當之人即將所呈合同章程各紙查該酌情刪改方可轉移該管地方官查閱俱屬妥協立給印牒准設招工公所領事官即將印牒及合同等件一併在本所抄錄存案

第三款

一印牒既出不能無故註銷其有故者必須地方官與領事官會議如果意見相同該所方可關閉罷招該商自不准追請賠償

第四款

一合同章程等件該商須於招工公所門外房中書寫懸掛以便工人均可知其詳細合同章程等件及經地方官暨領事官查明准辦該商嗣欲刪改均可稟明施行惟各該官尚未批准不可專自擅行至於該商或欲遣人代覓承工准將合同章程各件抄單稟請領事官及地方官用印發給執照方准遣

人分赴該省鄉鎮等處代爲宣布

第五款

一招工各商既立合同與該華工定議務須按期逐款盡守凡有負約之處惟該商是問俱按伊國之例傳案究審

第六款

一招工各商欲遣華民代覓承工此項承遣者必由地方官先給蓋印准單方可前往後或干例無論故違誤犯惟本人是問俱歸地方官傳案究審

第七款

一凡有招工事務中國專派委員協同監理華民有欲承工任便赴所該商眼同委員駐寫姓名於簿註畢該工任聽回家或在公所候搭便船出洋

第八款

一華民承工出洋或係獨身一人或係攜同家眷所立合同字樣必須逐款開載一指定何國何處承工年限多寡一限滿回國計其人口約保水腳路費若干一在彼作工預定日期時刻一在彼承工應受

衣物工食並各等利益一遇有疾病醫治醫藥不用該人工值一隻身出洋或有眷口留在中華意欲按年計月撥給養家之費應扣若干一所有今定章程第八九十以及十四二十二等款盡須開列以上七節之外不准更加形似工人容免全行之條倘有擅加理應置勿庸議

第九款

一合同所定承工年限不准逾於五年期滿如欲回國彼處必將合同所註水腳路費若干按數備全交付便船送回中華如或限滿不欲回國其法有二一則聽憑該處官憲准否留住准時即將合同原定路費一項全數付給便用一則聽其復行承工另立合同即將原約所定銀數付給一半聽其自用而此次合同仍不過五年爲期期滿仍照前次合同原數付船送回設若華工至彼處後患病不能作工該處不俟限滿先行按數給錢送回否則准其赴官稟請申訴

第十款

一承工工作日期時刻定准七日之內必得休息一日一日之內作工不過四時六刻即外國九點鐘零二刻也如足所定日期之數不准強其工作過時至於休息時日之間如果正工之外該工力能別有操作抑或另承工課准向本主酌定酬值惟牧畜以及日用常事仍屬正工不必因係休息時格外議酬

第十一款

一華民年不及二十者或欲承工出洋必須取具本身父母准往憑單蓋用地方官印信方准承招如或無從取其父母確據亦應取具地方官蓋印憑單如無此單不准前往

第十二款

一所有華工姓名既已註簿自是日起至少扣至四日方准在監理委員面前將合同念與該工聽明問其是否願往伊實願去立即令其畫押

第十三款

一合同既已畫押該工自應總由招工商人准否離所不能擅自出入將次下船之日監理委員親至公所各該華商當面認明畫押合同是實領事官即將合同抄存備查該船未出口之前一日海關監督暨領事官或行親往或派委員赴船將華工按數點明核對清楚將單繳到監督領事官各署分別畫押抄錄存案點明以後華工內有變約不肯前往即准查明住居公所之日每日追出飯食之銀一錢如該工無款歸償應交該管官按例治罪

第十四款

一華工未完之先該商如有預交銀錢皆應以爲承招賞需之用不准追還惟因支用安家之費准商預支每月扣還一元以清欠款其數亦不准過六月工值此項銀兩該領事官必須設法實令安家不得別用其餘支借各項一概不准又以華工或在船上之時或在彼處之後曾借銀錢等物約明期滿後作工找還一併嚴禁如至期滿將欲回國之時或有債主伸訴藉此情節請爲扣留華工亦必不准因此攔阻

第十五款

一所有招工公所其中如何辦理領事官與地方官既經會議定章華民承工居住總須遵照奉行

第十六款

一華工居住公所或有滋事各等情弊立即鎖禁俟地方官委員查收按例審辦所有商夥人等不准擅行治辦

第十七款

一所有該口招工公所俱准兩國委員隨時任便出入傳問華工所中房間均歸該員等查管以期分撥華工眷屬人口得以團聚免其雜混又以各房必須治理精潔方足怡養精神秉公畫押合同以及下

船之時該委員等亦當在場監視如見所下之船似不妥協恐礙於人准令華工暫免下船俟覓醫生抑或熟識船隻之人勘明裁奪船內華工內有現患傳染症人卽刻令其離船上岸

第十八款

一華工下船委員點明開單該商按照所招之工每名出銀三元交付海關銀號收存以備監理委員經費

第十九款

一犯法華民或在逃或越獄承工地方官查出照會領事官交出領事官立飭移付地方官計期該犯居住所中之日除將每日償銀一錢以補該商虧欠外所有所中簿上註明付給該犯銀錢衣物等項亦應一體償還

第二十款

一各國運載客民之船所有布置客寓艙房預備火食保其整潔俱有定例招工之商欲將華工運往外洋先須稟明領事官查核實有符於定例方准運往惟於領事官既經批准或有委員以該船尙有不妥情節稟明地方官以爲不宜出口海關暫准不發紅牌俟能確切詳查轉報該國大臣會議後定奪

第二十一款

一華工下船點名開單應備兩本分別存留帶往該船到前指定某國口岸該船主先將副本邊沿註明華工在途或已死亡疾病各等情節呈上伊國領事官並該處地方官等請爲分別蓋押以備送回俟該單至中國之時招工商人必呈領事官卽令轉移地方官查核

第二十二款

一華工出洋到彼夫婦不能分派兩處作工幼兒不及十五歲者不准令離父母至於華人在彼承人招工不分鋪戶莊田其後鋪田轉付他人該工亦當奉爲招主如或原主仍在鋪田或因別故欲使另投他主該工自願方可否則不准强行更換

以上各款公同酌定之外又經言明除華民不待承招自行出洋中國官憲毫不攔阻外若有意圖招工不遵章程另行設法招致華民承約出洋作工此爲例所嚴禁查出另行重辦更有華民不肯離國有人胆敢私行騙往勉強脅從卽照刑部奏定新章立予正法且以招工事務既經明定章程通商各口均准設所仍須地方官與領事官會議監理方爲按例興辦設若某口內外各官無從會理該商理應不准開所招工等語以上三節核定存案中外官民應與前項二十二條同一遵守奉行今於同治

五年正月十九日將章程等件各繕三分蓋印畫押以昭信守再查澳門一處多有內地奸民拐騙抑勒承工沿海附近民人深受其害該處現在尚未設有中國官員駐紮實屬無人照料所有澳門一處未便遽准華民由彼承工出海應請貴大臣於轉諭各商此件章程一併諭知各商不准在彼承工並貴國商船亦不准在彼裝載承工華民出洋以期周密是爲至要

戒粵民出洋謀生示

兩廣總督 張樹聲

照得粵省貧民多有搭船出洋自謀生業如果本人情願出外並無別情原可聽其自便但定章民人出洋必須自備川資者其中用意民間未必深知今特爲爾等一詳言之查民人由粵出洋道途窳遠盤川在所必需現在每有華商洋船搭客至檀香山埠凡華商租船之費用卽出自搭客之川資若爾等果能將應給川資備足交清然後上船出外則抵埠後我朝設有領事官一切下情不難赴懇卽備趁營生均可自由已便不致受制于人倘不能自備川資因向租船之華商立單借貸約期以償在爾等以爲到埠後設法圖維卽可清還借項不思爾等在中國梓桑之地尙無力自備川資豈遠涉外洋數萬里之遙人地生疎轉能籌償欠項勢必受人挾制逼令當工寫立合同分年還欠又將人作押轉揭銀兩扣還所借川資爾等遠適異邦身難自主或聽其轉賣他處或被其勒當苦工雖有中國領事官無從查悉必將

異地稽留痛室家之遠隔甚且終身淪落歸鄉國以無期去就死生皆難逆料矣是以定章民人出洋川資必須自備者職是故也近日省城有等奸商租賃外國船隻搭客出洋往往借與川資議立期單於到埠後當工償欠又慮稽查委員查詢究出弊端則誘令搭客混認川資係由自備愚民無識往往墮其術中該奸商等譁張狡誦各搭客因爲所欺卽外國洋船之船主人等亦只知其租船搭客不知其以搭客影射招工此等奸商設陷愚民實屬罪無可逭本部堂院已札飭地方官嚴拿究辦以警將來至華民出洋向章應由各鋪戶出具保結聲明各搭客均係自備川資並無被人拐騙情事並不許濫保匪人各該鋪戶人等如果訪查明確各搭客委係自備川資情願前往並非被人招誘拐騙平日亦屬安分之人自可仍照向章出具保結不致無端波累悞受株連倘該鋪戶等並未查明輒將借貸川資之搭客及不安分之匪人率行濫保一經告發或被查出定卽一併查究決不姑寬

酌裁糯米雜糧釐捐片

先緒元年

江蘇巡撫
吳元炳

地方兵燹之餘以培養民氣爲要臣察看江蘇各州縣凋敝太甚戶鮮蓋藏肅清已逾十年而元氣未能盡復推原其故良以釐金之重甲于他省物用無不翔貴民間生計因此日艱但籌餉抽釐事非得已目前支應浩繁豈能驟然易轍惟有酌量裁停以冀稍紓民力查百貨釐金內稊和米穀業經前撫臣張樹

聲奏明停收卡捐在案臣思民爲國本食爲民天稔和既已停捐而糯米雜糧同關民食爲數究屬不多且雜糧各種又係窮苦小民湊飽充飢之需若仍照常抽取未免偏枯臣與釐局司道通盤籌計內惟黃豆一項本省所產無幾大半運至關東山東專爲碾取豆油之用其豆餅亦係培壅種植所需似與民食關係稍輕而捐數較鉅仍令暫行照章辦理外其餘糯米雜糧每年所入本非大宗自應援案一律停免以昭平允此外釐捐各項臣當督飭在局承辦之員隨事隨時核實抽收悉心釐剔總期寬紓一分民力卽培養一分民氣以仰副 聖主子惠元元之至意除將前項停捐日期檄飭蘇滬兩釐局通行蘇松常鎮太倉五府州屬各局卡一體遵照外理合附片具陳

津郡創設廣仁堂收恤婦孺分別教養疏

光緒八年

直隸總督 李鴻章

竊天津河間等屬地瘠民貧迭遭災歉孤兒嫠婦往往無以自存情甚可憫必須創設善堂兼籌教養前於光緒四年旱災後據南省勸賑紳士前署陝西藩司王承基候選道鄧官應主事經元善等集捐洋銀一萬元經臣商屬前督辦河間賑務今太僕寺卿吳大澂候選知府李金鏞先於津郡東門外南斜街暫設廣仁堂收養天津河間兩府屬遺棄子女貧苦節婦一面倡勸捐資多多益善飭道員盛宣懷等督同紳董籌經久之策嗣因經費集有成數遂於西門外太平莊卜地建堂共蓋屋二百八十餘間將南斜街

原收婦孺歸併太平莊於堂中分設六所一曰慈幼所收養男孩初收則爲滌拆治病繼則分撥各所授事二曰蒙養所設義塾整齊擇聰俊者延師課讀三曰力田所於堂之左右購置地畝種植木棉稻黍菜蔬擇麤笨者雇老農教習四曰工藝所擇不能耕讀者令習編籐織蓆刻字印書俟年長業成聽其出堂自謀衣食五曰敬節所收養青年節婦及無依幼女無家可歸俟長成爲之擇配六曰戒烟所廣延良醫妥置方藥療治鴉片癮病俾吸烟者有自新之路庶烟禁不致徒設各所均派誠實司事專管其敬節所係婦女終日扃鎖以慎關防飯食等項悉由轉桶出入公舉年高有德之節婦在內管束俟守節年例相符由在堂紳董出結移縣轉請旌表現計開辦三年屋宇一律竣工章程亦皆安定耕讀紡織成效昭然而戒烟除癮者亦有二千餘人實於風俗人心大有裨助嗣後應責成紳董遵照定章實心經理以垂永久溯查道光年間保定省城創設全節堂其時只收養婦女五十名今津郡廣仁堂宅額七百五十名之多各所收養窮民亦衆歲需教養費用生息之款無幾誠恐未能持久除督官紳隨時設法募捐接濟外查上年京城仿照津章新設廣仁堂經順天府尹奏奉諭旨每年賞給米三百石欽遵在案津郡創設廣仁堂實爲北省賑撫善後一大義舉與京城善堂情事相同相應奏明勅部立案並援案籲懇天恩准自本年起每年賞給南米三百石於江蘇海運漕糧項下在津就近撥領以廣皇仁

請嚴禁種植鴉粟片

光緒八年

山西巡撫張之洞

晉民好種鴉粟最盛者二十餘廳州縣其餘多少不等幾於無縣無之曠土傷農以致畝無棲糧家無儲粟丁戊奇荒其禍實中於此然而覆轍相尋不知迷復議者或持不宜禁之說大率一由見小一由畏難然臣謂以地以時有不可不禁者四晉地磽瘠產糧無多早年本恃外省接濟自爲鴉粟所奪蓋藏益空卽如前此大稔垣曲產煙最多餓斃亦最衆近日種烟之利以交城爲最盛而糧價亦以交城爲最昂賊民害稼確有明証此時若再不遏其流設有偏災豈堪設想此必禁者一也晉省山農多水利少種植鴉粟之功倍於蔬卉偶有山溪水澍可資灌溉悉以歸之鴉粟此物最耗地力數年之後更種他穀亦且不蕃僅有此區區難得之水利而養此毒民之物此必禁者二也晉省吸烟之癖官吏士民弁兵胥役以及婦人女子雖皆沾染大率鄉僻居其十之六城市居其十之八人人尪羸家家晏起怠惰頽靡毫無朝氣在官者不修其職食力者不勤其業循此不已貧者益貧弱者益弱數十年後晉其危乎惟種之多者故吸之便此必禁者三也洋藥稅爲海關大宗今日方議重徵藉禁外販以爲坊民正俗之謀若內地不禁聽其蕃滋何以關遠人之口此必禁者四也查晉省鴉粟之所以不能禁者一由於上官之禁弛不一朝令夕更一由於官吏之視爲利源圖收畝稅祛此二弊必有成效可觀臣愚以爲禁之有方行之有漸先

膏腴而後磽确先腹地而後邊廳責之於鄉保毋徒付之於吏胥遏之於播種之先毋徒毀之於揚華之後力禁苛擾嚴定考成感民以誠未有不動雖不能遽絕根株而少一畦之鶯粟卽多一口之餘糧矣至於官生將卒臣已多方勸戒現仿李鴻章天津所設之戒烟局延醫購藥以冀廣起沉疴屬官中有嗜好廢事分別撤任停委勒限戒斷許令自新弁勇勒限戒斷不悛者汰黜學校諸生由學臣隨時董戒冀以漸摩觀感徐收移風易俗之功



DS 754 K8 V.8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二十八目錄

戶政五 疆域上

興安州升府疏

繪地圖議

論貴州境插花情形啟

請琅璫築城設官疏

臺北擬建一府三縣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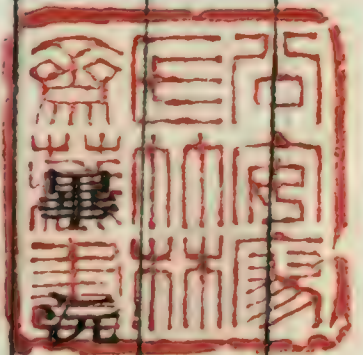
酌改土司夾片

奉省邊務南北路均應添設地方官以資治理疏

昌圖廳擬請升爲府治添設廳縣教佐各官疏

請續設民官暨升改各缺疏

擬請仍舊改設協領片



馮桂芬

胡林翼

沈葆楨

沈葆楨

劉長佑

崇厚

崇厚

銘安

銘安

糸世糸糸

[illegible]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二十八

上海葛士濬子源輯

戶政五 疆域上

興安州升府疏

畢沅

奏爲陝省興漢二屬暨終南山一帶地方險要請改設官屬以資控制以重稽防事竊照陝西興安直隸州濱臨漢水背負終南爲秦屬之關鍵亦荆襄之門戶萬山重疊實係四塞奧區形勢最爲險要該州管轄平利洵陽白河紫陽石泉漢陰六縣通計地方四千餘里從前俱是荒山僻壤土著無多自乾隆三十七八年以後因川楚間有歉收處所窮民就食前來旋即棲谷依崖開墾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處貧民亦多攜帶家室來此認地開荒絡繹不絕是以近年戶口驟增至十數餘萬五方雜處良莠錯居邇來風俗刁悍訟獄繁興命盜案件甲於通省兼有外來無業匪徒因地方僻遠易於匿跡潛蹤出沒無定兼之該州向有總兵同城駐劄近復添設重兵號爲鉅鎮兵民交錯庶務殷繁舊設知州一員臣細察情形並與司道等詳加商酌該州品秩稍卑辦理恐形掣肘必須將興安州升爲興安府治改設知府方足以資彈壓至現有之州吏目卽改爲府照磨兼管司獄事務原設州學正改爲府教授訓導改爲府訓導又

府城內應設知縣一員卽將州屬之漢陰縣改爲附府首縣查興安係古安康郡地應請卽名爲安康縣將州轄地方歸併管理其原設漢陰縣典史移爲安康縣典史原設漢陰訓導改爲安康教諭至漢陰舊治在興安迤西一百八十里未便乏員應另設興安府通判一員駐劄其地專司捕盜緝匪及查拏地方私販鹽茶私宰私燒賭博撻降等事再興安境內西南甄平地方距州二百四十里楚蜀人民雜處實爲要隘此地將來歸併安康首縣管轄應另設分防縣丞一員又興安所屬紫陽縣西南之二州距縣一百八十里與川省太平縣連界平利縣東南之鎮坪距縣四百八十里與川省太平大甯等縣及楚省竹谿縣連界壤境犬牙相錯箐密林深兩地均屬緊要應於二州壩添設主簿一員卽將西安府知事裁改移駐鎮坪添設巡檢一員同甄坪所設縣丞俱令專司緝捕再查漢中府屬之西鄉縣南之大池壩距縣三百里與川省通江縣連界又褒城縣南之黃官嶺距縣一百三十里與川省南江縣連界該處俱山路荒僻最易藏奸應請於大池壩添駐分防縣丞一員黃官嶺添駐巡檢一員俱令就近盤緝奸匪其黃官嶺之巡檢卽將該縣之青橋驛驛丞裁汰改移此興安漢中應行改設官屬以資鎮壓防範之情形也至省城遞南之終南一山縣亘西安鳳興各府州屬周圍約計數千餘里崇山峻嶺俱係鳥道羊腸路徑阻絕先時不過土著居民樵采爲活近來四川湖廣等省之人陸續前來開墾荒田久而益衆處處俱成村落

而遠方遊手無藉之輩亦借以雜插其間卽如去年川楚嘯匪每有竄入漢興沿山境地擾害村氓雖經堵截嚴拏不敢再至但溪山重繞煙戶零星距各該本管州縣本城近則三四百里遠至七八百里不等地方官見聞阻隔難以防範稽查萬一滋生事端未免往返需時鞭長莫及甚爲可慮臣再四籌酌必須於山中要害處所添設丞倅等官分管山內地方就近治理專司防緝事宜方爲妥協查山以東自咸甯縣之太乙峪由藥王堂舊縣關南至興安州北境約計七百里而舊縣迤西地名孝義川爲扼要之地應添駐西安府分防同知一員至山以西自長安縣子午谷由江口西南至五郎關直抵漢中府此境約計七百餘里其五郎關爲扼要之地應將西安府水利通判改爲西安府分防通判移駐五郎關并照從前漢中府屬之鳳縣地方分隸留壩廳之例將山以內向隸咸甯之地方煙戶俱歸移駐之通判管理所有各分管境內凡人命盜竊及一切案件俱令該同知通辦審解民賦錢糧亦皆劃歸徵解并請於同知通判各駐劄之地添設巡檢兼管司獄事務各一員如此則東西兩路聲勢聯絡一切防奸緝匪稽查易周實爲一勞永逸之舉此終南山以內應行添設官員以資鈐轄捕緝之情形也以上改設之知府同知通判縣丞主簿巡檢等官內查興安州本係繁疲難三項要缺今應仍爲在外揀選陞調之缺其新設首邑之安康縣亦足爲疲繁難三項要缺與添設同知通判以下各員均定爲要缺在外揀選陞調以資治理

惟查定例地方職官止許改調不許增添但今陝右各屬惟西安水利通判青橋驛驛丞及西安府知事等員可以移駐裁改此外尙缺同知通判各一員縣丞二員巡檢一員巡檢兼管司獄事二員緣陝右各屬幅幘最爲遼闊向來丞倅佐雜等官額設無多嗣復節次裁汰移駐新疆是以現在約係緊要地方再無冗員可供裁汰臣仰荷 聖恩簡任巡撫先後十年於地方一切因革事宜隨時悉心體察此事明知有費更張但今昔情形迥然大異而山川扼要形勢阻深不得不爲未雨綢繆之計斷不敢因循拘泥惜有限之費以致異日貽誤地方臣復與督臣李往返札商意見俱屬相同謹合詞恭摺具奏并繪興漢及南山一帶地圖將各州縣境內要隘處所應行添官駐劄各地方詳細貼說恭呈 御覽

繪地圖議

馮桂芬

周官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固王政之先務也史記蕭何傳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宋史袁燮傳燮爲江陰尉常平使令每保畫一圖田疇山水道路悉載之合保爲都合鄉爲縣徵發爭訟追胥披圖可立決此言都圖之始嘉定縣志圖卽里也以每圖冊籍首列一圖故名曰圖都圖之宜有圖舊矣今江南州縣有魚鱗冊猶沿其制惟有明以前繪圖不知計里開方之法圖與地不能密合無甚足用

大抵不審乎偏東西經度北極高下緯度不可以繪千里萬里之大圖不審乎羅經三百六十度方位及弓步丈尺不可以繪百里十里之小圖而繪小圖視繪大圖更難以無顯然之天度可據全在辨方正位量度丈尺設有差忒便不能鉤心鬪角

陽湖李氏兆洛製定向尺一十八枚圖繪頗準猶嫌其繁重

今定一簡易之法如後請下之各

直省州縣如法繪畫任取本州縣一城門左旁立一石柱爲主柱卽爲起數之根依此作子午卯酉縱橫綫以一里三百六十步爲度各立一柱令四柱之內爲一圖容田五百四十畝各圖中乾坤艮巽四隅皆有一柱而以艮隅之柱爲本柱以千字文爲號勒於其上柱徑一尺高一丈埋露各半其露者尺寸有識適當山水市舍則省之或向西或向南退行若干步補之繪圖則用約方二尺之紙十步爲一格縱橫各三十六格則一里內阡陌廬舍纖悉可畢具如是而地之廣袤著矣更用水平測量高下卽以主柱所傍城門之石檻爲地平起數之根以絜各圖石柱而得各圖立柱之地高下於城檻之數又徧測本柱前後左右四里之高下而得四里內高下於本圖之數又徧測東西南北毗連州縣城檻之高下而得各城檻高下於本城檻之數以之入圖則以著色爲識別凡高下於城檻在一尺內者不著色其餘分數色以一尺爲一色至若干尺以上則概爲一色高山土阜又別爲一色仍識若干尺於上如是而地之高下亦明矣此圖旣成爲用甚大一用以均賦稅一用以稽旱潦一用以興水利一用以改河道詳後議

附繪地圖法

法造反羅經如下式分二十四字七十二向綫

兩綫空隙亦可作一綫看是七十二向實得一百四十向之用不必更分三百六十度轉易舛混○一向分

六向一子正一子兼癸少一子兼癸太一子癸一癸兼子太一癸兼子少餘仿此二十四向共成一百四十四向每向二度半

又造定向尺如界尺式首用圓盤即正

羅經邊分若干綫與反羅經相準中作十字綫以取子午正中中心用釘合於尺上仍令活動可以旋

轉尺上作中綫如甲乙尺邊任刻細分如丙丁又造圖紙用朱絲作正方格格之大小準定向尺細分

任以十分或二十分爲一格量地之法用反羅經居子向午對所欲量之地視鍼頭所指即知何向用此

反羅經之巧

用軟步弓量定若干尺至轉灣處止即簿錄某向共若干步是爲一節嗣轉他向皆如之凡一

轉爲一節清丈田畝逐坵四面皆用此法馭之其簡法又有三一曰人行計步先較準本人行步若干

當弓步丈尺若干即計行步之數爲準一曰車行計輪先量準輪周若干尺任於輪之一幅作識但以

輪行若干周計之

三法中此爲最的

一曰舟行計艣先較準行若干艣當若干步惟風水順逆所差甚多宜隨

時消息之

此法止能御直綫不能御弧綫遇弧形之地宜於弧旁標識作直綫縱橫成句股形入以算術此不具載

大抵止繪地圖三法已足清丈田畝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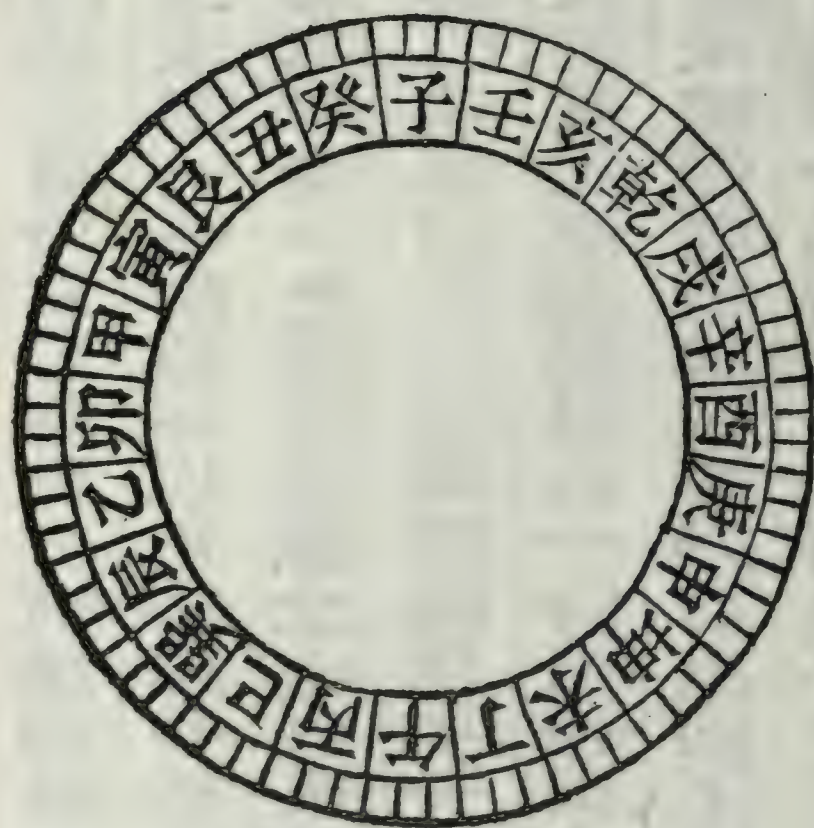
必以弓步實量得數始密至畫圖之法先於圖紙上占位作一定點爲起手之地復於定向尺首盤圓

上取所記某向綫移指中綫甲乙竝將尺邊丙位移就定點上仍審上層十字綫上子下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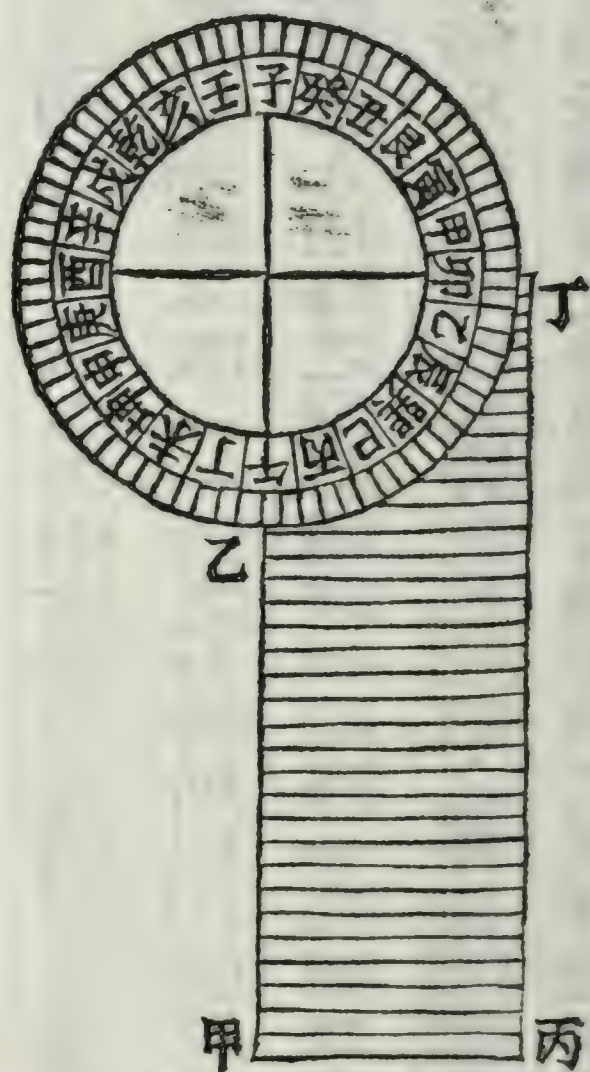
地圖本上北下南

與紙格勿稍偏斜乃循尺邊於定點上丙位起按分繪畫甲乙為向綫丙丁綫既與是為一節續繪次節即於前綫之末接起後綫以下皆如之即圖成矣

反羅經式



定向尺式



論貴州境插花情形啟

胡林翼

竊以貴州境內地多插花安順尤甚林翼妄不自揣思欲逐一察清妥擬章程彼此移易歸於至當謹先陳愚管仰祈訓示如蒙允準再行縷析繪圖陳說呈懇咨部改撥以正經界以便官民查貴州所謂插花

地者其情形約略有三種如府州廳縣治所在此而所轄壤土乃隔越他界或百里而遙或數百里之外卽古所謂華離之地也又如二壤本屬一邑中間爲他境參錯僅有一綫相連卽古所謂犬牙之地也又如一綫之地插入他境旣斷而復續已續而又絕縣縣延延至百十里之遙卽古所謂甌脫之地也而貴州所以多插花者其故又有三貴州之郡縣一因乎明之衛所一因於元明之土司一因於剿撫蠻苗所得之土田明之衛所本以屯田爲實壤而屯田亦有星散四出之地國初諸公徒取其城治相近者卽并爲一邑未暇一一清釐所以州縣地多插花其弊一也土司之壤或承自唐宋或剏於元明歷世旣久彼此侵奪本非畫一之規及其獻土也則舉其所有而歸之於州縣不暇一一爲之分析所以川縣又多插花其弊二也征討之法或用雕剿則平一姓而兼平數姓之人招降之利必聯族類則降一寨而兼降數寨之人當其創制州縣輒以一時所獲田土歸之一邑所以插花愈多其弊三也三者之弊皆因戡定亂略之時未暇深考而其流弊乃百出而不窮姑卽弊之切近者言之插花地有離本治二三百里而離他治未百里數十里者民之輸將也不於其近而於其遠期會不時資斧旣竭遠來負米勞費可矜士之應試其弊亦然命案藉遠地而遲延盜案因交界而推諉姑無論矣卽尋常詞訟牽連他屬者十之四五輾轉關移百無一應官之所謂小事卽百姓之所謂大事羈候日久旣無以恤其貲財證佐不齊又無以

剖其曲直歷數年而不見一官歷數官而不得一審往往釀成大案此其不便於民也肘腋之下皆他境之民臥榻之旁悉他人之地其所應教誨應整飭應修明應捕逐者皆遠在數百里之外府廳州縣號爲親民之官欲其出入可見咨詢易及耳乃所親者在遠而所不親者在近縱有留心民瘼之良吏亦限於聞見而莫可如何追呼不便公事掣肘此其不便於官也然亦有所甚便者則刁劣之生監與擾害之棍徒耳而盜賊爲尤甚盜賊成羣結黨必於插花之地糾察之所不及摘發苦於所難吏胥以別境爲搪塞之詞州縣以關移爲遷延之計卽有任事之員遵奉道光二十一年申明 聖訓不分畛域而平日之耳目不習卽臨時之呼應不靈戶口阨塞非其所知鄉約寨頭非其所轄則越境捕盜之難也其狡黠大盜甚則結交各屬吏役此邑見捕歸於他邑捏情希脫賄弊多方漠不關心者旣涉因循因以爲利者更虞袒縱是又公文關移之無益也凡此各弊相沿已久而不敢輕言更張者則恐吏胥之因緣爲奸更恐州縣之肥瘠不定耳然使官不擾民自爲經理就疆域之形便而截長補短卽錢糧之會計而益寡裒多不更易州縣之名不增減糧賦之數則民情當必帖然而吏治實爲大便姑卽安順而論之安順領二州三縣而知府及同知通判皆有分地是名爲五屬實八屬也八屬之中插花無慮數十處其最多者又莫如安平鎮甯安平居府城之東少北鎮甯居府城之西中隔府屬及普定形勢本不相連而此二州縣之壤

割裂交錯幾無整段略而言之蓋二邑各離而爲三其與安平城治相近者則爲五所及柔東三排五所者明代平壩衛之故地也柔東三排者明代柔遠所東偏之故地也五所三排聯聚一處東西相距九十里南北相距八十里東北一綫接清鎮之蘆荻哨西南一綫接普定之石板房爲驛道近旁之地而環其南北者皆鎮甯插花地此安平之正壤一也柔西三排在安平之西北七十里北負思臘河河之南數里有齊伯房城卽明柔遠所之故城也三排所亦卽明代柔遠西偏之故地也其地東西相距二十五里南北相距三十里東南西三面多爲鎮甯插花地所環北又貴筑羊鵲塘茅草寨及大河十三寨環之自柔西至安平必出鎮甯插花之境此安平隔越在西北之壤二也又有西堡十二枝者本西堡土司之故地原屬普定康熙五十五年始改屬安平其地在安平西北二百里東西相距七十里南北相距六十里跨沙家大河之南北二枝在河北十枝在河南沙家大河者卽思臘河之上流也是河自郎岱之黃沙渡流入西堡之六罵枝爲陰鷺渡貫十二枝之北境行三十里至樂東渡出西堡境又隔二百里至邱哨渡始入柔西之境復爲安平地其間蓋爲郎岱普定鎮甯平遠之地所隔越也若自西堡入安平必假道普定之定南里及鎮甯之蒙楚諸枝此安平西北絕越之插花三也至若鎮甯州之三壤則附州城諸枝一也安平以北諸枝二也安平以南諸枝三也鎮甯附州城之地爲東屯枝爲西屯枝爲郎洞枝東西相距約

五六十里南北亦然此爲鎮甯之正壤又有木岡漿水阿破三枝在其北東接普定之定南里西接郎岱之羅別汎雖爲普定之腰鋪水母塘所隔而阿破枝之北古寨越在沙家大河之北毗連平遠以其大致尙與鎮甯治所相接續即可謂爲鎮甯之正壤此其一齊伯房枝居安平柔西之東而公具蒙楚二枝又居其西其南三枝大勢環接然在普定定南里之東不與州北之三枝相連又橫梗安平柔西之中爲鎮甯隔越在東之地此其二上九枝中九枝下九枝居廣順州之東安平之南而南聯歸化廳西則本州之隴革枝東則本州之華楚枝諸枝大勢相聯團聚一處爲鎮甯隔越在東南之極境此其三大抵二邑之六壤或數寨旁出或半枝隔絕非親履周詢不能縷析也其他若府屬之與普定則府屬之五起十三枝與普定之五里五枝往往交錯大約縣境居北及西南而府境在東及南縣境自城而北直屬於三岔河則本明定南里之故地又自城而西南直接乎歸化則五枝之地本甯谷司所改也其四里居驛道之旁者則普定衛之故地也大勢尙相連接然又有東出二百餘里遠在鎮甯華楚枝之旁而介乎貴筑廣順之間者則爲尅坐場府屬之五起本爲安順舊州之地其餘十三枝則安順舊軍民府之地也十三枝參錯勻布自東而南而西薄乎縣屬之甯谷五枝而止然又有水西莊在鎮甯之西南三十里蜡蓬寨錯出安平堡唐基堡之東錢唐堡錯出安平猪槽堡之東亦府屬之插花地也郎岱歸化二廳地頗連屬蓋畫

疆在雍乾之際其時司事者留心疆域故無遺議清鎮雖併聚在東北一隅而貴筑之穀上穀下二里袤六七里廣且百餘里又有羊鵲塘舊人寨茅草寨若絕若續與之橫亘其中居二穀之北者爲鎮里安里明故鎮西衛之地居二穀之南者爲清里定里明故威清衛之地永甯雖聚處於西南之一隅而其地本偏遠州城及打罕一馬沙營頂營募役三司六保阿果二枝皆居北盤江之東樂運樂壩樂舉八大朶萬播西邕便邕由八十石石灣寨下募役十一馬寨又在白水河之東惟江外金井之地則居北盤江之西外界貞豐地復荒廣爲盜賊聚萃之區凡此皆諸屬插花之情形也又攷西堡去安平遠而去鎮甯近齊伯房公具蒙楚上九中九下九隴革華楚八枝去安平近而去鎮甯遠若舉以相易實爲兩便他若穀上穀下之當歸清鎮江外之宜併貞豐則又事關外郡不敢輕議也又查齊伯房之應納正銀凡九十二兩八錢七分七釐原糧八十石七斗四升八合三勺公具枝之正銀二百四十八兩一錢一分三釐原糧一百九十二石零九升蒙楚枝正銀二百一十一兩三錢九分二釐原糧一百六十三石六斗五升二勺上九正銀二十五兩九錢八分五釐原糧四百九十一石一斗中九正銀二十九兩四錢五分八釐原糧五百七十石二斗九升六合下九正銀二十兩九錢三分原糧四百零二石一斗七升隴革正銀一百七十三兩五錢四分三釐原糧一百三十四石三斗四升三合華楚枝正銀三百八十二兩一錢九分五釐原

糧三百零二石八斗一升五合統計八枝共銀一千一百八十四兩四錢九分三釐糧二千三百三十七石二斗一升四合三勺又查西堡秋糧米共四百十二石七斗一升七合三勺又諸色銀共七十兩六錢二分九釐七枝之米多西堡且六倍銀多西堡十五倍此爲不侔之數而實則西堡肥而七枝瘠二邑恐不能從也仍當察核地界酌其相宜一一比較方爲愜當此林翼所爲欲逐一察清妥議章程者也

請琅璫築城設官疏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

沈葆楨

竊臣等於本年十二月初五日將臺地招墾開禁情形奏明在案臣葆楨前患咳逆調治稍愈遂於十三日帶同臺灣府知府周懋琦前署臺灣鎮曾元福由郡登程十四日抵鳳山閱淮軍城西八營城東三營結構精嚴上垛下濠周方四角突起礮壘分哨扼守外瞭曠如內平砥若屹然偉觀入營接見統領營官各加獎勗並躬奠其病歿將士之墳而去十五日南行宿東港十六日宿枋寮地本瘠壤道光間有鳳山令曹瑾者開水圳以通泉脈遂爲膏腴至今民食其利時已殘冬麥穗秧針黃綠相間則內地四月間景象也該處尙爲鳳山壤則之區過此以往則皆番社居民寥寥矣十七日過刺桐腳鄉民泣訴先後爲獅頭社番戕者五人而王開俊營長夫過者番疑爲民亦斃其二論起釁之根番直而民曲及其仇殺斷難縱番以殃民且營夫又何罪也夕宿風港適王開俊移營至臣葆楨即令派汛弁郭占鼐至社飭交兇犯

懲辦如敢違抗則不能不示以威風港倭營俱在四無牆壁草屋數十高僅及肩王開俊嫌其散不可守擬合紮而加牆濠焉十八日抵琅璫宿車城爲前大學士福康安征林爽文駐兵之處接見夏獻綸劉璈知已勘定車城南十五里之猴洞可爲縣治臣葆楨親往履勘所見相同蓋自枋寮南至琅璫民居俱背山面海外無屏障至猴洞忽山勢迴環其主山由左迤趨海岸而右中廓平埔周可二十餘里似爲全臺收局從海上望之一山橫隔雖有巨礮力無所施建城無踰於此劉璈素習堪輿家言經畫審詳現今專辦築城建邑諸事惟該處不產巨杉且無陶瓦屋材甄璧必須內地轉運而來匠石亦宜遠致城地所用已墾成田不能不給價以卹貧民未免繁費惟有囑委員等核實估計不得虛糜縣名謹擬曰恆春可否之處伏候 欽定如蒙 允准擬先設知縣一員審理詞訟俾民番有所憑依畀之親勇一旗以資號召其餘武員學官佐貳且置爲緩圖以一事權而節糜費車城外西南地曰後灣者倭人舊營之址也濱海當風水泉又惡當時彼族居之病亡相繼且船上礮彈可及故淮軍之至棄而不處一營紮車城附近以衛民居一營紮統領埔以扼牡丹各社出入之道淮勇與番衆均屬相安惟倭人舊營雖只係草屋然交收後不數月今無一存或云火焚或云風壞四顧蕩然現已飭查實在情形稟覆當臣葆楨自猴洞回車城時適洋將傅郎哥嘉吉德韓德喜等四人到車城據稱赫德囑於龜仔角左近創建燈樓隨飭周懋琦

與之同往相度俟歸後定議臣葆楨遂同夏獻綸劉璈等於二十日坐輪船歸郡辰下歲暮暫且緩工開春劉璈當赴琅璫督辦營建諸務夏獻綸當赴中路主辦開山事宜臣葆楨思船政累年動費數百萬方飭辦報銷又爲臺事所攔乘此稍曠之時擬於本月二十四日由輪船內渡旬稽大數具奏事畢再至臺灣續行經理茲先將履勘琅璫擇地建城各情由合詞恭摺由輪船赴滬交上海縣付驛六百里馳奏

臺北擬建一府三縣疏

光緒元年六月

沈葆楨

竊惟臺灣始不過海外荒島耳自康熙年間收入版圖乃設府治領臺灣鳳山諸羅三縣諸羅卽今之嘉義嘉義以北未設官也郡南北各一百餘里控制綽乎有餘厥後北壤漸闢雍正元年拓彰化一縣並設淡水同知主北路捕務與彰化知縣同城蓋明知非一縣政令之所能周特以創建城池籌費維艱姑權宜從事焉已耳雍正九年割大甲以北刑名錢穀諸務歸淡水同知改治竹塹自大甲溪起至三貂嶺下之遠望坑止計地三百四十五里有奇嘉慶十五年復以遠望坑迤北而東至蘇澳止計地一百三十里設噶瑪蘭通判則人事隨天時地利爲轉移欲因陋就簡而不可復得矣然由噶瑪蘭上抵郡城十三日始達由淡水上抵郡城亦七日始達而政令皆統於臺灣府當淡水設廳之初不特淡水三貂等處榛莽四塞卽淡南各社亦土曠人稀今則村社毗連荒埔日闢舊志稱東西相距僅十有七里今則或五六十

里或七八十里不等蘭廳建治以後由三貂嶺繞至遠望坑復增地數十里有奇其土壤之日闢不同有如此者臺北海岸前僅八里至一口來往社船不過數隻其餘又港支河僅堪漁捕今則八里至淤塞新添各港口曰大安曰後壠曰香山曰滬尾曰雞籠而雞籠滬尾港門宏敞舟楫尤多年來夾板輪船帆檣林立洋樓客棧闐闐喧囂其口岸之歧出不同有如此者前者臺北幅隕雖廣新墾之地土著既少流寓亦稀百餘年來休養生息前年統計戶口除噶瑪蘭外已四十二萬有奇近與各國通商華洋雜處睚眦之怨卽啟釁端而八里至一帶從教者漸多防範稽查尤非易易其民人之生聚不同有如此者臺地所產以靛煤茶葉樟腦爲大宗而皆出於淡北比年荒山窮谷栽種愈盛開采愈繁洋船盤運客民叢集風氣浮動嗜好互殊淡南大甲一帶與彰化毗連習尤獷悍同知半年駐竹塹衙門半年駐艋舺公所相去百二十里因奔馳而曠廢勢所必然況由竹塹而南至大甲尙百餘里由艋舺而北至滬尾雞籠尙各數十里命盜等案層見迭出往往方急北轅旋憂南顧分身無術枝節橫生公事之積壓巨案之諱飾均所不免督撫知其缺之難必擇循吏能吏以膺是選而到任後往往賢聲頓減不副所望則地爲之也其駕馭之難周又有如此者淡蘭文風爲全臺之冠乃歲科童試廳考時淡屬六七百人蘭屬四五百人而赴道考者不及三分之一無非路途險遠寒士難於資斧裹足不前而詞訟一端則四民均受其害刁健者

詞窮而遁捏情控府一奉准提累月窮年被誣者縱昭雪有期家已爲之破矯其弊者因噎廢食概不准提則廳案爲胥吏所把持便無可控訴而械鬪之衅萌孽乎其中至徒流以上罪名定讞後解郡勘轉需費繁多淹滯歲月賠累不貲則消弭不得不巧官苦之民尤苦之其政教之難齊又有如此者所以前者臺灣道夏獻綸有改淡水同知爲直隸州改噶瑪蘭爲知縣添一縣於竹塹之請臣鶴年臣凱泰等正飭議試辦臺事旋起因之暫停臺南騷動之時卽有潛窺臺北之患經夏獻綸馳往該處預拔機牙狡謀乃息海防洋務瞬息萬變恐州牧尙不足以當之況去年以來自噶瑪蘭之蘇澳起經提臣羅大春撫番開路至新城二百里奇至秀姑巒又百里有奇倘山前之布置尙未周詳則山後之經營何從藉手故就今日臺北之形勢策之非區三縣而分治之則無以專其責成非設知府以統轄之則無以挈其綱領伏查艋舺當雞籠龜崙兩大山之間沃壤平原兩溪環抱村落衢市蔚成大觀西至海口三十里直達八里坌滬尾兩口並有觀音山大屯山以爲屏障且與省城五虎門遙對非特淡蘭扼要之區實全臺北門之管擬於該處創建府治名之曰臺北府自彰化以北直達後山胥歸控制仍隸於臺灣兵備道其附府一縣南劃中樞以上至頭重溪爲界計五十里而遙北劃遠望坑爲界計一百二十五里而近東西相距五六十里不等方圓折算百里有餘擬名之曰淡水縣自頭重溪以南至彰化界之大甲溪止南北相距百

五十里其間之竹塹卽淡水廳舊治也擬裁淡水同知改設一縣名之曰新竹縣自遠望坑迤北而東仍噶瑪蘭廳之舊治疆域擬設一縣名之曰宜蘭縣惟雞籠一區以建縣治則其地不足而通商以後竟成都會且煤務方興末技之民四集海防旣重訟事尤繁該處向未設官亦非佐雜微員所能鎮壓若事事受成於艋舺則又官與民交困應請改噶瑪蘭通判爲臺北府分防通判移駐雞籠以治之臣等爲外防內治因時制宜起見是否有當伏懇 天恩飭部議覆俾有遵循其建設城寨清查田賦及教佐營汛應裁應改應增容俟奉 旨允准後再由臺灣道議詳核奏期臻周密至蘇澳以至歧萊現恃營堡爲固將來田畝開墾商民輻輳應否設官容臣等隨時察看情形請 旨定奪

酌改土司夾片

光緒元年

廣西巡撫

劉長佑

土田州岑鏐麻景翠等匪糾黨肆行劫殺經臣咨行左江鎮道及統領防軍候補道趙沃就近酌撥營勇應援並委補用道梧州府知府徐延旭前往督同各營會商署思恩府知府柳增秀分別剿撫於上年十一月十五日奏報聲明如應改土歸流臣與司道及在事文武悉心商議隨時具奏欽奉 諭旨著卽督飭徐延旭等設法剿辦毋任貽害地方俟剿撫事竣再行體查情形妥籌具奏欽此欽遵在案臣維土田州在思恩府境內西界雲南土富州地廣俗悍械鬪成風世襲土知州岑氏係宋時隨征有功承襲土官

世守其祀自前明以來叛服無常明臣王守仁討平仍以岑氏爲土吏目後復升爲土知州頒給銅印其命盜等案歸百色同知承審乃岑氏族衆支分爭襲仇鬪層見迭出嘉慶年間岑勳兩次爭襲至咸豐五年土知州岑乃青病故無子爭端又起於是岑裕基爭襲岑鉅岑鉉又爭襲官族結黨構禍土目乘勢殃民獷悍性成終難丕變署土知州岑森又與岑鉉結黨仇殺土民流離轉徙日不聊生當以岑森不職撤任而岑鉉等招黨未散仍復肆行劫殺自徐延旭等前往督勇剿撫岑鉉懼於兵威與其黨麻景翠潛逃檄飭東蘭州文武在鳳山一帶兜緝無蹤餘匪亦紛然逃散第土民橫被焚掠其困苦情形視遭賊最久之區爲尤甚臣諭飭徐延旭宣布朝廷德意隨地撫恤該土民等得見漢宦凡軍行所到秋毫無擾遂陸續接踵來營泣訴苦狀均願歸流官管轄不願復爲岑氏土民其望切改流甚避水火自應及早定計以救民生迭據徐延旭及該管道府稟呈情形臣與藩臬兩司悉心籌商土州旣迭起爭端互相仇鬪自岑乃青病故後又無近支合例應襲之人如立遠支一人卽可無爭亦何樂岑氏失其世守但一岑立諸岑必爭土民不免仍罹於難其禍亂將相尋不已現據體察輿情稟請改流自是拔本塞源之計查土田州地方內外共分十里每里分三都每都分四圖每圖之廣十里二十里不等多與百色廳奉議州緊相毗連今請改流擬於燕峒險要之地設立知縣一員作爲苗疆衝繁調缺俾令整飭化導一洗從前土官

科派陋習其餘各里附近百色者撥歸百色管轄將百色同知升爲苗疆直隸廳以新設之縣屬之附近奉議者撥歸奉議管轄卽將奉議州州判升爲簡缺知州以資控制至岑氏一族其構禍逃亡者現飭密拏懲辦餘皆疎遠之族應如何處置俾免遷徙失所及此外添設官員建立學校移添營汛弁兵修建城垣衙署與夫清查田畝地糧編查煙戶各事宜應檄飭徐延旭等就近悉心確查稟呈次第籌辦據藩司文格署臬司嚴樹森先將擬請改流大概情形會詳請奏前來臣維粵西慶遠府屬之東蘭州鎮安府屬之小鎮安通判思恩府屬之那馬通判均因地方多故承襲不得其人先後改土歸流今土田州爭襲構衅地方糜爛甚於他處而查其親支又實無堪襲之人自可援案辦理以安黎庶除仍飭嚴緝岑銓麻景翠及附勢助虐之人務獲分別懲辦外相應請 旨將土田州知州革去世襲其地改設苗疆知縣一缺並將百色同知奉議州判二缺酌量升爲苗疆直隸廳簡缺知州就近分撥其地以資治理

奉省邊務南北路均應添設地方官以資治理疏

光緒三年

盛京將軍 崇厚

竊查奉省東邊外南北延袤千有餘里東西相距亦數百里至數十里不等上年鳳凰邊門外東溝一帶丈清地畝之後隨經前署將軍尙書崇實奏明設立安東一縣委員試辦迄今一年之久地方公事漸經辦有條理民心尙爲帖服上年經徵錢糧俱已掃數完納其安東以北暨雲陽碱廠旺清三邊門外並鳳

凰城沿邊以及通溝各處地畝續經總辦邊務候補道陳本植知府恆泰提督左寶貴督飭各委員分路設局逐段清查現據旗民各戶赴局投報者約可增至七十餘萬畝合之安東縣上年升科五十三萬餘畝及前數年已報升科之五十餘畝通計熟地不下一百七十餘萬畝此外尙有未經清丈之地甚多所有安東一縣元年已收押荒者二年起徵錢糧其前此已經升科之地則照章納糧勢難再辦押荒此次續行丈出之地則先收押荒再行起徵錢糧以每畝徵銀三分計之以一分津貼各州縣辦公統俟一律丈完升科之後每年約可徵收正款三萬數千餘兩此外葦塘爲數無幾山貨雜貨糧石斗租及燒鍋各稅甫經試辦亦難約計成數至木稅一項元年因東溝賊匪甫經蕩平其多年堆積木植均行下運商賈雲集徵收較旺共收東錢九十餘萬吊二年則木植下運漸少商販亦稀僅收東錢五十萬吊有零查此項木植來源現離水路較遠下運漸難稅自漸少歲入確數勢難豫定奴才崇厚奴才恩福到任後節據陳本植等稟報前情正在核辦間奴才崇厚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恩合奏東邊新墾地畝請添設旗署招佃旗丁無庸添練勇營各摺片著崇厚體察情形妥議具奏等因欽此奴才等公同商酌該副都統原奏不爲無見除所陳添練勇營一條另行附片覆奏外查前署將軍尙書崇實以邊外結廬耕種業已多年不特各處流民託以爲業卽各旗閒散亦不免藉地營生因而推廣 皇仁奏辦升科納稅等

事以爲化私爲官之計而邊氓甫經向化若必區分旗民畸輕畸重又恐不足壓服人心所以奏請但凡認地開墾者一律編入戶口冊籍以示旗民一體之意仰蒙 聖明洞鑒恩准在案而所編冊籍復經前署將軍尙書崇實飭各委員等於本戶名下分別註明旗民字樣以杜改旗爲民之弊是該副都統所慮旗人隱名於民圈報地者前署將軍尙書崇實固已早籌及此也至此次投報升科安戶或數十畝或數百畝不等且皆各管各業尙無套報情事該副都統所稱一人任意指報極多可以分段出兌招佃旗人此事或指從前而言與現在情形又不相同其所稱邊外添設旗署一節查奉省邊內前此本係旗多於民嗣則旗民聚處所以各城設立城守尉協佐等官又設州縣官以便旗民分治邊外民多於旗且旗人不過民人十分之一二奉省州縣各官業經奏准不論滿漢一律請補均加理事同知通判現在設立州縣照舊加銜請補即可旗民兼理奴才等察看邊務所最要者上年試設之安東縣僅管迤南一隅之地迤北一帶幅員遼闊現經清查地畝業有成數若不卽行添設州縣委員試辦散而無紀不足維繫人心當經札調陳本植來省面加訊問逐細籌商目下亟應擇地設官修築營堡建置衙署兵房以爲經久之計因擬於六甸之寬甸添設一縣名曰寬甸縣六道河添設一縣名曰懷仁縣頭道江添設一縣名曰通化縣分疆畫界委員試署並於每縣各設巡檢一員管典史事但此三縣所轄地面較廣尙須踴擇地勢

添設分防佐雜各官以資襄理其寬甸縣卽與已設之安東縣及邊內所設之岫巖州統歸鳳凰廳管轄懷仁通化兩縣則歸興京廳管轄庶幾地方有所責成旣免人心渙散之虞尙有未經丈完之地亦可由各該縣會同委員就近查勘所有各處分局當卽酌量裁撤歸併以節經費惟先後旣經改設二廳一州四縣則前署將軍尙書崇實原擬於鳳凰城添設邊關兵備道一員亦應及時設立派員試署俾令提綱挈領巡視東邊第邊外地方南北相距迢遙奴才等體察情形公同商酌夏初江海之交南路帆檣雲集該道應駐東溝一帶稽查木稅慎重海防秋後水涸冰凝北路邊防緊要又應馳赴頭道江以上彈壓督催徵收一切迨至冬末再回鳳凰城清釐公件一年之間南北分巡周歷始能彼此兼顧至於邊外扼要之地甚多且北接吉林防務尤關緊要現時東邊駐紮本省並客兵各隊已有兩千數百名之多將來邊外非留重兵不能鎮攝奴才等再四思維惟有將奉省議准滿漢練軍酌撥數營換防駐守若無統領之員實不足以資控制查興京副都統係駐旺清門內離邊較近所有邊外各軍統歸節制現任副都統色楞額道員陳本植本係奏派練軍翼長應卽仿照各省鎮道體制興宗副都統及邊關道會同辦理東邊防務仍兼充練軍翼長至邊關道南北分巡若無親兵不足以備緩急擬將前設大孤山步隊及邊外新添各兵設立道標馬兵二百名步隊五百名作爲兩營以便該道親統所有該副都統節制之兵亦准

該道調遣庶文武和衷共濟始足以綏靖地方除繪具邊外地圖貼說咨呈軍機處備查外其餘未盡事宜奴才等當隨時體察情形悉心籌畫妥議具奏請 旨遵行

昌圖廳擬請升爲府治添設廳縣教佐各官疏

光緒三年

崇厚

竊查奉省北邊外昌圖廳所轄幅員一千六百七十里蒙民雜處盜賊出沒無常廳屬朝陽坡地方曾聚匪徒抗官拒捕同治四年經 欽派原任大學士文祥帶兵痛剿始臻安謐該廳本係蒙古地界邇來流民日多耕種殆徧械鬪命盜之案層見迭出祇以同知獨任其事分設經歷照磨各一員襄同佐理地大事繁實有鞭長莫及之勢曾經前署將軍尙書崇實統籌奉省全局以該廳亟須添官增兵藉資治理而廳屬地租向歸蒙古自管無款可籌因請試辦河稅斗租以爲經費奏明在案旋經崇實飭派委員前往會同該廳趙受璧妥定章程試行辦理該處商民以此款爲設官增兵之用亦甚樂從計自上年六月以來河稅一項因河水淺涸船隻難通未經開辦所有斗租試辦半年業已收有一萬七百三十餘兩除去委員盤費尙存九千九百六十餘兩就現在試辦每年可以收銀二萬一千餘兩雖不能作爲定額以之設官增兵尙敷支用目下地方甚關緊要所有應行新設添設各官自應及時議定請 旨遵行查前署將軍尙書崇實原奏擬將昌圖廳同知升爲知府再於梨樹城增設通判一員八家鎮增設知縣一員並

於廳屬西南康家屯地方增設知州一員分設佐雜各官相助爲理等因現在奴才等察看情形康家屯一處離昌圖較近似可毋庸添設知州擬請將該廳升爲府治仿照熱河承德府之例仍管地面詞訟各事卽康家屯地方亦可歸其自理移設八家鎮經歷於康家屯分防再移梨樹城照磨於八面城駐紮均照舊請加六品銜分司緝捕土匪並勘驗命盜各案凡有地方詞訟戶婚田土細故准其就近審理徒罪以上送由該府訊辦並將該廳巡檢一員升爲府司獄訓導一員升爲府教授旣足以重地方亦可以符體制此奴才等現擬升設昌圖府之情形也八家鎮梨樹城兩處原設經歷照磨各一員分防佐理該兩處均係扼要之區政務殷繁措理非易該經歷等職小權輕勢難整頓今擬將梨樹城改爲廳治添設通判一員名曰奉化廳另添巡檢一員管理監獄八家鎮改爲縣治添設知縣一員名曰懷德縣另添典史一員管理監獄並均添設訓導各一員以興學校該廳縣應照章請加理事同知銜以便蒙民兼理所有昌圖府自理詞訟徒罪以上之命盜各案應申詳驛巡道審轉以昭慎重至奉化廳懷德縣自理詞訟徒罪以上之命盜各案則應詳由昌圖府審轉經詳府尹核辦此奴才等現擬添設廳縣教佐各官之情形也似此星羅棋布既有提綱挈領之人藉資表率亦復畫界分疆而治各專責成但使地方慎選得人不能從容整頓惟是該處地廣民頑盜風未息東北直接吉林邊防尤難鬆緩現在三盟及吉林各客隊在

彼駐紮馬隊四五百名之多兵力尙覺單薄邊外情形實與內地不同若非多設捕盜弁兵非特緝捕難期得力且亦不足鎮壓地方現擬於該府廳縣另添捕盜營馬兵二百名交昌圖府分撥調遣以專責成所需餉乾照章給發卽由此項斗租支銷以該處之所出供該處之所需既免另籌餉項並可撫輯閭閻莫此爲便至於學校之事風化攸關現旣升設府學教授竝於奉化廳懷德縣添設訓導各一員若不增廣學額無以敦勵人材自應酌量議增以廣教化俾令地方有所觀感庶幾默化潛移民風漸歸敦樸以副 朝廷綏靖邊陲之至意其修建衙署監獄各費卽在上年秋冬兩季所收斗租項下動用如有不敷仍在本年所收斗租開支廉俸工食捕盜兵餉馬乾餘存項下次第興辦以上擬請升設添設各員如蒙 俞允相應請 旨飭部頒發印信關防以昭信守奴才等爲因地制宜起見所有清界址定缺分並一切廉俸役食以及文武學額弁兵餉乾應行詳議各事宜謹繕清單並繪具擬升昌圖府改設廳縣全圖貼說恭呈 御覽合無仰懇 天恩飭下部臣核議施行實於地方大有裨益其未盡事宜容奴才等再行籌議隨時奏 聞

請續設民官暨升改各缺疏

光緒七年

吉林將軍 銘 安

竊奴才前以吉省應設民官甚多因本地籌款維艱勢難一齊舉辦先請添設賓州廳五常廳敦化縣三

處正印教佐等官當於光緒六年十二月初八日專摺具奏奉 旨飭部核准並由奴才委員試署在案
現在收取荒價勸辦斗稅又歷一年積有成數所有應行添設升改各缺自當及時擬議請 旨遵行查
雙城堡地方距省四百餘里爲省城東北之門戶界外均有民官治理惟該堡與拉林地方公事仍係旗
員經管未免向隅奴才札派差委道顧肇熙前往查勘何處可以添官建署飭令繪圖稟覆去後旋據該
道稟稱遵查雙城堡在省城東北四百八十里本屬拉林舊地自嘉慶年間移撥京旗設立村屯劃歸堡
者東西相距一百三十里南北相距七十里四面仍皆拉林界現在堡城商賈雲集戶口繁多較拉林爲
盛自應在該堡城內添設民官以資撫輯拉林但設分防足以佐治惟地界則當併拉林所屬統歸雙城
管轄方覺整齊東面本與阿勒楚喀以古城店分界古城店之東今屬賓州廳界店西應屬雙城東南本
與五常堡以莫勒恩河分界河南今屬五常廳界河北應屬雙城南面西面均與伯都訥以拉林河分界
河南河西爲伯都訥廳界河東河北應屬雙城北面本與黑龍江以松花江分界江北爲呼蘭廳界江南
應屬雙城如此劃分雙城地勢實居拉林之適中爲省北之屏障形勢宏敞庶務殷繁將來建立衙署監
獄以及巡檢捕衙修造城垣祠廟均有隙地足敷布置第東南距拉林一隅有遠在百里以外者尙恐鞭
長莫及兼顧難周應請於拉林地方設立分防衙署緝捕之餘藉資佐理等語並繪具地圖稟覆前來奴

才前請在雙城堡拉林地方添設撫民通判分防巡檢等官並擬將堡城總管一缺裁撤改設協領一員業經附片瀝陳仰蒙 俞允在案既據該道覆勘明確稟稱雙城堡商賈輻輳事務殷繁亟須添設民官以資治理請仍照前奏在雙城堡設立撫民通判一員名曰雙城廳另設巡檢兼司獄事一員管理監獄訓導一員振興學校拉林分設巡檢一員卽歸雙城廳統屬其雙城堡原設總管一缺卽請裁撤改設協領一員專司緝捕及一切旗務除雙城拉林土稅一項照新設賓州五常各廳均歸旗署徵解之例仍由雙城拉林旗署徵解外其餘一切租稅均歸新設民官徵收詞訟命盜案件均歸民官審理以一事權此雙城堡拉林擬設廳官教佐各員之情形也又查伊通距省二百餘里爲省西最要咽喉向歸吉林廳管轄地方遼闊治理難周必須添設民官劃疆分治方能通聲教而輯人民奴才札派差委道顧肇熙本任吉林廳同知善慶前往查勘何處可以添官建署飭令繪圖稟覆去後旋據該道等稟稱勘得伊通河在省西二百八十里至威遠堡門二百七十里係奉天界北至長春廳一百餘里南至圍場荒地二百餘里爲長吉兩廳之門戶吉黑兩省之通衢前山後河中有大道勢極扼要當衝商賈雲集居民櫛比履勘周圍東西五里南北三里能於此修城建署竝設倉庫監獄學署祠廟確於地理相宜民情協洽至於勘分界址正南至小伊通河七十里河南屬奉天界河北屬伊通正西至威遠堡門二百七十里門西屬奉天

界門東屬伊通東南至那爾叫嶺三百四十里嶺南屬吉林嶺北屬伊通西南至黑瞎子背嶺三十里嶺南屬奉天界嶺北屬伊通西北至二十家子邊壕壕北屬奉天界壕南屬伊通正東自距伊通五十里之石頭河子分界河東屬吉林河西屬伊通東北自距伊通一百三十里之小河臺邊壕分界壕東屬吉林壕西屬伊通如此劃分似屬整齊惟伊通河設立有司衙門距園荒二三百里難期兼顧今勘得迤南一百六十里之磨盤山東西寬三里南北長五里前通當石河至輝發河入大江後靠椅子等山局勢寬平居園荒之適中亦宜添設分防以輔其治伊通既擬添設正印官則所分界內舊有租賦自應均歸新設之員經徵除俟園荒放竣後照例升科報部歸伊通徵租外所有石頭河子小河臺迤西迤南現擬與吉林府分界之處應徵地丁銀米約數在二萬零五百兩有奇均劃歸伊通經徵以期撫字催科責成並重惟吉林廳原徵賦額不過五萬兩有奇今遽劃出少半亦應設法籌補查園場邊荒前於咸豐同治年間先後放荒地十牌共地六萬七千三百餘晌現在該處正當勘丈併浮多計之約在十萬晌此項地畝每晌向收大租錢六百文小租錢六十文由戶司經徵而地屬吉林廳管轄遇有佃民詞訟事件均歸廳官管理如將大小租撥歸吉林府徵收實屬官民兩便等語並繪具地圖稟覆前來奴才詳核該道等所稟各節均尙妥協卽請在伊通設立知州一員名曰伊通州該州舊有吉林分防巡檢一員改爲吏目管理

伊通監獄添設訓導一員振興學校磨盤山分設巡檢一員卽歸伊通州統屬至勘分界址及經徵租賦審理詞訟自應悉如所稟辦理此伊通磨盤山擬設正印教佐各官之情形也夫新設各缺旣已措置咸宜治理可期一律而舊設三廳亦應變通盡利政教庶免兩歧溯查奴才前奏變通官制增設府廳州縣一摺奉到部咨內開該將軍請將吉林廳理事同知升爲府治改設知府原設吉林廳巡檢改爲府司獄管司獄事伯都訥原設理事同知改爲撫民同知原設孤榆樹巡檢兼管司獄事長春廳原設理事通判改爲撫民同知原設巡檢兼管司獄事農安添設照磨一員靠山屯添設分防經歷一員並據奏稱吉林三廳向因專管旗人戶婚各事皆用理事人員今民戶衆多政務殷繁與從前情形不同請與新設之同通州縣均加理事銜滿漢兼用等語臣等查該將軍所奏添設各缺改請加理事銜滿漢兼用之處自係因地制宜整頓吏治起見惟添設改設各缺總期官民相安方臻妥善請 旨飭令該將軍體察情形通籌全局詳細分別奏明辦理等因奏奉 諭旨依議欽此欽遵咨行前來伏思吉林廳理事同知駐守省垣幅員遼闊管轄本屬難周且邇來荒地日闢民居日密戶婚詞訟命盜之案倍多於前只以同知獨任其事權輕責重地廣事繁難免有顧此失彼之虞擬請將吉林廳理事同知一缺升爲府治改設知府名曰吉林府仍照熱河承德府奉天昌圖府之例仍管地面詞訟錢糧各事新設之伊通州歸其統屬並將

原設吉林巡檢一缺升爲府司獄管司獄事學正一缺升爲府教授以符體制其吉林府應分界址東至張廣才嶺爲界計二百里外至敦化縣東南至樹林子荒爲界外至官山西南至太陽川爲界計二百餘里外至伊通州西至石頭河子爲界計二百三十里外至伊通州西北至小河臺爲界計二百一十里外至長春廳北至法特哈邊門爲界計二百一十里外至伯都訥東北至舒蘭荒耘字四牌爲界外至五常廳如此劃明疆界各專責成庶免互相推諉至伯都訥廳理事同知一缺照原奏改爲撫民同知加理事銜長春廳理事通判一缺毋庸升爲撫民同知請改爲撫民通判加理事銜農安地當衝要生聚日繁請照原奏添設分防照磨一員歸長春廳統屬靠山屯地方民戶無多該廳可以兼顧毋庸另設分防經歷此吉林舊設三廳擬請升改各官之情形也惟本年十月十一日接準吏部咨開以奉天現無理事同知通判員缺准用揀發曾任正途不分滿漢補用明文該將軍請將吉林理事同通三廳仿照奉天章程由揀發曾任實缺正途不分滿漢酌量補用之處應毋庸議等因維時吉林舊設三廳尙未奏請升改均係理事同知通判格於成例是以吏部奏駁查奉天昌圖廳同知改爲知府請由外揀員升補興京理事通判改爲撫民同知亦請不論滿漢兼用均加理事銜照例將揀發人員請補均經部議奏准在案現在吉林廳理事同知升爲知府應請仿照奉天昌圖府之例由外揀員升補伯都訥廳改爲撫民同知長春

廳改爲撫民通判亦請仿照奉天興京撫民同知之例請仍由揀發曾任實缺各員不論滿漢酌量補用
庶與新設各廳縣統歸一律實於政治有裨以上添設升改正印教佐各官如蒙 俞允應請 旨飭部
鑄造關防印信鈐記迅卽 頒發以昭信守其實缺分籌廉俸修城垣建衙署學校設弁兵應行詳議章
程謹另繕清單恭呈 御覽並繪具雙城堡伊通各處地圖貼說咨呈軍機處備查合無仰懇 天恩飭
部迅速議覆以便奴才奉到部文卽行遴選妥員奏明試辦試署俟二三年後如果辦理裕如再請實授
各官應發廉俸役食勇糧及修建各項工程仍請照奴才前奏照數概發實銀以重地方而求實濟其餘
未盡事宜奴才當再隨時體察情形悉心籌畫妥議具奏恭候 聖裁除甯古塔三姓琿春等處應設民
官由奴才致函督辦甯古塔等處事宜太僕寺卿吳大澂就近體察情形妥商定擬再行另摺奏 聞外
所有遵 旨續設民官暨升改各缺緣由是否有當謹會同奉天府府尹暫管提督學政事務奴才松林
合詞恭摺具陳

擬請仍舊改設協領片

光緒七年

吉林將軍銘安

再查雙城堡舊設協領一員駐守辦理旗務迨咸豐元年前將車固慶等以該處丁戶日密公事紛繁奏
准將協領裁撤改爲請 旨簡放副都統銜總管一員總攝其事以專責成近年該堡生齒益繁商賈輻

轄戶婚田土詞訟滋多必須添設民官明刑弼教亦能有裨地方今就雙城堡拉林兩處地勢而論其正北直抵松花江過江爲黑龍江呼蘭界其西北西南均與伯都訥廳接界其東南則與新設之五常廳接界其東北則與新設之賓州廳接界是界外均有廳官治理獨該處未免向隅奴才於札派差委道顧肇熙赴雙城堡訪查總管清瑞被叅各款面諭該道就近體察情形據實稟覆茲差竣回省稟稱該處居民聞有設官之說情詞極爲欣慰等語如於雙城堡地方添設撫民通判一員加理事銜並於拉林地方添設分防巡檢一員俾兩處旗民皆得就近治理且與界外各廳壤地相接亦不致政教兩歧現已派員前往查勘應如何設官建署再行另摺奏 聞伏思雙城堡旣擬設立民官地方一切事宜歸其經理仿照伯都訥廳長春廳舊章稟由奴才衙門核辦而總管無所司事且其職分較崇與廳官同城辦事亦多窒礙照五常堡之制仍於該處改設協領一員專司緝捕及一切旗務以昭畫一而免牽掣現在雙城堡總管清瑞因案遵 旨查辦自有應得處分所有總管一缺可否暫緩 簡放奴才委派協領先行護理之處恭候 聖裁

經世文經

卷二十九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99

卷一百一十五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二十九目錄

戶政六 疆域下

會勘奉吉兩省圍場荒地界址疏

岐元
銘安

邊疆緊要請添設道府廳縣以資治理疏 附片

銘安

遵旨擬設新疆南路郡縣情形疏

劉錦棠

請歸併省分以垂久遠疏

劉錦棠

伊犁屯務防務均關緊要謹陳擬辦情形疏

劉錦棠

擬請添設移改疏

何璟
張兆棟

臺灣驟難改設省會敬陳管見疏

劉銘傳

籌議臺灣郡縣分別添改裁撤以資治理疏

楊昌濬
劉銘傳

經世文編



卷一百一十五

一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二十九

上海葛士濬子源輯

戶政六 疆域下

會勘奉吉兩省圍場荒地界址疏 光緒七年

岐元
銘安

竊查奉天所轄之東北吉林所轄之西南圍場荒地前於光緒四五年間兩次派員會勘因吉林所有界圖既被火無存委員皆不悉舊址該處墾種之民奉天圍場業經奏准放荒吉林荒界仍在例禁故私改地名潛移界石紊亂舊址以遂其墾種之私而免受遷移之苦致兩省委員循山沿海無從分辨惟有按照冊案所載地名劃定疆界考其名則如舊核其實則吉省西界之地變爲奉省東界之地者亦已多矣前兩次勘丈後以所繪界圖尙多互異終恐有不實不盡茲於本年三月由奴才銘安等咨商奴才岐元等遴派辦事精詳不避勞怨之員復加履勘當經奴才岐元等遴派海龍城總管馬有利協領訥欽奴才銘安等遴派差委知府李金鏞協領全福會同勘驗去後旋據稟稱該荒地山重水複實無舊址之可尋草密林深或爲人跡所不到初亦但憑村民指點補立之界石幾爲實據可憑該委員等會議如不竟委窮源終難水落石出遂裏糧分投交界附近各山細心踏勘費十餘日之力始尋得一二未盡就淹之界

石復盤詰三五樸拙無業之老民細詢其舊日之地名山名互證旁參略得故址往復勘驗始具端倪然後會同議定除光緒五年原勘腰水泡子沙河口兩處會立石碣無庸更易外自五石封堆而南應由其東南山頭向南至大泉眼再至西亮子河流入當石河匯入輝發河作爲準界西南爲奉天東北爲吉林至輝發河之南參山界址以色力河西報馬川之西南岡爲限岡山舊有封堆擬以岡西爲奉天岡東爲吉林其小伊通河係兩省入圍要道河北營房一所作爲吉林卡倫河南再建一所爲奉天卡倫從此兩省界址可復舊日規模質之居民無不折服擬請由小河口至橫頭山又五石封堆至大泉眼及報馬川西南岡三處挖立封堆重豎界石以垂永久由奉撥回吉林荒地居民墾種有年應由吉林另行派員查明給放以安民業等語繪圖稟請核辦前來奴才等伏查兩省圍場界址在昔本無民人何至私相更改一自山禁廢弛偷墾漸多無業流民難盡驅逐因勢利導惟有開荒而兩省又未同時舉行以致移地改名滋生流弊在 聖朝天下一家又何分於地之屬奉屬吉而查辦各員並不詳考界址道聽途說人云亦云因卡倫之傾圯致地界之混淆且非一年官非一任未便過事追求經此番委員所勘尋流溯源澈底根究於從前之所以侵佔舊址之所以就淹本末根由昭然若揭自應卽時劃定立爲案據後之守斯土者庶可稽已往而信將來奴才等往返咨商意見相同批飭委員挖立封堆重豎界石各將卡倫官房

趕緊興造繪圖立案以備稽察其奉省劃還吉林之荒地應由奴才銘安等另行奏明辦理除另繪界圖咨送軍機處備查外所有派員會勘奉吉兩省圍場荒地交界議定界址各緣由謹會同恭摺具陳

邊疆緊要請添設道府廳縣以資治理疏

光緒八年附片

吉林將軍銘安

竊奴才於前歲奏准添設賓州廳五常廳敦化縣三處復於上年請在省城添設道府及雙城廳伊通州各缺均已奏邀 聖鑒在案夫腹地分職設官布置可期周密而邊疆內脩外攘治理尤賴賢能查甯古塔琿春地當衝要爲省城東南門戶安輯撫循尤不可緩其三姓地方地廣民頑盜風未息而且甯琿兩處招撫清民辦理屯墾三姓亦放閑荒人烟日密政務較繁命盜戶婚仍就理於各城副都統衙門誠恐協佐各官吏治未諳難期整頓竊維自強之計固在講武整軍而求治之原要在安民察吏誠以吏治與防務相爲表裏者也今擬在甯古塔城內添設巡道一缺名曰分巡甯姓琿地方兵備道俾令提綱挈領南北邊要周歷分巡彼此兼顧以期綏靖地方惟查奉天東邊道充當將軍翼長管理營務並設有道標馬兵二百名步兵五百名作爲兩營均歸巡道親統現在吉省餉項支絀若援照奉天章程設立額兵應發餉乾爲歎甚鉅經費難籌現擬作權宜之計飭令該道兼充防營翼長酌撥防軍數百名作爲該道親兵以備緩急如此辦理既可節省餉需亦可聯絡聲氣實於地方防務均有裨益俟將來裁撤防軍再行

奏請添設巡道制兵再甯古塔城內應請添設直隸撫民同知一缺加理事銜管理地方各事查元代名該處爲合蘭路現在新設同知卽名曰合蘭廳琿春添設知府一缺名曰琿春府仿照熱河承德府奉天昌圖府之例仍管地面詞訟錢糧各事三姓添設撫民同知一缺加理事銜名曰三姓廳均歸分巡甯古塔地方兵備道管轄又查塔城東南五百四十餘里之萬鹿溝地方距三岔口僅四十里該處地當要衝必須添設縣治以資佐理當卽札派差委知府李金鏞前往查勘何處可以修城建署飭令繪圖稟覆去後茲據稟稱勘得萬鹿溝地方北山下有平坡一處周圍約八九里中含闊大山水環抱當海參崴赴塔衝途前臨綏芬河後當萬鹿溝口於此處修城建署分設市廛不但可轄該處人民而可進可退戰守亦足兼資至與琿春如何分界之處則三岔口以南有分水大嶺爲限水歸綏芬北屬縣水歸洪溪河北屬琿界址分明無須再劃等語並繪地圖稟覆前來奴才等詳核該府所稟各節均尙妥協應請在萬鹿溝設立知縣一缺加理事通判銜名曰綏芬縣卽歸合蘭直隸撫民廳統屬惟琿春府現無屬縣查敦化縣分防之南岡地方距琿較近亦係衝要之區前歲奏請設立縣丞時曾聲明該處居民僅有四百餘戶只宜設一縣丞分司其事俟數年後體察情形改設正印卽以哈勒巴嶺分界等因一俟將來該處荒地放齊商賈輻輳民戶繁多再行 奏請改設縣治卽歸琿春統屬以符體制現擬在琿春府另設照磨管

司獄事一缺合蘭廳三姓廳各設巡檢管司獄事一缺綏芬縣另設巡檢管典史事一缺均係管理監獄
惟邊地荒寒村屯較少各該處有一民官足資治理嗣後生聚日繁再行踴擇地勢設立分防至教諭訓
導各缺亦可毋庸添設各該處文武生童仍照舊赴省考取如將來文風日盛請另設學額以上添設各
缺如蒙 俞允應請 旨鑄造關防印信鈐記迅卽頒發以昭信守其定缺分籌俸廉修城垣建衙署募
弁勇設馬撥應行詳議章程謹另繕清單恭呈 御覽並繪具綏芬縣地圖貼說咨呈軍機處備查合無
仰懇 天恩俯念邊疆緊要亟應設立民官 飭部迅速議覆以便奴才奉到部文卽行遴選妥員奏明
援辦試署俟一二年後如果辦理裕如再請實授各官應發俸廉役食勇糧馬撥及建修各項工程仍請
照奴才前奏照數概發實銀以重地方而求實濟其餘未盡事宜奴才當再與督辦甯古塔等處事宜太
僕寺卿吳大澂隨時體察情形悉心籌畫妥議具奏

再前歲新設之敦化縣擬劃歸琿春府統屬現查該縣距琿春六百餘里若請隸於該府屬下不惟遞送
一切公牘殊覺紆折且審辦重案往返派差解送路遠山多並無旅店難免疏虞尤非慎重之道該處本
係吉林廳舊地仍請將敦化縣歸吉林府統屬較爲簡便至此次擬設之三姓廳係屬邊疆要缺原議歸
分巡甯姓琿地方兵備道管轄惟由姓至塔一路本非通衢崇山疊嶂渺無人烟此次雖請添設馬撥一

時恐難齊備文報不通不得不爲權宜之計請將三姓廳暫歸分巡吉伯阿地方道兼轄俟一二年後該處馬撥設齊民居漸密彼時再請歸分巡甯姓琿地方兵備道管轄以符體制

遵 旨擬設新疆南路郡縣情形疏

光緒八年

督辦新疆軍務通政使 劉錦棠

竊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八年三月十七日奉 上諭譚鍾麟又奏籌度新疆南路情形一摺所請酌度七城廣狹繁簡設立丞倅牧令一員更於喀什噶爾阿克蘇兩處各設巡道一員如鎮迪道之例着劉錦棠體察情形會商該督妥議具奏等因欽此遵 旨寄信前來仰見 朝廷眷顧西陲動規久遠

之至意跪聆之餘莫名欽感伏念新疆當久亂積罷之後今昔情形判若霄壤所有邊疆一切事宜無論拘泥成法於時勢多不相宜且承平年間舊制亂後蕩然無存萬難再圖規復欲爲一勞永逸之計固舍增設郡縣別無良策種種情由經大學士前任陝甘督臣左宗棠迭次奏明有案仰蒙 聖明洞鑒准其因時制宜在事諸臣先後稟承 宸謨籌辦善後諸務罔敢稍涉疏懈現在地利日闢戶口日增各族漸知向化諸事均有成效郡縣之設時不可失茲奉 旨命臣等會商妥議久安長治之基實肇於此自當愚慮所及熟籌審度以期妥協而垂永久謹按經野建官之道必量其地之民力物產足以完納 國課又可供給官吏胥役而有餘然後視其形勢之衝僻繁簡量官以治之非從寬預爲計畫則官困而民必

受其害故新疆添置郡縣設官未可過多此必然之勢也惟南路各城人民較多腴區較廣其轄境之最遼闊者縱橫至數千里少亦數百里若設官太少又慮鞭長莫及難資治理不足爲經久定制臣鍾麟原奏內有一城不過數十莊不及東南一小縣七城各設一官足矣等語經臣錦棠就近體察情形此說蓋亦不盡然又臣鍾麟原奏將吐魯番作爲南路城池因有七城設官之議臣錦棠查吐魯番現不在八城數內自吐城以西喀喇沙爾庫車阿克蘇烏什是爲南路東四城葉爾羌喀喇沙爾英吉沙爾和闐是爲南路西四城應統八城通盤籌畫一律改設郡縣以上各節均經臣錦棠臣鍾麟往復函商意見相合謹公同酌議除自哈密南至吐魯番北至精河應暫照臣鍾麟原奏無須另設多員外回疆東四城擬設巡道一員駐紮阿克蘇該道以守兼巡爲兵備道督飭所屬水利屯墾錢穀刑名事件控馭蒙部彈壓布魯特稽查卡倫作爲衝繁疲三項要缺喀喇沙爾與土爾扈特和碩特游牧地方犬牙相錯每有交涉事件擬設直隸廳理事撫民同知一員治喀喇沙爾城庫車擬設直隸廳撫民同知一員治庫車城阿克蘇爲古溫宿國擬設溫宿直隸州知州一員治阿克蘇城拜城縣知縣一員治拜城歸溫宿直隸州管轄烏什緊鄰布魯特部落爲極邊衝要擬設直隸廳撫民同知一員治烏什城以上各廳州縣應統歸東四城巡道管轄回疆西四城擬設巡道一員駐紮喀什噶爾回城該道以守兼巡爲兵備道管理通商事宜督飭

所屬水利屯墾錢穀刑名諸務彈壓布魯特稽查卡倫作爲衝繁疲難請 旨最要缺喀什噶爾爲古疏勒國擬設疏勒直隸州知州一員治漢城疏附縣知縣一員治回城歸疏勒直隸州管轄英吉沙爾緊鄰布魯特爲極邊衝要情形與烏什略同擬設直隸廳撫彝同知一員治英吉沙爾城葉爾羌爲古莎車國擬設莎車直隸州知州一員治漢城葉城縣知縣一員治回城歸莎車直隸州管轄葉爾羌所屬瑪喇巴什一城爲回疆東西咽喉要地積年河水爲患必須置員撫治擬設直隸廳水利撫民通判一員治瑪喇巴什城和闐爲古于闐國擬設和闐直隸州知州一員治和闐城于闐縣知縣一員治哈拉喀什地方歸和闐直隸州管轄以上各廳州縣應統歸西四城巡道管轄凡茲建置大略較之光緒六年四月十八日左宗棠奏擬設立各官稍爲簡要較之臣鍾麟原奏七城各設一官之議略爲加增斟酌損益務適於中冀免流弊而成永圖至於佐雜人員應俟郡縣設定由道員暨各丞倅牧令就近察酌地方情形將其必不可少者詳請奏設其各廳州縣疆界應俟立官畫分後再行奏咨各處地方暫時責成諸軍統領營官督率營勇駐防俟兵制議定再行奏請設立總兵副將叅遊都守千把等官其餘未盡事宜統候陸續籌議隨時奏請 睿裁

請歸併省分以垂久遠疏

光緒八年

劉錦棠

竊查光緒六年大學士前陝甘督臣左宗棠奏稱將來議設行省必以哈密劃隸新疆形勢始合哈密及鎮迪一道所屬文武地方均應歸劉錦棠統轄所有升調補署考核及一切興革事宜均可就近辦理分別奏咨陝甘總督無庸兼管等因光緒六年十一月初四日奉 上諭左宗棠奏請將哈密鎮迪道歸劉錦棠統轄等語等因欽此欽遵在案伏念新疆改設行省之議左宗棠實始發之查本年三月十六日陝甘督臣譚鍾麟奏籌度新疆南路情形摺內亦有設立行省當從州縣辦起然後遞設督撫以統轄之等語蓋新疆本秦隴之屏障燕晉之藩籬亟宜經營盡善以固吾圉然舊制既不可復自不得不另籌善策左宗棠譚鍾麟所議改設行省固無非維持永久之謀至臣愚慮所及則與左宗棠等不能盡同有不容不及時陳明者臣自曩歲出關辦賊泊於今已歷七載熟度關外情形求所以長治久安之道固舍設郡縣易舊制別鮮良圖此臣之所見與左宗棠等相同者也惟將新疆另爲一省則臣頗以爲不然現在臣等擬設之南路各廳州縣合之哈密及鎮迪道等處原有各廳州縣總共不過二十餘處卽將來地方日益富庶所增亦必無多查光緒六年四月十八日左宗棠覆陳新疆宜建行省開設郡縣摺內所載擬設及原有各屬廳州縣亦不過二三十處嘗考各省中郡縣之最少者莫如貴州廣西等省新疆則尙不能及其一半其難自成一省情形亦已明矣且新疆之與甘肅形同唇齒從前左宗棠以陝甘總督督辦

新疆軍務凡籌兵籌餉以及製辦轉運諸務皆以關內爲根本其勢順故其事易舉臣之才力資望萬不逮左宗棠而自受代以來兩年之間雖無功過足錄然未至僨事者皆賴譚鍾麟楊昌濬誼篤公忠力顧全局故能勉強支持向使甘省大吏稍存畛域之見則邊事已不堪問若將關內外劃爲兩省以二十餘州縣孤懸絕域其勢難以自存且後路轉餉製械諸務必將與甘肅分門別戶以清眉目所需經費較目前必更浩繁其將何以爲繼故新疆甘肅勢難分爲兩省臣所見與左宗棠等不同者此也又臣閱譚鍾麟原奏籌度新疆南路情形摺稿議將北路鎮迪等處暨擬設南路郡縣皆歸 欽差大臣統轄謹按

欽差大臣本非 國家常設之官且哈密及鎮迪一道原係奉 旨暫歸微臣統轄現既議設南路郡縣必須熟籌可久之道不得仍作權宜之計以郡縣設定後諸事須照各省辦法而言例章則臣營無舊案可稽言用人則軍中無合例堪以補署之員至於錢糧刑名升遷調補諸事又無藩臬兩司可專責成似茲窒礙難行之處未可枚舉微臣之愚擬請將哈密鎮迪道等處暨議設南路各廳州縣併歸甘肅爲一省惟歸甘督遙制竊恐鞭長莫及擬倣照江蘇建置大略添設甘肅巡撫一員駐紮烏魯木齊管轄哈密以西南北兩路各道廳州縣並請 賞加兵部尚書銜俾得統轄全疆官兵督辦邊防並設甘肅關外等處地方布政使一員隨巡撫駐紮舊有鎮迪道擬請援照福建臺灣道之例 賞加按察使銜令其兼管

全疆刑名驛傳事務改迪化直隸州知州爲迪化縣添設迪化府知府一員治迪化城管轄迪化昌吉綏來阜康奇臺五縣似此辦理實較另爲一省稍免繁費而於新疆時勢亦甚相宜如蒙 聖明准行仰懇 迅簡巡撫藩司及擬設之南路兩道員以便及早措置壹是現在伊犁旣經收還分界亦不久可以竣事沿邊無警防務能嚴如設巡撫則 欽差大臣儘可裁撤臣擬俟巡撫西來當舉關外一切情形詳細告知並將經手事件交其接辦再行呈繳關防仍俟臣足疾醫治全愈後卽當束裝北上以伸累載戀闕之忱蓋新疆蕩平經六年之久此時軍務日鬆急宜定大局以修政理臣於吏治嚮少閱歷關外郡縣諸事宜多係創始斷非軍旅粗材所能了局區區愚悃實恐貽悞將來並非意存規避此不能不預先瀝陳者也

伊犁屯務防務均關緊要謹陳擬辦情形疏

光緒十二年

劉錦棠

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譚鍾麟奏伊犁辦理屯田應派員督辦一摺等因欽此伏查伊犁爲北路奧區土膏沃衍泉源溝洫處處可通承平時於九城之地分置旗屯兵屯民屯回屯以資耕種邊氓相勸利莫厚焉亂後地畝荒蕪耕者不及十分之二且聽兵民自占舊時經界無可遵循現經錫綸派委三品銜分省補用知府王耆彥按畝稽查以期集事惟委員之與印官其

勢不相統屬譚鍾麟原 奏請將各處同知均歸督辦之員管轄究係權宜之計臣愚以爲欲厚民生須由郡縣欲增郡縣須設監司況新疆北路向設有道廳州縣現在全疆改設行省南路經營建置亦已三年各該地方官奉法順流與民更始其效較然可觀伊犁及塔爾巴哈臺等處原屬新疆北路輔車相依不容膜視擬請仿照鎮迪道之制增置伊塔道一員駐紮伊犁兼管塔城事務改伊犁撫民廳爲府改塔城通判爲撫民同知加理事銜兼管屯田水利庶幾官事有聯而屯政亦因之具舉當與錫綸計議並函商明春均以爲然可否施行伏候 聖明采擇如蒙 俞允其道府以下等官應如何增設容臣與譚鍾麟錫綸明春等籌度情形詳細具 奏抑臣更有陳者伊犁幅隕遼廓地處極邊該處增置旗兵屯地當時 諭旨有謂新疆重地武備最爲緊要此項地畝祇可專交閒散旗丁代爲耕種不當令官親身力作有妨操練等因仰見 聖謨廣運惟懷永圖實百世不易之至計今則邊事日多附近哈薩克又時有勾結游匪搶劫殺人之案若不從嚴懲辦加意操防竊恐民不聊生而屯務亦將終廢是欲興屯以足食必先設防以衛民否則利少害多民將不至也該處營勇現經臣與錫綸會商裁併汰弱留強餉項照章發給誠使各統領營官激發天良認真訓練自可漸成勁旅前奉 諭旨錫綸到任後與劉錦棠和衷商辦務將各該營積習悉力剪除毋稍彌縫致貽後患亦不得操之過感別滋事端 聖訓周詳無微弗至此

後宜如何策勵俾免疏虞是在錫綸隨時體察慎以行之者矣臣忝任封圻自不容置身事外愚見所及理合恭摺具 奏軍機大臣奉 旨覽奏均悉伊犁營勇現經劉錦棠會商錫綸汰弱留強照章給餉自應隨時訓練俾成勁旅卽着該大臣會同該將軍督飭各該營官激發天良認真操練以免疏虞所請增改道廳各官係爲因時制宜起見着該部妥議具奏欽此

擬請添設移改疏

光緒十年

閩浙總督何璟
福建巡撫張兆棟

竊臣兆棟前因渡臺巡閱條陳應辦事宜擬請在水沙連另設通判將羅漢門巡檢改移澎湖奉 批旨知道了所有應辦事宜卽着該署撫督飭屬員詳細查明妥爲籌議會同何璟奏明辦理欽此當經恭錄轉行欽遵茲催據臺灣道劉璈議詳批由藩臬兩司會同善後局司道覈明請 奏前來臣等伏查臺灣水沙連在中路之後山未經開墾以先祇爲荒埔近以田園日闢漸成要區其界內之埔裏社地勢坦平民番雜處尤爲後山中權扼要前議鹿港同知改爲中路移紮水沙連曾於埔裏地方建設土城官廨今鹿港同知未能改移亟應另設通判一員駐紮埔裏辦理撫番開墾事宜名爲埔裏社撫民通判凡有民番詞訟俱歸審訊將來升科等事亦由其經理如遇命盜等案仿照澎湖通判之式由該通判勘驗查緝移歸彰化縣招解仍先由海防經費項下酌給津貼辦公一俟田園墾升將養廉役食等項次第籌給其

與彰化縣如何劃界容新設通判到任後會勘定議至於澎湖島嶼縱橫文職祇一通判控馭難周是以有羅漢門巡檢改移媽祖宮之議現經劉璈覆加查勘距澎湖廳治九十里之八罩地方較媽祖宮更爲緊要該處居民以漁爲業良莠不齊每有海船擱淺乘危搶奪情事廳員旣鞭長莫及汎弁把總又不足以資鎮壓擬將臺灣縣羅漢門巡檢移紮八罩地方歸澎湖通判管轄附近將軍澳等嶼卽歸該巡檢分管因地制宜洵於海疆有益巡檢俸廉役食悉仍其舊應需衙署委員勘估就防經費撥款妥辦除咨部查照外合無仰懇 天恩 俯准添設臺灣埔裏社通判一員將羅漢門巡檢改爲澎湖巡檢移紮八罩以資治理而重巡防如蒙 俞允並請勅鑄埔裏社撫民通判關防澎湖八罩巡檢印信各一顆頒給領換俾資信守羅漢門巡檢舊印俟新印頒到鐫字繳銷以上二缺照臺地向例均作爲調缺俟准部覆分別辦理

臺灣驟難改設省分謹陳管見疏

光緒十二年

臺灣巡撫
劉銘傳

竊臣於十月十九日准兵部咨開武選司案呈內閣抄出光緒十一年九月初五日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醇親王弈譔等遵籌海防善後事宜摺內奏稱臺灣要區宜有大員駐紮等語臺灣爲南洋門戶關係緊要自應因時變通以資控制着將福建巡撫改爲臺灣巡撫常川駐紮福建巡

撫事卽着閩浙總督兼管所有一切改設事宜該督撫詳細籌議奏明辦理欽此等因行文到臣查臺灣一島孤懸海外爲南洋門戶誠如 聖諭關係緊要自應因時變通不能不改設巡撫以資控制微臣到臺年餘情形稍爲熟悉其中委曲不得不瀝陳於 聖主之前以臺灣所出財賦較之貴州新疆則有餘惟沿海八縣之地所有土地番居其六民居其四遠隔海外有事之時全恃閩省爲根本聲氣聯絡痛癢相關以助孤危之境如上年法人之亂當督臣楊昌濬未到任之時何璟已罷官之際前任藩司沈葆楨尙能力爲籌餉接濟誠以本省軍務義不容辭卽沿海州縣文報往來尙通聲氣亦以本省不敢膜視若改設臺灣巡撫與閩省劃清界限以後卽督臣顧全大局一視同仁司道以下各官則畛域分明勢必毫無聯絡不相關顧卽以餉項而論以後仍須閩省照常接濟方能養兵辦防現在籌餉艱難除不得不用之款則不可省於稍可從緩從減者卽須力求撙節惟視事之緩急輕重次第分辦臣前奏陳辦理善後事宜摺內以辦防練兵清賦撫番爲目前急務現旣奉 旨臺灣改設巡撫必須先將生番逐漸招撫歸化清除內患擴疆招墾土地人民日漸寬庶方足以自成一省臣查生番情形與雲貴苗民甘肅獮番情形迥異臺灣生番不歸統屬各番社所佔膏腴之地高山宜茶平地宜穀一旦歸化教之耕種皆爲富區從前招撫虛糜鉅款皆由舉辦未能認真一撫之後置之不問如臺南番社降者正多聲氣仍然隔絕仇

殺如故以臣度之若認真招撫示以威信五年之內全臺生番計可全行歸化然後再議改設省會土地既庶財賦自完庶可無須仰給於內地刻下內辦防務外撫生番已慮鉅款難籌一經改設巡撫議者謂省城必須建造彰化縣非適中之地曾經前撫臣岑毓英察看形勢核計建造城垣衙署廟宇之費又非百萬不可臣目疾沈重業經乞假調養如蒙 恩准無論何人接替若外辦防務內辦撫番清賦又造城垣衙署等事草創雖使經費有着亦恐才力不濟但臺灣重地經醕親王等悉心籌畫為大局起見宜派大員駐紮倣照江甯江蘇規制添設藩司一員巡撫仍以臺灣為行臺一切規模皆無須更動所有臺灣兩府兵政吏治由巡撫主政內地由總督兼管此分而不分不分之分一俟全臺生番歸化再行改設省會既有數年之期從容籌辦目下又可節省鉅款騰出財力先其所急此臣審度事勢擬從緩改設巡撫之情形也如蒙 聖主採擇可否請 旨飭令王大臣等公同會議以期妥善至臺灣辦防需款經臣另片奏請籌撥借存洋款核計以後餉項惟仗閩省協濟應請 旨飭令將軍古尼音布督臣楊昌濬自十二年正月起每月由廈門海關協濟餉銀三萬兩每年協濟銀三十六萬兩俟三五年後臺事辦有成效或停或減再行核議

籌議臺灣郡縣分別添改裁撤以資治理疏

光緒十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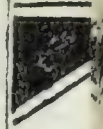
閩浙總督楊昌濬
臺灣巡撫劉銘傳

竊臣等於光緒十二年六月十三日會奏臺灣改設事宜摺內聲明彰化等縣地輿太廣亟須添官分治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旋經部咨議令酌度情形奏明辦理等因伏查臺灣疆域南北相距七百餘里東西近者二百餘里遠或三四百里崇山大溪釣連高下從前所治不過山前迤南一線故僅設三縣而有餘自後榛莽日開故屢增廳治而猶不足光緒元年沈葆楨請設臺北府縣以固北路又將同知移治卑南以顧後山全臺官制粗有規模然彼時局勢未開擇要修舉非一勞永逸之計也臣等公同商酌竊謂建置之法恃險與勢分治之道貴持其平臺省治理視內地爲難而各縣幅幘反較多於內地如彰化嘉義鳳山新竹淡水等縣縱橫二百餘里三百里不等倉卒有事鞭長莫及且防務爲治臺要領轄境太廣則耳目難周控制太寬則聲氣多阻至山後中北兩路延袤三四百里僅區段所設碉堡並無專駐治理之員前寄清虛亦難遙制現當改設伊始百廢具興若不量子變通何以定責成而垂久遠臣銘傳於上年九月親赴中路督剿叛番沿途察看地勢並據各地方官將境內扼塞道里田園山溪繪圖貼說呈送前來又據撫番清賦各員弁將撫墾地所陸續稟報謹就山前後通局籌畫有應添設者應改設者應裁撤者查彰化橋孜圖地方山環水複中開平原氣象宏敞又當全臺適中之地擬照前撫臣岑毓英議就該處建立省城分彰化東北之境設首府曰臺灣府附郭府縣曰臺灣縣將原有之臺灣府縣改爲臺南

府安平縣嘉義之東彰化之南自濁水溪始石圭溪止截長補短方長約百餘里擬添設一縣曰雲林縣
新竹苗栗街一帶扼內山之衝東連太湖沿山新墾荒地甚多擬分新竹西南各境添設一縣曰苗栗縣
合原有之彰化及埔里社通判一廳四縣均隸臺灣府屬其鹿港同知一缺應卽裁撤淡水之北東控三
貂嶺番社歧出鉅縣太遠基隆爲臺北第一門戶通商建埠交涉紛繁現值開採煤礦修造鐵路商民麇
集尤賴撫綏擬分淡水東北四堡之地撤歸基隆廳管轄將原設通判改爲撫民理番同知以重事權此
前路添改之大略也後山形勢北以蘇澳爲總隘南以卑南爲要區控扼中權厥惟水尾其地與擬設之
雲林縣東西相直現開路一百九十餘里由丹社嶺集集街徑達彰化將來省城建立中路前後脈絡呼
吸相通實爲臺東鎖鑰擬添設直隸州知州一員曰臺東直隸州左界宜蘭右界恆春計長五百餘里寬
三四十里十餘里不等統歸該州管轄仍隸於臺灣兵備道其卑南廳舊治擬請改設直隸州同一員水
尾迤南改爲花蓮港廳墾熟田約數千畝其外海水深數丈稽查商舶彈壓民番擬請添設直隸州判
一員常川駐紮均隸臺東直隸州屬此後路添改之大略也謹按臺灣疆土賦役日增月廣與舊時羈縻
僑置情形迥不相同因地制宜似難再緩況年來生番歸化狃榛之性初就範圍尤須分道拊循藉收實
效輯遐牖邇在在需員臣等身在局中旣不敢遇事紛更以紊典章之舊亦不敢因陋就簡以失富庶之

基損益酌中期歸妥協如蒙 俞允臣等擬先委員前往作爲署任主辦畫界分治事務並請 飭部分別換鑄關防印信先行頒發俾昭信守俟全局勘定再將四至圖冊及作爲何項缺分詳細奏咨請 旨定奪至教職暨沿山沿隘佐雜武弁並屯地等官應添應改亦擬於郡縣設定後分飭各員就近體察詳請奏咨其餘未盡事宜統俟陸續會商隨時具奏辦理

糸世系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三十目錄

戶政七 賦役上

邑侯王公編審碑記

李建

黔記序

梅曾亮

稽戶口議

馮桂芬

均賦稅議

馮桂芬

改土貢議

馮桂芬

革除漕務積弊並減定漕章密疏

胡林翼

辦理漕務大槩情形片

胡林翼

札各州縣論錢漕吏胥

胡林翼

請革除湖北錢糧積弊片

屠仁守

酌擬徵收錢糧各條片

屠仁守

議減杭嘉湖三屬漕糧疏

左宗棠

會奏杭嘉湖三府酌減漕糧分數疏

左宗棠
馬新貽

核減紹興屬浮收錢糧疏

左宗棠

核減漕南浮收並禁革陋規疏

馬新貽

請豁免嘉善縣攤賠銀米疏

馬新貽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三十

上海葛士濬子源輯

戶政七 賦役上

邑侯王公編審碑記

李建

粵自拜登受藏之典肇於周禮而歷代相因著爲絜令編審之設由來尙矣 國朝稽古定制詔天下郡邑五年一編審以五年之內田產之興廢不同徭役之多寡宜異均勞逸權輕重法至善也朝邑土瘠民貧而額丁幾滿十萬每屆其時盡人懷規避之私念而奸蠹胥書復從而熒惑之於是弊竇叢生遂至於莫可禁如賦役既有定額而戶之大者非苞苴之私投則請謁之公行本宜多坐而反減者有之大戶減則弱戶益增放富差貧古患之矣弊之一也三門九則原爲貧富不同而設無如操縱於長吏筆端之上下其所欲上一丁而供數丁之役其所欲下數丁而無一丁之費況吏緣爲奸無由窮詰弊之二也按地作丁朝邑之定法然當官旣以地畝起例而民間復照人數分派稍有更卸輒執脫漏之律以繩之俾有地者脫籍而嬉無地者剝肉以補苦樂不均疇從而問焉弊之三也縉紳衿裾及府史曹掾自難與齊民同數如果負郭有田照例豁免一丁固其宜也乃有無地而暗包他業以霑優異此非貽累窮簷之源乎

弊之四也至於常住有地寄莊有戶緇流黃冠之徒託言方外而不之任同華澄郤之氓恃在隔屬而不之承嗟我朝民能無代輸丁徭之苦也耶弊之五也有此諸弊而卒莫之釐正者果民爲之耶抑或官爲之也夫朝固素多良宰第識不足者未免蹈常習故而不知正卽知之矣而才不及者又未免憂讒畏譏而不敢正致使拜登受藏之典相沿而成頭會箕歛之擾嘻嘻不知其幾何年矣今我邑侯王公則不然侯滇南名儒也洎朝五載其美政洋溢雖更僕亦未易數適值編審之期戶吏復以舊例嘗侯而侯弗善也細閱賦役各冊早已得其原委與弊所由藁本特達之識出獨斷之才立畫一之法定以有地七畝坐以一丁爲則諸無地並有地而少者悉不與焉未審之前榜陳夙弊較如列眉矢誓神前不啻瀝血及臨審之際絕賣緣杜巧營邑門之內無敢干三尺而賄免者是放富差貧之弊無矣照地坐丁注以實數且親裁自定毫不假手吏胥縱有狡猾誰敢上下其間是挪移門則之弊無矣徧召花戶溫語細詢使丁多丁少皆自了然而豪惡巨奸無自施其欺罔是私家飛灑之弊亦可以無矣他如懲濫免貽累之弊則清查占役而嚴禁包攬懲代輸偏苦之弊則坐丁常住而分徭寄莊此其意何莫非爲我縣之蒼赤計哉是役也辨色而興丙夜而寢風寒不避心血幾乾專精其念慮以爲之卽頌聲流聞謗譴蜚起侯亦兩忘之耳事竣日農歌於野商歌於市士歌於學宮下至白叟黃童嫠婦紅女莫不歡聲動地咸謂我侯大有造

於我朝矣而侯且逡巡謝不敏曰吾何知有造吾第揆乎理度乎勢爲爾曹立一均平之法以不負吾生平之學問而不知當乎否耶有味乎言之哉於是闔邑士庶斬石鑲碑以誌德意而更慮侯治行彪炳上大夫必列之薦剡倘旦夕捨我遷去後此編審復何所賴焉然不聞夫甘棠之詩乎愛其人則愛其樹侯卽去而美意良法具在其爲甘棠者大矣第願繼侯而來者遵侯之意守侯之法則吾儕食福於一時者且將食福於百世矣又何患乎侯諱兆鰲字東柱號曲江雲南甯州人庚午科亞魁秉鐸於師崇州其來朝邑蓋由特陞云

黔記序

梅曾亮

嘉慶十六年山陽李芝齡先生以中允爲貴州學政時巡撫某公以黔中地非甚隘而糧數乃不敵一二縣於江蘇多隱匿將請丈全省田先生聞之駭甚而無說以折之也而某公自以不加賦而田增多賦倍出爲國計久遠意自得銳甚時時籌經費調屬吏議設官局事行有日矣先生初至黔時以文獻隱失府縣志多缺不修乃檄各學校官訪鄉士大夫藏圖書金石歌謠涉黔事者最上學政爲黔記一書而遂得御史包承祚丈田奏蓋乾隆初貴州學政鄒一桂請丈田而包公駁之事遂寢先生示某公曰丈田事學臣嘗奏之議被駁今必援前議解其駁奏乃得伸不然部議必駁公如曩時且以匿前議不奏諸公卽

公無辭某公驚曰吾不意害乃如是非包公黔人固無由知勿復言丈田事後完顏公麟慶署巡撫以包公事已遠文書失恐後萌芽於先生官戶部侍郎時故列上其事而部援前議詳覆之事定不行蓋方檄學官時惟欲網羅放失舊聞而已而遂得包公奏以回某公意安黔民不然黔中固多山少平地民或以虛占不毛之土而實奪其可耕之田又以胥吏可上下之手而丈高下不可準之地使賄成於胥吏官財耗而官田不增其害小苟民田奪而官田遂增椎剝其膚髓爲國家經常之規萬世之憂可一朝而伏也而黔之民得至今宴然無憂非先生之功哉此一事於是書足千古矣若夫鉅細兼備裨益雅俗有華陽志風土記之遺意覽者宜自得之而有取焉

稽戶口議

馮桂芬

小司徒之職乃均土地以稽人民而周知其數意在均其役而已蓋田則稅之身則役之未有稅其身者漢高初爲算賦爲後世地丁銀之始民年十五而算口賦二十而傳給徭役是旣稅之且役之矣今地丁并於田賦南省徭役亦并於田賦取諸民也簡不可謂非今勝於古於是煙戶門牌則以意造之遂無從周知戶口之數其弊也民輕去其鄉五方雜處逋逃爲藪名捕關提十不獲一是謂有利卽有弊另議復宗法復鄉職以族人而周知本族人數以鄉董而周知本鄉人數事必不難宜由部頒一照式人與一照

鄉董造冊州縣鈐印男女一律貴賤一律如淳曰丞相子亦在成邊之調令藏弄之若貢單捐照然滋生物故關鄉董出

行流寓亦如之老子曰至治之極老死不相往來孟子曰死徙無出鄉在今日已不可行有此一法他鄉可執禁以譏奸宄游民庶幾少衰息乎或疑案牘之煩曰蒙諸議所省案牘不知凡幾所增亦僅耳且古法也無可疑也

均賦稅議

馮桂芬

曷言乎繪圖以均賦稅也賦稅不均由於經界不正其來久矣宋熙寧五年重修定方田法分五等定稅

宋史食貨志明萬曆八年度民田用開方法以徑圍乘除裁補欽定通鑑綱目三編康熙十五年命御史二員詣

河南山東履畝清丈山東明藩田以五百四十步爲畝今照民地槩以二百四十步爲畝皇朝文獻通考乾隆

十五年申弓步盈縮之禁部議惟直隸奉天遵部弓尺並無參差至山東河南可見康熙十五年之舉仍屬具文山西江

西福建浙江湖北西安等省或以三尺二三寸四尺五寸至七尺五寸爲一弓或以二百六十弓七百二

十弓爲一畝長蘆鹽場三尺八寸爲一弓三百六十弓六百九十弓爲一畝大名府以一千二百

步爲一畝若令各省均以部定之弓爲畝倘大於各省舊用之弓勢必田多缺額小於舊用之弓勢必須

履畝加征一時驟難更張應無庸議嗣後有新漲新墾之田務遵部頒弓尺不得仍用本處之弓大清會典

不特朝廷寬大之恩卓乎不可及亦見當時部臣深明大體有如此惟是舊田新田截然爲二終非同律
度量衡之意也惜當時不將各省田畝一切度以工部尺而增減其賦以就之不尤善之善者乎今吳田
一畝多不敷二百四十步甚有七折八折者林文忠公疏稿見興水利議所謂南方地畝狹於北方者此也蓋
自宋以來所謂清丈者無非具文矣皆由不知前議羅盤定向四隅立柱之法爲之範圍有零數無都數
可分不可合或盈或縮甚或隱匿百弊叢生丈書泥於梯田闊狹折半之法方田十畝斜割爲二可成十
一畝餘可類推又遇巉山宜用圓錐求面術亦丈書所未必
知蘇州府志載吳縣辦清丈久之以山多難丈中寢不能若網在綱必至治絲而棼誠如前議繪圖之法
而用之然後明定畝數北省有六畝爲一晌四十二畝爲一繩等名目亦應刪除用顧氏炎武所議以一縣之丈地數一縣之糧科見
知卽朱子通縣均紐百里之內輕重齊同之法見朱子文集卷十按畝均收仍遵康熙五十年永不加賦
九條奏經界狀之諭旨不得藉口田多絲毫增額如是則豪強無欺隱良懦無賠累矣又舊例各縣稅則至數十等之
多於國無益於民非徒無益而於吏胥隱射轉換則大有益圖成之後地形高下水口遠近犁然在目
應請各州縣就境內用宋法分五等定稅亦絕弊之善術又日知錄所列州縣有去治三四百里者有城
門外卽鄰境者有縣境隔越如周禮所謂華離之地者按圖稽之并改甚易是之謂平天下是之謂天下
國家可均

改土貢議

馮桂芬

今天下之大害大都在上下兩損而歸於中飽有專蠹國不蠹民官吏轉率民以蠹國者營兵也河工也

鹽務中諸色人等也有專蠹民不蠹國者錢糧也近蘇省年年災緩正供減而浮費轉增則亦兼蠹國有國與民交蠹者關也貢也

而關之弊難除貢之弊易除夫任土作貢古之制也禹貢周官所紀詳矣我朝定鼎之初特詔蠲除

故明各道額解物產戶工二部則例稱歲需上供令有司支欸購解不責之民間良法美意亘古所未有

惟是日久弊生亦有不能不蠹國蠹民而歸於中飽者所宜亟爲變通矣夫貢之弊大抵藩庫給有餘之

價內外書吏多方折扣需索以使之不足則歛衆商錢以濟之謂之貼差其有例價本不足者亦令衆商

賠貼或令著名脂膏之員賠貼然賠貼於本務者微賠貼於中飽者鉅此其大較也而自監督織造承辦

者兼以擾民其弊倍甚試以一事言之蘇州歲貢龍衣一篋輒支千金用萬斛舟具儀衛由運河北上日

行數里遇民舟闌之索錢以舟之大小爲差民船避之如寇賊逾江淮則民風悍稍歛跡值水涸舍舟而

陸則盡棄儀衛捆載小車下但曳小旗曰上用而已然則前之鋪張揚厲何爲者耶又余往歲典廣西

試撫部祥符周公之琦屬寄撫吏與部吏書一元寶一詢之則曰廣西土貢麪粉歲額數斤質下致違輒

徽變但致印紙屬吏購京麪封完進之以元寶充各費歲以爲常余聞之喟然曰一細事而欺罔賄賂無

不至大者遠者何如也今議變通之法京師爲萬商淵藪發價購采何物不有攷 會典所列戶工二部土貢有本不出其地者如江蘇之銅錫木蠟桐油之類有不必出其地者如四川之馬及米廣西之馬之類皆宜刪之有非其地不出而京師又不時有者始由其地進納可由本省引見各官及本籍病痊服闋各官帶解尙何前弊之有哉

革除漕務積弊並減定漕章密疏

咸豐七年

湖北巡撫

胡林翼

竊惟湖北通省有漕州縣凡三十有三額征北漕正耗米十五萬石有奇南米十三萬七千石有奇北漕由丁船兌運京倉南米由州縣解交荊州滿營及各標綠營咸豐三年因湖廣漕船停運部文令變價解部每石折銀一兩三錢各州縣仍照舊徵收時因省城失陷未及辦理臣自咸豐五年三月蒙 恩擢署湖北巡撫卽訪聞各州縣徵收漕糧多所浮勒大爲民病每思有以變易之適以軍事方殷無暇及此上年武漢克復楚境漸次肅清今歲雨暘時若年成頗稱豐稔漕糧可望開征若不於此設法清釐舉積弊而一更張之 國計民生將何補救惟是楚北漕弊浮收之重實由於冗費之多使非先察弊積之由是猶止沸者不去其薪墾田者懼圖其蔓也臣請爲 皇上密陳之查湖北各州縣額徵米數多者二萬餘石少者二千餘石或數百石北漕南米合征分解其徵收米石者謂之本色以錢折米者謂之折色其征

收折色多寡不同有本色多於折色者有折色多於本色者有本色折色各半者有全收折色者其徵收折色每石折收錢或五六千或七八千或十二三千或十五六千竟有多至十八九千者其徵收本色每石浮收米或五六斗或七八斗或加倍收竟有多至三石零者此外又有耗米水脚等項分款另收又有由單券票樣米號錢等名多端需索民力幾何其能堪此而州縣則有所藉口也向來漕運道通時不無津貼方能挽運入都而丁船藉此需索免費爲數甚鉅者固無論已卽現在停運免兌幫費可省而糧道有漕規本管道府有漕規丞倅尹尉各官俱有漕規院署有房費司署有房費糧道署及本管道府署書吏各有房費此冗費之在上者也又有刁紳劣監包攬完納其零取於小戶者重其整交於官倉者微民謂之曰蝗蟲更有挾州縣浮勒之短分州縣浮勒之肥一有不遂相率告漕甚或聚衆哄倉名雖爲民請命實則爲己求財也官謂之蝗蟲費種種蠹弊盈千累百無不於州縣取之其派撥南米者撥定後由州縣自運交荊州府衙門或交本色或交折色其交本色者正米耗米之外尙需雜費銀兩甚多其交折色者每米一石或二兩或三兩不等要之費未交足米故遲收此冗費之在南米者也夫州縣旣多冗費勢不能不向糧戶浮收州縣旣有浮收勢不能不受刁民挾制於是大戶折色之價日減小民折色之價日增土棍豪矜多方抗欠猾胥蠹役從中欺侵各州縣雖勒折浮收間有所得半皆耗於上下冗費之中而

國家維正之供往往徵不足數則相率捏報災歛藉緩徵爲騰挪而漕政因之益壞百餘年來日甚一日東南數省積弊相同而湖北則幾有不可挽回之勢矣湖北現當兵燹之餘若聽有漕州縣仍照前此之每石十餘千收取必至民困難蘇有負我 皇上軫恤凋殘愛養民生之至意臣自九月初旬由九江旋省日與省中司道武漢二府晝夜籌商立志減漕以蘇民困竊謂欲禁浮收當先革冗費現已遴委道府大員馳詣各州縣體察情形破除情面分別刪減嚴立限制明立章程榜之通衢俾窮鄉僻隅一律周知貪吏猾胥無從欺隱取中飽之資以分益乎上下務期積弊盡除民力藉以稍紓而 國賦得歸實濟易云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其時也然積重難返弊已百年利之所在人人得而爭之一旦發其痼疾窮其利藪取而還之於民歸之於公將必有疑之怪之且從而謗毀之者臣愚以爲苟利於國苟利於民卽孰殺之歌在所不恤臣膺封圻重寄錢漕係臣職守漕弊一日未清臣職一日未盡除俟辦有端倪再行另摺陳明謹先將湖北漕務積弊亟當清釐情形縷晰密陳

辦理漕務大槩情形片

胡林翼

再臣於十月十四日將湖北漕務積弊已久現擬革除冗費減定漕章情形密摺具奏奉 硃批所奏實屬剴切汝能不顧情面祛百年之積弊甚爲可嘉俟辦有端倪再行具奏欽此欽遵臣與司道武漢兩府

日夜籌商令各州縣將向來浮收數目及漕規冗費據實開陳痛加刪減從前每石浮收錢十六七千七八九千或二十餘千者今減至六千數百文或五六千文浮收八九千文者今減至四五千文耗米水脚票費一併在內共由單串票樣米號錢及雜項名目一槩革除統計有漕州縣民間共刪減錢一百四十餘萬千文此向來官吏丁差別之於民而今還之於民者也州縣照減定章程徵收後北漕每石解正銀一兩三錢耗銀一錢三分南米每石解正銀一兩五錢耗銀一錢五分其較北漕多解銀二錢者緣南米係供滿綠各營兵食遇有災緩不敷由藩庫籌款撥補今藩庫款項支絀不能不就款預籌統計北漕南米正耗銀兩實應解糧庫銀四十一萬餘兩此向來以熟捏荒以徵爲欠不盡歸公而今實歸於公者也南米例支滿綠各營兵糈應均照例價每石折銀七錢尙餘銀八錢荊州滿營生計尤艱應於每年例放二百日本色之內酌加銀二錢每石折銀九錢尙餘六錢計共餘銀八萬餘兩撥入藩庫籌備撥補兵米及滿綠各營正餉又漕南水脚銀每石一錢五分計共銀四萬餘兩向係各州縣開銷修倉補墊水陸腳價及漕南書吏飯食等項之用頗爲浮冒今改徵折色各州縣毋庸開銷應飭前解糧庫亦可補苴兵餉此則於節省之中寓籌備之意於民無損而於公有益者也從前兌運北漕糧船旗丁水手於屯運例款不數之外州縣向有津貼名爲免費今若一併裁革將來河運疏通勢必有礙兌運擬將此項免費暫提

充餉俟開兌北漕仍歸丁船津貼約計提銀七萬餘兩此則因其所固有留其所不可無於目前有益而於日後無損者也又隨漕淺船軍士安家幫津資役等款改折停運俱毋庸開支又可提存銀十二萬餘兩凡此漕務情形經臣通盤籌算極力減除爲民間省去錢一百四十餘萬串爲國帑實得銀四十餘萬兩又得節省提存銀三十餘萬兩以今視昔漕務利弊較然可觀至於州縣書差僅徵飯食辛工紙張原難責以楊腹從公然又何至如前此之十倍百倍漫無限制卽現在收數旣已痛加刪減而道府漕規及上下衙門一切冗費又復悉行革除計州縣尙可稍資辦公斷不至藉口賠累別開浮勒詐索之端臣旣已訪察積弊去其太甚取一百餘萬之中飽以分益乎上下已往之愆尙可不究後來之弊法必從嚴萬一不肖州縣託名冗費恣意浮收必應從重懲辦以厲其餘此則目前之整飭非難而日久之防閑尤所宜慎者也現自減定章程之後通省周知小民踴躍歡呼輸將恐後歷年漕務開徵至次年七月猶事追比甚至一二年後尙煩催促本年漕務經此整飭因民所欲必能提前數月按數催解藉以上紓聖慮除州縣之陽奉陰違仍前浮收者另摺查叅並俟辦有成效再行奏聞所有辦理漕務大槩情形謹附片據實密奏

國家正供度支所繫考成甚嚴查湖北近年錢漕徵解多不足額各州縣因循怠翫任聽奸書蠹役等把持舞弊私收入己而上下兩忙錢糧及漕南正額置之不顧甚有昏庸州縣形同木偶徵收大權一寄諸總書冊書里書之手書辦曰散失無存官亦曰散失無存於是聽其顛倒戶名而不知完欠之爲誰矣書辦曰板券煩重難稽於是聽其改用活券而不知催比之何據矣欺侵錮蔽百弊叢生官不過稍分其餘潤而小民之脂膏遂盡歸書役之中飽而國賦轉致虛懸書役等轉得肆無忌憚於是有捏災枉緩之法在謂某區某垵水衝沙壓宜緩某名某戶逃亡故絕難徵官欲顧其考成不得不受其播弄懵懵焉爲之籲稟不知其所謂水衝沙壓者固皆成熟之區其所謂逃亡故絕者實盡已完之戶迨至災已辦成而弊恐敗露則又有挖徵之名以混之則又有預徵及急公之說以掩之其甚者更有例災名目謂某鄉民情梗頑自來無完納錢漕之事每歲必藉災以爲彌補種種捏飾下以欺吾民上以欺吾君殊堪髮指本部院於上年查辦秋災時告誡頗極周詳而江陵公安石首監利松滋漢陽沔陽漢川鍾祥天門潛江京山荊門等州縣所辦災緩區垵究多不實此後再有捏報災緩及徵解逾延等員本部院惟有從嚴叅辦決不曲爲寬宥也本部院精思博訪竊以爲欲除其弊有數法焉一曰清丈徵冊雖失田畝自在通計湖北州縣廣長不過數百里其中必分爲幾鄉又其中必分爲幾垵幾里今若出示剴切曉諭就各鄉各

垸中選派公正紳士親身督率按畝丈量不經保正書差之手民知丈量既定而其每年所納之賦無不絲毫歸公不致再爲衙蠹所侵蝕將必和盤託出彼此相稽而徵冊可定是無冊者皆有冊而書役無所行其挾制矣一曰自封投櫃查錢糧定例不准胥差包徵必花戶自行完納法至善也唯花戶距城或遠守候留難或多未便今若推誠曉示小邑設櫃城中州縣之大者於四鄉添設分櫃只准保正糧書糧差等挨甲挨戶催令花戶自行赴櫃不准代花戶完納以杜包徵之弊其零星小戶准其彼此附帶銀錢上櫃隨徵隨卽掣與券票則民必踴躍輸將而從前包徵墊完之弊胥絕矣一曰嚴推收查湖北惡習往往買田數年或數十年竟不赴房推收過割只潛赴里書處開一戶名私相授受更有田已更易數主變產已經數世而糧名未換仍在舊戶下完納者而官與糧書皆昏然不知始意不過欲隱匿稅契耳久之而飛灑詭寄之弊生矣久之而私收欺侵之弊作矣豈知田在某里某圖某區某垸某會某鄉一有買賣斷無保正不與聞之理亦無鄰佑不知情之事今嚴定期限遇有買田之戶躡界交價以後限十日卽赴州縣房過割投稅不准推收房刁難倘糧戶仍前違玩不肯將糧推收清楚有意弊混一經察出或被告發卽將其田一半入官並科以隱匿之罪保正鄰佑知情不舉同坐無論差保鄰佑糧書糧差有意庇縱者加等治罪有能舉報者由州縣自行獎之則欺侵之源可杜矣一曰清戶柱至到有田在出鄉而糧在湖

鄉者有東鄉之人買西鄉之田而糧仍撥入東鄉者有一糧戶而數十花名者有一兩錢糧而分立數名者其意欲混入積淹之冊希圖蠲緩也欲避大戶之名而巧卸差徭也更欲避堤頭圩頭之舉而深畏相累也更有田已典當而未杜賣過戶及催收錢糧問之田主田主曰已典當與某問之當主當主曰並未杜賣仍須田主完糧彼此相推幾乎無可捉摸種種詭弊皆逃亡故絕之源也豈知戶名即可更變而田地總不能搬家執田以求人執人以查糧未有不絲絲入扣者今將某大戶共若干花名條分縷晰歸併於某大戶總名項下糧名可按籍而稽矣某里某圖某區某垵某會某鄉共若干田若干錢糧若干住戶土著之主田若干外來買之客田若干某田係自種某田係佃種責成於各該地方紳耆保甲細查一遍填註明晰取每年收青苗錢之簿而覈之取每年做堰塘修堤圩之冊而對之其典賣田畝之戶責令賣絕過戶否則仍歸田主完糧則一切鬼蜮之徒無從使其伎倆而黑糧之弊可漸祛矣以上數法奪書役權還之於官而不使書役得以分官之權是在爾州縣體察而力行之

請革除湖北錢糧積弊片

光緒十年

屠仁守

再求治之方除弊爲急臣籍隸湖北有訪聞真確者謹爲 皇太后 皇上陳之 一湖北錢糧積弊自咸豐年間故撫臣胡林翼革除冗費奏定章程刊碑勒石垂諸久遠江漢之民感戴 皇仁莫不歡欣鼓

舞乃官吏日久生玩夙弊潛滋其爲害民間最甚者有二一曰催役一曰櫃書催役者皆以錢買或窩缺開徵之時揭票下鄉向糧戶催收酒食供給外每票勒索錢數百文甚者數千文稍不遂意輒以抗糧報官鄉民畏懼不得不飽其欲壑求免拖累獲利既豐其勢愈橫櫃書經收錢糧鄉民數十里或百餘里城投納悉聽櫃書核算溢額取盈米則零升直以斗計銀則數錢竟作兩論有所謂般脚之費有所謂票號之費任意浮收無敢致詰復不當時給票鄉民羈候恒誤農業或且終不得票被催重納有此兩害是致三農憔悴百室怨咨剝肉醫瘡無所控告 朝廷有輕賦之名州縣有重歛之實良法美意壞於奸胥蠹役而莫之省憂臣竊傷之查定例有輪催之法簡閭里甲以滾單分限遞催未嘗任催役魚肉小民也有聯三印票以給納戶徵信未嘗許櫃書勒稍小民也今當詳稽定例責州縣實力奉行尤要在預給易知由單按照糧戶冊名依定章核算載明納錢若干徵收之時納戶持單照數投櫃換給印票倘櫃書任意刁難准納戶卽時稟訴州縣袒庇不卽懲治者上司隨時訪察嚴行叅辦聞雲夢應城等縣有行由單者他縣則惡其害已率爲糧書沮格非嚴定處分以整齊畫一之不可至若不任里甲濫設催役必當永遠禁革違者治罪如此則 皇恩得以下究民困可望稍蘇 深仁厚澤惠及癯瘵莫切是乎

奏酌擬徵收錢糧各條片

屠仁守

再臣前奏湖北錢糧積弊光緒十年四月十七日欽奉 諭旨著湖廣總督湖北巡撫飭令各州縣查明

定例按戶豫給易知由單核算明晰納戶持單投櫃換票不准濫設催役名目櫃書如有刁難情事准其

稟訴懲治倘州縣意存袒庇卽着嚴行叅辦等因欽此仰見 聖主軫念黎元剔蠹懲奸之至意莫名欽

感臣竊維除弊之法要在詳明而作弊之情利在朦混徵收一事豫給由單本屬易行特官吏惡其害已

遂委定例於不顧臣嘗見州縣糧票於幾升幾合字樣皆故作大草使人不能辨識以爲任意浮收地步

不過舞文數字而各省一律則其橫取於小民者不知其幾千億萬利歸官吏怨歸 朝廷莫此爲甚故

臣前奏欲令由單載明納錢若干係屬緊要關鍵伏查嘉慶四年 仁宗睿皇帝特諭錢糧一項鄉民有

折交錢文者若竟行禁止恐小民不諳銀色反受胥吏愚弄各督撫務於開徵之先按時價核定換銀上

庫之數每兩徵收大錢若干文出示曉諭聽民自便毋許絲毫浮收將此通諭知之欽此仰見 睿皇帝

愛民之心實爲曲至今湖北錢糧旣經故撫臣胡林翼奏定章程銀米兩項悉體察各州縣情形定數折

納制錢自應於由單印票照數註明徵收方爲核實之道臣謹引伸酌擬詳明條目具列於左

一州縣上下忙開徵之先刊發易知由單按各里花名繕造糧冊使納戶納數與一甲總額相符其由單

內按照胡林翼奏定章程核算載明銀幾兩幾錢該納制錢若干文米幾升幾合該納制錢若干文水

脚票號雜費一併在內納戶卽依錢數持單赴櫃投納倘由單內不載明錢數若干卽屬有意弊混將該州縣指叅

一豫給由單若令花戶自領未免紛紜若飭役散給又復增擾均爲不便查州縣各鄉悉有科算書又各册書專管民間分單過割等事其於花戶應納銀米之數無不周知應責令彙領由單挨戶給發或由單核算錯悞花戶但與該册書較計稟官更正倘册書有妄行需索之處輕則究懲重則責革

一徵收之時照例於公衙門首設櫃若地大戶煩卽須多設櫃數以便糧戶分投完納不致擁塞羈候攙越舛錯錢隨由單交納無須比時科算只核對印票無悞卽行截給歸農倘印票內未註明所納錢數及不當時給票准納戶將櫃書稟官嚴究

一革除催役開徵之時照例設立滾單悉按糧册於納戶名下註明應納之數給發單內首名挨次滾催行自赴櫃完納如滾到之戶臥單不傳著挨次之戶稟官究責

一法旣便民自無不踴躍輸將然良莠不齊若有惰農自安抗不赴櫃完納者則有摘催之法查傳的戶正身嚴行追比旣不因一二頑戶任法以徧擾鄉民亦不爲欲安善良廢法以姑息頑戶懲一戒百於政爲宜

一水旱偏災錢糧蒙 恩蠲緩必令州縣報明某鄉某戶載入由單免其完納若本年先已徵收者准其抵次年應完之數倘州縣含混重徵查明叅處

以上六條於成法初無變更特就成法之中切實整理冀得剷除積弊宣暢 皇仁錢糧無逋負之虞而百姓有來蘇之慶至於胥吏人等果能奉公守法該州縣亦宜量增犒食俾得贍其身家州縣官果能實惠及民該督撫亦當裁革浮費俾得寬舒於財力如此則上下相見以心官民聯爲一體催科不擾然後教養可得而施其於化理之原裨益當非淺鮮

議減杭嘉湖三府漕疏

閩浙總督 左宗棠

竊臣欽奉同治二年六月初三日奉 上諭浙省疊遭兵燹小民流離失所殊堪軫念自應將該省漕糧量予減免以示公溥之仁著左宗棠通飭杭嘉湖三屬將實在應徵漕糧稅則詳細確查各按重輕分成量減奏明辦理欽此當因杭嘉湖三屬均未克復戶口流亡徵冊燬失應俟地方肅清各就各地情形分別裁減於上年十二月覆奏在案本年八月湖州克復浙西一律肅清卽與布政司蔣益澧糧儲道楊昌濬商議於省城設立清賦總局悉心規畫期於周妥查杭嘉湖三府漕額之重與江蘇蘇松太等蘇松太旣議減三分之一則杭嘉湖亦宜仿照辦理就杭嘉湖三屬徵糧科則言之又以嘉湖爲重杭州次之就

嘉湖兩府言之又以歸安烏程嘉善嘉興秀水爲最重平湖海鹽桐鄉石門德清次之長興武康各屬又次之杭屬臨安於潛昌化新城等縣山多田少故較之嘉湖糧賦固輕出產亦遠遜也嘗攷杭嘉湖三屬賦重之由始於宋季價以道之官田元代因而增之明初張士誠據姑蘇兼有嘉湖各郡明祖平張士誠遂用其租籍收糧已而又括官田之糧均之民田層遞加增民困獨甚我朝定鼎以來康熙中免三分之一者一年全免者一年雍正六年又減嘉湖二府額賦十分之一計銀八萬一千餘兩中間偶逢水旱偏災無不隨時蠲緩厚澤深仁有加無已故民力得以稍紓至乾隆嘉慶年間家給人足曾歷辦全漕道光癸未辛卯以後兩次大水民間元氣大傷賦重之處未能全漕起運逐歲報災歉蠲緩頻仍然朝廷雖屢沛殊恩而小民未盡沾實惠蓋一縣之中花戶繁多災歉蠲免悉聽經書冊報世家大族豐收者亦能蠲緩編氓小戶被歉者尙或全徵且大戶僅完繳正額小戶更任意誅求遲至滿厥停收卽須改徵折色每石價至五六千文不等以小戶之浮收抵大戶之不足官吏徵收不善小民咨怨有詞故開漕之案往往因之而起然州縣浮收亦非能盡飽私橐也從前河運之時旗丁需索幫費如咸豐初年每兌漕一石除給報部漕截銀三錢四分六絲外尙須由州縣貼給費錢千文幫費一日不清幫船一日不開州縣惟恐有誤運期不得不浮收以填豁壑而小民苦於苛斂弱者日受追呼桀者或從中持之因而竄入

大戶以致小戶日少大戶日多旗丁之索費日重州縣之虧項日積民以完漕爲苛政官以辦漕爲畏途積弊相因官民交困咸豐二年改行海運每石連商船水脚及南北用款統計約需銀八錢有零曾奏准以給幫漕截抵支水脚其不敷之項按各州縣幫費重輕酌提解省津貼自七錢至四錢不等較河運之時已爲節省茲奉 恩旨飭議覈減漕糧將舉數百年積困而紓之 崇朝固三郡羣黎所呼籲祈禱而不得者臣等躬逢 盛世若不能博訪利弊之所在而悉心參酌衷諸至當以規永久不獨無以副 朝廷曠古未有之 隆施亦何以慰草野久困思蘇之至意謹就現在漕務應行籌辦大概情形列爲四條敬爲我 皇上呈之一曰減正額浙省杭嘉湖三屬額漕白改漕南匠行月等米共一百一十餘萬石徵糧之則大小不同卽浮額之糧亦多寡不一現須分別量減自應先去浮額之甚以除輕重不均之弊擬各按上中下賦則分別定數如每畝徵米一斗一升以上至一斗八九升者爲上則自六升以上至不及一斗一升者爲中則不及六升者爲下則按科則之重輕分別覈減總期於額徵數目酌減三分之一庶科則定而減數因之而均也一曰減浮收向來收漕加耗每石自一二斗至七八斗不等各視花戶貴賤強弱以定收數多寡今漕額旣經減定則浮收之款豈可任其因仍惟州縣辦漕有修倉搭篷紙張油燭之費有倉夫斗級漕記差役飯食之費有內河運米交兌夫船耗米之費有交米書役守候之費一切用

款甚鉅且收漕交兌相隔一二月風晾搬轉虧折必多不能不於正漕之外酌留運費以資津貼應俟查明各州縣用項由外覈實辦理其向來加尖加價勒折諸弊自覈定之後概行裁革紳民一律均收不得再有大戶小戶之分庶穀祿平而公利因之而溥也一曰籌運費浙省向辦海運每石需費約銀八錢除向給帮丁漕截銀三錢四分六絲抵支外尙不敷銀四錢五分零現正額浮收概行分別覈減自未便再由州縣議提津貼擬請將海運經費每石定以八錢爲額除支漕截外不敷之款另行籌足查浙漕如照統減三分之一每年起運之米不過六十萬石上下漕截不另覈減計可餘銀十餘萬兩又節省給帮本折行月經費食米可得銀十二三萬兩又屯田租息及節省帮弁廉俸可得銀數萬兩統計將及三十萬兩足抵海運經費至所動正款八錢按年將動用款目據實奏結應請毋庸造冊報銷以歸簡便並不得逾八錢之數以示限制庶浮費裁而上下因之而利也一曰裁陋規向來州縣收漕一切陋規極爲繁雜此次覈定新章應令各州縣據實查明開摺呈送分別裁減庶弊竇清而漕政因之而肅也嗣後非實在旱潦不得再報災歉卽實在民欠亦不得再報墊完而近數十年相沿陋習亦可除矣至應減米數須查明科則方能覈定現地方新復冊籍無存已飭令各屬勒限趕造除白糧粳糯爲天庾正供擬仍照額辦運擬減之數應統於漕糧項下註扣此外南糧行月匠糧等仍各歸各款按成扣減至杭嘉湖三屬漕

糧稅則輕重不同自應查照各縣科則量減再併計總數共減若干伏查各處被擾情形如杭屬之臨安新城於潛昌化湖屬之長興武康孝豐安吉皆路通徽甯受害尤烈室廬盡成灰燼田地久已荒蕪卽招集遺黎亦寥寥可數從前道光年間及咸豐初年辦理漕運每屆皆不過七八十萬石及五六十萬石不等現擬照杭嘉湖全額統減三分之一如能辦理全漕與歷屆尙不相上下惟刻下三屬情形卽照減三分之一明歲新漕亦斷難如數徵納而欲爲經久之計又不能不通計國賦盈虛以爲定則可否仰懇

皇太后 皇上天恩俯准將杭嘉湖漕糧統減三分之一明歲新漕再酌量辦理之處出自 聖裁至海運經費每石向祇支銷漕截銀三錢四分六絲此次請以八錢作爲定額與部案不符惟查商船水脚及南北用費每石實需銀八錢其餘不敷皆係各縣津貼此時不將津貼一項裁革則雖有覈減之名仍未得覈減之實故不得不據實瀝陳籲懇 聖恩准予漕截並行月屯租各項下照數動支庶漕弊可以盡革又通省地漕銀兩及浙東各屬南米或關係餉需或抵支兵食除正額毋庸查減其浮收之款亦應分別裁革現甯波紹興溫州三府業已定章處州亦經減定其餘各屬應卽一律覈減以昭公溥

會奏杭嘉湖三府酌減漕糧分數疏

同治四年

閩浙總督左宗棠
浙江巡撫馬新貽

案於同治二年六月初三日奉 上諭浙省疊遭兵燹小民流離失所殊堪軫念自應將該省漕糧量予

減免以示公溥之仁著左宗棠通飭杭嘉湖三屬將實在應徵漕糧科則詳細確查各按重輕分成量減奏明辦理欽此經臣宗棠於克復湖州之後飭令司道設立清賦局悉心規畫妥爲籌辦並於上年十月間將該三屬漕糧積弊及籌辦大概情形據實詳細具奏奉 旨戶部議奏欽此嗣准戶部議覆請將杭嘉湖三府漕糧仿照江蘇辦法統按原額於三十分中減去八分白糧粳糯准於漕糧項下註扣確查賦則各按重輕量爲覈減開列奏報其南匠米石收支相摺並無贏餘毋庸議減所需運費宜於漕務項下寬爲籌備俾敷應用不得於漕項之外再動別項正款所有浮收陋規兩項覈實裁減明定章程嗣後收漕州縣再有陽奉陰違卽行嚴參懲辦本屆新漕體察情形酌量辦理嗣後非實在旱潦不得再報災歉卽實在民欠亦不得再報墊完總期有弊必除有犯必懲庶於 國計民生兩有裨益等因具奏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行文到浙臣宗棠先已統兵入閩臣新貽接奉後細繹部議爲 國恤民兼籌並顧而於公私用項亦均計及實係斟酌至當遵卽督飭司道確覈妥辦去後茲據總辦清賦局布政司蔣益澧護糧道薛時雨詳稱查浙省額徵漕白改漕南匠行月等米共一百十四萬七千三百餘石內除南匠正耗米十三萬三千八百六十三石零白糧春辦米一萬三千三十九石零均不議減又白糧粳糯爲 天庾正供應照額辦運所減之數統於漕糧項下註扣外今按額徵漕白改漕正耗行月等米一百萬四百石

零照部議三十分之八爲率覈計共應減米二十六萬六千七百六十五石恪遵 諭旨分成量減各按各州縣田地山蕩科則重輕以分多寡額重者減數宜多以蘇其積困額輕者減數遞少以示其均平仍於上中下三則之中再分五等如上則之一斗六升至一斗九升酌減十分中之三分上則之一斗一升至一斗五升酌減十分中之二分五釐中則之九升至一斗酌減十分中之二分中則之六升至八升酌減十分中之一分五釐六升以下之下則統減十分中之一分均按整數覈減畸零細數不再瑣扣通籌合算適符前數科則殊而重輕有別分數定而多寡同霑等情造冊詳請具 奏前來臣等伏查杭嘉湖三府屬糧額之重起於前代 我朝二百年來業已 殊恩疊沛減之又減而較之他郡糧數尙屬懸絕民以賦重爲苦官以費繁爲累在平時已有積重難返之勢當此大劫之餘戶口減少物力彫殘正窮極變通之會仰蒙 特旨飭令按則覈減以昭公溥凡在臣民莫名欽感現經臣等督同司道確切覈計除正南匠等米外計三府原額漕白行月等米一百萬四百石零按三十分之八分共應酌減米二十六萬六千七百六十五石有奇本應遵照部議分縣照冊開報奈因兵燹之後各處冊籍蕩然無存現據各州縣開送漕南等冊皆仿照殘佚志乘及遠年賦役全書所造雖大致不甚舛錯而畸零尙難準確須俟各案查鈔齊全另行覈對分造細冊送部覈覆定案今就各州縣開送田地山蕩頃畝額數及分別擬減米

數按照府繕具清單恭呈 御覽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如數減免以示溥仁抒數代相沼之民困實
曠古未有之 鴻慈行見率土騰歡定必輸將恐後雖目前瘡痍未復尙難照減全徵而他日元氣漸充
卽可槩行起運嗣後非實遇凶荒不准輕議蠲緩以實倉儲而重 國用至臣宗棠前議減浮收籌運費
裁陋規均爲理漕要領容臣等督飭司道將兌運經費徵收章程通盤籌畫悉心駁議另行奏報總期上
下交益歷久奉行以仰副 聖主惠愛黎元之至意 謹將杭嘉湖三府屬田地山蕩塘灘原額暨分則
分等擬減米數繕具府總清單恭呈 御覽

杭州府仁錢等九州縣

額田二萬一百一十五頃三十四畝零

額地六千六百五十一頃三畝零

額山一萬二百二十六頃四十八畝零

額蕩塘一千五百八頃七十八畝零

以上共原徵米一十七萬八千一百八十九石五斗零今擬減米二萬五千七百三十五石四斗八升八
合零除減實徵米一十五萬二千四百五十四石一升八合按則揀算合減十分中之一分四釐四毫四

絲

嘉興府嘉秀等七縣

額田三萬六千八百四十二頃八十四畝零

額地一萬一千五十七頃

額山一百八十頃六十畝零

額蕩灘七百七十四頃一十九畝零

以上共原徵米五十八萬七千四百七十五石一斗零擬減米一十四萬五千四百一十六石三斗一合零除減實徵米四十四萬二千五十八石七斗九升九合按則擇算合減十分中之二分四釐七毫五絲

湖州府程安等七縣孝豐一縣向不科米請免敷減外

額田二萬九千二百二十一頃三十六畝零

額地五千四百二十九頃七十一畝零

額山七千三百九十四頃七十三畝零

額蕩二千五百三十七頃一畝零

以上共原徵米三十八萬一十四石八斗零擬減米九萬五千六百一十三石八斗四升三合零除減實徵米二十八萬四千四百石九斗五升七合按則揀算合減十分之二分五釐一毫六絲

以上杭嘉湖三屬田地山蕩塘灘共一十三萬一千九百三十九頃一十三畝零原徵米一百一十四萬五千六百七十九石四斗零擬共減米二十六萬六千七百六十五石六斗三升二合零統盤揀算合減十分中之二分三釐二毫八絲

計實徵濟南等米八十七萬八千九百一十三石七斗六升八合除南糧及白糧春耗兩款不計外實計原額漕白行月食正耗米一百萬四百石五斗五升一合四勺擬減前數以符部議三十分之八分理合登明

杭嘉湖三府屬田地山蕩塘灘

上則科徵一斗六升至一斗九以上

田地共三萬五十八頃七畝零原徵米四十三萬五千七百四十九石一斗四升零擬減米一十二萬九千一百九十七石一斗二升四合

上則科徵一斗一升至一斗五升以上

田地共二萬二千八百三十頃七十三畝零原徵米三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四石二斗一升九勺
零擬減米七萬六千九百一石二斗九升

中則科徵九升至一斗以上

田地共一萬六千四百三十七頃九畝八分零原徵米一十六萬八千一百一十四石三斗零擬減米三
萬五百九十石四斗七升八合

中則科徵六升至八升以上

田地共二萬三千一十九頃一十七畝原徵米一十七萬二千九百一十三石八斗二升三合八勺
零擬減米二萬四千二百九十七石四斗八升三合

下則科徵不及一升至五升以上

田地山蕩塘灘共三萬九千五百九十四頃七畝零原徵米五萬九千三百四十七石九斗六升三
合零擬減米五千七百七十九石二斗五升七合六勺

核減紹屬浮收錢糧疏

左宗棠

竊浙東各屬地丁南米經臣上年奏明應一律核減並將温州府屬先行減定在案茲查浙東八府錢糧

征數以紹興爲最多浮收之弊亦以紹興爲尤甚山陰會稽蕭山諸縣完納錢糧向有紳民戶之分每正耗一兩紳戶僅完一兩六分至一兩三四錢而止民戶則有完至二千八九百文或三四千文者以國家維正之供而有紳民重輕之別以閭閻奉公之款徒爲吏胥中飽之資官司以賠墊爲苦民戶以偏重爲苦若不明定章程刪除浮費弊累日甚其何以堪孟子論治以經界不正井田不均穀祿不平爲深憂者此也臣於上年核定溫屬地漕後卽飭奏調來浙差遣候選知府戶部郎中顧菊生前赴紹興會同該管道府將歷年官征民納實數及向來流攤各款逐細清查分別裁減茲據顧菊生等稟稱紹屬八縣六場正雜錢糧有照銀數完納有照錢數完納殊與定例有乖現擬統照銀數征解其一切攤捐名目及道府各屬陋規槩行禁革並擬於正耗錢糧之外仍視各縣舊征多寡每兩酌留平餘以爲各該縣場辦公之用開送征解留用數目清冊前來臣細加覆核除正耗仍照常征解外紹屬八縣額征地漕等款並蕭山公租竈課銀五十四萬三千四百七十四兩零除新昌一縣征數業經勒石毋庸議改外其餘七縣共實減去錢二十萬五千一百零六千文南米額征本色米七千餘石折色米一萬五千二百六十七石零減去本色耗米三百六十一石減折色耗米錢一萬二千零七十二千文六場竈課額征銀一萬四千三百八十九兩又蕭山牧租額征錢一萬三千九百十六千文實減去錢四千二百四十二千文計共減去錢

二十二萬一千四百二十千文米三百餘石但能永遠遵守大小戶一律完納以十年之數通計之民間即可多留二百餘萬千之錢三千餘石米矣既無須損上以益下民力自見其有餘亦無須哀多以益寡貧戶不憂其不足官之征收有定章則上下之交肅民之完納有定數則胥吏之弊除此次定章之後臣當飭令各屬一體勒石遵守如有官吏陽奉陰違於定章之外添設名目多取分文者定即立予撤參如大戶不遵定章完納致官有賠墊之虞民有偏重之苦者亦必核實懲辦以昭儆戒所有核減紹興府屬錢糧緣由理合恭摺具陳再紹興錢糧減定後戶部郎中顧菊生已飭令前赴寧波一律查辦合併聲明

覈減漕南浮收並禁革陋規疏

同治四年

浙江巡撫

馬新貽

竊照浙省正漕分成覈減業奉 恩准嗣遵部議以漕項籌抵運費復經臣具 奏覆准在案漕額既減運費亦籌軫恤民艱有加無已而額外浮收若不痛加裁汰覈實酌留仍無以蘇民困查從前浮收之由始則河運之貼幫繼則海運之貼費浙省自改辦海運以來津貼之多寡即視幫費之輕重爲定每運漕米一石自三錢至七錢不等統算約計五錢有奇以銀合米每石須加米三斗以上以全漕九十五萬石計之約計收米三十餘萬石方敷海運津貼之費加以州縣辦漕用款名目紛繁內有紳衿大戶正賦之外顆粒不加甚至有把持包攬等事勢不能不取盈於鄉曲之小戶以爲挹茲注彼之謀其中本折並收

或以米加耗或以錢合米大小戶長短不等最重之戶正漕一石竟有完米至一石七斗以上者此完漕之不均浮收之所自來也臣與藩司糧道訪查各州縣徵收漕南舊規從嚴釐剔除酌留耗餘以爲辦公之用照現改新章徵收計杭州府屬共可減浮收米六萬四千六百五十三石嘉興府屬共可減浮收米二十八萬五千三百八十七石湖州府屬共可減浮收米一十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六石三府共減去浮收米四十八萬六千餘石又漕南統徵分解米款向以徵贖漕米歸南多係疲玩小戶歷來折錢完納亦有浮收今一併覈減杭嘉湖三府南米共可減浮收錢二十四萬七千餘串此從前漕南收數過多現擬覈減之大槩情形也所有原奏內州縣辦漕如修整倉廩書役辛工剝兌守候等費皆屬萬不可省之用並有漕倉剝船各處折耗爲數亦多現在酌留耗餘僅令勉敷辦公從前一切陋規浮費槩行裁汰將留裁各款目造冊存案並明白曉示勒石永禁漕糧槩完本色紳民一律徵收不得再有大小戶名目其有情願完折者按照市上米價隨時收納悉聽民便至杭屬之新城於潛昌化等縣完納漕糧向收折色官爲辦運應仍照舊辦理按照市價徵收如敢仍蹈從前勒折浮收一經發覺嚴參治罪惟大戶向完漕米並不加耗此次改定新章酌留漕用旣云紳民一律自不得再分軒輊恐各大戶仍以從前完數藉口不肯加耗起而與地方官爲難一縣之中大戶居其半若小戶有耗大戶無耗必致復事浮收否則不敷漕

用於漕務新章大有妨礙嗣後倘有紳衿恃勢把持仍前包攬短交自應一併從嚴參辦嗣據該司道具詳前來臣覆覈無異應俟收漕時嚴督州縣正已爲先除酌留耗餘外不准顆粒浮收仍沿積習庶民心悅服照章樂輸至大小衙門一應陋規等項槩行禁革如敢違犯官參吏處以杜弊源而肅漕政

請豁免嘉善縣攤賠銀米疏

同治五年

馬新貽

據嘉興府屬之嘉善縣傅斯懌轉據闔邑紳民呈稱於前明宣德五年分嘉興縣之思賢等六鄉爲嘉善計區二十計額田六十萬一千三百一十六畝有奇因與嘉興秀水二縣壤地相接故善境畝有興秀田畝區圖雖別冊籍無稽萬厯十年善令於是延倉互推之法康熙十年善令莫大勳有查丈之舉而查丈卒未能清賦額各仍其舊至康熙二十八年紹興府通判吳家瑜按畝清丈計虧缺田二百三十九頃所有丈缺田畝應徵銀米經前任巡撫張 題請於丈實數內按畝加增均攤補額四十一年奉部飭查四十二年又委杭州府同知陳忱旦復行丈量四十三年前任巡撫張 題明該縣地屬水鄉波濤衝激河港日漸廣闊田地日漸坍削以致缺額再奉部駁四十七年飭令嘉興秀水二縣隨同丈量復經前任巡撫王 題明按冊合算丈實坐畝並丈缺各數均與從前兩次丈量之數相符並無欺佔隱漏等弊經部定議均攤賠補以符原額乾隆五年前任巡撫盧以貼補艱難 題請豁免未蒙覈准迄今一百數十年

歷久攤賠萬分苦累查全書額載善邑田六十萬一千三百一十六畝有奇每畝額徵米一斗九升三合五抄銀一錢六分三釐九毫七絲復因查虧衝缺接田每畝加徵米七合九勺九抄一撮每畝加增銀六釐八毫六絲七忽是以實田而計已暗增米至二斗一合一勺增銀至一錢七分二釐七毫二特較同府各屬爲數獨多較之通省各州縣亦所僅見當承平之日小民安居樂業雖輸將竭蹶尙可勉力支持自髮賊據擾三載於茲顛連困苦不能罄述克復以來商賈稍稍復業而農民無以爲生所恃者惟此田畝虛村絕戶敗壘荒墳田之廢棄者無論已卽有可耕之田苦無能耕之人兼之農具旣不皆備耕牛盡被宰傷往往數家之中置器一分而彼此通用一村之內蓄牛一頭而先後遞更播種旣不同時收成必多偏歛加以傭工有費貸牛賃具又有費竭終歲之勞所得不償所費身家不暇計而先籌夫惟正之供衣食且不資而更困以公攤之款民力幾何焉能不盡幸蒙 殊恩特沛漕糧統減三十分中之八分合郡士民同深感戴但減賦原所以恤民而恤民莫要於除累以嘉善而言賦雖減而缺田未除將來按畝起科仍須於減定新賦之外每畝加攤銀米方符減額查原丈缺田二百三十九頃應賠米四千六百一十三石八斗七升賠銀三千九百六十六兩七錢五分再以減額遞覈仍應賠米三千二百五十一石五斗七升無論兵燹之餘民力實有不逮卽以衝消而論康熙三十八年以前缺額已如此之多距今百有餘

年坍削又不知凡幾而逆匪之掘港開濠通河決壩而毀缺者更不知凡幾若舉行丈量則勞民傷財曠時失業流弊不可勝言若仍前賠補則虧外尚有續虧累中復多暗累遺患更不堪設想民至於萬不得已則弱者逃而强者抗於官有礙於民不免追呼官至無可如何則輕報歉而重報災在上仍須蠲緩在下未沾實惠是徒有補虧之名究無補虧之實既無補虧之實則雖強符乎原額而要無濟於倉儲於國計民生兩無所益際此 皇仁渥沛豈宜再三瀆請惟念荒田墾種可待來年缺額攤賠迄無了日以重賦之區當大亂之後益以二萬餘畝之虛糧困以百數十年之積累此時救死不贍治生綦難實田猶是拋荒虛畝何堪科派減賦尙難羅掘加攤何以補苴籲懇將善邑從前丈缺額田二百三十九頃攤賠銀米並請豁免等情具詳到臣當經批司覈議去後茲據升任藩司蔣會同清賦局司道具詳請 奏前來臣查嘉興府屬之嘉善一縣本係嘉興縣之東北六鄉前於有明宣德年間畫分爲縣其間田地曾就畫分之界接畝釐別因奸民取巧隱匿有司隔縣推收遂致彼此互攤竟成畝田弊政嗣因賦多缺額輻輳難清又復以攤徵補課勻額賠糧迨後議請清丈共丈缺田地二百三十九頃有奇復將缺田應徵銀米按畝勻加改明科則以免有虧 國課至乾隆年間屢請豁免攤賠無著銀米未經議准第查嘉善境內官田最多賦額本重加以攤賠之糧更屬累上加累在承平時民力尙紓或可竭力輸將今則亂離之

後元氣過傷縱無水旱偏災額賦已形竭蹶賠糧實有難支況小民終歲勤動得不敷用抗欠疲玩勢所必至轉使每年錢漕不能全完徒有攤賠之名仍無輸納之實我皇上軫念民依所有杭嘉湖三府屬應徵永定之漕額尙蒙恩施逾格普予量減此項勻攤缺糧尤爲嘉善縣獨有之積累何忍置之膜視且統計歲入之數銀米兩項均不足四千卽使毫無蒂欠所補於國用者無幾而小民之苦累無所底止合無仰懇天恩疊沛准將嘉善縣丈缺田二百三十九頃有零應攤徵銀三千九百六十餘兩米三千二百五十餘石一併豁免以紓積困如蒙俞允並乞明降諭旨俾得恭刊謄黃徧行曉諭以廣皇仁而杜流弊至前項丈缺田地頃畝因代遠年湮文案燬失無憑分晰稽核並懇飭部檢查原案發浙核准應豁銀米確數另行咨報作爲該縣徵解定額其未奉減定以前仍暫照原額徵解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三十一目錄

戶政八 賦役中

均賦說勸官

馮桂芬

均賦說勸紳

馮桂芬

均賦說勸民

馮桂芬

均賦議

馮桂芬

請減蘇松太浮糧疏 代作

馮桂芬

代擬歸併科則片

馮桂芬

擬請再減賦額疏

馮桂芬

致姚衡堂書

馮桂芬

江南減賦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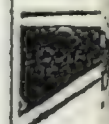
馮桂芬

核定錢漕科則疏

丁日昌

江甯墾熟田地酌減科則疏

李宗羲



擬請援案減漕疏

沈葆楨
吳元炳

代邑紳請減漕項銀兩稟稿

周保珪

會奏酌減嘉寶二縣漕米疏

吳元炳
譚鈞培

援案籲懇酌減漕米疏

劉坤一
譚鈞培

升銜請獎摺稿

譚鈞培

請給新修太廟匾聯摺稿

譚鈞培

請給匾聯摺稿

譚鈞培

請給匾聯摺稿

譚鈞培

請給匾聯摺稿

譚鈞培

請給匾聯摺稿

譚鈞培

白雲尺牘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三十一

上海葛士濬子源輯

戶政八 賦役中

均賦說勸官

馮桂芬

今試語於人曰吾願爲若役爲若收責將取贏焉所贏我得十七八若得十二三人必怫然矣又曰二三之名若固自戶之七八之名若并爲我戶之雖愚者亦怫然矣又曰取贏之政我爲之取贏之咎若任之雖至愚者亦怫然矣獨江蘇辦漕州縣之於丁胥差役不但無怫然之意且無不推心置腹愛護若頭目腦髓者可怪也已夫漕賦民所出之數與官所入之數恆相懸絕何以言之全欠與極短賠累州縣者不數戶耳其次短價中稍長之大戶其次或完米或注荒或丁胥包欠或紳衿包完之小戶其出數遞多其次實完八九千長價之小戶其出數更多又其次包欠包完包荒門路不真事覺官又逼令重完長價之小戶其所出倍多是官之所入所謂長價八九千者本亦無幾而又有書欠差欠役欠多方以占之至荒費民所出四五千文不等而官所入率與紳衿之不出費者併計影射轉換無可究詰約不過一二千文至鋪倉兌運各費浮銷不可億計非所謂十得二三者乎州縣浮收勒折習於人口不聞及中飽之人非

所謂尸其名者乎事涉漕務一切皆丁胥主之領銀唯命截串唯命捉某戶褫某衿唯命忽擁之坐堂皇忽驅之訴長吏皆唯命非所謂我爲政者乎叢怨於紳衿肆虐於平民小而評訟大而開漕身敗名裂官實當之非所謂任其咎者乎然則州縣之蠹蠹也而引之爲爪牙州縣之仇讐也而奉之爲師保以常情揆之實所難解推原其故不過因仍宿弊入若輩彀中而已彀中不一術總以護持長價爲第一義有長價斯不能無短價州縣方利其無一定之數則上司不能窺其虛實而可爲我愚而若輩亦利其無一定之數則本官不能窺其虛實而適爲所愚大河之濁衆汙歸之弊遂百出而不可問今行均賦積弊之水落石出者已大半故均賦不利於若輩而未嘗不利於官何則就一戶言之所得似頓少合萬戶言之所得必轉多蓋斟酌畫一無所用其包攬則向之包攬費入於官一也攤荒之外無荒可注無所用其趨避則向之注荒費入於官二也又丁胥之持以欺州縣州縣之持以欺上司者動以無長價則無以彌民欠爲詞其實吾吳糧戶除無主賠絕千分之一外從來不聞民能欠糧所謂民欠卽前所謂丁胥包欠民之出錢特稍少耳一行均法與其出稍少而欠何如出稍多而完斷無不轉欠爲完之理至於紳欠衿欠官謂之欠彼謂之荒今明定攤荒卽無解於欠亦未必敢欠況無瑕者可以戮人不患無法以治之是向之漕尾亦入於官三也以此約計之均數雖少亦未嘗無贏餘但每石餘五百文則徵糧五萬之縣卽有二

萬五千串之贏以之致富則不足以之辦公則有餘所贏卽不甚豐紳民共見共聞無可側目漕務中可刑措不用上司亦必從而體卹之將來減攤欵裁陋規皆意中事何樂而不爲哉慎毋隨若輩言謂均賦不利於官也

均賦說勸紳

馮桂芬

今江蘇州縣言漕務輒曰我非欲浮收勒折也鋪倉需費起運需費上下漕規需費費自何出不能不取償於糧戶而紳衿大戶有正額外所餘無多者有僅及正額者甚有顆粒不完者則又不能不取償於小戶大戶價愈短故小戶價愈長非我爲之大戶爲之也夫漕務之受弊大端在丁胥其次在官又其次乃在紳衿此可爲知者道尋常大吏日與州縣處習聞州縣言遂以爲誠然奏牘中往往有剝小戶之肉補大戶之瘡之語充類言之諺云江南必反於漕浮收勒折天怒人怨將來患生不測又有如嘉定青浦故事者吾紳將尸其咎於乎此其名豈可居哉況大小官吏積怨深怒眈眈虎視以伺我隙一朝失勢可爲寒心近年常熟一案卽前車之鑒夫計田供賦短交州縣之浮收並非短交 國家之正供於理不爲過然同一業田同一完糧人何以宜多我何以宜少我能保子孫之爲紳不爲民乎能保子孫之有田無田乎更能保子孫之有無乎天道好還富貴無常易地而思吁可畏已夫辦漕之弊不全在不均而收漕之

弊則皆起於不均不均之端起於紳而後浮收勒折之局或舉最短一二戶卽以爲賠貼甚鉅之實證若輩且陽怨之而陰德之怨固不可任也德更何可任也我之所省幾何坐令官吏丁役藉口以肆其狼吞虎噬之威小民無辜亡身破家敲骨吸髓血肉狼籍恐我紳不能不爲若輩分十一之過至於有田若干畝應完若干糧注若干荒是爲本分分外少完則此少完之數官不虛懸也小戶代償之小戶以每石八九千之價代償之是歲少完若干卽有若干小戶竭數十百千之脂膏以奉我一家尤損人利己之至顯者也清夜思之忍乎不忍乎且亦思均與不均之相去果有幾哉驟改一兩數錢之短價爲四五兩之長價田之所入實不足以給之今則所出者均價而非長價見定每石四千合銀二兩相去正自無多力能有此田卽力能出此糧不患其不足也夫冒難處之名沾多方之怨釀將來之禍造無形之孽而僅獲此豪末之利稍有識者必不爲此矣吾吳以好善爲俗救災卹貧之舉甲於天下顧凡百善舉出一錢人止受一錢之惠若此事則我所損者數十金數百金止耳而人之受惠者不啻恆河沙數吾輩力薄正宜行此不甚費錢之功德捨小利而積大善計無便於此者竊願諸公共勉之矣

均賦說勸民

馮桂芬

吾吳民氣最馴不特他省所無亦他郡所無自昔以來號稱易治比行均賦羣見賢父母殊恩曠典固宜

下令如流水之源而亦有隱微深瘡之疾所願與吾鄉民痛除之者一在不知足一在不自量加以喜聽浮言恐又成徘徊觀望之局自貽伊戚而已往年每石八九千本年每石四千往年求注荒而或不得一二成今年不必求注荒而自得四成正數既甚懸殊浮費又復淨絕平心論之奚啻霄壤而入於無厭者之心將求更少於四千或并省此四千求之而得必且馳驚之求之斷不得而轉有所失亦且嘗試而冀倖之此蘇民之大病也至於剛則吐柔則茹久成爲習俗官吏叫囂衝突如狼如虎輒俯首帖耳敢怒而不敢言故開濶拒捕之案他郡縣多有而吾吳無之謂非良民得乎特恐止知畏威不知懷德及於寬典轉生玩心正如村塾頑徒夏楚聲絕書聲亦隨之而絕吳諺云不喫敬酒喫罰酒此又蘇民之大病也於是乎一種丁胥差役習知其然因其隙而乘之相與造作浮言以爲別有良法或隱匿逋欠或賄買災荒可以更減於四千頃者以捐抵賦之案卽用此術以熒惑鄉愚聽從者不少今行均賦關係更大阻撓必更力勢必竭盡伎倆使輸納寥寥明年不復能行得以藉口爲復舊之地而後已在若輩固應爾獨怪吾鄉民積年讐之一旦忘之惟若輩言是聽墮其術中而不悟也則不知足不自量之心誤之也須知有田卽有糧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吾鄉民具有天良值此非常善政宜如何感激報稱踴躍輸將況乎數旣無多新穀方登取攜良便早完 國課弛然高臥爲人生第一樂事若復因循坐誤轉瞬歲事百需米直已

散逋賦未了悍吏登門誅求需索將甚往時一不得當桎梏隨之悔之晚矣如聽若輩之言人懷觀望明年必且復舊是貪一年之小利而貽百年之大害孰得孰失不待言此雖非一人一家所能主亦願吾鄉民交相勸勉一唱百和雲集景從羣然不爲邪說所惑卽若輩無如何矣

均賦議

馮桂芬

今蘇屬完漕之法以貴賤強弱爲多寡不惟紳民不一律卽紳與紳亦不一律民與民亦不一律紳戶多折銀最少者約一石二三斗當一石多者遞增最多者倍之民戶最弱者折銀約三四石當一石強者完米二石有餘當一石尤強者亦完米不足二石當一石

如元和縣屬章練塘之類向來完米較少而紳與去冬開漕之後不過一石六七斗當一石

民又各有全荒之戶

官之所謂欠糧戶之所謂荒不能坐以欠字

紳以力免民以賄免而其爲不完則同於是同一百畝之家

有不完一文者有完至百數十千者不均孰甚焉今旣不能全辦清漕而議補救之法非紳民一律不可

非通知利弊亦不可以定一律之價論者第知紳衿有短價而不知完米鄉戶之亦短價也

紳衿短價中之最多者大

約與鄉戶完米之值等

第知勒折長價之當減而不知完米短價之尙當減也何以言之向來開漕毀倉之案多不

在勒折長價之鄉戶

強者皆完米故勒折之戶必其最弱者不能滋事

而轉在完米短價之鄉戶此等恃強之民今年萬不能照

舊徵收也是紳衿非所畏可畏者此輩此輩首肯無不首肯矣惟遞增短價大減長價更稍減乎鄉戶完

米二石有餘之價大約一石不得徵二石以一石數斗爲斷而一律徵折米價在二千內不得至四千文

米價在二千外不得逾四千文此其定率也

以此數計之蘇郡今年業戶情形呈明減租三四成加以三限所減卽無欠亦止畝得六斗僅敷完納銀米幸有普減之

三分如佃欠不及二三分便可無累若再增加何從抵辦此爲民父母所必當知者○數以錢計不可以銀計以銀計必至如條銀之價二千八九百文作一兩細核州縣海運開兌各

帳不但斷無賠累而且寬有盈餘並足供本署及本道本府一切辦公之費至丁胥以下千百無賴之徒則一筆勾之可矣惟此法行之折色則可行之本色則不可一經開倉必至有一律之名無一律之實將見米數一律米色不一律矣斗斛一律平滿不一律矣當場一律暗地不一律矣今日一律明日不一律矣以積慣舞弊之人處最易舞弊之地而謂區區文告可令弊絕風清吾將誰欺於是刁生劣監挾制更多小戶愚氓怨恨更甚其害與不變法等且本折兼收將使本色與折色相當乎則本色有盤耗折色無盤耗人必願折不願本徒費鋪倉之用恐少納米之人將使折色稍浮於本色乎是又開不一律之門勢必又以貴賤強弱爲本色折色之分太鎮均漕而紳衿借米色米價爲通融之路是其明證將使一律本折各半乎無論多一名色卽多一利孔且斗升小戶從來不知完米不堪繁擾勢必假手包攬始而差役繼而矜監此端一開弊有不勝言者矣況乎今年之不便開倉者更有三焉此時定價旣少自以省浮費爲第一義開倉浮費動需二三萬串攤派每石不下三四百文而民間上倉私費更屬不貲無非金擲虛

牝況向來倉米徵收之後往往發賣官倉同於牙行迨交運則又令牙行包辦何苦多一曲折坐耗此無名之錢既宜體卹小民又宜體卹州縣一也向來州縣每以下忙移墊鋪倉今年捐抵之後資無所出必致嚴刑追比舊欠或重利挪借丁胥非損民卽損官二也開倉之日鄉民聚集千百成羣當此官日仇民民不畏官之時差役人等既不肯洗手從事又不肯降氣平心誠恐口舌變爲鬪毆鬪毆變爲拒捕拒捕變爲畔逆外侮未戢內訌可虞三也固不如一律折色之易簡而無弊也或恐市僧把持臨兌無米不知近地之米止有此數不交官倉卽在民間且各縣同時徵錢不徵米則中戶爭思賣米市僧安能把持況以本年情形論之室多懸罄恐無閉糴之家寇在於垣更少居奇之賈米價有賤無貴可操左券也方以利官不利民爲慮豈慮無米可買但或錢儘私用延至來春難保市賈不昂此不能爲立法之咎惟有嚴飭州縣一面收錢一面買米不准挪作他用此不易之法亦於民間有益或曰招縣中數百石以上殷實大戶不論紳民俱准認辦本色取具認結先行給串臨兌交米如運數而止此亦簡法但有利卽有弊且或敢不一律之端未敢輕議也至其餘防弊條目謹擬八則如左

一大堂設櫃徵收不准私交丁胥也銀洋照時作價大書高揭每日一換不准私毫增損各花戶持錢并易知單或新舊銀米串或自開都圖戶名斗石細數一體呈納立時截給板串不准過本日如有留難

捐給等弊准卽鳴鼓訴官

一串票不准發追也向來州縣截串發給差役按戶追銀按限繳銀始猶先用而後繳繼則躉用而零繳終且九用而一繳半則嫖賭浪費半則赤手起家差欠役欠盈千累百鞭笞狼籍公事何補不知錢出於民入於官何苦多一假手之人而減其數惟概不發串不令經手銀錢則差欠役欠之弊自絕

一欠戶宜仿詞訟之例任簽縣差協保拘人也向來欠戶由本圖糧差糧書承辦但得多行賄賂約視應完之數過半便可永不到官此近年莫大之弊惟任簽他差仍押本人到縣赴櫃親完亦不准該差經手銀錢則藩籬自破矣

一漕總及錢漕家丁名目一概禁絕也縣有戶房庫書自能經理文牘宅門以內銀錢歸帳房公事歸簽押稿案永不准有前項名目違者嚴參治罪不特此也若輩久倚爲專門之業其著名凶惡者州縣爭先羅致非取其辦公熟手實取其造孽辣手每辦一漕輒以數千金爲雉媒而汔有二三萬金之獲殃民禍國此實罪魁卽不明正典刑豈宜任聽安飽應密札各州縣查明上三屆漕總門丁先期拏到看守清查欠款倘新漕仍有漕尾罰令全數賠繳以贖從前罪惡如此從嚴辦理庶不致暗中設法撓我新章

一嚴核徵數不准以完作欠也應令於例設堂簿之外另刊完糧徵信錄將某日某人完糧若干戶計若干石簡明其詞隨時刊入刷印一二百部徧送紳士許完糧而不入錄者呈明上司與以重賞亦絕弊之一法

一易知單費亦應紳民一體也定以每畝七文刊明單上不准絲毫多取其糧書遲誤不於開徵前交到本戶者不給又過戶紙筆費照此辦理需索者准各戶於完糧時訴官嚴辦該戶毋庸候質

一荒分宜均攤也定例辦荒必將都圖坵數履勘確實始准注緩此俗所謂官話正以便書役之上下其手也蓋聞有業田數百畝而佃戶指熟爲荒業主無從辨認者矣況一縣之大乎惟攤荒一法不失爲公卽實有賠絕之區止宜留一二釐不攤以通其變太鎮荒政極公可以通行各郡本年所辦按戶統免四成可謂第一善政此外聞將續辦拋荒似亦宜均攤爲允

一紳衿積欠宜絕也各縣紳衿有連阡累陌從不知完糧爲何事者官吏口恨而心甚德之以其爲數無多而可作墊欠之明證如方伯札內所指某某等姓抗賦諸巨棍之類實漕務之大害惟有罰田入官清完日給還永爲定例庶可知所懲儆或謂下田入官轉可脫累不知從不完糧本無累何云脫乎

是議中丞亟稱善函致方伯某公照辦頗亦采用惟所議原係按照海運起數乃定議後數日又以

餉亟改爲徵折按之當時銀價實已稍多且恐來年辦運將以不能照數爲辭則事機之深可惜者也又定議後太守喬公出示有不論有無易知單一語爲絕弊極善之政乃三縣糧書見之大恚夫糧書挾單舞弊書中已詳言之尤有甚者則改串朦徵之弊也糧書於造冊之時先於真戶之外虛造一同圖同名不同數之戶謂之鬼戶如真戶趙大完米一石卽再造一鬼戶趙大完米一升開徵後該糧書代完一升截串以升字改作石字憑串向趙大取一石之價趙大不知也而此一石之串遂永成實欠在民矣有捐抵局查出吳縣許春圃一案可證此弊惟不論有無易知單但開細數卽准完糧一法可以絕之宜糧書之大恚也久之三邑竟以難於稽考空詞詳藩批准憑單完糧尙何言哉

又記

請減蘇松太浮糧疏

代作

馮桂芬

竊惟大學論理財之道於天下必曰平周官土均掌土地之征必曰均禹貢九等太宰九賦不外平均今天下之不平不均者莫如蘇松太浮賦上溯之則比元多三倍比宋多七倍旁證之則比毘連之常州多三倍比同省之鎮江等府多四五倍比他省多一二十倍不等以肥磽而論則江蘇一熟不如湖廣江西之再熟以寬窄而論則二百四十步爲畝有縮無贏不如他省或以三百六十步五百四十步爲畝而賦

額獨重者則由於沿襲前代官田租額也夫官田亦未嘗無例矣伏查 大清戶律載官田起科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畝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每畝八升五合五勺沒官田每畝一斗二升是官田亦有通額獨江蘇則不然考宋紹熙中朱子行經界法吳糧每畝五升耳厥後籍蔡京韓侂冑等莊爲官田又賈似道廣買公田元代續加官田明祖平張士誠又沒入諸豪族田皆據租籍收糧宣德中巡撫周忱知府況鍾奏減蘇松糧百萬石疏中稱蘇府秋糧二百七十餘萬石內民糧止十五萬餘石餘皆官糧是二者未嘗合并官糧自七斗六升民糧自五升嘉靖中令各州縣盡括境內官民田裒益之分攤定額長洲縣官田最多故額最重他縣他郡官田遞少故額遞輕今蘇州府長洲等縣每畝科平糧三斗七升以次不等折實粳米多者幾及二斗少者一斗五六升遠過乎律載官田之數此蘇松太重賦之源流也自明以來行之五百年不改而其中升降盈縮則因時而異蘇州府志稱明臣周忱奏令輸布一匹準米一石輸銀一兩準米四石又稱課吏以催科六七分爲上考終明之世無徵至八九分者 國朝康熙十三年前撫臣慕天顏疏有曰無一官曾經徵足無一縣可以完全無一歲偶能及額雍正中奏準江蘇漕米折徵每石銀一兩其時銀價每兩易錢七八百文以此觀之前明及 國初賦額雖重大都逋欠準折有名無實而已嗣是承平百餘年海內殷富爲曠古所罕有江蘇尤東南大都會萬商百貨駢闐充溢甲於寰

區當是時雖擔負之夫蔬果之備亦得以轉移執事分其餘潤無論自種佃種皆以餘力業田不關仰給之需遂無不完之稅故乾隆中年以後辦全漕者數十年無他民富故也惟是未富非本富易盛亦易衰至道光癸未大水元氣頓耗商利減而農利從之於是民漸自富而之貧然勉強支吾者十年迨癸巳大水而後始無歲不荒無縣不緩以國家蠲減曠典遂爲年例夫癸巳以前一二十年而一歉癸巳以後則無年不歉且鄰境皆不歉而蘇松太獨歉此何理也謂爲州縣捏災此三十年中督撫司道更數十人之多豈無一二不肯黨同欺妄之人而且聖主不加斥戶部不加駁廷臣科道不加糾此又何理也誠以賦重民窮有不能支持之勢部臣職在守法自宜一切不問堅持不減之名疆臣職在安民實因萬不得已爲此暗減之術始行之者爲前督臣陶澍前撫臣林則徐皆一代名臣揣其意必謂減額則永不加災緩則後不爲例原冀民氣漸甦無難復舊初不意年復一年且年甚一年而不可返也臣竊惟前辦全漕之時間遇水旱辦成災者一辦帶徵者九帶徵之後依然全漕故以年計爲減成以十年計非真減成也今則年年辦災永無帶徵之日乃真減成也又官墊民欠一欵道光之初數僅分釐癸巳以後馴至一二成夫所謂墊者豈有州縣之果能墊哉不過移雜墊正移緩墊急移新墊舊移銀墊米以官中之錢完官中之糧將來或豁免或攤賠同歸無着猶之未完也故歷年糧冊必除去墊欠虛數方得徵收實

數以此數民固未嘗完也伏查蘇屬全漕一百六十萬厥後積漸減損蓋自道光中年始於今三十年矣禮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言綜乎三十年之大凡斯以後可知也今試以道光十一年起至咸豐十年止三十年中運數分計之辛卯以後十年共數一千三百餘萬內除官墊民欠得正額之七八成辛丑以後十年共數九百餘萬內除官墊民欠得正額之五六成咸豐辛亥以後十年共數七百餘萬內除官墊民欠得正額之四成而已自粵逆竄陷蘇常焚燒殺掠之慘遠接宋建炎四年庚戌金阿朮故事蓋七百有三十年無此大劫臣某等親歷新復各州縣向時著名市鎮全成焦土孔道左右蹂躪尤甚又各賊不能相統此賊所踞難免彼賊劫掠故賊境卽不與官兵交界亦皆連阡累陌一片荆榛凡田一年不耕便爲荒田今已三年矣各廳縣冊報拋荒者居三分之二雖窮鄉僻壤亦復人烟寥落閒於頽垣斷井之旁遇有居民無不鵠面鳩形奄奄待斃傷心慘目之狀實非鄭俠流民圖可比已復之松太如此未復之蘇州可知而欲責以重賦責以數倍他處之重賦向來暴斂橫征之吏所謂敲骨吸髓者至此而亦無骨可敲無髓可吸矣 皇上視民如傷未傷者猶且如傷況已傷而傷又至重者乎斯卽據情籲請全行蠲免三五年在 皇上如天之仁必蒙 俞允惟是 天庾正供停運三年軍需浩繁度支仰屋其何以濟臣等所不敢出此也又荒田召種有順治年間各省屯田之例可援然墾熟旣遠升科更遲現報荒田三分

之二已荒者議蠲未荒者議減將所存僅止一二成亦臣等所不敢出此也至於辦災例案自七八成而五六成而四成咸豐三年聞警拋荒僅止三成若稍存苟且彌縫之見援拋荒之案減而又減約得二三成非不可以塞責但前督撫臣之所以爲此者尙或冀其復舊今則明知無復舊之望而徂於積習不以直陳是全無爲 國之心徒有罔上之咎又臣等所不敢出此也臣等細核歷年糧數咸豐十年中百萬以上者僅一年八十萬以上者六年而皆有官墊民欠十餘萬在其中是最多之年民完實數不過九十萬成案如是民力如是積弊之後大難之餘催科一事棘手尤倍臣等蒿目艱難悉心籌畫上體 宵旰憂民之切下維軍國待用之殷於萬難偏重之中求兩不相妨之道似宜用以與爲取以損爲益之一法比較歷來徵收各數酌近十年之通改定賦額不許捏災不許挪墊於虛額則大減於實征則無減窮變通久於此時爲正辦或者謂據此定額未免過少不知減餘之數仍通省莫重之數尙非宋元舊額不得謂少且不自今日始也咸豐十年以前歷年如是未嘗於歷年 國用有減也彼時兵革未興生聚未改田園廬舍未有損非猶是完善之江蘇乎夫完善之江蘇僅有此數卽殘破之江蘇不應仍有此數今臣等於殘破之餘請照完善之時定額且不接近年最少之數不假借墊欠虛數誠不敢謂必有把握若仍執久置不用之虛額衡量多寡欲求轉逾乎完善之時 皇上聖明洞鑒有是事平有是理乎事理所必

無卽刑法所必窮恐賢如劉宴李巽不賢如裴延齡李實亦且束手無策矣又或者謂數旣猶是何不仍夫舊貫尙有冀於將來不知乾嘉之江蘇實千歲一逢之盛會不可爲例竊謂自茲以往如天之福東南無事休養生息二三十年冀可復咸豐及道光末年之江蘇更二三十年冀可復道光中年之江蘇而懸此虛額數十年以待之無論無此政體恐異日之利未必能復目前之害已不可支蓋臣等今日之所辦所謂以與爲取以損爲益者方將借減賦之名爲足賦之實所以能照完善之時定額者其機括全在減賦二字中也何以言之辦災辦緩權在胥役防弊雖有百法舞弊奚啻千端止此民力止此地產不減額之弊在多一分虛數卽多一分浮費減額之效在少一分中飽卽多一分上供減額旣定胥吏無權民間旣沾實惠公家亦有實濟是爲轉移之善術一也吳民死亡之外大半散之四方故鄉賦重望而生畏尋常蠲緩不足去重賦之名招之不來荒田愈久愈多何法以治之惟聞減賦之令必當爭先復里是爲勞來之善術一也往者諸城被陷官吏一空鄉團抵死拒敵鑼聲所達萬衆爭先小股賊匪見輒却走卽以三首縣言洞庭香山金市各鄉有相持至七八月之久者固由朝廷恩澤之至深亦徵愚賤天良之未泯此時減賦令下彼見皇上於經費匱乏之時尙有此度越尋常之舉有不感生望外踴躍輸將者乎是又激勸之善術一也大抵以事理而論殘破之視完善必應遞減而有此三者可以彌補此遞減之數

則又以事理決之臣等所謂以與爲取以損爲益者此也現在蘇郡尙陷賊中聞各鄉多爲暗團之約待時而動以應官兵卽如常熟反正鄉民毀賊卡殺賊目者凡十餘處崑山克復沿湖居民截殺竄賊無數是其明證一聞減賦之令必當感激涕零望風增氣他日軍麾所指弩矢之驅必更奮竄壺之逐必更誠又未始非固結招徠之一法臣等伏查順治八年三月奉上諭凡故明仇怨地方或一處加糧甚重我朝並無仇怨何可踵行此等情由詳察具奏欽此於是江西袁瑞等府明初因陳友諒抗師加糧倍重布政使莊應會奏復舊額蘇松獨未及上請又雍正三年三月十九日怡親王奏請酌減蘇松浮糧奉 旨蘇松之浮糧當日部臣從未陳奏常塵 皇考聖懷屢欲施恩議減今怡親王等悉心籌畫斟酌奏請朕體 皇考愛民寬賦之盛心准將蘇州府額征銀蠲免三十萬兩松江府十五萬兩欽此又乾隆二年奉 上諭江省糧額尙有浮多之處着再加恩免征銀二十萬兩欽此部文照雍正三年例辦理仰惟 列祖 列宗當東南全盛之時猶復 軫念民依如此其深且厚況今日之兵燹子遺流離瑣尾至於此極也乎漕糧爲惟正之供而蘇松獨曰浮糧曰浮賦見諸 列聖諭旨及郡縣志書不以爲嫌是知實有浮多應減之處留以待我 皇太后 皇上行之者也惟有籲懇 聖慈鑒察特沛 殊恩俯准減定蘇松太三屬糧額由臣等督飭司道設局分別查明各州縣情形以咸豐中較多之七年準折衷定數總期與

舊額本輕無庸議減之常鎮二屬通融核計仍得每年起運交倉漕白正耗米一百萬石以下九十萬石以上著爲定額南米丁漕照例減成辦理卽以此後開征之年爲始永遠遵行不准更有墊完民欠名目似此核實辦理不特酌十年二十年之通相較固無所絀卽酌三十年之通相去亦不甚遠至官墊民欠本屬弊政新復之地百款皆空無可墊而欲其墊弊更百出必宜永遠禁止又嗣後非大旱大水實在荒歉者不准捏災著爲令典伏願 皇太后 皇上俯念蘇松各屬爲十八省未有之重賦非他處被陷州縣可比又爲七百年未有之大難非歷年被災例案可比去無益之虛籍求有着之實征下延億萬垂盡之生上繼 累朝未竟之志民生幸甚 國計幸甚如蒙 俞允欽遵俟蘇屬肅清一體辦理先自松太創行由臣等設局擬定章程其漕糧一切瑣屑款目酌定歸併汰除以省煩文而昭實際續再縷晰具奏謹將歷年起運數目繕具清單又蘇松財賦考一書曾收入 四庫館於重賦始末言之頗爲詳盡一并恭呈 御覽

代擬歸併科則片

馮桂芬

再蘇松各屬田畝科則繁猥頭緒紛如蘇州府崑山縣五十九則元和縣五十三則長洲縣五十二則松江府雖不過四五則卻於各則內又分每若干畝準一畝多至數等故華亭縣亦五十六則其中有數畝

一畝或數分獨占一則者萬無此田必應完此糧不可增不可減之理徒滋書吏影射飛洒之弊乘此恩准減賦整頓漕務之時擬將各種積弊一槩芟除此亦積弊一大端應請酌量歸併查各縣惟崇明南匯止六則吳江震澤止九則可援照辦理總以至多不得逾禹貢九等之數爲限惟五六十則併爲九則現與減賦並行不能無小有窒礙之處擬先將舊若干則相近者并爲一則以舊若干則應徵米石通攤得數爲新一則未減之數然後以減分派入爲新一則已減之數其餘八則皆然仍悉心核算務令各田但有多減有少減而無不減使與減賦毫無窒礙方足以溥 皇仁而昭平允

擬請再減賦額疏

馮桂芬

竊臣等先後准軍機字寄戶部奉 上諭云云欽此臣等跪誦再三具見 皇上如天之仁舉數百年之積弊數十萬之額徵一朝而蠲之非常曠舉亘古未有尙復 軫念遺黎有加無已減額之外准蠲免一年又減免一兩年臣等所不敢遽請者猶蒙 聖慮周詳無微不至凡在血氣莫不欽承臣等具有天良亦知 國計民生必宜兼權並重處此時勢止能去過以就中不能全乎損上以益下何敢再有瀆請惟是部臣所謂減十分之六者就虛額言也臣等所謂酌十年之通者就實運言也竊查部議所定一百二十萬之數道光二十一年以後二十年中惟二十四年運米一百十二萬二十七年運米一百四十四萬

爲空前絕後之數除去官墊民欠惟二十七年一年尙數一百二十萬之數又咸豐中藩司王友齡心精力果冒陪克聚斂之名而不惜乃先後三年所得總未逾百萬事勢所趨民力所限彼時猶然矧今日大難之後乎至於稅則之重輕宜視土田之肥瘠蘇省獨以官田多少爲差原屬有明稅政查蘇常繡壤相錯天時地利一一相同東南宜稻之地以無錫常熟並稱出松太斥鹵之上論者每謂蘇州宜照常州起科實足以示均平之規仍不失爲上等之賦乃相沿賦額蘇屬每畝起科一斗九升有奇一斗七升有奇不等以較常屬每畝七升有奇六升有奇起科幾及三倍至鎮屬每畝五升有奇起科更不止三倍其懸絕如此臣等明知常鎮賦額較他省爲重且亦被賊蹂躪不宜向隅惟有最重之蘇松太相較遂未敢相提並論不得已姑從愒置非厚於蘇松而薄於常鎮也茲蒙 皇上特旨一律優加體恤實出 天高地厚之恩臣等不勝欽服特是常鎮本係三分之一者舊數既輕少減之而更輕蘇松太本係三倍者舊數太重大減之而仍重所重尙皆一倍以上臣等亦不敢遽請比照起科并不敢固執減去五六成之說但減分旣不能到五成若仍用按畝均減之法恐輕重尙或相懸計惟設法變通分別各州縣原額最重者多減次重者少減令最重者亦在每畝一斗以內起科不過半倍於常州一倍於鎮江旣與部議不甚相懸之義爲近而減分較可從少惟有再懇 皇太后 皇上逾格 恩施於准減蘇松太賦額三分之一

外再行量減定爲減去四成分別科則編徵其兵行局恤各米地丁漕項各銀均以蘇松太六折常鎮九折照歷屆辦災成案一律定減其如何分派之處容臣等督率司道秉公核議具 奏准此核計四府一州約得米一百十三萬石聲明不准墊欠則顆粒皆歸實在不准捏災閒遇水旱豁免少而帶徵多以十年計之不特可逾乎最近之十年七百五十萬之數且可逾乎稍遠之十年九百五十萬之數名爲大減實轉稍增止就其力能勉副者而行之可冀有利無弊若欲於殘破之後取完善時二十年中之一年以爲準是仍與官民以萬難措辦之數且又不准捏災不准墊欠舉從前之所謂出路者一一斷絕之竊恐勢所難行顧此失彼而當此立法之初又斷不宜開苟且彌縫之漸臣等函商再四左右思維無策以善其後止有據實直陳於 聖主之前尙祈 俯鑒愚誠破格 俞允將久不能完之空數悉予剷除斯永以爲例之實徵較有實際臣等無任悚懼屏營之至

致姚衡堂書

馮桂芬

清丈之爲弊藪前人備言之安石方田固已明張江陵清糧時士有詩云量盡山田與水田止餘滄海共青天世閒安得閒洲渚寄語沙鷗莫浪眠其繹騷可想然亦有行之無弊者子產伍田疇孟子正經界不必言朱文公之於漳洲海剛峯之於瓊山 國初李公敬修之於我長洲至今猶稱之然則清丈非必弊

亦視行之何如耳顧從前之所謂清丈雖有弊有不弊而某固不敢任之也朱子經界無可考剛峯之法令民以灰畫地六尺爲一眼卽一步當時便以爲癡算後人又有創棕網之法一格爲一步亦癡算之類也李公魚鱗冊方向之不分長短之不別有并零爲整之數無由整化零之法清而不清者也大氏古人無真知清丈之法者故地理無準圖土田無實數行清丈則耳目寄之胥吏期會及於業佃證佐又旁推之里書糧長而百弊叢生矣昔年李申耆先生爲某言前宰鳳臺欲清丈而不得其法近始知用羅經之法以不及用爲憾某法蓋受之申翁繼又殫心竭慮變通之使加精焉可謂創前之所未有此有利無弊之清丈非猶夫從古一切之清丈也約而言之有七利焉按田科糧而有田無糧田多糧少之弊絕利一荒區廢塚槩予豁除而有糧無田糧多田少之弊絕利二高低衆著科則至公無從上下其手利三實田實戶實糧飛洒難施詭寄易辨利四土田爭訟按圖可斷不待履勘利五高下有度旱潦易稽利六高亢者尋屏水之源低窪者籌築隄之法按圖易瞭水利可興利七及今行之更有一利此法行之平時免糧之額彌補基難增糧之戶怨咨必作今適值 恩旨減賦之時不特免者無迹卽增者亦終於有減無增不爲民厲此又千載一逢之機會於此舉尤宜者也至近代論清丈之害者無慮十數家莫切於楊氏自西之疏陸氏桴亭之論以今法核之楊疏言七害一僉報之害今由局自丈自繪不關業佃無所謂僉報

二供給之害今經費限以每畝四十文無所謂供給三造冊之害今總在四十文之中無所謂造冊四差役之害今一切由局經理無所謂差役五弓式之害今局董自袖一輦步弓無所謂弓式六比較之害今圖成而事歲無所謂圖長比較七覆丈之害今一丈無不準無所謂本官覆丈陸論言四弊一縣官無才今不問縣官二吏胥作弊今不關吏胥三豪強橫肆四小民奸欺今憑田得數無可增損橫肆奸欺技無所施而陸氏論末則云惟立大小標竿之法簡明無弊陸氏不知用羅經之法而此一語先得我心此法若行起陸氏於九泉當亦撫掌稱快矣是議爲某四十議之一姑妄言之衰病之軀憚於從事實能言而不能行陳子晉茂才精通算術謂確有把握遂有試行之議某則終恐其不能成蓋未有能成而反以爲弊者聞貴郡官紳不甚謂然撫藩屬某赴郡面論以釋所疑某已許爲一行旣而思之成之於某何加不成於某何損何必觸暑褊褊以冀必行故趑趄者月餘特先將章程寄上但細審規條便知此之清丈有利無弊並乞傳觀諸君子或習聞從古一切之清丈而不知今之清丈耳知之度可釋然如有發我矇者固所願聞也

江蘇減賦記

馮桂芬

蘇松重賦源流余代合肥李公鴻章議疏中詳言之大抵一畝之稅蘇松太最重者幾及二斗輕者猶一

斗視常州六七升鎮江五升相懸絕先後議減者明建文詔畝稅不得過一斗尋爲成祖革除厥後周公忱況公鍾奏減秋糧一百餘萬石 國朝韓世琦瑪祐巖沆孟雄飛吳正治慕天顏湯斌任辰旦各疏民人陸大猷等牒先後請減皆格於部議雍正閒怡賢親王以米尙能完銀多逋負請減銀而不及米乾隆閒減銀案循之自來言減賦之害尤痛切者諸疏外莫如蔣公伊流民圖周夢顏蘇松財賦考蔣圖不可得周書則采入 四庫有刊本余生長田閒深知其苦先淑人家爲催科所破嘗謂桂芬曰汝他日有言責此第一事也棄養以來益用耿耿顧汔不得言責且以爲內發不如外發之捷欲求一賢督撫言之而揆時度勢不可輕動故遲之惟三十年來官中一言一事涉漕賦者必求其詳手錄之久漸成帙蓋以道光十年以後無年不災通牽歲賦不過五六成竊以爲此可減之機而所見督撫尙非其人無何而有粵寇之劫余避地上海湘陰曾公國藩奉 詔東征介錢君鼎銘招余往辭之而以減賦節略相寄曾公首建之同治元年春合肥李公鴻章督師至滬又有幕府之約見卽說以減賦欣然相許余無求於李公而以此事故曲意赴軍同事糧道湘陰郭公嵩燾引爲同志李公遂以此事付我兩人先爲郭公草詳繼爲李公草疏彙累旬始成博訪通人諏謀詢度於金布令甲名於時者若李君友琴鄒君雨平諸人僉無異詞顧由後思之則有四憾焉初稿逕請常鎮不減蘇松太減半令重額減爲一斗稍浮於常州輕額減爲

五升略同於鎮江有人言湯文正請減一二分不得今驟請減半得毋河漢其言不如先進三十年比較單但請酌中定額邀准之後始明言之余深韙其言改如今稿初不知朝廷寬大逕請亦可邀准此一憾也又吳君雲言宜請照常州起科余以爲驟請減三分之一終嫌河漢不敢下筆然猶詳言蘇常犬牙相錯天時地利人事無一不同而賦額二倍爲不平不均之尤越日又以篇幅過長刪此一段既見部文屢有不得其平語絕不知蘇賦之三倍常賦始悔不從吳君之言此又一憾也又全數以災緩比較立言故余手稟請減米數下有南米丁糧一體核減八字郭公不知錢穀以爲詞句繁衍清稟省去八字余覆校竟不覺既發始覺之此又一憾也初余有片稟言各屬科則百十等爲胥吏弊藪請一律照江震例九等定則嗣郭公別作均賦片稟謂關係較重宜置余稟從緩余頗然之孰知後此一切皆方伯某公爲主與所見適相反前稟遂不行此又一憾也舉事不慎悔莫能追已議既定有候補道某自江北郵上說帖謂減賦不宜多蘇松太二成常鎮一成足矣但改考成例十分爲七分計起運米仍可得百餘萬官與民兩利其詞甚辯某公力主其說以爲不易之法謁院贊成之李公以付余余駁之云從此小民完十分之賦國家收七分之漕包欠之丁胥慣欠之紳衿捏欠之州縣永享此三分之利該道創此異論請改二百年各直省通行之例爲若輩開一絕妙方便法門不知居心何等且不惟不可行亦不能行漕額有一

分斯有一分之用應何人何款彌補何以不籌及公見之咋舌曰弊至此乎君言是也此余與某公齟齬之始余又以周夢顏財賦考卷首繪圖最動心目宜附呈 乙覽購之滬上不得舊藏書數萬卷寄太湖中衝山寺已三年遂遣信取以來以臘月朔登舟八日而賊至寺燬余書獨完遂請李公加跋恭進一切備具時官軍已復青浦嘉定常熟將及蘇城曾公與李公約俟紅旗同上一日郭公議捐江北沙田謂吳君雲諳其事往請之君曰江南北捐事殆無遺利矣此不足煩公公有意蘇吳民盍請減賦且糧道職也郭公以曾李紅旗之約告之君曰雲以爲遲矣官賦猶私租也今茲無租之時設有佃戶求業戶減租其事虛而易城旣復且徵租而求減租其事實而難雲以爲及今行之時哉不可失郭公大然之返幕邀余偕請李公速發乃以同治二年五月十二日上之二十四日抵京 詔從之先是四月二十日太常卿潘公祖蔭二十三日御史周君壽昌交章言減賦事皆下部未覆奏六月三日覆奏請蘇松太減三分之一常鎮減十分之一 詔復從之部文旣至余與郭公議蘇城完善之先歲運七八十萬蘇城殘破之後歲運轉一百二十萬勢不可行徒滋百弊宜請再減一成晨夕爲李公言李公許之屬繕橐橐成以寓曾公亦許之未發也一日曾公忽以余橐橐司道會議意在速行初郭公之具詳也不會某公銜同事秦觀察緬業曰口舌自此始矣某公果大恚至是郭公已遷去遂欣然以爲己任欲盡翻原議凡七事一常鎮勿

減請收回 成命一蘇松太勿再減一五升以下額勿減一減銀別定分數勿援災緩舊案一常鎮一體減銀一科則概仍其舊勿改并一減分酌用等差勿普減三分之一先以紅稟言於曾李二公皆不許遂壓詳文不上者數月而李公統兵薄蘇城城旦暮且下余已辭李公離幕思吳君雲言先後三致書請逕奏毋待司詳李公乃屬幕府錢君恩縈繕成行發矣某公自滬至蘇爭之力辨之疾要必諾乃歸於是所謂一成十數萬者永留於江蘇矣而餘六事尙不許積數月某公固執不已李公嘻笑怒罵開說萬端不爲動詳亦汔不上逾年李公令某公赴省謁曾公定之曾公亦曲從其議惟駁去常鎮不減一條餘悉如某公指詳乃上疏稟卽出其手李公以疏中酌定等差一節詞不達意仍節余前稟改定上之未幾曾公督師豫中李公署總督某公護蘇撫矣尋得部覆不準減銀顧駿漕項詞重駁地丁詞輕於法可更請而余於減賦外又以清丈津貼兩事與某公積忤李公在金陵以同郡殷閣學兆鏞疏請免釐語侵之遷怒蘇紳有後言度致書無益同縣潘君曾瑋數爭於某公不省減賦之案遂定清丈者余所爲校邠廬抗議中有繪地圖法某公見而善之請李公牒余丈川沙田事未半某公忽請罷之李公愕然牒余酌進止惟余亦不解也詳見致李公書中旣歸一幕友云某公習聞民間有隱匿之說欲清丈以發之清丈者求田多耳今聞丈得數轉少故罷之初余之赴川沙也某公與以上海縣弓度之與蘇弓同以之量田率視原

報田數稍少余議用朱子條奏經界狀所謂通縣均紐顧亭林日知錄所謂一境通攤之法以所少之數均分於合縣田中行之減賦時尤泯然無迹某公則大駭先後兩詳斥爲大拂輿情蓋不讀朱子亭林書也某公於是謂上海弓不可用博求他弓屬吏迎合者或以華亭縣烙印舊弓進計十畝可得十一畝則大喜州縣以弓請者改與華亭弓余疑之告李公咨請部示部弓至則與華亭弓合時某公已護撫益大喜札司通飭遵部式余益疑之乃詳考 皇朝文獻通考 大清會典戶部則例皆載部尺五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畝此正例也江蘇等省舊有田畝准用本地舊弓不用部弓惟升科田畝始用部弓此變例也又閩長元兩縣殘本魚鱗冊積數皆用六歸以六尺爲步與部章五尺爲步顯異尤爲確證始恍然於部弓華亭弓皆不誤而以部弓量舊有田畝則誤會三縣將清丈遂詳致三邑侯書長元乃改作六尺弓某公聞而不喜吳縣不敢改亦不果丈厥後太倉以藩弓清丈畢多田數萬畝一州大譁乃議攤輕各田之糧以符原額大吏將從之官紳以問余余曰攤重則不駁攤輕則必駁不如用申算之法官紳然之時某公已以艱去僉曰某公在者太倉加賦矣然各縣用某公所發步弓如故不步田而胥役已藉之索民民苦之六年夏丁方伯日昌履任始偕同人呈請申明舊例亦不行同治十年曾公閱兵蘇州余乃言之公會商中丞南皮張公之萬公尤明瞭遂咨部部臣復以宜專奏乞未定案津貼者初道光丁未沔陽陸

公建瀛撫吳行海運議以河運停減銀米充公而水脚經費取諸州縣時余以母憂家居荷公延訪余曰移河運費爲海運費此正道也公曰君言誠然顧海運試行耳明年且復河運今年由重之輕易明年由輕之重難俟河運果廢必如君言余無以難之旣而浙江行海運如余言江蘇則因循者十餘年減賦之初余以此昌言於諸公某公亦附和之余以爲早在改正之列矣一日吳觀察艾生自浙來過余曰比見某公爲言今年議大小戶均賦每石津貼運費錢一千雜費錢一千願諸君助我意甚決是將奉旨浮收勒折矣此梓鄉大事君不言誰宜言者時減賦事已大定余以某公故與李公約絕口不挂漕事乃邀潘太史遵祁顧廉訪文彬四人公致減賦局員陳觀察慶溥書有奏加津貼稅政流毒等句詞頗刻摯陳君以示同列某公聞而索得之大怒來余家氣涌如山爲言並無奏加津貼事余應之曰然則稅政流毒等語公不任受謂余誤聽可也某公又曰蘇漕移漕項糶變各銀爲海運費實不足益以贍軍田息始足屢請宮保不見許故有取之州縣之說余曰果爲此一事卽是誠在我翌日李公來蓋聞余與某公齟齬將排解之也余詳述顛末且以田息請李公坦然許另奏於是乎刪除津貼之議以成其後某公護撫甄別陳君及吳觀察女夫某去官知其事者寃之是年某公遂行均賦法昌言於衆每石時價外加八百文洎定數之日時價石錢三千二百漕價石錢四千五百其次年某公以艱去旋自縊中丞郭公柏蔭方伯

王公大經主漕議米價減二千二百漕價四千二百遂與不刪津貼等矣傳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可慨也減賦既定僉謂租以供賦減賦自宜減租是秋議定每畝一石以內正數減爲九七折一石以外零數五折仍不得逾一石二斗是爲減賦之終事云是舉也其善者則曾李二公爲之其不盡善者則某公爲之或以余爲有左右之力聞之殊內愧故爲之縷述始末以見余於此事心力交盡卒之無功有憾而不能校出疏中所脫八字尤憾之大者或謂此其中有天焉則非余所敢以此自解也由余論之常鎮三十年來亦皆年年辦災亂後豈能轉辦全漕減一成亦宜惟米旣益少銀卽可不減此外蘇松太嘉湖五郡宜更請定一畝之稅米不逾一斗銀不逾一錢則至均至平之道也願以諭天下後世之留心民事者

核定錢漕科則疏

江蘇巡撫

丁日昌

竊惟州縣爲親民之官必一言一動皆可使百姓共見共聞內外旣不隔閤膏澤方可宣布蘇省田地科則多至二百有奇業戶只知田畝多寡不知科則重輕每至征收地漕書差據爲利藪又花戶完納銀米所資於糶穀賣絲往往以所得之洋銀錢文零星繳柜書差陰持其柄洋銀可以短估銀價可以高擡而且正供之外尙可勒索串票脚費小民之脂膏有限書差之欲壑無窮種種弊端殊難枚舉臣去年在蘇

藩司任內曾經通飭各廳州縣於易知由單之外刊刻簡明告示註明某都某圖科則幾等每銀一兩折錢若干每米一石隨耗幾斗不准淋尖踢斛洋錢每元時價若干其冊串紙張書役卒飯一併註明由官給發不准絲毫需索如有於告示所不載之處浮勒分文准其控告於開徵前數日將告示徧貼城鄉使愚夫愚婦一目了然書差不能高下其手並飭將示式通報查考實足以杜弊端而禁欺朦故上年收成雖未皆豐稔完數尙稱踴躍本年上忙開征訪聞各廳縣張貼前項告示者固多而匿示不貼者亦復不少皆因此項告示一經到處張貼則書差無所施其浮勒之技是以從中阻撓州縣不免爲所疑惑經臣督飭蘇藩司嚴飭各州縣遵照舉行並一面嚴查如係一時疏忽先行記過儻若有心玩誤卽分別撤參仍恐各州縣始勤終怠日久玩生合無仰懇 聖慈俯念此項簡明告示係爲杜絕浮收起見准臣通飭蘇省各廳州縣嗣後永爲定章庶窮鄉僻壤長戴 聖仁而猾吏奸胥無從中飽矣

江甯墾熟田地酌減科則疏

兩江總督 李宗義

竊查江甯府屬七縣田地自兵燹後科則無考於同治七年經前督臣曾國藩仿照皖省章程無論民衛丁漕酌中定數仍分上下忙折徵錢文以一半提歸司庫以一半買米起運奏蒙 允准歷年以來均經奏明循辦在案疊准部文催辦開徵節經檄司嚴飭府縣先將熟田分造區圖冊籍開辦丁漕體察情形

議詳去後茲據江甯布政使梅啟照署江安督糧道薛書常會詳稱江甯府屬各縣賦役全書均已燬失前經詳請咨部頒發亦已霉爛無存祇有嘉慶年間重訂江甯府志賦役一門載明七屬田地山蕩科徵銀米各額數尙可依傍驗派地漕銀米各欸則有部頒道光二十七年奏銷冊可以爲憑查江甯府志內載民田上元縣十二則江甯縣十則句容縣七則江浦縣十四則六合縣四則溧水縣八則高淳縣六則衛田上元縣三十二則江甯縣三十七則句容縣七則江浦縣四十七則六合縣三十四則究竟某則田地若干科徵銀米若干並未詳載各縣追溯舊志詢訪耆民老吏百計根求惟句容縣田地山蕩各自一則猶易分晰此外各縣民田大小科則不等一區一圖之中亦分幾則某田某地係何等則無從周悉卽訪諸原業主亦屬未能盡知又上元江甯句容江浦六合五縣均有屯田夾雜民田之內科則與民田各別大率米多銀少除屯田最多之六合縣並最少之句容縣屯田尙能區分堪以各歸各則徵收其餘上元江甯等縣實皆民屯錯雜莫可辨認屯田爲津貼運丁世產例禁典賣然私相授受隨處皆有自知違例每多隱諱乾隆嘉慶年間歷次清理卒未得實兵燹後物是人非更難根究按其科則銀米併計與民田相埒何田爲民何田爲屯旣難確指自宜仿照民田民地銀米一則科徵以歸畫一而杜趨避惟現據該府縣轉據耆老紳民稟稱開墾荒田完繳抵徵實已勉力今聞開辦丁漕銀米並納不勝惶恐實緣今

日情形大非昔比從前人物富庶務農之家父子相承無不盡力於南畝賦額雖重無敢異議今則本地農民無多招人代種工本倍費而荒蕪已久失於培壅收穫不及從前一半若仍照舊則完糧恐未墾之田無人敢領已墾之田又將復荒聞蘇屬平定後卽經奏請減免額漕甯屬被兵最久凋敝情形較重於蘇籲懇一視同仁或酌減科則或普減賦額等情一再具稟伏查上元江甯句容高淳等縣墾熟田地按照原額纔過五成溧水一縣則不足五成六合縣熟田最多亦僅得六成半之數其故由於田多人少賦重息微卽遇全熟之年每畝所收租籽除完納正賦之外僅餘數斗倘遇水旱偏災竟無顆粒餘剩若不酌減科則不獨催科爲難誠恐業戶無利可圖棄之若遺荒田無人願墾而熟田轉將復荒國家賦額有常原不敢輕議改減然與其照舊科徵而民力未逮徒事追呼何如酌予減輕俾易輸將轉收實效茲與該府縣再四商酌所有墾熟田地分別瘦瘠定爲上中下三等擬請將上元江甯六合溧水四縣最重之上等科則減去一二成句容縣賦額最多科則尤重地方瘠苦擬請將上則酌減二成半江浦縣地瘠民貧被兵又久擬請將上則減去二成半中則減去二成下則減去一成其餘草場地同各縣下則田地完數較輕者悉仍其舊無庸核減又高淳縣向徵折色銀兩核其科則較他縣爲輕毋庸改減惟該縣大糧田地本係六升六合一則起科前明因固城沈沒田糧加派於高淳故有八升六合起科者有八升起

科者有六升六合一勺零起科者載明縣志可考該縣農民賠納至今不堪其累查浮糧例准請豁自應將此加攤二斗一升四合及一勺零之浮糧准予豁除通境田地一律按六升六合起科仍徵折色以廣皇仁而蘇民困嗣後七縣續墾成熟田地悉照此次減定科則分別徵收似與普減額賦較為核實等情詳請具奏前來臣等查江甯府屬被兵十有三年受災最深同治三年克復後豁免錢糧三年渥被

皇仁亦較他處爲尤渥小民完納正賦具有天良苟非萬不獲已何敢率請議減臣等權衡收放各款下顧民生尤應上籌國課亦斷不敢輕議更張惟參酌時勢博訪輿情仰體聖朝愛民之意細核從前

原收之數查江甯各屬原額田地共六萬三千九百二十二頃八十畝有奇科徵銀二十九萬三千五百三十七兩有奇米豆一十六萬二千三百八十七石有奇各縣現在墾熟田地共二萬九千二百二十三頃四十一畝有奇照原則應科徵銀一十七萬二千七百九十七兩有奇米豆九萬三千五百一十三石有奇今就該司等所擬酌減科則計之應徵熟田銀一十四萬二千七百九十六兩有奇米豆七萬六千八百八十二石有奇通盤核計墾熟田地居原額僅及十成之五而減成收數則較原額尙有五成祇因所科熟田上則居多其無避重就輕可知至所減科則少徵銀米僅居原額十分中之一分五釐有奇於正賦無大虧損而小民受益無窮非但目前催科不致棘手此後農民聞風歸耕或者荒田漸墾賦額日

增實於 國計民生兩有裨益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 敕部核覆施行

擬請援案減漕疏

光緒三年

沈葆楨
吳元炳

竊照江甯府屬熟地懇請減則徵收一案迭經前督臣李宗義等 奏陳均經部臣議駁嗣署督臣劉坤一會同臣元炳籲請暫減三年部議光緒元年丁漕准予減徵二年按元年所減數目酌減一半三年查照原定科則徵收等因當經轉行飭遵在案臣葆楨莅任後因各屬荒田嚴催未墾而江甯府屬轉多墾而復荒者驟聞之不勝其疑再四訪求僉稱江甯賦重亞於蘇松而地磽等於徐海以十餘年廢耕之土責諸數百里子遺之民倘錢漕照額徵收竊恐年復一年流亡多而荒蕪更甚旋據前兩廣督臣鄧廷楨之孫優貢生鄧嘉緝稟稱祖遺田地二百四十餘畝無從招佃情願充公言之甚痛臣派員履勘有佃承佃耕者尙一百七十餘畝拋荒者僅七十餘畝緣恐歲非上稔佃復續逃墊完既苦乏資積逋可勝負疚夫以累代簪纓之族尙因無力賠賦棄之如遺則窮檐小民困於追呼何堪設想國家大利在農若不培其本根恐撫字催科二者均無從下手藩司孫衣言到任正值上忙奏銷之際迭經通盤籌畫以爲利農必在勸墾而非減漕則無以利農茲據詳稱從前江甯府屬權辦抵徵上則田每畝徵錢二百五十文下則田每畝徵錢一百三十文爲數甚廉似應爭先開墾趨之若鶩乃求之汲汲應者寥寥實由兵燹之餘

鄉民自種自食每戶不過十數畝而止餘地招募客民給以資本應募者來自江北土牲異宜加以強悍難馴費資多而交租少大約從前每畝收米一石者今祇收稻百斤或七八十斤碾米不能四斗稍加催索則席捲潛逃牛具田租均歸烏有而田已報熟賦無可蠲辦抵徵時弊已如此今復丁漕原額綜計上則田每畝須完錢四五百文較之抵徵數幾倍之農服先疇棄之則無以爲生守之又不敢償課良懦釋耒犛黠揭竿上年六合開漕雖借屯米爲辭實則希圖普減戶部職在裕國原難輕議更張第裕國必先裕民必欲使兵火之餘生盡納承平之井稅情旣不忍治且難行萬一別滋事端竊恐所失更甚目前雖遵部議上忙勉強啟徵現屆六月各州縣報解不前加以亢旱兼旬蝻蝗蔽野近幸渥霑雨澤插秧已遲所宜及早熟籌豫杜後患因思地丁一項不敢再請減徵惟有援照同治二年 恩免蘇松太三屬虛糧之案將江甯府一屬除高淳溧水二縣向完折色不計外其上元江甯句容六合江浦五縣額徵漕糧等米一律減免十分之三查該縣田地荒熟併計應徵原額漕屯兵卹等米共十五萬四千八百八十九石有奇以十分之三核計減米四萬六千四百六十六石有奇就現在啟徵熟田而計應徵原額漕糧等米九萬二千九百九十五石有奇共請減三成米二萬七千八百九十八石有奇尙應徵熟田米六萬五千九十七石有奇將來繼墾熟田亦照此科徵不再加重斯民具有天良幸沐 皇仁優渥如此斷無不踴

躍樂輸者有田之家既得田之盈餘豈肯輕棄其業無田之民不畏田之賠累更當競趨於耕十餘年後
民間增數十萬之熟田國家卽多數十萬之正賦等情詳請具奏前來臣等伏查漕糧關繫正供不容輕
議增減蘇松等屬同治二年蠲免十分之三此破格之 恩豈尋常所當援例然江甯府屬淪陷之久倍
於蘇松荼毒之酷甚於蘇松田土瘠而遺黎稀更無從與蘇松比較同是朝廷赤子何忍聽其既登祚席
者馴致流亡蘇松太減米五十四萬餘石之多爲前古未有之隆施所以鞏萬世無疆之 寶祚今於江
甯府屬再減米二萬七千餘石僅及蘇松太二十之一於 國計似無大損而 聖主如傷之隱周浹徬
徨其以人情爲田一樹百穫者何可數計惟前此所請減者有二成半二成一成半之分今則統減三成
似乎冀倖過甚然前次米糧一律請減今者不減銀而減米相權不甚懸殊我 國家 列聖相承皆以
愛民爲本幸逢 皇太后 皇上勤求民隱迭沛 溫綸父老捧誦 詔書莫不感激涕零奔走相告臣
等不能 奉宣 德意使地鮮遺利家有餘糧絕無致富之謀祇有乞 恩之疏捫心清夜何地自容然
實出於智盡能索之苦衷非敢蹈鈞譽沽名之陋習惟有籲懇 鴻慈逾格 特旨准照蘇松太成案核
減上元江甯句容六合江浦五縣漕米三成俾民無以納課爲畏途而以墾荒爲利藪臣等不勝感激屏
營之至除飭該五縣按三成米石均勻攤派某則某田減免若干另行造具減則畝分部備查咨外理合

會同漕運總督臣文彬恭摺瀝陳

代邑紳請減漕項銀兩稟稿

環溪文集

周保珪

竊職等籍隸江蘇嘉定寶山二縣同治二年前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大學士前江蘇巡撫李會奏請減蘇松太三屬漕額經戶部議奏統按原額減去三分之一六月初三日奉 上諭着曾國藩李鴻章按照戶部酌減分數各按上中下賦則一體分別議減以昭平允等因欽此旋經督撫飭司查減前蘇州布政使劉始有輕則不減之議時總督會議主普減終以藩司堅持前議酌定五升以下輕則不減奏准照辦故蘇松太三屬各廳州縣皆按則遞減而嘉寶二縣以合境田畝科米在五升以下獨不得與後以沿海區圖地多瘠薄量予優減故常昭華奉金山南川太鎮等各廳州縣於按則遞減外再加核減而嘉寶二縣素稱沿海最瘠之區以業在輕則不減之列仍不得與至常鎮二屬督撫原奏謂舊額本輕毋庸議減旋經部議奏准統減十分之一故該二屬內每畝原額輕至三合零者亦得普減而嘉寶二縣每畝二升七合零者又以蘇松太輕則不減與常鎮分辦仍不得與統計江蘇五府州減漕案內獨此二縣未減分毫是卽科則果輕已覺向隅特甚況乎米少銀多名輕實重有非蘇松太各屬之輕則可槩論者蓋嘉寶地不產米自前明萬厯以來漕糧向完折色厯經 國朝蠲減改入地丁今額徵條編銀內有漕折銀嘉定

二萬四千二百餘兩寶山二萬二千二百餘兩此雖歸地丁併徵而實爲漕糧正款也漕糧旣完折色則與地丁並加損腳銀當不復另有漕項而嘉寶向編蘇州太倉鎮海三衛軍儲等銀加以白糧經費共解蘇糧道銀嘉定一萬餘兩寶山九千餘兩此中已代包鄰邑漕項矣而又有隔屬加派之漕項順治十一年江安糧道傳作霖以江甯等衛行月糧折價不敷議加派於折漕州縣因派及蘇糧道所轄之嘉定驟加漕項銀五萬三千餘兩經御史馮班等參劾奉 旨該部嚴察具奏經部議核減尙留加派銀二萬數千兩雍正四年分設寶山一縣按額均編今額徵條編銀內有解江安糧道加漕銀嘉定一萬三千餘兩寶山一萬二千餘兩此雖非漕糧改折之正款而實爲折漕加派之錢糧也兼此二者總計嘉寶額徵地丁漕項以外每縣各改折加派銀三萬數千兩此皆他州縣所無者故蘇松太各屬地漕銀每平米一石極重者派至三錢六分零嘉寶獨派至四錢五分零其明證也折漕之後惟白糧應完本色乾隆二年以白糧之一半改徵漕糧後並耗贈漕項及各項米石共現徵米嘉定一萬七千餘石寶山一萬四千餘石並繫民折官辦按畝計之三斗則田應徵米二升七合一勺零此漕折所剩之餘糧非全漕實徵之科則也以改折加派三萬數千兩之銀合現徵一萬數千石之米計之實與常鎮之輕則懸殊而與蘇松之重則無異乃當時僅據現徵米數概歸之五升以下之輕則是未察於折漕之本末矣夫漕之本折視乎米

之有無而無關於賦之輕重嘉寶米非土產當前明未經改折以前民困於漕大半逃亡幾至廢縣故不得已而徵折色非數百年來獨享其利而一朝可偏靳其施也伏查雍正三年乾隆二年兩次 詔蠲蘇松浮糧嘉寶皆於漕折項下一體蒙 恩蠲減又乾隆三十一年 上諭前經降旨將各省漕糧分年普免一次但聞漕糧欸內有例徵折色及民戶輸銀官爲辦漕者雖徵收銀米不同其爲按田起漕之例則一着再諭辦漕各省州縣內有徵收折色者一體概予蠲免等因欽此我 國家 列聖相承勤恤民隱之意蓋如是其至也卽同治二年減漕原案部議固云統按原額三分減一矣欽奉 上諭固云一體議減矣誠以兵燹凋殘之後必概加休養生息之恩當日 兩宮皇太后及 穆宗毅皇帝軫念瘡痍一夫不獲之心又如是其公而溥也乃平均之惠出自 天恩而輕重之見執於司議又以舍銀而論米並至混重以爲輕遂使海盜偏隅同居高厚之中獨抱生成之憾此嘉寶二縣之民所爲彷徨抑鬱而急思呼籲於 九閭者也惟是欸繫正供事經奏定苟使劫餘生聚民力可支職等世受 國恩亦何敢以區區兩邑之私遽干 宸聽乃自寇平以來十餘年矣田土之汙萊未盡墾闢閭閻之生計轉益艱難農田一畝之入上地不過錢二千文下地不過千文而每歲條漕之折錢完納每畝必四百三四十文事蓄之資日形困乏租佃既年年逋累客民又往往潛逃加以土產木棉連遭災歉從前田畝價值二三十千者今日形困乏租佃既年年逋累客民又往往潛逃加以土產木棉連遭災歉從前田畝價值二三十千者今

畝值十千猶求售而莫之應也歷年荒田新墾地方官報熟起科者今熟田或至復荒賠補錢糧且欲墾而無力也似此竭蹶情形計惟仰乞 恩施方足蘇積困而培元氣若復遷延隱忍不特無以抒草野向隅之隱亦非所以彰 朝廷一視之仁伏思嘉寶二縣折剩漕糧較蘇松各屬爲數本少此不敢請減者也其折漕之編入地丁者實則漕而名則丁此又可以請減而未敢率行請減者也惟順治年間江安道加派漕項一欸現嘉定實徵銀一萬三千五百二十二兩六錢一分三釐寶山實徵銀一萬二千五十八兩三錢七分六釐本非原額正供當可乞 恩寬免雖同治四年光緒元年兩次改撥蘇屬舊解江安漕項已將此項盡歸蘇省司道衙門抵充海運經費而光緒元年督撫奏加運費摺內本請於司道各庫漕務欸內酌提部議於改撥抵充外亦並准撥漕務未提之欸夫漕欸既尙有未提卽此項非難於籌補且職等不敢冀額中之減而但請裁額外之加似於政體民生均有裨益倘荷 聖慈垂鑒俯念江蘇太倉州屬嘉定寶山二縣漕糧名輕實重獨於五府州屬普減案內未經減及准將舊解江安道庫加漕一項飭下兩江總督江蘇巡撫核議寬免抑或另行酌籌體恤以符同治二年一體議減 諭旨兩邑蒼黎幸甚

會奏酌減嘉寶二縣漕米疏

吳元炳
譚鈞培

經世文續編

竊准戶部咨光緒五年九月十八日內閣奉

上諭都察院奏編修廖壽豐等遣抱以本籍漕糧未蒙普

減呈請代籲永免加漕銀兩一摺據稱江蘇嘉定寶山二縣因賦則較輕於辦理減漕案內未減分毫而

統計應解漕銀繫屬名輕實重民力竭蹶請飭將應解江安道庫加漕一項核議寬免抑或另籌體恤等

語江蘇普減漕糧一案出自特恩何以嘉定寶山二縣未經議減該二縣漕米合之各項漕銀於賦則

輕重較各屬究竟何如道庫加漕一項能否寬免應如何另籌體恤之法着沈葆楨吳元炳酌度情形奏

明辦理務期國課無妨而民力不致拮据方爲允協欽此抄錄原奏原呈移咨核辦等因仰見聖主垂

念民瘼一視同仁之至意臣等莫名欽感遵卽轉行司道查明詳辦去後茲據署蘇州藩司許應鑠蘇松

糧道王毓藻會詳稱蘇省同治初年查辦減賦一案經前督撫臣請將蘇松太三屬極重浮糧大加核減

上中各則及沿海瘠區漕糧分別遞減優減仍不減五升以下之輕則亦不逾部議三分減一之範圍常

鎮二屬則不分斗則輕重普減漕糧十分之一其漕項地丁銀兩先經奏請並減部議未經核准嘉定寶

山二縣田畝因本色科則之最重者每畝祇徵米二升七合有零俱繫在五升以下輕則當經彙入清單

聲明不減漕銀因併歸地丁折徵未經議及各在案茲該編修廖壽豐等以當時減賦案內該二縣獨未

沾沐皇仁未免向隅請將應解江糧道庫加漕一項核議寬免經都察院奏奉諭旨飭議遵查原呈

所稱江道加漕銀兩一項繫因順治年間省衛運軍行月口糧改折不敷奏明增編於高淳安東興化泗州嘉定等州縣并續准均派溧水一縣嗣嘉定寶山分縣後除坍豁減免外各額編銀一萬二三千餘兩不等彙入條銀徵解早已湊抵不敷沙船水脚及海運經費款有專柱待用孔殷現在運費萬分支絀方且節省浮濫設法補苴尙虞不濟一經減免前銀不特與運務闕礙匪細卽同增之高淳等各州縣恐難免紛紛藉口並且與從前不減條銀 諭旨亦大相違背是此項加漕萬不敢輕議寬免者也至漕折一項因該二縣地濱海疆素不產米未能全徵本色是以將應徵漕糧每石折銀七錢六錢歸入地丁徵收始於前明萬厯年間沿迄於今厯逢 恩旨與地丁一體扣蠲銀一萬數千兩之多現在嘉定僅徵此項折漕正銀二萬四千二百兩零寶山僅徵此項折漕正銀二萬二千二百兩零體卹實已周摯況當減賦之際該二縣紳民前次漏未陳明刻下定案業經十餘年本亦未便率更奏案也第蘇省減賦前案實爲千載一時之 曠典該二縣祇以有此漕折致現額本色科則較輕未能與各縣均邀 恩減論情不免向隅且查蘇松太等屬各縣錢糧每畝最上科則徵銀僅一錢稍零而該二縣因漕折併入每畝最上科則須徵銀一錢四分零本較 縣獨多以折銀與額米合計其間亦有在五升以上之則者原呈所稱名輕實重似尙不爲無因兼之該二縣自兵燹後十室九空承平雖已有年元氣未能盡復民爲邦本上全

國計尤須下恤民生是經該司道等反覆籌商以加漕一項既難議免而現在所徵本色科則已經又不在定章應減之列惟有於無可調劑之中謹遵 諭旨另籌體恤之法擬請將該二縣前項漕折銀兩照原折銀數仍舊復還本色按畝驗分加入現徵米內合算科則如在五升以上者仿照常鎮各屬之案酌減米額十分之一仍在五升以下者不准核減所減之米將來統在現徵本色米內扣除因原折每石僅科銀七錢六錢爲數已經不得援蘇松太等屬三分減一爲比例如此辦理是所減仍祇在米而不在銀與減賦原案及折漕本意似均相符在各縣既不致藉口而京倉亦尙無大礙並據聲明約計兩縣所減之米俱繫一千數百石其白糧米石攸關 天庾玉粒照例仍於漕糧項下按數撥足起運恤孤米石爲計授要需亦於南米內撥補其餘減闕米石各就本款扣減毋庸另行籌補等情酌核定議會詳請奏前來臣等復查嘉定寶山二縣田賦既據該司道等查明漕銀與漕米合計亦有在五升以上之則自應量予酌減因思所徵漕折從前若非因地不產米自應以本色起徵是此項漕折本繫漕米故漕折名目爲蘇松太各縣所無而爲該二縣獨有賦役全書附註明晰班班可考況銀米繫屬同源如舍銀論米嘉寶固不應議減若比較銀米總數則變通尙可從權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將該二縣漕折銀數仍歸本色核入現徵米內併算科則如在五升以上按照常鎮二屬酌減十分之一仍在五升以下者毋庸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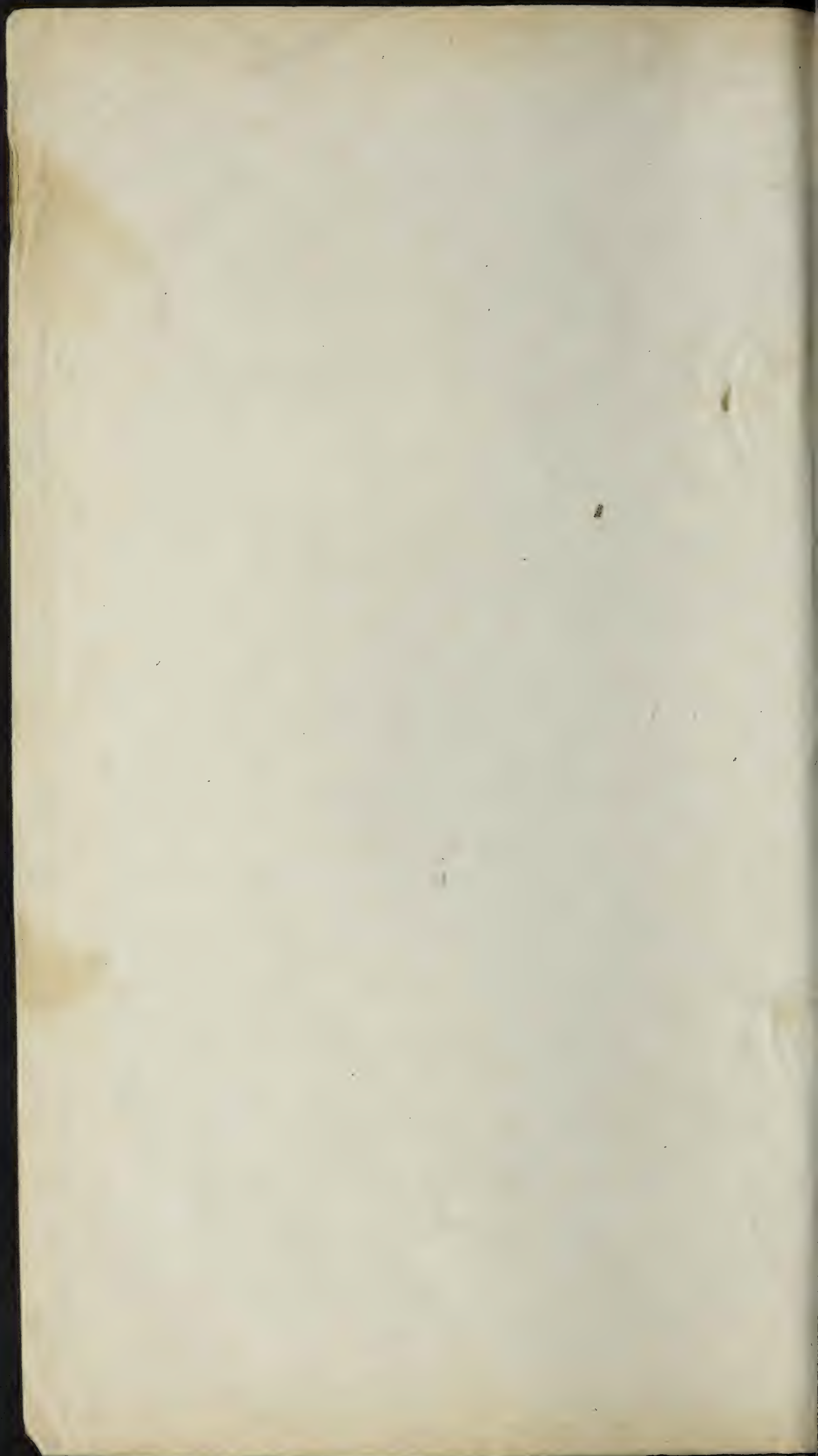
減以順輿情而廣 皇仁

援案籲懇酌減漕米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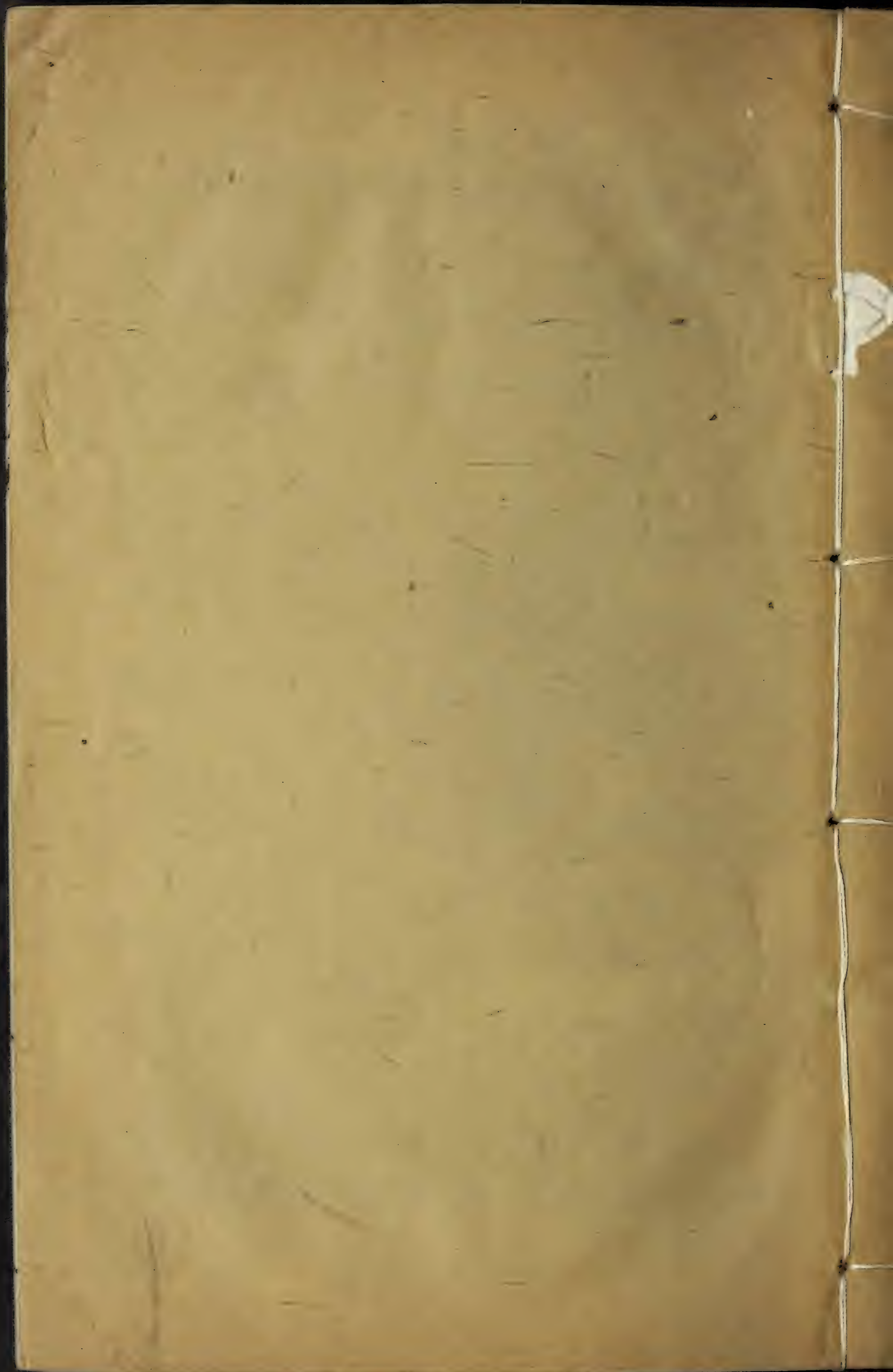
劉坤一
譚鈞培

竊照鎮江府屬金壇縣因荒田未盡墾復連年奏請展辦抵徵節准部咨行令開徵本色均經轉行遵照在案茲據署蘇州布政使許應鑾會同署江安糧道德壽江蘇糧道王毓藻詳據金壇縣紳士吳炳照等呈稱該縣地瘠民貧甲於通省粵逆竄陷該城時仇邑民拒守之久屠戮蹂躪較他處尤爲慘酷肅清以後戶口凋殘約計存丁不足三萬是以田盡荒蕪屢經設法招墾而客民就墾寥寥收復已十餘年墾田尙不及半歷年展辦抵徵每畝儘收錢二百文若開辦丁漕民力實虞不給雖鎮江府屬曾蒙於減賦案內奏准普減一成而新科米則重者尙有五升三合零以錢漕兩項核計較之抵徵增至一倍有餘查同屬之溧陽重則每畝四升六合起科丹陽重則三升四合起科該縣壤地相連科則獨重租不抵糧入不敷出客民則避重就輕勢必他徙土著則計窮力絀亦漸流亡招墾催科兩皆束手查江甯府屬被兵較重民力艱難曾蒙 奏准減徵漕額三成丹徒縣沙潮田地昔朕今瘠於普減一成之外亦曾 奏蒙 恩准續減今金壇一縣糜爛等於江甯礪瘠倍於沙潮擬請比照陽溧二縣科則酌中核減俾不致輕重相懸庶幾輸將稍易等情經該司道等飭據該府縣覆查明確援照丹徒縣沙潮准減之案請將金壇縣

米額於前次普減一成外比較丹陽溧陽二縣科則酌中核議將五升三合二勺零民地蕩寺學田三項及四升四合零民地照額各減十分之一分四釐計應減米五千七百六十餘石又閏月米三石零庶規復啟徵小民困累稍紓荒田逐漸墾復等情詳請具奏前來臣等伏查金壇縣應徵漕米前于減賦案內已奏蒙 恩旨普減一成此時方議開徵何敢率請再減惟是該縣被兵之慘實與江甯府相同而地土尤著名瘠薄迄今休養十餘年戶口百不及三荒田墾不及半連年展辦抵徵亦屬事不獲已然抵徵係權宜之計終非常經丁漕爲維正之供勢難久緩無如該縣新科米則較重若令按則開徵體察情形實有未逮今據該司道等公同酌議詳請再乞 恩施核與丹徒縣沙潮田減剩科則再請減收奏准成案相符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將金壇縣減剩應徵漕米五升三合零四升四合零各則照額各減十分之一分四釐以蘇民困而廣 皇仁如蒙 俞允臣等卽飭令該縣查照減定科則核造徵冊開辦丁漕一面查照科則等差派減米數各冊咨送戶部查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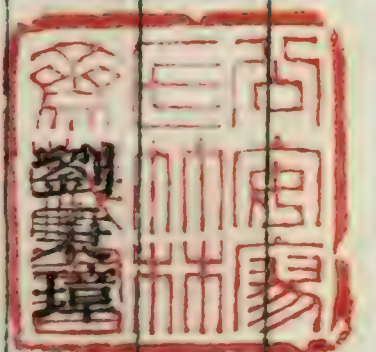


DS
754
.K8
v.9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三十二目錄

戶政九 賦役下

遵查江西徵收丁漕疏



確查江西丁漕積弊並設法整頓疏

德馨

晉省瘡痍難復臚陳目前切要事宜疏

曾國荃

瀝陳川陝差徭苦累亟宜變通恤農疏

閻敬銘

上當事書

熊祖詒

奏減五路差徭情形片

張之洞

口外各廳編查戶籍無礙蒙古游牧疏

張之洞

勘辦清丈請暫免田房稅契片

張之洞

蘇省續辦沙洲清丈現已完竣疏

左宗棠

諭辦臺灣地方清丈章程示

劉銘傳

縷陳丁漕利弊戶口耗傷情形疏

王邦璽

晉省錢糧遵照部章並徵信用量爲變通舉辦疏

剛毅

新疆通省田賦戶籍清冊咨部立案疏

劉錦棠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三十二

上海葛士濬子源輯

戶政九 賦役下

遵查江西徵收丁漕疏

江西巡撫 劉秉璋

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四年正月十二日奉 上諭御史歐陽雲奏請將江西省洒入錢漕內之節壽陋規嚴飭革除一摺等因欽此當經轉行司道欽遵查辦去後茲據布政使李文敏署督糧道王嵩齡詳稱伏查江西丁漕未經改章以前徵數不一地丁每兩徵銀一兩七八錢徵錢三仟數百文漕米每石折收錢七八仟或銀七八兩不等蓋以州縣辦公之費無出捐攤之案過多不得不藉資於民刁矜劣監從而欺凌小民包漕抗糧挾制官長其弊不可勝言浮收有加無已官民交困沿襲多年前督臣曾國藩日擊情形力圖補救於同治元年先將江西奏派州縣捐攤各款奏請豁免聲明設法減徵丁漕另籌舊款永禁捐攤欽奉 諭旨允准一面會同現任督臣沈葆楨前在江西巡撫任內督飭前藩司李桓確核妥議裁減浮收自同治元年爲始定以地丁每兩連耗羨徵銀一兩五錢漕米每石折收銀一兩九錢大張曉諭一律遵行所徵地丁除完解正耗一兩一錢外另提銀一錢漕米除完解部價一兩三錢外另

提銀二錢以爲本省各項實在需用之捐款其地丁每兩餘銀三錢漕米每石餘銀四錢分別酌提存留作爲司道府縣辦公之需明定限制各有遵循所有捐攤各名目悉予裁停各項陋規概行禁革官無賠累之苦民感薄賦之恩刁衿劣監無所施其伎倆官民稱便吏治一清此曾國藩等裁減浮收酌定丁漕應徵銀數之原委也至同治二年復經前藩司孫長紱因銀賤錢貴稍加變通會同前署糧道吳集禧稟經曾國藩沈葆楨批准自同治三年爲始每銀一兩作錢一千六百文地丁每兩徵銀一兩三錢者改收錢二千四百文漕米每石徵銀一兩九錢者改收錢三千文萬安樂平二縣視各屬每米一石多錢二百文一律折收制錢由官易銀解兌並聲明以後如遇銀價復漲收銀收錢由官酌定行之數年亦復相安經孫長紱於同治四年護理江西撫篆任內會同前督臣曾國藩前署督臣李鴻章據實具奏接准戶部議覆該省丁漕兩項自應均令照章徵收本省辦公藉資丁漕若不容纖悉多收殊非經久之道所請除地丁完解正耗銀一兩一錢漕米完解部價一兩三錢外其本省在實在需用之捐款公費每地丁一兩另提銀一錢六分每漕米一石另提銀二錢七分在於減定丁漕收數內供支之處應請准如所奏在於解部款外餘贍丁漕收數內供支等因奉 旨依議欽此此孫長紱按照初定丁漕銀數變通收錢之原委也嗣因錢價大落州縣收錢易銀不敷解支經前藩司文輝於同治七年詳經前撫臣劉坤一會同前

督臣曾國藩將丁漕重加釐定查照同治元年原議一律改收銀兩奏准戶部議覆江西漕米自改折色以來每石止解部銀一兩三錢爲數較微若不准其酌量加收本省辦公竭蹶且恐規復漕運舊制諸多窒礙茲請以向徵制錢三千文者改收現銀一兩九錢向收制錢三千二百文者改收現銀二兩二分五釐按之原定價值不甚懸殊且奏明一律收銀與州縣私自改章者不同地丁收錢不過一時權宜改收銀一兩五錢連傾鎔火耗等項在內除完解正耗銀一兩一錢外餘爲提補捐款公費並州縣辦公之用均請准如所奏辦理等因奉 旨依議欽此此劉坤一仍照初定章程丁漕改收現銀之原委也旋於同治九年前侍郎胡家玉奏請飭督撫通飭各屬徵收地丁錢糧每銀一兩遵例加收銀一錢所有另立名目永遠禁革以蘇民困等語欽奉 諭旨着劉坤一斟酌情形妥議具奏欽此又經劉坤一詳叙丁漕改章原案請將地丁錢糧仍照定章辦理奏奉 諭旨遵行復於同治十二年前左都御史胡家玉又以江西省額外加徵地丁銀兩奏奉 諭旨裁革經臣前在藩司任內會同前糧道王必達悉心查議地丁每兩收銀一兩五錢實屬難以刪減惟藩司衙門因革除辦差供應增添一分公費當於無可裁減之中擬將藩司一分公費刪除以後地丁每兩祇徵銀一兩四錢九分此外徵收漕糧加價均勢難更張詳經前撫臣劉坤一縷晰覆陳欽奉 硃批覽奏已悉卽着照所議辦理仍隨時認真稽察倘有浮收卽行從嚴

叅辦該部知道欽此是年九月前左都御史胡家玉仍以江西違例加徵奏奉 上諭着戶部妥議具奏
卽經戶部就江西現在情形悉心商酌擬請按照原定每銀一兩連加一耗羨折收錢二千四百文之外
再按現在銀價酌加錢數由官易銀解庫所加之數每兩不得逾二百文以示限制如此辦理民間所增
之數乃增於銀價之大非增於州縣之浮收州縣辦公之費仍取于額定之中無取于民間之加派一切
私立名目俱不得藉口其漕折一項江西省每石解部銀一兩三錢徵之於民以一兩九錢爲率核與河
南安徽等省折價支解章程尙屬一律惟該左都御史慮及徵銀不便亦請卽令該撫查照同治四年原
定數目每石收錢三千文及三千二百文之外酌量加收錢文其所加錢文卽視地丁每兩二百文之數
核計徵收不准再有浮溢先行奏咨在案俟銀價平減卽照原定錢數折徵又經劉坤一飭據司道遵照
部議核定地丁每兩連耗羨火工除刪減藩司一分公費外實收錢二千六百八十二文漕米每石連留
支公用改收錢三千四百二十文萬安樂平二縣各加收錢二百一十六文均由官收錢易銀上兌漕米
年外完納者仿照江蘇章程每石加錢五百文至銀價低昂無定如日後銀價大漲大落隨時確查專案
奏辦於同治十三年二月奏奉 硃批戶部知道欽此欽遵出示曉諭通飭各屬一體遵辦各在案此劉
坤一遵照部議核定丁漕收錢數目之原委也是江西釐定丁漕收數係屬由多減少前督臣曾國藩深

以捐款煩重陋規滋多以致州縣浮收日甚官民交困是以奏免攤捐革除陋規定以地丁每兩收銀一兩五錢漕米每石收銀一兩九錢嗣經改徵錢二千四百文及三千文均係按照原徵銀數折收並酌定捐款公費確數以爲正本清源經久無弊之計迨後因銀價日貴州縣徵收不敷報解前撫臣劉坤一按照會國藩初定章程奏准徵銀而降調左都御史胡家玉屢以爲言復遵部議酌定錢數改收錢文誠如戶部原奏民間乃增於銀價之大州縣仍取於額定之中係屬平允確論況江西丁漕合計收數較之蘇浙楚豫等省均屬有減無增迄今年久官民相安今御史歐陽雲奏請仍照會國藩原定錢數徵收殊不知會國藩原定本係徵銀若仍改徵銀兩勢必復以爲口實如照孫長綬按同治二三年銀價甚賤時所定丁漕徵錢數目辦理現在銀兩依然昂貴核與同治十二三年相等自未便遽議減徵若明使州縣徵錢易銀僅敷一正耗之銷數則前督臣曾國藩曾經釐定必不可省之捐款公費一無所出州縣廉俸無多用費本繁何堪賠累勢不得不藉丁漕浮收以應支銷以十餘年累次奏定官民兩便之舉一旦隳棄舍明示限制而不遵必徒博虛名以爲快諸弊從此復起必至重困閭閻是恤民轉以害民不但更改良法深爲可惜而歷年欽奉 諭旨及部議皆成具文亦於政體有礙該司道等悉心斟酌江西丁漕應請仍照同治十二年遵奉部議奏定章程地丁每兩連耗羨火工共收錢二千六百八十二文漕米每石連

留支公用共收錢三千四百二十文萬安樂平二縣加收錢二百一十六文均由州縣收錢易銀上兌以免不敷而杜流弊仍俟銀價大漲大落再行隨時確查專案詳請奏明遵辦不准州縣擅自改章亦不得於定章之外絲毫多取等情具詳請奏前來臣覆加確核均屬實在情形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將江西省地丁漕折仍照同治十二年奏定錢數徵收以杜流弊實爲官民兩便至節壽等項陋規自同治元年奏明禁革之後迄今或違臣仍當隨時誥誡各守成規如有私送私受情事或經徵丁漕於定章之外浮收絲毫卽行從嚴叅辦不敢稍事徇隱

確查江西丁漕積弊並設法整頓疏

光緒十一年

江西巡撫
德馨

竊臣於光緒十一年五月初十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有人奏江西丁漕積欠甚多等語丁漕係維正之供聞該省除災緩不計外歷共短徵銀五百餘萬兩何竟積欠如此之多其弊安在着德馨破除情面認真確查據實具奏不准稍有含混等因欽此仰見 朝廷慎重催科力杜積弊之至意跪誦再三莫名感悚臣於上年十二月抵任稽核各屬完解丁漕徵數遠不如前地丁截至年底爲止如完不及五分者漕糧九月開徵甚至年內尙未破白者當以軍餉緊急需用浩煩卽札司道嚴飭各屬實力催徵限於次年二月以前完解六分以上餘限 奏銷前完足如有不及前數者

卽行撤叅倘能照額全完者卽量子獎勵以期懲勸兼施挽回積習數月以來完數稍有起色欽奉前因
伏查江西丁漕積欠數目自同治十一年起至光緒九年止通共丁漕兩項除災緩不計外實在未完民
欠銀四百七十餘萬兩現在同治十一年起至光緒五年止未完民欠丁漕已奉 恩旨豁免所有光緒
六年起至十年止丁漕兩項截至光緒十一年五月二十日止除去災緩不計實在未完民欠地丁銀一
百六十三萬九千四百三十二兩一錢二分四釐漕折銀八十三萬九千五百三十三兩七錢六釐二共
短徵銀二百四十七萬八千九百六十五兩八錢三分揆其致短之由議者有謂花戶之疲玩或云紳富
之包抗但急公奉上小民具有天良踐土食毛紳士尤明大義何至以應完正賦抗不輸將恐尙未洞見
癥結之切論也江西省歷年積欠之多亦在於地方元氣之未盡復查通省徵數之疲積欠之鉅南昌府
屬以南昌新建進賢豐城等縣爲最饒州府屬以鄱陽餘干德興等縣爲最南康府屬以星子建昌都昌
等縣爲最撫州府屬以崇仁樂安等縣爲最九江府屬以德化湖口等縣爲最臨江府屬以新喻峽江新
淦等縣爲最吉安府屬以安福永新吉水永豐等縣爲最以上縣分蓋均連年迭次受傷之區閭閻困苦
異常其田之處高阜者每苦乾旱田之在低窪者又病水潦卽如本年四五月間霪雨兼旬河湖並漲各
縣田畝又多被淹經臣於月摺內先後 奏報縱年年辦災歲歲請緩無如地方遼闊賦額煩多地方查

勘災傷所辦緩徵遞緩統各縣牽算約計不過一二分及三四分爲止故除災緩外稽其歷年欠數尙復盈千累萬陳陳相因是其積欠之多半由水旱頻仍地方彫敝所致也 一在於州縣簿書之不請求查江西州縣其徵多報少及以完作欠者尙無此種情弊惟身任催科必須講求簿書深悉欠糧的戶然後摘欠比追辦理始有把握江西自辦軍務以後循例事件未能實力舉行如推收實徵等項冊籍皆未認真查造書吏得因緣爲奸上下其手於是賣田者不知過糧置產者並不立戶欺隱詭寄穿圖漏甲無從究詰每有田在此而人在彼者亦有田已賣而糧不除者戶書圖差無從催追暗虧 國課每年不少戶糧之不明徵收何由得手乎訪聞州縣下鄉催徵往往不知糧戶所在且不識何者爲已完何者爲未完惟每至一村延出地方紳士數人請其向有糧之家勸諭完納令各花戶俱立限狀或報完三四分五六分不等求其掃數完清十不獲一該紳士以幫同催徵非其分內應辦之事公正者嘖有煩言狡黠者轉圖包庇地方官果平日留心簿書各都各圖清查糧戶完欠分明則按籍可稽書差無從舞弊糧戶無處隱瞞催追自不費力何至積欠纍纍催納無從此其弊在戶糧之失於清查也 一在於義圖之未盡立查江西從前完納丁漕民間向有義圖之法按鄉按圖各自設立首士皆地方公正紳耆公舉輪充且有總催滾催戶頭各縣名目不同完納期限不一嚴立條規互相勸勉屆期掃數完清鮮有違誤兵燹以後

惟靖安高安新昌臨川宜春萬載玉山廣豐瑞昌安遠甯都定南等廳縣均有義圖是以丁漕每年或全數報完或及九分以上皆由義圖尙存之故此此外各縣義圖十隳八九至近年收數遞形減色積欠日多上年前撫臣所以有飭屬舉辦義圖期收成效藉杜丁漕積弊之請也 一在於漕糧之無三限同治四年 奏明釐定漕糧改折章程分限加價自九月或十月間徵起第一月爲初限第二月爲二限過此均爲三限凡遇限完糧者二限每石加價銀五錢三限以後每石加價銀一兩促使早完民間無論貧富一經收穫莫不及時變價先其所急冀免加價之多而省追呼之擾爾時漕糧九十月間完解業已過半再於冬臘月催完下忙地丁民力自紓同治七年部議改爲二三兩限每石各加銀三錢已不及前時踴躍同治十三年又改爲仿照江蘇辦法年外完漕每石加價錢五百文從此州縣催徵毫無把握蓋民間以九月完漕與十二月無異徘徊觀望相率因循始則收穀待價繼則變價圖利兼以饕殮取給別用挪移未納漕糧消耗殆盡下忙地丁更屬無籌歲暮嚴追有法無濟一至年外次年之上忙徵期又屆新舊並納殷戶且形力絀下戶更屬何能積欠愈多完清無日專待豁免以清積逋漕糧無三限其弊不僅在漕而地丁亦因而短收光緒九年江西省查明丁漕積弊情形請復漕糧三限曾經前撫臣奏陳旋准部覆今仍守年外加價舊轍暫免更章致未規復舊制現在京協各餉及籌辦海防善後事宜用款浩煩似此

丁漕欠數日多憑何籌解惟有認真整頓飭屬培養民氣整飭簿書興立義圖規復三限以期徵收日有起色藉以挽回積弊據布政使劉瑞芬署督糧道陳志培會詳請奏前來臣查徵收丁漕自以培養民生爲重江西水旱頻仍民情困苦雖歷年查辦緩徵而積欠仍復甚多臣現惟督率司道慎選廉能牧令實心實力寓撫字於催科務令將維正之供年清年款踴躍輸完以裕帑項而挽積疲至江西近時州縣尙無徵多報少及以完捏欠情弊惟身任催科整飭簿書是其專責乃於推收寔徵等冊多未請求每年丁漕暗被糧戶欺隱不少臣已嚴飭各州縣將民間置買田地務令業戶推收過割清楚開報的寔戶名造冊存查不准再有脫漏隱匿一面按年查造徵糧冊按都按圖按甲將完糧銀米細數及糧戶的名查清填註以杜飛洒詭寄庶簿書有據完欠分明摘欠比追有條不紊事不煩而民不擾於徵收可期起色至設立義圖原係小民急公奉上之意洵爲法良意美倘能勸諭興復足補有司催科之不及仍飭各屬察看地方情形因地制宜稟覆辦理期收寔效至漕糧三限立法之初不過促令趕完之意本無利其加價之私現在江西漕糧完納過遲積欠日甚臣悉心酌核似宜援照江蘇年外加價章程略爲變通改爲年內按限加徵以期完解迅速凡民間完納漕糧自開徵日起初限一月內不加第二月爲二限每石加價錢三百文過此以後均爲三限每石加錢五百文核與現辦加價數目並無出入惟江省年外加價開

辦有年今仍請改復年內三限舊制不敢謂徵數必能暢旺第與將來規復本色冬兌冬開之義較爲符合其徵收米數令各州縣於開漕後按旬摺報務須界限分明其加價錢文毋庸再歸州縣辦公統令隨解道庫存儲冊報查江西民田大半以堤工爲保障每苦培修無資此項錢文擬專爲提充修堤公用以糧戶之用似於國賦民生均有裨益如蒙俞允所有本年冬漕擬飭各屬照此辦理

晉省瘡痍難復臚陳目前切要事宜疏

曾國荃

竊微臣待罪晉疆已逾一載上年四月履任卽值遍省奇荒本地錢糧旣無涓滴之入而出款反較往歲爲增倉皇補苴朝不謀夕仰荷皇上如天之仁凡遇中外臣工爲民請命無不立予恩施甚至臣下思慮所未及已蒙廟謨籌畫於幾先敷天厚澤曠古無倫用是感召天和挽回浩劫臣憂灼之餘彌深悚惕獨居默念通籌時局值帑藏之懸罄痛民氣之大傷恐仁政有時而窮則善謀不可不豫謹就管見所及目前切要事宜約有三端請爲我皇上陳之其一爲清釐荒地也此次大祲之後丁壯轉徙他鄉老弱填委溝壑災重之區十室僅存二三次亦不及五六荒田廢地無邑無之急宜招徠開墾免致額賦虛懸惟直豫陝三省隣封皆歉流亡之戶或客死而不歸接壤之民多自芸之不暇招徠旣非易事卽開墾亦徒託空言臣擬檄飭州縣先就有主之田酌給籽種假貸牛力其力能自備者無論矣此外

無人地畝卽責成地方官督同公正紳耆按畝清查另立冊簿一面出示鄰境勸其來耕如實係死亡絕戶及寄居他處者待至今年秋後不歸准令本戶近支承種次及遠族或支派遠近相同則以輩分年齒長幼爲序本族無人方准同甲同村或因同村人少亦許外村外縣外府客民領種其承佃之法由鄉約社首稟明地方官給予印票交佃戶收執或值本戶歸來當年新穫之糧除納賦外悉予承種之人應俟明年播種之時方許認回倘耕至五年本戶不回卽由該族戚村甲承爲永業蓋晉省地多磽瘠人工牛力所費不資若竭力以芸他人之田而本戶坐收現成之利轉使承種者工本無著旣失持平之義將生畏阻之心者不能不設法招致者一也其二爲編審丁冊溯查明制魚鱗冊以田爲經以戶爲緯地丁之糧本分爲二地則永無消長丁則時有減增我 聖祖仁皇帝特施浩蕩之恩 諭令天下丁冊以康熙五十年人數定爲常額續生人丁永不加賦 世宗憲皇帝又以各邑丁糧攤入地糧自雍正四年迄今百五十載率土無田之民永免追呼之累獨山西一隅辦理稍歧乾隆年間經前撫臣覺羅石麟鹽臣吉慶暨御史姚成烈戈濤等先後備奏請併丁於地屢次推廣猶未能改歸一律按之冊籍有全未歸併者二十餘州縣有量歸十分之二三者三十餘州縣歷任牧令因賦稅之額有常考成之典極重遂不復計及丁口之盛衰但論額徵之多寡循例徵收小民迫於催科始則賣妻鬻子以供口賦者有之繼則逃入

無何有之鄉官衙以無丁可徵畏墨吏議其桀黠者或攤甲村之糧於乙村之丁亦有之其循良者則徑代賠丁糧厚受公私之累遂致一蹶而不可復振比比皆是然則晉民有無田之課州縣有賠糧之缺官民交困行之豐年猶受其病處此兇歲更何以堪持久不變殊非承宣 聖化之道也臣擬飭該州縣等另立科丁細冊按里按甲分戶稽查查明原額丁口若干現存丁口若干其缺額之丁無丁之糧應乞天恩准予核實酌減至於有丁之糧則歸之於地以定永久之賦庶於 國計民生兩有裨益如蒙 俞允臣卽當派委妥員會同該管道府詳細確查專案奏明辦理統候 聖訓遵行其三爲均減差徭也溯查漢制民間二十而縛給徭役唐立租庸調法一年之中一丁出力二十日宋設雇役差役歷代互有得失惟念北方差役之重由來舊矣晉省右輔 畿疆西通秦蜀軍差餉差藏差絡繹於道州縣供億之煩幾於日不暇給車驟旣資之民間役夫亦責之里甲其不能不擾累者勢也竊維徭出於賦賦重則徭重賦輕則徭輕而各屬辦理各有不同有闔縣里甲通年攤認者資衆力以應役其法尙爲公允有分里分甲限年輪認者初年攤之一甲一里次年攤二甲二里各年之差徭多寡不等卽甲里之認派苦樂不均至有豪猾刁徒恃有甲倒累甲戶倒累戶之弊將其地重價出售而以空名自認其糧迨三五年乘間潛逃卽本村亦莫知其蹤跡本甲旣代賠無主之糧又代認無主之差貽害無窮控告無路如此而流於窮

乏無依者不知凡幾官胥土者莫不知民間疾苦由於差役之重倍於賦也而無以蘇化此次若不廓清錮習以紓殘黎流毒伊於胡底特是大差固不敢貽誤積弊亦不可不除爲今之計惟有減差均徭之一法尙堪略爲補救臣擬檄飭州縣除各項大差持有傳單勘合循照常例支應外其本省差餉差委員向無定例者均應遵通飭條款辦理其餘概不准藉端苛派如有擅索車馬者卽將舞弊之人照例治罪並將該管官吏叅劾至於虛糧認差之弊擬卽乘此大禡一律釐正湔除核減以後仍令闔縣按糧均攤不許分里分甲此苑彼枯亦不准飛洒詭寄張冠李戴庶幾事理得平稍合前賢因賦定役之義或亦補偏救弊之一端此三條係就現在急宜擇要興辦者舉其大概以備 聖明採擇至於應辦善後事宜千頭萬緒多籌經費以招集流亡預備鉅款以填還倉穀整飭離務以充裕課稅裁減練餉以贍養勁軍皆今年所必不可緩之事但非有財不能使百廢具舉亦非得人不能使羣策兼營除隨時奏明外臣惟有督率司道府廳州縣共竭愚誠斟酌緩急次第辦理以期仰副我 聖朝子惠元元之至意

瀝陳川陝差徭苦累亟宜變通恤農疏

閻敬銘

竊查山西撫臣曾國荃於上年五月與臣會奏晉政切要三端奉 旨允行本年二月續奉 上諭給事中郭從矩奏大禡之後賦役艱難請飭認真變通辦理等因欽此郭從矩所奏與曾國荃上年會奏大略

相同內惟差徭累民實甚北省悉然山陝尤重前此軍興征調不能不藉民力糧銀一兩派差銀數倍不
等然此猶曰兵差也驛路處所也近年兵差已少只有流差不惟驛路差費未能大減卽僻區仍形煩重
現在糧銀一兩率派差銀八九百一串餘不等明無加賦之名陰有加賦之累錢糧或有蠲緩差錢歉歲
仍攤臣爲陝西土人又熟聞山西老吏老民確知二十年以前實不如此近歲兵差僅有而流差爲害滋
甚財盡民窮何堪日久曾國荃與臣多次函商辦法陝西撫臣譚鍾麟數年前亦曾派查奈由奢入儉大
有積重難返之勢近如四川督臣丁寶楨銳意裁減川省夫馬局費遂致怨誹煩興臣謂此非細故急應
核減旣非兵差之難已又值歲歉之可危任令驛路僻區增益加派山陝地勢高燥田利本薄農民終歲
所入納賦應差牛力籽種外實無所餘甚且賠累戶鮮積糧盡行糶賣以應追呼民困如斯復何樂利一
遇旱荒死亡無數實皆仰賴 聖恩加意拯濟未至大亂然亦幸矣論者謂上年旱災爲二百年所無其
實道光丙午丁未山陝同此旱災彼時未聞死亡未多費 帑小麥市石貴止白金八兩肆市糧販各處
堆存何上年死亡徧野費 帑千萬糧價較道光時加貴四五倍幾至無糧可買推原病根一由鶩粟流
毒一由差徭煩重鶩粟之害已歷奉 諭旨勅令剪除差徭之累尤不可不設法輕減就臣愚見謹擬辦
法八條

一裁減例差借差也候補人員盈千累百各有眷口奴僕非商非農悉以營求差使爲事如查驛站燒鍋小錢緝捕名目煩多謂之例差其有回籍私事他往各予以咨追海捕催餉各樣印札藉省川資謂之借差二十年以來百事踵增各委員並不出省出府遣家丁執持印札四出向州縣索取差費銀向地方折收車馬錢雖以調劑窮員實則苦累農戶官農相較應權重輕此當由各上司斟酌裁省勿事濫派其或要事派府廳正印查辦公事派丁役外出亦必定以車馬限制予以查驗憑據勿得浮濫

一由臬司給發車馬印票也各省州縣所用限行排單多由臬司印頒差車差馬即可仿行臬司印就連二差票頒發通省院司道府州縣如有須車馬事件卽於印票填明事由人名車馬數目指定行走州縣路途截留票根季末繳回臬司查核州縣所用車馬數目凡有委員餉鞘人犯公務過境必持有上司委札或州縣印文及臬司印票二者俱全方給車馬票內註明如有折錢等弊無論予者受者一人首告由所控衙門審實立照折數加倍重賞凡職官幕友家丁書役藉口辦公隨意索車者概行禁革如何衙門濫給印票由上司查叅外省委員前來辦公先期由外省知會一體給以車馬印票無者概不支差但恐臬署丁書又索印票使費則又歸咎立法不善矣若謂此涉煩瑣有何長策由各省自定

一喇嘛來往須有定班也喇嘛差使甘肅四川陝西山西四省官民同一苦累懷柔遠人不能停止或可

減少且多任意隨時零星行走真假莫辨向官勒索使費向民折取車錢其訛詐伎倆多由通事伴送者教唆分肥稍不遂意非曰貢件被竊則曰官物損壞詐賴多端官民深畏生事又包攬商賈貨物箱包捆載無數詭稱官物多索車馬折錢勒費非惟偷漏稅課大省腳資並可索取銀錢擬以後喇嘛來往必由理藩院四川總督先期行知指定一班共若干人役實共箱包若干實用車馬若干彙爲一處一班一時行走尤必照樣填寫印票開載一切無遺令其自執每至一處必由州縣驗明印票如數支應倘或分起零星先後錯出隨身未執印票者概不支應通事伴送人員查有通同私弊立爲懲處又陝西撫臣譚鍾麟光緒二年咨行四川山西喇嘛過境章程八條似爲妥善謹另繕清單應請 勅下理藩院議奏頒行如有未盡應由甘肅四川陝西山西各督撫續議以清各省之累

一奉使辦事大臣宜禁濫索也西口領隊辦事赴藏迎送往來及 欽差查辦事件在本官必自知檢束而家丁多倚爲奇貨昔人所謂朝出國門便作威福需索供應磨斥廚傳事誠有之尤苦折夫折車漫無限制巧取豪索明爲禁止暗仍刁難可否 飭下兵部限以折夫車錢定數准由州縣報銷並擬請以後或少爲換班或加增廩給或酌與川資但能少爲擾累卽以曲體民生從前 欽差查事或僅揀派信臣一人隨員亦少事權歸一辦事亦有實際大臣出使各知自重擇人而用 朝廷自有法度權衡

一嚴除衙蠹地痞也差務固煩亦多中飽衙蠹地痞交相狼狽用一報三官司知而不問彼此含糊貪婪牧令謂爲理應或圖使用或邀譽過客或放縱丁役閭閻疾苦視若秦越山陝地痞無甚伎倆亦無多黨與官果嚴正卽行畏報各處侵食此錢者不過刁詐丁役惡劣鄉愚一經嚴懲必能斂跡應令各處嚴查用帳廣貼示衆浮收濫派定治重罪

一令民間折交流差錢文由衙門自辦也此無可如何之計耳臣本籍陝西朝邑縣不當大道十年以前糧銀一兩攤差費數千百文至同治七年極矣將激事變臣函告督臣左宗棠前撫臣劉典同治八年力改差章彼時尚多兵差近六七年歲按糧銀一兩派錢二百提錢若干交縣自行辦差官用已錢諸從節省並不悞公綽爲足用丁役書差酌付津貼行已十年官民尙便嚴考帳目歲有餘錢買積義倉去歲旱荒卽用餘項應差一無派錢此亦苟且支吾例外派費但明定限制圖救一時曾國荃與臣函商先將蒲解僻路向派極重之榮河夏縣虞鄉三縣照朝邑辦法每糧銀一兩歲派錢百餘文不等交官辦理一應科派概行盡除在臣實悚非法農民羣謂大減陝西撫臣譚鍾麟令同州府知府饒應祺亦試行屬縣然臣終不敢以此爲良策必賴治人至驛路州縣差使無常能否照辦殊無把握因郭從矩原奏謂臣辦理本籍差務未有所事實輒爲詳陳

一嚴查驛馬足額備用也差務例有驛馬本不累民奈差費諸出例外州縣實多賠墊驛馬不足上司亦難查究果能如前六條實在行之則州縣之力可寬嚴查驛馬使之足額民間車馬乃可以少派若徒空文責成難期事有實際

一本省征防各兵給予長車由營自辦也前七條皆言流差若遇兵差亦應計及查湘淮營制各有長夫臣在山東仿行本省勇營酌改長夫爲長車每遇開行及尋常轉運差遣由營自備車馬省費省事將領勇丁均以爲便州縣里民不辦兵差諸少擾累惟有外省過境兵差不能不支亦爲奏立定章至遣撤勇丁出差將弁如須支差必驗印札印票其游勇投營一切雜流私事來往僅持各營官木戳記並無印票者概不支給 以上所陳不惟各省向章不同卽州縣亦各殊異因革損益應從地宜總期無悞差務無累官民河南一省未能周知河陝各處如靈寶縣數年前以差重滋事亦同山陝之累應請 勅下四川陝西山西河南各督撫分別查辦裁減改派明正委員破除官習洞察民隱詳查四省定章必行無名科派必應盡除溯查差徭出於丁口自前明行一條編法已將差徭入丁銀奈差徭仍舊且加重焉積累加增至今民不堪命概行禁革事或難行且慮陽奉陰違明去暗加積弊日深變通宜亟臣因災祲極思恤農以固邦本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 聖鑒訓示

上當事書

熊祖詒

竊嘗思易之爲理否極泰來困極亨至承平旣久泄沓相安必至奇災殊禍決裂糜爛之際然後人心漸動而天心乃轉法不窮不變弊不極不更前史所載往往然也豫省荒歉億兆塗炭幸得執事移節南來汰不急之徵除無名之費中州子遺如獲再生此固豫中生靈一大轉機而亦豫中政令一大變機祖詒分係客紳明知被髮纓冠古人所戒是以地方公事從不妄干自抵新安每遇鄉之父老咸謂公等意良厚然吾民厄於歲尙不及厄於役之爲苦萬萬倍也縱給多金一遇差徭行復罄耳及其言之懇切雖永州捕蛇之說石壕老杜之詩無以過之目擊心傷何忍坐視現又值新政振興實事求是之會失此不言後將何待不揣冒昧謹就新安一邑見聞所及試備陳之查新邑僻處深山所有著籍地畝大率從叢巖絕壑中據石闢榛開闢而出其田之等有以一畝爲一畝者有以五六畝爲一畝者幅員懸殊生息略同歲收所入不足給居民一歲之食常恃他項貿易藉博微利以資其生地瘠民貧亦云已甚而地當古漢函谷之首爲秦晉豫三省要衝徭役浩繁倍於他邑相沿成習又無善章遂使奸胥蠹役盤據成窟種種弊竇莫可窮詰總其大略蓋有三端一曰兵差凡遇客省本省之兵移營換防及採購軍械裝運勇餉車一輛東至洛陽錢三千五百西至澠池四千五百馬一匹東去二千西去二千五百解回游勇用護送二

名每名東去四百西去六百署解馬一匹折錢三百署解差一名一千二百此項銀兩在地丁項下均勻灘派當同治時軍務繁興差役綦重地丁一兩派錢至十千以外嗣於同治十二年兵差局改胥辦爲紳辦按季開具清單張貼示衆似乎民困可以蘇矣而積重難返陋習依然除舞弊侵漁外每年定規稿案簽稿錢糧雜務諸門曹各用錢六十六千用印十七千執帖十八千跟班四十八千去年季冬正值奇荒之際尙每季每兩派至七百餘一項如是其他可知此一弊也二曰流差凡星使往來及本省客省官員奉公差遣及並無公事而持有差信者支應車馬與兵差同皆由衙役代雇鄉民出錢五十二牌輪流值差咸豐二年馮邑令設局定章衙役氣奪而人亡則政息法久則弊生其爲新邑漏卮仍復如故此又一弊也三曰雜差驛站馬號舊有五十二匹由五十二牌公同喂養馬匹時有倒斃而喂養永無裁減每交草一束三斤爲一束折錢二百三百不等歛一斗折錢五千六千不等約計大牌每年出錢二百千小牌九十千糧行交料每年共三百石油坊每月共支油四百斤盥窰每年共支盥千只肉肆每日出肉百斤以四十斤爲官價斤四十文以六十斤爲民價勒令肆中出買以其貲償官價外尙獲贏餘城北十牌倚邨山而居民業燒煤每年兩次各納窰口錢四百餘千新令蒞任加納一次五十二牌每年支正票煤車四百八十輛句票二百四十輛攤票一百二十輛每兩折錢二千三千不等牙行每年出官驛折銀二百四十

兩新令莅任亦如之夏季支涼棚杆數百根冬季支木炭萬餘斤旬炭攤炭年炭無定數雞廿隻鴨四隻爲一票五日一支每隻折錢七百餘文每逢過差出木槽鋤子牀椅器皿各數十要之衙署內外起居日用無一非取之於民而又實用一分出票多至四五分差役下鄉又多逾分誅求刻下各鋪聞風不敢復業而胥役之敲骨吸髓仍是慙不畏死此亦一弊也茲三者當無事之時相安已久尙可勉力支持自去歲大遭災歉苦瘠萬分執事方仰體 朝廷德意散銀給種軫卹優加乃正供可減而胥吏之陋規如故

也 國賦可蠲而衙署之苛派依然也目前百姓雖稍有起色然田畝荒蕪者十之五戶口死亡者十之六應差之源日塞而派差之流日來民亦岌岌乎殆哉夫 國家定制南則賦重而役輕北則賦輕而役

重支應差使與完納錢糧同爲小民維正之供踐土食毛誼無可諉顧賦有定額而役無定章有定則顯蒙亦難驟欺無定則胥吏卽易爲弊民非敢畏差謂差而無定則上不能入 國中不能入官而徒飽吏

胥私蠹耳律州縣衙役不得過五十名現新邑皂快壯各分頭二兩班每班約數百名此數百名者旣無生業又無田產而顧日日飽食煖衣試一思之果何所從來乎鄉間里長六十餘名地保五十二名每當更替之際里長出投認錢十七八千地保四五十千而牌中殷富之戶私賂差役求免點充往往有費至數百千者以上各條如差使不能不應必須明定章程科派不能盡除必須大加澄汰衙役恃勢橫行里

長投充鉅費尤宜急爲裁革其究應如何釐訂之處執事折衷至善自有權衡局外書生何敢妄參末議祇以目覩民艱不忍不據實以告伏候采擇一二不勝惶悚待命之至再新邑函關驛額設馬五十二匹現缺額與否尙難熟悉要之不敷供給前此尙有宜陽腹地州縣津貼車馬現此項銀兩久已裁革無米之炊廉吏難爲其能不取之於民者幾希茲擬由局捐銀二千兩於新安澗池兩縣購買車馬以備支應如蒙俯准再當擬章呈鑒

奏減五路差徭情形片

光緒八年

山西巡撫 張之洞

再晉省州縣虐民之政不在賦斂而在差徭所謂差徭者非易民力也乃斂民財也向來積習每縣所派差錢大縣制錢五六萬緡小縣亦萬緡至數千緡不等按糧攤派官吏朋分衝途州縣則設立車櫃追集四鄉牲畜拘留過客車馬或長年抽收或臨時勒價一驢月斂一百一車勒索數千以致外省腳戶不願入晉外縣車驛不願入省遠近行旅目爲畏途疾首痛心非一日矣西南路州縣差徭經閻敬銘減數定章民紓而官亦不困特貪吏無厭難保不日久復故臣嚴飭西南路州縣恪守閻敬銘成規不容稍軼每月收支錢數一面榜示差局一面將原榜照錄詳送備查然而行省所治以及附省數百里內外縱橫四達大驛衝途差累未除怨咨未解大抵中路之陽曲首縣東路之平定州並所屬盂縣壽陽西南路之靈

石南路之榆次北路之忻州皆爲最衝冠蓋交午或車櫃驛櫃拉扣勒索或小甲差班無票橫擾或城鄉設局任意攤收居者行者均受其患前撫臣亦嘗有意籌辦無如官吏既不捐利又不任勞膜視民艱枝梧不辦臣堅持定見甘爲怨府陽曲責成陽曲縣知縣錫良平定靈石派知府馬丕琮榆次派朔州知州姚官澄忻州派代州直隸州知州俞廉三分投前往察度核議各就情形多方調劑現已定章舉行一洗苛政陽曲則爲籌款生息官設差局自養車驛如必不敷臨期自行願備並飭將驛馬買補嚴定應差章程不准差員濫支總之不取民間一錢不擾過客一車平定壽陽辦理亦同孟縣令其津貼上下兩站代爲接遞自四月以來陽曲平定孟縣壽陽等處未出一拉車扣驛之票靈石則將官署應酬浮費痛加裁省令其買補驛馬自支差務永除車櫃之弊爲靈石本縣民間歲省差費制錢二千餘串兼爲鄰境汾西等縣民間歲省幫貼差費銀四百餘兩榆次差錢三次核減爲民間歲省制錢七千串忻州將舊日四鄉總局南北車局弊章釐正革除冗費爲民間歲省制錢一萬串爲行旅歲省制錢一千餘串目前衆情歡欣任載絡繹南北商旅四鄉車畜度恆霍而趨并門者聯鑣接軫漸有坦蕩之樂以上五路乃通省差務最繁疲之區今已一律廓清此外支郡下邑如有積累未除者卽當以次推行隨時整飭並懇 聖恩明降 諭旨所有本省及外省經過晉境之文武員弁兵勇需用車馬務遵定例不得例外騷擾如有額外

需索臣當據實參奏則有驛州縣不致受累而民困可以永蘇夫輕其徭者所以不奪民之時而勸其盡力於南畝也薄其斂者所以不竭民之財而督其併力於正供也此臣所以爲民計而不僅爲民計者也至官署用物里甲支應詞訟賣票魚肉富民事晉省積年之惡習藉名興工修志按畝捐派事晉省災後之貪風並已嚴檄禁革不許稍滋民累所有裁減晉省五路差徭情形理合附奏

口外各廳編查戶籍無礙蒙古游牧疏

光緒十年

張之洞

竊接臣准綏遠城將軍豐紳歸化城副都統奎英來咨具奏土默特界內歸化五廳寄居編籍勢必占礙該旗游牧擬請各廳體制復舊勿編民籍一摺抄奏咨會到臣當卽飛飭布政使奎斌歸綏道阿克達春詳切查覆去後茲據奎斌稟稱遵查七廳議編戶籍原以種地客民生齒日煩故就邊外原有民人編戶立籍原有田地清畝立冊旣非招內地之民添移邊外亦非使邊外之民另占蒙地清其根柢定其法制將來增丁減口有籍可稽奪地逃糧有冊可考可以詰奸宄可以禁侵占不使如前之漫無稽查於游牧何礙前請編查戶籍實與該將軍等所引雍正十二年理藩院奏准設立牌甲之意正相符合今該旗以民蒙雜居則相安編籍則有礙豈雜居足以禁侵占盜買一經編籍反無以禁之如此持論誠不可以理測窺其不願之隱所謂慌懼者非懼客民占其地實懼蒙官失權耳從前歸化等五廳蒙民交涉命盜重

案及有關徒罪以上之案例有土默特蒙員會審尋常詞訟向歸廳員自理並無會審明文近來無論地土錢債細故一經在廳涉訟蒙古卽赴副都統衙門具呈該衙門不問事之大小卽委蒙員會審其興訟也多係典荒奪熟逐佃增租有利則徇無利則驅逐恣意營私已非一日今知改設廳制恐難施其故智此不願之在蒙員者也各處副都統於地方事例不干預而歸化五廳向有交涉事件儼然盡屬管轄遇有商民事務副都統亦出示曉諭一經改制慮失攬越之權此又不便之在副都統者也軍興以後五方游民雜處其間强悍漸形土客混淆殊非所宜且前編籍清賦實足綏邊弭患乃庸常淺識見不及此上下謬執殊難理解該藩司去歲奉檄查邊悉心體察各廳編查戶籍係屬地方要政且與土默特蒙古毫無妨礙該蒙古安居自適初不知改設爲何事焉有無故慌懼之理此不過無知蒙員造言生事意在阻撓合將慌懼實非出自蒙情編籍不致有礙游牧各情形查明稟覆等語又據阿克達春稟稱查歸化等廳之在土默特地面與直隸張獨多等廳之在察哈爾地面情形稍有不同者察哈爾蒙古在本朝已編隸八旗而土默特蒙古自命外藩欲私分土故邊制更難於措手溯查土默特蒙部明季時實已爲察哈爾林丹漢所襲滅其部人或役屬於察罕或逃匿於他處我朝天聰年間大軍征破察哈爾進師歸化城林丹漢由歸化城西遁土默特頭目等始得集衆投誠我朝興滅繼絕令其仍居土默特游牧

復其前明順義王封爵未幾該蒙人有與明邊將通謀欲邀截大兵歸路遂執其王削其爵因分土默特爲兩翼而以投誠兩頭目世襲二都統分統之嗣後裁併爲一副都統又改爲由京簡放當土默特投誠時地已非其所有而該叅領等尙謂帶地投誠一若不知其地爲我 朝賞還之地觀其所稱我 朝定鼎分界邊牆各守各土不容越占等語殊有乖於普天王土之義至其所處民人一編戶籍卽成土著必致占蒙古之牧地礙蒙古之生計則有必不然者查土默特部附近邊內其服食起居竟與內地民人無異漸至惰窳成性有地而不習耕耘無畜而難爲孳牧惟賴民租種其地彼纔有糧可食有租可用故現在該蒙古以耕牧爲生者十之二三藉租課爲生者十之七八至該旗所謂游牧地戶口地者自康熙年間以來久已陸續租給民人以田以宅二百年於茲矣該民人等久已長其子孫成其村落各廳民戶何止烟火萬家此等寄民卽不論籍亦成土著歷年旣久寄民漸多迨同治年間因陝甘回氛不靖口外剿防喫緊各軍有在此駐紮者有由此經過者迄今遣勇尙多在雍正年間寄民尙少之時僅止設立牌甲已足稽查邊氓而近來寄民之久居者益多若僅設立牌甲而不爲編定戶籍則人無定名籍無定戶土客混淆而莫辨賦役散亂而難稽欲施治理誠難措手現定編籍章程亦無非就各廳原有之民人查明戶口編之冊籍且所編旣名爲戶籍則籍內亦只編戶口本與地土不相關涉況蒙地例准民租不准民

買民人雖編定戶籍地土則仍屬蒙古嗣後蒙古所留爲牧廠者蒙古若不租給民人人民人焉能占及牧地且民之編戶籍亦與蒙古之比丁冊無異蒙古比丁有年初不聞生齒日煩將民人擠回口裏民人編籍以後亦何至人稠地窄將蒙古擠往後山況邊外寄民若不編定戶籍則現在者旣漫無稽考未來者更漫無限制不但有人滿之患且恐盜賊竊發蒙民械鬥釁皆由此而起若一編戶籍良民之有業者方能編收入籍游民之無籍者亦即可驅逐出境並將後來寄民定有入籍年分則續來者亦有限制庶客民不至麇集蒙地亦無慮鳩居而且戶籍旣編則客土分而良莠易別盜賊息而蒙民皆安乃反謂不編籍則雜居尙可相安一編籍則闔旗無不慌懼此理甚不可解至於著籍之戶或有滋事之人輕則查明遞回管束重則徒流軍遣國有常刑當不慮滋事難逐一登 天府之版圖卽成莠民之淵藪也至沿邊外縣如晉省之保德河曲偏關等縣亦皆有會審蒙民交涉事件該州縣不但印文內並無管理蒙古字樣卽官銜亦未必有加理事銜明文然蒙古不能不服其訊斷者以國家自有成例也況我 朝制度凡理事官員皆能管旗民蒙民各交涉事件並不在乎印文內有無管理旗蒙字樣卽如綏遠將軍印文並無管轄駐防旗人字樣歸化城副都統印文亦無管轄土默特蒙古字樣若必管轄事件逐一鐫入印章恐數寸篆文殊難一一賅載矣總之廳員雖改撫民印文雖經改鑄而撫民同通仍請加有理事銜業經

奏明在案該蒙古若恪遵 朝廷定制 皇上諭旨交涉事件斷不難於辦理等情先後稟覆請奏前來臣查口外七廳因歷年吏治不修邊政廢弛深恐藪匪養癰蒙民不能綏輯是以奏請改爲撫民同通奉旨允准後復飭藩臬兩司歸綏鴈平兩道籌議未盡事宜因阿克達春久任塞外奎斌熟悉邊情特飭該道詳擬條目該藩司親往體察奎斌周歷回省後據稱目前改章整飭眾情怡然欣欣望治臣覆加察核兼考諸歷任邊外各員始行陳列十二條於上年九月二十九日奏請 勅議施行茲閱豐紳等摺奏實深駭異查戶籍三等之外里甲不具保結者卽行驅逐遞籍並議編造牌冊分別良莠此臣原奏之第五條也清界限查蒙情使蒙無失牧之憂此臣原奏之第六條也臣仰體 朝廷一視同仁之義綏邊弭患之規現在辦法皆民蒙兩益之事編籍一條正是原本雍正年間奏准設立牌甲舊章辦理旣非遷內地流民以實邊方亦非使現有客民另占蒙地夫大青山以南歸化城以東以西延斜數千里西漢元朔以來久爲郡縣卽定襄雲中五原三郡之境況以 國家休養生聚二百餘年士農工商數十萬戶斷無驅還口內之理著籍與否於蒙古生計何干若如所奏則是土客淆雜轉可相安法制井然反生疑慮臣愚思之良所未解竊准遼瀋以北吉林以東及 聖朝龍興豐鎬之地今皆編有民籍版冊蕃庶學校薈萃豈土默特一區便應自爲風氣至摺尾請體制復舊一條尤近枝蔓謹考七廳規制 祖宗以來屢有

變通無非因時制宜日臻美備土默特初設蒙古世襲副都統繼改爲由京簡放副都統並設常駐將軍七廳初設協理筆帖式繼改爲通判繼又或改爲同知繼又增設歸綏道若必復舊而後可然則將盡罷將軍副都統一一切文武各官仍復世襲副都統蒙部乃能安居乎茲據奎斌阿克達春先後查明稟覆各節甚爲明晰淺顯總之因編戶籍而侵奪牧產實無此理因改撫民而蒙民慌懼實無其事相應據實奏陳仰懇勅部仍照臣前奏各條迅速議覆以便遵行

勘辦清丈請暫免田房稅契片

張之洞

再晉省徵收向無魚鱗冊過割不清輾轉移易或耕無糧之地或納無地之糧祖孫相承莫窮原本州縣催征但知責之戶頭甲長弱者撲責包賠黠者隱匿飛灑於是有戶倒累甲甲倒累里之害加以小民惜稅契之費常有百年恆產但執白約並無紅契災荒以後迷亂益多倘不窮源核實而貿貿然榜答戶甲嚴急催科凋瘵窮黎更無生理此一事爲晉民之大害今欲去之斷非清丈不可昔賢如宋之朱子明之海瑞呂坤國朝名儒陸世威皆汲汲以清丈爲言夫豈得已徵之目前晉事高崇基行之於介休而效馬丕瑤行之於解州而益效以故解州亦係被災極重之區而至今一無累糧且無荒地成效昭然現據曲沃縣紳民呈懇清丈已飭該縣認真舉辦此外如陽曲縣則因圈糧爲累復有缺額錢糧數千金太谷亦

有累糧數千金由官賠墊汾陽孝義皆民間自願清丈因經費未集尙未開辦臣當督率司牧因地制宜籌款辦理惟丈地必先查糧查糧必先查契方不至有隱田缺賦之虞若清丈之先明示糧戶令將所有契據概行呈驗登簿鈐印免其此次稅契之費宥其從前漏稅之愆並須與民相約取足賦額而止設有圭撮盈溢之地亦不增糧則一縣之契自然歡呼雲集一縣之地自然纖悉無遺魚鱗之冊咄嗟可辦然後再行清丈執契求田必無短絀訪之習於晉省吏事民情所言皆同查晉省州縣田房稅契每處歲徵不過百餘金至數百金仰懇逾格 天恩此後晉省州縣何處能辦清丈者由省委員勘明舉辦於清丈開辦之年暫免一年田房稅契計一年所辦不過數縣其於歲入所減不過毫毛而小民踴躍從事田賦可以澈底澄清責糧於地不必求賦於人所損於上者甚細而所益於下者甚宏此亦培養元氣之一助也

蘇省續辦沙洲清丈現已完竣疏

光緒八年

兩江總督 左宗棠

竊照江蘇各屬淤生沙洲經前督撫臣曾國藩丁日昌奏奉部議改爲十年一丈光緒六年屆當續丈之期經前護撫臣譚鈞培會同前署督臣吳元炳附片奏明派委候補道朱之榛會同蘇州藩司參照上屆成案議定章程先將蘇屬之江陰等七縣坍漲沙洲分委幹員會同印官次第逐加勘丈分別升豁催繳

價銀補收花息及量予轉則仍將控案逐一訊結所需丈費均由司庫於洲價本款動支不准稍有需索
奉 旨戶部知道欽此卽經轉行欽遵在案茲據蘇州藩司各屬蘆洲田地除無坍漲之處按照上屆成
案概免重丈靖江一縣據報亦無續漲應免查辦惟有咸豐七年同治七年兩屆丈出埂划一萬三千餘
畝尙未升科則歷年課銀自應酌補但係歸入漕田應行另案辦理外其餘江陰等處沙洲林立坍漲靡
常漲則任意罩佔坍則延宕不報加以咸豐七年同治七年承買之案冊結迄未咨都應升者仍未入額
啟徵應豁者每以空糧貽累沙棍從而把持書差因之婪索控案迭出百弊叢生小民受累無窮悉心推
究蓋緣按戶分造圖冊事繁費重各該廳縣未免畏難且須層層結轉尾零稍有未符卽干駁詰數數往
回遵置高閣本屆查辦旣分先後若待通案彙報更需時日是以議定辦成一縣先行造具簡明清冊咨
部隨時升豁以期取信於民前將江陰武進寶山丹陽四縣各冊詳咨奉部奏明行查業經詳細咨覆又
查上海南匯二縣均有新漲灘地向未查辦隱匿甚多亦經委員往勘飭令一併召買繳價川沙廳橫沙
地方孤懸海外前經議定該處爲商船避風守潮之區亦爲師船煙洗放哨之地永遠不准承買卽由漁
戶佃種此仍歸召佃以符原案惟令按畝呈繳佃價並按年完納草息俾免覬覦而絕爭端計自光緒六
年三月起督令印委各員先從江陰一縣辦起武進寶山丹陽三縣次之丹徒常熟上海南匯川沙五縣

廳又次之將新漲各處履畝勘丈催繳價銀並查明圍築成田收有花息及上兩屆承買即未升科之地分別酌量補課一體給單執業遇有坍沒勘明請豁歷年控案亦爲訊斷閱時兩載有餘先後據報完竣細加查核統共應升科灘地三十五萬五千一百四十二畝零特重地七千二百八十六畝零每年共應徵應增銀一萬七百八十八兩零內先已啟徵銀三千六十七兩零坍沒地二萬四千七百七十五畝零共應豁銀一千一百四十八兩零又未定案未圍築地二萬五千八百九十四畝零應請暫緩升科共收存司庫田價佃價銀一十萬三千八百一十一兩零又補課銀三萬二千九百六十六兩零內除提撥各公所經費及丈費等項銀一萬七千四百一十六兩零統計實存銀一十二萬九千三百六十三兩零較之同治七年收數多至兩倍有奇固由沙民踴躍輸將亦由各印委催迫得力前項銀兩應行入撥造報至丹徒常熟上海南匯四縣簡明清冊業經分案詳咨川沙廳係承佃之案毋庸查造應由司飭取頃畝科則圖形冊結分別照例詳辦並將在事出力各員詳請具奏給獎等情前來臣等伏查清理沙洲本非易易今屆自開辦以來該司員等督飭印委各員認真經理應升者升不准匿地以逃課應豁者豁不致空糧以貽累勘丈秉公則經界斯正積案了結則訟牘亦清並將應升課價及補課銀兩體察各處情形酌中議定分別等差嚴禁員董書差人等不許需索分文卽咸豐七年同治七年未定之案亦已造冊詳

辦各沙民仰沐 皇仁從此咸沾樂利所有在事各員不無微勞足錄擬照前屆成案除出力稍次者由臣等酌獎外謹將尤爲出力各員繕具清單敬呈 御覽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分別給獎以示鼓勵

諭辦臺灣地方清丈章程示

福建巡撫 劉銘傳

照得臺灣地方自乾隆五十三年續丈之後至今開闢田園數倍於前久未報丈升科從前海宇昇平朝廷視臺灣一島不足重輕期無內患不虞外侮於賦稅一項屢奉 恩詔格外從寬以示綏遠安邊之意現在海上多事臺灣係海疆重地久爲外人所窺伺 朝廷特設巡撫以資控制本爵部院恭膺斯土應爲地方遠大之謀故招撫生番以清內患籌辦海防以禦外侮清查田畝以裕餉需不憚勞怨慘淡經營一時並舉以爲長治久安之計爾百姓等當知隔海遷來創業不易亦須爲子孫立百世之業官民一德一心共保巖疆同享樂土查臺灣素稱沃壤近年開闢日多舊糧轉形虧短皆由業戶變遷無定糧額向不推收故絕逃亡莫從究詰或由田園冊籍先毀無存戶無確名疆界混淆土豪得以隱匿霸佔奸民從中包攬控爭或藉防番抽收隘租或稱完糧自收大租强者有田無賦弱者有賦無田更有近溪田地水冲沙壓小民無力報豁田去糧存種種弊端有礙 國計民生若不及早清查貽害伊於胡底現經本爵部院奏明清丈全臺地畝委派南北二府設立總局尅日舉辦爾等田園一經清丈編立字號某字某

號之田爲某處某人之業糧戶何名冊籍昭然遇有買賣田產立即過戶推收可免侵佔冒爭永杜構訟之葛藤其水冲沙壓之地亦可隨時稟報頓釋積累之重負將來清丈之後分省分治糧額既添文武學額亦必奏請加廣是於國計民生兩有裨益合行剴切曉諭爲此示仰各屬紳民一體知悉自示之後各屬一律辦理清丈無論官莊叛產營田一體丈量從前隱匿之咎寬其既往不追以後如再有劣紳土豪從中把持違抗或包攬隱匿或造謗阻撓卽行嚴拿究辦本爵部院言出法隨決不寬貸所有清丈章程另列榜示

一清丈之時委員會縣於三日前出示曉諭定於某日清丈某保某甲某幾戶諭令該業戶將歷有契據查帶到莊守候委員丈量後查對契據如果界址畝數相符照發聯單契據仍歸業主收回如有不符之處卽在契據上註明照新丈畝數填發聯單不許委員藉口刁難訛索違者准業主指名稟控

一清丈後須發三聯票單一歸清賦總局一存本縣一歸業主收執另立清冊兩部一在局一存縣目前清丈只查畝數界址至於該田地應完糧多少統俟清丈事竣再行奏請部議

一清丈田地須分上中下三則以長流水灌溉者爲上資圳塘水者爲中其山田與靠天雨者爲下惟園地向無分別等次卽在聯單上註明如有業主賄託委員紳士以多報少以上則報中下則無論何時

查出該田產充公委員紳士從重叅辦如係業主朦混隱匿一經鄰舍稟控或經官查出即將該田產一半充公

一此次清賦已經奉 旨在此事官紳照異常勞績請獎該官紳等所查何保何甲須在聯單上註明係何官紳清丈某戶如丈量出力清查最多准予優獎如有掛名官紳并不幫同清丈或懶惰偷安不能耐勞隨意敷衍卽由地方官撤委不准列獎以示懲儆

一清丈時官紳均由總局發給薪水不准在民間稍有需索如有陽奉陰違一經查出總局並同事委員未曾先行稟明總辦照失察例議處同事俱不准請獎

縷陳丁漕利弊戶口耗傷情形疏

光緒十年

翰林院侍讀 王邦璽

竊維丁漕乃 國家維正之供百姓踐土食毛相安耕鑿急公納賦分所宜然我 朝二百餘年 厚澤深仁淪浹已久 皇太后 皇上愛育黎元超越前古閭閻感戴莫不有捐糜頂踵之思試觀軍興以來繼以災歉二三十年之中籌餉籌賑無不藉資民力凡諸紳富商旅均能踴躍輸將同殷報効矧於丁漕正賦有不欲及時完納者乎雖疲戶之玩延劣衿刁抗向亦間有不免然此等情形究屬無多而徵收所以短絀之故實不繫乎此臣嘗竊觀博訪察目前之情勢考積欠之來由而知丁漕一節盖有五弊三難

五宜三不可州縣弗肯推求疆吏未加體究徒使戶口多無形之消耗 朝廷有歲入之短虧治本弗探而催科是責詎有當乎謹爲我 皇太后 皇上縷晰陳之

一利於錢漕之速完者官也利于錢漕之多欠者差也一縣之中承催錢漕之差名目甚多有總頭有總總頭有都差有圖差有保差有幫辦之差有墊辦之差有比較上堂代受枷責之假差如此等衆皆指望百姓積欠丁漕以養身者也圖保差下鄉催徵輒先飽索賄賂名曰包兒錢包兒到手公項即可央緩其有豪富驟窮之戶積欠較多則總頭親臨催取華服乘轎隨從多人勒索包兒動至數十千而公項亦仍可央緩迨卯限已滿完納不旺堂上官照例比較則以錢雇倩無賴之人上堂領撲或枷以警衆而總頭圖頭等差無恙焉且更挾枷責以爲索詐之具其弊一

一開徵之初書差輒擇中上家產能自完納之花戶代爲裁串完糧然後持票向本戶加倍勒還入己名曰代票其稍貧之戶無費可噬者則不肯代也地方官明知其爲民害而利其墊解亦不之禁其弊二一書吏徵收錢糧必先索房費而後開票如此一圖之房費未卽交清各甲花戶有持錢完糧者概不收納一稽延間其錢或因他事用去不能再行措辦遂致拖欠其弊三

一紳衿恃符抗欠不過自占便宜且願他人及早完納藉以抵塞卯限其無故挺身爲一村包抗者尙無

其事惟有一種刁橫武斷魚肉鄉里之人交結衙蠹包攬丁漕每向愚懦花戶騙錢入己不爲完納而差役仍向本戶追索者真侵賦害民之猾徒然非與胥役通同作弊欺壓誑弄其勢必不能行地方官每爲所朦蔽未能詳察而嚴究也其弊四

一徵收漕米本色之處及今改折色前收本色之時無論每石加耗至一倍有餘之多更有永遠不遵定章之州縣每年祇開倉三日或繼日爲止花戶之強而有力者爭先交米往往擁擠踐踏傷人過此卽行封倉概收折色每石定價七八千有多至十餘千者而百姓之完納愈難腴削愈苦矣此弊之在官大吏從未有覺察者其弊五

一花戶急公向多立有協圖又謂之義圖每年輪一甲充當總催擇本甲勤幹之人爲之名曰現年按戶糧多寡派錢數十百千不等交給現年作爲辛俸並打點書差之用名曰甲費有現年之圖甲差役不得上門祇向現年催取現年恐所領之錢不敷差賄不得不勤加催追而花戶亦各體貼現年懼其受累不得不極力措完此協圖所以少積欠也嗣因髮逆踞城分設偽官無完糧之事而總催輪充一定之年分遂紊如乙年已輪之二甲今停歇二年論戊年應輪五甲接充而五甲以三四等甲實未輪接理應補充彼此推諉而協圖遂多廢擱不行其難一

一承管糧業之家其地畝多係佃與農人耕種近因迭遭兵燹水旱瘟疫各大劫人民損傷無算更兼生計艱難丁壯及歲往往不能婚娶產生女嬰率多溺斃是以閭閻生齒遠不逮從前之繁庶約計一村之中向有百人業耕者今祇得五六十人而此五六十人中吸食鴉片惰於農事者又約有二三十人其間晴雨不時糞力不足收成本多歉薄而世風日降人心亦未能近古糧戶收取租穀甚爲不易即以臣鄉而論自咸豐以後所收或七八分或五六分或三四分三十年之中雖逢稔歲從未聞有完全租者瘠薄之田竟至白送與人承糧而不肯受此種情形推之他省何莫不然其難二

一民間光景旣形蕭索幸遇豐年穀石又苦不能得價如有田百畝計應收租穀二百五十石按今土風時值雖大稔之歲至多不過收租八分得穀僅二百石如逢穀價極賤之時每石止能糶錢四五百文除厘金外得錢不滿百千完納丁漕需其大半所留餘以事父母蓄妻子者幾何不必有胥役之苛索而急公已覺吃力其難三

一乾隆嘉慶以前民俗直樸丁漕戶口均係本身的名近來率多別撰字樣一人而有數戶差役每以無從查傳爲詞若有人充當現年卽能逐戶清追亦可備官傳問協圖之所以爲良其無現年者謂之渙圖又謂之爛圖協圖之花戶有巧取者往往別立戶名隱寄於渙圖以冀拖欠又協圖輪充現年必派

甲費其糧少之甲派費較難有取巧者亦往往別立戶名隱寄於糧多之甲以圖規避此則近日民情之譎也地方官若於協圖一法廢者能爲之興渙者能爲之萃巧者能爲之設法以杜其弊則於催科之道惠過半矣其宜一

一差役得錢包蔽總以不令欠戶見官爲秘術前上元令袁枚有言擇民欠糧多者召花戶而欲覓之未有真花戶到而糧不納者又前廬陵令楊曉昀署安福篆時催徵必令花戶親到比較必令總頭受責其圖保差下鄉雖賂以錢而不敢受一時風動四境卽極疲之戶亦無不爭先完納此已著之明驗其宜二

一向例徵收非上忙滿半下忙全完概不准納錢給票小民銖積鎰累未滿一票之數而催糧之役至索賂以去輒耗其所積之半如此屢積屢耗賂役之費往往多於正供數倍而糧終不能納聞昔有一令准其分兩次完錢完錢先給小票爲據俟屆限完滿換給串票民間因大稱便徵收更有起色此亦講求催科者當知所變通也至一人而分數戶亦恐糧數過多一時措錢非易若准其分票完納則此弊可除免至戶口紛煩茫無稽考其宜三

一前有一令於民間呈遞狀詞除命盜倫紀重案外如因口角錢債細故興訟者先令開明本身花戶錢

漕若干查核按戶清完方與准理此與考童互結聲明並無抗糧方准與考同一辦法一可以清頑戶之欠一可以遏瀆訟之風似爲一舉而兩善備其宜四

一收納錢糧必用官板大錢市間日用常行之錢概不准收花戶率以市錢一千向鋪商易大錢九百迨完納後署中以此錢易銀每串可加錢色數十文愚民不無吝嗇致多延欠地方官旣任聽境內通行市錢何不可通融收納以本處之錢於本官原無所損似不必拘定大錢致令徵收減色其宜五

一鄉閭之有殷實官民均可恃以爲緩急宜保護不宜擾害近來地方官聽信丁役恣愚輒將本甲或本村積欠勒令殷實代完丁役又復從中索詐富民旣苦侵削頑戶更多拖欠從此徵收愈不易辦其不可一

一州縣以催科爲考成坐署治事之日少下鄉催糧之日多所到之處輒傳喚在庠生員寫立限狀責令每卯催完若干動以詳革恐嚇不知寒士筆耕爲業家無恆產者十人而九本身旣不欠糧又無總催之責何可強以不應爲並不能爲之事且反令欠戶置身事外更滋玩延其不可二

一近來各州縣更有委派官親家丁帶領勇役下鄉分催錢漕倚勢作威異常騷擾牽累架誣明勒暗索甚至偪斃人命捏飾彌縫本官受其欺蒙鮮能覺察其家丁並擅用名片投謁紳衿尤爲不成事體其

不可三 以上所陳十六條各省互有異同臣籍江西較爲詳悉雖丁漕之利弊不盡於斯而戶口耗傷情形略可想見擬請 諭飭各督撫臣悉心體察督率所屬州縣實力興除去其害而適得其利便於民而不損於官總期 國計民生兩有裨益夫撫字心勞催科政拙千古傳爲美談方今庫款支絀丁漕一項原不得視爲緩圖但能寓撫字於催科之中使賦課常登鄉閭不擾官吏全挾燭天之弊小民不虛獻曝之忱而施善政以培養生機勵官常以挽回風氣多行實事勿託空言則所以裕 國用而固邦本探源之治不外是矣

晉省錢糧遵照部章並徵信冊量爲變通舉辦疏

光緒十二年

山西巡撫 剛毅

竊臣於本年二月內准戶部咨議覆御史劉恩溥奏清釐民欠整頓正供錢糧各摺奏奉 諭旨行令欽遵辦理並准頒發章程及徵信冊式到晉當經行司通飭各屬一體遵辦並轉移綏遠城將軍遵照去後伏查部議定章山西各廳州縣民欠錢糧等項限十二年底截數次年三月造送底冊六月由司刊發各該地方八月彙總奏咨具見立法精嚴果能實力奉行洵足剔除積弊又以此冊專爲考查欠糧若予限過迫則欠者衆而冊愈多反形煩重難舉故特寬予限期俾錢糧掃數之區免其查造其未完必須造冊者自己寥寥無幾庶期簡易易行其用意可謂周至晉省民俗循良應納錢糧向均年清年款絕少拖欠

迨大祲後元氣大耗農田力微閭閻歲納正供異常竭蹶而下忙尤多零星貧苦無力完納之家追比較難遂漸不免延緩計通省惟蒲解絳三府州屬錢糧間有遵照例限年內掃數之處餘皆遲至次年正二月間始行完解且有遲至三四月者若必照章於十二月底截數則未完之州縣十居八九可免造冊者十之一二且此等欠戶不過稍延月日並非始終不完者比倘拘定限勢必一律開作欠戶未幾而欠者續卽全完愚民無知但見已完之戶冊內仍作未完轉恐羣相譁然致滋款議況口外七廳地勢高寒收成較晚應納銀米必俟次年春夏方能徵收而大朔二府屬應徵米豆較七廳尤遲向來九月開徵必至次年年底始能掃數相沿已久勢難驟議更張是以歷屆奏銷卽與通省錢糧分案報部今若勒限概於年底截數恐其中窒礙甚多因思徵信冊之設爲核實計非爲勒限計但令照章查造毋遺毋舛其期限遲早仍不妨量予從權擬請將通省民欠錢糧等項改限次年三月截數六月造送底冊九月由司刊發十一月彙案奏咨口外七廳雖徵糧遲於內地未便另定限期亦應據前一律照辦其大朔應徵之米豆擬請再加展緩另案於次年十二月底止截數第三年三月造冊送司六月由司刊發八月內奏咨仍由臣隨時稽查如有遲逾欺隱等弊卽行據實嚴叅如此分別變通辦理較之部限雖覺稍遲而因地制宜尙不失朝廷慎重正供實事求是之意至積年帶徵民欠處所較多花名煩瑣礙難併造一冊現擬分

別年分各登各冊以免牽混又各處老荒新荒地均應內於冊內註明蠲緩數目年限用便稽核其餘部章各條均極詳明已飭各廳州縣一併遵辦據布政使張煦詳請具奏前來除咨部外理合將晉省錢糧遵照部章冊式舉辦仍體查地方情形量予變通緣由恭摺具陳

新疆通省田賦戶籍清冊咨部立案疏

光緒十三年

新疆巡撫 劉錦棠

竊照新疆軍興以來地方荒廢收復之後漸次招墾不特昔年民屯兵屯園租地畝不能悉依舊地卽各屬原管地畝亦有非復舊制者如昌吉縣舊管該屯所地畝早經撥作迪化屯喀喇巴爾噶糧員舊管地方亦歸迪化管轄是事雖因舊不啻更新現在清理田賦只期丈量地畝按畝科糧若必牽合舊章轉多窒礙經前陝甘督臣左宗棠暨臣迭次派員清丈迪化昌吉阜康綏來奇台土魯番濟木薩呼圖壁各屬均按上中下地畝分別升科上地每畝科糧七升中地四升下地三升照章概不徵耗其鎮西哈密庫爾喀喇烏蘇精河仍照舊章科則辦理迭據各屬清查科算除去兵屯荒熟併計應徵糧石均與原額相等惟土魯番科徵糧數多於原額科徵銀數少於原額而銀糧相抵有盈無絀此北路清查田賦情形也南路徵糧前准部案或有地畝科則並有徵收銅斤普爾錢一切章程不同且從前分駐大臣經管此時改設郡縣劃分疆界情形大非昔比不能不從新釐定前督臣左宗棠派員辦理此後徵糧各局暫按付一

徵收嗣臣查照各局員詳稽畝冊等則酌定試辦以輕重間有失平復經酌減各按地方情形上地每畝科糧五升四升不等科草五斤中地每畝科糧三升科草三斤下地每畝科糧一升五合不等科草二斤耗料不另加徵其折徵銅斤金課地畝向章無論是否業銅業金戶民但係額徵銅金之地卽須交納銅金於民殊多未便臣現酌定章程委員試辦礦務凡舊日額徵銅金地畝一律改徵糧石所有銅金各礦所民間開採納課歸官又各城伯克向有養廉地畝自改郡縣伯克多經裁撤廉地歸官招佃承租額糧照則收納其未裁伯克廉地又撥作義學壇廟香火各官地均科額糧歸入此項田賦案內至額徵糧石以小麥六成包穀四成交納亦間有搭徵稻穀之處其距城二百里以外完納本色不便者則准完折色按時估酌定每小麥一石折銀一兩包穀一石折銀六錢第倉儲爲官食所關自又以多徵本色爲是現定需糧較多之區則全徵本色或僅折三成或准折五成或量准五成以上惟草束需用較少折色較多每百斤折銀五分統於此次一律核定作爲永額此南路清查田賦情形也綜計通省南北兩路三道屬共查丈各等荒熟地一千一百四十八萬一百九十四畝四分五釐共額徵本色糧二十七萬六千五十一石三斗一升四合一勺額徵本色草一千四百九十萬二千七百一十斤七兩七分額徵糧草折色及地課銀五萬九千一百四十八兩四錢一分一釐四毫四絲七忽內現墾熟地每年應徵本色糧二十萬三

千二十九石二斗三升八合二勺應徵本色草一千三百九十五萬八千二百一十六斤一十兩二錢八分應徵糧草折色及地課銀五萬七千九百五十二兩一錢六釐二毫一絲七忽其荒地已經招墾者升科之年再列入熟地核算未經開墾者飭令隨時報墾照章科糧以昭核實又糧由戶出田賦既均戶口即可併計現飭造齊戶口清冊通省漢回纏民及入籍安民共計二十六萬六千九百五十九戶男女大小一百二十三萬八千五百八十三丁口逐加查核內以北路戶爲最稀尙須極力招徠撫輯以期生齒日盛額賦日增等情據藩司魏光燾詳請具奏前來臣覆核無異除將彙齊田賦戶口各冊咨部查核立案外謹會同陝甘總督臣譚鍾麟專摺具奏再新疆各屬徵收銀糧皆於每年秋收後開徵無上忙應徵之款以後應辦考核各案應請免造上忙合併陳明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三十三目錄

戶政十

屯墾

營田總局章程

劉蓉

清查荒地議

劉汝璆

上左季高中丞論清糧開荒書

劉汝璆

定嚴屬墾荒章程並招棚民開墾記

戴槃

籌辦湖團疏

曾國藩

籌辦大東溝善後事宜疏

崇實

甘肅墾荒民戶請變通入籍應試疏

左宗棠

請核實徵額片

丁日昌

奏委員查墾荒田緣由疏

劉長佑
杜瑞聯

派員查丈荒地緣由片

銘安

查明朝鮮貧民占種邊地擬請一律領照納租疏

銘安
吳大澂

晉省未墾荒地尙多請寬起徵年限疏

張之洞

辦理皖省墾務片

裕祿

籌辦開墾呼蘭所屬通肯地方事宜疏

恭鏜

籌辦新疆屯墾及清查隱賦各情形疏

劉錦棠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三十三

上海葛士濬子源輯

戶政十

屯墾

營田總局章程

劉蓉

一變通舊章以順民情案查同治二年前署撫部院張曾將西同二府叛絕各產辦理大概情形具奏奉旨此項地畝與其招佃認墾不如作為屯田可以絕徇民之覬覦兼可節省兵餉寓兵於農如能作為旗兵之產尤屬合宜等因欽此並經酌議屯田養兵係為經久之計但陝省軍務正當喫緊未暇釋械歸農滿城弁兵日事操練逆氛未遠方冀與撫標各營同壯聲威亦難遽令其出親耒耜應俟軍務告竣斟酌辦理當將酌擬章程飭行在案查甘省軍務未平陝省界連要隘在在宜防存城滿綠各營均應勤加操練以備不虞屯政斷難興舉各州縣所報情形不一均無實效強者隨意墾種貧者觀望不前經理既少良規窮黎難期安集與其急圖贍兵存奢望於閭閻而餉需莫濟不若寬以待民使樂趨乎隴畝而餉源自充茲復檢取舊章詳加核議併將始終辦法條列分明牧民者果能實力奉行不為莠言所惑妄行更議行之必有成效

一劃清段落以定地畝凡丈量田地先將鄰境本境有主無主地界查明由近及遠親身周歷雖偏僻荒遠之區不得徒令書役勘報按四鄉各里分別地段用官定弓步丈量今之二十五畝卽古之百畝一夫授田以二十五畝爲率其有一夫之力能種五十畝者查明實非包攬圖占准其承領丈量時仍以二十五畝爲一段用大木籤編列字號標題某里某字第幾段每五段決一小溝將土作埂十段作一大溝將土作埂甯可寬其餘地毋庸計及分釐其田地左近有閒地可以搭蓋蘆舍者毋庸另給地段若無閒地無可居住者一夫酌給一二畝丈量分段之外遇有所餘不及二十五畝者作爲餘地如有不願領種多畝只領餘地或承種之戶有願將界連餘地一並領種者均於執照內分別註明領種餘地若干畝併領界連餘地若干畝均一體投章輸納租糧

一授地宜循次序以杜偏枯丈量之初既分段落授地之時卽按標題次序分別先來後到給領如有數人同日投結認墾卽按人數分出地段墾籤不得任其揀擇攙越以昭公允而免紛爭

一招墾宜清來歷無論土著客民報明姓氏年貫取具甘保各結俱准承領係土著取具親族保結係客民取具同鄉鋪商保結如隔邑隔省起有印票查無詭託情弊准其一體給予執照按地段次序授田若勾結多人妄圖自立村寨不與本鄉聯絡恐貽土客不安之弊著不准行

一編保甲以資稽查遠近之民雜處其間良莠不能盡悉保甲之法不惟稽查便易而且情誼相聯今於授地之初既以五家十家分段卽就五家十家擇長各稽其散戶而統於里長凡里長不必定以百戶只按其里分之大小如一里僅三四十戶或六七十戶均設里長一人若百戶之外酌人民多寡設長二三人其近鎮集戶口繁多之地分東西南北各設一長凡設長俱係新招之戶卽於新戶內選擇若係新舊錯雜仍按烟戶擇立只選公正不分新舊一體編立以聯同溝共井之情里長約束十長十長約束五長每歲交租納糧里長按期催齊報明地方官同日交納一里之中如有勾結匪徒拖欠租糧等事惟里長是問里長有苛索平民把持地方等事准同里開列實跡報官究治另行擇立凡里長半係官人有緝匪催糧之責應於授地之外酌給地畝以獎其勞所管百戶酌給六畝不及百戶酌給三畝一體納糧

一給執照以昭信守現由總局頒發連三執照一給認種之戶一存該州縣衙門立案一繳還總局備查照內填寫姓名編號以次給發不准積壓致有高下其手之弊

一設分局以專責成各州縣選擇公正明白紳耆二三人戶工書吏各一人書手一二人設立分局將丈量地段頃畝數目暨頒發執照等事各設印簿逐日登記明晰隨時稽考每月以某幾日收結當卽查

明於次日發給執照先行出示毋使遠近之民守候無期書吏紙筆之費酌定每畝令認種之民出錢三十文此外不許索取分文其設局經費官爲墊辦俟於田地交納本租之內按某提出二升以清公用墊款不得於租外別立名目向百姓索取至招種齊全卽行撤局官紳辦理妥實著有成效查無別項私弊准其呈明由總局核其勞績多寡詳請獎勵其有劣紳奸民勾通地保書役私相授受刁難苛索甚或把持地方阻撓局事以致田地久荒糧餉無著卽照棍頭把持例懲辦地方官申報不實或借端漁利一經發覺亦由總局詳請查辦

一定限制以息爭端查前定章程漢獮雜處之地互相典當暨與鋪戶交易抵押之地令各州縣勘明另造清冊漢當獮業者如果文約中證可憑准其暫行耕種俟軍務完竣再行估核賣價卽由當主找足交官田歸管業無力找價卽由官核給原當價值田產入官其獮當漢業如漢民存有老契准其繳價贖回無力繳贖暫行發佃承種如無老契卽將田產入官不准贖取等語今詳加復核應將良獮與漢民至今相安無事者其地田房屋互相典當毋庸查辦外分別實係叛產絕產斟酌辦理凡屬絕產如漢當漢業而原主或絕或逃漢佃漢業佃存而原主未歸或原主僅存婦孺有契據而不能指認佃戶能指認而無契據又有花名冊籍無稽其人久居鄉井知其鄰里親族無人託言契據遺失妄指田地

冒爲己業或冒認姻親並無確據或原主希圖省事俟他人開種後始報復業又或本係遠鄉隔邑之人探知該鄉蹂躪之後遠近人烟斷絕相與成羣結黨冒稱係該鄉失業之民冒指田地互相保結種種弊混不勝枚舉均應立定限制以昭平允如漢當漢業其原主親丁已絕准其找價管業儻有同族在服制內者情願繳出當價取具親族切結亦准其管業當主不得與爭其原主逃而未歸者另行記載准其暫行耕種俟扣滿三年原主不返無同族服制以內親丁取贖准其繳價管業若只係同姓併非宗族以及異姓之姻親均不准其繳價管業其僅存婦孺有契據而不能指認者照契內所註地段畝數訪查確實準其領回招佃若契紙證據俱無鄉保鄰佑已絕僅存婦孺逃歸確能指認地界另行記載准其招佃耕種不准價賣俟三年後實無別故准其管業以上各項情由不一而其應交租糧均應按章輸納以杜借故取巧之弊至原主於三年限內歸來契據人證確切查係上下兩忙未經播種以前到者准其接收管業播種以後到者俟收穫後始准接收仍給承種者開墾之資如蓋有廬舍均憑中估價給還不得借口捐交承種者官爲按照上中下則另行核給地畝更換執照亦不得以遠近肥磽挑難其原主或因無資給還情願另給地畝耕種取具兩造甘結將契紙呈官批明蓋印毋庸另給執照若三年內原主歸來確有契據領還原業承種者已費開墾廬舍之資而該州縣境內叛絕各

產均經招墾有人此外更無閒地可給應令兩造憑中估價或原主補還費用承種者作為佃戶交租或承種者有力價買原主情願收價另置俱聽其便凡遠鄉隔邑之人無契據人證可憑妄指某地為本業雖互具保結不足憑信只准照招墾之民一律辦理凡荒閒地畝既經分段丈量其閒或一段數主或數段一主無從查考原主限內歸來其地尙無人種查係確有證據應准其取具切結領還若已有人承種其畝數業經劃分不得因一人紊亂定章應查原主契據畝數與承種者相當仍照播種未播種辦理其畝數少者另行給地多者先將無人承種者給還餘仍另行給地補足不致割裂紛更至有主之地界於叛產絕產之間丈量之時串通鄉保吏胥隱匿侵占無論遠年近月一經發覺地畝歸官追繳歷年應輸租糧照例一體科罪以上專指絕產而言至於實係叛產例應歸官毋庸再議房屋地基以契據為憑無契據而有鄉保鄰佑可證俱准收還如有隱占當賣及冒認己業起蓋鋪屋或將曠閒地基平作地畝均另行記載儻被原主或旁人舉發將所蓋房屋不准折還仍治以欺隱之罪餘皆照前辦理其栽種果木之沙地照現在同州府辦法變通折銀每畝查照糧銀加倍征收如糧銀五分租銀以一錢為率按畝給予執照願為己業者令其按畝輸納十年俱准其永遠管業

一定租糧以資軍食招墾地畝所以綏輯遺黎亦借以資軍食查從前比照嘉慶十三年興安辦理章程

水旱田地分上中下三等起租卹舍莊基有搭蓋房屋棚廠居住者照上地起課正項錢糧另行按照輸納等語年來各州縣稟報未能畫一雖係情形不同其間任聽鄉保吏胥蒙蔽漫不經心以至荒地甚多其未荒者多係豪強佔占流亡者仍無所依上官勤求安撫之意未能下通下民亟謀休養之情未能上達或亦規模未備致多參差今無論絕產叛產皆屬官地其酌征租糧以濟民艱而資國用自與尋常額征正糧不同查戶部例水田旱田起科有六年十年之別由官招墾以田歸佃次年起科又雍正六年諭旨小民甫經安插公私兼顧爲難著寬限二年起科等語陝省軍興以來倉廩無餘軍食不足非曩時充裕可比茲分別水田旱田寬立年限酌定租糧係水田初年免其交租只納正糧次年每畝上則輸租二斗中則一斗五升下則一斗三四等年每畝上則輸租二斗五升中則二斗下則一斗五升五六等年每畝上則輸租三斗五升中則二斗五升下則二斗正糧均照定例輸納六年以後合計遞年所輸之租上則每畝補足五石中則補足四石下則補足三石准其作爲己業換給契紙永遠管業其或不能補足每歲仍照五六年定章輸納俟交足石數正糧無虧仍許換給契紙准其永遠管業係旱田初年租糧俱免次年上則輸租一斗中則七升下則五升三四等年每畝上則輸租一斗三升中則一斗下則七升五六等年每畝上則輸租二斗中則一斗五升下則一斗正糧均照定

例輸納六年以後合計所輸之租上則補足三石中則補足二石下則補足一石五斗准其作為己業
換給契紙永遠管業不能補足照水田不能補足辦理北路山多地寒歲收較薄其土地照中則輸租
中下地均照下則輸租正糧仍照例征收以示區別如種至三年願將四五六等年每畝應交之租補
足石數亦准換給契紙永遠管業凡認種未及年限不願種者准其報明頂給他人仍取具里保各結
換給執照頂種之戶其應交租糧仍按畝核計准其按年接算不必另起年限村鎮房屋地基有起蓋
鋪店房屋者按所占地每畝每年輸租二斗均於五八月交納不准遲延仍照六年為限其願作為己
業者每畝補足三石換給契紙永遠管業倘有奸豪將無主房基搭蓋棚舍或用磚瓦圍砌或撒種各
種糧食冀圖無主承認冒為己業此等詭混最多尤應實力清查隨時究辦

一勸殷實以廣招徠地方富紳良賈樂善好施之士有願捐助牛種搭蓋棚舍捐資招墾出借口糧籽種
薄取利息或並不取息等情皆屬勇於為善地方官查無市利盤剝私情即將其捐助若干開具姓名
年歲有無功名報局詳請酌量優獎

一明定限以免參差凡交納租糧照舊例俱用京斗春糧自五月初起截至五月底止秋糧自八月初起
截至八月底止里長率領佃戶裝運赴常平倉交納咸長兩縣令赴廣備倉交納隨到隨收嚴禁倉書

戶吏羈延浮收等弊該管官不得於先期私行支收散戶逾限不交或交納不清嚴催里長不得仍其拖延每歲征收租糧照常申報以憑查核業主復業定以三年應自該地方被擾之日起扣算招種之民定以六年交納租糧應自給發執照之日起扣算各州縣辦理招墾應自奉到此次新章起至同治五年三月止趕緊設法招齊毋得仍前延玩每月初十以內將上月招種某處田地若干開報總局稽查其辦理妥速或草率了事或藉故拖延屆期總局開單詳請分別勸懲

一截定章程以防紊亂查未定新章以前各州縣招墾丈量既非親歷頃畝未必劃清認種之民多寡聽其選擇其認爲己業者既未深究其由來只圖目前之征收舉凡隱冒侵欺中飽等弊置而不問此時遽難槩令更張應截定新章之前已經承種有人者趕緊清丈分出地段先行造具清冊註明某鄉某人於何年月日認種水旱田地若干畝有無搭蓋鋪店房屋占地若干畝申報總局酌示遵行如已奉新章故意稽延冀將未經墾種地畝混入已經承種之內乘便營私一經委查確實由總局據實詳究

清查荒地議

劉汝璆

大兵之後荒田日多逃亡之民未能復業或有全家均亡無人認種則招徠開墾誠爲急務荒地之多莫如皖北毗連中州一帶蹂躪頻年數十里人烟絕迹現雖屢令開種而地勢遼闊非旦夕所能奏效浙江

全省蕩平閩中亦一律肅清則此邦所墾之田真可永爲世業矣蓋招種之法有六端曰有主曰無主曰無主已種曰有主未種曰有主變而爲無主曰無主變而爲有主知斯六者可與言招種矣至今上官激勸凡縣令募民開墾至數萬畝不次獎擢可謂至矣而猶有難言者民情多詐勉強度日卽有怠惰之心官雖董率置若罔聞雖爲己業任聽荒蕪其有實係絕產有人認墾及其成熟時有無賴之民認爲己業涉訟公庭雖經訊明而認墾之人一經係累卽不至破家豈能一無所費況控爭之輩多係健訟之徒其視官法不知畏故稍有身家而畏事者斷不敢爲墾荒之事是雖有墾田之令而仍有行有不行也然則如何而可必須明定章程知此六端嚴懲狡詐之徒官爲董率則下知畏法而從事者亦不慮其有後患矣近見保定等處新開墾地至有數百頃爲西北開荒之明證元虞集東京水利之策不行於當時閩數百年至我朝而始收其利故曰愚人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也今浙江十一郡所在多有荒田而湖杭等處尤爲膏腴誠能募民盡墾以裕生食之源將可漸復其元氣而以時收養壯健之夫亦息盜之一法目今盜案浙西尤多動曰游勇而亦不盡然無業之民率之歸農何所爲勇何所爲盜此亦亂後裁撤兵勇之大善策也

兵興以來百姓之失業多矣 國家之賦稅缺矣衢州號爲完善然而所保者僅一城耳其四鄉之被害者不可勝視也去歲署理金華蒙蔣方伯詢及芻蕘因亂後情形未能周悉未敢以對嗣今署金衢嚴道顧道又以清糧之事囑爲擬議亦未有以對也迨六月間蒙大中丞復以清糧開荒之事下問竊思凋敝之後復覩昇平正 國家勵精圖治之際地方守令皆兢兢以國計民生爲念此甚盛事汝璆到浙三年之久本地情形亦已頗有見聞若不獻其芻蕘以備採擇何以對上官何以對下民乎是以就其所知略具數條呈請顧道斟酌可否不意顧道卽據以上達且感且愧茲聞大中丞批令再詳悉妥議務於清釐之中寓恤民之意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此誠大君子爲國爲民之盛意不特汝璆之所瞻望惟恐弗及凡此地方百姓屬在帡幪孰不以手加額哉竊以清糧開荒事雖二端實爲一理固不可離而二之也夫凡事必察情形就浙省大概而言金衢固不同於嘉湖就金衢而言衢又不同於金就衢州而言西安之與龍江常開亦不可以一槩論也故凡辦事者章程條目不過舉其大綱其間因地制宜之道亦視行之者何如耳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請以西安之情形敬爲大中丞陳之西安土薄水淺百姓藉田爲業非若嘉湖兼有蠶桑之利也自乾隆四年清丈以來迄今百數十年其久而必敝之勢有胥役分灑加減輕重傳寫舛謬而莫能辨者有若奸民以智欺愚占田多而收稅少挽合朋比售田少而增稅多者有若

忿爭之產重售之業欺蔽目前久而始覺者有若苟免差徭懼胥吏之需索以己之業寄於他人者有若素封子弟不知稼穡親黨奴僕蠶食瓜分田去糧存而茫然不知者有若巨川蕩潏溪澗漂流無田賠糧而莫知紀極者此在未遭兵燹以前固已不可勝原而既遭兵燹以後其弊更有出於此數端之外者則有若素封之家連阡累陌亂後而耆老無存子弟不知生產徵其稅則尙有十百而問其家則饑寒交迫不能圖存者有若寡婦孤兒任人欺隱而莫能過問者有若絕戶所餘逃民所棄奸徒因利乘便田則據爲一己之私稅則遺爲里甲之害者有若典押之業無力回贖豪右有田無稅安坐而享其成貧民有稅無田賠糧而重其累者有若業主未能周知刁佃買耕入己此問則以爲彼業彼問則以爲此業者有若外來遊民十百成羣欺業主人丁稀少而恃強霸種者諸如此類或究詰而無從或申訴而無路輸將之未能踴躍職此之由由今察之西邑之田其逐漸開種者已十之五六卽其荒蕪未種者尙有十之四五而此十之四五中非盡由於人力之不足蓋由於產業不清者實居其半也然則以今日而言西安之開荒與他邑之全藉招徠者固判然不同矣璆故曰清糧開荒雖有二事實爲一理不可離而二之也夫所謂不可離而二之者何也蓋制賦以地制地以人不開荒則賦懸無著固也然不清糧而但言開荒則豪强者皆得藉開荒之名以爲侵佔之地勢必爭競滋起訟獄繁興强者獲兼資弱者無再食其害將無所

底是欲恤民而反以擾民也若清而開則賦既有著而民亦可以無爭矣議者或謂現在荒田無數未開之先無人過問既開以後胼胝者習其苦安坐者享其成恐開荒者之不甘也以爲此卽不清而開之弊也若清而開則自無此弊矣不然則開荒者不過費數日之力而卽慮其不甘彼服先疇之畎畝者以祖宗數代之積累一旦而奪以與人其又誰甘之耶且夫普天率土之說特據理而言耳然王道本乎人情國家律例亦有人戶以籍爲定之條是土著之與客籍固微有分焉是故以理而言則有分土無分民也以情事而言則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也且此非異視乎外來之民也亦非不欲招徠也誠以事必謹始不得不先清而後開以爲他日主客相安之計耳孔子曰無欲速欲速則不達今議者第見開荒之業而未察不清而開之弊毋乃近於欲速乎夫隨清隨開固亦未嘗不速也議者或曰此就無主之田而言耳然不清則此以爲無主者彼以爲有主未開荒之先視爲無主者既開之後則忽又有主將辯之不勝其辯毋乃啟民之爭乎且所謂無主之田其情形亦不同矣有業主流亡而親族爲之經管者有業主流亡雖現在無人經管而確知其人未絕第一時未能歸者有確知其爲絕戶無人者汝璆竊以爲有親族經管者卽責成親族開荒納稅確知爲絕戶者卽當召領由領種之人開荒納稅惟現在無人經管而又確知其人未絕此等田產若遽令易主則既無以泯將來之爭端若留地以待人則賦

又懸而無著再四思維不得已而有暫存諸公之一說夫所謂暫存諸公者非謂以此田竟歸諸公也蓋據現在而言可以由公召佃而田不致聽其荒蕪據後日而言業主來歸可以向公呈領而不致別啟爭競至數年之後無人來領則另行召人領種無不可矣然此數端者非先行清釐則固無由而知也故驟而觀之似乎開荒急而清釐緩細而察之則清糧本而開荒末外本內末則爭民施奪是誠不可不深思而熟計之也璆故曰開荒清釐實爲一事不可離而二之也是以今日者百姓聞清糧之說莫不延頸企踵願觀德政之成而胥吏之傑奸猾之雄務欲阻撓其事揭說不根翕訛異己是無他故蓋不清則可以恣其肥己之欲一清則不得肆其侵佔之謀耳孔子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若清釐之舉行則均且安而荒田不患其不開矣伏查康熙年間耿逆之亂西安龍游同被其災西安催征棘手逋負重疊無可如何龍游有盧令者銳意爲清糧歸戶之法立科條明疆界核名實抑浮議甚或舉國非之不顧卒以告成於是舊逋以次就緒而新糧咄嗟立辦無他均故也均則法紀明爭訟息事簡而功集民樂而糧完也後西安令陳公鵬年立舉行清糧之法而西安百餘年享其樂利至今民傳誦弗衰是其前效矣璆於他府州縣之情形未敢周知若爲西安之賦計則莫如清糧之舉今若舉行清丈之法則西安百四十二莊之錢糧復何患其有缺額乎且夫缺額之患非盡由於荒田也一由於吏胥欺蔽分

灑奸民假冒侵占則人心之弊也一由於大溪小澗漂流蕩滴則天災之故也若所謂荒田者特兵燹以後未能墾種者耳而其土固依然無恙也璆以爲若舉行清丈之法則不特奸民胥吏之欺蔽假冒無所施其伎倆卽天災之漂流淹沒者亦不至終歸于缺額也何也天地之道此盈而彼絀有漂流而淹沒者有開而未升者以開而未升之田與漂流淹沒之地相權其多寡不甚相懸也若不行清丈則此無田而賠糧彼有田而無糧苦樂不均也若一行清丈之法則其漂流淹沒者爲之開除民固感悅其開墾而未升科者爲之丈出畝分給與清單執照無人更與之爭民亦未嘗不樂從也以羨補不足此又清丈一行而無慮缺額之明證也議者或謂清丈之舉功繁而費鉅曠日而持久慮其事之難行而取效之不速也璆謂又無慮此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今以民生切己之事而用民之財力固未有不願也其不願者特恐辦事之吏胥紳董坐食侵欺而事無實際耳若使公正之人董其事而財無浮費事有成效小民又何所不願乎且璆意此辦事之紳董不必他擇也卽取之糧戶耳公正區長不必他擇也亦卽取之糧戶耳同此管業之糧戶其秀而文者爲紳董其樸而愿者爲公正區長弓手諸色此無異以己之財力辦一己之事而游手無業之人初不得冒充入局也至於莊書人不過令其造冊勾稽書算而已每日給薪水二食而已此外無他浮費也又何所侵漁乎若曠日一節此等大事誠非數月之期所可告成然以

此一莊之糧戶辦此一莊之事以彼一莊之糧戶辦彼一莊之事同時并舉此莊完而彼莊亦必將完是雖一月辦一莊之事而兼有數莊之事也又何慮其曠日持久乎故凡不欲清皆奸民猾吏强有力者阻撓之說也今倘不清而但使之開則彼奸民猾吏强有力者固皆獲開荒之利且以開荒之名應上之令誠爲得計矣而無知安分守業之人其不甘受人欺者忿爭必所不免其甘受人欺者則日朘月削不知其困之伊於胡底甚至無以謀生委頓溝壑而莫之救也豈不痛哉璆故曰開荒清糧實爲一事不可離而二之也大中丞抱裕國裕民之盛心爲通省紳民之所瞻仰而十一府七十二州縣之情形不同大中丞示以大綱務在國無曠賦民無曠土而已至於纖悉之章程條目或可行於金衢而不可行於嘉湖或可行於嘉湖而不可行於金衢似宜責成地方守令及本地紳士議而行之若必一一而盡之安能保無此通彼窒之患乎汝璆實鮮良法美意苟有見聞敢不獻其狂愚之一得惟大中丞擇焉倘以爲事在可行或猶有未盡呼之庭而教之幸甚幸甚

定嚴屬墾荒章程並招棚民開墾記

戴 槃

浙省自兵燹後田畝久荒各市鎮悉成焦土遠近鄉村亦復人煙寥落連阡累陌一片荆榛辦理善後事宜墾荒其第一要務也余蒞任後查嚴郡各屬田地荒蕪人民稀少較他郡情形蹂躪更甚怒焉憂之今

欲招墾必須外來之戶樂於耕種墾戶日多一日則荒田日少一日庶糧賦不至久懸無如外來墾戶由江西者則有衢之荒田可耕由甯紹來者則有杭屬之荒田可耕惟嚴郡居中止有徽州一路徽嚴交界地方皆係荒產斷不肯舍此適彼惟查有棚民一項向來以種山爲業地方農民不與爲伍自咸豐十年後粵匪滋擾棚民僻處深山未受大害現較農民尙勝一籌昔日無田可種而不能不種山今日有田可種而能改種山爲種田田之出息究勝於山各棚民非不願種實不敢種須設法招之使種此所以有棚民開墾之議也嚴郡收復以來迄今數載田旣久荒墾本較大種山之民聚族於斯其招墾也尙易他郡之民遷徙於斯其招墾也更難若非明定章程格外優恤難期踴躍從事非特他郡之民裹足不前卽棚民亦多疑畏竊恐荒田日久不墾皆成廢地何以使糧不虛懸哉今查各屬田畝或業戶畏完錢糧不肯遽報或佃戶私自墾種不卽呈報其中更有因田畝墾熟假冒誣認甚則書差舞弊藉端勒詐以至日久爭執種種弊端不一而足且支河父港種田者必資水利閘開墾各戶本地農民不准取水所有築堰等費又欲外來之墾戶承認不肯按已種田畝均攤是必嚴行禁止以廣招徠蓋弊旣除而後利可興也余閱善後局頒發章程聲明各屬有不能強同之處應由地方官隨時隨地酌量稟辦以期盡美盡善余不敢謂所擬章程咸臻美善而因時利導因地制宜因人成事悉心斟酌謹列膚見四條如左

一宜令墾墾隨報也本地荒田外來墾種各戶無論本籍寄籍須先報明認墾不准隱匿遲延近年來田畝荒蕪已久墾本較大三年內如有原業主來認應分租息作爲墾本不准分租亦不准遽行收回俟承種之人稍得利息三年後再行退還其有情願來人佃種者悉聽自便報墾到縣不准勒索墾戶分文並准免完錢糧一年須以原報畝數爲憑三年內業主承認既不分租一年之後應完錢糧卽暫令墾戶照出倘未新墾之田佃戶照舊完租由業主完糧不在此例其有私墾而不舉報者查出作私佔論庶隱匿不報之弊可除

一宜令墾三年後卽行執業也限定年分須照到縣報墾日期爲憑扣至三年方准呈辦三年後如無業主來認准墾種各戶作爲己業過戶完糧既得利息復有恆產自必踴躍從事所有溝港取水本地農民不准阻止倘有築堰蓄水之事亦必按畝均攤毋令墾戶多出錢文庶墾戶樂從而日久爭執之風可息

一宜令原業主早爲呈報也荒田有人墾種如實係自外間回來者方准照數收到籍三月內卽須稟報倘係在籍之戶不卽行報明延至日久俟田已墾熟再行呈報顯係有意取巧詢明地鄰卽將所種田畝罰半歸墾戶執業至於業主之親族不得混行爭執庶業主不敢久匿田畝可以逐次清釐

一宜嚴禁冒認也荒田墾熟後本籍奸民固有藉端假冒甚則衙門書差串出鄉民冒認藉端勒詐其實有印契糧串可憑者自當退還如無確據必須本莊地保紳董代爲出結方准執業如有非業主前來冒認並憑空匿造假契訊明情節嚴行懲辦衙門書差勾串勒索尤爲地方之害倘有此弊更應從重治罪庶墾戶無所疑畏田畝可以漸次耕種

籌辦湖團疏

同治五年

曾國藩

竊臣於上年奏復軍情摺內附陳銅浦境內有與勦捻相關之湖團一案亟宜查辦以杜後患今年正月復將通賊之王刁兩團勒限驅逐安分之唐趙等團仍留徐州先後具奏在案查湖團者山東曹屬之客民墾種蘇齊交界之湖地聚族日衆立而爲團也該處濱微山昭陽兩湖西岸南迄銅山北跨魚臺綿互二百餘里寬三四十里或二三十里不等其在魚臺之團有二曰魏團任團其在銅浦之間有八曰唐團北王團北趙團曰南王團南趙團曰于團睢團侯團均以首事者之姓爲名昔之侯團卽今之刁團也魚臺兩團以東民居東境人數寡而墾地少一經官爲處置漸以相安無事惟銅浦之八團人數衆而墾地多主客構訟幾成不可解之仇溯查咸豐元年黃河決于豐工下游沛縣等屬正當其衝凡微山昭陽之湖地銅浦魚臺之民田均已匯爲巨浸一片汪洋居民流離轉徙以爲故鄉永成澤國不復顧戀矣厥後

咸豐五年黃河決于蘭儀下游鄆城等屬正當其衝於是鄆城嘉祥鉅野等縣之難民由山東遷徙來徐其時銅沛之巨浸已爲新涸之淤地相率寄居于此墾荒爲田結棚爲屋持械器以自衛立團長以自雄前任徐州道王夢齡以其形迹可疑飭縣押逐回籍繼而來者日多復經沛縣稟請以東民實係被災困窮擬查明所佔沛地押令退還其湖邊無主荒地暫令耕種納租經前河臣庚長批准旋議勘丈湖荒分爲上中下三則設立湖田局招墾繳價輸租充餉又飭於沛團交錯之地通築長堤名曰大邊以清東民與土民之界限遂得創立各圖據爲永業此東民初至留住湖團之情形也銅沛之土民當豐工初決時流亡在外迨後數載還鄉覩此一片汙地變爲山東客民之產固已心懷不平而官長議定所佔沛地押令退還者又僅託諸空言并未施諸實事且同此巨浸新涸之區孰爲湖荒孰爲民田茫無可辨沛民之有產者既恨其霸佔卽無產者亦咸抱公憤而團民恃其人衆置之不理反或欺侮土著日尋鬭爭遂有不能兩立之勢咸豐九年侯團窩匪搶劫銅山之鄭家集經徐州道派兵拿辦並將該團民驅逐出境另行遴董招墾輾轉更置是爲今之刁團同治元年又有東民在唐團邊外佔種沛地設立新團屢與沛民械鬭爭控至三年六月遂有攻破劉莊寨連斃數十命之事經漕臣吳棠飭派徐州鎮道帶兵勦辦平毀新團此咸豐六七年後客民擅逞迭釀巨案之情形也新團既毀擒斬至千人之多並將團地退出謂可

抒沛民之憤而折其心矣乃沛人貢生張士浦張士舉文生王獻華等與劉莊事主劉際昌先後赴京以新團一案唐守忠主盟指使情同叛逆請將各舊團一槩剿辦各情在都察院呈控欽奉 諭旨交吳棠等密速查辦旋經吳棠以唐守忠來團最早其名特著核諸所控各辭毫無實據且與原呈不符不過欲將新舊各團一槩驅逐而奪其成熟之田等語奏復在案而沛人紛紛構訟仍復不休臣博採輿論昔年銅沛受害之家被水而田產盡失水退而田復被佔其懷恨興訟自出於情之不得已近則構訟之人并非失業之戶不過一二刁生劣監設局歛錢終歲戀訟不特團民苦之卽土民亦以按戶派錢爲苦而主訟者多方構煽旣以強客壓主激成眾怒又以奪還大利歆動衆心官長或爲持平之論訟者輒目爲受賄各團豈無安分之民訟者槩指爲通賊初至有領地之價後來有輸地之租而訟者不問案牘之原委必欲盡逐此數萬人而後快此又新團旣剿以後沛民健訟不顧其安之情形也上年八月臣駐紮徐州銅沛紳民赴臣轅控告各團呈詞累數十紙臣以案情重大實兆兵端未敢遽爲剖斷至九月間捻逆東竄遠近探稟均稱湖團勾賊訊據生擒賊供亦稱南王團有人函約賊來百口一詞雖反覆研究未得主名而平時該團窩匪搶劫積案纍纍情實可信又刁團平日窩匪與南王團相等此次賊退之後臣飭徐州府縣親赴各團察看情形旋據復稱以捻首牛賴各賊目均住刁團之中該團房屋糧草器具完好如

故其爲縱容賊黨亦無疑義又稱唐團練董唐守忠其子唐錫彤其叔唐振海帶練擊賊力絀被執脅之以降罵不絕口同時遇害除王刁兩團外其餘六團或憑圩禦賊或圩破被害遭賊焚擄殺掠之情狀歷歷在目其爲并未通賊亦屬確有可據而沛縣上年京控湖團之王獻華等一聞湖團通賊之語復行連名多人指控各團無非賊黨卽殉難甚烈之唐守忠仍加叛逆之名稟請一力勦逐臣親提鞫訊原告旣多捏名供情亦多支飾其爲刁訟生事亦屬無可置辯臣乃剖別是非平情論斷不分土民客民但分孰良孰莠其有契串各據產業爲團所佔急求請還者是土民之良者也無契串產業但知歛錢構訟激衆怒以興禍端者是土民之莠者也其平日安分耕種如唐團之拒賊殉節受害極慘者是客民之良者也其平日凌辱土著如王團之勾賊刁團之容賊是客民之莠者也遂于臘月下旬通行曉諭飭令王刁兩團勒限正月十五日以前逐回山東本籍派劉松山帶兵前往彈壓頃據各州縣稟報該兩團業已全數徙去安靜回籍臣酌定善後事宜三條檄飭徐州道督同府縣次第經理一曰酌給錢文以卹已逐之團王刁兩團平日之窩匪去秋之通賊衆所共知然除首犯王長振罪在不赦外其餘要犯未能指出姓名應卽全數赦宥以安反側之心此外無辜之衆尤應酌加體卹同沛 朝廷之澤現定于鄆城縣設局將兩團原繳地價照數發還其兩團已種之麥現派徐州鎮兵在彼屯守待至四月收割估價若干以一半

給屯田之兵一半給兩團之民庶東民回籍者不至流離失所矣二曰設立官長以安留住之團兩團既去尙有唐趙等六團留居徐境擬請設立同知一員俾客民有所依歸或令徐州同知移駐該處聽斷詞訟稽查保甲籌辦湖田一切事務俟二三年後安置既定仍將湖團地畝分歸銅浦兩縣 奏明按地升科輸租執業以歸畫一各團所築大隄酌量平毀以期水利之通暢亦免畛域之太明團中如有窩匪通捻重情官爲查明小則拿犯誅懲大則派兵勦辦視之同於土著永不再言驅逐之說亦不許土民妄控目爲窩匪字樣盡消爭訟之嫌同敦睦鄰之誼三曰撥還田畝以平土民之心昔年東民開墾湖荒雖不免侵佔民田然爲數要不甚多今王刁兩團退出之田六百五十餘頃以抵侵佔之數有贏無絀此項田產先儘失業之民凡有印契糧票者准其照數撥還無契票者概不准撥以示限制而斷葛藤其次則培植學校凡銅浦兩縣書院之膏火小考之卷價鄉試之賓興費會試之公車費各准撥田若干以爲造士之資縱使民田被佔契票無存私家偶失有限之田通縣共享無窮之利其餘則槩充官田派兵屯種兵或不足召民佃耕在銅浦可解積年之公憤在東民可免霸佔之惡名所有罵賊之五品頂戴州同銜前平陽屯屯官唐守忠其子文生唐錫彤其叔衛千總唐振海三名同時被害尤堪嘉憫應請 旨交部從優議卹並建立專坊以爲草莽効忠者勸浦縣激衆構訟之文生王獻華應請褫革衣衿以示懲儆王長

振現尙在逃俟緝獲之日盡法處治以爲通匪者戒未盡事宜除分咨江蘇山東督撫及漕督諸臣妥籌會辦外合將湖團一案擬結緣由恭摺馳陳

籌辦大東溝善後事宜疏

光緒元年

奉天將軍 崇 實

竊奴才崇實於光緒元年六月初九日奉到軍機大臣字寄六月初五日奉 上諭大東溝一帶自流民屯聚以後抽木斫葦墾荒諸利全爲各匪任意收釐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太后 皇上洞悉地方情形無微不至奴才等跪讀之下欽佩莫名查大東溝一帶各股賊匪雖經大兵剿除淨盡而流民私墾多年不無疑懼撫綏經畫更賴得人茲查有直隸候補道陳本植精明強幹勇於任事在籍知府恒泰老成穩練熟諳民情候補知縣張雲祥耐勞勤幹因於一律肅清之後卽派該委員等前往會辦一切事宜現據迭次稟報民情均已大定業經在鞍子山各處設局開辦升科納稅等事所有木稅一項適值秋令商賈雲集之時數月以來稅徵頗旺現經抽收木稅小數錢七十萬串有零地畝一項亦經該委員等妥議章程先辦壓租頒給執照一俟秋後再行文量如與所報相符卽自明年爲始按畝徵賦令其永遠承種出示曉諭民甚樂從間有希圖包攬之徒從旁煽惑暗中阻撓隨卽訪拿亦遂斂跡現在呈報升科只就壓租而論業有六千餘戶已收小數錢二十餘萬串尙有已墾未報之家十之六七奴才等初亦不料邊外

流民如此之多所以此次用兵只有剿撫兼施冀以化暴爲良仰副 朝廷俯恤邊氓之至意現經大兵懲創之後該處流民亦思樂業安居共享太平之福業有商民人等請在沙河子地方選擇地基蓋造鋪屋以爲經久之計可見民情嚮化尙易撫循惟鳳凰邊門之外朝鮮往來貢道最關緊要原定寬闊應留十里乃歷年以來流民逐漸佔墾幾無曠土且已耕種多年均成熟地若拘定舊章槩行驅逐反恐小民失所意外堪虞現擬寬留十丈立定限制不准稍有侵越以便往來至葦塘一宗現在尙未查清應俟刈割之後再行估價科徵另籌辦法查前數年屢議展遲究未認真查辦因循遷就迄至於今此次奴才等檄飭該委員等妥籌辦理既不可搪塞了事徒顧目前亦不可竭澤而漁不留餘地現雖試辦之始未能預定數目而約略計算地畝木稅葦塘三項每年所入當在十萬兩以上實屬不無小補但恐日久弊生若不設官駐兵藉資鎮懾難保失教之民嗣後不再嘯聚爲奸仍循故轍奴才等體察情形相度地勢大東溝及六甸一帶似應添設同通或州縣官二三員清理詞訟徵收錢糧再於鳳凰邊門添設監司一員並加兵備字樣以爲控制另選精兵分段安插庶足以垂久遠而靖邊陲查奉省內地旗民分界所有錢糧歸地方官徵收者不過十之二三歸旗員徵收者反居十之七八每縣地面管轄數百里而歲入錢糧無幾所以地方雖甚遼闊勢難再議添官至大東溝一帶本係邊外荒土並非旗員駐劄之區現在所辦

升科無論旗民但凡任地開墾者一律編入戶口冊籍將來此項額徵儘可統歸地方衙門管理以地方徵收之款爲地方建置之資既足以清盜源亦可藉弭邊患庶幾一勞永逸不至別滋事端奴才等爲因時制宜起見如蒙 俞允祇候 命下奴才等卽當督飭該委員等詳細熟籌將何處應行設官何處應行駐兵妥議章程繪圖貼說恭呈 御覽請 旨遵行

甘肅墾荒民戶請變通入籍應試疏

光緒三年

陝甘總督 左宗棠

竊臣准甘肅學政臣許應騷咨開據鞏昌府知府顏士璋稟稱鞏昌所屬州縣地畝荒蕪急應廣爲招徠以資耕墾惟入籍應試年分若不稍爲變通誠恐無人應募因就領地承糧之多寡分別入籍報考之次序開列條款呈請核辦前來查該府所陳各情核與例載康熙十年題准安插墾荒武弁永駐入籍均准應試之例尙屬相符等因咨行到臣當經飭行甘肅藩司核議去後茲據藩司崇保詳稱甘省自經兵燹通省田土率多荒蕪節經飭令各屬認真清厘廣爲招墾限年升科以符舊制今議將各廳州縣招墾新戶就所領之地扣算承糧在一石以上者卽以領照之日作爲入籍之年按冊內註明之兄弟子姪准其一體應試領地承糧在四五斗以上者按冊照內註明之本戶及子姪卽於下次科試准其報考領地承糧在二三斗者按冊照內註明之本戶及子孫俟下次歲試准其報考內行文原籍扣考如無原籍可歸

及有違碍事故仍只准種地承糧不准應試俟地方規復仍照例非入籍二十年不准報考如此變通辦理庶廣招徠等情核與康熙十年題准安插墾荒武弁永駐入籍納糧當差其子弟均准考試之例相符並稱甘省如平慶涇固道屬之各廳州縣蘭州道屬之狄道河州金縣渭源鞏秦階道屬之隴西安定會寧秦安清水兩當寧夏道屬之靈靈州鎮迪道屬各州廳州縣近來招徠墾荒之戶除土著不計外尙有安插兵勇以及外省商賈流寓之民均應一體照辦以昭公普等情詳請具奏前來臣覆核無異相應請旨飭部議覆謹會同甘肅學政詹事府少詹事臣許應騤合詞恭摺具奏

請核實徵額片

光緒三年

丁日昌

查臺灣府屬於百十年來抄封逆匪翁雲寬林爽文等各案叛產年額徵收租穀變繳價銀五萬四千九百九十餘兩內除先後奉部准豁臺彰兩屬水冲無徵銀一千一百六十餘兩外計實尙應徵銀五萬三千八百三十餘兩均撥充臺澎各營戍兵加餉歷經辦理在案臣到臺後詳查前項叛產分隸各屬或近於海或比於山其中曠野水田固堪樹藝稼穡亦有旱園埔地只能栽種雜糧肥瘠既屬不同徵收向非易事矧數十年來未經釐查佃戶逃亡故絕不堪枚舉且臺灣多屬沙地遇雨冲瀉熟地卽變荒田其附近海濱者偶值暴風則海潮湧入必待數年鹹味去盡始可耕耘各佃散處鄉隅艱於稟報各縣因無圖

冊礙難具詳因而租額虛懸田畝日短有額則官不能不催無田則佃斷不能不納追呼既苦必致於流亡流亡之餘必均之隣保差役則於其間藉端訛詐故在官雖無顆粒之收在民仍有需索之累其舊案所充叛產世遠年湮有無冤抑無從查考若如近年逆首戴萬生案內所充叛產竟有毫無干涉之人亦一律抄封在內情同瓜蔓實可憫憐小民呼籲無門惟有散四方而填溝壑臣此次巡查北路有攔輿老婦聲訴及此不禁爲之涕零至原充佃首近皆倒退死亡無人承應或由府遴派委員或由縣選舉紳董名爲總理分段催繳核稽徵數均不過七分上下幸自同治八年裁兵以後各營加餉減少現徵之數尙敷支放惟時間閭閻既多貽累帑項又復虛懸若不設法清釐則陳陳相因官民俱困貽累伊於胡底計每年田業之坍塌佃戶之故絕者固多而新墾復墮匿不報升與夫侵佔欺隱者當亦不少必須認真查辦方有裨於國計民生現除淡水廳所轄年額尙無短缺外其餘分隸臺灣鳳山嘉義彰化四縣嘉慶八年以前本係各縣就近分徵若仍由府派撥委員紳董前往清查徵繳不特稽查雖周轉恐益滋流弊查各廳縣於每案叛租之內均有徵收供穀餉銀應請嗣後卽由各廳縣徵收折解府庫並將缺徵田額逐一釐查如係坍塌拋荒實在無著者詳請豁除其在近年悞行抄封的有憑據可查者准由地方官妥傳的戶親自領回不許書差紳董從中舞弊若有新墾匿報以及欺隱侵佔清出分別歸補倘能適符原數

固宜照額造銷其餘歸補以外或有盈餘並應據實具報不准稍有欺混所有未經清釐以前儘徵儘報造冊奏銷俾免延悞當飭臺灣道夏獻綸臺灣府張夢元分飭各縣妥速查辦並具詳前情聲明奏請前來臣爲核實起見是否有當理合會同督臣何璟附片陳明

奏委員查墾荒田緣由疏

光緒四年

雲貴總督劉長佑
雲南巡撫杜瑞聯

滇省山高土瘠阡陌騎零往昔生齒浩繁野無曠土每年正供所入尙不敷大省一府之多軍興以來抽糧調練民之死於戰陣死於飢寒者不可勝數僅此幸免之餘生早失力耕之舊業同治十二年全省肅清欽奉 恩諭將歷年積欠錢糧概行豁免此後徵收成數飭令分別熟荒奏明辦理 皇仁浩蕩 聖慮周詳邊鄙遺黎莫不同聲懽感前撫臣岑毓英奏請丈量熟田酌減原額定爲六成八分之數方謂休養生聚十年之規復無難豈期癘疫災傷滿地之流亡相繼舊荒如故新曠轉多各屬官民遂紛紛以前此丈量所定成數未能完納爲詞迭經批飭覆查情形屬實災方待賑政偕拙於催科民未加多地何由而致闕此前撫臣潘鼎新所以有一時難辦開墾之奏也伏思則壤成賦經邦首重夫任農以食爲天因利莫先於治地況滇省凋殘景象觸目難堪蕪廢田疇所在皆是若復因循姑待不思早事招徠則微特正額條糧永久虧欠卽核減成數亦必至於攤派包賠坐困官民而無已不僅此也疆理未復無以杜侵

隱之端倉廩未儲何以備歉荒之歲甚至戶口不足徭役難均游惰不懲奸宄莫辨則其爲患民生尙可盡言乎是善後之良圖不一而繫於墾荒之急務者甚多也臣劉長佑到滇之始訪求民隱卽欲開辦於先而軍務未平日不暇給臣杜瑞聯由藩司忝任今職凡歲入之盈虛民間之實耗時關內念責不容辭第慮舉事非難籌費爲難奏效非難得人爲難臣等固不敢因難以見阻亦不敢操切以求功查荒蕪之地迤西爲多東南次之本年春間曾委道員鍾念祖前赴迤西近省之楚雄府屬先行試辦粗有條理適該道奉 旨補授鹽法道回省履任未能兼顧茲復改派道員劉鳳苞接辦迤西一帶加派道員翁壽錢由迤東澂江府屬以次開辦並同督司道酌定章程通飭守令隨同委員先之以清查繼之以督觀佃如貧苦貸以牛種之資地匪膏腴緩其升科之限禁豪強之占奪與胥役之苛求總期因勢利導日異月新以仰副我 皇上加惠邊氓之至意至於天時之豐歉無常人事之利鈍莫必能否一勞永逸所不敢定臣等亦但勉其心力所能爲求於地方有濟而已

派員查丈荒地緣由片

光緒四年

吉林將軍 銘 安

吉林地方遼闊管轄難周各處隙地均經流民私墾奴才銘安前於議奏四條內擬請查放荒地嗣復奏明俟馬賊稍平次第興辦均已仰蒙 俞允在案查阿勒楚喀所屬馬延川地方兩面大山橫寬數十里

自北面山口直達南山亘長二三百里其中土地沃饒開墾幾徧從前以險峻難通在官兵役從未查禁驅逐致民人愈聚愈多近年公舉頭目名宋士信議立條款衆民受其約束均以墾地捕牲爲業無敢爲匪各處逃賊亦無能入其邊境但該民目等雖未擾害地方而聲教不通竟同化外若不妥籌安撫養癰成患甚屬可虞自奴才等派兵搜山該民目恐干查究頗有畏心曾赴統帶吉勝營勇隊副將哈廣和軍前呈請丈地升科彼時奴才以該處民人獷野性成必須示以兵威方能服其心志諭令隨同剿匪贖罪自効前據署阿勒楚喀副都統富和咨稱該民目屢立戰功復請委員查丈地畝按則升科等情前來查馬延川民目宋士信等既無擾害地方情事亦無爲匪案據自應一視同仁乘機化導又阿克敦城一帶亦有私墾地畝前經派員履查據該旗民各戶呈墾領業升科並願補交荒價等情現在賊氛漸息亦應將私墾地畝查丈升科妥籌善後事宜奴才等現派候選知州書瑞總辦馬延川地畝事務督同各員將荒熟各地逐段勘丈熟地給原墾認領荒地招民承懇均卽編造戶口清冊以憑查核並派副將哈廣和督率吉勝營練勇前赴該處會同書瑞相機撫馭妥爲辦理如有抗違不遵者立即嚴拿懲辦另派分省補用知縣趙敦誠等前往阿克敦城一帶亦將旗民私墾地畝查明造冊均令分別荒熟限年升科領地之戶自赴公局由委員按名給照不准覽頭包領以杜把持而免爭競先於各該地方張示曉諭俾令各

安生業聽候委員設局查丈其應收荒價俟該委員等察看情形稟明酌定再行奏明出示遵辦至蘊梨廠展拓之地前已奏奉 諭旨准民認領現在委員不敷分遣應俟查辦號荒之候選通判王紹元將號荒換照收捐各事辦竣卽飭就近帶同各員前赴蘊梨廠會旗勘立封堆再將所展之地勘丈給照一切章程亦按此次定章辦理以期畫一再奴才銘安另摺請設廳縣各官以資治理如蒙 聖裁允准將來創葺城池建立衙署及一切未盡事宜應設善後局所有各項經費並查地委員薪水車價地局費用需項浩繁尙須另籌鉅款此次放地所收押荒請專歸善後局動用統俟善後辦竣由奴才等專案奏銷以免輾轉

查明朝鮮貧民占種邊地擬請一律領照納租疏

光緒七年

銘安
吳大澂

竊臣等前經奏派三品銜調吉林差委知府李金鏞辦理琿春招墾事宜茲據李金鏞稟稱前稟四十八處閒荒清摺內有土門江北岸由下嘎牙河至高麗鎮約二百里此次前往查勘由下嘎牙河起攀躋巉巖度越數嶺查至高麗鎮北岸止計有閒荒八處前臨江水後擁羣山荒僻深奧向爲人跡不到之區卽本地農民亦從未深入該處與朝鮮一江之隔該國邊民屢遭荒歉或被江水淹沒無地耕種陸續渡江開墾現查已熟之地不下二千晌該國窮民數千人賴以餬口有朝鮮咸鏡道刺史發給執照分段註冊

並據該國穩城府兵官趙秉稷面稱沿江之民半多仰給於北岸彼民自知越界墾種但求格外施仁等語事關邊界出入不敢不據實上稟應如何清查安插之處稟請核辦前來臣等查吉省與朝鮮毗連之處向以土門江爲界今朝鮮貧民所墾閒荒在土門江北岸其爲吉林轄地無疑邊界曠土豈容外藩任意侵占該國咸鏡道刺史發給執照殊屬錯誤現經李金鏞查明該處實係叢山阻隔爲中國官民所不到該國寄居之戶墾種有年並有數千人之多薄海窮黎莫非天朝赤子若照例嚴行驅逐出界恐數千無告窮民同時失所殊堪憐憫臣等仰體聖明綏來藩服一視同仁之意擬請飭下禮部咨明朝鮮國王由該國派員會同吉林委員查勘明確劃清界址所有該國民人寄居戶口已墾荒地合無仰懇天恩俯念窮民無所依歸准其查照吉林向章每晌繳押荒錢二千一百文每年每晌完佃地租錢六百六十文由臣銘安飭司給領執照限令每年冬季將應交租錢就近交至琿春由放荒委員照數收納或由該國派員代收一併彙交以歸簡易或該國鑄錢不能出境議令以牛抵租亦可備吉省墾荒之用其咸鏡道刺史所給執照應卽飭令收回銷毀免致兩歧如蒙諭旨後由臣派員會同朝鮮委員秉公核辦詳議章程妥爲安插以清界址而示懷柔

晉省未墾荒地尙多請寬起徵年限疏

光緒八年

山西巡撫

張之洞

竊惟爲國家理財之道莫如核經賦足經賦之道莫如無曠土闢曠土之道莫如養民力若視同秦越但急催科土著無力客民不至地之不毛賦於何有溯查光緒五年查勘荒地其時上司責令委員及州縣草草歲事屬吏迎合意指往往以荒報熟其實真正新荒不止所報之數故至今紛紛呼籲種種棘手以後催徵事體爲難尙多至於當日辦理招墾全不知稼穡艱難一味操切一味惜費有名無實現飭善後局查開已報之有主無主荒地未墾者共一萬頃有奇緣曩年餓莩過半流亡不歸比年雖稍稍來歸而丁少工昂蕪深貲薄復畏賦役之累契稅之徵相率觀望查光緒六年三月原奏查明新荒地畝共二萬二千七十六頃七十畝零有主者三年開徵自光緒五年爲始光緒七年爲滿無主者四年開徵自光緒五年爲始光緒八年爲滿竊思例定升科之條當以開墾之日起限原奏統自光緒五年爲始不問其已墾與否但以三年四年爲斷一律升科辦理殊未盡善此時若不亟爲聲明將從前奏有案各州縣荒地籲請特沛恩綸則小民恍於催徵期迫必致仍前裹足數年以後寢爲豪民隱占鄰里侵沒馴至如陝皖江浙已事清查之官吏無從清缺額之正賦終於缺臣博采羣議今日墾荒之道有先化無主爲有主一法合無仰懇天恩俯准晉民困苦開墾艱難明降諭旨所有陽曲等五十四州縣荒地除已墾者仍照光緒五年奏案分別有主無主於光緒八年九月上忙開徵外其未墾之一萬一百八十三頃六十

四畝零自此次奉 旨之日起無論有主無主荒地均以實在開墾之日起限三年後起徵臣一面督飭善後局司道趕緊開造清冊送部查核並嚴飭各該州縣此等新開荒地升科以前概不得派及差徭其實在無力者稟明酌給牛種之資所有給發認墾執照紙筆印紅等費由局發給不准需索一文將來該民人執此印照卽作爲管業契據無庸另給稅契州縣勸墾數多者優獎膜視荒蕪者重懲如此緩其賦役杜其擾累資其物力小民灼見墾荒之有利無害必將踴躍爭趨競圖占業一二年間可盡化無主之地爲有主田土既有著落正賦自不終虧此則稍寬目前之追呼而實所以裕久長之本計者也其實係已產者仍當督飭藩司責成地方官認真稽查依限起徵不容里長糧差私收匿報

辦理皖省墾務片

光緒九年

安徽巡撫 裕祿

省皖墾務臣前與督臣奏明會委准補江蘇徐州府知府桂中行前往接辦經該員周歷查勘稟明先自宣城縣按鄉分團逐加清理已將該縣東南兩鄉田畝查清造冊臣查此次清查墾務惟土民認田一事最爲糾葛詳查屢議因令客民認主交租勢實難行始有土客買賣之議蓋自兵燹之後該處土民百不存一而外來墾荒客民則十倍於土民而不止田畝經界變改舊形容客民擇肥而開務成片段致有一家而兼昔時數姓之田數人而分舊日一家之業紛雜錯亂莫可究詰果使現在認田土戶皆是當年真正

業主確有契據可憑則客民無可執爭在官亦不難判斷無如現查之田土民皆以空言指認毫無証憑冒混詭託情偽百出若但執凡係土民之田卽應歸土著爲業之說萬不足以折服客民在客民不遠數千里扶老携幼而來費數年胼胝之勤始獲闢成沃壤孰肯俯首聽命讓而歸諸無據冒認之田主且以一人而作數家佃完數姓之租情非所甘必致懦弱者棄田轉徙強梁者搆衅忿爭縱或在官勉強承順亦必仍前抗欠土民但有認田之名而無收租之實租既無收糧亦無著終必課賦虛懸逋欠催徵官民交受其累此今客民認主交租勢有難行之情形也衡量時勢揣度人情計惟土客買賣一層尙可兩得其平客民買田以承糧與土民葛藤永斷其業可安當官立據編冊啟徵課賦亦無由隱匿而土民賣田得價別營妥實之田可免客民刁難延欠之累如此處置土客均有裨益是以酌擬章程本無轉轄之田不計外凡有土民指認之田如查係原主五服以內者無論有無契據皆准其承認其族中或有祭田學田果係宗祠尙在子弟讀書有人者取有里隣切結亦准酌留以示矜恤此外每熟田一畝定以本洋一元四角熟地七角荒田三角荒地二角通照此價由墾戶承買有主者價皆給主無主者價以歸公其已經田主認明墾戶立過租約者不在此次買賣之列亦不准以現章藉口稟經臣核准批飭照議查辦現在查畢兩鄉善良之民甚屬相安而土民狡黠之徒藉唆訟以圖漁利豪強之族挾勢力而冀兼併仍不

免盡惑鄉愚多方煽誘或於水道要口或於肥饒田畝指爲祭田學田認請酌留客民因之疑慮於承買繳價之事觀望抗延事多阻格屢經該委員等具稟臣恐前議尙有未周批令再加詳察如有應酌量變通之處不可固執前章務期事歸至當

籌辦開墾呼蘭所屬通肯地方事宜疏

光緒十三年

黑龍江將軍 恭 鏜

竊查黑龍江省邊漠之區初無民墾咸豐七年將軍奕山查勘呼蘭所屬蒙古爾山等處荒地一百二十萬晌堪以試墾惟恐外人慕羶潛越不能預操把握當經奏請封禁十年將軍特普欽因俸餉不繼防範維艱奏請招民試墾藉裕度支奉 旨允准在案此爲呼蘭民墾開辦之始同治七年已放毛荒二十餘萬晌將軍德英以新荒續領未能踴躍擬請暫行停放厥後屢放屢停疊經御史英俊光熙內閣學士尙賢等條奏開墾俱經歷任將軍定安文緒等籌議呼蘭所屬克普通肯地方荒場有碍邊圍仍請照舊封禁各在案奴才等伏查黑龍江精華全在呼蘭一隅地氣和暖土脉膏腴爲關外所艷稱然詳稽所以封禁之故略有五端論地脉則恐礙侵山珠河論牧場則恐妨旗民生計而且墾民雜則盜賊潛入攬頭出則販賣架空更恐奸民易集勾結堪虞奴才等反覆推求知其中情節萬無一可慮者溯查原案呼蘭侵山自乾隆時試採一次稍見侵苗久經停採布雅淖羅等河自嘉慶二十二年試採一次亦未得珠貝見

奕山奏中況稼穡之與珠寶孰輕孰重 聖朝取舍自有權衡不待預計通肯地段介居莽莽布特哈墨爾根呼蘭北園林子之間縱橫量覈計約有三十餘萬晌較之前吉林將軍奏開伊通圍場十餘萬晌廣狹大有不同計將通肯應開地畝之內酌留圍場牧地寬然有餘即使生齒日繁斷不至稍有窒礙若慮民攬轉售應仿照吉林章程革去攬頭名目每民止准放一二十晌至六七十晌爲止不患不均至於盜賊有無則視守令勤惰官兵勇怯不在地畝之墾與不墾此又理勢無待深辨者也且吉林興凱湖等處最美沃區徒以土曠人稀不能自守向使人民繁庶村堡相連彼固不能無故覬覦此亦不能甘心退讓代備邊以開屯爲上策者職比之由卽如雙城堡伯都訥經松筠富俊條奏開墾當時或議其難奉天東厯邊開墾崇實亦力排衆議而行不二十年鴨綠江鳳凰城等處墾田連蔚爲沃壤此尤近今之明效大驗矣奴才恭鏜在都竊嘗考論東省根本大計首在興農蒞任之初曾於瀝陳本省積困情形摺內聲明地曠而利不能興各節微陳其端近更博訪周咨並查考梁詩正舒赫德福明安等條奏及特普欽所籌與奴才祿彭詳細參酌開墾之舉實黑龍江第一大利敬爲我 聖主備細陳之本省額餉三十七萬呼蘭租賦已抵至十餘萬若再擴充餉可漸節此利 國帑者一也齊齊哈爾墨爾根黑龍江各城皆恃呼蘭轉運接濟收穫愈廣儲積愈豐此利民食者二也盜賊之恣皆由守備之疏若於放荒時酌定村戶

修築堡寨嚴行保甲緝捕之法盜賊自難容足此利保衛者三也關內外失業閒民麇聚東省或之他邦一定土著庶免流移富者力田貧者傭工各安其業此利綏輯者四也押租繳價或仿舊章或仿吉林章程酌量增加以補公項此利經費者五也開墾既廣俟升科後查照奉天章程每畝酌定徵銀額數以濟俸餉此利徵收者六也呼蘭糧食除接濟本省廣行東南將來收穫豐盈轉輸益衆此利商賈者七也斗稅燒鍋稅捐亦資小補積穀日多收捐必有起色此利稅務者八也通肯地段與齊齊哈爾等城相連戶口漸增人烟日盛貧瘠荒漠之區可變殷實此利生聚者九也人有恒產地有村砦內守既固外患不生此利邊備者十也惟是十利之說人所共知而奴才等竊念封禁五端內旗民生計一條關係最重尙須詳查博考因先飭派委協領常德等馳赴通肯查勘地方圍牧情形頃據常德等繪圖貼說並稟稱通肯荒田南北約長一百四十餘里東西約寬七八十里距北圍林子五十餘里呼蘭巴彥蘇蘇二百餘里且隔呼蘭一河於旗人原有牧場毫無關礙將來墾成立堡應留牧場餘地亦多等情前來並據總辦呼蘭稅務道員陳寶善就近查訪開墾一切利弊大致相同事關黑龍江省兵民大計奴才等職任所在不敢拘泥成案坐視膏腴之產久棄荒蕪而前准戶部咨稱奏准黑龍江省籌辦事宜摺內亦有開放荒地體察時勢舉行等語用敢據實上陳仰求 聖明採納如蒙 俞允奴才當慎簡能員妥定規條務期利興

弊絕以仰副 聖主富民足邊之至意

籌辦新疆屯墾及清查隱賦各情形疏

光緒十三年

新疆巡撫

劉錦棠

竊照新疆地方幅員遼闊戈壁之外不乏膏腴兵燹以來鞠爲茂草繼經平定招集流亡加意撫綏興修屯墾南路墾民繁庶荒地尙屬無多北路鎮迪各屬已墾熟地不過十之二三田賦缺額旣多閭閻亦形彫敝新招各戶率皆貧乏非由公中酌借成本不足以廣招徠臣前飭據藩司魏光燾體察情形悉心籌畫酌擬章程每戶給地六十畝由公中借給籽種糧三石製辦農具銀六兩修蓋房屋銀八兩耕牛兩頭合價銀二十四兩或父子共作或兄弟同居或雇夥結伴均按照二人爲一戶並月給鹽菜銀一兩八錢口糧麪九十斤自春耕起按八個月計算通計每戶銀糧牽算約需借給成本銀七十三兩一錢定限初年還半次年全繳設遇歉收查明酌展繳本之後按畝升科啟徵額糧自第三年始徵半次年全徵仍倣營田之制十戶派一屯長如營中什長之制五十戶派一屯正如營中百長之制每屯正五名派一委員管理凡請領成本督察農工一切事宜地方官責之委員委員責之屯正屯正責之屯長仍十戶出具連環保結互相糾察層層鈐束以免領本潛逃耗費曠工及滋事不法諸弊其屯正屯長每名仍准領地六十畝借給成本一如戶民之例惟每月另給屯正銀四兩屯長銀二兩仍按八箇月計算俱免扣還以示

獎勵前於覆陳安插助墾人犯摺內逐一聲明在案茲查迪化縣安插三百六戶奇臺縣安插一百戶昌吉縣安插一百四戶阜康縣安插五十三戶綏來縣安插三百二十戶濟木薩縣丞安插六十六戶呼圖壁巡檢安插七十四戶哈密通判安插四十五戶精河巡檢安插二十二戶總計安插土客一千九十戶除籽種口糧由倉糧項下借發外共領過成本銀四萬九千八百餘兩另由公中籌給修渠經費銀四千八百餘兩均於善後經費項下開支其舊戶中有隱匿正賦者亦定章飭屬清查准各戶自行首報卽於具報到官之日按畝升科姑寬既往如不行首報查出嚴懲仍追歷年隱賦已據各屬查報隱糧一千三百四十餘石均自十二年起徵此上年定章興辦屯墾並清查隱賦之各項情形也惟新疆屯地向資渠水灌溉亂後渠多壅廢開辦之初擇其易於爲力者先加疏濬經費尙屬無多以後續籌安插此款必須增鉅現值安插遣犯需費不資卽以收回成本周轉能否招墾民戶如上年之數應俟察看情形酌量籌辦以期戶口日增荒蕪日闢賦額日加漸臻富庶至南路各屬亦報新墾地一萬九千餘畝分年啟徵均係報明不領墾費合併聲明除咨部查照外謹會同陝甘總督臣譚鍾麟恭摺具陳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三十四目錄

戶政十一 八旗生計

記武隆阿秀堃八旗生計疏及雙城堡屯田始末

孫鼎臣

旗戶分居議

李祖陶

請籌費移屯兼舒國用疏

沈桂芬

請變通旗民交產章程疏

劉長佑

請量爲變通調濟宗支疏

戈靖

援照成案擬請撥給旗員隨缺地畝片

銘安

請釐剔八旗積弊疏

英煦

請飭會同籌議疏

文緒

續陳安插移撥旗丁並請加兵額疏

文緒

新世系



新世系

一

新世系

新世系

新世系

新世系

新世系

新世系

新世系

新世系

新世系

新世系

新世系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三十四

上海葛士濬子源輯

戶政十一 八旗生計

記武隆阿秀堃八旗生計疏及雙城堡屯田始末

孫鼎臣

我朝八旗以兵政寓民一馬甲月給銀三兩護軍四兩月米皆四斛於京城內外按旗分給房屋於近京五百里內圈給地畝衣租食稅恩至渥也雍正中每旗發帑十萬生息以爲婚喪之費乾隆四十四年戶部贖回八旗入官老圈地二萬七千餘頃責成直隸州縣徵租解部於年終普賞各兵一月錢糧嘉慶十年又節省巡捕營馬乾銀增養育兵額十一年復發帑銀七十萬交商生息再增兵額所以爲旗人謀生養者無微不至然歷年旣久生齒繁而衣食絀列聖時以爲憂宣宗登極初元大學士伯麟奏調劑旗人生計詔八旗都統副都統詳議以聞於是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武隆阿幫辦大臣秀堃言直省綠營旣有滿官亦不妨有滿兵請將各將軍督撫提鎮標綠營馬兵酌分十之五爲旗缺以駐防八旗馬甲養育兵就近送補無駐防者以附近之駐防兵往補三年補足其額差操錢糧卹賞與綠營兵同千總把總外委缺出較其優劣一體拔補其在各府州縣照商籍寄籍例編爲旗籍戶婚田土命盜諸務歸

地方官管理生子隨時呈報督撫年終彙咨部旗旗籍子弟願補綠營守戰馬糧許一體考補并許應府縣文武試及鄉會試應繙繹試者由各省咨送入京其欲預赴各省候挑兵丁及自謀生理者呈明給咨赴州縣入籍駐防兵補綠營兵後分滿營兵缺以其二補本營駐防閒散旗人以其八調取在京閒散旗人往補由京旗都統按缺選派所以應補之缺截曠銀糧計數支給爲道里之費官給車船遞送其馬甲養育兵願赴駐防者許辭京缺前往聽補父撥補而子爲閒散者得攜其子子撥補而其父辭缺隨往者亦聽兄弟叔姪亦如之京旗中願隨外任親戚或願赴各省謀生者皆呈明都統給咨齎赴所往之州縣入籍如此則京外旗人生計充矣疏入 上命八旗集議事格不行二公由是獲譴當 昌陵之季年議開奉天吉林等處荒地移駐京旗於是富俊松筠迭爲吉林將軍首尾經畫十餘年雙城堡之屯始成他未遑及而二公繼沒矣先是乾隆閒御史舒赫德范咸戶部侍郎梁詩正請於盛京黑龍江甯古塔沿邊開屯議者多以爲不便至嘉慶十一年 諭曰京旗戶口日增生計拮据乾隆閒以八旗人衆分撥拉林地方給田墾種迄今甚享其利今若將在京閒散陸續資送吉林以曠地撥給或自耕或召佃取租足資養贍乃命松筠富俊與盛京將軍和瑛會勘議行會吉林將軍賽冲阿奏秋收不豐而止十九年富俊爲吉林將軍乃始奏於雙城堡設中左右三屯爲移駐京旗之計雙城堡者吉林轄境也南北七十里東西

百三十里西南爲拉林河北爲松花江地勢平衍土沃泉甘其地俗以晌計一日可犁之地爲一晌大晌十畝得糧四五石多者七八石一石準倉石二石有半

四年十月
富俊奏

富俊奏挑派吉林奉天旗人三千戶爲

屯丁官給耕牛農具籽種分中左右三屯爲百二十屯每屯鑿井二每井給銀十八兩每戶給蓋窩棚銀

四兩撥荒地九萬數千晌每丁給地三十晌先開熟二十晌五年後徵糧二十石移駐京旗到日撥給熟

地十五晌荒地五晌通二十晌餘十晌荒熟各半給屯丁爲恆產不徵其租

後道光三年松筠奏改爲兩
戶屯丁原分二地六十晌內

照原議荒熟地畝之數兩戶屯丁撥給一戶
京旗二十晌各屯丁每戶畱二十晌爲恆產

每屯屯丁三十戶京旗三十戶中左右三大屯議移駐京旗

三千戶每歲移駐二百戶願移之戶十月報部次年正月起程每戶戶部給治裝銀三十兩本旗津貼銀

十五兩車馬皆官給到屯後戶給屋四間皆官建自道光二年始移駐二十八戶三年移駐三十一戶四

年移駐五十三戶五年移駐七十七戶時墾熟之地已三萬三千一百餘晌

四年容照
耆英奏

蓋富松兩公前後

數任始終其事閱時最久故規畫倍詳二公歿而當事者不能無懈京旗安土重遷往者益少其後協辦

大學士英和猶以爲言以爲經始維艱宜推廣以竟成功而任事無其人矣方雙城堡之興屯也富俊欲

推其法於伯都訥圍場以爲募民開墾可得地二萬餘晌較雙地堡事半功倍前後奏至六七上廷議以

雙城堡屯務未竣且經費不足不能更及竟寢其事而松筠於道光三年任吉林將軍亦請開養什牧及

大凌河馬廠皆嘉慶十七年故所勘地也良法美意雖未果施行而老成謀國之心條議區處之密與營平之在金城何異若夫成功則豈人之所能爲者哉

旗戶分居議

李祖陶

八旗 國家之爪牙也我 朝龍興東土虎視中原一時附風雲而依日月者有滿洲之八旗蒙古之八旗漢軍之八旗其人爲天之所生人之所選以爲疏附後先奔走禦侮之用類皆汗馬功高旗常績著以視漢祖之豐沛子弟光武之南陽宗親唐家之太原義從明代之徐鳳英賢有過之無不及順治元年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酬庸賞功列五等之爵而不分三等之土圈環京五百里之地以居之以爲居重馭輕之勢亦較漢之徙郡國豪傑以實關中明祖之取江南富人以居鳳陽其義爲更有進但五百里之地雖盡膏腴而土則不能加闢八旗之人雖皆食祿而丁則逐代增添恭逢 神功聖德累世承平休養之餘漸生奢侈馴至雍正末年八旗生計漸感于是 聖天子疇咨於上諸臣建策於下類皆淵謀遠想爲十世百世之計而不在取濟於一時者所以爲之救也以予所知乾隆二年監察御史舒赫德卽有密陳愚慮之疏謂旗人之賴以爲生惟有房地別無他項房地不充雖百計以養之究非久遠之謀惟使不聚於一方庶可並得其利益伏思 盛京黑龍江甯古塔三處爲我 朝興隆之地土脉沃美聞其閒曠

處甚多雖八旗滿洲不可散處他方而此根本之地似不妨遷移居住務使家有恒產人有恒心然後再教以儉樸返其初風則根本縣固久遠可計矣但須料理于數年之前然後於八旗之願往者及生計極困者爲一一籌其起身安家等事則各欣然就道矣此一說也至乾隆六年戶部侍郎梁詩正復有軍國大用不敷敬陳變通之法疏謂臣蒙恩簡佐計部詳查每年經費所入不敷所出蓋以八旗兵餉浩繁故所出者每多各省綠營兵餉日增故所入者漸少設有額外費用卽不免左支右絀矣查八旗人除各省駐防與近京五百里聽其屯種外餘並隨旗居住羣聚京師無農工商賈之業類皆仰食於官我皇上其仁如天於正賦俸餉外添設佐領之額優給養育之糧而旗人猶窮苦自若以不使人自爲養而常欲以官養之也竊謂非屯田斷無以給今內地已無閒曠之田世宗憲皇帝欲於黑龍江甯古塔等處分別旗人住居耕種而未及行我皇上御極以來廷臣屢有以此言進者若慮其難行而不及時早爲之所數十百年之後旗戶必十倍於今以有數之錢糧贍無數之生齒使僅取給於額餉之內則兵弁之關支不足供閒散之坐食旗人之生計必日感欲添給於額餉之外則民賦之常制斷不可加而國用所必需又無可縮卽竭度支之力不足以供不將上下交困乎惟有酌派丁口散列邊屯使自食其耕牧之利而以時講武則旗人有生聚之資國帑亦無匱乏之慮矣此又一說也至乾隆十年山西道監察御史

柴潮生復進籌理財之長策一曰開邊外之屯田以養閒散二曰給數年之俸餉以遣漢軍何也臣聞宋祖之有天下也舉中國之兵止十六萬迨英宗治平之間多至百二十萬國力爲之耗竭明之宗支不土不農仰給宗祿至中葉以後乃共簋而居分餅而食男四十不得娶女三十不得嫁何者力不足以給之也今滿洲蒙古漢軍各有八旗其丁口之蕃昌視順治時蓋一衍爲十而生計之艱難則視康熙之時已十不及五而且仰給於官而不已局于五百里之內而不使出則將來上之弊必如北宋之養兵下之弊必如有明之宗室此不可不籌變通者也臣竊以爲滿洲閒散及漢軍八旗皆宜設法安頓查沿邊一帶至奉天等處多水泉肥美之地請遣有幹略之大臣前往經理果有可屯之處特發帑金爲之建堡墩立屋廬置耕牛農具令各旗滿洲除正身披甲在京當差外其家之次丁餘丁力能耕種者並前往居住所種之田卽爲本業分年扣還工本此外再不陞科惟令其農暇操練則數年之後卽成勁旅此安置滿洲閒散之法也至漢軍八旗已奉有聽其出旗之旨以定例太拘故出者寥寥今請不論其家之出仕與否皆得出旗其見任官者各給以三年之俸餉無官者給以六年之俸餉其家產許其攜帶任其自便則貧富皆不失所五年之後國帑之節省無窮此安頓漢軍八旗之法也此又一說也三說大同小異而柴說并籌及散遣漢軍尤爲膽識雙絕夫漢軍皆中土之人其初聞風景附著有勦勞養二百餘年爾公

爾侯報之厚矣積久蕃衍而生計日蹙則與其坐困無聊何若放之江湖任其浩浩蕩蕩之爲得也予觀魏叔子封建論後附及明制之失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雖宗室亦應有限制開創天子之子爲王嫡子世世襲王爵庶子則每代遞降至五世之後爲庶人繼體天子之子爲公其降殺亦照此例五世之後並爲庶宗各執四民之業譜繫於國而免其徭其言曲有條理夫以天潢之親猶尙爲之區別不使盡食於官況滿軍閒散與漢軍之附麗者乎此誠救貧之長策不僅救國兼以救人也

誠如是也黃河改而北流順其故性不致年年告決歲可省宣防之費數百萬兩淮鹽直賣與商人私鹽盡化爲官鹽歲可增課數百萬漕糧隨地屯種官與民之困皆蘇而國家亦無治河建閘造船簽軍諸費歲所省者必不止於數百萬旗戶分居自食其力大倉之米仍復充盈歲所省者亦不下數百萬合所省與所增約近二千萬去歲閩邸抄見卓中堂會計戶部進出之數經費歲入者四千四五百萬出者三千八九百萬使所入年年不乏所出年年不增自足支應但水旱天災堯湯不免入數豈能年年不減大兵大役承平時亦不免出數豈能年年不增是必有大道焉以生之省之使府庫長充倉廩長足則倉卒遇減遇增之時亦綽綽乎可以支應而不致行瑣屑之政沿苟且之例爲他日史家之所譏矣

請籌費移屯兼舒國用疏

沈桂芬

竊維我朝定鼎燕都居重馭輕八旗禁旅悉入環衛每歲糜金錢數百萬兩以贍其身家計至深也無如二百餘年來戶口日繁縱使軍旅不興歲入如故隱銷坐耗上與下均岌岌有不可終日之勢歷朝謀國諸臣已逆知經費之難繼與旗人生計之日艱屢次條奏實已准行者如清查入官地畝分撥拉林地方移住雙城堡屯田外官准帶親族隨任所以調劑之者至矣而屯邊之法旋以安土重遷事寢不行近復准出外謀生而去者寥寥固由人情憚於跋涉亦以各旗兵丁之願去者欲貿易則無本欲耕種則無具欲遷徙則無資也臣官京師時親見旗民生齒繁庶不農不商除仰食錢糧外別無生生之策自園法變更南漕不繼一丁所領之糧不敷供一丁之食其强者悍然爲非每陷刑網弱者坐以待斃轉於溝壑我皇上視民如傷四海之內一夫失所猶深軫恤矧以八旗世僕勳舊子孫近在輦轂忍令饑寒顛覆不爲之計乎從來以一人養天下恆苦其不足使天下自爲養常覺其有餘臣竊以爲今日安插旗人其上策在移屯邊方中策則聽往各省而已夫移屯於豐盈坐享之日人情孰不好逸而惡勞移屯於凍餒交迫之秋人情又莫不辭饑而就飽此今日移屯一議較之昔人事半而功倍也臣請先言聽往各省之法卽就從前武隆阿英和諸臣所奏而推廣之無論馬甲養育兵閒散其願出外謀生赴各廳州縣者准

其徑呈本旗都統前往照商籍軍籍例編爲旗籍戶婚田土命盜案件歸地方官管理生子隨時呈報督撫年終彙咨部旗綠守戰馬糧及各營將弁亦令一體考拔並許用旗籍應府州縣文武試及鄉會試欲應繙譯試者照各省駐防例凡降革休致官弁及舉貢生監與各省駐防願移者均聽之此移之內地人所樂從其資給概從其省也至若移屯邊防之法臣請 欽派廉幹大員爲屯田大臣隨帶司員查照舊檔於奉天吉林一帶及獨石口外紅城子開平等處與張家口外之興和新平等城昔年富俊孫家淦諸臣所勘定舊地歲計可開若干頃並建造房屋城堡添製農具牛種及軍裝器械酌定成規宅中駐紮始終經理其事再由八旗都統剴切勸諭旗戶願移口外者照道光初移屯雙城堡舊例由戶部當堂發給治裝銀三十兩沿途官給車馬到屯後每戶官給房屋四間農具牛籽皆備三時務農之隙講武刑罰教養之事皆屯田大臣主之十年以後地畝照下則升科征收之糧糶運於口內而積銀於屯所每年卽以屯糧所糶爲次年京旗移屯與屯所各項之用無事再動庫帑此移之邊防事極艱難其資給不得不量從其優者也然議者必謂口北寒冷不宜粟麥饔飧無出流離遠徙易傷臣僕依戀之心不知昔年迭次移居雙城堡及拉林地方旗戶至今長養子孫稱爲樂土若非耕種何以自存至孫家淦勘地原奏亦將地方之寒暖穀種之所宜與日用之水火煤薪旗民之相安蒙古旗廠之無擾以及山場之可牧平原之

可獵條分縷晰非徒託諸空言況人氣日聚地氣亦開天氣卽爲日暖旗人不過一遷徙之勞永可豐衣足食較之株守在京饑寒無策告貸無門相去遠矣臣所謂恤旗民者此也議者又必謂邊屯太多禁軍單薄恐非強幹弱枝之道不知 聖朝開國之初人心甫定不得不藉資勁卒鎮輔京畿今則薄海黔黎胥歸天籍自軍興以來收復郡縣殄除渠魁大都綠營兵勇及蒙古與東三省兵力居多旗人生長京華習於豢養偶有調遣未聞得力若令移屯口外練習風霜耕種牧營生資勞苦氣體必見充實再能督帥得人訓練有素無難上復 國初驍健之風十數年後環邊之地東西開闢縣亘不斷北可震懾強鄰南亦以拱衛京邑設有征調緩急更爲可恃臣所謂足邊防者此也特以移屯諸費昔年猶以爲難今日帑藏空虛更安得此閒款臣嘗私心計之八旗現放兵餉除二成大錢外實放銀四成人口嗷嗷朝不謀夕各省軍務告歲必應循例照八成舊章以裕兵食竊謂救八旗一時之窮困其惠小貽八旗無窮之贍養其利長當未減之時而忽議減其勢逆而難行迨已減之後而量爲增其勢順而易節請於定復八成兵餉之年暫給六成酌留二成每年約可得銀一百餘萬兩治裝銀兩與房屋種具每戶以八十兩計之加以屯所修城堡製器械及一切費用每年至少亦可移數千餘戶俟屯田升科後移屯有資京旗兵餉仍復八成之舊如此則目前經費毋庸另籌日後正供永無不足臣所謂舒國用者此也昔臣佐理度支籌

之至再而軍旅方亟未暇上陳今雖出爲疆吏不敢緘默自安所幸僭僞削平東南漸臻底定寰宇民生皆蒙休息似宜及時預籌本計勿責旦夕之效冀開樂利之源 國家億萬載之丕基可於是而益固矣

請變通旗民交產章程疏

直隸總督 劉長佑

竊照同治二年四月准戶部咨議覆御史裘德俊奏請仍准旗民交產一摺抄奏內開咸豐二年會議令順天直隸等處悉准旗民交產照例稅契升科奏奉 諭旨准行嗣因弛禁後各州縣請報陞科者甚屬寥寥而盜賣隱佔之案層見迭出雖有升科之名並無納賦之實復於咸豐九年奏請規復舊制仍禁民人典買旗地遵奏在案茲據御史裘德俊以旗籍生計艱難請復旗民交產之例應請准如所奏順天直隸等處無論老圈自置亦無論京旗屯居及何項民人俱准互相買賣照例稅契升科一切章程照案辦理庶旗民有無均可相通於八旗生計不無裨益等因奉 旨依議欽此咨行到臣當經飭司通行各屬遵辦在案嗣據調任布政使王榕吉呈稱據前任清苑縣知縣朱溥稟稱遵卽出示剴切曉諭並傳集鄉地予限查報如各村民人買賣旗產互相捏飾匿不稅契升科閒有屯日社書稟出某村某戶隱匿旗地數畝或數十畝若據稟紛紛傳質人數繁多不免擾累咸豐二年弛禁後查辦陞科一無成效此次准令旗民交產奉文日久查辦仍無頭緒其藉端生事之輩反得有所藉口而肆其指控案牘日繁見多糧租

毫無實濟利未能興弊不堪舉與其任法而不能行曷若變通辦理使農田稅課兩有裨益悉心酌議不必責成鄉地人等按畝查造畫清地界冊籍凡有置買旗地無論遠年近年卽以同治三年爲期按村出示曉諭飭令民人自赴州縣呈明地段畝數有原契者檢同原契查核相符立時查照章程分別酌定應征錢糧數目卽自同治三年起征粘發旗產契尾給領收執毋庸等候覆勘再議科則以期迅速既不許差役下鄉藉端勒索亦不煩弓手人等赴地勘丈所征糧銀按季造報俟一律報完彙歸旗產奏銷冊內報部如其有意故違逾限延不呈報一經查出或被告發卽將地畝入官兼治以隱匿不報之罪如此酌量變通既與原奏章程竝無窒礙且可速收實效至咸豐二年查辦案內間有已經報出地畝尙未議定科則旋卽奉文停止此時若仍令按年補征未免向隅況九年以前民欠糧銀曾有奉豁明文此項事同一律應請卽以此次查辦爲始統自同治三年起征以紓民力等情由司具詳經臣咨部核覆旋准戶部咨覆此案章程酌量變通應由臣奏明辦理等因卽經飭據前署布政使李鶴年覆核詳請具奏前來臣查民人旣准置買旗地自應照例稅契升科未便任令隱匿延不首報該司等所議變通辦理法係爲稅契升科不致有名無實起見擬請准如所議分別辦理

請量爲變通調濟宗支疏

光緒五年

戈靖

竊維 恩由近以及遠法因時而制宜我 朝篤念懿親敦敘之典遠過往代 列聖相承有加無已咸豐年間復開道府之例近奉 恩諭軫念閑散宗室覺羅人等生計維艱 加賞兩月錢糧凡所以爲宗室謀者周且備矣惟是椒衍眈綿日益繁盛固係功德垂蔭之靈長而枝分派遠不免飢寒實深 祖宗在天之隱痛誠以閑散宗室錢糧則限以歲時仕進亦定爲專缺既不如覺羅滿蒙漢道路甚寬並不如士農工商得以自謀生理是豈 聖朝親睦之本志哉格於成例未有以變通之計爲 國家策久遠者臣目睹情形難安緘默請於常例之外量爲調濟俾天潢支派均得仰霑 實惠謹擬七條爲我 皇太后 皇上敬陳之

一宗室二兩錢糧宜請復舊章也向例宗室十歲卽給二兩錢糧所以養贍之並欲其及幼學之時使得就傳讀書耳自改爲十五歲始補二兩宗室子弟有力讀書者甚少此五年中經費所省有限蒙養伊始竟使不學將落良可惜已今請仍自十歲卽補二兩錢糧以資教養

一宗室官學生宜請增入咸安宮國子監也查覺羅滿蒙漢子弟各有官學然復挑補咸安宮國子監官學所以教育而造就之者意至美法至良宗室子弟止有兩翼宗學同係宗族未足以相觀摩不出家塾未足以廣聞見竊謂有教無類請於兩翼宗學外照八旗章程增補咸安宮國子監宗室官學生以廣陶

成

一宗室筆帖式宜請分補各部院學習也查宗室筆帖式惟有宗人府一途外衙門並無缺額但宗人府缺少人多補缺實形壅滯而各部院筆帖式之缺尙寬卽撥各處滿缺二三名作爲宗室專缺照宗室郎中員外郎主事之例似於滿缺不致有礙則宗室筆帖式補缺可疏通矣

一宗室舉人宜請酌補中書小京官也查旂民文舉人會試三科後有揀發知縣及大挑之例宗室舉人非會試中式每多廢棄雖有選宗人府筆帖式一途而得選匪易同係舉人宗室則報効無由實爲可惜請將宗室舉人三科後酌選中書小京官以遂其向上之志

一宗室讀祝官贊禮郎宜請增補 陵缺也查例載宗室有京讀祝官贊禮郎各缺並無 陵缺今止有贊禮郎一缺近來文武兩途皆形阻滯致令有材能者於邑不伸轉生枝節何若將各 陵讀祝官贊禮郎旂缺改增宗室專缺似於旂缺不甚相妨並請仍添京缺讀祝官則宗室登進之途稍寬矣

一宗室武場鄉會試宜量爲取中也查宗室文闈鄉試每取中六七名會試每取一二名獨至武科卽有精於騎射技藝者不得與試未免向隅應請仿照文闈鄉會試例酌量取中數名以備干城腹心之選一閑散宗室請準遊幕屯居也前山西巡撫今大學士沈桂芬條陳八旗准出外貿易及在外寄籍等因

曾經議准在案今宗室生齒日衆食三兩者按現章支領每月不及二兩自養多不能足現在費經支絀兵餉難復舊章宗室何能議加與其使之坐困京師何如使之自求生計如有願遊幕屯居者准其由旗報府給以執照註明何方倘在外滋事卽准該地方官詳解宗人府嚴加管束如此則宗室不致困苦矣

援照成案擬請撥給旗員隨缺地畝片

光緒八年

吉林將軍 銘 安

吉林爲我 朝根本重地協佐以下各官皆係滿蒙世僕或爲勳勞後裔襲職當差或曾効力軍營回旗揀補溯自咸豐二年征調頻仍官弁兵丁効命疆場者十居七八生還故里者十僅二三其戶口之彫零室家之窮苦有不忍形諸奏牘者若以昕夕奔馳之苦復有衣食內顧之憂不惟政體有虧抑且廉隅難飭卽如協領應領俸銀一百三十兩扣成折放每年僅得寔銀六十五兩佐防以次遞減一切公私費用均在其中寔係入不敷出難免賠累奴才曾任盛京刑部侍郎時詢知奉天旗員兵丁均有隨缺地畝分防協佐尙有優缺足資養贍卽在省當差輪派河倉亦可均霑餘潤而吉省地處邊陲異常瘠苦旣無優異之缺亦乏調劑之差是以從前派令旗員等查丈荒地徵收錢糧及一切雜差無不擾累地方藉端需索追呼倍克習爲故常以致民怨沸騰累累控告光緒二年奴才奉 命來吉查辦事件半由於此然原情而論出於貪婪者總少迫於窮困者實多自奴才抵任後凡有差委辦撥閑欵酌給川資不准藉差科

派若蹈前轍立予嚴叅近來旗員等尙知奉公守法較前已覺改觀但每月僅得俸銀數兩該員生長斯地各有室家一身之用度尙屬不數口之飢寒更難兼顧困窮所迫難保不見利忘義故態復萌現在吉省添設民官劃疆分治廉俸辦公均已奏准開支而旗員等除俸銀外毫無別項津貼與民官進項大相懸殊以致辦公竭蹶未免向隅第當庫款支絀之時萬難籌給公費惟查嘉慶咸豐年間經前將軍富俊固慶等先後奏准雙城堡自總管以下官兵撥給隨缺地畝道光年間經前將軍倭什訥奏准伯都訥自副都統以下官兵撥給隨缺地畝其三姓地方奴才會同督辦寧古塔等處事宜太僕寺卿吳大澂於光緒六年十月間奏請自該副都統以下官兵撥給隨缺地畝業經仰蒙 聖鑒在案其餘省城各旗員均未奏請撥給同一當差苦累而隨缺地畝或有或無殊覺苦樂不均現在伊通等處奏明派員開放生荒上中之田人皆呈領下餘近山礮薄之地恐難保租一時難以招佃若將此項地畝撥作隨缺官田雖收成歉薄亦可略資辦公除各城副都統等前經奴才奏准蒙 恩賞給津貼足敷應用及伯都訥雙城堡三姓等處旗員已有隨缺地畝均毋庸議撥外所有吉林十旗烏拉伊通額穆赫索羅甯古塔琿春阿勒楚喀拉林五常堡等處旗員擬請援照雙城堡成案撥給協領隨缺地畝每員八十晌佐領每員五十晌防禦每員四十晌驍騎校每員三十晌筆帖式每員五十晌領催前鋒每名二十晌合無仰懇 天恩俯

念吉省旗員辦公費絀准其一律撥給隨缺地畝以示體恤而資養贍之處出自 聖主逾格鴻慈如蒙
俞允請俟各處放荒事竣查明未墾地畝共餘若干應如何分撥再當妥議章程奏明辦理至額設甲兵
應領錢糧照章折放本屬無多而各項差徭向係攤派苦累情形尤屬可憫若一律請給荒地兵數太多
恐不敷撥容俟荒地放竣再由奴才設法矜恤以舒兵困

請釐剔八旗積弊疏

光緒九年

大理寺卿 英 煦

竊維八旗之設二百餘年其始人心樸厚立法周詳該管大臣亦皆實心任事不容絲毫弊端所以乾隆
嘉慶之時八旗兵丁夙稱勁旅至今日而壞法亂紀其弊不可勝言謹就奴才見聞所及臚列四條爲我
皇太后 皇上陳之

一混入旗籍宜清查也八旂年終編立戶口冊檔原以杜虛開人口冒食錢糧之弊尙未慮及有民人混
入者茲則八旗兵丁半屬民人充數詢以姓氏而不知卽以清語而不曉推原其故皆由各旗民役編立
戶口冊檔將其子弟漸漸混入捏稱某孀婦之子或某孀婦之孫其後遂報捐報考儼然以八旗世僕自
居間有其父尙爲某民役其子卽爲某旗官兵若不澈底清查勢必至無業游民冒充功勳之後將來或
受 恩封或襲官爵流弊伊於胡底擬請該管大臣認真清查並責成八旗族長按月呈報有無混入情

事倘所報不實官則嚴叅兵則重懲竝將混入之人咨部治罪庶旗籍自清矣

一侵扣俸餉宜稽核也自庫款支絀俸餉減成官員兵丁已形拮据而俸餉房承辦人等又復假庫虧以爲名層層剝削甚至俸餉銀一分短少數兩餉銀一分短少數錢卽有一二整頓旗務大臣逢支領俸餉之日進署回平而承辦人等詭譎多端預行按應領數目實足平每另備一分以爲回平地步迨至官員兵丁支領入手仍是虧短甚多該管大臣亦無從知其底蘊八旗官員兵丁幾何而不困苦耶擬請該管大臣認真稽核遇有本旗支領餉俸之日親身進署抽查並令叅佐領等官監放倘有前項弊端卽行叅辦則俸餉自應實領實發矣

一頂替挑缺宜懲辦也八旗挑補兵缺向章領催以識字爲上馬甲以中箭爲優非逾十六歲均不得入選乃近來應挑人等多因年歲不符以及文理不明弓馬不熟之故遂覓他人頂替一經補缺卽將應領庫銀作爲酬謝之費叅佐領等亦扶同隱匿瞻徇私情若不從嚴懲辦恐相沿已久八旗兵丁無一成材豈不虛糜帑餉乎擬請該管大臣每遇挑補兵缺令叅佐領出具並無頂替印結先行呈遞仍親身向本兵盤詰倘年歲三代與牌冊不符卽將頂替人等咨部治罪叅佐領等官指名嚴叅庶兵皆適用餉不虛糜矣

一私賣甲米宜禁止也八旗兵丁按季支領甲米源爲養家口計乃近日起倉叅領等官先向該倉花戶串通舞弊任令攙雜土塊不堪食用米局商人亦得高下其手互相爭買致使領米石各兵甘心售賣無可如何叅領花戶等遂從中漁利彼此均分俗呼之謂成事夫成事之弊八旗皆然右翼尤甚若不嚴行禁止恐 朝廷養兵丁之意轉屬有名無實撥請該管大臣親身赴倉督飭叅領等向該倉支領潔淨之米分放各兵毋任私自變價倘有攙雜土塊不堪食用等情卽將該倉花戶赴倉叅領等從嚴參辦似於兵食不爲無益矣以上四條皆八旗積久之弊奴才平日確有見聞可否請 旨飭下都統認真釐剔妥議具奏

請 飭會同籌議疏

黑龍江將軍 文 緒

竊京城八旗人丁生齒日煩家計日窘諸臣屢有條奏曾經前任將軍特普欽於招民開墾之初在所屬濠河北呼蘭河南留勘平坦荒場一段約可酌撥京旗人丁三百戶嗣因附近居民漸有侵佔復經調任綏遠城將軍豐紳奏請由該處旗營有力兵丁內先撥三百戶代墾建房置具爲數不資擬請俟地成熟京旗丁到再請領款安插每戶撥地五十晌以三十五晌限七年後開齊交京旗管業倘時不到卽令各該代墾之戶升科以三十五晌歸代墾地戶管業至五年後以二十晌照章每晌交納官租錢六百六十

文其餘十五晌作爲代墾之戶已產於光緒四年派員按照留圈內分安二十五屯編爲廂白廂紅正藍
饒藍四旗每旗安設五屯每屯撥駐京旗十五戶代墾十五戶所有京旗與代墾旗丁共六百戶均歸北
團林子委協管束等因奏明在案今前項留撥京旗人丁之地經代墾之戶已經開齊明年卽到交領年
限其代墾之戶地畝本年已屆升科之期自應先期奏明核辦查原議從減每戶蓋房穿井置備牛具銀
二百五十兩有零以三百戶計之當需六萬一千五百餘兩其由京起身沿途資斧尙不在內查江省素
鮮出產僅有租稅兩款爲數無多全數抵充官兵俸餉每歲不敷尙須外省協撥寔係無款可籌地屆徵
租之年又未便延緩奴才等再四籌思惟有請 旨飭下戶部與八旗都統從長合議如能籌款酌撥旗
丁前來領地安插應將銀兩先行發給以便購料建房置辦一切再行詳細據實陳奏以免臨時貽誤如
事屬窒礙難行亦卽知照奴才等以便將前項酌留之地照章起租庶免有空地賦

續陳安插移撥旗丁並請加兵額疏

文 緒

竊奴才等前因呼蘭代墾京旗地畝屆限曾經奏請移撥嗣准戶部咨稱會同八旗都統議奏僅廂黃等
四旗十戶願往行令建蓋房屋置備牛具等項應需銀二千餘兩由該將軍籌款給發作正開銷等因咨
行前來當經委員會同北團林子委協領趕緊辦理俟該京旗到時無誤安插格外優待等因報明在案

茲據呼蘭副都統咨報原撥京旗十戶內鑲黃旗護軍保興一戶二口據稱在京未來外其餘九戶用車接替於十月初五日已來北園林子旂營距地所不遠時值隆冬新蓋房間寒冷經該妥協領代爲租房暫寓由官籌發價值俟明春天氣和暖再移新屯等因奴才等體察該旂丁等均係寒苦初到地所一切購辦無資自應寬爲籌備使新到者相安續來者踴躍卽於每戶並籌給小米一石高糧米一石粳米五斗秣稽一千捆足供半年之用俟開春到屯後卽令什墾之戶將熟地三十五晌交其查收自行耕種不准出賣以基永業歸入該處旗檔管轄第墾種之事究非該丁素尙必須日將月引使之漸習操作兼不廢弓馬騎射方爲妥善若移屯後任由閑散自圖安逸不求上進勢必仍屬困窮殊非仰副 聖慈矜恤旗僕之意奴才等再四思維該丁等旣享耕牧之利而以時講武歸旗當差庶可奮其心志將來蕃衍之餘盡成精銳以實邊防現已咨覆該副都統轉行妥協領查明此項旂丁內有成丁子弟遇有該營甲缺卽行挑補其在京曾充驍騎校護軍年力尙壯堪以當差者迅速呈報擬卽以該營相當缺出按照旗分挨次改補則生計益覺寬裕惟北園林子僅有兵缺二百分該處旂丁甚夥陞途本窄將來三百戶到齊更覺丁多甲少若不因時制宜稍爲增益勢必壅滯擬請在該營加添甲兵一百名歸公一體挑放庶期兩有裨益第管轄旣重職分須崇並擬將該處妥協領改爲三品協領原有廂白等四旗防禦委佐領四

員改爲正任佐領原有驍騎校四員再加添佐領四員加添驍騎校四員分爲八旗所有新添佐領四員驍騎校四員作爲該處滿蒙漢分缺應需俸餉爲數無多卽由地租項下動用毋庸另行籌款惟代墾成熟之地尙有一萬零一百八十五晌該旗丁前來沿途既有地方供應僅不過一往之勞較之在京已得永遠恒產又有進身之路自必有樂願續來者合無仰懇 天恩飭下戶部與八旗都統再行妥議移撥若干戶先行知照以便豫籌備辦免致有誤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三十五目錄

戶政十二 農政上

務本論條法篇第一

徐鼐

務本論條法篇第二

徐鼐

務本論條法篇第三

徐鼐

務本論條法篇第四

徐鼐

務本論條法篇第五

徐鼐

務本論條法篇第六

徐鼐

務本論條法篇第七

徐鼐

務本論條法篇第八

徐鼐

務本論條法篇第九

徐鼐

務本論條法篇第十

徐鼐

務本論條法篇第十一

徐鼐

務本論條法篇第十二

徐鼐

務本論條法篇第十三

徐鼐

務本論條法篇第十四

徐鼐

杵臼篇

翁廣平

稽旱潦議

馮桂芬

勸樹桑議

馮桂芬

論治旱

李東沅

廣種桑棉兼教紡織情形疏

賀長齡

勸民蠶桑詩說序

管同

種桑議

劉汝璆

試辦蠶桑漸著成效疏

涂宗瀛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三十五

上海葛士濬子源輯

戶政十二 農政上

務本論條法篇第一

徐 鼐

問曰何以重農桑曰法有六廣開墾開西北水利講樹藝廣教習設爵賞節烟酒何以貴穀帛曰法有五酌徵收定支銷立市法易關稅核姦僞何以禁淫侈曰法有二辨尊卑抑奇巧

務本論條法篇第二

鼐曰廣開墾者何河以北多平原曠野惟沙磧之地五穀不生餘皆沃壤也江以南多高山大川惟巉岩峭壁洪波巨浸人力莫施其山之阜麓旁陲江之洲湖之濱皆餘利也上地種五穀中地種莢穀蕎麥瓜菜芋蘋蔬菜桑柘木棉藍草紅花之屬下地種榆柳雜樹蘆荻之屬今宜下任地之令無主之地聽貧民開墾爲業五年而溝澮成阡陌收穫多者爲上農上農有賞無籍者子孫占籍與考有罪降一等八年而溝澮成阡陌收穫多者爲中農中農子孫占籍與考有罪論如律十年而溝澮不成阡陌不開收穫不多者爲下農下農有罰子孫土著三十年占籍與考有罪加一等上地種五穀者十年後均丈起科中地十

五年後量收穫高下起科下地永不起科

務本論條法篇第三

堯曰開西北水利者何今河以北田無溝渠旱澇無備產稻之地不及一二故京倉之米仰給東南水性逆而河患興漕政繁而民力竭此西北水利不興之故也夫禹貢等九州之田荆揚塗泥之土居八九等今爲產穀之鄉者水利也西北土厚壤美黍稷麥粱以及棗栗瓜果之屬所產過於東南今誠能以河工歲修之款興西北水利大開稻田則怡親王已成之效具在也其或去水太遠不宜稻田則濬畎澮池塘以溉旱種所收必倍西北之農功旣大東南之民力亦蘇蓋今日之急務也或疑其事不效告之曰周官匠人溝洫之營草人土化之法稻人下地之稼所治者雍冀梁豫之地非吳越也

務本論條法篇第四

堯曰講樹藝者何周禮以土會辨五地之物生山林植物宜阜川澤植物宜膏邱陵植物宜覈墳衍植物宜茨原隰植物宜叢以土宜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遂人以土宜教氓稼穡草人以物地相宜而爲之種司稼辨種稑之種周知其名與所宜地以爲法而縣於邑閭夫天無物不生也地無物不養也得所宜則事半功倍而不勸自從矣失所宜則事倍功半而不梃自止矣今欲勸農桑而使民

不樂爲國胡賴焉古農家尹都尉汜勝之之書旣百不存一齊民要術之九十二篇兆人本業記之八十事又不能家有其書於是知其義者不習其事習其事者不知其義始廣種以薄收而莫獲厥利遂舍本以趨末而去而之他此不講樹藝之故也綴輯古法刊示農民較今督撫之請刊性理精義 聖諭廣訓者孰爲切近有用乎蓋不以彼易此矣

務本論條法篇第五

堯曰廣教習者何揚州塗泥之土古稱田下下今江浙之收穫倍他省蘇松嘉湖之收穫又倍他郡縣者巧於農也蘇松嘉湖柔脆之婦女不逮西北婦女作苦之什一而蠶桑之利甲天下者巧於蠶也今教民以古人農桑之書愚民懵然不知也故以古爲師尤不若以人爲師比年江浙大水貧民失業轉徙四方宜厚其直募之分布各省以爲教習稽其勤惰以爲賞罰第其遠近以相傳授不過十年而海內享農桑之利矣聞近年良有司有施此法於一鄉一邑而獲效者推而廣之在司牧者矣

務本論條法篇第六

堯曰設爵賞者何人情莫不好貴而惡賤好榮而惡辱民之秀而慧者旣以能文章掇科第富商大賈又得捐銀入官以異於齊民惟農民胼手胝足奉租稅以食上而驅役不少假借拙者安之巧者厭之矣漢

初力田者與孝弟同科唐有田正宋太宗詔諸道州府推擇一人練土地之宜明種植之法補爲農師蓋猶古人勞農勸民意也今宜倣其法察民之力田倍穫者第其高下設爵職給頂戴其力田而又能文章掇科第則別注冊籍加等錄用以示優異亦重本業而矯趨尙之一術也

務本論條法篇第七

鼂曰節烟酒者何奇技淫巧之害農事錦繡纂組之害女紅古今所同也鴉片鼻烟之耗銀智愚共知也習見而羣不以爲非者莫如烟酒長老言數十年前吸烟者十人而二三今則山陬海澨男女大小莫不吸烟十口之家終歲所費不貲且種烟必膏腴地則耗農桑之土種烟必厚糞則耗生穀之糞種烟必摘頭捉蟲採葉曬簾則害農桑之人工古人酒以成禮非此則謂之荒酒今則槽坊酤於市士庶釀於家荒郊曠野必有酒店歌哭笑罵無非醉人以所耗計之釀黃酒一石耗米七斗釀燒酒三四十觔膏粱大小麥均耗一石中人飲量黃酒三四觔燒酒不及一觔然已一人耗數人之食矣今欲驟禁之則勢不行宜立法以節之咸豐元年以前民二十歲者吸烟不之罪未及二十歲者則罪之以年遞算寬已往而禁將來如此則十年後吸烟者漸少矣慶賀燕會外士大夫之羣飲者罷其職庶民之羣飲者罰以穀帛歌哭笑罵鬪很於街衢者嚴以刑如此則中才自好耽於酒者少矣此亦養民而寓教民之意也或謂其法已

苛告之曰周以忠厚立國羣飲拘歸者殺淡巴菰之始入中國吸者有刑皆成憲也

務本論條法篇第八

稟曰貴穀帛之法首在酌徵收者何今國家取之於民者自州縣額貯倉穀外惟漕糧四百四十九萬一

千二百三十五石有奇漕米六千二萬七千九百六十五石有奇糧爲正供米則給糧艘民以穀納其地

丁耗羨漕項漕米而外又有漕項銀者給官丁行月造船之用雜稅關稅鹽課蘆課茶課各款則徵銀五千四百四十五萬七千

五百九十五兩有奇徵銀之數幾十倍於徵穀就使州縣不浮收不勒折而窮鄉僻壤商賈不通之處民

肩負其穀以市銀銀已不得不貴穀已不得不賤矣非酌而改之則其勢必窮邊省近礦穴之區地瘠穀

少得銀不難照舊徵收無煩改也至有漕各省產米之區納米不難納銀則匱宜變而通之如關稅鹽課

茶課皆取之商賈便於納銀之人則徵銀地丁耗羨漕項則酌徵其穀雜稅蘆課各款租稅如學租銀當稅銀之類

則酌徵其錢或布帛法以銀爲準穀一石準銀若干布帛一端準銀若干錢一緡準銀若干準物產之宜

以定額準數歲之通以定價額必酌物之盈虛而閭閻便輸將價不隨市爲升降而吏胥無侵冒則便民

而不損於國之法也

務本論條法篇第九

鼐曰酌徵收繼以定支銷何今國家徵銀五千四百四十五萬七千五百兩有奇而內外支銷已及四千七百七十九萬六千四百六十兩有奇改其所入而不許其所出無惑乎論者之笑其妄也今核計之內支銷之一千四十二萬三千三百八十兩有奇大者盛京八旗之餉小者亦各衙門廉俸薪水之需京師既不產穀帛轉輸萬不可改移此支銀而不可改者也至外支銷之三千七百三十七萬三千八十兩有奇如邊省酌撥河工歲料新疆經費塘站驛站差兵盤費暨錢局之銅鉛價薪水料價非銀不可者計千二百萬有奇其他大而文武養廉公費兵役俸餉漕項小而祭祀紅白卹賞零星雜支之款某省某款可全支銀某省某款可全支穀帛與錢某省某款可幾分銀幾分穀帛幾分錢核其物產察其輿情遞其成數其始也穀帛可以代銀之項十不過二三久之穀帛流通銀幣日絀因遞減支銷之銀而酌改徵收之穀帛法不驟易效可漸收實便於民而圖事伊始民不及知也勿以駭俗自阻也實不便於民而任事太銳上不及知也勿以己見自用也以實心行實政是在司牧焉

務本論條法篇第十

鼐曰定支銷繼以立市法何徵收者下之供於上也支銷者上之達於下也下之供於上上之達於下其

準穀一石準錢若干布帛一端準錢若干銀一兩準錢若干價之貴賤升降聽民定之而官不爲之制倣古均輸之法京師暨省城支銷多款之地設一官肆京師則戶部司員外省則藩司屬吏擇二人爲正副司其會計民間穀帛有滯而不銷者官以市價糶之願買者以市價糶之歲之十月冊報所司以爲支銷之用三年中民間穀帛流通而官幣不絀者優敘或以勢凌民稱不便者則降斥如此則穀帛可以流通而奸商無居奇之權矣或曰官握算而與民爭利可乎曰官肆所出入穀帛與銀而已百物之行於市者不與也

務本論條法篇第十一

稟曰立市法繼以易關稅何民間交易之樂於用銀而不樂於用穀帛者銀便取攜而穀帛有舟車之費銀無折耗而穀帛有關稅之輸今欲賤銀而貴穀帛法宜易而置之稅銀而不稅穀帛穀帛過關驗無夾帶私貨則放行有盜劫則地方官追捕如例銀過關則稅如百貨例一人持銀百兩者謂之旅費免稅其二人同行持二百兩十人同行持千兩者視之一人持銀過百兩者則計銀納稅關給路引有盜劫則執關引告官請追捕如例無路引論偷漏如例捕獲銀入官如此則穀帛有舟車之費而無關稅之輸銀有關稅之輸而不能盡無舟車之費銀有耗而穀帛無耗銀之利屈而穀帛之利伸矣

務本論條法篇第十二

稟曰終之以核姦僞何酌徵收定支銷穀帛之行於上也立市法易關稅穀帛之行於下也夫民間交易往來物有好醜則價有等差潮溼蟲蛀之米脆絲短幅之布帛市不售也則姦僞不可行惟徵收支銷之間其事不得不假之吏胥則姦僞所由起也今宜以法核之核米之法如今倉場驗收之法實行焉可也核布帛之法某地某布某地某帛本色不加染稱之得若干兩以爲尺量之得若干尺以爲端定其輕重長短之程中程則驗收否則換易有收不中程者則罪其所司及其支銷也某項可布某項可帛某項某地布某地帛第其高下定其成數有攙雜及偷換者許受者告所司論罪禮曰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師其法以核之可也

務本論條法篇第十三

稟曰禁淫侈之法首在辨尊卑何今自卿士大夫以下逮工商阜隸衣服玩好之無別豈特無以明等威哉亦非所以節省物力也杭之綢蘇之縐江甯之緞口外狐鼠百獸之皮人人得而衣之而布帛之利奪矣布帛之利奪而蠶桑之人少矣翠石瓊玉珊瑚瑪瑙琥珀之器人人得而玩之而商賈之姦僞行矣商賈之姦僞行而力田之人又少矣今宜裁之以禮庶人無頂戴者夏葛冬棉婦人首飾用骨角不得衣皮

飾銀生監以上八品官員以下夏細葛冬羊皮婦人首飾用瑤琅銀器不得衣狐鼠皮飾金珠玉石七品以上三品以下官員夏紗羅冬皮婦人首飾用金珠瑪瑙琥珀不得衣海龍水獺狐之白黑色者飾不得用翠石瓊玉珊瑚大珠違者論如僭侈律私藏被盜者官弗爲理如此則等威明而物力亦不太耗矣此亦教民而寓養民之法也

務本論條法篇第十四

稟曰繼之以抑奇巧何夫厭故而喜新者人情也而好貴而惡賤者亦人情也洋布之易朽敗羽毛大呢之易蠹蝕不逮吾中國布帛之堅久也而人爭衣之者厭故而喜新也黑色之耐污浣不似朱綠之易敗也而人少衣之好貴而惡賤也今欲禁蘇杭之花繡夷舶之洋貨其勢既不可行且行之而人人以爲奇巧難得之物或什伯其價以求售是禁之而適以張之也法在因民好惡之情而抑之庶民以下至人役者得衣洋布羽毛大呢之屬生監以上則罪之匹婦以下至爲人役者得衣洋貨花繡及一切艷冶之色命婦以上則罪其夫夫人之衣奇巧者欲自炫也今不足自炫其豪而反以自炫其賤非特士大夫羞之卽倡優隸卒亦何樂以章身之具爲標識之旗哉如此則蘇杭之花繡夷舶之洋貨不禁而自不行而吾中國布帛之物貴矣蠶桑之利興矣無驟更法令之苦而有潛移風俗之權則條其法者之微意也

杵曰經

并序

翁廣平

易曰斷木爲杵掘地爲臼曰杵之利萬民以濟後之人易之以石仍以木爲杵以手舂我鄉燒土爲臼以牀爲杵以足舂夫杵曰所以成米也成米不獨杵曰也而曰杵曰者猶之陸魯望之序田器而曰耒耜也因仿其意作杵曰經

凡貯米之所曰棧棧之中有礱坊有碓坊礱以脫米甲

俗名礱糠

碓以杵曰去米糠也礱以木爲之有大者焉

有小者焉大者斷九寸之木數十縛以竹而兩之廣八尺下者爲雄礱上者爲雌礱雄礱中立鐵莖八寸雌礱中空尺有二寸中貫堅木木中鑿一竅以鐵墊竅底以當雄礱之莖傍以堅木爲礱耳以木之歧者爲礱枋歧處橫以八尺之柚中空之上束以無底之筥以受穀枋之首綴以徑寸之鐵以貫耳然後執其柚而旋轉之而米甲脫矣其小者殺大者三之二製與大者同大者五大人執之其力齊米不損小者一人執之力不均則米損米既脫甲而米與甲尙雜也且尙有穀也分之者有風車風車以木爲之有四足前二足長五尺後二足長六尺有六寸前束板爲方箱形四方從各三尺橫二尺而空其前句後束板爲圓形徑四尺有八寸與方箱通圓之中設機如車輪屈鐵爲枋著於機而穿於左後足方之上有縫以槌木啟閉之架無底之斗以受米下有漏斗以瀉米旋其枋而風發啟其槌米穀自漏斗瀉而甲隨風去也

甲既去而米與穀未分也分之者曰縹篩縹篩以竹爲之析竹編如布而疏其孔以漏米破大竹環爲邊廣五尺橫以木而懸於梁以簸盪之而米穀分矣去糠者有杵曰曰燒土而成形如盤實五斗而羸曰窰曰杵以木爲之曰曰牀曰牀有四足以六尺有六寸之屈木析爲二如兩股相背連以二榫相去尺有六寸斜立爲前足前足之後立尺有八寸爲後足股上立兩柱三尺有五寸人長七尺而柱半之故三尺有五寸也上橫尺有二寸以爲式股之後以三尺有三寸之板平之著於柱柱與板之凹以堅木爲兩樞以堅木爲尺有六寸之機以聯之機實於踏板之中曰夾於兩股之前踏板夾於兩股之中長六尺有六寸前半三尺有三寸上於曰句前之端句下垂尺有六寸是爲杵杵之端裹以鐵重三十有二兩曰曰嘴上鎮以石曰曰腦重三十斤增之一斤則損米減之一斤則不去糠也杵入於曰曰中有小板三面隔米而夾杵曰撩後半三尺有三寸與平板平舂者一足立平板一足踏於後之端以起石而舂之而糠去矣糠既去而糠與米尙雜也分之者曰簸匾簸匾之製與縹篩同而小三之二以兩手簸盪之而糠與米分矣米之碎者曰粃仍與糠尙雜也則非風車不能分也如是而米可以食矣若夫蒸米以爲冬舂者則有甑甑以木爲之實一石而縮甑上於竈揚沸湯以熱米甑中氣上升而米熱矣若米百石則以十石蒸之而雜其中或貯於倉或貯於固倉圍以笆簾襯以蘆蓆或以篾織如蓆曰棧條而圍之或稻草而圍之覆以

稻草與米甲百日後氣上升而色變爲淺絳也香則變爲沉檀也味則變爲甘美也如是而冬春成矣冬春者言冬日春之故名冬春也其他器用如盛米而傾於臼者曰踔恐曰米溢而阻之者曰撥米棒驗倉固之米色者曰樣筒量米者曰升曰斗曰斛運米者曰筩斗曰三筩曰拷栳句從俗字籃所以涼米也脚篋織者所以曬米也華俗作搬所以翻米也又袋所以囊米也至於掃米之帚畚米之箕平米之攪看米之團匾其類不可悉數也其大者略備於斯焉

稽旱潦議

馮桂芬

曷言乎繪圖以稽旱潦也州縣一遇水旱吏胥卽有注荒費之目有費卽荒無費卽熟官卽臨鄉親勘四顧茫然發縱指示一聽諸吏雖勘如不勘也前議繪圖之法所謂石柱卽今水則碑之製吳江垂虹亭有水則碑二並不徧布各鄉又無比較之率則其用僅與石步等有此何益惟行四隅立柱之法驗石柱披地圖今日不雨則若干圖將旱明日又不雨則又若干圖將旱水加一寸則若干圖將淹水又加一寸則又若干圖將淹坐廣廈細旃之上固已了然於胷中舟輿旣出勘一水而百水可知勘一鄉而四鄉可知脫有不合則必高地隔越港汊不通不難隨時修濬尙何前弊之有

勸樹桑議

馮桂芬

西北稻田之利前議詳矣顧治田宜先治水重大不易行更有至簡至易之事則蠶桑是西北諸省千百里彌望平楚莫不宜桑一切棄之其可惜有倍甚於田者曩侍先恭人京邸後圃有桑數株歲飼蠶數簇繅絲與南中無二蓋西北地脈深厚外燥而內潤故梨桃蔬菜之屬轉勝於南桑性亦如之知西北之棄地多矣天下事本難於創始蚩蚩者尤甚十年樹木利在日後而費在目前吾吳西郊山地畝值錢數百桑園畝值錢三十千然不能化山地盡爲桑園者亦以人情狃於近利鋤地栽桑必三五年無利有費之故東南猶爾況西北乎勸種之法宜官爲倡導令編檢部曹中嘉湖人挈家至城外發帑買地種桑募其鄉善飼蠶者爲之師雇本地人受其法五年之後招土著承買歸其帑永爲世業民間有能仿行者呈明給照永不許王公府八旗爭奪並永不加賦使安其業十年之後桑陰滿邦畿矣近京不甚寒之省皆仿此夫經傳所言蠶桑之利未嘗及吳越郭子章蠶論云七月爰求柔桑則繭可蠶將仲子無折我樹桑則鄭可蠶氓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則衛可蠶十畝桑者閑閑兮則晉可蠶皇矣其槩其柘桑柔苑彼柔桑則周可蠶兗州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桑土旣蠶青州厥篚檠絲徐州厥篚元纁縞揚州厥篚織貝則齊魯可蠶荊州厥篚元纁縞組豫州厥貢漆桌絺紵厥篚織纈則楚可蠶孟子樹牆下以桑則齊梁可蠶不知何時利獨歸於吳越視宜稻七州之僅存荆揚殆又甚焉作而致之蠶叢都蜀教民蠶桑則蜀可蠶

其有待於大賢乎又宋秦觀蠶書云戎治唐史載于闐蠶蛾飛盡治繭可爲絲如得其法所全生命不勝計是亦當留意訪求者

論治旱

易言

李東沅

天災流行何國蔑有然事後而始圖補救何如事前而預切綢繆況事關國計民生當軸者尤宜先務之急乎今西北各省疊遭旱荒東南復多水患若不專心農政設偏災偶至何以禦之今陳永議三條請備詳擇一曰開溝洫次曰用水糞次曰補種樹分言之則各有所宜並務之則備收其益其開溝洫若何昔禹平水土盡力溝洫稷因得施稼穡之功三代因之卽遇天災未聞赤地千里者皆溝洫之力居多迨秦廢井田開阡陌溝洫之制蕩然無存其後水旱始有連及數郡者自漢以來循吏輩出代不乏人深知井田古法斷不能復惟有詳察水道濬源導流疏渠設閘專事蓄洩俾資灌溉遇有旱澇不憂荒歉此鄭白等渠之所以利賴無窮也雍正時怡賢親王與衆大臣等大開畿輔水田漸欲推行於直隸與西北各省惜功未竟耳然畿輔水田至今民猶賴之可見水利之興無地不宜若各省大吏能於有水之地盡開水道而於無水之田復講求溝洫遺法令民於每年農隙之時疏通水道深濬溝洫則大水可免淹沒之虞亢旱可無乾燠之患其事甚易其功甚多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之至如平曠之區可做泰西風車之法以代人力之勞遇旱則掘深井以風力汲水灌溉田疇遇潦則開水道以風力戽水導注江海工程旣省晝夜弗輟尙何偏災之足患乎其用水糞又若何查此法盛於東洋余聞之東瀛游客曰東洋種麥獨有妙訣其農人暇時均於村莊預備糞池脩砌堅固不使稍有滲漏所有人畜糞溺一切垢穢之水傾注其

中以備糞田之用其田隴廣狹皆同一式開溝深約寸許及期種麥農夫播種已畢將水糞運往田間用長柄巨杓挨次澆灌隴溝俾得停蓄潛滋土脈此後天縱不雨麥亦萌芽迨麥苗出至二三寸高如前澆灌一次吐秀時復澆一次結實時更澆一次由是農乃登麥東洋麥田所以無患天旱者大率恃此至於分秧種稻必賴甘霖與中華無異惟田家互積水糞利益多端凡癘疾之興由穢氣中人所致果能將污物盡投郊外則城市中俱得清氣調攝以時疫症何由而作此有益於居民者也盛暑之時污水不蓄於街衢自不至臭穢載途行人觸鼻而痧疹可免此又有益於行人者也且凶年飢歲倉庾空虛生民乏食若用水糞多種宿麥粦麥以備不虞即使亢旱頻年或不至民無粒食此東洋所以有不懼三年旱之說也今西北各省宜於種麥無如屢逢亢旱民無蓋藏亟須思患預防籌之於早則水糞之法非當採用者乎其種樹之法又若何西人謂成頃之田四圍須多種樹蓋樹之發榮自下而上其所以發榮者資乎土脈而土脈之所以能培養樹木者以其有水氣耳樹根入土不啻用竹管插地上施巧力可使水由本達末暗長潛滋其地勢平衍去水較遠之田既無時雨沾濡復乏桔槔灌漑惟有樹以吸水則枝葉固茂且陰森之氣又浸淫而生水自上而下歸於地中土脈愈潤上下呼吸長養不窮雖值旱乾猶不至於速槁倘忽然得雨將前此未盡之水氣合後來之雨澤接續滋榮尤爲神速若無樹之田水口較遙不能平地

引入卽時雨偶降而水性就下苗根入土不過數寸之多水已入地尺餘吸引無資涸可立待故古者井田之法必於兩旁種桑一以養春蠶一以衛五穀也乃後人習而不察罔知種樹徒事西疇反不若西人之卽物以窮理矣在上者果能廣爲勸諭令民於畎畝之旁有樹者增益之無樹者補種之將雨澤雖或愆期不可恃而仍若可恃耳夫種樹之義似乎創自西人實仍師乎古制亦何樂而弗爲哉故曰與其遇患而始圖補救何如未事而預切綢繆謹獻芻言未始非千慮一得之助也

廣種桑棉兼教紡織情形疏

道光二十年

賀長齡

竊本年春間臣奏試種桑棉事宜欽奉

硃批實力勸導不可中輟勉之欽此臣惟桑棉爲衣被之大利

而黔省向不多種者一則土棉之種不佳但能織成粗布惟安順興義黎平三府及貴陽府屬之定番州聞或有之若細白布則皆販自他省路遠價昂故民間謀衣艱於謀食一則種植未能如法以致木棉或花而不實桑條雖長而不茂輒謂土地不宜因而畏難中阻臣自撫黔以來目擊貧民藍縷情形常以此爲地方一大缺陷惟糧儲道任樹森在黔年久熟悉風土人情又肯講求農桑之事因委該道專心督辦方種桑之始黔省皆係插條而蟠根不堅枝葉未能暢茂該道因於省城附近之處治地兩區令以槥子試種頗覺根固枝繁易於長發計十七年至今共成活三萬餘株貴陽府亦於署後隙地栽活二萬餘株

均陸續令民移種於宅畔山邊以普其利此外於石阡思南等府各種活二萬株一萬株不等惟綏陽縣自四川移來桑秧六萬餘株均經栽植成活辦理尤善今將種法通飭各屬需以歲月桑多蠶事可興矣該道又以土棉之種不佳因於楚豫兩省購回棉子散給各屬擇其地之相宜者教民栽種並於附郭地方雇人種植數畝教以按候鋤治之法數年以來開花結實與楚豫等省無異可破向來土地不宜之說若他處實有未宜者仍令自種土棉以盡地利並據貴陽安順遵義等府及各廳州縣具報棉花收成雖多寡不齊而所收之種既有留遺即可漸次推廣矣該道又督飭貴陽府貴筑縣於省城南門外設局雇匠教民紡織並令及幼堂之幼童一體學習俾將來餬口有資其尙節堂之嫠婦則另延女師教之該道又不時親往稽查現在織成之布較之販自客商者價賤而易售小民趨利若鶩省城紡績者已不下數百家各屬亦聞風興起而惟思南府及所屬安化婺川兩縣勸辦最爲踴躍可見地方無不可興之利但須實力行之耳臣惟有督同兩司暨該道任樹森諄飭各屬悉心經理務使民鮮游惰利溥蠶桑以仰副聖主廑念邊氓訓飭殷肫之至意

勸民蠶桑詩說序

管同

古之時男耕而女織天下有不耕之男而天下無不織之女詠於詩著於禮見於左氏國語敬姜之論至

於今可考而知也織則必蠶其蠶也自王后諸侯夫人皆有親蠶之事蠶則必桑其桑也則凡五畝之宅無不樹之而宅不毛者有里布蓋古者男自農夫而外貴則爲天子諸侯大夫列士賤則爲百工商賈與庶人之在官者彼皆有事而不能耕而婦女則雖后妃之尊不與外事舍蠶織固無所爲而況於民間之卑賤乎聖王在上所以裕民衣食者教之以自力杜之以外求率之以躬行嚴之以法制絕其饑寒而杜其淫惰世之所以家給人足而風俗貞淳者由此其致也自戰國以後井田墮壞而樹桑之制隨之不桑則不蠶不蠶則不織由是機杼別爲一工而婦織移於男子士庶之家布帛必購於市肆而富貴者披綺羅曳錦繡亦無一取諸宮中也夫如是民安得而不窮俗安得而不敝哉而論者不深維其本末或曰蠶桑宜東南不宜西北是大不然禹貢言青州桑土既蠶太史公曰齊魯千畝桑其人與千戶侯等是以齊織冰紈號爲冠帶衣履天下今則青齊惟產繭布其一切紈綺之屬皆由吳越而來而絲縷不能自辦也若是者可謂地利之有殊與可謂東南宜而西北否與亦民之勤惰不同而世之居官者未嘗明以導之也襄陽太守周公勸民事蠶桑著爲詩說其考據經史以爲九州之地無不宜蠶桑示之以種接之方告之以飼養之法治襄數年而民以殷富如公者可謂今之循吏也已竊嘗論之古之時上爲民謀而後世聽民之自謀夫爲謀則不得不去逸而就勞自謀則往往舍勤而趨惰貧富之不同實由於此抑又有說

焉古者農桑並重桑則公之詩說備矣以農言之有蓄水之利有播種之宜有用器糞田耕耨之理今東南之民頗知事此而西北則布種於田視雨暘以爲豐歉而已此財賦所以有偏而饑饉所以常告者也使西北之爲官者皆如公輩用其所以勸蠶桑者而更勸農田則江淮大河以北田與吳越同矣不尤爲生民之至幸也哉

種桑議

劉汝璆

農桑之利非紙上空談但須經理得人則法不虛立乾隆中督撫檄民種樹多收其利其事難以枚舉姑就近事論之杭州屠琴塢太守始爲儀徵縣令舉行農桑至今民習其業又乾隆初嘉興徐君階平官貴州正安州吏目憫其地瘠民貧無以謀生偶見橡樹中野蠶成繭自以攜來織具織成綢疋令民製織具而令其妻教之其地遂成市集大獲其利至今所謂川綢者皆從貴州而來土人名曰徐婆綢階平沒後葬貴州民思其德爲廟祀之其孫準由翰林官御史出爲廣西鹽道別子分居長沙貴州二省論者謂循吏之報道光中賀尙書總督滇黔奏請從祀名宦夫以一命之吏猶能興大利於數百年況有監司守令之責者乎今金衢嚴三府地脈膏沃可種桑樹購種亦易查分水建德浦江東陽江山武義桐廬遂安等處均有桑種凡桑枝插地卽活詳見張楊園先生補農書內而所費無多歲收其利其效可立見者地方

疊遭蹂躪民物凋殘必須官爲之種大撥鉅款三府設局又須訪求公正紳士協同辦理再募嘉湖之人教以機織數年之後便成富庶矣蓋蠶桑絕無所費養蠶之法亦極容易兩月之內事半功倍獲利甚溥蓋民生衣食之源無有急於此者矣現在湖北荊州等處均能養蠶出絲皆亂後浙人至彼倡始所產頗多洋人往歲曾至其地採買亦向來之所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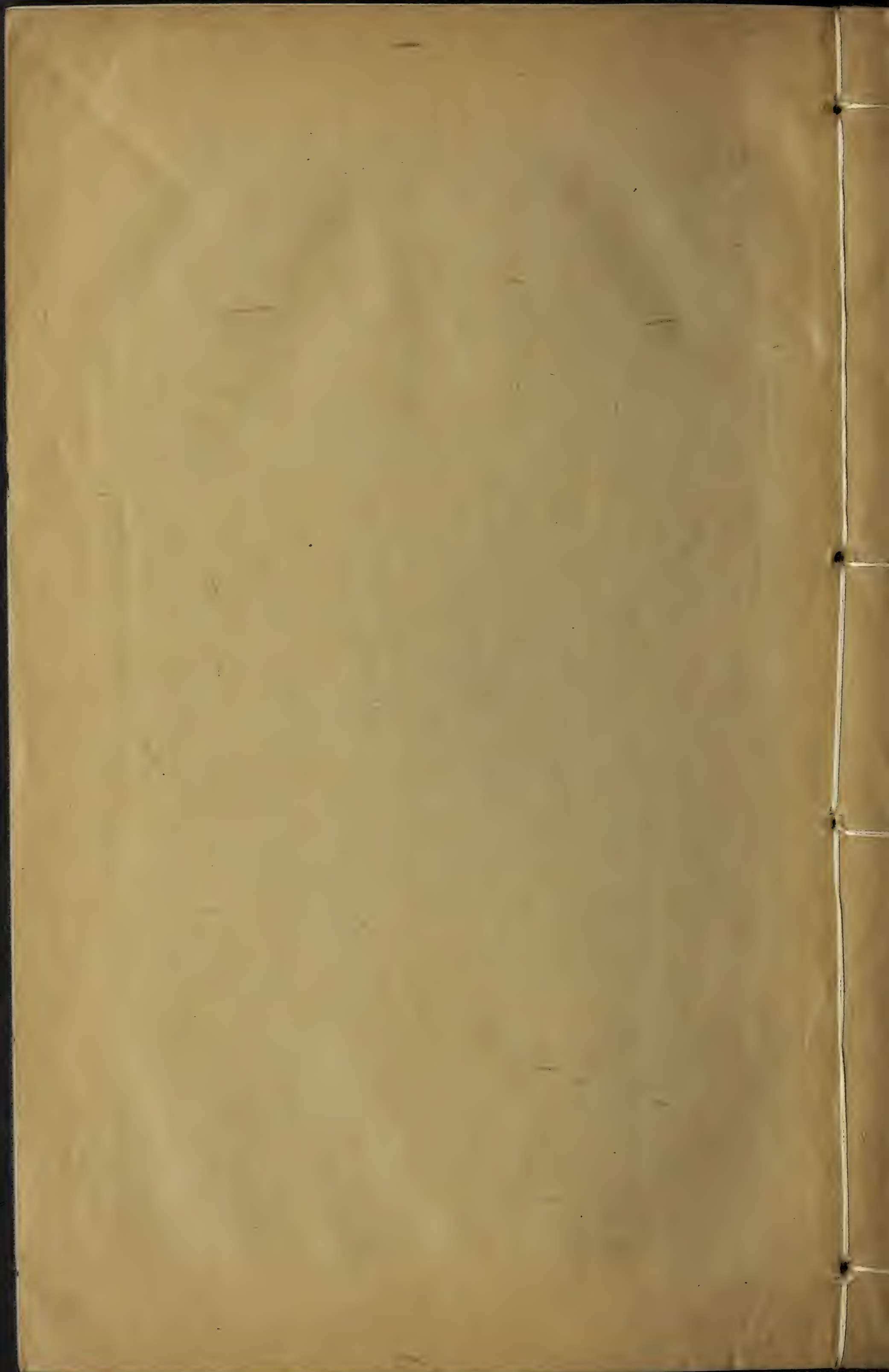
試辦蠶桑漸著成效疏

涂宗瀛

竊維天下大利首在農桑豫省處四方之中地土沃厚樹藝五穀之外儘可栽植桑株藉興織事乃豫中僅有土桑野蛹遠遜湖桑家繭南陽等處亦間出綢綾究非通省普行之利臣甚惜之況值大祲之後年穀雖漸順成生計仍屬蕭索臣曾於上年通飭所屬勸辦蠶桑適署藩司本任臬司豫山自東省携來自刊蠶桑輯要一冊頗爲精備當經檄飭在省司道並委候補道魏綸先會同設立蠶桑總局由豫山魏綸先首先倡捐銀款派員前往浙省採買湖桑二十三萬餘株蠶種三百六十餘張雇覓工匠二十四名並各種器具多付又購買本產土桑三萬餘株一併飭發各屬散給民間認真勸辦復在省城附近置地闢園將發贖湖土各桑悉數試種以爲倡導現皆活茁又於本省外省分募善織綢綾綬緞機匠在省城添設機房招致總慧幼孩暨外縣土民來省預館學習不敷經費勸由現任道府廳州縣量力資助不動司

庫正款迄今將及一載辦理已有端倪各州縣奉行尙能實力講求內如永城縣知縣陳夢蓮署滎澤縣知縣華蔡於去歲夏間收買桑椹種出子桑各數十萬株辦理更屬認真代理祥符縣事試用知州饒拜颺當創辦之始卽捐銀一千兩助買桑條蠶種且勸諭鄉民領種湖桑至四萬六千餘株其勤懇愛民爲通省之冠據現任藩司成孚會同各司道詳請具奏前來臣查教民耕織本屬良圖況據現在踴躍情形似可遵循久遠大學士臣左宗棠前在甘境辦理旣著成效則豫境亦可類推倘能日益興作俾小民咸知趨就相率成風洵爲中土非常之美利用敢縷瀆上達 宸聰以副 聖主敦俗教民之至意





DS
754
.K8
v.10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三十六目錄

戶政十三 農政下

重修懋功屯利民渠記

葭州宜鑿井記

金衢嚴三府疏濬堰壩陂塘并設立筒車記

捐助新安澗池水利銀兩業已開工試辦并擬章程請示稟

致金荅人觀察書

覆謝君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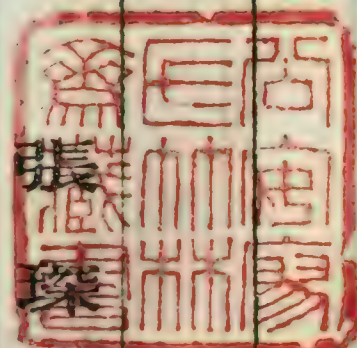
東淀水道清理完竣疏

請飭籌款開井疏

遵旨禁種鶯粟請將查禁各員叅撤疏 附片

查禁晉省鶯粟各項請分別勸懲疏

省垣重地宜籌足食之經疏



張琛

劉汝璆

金福曾

謝家福

金福曾

李鴻章

夏同善

左宗棠
劉典

張之洞

李用清

請禁作踐農業稟

秦榮光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三十六

上海葛士濬子源輯

戶政十三

農政下

重修懋功屯利民渠記

強望泰

曩讀永壽縣志知城在山巔居民悉以弗能鑿井爲苦宋嘉祐中呂公大防爲令於城北八里分水嶺鑿山爲渠引水入城百姓德之名渠曰呂公泉曰惠民厥後金太和元至大間主簿邢珣邑人器之先後疏濬其利至今不息余心識之惜未親往其地以爲憾道光己丑春三月余由成都水利同知奉憲檄量移懋功入其境見重山複嶺無半里平坦可剗水田心已憂吾民之食比至署見城距山腰竊以爲與永壽縣無以異卽詢民取水遠近民曰地高難掘雖百仞不及泉城內外千餘家率下山汲水人荷馬馱僦也甚矣余聞之又復憂吾民之飲卽欲師呂公故智以甫抵任公務蜩集未遑也踰歲庚寅春三月以清釐之暇訟簡民和乃聚農商謀之曰父老苦遠汲久矣愚履勘城南三十餘里山之陰有泉一泓水勢潏然前人引之以供汲今雖規壤溝淤盍衆疏之以繼前軌衆曰奈山勢紆折民力瘠苦何余曰聞堪輿家言凡龍轉處必有泉此紆折者卽龍轉也若令決渠必滲清液況明明源頭活水是烏可舍其易而難是

圖爰首捐銀二十五兩懋功屯務鄭捐銀十兩益以農商所釀銀四十兩付公正著聞之約民董其事而教之曰爾尙仍舊貫順其旁而流通之其或厓壁斷絕則架木槽以聯屬之使之陽達城內暨城外新街場俾各砌兩池以時蓄洩上池使人汲下池便畜飲始於三月二十日至五月竣事則見數十年苦無涓滴者今則挹注徧城郭矣諸父老請爲記以勒貞珉俾後之人悉顛末余曰否否昔呂公永壽縣渠以瓦筒聯屬八九里上覆以土俾水潛行入城內當日之費鉅故後日之流長今日論重修比之呂公則不可比之邢公或庶幾然亦如蹄涔於河海奚必記若夫擴而大之使如呂公之再三疏濬則不能不望後之守此土與生此鄉之賢者此又不可無說以豫屬之是則余樂爲記之之意也夫

葭州宜鑿井記

張琛

葭州古銀州故城在永樂川宋元豐九年西夏破銀州據之河東轉運使孫覽頓兵吐渾河爲進討計於是另築葭蘆寨卽今城也固一時權宜計耳豈意迄今數百年無所更改哉夫建城邑必曰可守而可守之道首在便民民不便將何以聚民不聚將何以守王城省會之地必有巨嶽名山爲左右輔翼非直拔其巔也其城必擇環山平原之地於是舟車可通財貨輻輳推之州縣何獨不然今葭之左有大會坪右有南河底皆寬廠而平衍而不建城邑於茲者蓋當日西夏兵逼惟恐不得其險耳擇其險莫若今之地

故以爲城然險則險矣城中乏水絕地也今自城中盤旋而下山之麓或十里或五里磊砢屈曲人不能並行少失足則墮厓有力之夫不能負五十觔而上下汲水必於黃河於葭河斗大之筒日不能十往返擔水價至一二十文或貴至三十文故有青青子衿者力不能買水則自擔水民非水不生其不便民也已若是豈不寒心孫覽築寨以後因其地改名晉甯軍厥後金人婁宿載菱草湮支流域中人馬皆渴死守將徐嶽言孫昂被虜城破迫明流賊起亦以絕水破地往古之事豈非炯戒今欲移城就水力所不能然鑿井豈遂無泉穿井可以固守今葭州高據峯頂四圍陡峭直下百萬雄兵到此束手固千古之形勢也然城內或有數月之糧斷無隔日之水無水則鬼國有水則雄關豈止倉卒生靈安枕無恙且爲五原屏藩兩陝吭喉也則官斯土者當教鑿井居斯城者當自鑿井今城內近二千家家用水二擔價至賤二十文二千家則日需錢二十千文月六百千夫石工三人日可鑿圓徑五尺者一尺深再工日給錢百文則錢三千文可鑿一丈三百千可鑿百丈以一月之所需錢六百千可鑿二百仞五十仞之石可穿四井則居民共捐此錢不過預出一月之水值耳過後其利無窮永不需錢其事當易集也今國家承平日久斷無意外之事然兵不可一日無備有所以保城池安室家全性命之道不虞之事預籌於安居承享之日豈不從容暇逸民何憚而不爲哉或曰城內多鹽鹵不可食琛曰琛曾從戎擊教匪守大成寨乏水視

兵飲馬溺甚甘至爭毆蓋人之餓可耐數日渴則不能過一日者溺尚可飲況鹽鹵水平且居民用水之處多鹽鹵所不擇也食水少平居仍可取之於黃於葭也所省錢多矣或又曰石高數十丈欲其得泉不亦難乎琛曰惟在人力之堅與不堅耳泉之深淺所不計也宋种士衡判鄜州築城以防西夏城卽今之清澗縣也無水築井築至九仞大石橫亘議者皆以爲難种曰不然豈有有石而無水者乎今能築一畚者予錢百於是人爭築之又多日泉湧井成故縣賜名清澗琛愧乏官錢不敢私用請於上非例所允行故勸民出資耳其視种公舊跡而行之地不愛寶必有以副衆人之志也琛忝爲邑長所見及此故以商諸士民

金衢嚴三府疏濬堰壩陂塘并設立筒車記

劉汝璆

治民之道農事爲先而治民於大亂之後尤以養民爲急官不能養民要在使民自養而民之所以能自養者尤必須督之以官經界溝渠之互爭籽種牛力之不給必得官爲經理而後訟端息資本充使地有餘利民有餘力倘以地瘠民貧事難創舉束手乏策則國家設官爲民之謂何故今日孜孜所以爲農民計者誠以興修水利爲當務之急甯歛之水從天目建瓴而下直注徽河金衢嚴三府以爲經流沿江陂塘往時亦皆修築自經兵燹人民散亡遂多圯廢水利既不興修則水旱不知所備而農事益荒設遇

歟歲其將何以爲計汝璆任金衢嚴道時曾歷三府目見所在陂堰尙未全壞及今補修較易爲力如金華永康之長溝六十里毗連處州自明壅塞至今未能開濬十鄉荒蕪之田地竟不能墾闢汝璆乃倡捐廉銀二百兩紳民踴躍爭開不一月而工成又衢州西安之桃枝堰源自福建來蔭注田地不少堰口上有深溝爲饅頭山梗阻山邊有潭深不可測溝道旣爲山所阻乃從潭邊以石疊成溝引水繞溝而過山足懸巖壘石無根壓重自圯屢修屢圯明初有王君者本西安典史督修此堰三年未成憤極投潭以殉馬亦躍水死馬鞍漂流里許不動卽成馬鞍堰鄉人德之立祠以祀汝璆稟請開山計寬一丈高四十八丈長三十二丈閱六月而功竣以開山之石堅築溝源溝與堰相輔渟蓄以備旱澇自此江西廣信等處來西安開墾者不下數萬人此外三府應修陂堰仍復不少如桐廬之白水湖建德南湖淳安高壩浦江文堰義烏靈陂金華東藕塘凡此均關緊要刻不可緩者也金衢嚴三府地勢高曠每多旱災江邊之田有陂塘灌溉所不及者自常山以至桐廬官程六站堰壩旣修更能設立筒車吸大江之水以注高阜之田尤爲便利每造一車需費三十千文若以三府分任其事需費無多而收效卽在目前無論智愚皆可曉然知其利害所貴賢守令實心董勸人存政舉觀我卽所以觀民也

捐助新安澗池水利銀兩業已開工試辦并擬章程請示稟

金福曾

竊紳等在新安查賑見澗水滎流長亘縣境東西七八十里雖非巨川而自發源澗池東流入洛中間小水之入於澗者凡二十有五夏秋暴雨盛漲數丈常時則涓流不絕蜿蜒如帶其南北兩岸沿灘地畝寬狹不等每逢山脚銜抱水流環轉之處皆可開渠灌地水高地低天然形勢純是土工則用力甚易若亂石堆疊挑濬較難或高岸攔阻必得穴地通渠或山脚環繞間須沿山疏鑿則施工更費舊時廢渠遺跡在在皆有紳等因卽會商河南府朱守偕往勘視西自鐵門東至磁澗原有龍澗廟頭兩渠上年大旱之時該處村莊竟不被災已有明效此外可以引水開渠者如尤彰羊鎮上桃源巖山等處尙多而總以青龍寨一渠爲最大工費亦較鉅紳等議定捐銀二千兩由府諭派本地紳董會同局友分段估工先行試辦已於三月初二日開工現屆春兩稀少麥田乾旱如趕緊集夫開濬一月之內先有一二處工竣便可引灌麥地至沿河高岸渠水所不能及者查現有舊井不少大都缺少水車器具已由紳等囑令紳董告知各該業佃赴局報明代爲購辦水車水斗等器其分別給領并由局覓到工匠倣倣南省水車爲沿河車屏之用將來並擬逐村給發如有可續添之處一併查勘估開以資車灌惟是澗水來源不旺雖有各小水會合入澗下流稍形舒暢而每開一渠究屬灌地有限且恐開渠過多更或不敷灌漑倘遇澗水暴漲冲決渠道又易於淤塞此中蓄洩之法再當講求辦理再澗池水源更小現擬另捐銀一千兩如能酌

開渠工或多開沿河井利之處卽當逐一勘估舉辦但期辦一分有一分之利施之目前更得以工代賑之意謹會同朱守酌議章程數則開摺呈送再者新澗渠井工程所費不多詢之本地農民據稱向時旱地每畝收麥二斗如得水灌兩次加之糞壅可收四五斗不等每斗四十八觔每頃約多二百千文秋收尙不在內核之經費所需每開一小渠不過一二百千文至少亦可灌地二三頃竟不止十倍之利以故近日甫經開辦人情卽十分踴躍

渠工井利章程

一工費不可過省也往時開渠引水凡得沾水利之地皆須借資民力今議災荒之後本寓以工代賑之意無論本處村莊或外來農民一體傭雇應給土方工價酌中估給固不能概從寬濫亦斷不肯過事節省以示體恤

一水利不准龍斷也往時每遇天早上流有渠之處就河中築堰將水截斷專注本渠以致下流無水可灌爭訟之端亦由此起今議傍渠築堰必須中開一洞但能束水緩流而不准全行築斷以期上下流通均沾水利

一秋麥宜酌抽儲備也此次工程既全不借資民力每年麥秋收穫必須議定每畝酌抽數升由本村公

正衿耆會同經理先儘挑渠挖廢之地償其租籽次提作逐年歲修之用有餘則存充本地社倉遇有災歉卽爲本村貧戶備賑仍逐年報縣存案備查

一開井可不論磚土也往時開井磚井或百千數十千文土井不過十千八千文今在澗河近岸掘土不過數丈卽可得水如舊有磚井坍塌儘可赴局請款驗明修濬若現開之井或磚或土聽民自便其費由局給發總不過十千文爲率若須再添工費應令本戶自行承貼庶有限制且新澗土性堅結祇須井面砌磚已可經久漑用大率通行土井至每年秋麥收糧亦應酌定抽存若干以充社倉公用歲修仍應歸本戶承管蓋井爲一家私利渠爲衆戶公同原應分別定章也

致金荅人觀察書

謝家福

豫晉並災大都有廣狹之殊而無輕重之別前聞晉重於豫頗疑未確此次子翁往勘竟言豫甚於晉亦恐未加詳察福之適齊也策馬而過黃澰諸邑有酒如澗有肉如林異乎見聞之不侔洎窮鄉僻壤則垂斃餘生依然待斃始知通都大邑不恃農工爲生活者不足驗災區之情狀子翁於旬日間歷七州縣而見市面卻好深恐所見者市面所未見者窮鄉邐望詳加探察幸而無當臆揣甚妙甚妙萬一鄙言適中仍請俯照前函一面儘數移賑一面詳示災狀揚漚兩處已爲代呼將伯浙蘇則將進趨趙欲言囁嚅

也渠井一舉好極好極水利爲荒政本原救旱災於西北尤以水利爲本原中之本原新之渠耶澠之井耶實大梁之甘露醴泉也人事盡於下天心應於上甘霖渥沛千里普沾我公此舉人天嘉許矣惟渠利極渥施工極難修護更難豫地高燥濱河飛沙決水皆足以壅潰渠工不識此次工程修濬歟抑竟新闢束堤歟抑僅開挖壩間有無木石何具寬深若干修護誰責井養之利尤足通渠工之窮惟北方土厚土井不深不得水深濬又易鬆塞一磚井可沃五畝田然非三四十千文不辦執事爲豫中開百世利必能斟酌萬全便乞詳示前函所示嵩水石淙泉渠工似宜循舊疏濬斷不可自我開闢該處地勢崇高下流必急恐不能有利而無害還祈細察爲要抑福更有請者閒嘗考究中西載籍有種樹一法謂可吸引地泉上蒸潤澤疏通地脈下洩積潦於水旱均有極大裨益又有渠旁種柳可培渠堤旁樹開井必有泉源諸說是種樹之利又與渠井相維繫誠得大君子廣勸栽植亦不費之惠他時喬木萬章憩樹林而閒話者必曰此皆戊己年間平湖金公鎮江嚴公教我栽植者也數十年無水旱災我豫民實利賴之召棠邇黍永永無極矣

覆謝君書

金福曾

新澠渠井並非大工澗水縈亘數十里因勢利導每開一渠長不過數里寬七八尺深五六尺名爲渠實

則溝也攔河築堰無用閘壩挖挑溝內之泥以填堤上之土無用木石每渠工費數十千至數百千文不
等有青龍寨渠可溉二十里之地從山脚開通引水而下計費八百千文已爲第一大工歲修最關緊要
議每畝提麥三升歲修之外代還挖廢地租有餘則積社倉稟稿章程回南面奉井口砌石以下皆土每
井不過十千文少者七八千議溉一畝地者給費一千文澗池亦有渠較新安更小溉地不過三四頃費
不過一二百千文現擬開之洛渠規模闊大矣自洛陽縣南鄉至宜陽交界之澗河口舊有渠形可引洛
水沿南山脚至龍門四十里入伊河兩岸約寬十里計可灌地十五六萬畝以水地較旱地每畝約多收
麥二斗每斗四十八斤可得錢二千文通計每年麥收約可多得三十萬串秋收尙不在內實爲莫大之
利惟經費非萬餘串不辦因會商趙崧翁熊菊翁稟請浙欸專注此用并約定薛霽翁嚴子翁秋間來此
與黎軒共任之黎軒血性辦事而才足以濟其識英俊無比風塵中未易覲也曾承朗帥諄囑秋間同來
辦理洛渠此事決不敢允蓋不赴山右而留辦洛渠則輕重失宜旣歸里中而重游洛下人且以爲藉此
出山借他人之捐欸而圖自己之進步曾雖愚斷不肯出此也種樹一法記得經世文編中亦有此說而
尊示更明切確暢惜接信已遲不及試辦已將此說陳之中丞請出示勸種事在必行

東淀水道清理完竣疏

光緒十一年

李鴻章

竊查東淀爲大清等河尾閘蓄洩之區關係至重前因附近鄉民逐漸侵種百數十年來竟已佔去大半叢蘆密葦彌望無涯不特難容多水卽淀中舊有河道亦因而淤墊重煩官款挑挖淀旣節節壅滯上游各河遂泛濫爲災必須及時清理惟侵種之地相沿已久愚民不知例禁或輾轉價買衣食所資亦未便一律禁絕經臣派委分發直隸候補道金福曾會同天津道督飭沿淀霸州文安大城靜海四州縣妥細斟酌勘辦議定章程四條 一曰定界址凡有礙水道及現在水深數尺尙有淀形之處應留出以資蓄水永遠不准栽葦墾種其中有完納葦課水泊等糧者查明奏請豁免若稍礙水道而久被淤壅驟難收回者令於地中多開溝渠使水至仍可流貫 一曰設堡船淀中須藉堡船役夫撈泥挖淺凡礙水之蘆葦窄草隨時芟刈以期日久見功應就所收租息多寡以定船數 一曰議租息凡不甚礙水道地畝有糧額者就糧核地照舊完納無糧者從輕議租上等以每畝三分爲率次則遞減惟淀中漲涸無定無庸升科此後若礙水道仍應停種免租讓地於水所收租息卽作堡船經費 一曰均差徭淀地皆在水濱升科尙且不便何況差徭乃州縣苛派書役需索大戶則隱射邀免盡累貧民應體察分別裁減均平以昭公允曾於光緒八年正月會同府尹具奏奉 旨知道了欽此咨行欽遵在案嗣據該道金福曾會同前署天津道胡燏棻現任天津道萬培因清理完竣繪造圖冊詳請奏咨前來臣查東淀有礙水道之地

已據迭次逐細履勘凡水勢較深尙有淀形可驗者自靜海高家三分地西南邊起至柳行地東北邊止共長三千八百八十弓自大口子地東南邊起至高家四分地西北邊止共上寬一千二百四十八弓自大王家地西北邊起至楊家地東南邊止共中寬一千五百六弓自中亭隄起至隔隄止共下寬一千八百四弓方圓合二十七八里卽留以蓄水明立界石永遠不准侵種違卽嚴懲界內有民間無糧之地及王府地畝本無糧賦均讓於水外計爲水所佔民糧地一百四十頃十九畝八分二厘八毫額羨租地十畝五分四厘應徵正耗銀兩另行查明取具冊結請徵其無基礎水處所業經佔墾之地水小之年仍准墾種照章分別開挖溝渠並由堡船流通水道內除原有糧額者就糧核地外文明文安縣無糧地五百一頃五十四畝八分五厘三毫大城縣無糧地十三頃霸州無糧地九頃五十三畝二分靜海縣無糧地三百五十五頃九畝六分文霸地處上游收成較厚每年每畝徵租息銀三分大城靜海地勢低窪收成較薄每年每畝徵租息銀一分五厘計文安縣應徵銀一千五百四兩六錢四分五厘六毫大城縣應徵銀十九兩五錢霸州應徵銀二十八兩五錢九分六厘靜海縣應徵銀五百三十兩三錢九分四厘四州縣共丈出無糧地八百七十九頃六十七畝六分五厘三毫共議徵租息銀二千八十六兩 錢三分五厘六毫自光緒九年起按照此數令該四州縣分上下兩忙徵收解充堡船經費前議設堡船六十隻

役夫一百二十名由該道等督飭委員經理係自八年辦起暫令役夫自備船隻每船連役夫兩名日給船價工食津錢九百文每年三月開工九月停止如遇水勢消漲隨時變通辦理所有支用款目及開工停止日期按年造冊報部此項淀地租息中稔之年照常徵收若值災歉應將被水失收之地勘明段落頃畝照安州東北淀地成案分別豁減緩徵其每年徵收銀數是否全完應於次年專案造冊咨銷無庸附入八頃旂租之後以歸簡便而示區別九十一等年租息曾飭按期開徵惟九年因災議停十年十一年亦有停緩之處應俟此次定案後卽飭將各年用過堡船經費分年補造送部沿淀村莊各項無名徭役私費概行革除河工剥船等差徭亦分別酌減不准官役絲毫浮派大戶隱射取巧以恤貧民除將清冊圖說咨送戶部外所有清理東淀水道完竣緣由理合會同兼管順天府府尹臣畢道遠順天府府尹臣沈秉成恭摺具陳

請 飭籌款開井疏

夏同善

竊惟東南多水西北多旱地勢然也補救之方自宜於西北廣興水利而開井灌田尤水利之爲力易而見效速者臣曾任順天學政伏覩 畿南各屬土地平曠苦乏水利以資灌溉惟順德定州間有以井灌田者詢之居民以昔之官斯土者力爲區畫故至今猶食其利餘則歲之豐凶悉聽諸天不能以人力稍

爲挽救督臣李鴻章莅任以來屢次檄飭各府州縣勸民開井而應者寥寥固州縣官之奉行不力亦由民間瘠苦無力及此故也今 皇上憫念災區兼及直隸河間府屬 飭查蠲緩撫恤事宜待斃之民胥有更生之慶矣惟賑濟者一時之惠也水利者可久之規也查河間一帶地皆宜井挖至二三丈即可得水當此亢旱爲災鴻嗷遍野倘於蠲緩撫恤之外另籌款項給令開井既益以餬口之資並予以灌田之利維彼窮黎有不樂於從事者乎臣嘗問諸鄉農云土井易圯磚井費大惟下磚上土之井可用數年需費五六千文將來加磚其上仍與磚井無異今擬籌銀四萬兩易制錢六萬千文每井給制錢五千可開一萬二千井以一井溉地十畝計之可溉地十二萬畝以每畝產糧一萬計之可得糧二十四萬石夫以四萬金得二十四萬糧已逾十倍之利況井養不窮又不僅爲目前計也擬請 恩旨飭下戶部籌撥銀四萬兩令李鴻章分撥被災各州縣給民開井並飭地方官實心經理遴選公正紳耆分董其事毋得假手吏胥以杜侵漁庶款不虛糜民沾實惠既補賑需之不足並使田功之可興似於濟賑利農兩有裨益

遵 旨禁種鶯粟請將查禁各員分別參撤疏

附片

左宗棠
劉典

竊栽種鶯粟非肥沃地畝不能滋長繁茂而愚民無知貪圖重利遂將宜穀腴土栽種鶯粟廢嘉禾而植惡卉不但流毒無窮且亂後耕墾無多民食軍糧尤虞不繼臣宗棠入關度隴目覩情形深爲憂慮迭次

示禁並撰刻四字韵文頒行郡邑鄉村廣爲勸誡數年以來稍爲斂戢然鄉村偏僻地畝偷種者尙多其雜植豆麥間圖免查拔者尤復不少光緒二年十二月准吏部咨奏嚴禁鴛粟明定考成案內由部酌定處分奏明奉 旨允准行令欽遵辦理臣等復檄飭藩臬兩司嚴督各府廳州縣禁種鴛粟文檄分馳並令各防營分途查拔布政使崇保按察使史念祖復遴委委員四出會同印官周歷鄉村本管道府督同廳縣營汛隨時輕騎赴鄉搜查月凡數至遇整段地畝一律翻犁灌水其雜植豆麥間者亦且鋤且拔俾無遺孽於是已種鴛粟之地花苗淨絕復種豆麥糜穀頓改前觀矣據平慶涇固鞏秦階蘭州西甯甘涼安肅各道府按月彙報及各廳州縣具報相同惟甯夏一府沃土之民狃於惡習廣種鴛粟視爲利源地方各官一加查禁則羣以錢糧無從交納爲詞隱相抵制馴致宜穀之區廣植妖卉較積堡未復之前殆有甚焉緣回俗忌烟鴉片久懸戒律方逆勢披猖時民心猶有所忌故種鴛粟者少迨甯靈克復諸逆掃除招徠耕墾漸多而鴛粟之潛滋暗長翻數倍從前矣上年陝西大旱成災臣因兼籌陝賑檄行甯夏道府令民間悉出存糧供陝採運方謂該郡本產糧之區連獲中稔儲峙必多取其所有金穀互易事本非難乃迭據府廳州縣稟報存糧堪以備糶者爲數無幾揆厥由來實因種鴛粟過多宜穀腴地半已化爲妖卉故出糧日見其少臣等與司道熟商通飭各府廳州切實查禁先之以文告繼之以履驗責之以鄉

約督之以防營而尤爲注意於甯夏一府六屬之地因思愚民貪種鶯粟者貪其利耳則卽以利動之凡宜鶯粟之地最宜草棉棉之利與烟土相若時值大旱成災糧價異常翔貴百穀之利亦略與烟土之利相等種穀與棉可以獲利且不犯禁種鶯粟則犯禁必遭查拔並將所圖之利而亦失之民雖蚩蚩然利害相形較然可觀因其明而牖之尙易爲力此勸戒之微意也開辦以來至今臣等與司道一心貫注遇印委各員查拔不力者隨時撤任撤委或從嚴申飭其趨事勤奮者隨予存記以示激勸庶幾并力一向克盡全功此督責之微權也查得儘先題奏道甯夏府知府李宗賓在任已久於轄境廣種鶯粟漫無覺察迭次奉文查禁並不遵行且以積重難返爲辭妄思抵飾業因另案撤任應請 旨暫行革職併案查辦候補直隸州知州代理甯夏縣知縣胡韵蘭轄境栽種鶯粟最多未能切實查禁該員請補階州直隸州知州尙未接准部覆業經撤任應請 旨飭部撤銷請補之案由外察看酌量另補靈州知州孫承弼卸署平羅縣事兩當縣知縣任懋修卸署中衛縣事礪伯縣知縣邵杜三員均查禁不力均因另案撤任現飭併案查辦靈朔縣知縣賀昇運失察縣境栽種鶯粟而民旂互雜地畝私種者尤多業經札飭撤任該員旋卽周歷四鄉并隨同甯夏副都統切實查拔淨盡應請免其置議開缺另補現據藩臬兩司會詳甯夏一府闔境鶯粟根株一律鋤拔淨絕又幸時雨霑普渠流暢注改種雜糧均極煩茂豐稔可期並據

通省府廳州縣及委查各員據寔結報前來臣等覆核無異疵俗丕變世宙一新但使此後地方有司時加申儆此患必可永除匪特閭閻儲峙漸豐民食軍糧均有攸賴而民生既厚民俗亦端長治久安之效其肇於此矣至陝西一省前經臣等會同撫臣譚鍾麟出示禁查現據各府廳州縣稟報已著成效應由譚鍾麟具奏合併聲明

再鴉片流毒最久從前議禁之初法令過峻勢有難行不得已而議禁私種鴉粟如其令行禁止則內地吸烟之徒日見減少庶可漸張其禁令於沿海埠頭除此異患亦治源之一策也而禁鴉粟較禁鴉片爲易者鴉片一握兼金價重質微易於隱匿吸烟之徒閉居密室難於搜尋查辦疏固無異於弛禁查辦密又適開需索包庇之端未覩其效而苦其擾非若鴉粟種於曠野爲衆目所共見由下種出苗開花結實以致剗果取漿需時甚久勢難固匿深藏誣詐之弊難施詐索包庇之弊易見也惟地方官狃於嚴禁鴉粟難收錢糧之說各存一得過且過之心雖嚴檄頻催而聽之藐藐亦且無如之何甘肅所產之烟名爲西土與廣土南土並稱寧夏擅河渠之利地本上腴所產之烟較通省尤多查禁之難較通省尤甚臣等此次遵 旨辦理專以切實兩字爲謀吏與課心之要幸有成效可稽惟因地因時張其禁令按之部章實有未能一一符合者要之施於官吏者不過撤任查辦其已因案撤任者亦不過暫行革職與併案查

辦施之於民者不過杖責枷號緣非此亦不足以昭儆戒而肅官常挽頽風而收實效也

查禁晉省鶯粟各項請分別勸懲疏

光緒十年

山西巡撫

張之洞

竊維栽種鶯粟耗民元氣各省患之晉爲尤甚欲振

中國之貧弱必以此爲大端臣於上年六月奏奉

諭旨嚴禁當經通飭各屬實力奉行刊布告示開陳利害禍福行之以漸動之以誠與農民約今年不得再種卽以栽種之有無定地方官之功過痛切告戒至再至三惟小民嗜利忘害狃於積習兼以從前示禁非朝令夕更旋禁旋輟卽地方官吏賄庇優容以故官民習慣視爲具文今欲革厯年錮習非痛加拔除不可欲使通省廓清非首先攻堅不可查晉省種烟最盛之地南爲交城北爲代州交土代土之名聞於鄰省而交城尤爲之冠於是迭飭印委員弁先赴交城分查互勘窮數月之力徧歷谿谷不避幽險其間東西壺盧地如其名素爲種烟淵藪民俗較悍號稱難治止復一莖不留其查代州亦如之各屬民戶以交城代州之多且難猶然禁斷每有聞風自毀改種秋禾者各改令亦俱踴躍奉行順流而下並令地方官各視土宜教之種桑種棉種麻種藍種蘋種菜子種花生以敵其利其極苦貧民婦老無依者酌給糧種以濟其窮其恃賄豪民刁頑之戶紳庇兵包者嚴提責懲以儆其餘其紳士社長勸導有方者匾額花紅以旌其善屢次明察暗訪考之紳商士民合通省計之南交北代一律淨絕其餘廳州縣南濱黃

河北抵邊外或知其八九或知其六七通省多少牽算實已禁除十分之八查沿邊各厘務外來藥稅較旺於前則以進貨之多可知土產之少省城戒烟局就醫購藥紛繹不絕則以吸食之少可知禁除之多果能從此廢續而約大吏有司同心竭力持之不變三年以後可期此害永除嘗考向來倡爲鴉粟不宜禁之說者不曰違抗滋事卽曰錢糧難完甚則曰於民有益勿奪其利今臣行之一年但有偷延絕無梗抗但有官吏所不到絕無百姓之不從兩忙錢糧輸將如故至交城產烟最盛之鄉經印委剴切開導鄉民咸謂歷年有烟無穀每村必有客民開設小鋪轉販外來雜糧以供本村賒貸收漿以後盡數取償且種易吸多係鳩鵲藍縷利歸外販害中本鄉此次禁除深知於衆小民有益悔恨感發至於泣下可見民雖愚而可勸習雖久而能移所以向來不辦者不過大吏畏難有司好利天下興利除弊爲難之通患大率類此現屆冬令又值曩時播種之候已由臣重頒告示嚴申厲禁以期逐漸廓清由勉強而馴至自然查督辦重大事務出力例得獎敘晉省查禁鴉粟乃奉 旨飭辦之件關係通省民生風俗且力破錮習辦理尤難不有勸懲何以責效除私受畝稅之前署石樓縣知縣汪恩湛另案奏叅外所有光緒九年分督查鴉粟殫心竭力鴈平道廣蔭應請 旨交部議叙其地方情形難辦查禁尤爲出力著有成效之交城縣知縣賈成霖河曲縣知縣徐永吉代理岢嵐州知州馬汝良應請 旨交部從優議叙其辦理得法

著有成效之署屯留縣知縣張建功署興縣知縣艾紹濂陽曲縣知縣錫良署高平縣知縣李義銘朔州知州姚官澄應請 旨交部議叙其初辦較緩經本管道督查旋經力禁之署代州直隸州知州余振芳應飭司記功一次其承辦不力之永寧州知州賀樹恩靜樂縣知縣李風勳應請 旨摘去頂戴勒限明年認真禁斷如再有遺舛卽行嚴叅報禁不實之垣曲縣知縣趙錫恩趙城縣知縣王燿章絳縣知縣劉斌失察丁役縱庇之五台縣知縣王步墀應請 旨撤任責令幫同各縣查禁如仍不出力卽行開缺其玩禁捏報辦理不善之故支村巡檢朱惟篤應請 旨卽行革職其餘次等出力及有疎懈各員由臣分別給予外獎飭司記功記過以示勸懲

省垣重地宜籌足食之經疏

光緒十年

署貴州巡撫

李用清

竊查黔省上游鴉片積習最重癮民最多禁種之法宜按照區分限年章程漸次辦理下游松桐思石一帶栽種日淺癮民尙少宜及早禁止苗疆七廳暨黎平一屬尙未栽種宜先事預防三種情形業經奏明在案伏查省垣居通省適中之地局面狹小產穀有限倘有災荒不惟隣省無從接濟並附近三二百里地方山徑崎嶇肩挑背負亦難於轉運北之開修東之貴定皆萬山叢雜西接清鎮地頗平坦而荒蕪最多均未易接濟惟南路定廣二屬土地平衍而膏腴鴉片積習較之龍貴開修彼善於此實爲省城米糧

來源大宗每當夏秋之交陰雨兼旬定廣之路微阻省垣卽有米貴之虞臣體察情形非乘此積習尙淺時早爲料理倘有不虞於省垣局面大有關碍自上年奏明禁種後手函諭飭定廣兩屬地方官不下十餘次今年三月臣出省巡閱先赴定廣查看情形定番州附城一帶平原數十里鴉片絕少詢之士人已去十之七八廣順州已去十之二三又查距省城數十里地名青崖該處土田最爲膏腴爲定廣暨貴筑分屬之地從前苗教倡亂時省城被困尤恃此救燃眉之急以其產米最多距省最近轉運最便近數年來專以種鴉片爲事查有文舉人趙秉乾武舉平和賓均種有鴉片照奏定章程罰田充公近已漸知歛跡臣非不知置之不問可以省事可以見好目前惟大局攸關不得不預爲曲突徙薪之計蓋必省垣米糧先儲不涸之源而後可以收居重馭輕之效臣在黔年餘不能消患未萌深以自咎又查烟癮流毒不比酗酒賭博可以勒令改悔一經沾染多成附骨之疽早一日尙易於回頭遲數年則難於下手現當交卸之時深維居安思危之意彌切綢繆未雨之懷所有省垣重地以定廣爲養命之源宜早爲料理毋令積習日深於大局有碍之處理合恭摺具陳

請禁作踐妨農稟

光緒八年上某邑令

秦榮光

竊生等籍隸治下耕讀兼資稽事艱難知之最悉兵燹餘生仰荷 聖恩減賦方冀民困漸蘇效臻富庶

無如歲屢歉收民間寅食卯糧財力大絀本年五六月間風雨過多棉禾多被淹死平田早歉無收惟一
二高田或可指望少獲然計鋤耘工本較常倍費此後官糧私債深慮入不敷出共切躊躇乃近來地方
風氣最多煙賭子弟游手無賴動輒魚肉鄉農作踐田畝弱懦善良勢力不敵告訴無門飲恨吞聲匪伊
朝夕矣生等目擊情形不忍坐視或並身受其害心實不甘爲亟條列八款逐一開陳上塵鈞鑒

一棉花開時鄉農必遲捉一二日養使力足則色白衣重售價可豐今不論月明黑夜每被偷捉一空俗
名捉露水花田宅隔離較遠者被害尤甚此宜禁者一也

一棉花自十月後賸有零星小朵鄉間舊俗一聽地方孤寡採之本業戶不復與較俗名捉落花亦古者
遺秉滯穗意也近乃未至重陽強壯男婦十百成羣硬行採摘並及青鈴冒充捉落花此宜禁者二也

一近浦諸田中高四低俗號埧岡但宜植棉邇緣木棉價賤銷滯間有翻梗者然挑高填低資本倍大今
於稻始熟時乘夜偷割其穗動輒盈畝狼戾實多此宜禁者三也

一棉莧拔後有資本者圖歇地力任草生田俗名早荒地然特十中一二分耳下戶貧農多種荳麥藉接
青黃今有縱牧牛羊名食荒田之草實并荳麥而盡齧之既冬種之徒拋復夏糧之無着窮檐生計頓絕
其半此宜禁者四也

一植棉之田每於低塍或腰溝間雜種赤綠黃豆芝麻等物均民食所需也今於將熟之時縱令潑婦頑童連根拔取實不堪食止可爲柴於己無益於人已損此宜禁者五也

一水濱蘆荻在官河則蘆課有征在池溲亦準田起賦自應由該糧戶承管近乃春芽始生便多無籍閒民四出痛斫賣充牛食始及道旁岸上繼并全灘而蕩滌之名曰砍青柴公然白晝作賊莫敢誰何此宜禁者六也

一雞鴨本民間常畜然五母雙雛要有數限近有不耕之夫多畜此物動以百計不加圈束縱啄鄰田無論棉禾荳麥自苗至實逐節受害此宜禁者七也

一繡壤相錯田形多類犬牙然曲折循塗顯判此疆爾界今則貪便捷者不但度阡越陌甚至橫鶩別趨蹂躪鄰田罔知妨害偶與理論一味恃蠻反肆毆詈此宜禁者八也 以上八款均係作踐妨農實在情形生等伏思王政以足食爲先民生以務農爲本無論棉穀二種田產大宗不準私偷硬捉卽荳麥雜糧亦藉佐民食用今縱牲畜啄齧便屬率獸食人至葭蘆之性一年砍青數年不茂故禮垂方長不折之經詩著敦作勿踐之詠今縱非時妄作在彼之獲利無幾而此之所喪實多暴殄天物此亦其一生等伏乞恩準徧諭四鄉立將前項情事嚴行永禁如有犯者許該農業會同地保捆送到案從重責處庶於重農

糸世糸糸

貴粟之中兼寓扶弱抑強之政矣

[illegible]

1. 凡在本行开立存款账户的客户，均可向本行申请开立定期存款账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此書係清康熙年間所刻，其書名曰《欽定四庫全書》。此書係清康熙年間所刻，其書名曰《欽定四庫全書》。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三十七目錄

戶政十四

倉儲

讀市糴攷

黃式三

擬籌積貯書

代作

管同

請京師辦積穀片

沈葆楨

酌議整頓倉務章程疏

興廉
游百川

奏指定撥款及時買穀還倉疏

曾國荃

奏查明存欸銀兩悉數建倉積穀疏

張之洞

奏各屬捐建社倉已有成數疏

馮譽驥

道府稟擬廣仁倉各條批

胡林翼

震澤鎮積穀記

莊慶椿

重建長沙倉記

涂宗瀛

積穀章程

魁聯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三十七

上海葛士濬子源輯

戶政十四

倉儲

讀市糴攷

黃式三

糴糶古法也北宋王氏青苗法行之而大弊南宋朱子乃議社倉李公穆堂爲之議曰奉行得人青苗亦社倉也奉行非人社倉卽青苗也式三謹其言而惜其未盡朱子之議立社倉也不願置立之處官司不得抑勒置立之處人戶不願請貸不得抑勒其給之也以穀不以金其行之也必以慘怛忠利之心不用聚歛亟疾之謀議固甚善然熙寧勅立青苗之法亦已言及此矣卒至抑勒也給以金也聚歛亟疾也法立而弊生弊漸流而漸大法之所以不能盡絕使人主舉社倉之法強天下以通行之其弊亦然朱子社倉之法云職以鄉人不以官吏而觀其集中所載社倉事曰每年五月下旬十月上旬自縣申府差官一員與鄉官支貸收納則謂社倉之事不職于官吏者其未必然耶產錢六百文以上衣食不闕者不得請貸則請貸者皆極貧下戶而收納之時不鞭扑而能得之耶十人結爲一保逃亡物故同保均備納足如貸者皆貧戶其何以堪之耶如謂同保中有富者則十人中貧富相閒矣令富者貸粟而出二分之息又

令其償逃亡物故之穀非抑勒之而富者甘爲之耶

司馬光言青苗之弊云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爲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春算秋計展

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復存者

朱子之友魏元履于建甯府建陽縣長灘立社倉歲荒發以濟民而不收息

朱子憂元履之粟將久儲速腐惠既狹而事亦不久然元履亦病朱子祖王氏聚斂之餘謀朱子作長灘社倉記自言之然則社倉之立或收息或不收息皆不能無弊者耶朱子又謂社倉收息乃一時苟以便事之說魏元履不收息之言雖疏而藹然有三代王政之餘風請數年後免其息然息果能免也耶試以崇安社倉言之米六百石每石收息米二斗行之十四年得息米三千石擬此後每石祇收息米三升此朱子擬而未行之策耳倘依此行之貸三千石之米祇得息米九十石其中每歲有定之費如官吏費用米六十石四斗蓋牆買藁薦米九十石通計米六十九石四斗而未定諸費如鼠食雀耗風乾雨溼銷縮損腐之米徒役奔走出納之工不在此數九十石之息米能給之耶如盡捐息米此數復何出耶然則朱子行之崇安而人以爲德何也曰是猶王氏行之鄞縣而無大弊者也李公所謂崇安任事之人皆其門生故舊學道君子也朱子集中所載社倉記建昌軍南城縣之社倉吳仲吳倫發私穀四千斛爲之婺州金華縣之社倉潘叔度出穀五百斛爲之是倉主之富而好義者也意在濟人不求肥己無各戶之勒貸無逃亡物故之索償少倉穀出入之費省官吏監察之資事之所益者大而行之可久此朱子所以尤樂爲

之稱道也不能出此而以官吏強行之則弊百出矣或曰熙甯行青苗之法駁議者但言古今異宜而已
意者國服爲息固本周公之典歟曰賒貸之法見於春秋傳當時宋罕氏齊陳氏猶能行之豈必不取息
乎但泉府所言祇因祭祀喪紀之乏權以賒之以役事償之而又曰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謂貸入于泉
府用之者取于泉府非謂取于所賒之息也周官本經其義甚憭熙甯貸收之法行之通國貧富等戶歲
有常例此謀利之術耳安得援周官以自解也宋時奏議或但言民閒安知周禮或但言古今異宜惜不于經文剖析或曰泉府斂市貨之
不售者以待不時而買管仲李悝亦有斂散糴糶之術古皆行之後世或不行或行之而致弊何也曰無
仁民之心而懷利以相接法無不弊泉府之法幸不行耳不然泉府言貨滯則買之後世必非滯而買之
矣泉府言待不時之買後世必定之以時抑勒分配矣管仲李悝之法糴糶斂散祇行于穀甚賤傷農穀
甚貴傷民之時觀時弊而行非常法也法有可暫行者不宜執爲一定而概以施之後世行此術者定爲
歲例糴不于賤之時糶不于貴之時糴則抑價糶則昂價存商賈之意居官吏之尊以官吏之尊奪商賈
之業民畏商賈之貪刻則遠之而已于官吏不能遠也則惟坐而待斃爾

擬籌積貯書

代作

管同

少亦宜支數歲而以臣所聞不過僅支一歲而止臣甚駭之記曰國無六年之畜曰不足無三年之畜曰急以國家之全盛積貯止此設不幸東南有水旱漕不克繼或淮徐兗濟之間有大盜如王倫者阻於途俾不得達或畿輔倉卒有事用穀倍常時三者有一焉雖有研桑不知計所從出矣且夫一州一縣之大倉庫空虛則事至而無以辦況於煌煌帝都宗廟乘輿之所在者乎以國家之威皇上之仁聖曩所云三患固萬萬不當有然而思患豫防勢之所及也患既至而後爲之所勢之所不及也此臣之所以大憂也臣竊惟國家富强本踰前代當乾隆中歲京倉之粟陳陳相因以數計之蓋可支二十餘歲乾隆之去今時既未遠加以數十年內未闕一州未損一縣未加一官未增一卒何以曩者備二十歲而有餘今則僅支一年而不足論者皆謂邇年以來苗賊迭起水旱間作高宗皇帝屢施豁免之恩皇上數沛停徵之惠坐是積貯虧缺不能復舊臣以爲是固然矣而抑猶未盡伏查京倉所放米曰官俸曰兵糧二者去通漕不過十分之六其一養工匠歲賜之粟名曰匠米匠米在當時去京食百分之一今則人數百倍於前而米去京倉十分之一矣其一國家定鼎宗臣封親王者六曰豫睿禮鄭肅莊封郡王者二曰順承克勤世宗皇帝之弟封親王者一曰怡賢此九王者皆世襲罔替七親王之世子世封親王其他子則封鎮國將軍二郡王之世子世封郡王其他子亦封鎮國將軍凡鎮國將軍之子封輔國

將軍輔國將軍之子封奉國將軍奉國將軍之子封奉恩將軍凡俸親王萬斛郡王五千公一千以次降合而名曰恩米夫九王之初封其子孫不過數人後則愈衍愈衆至於今枝繁葉盛蓋其人已數倍於前矣而國家封爵賜米必一一如其人數是以國初恩米去京倉不過百分之一今則不啻十之三四矣以通漕十分官俸兵糧去其六匠米去其一恩米去其三四是故一歲之漕僅敷一歲之用漕一不足則必抽舊積舊者日絀而新者無贏然則京倉之粟日減日虛二十年而大變於前者無足怪也夫國家之大所賴以辦事者官所賴以捍患者兵官俸兵糧勢不可減而我朝於滿兵盡人而養之自乾隆時論者已憂焉無善計耳至於工匠則事不同矣經曰既廩稱事又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然則古之工匠食稱其事切無虛養之時今之匠役無事而食者蓋過衆爲今日計莫若裁汰散遣僅留其魁若干人俟有興造然後及時召募計其工而賜之食如此則下無游食之民上無虛糜之賜而所謂匠米者可復減如前矣九王之子孫爵祿豐厚此自國家追念前勲恩德至渥然臣聞之親親有殺尊賢有等以人臣之嗣世同皇昆弟皇子之封其酬勲已至極而其他子孫又人人食王公之祿則待之母乃過優乎國家享祚億萬年諸王子孫日衆海內物力必有不給之時人臣與國同休戚主上匱乏而私室豐盈諸王之靈抑恐未安於地下也爲今日計爵則仍之祿則減之彼其人果才賢自可爲國當官

別受在官之俸而愚不肖者不得濫叨厚賜如此則宗室皆知奮勵而所謂恩米者可以復減如前矣夫匠米恩米復減如前則京倉所積歲已有餘以數計之蓋三年則可餘一年之食九年則可餘三年之食然則不出十年而京倉之積貯已多矣論者或謂匠米可減也減恩米恐非 聖世所宜行臣請有以折之昔周之初大封同姓而武王昆弟五叔乃無官矧其子孫豈容不辨別賢否而概以王公之祿予之宋相王安石議減宗室恩例宗室伺其出羣譁馬首安石厲聲斥曰祖宗親盡則祧何況賢輩諸人遂無辭而退至哉言乎不可以人廢也臣愚以爲此事也行有五利焉京師積貯有餘一利也匠民散於民間畿輔穀賤二利也諸王子孫不驕惰三利也積穀有餘則徑可停運一二年而用其閒以大治河工四利也旗丁但予坐糧則所云幫費者省而州縣之虧空可彌矣五利也變一事而興五利補救之謀無加於此若夫興水利議屯田裁減滿兵糧額事體重大非旦夕所可行臣今未敢議焉

請京師辦積穀片

沈葆楨

部臣所爲惓惓於河運者原謂海上設或有警留此一綫運送尙可爲臨時轉漕之資用意至深遠也臣以爲事期有濟則議不厭詳運河徑南北二千餘里其東去海均不過二三百里謂海氛方熾而濱海之地均能帖然晏然未見其確有把握即使疆吏鎮撫有術纖蘿不動以十萬石之米計九閱月始達所裨

於京師軍食者幾何矣未雨綢繆似非積穀不可米過三年便朽不足食而穀之曬乾扇潔入倉者可五十年臣守廣信時見上饒縣倉藏穀嘉慶年間物也迨同治元年奉 命撫江右以浙江軍營採辦屬集廣信米價爲之驟貴臣發倉穀平糶數萬石一日而盡其所碾之米色稍殢耳質則如故蒸之成飯每升較新米可溢半碗此藏穀耐久臣所親見焉而信其不誣者也誠能由部慎選賢員於津門設局收買利之所在人趨如鶩商舶必聞風奔赴勻年遞積欸不甚鉅而得尺則尺得寸則寸粟支十年之效不難逐漸而成按籍可稽人心大有所恃偶遇歉歲推陳出新與閭閻平價交易市儈無所施其居奇伎倆貧民之受賜無有已時較之費無數帑金以治不可必成之河籌不可必通之運其得失必有能辨之者

酌議整頓倉務章程疏

光緒十一年

興廉
游百川

本月初四日承准軍機大臣交出本日面奉 諭旨給事中洪良品奏倉務積疲請飭整頓一摺倉務積弊已深亟應釐剔該給事中所陳各條着倉場侍郎悉心酌核妥議具奏欽此並將原奏抄交前來臣等竊維倉儲積弊日久且深亟求整頓必先究其致弊之由未有不知弊之所在而漫言整頓者也臣等自受任以來隨時隨地無不兢兢以去弊爲心有因時制宜漸收實效者有積重難返驟難悉除者謹卽該給事中所陳各條明辨其是否可行並就臣等思慮所及覩縷悉述敬爲 皇太后 皇上陳之原奏謂

各倉偷漏由於封鎖不嚴查存米各廩歷經臣等於完漕後發給長封嚴密封固其未經放竣之零廩例由都統御史封識然每歲大雨時行監督例得啟封查看俾免米石因滲漏侵濕又新收之米不無因熱回潮該監督亦應察看分廩挑晾歷辦章程如是夫嚴密關防固爲慎重倉儲要事然查從前倉虧各案動輒盈千累萬而謂偷漏之弊繫乎封鎖與否則實不盡然若如該給事中所議各倉鑰匙或存倉場侍郎或存查倉御史收管查收放米石遲早無定臣等自春歷夏經秋遠駐通州各倉分隸都城內外與查倉御史住址遠近不同隨時請鑰不但往返稽遲且恐諸多牽制實有未便擬請仍照常責成輪班值宿之監督一手收掌由臣等嚴飭監督於收放之際逐日親自封鎖不得假手花戶其有不遵定例封鎖或挑晾查看不行報明臣衙門者卽由臣等查叅庶事無旁貸而責有攸歸矣又原奏請土米存倉易啟攪和之弊查各倉發糶土米久未查辦蓋從前全漕不下四百萬石倉儲之米陳陳相因故有分年糶變土米之例自減漕折徵以後收數僅三分之一雖有土米而不能發糶者一因收倉年分未久旋即支放例不准揭除氣頭廩底一恐倉役藉便夾帶好米出賣故三十年來未經舉辦然而米質已變者按例不准揭除各旂不肯關領歷年既久積而愈多損傷折耗實爲各倉之大累臣等惟有嚴飭監督查看各廩於現在收存之米勤加挑晾毋使稍有霉變庶米色不致顯有差池而攪和情弊可期漸除矣又原奏驗米

色以核收數一條據稱近來入倉之米聞途中有潑水攪沙等弊及每石短少一二升等語查各省運通米石臣等親臨查驗必須乾潔方准斛收起運其由通至橋派委員弁節節防查至由橋運倉亦有武弁押送何來攪和情事或有起運之際驟然遇雨者亦必札飭該監督在倉風晾乾燥再行入廩其米袋到倉例准抽掣如有短少歸於車戶名下應賠於倉儲實收並無所損原奏所稱攪和短少或係傳聞之誤至於放米之時御史例得在倉稽查應由臣等通飭監督每逢收米之日先行報明御史以便臨倉查察並如該給事中所擬各倉支應收放人役均以已正齊集不得稍有遲延以免貽誤又原奏估修廩座一條查京城各倉自光緒元年擇要興修其未經修理之廩誠如該給事中所奏現有坍塌日甚情形前經臣等咨明工部查勘嗣准覆稱雖有應修各工惟經費支絀暫擬緩修等語既經該給事中指陳臣等自應嚴飭各倉監督查看應修廩座分別輕重情形據實詳明由臣等循照辦過成案籌款奏明興修總期工歸實用帑不虛糜至如何辦法方臻核實臣等另行附片奏請候 旨遵行又原奏嚴制防以馭花戶詳考察以課監督查各倉花戶有頭役有散役額設雖有定數而其實多寡不同散役人等無非著名花戶所援引非其戚黨卽其友朋總屬通同一氣該給事中請令花戶分廩管領意謂各有責成而有無弊竇仍不能出頭役之圈套所議之法恐未必得力該花戶之良莠視監督爲轉移苟監督得人則全倉

可以望治如不得人則諸務逐漸廢弛此中情事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臣等於所屬各員密爲體察遇有庸劣不職者立即撤回才堪造就者勤加訓勉其辦事勤慎之員無不按照章程奏留奏保是監督之勸懲已極詳慎計惟有隨時嚴飭實力防維以期倉務日有起色並請 飭下戶部轉行各衙門於保送倉差時慎選明幹廉正之員庶有治人乃有治法矣總之倉廩之隱患在於虧短虧短之情弊在於偷漏而偷漏之原由有出於私者有迫於官者前聞匪徒私行偷竊並不由廩門出入名曰掉扇盜米數十百石猶是暗偷其最甚者實由不肖監督與飭法之花戶勾結串通私行開放黑檔此弊花戶不能自作未有監督不知情者臣等蒞任後刻刻嚴防監督中有素行不謹聲名平常者不待顯有劣跡卽登時撤任咨回原衙門當差計已六七員名現各倉監督似皆有警畏之心不敢妄爲臣等仍時時嚴密訪查不敢稍涉疏懈此弊之出於私者防之務盡也其弊之迫於官者按例充當花戶皆係殷實良善平民相沿既久則良善者絕少而作弊又盡非無因查定例各旗開放甲米先儘存倉較陳之米書寫廩名公同關掣聞近年關領甲米時往往不按關數徧倉挑揀偶有攔阻卽鞭撻立下監督稍涉庸懦率行畏避直待花戶向跟隨人等私用使費說合始行竣事而運往內務府交米亦不免需索抑勒花戶之錢從何而出無非取給於米石此弊之迫於官者也然此等弊風花戶隱忍而不敢言監督畏蒞而不敢稟事屬曖昧弊

實實難遽除相應請 旨嚴飭各該衙門嗣後領米務遵照定例按圖掣版座支領倘米質霉變不堪食用準各旗據實糾參如米質尙好亦不得任意挑剔藉端訛索庶圖厥成法不復視爲具文臣等如聞該倉不認真辦理有前項情弊監督則立予撤參花戶則從重治罪此澄治本源切求整頓之愚慮也

奏指定撥款及時買穀還倉疏

光緒五年

山西巡撫

曾國荃

竊臣欽奉 諭旨於部庫撥銀二十萬兩山東等省撥銀三十萬兩俟陸續領到後卽將撫恤善後諸大端督飭各屬認真籌辦務須實惠及民等因欽此當經率同合省官紳士民叩謝 天恩並一面委員赴京請領部款一面分咨山東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浙江江蘇廣東福建各督撫迅籌接濟約計本年秋冬之間應可陸續解到伏思善後事宜頭緒紛煩卽如清查荒地發給耕牛散布籽種招徠開墾均非有人有財不能興辦幸賴各省批解尾捐銀兩略爲分潤點綴粗有眉目惟填還倉穀實爲通省經費之大宗尤爲目前切迫之急務查晉省九郡十州所設常平倉穀百餘萬石自光緒三年遭遇奇荒外省轉運之米一時驟難入境全仗本地倉穀先救眉急迨倉穀放盡於是南漕東漕絡繹而來故論賑務旣興之後則以外來糧米爲本省活命之源而當賑務初興之始則以本地倉穀爲災黎託命之所蓋臨時轉糧於隣境旣嫌路遠費多不如先事儲穀於倉廩可以移緩就急也本年六月間臣奏請將晉省出借倉

穀之實欠在民者無論遠年近年懇 恩一律豁免奉 旨允准在案值此大祲之後卽不能將此項應補倉穀向民間捐辦升斗而儲備久空萬一突遇水旱偏災閭閻更失所恃因思帑款至重欲杜虛靡之弊必求實際之功此次奉撥五十萬兩自宜遵照 諭旨擇其實惠及民者認真籌辦方不負 聖朝仁育萬物之至意惟晉省三年奇災庫空如洗旂綠兵餉州縣坐支每遇萬分緊急之時不得不於賑捐項下通融挹注今值善後需用孔亟無術點金又不得不議定司庫所收兩忙奇零之數陸續撥還賑庫臣與善後局司道熟商必須設法再湊五十萬兩合部撥之五十萬共成百萬兩專爲買穀填倉之用無論何項緊要一經奏定之案不許移挪分毫又慮同時採買隣境抬價居奇有妨民食仍令察看境外豐歉情形分批次第採買現經藩司葆亨札飭各州縣修葺倉廩隨時將穀價低昂及來源多少按旬稟報以便由司酌發銀兩買穀填還總期倉穀可以漸實糧價不至高騰仰副我 聖主撫恤災區有加無已之至意再查原額倉穀百餘萬石茲僅以百萬兩買補尙難齊全應俟年穀順成限定三年籌買足額

奏查明存款銀兩悉數建倉積穀疏

光緒八年

山西巡撫 張之洞

竊惟山西善後事宜端緒錯雜款目糾紛猝難清理臣到任後察考故牘遺闕甚多迭飭司局詳細開報臣按款勾稽現經查明有所謂善後節省一款爲數甚鉅問所從來大略有六一報銷旣畢如運局原領

經費繳回之款一四川捐局應支局費一併解晉之款一天津補解捐項尾零並津貼斛費之款一各省解項長出餘平之款一各州縣繳回原領牛馬價之款一蒙古捐馬變價運糧口袋變價之款通計共銀二十二萬八千餘兩以上諸款或專款尙存或因事借動今飭局員分查統核得有此數均在光緒六年善後報銷第二案奏報司庫所存積欠善後正款之外該員等原擬俟善後用款完竣再行歸案附報現經善後局司道查明詳報前來臣惟此項存款雖係輾轉節省而成溯其所由當日委皆爲周恤晉民而來今日當爲補助晉民而用查晉省素患穀缺仰食關洛經傳所載與今日情事無殊固本之計莫如積穀積穀之道莫如多儲而專壹聚之壹則稽核得實儲之多則能禦大患晉省各州縣倉穀雖經曾國荃發款買補現在通計止買至七成分散畸零僅備一區無裨全局仍非有大宗積儲不可閻敬銘過太原時與臣諄切言之考之古事漢置敖倉於成皋隋置黎陽倉於衛州唐置洛口倉於鞏縣集津倉於三門皆於適中水次儲豐饒以備有事時取給無窮轉般利便晉省產穀之區無如邊外薩拉齊廳所屬之包頭鎮其地濱臨黃河商賈雲集邊穀萃焉其價常賤於內地什之五浮河而下千一百里達於磧口磧口爲汾州府通判所治東距汾州陸行二百八十里南至蒲州中徑龍王趙起剝易舟共水行千里惟包頭入內地河無大船受載有限運費不輕現擬派員在包頭設局視穀賤時收買存倉視穀貴時以舟運至

磧口計賣穀一石可運三石磧口居民多累石爲寨以居米商卽以之屯糧最爲隱固擬于磧口多建石倉以儲之穀盈於倉卽行封銅可無侵盜之虞卽付磧口通判典守並撥遣附近弁兵防衛惟此項穀多款鉅得人爲難且急買則價踊久駐則費多查調署大同鎮總兵張樹屏年來統軍常駐包頭軍律整肅甚得吏民之心該鎮廉正密實勇於任事本年四月來省臣與往復議論知其胸有經緯議及此舉規畫井然擬派明幹之員前赴包頭會同該鎮察度情形辦理大端責成該鎮臣決其心無侵蝕浮冒之弊該鎮所部將校足供任使而有餘可省局員費無算而且以靜待動收買發運操縱因時見可則行知難則止期以兩年當可集事有此高廩廣儲萬一晉省遇有急需東由汾平可達省垣南下蒲津可及邊鄙亦何至救朝飢而糴數千里之遙運一石而需數十鍾之費糜財曠時致誤事機哉此策發之於閭閻敬銘而贊之於張樹屏該兩臣一爲老成更事之論一爲熟悉邊事之人言之鑿鑿理當不謬臣愚以爲備豫之道無逾於此且使鉅款安置得宜此時不致虛懸而將來可收大用統俟善後正款用竣一併彙案報銷

奏各屬捐建社倉已有成數疏

光緒八年

馮譽驥

竊惟積儲之法自管賈以後論綦繁矣至宋儒朱子本隋長孫平義倉之制設立社倉行之十四年而條目始備議此謂其要在地近人人習其事在城之專爲備不若在鄉之多所備制莫有善於此者後世時

地異宜因其制而變通之本其意而推衍之庶合足食之常經卽爲救荒之長策臣前供職京師習聞光緒三四年間陝省旱荒賑穀多購諸外省洎五年蒙 恩簡授巡撫於 陛辭時卽陳明力籌積穀備荒之略六年二月履任後砭砭兩年始于積穀建倉一律就緒所以久未具奏者良以其事本欲便民而易於擾民必有實心以貫徹乎事之始終一切委曲煩瑣劑合其宜而又以實力持之俾弊端胥剔成效漸臻庶稍可自信否或浮驚虛名率開虛數粗疏粉飾非臣之所敢安也臣前查陝省各屬倉糧業因賑務散竣流離之後民少蓋藏其地皆高原大陸土脈鮮滋每遇暵乾卽成災歉是倉儲之設宜視他省爲亟矣幸值是年夏禾豐稔易於舉行經臣酌立簡易章程出行司通飭遵辦其法諭令富戶多捐中戶少捐下戶免捐不准按糧按畝攤派致啟苛勒所有糧色無論稻粟麥豆隨其土地所產均許捐交其捐數若干均暫存各鄉附近公所其收放均由公正殷實紳耆經理不准假手吏胥仍責成地方官年終盤驗一次以相詢察各屬有一隅偏災者被災各村俱令扣除不捐仍量受災輕重在附近所存積穀酌撥口糧接濟如斯者一年紳民樂從各屬頗有捐積蓋富民稍減酒食燕會之需卽預爲隣里鄉黨之助貧民仍得自謀衣食不困酒漿則裒益胥均也水鄉多稻田之利蔬圃有豆菽之饒則取携甚易也無分散之患而人得以安其心無轉運之勞而人得以省其力則私計悉便也紳民自爲經理可無蠹役之侵漁官司

相與稽查亦繫地方之責任則公義益明也災年藉資散放常歲仍繼捐輸以一鄉濟一鄉之衆以數歲救一歲之荒不亟求取數之多而期於積累不驟冀見功之速而要諸久長此臣舉辦積儲之初籌思備至者也惟是有穀而不籌其地則濕變可虞有地而不因其方則取求難給故勸捐必須建倉建倉必須尙社查陝省各屬向年間有社倉廩舍悉爲捻回各匪燔毀無存隨飭於七年續捐積糧項下出三成變價由該紳適中擇地各就人烟輳集有堡寨可守之處或新建義倉或購置糧石六七兩年九十一廳州縣共捐存京斗稻粟麥豆八十萬六千石有奇計修建社倉一千六百餘處由司委員分投查驗結報確係實儲在倉並無捏飾情弊六七兩年各屬被雹被水各邨莊窮黎大小人口均得撥發口糧紳民益樂倉儲之有益本年夏收中稔仍願輸將一俟捐數較豐緩急稍有足恃來年自可暫停俾得休息蓋至社倉遍設民不以爲官事而直以爲家事且不藏于家室之私而藏于里社之公其弊易除其效亦易見臣仍出示勸行節儉禁止奢華各存餘粟於家以防匱乏至納借放典守晒晾各事宜並飭各廳州縣傳諭紳耆各就土俗所宜妥議奏報臣仍細加釐訂分飭照行俾經永遠以期合乎朱子社倉事目之遺蓋通行之章程宜簡始無煩擾之虞分立之條款宜詳始無挂漏之患由是儲蓄遞年有增規畫隨時漸擴倉廩實而禮義興攘奪之禍潛消仁讓之風漸起期以仰副 聖主惠保無疆厚生正德之意是臣所當次

第經營而不敢自限者耳

道府稟擬廣仁倉各條批

胡林翼

愚意天下形勢之要除刻下武昌省城應儲穀石以備城守外至要之地莫如荊州襄陽此所以願舍一成之釐而期爲襄陽三之年蓄也細閱清單酌擬各條均有可採亦有可疑惟所擬廣仁倉存穀石議定由府一手經理宜入交代以垂永久一條查從來常平倉穀一入交代則經年累月盤查無期甚或厯官數任厯時十數載仍事懸擱者比比皆是現值立法之始固不敢蹈此惡習然弊防其漸自宜責成經管知府遇交卸時專案移交由後任官限十日內盤收結報如有虧短責成本管官賠補不得諉之經手書役致歸無著其盤量之費卽由前任官認捐以免推諉又所擬廣仁倉應委員經理籤差派書役看管一條查委員書役旣分別酌給薪水責成專管卽有主守之責如有偷漏各情應先責令知府賠繳再於經手官更名下著追仍照監守自盜律科罪庶使觸目警心不敢故犯其捐給經費一節亦應酌減以期有常又酌擬廣仁倉存穀石宜仿照州縣常平等倉出陳易新以免日久霉爛一條查出陳易新流弊滋大此法行之於民間尙多弊竇他非所論也蓋穀一出倉權卽操之經手之人試問經手者果皆公正殷實者乎竊恐有出無入以銖積寸累之穀徒託於假公濟私之人由因循而寢成侵蝕法令亦有時而窮此

條斷不可行應毋庸議又酌擬出糶倉穀直就本地糶賣一條查發典生息名曰留備買穀還倉之用誠恐臨到買穀之時地方官已藉口急需全數提用矣楚省發典生息之款何止億萬此時全歸烏有卽其明證此節亦無庸議又酌擬採買倉穀宜選派公正紳耆承辦不准假手官吏丁書一條新查設四廩儲穀約三萬石以豐稔之年價值科之每倉石需錢八九百文約計錢二萬六千串儲穀愈多經理愈難卽將來交卸盤量亦多需時日不若定以限制準以一萬石爲率其一成釐金除買足穀一萬石外仍全充軍餉解省不准該道府扣存分文以免虛糜再此案專爲城守禦侮起見應歸督撫藩臬襄陽道衙門稽查支放其如何明定章程互相稽核以杜侵蝕之處仰兩司逐條確核妥議

震澤鎮積穀倉記

莊慶椿

皇上卽位之二年江南救平先是曾文正公方率師南下奏請減吳中賦額詔減十之三蓋江南被亂幾十餘年以死傷垂盡之民出水火而登衽席此如天之恩所以爲吾民計者至深遠也後五年豐順丁公來撫吳條議積穀章程下所屬州縣盡行之凡田一畝帶徵穀一升所在建倉儲之以備水旱不時之災蓋吾吳旣爲財賦最重之區然民俗不節於用農夫無終歲之藏一遇歉歲弱者待斃强者肆橫勢固然已大吏深察民隱而預爲之備又如此顧克復後江震漕收未有倉民之輸納皆以錢故畝徵積穀

所存亦錢而已其後來宰吾邑者徐侯致和復捐廉錢一千六百緡存以買穀後至者踵其事積以湖絲及市肆販糴創爲積穀捐凡五年又得錢二萬緡今邑侯李君慶雲旣於城中建倉將買穀儲之因念震澤鎮距城遠復於慈雲塔院之隙地分建一倉凡屋若干楹經始於癸酉春三月落成於閏六月凡用錢五千餘緡至是而穀始有倉可以備水旱待賑發此宰吾邑者大有造於民者也余部民也年老矣不圖覩斯倉之成也考乾隆中沈先生彤所輯邑志載常平倉一例穀倉一社倉三常平例穀二倉均在城北門內社倉一在城一在平望鎮一卽在震澤鎮此修志時所存者也今去沈先生僅百餘年粵賊未亂已無所爲常平社倉者人但知漕收之有倉今則并無之矣道光三年及二十九年吾吳皆大水其時賑發之資皆集於富室之捐輸遭亂以後物力人情又非復昔日之盛故斯倉之設尤不容已也夫以朝廷休養生息之仁大吏痼瘼在抱之念宰吾邑者又皆視民如子不惜分其贏餘推法外之仁以惠我民猶父母不樂己之飽暖而甚憂其子之飢寒者邑人士宜如何仰體盛心以規畫久遠毋令有中廢而不舉者哉抑又念之斯倉所以爲吾民水旱備也而國家維正之供米也非錢也漕收之錢權也非常也當今百廢具舉之際舊制尤不可不復此尤願爲當事告焉李侯湖北監利人初宰江西有能聲至吳奉檄督修沿塘橋竇一百七十餘所不一年而事皆畢徐侯浙江德清人首事者也例皆得書

重建長沙府倉記

光緒元年

涂宗瀛

賈生有言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權輕重而斂散之其法始於齊管仲魏李悝管仲之意兼爲富國李悝之意專主濟民蓋以農人服田力穡之贏餘制之使不以甚貴甚賤爲患乃仁者之用心然漢五鳳中髡之爲常平倉而劉般已言其弊豈不以法待於人人待於時乎 國家子惠元元各府州縣治皆有常平倉其在鄉者則謂之社倉又有預備儲備等倉以爲之補助農恤民可謂至矣而歷久不能無虛耗之弊卽或儲緡錢以相當亦管子所謂以幣藏之者然歉歲無以應糶弊亦與虛耗等余奉 命旬宣楚南每念民食之重嘗檄令各屬請所存價易穀實儲而省會長沙府倉顧久廢弗復且失其基址長沙善化二縣之穀寄貯漕倉者存不及半屋多朽壞乃慨然曰廢興之故豈非時哉蓋自軍興以來餽餉之需借資倉廩而交替轉輾以虛數上其籍而已其倉與穀之全廢者興復尤絀於力比歲軍務告戢頻書有年修廢舉墜爲吾民計長久而圖匱於豐者時哉勿可失已同治十有三年甲戌之秋迺率僚屬覈府倉之舊址而復之鳩工庀材落成於光緒紀元乙亥秋九月厥屋堂宇皆備約可儲穀六萬石而二邑之倉欵者正之圯者易之缺者增之亦同時竣工繚以墻垣皆砌今甃既周既固則移沅州軍穀益以採購共增穀五萬六千餘石舊存者四萬餘石合之共十萬餘石其義倉之不領於官者又四萬餘石於是省垣之內

可積儲穀二十萬石有奇庶略有備無患之意顧郡縣事繁冗不能不假手胥役久之且又有弊因略
髣朱子用鄉人劉晏用士人法而變通之於佐貳及需次人中擇謹愨者專筦其事而以二鄉人襄之司
中則歲考其成規模亦龐備矣雖然權輕重時斂散行之有利而無弊亦存乎其人耳昔朱子建安社倉
得常平穀六百石以經始數年乃三千石因請以是行於司倉其後真文忠帥長沙亦髣行之然則視民
事如家事以實心行實政亦何有在鄉在官之異耶惟願後之人勤省而力擴之穀貴則減價而糶以利
貧民穀賤則增價而糴以利農以常平之成法參朱子社倉之意積之愈多行之愈遠其利益豈有涯哉
是則余之所厚望也

積穀章程

魁聯

一按畝攤捐 十畝之家每畝出穀一升以次遞增二十畝二升三十畝三升至百畝每畝一斗而止其
田逾百畝者每畝一斗以上不爲限制聽其樂輸

一照例議敘 田多則捐穀亦多亦有不按田數慨然多捐者總以捐至二百石則照例詳請議敘品級
職銜捐穀愈多議敘加優旣以利濟鄉里又邀 朝廷褒寵尙何顧惜不爲

一慎擇首事領管 每都所捐之穀分作二十起擇公正殷實首事二十人分領分管一年一換稟請官

給印簿載明所領穀數憑衆車颺淨盡斗量多少實數每年冬月約日憑衆算量移交不得戀充初捐時寄貯私倉三年後將息穀變價擇地起倉一切出納不准書差干預

一嚴定收放程規 每年夏至前後分三期發借每石二分收息借者照烟戶牌冊所載家口需穀若干邀隣里殷戶的保親書借券秋分前後三期用原斗量還歸倉不得以私帳抵賴其違者保人賠還否則鳴官追究

一預限積穀定數 積穀太多難於收管且易起侵蝕之弊今通計一都上中下貧戶大歉之年約需穀若干俟積滿其數後每歲算明除留存此數仍舊收放將所賸餘變價置本都義學義塚及造橋修路視所當爲之舉憑衆估算動用另行起息歸下年估用但不得以作僧道寺觀一遇荒歉將所貯本穀按上中下貧戶照牌冊所載家口或槩行賑貸或酌量賑卹所存無幾下年仍照前次按畝攤捐如法積貯收放

一推廣各項公積 查所屬氏族有祭田墓田都甲有文昌會有團總田又有燈會醮會茶亭田其類不一皆屬義舉然其動用或亦不無過費今特勸諭其各節省妥爲掌管遇荒歲一族所貯可濟族中之貧一團所貯可濟團內之貧此與前項積穀可並行不悖又足以濟其所不及者尙願推廣行之總在

得人得法耳

經世文讀編

卷三十七戶政十四

一十二

糸世系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三十八目錄

戶政十五 荒政上

章謙存

寶山籌賑事略

鄧顯鵬

與鄉耆約減糶弭亂議

陳庭經

備荒議

林則徐

酌籌平糶量撫極貧疏

林則徐

縷陳蘇省連年災歉地方凋敝情形片

林則徐

覆奏查辦災賑情形疏

楊士達

書張武昌救荒事

鄧瑤

與尚邑侯論收蝗蝻書

附收捕蝗蝻章程

晉省被災現在籌辦情形疏

曾國荃

嚴禁鶯粟辦法片

曾國荃

請暫停晉省東南各府州縣應徵牲畜稅片

曾國荃

請旨嚴禁就近採買平糶米石疏

張觀準

請將順直王莊遇災酌減分數並佃租歸官徵解疏

朱以增

蠲緩恩旨地方官任意延擱瀝陳弊端疏

鄭訓承

遵旨會議疏

榮祿

請飭燒戶捐賑片

李鴻章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三十八

上海葛士濬子源輯

戶政十五

荒政上

寶山籌賑事略

寶山縣訓導 章謙存

一曰緩征乾隆六十年災不重於今其時邑宰但請緩徵災田而熟田則徵如故又以重法繩之及至民間死亡相藉復行捐賑之令於是有變田宅以輸賦鬻子女以輸捐者至今父老言之猶垂淚如綆縻也極歉之年窮民八口之資已無所措況輸賦乎卽富民略有蓋藏旣輸公帑焉能更有餘力出資以濟人此易明之理也今王明府獨出己見分毫不徵其時有笑之者有阻之者余時病足不能出門獨聞之而歎曰得主腦矣乃敢與議斯役也

二曰行糴貴早糴法宜精七月以後本地之產旣盡而常熟崑山一帶陳米尙多遏之不使出境蘇之楓橋浙之長安皆上江秬米輻輳之處而沿河地棍復藉端索詐於是市價日騰嗟乎小民兩番籽種兩番工力所未盡者皮耳骨耳安能食此貴米待至集費放賑而皮骨皆盡矣故行糴不可不早也寶山社倉霉爛無著惟常平一倉約米五千石本不敷一縣十一廠之糴遽行減糴則轉運不繼何以支數月之久

於是親詣各鎮延請紳富量力出米依原價行糴

升三十錢

給之印幡行文經過州縣層疊輸運而市價因

之不昂然而糴久則其本必虧船脚工價亦不能無累至十一月二十日議捐局面已見大概於是盡發

常平五千之米於十一廠頓減其價

升二十錢

使貧富之力兩紓而議捐益爲有據向使徇紳士之見議捐

不必議糴正恐捐費未集民生已不可問向使先公糴而後議糴則公糴減價於先義糴不能勒使減價乃增價於後豈知由重而漸輕則民心安由輕而加重則民志惑惟先義糴價不貴於他所民心安矣次公糴而價大減民心更安矣然後給賑以故半載以來菜色不形和氣洋洋如常年蓋行事次第固宜如此非朝三暮四之術也趙清獻公之越州增米價文潞公在成都則減其價曾子固兼用二公之法其通判越州令所在富民出粟視常平價稍增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今則參三法而用之者也劉晏云善救荒者不待賑糴法得焉耳

三曰細量災分災輕則貧口少時日短重則貧口多時日長必然之事也嘉慶二十年之災尙有三四分

收成多者五六分第以米價高昂人心惶亂耳

石米錢五千有奇

勸成之數三萬有奇賑期三四十日而止今因

川廣純熟米石三千錢有奇

開歲四千

然而本地之產分毫無有矣本地有出產則米雖貴而有轉運之資且

以其資糴大麥番諸皆可以充飢不必盡食米故米貴而災反輕本地無出產米雖賤無資以糴米并無

資以糴大麥之類且寶山無米糴於他處常熟崑山一帶禁米出境地棍藉此沿河索詐其船脚既有費而索詐又不貲故米估之米不得不貴兼之一歲田功兩番工力盡被雨師風伯席卷以去以故核其災分較二十年三倍且四倍矣以重三四倍之災而不有三四倍之捐數則藥不及病與藥不對證者相去幾何然寶山非饒沃之地欲成十餘萬之大局非有一二人以一萬八千爲之首倡則通邑富人心不動事曷由濟故曰酌量災分實議捐之根柢也大費不可以再舉救人不棄於半途與斯役者其詳之四曰察量鄰界寶山之廣福鄰嘉定其辦理有章程無足慮盛橋六圖災重而富戶少又鄰鎮邑之劉河月浦人察知其情不欲與之合廠是以調劑三百石之米又添設粥廠約米百餘石以故人情安堵真如鄰上海其雜亂尤甚賴董事同心協力賑糴並行賑數視他廠更厚使本地之人不爲鄰邑亂民所蠱惑其功甚鉅雖曰僥倖成功然任斯責者不可不察也

五曰量力勸諭勸沈一萬勸朱八千宜其難矣人以爲口舌之功而不知非也其財名著者其心固自知非有此數不足以服通縣之心而保家業況典鋪尤招妬之媒慄慄危懼固有之情也特不經官勸捐雖有此情既不肯自言以招貧民之禍又不肯倡首以招富人之尤極力勸勉極力推辭而針芥已相投於不言之表此局一定則通邑富人其數之依次而降者其多寡皆自了了於心矣是故察見其情無不易

也所難者恰當其分耳一則典多於田凶年雖有虧息終不大虧一則田多於典雖曰連年之蓄積多而本年則虧者大此一萬八千之所由分也向使皆一萬皆八千其事不成是故酌量身分與酌量災分等也又本年花衣春夏石三千秋後石十千積花之家多者數千石少者三四百石每勸十分抽一故人不苦而事易集嘗有同宅同田一有花一無花捐數判若天淵要在無意時訪得其實耳門弟子有謂余者曰先生忠厚長者而亦用策士刦人之術乎余曰是行仁之術非刦人之術也相與一笑

六曰調劑城廠與災分較重之區圖本地中人之產可數者落落十餘戶併入一典總捐二千餘金已力盡筋疲矣而貧口無業之民不下六七千口每口約一千文四月計之約短三四千金又本年盛橋有問等六圖被災更重向與月浦同廠月浦人計其災分輕重捐數必不敷六圖賑放於是欲推入羅店羅店已成之局必不能更加六圖彼此爭控余不得已別約六圖之人到城會計悉索以貧口與捐戶細爲較量約少三百餘石之米此皆不能不藉他處之富廠通融調劑者富者首羅店次真如次大場次江灣或提二千或千五百或一千通盤籌畫以歸均平然此惟奇荒極歉行之若尋常荒歉又在臨時酌量輕重多寡進退與時消長不得執一例例之也

七曰主張劣衿頑民之類品行不端之人不得與董事之列無從插手分肥捏造流言貽害董事此風江

灣大場最盛向年控案累累使董事疲於奔命是以稍知自愛與有力者率多退避惟地方官與身任勸捐者明白曉諭言凡勸捐係官奉上憲辦理併非董事之責有以苛派勒捐等詞控董事者悉官爲承當不使董事一人到官又必勤身到廠杜絕一切供應不使有浮費訪查董事之中如有徇私包庇及事外勒派者嚴行禁止或徑斥退其人以杜禍本

八曰量廠分人情別立總董以收人心捐數之大者不得不任以董事之權何也自出己財自爲經理較不知疼熱者相去有閒然人情甚難畫一或因已捐數稍大冀幸後手有餘以爲退還之計於是有輸繳不勇之弊有苛刻散捐之弊或董事偶有事故不能每日到廠一日如此日日因之一人如此人人因之加之度歲收帳歸帳竟可無一人到廠孰使廠差傳到捐戶無人與之說合總甲催到捐戶無人與之收錢而廠內有渙散之弊廠外有流言之弊加意整飭終成棘手他廠之有條理者固無慮此當察看某某廠人情多推諉無慷慨任事者須訪得公正一二人主持其事專其事權則號令一而人情定矣如真如之姚劍方捐數多而董事力善之善也江灣盛東序以館爲生不捐不董愚強之而出任事之後自書告白貼之廠前云某奉父師派任總董如有絲毫苛庇定遭雷殛火焚觀者爲之悚然廣福須豁如亦然明林僉事著救荒叢言首列二難一曰得人難豈不然哉豈不然哉

九曰貧口捐數陸續張貼核日期以定貧口一名該若干錢米此易事也但貧口有初不在家聞賑來歸亦有歲內自以爲力可支持歲外勢絀勢必領賑者或有編總漏開者此三等人其應補無疑也而編總每乘機冒濫一單開數千戶數百戶挾制董事董事不欲取怨於小人如數入冊以致原捐之數不敷賑放此弊在今年亦頗有之明林公二難曰審戶難是已惟有將初查貧戶白土書門照數貼出其有續增一戶一口由董事稟官查驗分別應增與否隨即續行貼出如此則冒濫口數之弊自當稍清而捐數之不能遽貼者其故有二一則早爲貼出恐散捐之人核對貧口已足敷用于是大勢退避而貧口續增必至竭蹶一則大捐戶身任董事冀幸散捐多將來後手贏餘可以攤派退捐此董事者之居心也今有續貼之法原捐之數先貼與原貼貧口之數孰贏孰縮旣已人人共見而續數又相比對約半月一貼則旣無藏匿之弊而流言亦無自而起卽已捐者亦不能託詞不繳矣此事責成勤敏廠書一人每三日一報城中立總書一人隨到隨核隨報廠差須勤幹一人督率編總催捐催繳今番亦未能各廠如今因勸捐稍遲協助太少未免顧此失彼稍有參差不無流弊日久反多費心力耳後之從事者宜鑒於此

十曰嚴禁廠中浮費此番於役一切轎傘夫役皆由本官自發卽火食亦係自備不許以絲毫擾廠本學以衆門生陳請云老師下鄉門生輩不備一餐之供臉面攸關於是許以二簋究不能食其台口菜點仍

係自帶至於寶山書差惟捐賑一節尙知畏懼不敢妄爲其飯食皆由本官給發固妙卽不能廠中開發甚屬無幾若夫貧口無爨火之光而廠局則輝煌燦爛貧口無一餐之飽而廠局則酒馔流醖豈惟體制不符亦且居心何等今幸各廠皆聽教條要知此皆流言之本構訟之根不可不謹也

十一曰勸捐必用教官凡事氣味相近則語言易入知縣爲一縣之主紳士中之高品者不肯交接倉卒相談扞格不入其卑者趨趨囁嚅何能傾吐肺肝一言耶又其下者欲藉此以取懽悅其言豈復可信惟教官常與士大夫相接其言之是者進之其言之非者退之一無忌諱彼此得以盡情天下未有其情不達而足以立事功者若夫嘻笑怒罵而人不怨或曰此在平日居心行事誠信相孚非取給臨時者是說也余愧未能也然何其言之近道乎

十二曰貧生分別文武歸廠給散其文生則令總甲代領以養士氣武生則須查其安分與否分別給與俱赴學報名傳知各廠辦理

十三曰十一廠之外當添四廠劉行向與廣福合廠多所牴牾二十年分之今已見效矣城廠向與吳淞口合廠雖不牴牾而貧口不便今亦分之矣惟大場一廠四十五圖統轄數十里江灣一廠西南一帶亦遠廠十餘里恃其曠隔不受節制盛家橋六圖與月浦人情牴牾特甚當於彭王廟立一廠以收江灣西

南隅各圖收大場東南隅各圖真如東北隅各圖陳家行立一廠以收大場楊行相遠各圖胡家莊立一廠以收蘊藻南北各圖總之廠面宜小小則捐戶不能遁而貧口易於查惟羅店四十四圖有怡善堂爲之總且亦和洽似可以無庸分晰其當分者曰彭浦廠曰胡莊廠曰陳行廠曰盛橋六圖廠今未及行以告將來

十四曰各圖隨多少以贍各圖今川沙撫民司馬小轎一乘書一人役二人按圖立董書捐查貧口其圖之捐數多者多給幾文圖之捐數少者少給幾文人情俱服此後有某某圖分立意阻撓者官爲經紀此法可用也

與鄉耆約減糶弭亂議

鄧顯鵬

道光十有二年歲在壬辰湖南騷逆趙金隴作亂吾邑穀價驟貴石粟值錢二緡所在聚衆揭竿搶劫民倉縣君日行酷暑烈日中周歷村落彈壓擒治桀暴者敢與官抗四鄉洶洶吾村幸安堵如故且相誠曰毋黷鄧先生也嗚呼余德不足以服衆而鄉之人顧乃愛重信服如此豈平日真能修德於鄉有以默化之邪亦蒙其矜憫而已先是余亟約里中存穀家與貧民之待糶者同日起近村之十里鋪而先召存穀者密語之曰天災流行何國蔑有鄰境遇糶尙申盟誓矧同鄉并忍坐視其爲餓殍填溝壑乎以情理論

之閉糴不祥夫四鄉之所以洶洶者以富家謹守蓋藏抵死不肯減價其意以爲奇貨可居乃不崇朝而倉廩一空此雖罪在亂民實爲富不仁者之有以自招今邑中若此擾攘諸君尙欲積粟以賈禍乎以時勢論之禍在眉睫閉糴尤不利諸君顧慮不及此抑何愚也爲今之計急宜減糴以恤災且以息禍諸有穀者皆唯唯乃出語貧民曰富民之昂值求贏咎固不容辭然遂聚衆刦掠與白晝殺人者何異朝廷三尺法在罪不容赦且聚數十百人而刦一家人獲幾何以升斗之粟致令全家受桎梏之苦罹榜笞之毒甚且不能保其首領亦何自戕其身之慘也若等悉良百姓我爲平糴以給旦夕之需能從我約可乎衆皆唯唯方是時余家貯穀無幾爰與從子琳計口留糧劣供饘粥資餘悉減值糴之或有背負稚子手持百錢求易粟斗許者則哀而予之不計值於是里中稍稍存穀者皆平糴一鄉皆帖然無敢倡爲亂者嗚呼當饑饉薦臻之歲余家存穀僅莛莛耳而一家老幼婦子皆賴以活一鄉顛連困苦嗷嗷待哺之衆亦得余爲倡而胥賴以存此可見稼穡惟寶餘九餘三之式宜籌之於早亦以見吾鄉地雖貧瘠俗尙淳厚爲極可憫可恤可愛之至矣然鄉使余家不有薄積首先出糴亦難以口舌爭然則世之足穀翁何憚不爲積善之行而必以身殉財邪是亦愚之甚矣洪範五福次言富而申之以攸好德言乎旣富則必好德而後長保其家亦言旣富則易行德而非虛有其願夫寔人子矜言利濟有其心而無其具惟富

而好行其德者乃可以暢然滿志故嘗以爲天下之患不在細民之窮而在富民之窮善治天下者務使富民寬然有餘斯窮民得所養而不致失所假如一郡能多得富而好德之人則一郡之窮而無告者皆可望其周恤而安全之使之相維相繫不致流爲盜賊而馴至於寇亂一鄉能多得富而好德之人則一鄉之窮而無告者皆可望其周恤而安全之使之相維相繫不致流爲盜賊而馴至於寇亂故富民者窮民之命國家之府朝野上下元氣之所關匪細故也顧無如世之爲富不仁者比比也不亦重可惑哉

備荒議

陳庭經

從來救荒之良法多矣然有通有塞必視其地有利有弊必視其時又或行或不行必視其人蓋無定法也善治天下者籌當事之策必籌先事之策先事之策莫要於開水利而立義倉次之設砦築堡又次之昔禹之治水有三始洩之以去害則導川入海繼蓄之以興利則瀦水爲澤終乂之以播種則濬畎及川故夫子稱其盡力乎溝洫焉溝洫之法卽周官遂人之法也今之江南水利也有合於遂人之法矣三江之兩旁或十里或五里則有縱浦縱浦者江之支流也縱浦之兩旁或三里或二里則有橫塘橫塘者又浦之支流也塘之兩旁又有港汊港汊之兩旁又有溝渠而凡江浦涇塘之上莫不有岸萬夫有川三江也川上之路則江岸也千夫有澮縱浦也澮上之道則浦岸也百夫有洫橫塘也洫上之塗則塘岸也十

夫有溝港汊也港上有畛則港岸也夫間有遂則溝渠也遂上之徑則塍圩也此卽遂人之法也按禹貢揚州之域所稱厥田上下而至今皆成饒沃者得水之利故也堰以瀦之壩以壅之隄以束之圩塍以衛之閘以時而啟閉之水至有以泄橫流之潰水退有以漑高仰之田所以雨則不溢旱則不涸田有秋而財賦甲於天下然而東南水多而不盡得水利西南水少而恒不免水害者何也則溝洫不修故也是故溝洫之制無地不宜而西北尤亟考西北諸郡邑或支河所經或澗泉所出皆可引之成田以殺水勢其淀之最下者皆可留以瀦水淀之稍高者皆可如南人成圩之法水利興而水害亦除矣大抵天下形勢近山者在乎闢泉吐溜濱河者在乎穿渠引流至高山平原水利所窮之處在乎多開池塘水庫多鑿井以資灌溉隨地制宜或瀉之使通或渟之使匯或滌之使暢或障之使迴不限方圓不定多寡不拘曲直橫斜因地勢而利導之因古法而變通之總以水之蓄洩爲度旱澇均必可資也夫西北地廣人稀而歲入無多家無蓋藏惟水利興將饒沃無異東南大利一也東南轉輸一石費至數石昔人謂西北有一石之收則東南省數石之賦大利二也河南防河堤湖廣防江堤南直浙江防海堤有溝洫以容之漲發不憂衝決堤岸搶築歲費漸次可裁大利三也軍政莫甚於屯田溝洫通利荒土開墾悉可耕種因此召募開屯不費餉而兵額充足大利四也邪教之起多由游民百姓皆從事於隴畝風俗自靖大利五也溝涂

縱橫戎馬不能踰越足資阻固大利六也以此推之豈復有堯災湯旱之虞哉雖然義倉之法不可以不立也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倉人藏粟遣人委積皆預爲先備以爲散利之地故朱子設立社倉所以保富安貧與王安石青苗有異爲法至善後世行之有病於挪移者有利於豪強武斷而不及窮黎者有出息而遇歉歲則其本難償者非立法之弊行法者之弊也其法在每鄉勸諭爲之或一鄉自建一倉或數鄉共建一倉紳耆有願助者不拘定數以濟其施豪富不肯助者視所應出以重其罰登記有司戶口有冊出入有掌開閉有時散領有簽斛斗有式次年春夏推陳出新因數多少貸與農人息取加二小荒則貸貧而減其息必公議而酌行之大荒則盡捐而賑其窮必計衆而均分之雖有公事急需不得輕移以致耗散如有豪強強糴不得寬縱以起紛爭日月積之歲歲積之斯民無大飢之患矣蓋官之爲民計不若民之自爲計故守以民而不守以官則吏胥無由滋蠹城之專爲備不若鄉之多所備故貯於鄉而不貯於城則散歛可以隨時其法可久行而無弊者也雖然若堡之制則又不可不設也周官救荒之政除盜賊居其末後世備荒之策防盜賊居其先義倉之置於鄉無城郭足恃或有刼奪騷擾則義穀蕩耗斷難復聚是所以固守禦者正未可少也往時北方居民恆葺砦而栖恃樓爲固十里五里之地三家五家之村併入團居互相捍衛內圍旣固外患不侵計無有善於此者大抵村鎮

之有牆濠猶州縣之有城池挑濠之法一宜深使不易填二宜闊使不易越三宜暗窅使不易渡濠內所取之土便可築牆形勢宜險要基址宜堅修築宜厚牆濠之外柵門以扃之角樓以巡之瞭臺以望之弔橋以開拽之無事則力田興作有事則閉門守禦至其中清查戶口則於保甲專其責成督率工程則與水利同其築浚可以固生聚可以保積貯可以行清野之法以困敵所謂一舉而衆善備者也此皆備荒之大要也然而愚者可以樂成難以圖始此議一出必有難之者一則笑其迂緩而不知成大事者必不可求近功也一則慮其費大而不知有大利者必不可惜小費也一則畏其煩難而不知天下無難成之事患無任事之人也爲長上者與其焦慮於征賦無從罪黜將至何如集父老而謀於先時爲富室者與其咨嗟於租課弗登寇盜愈熾何如消鄙吝而圖其長策爲小民者與其滌場無望呼貸無門轉徙流離囹圄溝壑何如悉筋力於畚揭忍疲勞於井里乎此三者之宜講昭然可覩者也至於禁遠糶禁游民教他往豫糶教多畜別種隨其時其地而善用之則存乎其人良法具在可按而行也

酌籌平糶量撫極貧疏

林則徐

西安同州鳳翔乾州等府州屬本年夏秋被旱收成歉薄業經臣將咸甯等廳州縣應納銀糧倉穀酌請分別緩徵 奏蒙 恩允在案惟此次受旱之區二麥多未播種卽其已種出土者亦因久不得雪未能

穩固盤根來年生計所關難免人心惶恐是以臣前經

奏明先擬酌辦平糶查西安等四府州屬現存

常平倉糧共有一百一十餘萬石向因久貯在倉恐致霉爛故有推陳易新存七出三之例每年冬春酌量出借秋後收納還倉今遭此歉年據各屬稟請推廣章程勿限存七出三之數多爲借給以期民食有資但臣細核情形竊以爲出借之例止宜行於常年若歉歲則須改出借爲平糶於貧民乃有實濟緣陝省常年出借惟擇素有恆產之戶秋後有糧收入者令其春借秋還若隨時買食之貧民則恐其力不能還不肯輕爲借給此歷辦之情形也茲值歲歉價昂此等買食貧民正虞食貴亟須爲之調劑不應轉將倉貯糧食借與素有恆產之人然竟借給貧民又恐有借無還徒致積爲民欠故與其照案出借不如照例平糶之爲宜也第平糶有應嚴防之弊竇亦有應變通之章程如例載奸商牙蠹捏名零買囤積射利本應按律治罪然治之於捏買之後何如杜之於未買之先臣與司道熟商正值編查保甲之時卽責令地方官統將戶口確切查明分晰註冊凡應准平糶之貧戶核其大小幾口填給印單一紙令其憑單買糧每一次准將五日之糧一併糶回隨於單內蓋戳仍交該戶收執爲下次買糧之據仍分別各鄉排日勻糶週而復始如此辦理可免擁擠之虞而囤財射利之徒亦不能希圖冒混矣其章程有應變通者如出糶有額減價有數固應示以限制又糶價錢文應由州縣易銀先解司道存庫隨後發還買補亦屬層

層稽核之道但辦理若過於拘執恐吏胥轉得因緣爲奸查地方官惟在得人如該州縣本不可信卽不可令其辦荒果其可信則旣委其經手平糶應卽責其一手買還無論糧之多寡價之增減能發能收使原額倉糧顆粒無虧爲止以不必節節請示以及一解一還徒勞往返轉爲滋弊之端且該州縣果能經理有方則初處糶得價錢尙可齎向別處糧賤之區再行購買輾轉運所濟更多是倉糧祇能供一次平糶之需而轉運更可收數次平糶之益其要歸於擇人妥辦而已至此外極窮之民以及老幼廢疾卽使減價平糶彼亦無力買食其爲顛連困苦尤可矜憐 國家經費有常何敢遽行議賑惟有官爲收養俾免餓殍在途現在西安省城收養者已有三四千人市廛悉皆清靜各屬亦令一體酌辦並勸有力之戶量出錢米各濟各村使其受者知情予者見德則卹貧卽所以保富而地方亦藉獲安甯以期仰副聖主軫卹窮黎之至意

縷陳蘇省連年災歉地方凋敝情形片

道光十三年

林則徐

江蘇連年災歉民情竭蹶異常望歲之心人人急切今夏雨暘時若滿望得一豐收稍補從前積欠乃自六月閒江湖盛漲沿江各縣業已被災其時蘇松等屬棉稻青葱猶冀以江南之贏補江北之絀蓋本省漕賦在江北僅十之一而江南居十之九故蘇松等屬秋成關係尤重惟所種俱係晚稻成熟最遲秋分

後稻始揚花偏值風雨陰寒遂多秀而不實然大概猶不失爲中稔迨九月後仍復晴少雨多晝則霧氣迷濛夜則霜威寒重雖已結成顆粒僅得半漿鄉農傳說暗荒臣猶不信于立冬前後親坐小舟密往各處察看見一穗所結多屬空桴半漿之禾變成焦黑實先前所不及料然猶盼望晴霽庶可收曬上囂不意十月以來滂沱不止迅雷閃電晝夜數番自江甯以至蘇松見聞如一臣率屬虔誠禮禱悚懼滋深雖中間偶爾見晴而陽光熹微不敵連旬盛雨在田未割之稻難免被淹卽已割者欲曬無從亦多發芽霉爛鄉民烘焙勉強試囂而米粒已酥上囂卽碎是以業戶至今未得收租臣先因欽奉 諭旨新漕提前趕辦當經欽遵嚴飭各屬勒令先具限結將何日開倉何日徵兌何日開行登載結內並聲明如有逾期願甘參辦字樣呈送如不具限卽以才力不勝立予參撤不使戀棧貽誤各屬皆具結遵辦然賦從租出租未收納賦自何來當此情形屢變之餘實深焦灼又各屬沙地祇宜種植木棉男婦織紡爲生者十居五六連歲棉荒歇業生計維艱今年早花已被風搖而晚棉結鈴尙旺如得晴暄天氣猶可救之桑榆乃以雨霧風霜青苞腐脫計收成僅止一二分小民紡織無資停機坐食且節候已交冬至卽趕緊種麥猶恐過時況又雨雪紛乘至今未已田皆積水難種春花接濟無資民情更形窘迫此在臣奏報秋災以後歉象加增日甚一日之情形也地方以秋災不出九月不許妄報原係遵守定例然值連陰苦雨人心難

免惶惶外縣城鄉不無搶掠滋鬧之事臣飭委文武大員分投彈壓現已安靜除寶山鄉民因補報歉收擠至縣署一案另摺 奏明嚴拏提審外其餘情節較輕例不應 奏者亦當隨案照例懲辦以戢刁風惟據續報歉收情形勘明屬實不得不照續被災傷之例酌請緩徵正在繕摺具 奏聞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 上諭近來江蘇等省幾于無歲不緩無年不賑國家經費有常豈容以展緩曠典年復一年視爲相沿成例並奉 諭旨該督撫等不肯爲國任怨不以國計爲亟是國家徒有加惠之名而百姓無受惠之實無非不堪官吏私充囊橐大吏祇知博取聲譽等因欽此欽遵臣跪誦之下兢凜慚惶莫能言狀伏念臣渥蒙 恩遇任重封圻且居此財賦最繁之地乃不能修明政事感召和甘致地方屢有偏災極知經費有常而不得不爲賑恤蠲緩之請撫衷循省已無時不汗背靦顏乃蒙 皇上不加嚴譴 訓飭周詳凡有人心皆當如何感愧況臣受 恩深重曷敢自昧天良若避怨沽名不以 國計爲亟則無以仰對 君父卽爲 覆載之所不容臣雖至愚何忍出此卽如上年臣到蘇之後秋成僅六分有餘而蘇松等四府一州於徵兌新漕之外尙帶運十一年留漕二十萬石合計米數將及一百八十萬爲歷來所未有之多原因 天庾正供不敢不竭力籌辦其辛卯年地丁督同藩司陳鑾摧提嚴緊亦于奏銷前埽數全完業經專摺奏蒙 聖鑒在案竊惟盡職之道原以 國計爲最先而 國計與民生實相維繫

朝廷之度支積貯無一不出于民故下恤民生正所以上籌 國計所謂民惟邦本也本年江湖盛漲係由黔蜀湖廣江西安徽各省大水併入長江其破圩淹灌等處原不止上元六縣臣所請撫恤第舉其最重者而言仰蒙 皇上天恩准給口糧災黎感淪肌髓嗣經官紳捐資撫卹臣卽復行 奏請毋庸動項將所發上元江甯句容江浦儀徵五縣銀兩留爲辦賑之需其丹徒一縣捐項已有五萬餘兩並足以數賑濟當將前發之銀提回司庫凡此稍可節省之處均不敢輕費 帑金惟于災分較重又難猝集之區則不得不酌給例賑臣等另摺請撥之十三萬兩僅分給十二縣衛軍民雖地方廣而戶口多亦只得挪節動撥此外無非倡率勸捐以冀隨時接濟惟頻年屢勸捐輸卽紳富之家實亦力疲難繼查道光三年六災通省捐至一百九十五萬餘兩至道光十一年災分較前相埒僅能捐至一百四十六萬餘兩其餘各年捐項較絀此時間閭匱乏勸諭愈難然觀此情形待哺災黎不能不勉籌推解臣與督臣率同司道等官各先捐廉倡導以冀官紳富戶觀感樂施凡此情形皆人所共覩不肖州縣捏災冒賑地方刁生劣監豈肯不爲舉發而紳富之家又安肯聽其勸諭捐貲助賑至再至三且捏災而轉自捐廉似亦無此愚拙之州縣也主展緩之舉祇能緩其目前仍須徵于異日非如蠲免之項慮有侵吞州縣之于錢漕未有不願徵而願緩者至必不得已而請年復一年則地方凋敝情形早已難逃 聖鑒然臣初亦不料其

凋敝之一至于此是今漕務瀕于決裂時刻可虞臣不得不將現在實情爲我 皇上密陳梗概查蘇松常鎮太倉四府一州之地延袤僅五百餘里歲徵地丁漕項正耗額銀二百數十萬兩漕白正耗米一百五十餘萬石又漕贈行月南屯局恤等米三十餘萬石比較浙省徵糧多至一倍較江西則三倍較湖廣且十餘倍不止在米賤之年一百八九十萬之米卽合銀五百數十萬兩若米價昂則暗增一二百萬兩而人不覺況有一石之米卽有一石之費逐層推計無非百姓脂膏民間終歲勤勞每畝所收除完納錢漕外豐年亦不過僅餘數斗自道光三年水災以來歲無上稔十一年又經大水民力愈見拮据是以近年漕欠最多州縣買米墊完留串待徵謂之漕尾此卽虧空之一端曾經臣縷晰 奏聞然其勢已不可禁止矣臣上冬督辦漕務將新舊一併交幫嗣因震澤縣張亨衢辦漕遲誤 奏參革審而漕米仍復設法起運不任短少皆因正供緊要辦理不敢從寬也今歲秋禾約收已遜去年茲復節節受傷發芽霉爛詢之老農云現在縱能卽晴趕曬糟朽之穀比之上年每畝已少收五六斗就蘇州一府額田六百萬畝計之卽已少米三百餘萬石合之四府一州短少之米有不堪設想者民間積歉已久蓋藏本極空虛當此秋成之時糧價日昂一日實從來所未見來歲青黃不接不知更當何如小民口食無資而欲強其完納卽追呼敲扑法令亦有時而窮前此漕船臨開有缺米州縣尙能買補近且累中加累告貸無門今冬

情形不但無墊米之銀更恐無可買之米曩時蘇松之繁富由于百貨之流通挹彼注茲尙堪補救近年以來不獨江蘇屢歉卽鄰近各省偏災布疋絲綢銷售日少權子母者既無可謀之利任筋力者遂無可趁之工故此次雖係勘不成災其實困苦之情竟與全災無異臣惟有一面多勸捐資妥爲安撫一面督同道府州縣將漕務設法籌辦總不使藉口耽延但本年已請緩徵之處尙不過十分中之一分有餘此外常鎮等處亦已紛紛續稟臣核其情形略輕者無不先行駁飭但天時如此日後情形如何臣實不能豫料畫見陰霾之象自省愆尤宵聞風雨之聲難安枕席並與督臣陶澍書函往復於捐賑辦漕等事思艱圖易反覆商籌楮墨之間聲淚俱下從此卽能晴霽歉象尙不至更加如其不然臣惟有再行據實

奏聞仰求 訓示遵辦大江南北各省通衢且中外仕宦最多一切實情難瞞衆人之耳目臣如捏飾非無可以告發之人我 聖主子惠黎元 恩施無已正恐一夫不獲是以察覈務廣但民間困苦顛連尙非語言所能盡本年漕務自須極力督辦而觀此景象時時恐滋事端至京倉儲蓄情形臣本未能深悉倘通盤籌畫有可暫紓民力之處總求 恩出自天多寬一分追呼卽多培一分元氣況 天心與 聖心相應定見祥和普被屢慶綏和長使 國計民生悉臻饒裕

覆奏查辦災賑情形疏

林則徐

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據給事中金應麟奏稱積貯之利無窮補究之利有限被災地方窮民最苦而豪棍最强富戶最憂而吏胥最樂有攬和糠粃短缺升斗私飽已橐者有派累商人抑勒鋪戶令其幫助者有將鄉紳家丁佃戶混入丁冊希圖冒領者有將本署貼寫皂班列名影射者有將已故流民乞匄入冊分肥者有將紙張飯食車馬派累保正作爲攤捐者有將經紀貿易人等捏作饑民代爲支領者甚至將已經報荒之地水退不准耕種以待州縣履勘名曰指荒地畝百姓漸至逃亡而奸狡之徒以災荒爲得計賑糧到手猶復隨衆扳號本境已完旋即改居他邑米船過境設卡截留典鋪未開邀人爬搶生監把持婦女喧嚷種種惡習不可勝言州縣略加懲處吏胥卽串同土棍鬩堂毀辱上司慮生事端予以撤任於是相習成風冊籍付之糧吏銀米委之劣衿今歲已賑明歲復然真正饑民全無實惠加以疲猾州縣尅扣賑糧彌補虧空病國病民尤堪痛恨從前乾隆嘉慶年間捏災冒賑之案無不盡法處治今十數年來各省督撫未有參劾及此者豈今之州縣勝於前人乎總緣各上司憚於舉發故雖百弊叢生終不破案實爲近來痼習嗣後各督撫府尹務當激發天良力除積習於稔收處所積存穀石不准僅留例價於歉收處所訪查各弊不得稍事姑容倘不能實力實心認真查辦再有前項弊端經朕派員查出或別有訪聞定當從嚴懲處決不寬貸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切念

民生澤必下究惟恐一夫不獲務期百弊盡除臣跪誦再三莫名欽凜伏查災賑之弊悉數難終而致弊之由非一端卽舞弊之人亦非一類若但統謂之弊而未經分別推求則雖極意剔除恐終情形隔膜卽如該給事中臚舉各弊有在土棍者有在生監者有在吏胥者並有在州縣者臣請分晰陳之士棍之弊在於悍潑如該給事中所稱扳號喧嚷截米爬搶等情皆係實有之事然猶其淺者耳其兇惡情形則在強索賑票不許委員挨查戶口如不遂欲則拋磚擲石潑水濺泥翻船毀轎甚至將委員擁置空屋局鑰其戶以爲要求必得之計並主使村莊婦女百般凌辱尤爲莫可理喻其於殷富之戶則恃衆闖開名曰坐飯又曰併家而統謂之吃大戶公然傳單糾約助勢分贓不獨設立災頭並有管帳包廚等名目如十一年奏辦之陸長樹王玉淋等案卽皆土棍之尤屢經嚴拏痛懲近雖稍知斂戢而惡習總未盡除當茲災歉頻仍惟有寬猛兼施隨時懲處若指此爲辦災之弊則弊在民而不在官緣此種兇徒不但州縣疾之如仇吏胥尤畏之如虎似無敢與串同之理也生監之弊在於包攬平居無事慣寫災呈一遇晴雨欠調卽約多人赴官呈報若經有司駁斥輒架民瘼大題聯名上控及聞查賑則各捏寫戶口總數勒索賑票自稱力能彈壓只要遂伊所欲便可無事否則挾制官吏訐告不休京控之案往往若輩爲之吏胥之弊在於捏冊當報荒之始卽造具災形圖冊詳載區圖斗斛謂之註荒迨給賑則有口冊賑票飯食

紙張在在需費吏胥卽借災費爲名於查荒時索錢賣單查賑時捏名入冊先藉口於賠墊而暗遂其侵欺此等或愚弄本官或買囑委員或勾結生監尙皆事所時有曾經懲辦有案若謂其串同土棍則彼此判若兩途拒之惟恐不嚴避之惟恐不遠未必引而近之以自取累也凡此三種舞弊之人欺詐萬端不勝枚舉尙不止如該給事中所陳然扼要總在州縣州縣廉則人不敢啗以利州縣嚴則人不敢蹈於法州縣勤而且明則人不得售其奸所慮災賑之區難得許多良吏誠如 聖諭豈今之州縣勝於前人此臣所以深思原本而必以察吏爲最亟也幸賴我 皇上澄叙官方首以清廉爲重近來江蘇州縣雖其才幹未必果勝前人而辦災一事實係清賑不能更有侵冒之事亦非必其人之皆清而實有不得不清之勢也蓋放賑總以稽覈戶口爲第一要義如道光十一年江蘇災重且廣維時督臣陶澍與升任撫臣程祖洛先後 奏定災賑章程力除積弊責令委員戶必親填人必面驗票必親給查完一戶卽以油灰書其門首查完一村卽將戶口榜諸通衢俾人人共聞共見追查過數村彙開口數清摺先由委員申報司道仍將花名底冊移送該管州縣其賑票之上蓋用委員銜名戳記使驗票卽知何員所查是委員查報之後印官若欲添一戶口而印票底冊榜示清摺四項總不符合卽欲作弊而勢不能至印官之稽察委員祇須攜冊下鄉抽查如其有冊無票有票無榜或票榜與冊不符卽將委員稟揭又有各上司層層

覆查如印委通同廻護有弊不揭察出一併參辦其委員吏役薪水紙飯皆由督撫司道捐廉優給俾免賠累而杜需索彼時印委各員頗知惕然遵守復蒙我皇上軫念民艱欽派大臣朱士彥白鎔來督辦一時官吏更加震肅生監地棍人等亦知斂迹積弊爲之一清道路傳言皆謂之清賑嗣後查辦災務卽以此爲定章臣又嘗剴切札諭各屬以地方官辦理命盜案件如有故勘致死卽干抵償然猶不過一人一事若辦賑有所侵蝕是直向千萬垂斃之民奪之食而速其死卽使倖逃法網天理必不能容況江蘇前有山陽縣王仲漢冒賑之案府縣皆陷重辟大吏亦干嚴譴尤時時指爲炯戒聞者莫不股栗今平心論之如王仲漢之貪婪殘忍不惟現在州縣不至如此數十年來亦所僅聞且查王仲漢案內山陽一縣所領賑銀至九萬九千餘兩之多今十二縣衛賑銀通共請撥十三萬兩值此連年災歉饑口繁多因經費有常不得不力籌撙節減之又減幾於杯水車薪卽有貪員亦已杜其浮冒地步且例賑之外無處不賴捐輸協濟若有司以賑銀入己而轉令民戶書捐則必爲衆所切齒一日不能相安豈肯聽其勸諭而刁生劣監虎視眈眈如州縣稍有營私則訛詐分肥人人得而挾制縱將所領賑銀全給訛詐之徒尙不足填其慾壑安能更有餘銀入己况災民嗷嗷待哺豈不慮激成事端州縣卽不顧聲名斷無不惜其身家性命似此受制於人而仍無利於己之事雖至愚亦不肯爲而自督撫以至道府皆職司糾察災賑

重務孰敢徇庇姑容是今日之州縣無從舞弊既爲法令所限亦屬時勢使然該給事中所奏或係從前舊弊而非近來事歸覈實之情形也至積存穀石原係備荒善政惟近年連遭災歉穀價增昂卽鄰省亦非豐稔不惟向存例價不敷買補抑恐官爲採買民間食貴堪虞仍應俟年歲稔收後糧價稍平再飭各州縣籌買歸倉以爲有備無患之長計總之民生凋弊之際官斯土者無不棘手焦心惟矢此一片血誠上以宣 皇仁而下以結民信局中之苦不敢求諒於旁人所謂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也臣惟有恪遵 聖諭察覈加嚴不敢市惠以沽名亦不敢因噎而廢食總使有司畏 朝廷之法則積弊去而吏治清小民感 君上之恩則元氣培而本根固庶以仰副我 聖主察吏安民訓誡諄諄之至意

書張武昌救荒事

楊士達

道光戊申楚北涿水爲災武昌外江內湖災尤酷知縣張君惻然傷之諄勸富人輸資出粟賑饑民十四萬其明年災益甚富人力不繼乃請賑先事屏胥隸訪公正紳耆以禮致之偕往村莊按戶稽核其能自食者除之奔走鄉村八十日而周錄狀白上官得請遂分設廠於城鄉依市價以銀易錢人給錢二百八十小口得其半男女異日病者給以藥復大書戶口姓名錢數榜於衢使共睹聞以杜侵漁尅扣殫慮勞形與民同戚計賑十六萬三千人終事帖然俾 帑不虛糜惠皆下逮者張君力也其接壤災區帶淹而

例不許報災者出私錢捐給之所領帑太守核減二千饑民賑票已給不可中止復貸錢補給之其賑金輾轉支領平色俱絀亦出私錢彌其虧事竣張君賠累且萬金是役也廠分人散故疫癘不生男女辨羣故蹂踐無慮親勘災區故老弱靡遺佐以紳耆故耳目難欺刪其游惰故冒濫可免一舉而數善備焉至多出私錢補公帑之不足尤人情所難雖自瘠其身而仁于物者固已溥矣我國家紀綱整肅庶政盡歸核實于荒政獨寬故救荒之善度越前代近日立法美意寢失上則司農告匱下則紳富凋殘有司奉行惟務節省敷衍畢事而已是故匿災之與冒賑浮濫之與遺漏等罪也今則州縣多出於匿災大吏但防其浮濫災黎所以重困也故事水旱皆先勘災區由道府覆勘核轉乃給賑楚北則不然戶口之數戶長造冊呈送州縣則據所報任意刪之務從其少一切經費出其中或適如所用或竟有盈餘而有無遺漏不計也何者應賑何者不應賑不問也至有隄工之州縣則皆移賑歸工略將老弱婦女散發餘銀盡爲築隄之用而隄工所役仍非本邑災民古之以工代賑者所以佐賑之不足今則奪其賑而歸工故有隄工州縣流亡獨多安得勞心撫字皆如張君哉張君名曜孫居官多可紀皆不書特書其救荒之善而附著楚北賑災之弊凡愛民良有司苟不幸偶遇偏災可因余言有所折衷焉

與尙邑侯論收蝗蝻書

邑侯名宗康漢軍人

本年飛蝗入境遺生蛹子所在繁多疊經大府嚴檄搜捕賢父母亦屢諄諭紳民實力辦理見在縣城設立收蛹總局並於各鄉酌設分局迅速搜捕以期遺孽淨盡第經費維艱亟宜通盤籌畫見經郡伯邵公捐錢三百緡執事亦捐錢百緡以爲之倡惟爲數無多僅可勉敷城局支用其各鄉分局則難徧給爰與邑人曾香海羅寶垣輩商議應擇公正紳耆給與印簿勸諭各鄉富戶及農佃人等酌量捐貲以裕經費凡有蝗之處固宜踴躍輸將卽無蝗之村亦必籌辦協濟不宜各分畛域互相推諉譬猶賊在他省不得謂我境無賊卽不肯捐貲助餉可容袖手旁觀也卽湖南一省見在未有兵災而捐輸釐金各郡奉行惟謹故能肆應軍餉遠禦寇氛此士民所共見共聞者今日捕蝗亦猶是也合通邑之力捕未生之蝗其力易施而爲惠甚溥今日多捐穀一石明年卽可收無數稻梁今日多搜蛹一斗明年卽可活無數生靈其效明且易見民亦何憚而不速行至各鄉所設分局宜慎擇廉明殷實一鄉信服之人筦司出納使鄉民知費不虛糜功收實效大抵我輩作事須先存一不爲利之心與百姓開誠布公相見以天斯百姓亦必以誠相應知長官非以是虐己而事可速成當此天災流行我官民其各激發天良消災弭患敬迓庥祥則真闔邑之大幸矣捐貲印簿須有小引或卽將此書所陳發明言之其收捐蝗蛹章程別條於左伏乞察覽

經世文編新

附錄收捕蝗蝻章程

一新化蝗所遺種有多者有最多者有略少者亦有蝗所未至者鄉愚藉口是村無蝻卽不肯出丁協搜彼此推諉貧富一律不知蝻一蠢動災徧四鄉悔無及矣今議集貲爲收買蝗蝻之費新化都計一百二十八村各鄉或合七八村或十餘村酌適中地設立分局每村量力捐貲就送分局擇廉正紳耆董理凡送蝻至局者升給錢四十貧民薄有所圖搜捕益勤且衆男婦壯孺彌山塞壑爭以獲多爲快旣可除合邑生靈之害復得濟小民窮冬之苦一舉兩利善莫大焉其收放錢文購買蝗蝻限十日按報城局并將所收之蝻彙送以憑報明邑尊督同城局紳士稽察始行煮埋庶昭覈實至送蝻入城應按路之遠近給以脚力

一各村有貧富大小之殊蝗蝻所遺復有多寡不一之處所貴通融部署毋分畛域如此局所收捐貲不足敷用卽報明城局移提他局存項撥給總期遺孽淨盡無俾來春發生儻有一處未盡遺害詎止一鄉一邑凡屬同事宜各激發天良盟心竭力除此大害以迓庥祥此搜掘蝻孽之大略也

一此時距立春不及兩月蝻子如未掘盡至春暖則必出矣蝻子初生形極微細色黑蠕動依草根團聚成堆三數日躍不甚遠以足蹴之則驚散旋聚旋蹴最易除淨及成形後狀如蚱蜢翼短不能飛

起宜趁此時亟撲治撲之之法或挨戶派丁或酌價雇夫聽團長等因地制宜各行其便每村令多備竹枝縛成長把一遇蝗生卽督人夫四處搜撲後用火把然燒又法用布成帷張之空一面用竹把或大葵扇驅入聚滿卽煮之其法最善邵陽行之捕幾盡我邑卽可做行每隊須擇勤謹忠實之人督之庶不致苟且塞責其蝻孽初生在高山峻嶺人跡罕到之處宜遣人徧覓覓出報聞由鄉局酌給賞錢以昭激勸

一蝗至能飛卽難捕治北方土壤平衍可用掘溝驅埋之法南方彌望皆水田又多高山深林不便開溝較之北地捕蝗尤難施力惟每日侵晨蝗被露水沾濡不能飛動及日午交對嚮晚停落之時亟督人夫趁此時候儘力撲打每日止此三次於農功無大妨碍而獲益不可勝言百姓自顧身家何憚而不樂從至遇大雨之後蝗不能動尤可乘機力撲又宜於夜深月黑時積薪置火蝗見火光羣來飛集如飛蛾撲燈自取燒滅此亦捕治之一法然總不如早捕初生之蝗爲勢甚易

一蝗性畏金鼓聲鎗爆聲如遇飛蝗至境卽可用此震之且令男婦大小齊聲吶喊使之驚懼遠颺不敢停集又蝗所不食者豌豆菜豆豇豆大麻苧麻芝麻薯蕷及芋桑等類若將桿草灰石灰二者合爲細末或灑或篩於禾稻之上蝗卽不食其性又畏油入口卽死用油和水灑於禾上蝗過之卽飛

去有田之家各自備辦亦足少全禾稼再訪聞鄉間有種雀鳥成羣飛集啄食蝗蝻鄉民多用鳥鎗傷害宜嚴行禁止

一鄉民多言蝗爲神蟲不宜傷害一人言之衆人信之此種謠言深堪痛憾詩言去其螟螣及其蟊賊又云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是捕滅之法古人已諄切言之而去秋奉到 上諭嚴飭地方官吏認真撲捕或付之烈炬或填之深溝總以不遺餘孽爲要煌煌 天語極爲嚴切自後如有妄言蝗不宜捕搖惑鄉愚者許各團長捆送到縣治以抗違之罪

晉省被災現在籌辦情形疏

光緒三年

山西巡撫 曾國荃

竊臣于九月十五日據署山西布政使河東道江人鏡按察使瑛聚冀寧道王溥詳稱竊照晉省山多地瘠素鮮蓋藏去秋收成本歉冬雪又稀入春以後雨澤愆期糧價昂貴貧民挖食草根樹皮情殊可憫當經飭屬出放倉穀接濟並勸諭紳富捐資助賑或各調各村以敦任恤向來省城每年十月起至次年二月止設立南北飯廠賑活貧民本年人數衆多經費不敷經前撫臣鮑源深率司道府縣先後捐廉並勸紳商人等均各捐助於省城南北兩隅各添粥廠數座委員夙夜經理每日領粥貧民計三四千人而聞賑歸來者絡繹不絕省城一處如此其他可知截至六月初十日止所有省城官紳捐助銀兩購米之資

業已罄盡自六月十一日起動用賑銀接辦事竣報銷由春至夏未得透雨麥收無望省南荒旱尤甚春間奏准開倉賑濟飭屬查明極次貧民戶口核實散放復蒙 恩允劃扣京餉二十萬兩並援天津捐賑成案勸諭紳富捐輸藉資辦理賑撫又直隸督臣李鴻章籌撥海防經費銀十萬兩業經派員領回八月二十六日欽奉 上諭本屆起運江安漕糧着截留四萬石運解山西以備賑濟之需欽此欽遵旋准李鴻章咨以江安漕糧已驗收入倉奏請提辦來年江鄂新漕五萬石等因又復欽奉 上諭前諭戶部李鴻章各撥銀二十萬兩以三成撥歸河南現在該省亦乏現糧所有部撥之二十萬兩着全數解交山西其河南應分六萬兩一併改由直隸二十萬兩內劃撥統作該省購糧之用欽此咨行到司仰見 朝廷軫念災區 恩綸疊沛三晉臣民莫不同深感激查此次辦理賑務先經派員分往奉天及歸化城包頭鎮產米之區採買糧石並委員分赴各州縣會同地方官敦勸紳富竭力輸將趕緊交納以濟急需一面於省城設局由本司道悉心經理刊發冊式飭屬遵照填註以期妥速因日久無雨禾苗日就枯槁又飭令改種蕎麥雜糧滿擬雨澤渥霑尚可稍資補救無如自夏徂秋各屬稟報每逢陰雲密布旋爲大風吹散或僅得微雨或一二寸不等天乾地燥烈日如焚補種蕎麥雜糧出土後仍復黃萎收成缺望茲據陽曲太原榆次太谷祁縣徐溝交城文水臨汾襄陵洪洞浮山太平岳陽曲沃翼城汾西鄉寧吉州長治屯

留襄垣潞城黎城壺關汾陽平遙介休孝義臨縣石樓永寧寧鄉懷仁山陰天鎮應州朔州右玉平魯鳳
臺陽城陵川沁水永濟臨晉猗氏榮河萬泉虞鄉榆社沁州孟縣代州解州安邑平陸芮城絳州稷山河
津聞喜絳縣垣曲霍州趙城靈石隰州大寧蒲縣永和歸化城和林格爾清水河薩拉齊托克托城等七
十六廳州縣先後稟報秋禾被旱被雹成災到司節經委員分往會勘被災分數應行蠲緩錢糧米豆並
查明應賑戶口應需用款若干妥議由該管府道詳咨核辦本署司等查晉省地方所產之糧本不敷民
間之食向賴陝省及省北一帶商販接濟本年陝省荒旱尙赴楚豫各省買糧省北地方亦被旱成災以
致糧價奇昂時在屆臨霜降透雨未霑宿麥難以播種省城每銀一兩僅易八三錢一千三四百文而斗
米須錢二千四五百文省南地方紋銀一兩易錢一千一百多文元絲銀則止易錢九百餘文斗米須銀
二兩有零竊思救荒首在糧運本年災區既廣爲日又長省南災重糧缺不特無樹皮草根可挖抑且無
糧食可購哀鴻遍野待哺嗷嗷道殣相望慘不可言瞬屆冬令飢寒交迫立見轉乎溝壑窘迫情形實非
筆墨所能殫述亟應廣籌糧運以資賑撫業經奉札派委候補知府張鵬督率正佐委員前往直隸獲鹿
縣設局轉運糧石一面飛催各路買糧之員趕速採運又飭屬廣爲招商採辦米糧源源接濟務使糧無
缺乏其地瘠災重情形迫不及待地方先行酌發賑銀俾得早沐 皇仁而免失所如能得雨可望種麥

之處農民無力購買籽種者亦酌撥銀兩委員解交會同地方官查明核實散給其餘未盡事宜本署司等惟有熟籌稟商妥速舉辦多盡一分之心或可多救一民之命除被災分數及蠲緩錢糧米豆各數目俟委員勘議到日再行彙案詳細請奏如有續報被災處所應歸入詳報分數案內彙總辦理等情會詳請奏前來臣覆核無異職任晉疆理應循例輕騎減從親往被旱異常之地周歷踏勘惟成災之先後不同報災之早遲不一且臣係四月下旬由晉之東南馳抵省會經過千有餘里維時景象已覺慘目傷心嗣後百有餘日未得透雨昕夕悚惶不知所以爲計謹率屬吏一體認真籌辦不敢稍涉疎虞除各屬被災分數及應行賑恤事宜與戶口名數例應籲懇蠲緩錢糧米豆一俟州縣冊報齊全另摺開單陳報並恭疏具題外所有晉省被旱成災已有七十六廳州縣呈報院司業經查勘分數先將被災處所及現在籌辦大概情形理合循例據詳具奏

嚴禁鶯粟辦法片

光緒四年

曾國荃

山右鶯粟之弊曾經臣與前工部右侍郎臣閻敬銘奏明重申嚴禁欽奉諭旨案嗣經翰林院編修李用清周歷各廳州縣稽查賑務就便察看鶯粟旋據該編修緘稱各州縣自奉諭禁之後鄉民頗知悔悟所歷之處種鶯粟者較去年約減十之六七乘此大稔糧貴之時勸民改業可期事半功倍倘或失此

機會往後消除更難等語臣查該編修所言甚有見解惟愚民無識非嚴懲重罰不能挽回錮習查兩江禁止鶯粟有將地畝充公章程立法不甚苛擾最爲民間所畏憚臣擬以後晉省如有栽種鶯粟者一經查出卽將該戶所種鶯粟地畝全數充公作爲各村本甲公業仍責公正耆老社首經管以備地方公用倘各廳州縣稽查不嚴卽將該管地方官分別撤叅有能力禁而又不擾累閭閻者飭司註冊獎勵一俟奉旨俞允臣當會同閻敬銘刊刻簡明告示徧行張貼庶冀淨絕根株他日再遇災荒不至重妨民食請暫停晉省東南各府州縣應徵牲畜稅片

光緒五年

曾國荃

晉省自遭大祲以來各郡牛馬宰殺倒斃一空耕作無資地畝有荒蕪之患前經臣奏明籌款派員赴各處分投採辦並在歸綏七廳設局勸捐以便協濟南路因思官辦牛馬只能散及貧民其稍有力者應令自行購買惟各處商販因沿途喂養維艱且須照例納稅所費不資無利可圖遂皆歇業往歲各處市集牲畜頗多如省南平陽府屬之堯廟會省北五臺縣屬之臺山會尤爲牲畜聚集之所今歲來者寥寥民間有錢無市購覓尤難自應設法招徠以資徧及查晉省十九府州並所屬應徵正額盈餘牲畜稅每季約收銀二三千兩不等爲數無多現當牲畜缺乏不得不量予體恤理合籲懇天恩俯准將晉省東南之太原汾州潞安澤州平陽蒲州六府遼州沁州平定州解州絳州霍州隰州七州並所屬各州縣自光

緒四年十月初一日起至五年六月底止停止應徵牲畜稅正餘銀兩實於農事大有裨益從五年七月起仍舊照額徵收幸蒙 俞允臣卽當出示曉諭廣招牲販冀紓商賈之力藉濟農民之窮

請 旨嚴禁就近採買平糶米石疏

光緒三年

張觀準

竊維京師爲天下都會官商輻輳戶口繁多日需米糧不可勝計卽遇豐年本地之糧亦不敷本地之食故 朝廷歲糜鉅款轉運南漕百萬餘石此外附近各省有河運可通者所產米麥雜糧莫不販運來京以供億萬食指本年 畿輔地方收成僅可中稔而直隸山陝等省因旱災歉無糧運京售賣以致秋成之後糧價未能平減貧民覓食艱難仰荷 聖慈軫念窮黎令直隸督臣李鴻章妥飭輪船局委員朱其昂等購買南省大米運京設局平糶此誠維持根本之至計也乃此議甫行市中糧價不加少而轉加多臣初亦不解其故嗣卽風聞直隸委員竟有赴近 畿一帶肆出採購並聞有購及京中倉米者以致市肆來源愈少價值愈形其增夫平糶之法或發現存倉穀或糶糧於遠方俾聚米日多則糧價自減若卽以本處自有之米多方購納何異於奸商囤積居奇使市價日昂因而減售以陰獲其利也如此行之於民食大有妨礙於市價亦不能平可否請 旨飭下直隸督臣李鴻章嚴飭委員等不得在近京州縣購買米石一面遴派忠實監司大員於天津海口設法稽察必得米自南來始准給以照票運至通州仍核

其米數是否相符並飭委員於設廠後按原購實數定價平糶不得加增與民間爭利並請 旨飭令步軍統領順天府五城遴派委員於該管地面平糶米局同往監視如有以京倉米糶賣者立即查辦庶劣員不至營私而糧價可期稍定矣

請將順直王莊遇災酌減分數並佃租歸官徵解疏

光緒六年

朱以增

竊直隸連年旱澇仰荷 恩綸無論民田旗地均經分別蠲緩 皇仁所被感泣同聲惟各屬內有王貝勒所受莊田以係屬私租爲 諭旨所不及各府仍派人徵收不肖莊頭恃勢恫喝迫令貧佃一律交足否則押送地方官監比以臣所聞安州一帶各佃有因此逃匿無蹤者有變產完租者甚至有賣鬻妻子者際此災饉漸臻小民迫於饑寒揀死不暇力不能拯又從而驅之溝壑中殆非 盛世所宜有也並聞各府員弁下鄉徵租自稱管家大人寓所服用極其豪侈僭妄築黠莊頭爲其羽翼擇肥而噬婪索無厭及歸報私租數目則雖豐穰之年並不如額其爲侵吞中飽不問可知王貝勒中有年齒幼小及差使較少者被其欺罔把持生計益形貧瘠此種弊端在小民深受其害在王貝勒並不得其利國體民生均屬有損無益不可不嚴加整頓應請 旨飭下直隸總督順天府府尹通飭成災各屬地方官如有貧懦佃戶送官監比者務須持平辦理不得任意侵偏並令咨商戶部妥議章程嗣後直省如遇偏災所屬王莊

租額應查照災分輕重酌減成數以示體恤或將王貝勒所受莊田佃租由地方官代爲徵解則不獨小民獲免追比凌逼之慘卽王貝勒各府亦永除隱匿侵蝕之根似於 國家優待本支軫恤民瘼之意均不相背

蠲緩 恩旨地方官任意延擱瀝陳弊端疏

光緒十年

監察御史 鄭訓承

敬維我 朝軫求民瘼子惠元元凡遇水旱偏災一經疆吏奏 聞無不立沛 恩施准予蠲緩 深仁厚澤薄海涵濡無如不肖州縣未能實力奉行往往延擱 恩綸私徵入己弊端百出挾摘難窮聞浙江州縣每遇蠲緩 恩旨發貼謄黃竟有遲至半年尙未張掛迨收漕將竣始於城市張掛謄黃四鄉並不徧貼小民未及周知照常輸納而災黎活命之 恩膏盡入於貪吏營私之宦橐矣且其初報災歉卽豫爲私徵地步並不詳細開列某都某圖某莊某圩但以東鄉西鄉片詞渾括督撫據以入告 朝廷卽由 此 施恩小民繹誦謄黃未能通曉而猾吏奸胥從中舞弊甲鄉赴縣納糧詢以應緩若干則告曰緩在乙而非甲乙鄉詢以應緩若干則告曰緩在甲而非乙移形易步巧變不窮小民固不能取州縣之底冊而據以相爭所以煌煌 恩詔 闔澤覃敷而閭閻窮民仍未嘗減輸毫末致有鬻妻孥以償逋賦者積弊相仍民生日形凋敝浙省如此他省恐亦不免擬請 旨飭下各省督撫嚴定謄黃限期令各州縣

於奉到省文後限三日內四鄉徧貼逾限卽予以處分各州縣申報地方災歉詳細開列都圖莊圩第幾十幾號督撫卽據州縣之申文分晰開列清單恭呈 御覽頒發 綸言並將清單一律刊刻謄黃庶鄉愚一讀瞭然奸黠吏胥無從弊混而蠲租減賦之 殊恩農民咸沾實惠矣

遵 旨會議疏

光緒四年

步軍統領

榮 祿

光緒四年二月十三日內閣奉 上諭御史劉恩溥奏京師外來貧民日衆請飭妥爲安插一摺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御史會議具奏欽此據原奏內稱五城地面向設收養貧民之處不一而足近日外來貧民日多一日粥廠雖多而領粥之人太廣每日不得一飽馴良者沿門告乞桀驁者沿街搶奪聞近來老幼暨婦女輩凡街市行走者其負戴物件輒欺其不能追捕任意肆搶其事可惡其情亦可憐若不速籌安插恐輦轂之下白晝卽有戒心請 旨飭下步軍統領順天府五城各擇寬大廟宇或關閉鋪房分撥收養派委員常川彈壓稽查其地距粥廠近者責令領粥後卽赴原處棲止距粥廠遠者另行設廠籌款添放不准其無故赴街市行走庶飢民可以得所閭閻藉以安謐等語臣等查京師地面向有普濟堂功德林留養窮民及五城官飯廠隨處賑濟近又迭荷 皇仁添設六門四鎮等處粥廠其資善堂崇善堂百善堂等煖廠及朝陽閣長春寺等粥廠亦均蒙 恩賞米石俾資接濟此外民捐粥廠尙不下

二十餘處小民賴以全活者甚衆近因外來就食人數逐日增加粥廠所給不敷餬口以致沿街行乞或竟乘隙攘奪若不早爲設法誠恐日聚日衆滋生事端該御史劉恩溥所請擇地收養自係爲撫輯窮民起見惟是關閉鋪戶有數且係民間房產斷難令貧民踐毀至所屬廟宇除開設粥飯等廠及勇局公所業已占去大半外其餘空閑廟宇無多且其地距粥廠近者固可就近食粥距粥廠遠者何能隨地添廠況既須赴廠領粥卽不能禁其不向街市行走或領粥仍難充飢必須沿街覓食又安能令其卽回原處棲止若必從而督責之禁錮之是名爲安輯翻形苛擾臣等查現在外來窮民或覓鄉親或投戚友其一無依倚者或赴煖廠居住日則就近領賑藉以謀生是粥廠飯廠之設雖無收養之名而有收養之實所以安插窮民者固已不遺餘力矣惟查各粥廠除資善堂朝陽閣等處每日早晚放粥二次外餘皆因經費無多止能日給一次外來貧民尙難果腹臣等再四籌商惟有在外城永定左安右安廣安廣渠等七門外左近添設粥廠先行酌設五座每日早晚放粥二次俾外來窮民在彼就食不致紛紛進城其已進城者聞彼處領粥較多亦必出城就食庶饑民既可全活街市亦稍爲安靜合無仰懇 聖恩賞給粟米二千石經費銀三千兩飭部札倉照數撥給一面由臣等趕緊擇地設廠定期開放所有一切支用等項悉照六門四鎮粥廠章程辦理並照向章核實報銷至廠內事宜不准胥吏人等經手擬由五城各延訂

公正紳士二人領取銀米認真經理仍照六門委員之例量給薪水以便常川住宿並請每廠欽派三四品京堂一員分駐監放臣等除不時輪查外仍各派兵役赴廠彈壓勿令擁擠滋事以期仰副 皇太后 皇上軫念窮黎綏靖地方至意如早晚雨澤均霑窮民漸可歸耕彼時或酌量裁撤或設法資遣再當體察情形奏明辦理

請 飭燒戶捐賑片

直隸總督 李鴻章

順直今年水災較重各屬燒鍋本應飭禁以裕民食惟慮州縣禁令不齊私燒仍不能免而吏役需索弊竇叢生且燒戶千數百家全行閉歇亦恐坐失生計飭據籌賑局司道議照光緒九年奏案免其停燒卽以資本之大小酌令捐輸每戶多至五十金少亦二三十金公歸順直助賑不准影射巧避除通飭各屬遵辦並咨部查照外理合會同兼管順天府府尹臣畢道遠順天府府尹臣薛福辰附片陳明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三十九目錄

戶政十六 荒政下

籌辦陝省荒政情形疏

譚鍾麟

通籌豫省賑款擬濬利源以備歸補疏

袁保恆

致南中書 戊寅三月

熊其英

致南中書 戊寅五月

凌淦

致南中書 戊寅六月

熊其英

致南中書 戊寅八月

凌淦

致南中書 戊寅八月

熊其英

致南中書 戊寅九月

趙翰

致南中書 戊寅九月

凌淦

致南中書 戊寅十一月

熊其英

豫行日記

潘小庵

經世文編

晉豫賑荒末議

臥廬文稿

荒政全策

彭世昌

恤民示

于蔭霖

備荒說

趙元益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三十九

上海葛士濬子源輯

戶政十六

荒政下

籌辦陝省荒政情形疏

陝西巡撫

譚鍾麟

竊臣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三年九月十六日奉 上諭左宗棠奏籌辦陝甘賑務一摺等因欽此遵旨寄信前來仰見 聖慈眷念夏區軫恤無已之至意伏查陝西荒旱情形臣於採買米糧請催欠餉展緩秋徵各摺先後詳陳在案數月來時與督臣左宗棠太僕寺卿臣劉典往返函商惟以豫籌賑款多購米糧擇人辦賑爲亟賑款先於司庫百計騰挪繼以督臣撥還借款三十萬爲各處買糧之用而轉運之費則恃協餉與捐款各省欠餉已委員前往函牘交懇諸疆臣力顧大局當不至漠視目前富紳所捐但能各顧各縣由紳士買糧散賑大約能自顧一邑者不過數處欲提以爲他處採買之費勢有未能購糧一節臣於覆陳摺內聲明擬以包頭所購賑北山以平慶所購賑西路以湖湘之米賑河北各屬嗣聞山西已向包頭採買因改向甯夏採購而慶陽亦歉收復委員分赴鞏秦一路收買雖道遠費繁亦不暇計湖米購買甚易惟襄河淺阻漢水可以徒涉丹江久涸不能通舟約計荆紫關漫川關兩處一月祇能運

大千餘石現復委員赴樊城雇車試運至潼關若暢行無阻當由各屬照民價雇車往運以濟同州各縣運費倍半於米價初意不料至此也賑事以河北爲亟七月中委員携銀前往諭令各屬先儘倉糧散放繼以富紳捐款購糧接濟俟南米到時再行分給辦賑以紳士爲親因前經通飭各州縣訪求正紳造廬敦請並刊刻告示勸諭正紳出而襄事不必以干預爲嫌同急桑梓之難放賑之法城廂則設廠煮粥鄉間則計口授糧而要以稽查丁口爲第一義蓋少一分浮冒則多活一窮黎也北山旱災以榆林之懷遠葭州府谷綏德之米脂清澗吳堡爲重神木靖邊本有秋又爲嚴霜所侵次則延安所屬又次則鄜州旣無存糧又鮮富戶罹此兇災情殊可憫已先行發給銀兩由府縣就近買糧散賑甯夏米則當在解凍後矣漢中水田尙收四五分褒沔雖旱可以分濟興安之平利磚坪洵陽秋收五六分不等惟漢陰白河石泉紫陽旱甚將來以湖米運往分賑較近現集款赴鄖襄購糧往來亦便鳳翔倉糧尙多可支數月邠州所屬民間尙有存糧倉存亦可支數月乾州存倉糧萬石據稟現在平糶貧者以錢賑之商州秋收多少不等該署牧黃照臨已捐銀從河口買糧賑濟西安所屬寧陝盩厔鄠縣藍田秋禾收四五分不等賑可稍緩三原涇陽富紳捐款可自顧一邑惟同州大荔捐麥較多合計倉糧可支至來年四月其餘各縣有僅能賑至冬臘月者有能支至正二月者俟購糧運到分別撥濟現各屬稟報均已放賑雖辦理不一要

各就地方情形散放未能強同省中粥廠七處就食者已三萬餘人回坊居民及安插河南山西流民三千餘口均計口散糧不許混入粥廠以示區別境內自中秋後一律安靖無搶掠之案亦無藉飢擋糧之處卽食粥飢民分起部署均各安貼不至擁擠滋事然臣前所籌款項糧數但計接濟至來年四月若二麥未種麥秋無望尙須寬爲籌備昨漢中興安兩府均報九月初八九日得雨麥已全種西安十三二十四二十七得雨不及二寸南山一帶麥亦有出土者邠乾各屬荒民播種於乾地冀得數寸雨以滋長日來陰雲布護氣候尙暖惟祝甘霖速沛庶有生機耳臣忝在疆圻責無旁貸惟有殫竭血誠督率屬員聯絡紳士悉心籌畫拯恤窮黎以慰 皇上子愛元元之至意

通籌豫省賑款擬濬利源以備歸補疏

光緒四年

袁保恆

竊臣於奉 命幫辦河南賑務後當將災廣民衆需款浩繁據實瀝陳擬借各省存公款項並息借商富銀兩統指豫省開徵後於地丁正款提還奉 旨交由戶部議准飭令河南撫臣督飭藩司通盤籌畫每年除本省河工兵餉及京協各餉能勻出若干歸還借項奏明辦理在案查豫省田賦額徵三百餘萬兩歲收僅能至二百餘萬兩而京協各餉撥解甚鉅庫藏不敷在常年已難支持今遭奇災照例緩徵及奉特旨豁免外進款益少縱令蒙 恩准將京協各餉一律停解除去本省用款所餘無幾綜計通籌非

將京協各餉停解十年不足補因災少入之正供而清因賑多出之借項揆時度勢萬無久行停解之理此籌還之難也至被災以來民困日甚一日除流亡不計外仍有五六百萬災黎無論如何核實撙節非二三百萬鉅款不能救垂斃之命俾獲生全爲目前濟急之計非向外省商借別無他法然不能指定確切可恃三二年可望之的項則歸還不能預必恐疆臣躊躇而不敢輕諾卽商富亦觀望而不能勉從一有窒礙厲望皆虛數百萬生靈何能以空言果其枵腹此又籌借之難也臣仰荷 聖恩畀以教民重任但使心思智慮之所及安敢不盡力籌畫自到豫以來與署撫臣李鶴年屢疏籌款並懇 逾格鴻施俯如所請非敢故爲繁瀆祇以救荒如救焚拯溺事不可以片刻延卽款不可以旦夕匱及今不救稍緩時日有不勝救不及救者幸逢 堯舜之主而猶瞻顧遲回匿情不獻歸怨 朝廷不惟上慚 君父抑且內疚神明此臣之區區苦衷不敢自安緘默必求 天聽俯察也無如 國家經費有常在部臣統籌全局量入爲出不能不慎權衡臣易地而處亦當深諒其仰屋持籌之苦日夜焦思審量再四當此財力艱難求於全局無礙而於還款又能見信者惟有於川鹽行楚暫緩截止並加抽鹽釐備抵賑需爲兩全之至計查楚岸行鹽川淮互爭相持日久迄無定局徒令梟販乘機得利正課虛懸欲圖兩利轉致兩虧夫川鹽成本旣輕運費亦省民間又喜其色味益佳爭買便食利之所在民之所趨嚴刑所不能止故川鹽

連檣直下官莫能禁人之所知淮鹽成本既重復代認川釐價貴銷遲勢所必然故淮南復岸不能復引結爲口實鹽既滯銷不惟代認之川釐不足深恃卽全岸之淮課亦必終虧情勢顯而易見辦法當早變通臣愚以爲政貴因時難以強和與其爲淮南爭復楚岸不如就楚岸重取川釐俾川鹽資本過於淮南卽以爲漸復淮鹽之地臣近接兩江督臣沈葆楨來函謂川商獲利三倍淮南臣擬嗣後川鹽入楚除照向例抽釐外爲豫賑加抽十文或八文先以一年爲限倘川鹽不禁自止則淮綱立可規復倘川鹽暢行如故則再試一年統將加抽之釐爲豫省撥還借項若以後川仍暢銷是終不可禁遏淮綱雖力爭亦屬無益應俟豫欠抵完卽以加抽全數撥抵淮課定爲常則似此變通辦理一可息兩地爭端一可清豫中積欠並可爲淮課取償於國計終無虧損京協各餉亦不致久停利莫大於此者伏望聖明採納飭議速行

致南中書

戊寅三月二十七日

熊其英

其英等自二月十八日抵袁浦會學漕緊差並發車輛一時雇覓不到留滯十日上巳方過徐州初八日抵歸德聞汴省艱食而兼錢荒恐資銀前去無異資章甫而適越凌礪生孝廉因偕同事一人牛輕騎馳往察看有此曲折計在宋耽閣凡十有二日到汴已三月二十三日矣皖北乞糴之說曾作罷論旋擬放

糧及籌給籽種仍循原轍礪生由歸德赴潁壽采辦去後一局遂分兩起其英在汴部署定當當卽北渡往懷慶一帶再看情形然後開局計合并當在清和兩乍晴時至此纔得一滴到口待賑者有眼欲穿而放賑者無翼能飛馬瘠僕病行路倍難旣愧馳救之義又無以仰副諸君子軫念急切之意此心欽欽極爲焦灼省垣自袁欽使痛哭陳書爲民請命撥款稍稍而集惟是荒區連片死者十四五流亡四塞已成一往不返之局各路棲流日增月益岌岌皆憂不繼若欲截留資遣談何容易故現雖得雨而秋種一闕尙無把握天下事履之而後艱平日讀書抗論嘗以移民易粟爲末策今則欲施一末策下手亦憂憂其難鼇戴六山蟻馱一粒每與同事論此惟有盡其心力之所能爲他非所計也自過彭城入豫境一路見聞無非慘慘之狀嗷嗷之聲道殣相望烏狐爭食則爲賦殘形之操棄孩在路哀號失母則怕見乳燕之飛回念我鄉堂局視呱呱者真若子孫而又在春令掩骼之時能無驚心動魄耶至於飛絮一墮不知何處不幸作女子身豈能兼顧所難堪者悲莫悲於生別離耳種種情狀流民圖所繪已可想見及目擊之轉覺無涕可揮豈姚江所謂不宜重爲爾悲者耶汴城物價食貴衣賤此等不終日之計更非尋常挖肉補瘡可比其尤棄之如泥沙者古今書籍乃知纍纍之中殆不乏我輩人也此外檯椅櫥箱等物往往以稱稱之視柴價爲低昂珍如端硯玉佩輒值一二百文可謂賤乎然聞陝州有一婦賣八十錢一客往贖

則已懸刀俎間矣然則人命爲最賤而此猶貴也凡汴之西北人相食之境其英等此時尙未厯到誰謂茶苦其甘如薺豈地獄真有十八層耶家鄉雨暘調否當此暮春菜花油油粉榆結社民氣和樂閒招二三素心參玉版禪爲踏青之游此等風景向來虛度初不知自愛景光及今憶之宛然天上神仙因聊爲知福得福者有味言之涂閭軒中丞繞道荆襄居民望之如歲此閒士習民風泄泄杳杳有天變不足畏之態經此薦飢大疫死者無算而胥吏中乃有忍心害理侵漁賑款者籌備局方向民間借款月加息一分當道之竭蹶甚矣而爲富不仁之戶仍緊握雙拳不施一粒甚或清歌漏舟痛飲焚屋由是觀之奇荒之來雖曰天命亦人事有以釀之然蚩蚩果何罪也耶筱塢侍郎支持敗局獨爲其難看來高而無位大有曾文正起手辦團光景大局如此末如之何其英等協局唯有拏定小題小做及豎做而不橫做之一法如何下手獻策者甚多各有見地事機移步換形既不可舉棋不定亦不能膠柱而彈崔季芬總鎮之言曰無論如何辦法要在滴滴落在飢民肚裏一矢破的最爲確論統俟繞道濬縣晤見莘芝觀察後商定一切當以章程郵報耳其開辦能持久與否全恃後路借籌年來我省協山東西又協中州凡在輸捐之列均屬高義可風亦知用馬者不當盡馬之力惟念此次奇災實爲二百年來所未有而中州垂斃之民向來貧瘠大半混沌未鑿問其姓名年歲輒有不了了者連年羅掘忍饑甘心一死而絕不爲亂尤可

憫惻以是引領東望發棠之請尙有希冀總期多集一分即可多救數命施恩當厄七級合尖是所期於仁人君子再整款須立定章程躉而用之沿途急切零星用之俯拾卽是儘有一二百文錢實可買得一命者或完人父子夫婦切心爲之皆所費無多同事在歸德之日曾各解私囊爲之而惜乎區區之易罄有起而相助者其英等當爲之代耘福田譬之用兵正兵外須別籌一枝游擊之師也汴省食物向以麥爲大宗此時食麵者少膚糲豆餅之價極昂糲每觔三十二文豆餅二十八文餅如牛莊而食黑不知其味何如也尤可憐者自人甘芻食而草料大貴每斤十六錢所有牲口都飢疲不堪每一攬轡見毒鞭施之餓騾未嘗不動愛物之心然念災黎有畜之不如者則有所不暇顧耳明日車輛已齊當發燈檠無聊拉雜泐布乞轉抄數紙分寄亦藉慰諸同仁之懇懇也

致南中書

戊寅五月二十五日

凌 淦

此次辦賑先從濟源下手殊覺事倍功半濟源距汴梁實有五百餘里之遙出西門三十里卽是山麓盤旋曲折而上五十里爲王屋又三十里爲邵源又二十五里爲西陽又十五里爲蒲掌又十五里爲白鵝接山西界此百餘里乃被災極重之區地方遼闊甲於河北諸邑山勢險峻奇峯矗天非腰腳輕捷者斷難從事人家又零落散處窮一日攀躋之力所查無幾非得瞿星五張松筠二君之奮勇此地文章如何

交卷星五帶寫手兩三名三日卽皆病歸僕人顧福一病幾殆小隊數名亦畏縮不前加給口糧方聽指揮刻下西陽已放畢邵原放過三分之二王屋尙未開放月杪約可告竣統濟源之全境論之東南近水較脩原之災爲輕北鄉一帶現得宋霞翁將所領東潯查賑霞翁人極明白辦事認真現旣賑欸不多不能不先顧脩原惟濟源愈查愈遠人手愈費十五日熊純翁率領大幫入山後局中只剩任之清卿兩人運錢鎔銀照顧小孩煩瑣已極且下人無一不病反須以上事下湊本擬稍遲一二日馳赴原武至今亦無可脫身又因脩武有違言是以改候濟源事畢竟將全局移至原武原令高雲帆惴惴無華狀如村學究聆其言論條理井然非世俗所謂迂夫子惜凡爲邑令者不能盡如高君也汲令趙鶴翁設局收孩新鄉令胡雪翁設廠收女靈寶令方慶翁辦賑一年不遺餘力鬚髮盡白湯陰令楊亦翁爲民請命至爲急切孟縣令李珍翁官聲甚好丁憂回籍災民攀留竟不成行現仍寓孟崔總戎季芬不但倡捐欸鉅極爲留心賑務此數君子又皆能盡心民事者熊純翁初來濟源時晝則躬親瑣屑夜則悲天憫人幾無一日不哭精神頓減形容頓瘦今甫復原又復入山勇哉談任翁仁厚長者難孩之慈母也與湊商權欲於原武設福幼撫教局仿青州之例而變通之擬請南中籌欸之外募化弟子規二十四孝學堂日記小學千家詩以備課孩之用並請趙崧翁到原同辦聞崧翁將到獲嘉已函致嚴佑翁矣抑湊更有請者大荒之

後寒士最苦書院停課富家辭館日來賣男鬻女士族轉多偶於局中見三孩舉止異常急命之來前一則姓王名錫祉年十四歲住牛舌村父名鳳儀號石坡孝廉也病故已三年家有祖母年七十餘姊於三月賣與河南縣皇甫家繼悉其家世贈米送還現始由劉紳作伐嫁於士族矣一爲李福印十一歲讀詩經一爲李福翰九歲讀孟子乃同年李慶昌號世香之子也住栲栳村詢知其父於去夏病故大哥繼歿大嫂撫兩姪在家以榆皮度日二哥名福榮年十六在西鄉課蒙以養母母病月餘矣且泣且語淦亦下淚亟送還其家各贈銀數兩兩孝廉皆濟邑敦品績學之士我輩甚足寒心今日接公函中有淞溪漁人來銀五十兩欲救衣冠中之不能自存者與鄙見相符敬當照辦惟淞溪漁人究係何人請明以告我淦此行除捐款外另攜銀二百兩專辦此等事早已告罄能否徧告同人另籌此項捐款由淦與純翁佑翁經手訪查確實決不稍有冒濫將來另行造冊報銷學校中善士尙多倘能設法最爲近切亦免死狐悲之意也承詢帶來不飢丸吳福堂兄曾試食一丸飽悶異常因之臥病至今方愈久飢之人腸胃淺薄斷非所宜萬萬不可再來江浙得免水患蝨子不至爲害未始非善氣挽回可喜亦甚可危嚴佑翁處自當有無相通同辦此事豈有畛域可分淦與諸同事幸皆和衷共濟不致稍涉意氣之私鹵莽之見或失之遲鈍則時勢限之無可如何已

致南中書

戊寅六月二十五日

熊其英

一原議脩武查賑原陵給籽自嚴竹君孫嶼芝來此有給發鋤地錢文之舉遂改議清查雙管齊下並行不悖查原邑沙域之地庠而不廣居民於樂歲尙雜和樹葉爲食比歲大飢死者什七其災狀視濟源尤甚非查戶普賑不足以起涸鮒月之十一日人手取齊其時曲輿所購之糧從趙莊折回馬渡口陸續運到隨分四路開查戶口計二萬有奇現尙有兩路未查竣故其數不及眉列奉聞原邑乏糧之區定議儘放高粱不足則湊之以錢自廿一日開放至今日每日自辰至酉唱籌之聲不絕大口給高粱一斗小口半之際此山窮水盡之時施頗當厄據高雲翁云無此一賑當再死萬人此皆後路接濟之力其未放前半月奄奄而不斃者則嚴孫之功不可沒也

一脩武北連太行山陬災分極重爲必辦之作先因多所顧慮擬別辦一縣繼仍前議從事惟摘賑山中而不辦山外冀收近效而參活著嗣作霖卜之於神全賑吉遂分蘇申欸一萬六千兩查賑山外亦分亦合更得機勢淦已於廿二日力疾偕瞿星翁尹盡臣自原起身往脩查辦與其英等分起仍作束上起下之格脩武情形俟有眉目當由淦作霖具函奉報

一河濱北岸有犬牙相錯地一片計二三十莊分屬河北之武陟河南之鄭州滎澤瘠苦萬狀嚴孫在原

高雲翁以此爲言兩君有志焉而未果此等三不管華離之地無人顧問殊可憫念現擬局駐原武不移帶查帶辦賑票亦用借印以期速了計算村莊不多戶口零落總期於月杪月初了此

一河北災區連片非一手一足之烈顧此失彼前作霖到豫淦等極以爲快然濟源距獲三百餘里不卽合并亦其勢然也脩武一局先後定議遂有山內山外分辦之事分有分之妙合有合之妙脩原事竣擬合辦延津林縣等處戲將收場脚色轉多或亦好看也

一留養難童爲賑務中應辦之件要不失保嬰之本意濟源開局文炳主之後皆資遣僅留六名在局當差翰國樑係專辦此事而來不能不極力爲之惟賑局不常厥居而此項須立一有定之局以收無定之孩現擬設局懷慶府城凡各路無家可歸之幼孩總以此爲歸宿其必在懷城者有崔季芬軍門照應便一河內殷富冀日後可就本地籌款以爲退步便二一切醫藥物件易謀地局寬展便三廿二日淦翰同車取道脩武抵郡部署定妥國樑將近日所收百餘名解去此翰國樑并心壹志專辦此局矣其隨賑局暫爲留養者仍歸文炳照料費由賑款開除甄別入懷局後乃由慈幼項下支給以此事爲日較長四竿之數須留地步也如此布置未知當否

一前來藥件除交同善廠外計共十三箱可謂富矣豫省自頻年薦飢死氣積而爲疫幾乎十人九病正

在無可奈何之時得此布施配合既道地加以施者救人之誠心服之靈效無比尤以太乙丹正氣丸爲適用卽以十丸收一丸之用計之不知活多少人局中施送概用散之又散之法除查戶便帶親送外分給幾徧衛懷打包則紙爲之貴復信則腕爲之脫續來數箱當仍以前法辦理

一屢次得雨歸耕有望矣不知溝壑餘生皆是鳩形鵠面待斃不暇力田何望資遣歸里者旣無半緣可託又無一錫可耕責以墾荒難乎不難有力耕種者十中亦有一二然荒區方謀下子秋成尙無指望小米現市十三千文一挑生計真岌岌矣其書香子弟庠序寒儒手不能提背不能負足不能奔涉者此時苦況較齊民尤甚賣男鬻女此輩爲多狐死兔悲將奈之何

致南中書

戊寅八月初四日

凌 淦

七月廿五日淦與星五諸君馳往武陟急欲撫恤被水難民崔季芬軍門亦率隊數十人前往直意欲至老龍灣搶險原村在南岸老龍灣在北岸相距三四里恐此處一決脩武獲嘉新鄉適當其衝行不二十里聞老龍灣於二十三日三更時漫口百餘丈屬武陟者共淹二十餘村是夜宿王順次日五更起程至武陟適純翁由原武亦至遂同商議純叔回原移局來辦南岸淦與星翁先辦北岸岸口只有渡船兩隻一濟難民一備我們往來季翁撥善泗者十人爲拉船之用淦與星兄渡河先查中封村水勢急溜船不能

近岸淦等用水夫負而趨岸村中水衝之後寸草全無泥淖沒脛查該村房屋向有六百餘間今僅存一百餘間向有六七百人飢疫死者三百餘人今存一百七十五人房屋存者泥土充塞牆都裂縫亦不能住難民盡在高岡上露處雨霖日炙殆無人狀婦女幼孩啼號之聲淒然欲絕隨帶饘數百斤先行給發點查戶口不論大小口每給壹兩尤苦者倍給或三四倍之賑票不收回以備將來續放卽擇村中誠實者來城辦糧食鍋子席片帶往村中次日查李梧檳村情形亦復如是計大小口一百三十一名廿九日查岳檳村傍晚原局陳春翁鄒文甫至初一日移居木蘭店借居王姓空宅今日查梧檳星翁與文甫往此目前辦理北岸被水各村之情形也淦廿六日由王順而來晨過蔣橋地方卽大虹橋有居民數十人跪道旁泣求云該處之隄危險異常數十村莊難以活命急求拯救云云季翁與淦卽往隄上察看聞水聲如雷岸上已塌十餘丈正在指顧閒忽一聲震動又塌去丈餘離我兩人行走之處亦不過丈餘令人膽裂又行六七里至五义口水勢更猛隄上塌去過半大樹隨波而去遂與純翁星翁定議謂與其焦頭爛額何如曲突徙薪於是用以工代賑之法卽招原村一帶難民負料運土爲之堵築虹橋囑張如馨尹璽臣司其事昨又囑張春翁往五义口請陳少蘭司馬書紳司其事季翁派熟悉隄工之王守備在虹橋而自己親往五义口督理約十日可以告竣兩隄脩費約計共五千餘金至原村老龍灣堵口工程由官

經辦我局概不與聞此以工代賑脩築兩堤之情形也林縣一節我局勢不能兼顧且水不驟退道路難行現揚鎮局侯敬翁在輝縣淦擬請其就近往辦已函致矣趙崧翁仍在修武尙未移局懷慶昨晚卓友翁來函云脩武水淹九十餘村東南較重新鄉城四面皆水獲嘉惟南門可通往來刻擬專足至脩探聽確實佑翁現辦延津日上未通音問常州潘孝廉振聲於前月到原武往林縣勘災回來云雹災十餘村甚苦餘秋種尙好昨日來局人甚樸實且能耐苦今晨同星翁查戶去矣

致南中書

戊寅八月十五日

熊其英

連接公函所以爲豫謀者至纖至悉充諸君子好善之量竟欲出遺黎而衽席之大款源源挹彼注茲惻隱所發蒸爲風氣此南省之祥其應主和風甘雨翹首海雲東望飛舞惟是後路前驅一氣呼應諸君子旣竭盡心力以謀之如此而弟等承乏者或有貽誤其負疚於神明爲何如以是顧瞻前後此心欽欽然益切力弱弓強之懼計自七月來原脩了手方冀河朔一隅秋收在望休養之責當道任之協局可從此漸作收束豈料事機萬變林縣之雹延封原武之蝗沁河之決口層見疊出念彼災黎七零八落將痛定思痛之不暇雪上著霜其何以堪弟等自移局太欒救旱之局忽一變而爲行水哀鳴嗷嗷集於中野慘矣哀鳴嗷嗷集於中澤慘更不可言大波爲淪小波爲瀾有此一折水局緊而冬局亦從此長矣弟等自

顧菲材力小任重秋風動處歸思颯然然承諸君子之委託又目擊河以北慘慘之狀無所控告思欲息肩而不得所有現辦情形及九十月間布置謹一一陳於左右伏希公鑒核奪不厭往復幸甚盼甚

一現於前月廿七日移局武陟之木樂店開查北岸老龍灣決口頂衝各邨隨查隨放不論大小口給銀壹兩次衝仍當分大小計共放銀一千三百兩有奇一面南口原村一帶方次第清查未畢其慘苦之狀一言難盡查戶至此真覺天地爲愁泥塗胼胝所不暇顧矣

一決口後沿河居民待盡須臾搶險之舉刻不容緩因思以工代賑並可保全民命遂即興工搶堵五車口大虹橋兩口經費約須五千金出入均我局主之現各下過十餘埽非崔軍門之力不及此有此工程飢民藉資薪挑土以全活者無算尙有兩險口一大樊一桃村惜其半途之廢擬即續辦

一各路聞賑逃回者自七月來不絕於道其不由官遣自來自往者尤此離可憫弟等前在原武曾擬從河口截卹而未果今設局在工次其山西陽鳳及濟源溫孟一路災民必取道於此現察看酌給每日二三十千不等刻資字號小票將來彙核

一林縣自潘振翁到後即馳往察看比其返而接有水局因函致輝縣局侯敬翁就近移賑并於月之八日倩瞿星翁尹蓋巨帶二竿以往合前撥獲局餘贖之一竿凡三千兩儘放被雹之區藉了此心願

一此次決口被災以修武爲最重計九十餘村離居蕩析待賑孔迫趙嵩翁設慈幼局於此每日捐餉一千箇下鄉給發真是活命之寶其急可想昨劉大令來招呼明日議由其英一人先往偕談任翁邵大翁乘船開查一俟此閒了事淦卽移全局就之

一新鄉獲嘉水亦波及前函致佑翁請其自延津折回就辦新獲俾弟等得專力修武頃聞其先顧獲邑卽日開辦矣

一靈閼一起獨爲其難可稱後勁近由麟策抄示小翁璞翁來函知新安澠池極苦而勢不能回顧弟等於未有水局之前亦曾議及於此徒託空言南望負疚現擬俟金荅翁到後分出手會合朱九翁一起前往有此一枝與靈閼局呼應大妙也

一慈幼局一節繼以懷慶爲歸宿趙嵩翁爲主辦張步翁合而離之得之目擊袁子翁離而欲合之得之耳聞皆周旋爲難七月來其局設修武條曰收養遺孩所木戳用慈幼字樣水退當卽移覃懷矣

一收贖事忽起大波想見諸君子精心結撰但後時爲之極費周章俟有眉目再說將來或遂呵成一氣未可知也

一張裕翁昨日到來悉沈應翁獨樹一幟伊有信來招程福翁去因遂留裕翁補福翁之缺其來辦湯陰

邪抑遂留天津邪福翁到彼會合當有端倪

一撫卹水區一關籩了計算當在九月之杪此後留冬之局極難措手以舊創新病相迫交乘屆時當又
道殣相望欲設大廠乎數百里爭趨及至不能容必示以限制是號召之來死於廠外也欲分設各處乎
安得有許多人手許多經費淦與英再三商酌忽得一極笨之法其法如何現所給票放過概不收回八
月武陟九月修武畢後十月再往濟源加賑一次十一月往武陟十二月修武正月又是濟源二月打回
帆鼓歸來此數月中認定最苦之三處如環無端庶盡救人救徹之義原武亦極苦所以舍却原武者以
有賢令高雲帆在此尙有四千賑米可敷衍至如上三處目擊情形不如此辦理不活零外提出一分作
爲游擊之師隨所見零星給之其法如是可謂笨矣然以簡御繁以逸待勞以靜制動較之疲於奔命者
轉有把握舊書不厭百回讀此其引證也

一人手少固不可多又有壅腫之患冬局當有一番出入所謂強莫大於裁兵也俟去留定後奉報

一購糧苦於轉運狼不易辦

前後曲與專仗海翁一手經理

頃查得衛輝至修武一水可達而糧價錢價相懸因采崔季

翁之議試買三千兩由陳春翁去我有旨蓄亦以禦冬此帶辦之一事也

一沁口由官辦者現已委潘莘翁勘估將來興辦貧民有推土經營亦可藉以餬口而土車大半賣却現

由我局打造數百輛擬給於房屋毀淹之戶以營生計此變通給農具之法采之賢君莫高者
一棉衣已從懷郡買洋布新料發製計需五百文一件僅能擇老者施之其餘周卹寒士等事當隨地留心設法不及一一具陳

致南中書

戊寅九月初三日

趙翰

疊奉賜書領悉種種弟自五月下旬抵豫奉寄一緘渡河後東西奔走局事倥傯未獲另函奉申疎忽之愆尙希原諒茲幸略得坐定憶及沿途所見并開局後開辦各條率陳於左伏希鑒核幸甚

一河南被災情形陸續由凌巖諸君詳報不贅惟弟所目擊者計自五月初八日由清江起車至汴見流民尙逐隊南下大半鳩鵲其形此離可憫一日午後開車輪聲獨輓頗異揚簾看視輪乃從枯骨上輦過一路纍纍散布無人顧問閒有整尸橫於當路者弟以銀車負重不敢逗遛掩埋之法苦無所施 六月初七日由汴運錢渡河至獲嘉河北遺尸曾有人掩埋惟其地沙土甚鬆入土不深仍爲犬殘者不少尤慘者垂死飢民隨風吹倒氣息未絕亦被犬噬此真目不忍觀而今親見之 六月十五日由獲嘉至原武其時賑局自濟源移來開辦查賑其地沙碱瘠苦四境一望荒蕪弟到原後每赴亢村王祿營一帶收留難童與談任翁分任其事所至村莊房屋十拆五六人烟稀少雞犬不見偶過王祿營一破廟內有一

尸數日無人掩埋臭氣達里許蛆出戶外掩鼻入視其尸將化水急雇人埋之竟無人應者本村零落十戶九病又時方酷暑惡臭不前不得已遠往鄰村雇人許以每名給錢二百文得三人焉先令其飽飲燒酒以蒜塞鼻然後從事席一條繩兩根覓之大戶王姓掩畢挑水數担將廟洗滌一過臭乃少減如比類者時或遇之乃知疫氣之來皆由屍氣積成卽一端之荒象亦概可想矣

一自六月二十一日開局至今合獲原修三處共收五百八十餘名除各縣就近資遣外現存二百八十七名每號長領十人爲一號計一百三十六名當差者卽從其間挑取輪換嬰孩號二十名四五歲至六七歲女孩號二十八名均歸老婦管領與嬰號同義塾讀書者三十七名局中延塾師二人教習四書五經并課神童詩局外寄養七十八名係一歲至四五歲局中萬難收養因變通有此一例或本婦或其戚姨與姑有送局者查實給一腰牌每日給錢三十五文五日一領此例一開其父母極苦藉嬰以活者不少局例早晚放小米兩粥中午給餅餅視年歲大小氣體強弱爲多少統計人數並不爲多而照料已形竭蹶幸局運託庇尙好天札及病者不多是則可慰遙塵者耳

一開辦之先與同人熟商以爲當先立有定之局然後收無定之孩以懷慶府爲歸宿此眾議僉同者所以必在懷慶府者有崔軍門在此登高之呼旣資照應而河內又殷實將來或可設法就本地籌款爲脫

手地步數月來局設修武大王廟原係暫羈不久擬遷會以沁河口決道路不通就題做題遂留不動方水之波及局門外一片汪洋小米騰貴無市局中煮粥幾乎絕糧此七月杪之情形也此時水漸退可以遷矣而局事方有端倪兼辦各項枝枝葉葉無不關苦人生計一旦變動恐失望者不少且脩武爲荒區河內爲沃土兩者相衡脩武之局似以留過冬天春融北遷爲便零星善舉惟在極苦之區俯拾卽是適彼樂郊便少見聞此又不能一時遽移之情形同人彙商以爲當變通辦理如此

一施衣一節北地早涼本局嬰孩所用已購備新料招近地窮老嫠婦早來晚去在局裁製一針一縷均親自檢點非敢好爲煩瑣是區區者或亦以工代賑之意至冬令施送以無褐者多及購辦之艱殊無把握近見公函有代向典贖一語極佩其妙用如此辦理一衣之費可收兩衣之用當卽設法遵辦惟數局統籌費亦不少

一運孩南下云云弟由揚起行時同鄉偶有此議祇因款少難以持久姑備一說及渡河後得悉集有鉅款專辦留養前說作罷論況豫省飢民死亡十六七幼孩乃人種極爲喫重焉忍帶往他鄉來函云就地安插足徵高見但安插二字談何容易必須議定南友四人分兩班瓜代能三年之久庶幾有成效可觀否則後顧彌長前功亦可惜耳

一福幼圖之刻用心微至寫作俱佳尤其餘事前惠寄之一冊傳觀未徧尙望封寄一二十本此圖爲嬰局本題局中不可少之書也其餘訓蒙善本若小學韻語之類并寄尤感

一局條曰收養遺孩所用木戳慈幼二字中州民教之辨最嚴凡有血氣正宜鼓舞而作興之豈敢觸犯以取罪戾然周行邪路劃然截然此時辦理不敢畫蛇添足而亦豈能因噎而廢食前函所論要當相喻於無言耳

一收贖事閱寄來章程周備已極仁人用心亦良苦矣惟本題文章甚少弟處自六月至今僅回贖得婦女數名所費不多要未足以充諸君子之量因商議三策附正

一嫠婦弱女宜撫卹也水災後秋收絕望其房屋毀塌者哀鳴集澤情更可憐若不隨時周濟嫁賣在所不免現遇此種查實後到局領牌照寄養嬰孩例每天給錢數十文五日一付路遠者十日爲期

一儒嫠宜厚卹也其法訪得耐苦守節之婦實一無所有困苦不堪者或有田產當賣已盡查明代爲回贖由縣內存案俾安故土以資餬口刻已試辦一戶崔李氏子女各二代贖地四畝計用錢五十九千此款由另友所捐百金內開支

一施棺宜創辦也河北瘟疫大行鄉間十戶九貧交秋後死亡甚衆或撇下寡婦孤兒旣無力掩埋又無

可度日雖欲不嫁不賣者勢有所不能更有夫婦俱死僅存子女者同莊親族乘此時或將女子出賣名曰代辦喪事實以藉此漁利此種情景實屬傷心慘目現於收贖款中酌提一二百金除施棺外更恤其喪其數察看情形酌給以上三條雖非正面文章亦足清販鬻之源是否有當伏乞裁定至局事實賴談任翁之仁慈篤至包養翁之老誠坐鎮乃粗立定想早蒙公鑒弟力小任重惴惴焉惟恐不免於罪戾未審愛我者將何以教之

致南中書

戊寅九月二十四日

凌淦

重陽風雨自初六日起至十八日始止沁水大發較前決口之時更漲四五尺新脩四處隄工大埽衝去其二小埽衝去其五十六之夕五車口來報險工潘振翁與瞿星五諸君黑夜冒風而往懸賞下大樹數十株始能擋住振翁查原村一帶徧歷各鄉以原村口子水雖退出而下游數村莊尚有積水三四尺能節節疏通逐漸放出則行者不至病涉麥子亦可補種遂與潘莘翁商議定奪於最低之方陵村開二尺許口門淦卽囑其口門旁安排土袋木椿麻繩等物預防黃水暴漲倒灌而入也初十日至十四五間水已退去過半詎風雨之際沁河仍從原村決口漫溢而入較未放之前更高尺餘坍塌房屋無算事機不順非人力所能挽回老龍灣地方水勢順流而下平地波濤洶湧脩獲等處大受其害就目下情形論之

實有不可收拾之勢純翁佑翁崧翁俱發公函告急鄙意以我鄉既糜如此鉅款本非不竭之源且去臘新春淦亦曾經募勸深知出錢諸君實係誠心爲善勉力輸將且有剝肉以補瘡者轉輾思維殊不知計之所出爲德不終淦等固難辭辦理不善之咎然亦時勢使然無可如何天平人乎謂之何哉純翁水鄉查戶憔悴可憐振翁憂形於色時而夜不成寐淦時勸解之恐其致疾也荅翁回汴後中丞派往周家口辦收贖事聞販子正法一名救出婦女四十餘名鞠孫仍在歸德新澗之行葉君梨軒屢君子平與荅翁令弟選青兄任之會同浙局并辦兩邑經璞翁昨有函至云陝靈關於十月杪可以竣事

致南中書

戊寅十一月十七日

熊其英

一濬與內黃民氣强悍其被災與脩獲略同助以一賑足消伏莽隱憂此不容不辦者也惟未接公等今日來信之前核算款項辦濬則力不及黃辦黃則不能及濬曾約嚴佑翁各擔一縣佑公任事最力日上有回音必投袂而起也

一代贖冬衣費不多而衣被甚廣經蓮翁教我辦過乃知其妙獲局佑公贖七千號脩邑贖六千號有奇濟源於初六日開辦今晨來信亦已贖得四千餘號矣一號有數件費乃僅扯三百文一號何樂而不爲此月底尙擬分一起至新鄉開贖斯亦冬賑正面文章也

一省中官設資遣局昨有丹徒同鄉奉委到來知爲數尙多春融不了官中所定每名給銀六錢現已歸入粥廠不給遣而不資道塗狼狽情殊可憫自十二月朔起擬於汴西門要路開一助遣局凡各處有局者第給以票詣各局領錢憑官票酌給此項前已錯過此回做兩三月好賣買云

一收贖事隨時有得其一家人完聚喜氣實足以弭災禍而召祥和內有數起作婢妾被嫡凌虐身無完膚從火坑中拔出之尤爲得意既開手四處求贖紛紛一日紅稟遞局有數十此是細膩文字方將以辦賑辦孩餘力細細爲之惜乎省局既撤懷局勢孤不能辦矣所有各段情節少暇當按名記之將來并身契呈覽內田華李翠蘋兩節極風雅令人聞而喜悅有田姓買同村張姓田房都盡其一兒出四百五十錢契上寫世世爲奴字樣大戶之無人心如此此大災之所由來也聞此事又令人髮欲上指刀劍齊鳴矣一孩局自第二次被水後名數實多合寄養不在局者千名以外局中近又添設兩塾先生頭腦冬烘而談任公以一人爲衆孩無乳之母尤爲辛苦非常明年移局其難無比只好辦到那裏是那裏此和尚撞鐘法也脫卻溼布衫談何容易

一此間孩局三人一刻不能脫離賑局僅留四人亦在左支右絀幸月之十三日陸瑞峯衛守廉兩君從天津繞道而回後路文字乃不露窘態月初已定一起新鄉一起濬縣一起助遣居然三路分辦

經世文經

豫行日記

潘少庵

三月初五日隨熊純叔凌礪生李玉書瞿星五陳少蘭程福田江清卿諸君自徐州開車見災民陸續南下皆失人形食樹葉若甚甘宿王家店 初六日碭山東門外尖宿難民廠中病者十人而九給太乙丹甚效在西關埋尸一名 初七日一路見死者甚多夜宿馬牧同瞿星翁夜行遇一修武縣病孩張姓年十四歲父母兄姊均途中病故商託茶室中張老柱者代爲收留許其重酬夜半遂斃張家卽託埋葬 初八日午刻至歸德府途中見鳥啄死尸甚慘災民南下者行數步輒撲地而死哀呼救命之聲呻吟垂斃之聲不絕於耳熊純丈題壁云春自南來我北征車輪轉處客心驚河東聞說人相食訪古愁過穀熟城十里長亭更短亭飢鴻哀叫不堪聽詩人萋楚傷心淚灑作垂楊一抹青流亡道殣想過客皆見之當厄之施惠而不費題詩旅店尙冀仁人君子之惻然動念焉 初九日入市易錢探悉汴城有銀不能換錢有錢不能換糧并搖言災民聚衆城門已閉等語於是進退兩難凌礪丈同陳少翁輕車冒險而前囑我等在歸守候遂卸車余家店同諸友散步見路斃五十餘人飭勇王士剛等督理埋葬 初十日進城將各友自帶零銀換錢給發未收入廠之災民埋尸十七名熊純丈題壁云磨盾橫刀氣遏雲十年關外去從軍也教手荷劉伶鍾痛絕龍場瘞旅文嵩武軍小隊王士剛從行見餓孺動心買一鍾歸

來爲前途收埋之用詩以紀之 十一日同熊純丈瞿星翁到北門粥廠并各廟中見難民垂死者無數各給錢藥下午同星翁至西門普濟橋給路過災民錢埋尸六十六口熊純丈題壁云在寓見災民逐隊南下餓者潘君子以錢病者江君子以藥斯亦無濟之施濟也祇緩須臾死傷哉續命錢空存舊皮相無淚落君前大藥太辛酸嘗來傷我肝飢民何足病要服不飢丸 十二日同程福翁至普濟橋發錢遇懷慶災民王姓賣八歲兒於本地人言明二千文其孩在乃父身邊大哭不止問何事實兒則因母病不能南下廠中人滿不留也卽以二千文贖之熊純丈題壁云路有鬻兒者同事程君贖之父子復完一掬分離淚三春大地寒二天何處戴真當子孫看埋葬路斃七口是夜有一揚州客帶有十六歲以下女子五人云自陳留縣買來價共十二三千文 十三日同星翁到白雲寺給過路災民錢見鳳陽客由汴來帶女六人又見紹興客帶女三人自睢州來內有四女號哭不止客皆用鞭撲之余等盤詰再三知因二女已配夫家一女父係秀才一女念夫詢客身價不肯實告我等欲代贖則一云是河南候補府買歸一云是紹興官場所買無可如何也埋尸五口熊純丈題壁云鬱鬱商邱道中州第一程假途來下邑考古得新城楊柳弄春色驟駝嘶倦聲夜來渾不寐轉輾爲飢叱 十四日同星翁至白雲寺西路給錢西刻回寓途見販女者數十人在橋與兵相鬪因兵不放行用刀傷兵一手兵少不敵予等更不敢開口代爲氣

悶而已埋尸六口 十五日雷雨後同星翁到普濟橋給錢見病者給太乙丹無不應驗埋尸十一口街中災民將衣服鐵搭鐵插出賣者無數 十六日同星翁到普濟橋給錢埋尸八口夜來一鳳陽客販濬縣女子五人又哭了一夜純丈聞之亦哭了一夜我等亦幾乎哭了出來熊純丈題壁云寓有丹陽客買四五女郎以來是夜比鄰陝客方招歌兒度曲見聞忉忉感而成謠有女有女來大梁車驅車驅轉他鄉飛絮一墮不知處楊柳不集雙鴛鴦一顧遠兄弟再顧別耶孃眼枯忽作溺人笑天涯海角長相望君不見前村嫣然姊妹花薄命風摧兼雨蹴十年愛惜掌中珠一旦淋漓几上肉我聞此語發長唉夜深沈沈起徘徊新月自圓歌自逐此心要使如死灰有酒不飲何爲哉絲聲咽竹聲裂憑唱子夜歌莫唱無家別是日市價乾麵四十二文小米三十二文高粱三十六文棗豆二十五文均小秤 十七日同純丈星翁江清翁至普濟橋白雲寺給錢見死屍二口被犬吞食所存者一身枯骨其頭在百步以外卽將犬打開飭寺僧幫埋不肯余卽自行動手葬訖卽歸熊純丈題壁云苦乏點金術愁過普濟橋飢民都在眼春雨咽蕭蕭招得白雲侶來尋白雲寺惟佛最慈悲可下蒼生淚酉刻礪丈少翁自汴回來糧只能辦一二百石銀只能兌五百兩一切謠言影迹無蹤定見予同礪丈少翁赴皖辦糧諸公赴濟源先行查戶是日埋尸五口 十八日等候义袋不至東城散步見一獲嘉災民賣女已成交計三千文其人一家共七口前在

睢州已賣一女十七歲今賣者十三歲卽爲代贖仍至白雲寺給錢埋尸六口 十九日到普濟橋發錢因錢乏入城兌換見街上出賣田器者無數因思卽使得雨如何歸耕可歎之至埋尸五口又袋車到二十日守車同礪丈到北門給錢埋尸十四口 二十一日守車埋尸八口酉刻汴梁來大車轎車五乘共裝婦女二十名探知是睢州販來婦女如此販賣日後河北災民盡無家室奈何 二十二日車到驛病不能運銀無可如何仍到白雲寺給錢埋尸十四口 二十三日始開車宿亳州五香集麥苗青葱四月初一日任晚翁到毫始定見兌換錢文運汴 初三日礪丈雇車回汴少翁赴皖予至西門外見牛車十餘輛載女四五十名哭聲載道聞河北人居多 初七日辰刻開船運銀赴壽同日開行七舟均裝婦女共四十三名 初八日至北龍王廟見有武弁賣一婦年二十四五歲係河南修武人能工書算身價八十九千文其夫文質彬彬大約讀書人其別離之狀余見之肝腸亦斷此後余病日甚勉強抵壽後卽歸

晉豫賑荒末議

臥廬文稿戊寅三月作

近歲災荒徧及燕秦晉豫燕境水繼以旱饑饉頻仍晉豫奇旱已歷三載草根樹皮剝食殆盡弱肉彊食同氣相殘尤爲數百年未有之慘自客歲及今 朝廷發帑截漕頻蠲巨欸減膳節用共戴 皇仁黜匿

災暴民之臣下罪已求言之 詔哀痛惻怛可謂至矣而講讀諸臣或推本 君身杜逸豫以祛邪佞或
嚴責樞輔甘膜視而少血誠其爲將來久遠之圖則興水利墾荒田裕倉穀等事無不達諸 九重爲目
前賑濟之計則籌採運議捐借懲貪蠹諸條亦莫不效其一得況外自查賑大臣各直省協濟臣民均竭
蹶從公專責成而廣勸助乎救荒無善策要在得人賑荒有專條難拘成法今晉豫閩李諸公已先後奏
調各員派同地方紳士且查且賑防弊至周又酌刊古來救荒章程俾境內遵行豈尙待芻蕘之獻言者
然而京員所陳有言之未悉而不克準行者有雖準而未克實行者疆吏所陳有但務補苴而未塞禍原
者有慎重倉儲而實滋流弊者事不能悉數請試舉其一二如蔣武部之請借洋款是也而爲將來歸還
之計曰取諸地丁捐項嗟乎晉豫遭此奇災民之死亡過半牛種耕具百無一存卽日後稍有轉機豈遽
能如額徵收以償數百萬之巨款至各省賑捐零星湊集數本無多又有局費運費諸項存餘幾何乃不
亟拯溺而爲歸款計乎宜 朝議之不從所請也愚謂爲歸款計不若停蘇杭織造及各省製造機器各
一二年 欽派出洋大臣將行未行者亦宣布告外國以今值賑災費巨不暇通使脩好暫緩遣行其他
不急之務浮冗之費概令中外大臣核實裁減如數奏 聞如此行之數載所節之費卽可以償洋款而
有餘何患其事之多所窒礙也張侍講所陳誠祈恤民省刑三事實少司成所奏察釐稅開糧捐購洋米

增糶局四事 聖旨旣已允行然而內之庸劣公卿 朝廷或恃爲老成而無失外之巧猾員弁長吏又誤爲練達而多能任此庸臣猾吏之所爲我 皇上良法美意又誰能曲體而力行之乎故京師行平糶而米價益貴督撫查水利而累月不聞卽此兩端而大小臣之藐玩 王法不待深求而得之矣豫省庫空如洗固宜多方籌借以救燃眉然此外亦有不容忽者如崇侍郎客歲查辦豫省撫藩後奏交李署撫沿途豫民懇詞該撫仍未將所指各州縣據實查參鶯粟之害晉豫所同而閭閻星使奏定晉省申禁章程剴切詳細豫省亦未聞仿照施行專爲挪東移西之計而絕不審釐奸剔弊之方此謂務補苴而未塞禍原也蘇撫覆陳豫省籌借江蘇倉穀一節以蘇松太存穀共祇三十餘萬石萬難借撥爲言原爲通省命脈起見不知今之倉穀大半虛名旣據藩司查有三十餘萬石何不奏請如數借出迅解豫省則此款之虛實贏絀不待考而自明贏者獎之絀者黜之一省守令之賞罰卽可爲各直省守令之懲勸蘇省倘有急需卽由豫撫籌還穀石於互相通融之中寓互相查察之道蘇撫乃以未能酌撥爲辭此謂重倉儲而實滋弊竇也凡此數者皆由反覆參考而知或可補近日荒政所不及乎若洋米可救南糧之窮銀捐不如糧捐之便及以工賑粥之當通變宜民稍有識者皆能辨之無待愚之贅言悽悽之誠固甚願 皇上明賞罰以勵臣工百僚矢精白而從 王事則以誠格天而天災自弭但講目前補救之方蓋猶其外焉

者矣

荒政全策

彭世昌

臣維荒政者 國家之仁政也有豫備於未荒之前者有補救於已荒之後者全在大小官吏因時制宜多方籌辦庶有裨於民生然非博採旁詢確有成見則布置難期其周妥且非準今酌古都爲一編則查考恐惑於紛歧用不揣冒昧謹遵我 朝成憲廣取古今之說悉心融萃期於篇幅不繁而綱目悉備輯爲備荒事宜十有四條救荒事宜四十有二條另繕進 呈恭候 欽定擬請 飭發各省循照辦理不但已荒之區宜力圖補救卽未成災地方亦宜先事豫防有備無患固非止爲一時計也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備荒事宜十四條

一曰重農事 自古爲政莫先足食足食不外務農我 朝念切民依重農貴粟屢頒 諭旨誠二帝三王之用心而萬世兆民所永賴也有司牧之責者凡夫勸課之方允宜實力奉行並購求區田代田諸法以厚民生毋得徒事虛文此爲備荒第一義

一曰勤開墾 生齒日繁待食者衆向之所耕田畝可食千人者今以之食萬人或慮其不給矣欲求充

裕之法不若於各省閒曠之處令民擇地開墾其無力者官爲貸給牛種而不遽行升科則民有所利而願往者多旣歲可增百萬之粟且無人滿之患亦一舉兩善之道也

一曰興水利 水利之興所以資蓄洩備旱潦變歉歲爲樂歲也各直省大吏宜飭查各屬境內形勢細加籌度何處可以疏渠何處可以築堰何處可以穿井開塘或勸民自爲或動用公款官爲辦理務期事在必行則效有必致豈止一時之利哉

一曰急補種 昔人謂地方遇有水旱種植必不得時卽須先察地利如水多則急以不忌水者種之旱久則急以不畏旱者種之失彼得此尙可支持其半此誠備荒之急著也

一曰備雜糧 雜糧如豆蔴蕎麥芋薯等物其種甚多不論南方北方皆宜廣爲之備雖地氣或有不齊但能隨時徧種多寡必有所獲其足以資接濟一也大抵南人以稻穀爲大糧北方以粟麥爲大糧此外往往多不留意一遇歉歲遂不可支是宜預爲之籌也

一曰治菜圃 民不可有菜色不可不兼治菜圃蓋蘿蔔萵苣菠薐蔥韭瓜瓠之屬平時可以佐食荒歲亦足以充飢其法以數畝之地緣以短牆或限以枳籬先種長生韭二三十畦餘蒔時蔬一二十種惟務勤加灌溉每種菜一畝八口之家四時皆可取給若近城市其利尤倍

一曰廣樹植 樹穀之外可以供食用備饑荒者莫如樹木雍正二年 上諭舍旁田畔及荒山不可耕
耘之處度量土宜種植樹木桑柘可以飼蠶棗栗可以佐食柏桐可以資用卽榛桔雜木亦足以供炊
爨仰見 聖慮周詳無微不至地方官宜責成鄉耆里長廣爲勸諭就所宜之木隨處種植勿視爲不
急之務

一曰裕倉儲 積儲者天下之大命也常平之制善矣此外如義社各倉並宜一律興舉凡立倉不論若
千家若干人總以鄉村附近聯絡者公設一倉如鄉村零戶有難於聯絡者或每族各設一倉或一族
中每房各設一倉均聽其便如建議之初倉厥未立或神廟或公祠或殷實之家倉屋有餘者暫行借
儲一俟積穀稍充便可另自置倉又募穀不拘一法總以無抑勒無假手爲要宜於秋熟時州縣官設
立印簿遣紳衿耆老數人轉相勸諭聽捐戶自登姓名穀數多寡各量其力銀米悉從其便出者毋吝
勸者毋勒或每年一捐或數年一捐或一捐不復再捐均酌度情形隨宜辦理捐穀既有成數卽赴地
方官呈明立案更有推廣勸募之法如稱壽開筵酬神演戲等事節其糜費捐入義倉此祝壽酬神之
上術亦卽備荒之長策也又司出納宜擇老成殷實者一人總管再擇一二人逐年分管仍設立四柱
冊登記明晰互相稽查不經官吏之手州縣官核實轉報而已至遇歲歉卽以本地所積之穀散給本

地之人先儘極貧次中貧至家計稍可自支者不必散給仍以歲之上下分別賑貸賑糶賑濟又積穀
尙未充盈不妨變通辦理創質穀法於東作方興之時聽農民以物質押資其工作秋後加利清還於
倉儲有益於民亦便臣父大忤道光年間曾倣此法捐穀千餘石於族並置倉廩一座擇人經理今行
之數十年積穀頗裕不但本族可無匱乏之虞且逐漸可以及遠矣至於日積日多穀不勝用又宜劃
分若干爲卹養育嬰等會以廣任卹此亦計慮之所必及也

一曰禁種罌粟 栽種罌粟大爲農田之害例禁綦嚴民間倘有仍前栽種者應從重議罰以備里社之
荒並責成該族長里長立令拔除改種五穀如有頑梗不遵者該族里長稟究蓋少一廢穀之地卽多
一產穀之地不得以積習難除致妨民食

一曰戒浮靡 諺云富家一席酒貧家半年糧此言奢靡之蠹也不獨富也卽家無擔石之糧往往亦染
於習氣有效尤者此輩雖在豐年已不能給一遇饑歲立餓死矣地方官宜剴切出示勸諭富者務宜
圖置於豐省無益之費爲有用之地貧者愈當量入爲出力求撙節庶幾家給人足可恃無恐也

一曰酌禁遠糶 禁糶固非善政昔人謂收成之方仰屋而歎荒儉之地頓足而呼是也然以本地足穀
遂任四方多糶則本處之糧必盡貧民不免於飢死亦不可不慮今有一法凡地方豐收及舊存足支

三年者酌留兩年之穀自備其餘一年之穀任其遠糶若利其價高任意多糶致本處之糧驟貴且盡者准人舉發籍其穀分存義倉

一曰預籌他糶 凡事豫則立地方遇有水旱若待其成災之後議糶則價必騰踴且恐緩不濟急須於災象甫兆時通盤算扣本境戶口若干需穀若干現存倉穀若干不敷若干預於他方穀多處買存以待不時之需亦備荒先著也

一曰安插游民 游民者民之蠹也平日游手好閒生計無出往往三五成羣藉端生事一遇饑饉多爲盜賊是宜設法以安插之或勸其學習雜藝或貸以資本使之謀小生理或令充當閒役或令看守廟宇皆無不可

一曰保全富民 保食六條終於安富良以富者貧之母也一邑有富民則一邑緩急可恃一鄉有富民則一鄉緩急可恃若富民凋敝貧民何依設遇災歉更何所恃乎是在賢有司於無事時加意護持而後有事時得賴其力如平糶助賑施粥諸舉是也

救荒事宜四十二條

一曰勘災 勘災務在親履田畝勘準分數輕重如八九十分五六七分等輕重已確將來核賑及錢

糧蠲緩等差卽以此爲張本但事變無定有現勘得本屬輕災及十日半月之後竟成重災者此又不
可不察也至災區有謂宜特遣大員往勘者蓋爲慎重災傷起見非遣官不足以專責成又有謂遣官
無益且多一供億之煩不如令地方官自勘者皆未可執爲定論竊謂中荒之歲被災止在一方一隅
則僅令有司自勘爲便若遇大荒之歲赤地數千里飢民數百萬則必特遣大員會同督撫辦理方可
期其有濟惟巡歷所至須是自携資斧輕騎減從然後能不擾也

一曰報災 匿災者罪無可辭矣卽輕報聞而或稍涉遲延哀此窮黎朝不謀夕尙可少待須臾耶地方
官於踏勘之後務宜遵照例限詳報上司上司立卽准題如有遲報逾限者照例扣算月日議處伏查
乾隆六年 上諭向來各省報災原有定期若先期題報便不合例朕思按期題報乃指其本而言至
於水旱情形爲督撫者察其端倪早爲區畫隨時密奏則朕可倍加修省而人事亦得以有備若過拘
成例則未免後時矣敬繹 聖訓是卽依限題報且恐後時況任意遲報乎

一曰停徵 地方遇有水旱災象已成卽宜一面停徵一面力請督撫具題請蠲如奉准蠲免卽刊刻謄
黃爲百姓明白豁除倘或不與豁除猶朦混私徵是使實惠不得及民且重以流亡之苦也尙得謂之
司牧乎

一曰審戶 林希元荒政首言審戶難良以戶口不清則百弊從此而起也然辦理亦自有要宜倣保甲之法挨門逐戶查驗丁若干口作何生理有無殘疾及田糧等項編排的實然後散賑之時大口小口極貧次貧皆可按籍處分無濫無遺豈止弭盜而已哉惠士奇謂釐戶之法當倣照韓琦河北救荒政而擇甲戶之以資爲官者憲司禮請之屬以計口均戶而分五等每縣若干都每都五人視民居稀稠而增減其數復受之粟而屬以親至某鄉聚民均給人日一升幼小半之十日一周終而復始至麥熟止仍分糶粟之所給粟之所俾均主之而有司總其成此法亦可採用

一曰發倉 各省常平倉穀原以備歉歲之用時當大饑地方官宜申請發倉以裕民食其有義倉社倉之處並令一律開放至發倉之時或出三存七或出四存六或儘數糶貸或儘數賑濟均酌量輕重情形隨時辦理務期實惠及民

一曰截留 大荒之歲倉穀不敷除停解本地糧米外如有他處官糧經過不妨權宜截留一面報聞卽一面賑濟蓋救飢如救焚稍緩須臾恐無及矣況 朝廷念切民瘼必蒙 允從上年山西河南奇荒經各大吏奏請無不立沛 恩膏並有不待陳請而 施恩至三至四者洵亘古以來所未有也

一曰挪糶 萬口嗷嗷截留之糧又告罄矣此時欲賑則無米欲糶又無銀計惟有暫挪公帑擇誠實能

幹之人急往他處採買循環周轉以資接濟俟豐歲設法補還此亦權宜之策也

一曰招商 地方偶遇偏災全賴各商運販米麥源源接濟謹按乾隆元年議准行令督撫轉飭管理關務各關凡有米船過關卽詢明該商如果前往被災各邑糶賣者免其納稅給與印票責令到境之日呈送該地方官鈐蓋印信以便回空核銷如有免稅米船偷運別省並未到被災地方先行糶賣者將寬免之稅加倍追出仍照違禁例治罪其所以鼓舞招徠之者至矣有子民之責者尙其早爲之計哉

一曰不抑價 商賈輻輳市價不期平而自平矣若米方大貴強令抑價則上戶之有蓄積者旣不肯糶而商販聞之亦懼其虧折而不來故古人有遇饑增價而米反賤者其識見誠過人遠也然亦須審其時勢如何倘我方增價而商賈未知卽知之而一時販運未到嗟彼貧民何堪食此貴米乎不若於產米之區張示增價榜文以招商而於本地之價仍聽其自漲自落爲無弊也

一曰禁閉糶 收成歉薄米價昂貴鋪戶因而囤積居奇富戶因而觀望專利在所不免是宜嚴定章程鋪戶除流通外國積在三百石以上富戶除本家口食外存餘在一百石以上者許人舉發借穀賑饑誣告者反坐則閉糶者有所畏而不敢又不開人藉端報復之端也

一曰禁強糶 閉糶有罰矣而強糶者亦宜嚴其法蓋時方大饑民易生亂強糶雖爲索食起見而亂心

已萌若不嚴爲之禁勢必愈無忌憚從此而搶掠而擄殺矣故昔人行荒政者有榜於通衢曰強糴者斬今雖憫其可原然立法要不可不嚴也

一曰禁燒鍋 燒鍋以酒爲業耗穀甚鉅在平時准其開燒猶曰裕課卹商也若遇奇荒之歲萬口待哺自宜暫請停止以裕民食

一曰開捐 災傷過重雖 朝廷迭沛恩施不敷尙鉅且正賦旣已蠲免恐亦無帑可發是必力請開設捐納一途不拘輸米輸銀或半米半銀總期於賑務有濟又須輕減數目推廣章程然後應例者可期其多且速而百萬生靈全活不少也

一曰勸捐 人皆有不忍之心當地方大饑豈無樂善好施者是宜剴切勸其量力捐輸以捐數之多寡分別獎勵若有破格多捐爲人所難爲者卽專案具題請 旨格外旌獎勸捐並宜先出資以爲之倡又勸捐宜先訪與殷戶相善之人令其往勸殷戶樂助則已倘實有蓄積而不樂助或樂助而數極微末者有司官始親往勸往必以禮循循善誘喻以桑梓補助之誼動以陰騭獲報之說不可強勒又有零捐之法無論在城在鄉勸令各戶每日捐錢或四文六文或捐米四合二合積少成多亦可稍資賑濟蓋爲數少則人易從而辦理甚易其錢米或一日一歛或幾日一歛均聽其便可也又近來有塔捐

圖式其法以京錢五千爲一願或捐一願或捐數願以至十百千萬願各隨心力多寡不拘願捐者將姓名捐數書明塔圖內集腋成裘亦簡便易行

一曰請協 地方大饑本處實形支絀卽不妨移書於鄰省之成熟者借撥銀米以資協濟救災卹鄰古之道也各省果有贏餘斷無有彼此疆界之理況今 皇上有令各省協濟之諭乎

一曰定期 不論賑貸賑施賑銀賑米均當先期出示傳諭的於某月某日開賑不可失期致令窮民空勞往返其開放之期的以五日十日爲限蓋一日一給則太煩若總給之又恐飢民領賑到手不知撙節也或謂旬給升斗官不勝勞民不勝病莫若計其地里遠近口數多寡人給兩月糧歸治本業可無傷生理又謂凡城市每給五日鄉落三十里內者每給十日三十里外者每給半月此則在乎因時制宜也

一曰榜示 辦賑最忌顛預百弊由之而生宜於賑飢地方稠人廣衆之所張貼榜文領到 恩米若干截漕若干收過捐輸若干各省協濟若干放過若干實存若干一一揭明俾共見共聞交相考核庶散賑者可無侵欺之虞受領者可免冒領之弊誠良法也

一曰設廠 凡辦賑必設廠設廠必擇本城及四鄉適中之地使領賑者道里相均倘一鄉一廠相距仍

遠卽宜添設一二廠庶老弱不難赴領雨雪可以無阻也若能男女分廠尤善

一曰賑貸 稍貧之人宜賑貸卽所謂借用倉穀是也然亦有本非貧戶貪緣多借輾轉糶賣以圖利者不可不察宜照審戶之法查明應貸戶口若干每日需穀若干准借若干核實辦理若賑貸不敷或自出穀或勸富民出穀接濟皆宜推而行之也

一曰賑糶 次貧之人宜賑糶卽所謂減價平糶是也然須查得實係貧民方許糶減價之米仍示以限制給以印票憑票給領若富民並家計稍能自支者概不許糶如此則貧民得霑實惠而冒濫圖利之弊可免矣或謂文彥博知益州時減糶不限以數何如按此須恃有穀多乃可否則不如限以升斗之數尙爲穩著

一曰賑濟 至於極貧之民糶則無錢貸則難償非賑濟不足以資全活或賑米或賑錢或賑粥另分條於後夫賑濟不難於飢者必賑而難於賑者必飢賑者未必飢則飢者未必活何者以有限之財當無窮之胃必不濟也明高攀龍常有此議然亦無他妙法仍不外隨門逐戶查核必實無使不飢者冒領則飢者之受惠不少也

一曰米賑 賑濟之法莫善於散米昔人言之綦詳蓋給穀則小民未必家家有碾米之具且升斗而碾

之龠合而礪之亦不勝其煩矣散米則無慮此又小民得米和野菜煮食一日之賑可支兩日一人之賑可供二人此法不但可行於賑濟且可行於賑糶今 朝廷已行之有效矣

一曰錢賑 散米誠善矣倘扣算米石不敷賑給又宜酌量變通或先儘米再用錢或錢米分配或全以錢代均無不可或謂賑銀亦有數便盍以銀代不知銀質堅厚豪釐難於分析又秤有低昂色有高下易滋朦混且貧民得銀又將易錢輾轉之間傷耗不少若用錢則無以前諸弊又三五零錢取用甚便亦法之善也

一曰粥賑 粥賑之舉議者謂煮粥多攙和石灰非活人乃殺人又謂壯者得歡而不能及於老弱殘疾之人近者得舖而不能及於荒村僻壤之境又謂聚萬千饑民於一處氣蒸而疫癘易染衆聚而奸盜易萌又謂司事者多尅扣民無實濟此數者誠不能無慮但在乎辦理得人耳若就近多設廠所擇誠實紳士屬以錢穀煮賑之事不准吏胥經手粥熟必先親嘗放粥之時專立二人監理一在廠外一在廠內鳴鑼一通令領賑者魚貫而入男歸一處女歸一處訖鳴鑼二通按人次第勻給得粥者卽令散去不准停留明日復然多備蒼朮艾葉等物隨時薰燒並不時稽察饑民出入戒其無得滋事如此則何諸弊之有又張伯行有擔粥法每日煮粥一擔令人肩挑隨處散給粥盡則已明日再煮擔粥者衆

則全活者多且無爭濟之患其法亦極簡便又久饑之人腸胃枯細驟飽卽死魏禧分次給粥之法可酌用也饑民至廠者隨其先後來一人則坐一人以次挨坐已坐者不許再起一行坐盡又坐一行以面相對以背相倚空其中路可令擔粥人行走坐定後擊梆一通高唱給第一次食令人次第輪散有速食先畢者不得混與一次散訖然後擊梆二通高唱給第二次食如前法三次卽止又陸世儀謂久饑之人不可食飯卽糜粥亦不可多食因思得施米湯法朝夕炊粥飯時少增勺米湯沸必挹取數盞盛大甕中多多益善明晨以湯再炊量入麥粉少許使成稀粥更以水薑三四塊搗碎調和各就門首施之或一次或早晚二次湯盡爲度用以少潤饑民腸胃

一曰展賑 展賑者 聖朝有加無已之仁愛也或加賑口糧或添設粥廠或展限月分固已其有熒獨老疾之不能自存者尤格外厚卹以及歲寒無衣者爲給棉襖露宿無屋者爲謀棲止疾病爲給醫藥病故爲備棺槨法良意美凡爲司牧者可不實力奉行妥爲經理乎

一曰止流民 饑饉洊臻何以使民不輕去其鄉拋棄生業乎地方官宜遵嘉慶七年之諭先期出示各鄉村諭以卽有賑恤令其靜候不得遠離一面設廠平糶以定民志良以輯之於旣流之後不如撫之於未流之先彼饑民旣知本地可以餬口又何樂於蕩析離居耶

一曰撫流民 至若本鄉無可覓食不得不轉徙他鄉者所至之境他方官應不分畛域加意撫恤擇寬廣寺院或空閒房屋分別安插每處設一人經管稽其出入官爲計口授糧並嚴明約束不得藉端滋事其有親舊可依者令依親舊有健壯可傭工者令其傭工

一曰收養遺棄幼孩 饑民遺棄子女於路如有願收養者具呈報官某日某處收得幼孩幾人官爲給以印票日後長大一聽養主役使若有父母及親屬襁挈而來者收養家酌給錢文立字二紙聽其自定期限何時領回並開明如有病故逃亡與養主無干一與該父母親屬收執一存收養家倘限滿不領至兩年以外者卽由養主安遣仍報官存案倘或無人收養地方官卽宜設局撫育俾孤兒得免於饑餓而死亦少者懷之之意也

一曰禁止買良爲賤 歲值奇荒至鬻賣子女爲生慘已極矣而娼優之家乃有乘危貸買仍習賤業者此宜急行禁止也在饑民計窮路絕原出於萬不能已而爲民父母者獨不思所以矜全之乎應卽出示曉諭凡樂戶不得再買良家子女犯者治以應得之罪其已買者設法代爲贖回方是仁人君子之用心

一曰禁搶奪 饑民搶奪止於食物猶曰得之則生弗得則死也至搶奪非止食物則其情亦難恕矣若

一概縱容勢將爲竊爲盜而向來爲竊盜之人難保不混入饑羣掠取財物是宜不時巡察如鄉城之間有白晝任意肆搶者卽照例究處懲一警百亦荒政之所不得已也

一曰資回 向例春初耕種之時有願歸本鄉者卽資送回籍顧資送之例不皆有益而間或滋弊有已去而復來者有去東而適西者若必拘定成例轉多混冒虛糜於災黎無益是以乾隆二十八年 上諭流民故鄉旣無生計四出傭趁卽揆之古人無常職轉移執事之條未始不可俾之並生並育又何至束縛馳驟強以勢所不能朕以爲與其資送無實濟不如加賑濟之期俾民獲實惠之爲愈也然法貴因時道在變通故光緒四年我 皇上又有將各處饑民妥爲資遣回籍之 諭蓋時而移民就粟時而移粟就民總期於實惠及民而已

一曰給種 食爲民天小民終歲所仰全在及時耕種饑饉之後顆粒不存縱有田可耕而無糧可種坐誤耕期蓋所在多有地方官宜遵歷年 諭旨將州縣所存倉穀酌給籽種俾資耕作或勸富有力者於本圖內貸給俟秋成之時許其加利收還查種穀一石可得新穀一二十石借者雖出息仍獲利十倍兩益之道也

一曰興工 救荒之策莫善於以工代賑如開渠築堤修葺城垣等事酌量舉行令小民得力役之資爲

餬口之計其不能赴工之老弱殘疾者仍給以口食至民間土木應興各工亦宜勸令及時修舉彼此兩有裨益

一曰清庶獄 東海殺孝婦大旱三年地方大饑得非由於冤獄莫伸耶不然或承審案件任意積壓以致拖累無辜上千天和急宜及時分別清理除罪重者戒獄卒無得凌虐仍依限訊結外其稍輕者或令人取保或交人看守若審係無干之人立即釋放以消戾氣而召和甘

一曰贖罪 除罪大惡極外雖重罪准其納贖蓋粟者饑民所仰以爲命也犯者能出多粟以救饑是所戕者止一人之命而所活者且百十人之命罪足相抵 朝廷納其粟以賑飢是因卹千百人之命曲以全一人之命法亦非枉權中有經夫豈漢之入粟贖罪所可同日語哉雖永著爲令可也其章程擬卽照呂刑酌定每鍰折穀若干

一曰弛禁 饑饉洊臻之時流離滿道乃有宴會爲樂及搭臺演戲者於心何安周禮十二荒政聚萬民九日蕃樂註云閉止樂奏也此等自應嚴加禁止惟工作力役之人仰食於此者甚衆若一概禁止不愈絕其生路乎昔范仲淹守杭值歲大祲縱民競渡張宴湖上自春至夏富民空巷出游蓋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此救荒之得其權也今更有一法凡歲荒有仍前演戲宴賓者計日令其出穀若干以賑

飢民不禁之禁似更平允又山林川澤之利流民可資爲生者暫時宜弛其禁

一曰暫質 大荒之歲貧民有持衣物易食者往往干錢之值止售得百文十文不等饑餓不免而又寒無衣炊無釜矣此時地方官宜暫挪動錢糧聽民質押俟秋後贖還即可補數並廣勸富民各出資本開設質鋪許其取利如干錢之物量質五六百文貧民雖加利取贖猶不至受大虧而富民亦不無微利

一曰擇人 有治法尤在有治人人之賢否不易知總以平日存心爲斷官吏存心於愛民則爲官吏之賢者紳士存心於濟人則爲紳士之賢者官吏賢宜加意委任以專責成紳士賢宜優禮延請以資助理此爲最要著

一曰訪察 得人矣又須不時訪察吏胥有無尅扣朦混戶口有無遺漏重冒斗秤有無低昂米錢有無短少辦理是否得宜始終是否不懈今日東而明日西循環周歷並時將窮民艱苦情狀及古來救人濟人報應故事與之談說俾各動其惻隱之心此最緊要至於出訪之時宜微服而往出其不意勿使人得爲備

一曰勸懲 訪察之後則賢否自見而勸懲可施也司事者果係廉能公正實力奉行在官吏則分別奏

請獎叙在紳士則分別給以獎勵如有尅扣侵漁等弊無論官紳亦卽隨其輕重或予嚴懲或令罰穀務期賞足以勸罰足以懲

一曰集思 言荒政者自古及今最爲詳備周禮荒政十二聚萬民外宋董煟救荒全策有人主當行六條一曰恐懼修省二曰減膳撤樂三曰降詔求賢四曰遣使發廩五曰省奏章而從諍諫六曰散積藏以厚黎元宰執當行八條一曰以調燮爲己任二曰以飢溺爲己責三曰啟人主敬畏之心四曰慮社稷顛危之漸五曰進寬征固本之言六曰建散財發粟之策七曰擇監司以察守令八曰開言路以通下情監司當行十條一曰察鄰路豐熟上下以爲告糴之備二曰視部內災傷大小而行賑救之策三曰通融有無四曰糾察官吏五曰寬州縣之財賦六曰發常平之滯積七曰毋崇遏糴八曰毋啟昂價九曰毋厭奏請十曰毋拘文法太守當行十六條一曰稽查常平以賑糴二曰准備義倉以賑濟三曰視州縣三等之饑而爲之計四曰視鄰郡三等之豐而爲之備五曰申明遏糴之禁六曰寬弛抑糴之令七曰計州用之盈虛八曰察縣吏之能否九曰委諸縣各條賑濟之方十曰因民情各施賑濟之術十一曰差官祈禱十二曰存恤流民十三曰早檢放以安人情十四曰預措備以寬州用十五曰因所利以濟民饑十六曰散藥餌以救民疾牧令當行二十條一曰方旱則誠心祈禱二曰已旱則一面申

州三曰告縣不可邀阻四曰驗旱不可後時五曰申上司乞常平以賑糶六曰申上司發義倉以賑濟
七曰勸富室之發廩八曰誘富民之興販九曰防滲漏之奸十曰戢虛文之弊十一曰聽客人之糶糴
十二曰任米價之低昂十三曰請提督十四曰擇監視十五曰參攷是非十六曰激勸功勞十七曰旌
賞孝弟以勵俗十八曰散施藥餌以救民十九曰寬催征二十曰除盜賊是皆留心荒政者所宜博採
旁詢兼收並蓄庶臨事時確有把握可以次第舉行也

一曰通變 大饑之時既已胸有成見不至束手然或拘於一格刻舟膠柱仍屬無濟昔人所以必戒拘
文也蓋時勢不同有宜於昔而不宜於今者有宜於此而不宜於彼者是必隨時立法因地制宜期於
災黎有裨荒政之能事畢矣

恤民示

光緒十年

荆宜施道
于蔭霖

現在天氣亢旱經久不雨北鄉禾稼大受厥傷皆由本道府率屬無狀不能整肅吏治下恤民艱所茲擬
現行八條以期爲吾民略紓積鬱速解倒懸此外應行事宜尙多有須查明及密飭辦理並須訪拏重懲
者本道府亦卽次第舉行不敢少怠冀以上迓天和稍蘇吾民之積困焉耳八條列左

一散牛價值一概寬免牛隻仍照舊輪用違者指告拏辦

春間觀察委員至湖南買牛千餘隻散給
四鄉約以挨戶輪用俟冬季攤繳牛價

一土費二限展至十月二十日爲止爲吾民大荒之後力有不逮特此格外從寬體恤

一保正進局局中書差有苛索見面禮裁券費看錢費並簽差汛差清書總書脫役諸費名目均屬大千

法紀卽行一概禁革諸弊出示勒碑

一禁卒凌虐卡禁犯人私勒規費至有快樂床椅私刑諸名目一概嚴飭裁革違者經犯人告發立置禁卒於死鋪堂站班攔輿打杵等費一概示禁大班堂役轎夫有勒索准被索人無論道府縣衙門鳴鼓喊冤

一南門外布行糧米行攬和小錢最爲苦累貧民並外來船隻販賣私錢並干例禁均出示禁止如有指告姓名起獲私錢得實者酌予賞賜

一屠宰耕牛前已示禁近聞違禁私宰如故飭汛員同紳保等嚴密查拏拏獲者有賞受賄隱庇者與私宰同罪再祈雨期內禁止屠宰聞有鈎通差役私賣等弊實屬膽玩准行指告示懲

一烟館之禁卽差役索詐之處着以後仿十家牌之法鄰右不舉者連坐告實者有賞草市及各汛烟館飭城內查街委員並汛官一律仿照禁止

一北關哨夫膽敢收小船已免之稅俟查明嚴辦如再遇有索錢之事卽到關委員喊告必予重懲

備荒說 摘錄

趙元益

備荒之策有八一曰樹藝夫所謂樹藝者不專在粟也苟宜於種植者皆可作粟觀也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孟子教惠王於農時之外卽進之以洿池山林諸大政古語云木奴千無凶年誠以備荒之法宜廣而不宜隘宜全而不宜偏雜糧借以輔穀則卒歲無憂而粒食匪艱也巨木鬱爲茂林則地氣上騰而天氣下降也今天下亦競言務本矣然南方習於種稻菽麥次之穀種則未多也北方狃於種粟梁麥次之水田則僅見也又競言重農矣然內則關陝襄鄧許洛齊魯多沃壤也棄而蕪之倚糴鄰境胡爲者外則朔方五原雲代遼西皆耕地也委而曠之專仰輸輓胡爲者豈地利之不足果有不可通變樹藝者歟抑安於媮惰而不願舍舊謀新也或曰山多田少之地其田磽确功費大而利息薄其沙瘠不堪樹藝者豈能強之使爲膏腴耶爲是者特不知轉移土脈之法耳苟能講求樹藝則天下實無不可用之土也要在格物者之善察其性耳英國挪佛一郡昔爲荒地嗣審其土宜廣植蘿蔔居民以之牧羊而獲利特厚撒里司白釐平原土本磽薄自肥以鳥糞而百穀滋生伊里島田向苦卑溼後用機器竭其水土脈特肥他如栽樹引雨植樹防荒西法與古制相通實多可採將見樹藝之學日精旱潦必因之愈少而果蔬草木皆可以資民用此備荒之要事也一曰繪圖水旱之災成於

天者顯而可見成於地者散而難稽可見者無不求免於意中難稽者無不愒置於度外今北方之地旱則千里沙磧潦則一片汪洋必得雨水調和乃能成熟倖天時而失地利果何故哉蓋不明地形之高下水道之源流膠於成見不能因勢利導耳然則欲用地利以濟天時之窮者非先繪地圖不爲功成法具在其利靡涯巡行阡陌按視形勢每苦閱歷難周心目易昧有圖則何處可通溝渠何處應修隄障地之高低何蓄何洩水之原委何去何從不出戶庭已得要領利一凡興大工辦大役必博稽衆說擇善而從然恐輿論紛紜莫衷一是有圖則其說一一可證不能託諸空言利二水旱報荒縣令下鄉踏勘四顧茫然卽欲分別等差亦恐無從下手諉之書役需索牽混作弊繁多有圖則田疇道路村莊無不悉載何處先旱何處先潦如示諸掌無所隱亦無所飾利三履畝清丈所以均賦稅而蘇民困也然舊用之弓與部定之弓參差不等或盈或縮百弊叢生有圖則若網在綱有條不紊按畝均收分等定稅豪強不能欺隱利四繪圖必用計至開方之法測量精詳悉心定準有總圖有分圖凡細港支河以及地勢之高卑水流之順逆潮行之通塞皆須實事求是——備載則地利不失矣此備荒之善具也一曰農學古者設農官親行田畝教誨農事月令王命布農事善相邱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農乃不惑命有司趨民收斂務蓄菜多積聚三代聖王養民之制保民之意猶得於載籍中推求之今國

家以財用委司農而四方貢賦掌之戶部凡諸部諸寺諸監皆得按其盈虛以至爲存留爲起解爲撥補皆得操其贏縮自軍興以來邊鎮之疾呼司馬之督遣主兵者動以誤餉之罪責司農主財者且不容以出入之數衡民力矣更何論乎百姓多寡虛實之數農民補助調恤之事乎名實之不符非細故也或曰州縣爲親民之官其責至重凡先王豫備之政農部所不能行者州縣應體察時地因勢而利導之然而何可得也今州縣之吏惟知司錢穀之出入而已有能致意於溝之洫之耕之薈之者乎司催科之緩急而已有能致意於食之用之節之積之者乎幸有其人所用非所長卒不得志以去爲今計莫若擇精敏仁惠之大員加以總督農務之權如漢趙過官以搜粟都尉元姚樞官以勸農使專於教民耕植寬以歲月委以便宜則責有歸而效有屬或仿泰西農學館之法藉化學之理查究地脉何土與何物相宜借植物動物之學俾栽種牧畜各順其性情則不但原有之物出產較前豐美且可博採萬方佳種萃於一堂散於通國而農務因農學而愈盛矣此備荒之本政也一曰鐵路採買米穀爲賑飢之用路近則易爲力路遠則難爲功欲使載米之器良便而運米之價又廉舍仿造鐵路之外別無善法昔人云千里饋糧民有飢色又云備荒需糧別無奇策惟有相道路之遠近就便轉輸以通米糧之有無而已夫以粟匱財竭之時而運濟米糧必相道路之遠近爲便否則近者幸而遠者不幸矣又況亢旱爲災浹月不雨內河淺

涸舟楫不通數十里之內皆資擔負稍緩須臾民困益甚諺云救荒如救焚救焚者必取水速而且多方能滅火救荒之道亦然以此有餘補彼不足有鐵路則多而不費速而不勞誠莫大之利也或曰方今國用支絀若勉籌鉅款以造鐵路誠恐所得不償所失且沿江海之省已有輪舶往來運載亦甚便矣是亦不可以已乎嗚呼爲是說者蓋未嘗綜計其利耳欲成不世之功者豈可爲浮言所惑耶考西國初創鐵路之時議政院中皆以爲不可甚有謂之爲病狂者逮後行有成效人皆詫以爲奇人之難與圖始中西一轍今中國創造鐵路已先擇要道小試其端俾民習於見聞知其利益然後逐漸推行無往不效水道有輪船者內地則有鐵路以輔之且與電線互相表裏此備荒之新政也一曰保商古時人占百畝以自給後世則富者田連阡陌農夫無田往往佃人之田具牛種納租稅身其餘幾而都邑富民安坐而食其租大半務爲纖嗇操其有餘之勢以規倍稱之息而農民於是益困救其弊者欲使畫井授田各得其分勢必有所不能欲務勸分發粟以損有餘事又有所不便前人所以有安富救貧之議爲通變之方者卽重農積穀之微意也顧吾以爲今之富戶大半在貨殖而不在農田平日積貯倍息操其奇贏藉有資財要結當路有尋常富民所不能爲者富商毅然爲之當道卽藉其力以成大功卽如前年左文襄出師西征餉需不給藉富商胡道設法接濟克底於成推此以論水旱偏災暫借富商之力辦一方之賑亦復

何難苟得秉政諸公誘掖有方獎勵有法安有不以爲榮而裹足不前者雖然富商之慷慨者豈易得哉
不孚以情而操之太嚴則怨咨交作矣不量其力而索之太奢則靳固其財矣此保商之所以不可不講
也聞歐洲各國以商務爲本上下一心盡力保護並設商務大臣專理其事立有商埠要區俱設領事屯
泊兵船以資翼衛而壯聲威所以商民踴躍日臻富強今中國於商情尙多隔膜亟宜以禮貌相待以信
義相孚以紛華相戒以忠悃相勗旣培植於平時卽可效指臂於臨事此備荒之微權也一曰治河天災
流行國家代有固非人力所可挽回若夫歷代河決之患其故不由天而由人禹之治水順水之性行所
無事人固無不知之者水性就下不能強之使順吾意人又無不知之者乃何以今之治河不因水性之
自然而惟藉人力以制之徂目前之利而貽無窮之害昔漢賈讓治河下策云繕完故隄增卑培薄勞費
無已數逢其害當今治河以此爲上策竭天下之脂膏給河工之煩費國病而民亦病焉更可嗤者官員
藉河務而升遷吏胥藉河決爲利藪故甯使水患之頻興而不顧民生之大計功利之中于人心其害有
不可勝言者居今日而籌水患必求至當不易之策爲一勞永逸之計度量地勢之高卑尋求水所歸宿
山陵當路者鑿之城郭受衝者遷之宣洩積潦排決歸路不與水爭咫尺之地而後民安其居水歸其宅
然此未可貿焉從事也必用測繪之法徧測近河各州縣廣輪高下合爲一圖應請照前議繪圖策於直

隸山東河南安徽江蘇五省詳細測繪平面圖又輔以直剖面圖則河道之分合水面之高低上下曲折之形勢顯然可睹而河工亦有所藉手矣此備荒之大計也一曰蠶桑賈子論積儲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漢景帝詔曰農事傷飢之本也女紅害寒之原也古人論備荒者未有不飢寒並計農桑並重也吳中田賦之重甲天下夏秋二稅之外加以漕糧之費民無餘蓄幸有蠶桑之利實佐事畜之資自海禁既開西洋番舶貿遷何啻百萬吳絲衣被天下其利無窮逮道光己酉咸豐丙辰水旱迭至之時吳越之民禾穀盡罄勢已岌岌不旋踵而已安定者識者謂蠶桑之利實有轉移之力焉顧吾考古人所言蠶桑之利如書詩孟子及春秋傳所載皆在鄭衛晉楚齊魯之間未嘗及吳越也而何以今昔之情形不同若是謂地無遺利耶則西北諸省千百里彌望平原任其荒蕪何多也謂人力不遑耶則今江北惟通海尙知紡績耳至淮揚之間婦子終日遨嬉仰一人而食者比比然也謂其事之不習耶則鄰壤相望止須傭蠶婦並種樹之工教丁男童女爲之初無南北風土之隔也欲興其事宜官爲倡導擇地之稍高宜桑者募嘉湖人教以種桑育蠶並仿製機具給民募江南人教之織鄉一人數年之後民稍獲利將不待勸戒而趨之者多矣此備荒之兼務也一曰製造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周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又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五曰百工

飭化八材古聖王興造事業爲民開衣食之源則工與農又並重也顧吾考三代以後工雖居四民之一而視農爲尤輕惟考工記一篇專補司空事官之屬其後管子言定民之居工立三族後世營造之書寥寥罕覯豈非以工爲末技而賤之乎然而未可畸輕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貨惡其棄於地力惡其不出於己百工者能飭力於五材辨而用之與農夫之飭力以長地材無二理也中國與泰西交涉以來見其鐵艦輪船槍砲之利設廠製造以圖自強而製造洋布開礦諸機器無暇講求不得已購自外洋漏卮莫塞識者病焉或又謂中國生齒日繁小民藉各藝以謀衣食若改用機器製造必致奪其舊業轉以病民不知創行新法皆中土本無之事與尋常之工作無關況洋布羽呢本係外洋進口之貨仿之可興民利開礦則取地之寶藏以供人用如疏通水道則有挖泥之機船平曠之區可用風車等法以代人力之勞遇旱則掘深井以桔槔取水灌漑田疇遇潦則開水道以汽機戽水導注江湖此各項機器如能專力精思不惜工本自行製造則於國計民生大有裨益又泰西定例凡能別出新裁製造奇器實爲有益者則必給以保單限以年數准其獨造期滿之後他人始可仿製創始者名利兼收故不惜苦心孤詣鬥巧爭奇中國能踵而行之必有才智之人出乎其間此備荒之旁職也按此八者宜與古人成法相輔而行古來如農務倉儲荒政惠卹諸大端皆有實效可收惟能豫備於平時卽爲後日之補救計而臨事之補救

大半從平時之豫備而成所可恨者古人良法美意多敗壞於因循廢弛之人耳

